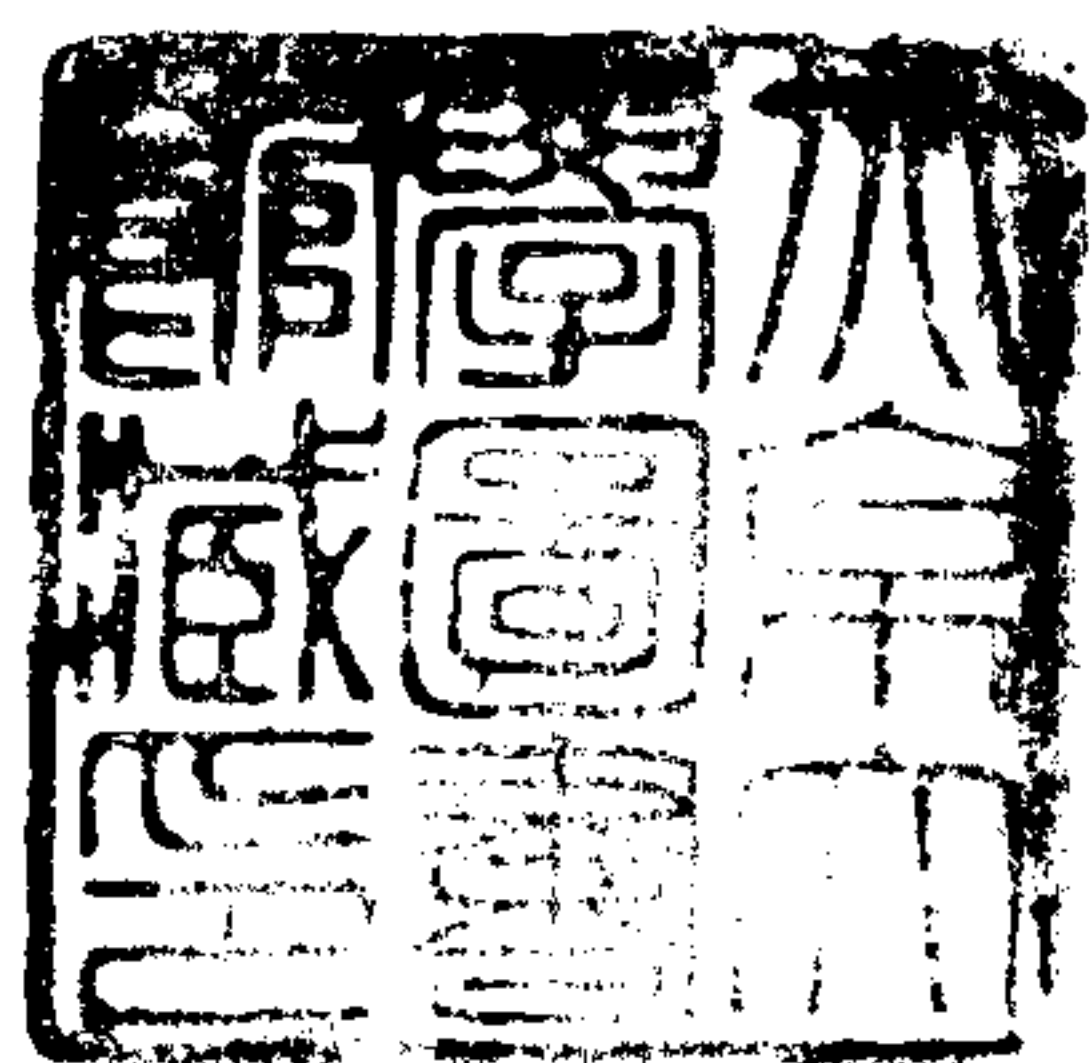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三六・史部・雜史類

萬曆三大征考三卷

東夷考畧一卷

東事答問一卷

〔明〕茅瑞徵撰

一

萬曆武功錄十四卷

〔明〕瞿九思撰

八七

2F36/06

三大征考叙

昔在聖門亟稱仲由治賦而文學則以屬之游夏然二子抑唯是詩書禮樂之斤，黠明而春秋歸田墮城之事曾一辭之莫贊彼謂破齊存魯者皆

三六正考前序

二

寓言也固知文武具體聖門猶然難之而况隨陸絳灌乎余爰茅伯符以循良異等詔入中樞與謀軍國事伯符亦留意阨塞險要陳諸指掌諸所擘畫動中機宜會有淳

言侵之竟拂衣蒼水上園戶著書居恒伏思

顯皇帝臨御久而武烈揚其最鉅者在東西三大征因擴撫其事繫之貫珠間出以觀余即令屬史抽毫班椽搦管抑

三大征考前序

二

二未能或先夫班椽增損遷也而龍門則來世奉國策上下其手今正史放失什不得在而伯符止據幕府之上功亦睿旨之報可者次第其法不說不亢以成一家言此又難

之難者至其豫筭東事若
燭照數計不可謂非文武
材也夫以

顯皇帝捷伐四夷赫然無敵
而今小醜陸梁侵入內地

蹈無人之境彼雖桀驁不當

三大征考前序

三

漢一大郡至屢東顧之憂

連年不解此何以故語云凡

此蔡功惟斷乃成

顯皇帝神武不殺而猶逮一

替府一大司馬竟田成功則

亦前多之效也 上拊解思

頗牧而伯符後用鬼方功待
此書行且進御 上益明習
旋見施行當必有係首奴

頌之 闕下者抑余聞之

漢賈生久歷外廷及宣室前

房帝嘆為不及夫其止車按

三大征考前序

四

轡之量固與嫚罵英風不同使

生消融在氣以運格心之術而

潛移其譙讓之志則帝方為

生用而又何絳灌不終為吾

乎是余所厚于伯符也遂并

其語于首

者

天啓改元中秋日東園老人書于

武林舟中



三大征考前序

五

三大征攷序

在昔銓次武功惟韓退之淮西
一碑最稱簡嚴其摹畫功罪本
末既繁如列眉而下語亦具有鑒
裁千古定屬椽筆乃以歸美晉公
失貴戚意至經磨泐益揚摧若斯
三大征攷序
之難也

神宗皇帝在宥四十有八載武
功維競而時播朝鮮三大役特著
霆激電煜於今為烈矣余嘗閱兩
朝平攘錄頗類稗乘小說擬拾多
不雅馴已得瞿待詔武功錄讀之

所述嗾播情事似屬詳盡而鋪張間涉危蔓不無迂合朝鮮一

案直縮手祖龍遺燭缺焉不備往

歲歸舟偶挈有本兵稿略因出次

第叅訂僭為刪輯旋已久置廢麓

頃

三大征攻序

龍馭上賓方開史局編摹因念證

據武功適余舊業而以屏居荒

野不獲從諸大夫鼓吹休明聊復

點竄前帙奉揚

先帝鴻猷萬一所媿材拙謏劣無

能與韓退之為役而揆添金石又

敢妄希段文昌唯是勉劬摹畫布
昭

聖武庶令窮陬不逞心寒膽落而

借釐正功罪稍鼓行間之氣其亦

揚摧微意也夫肯

天啟辛酉初夏清遠居士題

三大征攻序

三



萬曆三大征考目

蒼上愚公撰次

倭氏

倭上、倭下

播州

附

寧夏圖

日本圖

島夷入犯圖

朝鮮圖

三大征考目

播州圖

倭氏

始

神廟在御久邊遠晏如。自西夏叛卒發難。繼以倭。繼以播州。海內蕭然煩費。稍苦兵矣。而兵端自倭氏父子。倭拜胡人也。嘉靖中亡抵朔方。驍勇屢立功。隆慶二年八月。擊虜山後大青山。斬其首。總督侍郎王崇古叙。賜金。明年。搗虜花馬池。陞歷都指揮使。萬曆五年。以遊擊統標下二營家丁千餘。請得專劾鈴束。總督侍郎石茂華。巡撫都御史羅鳳翔。以聞。報可。於是拜始。擅一軍。十年。授參將。一切標兵。隸拜麾下矣。當是時。寧鎮於清水中衛。平虜。並通貢市。套虜切盡。黃台吉。着力兒。打正。各台吉。并松虜。賓兔。台吉等。入市。夷二十八枝。會撫夷遊擊鄭賜。歿。巡撫都御史梁問孟。以指揮土文秀。父本降胡。曉暢邊事。咨陞守備。協撫時。十四年丙戌。十月也。後三年。己丑。巡撫梁問孟。請加拜副總兵。休致。子承恩。襲。益。慄。悍。沿邊皆懼伏之。後二年。辛卯。洮河告急。



折 序亂朝由

上特遣司寺及科臣巡九邊，邊各一人。毋拉。時尚寶丞周弘禴兼御史往寧夏，舉承恩土文秀并拜義子千總。時雲等項之，党馨為巡撫都御史。拜雖請老，平居恒多苦蒼頭軍聲報。國承恩自調赴青海還，心輕邊卒孱弱，益翹喜自負，而撫臣馨每加裁抑，且欲覈青海虛糧，以此怨次骨。會雲文秀亦怨馨，以常許咨雲守備，淪紉而文秀還遊擊，弗優禮，故也。馨御將卒嚴刻，銖兩之奸，繩以軍法，衆亦不附。明年壬辰二月，鎮戍請冬衣布花及月糧，未給，拜承恩遂乘間激衆作亂，推軍鋒劉東陽為會長，劉東陽者靖虜衛人，狂易有異志，而總兵張維忠向鮮威望，為衆積輕。十八日，東陽糾黨晨入帥府白事，維忠驚悸，不能彈壓，衆遂露刃突執河西副使石繼芳，擁焚軍門，都御史馨急匿水洞，大索，竟劫至書院，同繼芳修之，益合許朝何應時等，遂縱焚公署，收印符，釋囚，畧城中，聽拜主謀。劫總兵張維忠，以扣解激變報，是時河東僉事隨府通政穆來輔適竝抵鎮，併劫請招安，以緩師。

始合字法 注文秀

全奇廟為

二十日，總督尚書魏學曾行部花馬池，聞倣，遣下張雲部龍諭降。二十三日，時雲土文秀統兵五百，至自中衛互市，承恩見遊擊梁琦守備馬承光竝至，心疑之。嗾雲文秀殺兩人，迎入城計事。二十五日，索勅印維忠與之，益東陽遂於翌日蒞總兵任，聽拜主謀，據城刑馬牛盟，偽授承恩許朝左右副總兵，土文秀時雲左右參將，因挾慶王代請贖罪，承恩乃勒兵分遣王虎何安等據城堡，會張雲等至東陽曰：必欲我降，請授我總兵。許朝等副參專備寧夏不者，與虜馳潼關也。承恩徇玉泉營遊擊傅桓拒守，為千戶陳繼武執就繫，已徇中衛。徇廣武參將熊國臣等弃城匿河西，望風靡，惟土文秀徇平慶參將蕭如薰堅守不下。逆黨王虎等隨畧鳴沙州，將趨河東，全陝震動。先是總督檄副總兵李响攝總兵進勦，乃於三月四日，統遊擊吳顯趨靈州，別遣遊擊趙武趨鳴沙州，張奇兵沿河扼賊南渡。總督駐下馬關徵調，以副使楊時寧監軍，攝兩河道務。參政顧其志督餉，時靈州有都司

平定州
兩處守

吳世顯黨逆約是月九日陷州。參將來保誓死守。賊齎書詐門拒卻之。李响聞急與吳顯兼程馳至。逆謀始折。藉令靈州失守。西事去十七矣。翼日進兵橫城。獲弃城守備張承勳。而趙武兵亦至。鳴沙州轉戰。獲賊于正等八人。及舳艫十八艘。賊鋒少挫。又翼日。原任屯田都司蕭詔成陽以脩渠來奔。悉賊不軌狀。方遣叛人馬世傑奉金帛。勾着宰等首。以拒我師。當是時。榆林。蘇明安。台吉。虜切齒。套首。卜失兔。傳調東西台吉。着力兔。莊。禿賴等。議誓

封賊訥問那顏。不令出邊。稍俟五六月。馬肥大。舉

訥問者。物穴地似鼠。取不安之義也。獨切盡姚吉。止勿存着力兔。暗賊金帛。與打正先引眾盜邊。而我調延綏。蘭靖兵稍集。李响乃分發渡河。尅復各營堡。廣武偽遊擊張大紀。大壩偽守備高天爵。俱遁。十五日。復棗園堡。靖虜參將吳繼祖。擣中衛。勒捕玉虎來獻。石空寺亦下。獲偽守備何安。二十日。於邵剛堡。遇虜千餘騎。千總汪汝漢。三矢殪三虜。乃解。以次復玉泉營。凡先後收復營堡四十七。河

西唯鎮城為賊據。後三日。總督移師小鹽池。拜聞

虜且至。屬土文秀許朝。分馳玉泉。廣武。迎虜。二十五日。着力兔打正等。引控弦三千。馳金貴堡。二十七日。移鎮河堡。入屯演武場。賊益括城中子女。媚虜。至奉河東西地圖。虜聲言已與。李王子為一家。拜文秀並辨髮胡服。糾虜攻玉泉。急。二十九日。李雲引着力兔。攻平虜堡。參將蕭如薰。伏兵南關。佯敗。誘虜入伏。射雲死。併傷驍賊吳敖。虜遁走塞。因掠糧道。聲犯花馬池。諸處趙武等。駐玉泉營。被

虜因。總督於四月二日。移師花馬池。因撫切盡姚

吉。諭虜無助。逆急。檄李响赴援。圍始解。响隨與原任總兵牛秉忠。督六路兵。於翼日抵鎮城下。是時兵部尚書石星請獎死事梁琦。馬承光。誅熊國臣。以激忠義。併發帑金二十萬兩。犒士。設招降一營。解脅從。而總兵時已擢董一奎。李黃為副。至是以我所恃。延鎮勁卒五千。牛秉忠老不任戰。黃非衝邊才。乃起麻貴。自謫戍代。黃以貴勇。且多蒼頭軍也。李响等既抵鎮城。賊於東北二門。各出象騎三

千搏戰。步卒列火車為營。四月五日。我師衝鋒奪
火車百餘輛。追奔入湖。溺死賊無算。賊亦射延綏
副總兵王通。傷額。蒼頭軍高益等三人。乘勝先登
會榆林。遊擊俞尚德。兵逗留。被殺已。

上有詔。人給百金。恤其家。翌日。許朝土文秀脅

慶王。及移通政。隨僉事。至東城土樓。乞誓罷兵。願

縛獻首惡。承恩於南城。遂謂我軍中都司李鯤曰。

吾父出萬死。為國捍虜。蒙恩至上將。撫臣股削。

激士怒。自取夷滅。吾父子勒部曲待命。當路不察。

反以為罪。今首惡具在。乃不罪倡亂。罪戾亂。吾寧

保此完城。結匈奴自全耳。因投詔勅城下。賊既甘

言求款。會軍中糗糧乏。遂假此休士。近堡總督乃

日夜促芻餉。調延綏莊浪兵。而着力兇於十四日。

擁三千騎。從花馬池西安定堡。擾我以牽東渡。大

司馬上疏。請懸令。能擒呼拜父子。世伯爵賞萬金。

擒呼雲土文秀。劉東賜許朝。世指揮使。賞五千金。

賊黨得相。擒斬除罪。給軍門空劄百會。願義王方

禽史酋求款。請諭令約松套虜。出邊厚加給賞。

上並報。可令軍中五日。一奏聞。發問金五萬兩。

軍資。而以總兵李如松督陝西討逆軍務。由宣大

濟師。御史梅國楨監軍事。國楨上書。請戎服督戰。

先同宿將李成梁馳軍中。時已推朱正色撫寧夏

而甘肅都御史葉夢熊上書。願討賊。詔嘉夢熊

慷慨。令同督撫併力。先是總督已徵蘭靖榆林兵

道回遠。所治舟筏。猝難辦。乃壁花馬池。俟軍至。即

移靈州。靈州東有橫城。西有鳴沙州。濱河一葦可

渡。賊數窺伺。以在河南與寧夏相對也。大司馬則

謂下馬關距寧夏不四百里。慮賊由中衛據關。窺

固原。或由靈州窺慶陽。疏請陝西撫臣沈思孝移

下馬關聲援。因移保定山陝河南各撫臣備潼關

上皆叩其奏。頃之。延綏遊擊姜顯謨都司蕭如惠

甘州原任總兵張傑各軍並集。副總兵麻貴亦至

乃以二十一日。進兵復抵鎮城下。塹濠。豎雲梯。夾

攻賊。迎敵多殺傷。又勾虜二千餘騎。東擾橫城。焚

蕩。交浮河掠秦壩等堡。東賜偵延綏榆林兵調征

益密。賄酋婦黃台吉妻。縱男擒達。大倭火落赤鐵

雷掠舊安邊磚井堡以圖牽掣。二十七日麻貴中
秉忠與甘肅總兵劉承嗣計選百金之士七千人
結為四營從西北攻。又二千四百人從東北夾攻。
賊亦以步兵五千執挨牌遮護騎兵乘之馳突。從
未至申獲級十六而承恩與東陽勒精騎同虜潛
伏漢延渠。由我糧餉二百餘車。是時總督從花馬
池還靈州亦被圍。賴援至得解。二十九日中夜麻
貴等乘大風縱火復以雲梯攻城。賊已先治滾木
壘石待擲火燃燒我兵千數。益出賊截餉道。時巡

萬曆三大

時氏

撫朱正色與總兵董一奎並至靈州。總督亦於五
月四日抵州決策。後三日我師見西關可擊。微探
柳稍蒲草及土脩墊馬道。覺牛秉忠右股中流矢
幾死。承恩因率虜從唐渠攻一奎營。以火藥燒柴
草。我師還休魏信堡。而時拜亦率虜以五百騎圍
平虜堡。急麻貴選精卒三百間道往援。卻之十五
日。巡撫朱正色渡河督戰。以
上命頒將士賞一軍踴躍。賊聞詭請降。以張傑嘗
總寧夏兵。迎入城招安。傑於二十四日單騎往。竟

與中佳選
力先為

就繫賊亦先後縛送常達子等十人。二十八日
督檄叅政楊時寧同麻貴往橫城撫虜。許朝恐黨
與日落。好謂着力兎曰。幸為我主招撫。後往受賞
也。是時頓兵數月。賊陽請撫。陰勾虜衛恣。迄無成
功。而日本首平秀吉方破朝鮮。東方復洶洶。大司
馬疏請宣諭虜王。嚴約松套。首回巢。重懸賞格。如
東西各部能縛獻時拜父子。賞二萬金。封龍虎將
軍。縛獻劉東陽許朝。土文秀。賞萬金。封都指揮使。
發阿金十萬兩。聽宣大督臣蕭大亨懸購。御史蔣

春芳亦疏請厚市賞虜。決黃河大壩水灌城。城
可立破也。

上乃賜總督魏學曾劄一。申令違者立斬。以狗御
史孫琬奏總兵李駒上幕府功非實。賊劫我糧草
二百輛。詔逮問。已雖報免。然軍中愈奮。刻期殲
賊矣。六月六日都御史葉夢熊至靈州。從甘州帶
神砲火器四百車至。更約法。益徵苗兵。會浙江都
御史常居敬募浙兵千人。糧。張自辦。詔嘉居敬
忠義。調赴寧夏。於是分為五軍。董一奎攻其南。牛

北紀公序
之始

乘忠攻其東。李駒攻其西。劉承嗣攻其北。而麻貴率游兵專待敵。參將孟孝臣護糧草。於二十日並逼城下。呼拜等自北門出戰。意親往勾虜。麻貴率參將馬孔英麻承詔等先登卻敵。遂拜入城。擒斬百十七。我師以砲箭燒城樓。城樓火起。以水滅之。先是拜與虜深相結。日夜從着酋帳中。便調度。至是入城。不敢復出。虜不得拜。亦不敢復渡河。深入。二十二日。御史梅國楨提督李如松統遼東宣大山西兵。廣集軍聲。益振我師。用布袋三萬盛土。填集登城。為砲石擊卻。二十五日。都司李如樟夜半以雲梯暗上南城。城上砲焚梯。墜。翌日。遊擊龔承敬提苗兵攻南關。如松乘勢欲擁上城。城上箭砲多擊傷。已窺我兵會食。縋下奪梯牌。益縱火。是夜指揮趙承先。武生張遐齡。百戶姚欽。約為內間。夜半四面並舉。燄火城下。兵趨上。而樵樓火過。登南火弗起。城中果鼓噪。大呼殺賊。欽使遐齡縋城。召城下兵。城下兵行未中道。邏騎錦鏞承先去。欽亟跳下城。言城中人人欲殲賊也。賊遂偃同事戚卿。

麻貴給

果是

承攻

等許朝因欲開小南門。逸見門外兵整嚴。復返。自是之後。益嬰城守。多以矢石狙擊。更詭招安。望虜救。然城中糧久殫。銳氣亦消耗矣。七月二日。許朝等至南關。請總兵董一奎款語。僉事隨麻乘間携印。同蒼頭從城躍下。賊復縋執府繫獄。翌日。總督與都御史夢熊等。決策水攻。檄總兵劉承嗣。大治堤。十七日。堤成。長千七百丈。決水。水抵城下。賊晝夜驚。先是拜使養子克力蓋往調着力兔。如松謂知狀。使裨將李寧追斬克力蓋等二十九級。獲印符。合前東賜承恩。竟與着首奉黃金蟒。致。失。免。日。事急。幸俺我狗靈州先止壁下。馬關阻饒道也。居有頃。虜酋禿賴與。矢。飛。合。部。落。三。萬。先。使。土。味。料。鐵。雷。等。犯。定。邊。小。鹽。池。而。打。正。以。萬。騎。從。花。馬。池。西。沙。湃。入。總。督。乃。檄。麻。貴。偵。擊。以。牽。打。首。別。遣。董。一。元。乘。虛。搗。虜。麻。貴。擊。虜。石。溝。旁。虜。稍。挫。分。趨。下。馬。關。及。鳴。沙。州。總。督。因。令。遊。擊。龔。子。敬。提。苗。兵。八。百。堵。沙。湃。口。東。趨。定。邊。與。董。一。元。合。亡。何。董。一。元。報。擣。土。味。巢。斬。虜。百。三。十。餘。級。虜。驚。引。去。

承攻

而打正還至沙洋。苗兵前扼虜。為虜圍十餘匝。六
潰。奠子敬亦陣歿。然廟竟以搗巢解散。賊既絕援。
我師益夾大壩水。八月朔。城外水深八九尺。是夜
拜承恩東賜道小艇挖堤洩水。如松承嗣斬首十
六級。生得一人。為言城中乏穀。士盡食馬。馬餘五
百騎。民食樹皮敗靴。死相屬。翌日。城東西崩百餘
丈。都司吳世顯參將保所治堤亦各崩二十丈。
總督以賜劍斬吳世顯徇行間。來保以靈州功免。
賊數出舟師。邊補堤表。師多斬獲。城中饑民擁賊
求招安。十三日。解虜圍。檄賊以饑民報。為治
錢穀。撤到三日。開關。大兵入。賊竟不應。廟亦數
關入李剛堡會。
上念師老無功。給事中許子偉等劾總督學曾。感
於招撫。詔罷秩。以勞熊代。賜劍如之。是月十
七日。新督臣任事。申令益肅。時諜知賊重賄勾虜。
承恩東賜方從城上鳴砲。俟虜衝突。二十一日。着
力鬼果以八百騎入鎮北堡。已又擁眾萬餘。入李
剛堡。分部渡河。李將軍如松乃大勅兵。遣裨將李

萬曆三大征考 時氏

寧等。馳赴黃硤口。擊虜。而以勁卒千餘。身往策應。
二十三日。至張亮堡。遇虜搏戰。自卯至巳。虜甚銳。
如松劍斬縮胸二人。會麻貴李如樟等皆會。張左
右翼夾攻。李寧手殪二虜。虜遂卻。追奔至賀蘭山。
虜盡走出塞。我師捕斬凡百二十餘級。函獲駝馬
無算。乃移廟級示賊。賊為短氣。九月三日。參將楊
文提浙兵至。已苗兵及莊浪兵至。大治臨衝船筏。
刻日攻城。總督在營中。有能先登。以城下。予萬
金。後五日。水浸。賊崩。南關居民。兩變。我師陽
調舟夜擊北關。承恩許朝果趨北關。擊賊。而李如
松蕭如薰等。潛以鏡李。南關雲梯。攀緣而上。賊
驚散。總督遂入勞苦。百。總督見南關已下。則盡
氣奪。乃急絕張傑下城。懸貸死。總督陽諾。益治攻
具。先遣王機密。以蠟書行間。已關民李登執原給
劄。潛諭時氏。殺劄許自贖。十六日。圍愈迫。東賜頓
足嘆曰。遂至是耶。佯為風疾。殺土文秀曰。好頭頸。
毋令他人砍之。已承恩與畢邪氣走。南關殺許朝。
及其子許萬鍾。已畢邪氣走北關。殺東賜。皆懸首

際有持

城上。於是李如松、楊文等先登。蕭如薰、麻貴、劉承胤等繼之。大城悉定。北樓火起。李如樟馳往，搜獲寧夏巡撫關防，并征西將軍印各一。而唃氏尚多擁蒼頭軍。是夕，總督下令，旦日不滅，唃氏以賜劍。從。十七日晨，承恩方馳南門，謁梅御史出。參將楊文執之。李如松等急提兵圍，唃拜家。時拜方與牛秉忠飯。聞承恩擒，秉忠趨出，拜衆欲拒敵。如松給箭，令卸甲。拜倉皇縊。闔室自焚。李如樟部卒李世恩從火中斬拜首，生得拜中子承寵。義子唃洪。

大文秀弟

士文德

及何應時

陳雷

白鸞

陳繼武

總督夢熊巡撫朱正色。御史梅國棟隨入城，問慰宗室士庶。寧夏平。捷奏。

上御門受賀。詔逮前總督學曾，得免為民。已復與致承恩等獻俘。冬十一月，大司寇當承恩極刑。

承寵等駢斬長安市。頒示天下。及四夷君長，詔慰慶藩。復寧夏今年租。王妃方氏不受汚，薨逝。

土窖中。特詔褒異。從大司馬議，遷夢熊右都御史。廕一子世錦。衣正千戶。朱正色右副都御史。榭

史。廕一子世錦。衣正千戶。朱正色右副都御史。榭

國榭太僕少卿。各廕一子。世錦衣百戶。李如松都督。廕一子世錦。衣指揮同知。以方征倭，特加保示酬。蕭如薰署都督同知。廕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各賜金幣。麻貴、劉承胤、李如樟、楊文、牛秉忠等，加級有差。魏學曾以原官致仕。兵部尚書石星加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正千戶。而蕭如薰守平虜時，妻楊力贊，制勅旌獎，尤異。數云：初議寧夏功成封爵，後廷議不一。詔免行。俟後有戡亂大功，與封典合者，申明舉行。無使朝廷失信。以孤

報効之意

給事中曹大威等

劾穆來輔

隨府依違

緹騎逮問

竟適邊

贈死事

子世正千戶。令朔方奉祀勿絕。久之，虜着力兎宰僧亦縛送叛人馬世傑、張敖、霸等請市。宰僧即打正也。始塞上以夷丁敢戰，厚糈收養，寧鎮為甚。而唃氏父子與士文秀等，竝以降胡，握重兵，尾大不掉。率致叛逆。議者以非我族類，久必多變。自今宜用羈縻術分處。以唃氏為鑒。先是拜任遊擊時，循故例得列名入衛。當事竟以降夷緹之。此可謂有

故例得列名入衛。當事竟以

降夷緹之。此可謂有

此可謂有

此可謂有

徒薪之慮矣。

外史氏曰甚矣。啁氏父子之狡也。初發難。詭劉許以為名。事成而居之。事不成。則二千夷丁。亦足制劉許死命。不失仇鉞之功。此實其本謀。方賊恣時。久稱啁帝劉王。迨劉許已就誅。啁氏乃揚揚詡上賞。我將士誤信。懼飲其家。抑已疎矣。督臣曰。寧負殺降名。以絕禍本。善夫。寧夏大壩水。高西塔可數丈。其地勢西南。唐渠東紅花渠。形如釜底。北西最下。水攻一決。啁氏遂無噍類。而得策乃在絕勾虜。

以余聞張亮堡之戰。與守靈州平虜功。豈不竝偉哉。

倭上

倭於島夷。稱最強。自唐更號日本。附庸百餘。按宋史。其國有五畿七道三島。稱王曰尊。其後以天皇為號。一姓傳繼。初於百濟國。得中國文字。并傳佛法。故浮海朝貢。皆僧云。洪武初。遣萊州府同知趙秩奉 聖書。諭其王良懷入貢。已復寇瀕海諸郡。潛師助丞相胡惟庸不執事。覺。上著訓。世勿與通。命信國公湯和築城堡海上。為之備。永樂四年。以其王瀛道義有捕海寇功。

賜金印。封其鎮山。碑而銘之。予勘合。令道寧波。十年一貢。後竟貢寇無常。十九年。犯遼東。都督劉江於金線島西北望海壩設伏。殲其衆。遼海自是無倭警。而東南至嘉靖歲。苦倭始。鄞人朱綱充倭使來貢。號宋素卿。大漁利去。尋與它使宗設仇殺。藉死。絕貢者十七年。其後海上奸豪。潛與倭市。巧為籠絡。倭不堪。遂深入浙直閩廣。巨酋陳東徐海寇。浙勢張甚。總督尚書胡宗憲以計剪覆之。并誅奸商王直。江北閩廣以次蕩平。然倭前後躡內地。垂

朝鮮本

十餘歲。東南亦鼎沸矣。萬曆壬辰。西夏方用兵。而倭大人朝鮮。數告急。朝鮮即古高麗。與遼接壤。脩貢謹輿地。延袤六千里。三都八道。饒庶有華風。然承平久。懦不習鬪。其王李松洎于酒。而倭酋關白平秀吉。起人奴。篡立。以梟傑雄六十六州。善用兵。朝鮮釜山。去日本對馬島不遠。向有倭戶流寓。往來互市。通婚媾。因間朝鮮弛備。壬辰四月。分遣巨首行長。清正義智。妖僧玄蘇宗逸等。擁舟師數百艘。倅陷慶尚道。逼金山鎮。五月。潛渡臨津。掠開城。

分陷豐德諸郡。朝鮮望風潰。王倉卒奔望京。令次子瑄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願內屬。倭遂渡大同江。繞出平壤西界。當是時。朝鮮八道幾盡沒。王子就俘。倭旦暮渡鴨綠。則整且中于遼。請援之。使趾相錯也。廷議以朝鮮屬國。為我藩籬。必爭之地。遣行人薛藩論其王匡復。揚言天兵十萬已擐甲。方檄海外琉球暹羅諸國。搗倭穴。遣鎮先發遊擊史儒等。以偏師防義州。已遣遼陽副總兵祖承訓統兵三千餘渡鴨綠。七月十六日。抵安定。嚴兵

攻平壤。時霖雨。我師不諳地利。馬奔逸入淖。不可止。為倭擊盡殪。史儒死之。承訓僅以身免。報至。舉朝震動。海上登萊天津旅順淮揚所在添募設防。時西夏叛卒尚嬰城守。兵部尚書石星度越江事。倭且罷奔命。募能入倭關說者。於是游客沈惟敬請往宣諭。以數騎走倭營。刺情形歸報。石大惑之。會中朝商侍郎宋應昌經畧。以員外郎劉黃裳主事表黃贊畫。大司馬以惟敬可佐。緩急題假遊擊。赴軍前。請金行間。應昌以十月終抵山海關。士

馬芻糧徵調未集。而大將軍李如松甫平西夏。亦未至軍。因謬借惟敬。庶倭西向。前所羽檄徵兵七萬餘。至者半。請置三軍。以副將李如柏將左。張世爵將右。而中軍則統於楊元。急趨遼陽。十二月初。李將軍已至軍中。上憫東征將士寒苦。特發帑金十萬兩。犒慰且重。懸賞格。而惟敬歸。自倭稱行長願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為界。李將軍策倭多詐。天方寒。我師利速戰。遂置惟敬標營。於二十五日。誓師渡江。開歲癸

降漢大捷

東征獨此
移五戰首

已四日抵肅寧館。倭酋行長遣將吉兵霸三郎餘
 倭二十一人同通事張大膽來安定。聲迎沈惟敬。
 窺虛實。李將軍檄遊擊李寧生縛之。倭猝起格鬪。
 止獲吉酋三輩。李將軍按寧申令。一軍股栗。六日
 抵平壤。度地形。東南竝臨江。西枕山。陡立而迤北。
 牡丹臺高聳。最要害。倭列拒馬地砲以待。遣南兵
 試其鋒。佯退。是夜倭襲李如栢營。擊卻之。李將軍
 因部勒諸將。諭無割級。攻圍止缺東面。屬遊擊吳
 惟忠攻牡丹峯。陰取西南。以倭易麗兵。令祖承訓

等偽効裝潛伏。八日黎明。鼓行抵城下。倭砲矢如
 雨。軍稍卻。李將軍手戮一人。我師氣齊奮。聲震天。
 倭方輕南面為麗兵。承訓等乃卸裝。露明盔甲。倭
 急分兵拒堵。李將軍已督楊元等。從小西門先登。
 李如栢等隨從。大西門入。火藥竝發。赤烟蔽空。方
 戰酣時。吳惟忠中鉛洞胸。血殷踵。猶奮呼督戰。而
 李將軍坐騎斃於砲。易馬馳墮。墜。鼻端出火。麾兵
 愈進。我師無不一當百。前隊質首。後勁已踵。突舞
 于堞。倭遂氣奪。宵遁。凡得級千二百八十五。殲首

初無王治
下城

宗逸平秀忠平鎮信。餘死毒火。及從東城跳。溺無
 筭。腥聞十里。真奇捷也。叅將李寧查大受等。率精
 騎三千。前伏江東僻路。復獲級三百六十二。生擒
 三倭。乘勝追襲。十九日。李如栢遂奪開城。得倭級
 百六十五。朝鮮郡縣。如平安。黃海。京畿。江源。四道。
 並復。王歸平壤。惟咸鏡道為倭酋清正拒守。聞開
 城已破。則並奔王京。王京為朝鮮都會。左江原。右
 黃海南。全羅。東。慶尚。咸鏡。忠清。為之犄角。頗據有
 天險。而我師既連勝。有輕敵心。二十七日。去王京

九十里。李將軍引梟騎二千。前往踏勘。至碧蹄館。
 猝遇倭。圍數重。李將軍督將士殊死戰。從巳至午。
 一金甲倭前搏。李將軍急。賴指揮李有昇以死護。
 刃數倭。竟中鈞墮。為倭支解。李如栢。李寧等乃益
 遮擁夾擊。李如栢箭中。金甲倭墜馬。會楊元援兵
 砍重圍入。倭遂潰。而我精銳亦多喪。天且雨。近王
 京平地。俱稻畦。水解泥深。騎不得。出。倭背岳山。面
 漢水。連珠布營。城中廣樹飛樓。鳥銃自穴中出。應
 時斃。我師乃退。駐開城。二月十八日。謀王京。倭工

十萬且聲關白揚帆入犯經畧急檄劉綎陳璘水陸濟師

上益發問金二十萬兩佐軍興李將軍分留李寧祖承訓等以萬眾駐開城命楊元等軍平壤扼大同江接餉道李如相等軍寶山諸處為聲援查大受等軍臨津而身自東西調度聞倭將平秀嘉據龍山倉積粟可數十萬密令查大受選死士從間道縱火焚蕩畧盡倭乏食三月三日於沿江得箭書乃與沈惟敬申前款議初我師捷平壤鋒銳甚

案考

案考

轉戰開城勢如破竹全羅麗兵亦報獲級不復問款及碧蹄敗衄氣大索久頓師絕域海氣蒸濕瘟疫盛作急圖休息結局於是惟敬款議始用而倭芻糧並燼衆生惡瘡聞我益發虎蹲等砲及戰車列江上聲日張其酋行長亦懲平壤之敗有歸志惟敬舌端靡靡可聽因得乘機張翕而封貢之議自此起經畧既得請於朝赦不窮追且得倭報惟敬書乃益令遊擊周弘謨全惟敬往諭倭獻王京返王子如約縱歸倭果於四月十八日弃王京

案考

案考

案考

案考

案考

案考

案考

案考

案考

案考

案考

案考

遁李將軍與經畧以翌日入所餘米尚四萬餘包芻荳稱是因以大兵渡漢江尾倭後計乘間擊情歸而倭步步為營用分番休迭法以退別將劉綎以兵五千趨尚州烏嶺烏嶺廣亘七十餘里懸崖鑿削中通一道如線灌木叢雜騎不得成列倭尚拒險而別將查大受祖承訓等由間道踰槐山出烏嶺後倭大驚前移駐釜山浦築居屯種為久戍計我師乃張疑兵分遣劉綎祖承訓等屯大丘忠州撤調全羅水兵龜船分布釜山海口時倭已去王京漢江以南千有餘里朝鮮故土奄然還定兵科右給事中侯慶遠謂我與倭何警為屬國勤數道之師以力爭平壤以權收王京挈兩都授之存亡興滅義聲赫海外矣全師而歸所獲實多上乃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整師自守我各鎮兵久疲海外以次撤歸經畧疏稱釜山雖瀕南海猶朝鮮境有如倭關我罷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且弃考輿圖朝鮮幅幘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從正北長白山發脈南跨全羅界向西南止日本

案考

案考

案考

案考

案考

案考

案考

案考

案考

案考

對馬諸島偏在東南與釜山對倭船止抵釜山鎮不能越全羅至西海蓋全羅地界直吐正南迤西與中朝對峙而東保薊遠與日本隔絕不通海道者以有朝鮮也關白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我救朝鮮非鄉隣關比朝鮮固則東保薊遠並無虞京師葦于大山矣今日撥兵協守為第一策即議撤宜少需時且俟倭盡歸量留防戍部覆南兵暫留分布朝鮮量簡精兵三千善後餘盡撤如前議六月廿日沈惟敬歸自釜山同倭酋小西飛

彈守來請款而倭隨犯咸安晉州逼全羅聲復漢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為界李將軍計全羅饒沃南原府尤其咽喉乃命李平胡查大受扼南原祖承訓李寧移咸陽劉繼移陝川已倭果分犯我師並有新獲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謂倭聚釜山原祥退誘中朝撤兵圖漸逞無故請貢非人情今猝犯晉州情形悉露宜節制征勦遠鎮都御史趙燧亦報款貢不可輕許會七月十九日倭從釜山移西生送回王子陪臣而我師久暴露一聞撤勢

小西飛彈
引屬原如
安本一人
或上稱小
西飛或上
標原如
安

又放第一

難久羈經畧乃請留戍全羅慶尚云全慶二道在該國極南慶尚稍東全羅稍西朝鮮稱曰二南此倭犯必由之路為該國門戶以跡王京平壤則堂奧也兩道守則朝鮮安而東保薊遠舉安釜山遙接對馬倭可乘舟復犯亦宜區處議留劉繼川兵五千吳惟忠駱尚志南兵二千六百合薊遠共萬六千人聽劉繼分布慶尚之大丘慶州全羅之南原雲峯諸路仍咨國王募武健赴網訓練全羅諸道產炭鐵宜教演火砲併及時築壘濬溝扼險其

世子光海君瑋頗英發諭令居全慶間督師劉繼特加禦倭總兵銜吳惟忠等並聽調度各兵計餉月五萬金朝鮮瘡痍未復得量給衣鞋費更請乘小西飛乞貢緩期數月延至春汛後留戍已定規進止而本兵謂留兵萬六千復轉餉非笑劉繼以備倭副總兵量加府銜即部川兵五千倡該國訓練各餉稍節縮責以供辦或慮行長尚未歸巢量益吳惟忠等南北各兵待行長歸議撤遠鎮商卒三千統以遊擊二員於鳳凰城湯站等處防守聽

前議六月廿日沈惟敬歸自釜山同倭酋小西飛

世子光海君瑋頗英發諭令居全慶間督師劉繼

劉綎調取應援便是時石司馬一意主款議撤兵省餉而經畧以師老無成功亦願借倭退弛擔因謬依違其間然策倭多詐每陳兵難盡撤狀陰事款而諱言款局奏揭前後異同終無堅決是歲八月我師竟渡江歸各鎮已得

先撤兵後議封貢使

上諭本兵旨許封不許貢經略乃遣沈惟敬復入倭營促謝表急圖完局及部再議併撤吳惟忠等兵止留劉綎益肘掣遂與李如松竝取回以總督

侍郎顧養謙代矣甲午正月九日養謙代于寧遠

高廟三大案上

應昌猶刺刺大兵不可撤總督乃傳檄留各兵止

火器于朝鮮而南北將領吳惟忠等已先時西還

前請款倭將小西飛適留廣寧叩謁為言請封及

抵遼陽微聞關酋表文且至始主遵旨撤兵止

草論文縱所俘倭古兵歸諭行長并遣遊擊周弘

謨往疏得倭情甚悉

上嘉養謙力主撤兵多膽畧已石司馬因朝鮮餉

不給并議撤劉綎兵而總督疏請封貢竝許云沈

惟敬初入倭即言封貢倭以是退王京還王子屏

跡胥命後因中朝無意許貢遷就以報本兵在我不宜中變示倭無信即經畧應昌嘗有終始講貢之說貢道宜定寧波關白宜封為日本王請擇才力武臣為使以惟敬從諭行長部倭盡歸與封貢如約

上命九卿科道會議先是惟敬歸自倭營即有和親之說詭云和好親密儀制郎中何喬遠等忿請罷封至是給事中林材叅督臣朋欺御史唐一鵬

叅李如松開封雲而遼鎮都御史韓取善疏倭情

未定請封貢竝絕石司馬亦張皇恐關白不能就

羈縻是歲七月宣平壤捷會九月朝鮮疏請許貢

保國

上始切責群臣阻撓封貢本兵不能主持遣禮御

史郭實等詔小西飛入朝決計時改總督侍郎孫

鏞新受事差件抵京石司馬優遇如王公小西飛

等殊揚揚過關不下既集多官面議要以三事一

勒倭盡歸巢一既封不與貢一誓毋犯朝鮮竝無

異意以聞

上復諭於左闕詳定語加周復大畧主請封如石司馬旨時甲午十二月二十日也

上乃定封議命臨淮勳裔李宗城充正使副以都指揮楊方亨同沈惟敬往明年乙未正月禮部議日本原有王未諗存亡關白或另擬二字或即以所居島封之行長以下量授指揮銜賞賚有差

上竟准日本王號給金印行長准授都督僉事已總督傳諭行長語枝梧且日本王見住山城有文祿三年曆可証與小西飛稱國王為信長所弑互

征考 倭上

異乃與遠鎮都御史李化龍疏六可疑五可慮謂倭不識漢字恐中間兩相欺給請從禮部量封秀吉順化王罷遣沈惟敬增募水兵而清正素不服關白與行長不相能可用魯連論燕將計時封使已設竟不從偵倭坐營陳雲鴻報熊川島倭船三十一號業起行歸巢石司馬遂信封事必可成及後久羈觀望訛傳不一十一月始抵釜山延至西申正月沈惟敬詭云演禮同行長先渡海私奉秀吉端玉璽善冠及地圖武經又驅壯馬可三百

南戈崖騎從陰獻秀吉娶阿里馬女與倭合宗城統袴子謀親從言倭巨測四月三日乘夜易服奔印勅遣遠撫鎮馳奏併報惟敬就縛

上逮問宗城議戰守會副使楊方亨受惟敬誠揭倭情無變改命科臣往廷臣交章請罷封

上責規避抗違下御史曹學程于理竟以方亨充使加沈惟敬神機營銜為副惟敬因得舞智揣摩巧完封局弄司馬股掌矣已楊方亨報封竣稱六月十五從釜山渡海九月二日於大坂受封即以

四日回和泉州然倭責朝鮮王子不往講留釜山如故謝表後時不發方亨徒手歸朝明年一酉二月沈惟敬續投表文案驗潦草前折用豐臣圖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寬奠副總兵馬棟報清正業擁二百艘屯機張營方亨始直吐顛末委罪惟敬并本兵前後手書進呈

御覽而惟敬辱國及本兵彌縫罪狀奉旨勅如律云初惟敬本一無賴石司馬誤中其游說借款息兵意雖為國而堅於持議遂警通國之言

征考 倭上

萬曆三大征考 倭上

藉口省餉盡撤戍兵欲倚小人舌端成功難矣封使久羈亦稍稍疑數遣心腹偵探復飾詞迷復自甘欺罔至欲媚

上以珍珠鴛鴦防東廠官校漏言此真老而天奪其魄惟敬小人何所不至今早如違督撫言罷遣而劉綎吳惟忠等防戍不盡撤亦何至請張潰裂也大臣謀國惟公與虛難矣哉蓋前後凡七年而邢司馬奏殲倭海上

倭下

倭去王京屯釜山首尾將五歲如鷲鳥之匿形測之者曰倭初因糧朝鮮故輕入不反兵後朝鮮殘破無見糧倭雖六十六州實止及中國一大省徵輸猝難取給且航海運糧風不利倭粟支一年有進無退或曰沈惟敬許倭七事約割忠清全慶三道朝鮮王親往謝小人辱國所許至有不忍言者倭坐獲全算可無戰或曰倭懲平壤挫銳借封貢以愚我撤兵取勝十全釜山南連對馬北通

全慶東有東萊機張西生琳瑯五浦為之左臂西有安骨加德熊川森浦巨濟開山德橋金海竹島龍堂為之右臂聯絡犄角可攻可守倭因講誓退以愚我援兵盡撤乃借彙朝鮮負約杖筆立定凡此皆倭得策也封事既壞丁酉二月復議用兵而我防戍竝罷平壤南兵撤回以攻牡丹臺賞不給鼓噪石門寨總兵王保藉忿誘殺之徵兵備使項德楨檄止幾無子遺後募鮮應者關白發兵十三運聲百萬清正向朝鮮僧松雲大言日本有天下

河上主戰

以朝鮮先驅借路語狂詩不可聞時以總督尚書
 邢玠經畧麻貴從延綏改備倭為大將軍而經理
 朝鮮特勅僉都御史楊錦天津亦開府申警備麻
 將軍以五月九日抵遼陽十八日望鴨綠東發所
 統兵止萬七千人請濟師經畧疏請募兵川浙并
 調前遼宣大山陝兵朝鮮惟開山水兵一枝稍勁
 請益調福建吳淞水兵而劉綎督川漢兵六千七
 百聽防勦與麻貴各建牙麻將軍密報候宣大兵
 至乘倭未備先取釜山經畧謂一取釜山則行長
 擒清正走此奇着快火而勢未可乘初擬楊元吳
 惟忠分屯全羅之南原慶尚之大丘慶州大將軍
 駐王京居中調度而南原城圯盡樵芻不繼慶尚
 一道半為賊據孤軍難入乃檄楊元趙餉整理南
 原吳惟忠扼忠州入夏雨如注麻將軍七月初至
 碧蹄計至王京去釜山千四百里而南原忠州並
 相去數百里勢難趨搗且行長營釜山清正營西
 生浦如破釜山陸路必由梁山梁山西北有峻嶺
 止容雙馬路險絕南有三浪大江直通金海竹島

萬曆三大征考 倭下

二處皆咽喉地倭竝伏勁兵水路必由巨濟加德
 安骨三處亦咽喉加德安骨有倭船鱗次巨濟尚
 無兵屯此應先據恐一過梁山三浪江倭水陸各
 一枝在梁山東西扼險吾後無應援再益以機張
 等兵自東來益不可當如破清正陸路自西而東
 則由東萊機張自北而南則由慶州蔚山此路東
 南大海西北山嶺稻田止可用步兵水路必自東
 而西由長鬻甘浦開雲長鬻水兵極單弱倭所依
 者水而水戰不利正兵須東西各水兵一枝牽其
 回顧陸兵方可衝突仍一軍屯南原捍全羅一軍
 屯大丘扼慶尚一軍屯全慶中如晉忠宜寧為中
 堅然後分向釜山機張兩陸路水兵東西四面齊
 發此正着而兵糧不齊難輕動疏聞
 上諭與經理圖進止大學士張位等請於開城平
 壤開府屯田西接鴨綠旅順之師東為王京烏嶺
 之援因山鼓鑄以資軍興又言招南兵不若求南
 將傳示朝鮮其王虞中朝吞併乃疏稱朝鮮舊
 有三都漢城開城平壤也今竝殘破所居漢城亦

荆棘未除。小邦形勢。全慶二道為重。慶尚門戶。全羅府藏也。無慶尚。則無全羅。無全羅。則雖有他道。終無所資。以為根本。斯乃倭所必爭。我所必守。倭若據全羅。則遠之西海一帶。近之珍島濟州。皆為窟穴。縱橫無所不通。便風一二日。抵鴨綠。即開城平壤。不足為固。往在壬辰。倭陸抵平壤。又從水犯全羅。繞出西海。幸舟師扼於開山島。今倭據慶尚左右道。而釜山西生浦。為其巢穴。對馬釜山間。海洋數百里。為其糧道。得於慶尚要害。設險屯積兵餉。時以輕兵相機攻。則從陸地。以蹙其勢。而又以利艦銳卒。出沒海上。邀截其後。庶幾有濟若屯田。則地土峽嶮。終不如南方。議遂寢。六月以來。倭數十艘。先後渡海。分泊釜山。加德安骨等處。放九如雨。殲朝鮮郡守安弘國。已復往來竹島。漸逼梁山。熊川。初沈惟敬率營兵二百。出入釜山宜寧。與倭合。揆事不諧。便舉足入倭。經畧向切齒。謬為慰藉。惟敬漸移南原。去釜山七百里。經畧即以屬楊元。先假更換。撤其營兵。後惟敬聞

上罪石司馬而倭酋平調信益兵進犯。乃為赴宜寧會行長之說。暗欲走倭。調信果於六月以倭五百來迎。楊元聞。即襲執之。惟敬執而倭嚮導始絕。倭已奪梁山。占三浪。則遂入慶州。侵開山。七月十五夜。襲茶川島。統制使元均風靡。遂奔開山要害。倭駐巨濟。開山島在朝鮮西海水口。右障南原。為全羅外藩。一失守。則沿海無備。天津登萊。皆可揚帆。而我水兵止浙三千。甫抵旅順。經畧檄且哨且行。赴開山協守。開山破。則守王京以西之漢江大。同江。扼倭西下兼防運道。而倭隨於八月十二日。圍南原。南原守將楊元本債帥。無固志。十六日夜。倭倅乘城。元驚起帳中。跣足遁。時全州有陳愚。襄忠州有吳惟忠。各扼險。而全州去南原百餘里。勢相犄角。愚襄初至州。無斗糧。及助十里外山寨中。多貯米豆弓矢。蓋朝鮮苦我兵甚於倭。不欲在州。遠貯山谷者。恐倭至。反為寇助也。南原告急。愚襄懦。不發兵。聞已破。而州民爭竄。奔城去。麻將軍急遣遊擊。伯英赴援。與愚襄合兵。屯公州。倭遂犯

此用終不

倭

四

開山一寨
倭酋及賊

沈惟敬

征考

全羅通王京。王京為朝鮮八道之中。東隘為烏嶺。忠州西隘為南原。全州道相通。自二城失。東西皆倭。我兵單弱。因退守王京。依險漢江。麻將軍日夜造筏。通我師防。倭賄襲而發。兵守稷山。朝鮮亦謂都體察使李元翼。由烏嶺出。忠清道。遮賊鋒。經理身赴王京。躍馬諭以死守。人心始定。嗣是九月。副將解生遊擊牛伯英。頗貴於稷山。水源設伏。各有斬獲。參將彭友德等。亦報追倭至青山。獲級百十六。軍聲益振。經畧乃移郎中董漢儒屯義州。海防使蕭應宮屯平壤。又聲言調南北水陸兵七十萬。旦暮至。福廣浙直水兵直搗日本。倭聞風。遂不敢進行。長奔井邑。離王京六百里。清正踰竹嶺。奔慶尚。離王京亦四百里。十一月。經畧渡鴨綠。二十九日。抵王京。共議進勦。而所謂宣大延浙諸勝兵。竝集。乃分三協。左李如梅。右李芳春。解生。中高策。竝以副總兵分將。時監軍為御史陳效。上復賜經畧尚方劍。重事權。經畧計令麻將軍同經理督左右協。自忠州烏嶺向東安。趨慶州。專攻

清正恐行長自西來。援令中協兵馬近宜。城東援兩協。西扼全羅。援倭。又于三協中。摘馬兵千五百。同朝鮮合營。由天安全州南原而下。大張旗鼓。詐攻順天等處。以牽行長。我師陸路粗備。獨水兵屢檄不至。既大聚兵。經畧與麻將軍於十二月二十日。會慶州。探倭屯蔚山。蔚山之南。烏山。竝不甚高。而城皆依山險。中一江通釜。寨其陸路。則由彥陽。通釜山。麻將軍欲專攻蔚山。恐釜倭由彥陽來。援令中協高策。吳惟忠等扼梁山。左協董正誼等赴南原。張疑又遣右協盧繼忠兵二千屯西江口。防水路。援於二十三日。從蔚山進攻。遊擊擺賽以輕騎誘倭入伏。獲級四百餘。倭盡奔烏山。於前連築三寨。翼日。遊擊茅國器統浙兵先登。連破之。獲級六百六十一。倭堅壁不復出。烏山。眎蔚山。高石城。新築。堅甚。我師仰攻。多損傷。諸將自倭艱水道。餉難繼。第圍守之。清正可不戰縛也。經理以為然。分兵圍十日夜。倭至。嚙紙充饑。飯先川。礮者。倭從隙用礮發。命中。彈皆碎。鉄為之中。多疊雙。賊我師稍息。

是役功垂
就矣而以
倉皇復敗
敗局

伴約降緩攻而行長來援行長亦慮我襲釜營止
選銳倭三千虛張幟蔽江上是時戊戌正月三日
經理聞報即倉皇撤兵倭襲兩協奔輜重無算經
畧乃移各兵回王京圖再舉而贊畫主事丁應泰
疏劾經理楊鎬喪師黨欺

上罷鎬命兵科左給事中徐觀瀾往勘併勸大學
士張位開任以伺密揭薦鎬奪情破倭令乃朕欺
債事故也經畧以前役缺水兵無功乃益募江南
水兵講海運為持久計二月別將陳璘以廣兵劉

綱以川兵鄧子龍葛芳威以浙直兵先後至而天

良是

津巡撫都御史萬世德代楊鎬或語經畧朝鮮地
里隔越山水險阻兵聚一處難以成功不若因地
分任人自為戰守經畧然其謀分三協為水陸四
路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
路陳璘各守信地相機行動時倭盤據朝鮮七年
沿海千餘里亦分三窟東路則清正據蔚山自去
冬攻圍益增築西生機張在在屯兵而恃釜山為
根本西路則行長據栗林曳橋建堅砦數重憑順

天城與南海營相望負山襟水晨據扼塞中路則
石曼子據泗川北特晉江南通大海為東西聲援
蔭摩州兵剽悍稱勁敵而行長水師番休濟餉往
來如駛尤倭繫重經畧懲島山之失特於三路外
置水兵一路約日竝進而中路李如梅尋調遼帥
以董一元代九月二十日分道進兵劉綎逼行長
營挑戰奪倭橋斬級九十二驅入大城陳璘舟師
協堵擊燬倭船百餘所貴抵蔚山與清正對壘據
險割其糧稻焚蕪甚多董一元進取晉州拔望晉

乘勝渡江南連燬永春昆陽二寨倭退保泗勝老

營屢戰下之遊擊盧得功殁于陣得級九十二前
逼新寨三百臨江一面通陸引海為濠海艘泊寨
下以千計築金海固城為左右翼中通東陽倉十
月十一日董將軍一元分派馬步協攻步兵遊擊
茅國器彭信古蕭邦榮三營前攻城騎兵遊擊郝
三聘馬呈文師道立柴登科四營後應步兵遊擊
蔭芳威攻東北水門副將祖承訓殿攻圍自辰至
未彭信古用大槓擊寨門碎城堞數處步兵齊至

又失此者

壕。砍護城柵。湧入。忽營中槓破。火藥發。烟漲天。倭

乘勢衝殺。固城援倭亦至。我師騎兵先潰。遂奔還

晉州。經畧查叅。詔斬馬呈文。郝三聘以狗。彭信

古等充為事官。董一元革宮銜。降府職三級。各戴

罪立功。而朝議以師久無功。汹汹撤兵。大學士趙

志臯請令總督歸鎮制虜。以東方事專委新經理

萬世德。量留兵將分布。

上令府部九卿科道集議。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

御史于永清等疏爭。乃一意進勦。會福建都御史

金學曾報平秀吉。七月六日死。各倭首業有歸意。

我師因水陸乘勢夾擊。捷音日至。十一月十七日

五鼓。清正發舟先遁。麻將軍貴遂入島。山西浦劉

將軍綖因倭詐降。夜半攻其不意。遂奪曳橋。獲級

百六十。石曼子引舟師救行長。遇陳將軍璘。半洋

邀戰。行長乘小艇逸。倭泊露梁。尚數百艘。氛甚惡。

陳將軍璘統蒼唬船追擊。并焚死石曼子。得級三

百二十四。水為赤。副將鄧子龍。朝鮮統制使李舜

臣。衝鋒陣亡。南海蕩平。倭遁錦山。殲焉。而董將軍

一元則報據浙兵遊擊茅國器。稱叅謀史世用持

經理論文往。有石曼子川事。郭國安內應。石曼子

遵諭先撤。各奔潰。東征始結局云。捷聞。

上發問金十萬兩。犒賞丁應泰。再疏賂倭賣。國

上念將士冲冒矢石。特諭優叙。應泰回籍聽勦。東

征勦功。改給事中楊應文。是歲己亥。播州復用兵。

劉綖督川兵先發。麻陳董三帥竝檄回。以李承勛

充集倭總兵。督留戍萬五千人。前後生擒倭六十

以四月十八日獻俘。平秀政平。正成竝梟磔。傳

九邊。七月給事中楊應文。勦東征功次。共四路擒

斬倭二千二百四十八。宣捷。祭告。郊。廟。如例。

因題叙四帥。首陳璘。次劉綖。又次麻貴。而董一元

始破三寨。終掃諸巢。功亦難泯。

上言邢玠太子太保。廢一子錦衣。世指揮僉事。

賜全蟻。萬世德陞右副都御史。廢一子入監。陳璘

劉綖各加都督同知。麻貴右都督。廢一子世指揮

僉事。正千戶有差。董一元准復職。仍竝給金幣。部

司董漢儒。王士琦。梁祖齡等。各加賞。并賜兵部

自利乘便
勢如破竹

再議撤兵

尚書田樂金蟻庵一子入監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職方郎中楊應聘竝優擢再叙稷蔚功賜茅國器陳寅彭友德等金前經理楊鎬以原官叙用已復念御史陳劾殞命絕域庵一子錦衣而奔師楊元通倭沈惟敬先後弃市久之經畧疏稱留戍缺餉戶部尚書陳渠議天朝七八年來所費本色百萬折色四百餘萬朝鮮辦餉方可議戍刑部尚書蕭大亨議關自死清行二首賊倭未能糾眾再來惟對馬窮倭苦難資生必肆掠况昔年金山為倭戶住種似屬必爭計留兵萬五千歲費不下三十萬應從長計處而廷臣議留十三議撤十七庚子三月朝鮮王請留水兵三千止認本色口糧是歲八月遂得旨盡撤經理疏善後八事一選將以朝鮮右文將宜博采一練兵麗人驚悍耐寒苦而長衫大袖非甲冑制一守衝要朝鮮三面距海金山與對馬相望揚帆半日可至東人機張蔚山西入開山唐浦塗所必經我登釜山瞻望如指掌而巨濟次之宜各守以重兵一脩險隘朝鮮王

京北倚叢山南環滄海稱四塞而忠州左右鳥作二嶺羊腸繞曲真所謂一夫當關萬人莫踰向倭守此防我南渡而副將吳惟忠孤軍久戍倭不敢窺皆得地利也今營壘遺址尚存亟加脩葺一建城池朝鮮八道十九無城以避地為便而平壤西北鴨浪二江俱南通海倘倭別遣一旅占據平義則王京聲援既絕腹背受攻一造器械倭戰便陸不便海以船制重大不利攻擊今准福號造千百艘為奇兵而添造神機百子火箭一訪異材朝鮮俗貴世官賤世役如鈔鈔自負不宜一切銅之一脩內治 國家東南臨海登旅門戶鎮江嚶喉應援宜添不宜撤自此以後對馬島倭橋智正稱倭將平調信島主平義智意時刷還所携請和蓋對馬地竝山岡不產五穀向資食米朝鮮自侵掠後絕關市生理薄百計脅款朝鮮王請裁 天朝且乞量發水兵協防不許丙午冬家康復奉朝鮮書契尋盟并縛送據王京時發掘朝鮮先王丘墓賊僧松雲往探家康云壬辰身在關東不預兵事關

對馬島市
多於不可

東卒無一渡海而朝鮮還人報項倭諸島築城對馬島以主和事獨獨倭言和事不成則六十六州半築城半在戰朝鮮王以聞

上諭加意偵防而對馬遂私款不絕後三年已酉

朝議允于釜山港開市本島商船歲以二十為

率事竣即回海上嚴飭舟師以待是歲倭并琉球虜其王聲取鷄籠淡水侵閩廣又三年壬子冒琉

球貢海上明年癸丑平義智遣釜山市倭齋書索添船并請貢路詔申飭海防又三年丙辰倭犯

南鹿外洋閩來告急已而寂然初平秀吉將死令

源家康領東北三十三州輝元領西南三十三州協輔七歲孤秀賴有首景勝叛據關東家康悉兵

擊破之盡誅其黨行長等併敗輝元專國政秀賴因娶家康孫女而薩摩州兵最勁太守平義弘稍

與頡頏及家康老兩首幾不相下近聞家康物故自長岐島外盡與其子為難勢且中變征丙午朝

鮮偵報家康已代秀吉為王盡反前轍迨丁未云家康傳位其子秀忠稱新關白移秀賴于大坂止

給廩食頃歲復以兩首吞攬來報然竟未審情寔

大抵關白如漢大將軍號得主其國而山城君享奉不治事此倭俗從來遠琉球亦我屬國在海外

與朝鮮形稍殊自併琉球後倭於海上駸駸震鄰矣而我瀕海奸民闖出日眾勾通之漸識者慮焉

或言倭急貢以刀扇小物規大利唯申海禁導祖訓絕勿與通倭入犯跡風風自東北則犯大小

琉球風自正北則犯廣東高肇風自東北則犯福建台溫風自正東則犯浙直風自東南則犯淮揚

登萊風自正南則犯遼陽天津若朝鮮折而入于倭王京之漢江不三百里入海可窺江淮平壤之

大同江不三百里入海可窺登萊義州之鴨綠江不百里入海可窺天津而陸由義州窺遼陽曾不

尺咫往贊畫劉黃裳疏曰遼東一溝外即虜一江下即倭可寒心哉可寒心哉以余觀倭相持釜山

前後用兵大類持重我以樓船橫海之師四將軍二十六偏裨費金錢數百萬竟收功一死關白天

方贊我倭小醜何能為一時文武大吏幾貪天功

給廩食頃歲復以兩首吞攬來報然竟未審情寔

大抵關白如漢大將軍號得主其國而山城君享奉不治事此倭俗從來遠琉球亦我屬國在海外

與朝鮮形稍殊自併琉球後倭於海上駸駸震鄰矣而我瀕海奸民闖出日眾勾通之漸識者慮焉

或言倭急貢以刀扇小物規大利唯申海禁導祖訓絕勿與通倭入犯跡風風自東北則犯大小

琉球風自正北則犯廣東高肇風自東北則犯福建台溫風自正東則犯浙直風自東南則犯淮揚

倭到底不

一行長等

矣。差強人意。唯平壤一捷。而卒以封貢敗。豈所謂進銳退速者耶。

外史氏曰。今稱倭強大與虜埒。然倭以海為穴。奔險爭衡上國。於勢不順。而智多出於蠶食。往嚙朝鮮。中朝經畧數歲。訖不得要領。或謂關白忌清正世臣。借兵事出之全慶間。姑翼以弄臣行長。坐是款戰互異。不其然與。琉球受脅。而閩浙為震動。將憂豈在朝鮮也。余嘗策倭非有太志。必不越海生心封畧。唯窮島素艱。我子女玉帛。而好氓又潛

征考

為勾引。鋌而走險。憂方大耳。海禁萬不可弛。人亦

有言急之適以生變。緩急操縱。消弊未形。在當事

善自為謀矣。

播州

播州古夜郎且蘭地。漢始受縷靡。屬牂牁郡。唐貞觀初。分牂牁北界置郎州。領六縣。已改為播州。乾符三年。南詔寇陷。太原楊端應募。決焚馳白錦。出奇兵擊定之。授武畧將軍。值唐亂。留據長子孫。歷宋附屬。稱外臣。大觀三年。以楊文貴納土。置遵義軍。元世祖授楊邦憲宣慰使。賜子漢英名。養因不花。封播國公。國初。楊鑑內附。改播州宣慰使司。隸四川。其域廣袤千里。介川湖貴竹間。西北塹山

征考

為關。東南俯江為池。葦葦鏡削。居然奧區。領黃平。

草塘。二安撫。真播。白泥。餘慶。重安。容山。六長官司。

統七姓。為田。張。袁。盧。譚。羅。吳。世為目把。大事諮決

焉。田係思州宣慰裔。永樂改土為流。族多入播。張

亦龍虎山舍餘。與楊世姻。嘉靖間。楊相寵。庶子

煦。欲奪嫡。嫡妻張與子烈擁兵。逐相走。永西客死。

水西宣慰安萬鎰挾奏。索水煙。天旺地。聽還葬。烈

即應龍父也。自烈仇殺長官。相攻剽垂十年。總督

侍郎馮岳討平之。應龍生而雄猜。尤阻兵嗜殺。隆

慶六年。襲職。以兵積勞。從征喇麻諸番。先登。多斬獲。從征九絲。賊乃卻敵。捕虜亡筭。從征楊柳溝。卻敵。先登。斬首數十級。先後賜金幣。揚揚得意。萬曆十三年。進大木六十本。助工。

上特給大紅飛魚服。加職級。應龍窺蜀。兵弱。每征討。止調土司。而蜀將或從借級。漸驕。蹇輕漢法。所居借飾龍鳳。擅用閣侍。嬖小妻田。雌鳳疑嫡妻。張奸淫。出之。已飲田氏兄所乘醉封刃。取張併母首。屠其家。是歲萬曆十五年也。應龍在州。專酷殺樹

威。有小睚眦。卽戕害。人人惴恐。初惑七姓。虛所屬。黃平等五司。久而覺其欺。稍奪之權。七姓遂反。噬應龍。疑衆不附。益結關外生苗為翼。肆行劫掠。十七年。所部何恩。宋世臣等。及張氏叔張時照。上飛

文告龍反。巡撫貴州都御史葉夢熊疏請大征。而蜀三百降播。士大夫率謂播僻處西南。隅屬夷。以十百數。皆其彈壓。兵驍勇。數赴川貴軍門。調有微勳。剪除未為長策。以故蜀撫按並主撫。而黔主勦。朝議乃行兩省會勦。應龍願赴蜀。不赴黔。二十年。

遠詣重慶對簿。繫論。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鳴方駁問。會倭大入朝鮮。羽檄徵天下兵。應龍因懇辨。願自將五千兵報効。詔可。釋回播。啟

行。尋報罷。巡撫四川都御史王繼光至。嚴提勸結。遂抗不復出。蓋應龍居恒負固。驕蹇如天帝。已港繫。一獄吏得挫辱之。重索金錢。上下輕重萬端。殆不可堪。龍自謂前後頗有功于漢。繁七姓實隸我。在夜郎。君長何待。遂殺其屬。亦何至為漢法。急持助若屬。與我為難也。以是一脫。繼輒去。不欲

就吏。而張時照等復詣奏。闕下。巡撫王繼光乃一意主剿。尋得旨。戒以貪功妄殺。二十二年春。王正月。繼光馳至重慶。與總兵劉承嗣議。分三軍。以都司王之翰一軍。軍川南。由黃平。涓潭入。副總

兵曹希彬一軍。軍川北。由永寧。緝麻入。叅將郭成一軍。軍川東。由安穩。松坎入。三道並進。前指婁山等關。屯白石口。應龍佯令黨穆炳等約降。因統苗兵據關。衝殺萬弩齊發。之翰軍覆。餘殺傷大當。會巡撫繼光論罷。卽撤兵。委弁錙重畧盡。黔進師協

史記

助亦無功。御史薛繼茂乃旋主撫。應龍因上書自

白也。而蜀御史吳禮嘉劾郭成等失律。

上謂本首朝廷原無意必誅。大兵一至。應自縛軍

門請死。今御史報與本首奏辨。順逆懸殊。行嚴查

奏。毋姑息。郭成等革任立功。移蜀新撫臣譚希思

星馳赴任。與劉承嗣同貴州撫鎮。相機征勦。頃之

承嗣以疾乞骸骨。兩省議無堅決。詔遣兵部侍

郎邢玠總督。以車駕郎張國璽主事。劉一相贊畫

會。應龍屬攜黃白金入燕行間。為原奏何恩執詰

恭江。既總督乘傳至。察承寧。西陽。暨馬千斛。皆與

龍通姻媾。而黃平。白泥。諸司。久為僂蠻計。先剪其

枝黨。以檄曉譬。應龍大畧稱引。哮劉王果事。宣

國威稜。龍來當待而不死。不者。國家懸萬金購

而頭。若早為計。吾不而欺也。當是時。七姓唯恐龍

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闕匿其間。又幸龍反。因以

為利。縣道文移。輒從中阻。總督復使詣龍。所問狀

檄。撤恭江。烏江。兵。諭。秦。民。勿。擾。龍。漸。有。悔。心。矣。會

楊育之反
平由好亂
省據成之

水西宣慰安疆臣請父國亨卹典。兵部尚書石星

手札示疆臣。趙應龍就吏。得賞罪。時御史吳禮嘉

以水西與龍世好。心疑之。疆臣益自厲。奉札至播

招應龍。低回久之。而驛報重慶王太守且至。王太

守士琦多大畧。總督特檄詣恭江。趙應龍安穩聽

勸。太守屬恭江令。及經歷李應春。遊擊吳文傑。前

往宣諭。應龍乃令其弟兆龍等至安穩。洽郵傳儲

待。郊迎。叩頭。致。鋪。資。儀。率。如。禮。曰。應。龍。久。縛。渠。魁

待罪。松坎所不敢。安穩以安穩故。多奏民也。使

君幸任車騎。臨眺松坎。敬布腹心。恭江令具言太

守。太守曰。松坎亦曩奏勦地也。卽以五月八日。單

騎往松坎。應龍果面縛道周。泣請死罪。膝行前席。

叩頭流血。請得比安國亭。國亭曩亦被訐。懼罪。不

出界上。今安穩乃恭江所部。地廣大。請治公館。執

罪人。及罰金獻庭中。太守為請。總督委兩贊畫。及

道府。竝以七月廿四日詣安穩。應龍因服郊迎。蒲

伏。縛獻黃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案驗。抵應龍。軌

以夾法。得論贖。輸四萬金。助採木。仍革職。子朝棟

以上舍受事。次子可棟。羈府追贖。黃元等梟斬重慶市。總督以聞。是時倭氛未靖。大司馬欲緩應龍文罔。專事東方。

上亦念應龍向積勞。可其奏。蜀兩臺因議以黃平草塘白泥餘慶重安五司。暫改屬黃平倅。故事黃平倅治獄訟賦稅。而五司襲替貢馬表箋。須宣慰印符宣慰多以此難五司故也。初川東兵備巡播州。殿最土吏給事中陳尚象疏如舊便。總督請于桐梓婁家丁山赤水間設撫夷同知。東溪巡司。移

置松坎。竝允從。論功賞。賜總督邢玠以下金。加玠右都御史歸朝。重慶守王士琦卽陞川東兵備使。彈治之。應龍再及寬政。乃益怙終不悛。每忿五司七姓。奴輩窘我。必盡刀俎。釋忿而次子可棟尋死重慶。則益心痛。分遣夷目置關據險。僭立巡

警江內七牌。江外四牌。搜戮秦民。劫掠屯堡無虛日。厚撫諸苗。用以摧鋒。名硬手。州人稍殷厚者。因事誅之。沒其家以養苗。諸苗人願爲出死力。丙申秋。勞餘慶土吏毛乘雲棺。殊其屍。已又掠石阡大

都壩焚劫餘慶草塘二司。遍及興隆偏鎮。都勻各衛。已又遣兆龍引兵圍黃平。戮及重安司長。張熹家。明年丁酉春三月。流劫江津縣及南川。七月臨合江。索其警。袁子升。縋城下。鬻割之。十一月石

在宣撫司土舍馬千駟入播。先是千駟謀與應龍私。單寵千駟謀。李長子千乘。爵於是。聘應龍次女爲繫。援因緣。朋奸所從來矣。明年戊戌。兵備使王士琦調征倭。應龍益統苗兵。大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調

原奏警民宋世臣。父鑿及羅承恩等。率家匪偏橋衛城。襲執指揮陳天寵等。大索城中。得鑿承恩及子女。慘戮以殉。令諸苗對父奸女。百夫淫妻。或裸體坐木。叢射笑樂。或燒蛇從陰入腹。人蛇俱斃。又掘墳墓。焚屍。灰飛蔽天。巡撫貴州都御史江東之等疏請防禦。詔令擒獻惡目正法。巡撫四川都御史譚希思。御史趙標。請於合江綦江各置遊擊一員。合江募兵千二百名。扼岡門。綦江募兵二千名。扼安穩。部覆如議。而經歷潘汝賢好談兵。黔撫

萬曆三大

播州

六

應龍之罪亦通天矣

萬曆三大

播州

三

上

奇其意。明年己亥二月。令同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部兵三千。往勦應龍。遣朝棟帥兆龍。何漢良等。迎敵於飛練堡。我師奪獲三百。落賊。奔走天邦。團誘罷我師。殲之。楊國柱罵賊不屈。竟脅跪斬。與汝資等俱死。於是黔撫臣坐浪戰罷。以郭子章代。而蜀巡撫改總督。特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是時東征業已完局。因移劉綎督兵還蜀。議大征。總督於五月終馳至蜀。即請設標兵。益調募浙閩滇粵將士。先檄總兵萬蓋。自松潘移重慶。并調集鎮雄永寧各漢土兵。設防。六月初。應龍乘我師未集。大勒兵犯碁江。分屯。趕水。猓兒岡。遣婁國等以偏師一犯南川。一犯江津。其子朝棟守沙溪。緝麻山。防永寧。宣撫與貴州。十七日。遊擊張良賢遇賊舊東溪。頗有新獲。廿一日黎明。應龍督苗兵圍碁江城數匝。遊擊房嘉寵誤蕪火磚。反傷城上兵。賊乘勢登城。嘉寵率師巷戰。蜀兵爭謀走水上。乃先殺其妻。與良賢赴敵死。應龍因切令縱囚焚掠。碁江失守。則賊勢如出。

此應龍後

所請并

柳乘勢長驅。計半日可抵重慶。重慶失。則蜀門戶去矣。而賊方出碁江。庫犒師。依倉就食。盡取貨財。子女去。老弱者殺之。投屍蔽江下。水為赤。退屯三溪。以碁江之三溪毋渡。南川之東鄉壩。立石為橋。界號宣慰官莊。聲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統兵清理。遲回累日。總督乃得日夜徵調漢土各兵守渝城。獲奸細十六人。沉于河。分戍南川合江瀘州。勢漸張。賊亦遷延不進。初賊本無意射天。徒以安忍猖狂。既覆我師。飛練則騎虎勢不終下。益結九股。惡苗及紅黑脚等苗。負險弄兵。然猶時冀我如往局。曲赦未敢鼓行深入。止言爭界給葬。并索奸奴。而總督因我援師未集。蜀人畏賊如虎。成都兵甫出門。即欲投錦江。不肯東。亦時時移文詰責。示無遠絕。意計以緩賊。賊果具文求撫。不復西向。總督亦謬作好語。縻之。止駐會城。調度示賊無張皇。已上聞。破碁江。追禡兩省撫臣譚希思。江東之各為民。緹騎遠兵備使王貽德。賜劍懸賞。嚴旨進勦。總督益調沿江南兵。及武岡麻陽兵。移粵西總兵。

緹騎

陳璘、鮑廣駐偏橋。貴州總兵童元鎮駐平越。專候大舉。已。劉將軍。以十月至蜀。總督亦就近移重慶。而賊微聞。

上無意肆放。益結生苗。大治扼塞。以黔兵弱。時偵謀黃平。平越間。總督前檄水西兵三萬守黔省。斷招苗路。十一月。應龍乃屯官壩。聲窺蜀。已。遂焚東坡爛橋。楚黔路梗。已。又出掠偏橋。與隆鎮遠諸衛。

接取九股生苗。平越新添黃平龍泉所在告急。黔危於累卵。總督以偏隆間東坡爛橋重安三處實

楚黔滇要害。一為賊據。則楚不得入黔。滇不得出。楚將無黔。且無滇。議置勁兵萬餘。通道因疏。參黔帥童元鎮擁兵銅仁不前。

上怒逗遛。革職立功。以李應祥代。而故總兵沈尚文。且縱騎逮治也。劉綎亦以赴師。踰期充為亭官報効。

上以楚地遠濶。偏橋既設。總兵仍以文臣特開府。師廷推江鐸往。是時徵兵。膚至。總督大頒賞格。為諭苗雜言。廣招慰。賊黨頗携。明年庚子正月五

日。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龍泉司。守備楊惟

中。擁兵二千。以勢不敵。先期托言議事。往鴨鵝溪。

止。上官安民志部卒五百拒守。被擄。吏目劉玉登

妻子竝死于賊。龍泉係思南石阡咽喉。一失。則黔

川孤懸。賊方移兵進攻。聞蜀金竹官壩警。檄回不

果。金竹官壩南川信地也。正月二日。石砭宣撫馬

千乘軍。鄧坎賊乘懈。於三更時衝劫。我軍堅壁至

黎明奮擊。連破金竹青岡。黃虎跳關七寨。十四日

酉陽宣撫冉御龍進攻官壩。斬關直上。復擒斬三

百有奇。賊奔龍泉遁。蓋二捷有以牽之矣。初洪邊

宣慰宋承恩聘應龍長女貞惠。及龍反。承恩得請

兩臺絕婚。黔撫臣令率土兵三千。協守烏江。桃子

營。至是應龍遣楊珠等輕師遠襲。劫留圍中。時二

月七日也。自徂冬至二月。所調延寧四鎮河南山

東天津滇浙粵西兵。至者踵背相屬。土司如酉陽

石砭永寧天全鎮雄平茶邑梅水西。久在防守。烏

蒙施州散毛容美永順保靖烏羅獨山等。先後報

至。總督乃分為八路。蜀分四路。一碁江。以原任總

督

兵劉綎將。參遊麻鎮等隸之。督以參政張文耀。一南川。以總兵馬孔英將。參遊周國柱。宣撫冉御龍等隸之。督以僉事徐仲佳。一合江。以總兵吳廣將。遊擊余世威等隸之。督以參議劉一相。一永寧。以原任副將曹希彬將。受吳廣節制。參將吳文傑。宣撫奢世績等隸之。督以參議史旌賢。而中軍率標下遊兵策應。川東總監以參政張棟。川南總監以參政謝詔。楚黔亦分四路。總兵童元鎮。統土知府龍澄。知州岑紹勳等。由烏江。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安疆臣等。由沙溪。總兵李應祥。統宣慰彭元瑞等。由興隆。而偏橋分兩翼。總兵陳璘。統宣慰彭養正等。由白泥。副總兵陳良玘。受璘節制。統宣撫覃宜等。由龍泉。以偏橋江外為四牌。江內為七牌。五司遺種。及九股惡苗。盤據故也。督餉紀功。烏江。則參議梅國樓。沙溪。則副使洪澄源。總監以按察使楊寅秋。興隆。則副使尤錫類。監以參議張存意。而白泥。督餉。以參議詹啟東。紀功。以副使王應霖。龍泉。督餉。以副使陳與相。紀功。以副使路

雲龍。監以按察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其黔楚巡撫郭子章。駐貴陽。支可大移沅州。部署已定。總督大集文武於重慶。盟神作軍誓。登壇慷慨。期二月十二日。分道竝發。每路兵約三萬。出師之盛。近所希有。先是蜀玉壘山。忽裂。僉謂昔年平九絲。地數動。殆播平前兆云。曾未再浹旬。而綦江捷至。綦江自東溪入。播竝峻嶺。茂箐楠木。山羊藓臺等峒。奇險。為賊目穆炤等盤據。劉將軍綎於十五日進兵連戰。破三峒。三月朔。楊朝棟等統苗數萬。分三路迎敵。鋒銳甚。我師夾攻。數陷陣。朝棟大驚。潰圍走。幾為我獲。始綦江諸苗。自分往屠城。罪不赦。又賊忌綎威名。莫首挫其鋒。屬親子悉勁兵。間道相角。日爾破綦江。馳南川。盡焚積聚。渠無能為也。及朝棟。僅以身免。賊膽破。益為守禦計矣。而諸路捷音相繼。南川。則西石二司先登。初八日。遂尅桑木關。烏江。則壩陽永順兵先登。十一日。遂尅烏江關。翌日。尅河渡關。陳將軍璘及副將陳寅。擊四牌賊。各披靡。遂奪天都。三百落諸圍。賊連敗。乃乘隙出奇。

兵前突烏江詐水西瀧澄會哨益誘永順兵斷橋
淹死我師無算

上怒童元鎮失律逮至京或飛語水西佐賊者總
督檄詰水西不自安會賊殺其頭目澄大恨二十

六日賊託田氏脩好賄澄澄斬其使治兵相攻安
疆臣亦執賊二十餘人明不肯漢自是二氏交絕

水西交絕
使承其能
鳴夫

劉將軍縱戰九盤以二十九日入婁山關是為賊
前門萬峯插天中通一線我師從間道攀藤魚貫
毀柵入四月朔屯白石應龍身率各苗決死戰陰

檄稱三大

十四

令楊珠等抄後山奪關四面合圍都司王芬中流

矢死劉將軍親勒騎衝堅以遊擊周敦吉守備周

以德分兩翼追奔至養馬城與南川永寧路協攻

連破龍爪海雲險圍且壓海龍圍而壘海龍圍賊

擊一擊

所倚天險飛鳥騰猿不能踰者也時偏沅巡撫都

御史江鐸已抵任視師陳將軍璘急攻以十三日

破青蛇圍安疆臣亦以十六日奪落濠關至大水

併通賊
之與

田焚桃溪庄賊勢急父子相哭上圍死守每路通
降文誘我師總督檄賊詭降即斬使焚書無為所

給虞縱與應龍舊檄無通賊縱械其入軍門自明

而吳廣以朔三日入崖門關營水牛塘與賊力戰

三日卻之微利欲受降弛攻賊詭令婦人於圍上

拜表痛哭云田氏且降復詐為應龍仰藥死報廣

廣輕信按兵不動已規知田氏詐降緩攻而所云

應龍死乃川兵攻圍以火炮擊死所謂楊珠也珠

勇善戰既死賊慟如失一手廣覺詐益厲兵協攻

燒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八路兵大集圍下從十

八日始築長圍更番迭攻自是賊坐困窮崖知兵

檄稱三大

十五

在頸矣會總督聞計既而草檄愈治軍念賊圍前

陡絕勢難飛越令馬孔英以勁兵一枝壁其前餘

併力攻後圍營中或言水西通賊因移令退劄水

西懼曰吾不為亡播續也與鎮雄引嫌先以五月

廿八日拔營去時久雨士苦馳淖中六月四日天

忽開朗五日劉將軍縱身先士卒遂破土月二城

應龍寢是夜散數千金募死士拒戰諸苗皆駭散

無應者起提刀自巡其壘見四圍營火燭天徬徨

長嘆泣謂妻子曰若等自為計吾不能復顧若矣

委書何

翌日凌晨我師遂登固破大城各將爭奪首功。應龍倉皇同愛妾二闔室縊且自焚。吳將軍廣獲首子朝棟及妻田氏急覓屍出焰中。廣中火毒失聲幾絕。頃而甦。總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八路共斬級二萬餘。生獲朝棟兆龍等百餘人。檻車傳致。以六月二十一日解俘重慶。計賊去歲破碁江亦以是日天道好還。良不誣云。總督露布以聞。疏首述劉將軍縱功冠軍。而司李高折枝以書生請自將土漢兵為南川將士先入關最早。尤雄偉不羣。譽不容口。是歲冬十二月獻俘。闕下大司寇

請判應龍屍。磔朝棟兆龍等市。梟示各夷。并戮田氏馬千駟。其宋承恩以先絕姻。釋勿誅。播入楊氏八百餘年。至應龍凡二十九世。始以其地分為二郡。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遵義領州一。真州。改真安州。即古珍州。縣四。遵義綏陽竝故縣。桐梓舊為夜郎縣。仁懷舊為懷陽縣。平越領州一。黃平。改置州。為川貴要區。縣三。湄潭餘慶而甕水重安。合為雍安縣。龍泉所改縣。屬石阡。又專設播州。

編年三六 播州

兵備使。駐遵義。置威遠衛。建學增驛。烏言并服。竝洽華風矣。其地西南左接水西。右通永寧。大牙机錯。水西向侵播州。水煙天旺及宅院。脫頗眾。蜀黔爭執經界數年。始定。後三年甲辰。正月叙播功。進總督李化龍少保兵部尚書。廕一子世錦。衣衛指揮使。貴州巡撫郭子章。陞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偏沅巡撫江鐸。贈兵部侍郎。各廕一子。世錦。衣衛指揮僉事。湖廣巡撫。可大復原官。廕一子入監。

使馬孔英授都督同知。加實職二級。世襲。吳廣李應祥子。竝世襲本衛正千戶。李應祥贈左都督。餘陞賞有差。已故監軍司道張棟。楊寅秋。各贈太僕寺卿。廕一子入監。安疆臣。龍澄。母鳳氏。各賜金。紵絲表裏。前兵部尚書田樂。廕一子世錦。衣。與戶部尚書陳渠。趙世卿等。各賜金幣。新總督王象乾。賜金并飛魚服。署本兵刑部尚書。蕭大亨。改兵部尚書。於原廕加級。世襲。賜金蟒。職方郎中申用懋。候巡撫缺。推用。前逮治總兵童元鎮。已謫戍。得開伍。

編年三六 播州

直今應龍
心服

議者以國家用兵西南夷。未有大得志者也。國
初傳友德統二十四將軍。止言防守。正統間麓川
之役。用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而罪人終逸。嘉靖
初。思田之役。以撫終。至今為諸夷口實。是
役。征調兵凡二十萬。出師甫踰百日。計三省征勦
防守。約二百萬。而逆酋授首。關要荒為郡邑。遂為
西南一大奇捷。非
皇上獨斷。督臣宣力。當不至此。或曰。應龍井蛙耳。
何能為。獨不勝匹夫之忿。與其屬為難。徃於中朝。

宣論故轍。時繫時釋。時勦時撫。一逞於白石。再逞
於飛練。三逞於綦江。以為漢終不奪我播。事無過
一撫完局。乃敢螳臂當車。蓋至天兵四集。而首頓
足。知悔晚矣。檻虎阱猿。死不擇音。然猶竭天下之
全力。環而攻之。以山壓卵。其愁不剋。而我亦已疲
甚。事莫不鐸於微。而成於激。方酋雖伏。以一太守
單騎幸臨。皇遽請罪。及其鳩張。以入路。五將軍之
師。相持數月。殺人如麻。僅乃剋之。雖生厲階。得不
償失。蓋考楊酋。察其終始。信怨毒于人為甚也。首

萬曆三大征考 播州

始囚擊重慶。踰年。弭耳乞憐。豈有意反者哉。
天子至仁。且武。方命再三。赫然徂征。貪功妄殺。自
始用兵。已奉奉申飭矣。初賊已破綦江。為軍師孫
時泰說賊欲圖大事。先取重慶。直搗成都。虜
王入營為質。時蜀無重兵。鼓行而前。三巴且幾不
守。幸賊自顧巢穴。計不出此。我得乘間厚集王師。
及川兵四路入關。賊始悔失策。歛兵一處。殊死衝
突。已無救于滅亡。掌大蠻崖。狼天作仇。覆不旋踵。
豈非天哉。國家十餘年間。更三大征。千里轉餉。

西事。凡費二百萬。東事。首尾七年。踰七百萬。是役
亦踰二百萬。而調兵獨最廣。疲中國。空內帑。
以事鳥夷。獸夷。白骨山積。海內騷動。計非土者得
已。而或者猶侈言開疆斥土。以播駕誇。獨何與。
外史氏曰。初楊酋獻俘。余以計借。劉下。目擊其
事。已更從大司馬長垣李公游。讀所著平播全書。
詳哉言之也。應龍反狀。實激使然。而我以招安為
多方之誤。潛濟師以逼之。師未出而勝畫備矣。况
切水西以剪其翼。外援既絕。不亡何待。聞劉將軍

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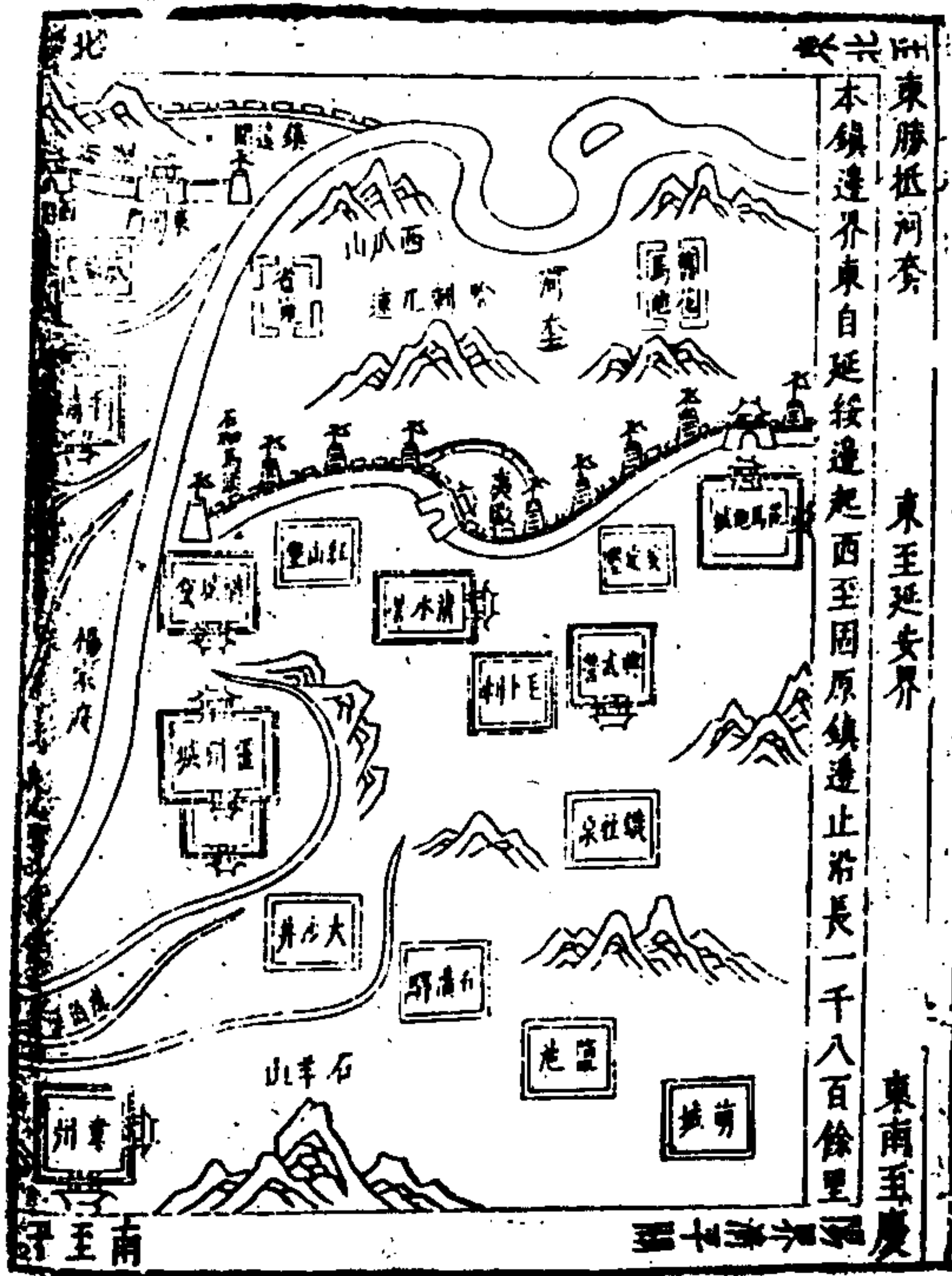
縱故驕恣。往與應龍交權甚暱。及抵師。卽糾叅戴罪督其後効。蓋亦得將將微權焉。兵者。臨敵制變。未可輕嘗。是役以衆當寡。爲功差易。或謂應龍終以智免。其然。豈其然乎。

有清三
大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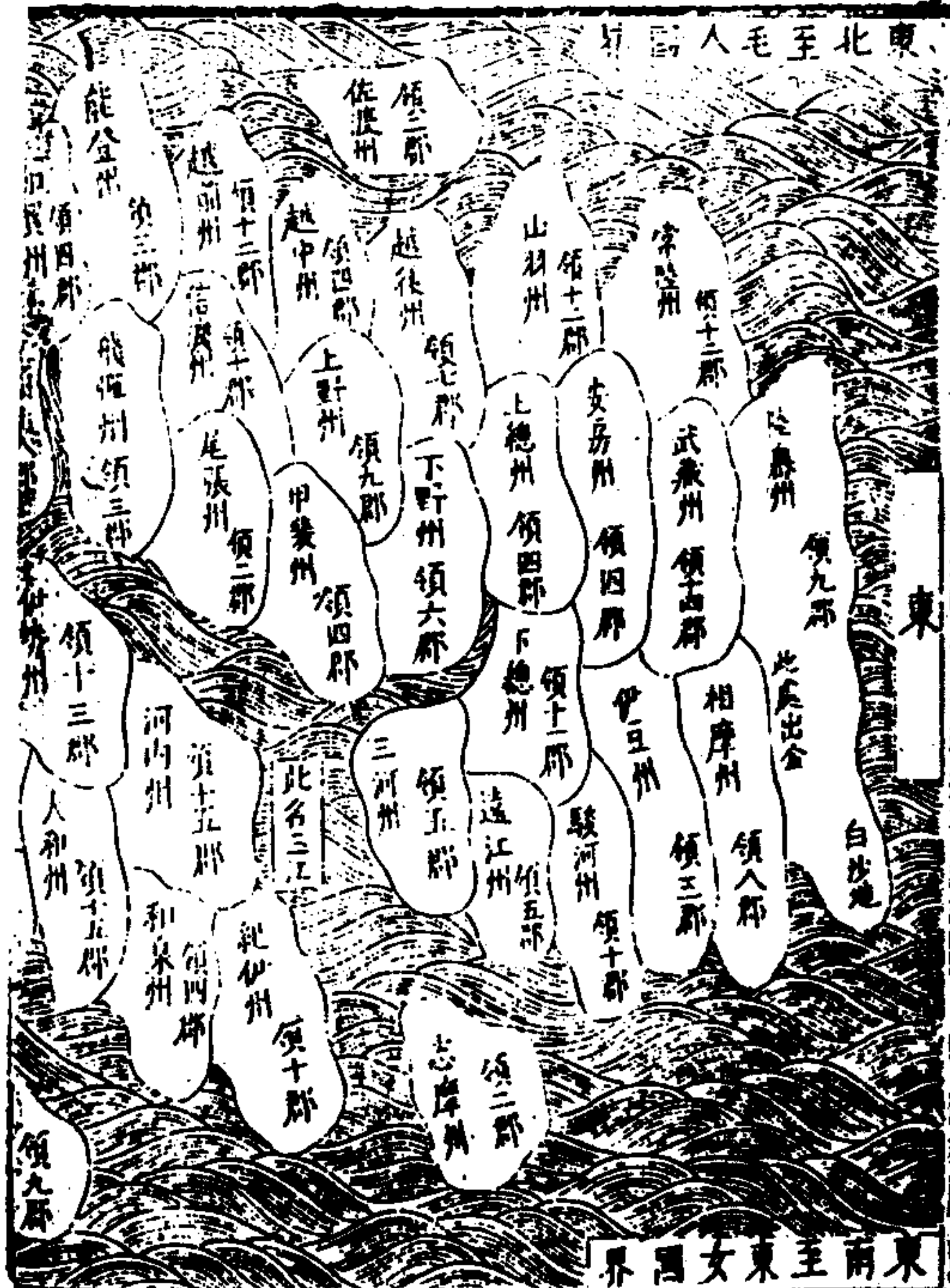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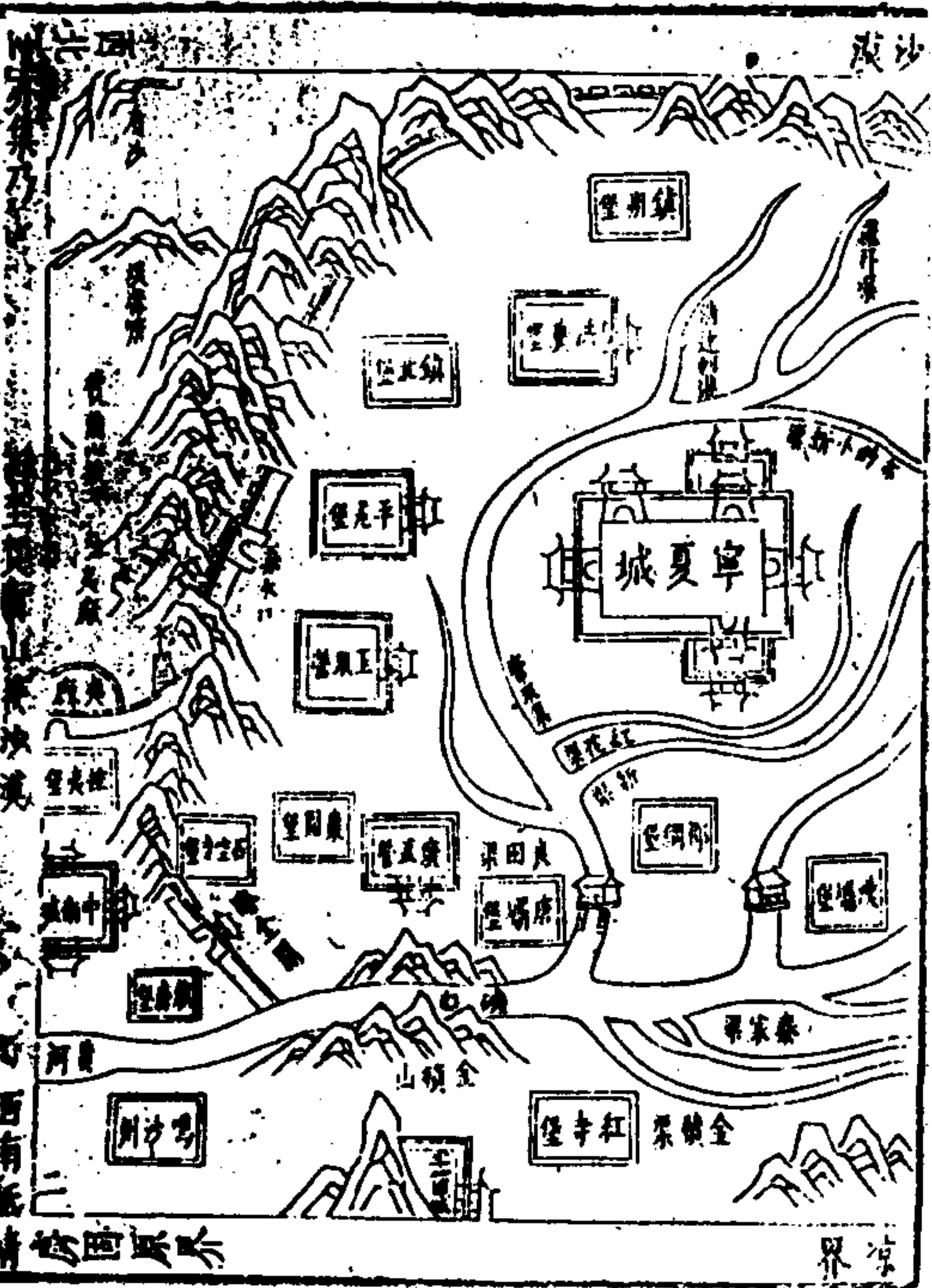
寧夏古雍州域。秦屬北地。漢爲朔方郡。東起鹽場。西盡中街。東南距河爲險。北倚賀蘭爲固。稱四塞焉。成化以前。虜常犯河西。自虜入套。河東三百里皆敵衝。嚴冬踏冰直犯。夏秋則用渾脫浮渡。且取道賀蘭山後。往來莊涼矣。本鎮所轄八路。河西五路。北平慶洪廣南。玉泉。西中街廣武。河東三路。中。州東花馬池。與武營並稱要害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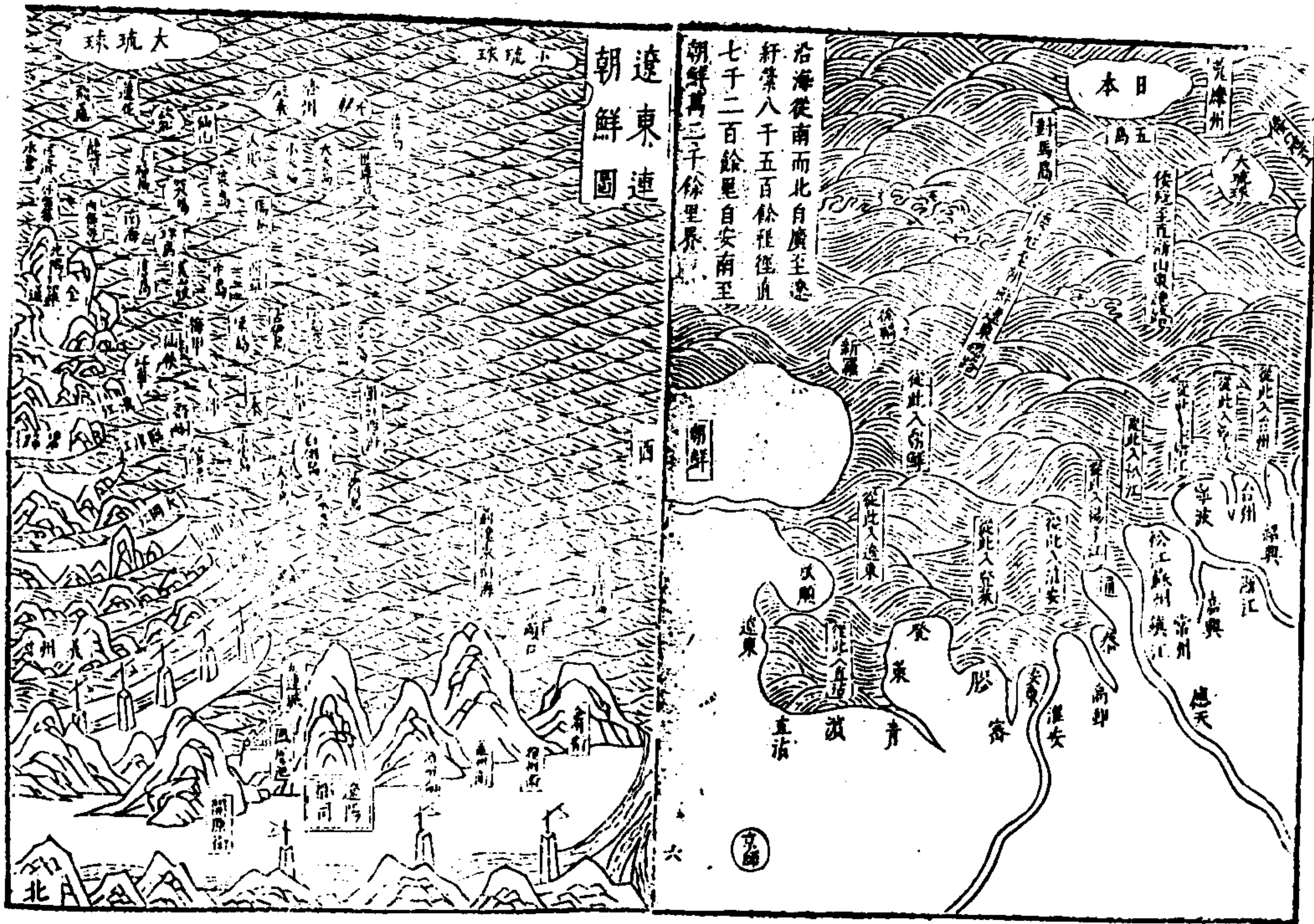
陝西三邊。東延綏。西甘肅。獨寧夏鼎峙。甘延間。藩屏固原。河東逼套。中諸虜。河西逼山後諸虜。正德間。有外邊。嘉靖以來。增築內邊。長城西起靖虜界。迤北接賀蘭山。循大河而南。又東至定邊界。凡周千一百七十里。黃河爲中國害。而寧夏獨受灌溉之利。本鎮西南一百四十里。有硤口。兩山相夾。河經其中。自賀蘭山東北經東勝。復入中國。由綏德而南注焉。

倭地形類琵琶，東高西下。九州肥前，肥後，豐前，豐後，筑前，筑後，日向，大隅，薩摩，居西為首，陸奧居東為尾，山城居中。乃彼國都西北至高麗，必由對馬島開洋，南至琉球，必由薩摩州開洋。其貢船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及回徑收長門，若入寇，則隨風所之，大抵其來恒在清明後，利東北風。故防倭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



萬曆三大征考 附圖





日本四面瀕海去遼東遠去關浙近向入寇唯薩
 摩肥後長門三州人居多
 倭好絲綿磁器之屬尤重醫及茶亦好書畫五經
 則重書禮而忽易詩春秋四書則重論語學庸而
 惡孟子

東夷考畧目

君上愚公撰次



女直通考

海西女直考

建州女直考

附

遼東全圖

開鐵圖

聯康控帶外表圖

瀋陽圖

遼陽圖

廣寧圖

海運餉道圖

東事答問

君上愚公傳

女直

女直始著東漢曰挹婁。古肅慎國。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阻山穴居。塗豕膏禦寒。無君長。射用楛矢石鏃。長尺八寸。出赤玉豐貂。所謂挹婁貂也。自漢臣屬夫餘。魏黃初中始叛。便乘舟寇劫。景元末。以楛矢石砮弓貂來貢。歷元魏號勿吉。延興中遣使乙力支朝獻。從契丹西界達和龍。言繇水道密謀百濟。取高句麗。其國在高麗北。有大水。廣餘三里。名粟末水。發原太白山。入隋號靺鞨。凡七部。其一粟末部。依水南抵太白。與高麗接。頻相寇者也。稍東白山部。臣高麗。餘部各勝兵數千人。而黑水部尤勁。居極北。唯粟末白山近隋境。其俗常以秋月造毒藥。傳矢射禽獸立死。畜多豕。衣其皮。以溺濯面。於諸夷中最穢。開皇初遣使貢獻。聞其國西北接契丹。每寇掠。因誠使罷攻。唐征高麗。靺鞨各部奔散。而粟末與黑水獨存。粟末一稱渤海。更號黑水靺鞨。渤海靺鞨。貞觀二年。黑水渠長阿固郎臣附。以其地為燕州。開元十年。置黑水府。賜

其酋姓李氏名獻誠以雲麾將軍領黑水經畧使
訖元和朝獻而渤海附高麗者姓大氏高麗滅保
挹婁之東牟山武后時大乞乞仲象與靺鞨酋乞
四比羽東度遠水分王高麗故地武后遣將擊殺
比羽而仲象亦病歿其子祚榮并比羽之衆負險
建國勝兵數萬盡得扶餘沃沮弁韓朝鮮海北諸
國地睿宗遣使拜祚榮渤海郡王以所總為忽汗
州領都督自是去靺鞨專稱渤海傳孫欽茂天寶
末徙上京直舊國三百里忽汗河之東寶應元年

東夷考畧 女直

以渤海為國王之五傳仁秀頗拓境遣諸生詣京
師習制度遂為海東盛國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
州以肅慎故地為上京南為中京獺狍故地為東
京沃沮故地為南京高麗故地為西京西京曰鴨
綠府朝獻訖咸通世役屬黑水五代時契丹盡取
渤海地而黑水靺鞨因附屬阿保機遷其豪數千
家於遼陽南曰合蘇館由是黑水部落在南者藉
契丹號熟女真在北者不入藉號生女真後避興
宗諱改女直地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水色微

黑亦名黑龍江即粟末河發原太白者太白山一
曰長白橫亘百里巔有水源下注成湖出東珠貴
者直千金南流為鴨綠江北流為混同江達五國
城東入于海其出北山南流入松花江是為白山
黑水金所繇開國也始祖從高麗來完顏部部有
女年六十未嫁配生男遂為完顏人自烏古執叛
遼節度拔乙門以獻遼主以為生女直部族節度
使至孫阿骨打滅遼為金祖以始興地為會寧府
更稱上京初女直兵未嘗滿千及聲伐遼督諸路

東夷考畧 女直

兵會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并召渤海曰女直渤
海本一家戰鴨子河始滿萬遼人言女直滿萬則
不可敵既屢捷以金堅不壞色白而完顏部色尚
白遂號大金焉元滅金即扶餘故壤改開元路治
黃龍府別置合蘭府水達達等路設軍民萬戶府
五分領混同江南北之地各仍女直俗相統攝
國初定開元改開原道控帶諸夷女直各部在混
同江以東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隣朝鮮北至奴
兒干畧有三種自湯站東抵開原居海西者為海

西女直居建州毛憐者。爲建州女直。極東爲野人女直。它種甚夥。開原北近松花江。曰山夷。又北抵黑龍江。曰江夷。而江夷有灰扒兀刺等族。建州毛憐。裔出渤海。事耕紉。居處食飲有華風。海西係黑水裔。其山夷倚山作寨。卽熟女直完顏種。江夷居黑龍江。卽生女直。並有室廬。或以樺皮爲帷。止則張架。俗善射馳獵。耐饑渴。忍詢好盜。其戰鬪多步少騎。上下巖壁如飛。而建州阻萬山。獨居中。據要害。五嶺喜昌石門。尤扼險。人騎不得成列於女直。

東夷考畧

女直

四

部願內附者。開原設安樂州。遼陽設自在州。處之已又爲海西建州各夷。立馬市開原。歲時賜予甚厚。終帝世奉職謹。征調輒赴。建州衛指揮阿哈出。以功賜姓名李思誠。其子釋家奴。曰李顯忠。顯忠弟猛哥不花。亦以內附。領毛憐衛。累都督同知。久之。顯忠歿。子滿住襲。求駐牧蘇子河。而開原降虜楊木答戶。率數百騎奔建州。寔爲遺患。宣德間。守臣務招。請居以建州老營地。老營者。朝廷歲以其地取人參松子。所名東建州。乃是也。四年。海西野人女直數寇掠。都督巫凱請討之。不許。賜勅戒諭。令凱厚恤貢夷。正統初。建州左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兀察。子童倉。走朝鮮。亡其印。詔更給。以童倉弟董山襲建州衛指揮。亡兀察歸。得故印。詔上更給者。匿不出。乃更分置右衛。剖二印。令董山領左。兀察領右。正統末。董山與李滿住等。並附也。先爲耳目。鈔掠遼東。景泰中。都御史王翺論歸所掠。稍寧戢。而海西野人諸

東夷考畧

女直

五

酋長死也。先之亂，盡失。賜勅子孫不得襲。以舍人入貢，宴賞大減。殊心望。天順三年，董山潛結朝鮮，僞授中樞密使。巡撫都御史程信詐令自在州知州佟成廉他事，得朝鮮授山制書，以聞。

上遣給事中往朝鮮。錦衣譯者往建州，各軟語枝梧。出制書示，始懼服。貢馬謝。成化二年，左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海西各部來貢，邊臣索驗貂皮取純黑馬取贖壯，否即拒之。非厚往薄來意。且貂產黑龍江迤北，非建州毛憐所有。宜勅守臣驗放。

東夷考畧 女直 六

無過苛啟。蒙下兵部議如秉言。而董山來朝，語不孫。糾毛憐海西夷頻盜邊。二年，命武靖伯趙輔充靖虜將軍，左都御史秉督師。率漢番京邊官軍五萬往征之。山悔自歸。詔羈廣寧尋伏法。九月，分三道搗其巢。左軍出潭河，越石門，至分水嶺。右軍由鴉鵲關，喜昌口，踰鳳凰城，摩天嶺，至潑猪江。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過五嶺，度蘇子河，至虎城。刻日會勦。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率兵萬人，過東走路，俘斬千計。并誅李滿住，會積雪，寒裂膚。

遂班師。指揮張額的里率妻孥降。且曰：此地自漢人跡罕至，唯唐太宗東征，抵鳳凰城，今大兵追奔及此，乃天也。輔具奏。

上憐而賞之，仍安置部夷闡廣。而我所損士馬亦不貲。四年，留副總兵韓斌防守，築撫順、清河、駿陽諸堡。五年，禮部奏勅通事武忠等諭海西女直各夷常貢外，無進海東青兎鴨，并省諭貢使，無溢額。六年，建州夷窺邊虛，謀作亂。巡撫都御史彭誼獲其謀，檄轉餉實鐵嶺、瀋陽三萬諸衛，整師出邊。

東夷考畧 女直 七

陽眾潰匿。朝廷因示羈縻，復以董山子脫羅為指揮。它從叛者得降秩襲。諸夷復貢。然往往聲報董山警，糾掠塞上。十四年，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蕃書，言開原驗貢，勒受珍珠豹皮。兵部移文都御史陳鉞勘狀。檄赴廣寧置對。散赤哈率所部十餘輩，由撫順關入。守將以非故道，卻之。因藉忿，與建州夷合，乘虛大掠鳳集諸堡。鉞拏近邊蕃戶，以捷聞。更請大發兵。巨璫汪直惑通事王英言，銳請行。冀邀功賞。詔以兵部侍郎馬文升經

畧。直亦繼往按事。文升疾趨潘陽。召各酋長撫慰。賑以牛布。已。謀知海西夷反側。密檄總兵歐信等。設伏邀擊。大破之。海西夷亦聽撫。比直至。衆已各解散。直心害文升功。而文升遇直倍。鉞復搆以媚直。遂奏建州女直諸夷。以文升曩在鎮。禁易農器。故屢入寇。

上遣直及刑部尚書林聰印訊。文升言所禁鐵器。非農器。不聽。明年。下文升獄。謫戍重慶。是時東寧人劉八當哈以天順間盜馬奔建州。至是與張驥兒等。冒虜酋阿卜等名朝貢。梟首惡遼東塞。而陳鉞希直意。奏建州女直伏當加聲寇遼。請搗穴。遂命撫寧侯朱永佩靖虜將軍印。充總兵官。討建州夷。以直督師。鉞叅贊東征軍務。直等給執貢夷郎禿等六十餘人。械所司。并襲老弱報級。加直祿米。進永保國公。鉞右都御史。十六年。建州女直以復仇。慘掠清河等堡。後三年。直始敗。鉞坐褫職爲民。起馬文升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會其首完者禿貢馬。復聽襲。脩貢如例。塞上寇益稀。正德八年。海

西夷加哈。祝孔革等。阻貢。旋就撫諭。嘉靖初。海西夷首速黑忒強。以脩貢謹。及捕叛夷猛古特。進左都督。賜金帶大帽。其後請乞漸煩。貢浮額。從兵部議。勅守臣嚴覈如制。二十一年。建州右衛夷酋李撒赤哈糾衆入寇。都御史孫禕禦之。多亡。失至深入鳳凰城。命給事中林廷學往勘。明年。廷學還報。上言邊事。請稽衛所原額。令以次分番入貢。庶幾古人質子之意。并懸都督重秩。以待斬敵奇功。亡何。以海西夷酋王忠偵虜功。陞都督僉

事。其秋。建州夷酋趙那磁等。分道寇湯站等堡。禦卻之。而李撒赤哈復盜邊。三十四年。就擒。梟塞上。賜總兵趙國忠等金幣。頃之。都御史於敖滅撫賞諸夷譯。詐殺譯者。遂挾憤入塞。殺掠如成化時。巡撫以不任相繼罷。二十七年。女直諸夷及兀良哈。勾虜入遼。都御史李珏復罷去。遼東大困。已復脩貢不絕。久之。海西夷酋王台襲祖速黑忒職。款廣順關。而祝孔革遺孽。逞加奴仰加奴。亦款鎮北關。因以南關北關別其號。南關忠順特者。建州夷酋

王果方躡撫順四十一年。誘殺副總兵黑春。深入遼陽。隆慶五年冬。我師大破建州夷汪住等。敵斬近六百。而果益縱掠。萬曆二年。撫順遊擊裴承祖等被戮。總兵李成梁身督師出搗。斬級千一百有。四來獻捷。明年。果走匿王台寨。因宣諭台及伊子虎兒罕。執果獻。加台龍虎將軍。進二子都督。僉事秩。遂磔果。益拓寬奠六堡。七年。建州夷酋王兀堂漸請張。八年。連犯遼陽。永奠諸堡。我師追奔。出塞。至百餘里。至鴨兒。得級七百五十四。兀堂為氣奪。而王果遺孽阿台。授仰加奴等。脩那南關。且勾虜窺孤山鐵嶺。十年。李成梁勒兵曹子谷。大破之。明年。搗古勒寨。誅阿台。是時王台及虎兒罕相繼歿。所遺猛骨孛羅。及虎兒罕子反商稱弱。仰加奴雖台得憤其父。祝孔革死。台叔王忠手。并奪貢勅。及季勒寨。與兄逞加奴。固未嘗忘報復也。十一年。以婚西虜。借恍忽大煖兔等騎。可萬餘。與反商構。并攻猛骨孛羅。恣掠把吉諸寨。都御史李松宣諭。不從。因密商總兵李成梁。伏兵中固城。擊殺逞

加奴。仰加奴。而逞加奴遺孽卜寨。仰加奴遺孽那林孛羅。日夜圖報父。連西虜以兒。鄧侵掠反商。挾索貢勅。十五年。那林孛羅引西虜萬餘騎。急攻把太寨。而王台孽子康古陸。向奔逞加奴。得歸娶父妾温姐。反攻反商。猛骨孛羅亦以母温姐故。協謀我師往援。執温姐。尋釋之。囚康古陸。胥命。而猛骨孛羅為北關迎脅。焚巢。劫温姐去。十六年。李成梁從威遠堡出搗。卜寨那林孛羅請降。總督侍郎顧養謙議。并釋康古陸。刑性盟。聽兩關均初釋憾。會建州夷酋奴兒哈赤與反商約婚。亦頗藉為輔車。而奴酋方斬叛夷克五十。乞陞賞。十七年。竟予都督秩。以此遂雄長諸夷。初奴兒哈赤祖叫場。父塔失。竝從征阿台。為鄉導。歿兵火。奴兒哈赤方幼。李成梁直雜視之。後稍蠶食張海色。失諸酋。及與反商爭張海。因約婚罷兵。且殲叛夷。愬祖父殉國狀。以都指揮驟躋崇階。與南關埒。心固已騰踊。張矣。而反商酗酒好殺。眾不附。十九年。卜寨等陰令部夷賊商中道。南關止遣猛骨孛羅。則勢愈孤。又

日與北關相構怨。頃之。奴兒哈赤計殺卜寨。旋以保塞功。加龍虎將軍。跡王台。潛有併海西意。而北關那林孛羅。與南關猛骨孛羅。方酣于鬪。二十七年。猛骨孛羅不支。以子女質建州。借兵。已。因飛語激怒奴兒哈赤。反執猛骨寨中。明年。遂殺之。邊吏往詰。則以女許婚猛首長子。吾兒忽答。二十九年。與那林孛羅補雙貢。而吾兒忽答陽以撫養。旋羈建州寨。南關不絕如綫。北關夷首那林孛羅白羊。乃約婚西虜宰賽自託。奴兒哈赤益旁嚙朝鮮。及黑龍江上諸夷。三十三年。李成梁再出鎮。則議徙寬奠新疆民六萬餘入內地。弃新疆爲既脫。明年。奴兒哈赤強勒清河沿邊參直。并爭入貢車價。三十六年。混南關勅頂賞。明年。以萬騎築故寨。漸逼開原。御史熊廷弼請添募兵。兼撫北關。收宰賽。煖兔。折其謀。頃之。奴兒哈赤願遵諭減車價。及還。張其哈喇佃子侵地。而伊塔江夷卜占吉急走北關。四十一年。藉通塔。與北關仇殺。益墜南關曠土。糾西虜宰煖二十四營馳清河。始檄薊兵五千赴

援。而奴兒哈赤好語謝邊吏。都御史張濤初至。惑其謀。更以拒婚老女。并匿通婚。爲北關罪。且許奴首質子入關。亡何。奴兒哈赤已圍燒北關十九寨。及我師應援。隨撤兵。以負婚愬。明年。復墜前罷耕地。開原參議薛國用。力主驅逐。始退地定界。兼減貢夷。四十二年。白羊骨以老女許婚煖兔。奴兒哈赤勒兵南關。已竟寂然。四十六年。四月。潛師突陷撫順。總兵張承胤等馳援。成之。因賞蕃書。請和。自稱建州國汗。五月。剋撫安。三分白家冲。三堡。起原任都御史楊鎬。以兵部侍郎經畧。兼巡撫。七月。奴兒哈赤從鴉鵲關入。剋清河。唯參將賀世賢縱擊。毀陽塞外。得級百五十四。而毀陽寬奠望風潰。賜經畧劍一。別以太常少卿周永春爲巡撫。都御史。九月。奴兒哈赤再從撫順入會安堡。時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爲蚩尤旗。十二月。北關夷酋金台失報勦奴酋一寨。特賜金幣。風勵之。四十七年。二月。經畧侍郎楊鎬。以徵兵四集。遂誓師遼陽。分四路出塞進勦。一軍從靖安堡趨開鐵。一軍從撫

順開趨瀋陽。一軍從鴉鴨關趨清河。一軍從涼馬
佃趨寬奠。北關朝鮮各佐銳師。而我主帥不一。兼
先泄師期。三月朔。總兵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
弃車營趨利。遇敵萬餘。乘半渡遮擊。遂大潰。松血
戰於宅帥馬林師後。期踵敗。開原僉事潘宗顏等
竝歿之。總兵劉綎深入。剋十餘寨。後三日。以墮賊
詐中覆。亦陣歿。而帥清河路者李如柏。以撤回獨
全。奴兒哈赤遂乘勝窺開鐵。圍搶金台失寨。傳檄
朝鮮。僭號後金國汗。黃衣稱朕。意揚揚自恣也。六
月。從靜安堡入。薄開原。北關爲出援兵二千。比至
城已被尅。羽書告急。

上始超擢前御史熊廷弼代鎬。經畧。尋逮治鎬。而
奴兒哈赤以七月從三岔堡入。剋鐵嶺。鐵嶺開原
爲遼重蔽。既併陷賊。則河東已在賊握中。北關與
遼聲息不屬。而奴酋乘勝縛宰賽。脅煖兔炒花爲
助。廣布間諜內地。所在殘躪。目無堅城。可爲遼左
心寒矣。八月。經畧侍郎熊廷弼入遼。申軍令。方慰
撫北關爲犄角。奴兒哈赤佯攻遼瀋。綴我師。突引

萬騎。連破金台失及白羊骨寨。北關竝歿。廷弼乃
決策守遼陽。引水爲防。調李懷信代將。人心始定。
奴兒哈赤因往開鐵。運取窖粟。以飽待饑。明年。給
事中姚宗文閱邊。查訪北關部落。得金台失二女
孫。一配虜酋腦毛大之孫桑河兒寨。一配虜酋虎
整兔愁。特給四千金。示優卹。用糜其意。而南關裔
止廣寧指揮王世忠。請實授遊擊。風諸夷。經畧熊
廷弼以軍聲稍振。始議回守瀋陽。逼賊穴。奴兒哈
赤乃益連西虜。計令虜睨河西。誘我師疲極。乘其
敵。每聲言入犯。第時引遊騎出沒。至發僞榜招降。
詬侮無狀。廷弼奏激同仇滅賊。併請恩賞將士。同
甘苦會。

上慨發餉金三十萬。一軍盡謹。知奴酋亡可翹足
待。而是役調兵十八萬。歲增餉三百二十四萬金。
而羨海內大爲騷動。始海西兩關互警。構越四十
年。自爲刀俎。以歸于盡。奴兒哈赤方袖手收漁人
之利。而女直諸部落。盡併建州。遂忘其初仰我鼻
息。欲引金轍。安忍好兵。甚矣夷之不度德也。

論曰。語有云。為虺弗摧。為蛇若何。奴兒哈赤本一孤雛。驟假名號。及併南關旁。嚙邊吏不聲討。竟奔新疆。益之廣。墜爭車。寔有欲炙之色。復徂甘言。弛備。以及潰裂。抑已疎矣。然建州彈丸地。向虛口。清撫之糴。曾無廣屯厚儲。清撫既下。不為守。知非有遠志。我徵兵漸集。葺殘壘。為三肆困之。時以輕騎擾彼耕牧。計可坐制。厥命。而銳語出塞。自取與尸。搏虎于囑。佐鬪于穴。幾若此而不斃者。凡兵莫神于間。莫巧于顛倒。餓飽勞逸以為用。而我早漏師期。深入重險。奔輜重。害粟以資敵。敵兼此數者。勢始日張。因并奪我三軍之膽。膽破而智勇並困。遼瀋之不為開鐵積。幸也。善師者。鼓之以厲。而運之以畧。敵銳能挫之。敵驕能忍之。轉敵之權。而陰握其全勝。不啻與端肅爭烈矣。

海西

自開原東北轉而南抵鴨綠江。凡委蛇八百餘里。皆女直薦居。女直於古為肅慎。後漢曰挹婁。元魏曰勿吉。隋唐曰靺鞨。至金開國益強。今稱女直。畧有三種。其極東曰野人女直。去塞遠。歲附海西市。開原不入貢。亦不寇邊。其一東方諸夷之為衛所甚衆。而建州領其名。并毛憐曰建州女直。即今奴兒哈赤之屬。其一曰海西女直。則開原南北兩關之夷。並故都督王台部也。永樂初。挹婁夷來歸。置塔山塔魯諸衛。備外藩。宣德四年。海西女直始入寇。寔勾建州剽掠。正德間。祝孔革等為亂。阻朝貢。至嘉靖初。夷酋速黑忒捕殺叛夷猛克。脩貢。謹賜金帶大帽。其後王台益強。能得衆。居開原東北。貢市在廣順關。地近南。稱南關。其送加奴。仰加奴。居開原北。貢市在鎮北關。地近北。稱北關。云。開原孤懸。扼遼肩背。東建州。西恍惚太。二夷常謀窺中國。而台介東西二夷間。扞蔽。令不得合。最忠順。因聽襲祖速黑忒。右都督。為之長。東陞晏然耕

牧三十年。台有力焉。萬曆二年。西虜小黃台吉以
 五千騎。晨壓海西新寨。請婚台女。許之。因
 犯開原塞。明年。台縛送建州逆酋王某。加勳密言
 三子都督秩。當是時。台所轄。東盡灰扒兀刺等江。
 南盡清河建州。北盡二奴。延袤幾千里。內屬保塞
 甚盛。蓋晚歲而北關二奴之黷興。始逞仰二奴父
 都督祝孔輩。為台叔王忠所戮。奪 貢勅。并李勒
 寨。及台以女娶仰加奴。卵翼之。已加奴等結婚西
 虜哈屯。慌忽太。潛為嚮導。勢漸張。欺台老。日伺隙
 脩怨。會台子虎兒罕好殘殺。部夷虎兒干白虎赤
 先後叛歸加奴。因盡奪李勒諸寨。調兀刺江上夷。
 與虎兒罕構兵。是後仰加奴等十三寨。止遺把吉
 把太可五寨。屬台。它如灰扒兀刺及建州夷。各雲
 翔不受鈐束。南關勢漸蹙。十年。七月。台竟以憂憤
 死。
 上嘉台忠。特 賜諭祭。給綵幣四表裏。台有子四
 長。虎兒罕。次三馬兔。次康古陸。次猛骨字羅。而三
 馬兔早歿。康古陸。台好生子。爭分父業。為虎兒罕

目攝。亡抵逞加奴。逞加奴以女妻之。猛骨字羅毋
 温姐。又北關二奴妹也。而故西虜塔。因與虎兒罕
 借兵。黃台吉復季勒諸寨。黃台吉陽助之。定陰收
 白虎赤等自益。已虎兒罕歿。則南關勢愈孤。十一
 年。七月。逞加奴仰加奴與白虎赤。益借西虜煖兔
 恍忽太等騎。可萬餘。瞞猛骨字羅并虎兒罕子及
 商。日尋於圖。時遠鎮已勅正果遺孽阿台。總督侍
 郎周詠。因念及商弱。猛骨字羅嗣立。衆未附。請加
 勅。便彈壓。報可。是歲十二月。逞加奴仰加奴乘
 水堅。復糾虜。致猛骨字羅。大掠把吉諸寨。巡撫都
 御史李松再宣諭。二奴驕。益挾請貢勅。乃密與總
 兵李成梁計。李將軍伏兵中固城。去開原四十里。
 部御史坐南樓上。先期。命參將宿振武李寧等。夾
 四隅伏。因遣備禦霍九臯往諭。約軍中曰。如虜入
 圍聽撫。則張幟為號。案甲勿起。不者。若聞砲。即鼓
 行前。如今。亡何。二奴擁精騎三千餘。劄鎮北關。請
 賞。以三百騎前詣圍門。頗橫恣。目白虎赤劍砍霍
 九臯中臂。九臯反擊。虜墮馬。餘虜攢殺我兵十

餘於是軍中砲聲如雷伏盡起遂前斬逞加奴
加奴及白虎赤逞加奴子兀孫李羅仰加奴子哈
兒哈麻殲焉共得級三百十一李將軍兵開砲亦
繼至協攻獲級千二百五十二捷聞告廟賜
爵有差自是海西讐服台子孫息肩可數年而逞
加奴遺孽卜寨仰加奴遺孽那林李羅日夜圖報
父連西虜以兒鄧侵掠部夷及反商數入威遠靖
安堡而那林李羅尤狂謀挾索貢勅如二奴時
米五年四月那林李羅引西虜恍惚太等萬餘騎
急攻把太寨我兵在援圍解而是時王台孽子康
古陸向奔逞加奴者乘虎兒罕殺即來歸已併妻
其父妾溫姐分海西業與猛骨李羅反商鼎立至
是以讐虎兒罕故甘心反商為北關內應其年六
月因約反商叛夷阿台卜花反攻反商南資畜而
猛骨李羅以母溫姐故亦助康古陸奸收反商妻
協謀誘殺開原兵備使王緘乃檄叅將李宗召會
並擊黃應魁勒兵執溫姐康古陸已念戮溫姐則
將首釋之止囚康古陸胥命而猛骨李羅竟

為北關誘脅從那酋夾攻反商因自焚其巢往十
八寨并劫溫姐去巡撫都御史顧養謙御史許守
恩奏革猛骨李羅勲爵劾緘玩寇釀亂
上遣緹騎逮治奪職明年三月大將軍成梁決策
進勦於十三日從威遠堡出塞申軍令無殺降卜
寨奔其師入那林李羅壁大將軍因縱兵直擣城
下矢石雨激多殺傷發大砲擊中堅城盡裂中輒
洞將二酋始奪氣倒戈乞哀計斬級五百有奇釋
餘不誅班師還開原兵備使成遜用衆議請并
釋康古陸存反商謂欲殲諸酋立商則康首溫姐
首當誅欲和諸酋存商則康首溫姐首當釋叛而
縛之窮而釋之為均勅分寨給牛種與北關建
州共藩東北便總督侍郎顧養謙亦謂反商弱多
疑即殲諸酋立之不能有其眾不如釋康古陸使
和反商諸酋見康首釋不復疑而又畏我因重反
商反商以諸酋立而王台子孫皆全矣康首再死
再生德莫厚焉刑莫威焉且反商許建州奴兒哈
赤婚內倚中國而外以姻重寢北關謀此實東

陞長策。四月一日。遂釋康古陸囚。諭之曰。中國立及商。以王台囚汝。以助北關侵及商也。汝亦台子。終不忍殺。今釋汝。和諸酋。脩汝父業。及商安危。汝則任之。康古陸唯唯。因令及商以叔事康酋。以祖母事溫姐。刑牲盟。且進卜寨那林字羅使者。諭曰。往若効順。開原。闕廷並有賞。江上遠夷。以貂參之屬至。必藉爾通。若布帛米鹽農器。仰給漢耕田園獵。坐收本耳。營于山澤之息。為利大矣。今貢市絕。而江夷道塞。藉兵怵忽。太以守虜。以手騎盛氣抵若。有德色。需索無藝。部夷多怨。我第傳檄部卒。斬兩酋頭來。立為長。可無煩兵誅也。漢今貴若不誅。若何以報。遂為均兩關勅。蓋自永樂來。給海西屬夷勅。由都督至百戶。凡九百九十九道。按勅驗馬入貢。兩關酋領之。眎強弱上下。先是逞仰二奴父強。則北關多。及王台強。則南關多。多至七百道。北關不能三之一。今無論強弱。與之平。南關以五百。北關以四百九十九。差縮其一。存右南關意。諸酋並羅拜服。亡何。康古陸死。感不殺恩。將曠屬

溫姐。猛骨字羅無負。國之亡。何溫姐以乳瘡亦死。兵備使成遜。因令北關卜寨那林字羅。南關猛骨字羅。及商。向相結。釋憾。並請貢。而建州奴兒哈赤以姻及商。先入貢矣。是後卜寨亦以女許及商。那林字羅妻。則及商姊也。而及商酗酒好殺。衆稍貳。十九年。正月。往卜寨受室。因過眎姊。中途。那卜二酋陰令部夷擺思哈射商。殪。乃歸罪擺白二夷。執擺夷以獻。總督侍郎郝杰疏謂及商與那卜有夙怨。今射死中道。情甚隱。第難深求。請梟擺夷。示法。及商子驤台住等。並幼。依外家。應加厚卹。所遺部夷。并勅百三十七道。暫屬猛首。俟成立。議給猛首請補雙貢。其那卜二酋。有偵虜功。併請復都督。許之。自此以後。猛骨字羅脩貢。唯謹。然南關勢孤。且益弱。而建州奴兒哈赤日益強。遂殺卜寨。陰有窺海西意。北關那林字羅。乃復糾虜數。侵猛首。二十七年五月。大焚掠猛骨字羅寨。猛首不支。急以子女質建州。奴兒哈赤借兵。那林字羅恐。則布飛語。謂猛首且執部夷。以激怒奴首。奴首果怒。且

北關乃可圖。則益遣干骨里。剋不忤漢。耕牧無礙。淫於異日。并願質子示信。詔北關匿堦狀。都御史濤以為然。遣官藉大成往申諭。奴酋隨奉質子入關。為請於朝。而奴兒哈赤度我弛備。即嚴兵圍燒金白十九寨。我援師不時發。總督侍郎薛三才乃疏爭。往道失策。弃南關不救。一之謂甚。北關再折入奴。東方憂熾大。已竟發援。而都御史濤。疏金白自召兵。大畧謂北關有禿勒德等。羌月關官。蘇。譯。稱。老。女。許。嫁。爾。爾。奴。首。聲。欲。薩。掠。北。關。邊。境。

澄督北關協攻師。至後期。以二千來赴三岔北。則我師已陷。永澄死之。奴兒哈赤陰遣謀斷。遂船圖。搶金台失。祥令部夷降。並責夷文。糾合同仇。北關不應。願泄其謀。御史陳王庭請。勅諭金商連屯。開原境上。奴犯開鐵徑。襲奴寨。以固藩籬。金台失。放遣部夷報。奴酋方築山寨。頃之。奴兒哈赤從開原入。犯北關。為出兵二千來援。城已被剋。時北關新締婚。虎墊免。懸藉為輔車。又頃之。奴兒哈赤剋鐵嶺。開鐵既失。則河東半為奴據。北關與遼越數

始有國志。四十二年正月。奴兒哈赤益勾西虜合兵。莊南圍北關。而燒兔。乘機挾老女。北關願與。燒兔子締婚。當事論。姑留老女。繫兩酋心。是歲始發。前西春防兵二千屯開原。撫順令廢。將馬時楠。雖拱極統兵千人。駐鎮北堡。分防二寨。奴兒哈赤窺大器。拔兵大集。亦窺其計。且連諭退所耕南關地。四十三年五月。白羊骨克以老女許婚。燒兔子蟬谷兒大且執。建州夷六人。開原諭止不聽。七月。遂成婚。奴兒哈赤發兵三千屯南關。氛甚惡。御史王開原先發。奴忿兵自此始。今還質子關外。示譙責。以東防為名。移師鐵藩。諭奴撤兵。而兵撤矣。奴首意在老女。通塔。而北關執之堅。以此仇構未已。總之北關圍勦。奴酋覬利江夷。而開原袒北關趨利。并叅中軍。捏報。請選調宣大延浙兵。統以麻承恩。添註征東副協。與李効忠併力。先是西虜掠北關。芻糧畧盡。苦薦饑。部落歸奴甚眾。奴又甘言撫慰。給以牛種。即金台失從兒亦往投奴。我以火器手三百。助守老寨。并貸以豆穀千石。給鍋六百。北關

東夷考畧 海西 十一

台夫潛襲乃止奴克哈赤既數寇陷內地北關亦
圖觀望紆禍經略侍郎楊鎬道原任備禦劉源清
宣諭天攻未決而金台失所最暱夷婦為指揮王
世忠姑九月御史陳玉庭按開原達世忠入世關
說以虎墩兔慈輩且旦夕剽夷受賞更以千金覲
之金台夫男得免革台州遂剽剋奴酋一秦冬十
一月來告捷

上特賜白金二千兩綵緞二十表裏風諸夷四十
七年三月我師分四路進討奴克哈赤都司實永
宋夫考畧 海西 十二

雅量疏稱向秋北關恐藩籬一撤奴酋與煖兔合
而違不支今奴煖爭婚勢不驟合而北關依強援
於煖兔適為 中國利請設防遼陽以東按甲不
動以觀奴酋進止奴或不聽宣諭我督北關陰約
煖兔從南關入大兵從清河撫順分道而東兼以
東山之民張牙露爪思甘心奴利其紹參順呼響
應金白角之朝鮮我兵特之奴亡可起足待已而
奴克哈赤罷搆北關殺金四十六年奴克哈赤突
侵撫順王師敗績已又連宰賽謀赴清河堡聞金

百里聲息不復屬乃遣夷使借屯開原內地秋
月新經畧侍郎熊廷弼入遼金白二酋遣夷使
復開原廷弼亦遣持厚賞報慰示必復意奴兒哈
赤陰忌北關計先剪以去內顧二十一日聲攻遼
瀋祥綴我師突引數萬騎繞金台失寨各擁兇皮
蔽矢石力攻自寅訖午金台失力盡自焚遂乘勝
圍白羊骨寨應時火發請降被倖時煖炒虎墊各
酋竝觀望不救經畧急檄總兵李如楨從撫順張
疑兵解北關圍竟襲零級十餘枝梧北關盡沒矣
東夷考畧 海西 十三

其後

上命給事中姚宗文閱遼因訪金白部落頗聞白
羊骨有弟卜兒漢金台失有男得力革羈奴酋寨
而得力革二女長速不他娶虜酋腦毛大孫桑河
兒寨次中根兒娶虎墊兔慈會虎酋挾賞乃屬按
察使表應泰遣謀虜營并授書副總兵姜弼傳諭
腦毛大及慈同仇特給二女四千金示優卹以糜
其意科臣并請為金白立廟而前所遣指揮王世
忠即南關裔時隸廣寧為加銜遊擊請陞實職風

示外夷。初海西兩關互仇構。越二十餘年。而南關子孫幾盡。南關盡而北關孤。始倚中朝。兼婚各虜。以完旦夕。蓋又垂二十年。開鐵竝陷。北關不支。以及于亡。

論曰。按海西南關。王台最忠順。惜子孫無良。以開墻引外寇。自殘二奴。北關怨毒日深。遂快心于王台子若孫。自相屠割。而奴酋抽手待其斃。甚矣海西之愚。奴酋之黠也。人為肉而我覆為俎。幾是哉。原海西密通開鐵。為我屬夷。與東西二夷牙錯。勢能離其合。近歲拯北關以藩遠。稱制奴上策。而竟剪焉胥覆。為開鐵續。誰職厲階。一蹶不振。悲夫。

建州

建州於東方夷部。獨居中。據要害。東接毛憐野人。黑龍江諸夷。東南瀕鴨綠江。距朝鮮。東北雜海西。百十餘衛。西北鄰兀良哈。聯絡犄角。其地阻萬山。林木蔽天。五嶺喜昌石門尤扼險。騎不得成列。大抵女直諸夷。竝忍詢好盜。善射馳獵。耐饑渴。其戰鬪多步少騎。建州尤負固。解耕種。室居火食。有華風。自永樂內附。迄嘉靖叛服不常。隆慶辛未冬。我師破建表汪住等。誠斬近六百。至

神廟初。復拓寬奠六堡。據東山要害。遼左捷書頻奏。項奴兒哈赤日益橫。守臣為肝食。災運盛衰。與制馭得失。竝可見前事矣。今摘其著者次于篇。王杲。建州右衛都指揮使也。生而黠慧。解番漢語。言字義。尤通日者術。剽悍好亂。數盜邊。嘉靖三十二年十月。窺撫順。殪備禦彭文洙。益驚恣。歲掠東州惠安。一堵墻諸堡。無虛月。四十一年五月。副總兵黑春搗杲巢。杲誘伏媳婦山。生得春。磔之。由是眦殺漢官如莽。常深入遼陽。掠孤山。幽撫順湯站。

前後戮指揮王國柱等甚衆。常事議絕。貢市如
剿尋請貸。果不爲悛。怒馬踰邊塞。陽陽意得也。故
事。撫順開市。備禦坐撫夷廳。酋長以次序立堂上。
奉土產。乃驗馬。馬卽羸弱。癘敗。竝跡善馬。價屢欲
乃已。果尤睥睨。至輒奪彙酒飲。飲醉。箕踞詬訾。無
敢呵。隆慶壬申。備禦賈汝翌新蒞。抑酋長下塔。驗
馬。肥壯異它時。果執執引去。推牛約諸酋入塞。鹵
畧。竟罷汝翌。居久之。爲萬曆二年。撫順遊擊裴承
祖攝備禦。秋七月。與酋來力紅索亡互却。承祖將
三百餘騎詣力紅寨。果與力紅給執承祖。剖其腹。
併慘戮把總劉承奕。百戶劉仲文。於是巡撫都御
史張學顏請絕果。貢市。總兵李成梁以十月誓
師。擣果巢。凡斬虜千一百四級。來獻捷。詔進成
梁左都督。陞蔭有差。特遣兵部侍郎梁夢龍賚問
金二萬兩。會撫按晏犒將士。三年春。果藉忿復糾
虜盜邊。副總兵曹簋厚市夷賞。謀果匿酋阿哈納
寨。勒精騎馳剿。得二十六級。果僞以蟒掛紅甲授
哈納。脫走。將投土蠻。會撫順開質市夷。急購果。乃

走素所善東夷長王台所。開原兵備使賀濬宣諭
台。台向忠順。遂與子虎兒罕執送境上。檻車傳致
獻俘。詔磔果。加台龍虎將軍秩。跡西虜。二子並
進都督僉事。始果以數寇罷市賞。詭名科勺來貢。
至是邊夷歲果。勅十八道。中科勺卽果也。果既
誅。其子阿台潛倚虎兒罕。朝議方懸贖。而會選
加奴仰加奴欺王台老。與虎兒罕仇殺。阿台亦怨
王台父子。縛送其父。日夜伺隙報復。因叛投逞倂
二奴。勾北虜陰謀。得賊數科掠孤山。鉄嶺。李將軍
成梁乃勒兵出塞。別將秦得倚馳而北。李平胡馳
而南。大破賊曹子谷。得級千三十九。併獲喜樂溫
河衛指揮使銅印一顆。時十年九月二十二日也。
巴阿台益糾虜大舉。於明年春正月。一從靜遠堡。
一從上榆林堡。各深入。前至瀋陽城南。渾河。李將
軍馳往虎皮驛。援虜稍卻。阿台方擁千餘騎。縱掠
撫順邊。渾河口。徐引去。李將軍因與兵備使靖四
方會議。此逆難在者。遣禰未息。乃於二月朔二日
勒兵從撫順王剛台出塞百餘里。直搗古勒寨。寨

隄壕三面壁立壕塹甚設李將軍用火攻衝堅經
兩晝夜射阿台燼而別將秦得倚等已前破阿海
寨誅海海毛憐衛夷住牧莽子寨與阿台濟惡亦
梟逆也是役得級二千二百二十二御史洪聲遠
勘前後功次踰三千級擇日宣捷告 郊廟錄督
臣周詠撫臣李松及成梁功各陞陞加成梁祿米
歲百石杲子孫自是靡遺種東夷震懾遠去一
賊云初杲自謂精日者術度出亡未即死然旋至
台寨就縛矣杲以屬夷殘戮邊吏至磔尸剖腹督

東夷考卷一 建州

所

不畏漢法自取誅夷宜也漢兵信有神杲父子非
明鑿與同杲時則有王兀堂
去靉陽二百五十里為王兀堂部靉陽故市地兀
堂亦奉約唯謹萬曆元年兵部侍郎汪道昆閱邊
總兵李成梁請展築寬奠等六堡其地北界王杲
東隣兀堂計在必爭會杲就戮兀堂亦訖無異志
方脩築十岔口寬奠堡巡撫都御史張學顏按視
兀堂等數十酋環跪稱脩堡塞道不得圍獵內地
願質子所在易鹽布都御史於工竣疏請聽市寬

奠永奠謂東夷唯易米布猪鹽無馬匹它違禁物
與開原廣寧撫順異即以市稅量充撫賞予之便
制曰可自是開原而南撫順清河靉陽寬奠並
有市諸夷亦利互易無敢跳梁當是時東夷自撫
順開原而北屬海西王台制之自清河而南抵鴨
綠江屬建州者兀堂亦制之頗遵漢法已漸零竊
東州會安堡七年秋數掠新奠永奠寬奠諸堡無
慮數十輩夷酋佟馬兒章金等三百餘人不入市
牧馬松子嶺聲言各堡本住牧故境不與貢者候

東夷考卷一 建州

五

秋深葉落馳塞也亡何以五十騎從林剛谷入我
師追逐獲二級蓋先是七月開市寬奠參將徐國
輔弟國臣及蒼頭軍劉佐等減價強鬻參毆市夷
幾斃以故諸夷忿欲脩郅巡撫都御史周詠等請
按國輔如法傳諭兀堂戢諸部然是後諸夷絕跡
開市兀堂與豪酋趙鎖羅骨亦妄覲貢路有違言
講張遠塞矣明年二月連犯靉陽寬奠已復入犯
永奠堡我師卻敵追奔出塞可二百餘里至鴨兒
匱得虜級七百五十四捷聞會

上春祀併叙紅土城功督臣梁夢龍撫臣周詠及大將軍成梁各陞賞如格成梁予世伯爵是歲十月兀堂復以千騎從林剛谷入副總兵姚大節追奔至葛祿寨獲六十七級爾後兀堂等並遂伏建州部益弱幾十年而奴兒哈赤雄開原塞下奴兒哈赤佟姓故建州枝部也其祖叫場父塔失並及於阿台之難乃走自雄東方漸北侵瀋陽色失諸首蠶食之會色失為孽侄英華仇殺往投奴首搜戮無孑遺張海等因奔海西南關都督歹商東夷考畧建州當是時海西北關遺孽卜寨那林孛羅方連西虜以兒鄧等攻歹商急奴兒哈赤以歹商匿仇併連那卜二酋圖歹商朝議論歹商歸海約婚奴首罷兵是後奴兒哈赤亦時時於撫順諸堡送所掠人口印結于漢居頃之有住牧木札河部夷克丑十等掠柴河堡射追騎殺指揮劉斧走建州宣諭奴首即斬克丑十以獻乞陞賞又因貢夷馬三非述祖父與圖王杲阿台有殉國忠今復身率三十二首保塞且鈐束建州毛憐等衛驗馬起貢請

得陞職長東夷時開原叅政成遜遼海叅政聚在庭會查本夷原領勅二十道係都指揮伊祖父為鄉導勦王杲後竝死兵火良然今奴兒哈赤屢還漢人口且斬克丑十有功得陞都督制東夷便總督侍郎張國彥以聞報可是時萬曆十七年九月也奴兒哈赤既竊名號夸耀東夷則勢愈強後三年倭陷朝鮮中朝徵兵檄如雨貢夷馬三非乃稱建州與朝鮮錯壤奴首忠義控弦數萬可檄征倭報効不果而奴兒哈赤方與那卜二酋構會東夷考畧建州那卜二酋弑歹商則併計妻妾明姐被搶請劉亦繫罷然奴兒哈赤竟殪卜寨旋以保塞功二十三年得加龍虎將軍秩王台時矣又明年附貢夷奏益盛稱總五十三首擄虜勞苦乞折賞及援董狐狸例懇蟒段加賞五百兩下部咨議二十七年五月那林孛羅窺南關勢益孤急攻猛骨孛羅猛酋不支以子女質奴首借兵已訖附猛酋執部焚奴兒哈赤怒反擒猛骨孛羅羈寨中肉其貲明年四月稱與妾法賴姦殺之邊史往詰則約還勅書

部夷以女猛骨字羅長子吾兒忽答刑白馬此
所不撫猛首子如印二十九年八月及女送歸因
與那林字羅各補雙貢會禮部以海建貢夷驛驛
議照朵顏三衛量裁員數定期減車奴首弟速兒
哈赤亦上言驛遞刁勒所賞襖袋濫惡願得折價
也居久之奴兒哈赤仍羈吾兒忽答建州寨陽以
撫養為名奏為那首捨殺來奔那林字羅亦許奴
首係玉泉遺孽賺殺猛首又擄其子乞論還忽答
守靖安關廷議頗不律要領屬奴兒哈赤與海西
夷忽刺溫約婚侵朝鮮陷潼關堡朝鮮來告急當
是時奴首新併南關勢張甚益結西虜噶灰扒黑
龍江上諸夷寬莫新疆居民餘六萬口逼奴首穴
住種參貂市易漸狎李成梁再出鎮乃委原任叅
將韓宗功徙還故土奔新疆為驍脫復因奴速二
酋先後請金繒即於駿陽清河諸沿邊田土攤派
給賞維時三十三年總督侍郎蹇達巡撫都御史
趙楫遼海布政使張中鴻及成梁等以招回華人
叙功并賜及奴首金而奴兒哈赤得賞志益驕

年八月沿清河邊強裁參價索債已復爭入貢
車價語狂悖邊吏始倉皇請增兵而朝鮮亦報奴
首席卷江上并吞及海夷山台吉為所敗且假道
劫回波部落兵科部給事中宋一韓乃以弃地嚼
虜參成梁樺矣三十六年海建脩貢禮部議吾兒
忽答羈建州冒勅頂賞宜折其謀尋奴兒哈赤日
治兵聲畧北關三十七年五月遣子奔骨丸以萬
騎脩南關寨已又勒七千騎聲圍獵入靖安堡聞
金台失有備去已又勒五千騎住撫順關脅蟒段
牛酒已又勾西虜宰賽煖鬼等窺開原遼陽邊吏
印夜告急御史熊廷弼按部請添募兵萬及改三
協允寺馬厲鎧甲急撫北關且收宰煖以携其交
項之奴兒哈赤請遵諭減車價入貢及還張其哈
喇佃子張其哈喇佃子即前指成梁弃地也御史
熊廷弼疏稱其地止一山溝不可堡而守舊鴉鵲
關與橫江地未歸奴故以一峽了弃地之岸奴首
貪我市賞本急於貢我急之奴故益驕輒挾盟豎
碑全勒車價邀我年來壯我軍實緩朕貢而奴故

益急此。馭奴大機。爲今計。宜合北關。廢西處。因招致江上。而南關。灰必諸夷來奔者。寵以名御。置近地。以號召遺衆。剪其羽翼。潰其腹心。而我又簡戎蒐。伍嚴爲備。奴且在吾握中。科議則請釋建州爲外懼。姑置侵地。先許貢。救寧東方。三十九年六月。部覆如科臣言。

上幸報許。已奴首忌。其弟遜兒哈赤。強詐殺之。復耀兵。侵兀喇諸酋。而江夷卜台吉。竟驅投北關。其婿也。因與北關金台失。白羊骨二酋。偕怨。四十

一年三月。益聖南開。曠土。圖窺併。糾西虜。竊燒。兒亥。爪兒鬼。二十四營。盡甲。馳清河間。遑告急。徵薊兵五千赴援。并禁糴。及參貂珠寶。而奴兒哈赤已好語謝。部御史張濤。謂撫安等區。畊牧日久。請奉約。新器。樂罷。濤揣情形。上書。謂奴首止。以北關匿遁。婿挾忿。又因拒婚。老女。不無少望。別將曹文煥。潛盟金白。私給火器。徒張皇。今奴首遣使。干骨里額枉。畊牧新添者。盡撤。請質子。示無敢。中朝。已又上書。奴首遵諭。以第七子。巴卜海。入撫順。

東夷考畧

關願留質。廣寧或京師。譯巴卜海。乃奴首親子。妾真奇生。親巴卜太弟也。謹聽朝議。進止。其北關。匿奴婿卜台吉。勅發完聚。當永紆遼患。時濤疏方。侈東夷入質。爲曠古盛事。奴兒哈赤信不肯。漢未幾。總督侍郎薛三才。御史張五典。且連疏請救。北關質子。故在。焚劫已及北塞矣。先是。中朝因遼左孤危。發帑金三十萬。議于開原。遼陽。各募騎兵五千策應。已因缺餉。汰額。總督薛三才。請先募二千餘。令原任總兵麻承恩。參將曹文煥。分統。合四千爲一營。屯開原諸堡。待其變。頃之。御史喬鳳翀。新入遼。疏稱。奴首意不在婿與女。特借負匿。兩字。爲北關罪。似不必達。奴首不注意之兩事。強北關以必從。以天朝作外夷撮合。名污而體衰。前遣通官入。奴誘語。以部夷狐衣充賞。輕我已甚。長子洪把兔兒。一語罷兵。隨奪其兵柄。囚之獄。度北關勢必不支。今日宜急救。以完開原。請令麻承恩。以二千七百駐瀋陽。而別遣宅將以千人駐清河。撫順。直逼奴巢。以壯聲援。便。

上報可時奴兒哈赤也撤兵十二月以五百騎詣撫順想負婚明無它意四十二年正月益分西虜北關奴首狃詐即喜陞陽翁忽每發兵以圍獵為名不知所向流聞不賣蜂蜜以備糗糧幾五六歲志不在小議者率為寒心而都御史瀟終謂風聞多妄瀟之言曰北關開原本覲東夷參貂東珠之利誘匿卜酋成騎虎勢奴酋富殖遼人久為所用我師未出彼防已預此未可虛聲喝我奈何以極疲之兵極匱之餉為北關守老女通婚且北首為我守二十餘里之邊東奴為我守九百餘里之邊東奴心失又增遼陽九百餘里之邊患是為無策御史董定策謂瀟誤中通官藉大成之魔以質子為奴所輕聊以解嘲廷議多右聲救者三月奴兒哈赤復親前罷排地開原參議薛國用加主驅逐會巡撫都御史郭光復新蒞任薊門援兵及聞金至者道相望奴聞震恐都御史廉知通夷偽養性把其重罪令律入奴反間遣備禦蕭伯芝申以文告五月隨統標兵赴遼陽巡閱示虛聲奴兒哈

赤遂遵諭退地定界始猛骨字羅道南關邊外四堡曰三岔曰撫安曰柴河曰靖安及奴兒哈赤爭墾執三岔撫安為舊種止結退柴河靖安予秋獲至是參議薛國用備查南關界土王台存日自威遠至三岔堡後猛首時三岔入于奴以撫安堡為界及猛首故並歸建州奴結已屬含糊且察兩關地素饒沃而建州高下不等苦澇旱薄收頃生齒日繁計必墾南關自給揭稱我制奴正在此奴雖強而糧不繼勢不得不取給清撫之糴我以清撫制奴之命而開原亦可安枕今日疆界請無枝梧結屏因與鐵嶺遊擊湯汝貴等查勘將前四堡及白家衝松子二堡共立碑六白家松子二堡臨邊向係高山未墾故也都御史執白家衝非原題并撫安非奉旨驅逐地且私立無以服夷行督撫國用抗議撫安要害咫尺鐵嶺斷不宜失會御史翟鳳翀巡清河語夷使照界鐫碑姑給柴河秋穫遊將六堡俱退大書番字碑陰自明年永不敢越種七月部夷盜襲陽馬奴兒哈赤即戮碑下示恭

謹是歲貢夷減至十六人。蓋奴酋多慾，知各類此。都御史疏報退地，請將撫順備禦改遊擊，與清河遊擊分統兵各千人。奴酋一攻北關，即會遼陽出搗。鎮北堡距北關六十里，以清河備禦移駐原委。廢將羅拱極撤回，以馬時楠專住本堡練習火器。御史翟鳳翀亦疏稱：奴所最貪，清撫之市而所最畏。清撫兩處之搗巢，部覆從其議。四十三年，白羊骨竟許婚媿兔，遣論不聽。都御史郭光復謂：曲在北關，我不能禁北關之嫁，又安能禁奴酋之攻。北關自恃力可抗衡，而又繫援媿兔，吾且聽三酋穴中一鬪。按甲以收刺虎之功，因令中協李繼功以一軍屯鎮北，總兵王楨以大營駐瀋陽調度。奴兒哈赤亦訖無變動。四十四年六月，清河私出松山採木，為奴部殺掠。御史王雅量奏遊擊馮有功，戴罪以需。後効四十六年四月，奴兒哈赤律令部夷赴撫順市，以勁兵踵襲。十五日，凌晨突執遊擊李永芳，城遂陷。因以漢字傳檄清河，併北關巡撫都御

史李維翰題總兵張承胤移師應援。二十一日，奴兒哈赤暫退，誘我師前，以萬騎起繞夾攻。承胤及副總兵頗廷相遊擊梁汝貴死之，全軍覆沒。而宰煖各營方集遼河西岸，虎整傳調喇喝，抄花亦屯鎮靜邊外，虜東西颺動。會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赤如潰血，京師震恐。上特起廢將李如相總遼鎮兵，及徵廢將杜松屯山海關，劉綎、柴國柱等赴京調度。時楊嗣以遼舊撫推兵部侍郎，命以新銜往經畧。詔總督蕭遼侍郎汪可受先出關，順天撫臣移鎮山海，保定撫臣移鎮易州，以便控禦。皆創創也。遼報不至，凡三晝夜，開原以西虜窺瀋懿，請救。廷議懇發帑金，湊餉百萬，大興問罪之師。上諭內帑無措，止括十萬金佐軍興，頃之，謀稱奴兒哈赤退舍三十里，虜二萬餘入瀋陽。詔斬奴酋，予千金。世職總督汪可受，稱夷虜更番，我征調未集，請練土著人，即為守。遼產諸生暨武各倡義旅，有功，得破格賜科名，并亟通登萊。

運濟餉。奉以虜傲。劄保撫臣罷移鎮。本兵引征。倭征播例。調兵十萬。度需餉三百萬。而帑金竟不時發。閏四月。奴兒哈赤歸漢人張儒紳等。賈夷文請和。自稱建州國汗。備述惱恨七宗。大畧以護北關嫁老女。及三岔柴河退墾為辭。益張儒紳等。係東廠差役。奴首藉以間。

帝座。諱最秘。會廣寧民婦生一猴。二角四齒。開原殷家庄堡桅杆起火。御史李徵儀謂遠必以剿之。規模為守。以守之餘。加為剿。乃為完算。請逮治遼。

東夷考畧

建州

十六

撫臣李維翰。五月十九日。奴兒哈赤統衆。剋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經畧楊鎬兼程受事。以二十一日抵山海關。得剋堡報。疏請就近徵調。

上罷維翰。令鎬兼攝巡撫。增設標營遊擊。本兵請發餉二十萬。解赴各鎮催調。宣大山西三鎮。以四萬金徵兵萬人。延寧甘固四鎮。以八萬金徵兵六千。

上可其奏。諭總兵杜松劉綎等。星馳出關。并捕湖薊鎮臺兵。給罔金六萬兩。市戰馬。以候命御史。

陳王庭代楊一桂按遼。巡撫李維翰失城喪師。得革職為民。偵者頗云。奴酋八子。每登山密謀。兵至如風雨。建州馬。夏月喜啖河旁柳葉。兼與宰煖命。衆近十萬。北關喘喘不免。朝鮮已諧秦晉。且督匠造船。烏龍江。李永芳亦降奴。締媾。命借大工馬。價各五十萬兩。濟遠餉項之。西虜乃鬪炒花等。進犯長勇堡。七月。賜死事總兵張承胤。加祭二壇。予立祠。名旌忠。奴兒哈赤從鴉鵲墜入。二十二日。晨圍清河。叅將鄒儲賢拒守。援遼遊擊張旃請。

東夷考畧

建州

十七

戰不從。賊冒板挖墻。自寅至未。墜東北角。因積屍上城。旃戰死。儲賢遇見叛人李永芳。招脅。大罵赴敵。亦死之。時城中擁兵六千四百餘。唯束手待斃。為賊殺掠萬計。自三岔至孤山。竝遭焚燬。唯叅將賀世賢於靉陽邊外縱擊。得級百五十四。

上特賜經畧楊鎬劍一。并諭飭諸邊。經畧聞倣。單騎赴河東。靉陽寬奠衆望風遁。乃斬千總陳大。道等以徇。議徒寬奠子女于遼陽。會朝鮮遣議政。府右叅贊姜弘立等。統萬兵。請勅從征。并乞補黃。

許之加李光榮總兵銜。移廣寧。八月增設遼東巡撫以太常少卿周永春往。及設援遼餉司。九月遼援遼總兵麻承恩詔獄以觀望。失援清河也。奴兒哈赤復從撫順入。總兵李如相以朔三日馳瀋陽。遇賊數千騎。拒却之。斬級七十六。乃歸。尋受款虜。漸解散。二十五日。奴兒哈赤從撫順入會安堡。殺掠千餘。時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爲慧及蚩尤。旗象主兵。而星墮地震。報相踵。冬十二月北關夷首金台失以男得兒。華台州勦奴酋二寨來告。

賜白金二千兩。練段。表裏風厲。是月海州遙見白虹貫日。如日竝出者三。白氣直罩城上。四十七年正月。我師徵調雲集。

上以經畧奏報久稽。恐師老財匱。諭兵部馳議方畧。仍酌賞格頒示。大學士方從哲亦移書促師期。經畧楊鎬遂決策。以二月十一日誓師遼陽。凡分四路。馬將軍率遊擊麻岩丁碧等從靖安堡出邊。趙開鐵及都司寬永澄督北關之衆。攻其北。柏將軍率都司劉選節等從撫順關出邊。趙濟

陽攻其西。李將軍如相率參將賀世賢李懷忠等從穆魯關出邊。趙濟河攻其南。劉將軍率都司祖天定等從麻岩出邊。趙寬奠及都司喬一琦督朝鮮之衆。攻其東。計勝兵可十萬。而瀋陽路最衝。以保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麟並隸戍下。更令原任總兵官乘忠駐遼陽。總兵李光榮駐廣寧。善已。某撫順陣。趙指揮白雲龍。期廿一日先後出師。

上特簡山東巡撫李其慶以戶部侍郎督遼餉。會十八日夜。司天占火星逆行。二十日京師風霾晝晦。黃塵四塞。有頃赤光射人如血。西長安坊樓爲折。其占四夷來侵。

上傳諭慰厲東征將士。兼飭諸邊備。三月初。柏將軍松長越五嶺關前抵渾河。奔車營趨利。半渡賊萬餘忽遮擊。衝我師爲二。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師殲焉。馬將軍林改由三岔出塞。翌日方抵二道關。遇賊乘勝來攻。亦敗。積開原。會事潘宗顏及寬永澄麻岩死之。劉將軍率從獨樸兵馬家寨。

深入三百餘里。剋十餘寨。朔四日。賊詭漢卒裝誘墮重圍。夾攻衆遂潰。總及軍鋒劉招孫等並陣歿。唯清河一路。以經畧令箭撤回。獲全。先是。經出師日。五星闕於東方。松垂發。牙旗折爲二。又大清堡軍庫災。火器盡燬。白氣竟天。三匝。而師多烏合。深入虎穴。識者預知爲敗。徵云報至。舉朝氣索。上令總督汪可受移駐山海關。以虎整乘機挾賞。申飭薊昌防禦。召陝西總督楊應聘。甘肅巡撫祖光宗。爲兵部左右侍郎。走前御史劉國縉。以職方主事充贊畫。前御史熊廷弼。以大理丞馳渡遼。宣慰軍民。兵部尚書黃嘉善。率九卿科道叩文華門。請發內帑。特允給四十萬兩。募戰士。廷議頗謂李如相衰懦。不堪登壇。是役。逗遛獨全。疑有謬巧。巡撫都御史周永春。請都督李如相代將。詔廷臣會議。給事中李奇珍。獨謂李氏跋扈。如相以弟代兄。出土人擁戴。恐爲唐李藩鎮之漸。上竟遣如相往。撤如相候勘。諭經畧楊鎬戴罪。賅事。趣宣鎮總兵劉孔胤。就近出關。應援。當是時。

宰煖諸酋。並甘奴。煖。兇方沿河駐牧。奴兒哈赤。詐令部夷降。金台。稱損衆萬餘。叛人李永芳。遣奸細探三岔。砍聯船。陰圖金酋寨。頃之。奴兒哈赤。以零騎窺濟陽清河等堡。而金台。失以奴酋男貴。英把。兇陣歿來告。初。我師之出。朝鮮國王願親提兵三萬合勦。已竟。令他將引萬衆從。劉將軍先登。遇覆盡殫。而北關於朔三日。方以二千衆赴三岔。北則三帥已陷。御史陳王庭。請獎卹朝鮮。諭以一旅屯沿江。塞奴酋攻寬奠鎮江路。并勅北關連屯開原。俟奴犯開鐵。卽襲老寨。無爲所給。大學士方從哲。疏藉遼民爲兵。并捐俸濟餉。御史楊奎。因上遣中使薦陣亡將士。請卹故帥劉綎家屬。及墮死事諸臣。廟食京師。以倡忠義。時自四月望後。宣武門外。嚮開。至東玉河水盡赤。正陽門尤甚。協理戎政尚書薛三才。總督忻城伯趙世新。相繼歿。人人自危。虎塾。兇。恐擁衆數萬。臨廣寧。邊旋去。宣鎮營兵鼓噪。不赴調。詔逮治總兵劉孔胤。賜勅褒恤朝鮮。并令經畧宣諭北關。而奴兒哈赤已

於月之九日。縱掠鐵嶺。崇河撫安等堡。項之河東。謀稱奴首部夷可萬餘。於撫順關外築城脩寨。并添清河路柵壕。五月二十九日。深入撫順。更以偏師躡鐵嶺。撫安堡。而新帥李如楨方與經畧總督爭抗。熊廷弼以新推胥後命。蓋自敗書初聞。中外倉皇匝月。爾後舉朝轉弛。

上亦稍復寢格矣。朝鮮方咨報奴首移書聲嚇。僭號後金國汗。建元天命。斥中國為南朝。黃衣稱朕。意甚恣。六月十五夜。奴兒哈赤擁數萬騎。從靜

安堡入。乘虛直薄開原。總兵馬林等方引衆出防。且倚宰煖新盟。孤城立下。西虜適市慶雲堡。亦結聚亮子河。十九日。以三萬衆圍鎮西堡。潘鐵奔潰。上乃超擢熊廷弼。僉都御史兼兵部侍郎。代楊鎬經畧。并從本兵議。遣司屬招兵陝浙河南山東。廷弼疏請決策恢復開原。

上賜劍令刻期從事。起泰寧侯陳良弼總督京營。召南兵部尚書黃克績協理戎政。廷弼單騎就道。司業張璪疏請京營簡選鋒三千。壯其行。竟不及

從。改差御史張銓按遼。而大司馬及職方。且以人言引疾也。時遼陽獲奸細數輩。或謂開原被攻時。北關先期密報。及寇至。出兵二千來援。而開原已失。宜賜勅撫慰。且北關與虎酋新締婚。可藉聯屬。奴首奸細。在兩河甚夥。可卽用爲間。而司農以軍餉無措。且開款令郡邑捐助。有譏哂之。七月。勅花攻剋十方寺堡。奴兒哈赤聲窺鐵嶺。

上允省稅。暫充遼餉。左贊善徐光啟願使朝鮮。宣諭應援。有旨留用。遣給事中姚宗文查閱援遼

兵馬。二十五日。奴兒哈赤從三岔堡入。攻鐵嶺。從寅及辰。城陷。蓋自開原旣剋。潘鐵逃竄一空。奴酋最工間諜。所在內應。而我偵備甚疎。聞敵膽落。開原一帶堅城。應時立破。良可嘆也。經畧熊廷弼時携兵八百。甫抵廣寧。聞西虜自鎮西堡合侵。勢甚急。會二十八日。我師禦之。熊官兒屯以捷聞。八月二日。廷弼受代。翌日入遼陽。斬陣逃遊擊劉遇節等。正軍法。設壇躬祭。撫清開鐵。死事軍民慰勞。備至。且論北關必復。意人心始定。

上度新經畧已受事。十三日遣提騎遠治楊鈞。御史陳王庭疏糾總兵李如楨謂宰賽因奴酋陷鐵嶺引兵爭鬪被執如楨竟襲西虜殘級為首功。經畧熊廷弼亦摘如楨十不堪謂賊陷開原淫泆捆載不能遮擊陷鐵嶺與西虜爭殺不能乘其敝。更虛報西虜三萬合營致遠瀋驚竄願急調李懷信代將。北關且報奴酋計搗遼陽盡戮朝鮮降卒防內變。二十一日奴兒哈赤佯綴我師擁眾數萬騎直抵金台失寨自寅訖午旋陷隨攻白羊骨寨應時火發北關相繼淪覆矣。

上聞報命李懷信刻期赴遠會經畧獲奸細賈朝輔悉賊攻北關及遠瀋本謀朝輔故撫順諸生也奴兒哈赤連破開鐵則兵益強生擒宰賽鈐制煖兔紗花數十營不敢動取北關如拉朽。詎遠瀋直几上肉耳。上以遠數告急超擢贊善徐光啟以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專練京兵予總督汪可受回籍經畧熊廷弼疏稱遠瀋勢難兩全瀋陽空城難守不如還

守遼陽厚集兵力。

上論酌量緩急務保孤城遇其深入巡撫周永春以奴酋挾宰賽為質且連煖兔諸營持論甚激抄花虎愁啖以利及鼓舞朝鮮優恤將士疏請帑金二百萬。

上允部議釋罪弁郭有光劉孔胤麻承恩各納馬贖罪往援遠初諸邊將領多扣空月餉自肥遠左為甚經畧特斬遊擊陳倫軍中曰有貪淫如倫法無赦一軍皆悚因決策還守遼陽挑壕築垣借水

為防巡撫周永春請添兵鎮江守朝鮮貢道佐聲援而少詹事徐光啟以事多肘掣疏請

上裁不報十月二日雷震廣寧謀稱奴酋方遣奸細詭女裝謀焚海州糧草約日截運餉會遠左大雪多凍饑經畧檄總兵柴國柱等屯虎皮驛各路聯絡扼賊衝以糧匱請撤回遼陽就食計是役調兵十八萬歲增餉可三百二十四萬金而羨即陸運車餘三萬七千輛用牛七萬四千頭費頗不貲十一月奴兒哈赤擁眾入龍潭口且往開鐵馱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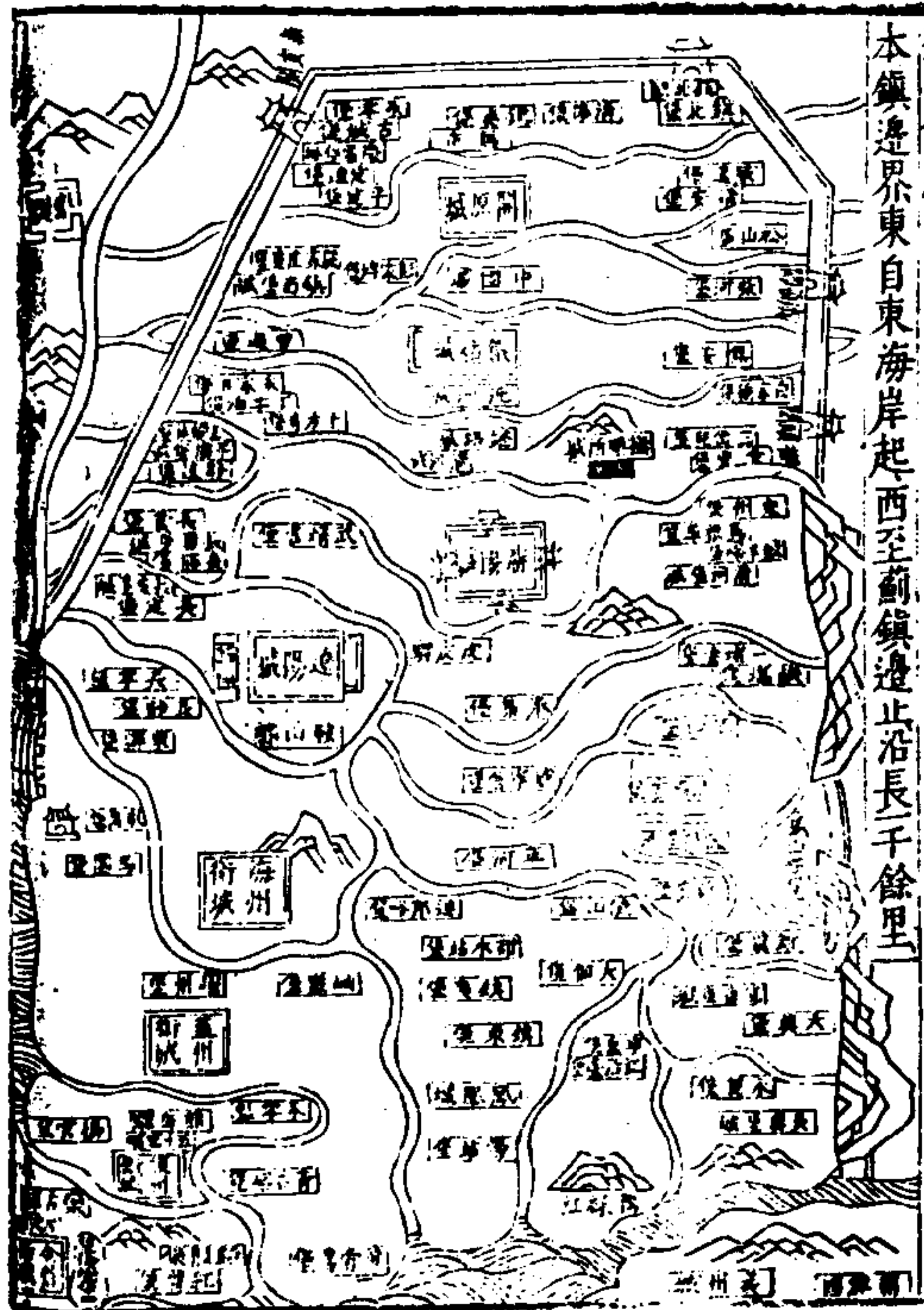
密粟。二十一日巳刻。日生暈兩耳。及背氣二道。芒色甚異。司天失占。而謀稱奴酋築城撫順邊外。方令黃把兔等謀入犯。朝鮮亦報奴酋堅守牛毛寨。萬遼嶺。廣造攻具。結連蒙古。煖炒虎塾諸酋。東西分搶。已又聲犯寬奠。鎮江告急。四十八年正月。遼鎮新兵全伍脫逃。奴兒哈赤多遣奸細潛伺內境。市夷數報伯要兒抄花等。與奴酋歃血。約虜從三岔河迤東截漕船。奴酋從清撫犯遼陽。遊騎往來撫順間。三月十七日。遼陽火藥局忽被焚。闔城驚擾。本兵得報。張皇分布京師防守。會二十一日。暴風揚砂。會謂兵占。已而奴酋竟寂然。四月。謀稱奴酋潛犯海蓋。且誘總兵賀世賢往援。急攻遼陽。抄花詐稱奴酋死。以懈我師。運鎧甲赴遼河。上以巡撫周永春疏。諭添兵廣寧。已又謀稱奴酋糾伯要兒及青等營入犯。及收江夷為用。窺海道。經畧以兵力稍集。主守瀋陽。漸逼賊巢。奴兒哈赤未敢深入。佯誘虜睨河西。徐圖乘敵。釋宰賽往會兵。遣酋子同叛人李永芳時引輕騎出沒。至發偽

榜招降。詎悔無狀。經畧秘錄轉聞。激閣部同仇。兼請恩賚將士。前此議改贖晝為監軍。并添設金復道。及是始得旨。刻期赴遼。六月十二日。奴兒哈赤乘經畧閱邊。離遼陽。以萬騎由撫順關。萬騎由東州堡入。深至渾河。總兵賀世賢柴國柱設防瀋陽。却之。上特發餉金三十萬兩。關陝永保援兵踵遁。嚴檄招撫。亡何。宮車晏駕矣。奴兒哈赤本以孤雛。久蒙卵翼。一旦狠天作仇。滅滅自不旋踵。而坐兵餉不繼。久稽天誅。庸功有待後人。是可恨也。論曰。方奴酋長驅開鐵。兵不血刃。卽蚩尤用兵無以過。而竟徘徊歲餘。不敢越遼瀋尺步。何哉。凡兵以氣勝。始吾敗軍之餘。不可復鼓。奴酋得折筮立下。及氣久漸定。兵食稍集。戰不足而守有餘。惟養吾全力。而操縱於饑飽勞佚。楚之以漸。計彼銳易折。而驕亦可乘。葭爾一隅。自將坐困。而無奈戰守茫無成畫也。戰而失。則以不能守為戰罪。守而屢

保無失。則又以不能戰為守罪。千人與瓢。可若何。語亦有云。誰為手打賊者。今策奴酋。無以口打賊。則善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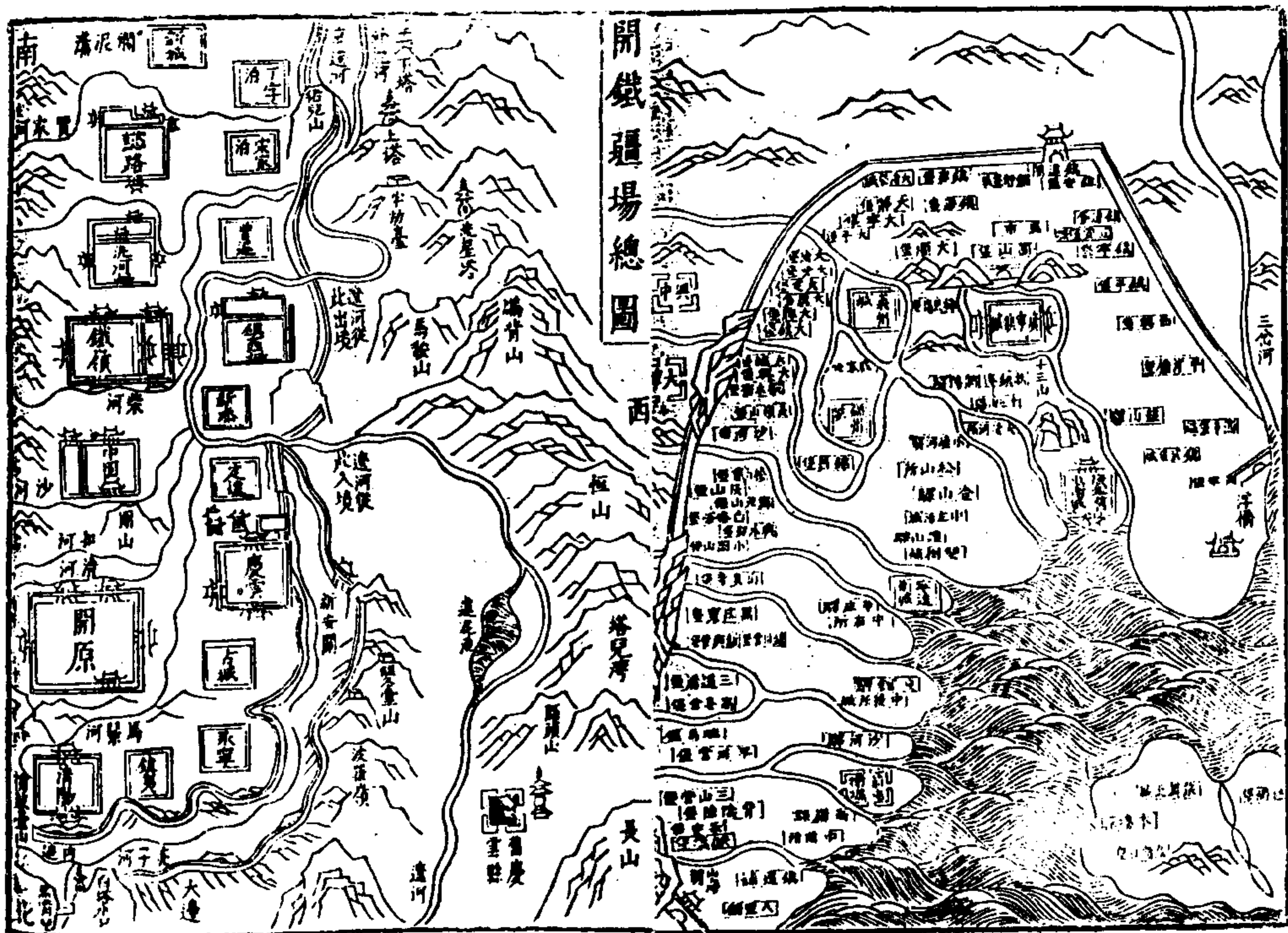
余嘗按奴酋前後事。臆曰。奴酋本以孤雛崛起東方。其人固梟鷲。善用兵。然方侵及商時。羽翼未就。諸夷未甚附也。初斬一叛夷獻。功甚微。而遼東都督先為之極。令如得借以制東夷。日長炎炎。求加秩。則加秩。求金繒。則金繒。夫奴何厭之有。海西貳。則藉北關之業。以圖南關。南關盡。則鼓西夷之焰。以圖北關。誣那酋。則以搶妻。誣猛酋。則以好妾。撫順血誓未乾。而忽答已羈建州矣。今日索參價。明日挾車價。朝而弄戈。夕而輸款。順則弃地可還。親子可質。畊收可撤。逆則通婚必爭。老女必索。焚劫必逞。必使其出言如轉環。用兵如刺。近世諸夷。有狡於奴酋者乎。奴據地險。又利盡東夷。華人多為彼中翕。撫臣濤謂習遠則然矣。顧遠今日不自強。而徒望不可知之夷。守九百五十里之塞。有如北關併噓。

開鐵且虞震隣。又安望奴保塞。如今日也。考奴地。自吞王兀堂。南隣駿陽。寬奠自敵阿台。北隣撫順。清河。自嚙猛骨。亭羅。北隣開鐵。與遠壤地。繡錯。計今乍吐乍吞。未敢訟言與遠為難。尚以北關塞其前。朝鮮擬其後。遠當胸臆。或犄或角。勢未十全耳。北關一折而入奴。禍中于遠。豈俟智者決哉。余憶己酉。遠日告急。加兵。免馬。皇皇奴侵噬在漏刻。已以歸地。減車。苟幸無事數歲。癸丑。遠再告急。周章如故。亡何。撤畊歸質。且以潛盟罪路將矣。我緩而奴故急。我急而奴故緩。我徒奴緩亦緩。奴急亦急。幾若此而不為奴首。訕笑弃地。即未可問。而微邊地以輸奴。速五百三百。以建州併南關。勅三百六十七道。予之何名也。知緩急之權者。乃可馭奴。則前後在事諸疏。可著廊廟矣。此歲在乙卯。臆語也。今局稍異。因并緩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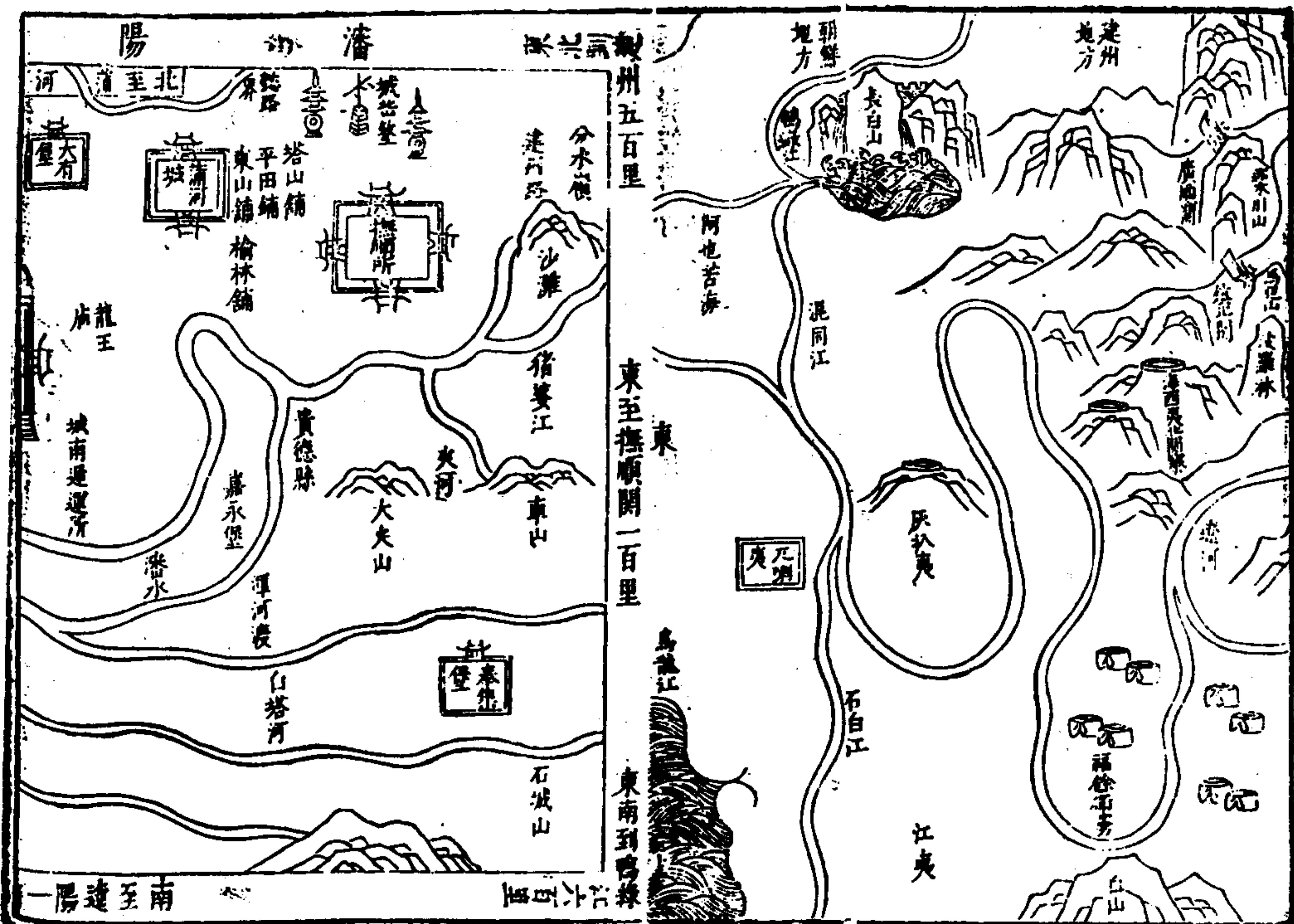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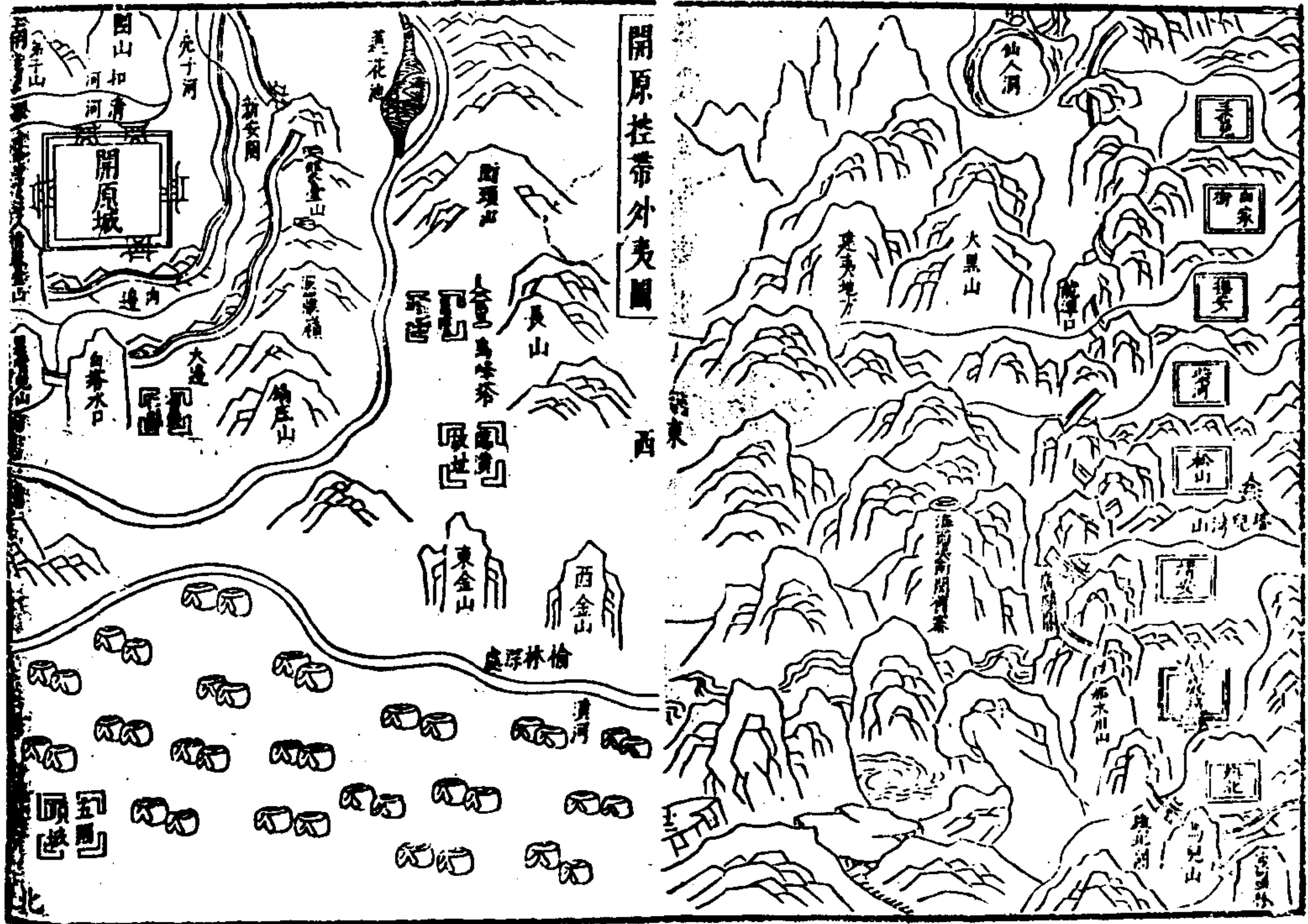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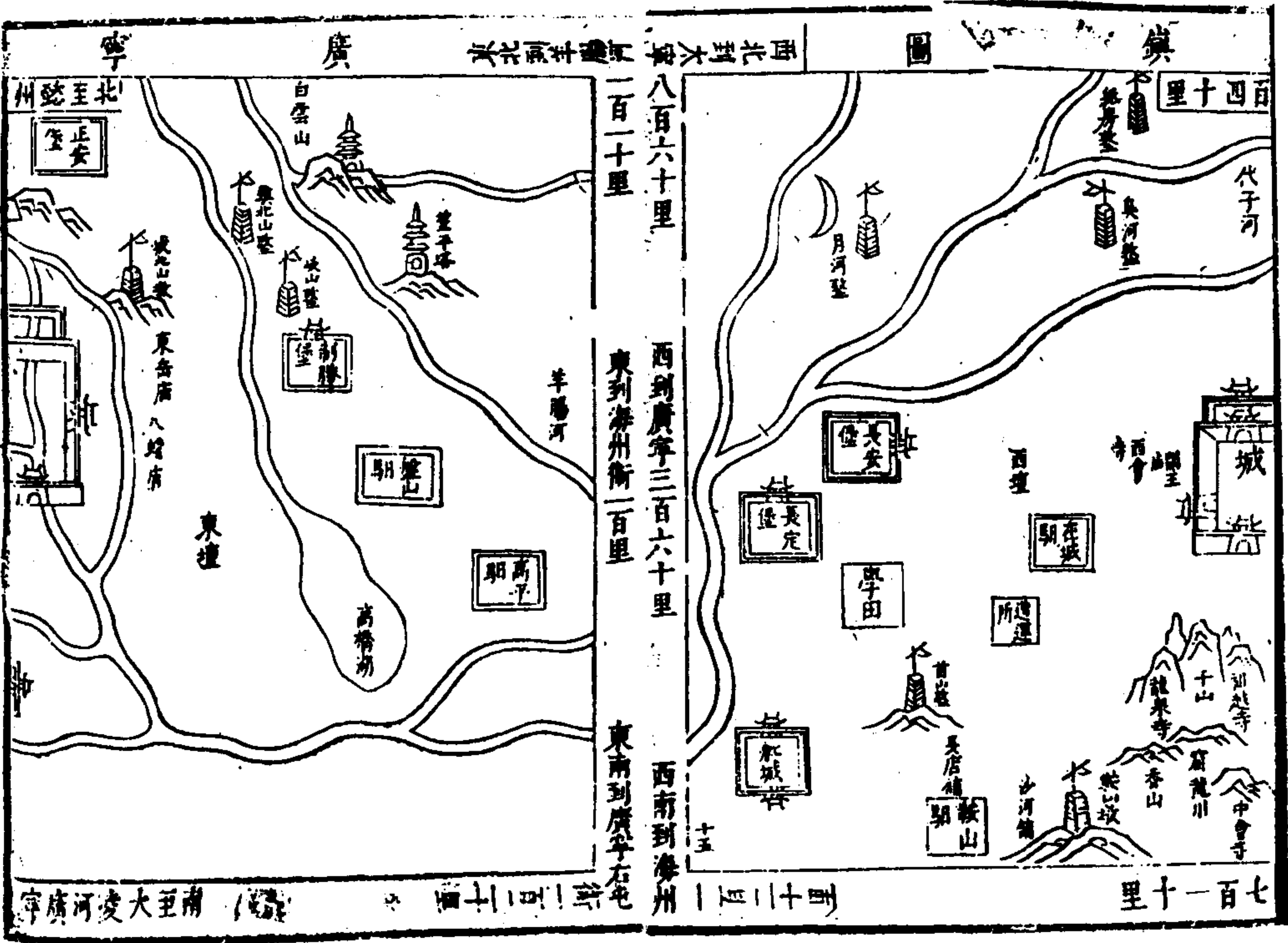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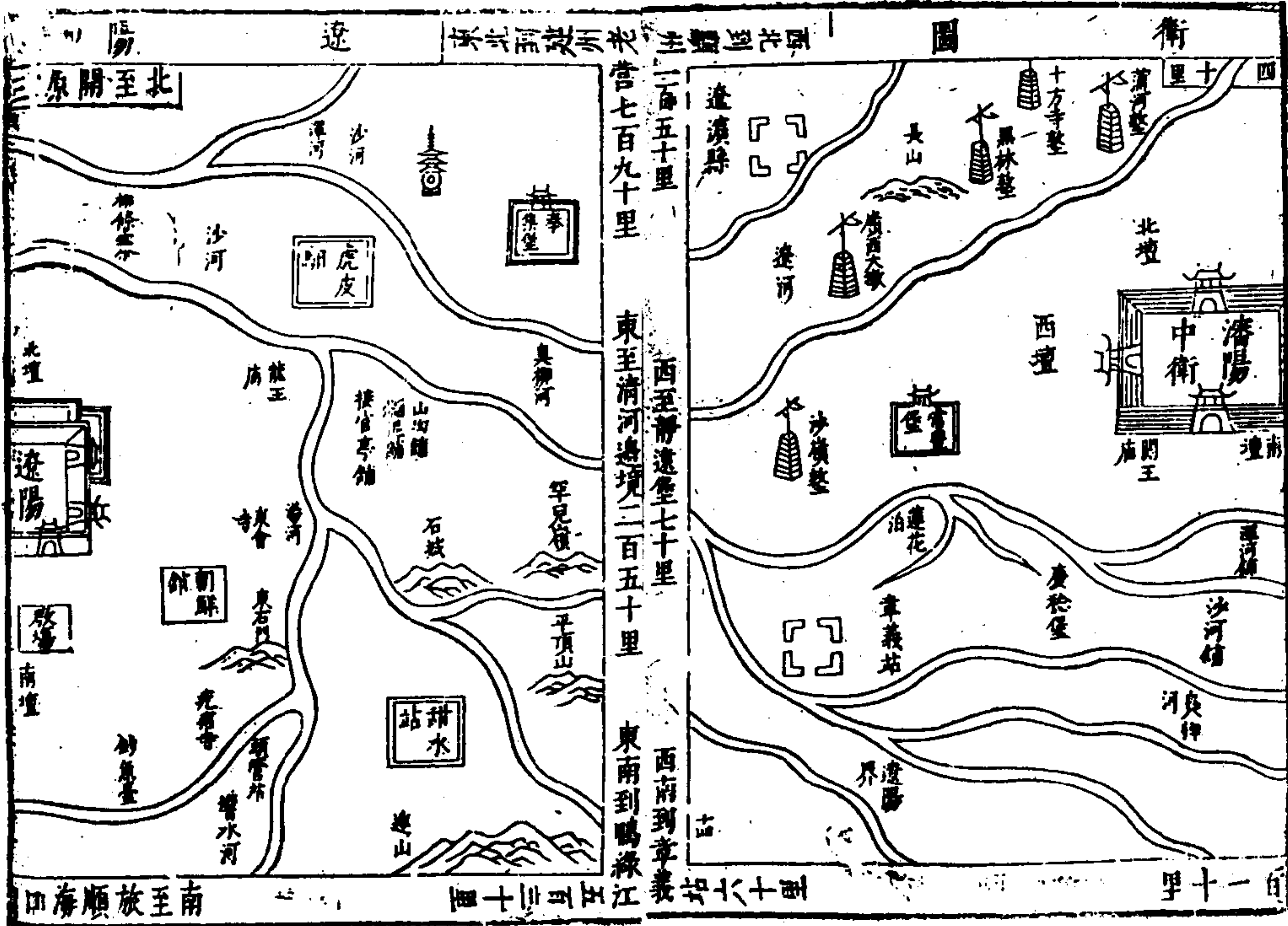
本鎮邊界東自東海岸起西至前鎮邊止沿長千餘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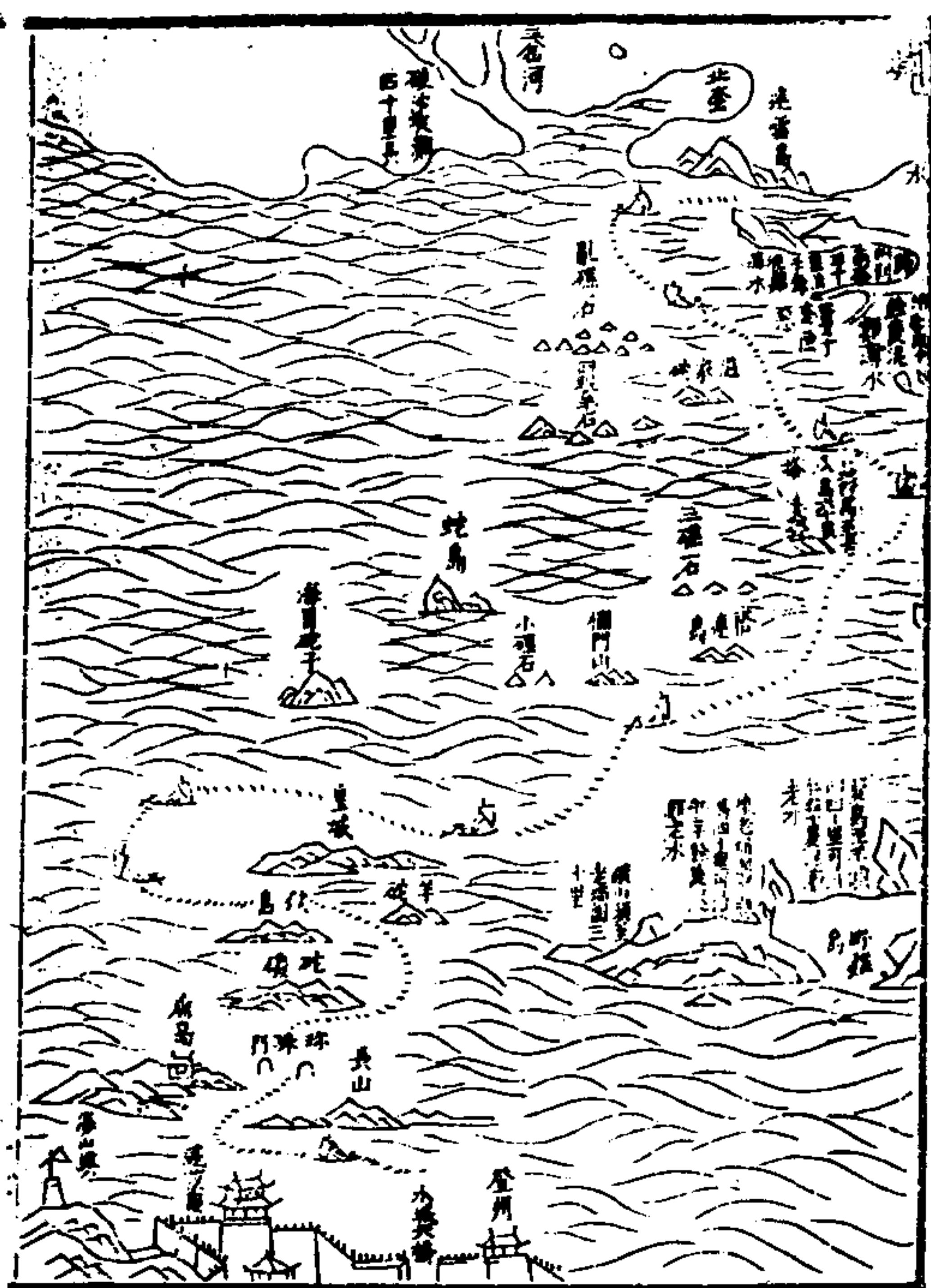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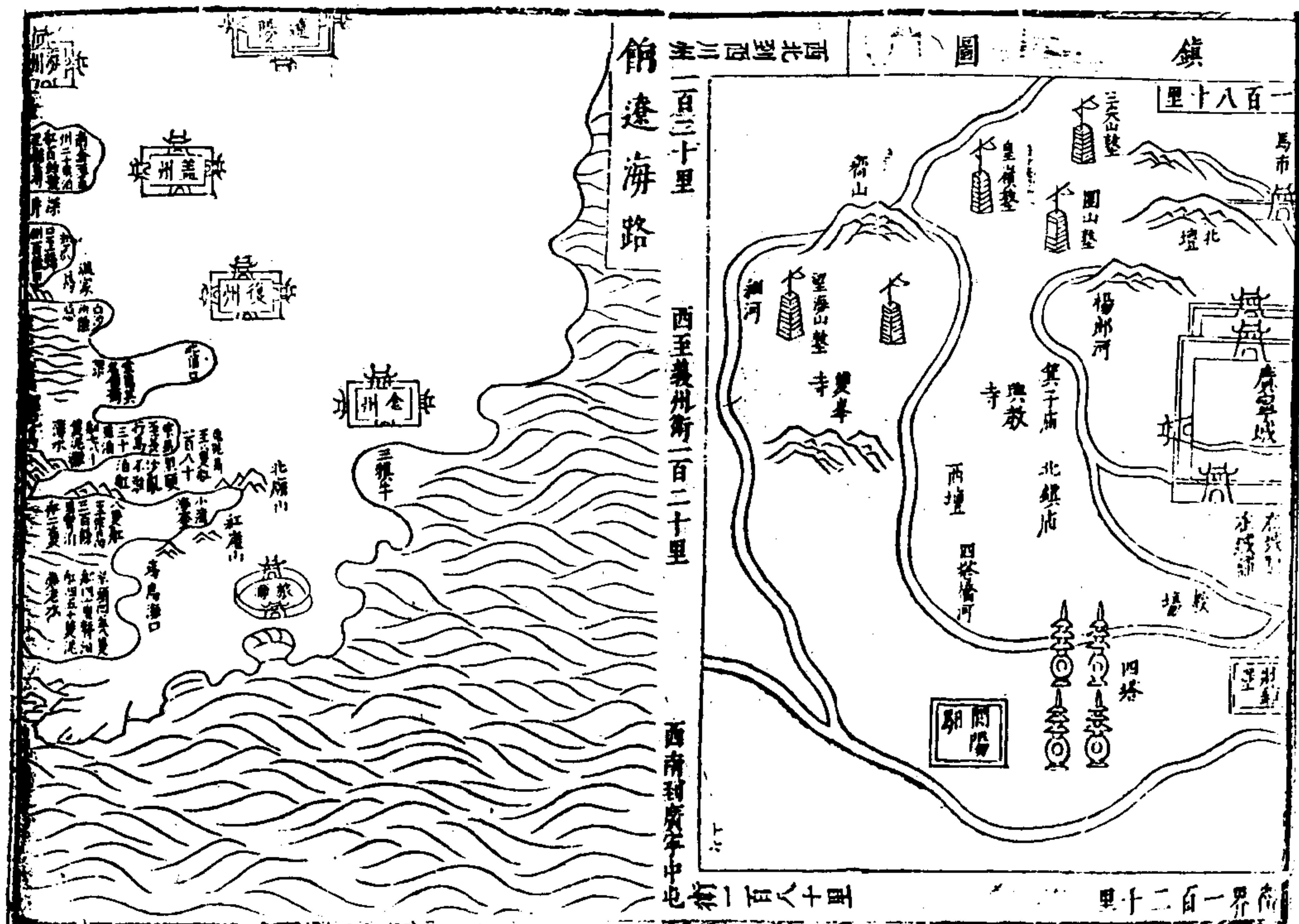
遼地負山枕海我朝經制為詳北隣朔漠而遼海三萬藩陽鐵嶺四衛統於開原足遏其衝南枕滄溟而金復海蓋旅順相屬海濱足嚴守望東西倚鴨綠長城為固而廣寧遼陽各屯重兵以鎮壓之復以錦義寧遠前屯五衛西翼廣寧增遼陽東山諸堡以扼東建烽堠星聯首發尾應易稱守險備矣始遼陽廣寧開原鼎峙稱三大鎮今開原淪於夷震鄰剝膚憂未艾也



開鐵疆場總圖







開原道屬三衛一州。乃古肅慎國西南境。戰國時為濊貊地。漢為夫餘國。屬玄菟郡。開原城。即遼黃龍府舊城。在遼陽城北三百三十里。鐵嶺城。即遼銀州舊城。南至遼陽城二百六十里。廣寧遼陽相距三百五十里。河東土腴。人稠。為全遼根本。故國初建都司于遼陽。混同江。北流過灰扒夷地。則名灰扒江。過兀刺夷地。則名兀刺江。又北至海西。屈而東入于海。通名

烏龍江。

長白山在開原城東南四百里。其巔有潭。瀉水下成湖。陂湖中出東珠。今其地爲建首奴兒哈赤所有。故建首日以富強。

金州旅順關口。南達登州新河水關岸。徑五百五十里。水程適中海島。名羊塌。兩日內。風力順可到。先一日辰時。自登州新河發航。至晚抵旅順泊岸。次日辰時。自旅順發航。至晚抵三汶河泊岸。蓋自旅順口起。抵海中羊塌黃城二島。約三百里。自

黃城南抵欽島。龍磯島約三十里。欽島抵井島約七十里。井島抵沙門等島。二百三十里。沙門島抵新河水關。僅二十里。總括其數。亦五百五十里。各島相接如驛。

東事答問

余既次東夷考。會遼瀋敗書。沓至。客有造余曰。殆哉。岌乎。此局全輸。不可爲也。余應曰。然。始下清撫。譬豕狂突。三路覆師。虎斯翼矣。開鐵去而游騎縱。橫如虎負嵎。今且并躪遼瀋。遂成出柙之勢。軍敗鼓聲。或可若何。客曰。語有云。危不能安。無爲貴智矣。奕或食兩而窮。謀有先迓後合。今欲奮澠池之翼。策桑榆之効。于大夫囊底餘智。將何奈之出。請借前箸。共商弋獲。乎。余曰。中流一壺。千金等直。

後時善矣。猶懲墜臍。余不敏。抑嘗與聞疆事。崖略矣。左足試窺。中懷空熱。願聆石畫。竹展芻議。客曰。西虜東夷。雄不兩棲。我艷虜以封賞。借彼莠距。張我羽翼。捐金繒以樹藩籬。未爲非策也。余曰。自開夷証。蚤結虜交。繇壑難履。要挾無已。且虜中枝部。如宰煖。竝稱梟桀。今宰賽久就繫。煖拱而下。莫敢與衡。計強部獨炒花及虎墩耳。炒花九子。叛服叵測。虎墩新耦北關。聽其煨燼。曾莫振救。大罕信信。惟利是圖。頃亦備于奴酋之橫。安受其詢。窺

我慮弱兼思聚逞。卽遣舌辯。靡以芳餌。尚將踴躍。觀望。伺便而動。恐未能如吐蕃回紇。竝爲唐用。儻因腦毛大之挑激。說虜虛聲。潛襲奴酋。心畏虜虛。倉皇引退。廣寧便可十全。笑之上也。虜卽退回。不與炒花諸部東合。乘奴酋陰虞西虜之擬。其後當亦未敢空國渡入笑之中也。萬一諸部不愛。虜效尤。虜發夷擾於前。虜開於後。屢得受攻。何以支吾。又或虜以各處。而以實佐。國借都飽。屢漸。可長。手相機。操縱。諒有微權。惟使各處。或就戎索。以紓目前之禍。而又無蹈驅虎進狼之譏。則大善矣。

客曰。遼兵堪戰。向止八千。初議濟師十萬。繼復添募至十四萬。征調再歲。勉副前額。臨敵曾不得其半臂之用。止川浙兵賈勇衝鋒。歿喪略盡。廣寧幾不能軍。近雖催檄援兵出關。終鮮精銳。恐亦望敵。覓憐。而召募遠戍。又猝不應手。爲之奈何。余曰。兵不在多。要以精銳爲主。澠水赤壁。竝以少許取勝。記稱將不知兵。以卒于敵。雖多矣。爲正今日之謂。

矣。虜勢迫。計難遠望。征調惟去歲練臣所簡習。盡數徵發。可救然眉。再於西鎮量行摘調。共得勝兵數萬。統以良將。鼓行而前。當令壁壘生色。可恃無恐。但山海關須留重戍。以爲後勁。不得空壁盡出。致令緩急無措。亦不得專藉口持重。擁兵自固。以廣寧爲孤注。一面本兵馳檄召募。以求代價。亦貴精不貴多。先儘見伍。挑選若干。刻期啓行。旋補足額。最爲直捷。此在各省鎮督撫及總兵官同心協謀。文到卽妙簡。能將兼程。統赴軍前。聽用。遐通。踰期。絕以軍法。兵部以征調之遲速。強弱。分別鎮巡。功。舉。奏。聞。區處。不必別差。科道部屬。四出。以滋紛拏。至於京營額兵。可三十萬。惟存空籍。止選鋒及尖夜二項。尚可得精銳三之一。請遣風力科道二員。會同兵部。從實查覈。老弱量留。城守。精銳分派練習。須得實在額數。卽將清出虛餉。廣行招募。九門各屯一營。擁衛神京。蚤晚一呼可集。則余昔年小疏。嘗屢言之。或俟練習業有成效。量復先年分戍近鎮之制。更番。

習虞尤爲長便。及查兵部原有親兵三百。似宜復額。倍加精選。以佐緩急。宋兵最弱。然考靖康之變。禁戍及諸道勤王各師。尚二十餘萬。今郡城設有不虞。誰赴纓冠。卽如內地督撫兵備衙門。各宜預選精銳。收寘軍前。遇有征調。最便抽發。平時蓄有雄勝。兼可潛折奸萌。一切郡縣衛所快壯義勇。並宜掣回。專官訓練。有司不得私役勾攝。汰去老弱。部分騎射。旬省月試。上下其食。是亦足兵至計。又或責成備兵使者。博訪驍勇。所在應募。溢額考滿。量爲加級。其起用陞任。赴京等官。能招精銳。若干。聽開送所在院道。驗給口糧。從行入京。交割管伍。驗果堪用。仍加優異。但不得乘機冒濫名糧。如是而師旅不精。行伍不實。吾不信也。

客曰。夫募兵則旣聞命矣。自劉杜兩帥遇覆國無宿將。聞敵膽怯。至如賀李二叛。操戈入室。專闢擁旄。甘爲敵中翕。言之髮豎。今欲慎簡將帥。道將安出。余曰。案兵法。無必勝之兵。有必勝之將。拊解而思。頗牧。今也其時第國家任將之權太輕。而用

將之路太狹。武科世職。以薦剡爲殿最層累而至。崇秩。他雖有力如虎。無所用之。而大將位不踰都督。賞不越百金。寵至賜璘玉極矣。封拜世爵。近歲寧遠外無聞焉。又旋以蒙議罷襲。至降敵。亾虜罪不及孥。終無以繫其歿命。何惟偷生辱國。比比皆是。淮陰以胯下登壇。遂裂地而王。彼開基固無論。唐宋將帥有功。封爵每至王侯。以千金爲恒賞。錫于田宅。奴婢無算。至如李陵出塞。漢武召視母妻。殿陛而趙括母。預請得無連坐。蓋榮辱若斯。關切也。今宜略做行之。以激發其忠誼之氣。無使來去自由。反兵相嚮。至於命將。須多預爲之地。考先朝出征。率以侯伯克恭遊。及左右副將。遞陞至大將軍。與流官埒。邇來止懸京管漕運數缺。以待世爵。體更優崇。而閭外絕寄。遂甘以執袴浮湛。殊非共國休戚初意。今宜隨伍練習。有卓然穎露者。試補恭遊。以遞至推轂。一如前例。則世爵自可得將也。語稱將有將種。除世爵外。如東李西麻。土達所魯。及王杜尤蕭等族。家世曉暢兵事。從中推選。必多

雋傑而歿事後裔。做羽林孤兒遺意。倍加優卹。豈無散金養士如灌夫等流。願為父雪耻。若輩量授相應職銜。令統家丁。隨敵報效。有功照例陞賞。則豪族自可得將也。向來武階。惟功陞一項。起自行陣。身獲首功。其人必多驍勇可用。乃寥寥數人。仍以薦格為序。需次授職。漸迫遲暮。祇令英雄短氣。今後請於敘錄後。卽列名推用。使得乘時殺賊。自效。但不許以將領子弟。及報捷効勞員役。混入功陞。冀邀甄錄。須巡按御史於勦功日。特為驗試。明白報部。以便優異。而所在督撫。及備兵使者。於行間官舍。不時比試技勇。鈴略。自才過十人。等而上之。以及百人。千人。萬人。遞推為長。破格薦擢。則材武皆喜于自見。軍中亦自可得將也。國家武科一途。最屬鹵莽。各省鄉試。臨時報名入籍。又量試弓馬。專以論筭為去留。大率倩人為之。絕非英雄本色。今後請於兵備道屬。各寘武學。量改郡學。敎官二員。提調令衛弁子弟。及民間有曉習騎射。膂力智謀。可備驅策者。歲時送道收試。作養略如儒

學事例。省試會試。並以拳勇弓馬為主。末場專聽比試鬪器。有力扼虎。射命中者。但解押字。卽寘上選。并不必以翰林官司校閱。宋時進士試作邑尉。刺史兼轄軍民。以故李綱宗澤。竝出科目。將略蓋世。國初開科。猶沿此意。兼試騎射。請此後將。儒學射圃查復。督令諸生演習。定有儒將輩出。則文武兩途。皆可得將也。古者命將。或釋自彙囚。或起自羣盜。果有彪虎異姿。雄才大俠。不妨脫械從軍。聽其立功自贖。卽刑餘亦何渠不可得將。要以延攬極寬。而轡勒在手。將非城腹心。不必借才異代。項自渡遼之役。一時總兵冗至十餘。權位既不相下。進止皆得行意。況爵賞已極。誰肯効死。材駑齊驅。因之陸梁。急則有投賊苟活耳。善將將者。行不測之賞。則資格有所不拘。畱將來之地。則使相有所必斬。史稱宋祖御將。止授綠邊巡檢。不加部署。大有深意。及讀蘇洵任將論。先後予奪。別有機權。參合著眼。名將盡入吾彀中矣。

客曰。國家歲供。僅給九邊。項自加派。遼餉。間左



騷動竟齋盜糧。爾後軍旅方興。轉滋勞費。正苦息肩無日。且有意外之變。今欲不加派而餉足。其道何繇。余曰。惜也。因糧于敵。爲賊謀甚巧。而吾餉愈訕。司農竭糈以奉戰士。自非天雨鬼輸。必漁取以豪奪吾民。民殫髓以供賦不足。驚然而有遠心。寇賊乘之。內變必起。此真國家根本大憂。萌已兆矣。自昔海內蓋藏。千里碁置。望緊郡縣。號爲萬家之奏。其府庫必並有餘。蓋可支數年。猝有緩急。盡出以資戰守。頃廟堂搜括積餘。幾至焚林竭澤。大約民間之輸積。悉輦而并于郡縣。郡縣之輸積。悉輦而并于藩司。藩司之輸積。悉輦而并于司農。天子又自總樞稅金花上供所入。而筦于內帑。至司農仰屋憂不贍。水衡問寺借支。且盡。繇是海內虛耗。內帑獨溢。語稱財爲泉府。當如流水不歇。久壅不流。必有水火盜賊以旁泄之。瓊林洛口。覆轍可鑒。倘蒙

皇上垂憫困窮等。內帑手封椿。慨發以佐司農。明詔不忍加賦。海內聞之。感動必將父子兄弟。轉相告語。爭出厥力。若舉減賦。何奉天赦書所敢望。無已。則議改折。無已。則議抵克。如上供織造磁器等項。暫停數年。可改抵累巨萬。如南北農桑稅絹等項。暫停數年。可改抵累巨萬。如料價藥味。一切不急之需。暫停數年。又可改抵累巨萬。外此如屯政錢法。非不屢議修舉。終成畫餅。鬻爵市稅。業已析及秋毫。亦屬涓滴。要在奉行以實。庶獲少佐軍興。及查昔年開墾天津水田。曾報有成效。此或可循舊額。廣收屯粒。以資飛輓。至若京師廟壘。彷彿江南。倘召募游民。講求水利。既阻戎馬。兼積芻藁。虞學士集遺議具在也。其次則清逋賦。歷歲糧額。有具領在官。而解役消費者。有見輸在官。而奸胥乾沒者。有未完在官。而保歇侵漁者。此等原係民間已吐之食。豈堪盡飽羣饕之腹。從實清查。計還官當亦累巨萬。其次則議贖緩。諸路爰書。多有證據未確。上下可比。輕重不倫。凡麗矜疑之條。量開一面之網。略做甫刑。當以贖金。既願嘉與。維新不妨厚加科斷。其未則嚴贓罰。年來貪墨露章。僅從



被奪旋已靦顏素封。曾何損其毛髮。請自今論劾
賦私無據風聞。倘遇巨貪敗露。已騰白簡。卽畱任
對簿。如果證佐明確。奏請移文原籍。追沒田產。
切舞文猾胥。并加窮竟籍官。不在常赦之例。計佐
邊儲。兼懲墨吏。其次則覈度牒。游僧糜集私刺。
九請各藩司。發度牒若干。聽其入價頒給。仍令
有司嚴覈境內叢林。非經給有度牒。科罪還俗。量
有伎佛檀越。代輸利度。所入亦不下巨萬也。諸如
此類。總得實心任事之臣。細心規畫。且可裕國。而
亦無滋民蠹。如得一劉晏。何鹽政之不修。得一何
承矩。何屯政之不舉。豈必加派。方可足餉。若乃駕
言遼餉。而巧取于民。設處無礙。總籠絡之虛名。捐
俸派助。尤貪汗乞。借徑雞廉虎飽。取錙銖而用泥
沙。民窮召寇。祇爲盜守。恐所虞不獨在餉也。
客曰。國家都燕。以山海關外蔽。亦猶唐之有潼
關也。今河西獨倚廣寧爲重鎮。夷氛甚惡。山海幾
震鄰矣。近年增置大將。扼險慎固封守。頃復申命
重臣。居關彈壓。與廣寧犄角。而天津登萊。各設關

府。庶賊不得循我饒道。以奇兵繞出內地。似已得
完算。其他添戍要區。孰爲最急。余曰。每見國家
一番張皇。卽有一番添設。而軍衛如兒戲。卽印綬
累若。曾何益折衝之略。山海宜宿重兵。固也。登州
海道。與遼陽正相望。如賊習水師。可朝發夕至。須
水陸合勝。兵三萬餘衆。天津半之。自此而南。如臨
德。徐淮。並完鎗襟。襟各宜增屯。勝兵萬人。查濟寧
有總河重臣。卽可往來兼轄。臨德。淮安。業有總漕
重臣。控制而徐州。自昔稱四戰之國。雄雉生窺
竊。亦須特設開府屯駐。其俗悍而健。關兼資治鐵
卽可招納訓練。以實軍伍。若夫金陵。以及大江。自
有操江重臣。及甯都。夫司馬。專督軍務。簡卒蒐乘。
慎備不虞。此其時矣。
客曰。自賊發難。專用間諜。潛伏內應。以故攻不事
臨衝。戰不必血力。卽京師肘腋。虎或在旁。可爲
寒心。頃九門。畫地譏察。兼罷內市。庶以固圉。余
曰。信也。蓋法禁之積弛。至令極矣。帝京重地。而
游民罷吏。又莫爲檢。近多神奸巨猾。憑社其間。

寧止山人而擅主爵之權銅臭而侵諫垣之職
亂白黑強與朝政假叔敖之衣冠妄意柄人
之請發如往歲張差等覆轍恬不知戒竊環燬積
伏奸斷可知也今議分地設防似矣而事權不一
易以卸責請於五城各專委風力御史一員董率
巡緝及期而代國道考覈以能搜狙奸為稱職刻
下先行大索旬日根株黨與必得賊謀數人正法
爾後連著流寓各為置籍申以保甲連坐凡流寓
非刻在四民確有親戚保任悉驅出境每遇出入
嚴嚴所由無使網漏吞舟所在關隘並為申飭從
實盤詰奸宄自當屏跡京師肅清亦可少寒賊
膽唐武元衡遇害以吏部侍郎許孟容言下詔能
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五品官與賊謀及舍賊能自
言者亦賞有不如詔者族積錢東西市以募於是
得張晏等十八人斬之東都防禦使呂元膺竟得
手僂元衡者今宜略倣此意賞信罰必何賊不獲
卽軍中能重為懸購可卽轉賊以為吾間客厥然
起曰微矣子之語間也請竟其說余曰孫武子計

東事答問

三篇終于用間其言用間有五今賊皆工用之而
我不能卽自發難以來有能得賊謀主幾人曾率
幾人悉其姓名者乎有能得賊謀主孰最寵信曾
率孰最驍勇其曲折者乎有能得賊諸子孰能
孰劣并賊於諸子中孰最憐愛揣其形似者乎有
能得賊部曲幾幾孰強孰弱孰思孰怨可以乘機
張者乎有能得賊步幾萬困倉幾處何隊最
精何械最習可以善技當之者乎有能得賊聚兵
有幾人犯何地幾何地幾何地以商進退賊情
探為耳目卽可從中採用吾間賊倚華人為腹心
卽可從華人用吾間賊降將為爪牙又卽可從
降將用吾間而念國情如也古用間者黃金累數
萬斤恣其出入故能浚心曲計多方釣奇轉賊為
間而賊不覺史稱宋祖任帥筦樞之利悉以委之
以故邊臣能養死士便為間諜洞知敵情及其入
侵設伏掩擊多致克捷卽近歲李寧遠亦專用間
偵虜擄某往往獲緝活稱賞莫厚于間事莫密于
間誠令不斬通侯爵登之賞重為懸購日能斬奴

酋父子來獻者酬賞若干仍以其地王之能斬奴
酋謀主首率以下來獻者各分別酬賞若干仍予
世武功爵能斬中國降將來獻者酬賞若干爵亦
如之如中國亡命及降將能斬奴酋子或謀主首
率以下並自相擒斬來獻者予資本罪仍照例爵
賞如中國向與賊通能執賊謀自首及賊謀陰以
彼中實情輸我得贖罪爵賞亦自之而又於常餉
外別發金錢十餘萬兩專聽懸購間諜之用沉機
密運動於九天自可漸揭賊窟轉為吾間語云大
東事答問

十四

事不惜小費此之謂也
客曰素功令敵虜首一得賜爵一級願賞者予五
十金非不綦厚也而塞上將士不用命亦有說乎
余曰唯唯聞之邊人每一獲功督撫報捷以後剗
行巡按御史查勘轉委道府往返閱實經時而後
報命既下所司概從寢閣經時始議題欵遠者率
至數年而後頒賞計五十金之額將領預派使費
及扣除不下三十金所領不及原格之半倘經參
駁又復追賞如遼左哈流兔可可母林故事有歲

虜一級徒手飲泣者至若年來職方更換無時轉
相推諉以逃謫議一切閱視勘功諸奏停留不履
賞格竟爾空懸凱捷亦成虛套何惟士氣不揚見
敵卻步即如頃歲兩遇

登極恩蔭稠疊濫觴頗衆而遼左死事諸文武再
閱寒暑始蒙旌錄枯骨成磷靡加拊恤若輩非性
忠義誰肯張拳趨死查萬曆初遼左尚懸有賞銀
兩專待首功聽報獲級即行預給遇有大捷不候
勘覆先發同金一二萬兩厚犒血轉將士以故趨
東事答問

十五

距奪新捷書押至今誠照例特頒內帑銀兩若干
專聽軍前懸賞中諭部院勘功欵錄並不許踰原
定期限將見厚賞之下氣自百倍而又自經臣大
帥以下習與士卒同甘苦居恒弔死問孤投膠挾
纊常有減此朝食之意從軍之士有不誓死殺賊
取斗大金印非夫也大略今日最患閩外之文法
日煩而登壇之神氣頓索行間之剗削日滋而臨
敵之雄心欲盡必得命世豪傑一洗此轍廣開獎
率之端明揭功名之路庶幾返弱為強東氣可靖

而惑竊恠夫今之等國者議論之無恒操也冰炭
猜軋而一彼一此等鄭人之爭年功罪之無定局
也左右袒分而乍軒乍輕等宋人之聚訟張弛之
無成畫也勇怯見異而忽^忠變^忠愈急等秦人之肥瘠
以致夷氣寢橫五色無主所謂待汝家議定則我
已渡河令夾狄反輕中國之無人尚忍言哉今日
聊佐一籌曰銳曰實曰和願爾後用人無專徇常
調賞罰無專泥成格邊防無專事虛控奏疏無專
弄筆端士大夫無專徇體面大家整頓全副精神
東事答問

十六

虛心商榷慷慨直前無以局外而掣任事之肘無
以先入而裝雷同之誤無以模稜而偷視蔭之安
無以盤錯而卸肩頭之擔將相調和士卒豫附定
有矯矯虎臣應時戡亂為
天子紆東顧之慮者岩居巖處將企踵俟之若乃
悠悠忽忽生失事機調紙上之兵規空中之餉舌
戰不可當敵心統祇多害成日復一日全憑疆陽
用事終成一虛弱不起之症竭天下之完力以奉
東方耗內疲外憂來方大耳容為蛛然革容請辭

而退

偶聞遼警起步傍徨矢紆芹曝之衷思賈躍冶之
誚聊做七發漫展一籌雖考槃自放不敢忘
國恤也昔辛酉四月茗上愚公識

東事答問

十七



明史文獻考卷之六十一 雜考五卷
 茅瑞徵象尺錄八卷 獨不載 東夷考 略
 蓋詳之也 三百餘年 後世 人間 而 法 亦
 祖 俗 考 亦 悉 可 考 見 尚 牙 布 世 之 類
 也 民國十三年夏 因 以 清 建 國 別 記
 後 南 洋 中 學 假 得 是 書 披 覽 七 日
 因 記 之 幸 炳 燁

此書明天啓間文瑞徵著為乾隆朝禁燬書之一所載
 多與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相出入而敘述較簡淨為麻四
 十一年清太祖遣質子入廣寧以此書修之蓋太祖飲敵之友近人
 卒炳燁著述國別記據為實事甚詳其時大都部謀與明兵
 元人著書有欲明祖為明帝遺腹子者外如其國豈可盡信乎
 比或以此書以編其書可異之已且夏後居茲先做親表說
 多病時親奔及危之一快松趣教終歸之張雨日記

上海圖書館藏

武功錄自序

曩九思殊驚悟典謨虞廷作堯若舜微但故純王蓋帝者乃其曰誰敢不讓敢不敬應亦若自侈其威德者然矧七旬三危若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語又必以奄有四海四夷來王終之者何蓋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至貴倨矣乃上九亦必曰王于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然後能重明麗正得化成天下則前聖長慮却顧多暇心可相見已或謂方今重熙累洽而天幸

武功錄

卷序文

一

上又以聖神文武臨況之疑武功

錄可無作恐祇足導人主好大喜功顧九思所以得就成此亦大艱難矣歲甲申余不幸得罪過之不意囚繫武昌獄以三年久之於法當徙居庸塞里中父老若親友門人憐余非罪念余自茲出國西門外與桑梓且生死辭矣塞上不毛地慮余或苦困貧窮餓死塞外不復得還上先人丘壠乃相率劇金錢得百餘惠贈余爲塞上歿身計畫已乃它旁郡邑聞亦多來相餞

武功錄

卷序文

二

送遂天幸得二百金乃買一

妾姚并携兒子甲行赴

闕受遣因搥擊登聞鼓上書

北闕下賴

天子哀憐臣得逡巡未輒發

京師戒嚴余風聲鶴淚慮恐為

邏卒捕得乃出

武功錄

卷之六

三

帝城西百里許竇德城高叟家止

舍余故有微名東西南北燕

薊青衿士傳聞余在竇德率

遠近裹糧行百餘里畢來受

學余或與談學或與談制義

或與談文章詞賦或與談二

氏或與談經國大業二三子

率鼓掌蹈足謂得未曾有各

人人得所意欲去余乃作一

聯句曰埋沒豐城望霄漢斗

牛龍劍乾坤難合經過薊野

相驪黃牝牡馬羣朝暮將空

高叟乃大書趨刻之令高懸

竇德城樓公卿冠蓋過其地

武功錄

卷之六

四

者多問訊余所在或言在高

叟家多返旆下車見訪若是

者蓋輪蹄相接踵無虛日於

是長安薦紳多盛言九思非

罪久之相國怒亦駭以解丁

丑庚辰余更再伏

闕有

詔下所司行楚中推勘楚當事念
余當出開設驟報卽不得久
畱止中國乃故緩不報以故
余得畱竇德以五載余揣知
難且解乃變易姓氏曰吾陳
姓往往騎一驢或附載大車
中微服入

武功錄

卷之六

七

京師余故無妻孥念里中若旁
郡邑所惠遺我橐中裝無慮
二百金將安所用卽出塞居
庸去

陵寢不百里而近九思馮持
列聖寵靈或不至竟窮餓死黃雲
白草間乃日走禮部前正陽

門外雙塔寺演象所左右從
康王陳李諸書肆窮搜索每
三日必一至至卽移日甚或
至夜分乃去諸書買殊厭苦
之久之聞六科有存科蓋日
紀載

武功錄

卷之六

七

者購得密登錄之乃執是走
抄報所稽其日全報章設率
與存科合無關遺乃媮快取
大卮酒飲數升設第關一疏
必多方謀之四方至七八年
必盡得乃已

京師故重書卽小交際亦必以

一書包裹怕金其內題其刺
曰小書一余念其中或庸有
奇秘書乃屬諸把買從薦紳
家僮奴收買設其家故名
家多書史卽盡令諸把賣持來
余邸中驗問有邊事輒多金
市易之所知交有仕宦在四

武功錄

卷之六

六

方者余必卑懇詞乞其以羗
虜倭蠻名藉事狀幸告詔我
久之幸稍稍多所得第所得
羗若倭朝報事狀以戊子冬
十有一月十四日若辛卯正
月十四日夜盡燬于火自恨
余見時第多讀三蘇語苦才

筆陋惡甚諸所就業無文章
乃市買班馬書以數十親點
竄至十餘每種必別變置法
生剗剗之諸奇字剩語若批
亢擣虛亂趨倒走法舉無不
字模句擬方繆敢操筆札蓋
三閱歲乃幸就次旣就矣余

武功錄

卷之六

八

取自披讀大愧死此何者語
乃敢曰列傳當亟盡投昇烈
燬中已復自念方今水旱屬
頻仍閭閻空竭有司一不戒
諸群不逞若楚劉汝國吳羅
朝廣越丁仕卿闔柯守岳粵
東林道乾西楊秀大梁車宗

孔蜀九絲秦楊戩晉王漢臣
魯侯沐封滇緬旬夜卽安國
亨等率往往陸梁鼓噪如蝟
毛而起島夷播州之役天戈
凡再指而後僅能定之不無
事矣正虞書鋪張舞兩階竄
三危時也九思識慮誠淺小
第所見僅及此以故作茲錄
爲

上五十壽及觀大雅江漢詩頌四
方旣平時靡有爭而未亦歸
本天子萬壽天子萬年其所
頌矢文德洽四國正虞書誕
敷文德舞干羽兩階意也九

思此錄未必非虞書若意旨
倘幸徼

皇上靈寵四方郡國得多付劄
或鄉置一部家藏一帙令華
夏蠻貊霜喙日域傳相告語
則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
生萬邦黎獻度且盡寒心銷

骨罔復有敢越厥志此卽與
詰戎兵陟禹跡胡異竊妄意
所裨補或亦不甚小夫安可
以導人主好大喜功小之哉
時

萬曆歲在壬子夏五月二十有五
日翰林院添註待詔臣瞿九

思謹序

萬曆武功錄目錄

北直隸

卷之一

西山礦盜齊本數列傳

珠窩礦盜李庸列傳

房山礦民史藉列傳

易州礦民張世才列傳

羅道教侯表列傳

妖僧王鐸列傳

王善列傳

武功錄

叛民王志孝列傳

京營叛兵列傳

西城響馬列傳

易州響馬列傳

邯鄲響馬列傳

開河賊陶文列傳

草賊張從敬列傳

饑民王友臣列傳

山東

王登列傳

叛生侯沐封列傳
德平叛民列傳

山西

饑民王漢臣列傳
礦盜王張住列傳

張守清列傳

趙經代列傳

宣大

史二車達鵬列傳

河南

礦盜王西菴盜盜茶四列傳

白蓮教喬濟時刻傳

曾崙列傳

張小村列傳

饑民車宗孔列傳

王自簡列傳

陝西

礦盜楊戩列傳

回夷列傳

茶盜楊四列傳

蒲城曾應禮列傳
囉賊馬有忠列傳

寧夏

呼拜呼承恩列傳

南直隸

卷之二

江賊何旺列傳

李七列傳

海賊嚴大邦列傳

湖賊殷應采列傳

河賊劉朝列傳

合肥強賊列傳

山陽強賊列傳

蘇州強賊列傳

松江強賊列傳

流賊楊儒列傳

崇明盜徒列傳

江陰盜徒列傳

揚州饑竈列傳

通州饑竈列傳

饑民姜柰列傳

史存列傳

叛僧省悟列傳

叛民帥嘉謨倪五

趙宗式朱漢卿列傳

叛兵陸文緒傅胎子列傳

馬蹟洋諸倭列傳

爛洪口諸倭列傳

朝鮮梁承貴列傳

浙江

叛兵馬文英何中列傳

叛民丁仕卿列傳

叛生張綺呂協祖列傳

逆賊楊文學列傳

崇德強賊列傳

嘉善強賊列傳

江西

花園洞陶洪李白列傳

建昌諸盜列傳

饑民胡佩三列傳

湖廣

款人胡國瑞列傳

岔處劉堂良列傳

草坪苗石募祿列傳

牛角尖大盜列傳

山賊劉汝國列傳

周志棋列傳

叛兵王禮董承恩張鎖兒張勝豪列傳

福建

柯守岳列傳

鎮海龍王宮諸倭列傳

廣東

卷之三

巢賊賴元爵藍一清列傳

嶺東殘寇列傳

巢賊鮑時秀列傳

六灣諸山賊列傳

山賊江月照陳金鶯羅紹清黃高飛許俊美

列傳

海賊林道軋諸良寶林鳳李茂洪老列傳

珠賊陳鏡列傳

蛋賊蘇觀陞周才雄梁本豪列傳

撫民林奇材魏朝儀莫應敷黃瑞劉興策列傳

傳

羅旁徭浪列傳

黎岐列傳

流賊王三唐景松列傳

羅定東山叛兵列傳

惠潮廣丹俄諸倭列傳

廣西

卷之四

府江右江諸獠列傳

懷遠諸獠列傳

永寧洛容諸獠列傳

岑溪潘積善諸獠列傳

北三譚公柄河塘韋宋武諸獠列傳

十寨諸獠列傳

馬平韋王朋諸獠列傳

高江諸獠列傳

懷集嚴秀珠諸獠列傳

土吏黃拱聖列傳

山賊楊秀列傳

流賊黎福莊列傳

黃邦綠列傳

叛兵呂子和梁一貴列傳

安南莫茂洽列傳

四川

卷之五

凌霄阿苟列傳

都都寨阿墨列傳

九絲阿大列傳

傀厦諸羌列傳

丟骨人荒沒舌諸羌列傳

白草風村野猪窩諸羌列傳

羅打鼓諸羌列傳

楊柳羌列傳

樹底空撒諸羌列傳

元壩潘嘔商巴石箭諸羌列傳

建昌桐檜黑骨諸夷列傳

臧乃列傳

土吏馬應聘馬應龍列傳

土婦奢世統奢世績列傳

叛兵范大龍列傳

叛民瞿旦列傳

播西

楊應龍上卷

楊應龍中卷

楊應龍下卷

貴州

卷之六

安國亨列傳

安智列傳

奢効忠列傳

妖賊王之佐列傳

苗坪天漂毛且陸長牛阿田諸苗列傳

也香狗場者亞諸苗列傳

答于鷄賈甲多龍木恰吳老天諸苗列傳

吳國佐石慕太等列傳

彭必信列傳

雲南

鐵鎖箐羅思諸夷列傳

別者電記來阿烟矣兌苗苗列傳

緬甸上卷

緬甸中卷

緬甸下卷

羅雄者繼榮列傳

羅雄必六列傳

金騰姚安叛兵列傳

中三邊

卷之七

俺答列傳上

俺答列傳中

卷之八

俺答列傳下

黃台吉列傳

不他失禮沙赤星列傳

塔力克列傳

卷之九

波兒哈都台吉列傳

三娘子列傳

把漢那吉列傳

昆都力哈青把都日洪大哈不慎滿五索滿

五大列傳

永邵卜大成台吉列傳

合羅氣把都兒台吉列傳

哈喇慎着力兔把都兒台吉列傳

唆羅土蠻把都兒黃台吉麥力哥克奧列傳

火落赤列傳

擺腰把都兒兀都打兒漢列傳

東三邊

卷之十

土蠻列傳上

土蠻列傳下

卜言台周宰賽兀兒黃台吉額參列傳

土墨台豬列傳

滾兔灰正一克灰正腦毛大小及青列傳

卷之十一

王台列傳

虎兒罕猛骨孛羅康古六及商溫姐列傳

逞加奴仰加奴列傳

上寨那林孛羅列傳

王兀堂趙鎖羅骨列傳

奴兒哈赤列傳

王杲列傳

阿台阿海阿革來力紅列傳

卷之十二

速把亥列傳

卜言兔卜言把都兒列傳

炒花花大列傳

老撒卜兒艾列傳

卷之十三

黑石炭列傳

大委正列傳

媛兔拱兔列傳

委正列傳

伯言列傳

董狐狸兀魯思罕長昂列傳

猛可真小阿卜戶列傳

大嬖只炒蠻列傳

趕兎倒布列傳

西三邊

卷之十四

吉能把都兒黃台吉隱布台吉銀錠台吉威
 正恰把不能土昧阿不害卜失兔阿不害俺
 陞兔虎來罕同阿只兔滿金台吉列傳
 卑不利阿不害把都兒拓不能阿拜戶拓不
 能禿退台吉阿計大白台吉哈漢把都兒台吉
 圪塔台吉把禿台吉歪利台吉寨葉拓不能
 沙計阿不害沙計台吉討太把都兒耽戴捨
 吉列傳

切盡黃台吉切盡批吉本的大那木反台吉
 滿克素阿不害碑馬兔阿不害阿着兔阿不
 害折答答阿不害滾吉阿不害打正台吉丑
 氣把都兒白馬台吉成把都兒苦素阿不害
 脫計阿不害打刺克漢阿不害列傳
 明愛台吉切盡罕同列傳
 莊禿賴孟格台吉磷素兒拓不能列傳
 炒忽兒卜打什台吉列傳
 或收氣黃台吉捨刺乞捺通化列傳
 萬曆武功錄目錄終

萬曆武功錄卷之一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兩京

北直隸

西山硃窩房山易州諸礦盜列傳

齊本數西山礦盜也先是守備茨溝者吏唐繼武詳
 言兩臺欲以銀河諸流民產沒官以一軍軍黃土溝
 一軍軍愁腸寺禁商賈往來懼礦徒而礦徒杜天質
 等倉卒聞之皆惶懼計迺歛金錢數百串送奉繼武
 求解免於是備兵使劉世昌請於部使者丁惟寧因
 劾奏其事是歲萬曆癸酉也居七八年辛巳西山齊
 本數崛起阻山公行官兵湯應科等殊疾力戰不克
 而死本數竟遠逃走旁近郡於是乎把總陳經翰及
 何明李沛皆罪至不可赦矣而保定臺御史辛自修
 御史李棟請數其罪事下大司馬梁夢龍覆奏上
 有詔罰陳經翰何明俸凡六月李沛凡三月按茨溝
 西連繁峙東按倒馬而西山畿輔重地也廼於洞
 口築臺益列亭障而守矣
 李庸硃窩村礦盜也所居在渾河高山之間常私置
 爐冶化礦砂以為金而山人王用恐事覺勢必染已

廼走宛平。微告東廠中貴人馮保，而會守備楊正蒙、適旁郡，卽與千總劉喬及巡微吏宛進忠、提羅衣薛萬成等往捕。旣行至渾河，庸先已鳴金鼓聚衆，執弓矢，戎兵皆緣河而待矣。庸等唯怨我兵度河弗可免，竝灣弓鄉我兵，矢下如雨，而保亦怨我兵中流矢趨馬首還，卽以書請於上。詔兩臺備兵使逮捕，而是時臺御史吳兌、御史敖鯤方檄備兵使顧袞捕，未獲以故久不報有頃。詔書至，而庸等二十五人悉已就縛矣。廼以李庸等五人適邊，李自得及李萬海等二十人皆輕重罰治。屬臺御史以疏請，是歲萬曆辛巳也。而珠窩村去京師可二百里，宛平去昌鎮可四十里，大司馬梁夢龍抱根本之慮，專欲嚴保甲法，於是宛平簿李宗廉馳村中也。

武功錄

公西村簿李宗廉馳村中也

知縣

賢以其事奏，頃咨苑馬卿，卽以賢爲礦長，屬縣道監之，而以所得金聽民取什六，而它一切封輸府庫，悉以佐邊，而是時楚、雄亦開礦。上有詔，歲貢三萬，因著爲令。今行之三十餘載，亦旣有效矣。而今者方建慈寧宮、萬壽宮，山川效靈，產金藉唯是敢以死請，竊比於姜賢之後，因效尺寸之利於國家可乎。上有詔，詔兩臺問狀。於是涿州守王道定及宛平令朱滾、涑水令孫表躬馳洞所，見山勢險隘，盜賊易藏，議以爲不便，遂寢。明年涿州人史錦復奏礦徒隗大海、隗大朝等匿裸，送奉縣令馬永亨，公行開盜，而永亨亦上書深辯其寃。是時兩臺收捕史錦急，錦與郭夏竟遂逃，不可得也。僅得康世貴等四人，前是山西黃安鎮流賊石賓亦至水峒盜礦，會邏卒追逐，自相騰踐，跌傾山澗者數人，錦皆奏以爲爭礦而死，寃哉。誣之也是後，竟以永亨加府同知秩，視事如初，而宛平丞閔汝乾亦兼視西山礦事，歲時與房山官兵皆巡微峒中，而令壩州道得察其勤惰而進退之也。周言，張世才皆易州人也。庚寅歲大饑，上虛帑金數千萬，以佐百姓之急，而周言廼乘是時上書，請比開採，而御史邵以仁深言其不可。明年春，張世才復

武功錄

公西村簿李宗廉馳村中也

知縣

請於 上皆下所司問狀。而是時易州有孤山之礦。長嶺之礦。烟董崖之礦。黃土溝之礦。大曹之礦。柳樹溝之礦。牛心洞之礦。桃樹霍之礦。阜平有秋波之礦。房山有水洞之礦。言以為常見光閃鑠而世才亦以為天獻礦銀以資。陛下先是 肅皇帝從薊州人李昇。嵩縣人刁勝。請遣中貴人崔閔及千戶全爵往薊主事。沈應乾及千戶李鉉往嵩。居一二年。薊進金二十萬。嵩進金三十萬。以故言得請以為比乎。始兩臺因劉儒奏議以為礦。旁近 祖陵於開不便。於是世才書大略言孤山秋波去 祖陵五六百里斷絕。居庸紫荆倒馬三關。烏能渡渾河。而洩地靈乎。而獨水峒至 祖陵百餘里。則其穴煤鑿石焚灰者。日月相屬。皆不聞有妨。而獨以為有妨於礦。臣未見其可也。唯 陛下財察幸甚。曩者廣昌靈丘諸礦。即今所為孤山太安烟董崖呂家庄黃土溝也。

讚曰

太史公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發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邵御史倘亦有此意乎。不然礦亦天地之利也。而以之助邊。顧不善與。孔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假令西山珠窩及房易之

間採礦之使。一旦四出。則必竭府庫。起爭競。釀無窮之禍。曷勝道哉。

龍牙錄

世宗皇帝

五

羅道教侯表列傳

侯表魚臺人也常與金鄉鉅野南皮人群輩數千誦羅道五部六經於是分爲三千餘社每社立社長一人社舉一人社出金一分封輸社長諸社一旦有緩急不能辦卽以社金之人人皆以羅道教利賴已廼益尊崇表殆如神明矣而諸社皆大言太古屬上元金輪王掌教每歲凡三十六月甲子凡一百八十已改屬中元燃燈佛掌教歲損十二月甲子凡六十已改屬下元釋加佛歲又損十二月甲子亦如之周有三十六王三十六佛是也漢有二十四帝二十四武功錄 羅道教侯表列傳 六十六 三十九 孝是也唐有十八帝十八羅漢是也宋有九朝九曜星官是也朱有十二圓覺今當屬表其爲謫恠不經類如此而是時魯府鎮國將軍亦執弟子禮東鄉坐表師事矣居頃之表著書自言十二圓覺出世書秘不載第以授記室王禹書成分爲三卷令崔穩鐸日夜裝因獻見於上而會有大婚禮低徊者久之還歸魚臺明年大婚既舉鎮國將軍卽使使者李洪王治一介行李亟告表表趨穩鐸往長安既至卽奉書直走西安門欲以其書伏闕下於是邏卒執之告於東廠中貴人馮保廼以書奏詔執金吾逮捕就

法司於是檄魚臺收捕侯表等盡繫獄以示左道惑眾者殺毋赦

讚曰

北方獨多羅道教乎然其教與白蓮相爲上下久之遂至爲不軌亂矣語曰獻爲三群而況群數千衆殺牲鼓舞日務神鬼安在其不亂也方是之時南方尙白蓮教哉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詭詎誠行放淫辭豈謂此與

武功錄

羅道教侯表列傳

七

叛僧王鐸如燈王善列傳

王鐸武清人也。爲兒時從比丘知惠所。削髮爲僧。久之。請謝絕惠去。復爲氓。而是時林福以妖言惑四方。亡命。甚有聲譽。鐸因執弟子禮。事福。而會福被逮。庾死獄中。又去。去爲武城中衛舍餘。鐸爲人性罷。專好大言。少成事。背左有疤痕。一片似半月。背下有七白子。似七星。腿上又有三烏子。行間道逢雷蠻子。至覩其面貌。竊奇異之。因爲歌以別。歌曰。南道裡頭樹中剛。掩身王禪方顯名。下有三烏子。三陽頂上生。左背縣月明。遍身滿天星。要知家住處。倉圍方近尋。里中武清縣由此號鐸爲王禪矣。自是之後。蔡鎮劉佐李倉等。皆從鐸遊。鐸卽立爲三十六傳頭。招致衆姓爲會。或三二百人。或五四百人。是時鐸衆固已五千餘矣。鐸廼與諸會約。約人出金五錢。給笱。笱所書。卽雷蠻子歌也。詳言此屬孫臏留下。於是引其衆走房山。小西天。石經寺。創起巍閣。閣上以銅三百斤。造彌勒佛一座。佛後大書赤髮僧人王鐸。已置蓮花瓣三千六百瓣。每瓣佛一尊。已置龕五百。每龕佛亦如之。已置小石牌一座。已又置石牌二座。其一座大書天地三陽會。首王鐸。它皆衆男女名姓。已造三陽殿一座。中座混

元主佛三尊。傍列三十六天將。是日鐸自稱鬼谷王。禪三陽老祖。卽封蔡鎮張坤劉保等三十六人爲三十六天將。將與磁香爐一副。曰。若等自此神矣。已鐸廼著妖書名曰鬼谷王禪度。赴龍華寶卷二本。書詞多識諱。譎怪不可解曉。弗載。是歲萬曆己卯也。張坤見黨與日增。恐事覺。事必染已。莫若自請於東司房。因得除罪。可乎。有頃。坤果至東司房。具以實告。卽使旂校趙賓等。逮捕鐸等就吏。復使使者疏獲妖書。及違法諸什物。亡笑。東司房因劾奏其事。事下鎮撫使鞫問。辭服。上有詔。詔大司寇擬罪。而復申之曰。近來遊食邪妄之徒。專一捏造妖言。煽惑愚民。燒香會衆。好生敗俗。釀患今歲。加禁緝驅逐。於是四方郡國皆奉行。詔書惟謹也。

如燈亦妖僧也。嘉靖中。常從西安門。詳言募修鎮國寺寶塔。因爲妖言。蠱惑人心。欲藉以爲姦。事覺。爲執金吾所捕。廼以檻車膠致原貫。旣行。至保定。乘使者隙。因遂逃走。久之。復與其徒妙通。妙典。至東城觀音寺。已移居真武廟。建爐冶。自稱身前故魏徵蒼頭也。帶銅千斤。欲鑄玉皇像三尊。已又言修五臺山塔。廼自持木鈴。號召國中。國中多有從燈遊者矣。燈益爲

妖言言事佛。可以懺罪徼福。燈由此獲金錢。至盈萬。數數然也。於是巡城者更執之以請。上廼謂京城內外遊食僧徒過多。奸幻百端。殊為蠹民。甚亂法。詔大司寇禁諭。於是執金吾榜掠燈一百。妙通妙與皆六十以上。上所自定也。

王善。別號後溪。東明人也。先是考城朱道士。藏有妖書。及天師斬鬼印。善因從之遊。盡得其術。於是以斬鬼術。遊行郡邑間。而會儀封人。楊廷友。新城人。曹倫。聞善精於黃白。竝詣善。善與之語。一語連日夜不倦。遂迎善至其家。治黃白。久之。倫復師事。祥符人。李相。亦與善。善亦與之語。一語連日夜不倦。

相尤精於金蟬也。其法亦立會。會或百餘人。以子午卯酉日。衣冠洗。擊鼓膜拜而禮四方。是時。睢州人。趙守榮。能相。廼言相倫之面。貴乃不可言。而善尤精日者。亦稱乙未年。庚辰月。己未日。乙丑時。倫其與乎。其所期許。倫皆侯王天子事。類如此。居頃之。會中遂拜倫為南岩祖師。而倫亦立。吳大剛。楊廷友。侯守玉。三人為大頭領。已。立鐘。景。谷。世。平等。一十三人。為小頭領。已。南。岩。暗。號。朝。廷。大。頭。領。暗。號。三。公。小。頭。領。暗。號。指。揮。也。於。是。大。頭。領。每。一。頭。領。一。百。八。十。人。小。頭。領。每。一。頭。領。四。五。十。人。勃。勃。然。欲。反。皆。有。狀。而。為。儀。封。

諸邏卒所覺。即請於令長。收捕楊廷友。加以三木。倫廼怒。至髮上指冠。計欲擊破城走。而是時。縣新行列兵。傳箭法。嚴弗克就。有頃。倫廼治葛巾。紗衫。綾靴。及寶劍。玉帶。巾尚黃。服尚白。旂志皆五色。亟使使者。鍾景谷。世平。詣善期。至朱家所。推牛築壇場。欲拜善為兵師。善亦使妻舅呂朝聘先往。而倫大梁事覺矣。先是倫以白蓮教惑大梁。法當梟斬。邏卒故知善。倫黨也。遂執善。疏捕善。天師偽印。邪書。圖書。呪符。到縣庭。是日。即請於備兵使胡維新。屬大名王同知。順德。陳司理。問狀。皆叩頭服。實有之。而適大盜侯守良。聚黨數百人。舉火專焚人。室屋行間。恐道上疆奪之。廼使諸邏卒。以獲輿膠善。致大梁。周臺御史所雜問。而是時。縣道皆謂不宜以往。周御史曰。不然。事發本大梁。而況何莫非王事。柰何以它省視乎。於是保定臺御史張鹵。以其事請。始善就吏時。臺御史方簡兵大名也。

讚曰

河以南北。多信白蓮教。率以此敗也。異哉。以余所聞。京師人。人無女男。皆立會焚香。動以數百數。而其甚。有鳴金鼓。張旂志。黃屋左纛。膜拜而呼佛。洋洋盈耳。

乎。上有詔禁燒香會衆者。欽哉。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鐸等豈未聞與。

武功錄

卷之三十一

叛民王志孝列傳

王志孝。長安人也。好黃白之術。萬曆初。邑中子蔣宗智。常從孝遊。欲習其術。孝與之煉母。燒砂。築壇。魔斗。由此傾動長安。孝既見長安從遊者衆。遂勃勃然。欲反曰。人言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卽五鼎享。豈欺我乎。於是與宗智。陳鳳。張妙山等約。吾當稱帝。若佐我。我拜若爲侯王也。宗智對曰。願盡力。是日卽築壇塲。造符篆。志孝儼然稱帝。而封宗智爲王。妻梅爲后。而陳鳳。劉騰。王玉。張妙山。王祿。趙俊。張鎮。畢受。僞職。計將欲大舉。有萌芽。而爲執金吾傅霖所覺。卽使使者逮捕以請。詔鎮撫使卽訊志孝等。辭服。於是鎮撫使覆奏。以志孝等下法司。而拜傅霖爵二級。官校一級。先是給諫鄭岳。亦上書奏事。大略以王金。劉文彬事爲明鑑也。

讚曰

莊皇帝初。王金以丹石符咒。狂惑群輩。率廼從末滅。亡恙乎。今上初卽位。志孝廼亦以黃白事。稱亂哉。語曰。前車之覆。後車之戒。夫以此禍人。猶爲不可。而況於爲不軌乎。悲夫。毋爲禍首。反受其咎。豈不信哉。

京營叛兵列傳

京營諸官軍。其主從竟不可考也。先是少卿曾軫亨。閱視雲中既還。上疏條對裁冗員。長安傳以爲請。抑損營中諸廢閑者吏俸。及戍卒停操者稟食。於是金吾指揮使高濤。旂手指揮使楊紹臣。羽林指揮使高一椿。請於大司馬石星。已請於定國公徐文壁。柰何欲紛更。祖制而以我爲老耄廢閑而議罷乎。願爲畫便計。不然吾等且日自言於曾司空所矣。大司馬曰。何有是。誰爲爲此議。而令若等擾攘亡已也。亟去。毋妄言。妄言誅矣。頃之。武選郎張國璽。聞官軍皆攘臂而起。請以檄曉譬之。趨毋亂。諸衛官及戍卒。固不知檄意也。乃聚黨數百人。走長安門。欲匍匐悲號於元輔。而曾大司空曾同享。左司空周世選。右司空盧維禎。請會極門。上疏。諸官軍望見大司空來。皆趨而前。遮道稱願。母減俸不容口。遂擁衆直從司空走承天門。臺隸呵止官軍。官軍擊砂石。傷臺隸而貌濺汚。并及司空。以司空親軫亨兄也。賴大司馬危言始解散。於是給諫羅棟。御史顧龍徵。皆劾。奏其事。而大司馬。大司空亦請告以謝人言。上弗從。獨問五府及京營兵科。自是之後。給諫章尚學。則劾張國

璽。詔調南京用。亦罰俸凡六月。給諫鍾羽正。吳之佳。御史賈希夷。則劾定國公。以定國公所題誤也。先是。上有詔。詔所司問狀。大略言。如有意縱容。互推諉。不行禁戢。令指名參奏。而左司寇邵陛。所訊指揮張佑。百戶李山。李欽。晏文。四人。而其間。獨一李欽可鞫。張佑。則已老。山與文皆貧甚。故無糧。而王維政。劉豸。則并其名而亡之矣。凡此。皆定國公所。奏題於。是。詔罰俸凡六月。而大司馬。竟請論高濤。楊紹臣。高一椿。如法曩者。常止三人。毋妄言。而三人自言吾等。且日請於曾司空所也。

讚曰

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而況於尚書乎。以余所聞。尚書國之喉舌也。禁門咫尺。天威而武弁蒼頭。奈何以不法施之。倘亦有蕃鎮之漸乎。晁錯常有言。削之其禍速而小。不削。其禍遲而大。豈獨七國哉。蓋亦類今之兵勢然也。

西城易州邯鄲通州諸響馬盜列傳

孟子龍五軍八營。戊卒也。乙亥歲與留守軍黃梅騰驥軍宋朝陽。專騎官馬。馬上灣弓而射人。人至奪其金。走走如蜚。八九載之間。道路弗寧。疆吏第知其爲響馬賊也。姓名弗可聞。甲申夏。朝天宮人尹承恩。偕騾夫閔科。從定興。販錢既還。行至羊房店。子龍三人皆揚揚騎馬。貫弓矢而來。麀承恩奮髯據鞍曰。走速。送奉錢馬上。承恩卽取橐中裝。跪而奉曰。錢盡在是。唯將軍無僂我。龍等竟欲殺之以滅口。而會煤夫數十人至。弗殺。復騎馬向德勝門走。於是以其錢。日莫從博徒賣漿者遊乎。而是時。指揮使曹大義。趙東魯。有才名。頗能逐捕盜賊。廼使邏卒劉江。巡徼道上。而子龍等三人。方右持杯。左挾歌兒。大自愉快也。江等偵其狀。請於大義。卽使使者捕之。疏索橐中。姦藏僅遺錢一萬二千七百文。馬八匹。及弓箭衣服。亡笑。是日召致承恩。公庭中對簿。子龍三人皆叩頭服。賁有之。頃大義復捕獲王章。章亦大盜也。而御史葉承遇。見以爲新法。兵馬使獲強盜三人者。具題紀錄。廼以曹大義請比兵馬王克敏。趙東魯例也。上可之。易州故多響馬盜也。壬申冬。信陽司訓徐篤敬。還自

長安。旣行。行未至滿城。而會一強賊騎棗騾馬。執奪矢。鄉司訓發七矢皆中。奪其橐中裝而去。旦日。司訓竟死於道。縣道爲治楊柑。先是備兵使高文薦。徵保定同知李琮。都護王江。指揮劉光。代行保甲法。而滿城令申九峯。亦帥縣尉黃履經。日莫巡徼道上。至備平。而響馬特出。諸邏卒不意耳。於是縣令移臺御史宋纁。御史盧明章。有頃。兩臺上書請量治高文薦。欲逮問王江等。上初從廷臣議。凡大寧都護所部。有如盜賊公負。聽所在捕繫。歲終。保定臺御史得察其勤否。而舉刺之。是時。大寧以都護一人。保定以同知一人。主巡徼事。而安新。博蠡。東鹿。則以屬之縣。迺也。縣道有盜賊聚黨至十人以上者。所司皆請論如法。李經。榆林衛軍餘也。戊寅秋。常與王貢。高大深。約響馬盜楊文林。孫得寶等。相扇而起。而是時。百戶王虎亦竄入其中。竝走邯鄲。白晝大道之中。騎馬灣弓。奪道一介行李。往來如入無人之境。是時。彰德守蒼頭黃謙。道逢經。經呵而止之曰。安走。謙廼下馬。盡以橐中裝。送奉經。經復携所鹵獲。卽騎馬走。而斯卒栗洪。貴。往縣庭中。具以實告。於是縣令李廷彥。尉王節。及獄吏郭邦憲。永年尉。陳廷棟。肥鄉尉。師珩。卽提邏卒

許輅蔡敖等五十餘人。追亡逐北。至暴台寺。挑戰。經
廼貫弓執矢。鄉賀逢源射中馬。節亦射經。中鬢。左經
復走。永年牛家堡。乃益張弓射。射果精。我兵張登等
中流矢。死者二十餘人。節與李獻奮毒而前。勇氣益
百倍。於是疾力。獻劔斬楊文材。節斬高大深。生得李
經。而縣令及同知趙子敏。提邏卒。圍者四面。而郭邦
憲。陳廷棟。與蔡考。李光先。並衝鋒而入。得王虎。王貴。
張再傳。盡斬之。而獨以李經。孫世寶。檻車膠致廣平
府。繫獄。是日即請大名姜副憲。屬趙同知王司理。鞠
問。辭服。自是之後。鞏昌張豹兒。與閔子新。毛喜。喜等。
十餘人。大會通州竹佛寺。欲為李經。滿雪。前日之憤
子新。廼王虎餘黨也。於是使豹兒。潛伏邯鄲。呂公墳。
訶事。而為李獻所覺。即逮捕之。就吏。然後請於臺御
史張鹵。御史王應吉。書奏。事下大司馬。方逢時。議
以縣令李廷彥。尉王節。紀錄。初趙子敏。守河州。以上
城工不實。貶俸二級。至是請予敏俸。上皆可之。
曩者王虎。故以延安衛百戶。常備守疆場。今廼淪於
大盜。議罷襲也。
通州亦多響馬盜也。甲申冬。淮安鈔關。法當進鈔七
十四萬。鋪墊金二百兩。屬繇使李桐。既行至通州海

子窪。而會響馬盜。要而盡奪之。邏卒日巡微道上。賊
卒不可得。而是時中貴人張誠。以巡視庫藏。一聞斯
事。即上書以請大略。以為曩時臺諫諸臣。所條對捕
盜法。至備。而後御史陳荐。請暫賜緩刑。漸稍習於
寬和也。今宜著為令。令所在大盜。毋得妄稱逃脫。輕
易註銷。苟完考成。上可之。於是捕盜之網益密矣。

讚曰

軍餘所以備它盜也。而百戶尤為鎖鑰。今白晝能騎
馬。灣弓而殺人者。皆此屬乎。余嘗出西城。還走易州。
通州見其下。冠蓋相望。而獨患苦響馬。殆倔強哉。練
保甲。列亭障。法不可不謂嚴與。嗟乎。響馬勿為志。此
皆北走長安道也。

開河賊陶文列傳

陶文運河盜也。萬曆初，千戶安國轉輕賫銀一千九百七十餘金往太倉。既行，至七級下閘，會莫，諸船皆止。倉而大盜陶文趙三等訶知舟官舟多金錢，夜半擁眾四五十人入舟，執陶肉而奪之金。於是河上諸臣工皆大懼，奈何以巡徼不法而使府庫金中道而散於諸偷乎？吾等度自知有死罪，誠惶恐而又久遮留使者，罪益深。且日即貸金如數，悉付使者，然後告於備兵使王元敬。於是臺御史傅希華、御史張憲翔竝以其書報。上是時給諫蔡汝賢則劾奏備兵使王元敬、袁州守游季勳、御史商為正則劾奏通判孫仲科、縣令李廕、丞謝湘，事皆下大司馬譚綸覆奏。上有詔罰游季勳俸凡半載，王元敬在俸，而以孫仲科等屬御史逮問。居一二年，備兵使曹當勉始捕獲大盜陶文等以告。於是御史劉良弼具報天子曰：今臣所捕，迺曩時開河盜也。詔梟斬河上使大盜毋效陶文。

贊曰

以余所聞曹濮之間，列兵憲儼然大將軍，旗鼓豈不壯與區區一陶文何足以辱府庫金而勞苦我河上

公平。主計者常請選補運軍，良是余觀開河其疾小非若海洋江漢而廣也。何迺憂盜賊哉。

武功錄

草賊張從敬列傳

張從敬廣宗人也。常與邑中子董談及鉅鹿人董魁陽、衡水人蕭茂林等二十餘人，並方巾綠服，如漢官儀，白晝執持斧鉞諸鬪器，皆揚揚騎馬，馳驅於鵝侯臺旁，若無疆吏乎。於是寧普令孫訓、新河令莊傑及冀州守張存鉅，請於井陘備兵使喬木，並提邏卒邊希真等追逐。至東鹿東，鹿迤南，則王家井，迤北則聶家莊，迤東則穆家窪。諸偷獨從間道走，走不犯東南界，而希真及韓署等鳴金鼓，號召鄉兵，殊死力。鏖戰，斬首捕虜凡四級，奪獲馬駝及弓矢，而諸偷亦殺我邏卒耿介。韓署、韓計年相當，然後走新河、曹家庄道，逢東鹿人王喜之、劉克類、劉天佑，携橐中裝往曲周，執而奪之。已走鉅鹿于家，小留諸庄淫婦女，略信惟德、李惟正、陳其平、董守恭等，金銀什物，亡笑頓縣令何文極尉孫孟春，逐捕始解散。當是時，鉅鹿則屬大名，備兵使東鹿則屬易州，備兵使新河則屬井陘，備兵使乃竝請於保定臺御史陰武卿、御史敖鯤、范鳴謙。是日即檄巡徼真定同知徐濂、順德同知李琮，保定俸侯與竝行部二縣，竟未得賊也。於是兩臺及給諫張昇思，後先劾。奏諸疆吏於郡守，則王守誠、魏

任張振先於縣令，則何文極、王明、莊傑於尉，則張孟春、武仕侯、君輔，事皆下大司馬梁孟龍問狀。時壬午夏也，居頃之，大司馬覆奏。上有詔，任何文極、李琮、張孟春，俸罰徐濂及莊傑。俸。凡三月，而備兵使曹子登。上幸寬假不深治。先是東鹿令王明調任丘，張給諫疏必欲明捕獲盜賊而後往也。居頃之，從敬等流山東，迺與孫夏志謀，以爲縣道必不寬假我輩。若不蚤爲地，則相隨就縛矣。於是以前一百二十金，悉付夏志買馬，期五月終。大舉流行諸郡邑，豈不愉快乎。是日從敬亦由穆家口直走太安州，安家庄亡匿。武力錄。今直隸張從敬傳。村民井奎所。侯夏志騎馬，猶恐時且久，此間人必深疑我，我不若先未發娶妻也。示吾毋它意。迺以王勉爲媒，娶其妻趙。當是時，山東臺御史楊俊民及御史黃應坤，先已察其流犯諸郡邑人，檄濟南武德臨清曹濮諸縣道收捕急。於是平陰令微請於濟南備兵使劉天衢，即使都護任自強、千戶馬尚文馳安家庄，從敬迺帥董談等，竝騎馬跳驅而前，自強不避矢石，疾力戰，竟執從敬、董談等七人，餘黨皆遂逃。已禹城執李舜卿、肥城執李天民，竝檻車膠致公庭中。對簿皆有左驗。於是兩臺請於上，幸從大司馬議，梟斬

張從敬等傳首井陘間

讚曰

兩鹿及新河。豈非 畿輔股肱郡哉。余聞其下。列郵亭。練保田。兩臺詳哉其言之也。今草寇不下二十人。而以二守若令敵戰。迺致耿介等。傷金瘡而死也。悲夫。張從敬。竟為山東所捕。首足異處。倘所謂天道好還。是耶。非耶。

饑民王友臣列傳

王友臣。內黃人也。縣故。旁近湯陰。安陽。而限以障河。乎。丙戌歲。大饑。村落間。固鹿空虛。百姓不厭糟糠。而賈人皆轉麥以逐利。母皇它問也。於是榜人李友才。以麥舟七艘。鼓行而道。豆公村。而會王友臣。聚安陽。湯陰諸饑民數千人。鳴金鼓。張旂志。並鼓噪而前。曰。毋往。亟取麥來。方是時。我困。恐不能須臾待也。而邏卒。申廷諫。乃趨而呵止之。友臣即劔斬諫。以懼諸賈人。竟盡奪其麥而去。而會淇縣有王安之盜。汲縣有車小岡之盜。皆以奪麥為務。於是旁近郡。皆提邏卒。逐盜賊。遂捕友臣。并及安。先是。安在鳳凰臺。樹藍幟。鳴金。略賈人。張學書。而小岡亦略趙國英。賴承。湯克寬。久之。二酋皆伏誅。獨小岡未禽也。其後御史柯挺。條對救荒諸便宜。而臺御史賈三近。以為挺有所刺。譏迺。上書請告。以避賢者路。上不從。以為撫臣受。朝廷重寄。當以災傷為急。豈可以言語疑似。悻悻求去。於是臺御史叩頭奉。詔書。惟謹。復北鄉拜。且曰。第使災民亡恙。然後足以報塞。陛下明德也。

讚曰

以余所聞。賈公念饑民念至深。唯恐升斗之粟稍闕。

滯使九重德意。不且莫及也。而饑民率賴以生活。亦甚盛矣哉。人言救荒無奇策。豈其然乎。豈其然乎。余每讀故志。至聖人貴未然之防。則未嘗不以爲通於積貯之說也。

武功錄

王登列傳

表

山東

王登列傳

王登東昌人也。與邑中子黃恩、李茂、禎、董明、池善。居恒謀欲反。會丙戌。星變。歲大旱。登等相與謀曰。以此時起可乎。於是黃恩專以左道惑里中。而明池乃爲檄。檄大書軍情。密東卽付梓。人雕之。已復書群英聚會。代天行道於上。廼以檄請登。登以硃紅標之。先是茂禎日夜治闢器。闢器已成。是時十二月將盡也。登等乃乘太守帥官吏。出郭迎春。謀欲略府庫。及運舟諸糗。振事覺。爲邏卒所捕。生得王登等八人。奪獲

武功錄

王登列傳

表

於是都御史李戴會御史毛在奏。聞事下戊部。是時少司馬石星本兵柄。乃以其事奏。詔梟斬王登等。東昌市居二三月。復按聊城令韓子廉。肥城令閻談。後先逮捕黃恩、王應時、王堯臣等數十人。罪當斬。上可之。廼以萬象春、田樂義、劉魯、蕭應宮、下銓部。紀錄。先是試御史王象蒙上書。欲曹州建守備一人。武定調守備一人。濟南改參將一人。大略以曹州去徐沛近。去省遠。地形最利。長驅自昔。號稱曹單多妖民。而武定東臨渤海。僻在一隅。多流賊。故也。曹州故有

兵二千八。建守備。武定調德州遊擊往。亦便濟南。故有練兵參將。後罷。今于都使司改參將一人。給與勅諭統領訓練。亦便。上從少司馬請以為議是。

讚曰

余觀東昌南至曹濮北至臨德。皆餉道。豈非天下咽喉乎。其下地四平曠。柰何不請大將以備之也。而說者曰。兵巡使儼然。建大將軍旗鼓矣。余以為不然。運籌帷幄之中。將不如兵。巡使攻城先登。陷陣卻敵。前蒙石矢不避。湯火之難。兵巡使不如將。二者曷可廢哉。易稱履霜。堅冰至。余每讀王御史疏。則未嘗不爽然自失也。

武定縣志

卷之三 列傳

二十九

叛生侯沐封列傳

侯沐封。文登諸生也。縣故有土城。歲久崩。於是議建石城。會劉太守。以庚辰朝正月。還郡。時冉冉正月矣。先是當事者。以其事屬同知韓屏。屏迺召諸父老子弟。約約治城。大率二百一十餘日。日人稟食二分。官與民各辦費。費亡慮一千一百餘金。既不得論優免。是月也。屏行部文登。與海州吏目孫經尉。陳思義。以二十九日始事。而諸生侯沐封等。例當轉石塊。殊鞅鞅不樂也。會諸生唐希孔。軍餘于教。曠徒榮紀。亦欲阻此法。沐封因與謀曰。柰何以吾輩下同編氓乎。今

武定縣志

卷之三 列傳

三十一

請免不可得。必聚眾直走公館。鼓噪發彼姦。臧然後可圖也。希孔曰。吾意亦欲如是。即帥百餘人。人各持木棍。錘鎗。擁眾往問屏。沐封曰。所不趨而前者。有如此日。封前。希孔亦前。因言縣尉驗石過刻。公獨不能以半辭禁阻之。安在其為大父母也。我等貧困甚。即賣子鬻產。以運石猶不足。若不為我畫便計。我惟有死。頃沐封恐為屏所窺。詎退處諸生後。陰使叢相等亂。飛石擊屏。中屏身。於是經及思義皆跳驅走。獨執陳把總。毆傷左股。是時丁同知行縣事。後趨走至工所。柳邦麟等誤以為屏也。復飛石擊紗帽。裂碎。後

乃知其非屏也已。于教疆要挾府出示。自日中至朔
授壞震城中。府不得已。果以檄趨散工。始解散頃之
屏。延以其事。告於副觀察袁弘德。城事竟寬。假至秋
杪。於是撫巡使趙及御史陳功譙讓督學使者
沐封。竟請生爲民。唐希孔。王好賢。劉文輔。發社。延
奏聞。事下御史大夫陳价。皆寬。薛屏等罪。獨沐封于
教。皆適邊。叢相等。皆枷楔。以爲叛民戒。詔從之。於
是以軍法榜掠沐封。凡一百。而後遣也。

讚曰

城池所以衛民。沐封以運石之私圖。遂妄欲阻大計。
何哉。至其傷郡佐。毀冠裳。此尤非疆場之福。傳曰。鄙
人何知仁義。鄉其利者。爲有德。封等豈亦有之。當是
時。非深憚趙公威望。方以王佐材保釐其地。若等且
將爲戎下禍。不但止此矣。

德平判民列傳

德平。濟南所部也。辛卯歲大旱。蝗蝻爲災。是時崔士
棨爲令。延移于臺。御史朱應昌曰。縣不幸。良苗敗於
蝗。蝻之口。願爲縣畫。便計。先是縣以大旱請。臺御史
見旱蝗相因而起。心竊數數。然疑之。而會丞董用賓
至臺。御史延進用賓。庭中問狀。用賓具言有之。第不
如是其甚也。是日士棨亦至。延報夏災。竟如所請。臺
御史卽召用賓。置對。士棨爭辯不容口。有頃。縣遂聚
衆至五千餘人。直走臺。御史所揚揚。由甬道而馳。延
特敗禾及死蝗。陳堂上曰。我明府所請如何。臺御史
武功錄卷之三

皆一切寬假之。使其自定。然後具以實告。先是濟南
守及糧使者。荊州俊。大方伯傳作甫。案驗皆言。德平
實旱災五分以上。百姓見臺御史最明察。叩頭服實。
吾等小人爭時急。殊觸犯天威。於是臺御史劾奏。崔
士棨。久之。給諫王德完上書言所劾未當。詔部院
問狀。其後御史大夫李世達覆議。詔曰。近來議論
煩雜。假公濟私甚多。卿等宜辨別人心。力持國邪。其
有邪佞險薄之徒。沽名飾行之輩。逞腹妄言。遵奉給
音指實。糾奏而給諫吳鴻功亦言。邇來下吏可以狀
上官。訛言可以宣內地。虛名可以動聽聞。上甚驚

之頃臺御史宋應昌請予告以謝人言大略謂德平之變實荆州俊主之語在奏疏先是御史何出光舉士祭卓異乍賢乍不賢廷議以此紛紛矣

讚曰

王成豈非西京循吏哉迺亦虛增戶口乎德平之役起於愛民太甚臺御史亦第論其報勘不實耳而給諫則不得不為紀綱惜且以五千之德平揚揚捭捩而而走會城甚矣哉欲以敝履而加首也悲夫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信哉是言也

武功錄

卷之三

六

山西

饑民王漢臣列傳

王漢臣隰州人也。是時歲大稔。年穀不登。城中斗米金錢以上。百姓至賣子鬻產以接衣食。猶不足。而石樓人劉廷輔隰州人。姚金湯皆以貨雄里中。漢臣乃與王應之。王廷愛等稱貸於廷輔。廷輔弗與。漢臣出罵詈語。去。頃謂應之曰。吾等豈饑餓死乎。於是聚黨三百人直走石樓縣水頭山。黃鶯等旦日遂至曹村。執廷輔。請免。不可。廼擊牛酒。已。輔出橐中裝。得遂逃。臣等竟略糗糒九十餘石而去。先是臺御史辛應乾請輸民糧二千五百兩。以佐隰州之急。會平陽太守缺。而以司理王之猷視府事。廼使同知王思廉行州撫饑民。簿責邏司。急。邏司常從走卒。巡徼道上。逮捕王廷會。而曹堯等皆奔走。走隰州。陶花里略姚金湯橐中裝。桴鼓晝鳴。於是河東兵巡使粟在庭。自蒲州一日夜行三百里。馳平陽。奉臺御史檄曉譬諸偷。諸偷由此解散。事聞。下戎部問狀。當是時。臺御史侯于趙。新到官。管事。大司馬。請付臺御史案驗。詔可之。始解州判葛翰行隰州事。而平陸簿吳世濟。行石樓事。部索諸郡。生得王漢臣。王汝愛。王應之。王

武功錄

卷之三

三十一

貴王邦彥五人。檻車傳臺御史。臺御史猶欲捕曹堯
急也。前是解州守宋偉未到官。臺御史不論論。葛
等罪以請。上幸恩貸。等詔所司加意撫恤。毋致
流離失所。以啓燥端。是時癸未夏五月也。

讚曰

傳曰。一旦有急叩門。不以有無爲解者。惟朱家劉孟
耳。王漢臣稱貸於廷。輔不可得。遂亂乎。余常過二晉
其下山廣川狹。民貧土瘠。賦役頗繁。假令歲比豐稔。
民猶難之。而况有如水旱。國胡以相恤也。當是時三
晉尤苦虜騎哉。

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三

七十三

礦盜王張住列傳

桃花溝及溫峪山。五虎關皆芮城垣曲夏縣諸礦洞
也。先是戊寅平陸礦徒導河南諸偷。既渡河。阻山公
行。上有詔。詔比江西湖廣例。彼此約會。協捕務期
盡絕。事寧。一體叙功。論罪。居亾何。河南汜池人王張
住。小倉觀朱世安。趙仲保等。常與芮城垣曲夏縣人
相得甚驩。當是時。夏縣有溫峪之礦。芮城有桃花溝
之礦。垣曲有五虎關之礦。於是溫峪山二岔溝諸姦
民謀曰。道河南人至。吾等因以爲利。不亦可乎。頃之
王張住。小倉觀聚黨二千人。乘十二月盡。水堅可度。

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三

七十三

遂從川里等。廼以羊一。豕一。鳴金鼓。祭河度。直走溫
峪山。取沙。漸增至六千人。會刁家溝山。忽摧裂。有沙
可化爲銀。而王張住等。盜心益熾。盡溫峪二岔之間。
皆爲保姦矣。於是縣備礦簿。王寵請於河東守。巡使
卽引兵馳蝦蟆口。逐捕諸偷。諸偷奔散。頃之。諸偷大
入。芮城桃花溝。簿何志儒追逐。生得礦首蘭一枝等
八人。而垣曲令王文煒。亦從邏卒。備五虎關。時礦首
已從上下柳窩。至甕兒口。度河矣。守備李材。提邏卒
轉關中。流矢幾死。於是給諫顧九思上書。請御史臺
論以禍福。令其解散。大略欲重臣爲救荒。彌盜策。是

後御史臺許守謙大會御史原登雲。而後河南都御史衷貞吉。廼從黃河以南。石營備諸賊。上復有詔。詔兩省巡撫各嚴督司道協力驅捕。禁戢毋得疎玩。是歲萬曆丙戌也。於是千戶顧託提兵三十人爲一軍。軍於石縫峪。戴家庄。劉思忠提兵三十人爲一軍。軍於李家庄。底塢庄。胡懷遠提兵三十人爲一軍。軍於盤頭鎮。張上提兵三十爲一軍。軍於好羊度。指揮張冠提兵三十人爲一軍。軍於陝州東庄。陳一清提兵三十人爲一軍。軍於三門村。王度提兵二十人爲一軍。軍於茅津。百戶李貴提兵三十人爲一軍。軍於太陽渡。趙貴提兵三十人爲一軍。軍於西故村。皆禁它使過。賓母往來。孟津之間。時有操艇而問度者。罕而希矣。後衷貞吉上書以爲所司飾詞推諉。先是榜人李公化告芮城礦賊趙利。擁衆奪舟而渡。事下靈寶縣。具知趙利非礦賊也。是時利有麥地濱河。公化廼與南思誠等渡河而盜。毆傷守者陳龍。張亦顧趙。加益扶救得解。而邏使焦旋左驗。於是利與公化對簿芮城。會掾史李子春與化有親識。乃給言利故礦盜寶。擁衆而度也。乃以利繫獄。後靈寶得其奸。以爲曩所請擁衆而來者。非實。頃下平陽同知史自上浴

縣令廖道克。後先雜問。其如靈寶所按驗。於是當公化徒罪。而貞吉亦非以李公化誣趙利。而遂槩謂河南無礦盜大意。欲分界嚴防。效同舟共濟之誼也。

讚曰

語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礦徒豈以爲利而來耶。疆吏第堅閉其礦。土人尚不敢爲利。而况于流寇乎。臺御史令黃河以南爲營而守。良有以也。嗚呼。捕盜有如暴勝之張敞。其人則礦亦天地自然之利也。然何必堅閉哉。

礦盜張守清列傳

張守清五台人也。邑故有五台山，廣可七百里，其間林木茂盛，叢襍土石，甚崎嶇。守清與其黨郭西山、張盡忠等聚黨二千人，居鐵舖村，專以礦盜為務。頃之，潘王與清通婚媾，好行私惠，以招亡命。黨類漸增，迺以郭西山為大頭目，何矮子為小頭目。守清為人機械變詐，不可測。諸偷從令，則分財利，有如一日不奉約束，清必筆死杖下。納之溝瀆中，以示威重。有司莫能禽。庚寅秋，上有詔，詔臺御史按驗。於是制置使蕭大亨及御史賈希夷為檄曉譬，令歸降，不則天討。武功錄云：張守清軍門上狀，具言盜礦則有必加若等。於是張守清踵軍門上狀，具言盜礦則有之。實無它腸，願假清死罪。頃鐵舖村人袁秉臣言狀亦如之，願立為保長，使開礦納稅。事下鴈平兵備使張惟誠，屬代州守黃思道。五台令常自新問狀，請以鐵舖村土著及晉府佃民流寓大率四百九十二戶編為一甲，即立張守清為保長，郭貴為保正，許廷珍為保副，丁厥為老人，開礦取砂，歲賦一千五百兩，封輸縣官以佐邊。先是，上詔督撫詳議具奏，不許。虛文塞責。是時臺御史李采非議官使使者監臨，而以所覈砂官七民三便，頃代州守及五台令請以十分

為率，官取其五，而以半予民。於是守清即以所置屋三十五所，改為鄉約所，而置制使及臺御史，皆以為可。乃上書請立循環文簿，每二季一筭，而以縣使封輪布政使歲抄轉運民部。於是事下該部問狀。其後御史任應征劾奏臺御史及總戎李如松連標亦奏清結婚宗室事。有狀居頃之，給諫王遵訓亦上書言撫處失宜，而張貞觀以閱視行宣大深言開礦有五不可。語在奏疏。大都欲給守清等批執，令歸耕。敢議令及不如令者，斬。礦洞請以石填閉，建墩臺於上，帶得通，即置防守使一人，而以營兵三百人戍守之。沒

武功錄云：張守清軍門上狀，具言盜礦則有之。實無它腸，願假清死罪。頃鐵舖村人袁秉臣言狀亦如之，願立為保長，使開礦納稅。事下鴈平兵備使張惟誠，屬代州守黃思道。五台令常自新問狀，請以鐵舖村土著及晉府佃民流寓大率四百九十二戶編為一甲，即立張守清為保長，郭貴為保正，許廷珍為保副，丁厥為老人，開礦取砂，歲賦一千五百兩，封輸縣官以佐邊。先是，上詔督撫詳議具奏，不許。虛文塞責。是時臺御史李采非議官使使者監臨，而以所覈砂官七民三便，頃代州守及五台令請以十分

宣大鎮

史二官車達鷄列傳

史二官車達鷄。皆三衛部夷也。阻山後以爲險。二官常與黃台吉相仇殺。亡厭嘉靖中。幸悔過。廼衿甲面縛詣臺。御史劉璽曰。纍首願旁近塞上。逐水草。唯將軍所左右。於是臺御史請於 肅皇帝。幸報可。由此史夷得牧龍門所。隆慶初。車夷達鷄亦自虜中亡抵於邊。吏請牧滴水崖。靖胡堡。自是之後。二酋常往來虜中。爲間牒以自效。久之。老把都黃台吉聲欲犯漁陽。而制置使王崇古卽使史二官深入朶顏部黑臭

營。誦之其狀。聞告漢。亡何。黃台吉東徙。推擇胡中。美女子爲婦人。是時車夷大恰。奇老撒。人物故。而恰有子曰敵壘。撒有子曰八不刺。皆年少不視事。而以所部哈不當。在密雲邊。幸有女。哈不當親阿卜者。漢兄也。已。又得車夷克臭女。及朶顏阿太女。史二女。黃台吉并皆室之。曰。吾長王胡中。若等豈憂貧乏哉。居亡何。黃台吉比妓。益思其父哈不當。廼單騎至密雲邊。迎謁父。父與阿卜者。漢偕往也。而車夷革固燒花柰等。亦感比妓言。遂引衆去。動以百數。頃比妓復使酋長肯吉布。恰啞石等。首領哥。躬帥所部刺八他。不囊

等。二百餘騎。馳瓦房溝。西至水克。鹵獲車夷哈計。哈班賸。擦哈。賴卜。肯。及禿斯箇兔事。胡累去矣。於是御史孫琮。劉良弼。劉堯卿。給諫張書。皆後先 上書。陳大計。語在 奏疏。而臺御史吳允業。已與制置使王崇古有成畫矣。是日卽召大酋達鷄。敵壘。八不刺。三人。小酋伍樂禿斯額等。一十九人。庭中問狀。大率未去者。凡一千八百八十二人。皆一切罷撫賞。因以檄譙讓順義王曰。柰何教兒子不謹。而廼誘惑我屬夷去乎。趨歸我。不然者。我敗乃市賞也。黃台吉果惶懼。問諸比妓。乃送奉阿卜者。漢到邊。已復爲酋婦所。武功錄

窮夷五百人。竊比史車事。請撫賞。當是時。史夷服屬已久。畜產頗多。而獨車夷此輩。歲無積聚。常盜竊馬牛羊。已廼計畫無所之。輒欲借緣邊卒。從征。徼律於搗巢。趕馬。而遂因以爲利。及後 貢市成。母用武。惟仰食縣官。而老把都。又從旁行搶略。帳中澹如也。臺御史於是嘆曰。車夷以窮困故。來歸我。我不蚤自爲。若地。若寧不掉臂去耶。於是請築堡三座。以安之。事下大司馬譚綸。議竟寢。廼於寧遠堡。及四海冶。並修起墻垣。令二夷歲時逐滴水崖水草。有知一日不可知虜來。并皆匿前垣。老把都烏柰。彼何也。是歲萬曆癸

酋也。後五六年戊寅。御史黃應坤。請簡二夷中。梟騎
四百備營兵。得稟食縣官。人月三斗。而大司馬方逢
時。以為不可。久之。給諫田大年巡邊。以為二夷最為
心腹患。莫若曲為隄防。明年。御史徐鳴鶴。上書。意
與應坤同。是時梁夢龍本兵極矣。而亦以為宜厚其
撫賞。於筴便。皆以夷性母厭故也。先是裨將麻貴。約
束車夷。車夷迺不就。日夜惟決筴於北虜。而史二恐
事覺。辭且染已。迺踵軍門。請曰。車夷遠邊。交連北虜。
意欲何為。將軍蚤為地。由此邊吏殊不虞。史二有它
腸也。久之。俺答幸款塞。結離而稱臣妾。緣邊卒皆虎
睡。倒載干戈。無所用。相率去墾田。而史二以為我今
復欲牧馬。長安。鴨鴨滴水。赤城之間。毋迺蹂踐禾稼。
而幾犯漢法乎。於是帥胡能。那木神堂等。空廬二百。
亡虜人二千五百八十三口。索駝馬牛羊六千餘頭。
竝馳樣田堡。因至馬鞍山。初。史大侵盜。老把都馬牛
羊。老把都常稱兵欲報之。於是盡以橐中裝藏龍門
滴水寨。而老把都僅執其犬子擺三兒。後邊吏讓俺
答急。得解免。至是盡携橐中裝以往。往依安免也。而
備龍門者將馬一龍。從正峪。嗟瞭之。安免乃帥千餘
騎。亦皆達史夷於塞外。於是自黑峪口。至紅沙嘴。出

邊。揚揚騎馬。夾道而馳乎。即使使者追之。問曰。若亡
何也。曰。我亡。以內地多耕種。吾無牧所也。且麻將軍
不食我月米。已兩月矣。不去。將安待乎。且日參將麻
承詔。告於總戎李迎恩。副總戎張元。於是偕守巡使
審化龍。陳于階。以請也。而御史連標。迺以其事屬同
知毛似荀。通判任國相。縣令趙爾守。具得其狀。因
上書。劾裨將馬一龍。楊諭。李天爵。李寬。李迎恩。黃明
臣。已劾大司馬王一鶚。上有詔。言將才難知。大意
不欲盡歸本兵。故事。二夷月有米。歲大賞。凡一小撫
凡三。至日。北路則靖胡堡。東路則龍門所。以為期會。
武行錄
先是備守靖胡者。將董用威。久負大酋。那出賴。黑石
等。月米。至一百六十有奇。羊酒麴。銀至三十八兩
有奇。而是時胡中。或言謀者。梁天祿。何故鎖我。史二
子紅亥。或言麻參將。蒼頭軍。何故疆奪我騎馬。口語
甚藉藉。而又會庚寅春。自正月至四月。法當行小賞。
後以米糲不具。改六月。而史二遂怪麻將軍不我給
也。於是大司馬王一鶚。迺復奏。上有詔。貶麻承詔。
俸一級。逮問馬一龍。李寬。罰楊諭。俸凡半年。黃明臣
凡三月。李迎恩。凡二月。已謂邊方事務。統率制馭。全
在督撫。豈得無罰。於是罰蕭大亨。郭四維。俸凡四月。

也。自是之後，塞上益執其史。夷子阿哈大車、夷子他喇言及所部已奇，力箇置之圍土以爲質，趨歸故巢而給諫王遵訓以爲不必招來，張應登以爲罰服不必問再來不必留，說誓不必聽。崇初春以爲安危利害之大機，毋謂去留不足爲輕重而斷事。張壽朋亦以爲宜乘其自去而姑置之，當是時上幸遣給諫鍾羽正行檄至龍門三岔，迺召降人瓦四、阿猶器問狀而史二則從瓦房溝，遷徙黑阿矣。黑阿去靖胡龍門不百里而近，志未嘗不須史，取阿哈大也。始車夷治裝急，遺橐駝馬牛，牛一千有奇，在滴水崖。靖胡堡其後遣胡罷帥九十餘騎直走滴水崖，賴楊諭追逐罷空返。久之，史二亦使虜騎入永寧。至周四溝，搜牛羊遊擊杭大才鏖戰，斬首捕虜二十餘級，虜亦傷我軍五人。然大才中流矢，幾死者數矣。明年辛卯夏六月，星隕從東北走，天鼓鳴如雷，其秋史車並詣塞上請撫賞以示款。大才迺奮髯抵几曰：是屬尚有可信者乎？卽與守備彭繼祖等提兵擊破之，生得酋子紅亥等五人，把都兒等三人，降哥落箇一人，總戎李東陽迺告於制置使蕭大亨、御史郭四維。於是御史吳禮嘉訪誅納以聞，詔賜蕭大亨金二十兩。

表裏二之郭四維、李東陽金十五兩，表裏一之孫化龍與杭大才等金十兩，韓子宣金五兩，彭繼祖等金八兩，張雲鷺等金五兩。是時順義王捲力克以西行迎佛，因助火落赤故罷市賞，庚寅辛卯皆未與。度非有大功勞不敢以請，迺與忠順夫人三娘子議乘東歸，遂逮捕史二及大酋我列復、輿膠致塞上曰：願復我市賞。於是制置使請於上，詔復二年市賞，轉遷不他失禮爲都督僉事。那木兒台吉爲龍虎將軍，及滿官正比妓金皆二十兩，紅段二純，大成比妓金十兩，紅段一純，賜活佛日朵兒只唱，是歲萬曆壬辰也。復賜蕭大亨太子少保秩，金四十兩，飛魚衣一襲。又任邢玠爲都御史，與王世揚金皆二十兩，表裏二之。韓取善金二十兩，表裏一之。又任馬林爲副總戎，加王世寶爲叅將，師國勳爲都護，安天爵爲守備，金皆十兩已。賜鄭洛石星金四十兩，飛魚衣一襲。王基陳有年金二十兩，表裏一之。楊于庭金十五兩，又之給諫吳之望，上書大略以史二故安兔婿而安兔則捲力克兄也，宜在賞之以酬功，必令執吉妹而埃松虜過賀蘭山，套虜釋風怨而後開市便。先是有詔史首原係降夷來歸，不宜深拒，但當安插得

所。永杜后患。明年春。大司馬石星。竟以制置使議請寬假。史二我列阿哈大紅亥等十八人死。罪而復以吉妹子胡獨兔我列子。單獨害爲質。迺令吉妹。唵羅海塔利等。分列於長安嶺。龍門所。滴水崖。如故也。詔從之。自是之後。安兔復帥大酋打兒漢等。犯我擦石口。制置使迺縱塞上精兵。提阿哈大及唵羅海塔利百餘騎。逐擊。以微察哈大意。誠否。哈大殊疾力。破之。斬打兒漢公用汗等首一十級。得生口二人。奪獲馬三匹。哈大於是乎。誠服屬矣。吾始以爲安兔明而習於計。而後迺今而知安兔寡謀。幾敗迺壻事也。

讚曰

以余而觀龍門四海冶城堡。皆屹然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嘉隆以來。益務爲武備。壯哉。今史車二夷得保塞。倘亦有受降城之意乎。傳曰。夫人深信我。我背之不祥。塞上於二夷。可謂信我。今藉其力。以免是害。豈直一方利哉。四夷觀迺。亦當有聞風至者。

河南

礦盜王西庵鹽盜塗四列傳

王西庵。礦盜。塗四。鹽盜也。先是汝鄧邠嵩。食河東池鹽。已池鹽不產。食官鹽。官鹽味苦。食河北海鹽。賈始騰湧矣。是時邠人塗四。原武人胡順。專以私販爲務。群數十百輩。執鬪器。日晝走河北。河北人樂爲保姦。於是河北之塗。車擊轂人。肩摩。盡皆鹽徒。殷殷不絕矣。而王西庵。迺與蔣四。嘆曰。子試度礦孰與鹽。四曰。礦利。鹽亦利。利等耳。顧礦利大。鹽利微。然此時則無踰於鹽者矣。盍去鈞鄭密陽之間。略鹽。賈以爲利可乎。西庵對曰。吾意政欲如是。旦日卽聚黨百餘人。走鄭州。鄭店驛。張家庄。詞道上。諸鹽徒。每一鹽徒至。西庵等劫人而奪之。鹽徒見爲西庵等亂。桴鼓晝鳴。迺往往從它間道走。西庵於鄭州不得去。密縣。密縣不得去。鈞州。鈞州不得去。滎陽。所過諸村落。西庵必索米麵及牛羊。盡壓飽而後去。行間有如鹽徒不可得。得行人。迺略其橐中裝。不則執而慘之。示威已出。所略橐中裝。走河北。販鹽。既還。行至磁固堤。會塗四與胡順。胡六。合凡三百餘人。慶西庵等。笑曰。始吾爲迺衆所略。今迺衆。吾豈顧念哉。亦執而奪之。已解縛。

鹽盜走河北。礦盜走密石。婆山縣尉崔進忠提鄉兵追逐至汜水。我兵張坤羅訓等數人中流矢死。而是時鄭州守吳敬夫密縣令蕭文元尚未及請於備兵使田汝穎以故御史褚鈇臺御史吳道直皆以從得聞也。亾何鈇竟從往來者得其狀。微使開封同知張榮謙司理侯世卿以覈保甲行縣。果與往來者所言無異。於是御史案田汝穎以下罪以請。時甲戌九月也。而王西菴猶在石婆山。時時欲報塗四胡六。顧未有路耳。

讚曰

武勳錄 六 鹽盜之害 鈇鄭以河東池鹽未產。食海鹽。遂買禍至此。然則海鹽於鈇鄭之間。豈非宜罷乎。余過大梁之墟。求問歲歲為郡邑所患苦者。皆曰礦盜。且鹽與礦。皆天地自然之利。語曰。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假令疆吏終禁而勿開。柰國計何哉。

白蓮教喬濟時曹崙列傳

喬濟時。楚隨州人也。聞桐栢有銀冶。當買田宅於其間。已為巡徼老人給事縣庭中。因盜竊礦沙以為務。亾何里中子周一和導濟時習符術符術成。常以符張四壁。自言能禍福人。居頃之。北直人龔志向。巴蜀人羅仲川至。往謁濟時。謂濟時狀貌魁偉。類太上真人。於是約立白蓮社。而張林遂好謂志向曰。幸有黃石遺書。中言趙王后代當出世。有劉元豐金盆李姓為輔。志向益鄉往之。迺且莫過從。濟時遊而里中惡少年亦由此歸濟時。殺牲鼓舞。尊之如神云。頃張麟造符命稱奉天承命封號。語妄誕不載。各以一紙給盧貢元等。期上元。一軍起鎮平。一軍起唐縣。一軍起隱山。一軍起平市店。一軍起舞陽。並馳潼關迎趙王。志向等唯唯。由此治甲兵。飾鬪器。日夜誦孫武子兵書不置也。久之。鎮平鳳陽店伍長康儒覺。告於巡徼吏何大使。迺與通判周厚提兵執張麟。及濟時繫獄。餘黨皆遂逃。是歲萬曆戊寅也。而助陽臺御史徐學謨以其狀。聞請以檄二道。以一道移保定。大索龔志向。張林。以一道移巴蜀。大索羅仲川。而盧貢元等六十四人皆妄愚無知。徒為時濟邪說所波蕩。甚不

足以汚刀鋸也。願哀憐寬假其死罪。臣等敢宣上德意令解散。而大司馬方逢時覆奏之。上謂邇來捕獲劇寇多係妖言鼓煽亂端。下所在嚴緝曉諭。於是梟斬喬濟時。使爲比丘者知假於鬼神以疑衆者殺。明年春御史張簡請加守備一人居唐縣巡徼南陽。詔從之。

武功錄

曹嵩儀封白蓮教也。常從道士朱質所習左道。頂得其道。自度吾能號召豪傑矣。廼集數郡人結社。旦莫焚香誦經膜拜而師事之。久之勃勃然欲反。即與衆馳北小寨。趙應時遂九合李枝楊進朝張景陽等百餘人。期旦日日莫走蚕岡。夜半焚計廷友室。會鄰人扈寵覺鼓噪而趙敬泉徐大才即縛寵劔斬之。以紫旗鼓已走董家寨。焚董邦先已復走麻如寨。奪守玉索中裝。時天已大明矣。大張旂志。旂志大書巖伏三乘教主收長九九圓明轉化南無了道。於是侯守良等束白帶騎馬直走縣西南關。殺鄉兵陳志友二人。傷孫廷現六人。會城下一人汲水而來。望見守良驚大聲呼城頭人。城頭監門買大用猶未啓魚鑰也。即擊鼓告縣。會縣令缺。都事王延行縣事。急使尉門子先提邏卒到城而守良先已斬汲水者頭。縣城頭而去。我兵追亡逐北。至馬家庄鏖戰。生得張景陽侯守良等三十餘人。奪獲旗志妖符諸什物。亡筭即梟斬景陽軍中。廼復與膠致守良繫獄。殺賊皆犇散。於是開封府巡徼同知薛選請於守巡使丘岳王淑陵皆行縣得其狀。而臺御史周鑑御史蘇民望奏上事。下大司馬方逢時移咨諸省。大索曹嵩王後溪及吳

大剛鍾相十六人復刻畫崙面貌因下令曰有能生得崙者予百金頃保定臺御史張鹵以東明縣逮捕王後溪來聞後溪別名王廷善與崙相得甚驩居亾何歸德守鄒學柱鹿邑令張瑞使使者跡至安平生得曹崙及其母胡氏妻焦氏兄曹崑姪男三人女一人是歲萬曆庚辰也而御史大夫陳爌輕重當崙等罪崙至死其姪男年皆十五以下得減死與妻母給功臣為官奴婢當是時馬樹林子數百人亦携妻兒子走宣府以醫卜走馬賣械為務而守備邢官以為賊至帥兵逐捕之馬樹林子善飛石傷官有狀於

讚曰

佛法及吞刃吐火飛沙走石諸術其名為幻此皆來自西域而乃以愚我中國民中國民往往受其愚自愚也異哉幻術此猶見戲不足深惜余獨怪白蓮羅教能帥數十百人皆奉若神明蠱人不當如是耶賈誼曰風俗之變皆以為適然恬不知怪悲夫假令喬

濟時曹崙如不自禍則其禍人曷可勝道哉

張小村列傳

張小村。別名加忠。河南人也。初酋長楊儒。與小村以販鹽爲業。已聚黨一百四十七人。阻宿州界上。界上亭長。帥邏卒逮捕張廷恩等。凡一十四人。小村等皆遂逃。而是時宿州人劉才。居渠溝山。專爲諸偷保姦。於是小村與其父大才。及栢世龍。楊儒。王滾。王繼等。並亾抵於才。遂與王登。楊貴。王繼。擊牛酒爲盟。盟爲昆弟矣。先是廷恩對簿縣庭。具言其狀。而永城令屈策。微使使者杜孟儒。至渠溝。謂小村。小村果在才所。適出使者逮之。欲走。才廼擁衆執使者縛之。奪小村。武功錄。會縣尉彭文采。至。才卽鳴金鼓。銃砲如雷。欲殺尉。尉急使使者告策。策卽躬提兵至山。才鳴金鼓如初。而令男劉應龍。宗人劉淵。上屋飛亂石。石下如雨。擊策。策蒙石矢。并及蒼頭軍張崇貴等七人。策頭顱流血。血至染衣。幾死。奪驛騎馬二頭。而百戶李珩兵亦至。才復走山頂。持弓矢。珩無可奈何。僅生得武功。武安民孫時化。三人繫獄。策卽移大梁兵。巡使謝師啓。於是臺御史褚鈇。偕御史許子良。適因郵置以聞。請咨鳳陽臺御史。捕才。必欲得小村。頃之。漕使者凌雲翼。檄鳳陽。泐浦。朝柱。歸德。判周邦爵。問狀。始響馬。

盜岳其。及申長子之役。皆劉才爲保姦。由此觀之。非獨小村罪。蓋亦保姦使然也。

讚曰

余觀宿州與永城中間。不至十餘里。然一屬秣陵。一屬大梁。有如一曰盜賊。公負豈不互相推諉乎。頃大梁及睢陳備兵使。皆統于漕使者。率有味哉。余又聞河南南陽民多驍勇。出入陳弓矢。矢袋俱用毛皮。俗號爲毛兵。往往誘礦盜爲姦。善乎臺御史衷公。欲招致爲兵也。



饑民車宗孔列傳

車宗孔號小岡滑人也丙戌歲大旱而榮陽人趙國英張學書迺易變數萬斛漕下臨清欲因以射利行至清巖河會水涸低徊者三月國英度舟不可行乃索僧人欲轉交於其所是時車宗孔與王安張喬等相與嘆曰小岡猶人哉奈何困鹿有腐粟而吾等糶糠不厭乎即聚黨六十餘人稱貸於英英不從於是宗孔之眾皆欲畧英變固已口語藉藉矣而學書聞迺貫弓執矢欲射宗孔宗孔與其姪應科走淇鳳凰臺取秦現藍廁旃為旗招致饑民復馳河上竟欲奪國英等變舟國英急走汲公庭中汲使其丞湯克寬而淇亦使其尉陳子懋提邏卒往宗孔殊死戰傷我兵盧思孝右肱而我兵亦生獲王安張喬等九人宗孔等皆遂逃於是滑縣請於守巡使李一中因聞臺御史衷貞吉御史徐申迺檄淇汲部索宗孔是時宗孔居神丘集去縣可七十里而應科及所善韓鳳儀論宗孔如法王安等實非首盜得減死時丙戌八月也臺御史因郵置以聞事下大司馬張佳胤奏論之於是上有詔詔臺御史防範勦捕大都謂流賊

糾眾流劫漸不可長也

讚曰

是歲也天子幸哀憐諸災民特下詔曰今有司撫字無方賑濟無術流亾載道而不之恤盜賊竊發而不以聞復申之以嚴保甲緝捕盜賊無敢滋蔓賤臣每讀是詔也則未嘗不再拜稽首曰欽哉王言此與文王視民如傷何異乎傳亦有之一夫得情千室鳴弦以賤臣所聞直指使每上災傷盜賊事陛下獨薄責守令急有以也夫漢文帝曰與百姓安其田里而亾嘆息愁恨之聲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凡守臣當武勳錄

如此

王自簡列傳

王自簡小名趨兒家世新蔡人也為兒時常以拳搏擊人膂力絕倫長學擊劍劍成會勇小薛兒壯尤善援牆壁每有窘急輒上牆走走如蜚諸有力者皆自以為能不及也而四方異能之士多有欲招致薛兒及其父與俱為亂者矣而趨兒所居在瓦店瓦店故穎州所屬也去州可一百八十里去新蔡猶遠乎居常常有不軌之志而甲午歲大饑廼召薛兒謀曰光固息蔡之間往往欲從吾等起者然時不可失矣而是時息縣及歸德牛頭灣饑民聚眾至數百人阻山武功錄

公行趨兒廼合黨以千百數是日即拜趨兒為大王出入乘使者車晏如也於是直擣陳家橋迎仙橋略孀婦陳及段鳴遠橐中裝而去我穎上兵使者常逐捕趨兒不走新蔡沈丘則走項城息縣急則乘山舉火焚人屋居以拒兵縣道唯趨兒所出入趨兒幸亡恙先是通判趙宗禹欲請兵勦捕而州守李元齡欲以計禽縛之而兵備使李驥千亦以漕使者李戴臺使者張一元直指使者牛應元檄許歸降得除罪它一切諸饑民悉給票為照資道路費今生還梓里賊黨由此解散而指揮使姜濟美劉京僅後先得河清

武勳傳好禮韓萬良等數十人亡何趨兒携其妻將氏及薛兒微行至州城西謁事事覺為指揮使武烈王孟時蘇繩武所逮繫州獄漕使者廼以其事奏於是李驥千下銓部紀錄優叙李元齡等而賜武烈等金五兩姜濟美等金三兩王自簡梟斬穎州市時四月也始兵備使居壽州已移穎州從上命也

讚曰

上意在撫災民災民有如動搖而起輒悔禍輒止縣道勿深治夫王自簡之屬當至死以血囊旗鼓卒儻一渠率且法如是足矣傳曰父母能生臣不能使臣

武功錄

王自簡列傳

十三

死而復生今災民蒙天子更生哉孔子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殆非虛語也

萬曆武功錄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陝西附

寧夏

礦盜楊戩列傳

楊戩成縣人也。徽成寧禮間有金銀冶。山林茂密。戩常與寧羗人楊二熊五文縣人。孫長漢階州人。劉東泉。曾緒。吳九堂。龐友科。伏羗人孟林喜。岐山人劉西泉。專以盜冶為務。會縣令馮以閑。堅閉弗得通。戩等相與謀曰。冶閉吾無錢用。盍去略可乎。迺造旗幟。去兩當。略晁水。已。去徽州。略袁進。已。去文縣。行至新店。略趙孟支。橐中裝殺其男邦時而去。旦日直走大小山麻鞍子麻園河。略我兵陳興祖等三人。是時楊戩之眾已一百八十餘矣。出入張旗幟。負牌。往往湔汚人婦女。母厭。會指揮孟孝臣為守備使。提邏卒王狗兒等。巡徼道上。不可得。迺請于分巡使。咸懷良。而徽州銀兵已雙獲旗鼓。得從賊七人。於是懷良簿責階文偏將軍郭邦急。頃。徽州人廖世銳復執酋長楊戩等十餘人。獲輿膠致守。巡使徐學詩及懷良所。治請讞。戩等叩頭服實有之。具言孫長漢等六十三人。已

逐逃走禮野猪山矣。亡何。馬力坡千戶王佐才言賊自岷州走寧遠。擄撒鍾。奪道上諸行人。楊萬世。劉世南。楊思明。王世興等諸什物。及僕與妻張一人。是時洮岷備兵使李自強與學詩。懷良議。即請于臺御史傅希鞏。御史趙楫。因徵銀兵往正其罪。銀兵生長山壑中。最善登高臨危。尤習地形。於是推擇老戶為鄉導。急使佐才統之。追亡逐北。至胭脂溝。生得張仲勤。劉榮。王世江。張寅四人。斬首一級。而賊亦殺我兵輩良真三人。佐才訊仲勤。仲勤言實遺九十三人。今走岷州。頃。縣道皆游徼。於是禮令郝燦。生得柳進喜。黃寬。成令馮以閑。生得陳邦化。及宋邦道妻劉氏。餘黨奔散。先是隆慶末。頒捕盜條格甚備。會希鞏奏楊戩事。上問輔臣。責司道兵備使至嚴。乃詔都御史侯事寧之日。從實查叅。於是給諫光懋。案咸懷良等罪。故事。郡縣巡徼吏盜至十人。貶一級。二十人。貶二級。三十人。坐法免。兵備使所部有盜合至五十人者。貶一級。七十人。貶二級。百人以上。免官。亦如之。有能捕斬得除罪。請論如功。懷良等於是乎有罪矣。是時已卯三月也。其後七月。希鞏以轉遷小司農。上舉劾疏。上念礦賊事。希鞏竟未復奏。大怒。下兵

科問狀。而給諫李選上書。大略謂希華自二月。以至
于今。時已半載矣。謾無一言及礦賊。乃獨具舉劾爲
市恩循例之舉。請坐摯法。以爲玩。旨曠職者之戒。
上竟免摯官。下御史問狀。明年春。都御史李堯德
輕重當日強等罪以請。上有詔。罰李自強。徐學詩。
依三月。貶郝傑。閻輔臣秩一等。鄭國仕秩二等。楊思
學。金斗。秩一等。於是梟斬孟登等。以徇諸礦。

贊曰

上方信詔令。罷一都御史。而百執事豈不凜凜乎。然
於舉劾疏。猶記憶礦賊事。可謂至明察。而摯乃久不
報。何也。語曰。法之不行。自上始。上今法必信矣。人
臣奉法循理。亦足爲治。何必不信哉。

回夷列傳

回夷。西延慶平鳳漢間夷也。郡縣編入版籍。名曰回
夷。歲時視麥熟。皆携妻小。賣藥課命。仰食它旁。郡歲
凶。亦如之。是時里中暴子弟。多有附回夷而起者矣。
丙戌歲。大荒。回夷五百人。姓名莫考。皆騎馬。持弓
矢。鎗刀。諸鬪器。由涇州直走靈臺縣。縣尉尹三。聘躬
帥。邏卒。逐回夷。回夷於是止。高山爲壘。居一二日。復
奔麟遊縣。略王尚仁等。畜產諸什物。而平涼分巡使
李自強。及關西分巡使苗淳然。告于都御史李汶。因
請兵。急使千戶徐金。且募泊甲兵。巡徼甚備。回夷度
漢兵徵發如雨。弗敵。迺走永壽縣。過分水嶺。我兵追
亡逐北。至王梅灣。殺回夷六人。奪牛驢五十頭。而回
夷亦殺我兵槐守剛等七人。殺傷大當。於是走三水
縣。土橋鎮。已走淳化。鄭家山。略鄭尚彥等。橐中裝。迺
復走耀州。與荒民合黨。賊勢益熾矣。遂阻文王園。以
爲險。文王園去州可四十里。去同官可三十里。會關
內分巡使田大年。及參將高節。提兵五百人。追逐賊
賊。殊死戰。傷我兵張腰子。及同官尉賈寧。左臂。略順
義丞鄭邦畿。馬而去。我兵生獲回賊張自來兒。及賊
從權。東采。東采。蒲城人也。具言始故從。已中子權東

堯權比勲。歸淳化夷白長漢馬長兒馬文昇。而會
 人屈應時三水人田和尚等亦至。遂聚男婦千人。馬
 羸千騎。計欲走澄城。邵陽。韓城。因合蒲城栗園里白
 水。首宿溝。諸回夷。廼使米訶事。事覺弗可走。而通判
 杜存兵至矣。乃磨回夷戰。大破之。奪獲馬驢一百六
 十九匹。回夷竟走馬鞍山。於是都御史復移潼關兵
 備使原一魁。及西安司理張守軋。躬詣同官欲殲滅
 賊。是日同官擊牛酒犒諸軍。諸軍即追逐賊。賊敗走。
 走至秦山菜道坡。則去同官已百里而遠矣。諸軍勇
 氣益百倍。皆持鳴鏑射回夷。回夷中流矢。死者一十
 五人。斬首一十六級。生得女子一十五口。奪獲馬驢
 驢三十七匹。諸夷盡走白水縣。於是都御史大會三
 邊制置使邵光先及御史董子行請於 上而給諫
 顧九思亦劾 奏關中諸臣大略謂賊起必有所由
 始。不行追論。則疎縱之罪。何以懲於前。賊散必有所
 從去。不知稅駕。則蔓延之禍。何以杜於後。事皆下大
 司馬張家胤問狀。是時歲饑。民流死。而以死者。縣
 道左樹上。民多為盜。大司馬獨憂在饑民。廼欲嚴保
 甲。練兵戎。回夷第請勦渠魁。凡脅從未至殺人。有死
 罪。得減死。給票釋歸。書奏。 上有詔。詔督撫相機勦

處。以安地方。毋得姑息養患。明年。都御史王埏討平
 之。 上罰劉廷臣俸。而以楊維善下御史逮問。後所
 馬毛等狗諸夷時四月初四日也。前是壬午歲回夷
 李宗鶚。趙進忠等。阻山公行。 上覽督撫高文薦。蕭
 廩奏。即下 詔曰。地方官不能及時勦除。却有借名
 招安。苟幸無事。殊為玩寇廢法。今後再不許畏縮坐
 視。徒以虛文塞責。致貽民害。於是 上銳意欲驅除
 此曹矣。其後督撫請於 上。廼得以回夷編立保甲
 著為令。令毋聚黨。毋持兵。毋搶掠。歲時諸回夷所流
 行。邏司常從走卒游徼道上。以備為寇。於是縣道使
 使者察其勤惰。而勸懲之。敢議令及不如令者。斬。以
 故回夷遂得居西延慶平鳳漢間。幸受一廬而為氓
 也。

贊曰

語曰。涓涓不塞。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尋斧柯。豈回
 夷謂乎。始回夷至關時。彼眾不過四五百人。有如疆
 吏驅逐之。則已。何如有今日哉。廼一旦得居內郡。而
 權東采董多歸之。豈不虎而翼乎。悲夫。非我族類。其
 心必異。余獨慮礦盜與饑民常藉此輩而起。則余未
 嘗不惓惓終欲驅除之也。

茶盜楊四列傳

楊四西鳳間茶賈也常與楊邦榜徐大甫等往來巴蜀間專販私茶以為利後稍稍起趨于盜乙酉冬四等日夜裝往通江諸縣明年春正月自巴蜀還過西鄉會上元城中燈火相望道上諸行人股股不絕四等乘是時期諸偷大會寶豐寺是時賊眾固已四百餘矣迺走平落河白陽園邏卒任禮馮貴等望見諸偷持弓矢刀鎗諸器揚揚而來皆惶懼匍匐走走石洞中避諸偷諸偷惡禮等避已迺束草入洞中焚燒禮等禮等熏灼不可敵迺走出洞邦榜執而僂之

且日即與其眾大入漢陰并子壩漢陽坪已入石泉石峪鋪夏家山復入漢陰蔡家河鄭家庄已入長安馬家庄過鎮安瓦子溝五郎壩還入漢陰石泉華嚴池華之間從盤屋金鷄黑水而出所至輒殺略人甚至淫汚人婦女以為媮快諸縣道略李應時等凡九十人殺馮貴及鄉人劉容童伯林等凡二十人鹵徐孟義劉朝甫等凡六十人淫閻氏王氏等凡數人於是商洛撫治使李琦帥守備使吳從周通判毛志忠追逐生得楊四楊邦榜楊伸吳才李朝貴張萬山等罪當斬是時關南分巡使張思終又轉遷而僉事使

苗津然行關南事時已三月矣先是志忠以茶賊事因置郵請於思忠適思忠未視事郵書皆封府庫以故不及聞兩臺亡何直指使祝大舟乘傳行臨鞏招中間而五朗壩邏司以其事請于都御史李汶始聞四等事也於是大舟劾 奏撫治使等隱匿怠事事下大司馬張佳胤胤輕重當琦等罪大意欲每遇販茶時守備使常從司越巡徼諸山察批引所不以批引按驗者請論如盜 上有詔詔所司稽查防範不許疎縱於是罰李琦俸二月貶毛志忠秩二級罷吳從周備守事是後御史大夫辛自修移都御史汶御

讚曰

以余所聞關中茶盜往往阻山公行殺略諸村落諸村落畏茶盜殆如虎哉所從來久遠殊不足為怪異是耶非耶楊四以私茶觸冒 明禁罪當死奈何復

殺僇人而徒欲因以為利乎。宜大司馬著為令。常以
一守備使提邏率巡徼諸山也。

功錄

大宋通鑑綱目卷之

九

曹進禮列傳

曹進禮蒲城人也。丁亥歲稔。上命縣道虛郡國倉廩以佐百姓之急。頃復蠲存留。是時金銓為蒲令。設廠治餽。使者相望於道。不之也。縣故有站銀多逋負。而禮與張汝清等常請於縣官。願移臺御史王埏御史董子行。因欲減今年站銀。銓度不可。於是寬假其期會。曰若等第安之。毋擾會歲暮。監門皆請假歸。禮等聚黨數十人。夜半走東關。皆束草為炬。燃城門。城門火起。燒城樓。弗可撲滅。於是禮等並鼓噪。砲鳴如雷。迺以飛書置城上。復西北走。銓聞。即提邏率馳武功錄。大曹進禮列傳。上在。城上火光燭天。虛無人。而樵樓亦鼓發。鷄將鳴矣。蒲城城以外地四平。獨惠虎山二三戶稀寡。皆不敢從門中窺視。禮等縱火燒城門。鳴砲尚不知為禮等也。銓至。即使使者呼虎山問狀。虎山叩頭無以對。銓頃邏率李果走城上。得飛書。書大略。願明府生活我。幸為我畫便計。請免站糧。亡它腸。銓迺頓足嘆曰。若等豈要我耶。無益。徒自速滅亡。且日日出。即告于分守使張葵。於是下府同知高拱宸及銓大索城中。一二月。始生得禮等三十二人。輕重皆罰治。臺御史乃以請於上。曩者銓令禮曰。若等第安之。毋擾

彼廼竟自擗死矣。誰謂而不從。乃公嚴令也。

讚曰

蒲城之邑如斗大。上幸虛倉廩。至二千三百金。爲蒲貧百姓地。豈不備耶。廼以一站賦之故。請免則免。何至是直必焚城門。以要令長。令長豈驕。貧百姓甚乎。韓公子曰。慈母有敗子。嚴家無格虜。信然也。

武力錄

八有善者列傳

囉賊馬有忠列傳

馬有忠囉哩酋長也。丁亥冬。有忠常出略鳳翔諸郡。明年春。亡抵于秦州石門山。是時強賊王道純等四入。礦賊嚴世昌等十五人。皆與忠合黨。至百餘人。略隱崖劉得時等糗糧。轉入山。山高道甚險阻。不可容一騎。忠等乃得守險矣。於是鞏昌倅王堯臣。及指揮使侯光啓。提兵至石門。啓中流矢幾死。廼請於泚泚。分巡使郭汝隴。分守使王藻。皆乘傳馳秦州。急使備花石山百戶趙應登。謂諸偷。諸偷中多饑民。闕匿於其中。先是關中久不雨。年穀不登。富平蒲城同官諸饑民。至取嚼山石以爲食。會小司農孫不揚。取石請於上。而郡國亦虛倉廩。以佐百姓之急。於是秦州念饑民。恐一鼓盡滅。廼以檄招徠諸偷。諸偷王道純。自度罪至死。與其死獄吏。寧死刀鋸。弗降。亡何。銀兵百餘人。以徵至。並入山。遂阻水泉一帶。皆持弓弩射。射囉賊三人。火砲傷一人。分巡使廼召山人姚世表。問狀。世表對曰。囉賊累不至八十人。然所不就禽者。徒以得險耳。今水泉幸爲我兵所有。竊度諸酋。勢不能復出略。食盡力屈。可坐而縛也。是夜夜半。諸偷僮率出不意。下山攻營中。營中諸土兵弗敵。廼退舍。

十五里。且且請於制置使邵光先。徵固原家丁五十人往擊之。於是都御史王堯移制置使及御史徐大化奏於上。而會給諫張希臯亦上書。大略謂屯聚既久。黨與漸多。前已亥。詔曰。被災貧民。朝廷已加意軫恤。若以饑荒為名。肆行劫奪。豈為輕縱。以長亂萌。希臯請論如。詔書弗赦。事下大司馬。於是王一鶚覆。奏請諭所司。令舉保甲之法。毋得徒事虎文。流徙之民。毋得視為秦越。上迺詔督撫勦捕。以靖地方。明年春天鼓自東南震如雷。

讚曰

余聞之。張給諫疏曰。囉哩者。回賊殘黨也。而謂未大創艾之。良然。關中羌易以致虜。礦易以致盜。顧礦可封而羌不可驅。羌幸亡恙乎。今歲歲為患苦者。又礦茶諸盜也。何迺罪羌哉。

寧夏鎮

李拜李承恩

李拜。胡人也。嘉靖中。亡抵於朔方。備蒼頭軍。久之。為巡邊營都指揮使。多所捕獲。而會制置使王之誥。本大將才。迺上書推拜。可使任遊擊。明年壬申。通關市。拜頗積功勞。賜金錢與將軍埒。是時拜已進遊擊秩矣。而上新即位。套虜隱布白吉。切盡黃台吉。十失兔阿不害。着力兔。及松山賓兔台吉。西海丙兔台吉。後先至洪山。清水。中衛。扁都口。鐸尖墩。請上幸從。制置使戴才。石茂。率請以為拜與有微勞。皆

賜金錢有差。居一二年。已卯。給諫戴光啓巡邊。請加拜秩。視副總戎。拜迺登大將軍壇。建旂鼓。甚自雄平。明年庚辰。套虜凡九貢。海虜凡五貢矣。而大司馬方逢時。以制置使邵光先議。請於是拜與都指揮士文秀。皆得蒙上賞。是年順義王俺答。帥其妻若子三娘。把漢那吉。十萬騎。來迎佛。因有意茶市。拜益帥部曲西備邊。疾力。復蒙賞。明年光先。又以書言。拜有將材。可使副參。其後壬午。至己丑。七八年。套虜切盡黃台吉。上失兔阿不害。及松山那木太阿。不害。西海丙兔。皆貢市。毋乏絕。而制置使高文薦。石茂。率亦

本拜及文秀功。請賞賚如初。故事。遊擊入衛。先是大司馬王崇古。欲以唃拜往。而當事者皆以爲降。或不。可。拜聞。廼請告。以避賢者路。亡何。臺御史羅鳳翔。憐其才。請得居城中。疾愈。我猶得將拜也。是時馮時可。深壯當事者。得王翔旨。英廟時。常推擇恭順。侯吳瑾爲大將軍。備甘肅。而翔獨以爲瑾。色目人也。漢雖乏人。奈何令降虜得將軍百萬。橫行塞漠乎。久之。臺御史晉應槐。果以文薦及臺御史蕭大亨。請言拜疾。幸久愈。可亟使也。於是大司馬梁夢龍。奏以拜爲參將。一切標兵。唯拜所部焉。有頃。靈州土軍楊文遇等。絀參將許汝維。一時本支被僇者凡九人。久之。文遇之黨二十九人。皆逮捕。亡遺。多拜與文秀力也。時壬午夏也。後六年丁亥。切盡黃台吉。不幸。又物故而卜失兔。莊禿賴。貪漢秫藥金。帛錦絮諸什物。廼要挾我市。賞毋厭。拜禦諸酋。益疾。當是之時。宣大及河套諸虜。並逐水草。至南山西海。海上始蕭然。苦兵矣。於是上幸從廷臣請。詔所在皆推舉大將材。而臺御史党馨。廼以唃拜及土文秀聞。後三年辛卯。上以洮河告急。廼遣司寺及六科。巡九邊。邊各一人。毋拘以期。皆非故約也。是時尚寶。承周弘禴。兼御史

柱。寧夏亦舉拜。及拜子承恩。義子唃雲。及土文秀等。拜雖請老乎。然猶口募金日。碑之爲人也。居恒多蓄蒼頭軍。至二千餘人。聲欲報國。慶曆以來。果以從征積功勞。卽上亦有詔。詔戎部紀錄者數矣。自是之後。承恩到官。管事益。標悍不可遏。緣邊卒皆嚴事之。弗敢犯。頃徵至青海。見雲中上谷軍。承恩大言。謂是屬亡足。備緩急。我如比元昊故事。欲自立。直易易耳。拜廼掩其口曰。毋妄言。妄言。族矣。當是時。臺御史党馨。御將率頗嚴。尤抑折恩。禮貌遠不及曩時。諸公常嚴青海。虛糧。不得行。銖兩之姦。甚至以軍法絕之恩。武功錄。八。李。洋。字。大。恩。由此怨馨入骨髓。而會唃雲與文秀亦怨馨。以馨常許推雲爲守備。後弗如約。而文秀亦轉遷遊擊。馨皆遇之弗優禮。故也。居亡何。蒼頭軍請冬衣。布花草價。及月糧。方欲出給。而承恩遂召蒼頭軍劉東陽。許朝。何應時。陳雷。白鸞等。議曰。吾等欲報宿怨。則盍不假此起。有如異時。繩我等以軍法。我等謂党軍門。裁削我稟食也。於是立劉川白爲大會長。劉東陽。張文學。爲二會長。期二月十八日。並馳總戎張維忠所。鼓譟出罵。言語若鳥。能爲我主乎。已擁衆馳備兵。使石繼芳。斬門而入。執繼芳。鄒鑑。至書院。卽弑之。是時唃拜

服紅袍馬首號召諸軍。非復前日阿拜也。已。廼令諸軍皆披甲曰。所不如令者斬。於是諸軍並披甲。會莫復擁眾入軍門。縱火焚燒公署。馨急乃亡。走匿水洞。恩等大索洞中。竟得馨。廼略橐中裝。捕家室皆盡去。其衣裸身。屏諸門外。馨既至書院。而都護蕭韶成中軍梁富國及維忠伏在馨身。請解免。不可。遂僂馨。首足異處。已。謂佐馨者。實中軍陳漢李承恩也。復斬兩人。然後焚兵備糧儲理刑。諸公署收印符。釋獄囚。鹵略城中諸士庶不可勝數。劉東陽度總戎上飛文。有如不蚤自善為地。大兵且莫必至也。於是復聚黨數千人。旦日出圍。維忠幸為我奏。上言我等實馨激之。又欲忠給券。冀毋死。是時通政穆來輔便道過里中。恩廼請於來輔。及河東備兵使隨府。詳願招安。然以土壅城門。道路不通者久矣。後二十日。制置使魏學曾聞做。行部至花馬池。即以羽檄徵副總戎李昫。因使使者張雲曉譬恩等趨歸降。恩等弗從。第傳令戒諸軍毋殺略擾民。於是斬殺略者六人。以徇。後二十三日。孛雲及文秀。至自中衛互市。亦欲反。恩見遊擊梁琦守備馬承光並至。心竊疑之。廼欲雲文秀殺兩人。以示亡它腸。後有頃。秀殺琦。雲殺承光。承恩

聽然笑曰。吾得此兩人。大事可就矣。且日迎兩人入城。擊鮮為燕饗。勞苦兩人如將軍禮。久之。上幸從大司馬石星議。詔曰。梁琦馬承光不甘從逆。致被殺身。朕心憫惻。合宜先遣祭奠。并厚卹其家。以慰忠魂。已。東陽廼欲僭稱總戎。後二十四日。遂使使者至維忠所索。勅印是時。維忠僅蒼頭軍二百人。度弗與。勢孤難與為敵。竟與之曰。吾何面目復事陛下。廼自縊而死。死矣。始維忠使使者汪度問承恩胡亂。承恩對曰。所執執不得志。於行臺者。有二十。語多弗載。維忠廼以奏聞。上有詔念忠素頗嚴謹。愛惜軍士。貶秩一等。是後推擇董奎為總戎。而以李黃副之。制置廼請麻貴代黃。以貴多蒼頭軍也。詔從之。東陽既見賊勢益熾。復使使者召韶成。及江廷輔。梁富國降。成等不得已。群降。於是東陽好謂成曰。母畏吾授女都督。俾世世勿絕。後二十六日。東陽果稱總戎。吉服八擡。張旂志。鼓吹蒼頭廬兒。響呼夾道而馳。揚揚到官。已。至武安王廟。焚香。因刑牛馬。祭告皇天后土曰。予小子欲以寧夏為家。長安為國。唯天其祐之。已。廼出惡語語。上復嘆曰。有如此不可知。予請以天下授順義王可乎。其為不軌類如此。於是導引

虜酋直拒潼關。是日。即偽授承恩許朝。上文秀。字。爲左右前後副總戎。復歃血以盟。既還。至此關高。設五座坐上。擅用勅印旂牌。軍民以次進謁。跪起若一將軍云。已授高才張學爲左右軍士。何應時爲百夫長。白鸞爲千夫長。陳雷爲旂牌操守。皆役屬朝及東陽。已授都護吳世顯爲參將。世襲令先入靈州。志在奪扼咽喉也。於是以六千三百人入固原。以三千人入廣陽。而會制置使使者張雲至。東陽趨告制置使曰。將軍如必欲我降。請授我總戎許朝。承恩副總戎。哮雲。上文秀。參將。皆專備寧夏。而後可許諾。不然。武功錄。哮非哮。承恩。五。者。我輩與諸虜。馳迺會城也。後二十七日。承恩果以五百人爲一軍。軍玉泉營。文秀以五百人爲一軍。軍平虜堡。是時參將守備備中衛者。熊國臣。備廣武者。袁尚忠。備大壩者。趙繼。皆棄城逐逃。以故賊據城堡。凡四十餘所。殺略亡筭。惟平虜蕭如勳。靈州來保。堅守不下。藉第令靈州毋守。則西事去者。固什六七矣。是時玉泉營遊擊傅桓。亦閉關嚴。弗可入。千戶陳繼武助逆。迺錮桓就恩。恩竟以桓繫獄。久之。熊國臣下御史逮問。後御史孫琬以檻車膠至。長安棄市。自是之後。東陽志未嘗一日不在靈州也。於是拜王虎

爲參將。張大紀爲遊擊。何安爲守備。並馳靈州所過。執亭長而奪之。規帳略鳴沙州。五百戶堡。堡長吏常大謨。亦被逮。於是守備趙武。帥把總潘興。轉戰四百戶渡。生獲劉伏僧。于正。詹仲科。常之學等八人。斬李河首一級。奪獲大謨及官舍莊林。舳艫十八艘。時三月初十日也。後十一日。張大紀偕趙其昭。徵使使者請副總戎李响曰。有如大兵且暮且至。我必開關而待。此約已決。於是千總楊國臣渡河。大紀果開關。遂走。我兵攻城先登。廣武悉定。後十五日。參將吳繼祖。提兵從長樂堡。直擣中衛。監門捕王虎來獻。殺其黨一十八人。中衛又定。是日制置使。即使總戎劉承嗣。提定邊兵馳橫城。而承恩。東陽亦帥兵四千。人。旁河而營。我河上將李殊。疾力戰。遊擊梁繼祖。生獲邢河童。蔣紀。參將崔張。生獲張小山。來保。生獲哮進章。哇子。楊奉。馮敖。巴汪。火力。奪獲馬牛羊二千餘頭。先是。上有詔。如能禽獻真正首惡。餘黨准與招撫。又言。不得輕縱元克。亦不得濫及無辜。制置使迺復使都護江廷輔。千總吳計。百戶姚欽。及諸生萬錦。錦。親文秀。元舅也。並往諭秀。秀不從。迺出韶成。及陳雷。王進道。朱棟。陳尚玉。王奇等。城外。大治渠。韶成殊欲奔走。而

恐家室繫城中。恐罹禍。廼密以書致廣武營。營中許縛成等傳靈州。頃陰使韶成往堡治糗糧。既行至。堡圍堡道逢賊。鏖戰斬首三級。奪獲馬牛橐駝一千頭。自是之後。恩與東賜。度非得虜騎數十萬。莫可者。廼先執長史楊耀川。繫其家室。今索慶府書。及僉事隨府。通政穆來輔。并博士弟子員揭。詳致制置使。請罷兵。微送奉金帛。致着力兔。曰。若來。吾以花馬池。至中衛。恣女逐水草。以為娛。着力兔果大喜。即帥眾而來。恩迺治盔甲數百。與虜虜一切皆披漢甲。至冠頂。則用柳杆墨花也。已。着力兔使納罕。送奉金銀及璘緞白綾諸錦繡。徵卜失兔。已。徵丑氣把都炒庫兒。青把都。捨刺乞漢。已。徵着不刺虎禿退。已。徵順義丑。於是賓兔使使至。着力兔。而上失兔。賽漢住。亦使使至。切盡妣吉。往來不乏絕。切盡妣吉。乃告賽漢住。幸為我止。卜失兔。勿往也。後十八日。遊擊嚴惟忠。亦提兵過河。奪所據四十餘城。執王虎。何安。繫獄。斬首捕虜凡一百五十三級。我兵漸入大壩。玉泉營。去鎮武可九十里。而虜黨竟盛矣。後二十日。達虜與雲文秀。挑我軍。我軍發流矢。傷虜數人。後二十二日。虜酋直走城下。索酒食。東賜椎牛以犒之。於是制置使以其書

言。有能捕斬大酋首。請比獲火落赤。酋從。比獲兀憐擺腰。先是。上有詔。准照興化王事例。襲封侯伯。仍與世襲。已。復有。詔。必封爵世襲。呼承恩。亦得捕斬劉東賜等。除罪。是時。詔發糧餉三萬。頃。因制置使請。鹽菜。復發五萬。已。復有。特詔。詔太僕寺。發銀二十萬。以備行軍犒賞之用。久之。大司農請。帑金五十四萬。而金錢在河南。四川。治糗糧者。又一十八萬。是時。制置使言。達虜。不過切盡黃婦。賓兔婦。及着力兔。宰僧。此皆我朔方市夷。必未肯捨市賞之利。上亦有詔。言套虜雖入地方。未曾助逆為亂。即宜諭令出邊。先是。給諫章學詩。王德完。王建中。吳之望。御史陳子貞。皆後先陳大計。而大司馬石星。以為賀蘭山後。水草極艱。而況賓兔所居。在大青山。而遠竊必其不敢深入。且莊禿賴。土殊。若舍延綏。而窺寧夏。獨無擣巢之懼乎。星復言。順義王忠順夫人。既俞史首。求款方切。然僅足以贖洮河之役。請比俺答事。約束東。西套虜。勿得應賊。方與定款。上廼詔曰。順義王若能收俞史虜故事。約束套虜出邊。不使為逆。豈但為開。貢市。宜當厚加恩賚。後二十五日。文秀馳玉泉許。朝馳廣武兵各一千人。而着力兔。宰僧。竟馳金貴

堡。大率控弦之士三千人。後二十七日。並移鎮河堡。而以火器手五百人。蒼頭軍一百人。為營。漢渠迤東。王公公庄。前達虜六百人。演武場。東陽因鹵獲城中。童女嫠婦及歌妓。以媚虜。虜迺益調甘州莊浪延綏諸部。四面而至。迺言我與哮王子本一家。哮王子。漢稱哮拜也。是時文秀亦辮髮。衣胡服。與虜並入玉泉營。後二十九日。哮雲偕吳教霸。帥着力兔二千餘騎。殺略平虜堡。制置使躬提兵至下馬關。迺帥參將蕭如薰轉戰疾力。射死哮雲。傷吳教霸。後比日復挑戰。擊破之。是日着力兔亦帥三千騎。犯花馬池。先是

武功錄

六中拜序文忠

三〇七

上有詔。詔宣大山西。選敢死士七千人。以佐朔方之急。制置使迺復。上書速之甚急。後四月初五日。恩及東陽。以步軍推火車火砲為營而待。李昫衝鋒。奪獲火車一百輛。追亡逐北。至湖中。賊赴水溺死者一千餘人。是時蒼頭軍高益等三人。疾力撲入城。劔斬數人。而會遊擊俞尚德兵。逗遛不進。賊竟斬高益。頃之。上有特詔。深嘉其功。已從大司馬議。賜魏學曾大紅紵絲麒麟衣一襲。銀四十兩。蕭如薰。李昫。王迎。牛秉忠。及陣亡被傷軍士。悉聽總督從重恤賞。父御史孫琬。奏昫上功莫府皆非實。其後御史李化

龍。陳最。及給諫吳鴻功。皆劾昫。因言制置使選信。為報。致動馬價銀三萬兩。犒賞。於是。詔謂李昫。為功。罪不輕赦。下御史逮問。罷劉承嗣。秩以為專官。管事。亡何。制置使魏學曾。自劾。師又招允。上曰。學曾。忠義任事。功已垂成。還與葉夢熊。同心。僂力。速勦叛逆。人言不必為慮。昫竟免逮。後初六日。許朝。上文秀。繫慶王。及穆通政。隨僉事。至東城土樓。傳言李昫。暫罷兵。已復囚繫。薨城關王廟。先是楊躍川。微言劉東陽。授意。慶王。奏班師。制置使誠。郵傳譏察。甚嚴。頃副使李承志。執使者三人。得其章。果如躍川言。

武功錄

六中拜序文忠

三〇七

也。後初八日。承恩坐南關樓上。大呼都護李鯤。至城下。於是文秀以。誥命。承恩以勘合。並擲城下。曰。吾等自是不為漢官矣。承恩母施。涕泣。兒子休矣。恩曰。女頭頸當并砍之。已。迺告邊吏。殺院司者。實劉川白。張清沈彪等四人。願以出獻。請罷兵。是時俞遊擊。兵以糗糒不具。鞅鞅多怨。望遂假此休士馬。制置使即使參將鄧鳳。往靈州。治雲梯攻城。城中方日夜擊刀斗。誠門者弗得容它使往來。後十二日。恩等欲汗。慶憲王正妃方。事覺。方以。王世子。闕匿土窖中。被驚。覺逃。恩等竟以淫汗逼李氏等死者九人。是時大

司馬石星以為執 宗室及鄉士大夫以為質。此不過故緩我師以俟秋高馬肥於虜便昔太公伏暴漢高分羨率使頂羽計阻太公獲全而漢終有天下奈何過中彼計已甚乎已承恩迎着力鬼娘子入城已迎酋長至北樓歎血以盟已奉金帛及朔方輿地獻吉囊莊禿賴已以讖語誑順義王瑋力克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先是給諫呂兆熊奏弘鑰舉黨馨事其後鑰亦 上書深辨其誣竟左遷居亡何給諫王德完乃舉侍郎顧思謙都御史孫洵參政張世烈于達真兵備邵永春劉葵袁弘德按察使李士達

武功錄 卷之六 明神宗 三

及李林而御史梅國禎徐杰則舉寧遠伯李成梁都督李如松及史宸兵備蔡可賢主事趙夢麟因請文臣一人監軍以嘉靖中倭倣常轉職方主事唐順之為太僕少卿協贊軍事故也執金吾張光烈則舉鄭洛李成梁郎中王謙經歷劉黃裳兵憲梁雲龍及副總戎李如栢參將王孝敢遊擊李如梅其後 上竟徵李成梁而以如松為總戎頃御史龔文選謂以如松往誠是獨德完復 奏宜酌議擇用後頃國禎上書願與成梁馳赴寧夏同心討賊以釋群疑而是時恩等愈詭求招安說者或以為便而國禎及經歷

劉黃裳司丞周弘楡迺深以為慮於是國禎竟以書奏大略言賊勢既合必不坐守孤城非近據寧州則遠襲潼關 上幸有詔詔國禎同李如松監軍并紀錄頃國禎復 上書其一請假以威令如古者遣將以所佩刀 賜之以誅將士之不用命者其二請得我服臨陣以身督戰其三請錄凡有謀略勇敢立功自效者其四請李成梁蚤赴軍中資其調度 上曰御史職司監察凡事只與督撫將領計議而行已詔轉朱正色為御史右丞撫寧夏是時制置使知靈州重鎮迺徵蘭靖榆林兵動七八百或千餘里而所治舟筏又猝難辦迺止壁花馬池軍至即移靈州靈州東有橫城西有鳴沙洲濱河一解可渡故賊不能不留意以在河南與寧夏相對也於是以總戎李如為一軍軍靈州遊擊趙武為一軍軍鳴沙洲而又恐賊東渡迺以一軍軍橫城至備固原則參政馬鳴鑿下馬關則副使楊時寧居亡何大司馬石星則又慮賊由下馬關窺固原或由靈州窺慶陽迺請臺御史沈思孝從關中移下馬關以為聲援因欲移咨保定山西河南諸臺嚴為備潼關後御史孫琬亦請徵淮浙及河南兵以援西安潼關 詔皆從之而給諫李

武功錄 卷之六 明神宗 三

養質又上書欲守慶陽以爲必慶陽紅德不可守而後退而守潼關也。而是時按察使李春光石檟參政使劉光國皆請告御史劉芳譽上書大略言道臣紛紛求去有司寥寥乏人頃進士馮應京試高等迺請降資除授邊方。識者以爲有請纓之志矣。居有頃甘肅臺御史葉夢熊亦以書至。詔稱夢熊慷慨以殺賊自任忠義可嘉着以原官提兵前去該鎮督同魏學曾朱正色一心併力刻期滅賊。於是延綏遊擊姜顯蕭如蕙等期十七日往擊寧夏而會虜酋東自安定堡西自玉泉營擾我師。我師以二十日進兵後武功錄 八 昨拜 承恩 元 九

葉司馬以羽檄徵貴陽苗兵一千餘人而播吏楊應龍亦請提兵往。後報罷給諫許子偉請募蒼頭軍及治火器於是乎戰陣之具無不畢具也。後二十四日我兵誘承恩出戰殊疾力斬首二級後二十六日復挑戰諸賊頗股栗不敢近我兵攻城城上矢發如雨多所損折。後二十七日總戎麻貴牛秉忠劉承嗣迺選百金之士七千人結爲四營從西北攻。又二千四百從東北角夾攻賊亦以徒步五千人各執挨牌門扇遮欄在前輕騎在後揚揚衝突而來殊類虓虎我兵自未至申疾力戰破之擊傷亡美斬首一十六級奪獲門扇挨牌四百九十有奇而東陽及承恩亦鹵獲我糗糧二百餘車我兵逗遛中道者凡一千七百餘人是時制置使自花馬池還靈州被圍賴許參將至得解。後二十九日麻貴牛秉忠及李响馬孔英期營兵四面竝至是夜夜半乘大風縱火砲鳴如雷竝以雲梯攻城東陽先已治滾木礮石鎗砲待我兵我兵欲避矢石猶之逃雨也無之而非是矣。賊益擲柴束火藥燃燒擊死兵士以千數會天明城不及攻承恩迺出賊阻絕我饒道道車戶被僂者凡一十六人略畜產亡美是日董一奎欲東復橫城東南復

諸村堡以通饒道為急。於是朱正色躬提兵度河督戰而制置使亦發四使一使使切盡妣吉一使使着力兔一使使賓兔妻一使使吉囊諭勿助虜頃延綏諸虜千餘人竟逐水草至三塔兒墩而承恩又惑於術士言已僭稱一字混天王因大書榜文聲言即日與諸虜擊慶陽奪會城上於是恐制置使威今不肅廼賜劔一口曰敢不如命者劔斬以徇是時尤倦與論兩臺同心協謀欽哉後五月初二日臺御史朱正色調總戎董一奎張傑由橫城度河護運至寧夏於是參政楊時寧副使蔡可賢通判李崇德犒軍

武以錄 陸拜昨六月 三

軍二兩皆從上命也頃臺御史見虜中火炮三眼鎗皆我中國長技上書深言國威弗振是後葉夢熊亦以三軍印糧糗芻甚不足請借甘鎮糧料及羅本七萬九千九百有奇先是懷慶兵赴寧夏臺御史沈思孝請增兵餉頃大司農楊俊民及大司馬石星議咨漕使者李戴主事楊初東動濟邊銀五萬兩詔皆從之後初六日有星大如斗從東南隕四小星相隨屬皆紅綠色尾長二三丈御史劉芳譽以星變陳兵食大計後初七日一奎及麻貴秉忠見為西關可擊微使士卒採柳梢蒲草及土修墊馬道事

見恩借東陽發鳴鏑秉忠右股中流矢幾死三軍死者凡二百餘人恩復帥虜首從唐渠梁上攻營一奎以火炮擊傷二人恩亦以火藥焚燒柴草後初十日三軍皆還李祥河西寨魏信堡休士是時承恩東陽計欲執張傑廼詳請歸降有頃許朝使使者迎傑入城傑廼單騎往既至果就繫請室也而會着宰銀定把都諸酋亦款塞朝恐虜受我賞賜奉有它腸廼先以重賄誘虜虜因告邊吏曰阿王與呼拜有夙昔之盟必先撫拜而後阿王可就也於是虜以數萬騎犯我南道而呼拜亦以五百騎圍平虜堡從虜命也制

武以錄 陸拜昨六月 三

置使乃帥蕭如蕙翼而擊之斬首捕虜六十餘級是時御史蔣春芳上書陳三事事多不載大略欲厚市賞以諭虜勿與賊合投反間激忠義因守一月食盡必斃非然則以龍虎將軍及五萬金許虜令誅賊非然則決黃水以灌之不崇朝可破也後大司馬石星及大司農楊俊民以為議是而給諫侯慶遠則以為臨七鎮之雄臨門之草寇乃令虜立功而取直於我適足取輕給諫劉弘寶又以為張蒼剪誣氣明切逆而說者乃以虜王未必知也自是之後給諫劉道隆韓學信以為兵事貴神密宜慎章奏於是上

有詔凡屬軍務。郵傳不得馳報。時有聞者。罕而為之。後六月。夢熊亦至靈州。後十九日。徵營兵及商兵。而會臺御史常居敬。進浙兵一千人。糗糧皆一切自備。上有詔。嘉居敬助兵討賊。足見忠義。即令調赴寧夏。後頃。御史傅好禮。謂浙去寧可五千里。必在三月之外。而後可達。而況浙兵素稱驕悍。所恃器械。非狼筈則鳥銃。不如邊土之堅甲利兵。強弓勁弩也。罷之便。而大司馬石星。請以浙兵赴會城。以臺御史沈思孝。請兵故也。後頃。復請趨寧夏。詔從之。於是分爲五軍。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攻其東。李駒攻其西。劉承嗣攻其北。麻貴攻其中。且日竝馳城下。賊虜皆出戰。將軍令曰。賊虜敢迎敵者。斬。頃之。唃拜。劉東陽。偕虜酋果。拒關迎敵。貴慶戰賊乃大敗。生獲一百一十八人。奪獲橐駝器械。我兵復以火箭燒城樓。樓頭火起。唃拜幸以水滅之。已掘城脚五洞。復擊北關。亦以火箭火藥。藥燃城樓。砲石從內擊。傷營兵亡笑。後二十三日。梅國禎。及李如松。提宣大山西邊東兵。五合六聚而至。是時四鎮兵。獨制置使主之。而如松則專制中三邊兵也。後二十四日。以布袋三萬。盛土堆集上城。城上擊石矢。及吳顯面。兵士甚多。後二十五

日。國禎帥都護李如樟。夜半遣蒼頭軍。以雲梯。踰上南城。城上柴草。裹以硝黃。炮墜下。焚燒雲梯。蒼頭軍盡墜。多所損傷。是日諸賊七人。復從空下城。乃索箭枝鉛子。遊擊達雲。斬二人。它皆緣繩而上。後二十六日。遊擊龔子敬。立功劉天俸。提苗兵攻南關。火炮焚燒懸樓。於是董一奎擊城門。賊亦以鉛子中。參將王鐵塊面。是時如松。迺乘勢。欲提兵擁上城。城上箭砲並發。發多中。擊傷兵士。復以炮焚雲梯。雲梯中斷。蒼頭軍大陸地。傾跌多傷。毀面貌及手足者。已窺我兵攻罷會食。繼下奪梯牌。益乘風縱火。焚燒仇公祠。三清觀。於是遊擊吳顯。追逐斬首七級。奪獲弓矢刀鎗。是日復攻南關。先使士卒掘護門。實土焚門間。唃拜與承恩。東陽亦從門上掘孔。以水滅火。火熄。即以鎗砲。轟石擊諸軍。諸軍指揮趙承光。武生張遐齡。百戶姚欽。霸城中。又殊欲爲內間。迺與總戎葛臣約。是夜夜半。四面竝舉。焚火。火起。城下兵趨上。於是臣樵樓承光。南。欽西南。而樵樓火過蚤。南火弗起。城中果鼓噪。大呼殺賊。欽亟使遐齡。縋城呼城下兵。城下兵行未至中道。邏使馳旂牌至。迺卸鎗承光而去。而欽及百戶方正。跳驅下城。言城中無不人人皆自以

為欲殲滅賊也。於是賊盡殺同事戚卿等五十餘人。懸首城上。許朝因欲監門開小南門。遂走見門外。兵衛甚設。遂返。頗有懼心矣。後二十九日。承嗣攻北關。穿鑿地道。東陽衝鋒。是時臺御史朱正色。御史梅國禎。躬至矢石間。如松以鳴鏑攻射。射傷甚多。東陽亦傷。松蒼頭軍一人。自是之後。賊益纓城而守。日趨於徂詐。專以矢石火器乘人所不暇避。我士卒被矢石死傷者。凡七千餘人。臺御史葉夢熊。迺以書奏。因言唐用兵至四十六萬。今征西之兵。僅足三萬。既用誅叛。又用禦虜。應接之不暇。於是詔曰。督撫官躬

武功錄

李拜李承恩

三

李拜李承恩

率將領攻城。忠勇可尚。還著乘勢奮勦。毋得懈緩。軍士死亡者。逐一查明。重行恤賚。先是虜從嘉峪關。往來下古城。岔山。後六月初三日。副總戎楊濬。行捕至夜漢。斬首二十七級。奪獲橐駝一十三頭。追亡逐北。至天倉。斬首四十三級。奪獲馬四十騎。橐駝十二頭。於是法當撫賞。而楊時寧。懼霜露之恙。主事趙夢麟。請往。既行至中道。墜馬。後時寧竟往也。後初四日。酋長着力兔。打正。使夷使我兒流來。請賞打正。即宰僧也。而銀錠把都兒。台吉。吉囊小酋。亦使刺八五克。器等。至橫城。索重賞。比著等。制置使皆許之。是日許朝

恐着力兔。既受賞。黨與日落。迺好謂着力兔曰。幸為我主招撫事。有如招撫我。可保亡恙。然後若往受賞也。先是副總戎蕭如薰。直擣着力兔巢。略人畜甚多。着首迺使夷使三十餘人。至城下。因告張傑。我以蕭總戎奪我人畜。榆林又殺明安故。我是以與李拜有寧夏之盟。今必欲招安拜。先與拜鐵券。我今拜出高登等就漢也。傑曰。若與明安自負漢。漢何負明安與若乎。頃許朝果欲以高登。劉時三。張應隆。張廷宰。陳邦禮。係縲致軍門。而會臺御史朱正色。往靈州。中止。張傑業已使指揮趙繼祖。蒼頭軍丁俊。請招撫事。數

武功錄

李拜李承恩

三

李拜李承恩

數然也。是時正色謂此必非實意。而夢熊亦謂所出非渠率。終不足辦事。迺令治鷹架。雲梯。獨木梯。以示必戰意。然問諸往來者。城中糧食久殫竭。而銳氣亦甚消耗矣。制置使於是使河西蔡可賢。及總戎麻貴。主招撫事。後初九日。可賢既行至李祥堡。許朝果以篋輿致高登等靈州。因請朱撫臺度河。朝迺衿甲面縛獻常達子。史得興。王二。張應隆。曰。殺臺司者。實四酋也。制置使魏學曾。迺以奏聞。事下大司馬周狀。覆請。詔謂招安事。不足輕信。還與葉夢熊。朱正色。同心定議。頃之。給諫喬胤。劉道隆。吳禮嘉。王建中。朱

維藩御史張應揚。章守誠。王政。周之鼎。皆後先言。安非笑。我購呼首頭。不惜拜爵萬戶侯。奈何執區區史得興等以請。么麼。固何當乎。是後。上有特詔。詔魏學曾。嚴督將領。尅期攻城。以蓋前愆。先是。時拜不獻渠魁。祇提兵五百人。與着首報平虜之役。制置使固已久悉其姦矣。傑復言。賊得葉撫臺諭虜酋檄。益無降意。制置使於是。以檄盡發其姦。曰。所不倖以斧鉞臨城。徒以吾城中民耳。今豈顧問哉。拜始惴惴然。惶懼。自知妄愚有死罪。度漢兵必不我寬假也。迺使使養子克力益。往調着力兔。如松訶知其狀。即使裨

武功錄

卷一

三

將李寧。追逐。斬克力益等首二十九級。奪獲印符令旂。着力兔令箭。及橐駝兵器。後七月初二日。許朝躬至南關。與贊書趙夢麟。及總戎董一奎語。而會僉事。隨府。携蒼頭張興。從城上跳躍而下。城上發火砲石。矢不可敵。即以賊四人。從洞中縋下。復執府上城。反接繫獄。賊迺以銀四錠。紅段四純。勞四人。四人揚揚示城下。甚自誇詡也。久之。臺御史朱正色。上書言。隨府穆來輔。不甘從逆。囚繫北甕城。今四月矣。而同知宋珂。通判王尚賓。迺至為賊治獄。訟簿書。宜優叙府等。以魏珂與尚賓。詔曰。被賊拘禁。有何忠義優

叙。後初二日。土文秀復使吳繼韜誘虜。千總王世傑。追逐。斬首捕虜一十五級。奪獲印符令旂橐駝。後初七日。漢兵大圍寧夏城。承恩迺獻故司臺家室。復許開門。獻南關。並詭求招安。以待虜救。先是。東陽。承恩與着力兔。送奉黃金二十兩。銀五百兩。及蟒衣錦繡。諸什物。請上。失兔曰。事急。幸佐我。狗靈州。兵到。先止壁下馬關。以阻絕漢饗道也。後頃。東虜莊禿賴。明愛。阿克。亦與上。失兔合營。部落至三萬。果先使土昧合。樂赤。鐵雷等。犯定邊。已。犯岩子柳門。羊圈兒諸山。已。犯張春井。小鹽池。制置使急使參將來保。王國柱往。

武功錄

卷一

三

既行至興武。則虜已馳沙湃矣。於是遊擊龔子敬。提苗兵一千餘人。追亡逐北。至沙湃。頃虜一入自沙湃。一入自沙梁。漸增至五萬人。聲欲奪我清平慶陽。逢苗兵及子敬。戴君寵。龔惟試等。殺傷殆無類。鮮有匹馬半筴以還者矣。制置使乃遣總戎董一元。麻貴往。於是貴直擣石溝。斬首捕虜凡五十八級。一元直擣土昧巢。斬首捕虜凡一百三十餘級。奪獲畜產皆亡。莫諸虜。迺嘆曰。我徒以呼首之故。迺至此。顧不勞耶。皆逐逃而去。承恩東陽。即使使者追之。因告酋長曰。若受我金幣已重。今圍城而不相救。安在其為同好。

也。我城中期若至，必舉燄火為號。若望見燄火起，幸擁控弦之士數十萬，貫弓執矢而來也。虜幸不至，事聞。上大怒，謂督撫受他欺詐，感于招安。蕭如薰、孤城抗賊，出兵搗巢，屢效忠勇。虜賊前去報仇，不速遣兵救護，顯是忌功。後御史訪誅訥，賜魏學曾及延綏臺御史賈仁元以下爵賞有差，而莊浪苗兵亦獲重賞奉。明詔也。是時大司馬議欲以經略大臣賞二十萬金撫虜，而給諫許弘綱、羅棟深以為不可。自此譚制置使者接踵至矣。上初假學曾以便宜，又幸賜之以劍。有文皇帝遇趙毅風而沉麻，貴以武功錄。

六時拜時承恩

適戍用董一奎以開伍用。李如松以浩老用。劉承嗣以戴罪用。公卿間無不人人叩陛下。善於使過，以故給諫李養質、張輔之、許子偉、御史方元彥、主政張棟讓書再至。上幸從大司馬議，廼予魏學曾告，而以葉夢熊轉遷右司馬兼御史右丞。賜劍亦如之。於是制置使新授事。學曾猶及與臺御史朱正色、御史梅國禎大會庭中。決意欲屠城。始發難時，大司馬石星以為寧夏旁賀蘭山三面阻黃河，大壩之水視西塔高數丈，有如夜半飛筏而渡。我以樓船將軍據大壩，決水以灌城，城不須史破也。後御史陳遇文給

諫陳洪烈。李養質、許弘綱諸所條對，皆至周悉。多流載。是時國禎度寧夏地勢西南為唐渠，東為紅花渠，形如釜底，惟北面最卑下。廼募民夫築堤至一千二百餘丈，賊已在釜中矣。而又下令諸堡有積聚糗糧者，增值予之。如能自轉軍中，悉予所轉費。有事則賊不得阻絕我饑道，及事平而饑幸有餘，盡以所有餘佐貧民之急。賊聞斯事，自知為釜中魚，皆惶懼。歌吟震天地。而會石憲副有弟曰繼善，自城中來，極知人馬多餓死甚危急。言初焚南關時，啣首幾就俛，而以救兵不至，得緩須臾毋死。又言姚欽舉火為內應，常

武功錄 六時拜時承恩 美

遣張遐齡走遊擊陳守義營。守義不答，皆自失其機。如此。是時通事馬世傑、德勝、阿卜失戶皆受賊金錢，隣段陰為耳目。前是阿卜失戶往夾河招虜李如松，遣裨將行捕，斬首二級。阿卜失戶赴黃河溺水死。頃豐登堡奪獲王應吉，搜有着力兔夷書一紙已。又捕獲楊奉，鄧天受、趙進文、國禎廼以書奏，甚言陳守義、張詩法當斬。詩亦都護也。固原軍趙思義為賊所逮，詩皆周聞。至賊自言而後始覺也。事下大司馬覆奏，上令總兵官二品以上有抗違姦功，聽制置使馳奏，而後論治。其下壹決於外，不從中覆也。於是以陳守

義張詩梟斬軍中。遣執金吾逮魏學曾。上決意從水攻之。筴矣。後十八日。國禎銳意決大壩。水流至八月初一日。城外水深八九尺。是夜拜及承恩。東賜遣賊以小艇赴壩。掘以求洩水。如松及承嗣斬首一十四級。生得一人。為漢言城中乏穀。士卒盡食馬。馬餘五百騎。民亦食樹皮。敗靴。寧至死。弗亂。以故賊弗得乘隙以為變。後初二日。城東西崩一百餘丈。都護吳世顯。將來保所治堤。亦各崩二十丈。是時學曾猶待罪行間。迺劾斬吳世顯。以徇三軍。來保以靈州功得解免。於是魏學曾迺以書聞。以上有詔五日。

武功錄

卷一

四

不以告。何也。後十二日。梅國禎以檄布告諸賊。大略謂許朝等。必欲請招安。則先以饑民若干人。具報縣官。為諸饑民治錢穀。檄到三日。開關迎大兵入。施賑。毋畏有如二三。必疑畏。則以饑民赴河西寨。就賑。亦惟女等所便也。低徊者二日。竟弗至。於是國禎大怒。至髮上指冠。曰。吾特許若。以窺若誠否。若豈以為我幸中若計耶。是時學曾且莫露香。為百姓請命於皇天上帝。老臣願以餘生贖一城生命。後十六日。學曾復使千把總潘宗。劉祿。詳稱鐵券已至。誘賊出迎。計縛賊。夢熊亦欲遣標兵六百。人捕伏間道。如

武功錄

卷一

四

弗從。謂始開變亂。不趨赴勦除也。廷議大都念學曾守靈州功。而況曩時吉囊之戰。莊禿賴明安之戰。秋毫皆學曾力也。是時城中或饑餓死。或饑餓欲死。而弗即得死。而以爲不如死。而竟自縊而死者。恩與東陽。輒皆欲言疾病死。不欲漢明知饑餓死。死人實如亂麻也。後十八日。賊復使劉元。朱山。閻登科。黃虎。往招虜。行至沙城墩。來保王通等。行捕斬首二級。搜獲指揮僉事。着力免書。書大略言。我會襖兒都司。及山岩松山弟若姪。可得虜騎三萬。我衆以是月二十七日。由平虜堡渡河。奪迺河上糗糧也。是日復決大壩。武功錄 卷之六 四十一

甚泛溢。承恩東陽。從城上鳴烟砲暗號。以俟虜衝突。着力免果從橫城。奔船艦。凌轢邊吏。甚驚無道。於是察使馬鳴鑿。及叅政張季恩。副使蔡可賢。迺帥通判李崇德。轉殺軍中。後二十一日。着力免先以八百騎入鎮北堡。已又擁衆萬餘入李綱堡。渡河諸道並進。捕殺吏卒。毆侵邊郡。諸酋於是。大言曰。阿王欲出承恩。踐割土之約。我衆由此逐牧寧夏矣。制置使迺使李如松。勒兵一萬人。副將李寧一千人。後二十三日。行捕至張亮堡。道逢虜騎五千。大戰二十合。射傷虜馬亡算。後與麻貴軍合戰。虜敗走。追亡逐北。至賀

蘭山。虜盡走出塞。我兵先後斬首捕虜。凡一百三十二級。生獲二人。奪獲橐駝馬牛羊一千五百有奇。於是葉夢熊。朱正色。梅國禎。並以捷聞。後大司馬石星覆奏。詔曰。寧夏退虜。斬獲數多。各官協力奮勇。宜先加賞賚。以示激勸。賜葉夢熊。金六十兩。朱正色。李如松。金五十兩。表裏皆四之。梅國禎。麻貴。王通。金四十兩。表裏二之。李寧。馬孔英。趙夢麟。李如樟。馬鳴鑿。蔡可賢。張季恩。金三十兩。表裏二之。後九月初三日。叅將楊文提浙兵一千至。已苗兵及蒼浪兵至。已西寧王兵及鄖陽標兵至。制置使於是出二萬金。布告營中。有能攻城先登者。予萬金。先是洮河告急。以劉承嗣往洮岷。董一奎往固原。大司馬頗以臨敵。易將爲慮。而當是時。諸將又皆不相能。四鎮自爲一軍。苗兵自爲一軍。宣大山西遼東。自爲一軍。而督撫監軍。亦各自爲部。大司馬於是請統於一。而制置使司調度。監軍司糾察。大意欲無相侵越。至三軍。則尤不宜分部而遣也。而大司馬亦自言。曩諸葛亮出師無功。請貶爲右將軍。臣星願貶一階。或削官保。以爲調度不效者之戒。詔謂本兵調度勤勞。不必退讓。它皆如所。奏後初七日。水浸北關。城崩。後初八日。

國禎使使者曉譬拜。及承恩以禍福趨悔過。竟不報。後初九日。南關居民內變。先斬監門高天壽。吳保。急使俞仲科。袁佐。跳驅下城。召漢兵。於是臺御史詳調船筏擊北關。承恩許朝果趨北關。鏖戰而臺御史御史急帥李如松。蕭如薰。以雲梯攀緣而上。擊南關。是時虜王那害及燧達子。亦帥偽把總耿世榮。胡進忠。偽隊長張廷弼。馮佐。薛臣。孫滿。倉偽總旗夏興。悉佐戰。我軍殊疾力。梟斬亡遺。城中諸父老子弟。竝匍匐焚香。列馬首。跪起迎曰。久不見漢官威儀。迺為逆首所殺也。頃制置使入南關。勞苦百姓。極知若等久窘。

武功錄

卷一

聖

困無策。於是問其家六口以上者。予一金。它皆五金。百姓皆以為將軍親已。爭獻牛酒犒三軍。曰。豈謂諸軍無有。亦謂津梁之上。無使饑渴也。叩頭如蒙更生。承恩東陽。見為南關已奪。計書無所復之。乃急使張傑告制置使曰。幸為我謝將軍。恩貸我。我繫囚。夫豈不知有死罪。惟將軍仁德。赦前事。毋遽以我論至死。制置使陽許諾。益下令增堤。因授策浙兵。以回龍火箭焚南城。已用臨衝擊大城。後十四日。制置使及兩臺。令關民李登。執免罪牌。行間。令諸偷自相捕。斬得除罪。後十六日。竝擊大城。城中父老子弟焚香郊迎。

遮道如南關曰。奚為后我東陽頓足。嘆曰。我等遂至是耶。誠不如自殺。於是祥為風疾。殺土文秀。曰。好頭頸。母令他人砍之。已承恩畢。邪氣走南關。殺許朝。及其子許萬鐘。已畢。邪氣走北關。殺東陽。皆懸首城上。是日即以大城奉獻。於是李如松。蕭如薰。李如樟。楊文登。大城諸酋。猶持滿傳矢外鄉。而哮拜。及畢。邪氣吳傲。八石棟等。奮髯抵几曰。走若等。豈猶有雄心耶。由此大城悉定。如樟即馳北樓。搜獲寧夏關防。及征西將軍印各一顆。制置使迺下令裨將曰。旦日不以哮首頭至者。以賜劍決之。後十七日。承恩馳馬走

武功錄

卷一

聖

南關。逢楊文。文執之。於是李如松。及蕭如薰。即提兵圍哮拜私第。拜急。帥蒼頭軍盡披甲上屋。走如松止。曰。勿走。女降。吾給女令箭。得不死。蒼頭軍果棄甲請降。拜尚與一二虜酋疾戰。如樟迺撲入舉火。火攻斬拜首。生得拜中子承寵。義子哮洪大。及秀弟。土文德。何應時。陳雷。白鷺。陳繼武。是時穆來輔亦帥蒼頭軍。穆息。殺杜虎刺赤。及白鶴。於是制置使即以紅黃為旂志。上書九月十六日。平定寧夏捷至。上大喜。迺詔大學士曰。覽卿等及本部所奏捷音。皆賴上天默祐。祖宗隆庇。文武同心。將士僇力。乃成厥

功。朕甚嘉悅。吉日。親御午門受賀。已復有。詔免學曾官為民。今回籍。頃之。制置使使守備使劉弘業。復與膠土文德等致長安。於是當承恩等凌遲。承寵及學洪大。土文德皆梟斬長安市。東賜妻趙及子年。哇。洗哇。許朝媳何。及子長孫漢哇。孫女仰。哇。哇。雲子。繼勳。繼業。文秀。子希衛。及承恩家室。皆及入縣官為奴婢。嗣是之後。制置使臺御史御史皆。奏捷論功。次其中。懋懋。魏學曾守靈州。使賊不得據關中。復諸堡。賊不得據境內。有大功。大司馬石星。奏亦知之。書不下。頃。給諫曹大咸。李汝華。劾。奏穆來輔隨府。武功錄。一。傳。李。李。水。思。上遣執冷。吾。逮。問。竟。通。邊。後。頃。大。司。徒。請。宣。奏。獻。仔。詔。告。天。下。及。慰。問。慶。府。褒。異。王。妃。上。皆。從。之。於是御門獻俘。特降。明詔。布告天下。即發大僕銀二十萬。勞苦軍士。復寧夏。今年租稅。制置使亦為露布。自是之後。彰德同知帥機獻頌。上幸以附史館。給諫曲遷喬。適以為不可也。其後大司馬請訪誅納。上著為令。令查勘各邊功次。不得出一月之外。後月餘。御史劉芳譽。奏劾。上幸從大司馬所覆議。轉遷葉夢熊。御史右丞。廕一子為正千戶。世襲。賜金一百兩。表裏四之。朱正色。副御史右丞。廕一子為

正百戶。實授。梅國禎。轉京堂。視四品秩。候遷。邊都御史。廕一子為正百戶。實授。賜金錢幣帛有差。李如松。轉右都督。廕一子為指揮同知。世襲。又以征倭積功勞。加太子太保。賜金錢幣帛。視制置使。蕭如薰。廕子視如松。皆任執金吾。賜金八十兩。表裏亦如之。蕭大亨。常居敬。以下。賜金錢幣帛有差。沈思孝。起用。楊時寧。馬鳴鑾。劉光國。遷秩一級。候補都御史。麻承詔。嚴惟忠。鄧鳳。劉天傑。皆贖罪。轉都指揮使。世襲。則周國柱。李登。王英。正千戶。世襲。則石棟。胡成。文而已。麻貴。劉承嗣。李如樟等。皆。賜金錢有差。魏學。武功錄。一。傳。李。李。水。思。曾。准。以。原。官。致。仕。加。大。司。馬。石。星。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賜。金。八。十。兩。表。裏。四。之。徐。元。太。趙。叅。魯。宋。應。昌。賜。金。三。十。兩。表。裏。二。之。賜。郎。中。金。皆。二。十。兩。葛。臣。來。三。聘。趙。叅。金。十。兩。賜。楊。俊。民。等。金。十。兩。獨。許。弘。綱。金。二。十。兩。遇。京。堂。推。用。以。弘。綱。所。刺。議。皆。中。當。時。之。病。也。後。許。弘。綱。請。辭。上。從。之。始。議。寧。夏。功。成。有。封。爵。後。以。廷。議。功。罪。成。于。二。人。上。有。詔。免。行。待。後。有。戡。亂。大。功。與。封。典。昭。合。者。仍。申。明。格。例。舉。行。勿。使。朝廷。失。信。以。孤。報。効。之。意。是。時。延。安。貢。生。俞。方。策。自。陳。有。大。功。於。是。給。諫。趙。完。壁。請。幽。

隱當察而國禎乃。上言功賞不當。大失人心。上有詔。下大司馬問國禎何人虧枉。何人冒濫。後給諫張輔之奏亦如。上意是時武生余丁。亦有授千百戶。及指揮者。甚至軍士亦。賜冠帶策以故大鞅鞅不得志。頃大司馬石星復。奏董正誼。張澤。王世祿等功。詔曰。虧枉不多。有何顯弊。隱情。梅國禎原不自己爭功。卿星當使人已兩安。不必過為推讓。於是贈龔子敬都督僉事。廕一子正千戶。世襲。令朔方奉祠勿絕。已旌表死節。趙承先母李。妻李。陳縉妻梅。熊彥吉妻林。楊湛母朱。楊采妻范。自縉母王。王明里妻。武功錄。天啓拜承恩。元。三。王及諸生蔣三重。儒士郭自謙。李友貴。而會是時蕭如薰妻楊殺。呼雲。賜誥命。四方皆傳以為美談。先是。上有詔。詔各邊總督等官。務要愛惜軍士。克足。糧餉。又言總兵等官。俸糧寢薄。養廉無具。責以養廉。禦虜勢所不能。於是制置使。上善後八議。語在奏疏。上從之。而會切盡。妣吉。帥酋長着力兔。宰僧。莊禿賴。鐵雷。合落赤等。從花馬關。款塞。請開市。而着力兔。宰僧。又言願立奇功。於是葉慶能。復以書請。後御史李楠。深以為不可許。先是。上失兔。明愛。款神木。塞乞市。給諫許弘綱。以為宜許。明。上以離其黨。嚴拒。宰着以。

折其心。上有詔。勒令盡獻。隱匿叛人。立功自贖。方許開貢。後宰僧果獻逆丁。扯布。李敖。塌。已獻。通事馬世傑。張敖。霸。而臺御史周光鎬。又往捕招。柰亦弒。麻貴。蒼頭軍也。始着力兔。以八百騎。橫行鎮北堡。曰。吾以出。呼拜。踐割土之約。今如何哉。

讚曰

以余所聞。韓琦。范仲淹。功至高。西寧之事。豈不累年。平。今朔方。即西寧矣。呼首之變。迺不數月。而旋捷。猶歟。盛哉。語曰。一人守險。千人莫過。余觀守靈州事。則未嘗不壯其議。及聞決大壩水。呼首遂至。幾無類。此武功錄。天啓拜承恩。元。三。又與攻智伯事。何其傳不云乎。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然則金日磾之事。何可執以為辭也。

呼拜呼承恩。終。

萬曆武功錄卷之二

翰林院添註待詔羅九思

兩京

南直隸

江賊何旺李七列傳

何旺。蕪湖盜也。甲戌夏。縣令倪湯。以民事適旁近郡。先是旺與沙環等。公行江上。桴鼓晝鳴。一日道蕪湖。見縣無城郭。心竊數數然動。迺相與謀曰。盍不入其庫而奪之金乎。環曰。毋妄言。妄言。覺矣。是日微使人走縣庭。會縣令出庭中。空無人。於是乘夜半。鐘鳴漏盡。巡徼吏及司庫奚仁能皆暝睡。旺乃以二百餘人。循牆而進。執司庫。奪庫金。凡伍千八百七十八兩。伍錢。視縣事者丞李亞春。見賊勢盛。弗出。望等得揚揚盈囊而入於江也。且日出。亞春即請於備兵使丁應壁。及太平守錢立貴。江防使陳所敏。迺簿責把總承應奎。指揮戴冕。百戶徐鑿。巡徼之謂何。於是罰治司庫。賣子鬻產。猶不能償其什一二。而迺使使者疏捕江干。既四面而出。是時諸偷固知我邏卒追逐急也。乃相與議。議分金別去。而旺等僅遺六人。偕携一千一百七十餘金。直走太興馬橋鎮。詳為賈人。收買禾

黍。以示毋疑。所在見旺銀。皆有鑿字。疑此必庫金。因使邏卒執之。鄒鎔縣庭中。鞠問。果蕪湖曩所為略庫盜也。居頃之。操江使董堯封。及臺御史宋儀望。御史鮑希顏。蔣科。皆輕重當備兵使以下罪。以請。而尚書傅頤。給諫蔡汝賢。王頤。亦劾。奏其事。先是春二月。儀真鄉大夫曾三省。被盜焚燒男女十四人。以故廷議為江防計至悉。而上亦幸念南畿重地。武備不修。江洋盜賊公行。乃問諸兩臺。且詔謂科道。公論所出。如今人臣為國家任事。有功者便苛責。搜求無已。因循疎怠。玩時失事。却一言不及。公論何在。事下兩京。奏與臺諫所請同。詔迺寬假。宋儀望。以望視事日淺也。而獨董堯封。調外任。貶秩一等。巡江諸御史侯滿。歲考察。承應奎等。閑住。李亞春。免官。皆付罪行間。提邏卒大索諸偷於江上也。居二月。備兵使王叔杲。捕獲偷長陳子胡。並其等。詔梟斬。以徇江上。李七。江都盜也。專與小巷胡雲霞。行江干。丁丑冬。七等道江都。而會益商宋國徽。居鈔關。頗以財賄。七迺與其黨。呂守城。謀曰。吾等得執此人。足吾事。公亦堅城何。而比丘日池。樂玄。前日。阿僧自有笑。亡。是

夜夜漏十三刻。皆後先乘階而入。直馳國徽室。奪其金千餘兩。及盪引首飾。諸什物亡筭。是時鍾鳴漏盡矣。而縣道倉卒不及聞。以故諸偷得亡恙。七等既得金。欲出城急。卽祥爲巡徼兵。數數然走北關。索魚鑰。而監門石恒等。固疑此必非巡徼兵也。堅弗與。七等竟斬關而去。旦日江都令秦應驄。及巡徼指揮王表。同知張民範。請於太守虞德燁。因移備兵使陳文煥。檄所在大索江干不可得。而是時李七李憲等。三十人。已揚揚鼓行而至秣陵。廼且莫遊於酒人乎。從歌兒舞女飲醇酒。大自愉快也。而東城兵馬使劉榮。使番兵呂甫等偵之。且得其狀。卽逮捕。以檻車膠致臺御史張岳所。於是請於上。先是榮收捕呂得茂。而南司馬翁大立。至是請以榮遷應天。俸行兵馬事。或先加五品服俸。以旌其功。是時上怒諸臣隱匿不報。皆下大司馬方逢時。問狀。頃給諫裴應章劾。奏其事。而會大裕。上復謂急忙論。奏塞責且。不究於是大司馬覆請。上幸賜文煥告。罰虞德燁。秦應驄。董光裕。俸凡三月。張民範等。下御史逮問。賜劉榮服俸視五品。而復申之曰。近來地方官。以捕法嚴。往往隱匿避罪。或諱言賊情。務爲無事。反責失主。

武功錄

宋高宗皇帝

卷二

妄報。以致盜賊滋多。將來必成其患。欽哉。王言其誰不凜凜於明威乎。上寧寬假其期。務在收捕而已。先是李憲等。繫獄。而會榮飲中貴人高順所。憲見獄外。獨陶葵守之。廼越獄。歐傷葵什地。卽走。奔屠者馮五。乃殺市民秦果。李鳳。以畏阻。追亡者。旣行。至正陽門。監門中貴人劉忠。使使者馮欽。馮玉。執之。就吏於是給諫王良心劾。奏榮至備也。

讚曰

善哉乎。宋公鮑公。所條對諸計畫也。余嘗南臨新安。西過江淮矣。而江盜。曠盜。最號爲強盛。廼欲盡緣江居民。編爲保甲。而以洲長隊長統之。假令蚤行其策。則豈復有何咤。李七哉。至若黃山。良禾嶺。及大鱗嶺。皆請增邏司。此尤所以深爲曠計。余每覽是疏。則未嘗不爽然自失也。

武功錄

宋高宗皇帝

卷二

海賊嚴大邦列傳

嚴大邦海上巨盜也與王安宗楊善先是沈璧以保
姦伏漢法適邊久之遂逃而歸乃嘆曰人言不能流
芳百世亦當移臭萬年吾豈能長嬰大罪而以一成
卒老死塞上乎即買舟走海上與嚴大邦嚴中行約
與其居海島間鼠竊狗偷孰與拏舟命榜人揚帆而
走三吳可乎於是聚黨數百人直走牛角尖牛角尖
故嘉定界也大邦等殊不畏疆吏法至威重迺執戎
兵公行村落中略朱四王榜羅應鎮唐歪頭燒沈教
徐良朱阿二桴鼓晝鳴是時備兵使王叔杲檄遊擊

武功錄

海賊嚴大邦列傳

五

童養浩千戶周崇仁日夜巡徼江上唯恐安等不東
走越則北入海也頃邏卒收捕大邦中行詣太守吳
善言對簿皆辭染有仇者以飾已非太守故知此曹
皆世居海上盤牙連歲出沒海洋江浦之間而故託
名在官警警所在由此縣庭左右皆一切願為耳目
縣道莫能禽今賴陛下威武執大邦迺以其家資
沒入縣官修起城垣令官兵犁其庭掃其廬而營堡
之因行保甲法則廟堂聞而後喜可知矣而臺御
史宋儀望上書以請事下大司馬譚綸覆奏乃
梟斬嚴大邦等於海島間諸偷於是乎解散不敢復

入太倉界

讚曰

崇明去海島甚近乎而患在保泰不畏沈命法諸偷
盜竝亡抵於其所異哉今動一嚴大邦海濱皆圍視
而懼無復欲干我橫海將軍者矣以余所聞成周時
海不揚波庶幾近是與不然何海邦諸逋寇滅之不
遺餘力也

武功錄

海賊嚴大邦列傳

五

湖盜殷應采列傳

殷應采太湖盜也。太湖故震澤之水。跨蘇常湖三大郡。寥邈八百里。而遠港瀆縱橫。蘆葦蒼翳。湖盜往往窺秋冬之隙。相扇而起。戊子歲。饑民流盜賊公負而殷應采等。遂以五月乘夏水。操輕舟十餘艘。往來菱瀆沙塘港之間。略瞿守愚。戴良龍。裴炯。橐中裝而去。自是之後。應采益標悍。亡所顧忌。身常服鮮紅袍。推擇鎮江比丘一人。為長。諸酋皆稱長官。其姓名唯恐人知。有如蘇常事覺。則闕匿於浙中。湖南索急。則鼠竄於湖北。自以為漢法。烏柰我何也。乃至周鐵橋群

武功錄

湖盜及應采傳

二

三

為民買桑。因略桃灣諸富室。而會吳江人張春。舟載綿紬。道逢應采等。竝略其舟。是時海防使沈堯中。祝眉壽。即與常州守譚桂。及宜興令陳璘璋。帥簿吳坤。邏使李清倫。巡徼沙塘。百瀆。烏溪。諸港。港中盡以校。聯樹塞其中。禁行舟。過者往來也。應采等果不敢入。禁地乃分其三舟。載油十篋。又詐為商。直走長興。出賣。謂近事。而下邳。諸邏。率鏖戰香山嘴。殺六人。生得十六人。諸偷悉逐逃走。走黃賣湖。而大保崔忠等。追亡逐北。奪獲賊舟一艘。及衣服。諸什物。廼止壁馬跡。焦橫山。然亦乍往乍來。亡常所也。於是臺御史余

立。迺咨浙臺御史滕伯翰。即檄備兵使李淶。提劉河兵。出宜興。躡其後。副總戎馬繼武。提吳淞兵。出胥口。邀其前。是日兩營沙唬船。既四面而至。而我伏波將軍。先以四小艇。詐為賈人。偵諸偷。諸偷則悉已入馳馬山矣。迺下令把總韓良貴等。偃旗鼓。分道而進。既進至馬山。山下空無人。即趨召土人胡應陽等。問狀。應陽具言。諸偷多湖州長興人。專乘大風。能破浪而行。行不得風。輒潛葦葦中。風來。又復擊舟去。去殆如鳥徙。將軍向來。吾等猶及望見。群數十艇。殷殷在西山灣也。於是將軍躬提樓船十餘艘。追逐至長興。夾

武功錄

湖盜及應采傳

九

四

蒲港。果若山人言。猶在葦葦中。有狀。於是祝海防兵。生獲高酒。談虎。高志。顧康。殷周。顧良士。殷玘。盧梓。蔡五。吳把總。兵生獲渠魁。殷應采。沈海防兵。生獲高洋。殷模。殷植。馬總戎。兵生獲和尚如成。及吳勘。蔣秀。周科。徐侃。沈秀。丁洪等。餘黨復逐逃。先是。上有詔。詔所在協力禽捕。以靖地方。而湖州捕諸港。亦急。乃生獲陸良策。王正。高良。臣。潘阿毛等。以百數。是後臺御史余立。御史荊州士。及浙御史馬朝陽。皆後先使使者。奏事。乃請以廷臣。條對善後諸計策。於是給諫張希臯。御史彭而珩。方萬策。及三臺。復以書。奏對

書多不載。大略掣吳淞遊兵五百人。或以叅將遊擊統之。於吳縣則備胥口。石湖大關口。白洋灣。莫舍。漢於吳江則備葉港。雪落港。簡村。鮎魚。韭溪。柵關口。於宜興則備沙塘。烏溪。定灣。荆溪。竇東。蠡。河陽。溪。竇下埠口。馬跡山。於無錫則備獨山。浦嶺。吳塘。而它間道於丹陽則備七里橋。於常州則備普濟橋。於武進則備成墅堰。於無錫則備花渡橋。此又其計之得者也。

讚曰

善哉乎方直指。防內應諸策也。嘉靖中。倭入浙。獨台州被倭尤甚。厥後乃知其為台人。實導之也。今所收武功錄。大半多湖州長興人。然則旁近諸郡。豈不岌岌乎。有戒心哉。信矣。馬直指巡倭。及連坐諸條。對當亟講也。語不云乎。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余每一語及震澤事。則未嘗不為三吳為杞人也。

運河賊劉朝列傳

劉朝。徐州盜也。以鼠竊狗偷為務。國家漕輓四百萬。皆道徐州。歲時冠蓋相望。殷殷不絕也。以故運河諸偷。常夜半窺過。賓之際。潛伏舟後。乘幫而上。俗號為抽幫。辛巳秋。大官丞張公。六行走長安。而賈人朱思綬。橐中金銀服飾甚備。迺附梗以行。既行至戚家港。會莫諸舳艦皆止舍。朝與李艾等。固偵官舟。至悉夜半。果乘舟中人。瞋睡。帥眾緣幫走。走舟中執梗。與綬略其橐中裝而去。是時州太守缺。會運同孫養魁視事。而州同魏守道。及指揮金承宗。千戶楊桂。又日夜提邏。率巡微河上。僉卒聞斯事。則皆擐臂而起。以為此屬何足勞苦我河上。過賓至。囊不遺一錢。縱彼不言。余獨不媿於心乎。必執朝等。請湯鑊之誅。余然後有辭於主臣。迺疏捕河濱。果執劉朝等九人。就吏。即以便輿。膠致解。兵使張純所。曰。是固盜竊我河上。大官者。吾等問諸水濱。十餘日而後得也。頃之。僱兵使請於臺御史凌雲翼。及御史陳用賓。於是乎論及徐州衛矣。指揮使蘇順。金漢。及都護常國禎。皆罪至不可赦。而臺所。上書。唯冀。天子寬假河上諸臣。臣等以重輕。敢請論如法。上即有詔。詔罪金承

宗。楊桂。俸凡三月。蘇暉。金漢。凡一月。而獨魏守道。孫
養魁。及張純。常國。頑皆不治。以諸偷所未捕者。僅遺
九人而已。

讚曰

徐州故饑道。歲時舳舻相望。不乏矣。而劉朝。迺至巧
爲計畫。執過賓而奪之金。然旋禽矣。烏足置齒牙間
乎。余獨慮此邦。實國門戶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
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如余深有味乎其言也。

武功錄

卷二

合肥山陽諸強賊列傳

合肥諸賊亦不知其名姓也。乙亥春。大司馬傅頤使
主事張弘毅。指揮湯欽。千戶陸宗蔭。轉輸十萬金。往
東粵。既乘傳至合肥。而會長吏皆以叅謁行。驛騎不
辦。低徊者久之。群盜乘夜半。走公館。劫鞫。頓臺。隸救
僅去其一號。先是捕盜令甲。禁縣道叅謁。送迎。於是
大司農。上書劾。奏請咨河漕尚書張翀。欲收捕
諸偷。於是。上有詔。詔御史逮問。衛府縣長吏。南法
司逮問張弘毅等。所以簿責所司。叅謁。及上官聽其
奔趨者。抑何嚴密也。

武功錄

卷二

二

黃遷。山陽大盜也。故事。造舟。皆從清江浦。於是同知
徐州王汝弼。以庫金凡一千五百。居江浦。而黃遷等。
伺知橐中。裝夜半。直擣公館。執汝弼。問橐金。弼不與。
被毆者數矣。遷等先已知所在。特詳問以戲。弼竟奪
其七百五十金而去。時庚辰春也。而山陽令魯錦丞
陳國光。卽請於備兵使游季勳。迺檄淮安太守。宋伯
華。俸。況于梧。及指揮張壽松。楊叢大。張羅。且莫趨。邏
率巡徽河上。頃之。邏率收捕黃遷等九人。檻車膠致
府庭中。詔獄。尚存遺四百餘金。封府庫。然後移河漕
尚書江一麟。御史李時成。並請論解兵使以下如法。

以。奏唯。陛下輕重布之事。下御史大夫陳炳。覆奏。於是。上有詔。詔罰游季勲。俸凡三月。況于梧。宋伯華等。皆任俸。待罪行間。以捕諸偷也。黃遷竟梟斬山陽市。

讚曰

天子使奉府庫金而行。尚欲要而奪之。安問它乎。淮北故多盜。然至執。天子使其事不多。概見異哉。語曰。鄙人何知仁義。鄉其利者。為有德。黃遷輩。母亦利所昏與。淝水城中十萬戶。適為盜賊所勞苦也。悲夫。

武功錄

信修實錄

三

五

蘇松諸強賊列傳

下砂場。故上海所部也。孤懸海濱。無城池。而獨以一盜。稞司居其中。丁丑夏。大盜三十人。夜半入公署。執大使羅萬方。索金不可得。欲兵之。賴義僕羅東。跑救。僅傷左股及頭顱。竟斃。斬東。跪殺其婢張余二人。去索副大使王斐及其妻王無金。又殺之。已執其僕王顯。始得服飾俸金所在。竟略之而去。然顯亦被毆者危矣。而是時縣令敖選。去司七十里。而遠不及聞。且日松江守賈待問。獨薄責三林。邏使蔣檢。急以三林於所司不甚遠。迺未聞。以一兵矢相救援。安在其為

武功錄

蘇松諸強賊列傳

三

五

巡微吏也。先是。備兵使王叔杲。嚴保甲法。令水陸迭操。遠近互察。而臺御史胡執禮。御史王民順。林應訓。及兩浙御史。旁如式。以故皆寬假其罪。以請弗深治。事下大司馬。方逢時。議以為下沙場。故多富室。何至甘心場官。殺慘多命。聚散倏忽。此或盜徒竈戶。報怨所可催徵。皆不可知。宜。詔兩臺廉訪之。是時縣道捕賊多。罪被賊者。以致隱忍不告。設告對簿公庭。亦不以得財貨為念。此盜賊所繇以肆志也。凡此皆者為令。毋蹈往轍。上皆可之。迺住王叔杲。敖選。王邦奇。俸罷魏忠還衛。而復中。曰。賊徒敢於市鎮。殺官

劫財臨時竟無一人救護事後又不能捕獲一賊平
日法令廢弛可知則諸臣誠無辭於明詔可知也
楊棟姑蘇賊也丁丑春鄭一麟新除爲吏主職方事
偕家室往秣陵既行至姑蘇會莫舟次南潼子門棟
等訶知爲官舟也是夜夜半帥其衆入舟中執一麟
以刀傷左足盡奪橐中裝而去且日巡微經歷鄧橋
請於備兵使王叔杲及太守李克實吳令郝國章大
索邑中收捕棟等七人所略金具在於是移臺御史
胡執禮御史王民順林應訓既得其姦滅皆以書劾
奏指揮宋木王洪千戶陳冕通判何操而王叔杲則
兩臺皆請寬假其罪而獨給諫裴應章以爲當免杲
官以爲武備不修者戒事下大司馬方逢時大略以
爲吳會東連大海北枕長江環西南皆太湖中錯吳
淞黃浦劉孟諸河固盜賊之藪也然未有如國門之
外至僂官略金如今日者則官兵巡徼之謂何誠如
臺諫議唯陛下輕重罰治之上廼罰李克實郝
國章俸凡三月住王洪何操俸捕賊而宋木等下御
史逮問王叔杲竟以調簡僻去也棟等皆梟斬吳門
市自是之後復收捕王子雲趙金周成行刑亦如之

譜曰

是時瓜州丹陽皆盜入城劫當室而奪之金余不論
論其獨大者下沙之役潼子之役一歲並發僂及所
司豈不異哉以余而觀職方實掌兵戎甚不宜有此
語曰虎入城擇人而食豈楊棟謂與

流賊楊儒列傳

楊儒宿州流賊也。宿亳故旁近大梁諸縣道。民易為姦。而會歲饑。大梁偷長張小村。及王玳。張四等。公行。楊儒適與栢世虎。竄入其中。是時兩郡之衆固已一百五十餘矣。儒適好謂小村曰。我壽穎宿亳之間。頗足以辱公等車轍。公等有如一日。相扇而起。儒請負弩矢為先鋒。小村對曰。幸甚。吾意亦欲如是矣。於是治旗幟。鼓吹。走西鄉。油榨集。略人畜產。以傳餐。賴巡徼吏目王公祚。提邏卒鳴鼓逐捕諸偷。諸偷還走大梁。已復走石弓山。白晝大道之中。殺侯世強。略商人。鹽奪葛甫妻楊。馬安妻姬。陳祿妻張。揚戈躍馬。馳騁於穎上。旁若無疆吏者乎。而勇士張栢福。任謙等。迺請命於疆吏。小人能為百姓驅除此屬。必不使流亡。得踐蹂迺疆場也。於是持弓矢與邏卒劉周。張欣等。直擣賊營。挑戰。頗疾力。即生獲張佐等七人。賊中流矢死者亦七人。栢世虎見賊衆既敗。北乃頓足嘆曰。嗟乎。已矣。與其嘿嘿而死。孰與以死決雌雄。死死未晚也。迺與劉周轉戰。周不幸。身被一創。周亦創。率殺虎。虎復中張欣矢。幾死。任謙奮而前。竟劒斬虎首而去。而會莫。天大風雨。飛砂石。蔽人面。賊且戰且走。我

兵直追亡逐北。至大梁馬村橋。日出而諸偷銳氣皆挫落。又無能為矣。我兵生得王玳。管九思。趙強。王徐。何朋等五人。是後保姦馬達。孫整。亦以諸偷所。略。盜布。鎗刀。畜產。諸什物。獻見州太守曰。吾等小人。自知有死罪。昨太守哀憐我。我固不敢貪尺寸之利。以奸旗鼓也。於是備兵使唐鍊。請於河漕尚書。發雲翼。御史陳用賓。即盛百世虎首。縣于國門外。使偷盜毋敢效世虎也。然後以其事奏。上則給諫史繼宸。修守之策。亦至矣。

讚曰

余嘗溯大江而上。過大梁。還走三晉。延袤千餘里。豈不廣與。而其下。城廓鮮稀。即有之。亦皆土具。財所為。悍衛之策。淺也。異哉。善乎。治城練兵之說。史給諫可謂能抱長慮者乎。楊儒。張小村。特眇小一草寇耳。穎上及大梁。猶皆受其禍也。悲夫。謾藏誨盜。可不戒哉。

崇明江陰諸盜列傳

蔡廷崇明盜也。先是金壇大盜陸守。最悍。阻海上。公行有司莫能禽。廷及顧周郎。楊全。曾八。曾相等。一日起姑蘇。孰視諸偷。今海上獨守有籌策。可問曰。吾得此人。橫行三吳中。足吾事矣。於是挈馬兔與陸守約。既得陸守。即以橫船十三艘。鼓行而至三汊沙。海洋桴鼓晝鳴。而把總管懋光。請於叅政使王叔杲。帥耆民陸英。陳玳等。沙船十餘艘。逐捕獲盜舟二艘。舟中所載器甚備。而會大風。忽從西北起。白浪如山。諸舟皆星散。而獨英舟損桅。幾沉溺。是時盜徒亂。武功錄 卷二 九

子見。程軫。潘仰學。陳昌。葛倬。趙能。已捕小槐。嚴泰。張小菴。陳岱。薛瞎子。陸吳。蔡文華。而是時。上僅聞捕獲蔡廷等十人。令會審處決。於是御史王民順。詔獄。當陸守。趙湧。王子見。罪至斬。蔡廷。適邊。陳岱。薛瞎子。蔡文華。陸吳。率輪。蘇詔。薛良。錢珍。皆請比配贖的決。顧蔡廷等十人。業已有。詔論決者。以故部使者。題請。而給諫周良寅亦。上書劾。奏其事。事皆下御史大夫。案王叅政使獄辭。錢八。顧周郎。實仇家所染。而葛稍。張二。皆以無辜得釋。而季山。單四。潘仰學。亦瘦死獄中。獨陸守。趙湧。王子見。具在。然亦非先所。武功錄 卷二 十

乘風西北走。而是時。指揮使孫光祐。千戶劉餘慶。備黃田港。林承崇。備唐沙港。宗既出大洋。望見賊舟。盡皆鹽徒。則大怒。髮上指冠。遂捕至段山港。轉聞我兵敗北。殺張茂等七人。傷陳亞四等十餘人。鹽盜乘勝走大洋。環江以南數千里。鹽徒下江如蜚。倘若江土無人乎。而是時。常州同知邊有猷。下行江陰事。乃請於備兵使李頤。及常州守王三錫。日夜提邏。率疏捕諸偷。不可得。即咨江北旁縣道。協捕於是。臺御史郭思極。御史邢侗。孫維誠。孫旬。皆後先。上書請逮問孫光祐。劉餘慶。量治邊有猷。以

武功錄

卷之六

禦不致奸疆吏旗鼓也

讚曰

以余所聞。吳王煮海為鹽。法至善。今國家廼資以佐邊計。然哉環大江以南北。皆鹽場。非竈丁。則鹽徒比比。而是假令有如崇明江陰諸盜。相因而起。則司

寇之刀鋸。豈不日啟乎。語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蒸廷等豈志不在斯與。不然。何其亂之日暴也。

武功錄

卷之六

揚州通州饑竈列傳

揚州饑竈其姓名不可聞已庚辰春雨雪連旬禾黍不入百姓至取草根樹皮以為食食不足輒饑餓死道上糶車相望而是時錢法亦壅滯商賈不通竈丁皆束手不得煮海以為塩於是聚黨數百人白晝大都之中劫僧人而奪之米頃之疆欲赴請營田銀二萬兩而會御史姜璧巡視淮塩即上書請縣官買米做平糶法於民便而給諫郝維喬亦以為淮揚徐沛之間乃宗廟陵寢所在而又東南餉道也大約以為上幸予帑金以賑民當必推擇賢守令往式力謀

移部備稽覈襄時聚眾鼓噪請渠魁必令縣道殺無赦奏對上可之

通州饑竈亦不知其主姓也戊子春三月雨既久竈丁不得煮海而百姓亦皆穿空至食不饜糟糠輒忍饑餓死死不可得輒自縊死自縊死者常十二三饑餓死者十七八國門之外死人如亂麻也於是諸竈丁相與謀曰吾等饑餓捨略亦死等死然寧捨略捨略豈遽盡死乎是日即聚黨數百人直走孫公廟略彭取守等已走蔡家店略崔瑞鳴因止舍北堤欲入城監門帥城上率銳砲如雷復走北門外略張祿而

不則以郡察察行村落察村落其貧貧最甚然後官自予賑金吏胥及伍長皆無所容銖兩之姦先是臺御史江一麟請營田銀二萬事皆下農部農部議大略以為前已減五年至七年舊逋負而今年賦稅又幸寬假其期會而漕餉亦既以其半輸金頃復以部使者贖緩五千悉一切佐百姓之急且法如是足矣而今以營田銀為請則是郡縣以請賑為年例而地方亦以待賑為成規而況故事兩淮營田銀六萬七千兩乃備開懇荒田者不可直必如臺御史請請以一萬五千金子之今所司以饑民冊請而以青冊移

請賑畫便計。州守既見諸民扶老携幼而來，皆某色滿面，並跪起送迎，哭聲載道，悽然傷懷者良久，頃之復有克酒使氣，挾挺持刃，旁列道左者。州守故知此必鄉曲豪彊，特倚饑民羣輩為姦耳。迺與運判楊瑞雲曉譬以威德，若等為饑民，縣官當自憐憫，若等蚤為若等計，有如直必為盜賊行搶略，則請以三尺法繩若等。若等惴惴焉，兵在其頸矣。諸饑民皆叩頭，稍稍解散。先是廷議欲令所司於賦役必多方調停，以蘇民困於里甲，必加意樽節，以惜財用，于賑濟必蚤為區處，以安民命。而上亦有詔，詔所司有能彌盜安民及曠廢職事者，不時甄別具奏。於是御史劉懷恕上書劾奏張和中等，事下該部。始所司以為搶略之後，止於撫恤賑濟，毋乃中亂民之姦，而幾令旁觀者效尤乎？迺必大索渠魁，請諭如法使亂民皆凜凜於陛下威武聖神，而後乃今而自知鼠竊狗偷者，而徒欲速自蚤斃也。

讚曰

淮揚故北走長安餉道也，而通州則東臨大海，南距長江，疆吏可不謂任重乎？至竈丁煮海為鹽，凡以佐國計，而奈何困於饑饉，迺與江山諸偷相扇而起也。

天子幸哀憐災民，請蠲則蠲，請賑則賑，不然而重之以兵戈可乎？孔子曰：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此可謂富而不好行其德者言也。

武功錄

六

六

饑民姜宗史存列傳

姜宗，崑山人也。已卯夏五月，蘇常大水，流殺人民，以故穀價益騰踴，而姜宗以為吾不取諸富室，則亦有坐而自斃耳。於是聚姜宗、鄒津、鄒渙等，公行村落，劫人而奪之金，會伍長王沾、金周等，逮宗與宗、津三人，就吏。而是時，吳江諸奸民亦擁眾至，鄉士大夫所群為貸米，因略困鹿，而縣令王一元提邏卒逐捕，生得渠魁一人，亡何，都御史胡執禮即以宗等梟斬崑山。市於是請旂牌，屬同知王事聖，徧行閭閻，曰：若等第安之。上有詔，在倉廩以佐若等之急，若等如不武功錄

上皆從之。明年庚辰，郡國吏法當朝正月，而蘇州守李允實、長洲令劉懷恕、吳縣令郝國章、崑山令程達、常熟令劉震臣、吳江令王一言、嘉定令徐上達、松江守閻邦寧、上海令敖選、青浦令屠隆、常州守穆焯、江陰令胡士鰲，獨不行，以郡縣歲大稔也。而是時，給諫請止織造，尤力乎。先是，大婚禮將舉，上遣中貴人孫隆往蘇杭，許坤往應天織造。今大婚禮既成，匡篚克斥，廷臣皆以為宜罷罷之誠便也。

史存，廬江人也。先是江北兩雪愆期，流亡載道，百姓至賣子鬻產以接衣食，猶不足。上幸出帑金，特遣武功錄

自喜，直必以一日之欲為不軌，則府得以新法斷若等頭矣。先是御史林應訓奏水災，上有詔，詔所司多方賑恤。又謂朝廷惟恤窮民，不宥亂民，唯是道上搶奪，皆請論如大盜，即梟斬以徇。於是大司農張學顏從臺御史議，議減今年租稅，以予貧民。是後給諫顧允思、王道成及御史田樂、張簡、王藻皆後先上書，所以為救荒彌盜策甚備。事下所司問狀，而大司馬方逢時以為誠宜申明保甲，練訓兵壯，大司寇嚴清以為誠宜簡省詞訟，禁止罰贖。大冢宰王國光以為入計吏，誠宜毋科小民，毋貸富室，諸廷議良是。

畫便計。繼德既至。會上元。亦能酒。弗樂。且日察下貧者。凡一千八百五十餘人。人與之粟五石六斗。已出史存等枷楔行村落。使饑民無效。史存。是歲丁亥春也。亡何。臺御史御史大會劾。奏廬江令殷自仁。上有詔貶秩一等。視事如初。自是之後。雷風響應。正月雪深一尺。二月復大雨。而百姓於是乎。得以躬耕隴畝矣。

讚曰

塩鐵論曰。世之有饑饉。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而何獨已卯丁亥之變。乃怪以為大異乎。願止古積貯。弗

武功錄

卷之三

表

足異。王給諫請徐臨一倉。糶糶數萬石。附運艘載入蘇松平糶。至穀值。輒以郵使送奉輸大倉也。此豈非移粟上策哉。余獨悲郡邑不講於積貯之策。卒然有至無以相恤也。

叛僧省悟列傳

省悟。鎮江僧也。常居甘露寺。欲招致四方異能之士。陰圖不軌。是時楚鐵佛寺僧雪峯。善於白蓮教。方在秣陵。省悟以為非此人莫可者。迺使使者至棲霞寺。約雪峯及滇僧大乘。於是與順天人黃恩。寧國人汪元洪等十人。結盟為昆弟。黨類漸增。異志日熾。恩迺造符勅。稱勅封同時一心開國元勳大都督元帥將軍。改年為大明弘閏元年。屬比丘孤峯劄劄。劄劄既成。即議以昆弟十人為南北軍。而以黃恩及黃仁。黃義。顧賓。貞靜。檄曰。北檄號用仁義禮智信。以元洪及

武功錄

卷之三

三

雪峯。貞成。蔡少溪。元明。檄曰。南檄號用金木水火土。期以四月朔。南軍起於報恩寺。北軍起於天寧寺。竝發難。自京師始。共為計畫。欲先取鎮江。以據要害。然後封府庫。以備軍餉。將軍法。士民皆奉弘閏檄。以自別。不則。盡以其家室屠慘。無遺類。於是頒符檄。而獨慮丹陽人稀。乃急使馬陵人戴元六。與教師吳守禎。約丹陽人為內應。而是時丹徒水兵錢山業。已奉符勅。以待矣。殊無意巡徼事。而把總徐道。召山問狀。山倉皇錯愕。莫能對。道大驚。即疏索。得偽勅一道。偽符一紙。以為遺我者省悟也。而教師謝朝選。亦以所

受符檄。後言於丹陽尉包朝。即與令長甘士价。及丹徒令徐桓。丞孫應溪。議竝請鎮江守王事聖同知高偉。因告於備兵使李願。迺使邏卒收捕海注汪元洪等二十餘人。繫獄。法當死。已。咨南北諸郡邑。索雪峰黃恩等。是歲萬曆壬午也。而南司馬潘季馴。臺御史呂藹。孫光祐。御史林應訓。曾士楚。給諫萬象春。李國觀。及守備中貴人張廷。皆後先。上書。事下大司馬問狀。而大司馬梁夢龍覆。奏大略。恐有如巴蜀學伯貫之變。起於一朝。卒至攻燬數城。悔將何及。請梟斬汪元洪等。以徇。它一切脅從。皆恩貸。得毋死。上

武功錄

六 叛僧者序列傳

三

元

幸從之。當是時。武當泰山五臺王屋。烟火相望。而萬壽廣善。二壇僧人。說戒。聾瞽愚民。而歲至三四月時。少長相携。潛赴白雲觀。布施聽講。傷敗風化。尤甚盛哉。而臺諫皆欲嚴為禁令。令毋以左道惑眾也。

讚曰

以余而觀。國家令甲。僧道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然必精通經典。給與度牒。奉有勅旨。始建庵院。其志念抑何深遠也。今天下佛教日隆。僧道倡狂。以致省悟一比丘。乃欲改元建符。軍號南北。母亦好佛者。驕之使亂乎。朝子曰。入者主

之。出者奴之。且此屬即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可也。

武功錄

六 叛僧者序列傳

三

元

叛民帥嘉謨倪伍徐宗式朱漢卿列傳

帥嘉謨歛人也。邑故有絲絹銀。而會郡縣首行條編法。歛至多五千六百有奇。於是帥嘉謨同婺人程文昌。赴闕號泣。願畫便計。頃江子賢等再奏事。事皆下民部尚書。尚書殷正茂也。迺咨臺御史宋儀望。屬兵憲使馮叔吉。徽守蕭敏道。雜問。迺以三千三百行歛。以三千二百行休寧。祈門。黜婺源績溪。上幸從之。先是嘉謨北首燕路時。里中為治一介行李。甚備。嘉謨即以橐中裝貲。得冠帶而歸。里中既聞嘉謨至。皆以彩幣鼓吹。郊迎於國門之外。而嘉謨亦自以

武功錄

卷之四

七

為大有功。桑梓志氣揚揚。甚自得也。五縣之民間而大怒可知矣。徽俗負氣自高。爭於勝負。每小不忍。輒成大獄。其至。揖搥破滅門戶。皆所弗顧。問五縣乃並鼓噪。以為歛既以賦橫加我。而奈何復自誇詡為平。而是時徽州倅徐庭竹。行婺源事。歸府。百姓皆鳴鼓張旗。志遮呼道左。願為五縣計。五縣自誓寧死。必不以歛故。遂加賦。既行至休寧。休寧擁眾數萬人。鼓噪亦如之。五縣由此與歛大相角持。道路喧嘩。流言洶洶。於是臺御史胡執禮。下司理舒邦儒。御史鄭國仕。下兵憲使。及太守徐成位。趨令行縣。咸與解散。計欲

收捕嘉謨。以謝五縣。及五縣渠魁。重為不法者。戒臺御史。迺以其事奏請。上有詔。詔為如果不便。自合申訴所司。或抱木陳。奏何速聚眾鼓噪。逼脅求申。下兩臺問狀。時丁丑秋也。其後給諫彭應時。石應岳。及御史唐喬。皆後先上書劾。奏大略以為。司農為桑梓地。過耳。激而為變。於是殷司農請告。以謝人言。上弗從。始徐太守行休寧。休寧張旂。檄上大書。以戶部操戶權。以歛人行歛事。大抵攻剽。殺司農。是時太守即一票一檄。必發人驗。而後發也。

武功錄

卷之四

七

倪伍鎮江人也。先是上從廷議。聽郡國皆鼓鑄萬曆錢。又著為令。令舊錢兼行。第私鑄及與販者。所在得請論。如法。久之。江北私販者至。而漕舟亦還。所帶太湖私錢甚廣。常持錢赴市曹。橫欲易餉。資餉。罕之類。市曹皆不從。故事。新錢八文。與銀一分等。奸民利低錢。二文。折官錢一文。數多。便於插和與販。於是倪伍。迺與范梓。閔希德。謀曰。私錢不行。奈何不蚤為地乎。是日即聚黨千餘人。直走府庭中。而會太守缺。同知毛似蘇視事。疆欲以檄諭士民。令行低錢。是時郡倅楊棟。行縣事。五等見棟。至即強奪牌一面。欲府大書低錢。皆以二文折一行。不然者。五等羣聚府庭中。

擾擾不解也。府不得已。竟如五等所請。第言誓以二
支折一耳。梓等殊不欲以暫行為令。乃將牌擦抹。並
鼓噪出府門。直走白馬。略米戶馬受春。耿介米及什
物亡笑。已鄧鑑介。並馳漕使者。茹宗舜。監使者。棟
所擊鼓。口稱錢法不通。已走府。欲改移校聯。以便往
來。因請介繫縣獄。會門閉。介竟還逃走。五等遂上府。
樵樓鳴鐘。鼓府乃率刀細手守府庫。即使使者越城
徵兵。以自衛。是夜五等解散。已鐘鳴漏盡矣。且日日
出。復聚五千餘人。略商賈白晝大都之中。劫馮麻子。
而奪之米。當是時。米戶閉市。道路阻絕。城中饑無糧。

武功錄

太集集案卷第...

卷二

元

府乃以五百金買米。給僧人出市。於是監使者漕使
者。奏記部使者田樂。即檄府逮繫倪五。范梓等。令
以低錢送官。改鑄趨開米市。市漕始亡恙。先是丹徒
獄。囚鄭汝真等。越獄。臺使者孫光祐及部使者。並
劾。奏毛似蘇不法狀。事下天官尚書王國光。頃費
奏。詔調毛似蘇簡僻。罰楊棟俸。凡三月。時庚辰春
也。其後給諫王蔚及御史揚際熙亦上書大略以
為私鑄私販之姦。不獨鎮江。而江閩尤盛。欲重治范
梓等。上有詔。獨責監使者。及漕使者。急以為御史
以執法懲奸為職。若縱罪徇情。緩急何賴。皆令還道。

候考察。始准揚米價騰踴。私鑄不行。郡中口語藉藉。
皆有狀。於是令以制錢十文當銀一分。私錢則以二
十文也。

徐宗式。建德人也。國初重屯田。欲犬牙相制。而建
德於撫州。則屯四百二十三頃。八十一畝。饒州則屯
二百五十二頃。四十一畝。先是撫州戍卒胡梅林。侯
三秀。王芝盛等。法當屯建德。軍一人田凡二十七畝。
地凡三畝。能開墾荒蕪者。聽宗式。由此與徐廷集。徐
宗溪。及諸生徐文津等。阡陌相望。蓋自梅林曾大王
父時。與式等相得甚驩。常佃軍屯。縣官每徵輸。悉屬
式等。赴期會。久之。輸稅不供。所以累戍。卒者至備。弘
治中。遺科巨履畝。盡以所稅田給軍。亡何。復為林等
所殺。而江西屯田。賴命事劾。奏事下兩臺。又未報。

武功錄

太集集案卷第...

卷二

元

今。上壬午秋。詔郡國履畝。於是江西僉事使郭
汝及徽寧備兵使程拱宸。馳建德。乃使池州同知趙
秉孜。安慶同知夏子諒。南康倅尹厚。撫州倅蔡廷璋。
屯田仰指揮。偕建德令郭壽。度田地二萬七千四百
五十五畝。式等隱匿凡四千三百八十餘畝。地七百
二十餘畝。蔡通判。遂與仰指揮。即以是日還省。而會
戍辭卒。候濟高九州。並爭屯訟屯。竟屬候濟也。九州

不服。於是以九州及侯廷茂、鄒鑑膠致會城。既行至橋口，道宗式門。宗式與徐廷集恐九州逮繫鄰省，益發隱匿事，即聚眾壓仰指揮，墜馬毆打幾死。迺奪九州還縣，賴臺隸解散。是時縣使使者王雲從，送還境上。左驗頃之，仰指揮以其事請於江西臺御史王宗載。御史陳世寶屬池州備兵使收捕宗式及廷集。宗淡、宗溪、宗炳等對簿公庭中，辭服。即移應天臺御史孫光祐、御史蔡夢說，迺使使者履畝得隱匿凡五十頃。七十九畝，由此請論宗式等。編發為外邊塞民如法。是時備兵使程拱辰亦待罪行間，而應天臺御

武功錄

卷之三

三

史及江西御史賈如式後先。上書以開事下大司農覆。奏與兩臺同大略，欲以建德糧使者屬江西查覈。上幸可之。詔程拱辰補支曩所罰俸如故也。

朱漢卿，益城人。壬辰秋，朝鮮發難，直指使彭好古上書請募兵，近圻凡五千，淮揚凡三千，山東凡三千，河南凡二千，大率一萬四千人，備海島。於是河漕右司馬陳于陸及益使者王明、移狼山副總戎張榜招致郡國敢死士，而益城法當足兵三百人。縣令董繼祖守備使王誥略於文移，以為欲選兵一千，自邑中至

村落無不人人惶懼，唯恐各姓入莫府也。先是寧夏之變，浙臺御史常居敬選兵入援，聞開傳以為今淮兵俱入寧夏，甚洶洶也，而不知備倭之檄布告郡縣，至大章明較著矣。而漢卿等相與謀曰：若不蚤自善為計，則吾等數千人恐頸不足以當樞質也。是日即擁眾三千走縣庭中，鼓噪，明府幸以須臾之間為我焚燒花名文冊，不然吾等與死乃錮之餘，寧死杖下可乎。縣庭見漢卿等以死請，曰：縣為若等除名籍，若等第安之，毋擾。是時縣庭中深以獄訟簿書為期會，卿等復欲請徵輸事，願寬假其期會。縣庭復如卿等

武功錄

卷之三

三

讚曰

以賦役度田錢法募兵皆國家大計，迺起而與縣官抗衡胡為乎。語曰：毋為福始，毋為禍先。帥嘉謨以福始致禍，倪五、徐宗式、朱漢卿則亦以禍先受咎。道家之戒信非虛言也。余獨怪汪四屯在建德，往往有

以異省視之者。此殆非是。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而況於軍政乎。大牙相制。蓋所由來者漸矣。

武功錄

卷之二

七

叛兵陸文緒傳胎子列傳

陸文緒龍江衛戍卒也。先是刷卷遺有佐史軍識贖銀。久之。佐史滿歲去。而軍識亦既它道。贖銀皆亡。所存也。會縣官給軍餉。而旂手衛指揮使沙金。乃請於尚書潘季馴。欲乘軍餉。因而處給。尚書以為不可。所以禁緝之者甚備。而指揮劉喬。竟以軍餉。置囊中。三軍聞而鼓噪。乃以囊中金屬識字張。發士予三軍。受士復欲每石扣減五分。於是戍卒陸文緒。及周弼。永住兒等數百人。竝匍匐悲號於尚書所。已走給諫李國觀。已走御史劉光國。吾等小人。且莫披堅執銳。

武功錄

卷之二

七

巡徼江上。所志徒以餽資之故。奈何予吾等金。而欲以抵佐史軍識贖銀乎。御史乃逮捕受士。而是時指揮使府軍左則王時偉。府軍右則吳允祿。府軍後則王應祇。金吾右則王元坤。金吾前則劉光裕。金吾後則韋堯羽。林左則梅經羽。林右則梁文元。羽林前則陳平。虎賁左則崔立。天策則承應奎。神策則馮恩孝。龍虎左則彭舉。驍騎右則張應宿。留守左則劉應科。鎮南則許明富。豹韜則劉朝。豹韜左則馬應辰。水軍右則毛邦憲。留守後則田弼。牧馬所則王言。即以受士所封金。盡予緒等。而獨旂手趙文舉。府軍魯應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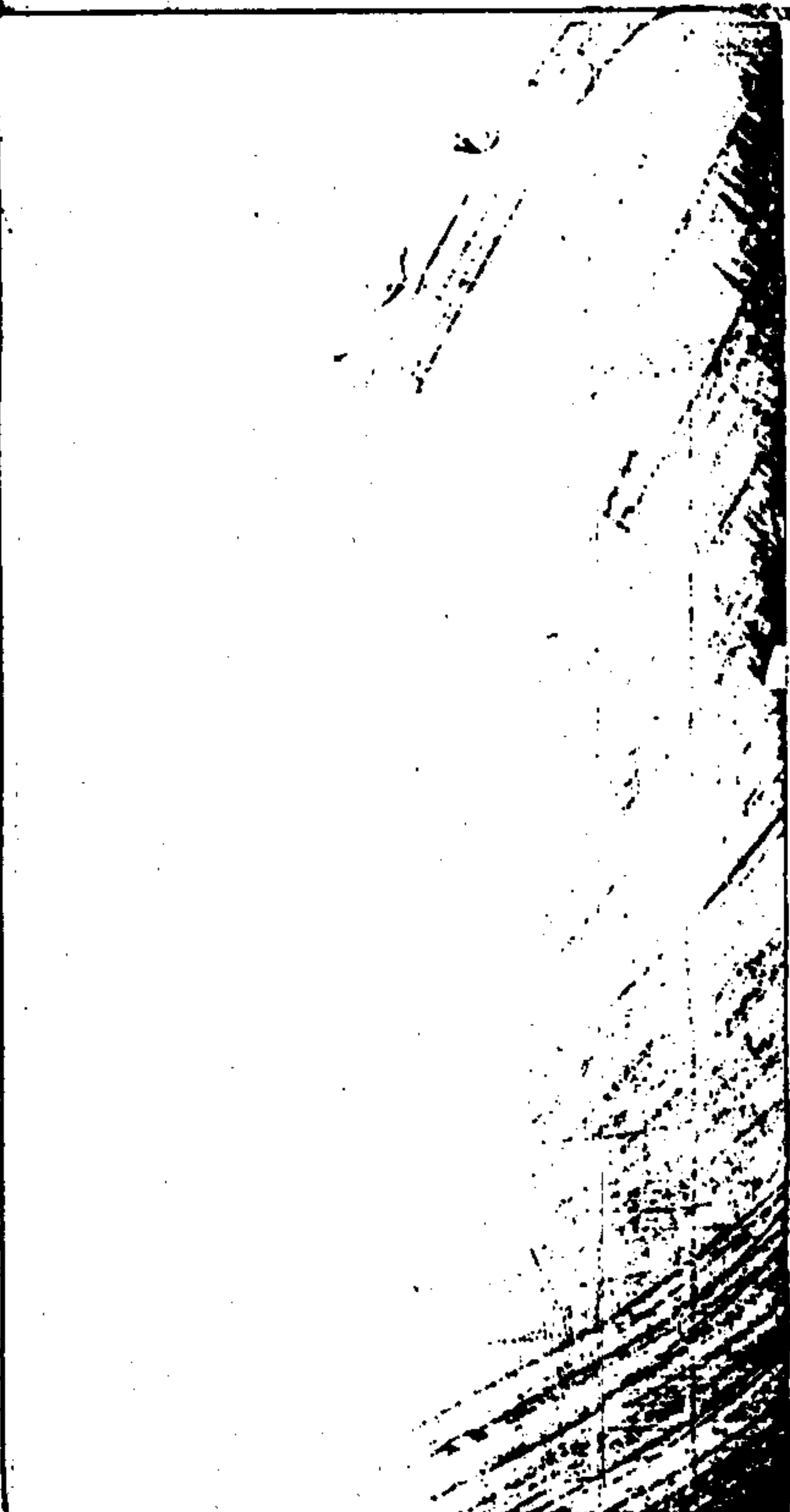
金吾錢世孝。留守朱鶴鳴。孝陵韓廣。廣洋。及張。潘。水
軍左李漢。潘陽左張四維。虎賁右劉錫。留守右齊聞
韶。留守前郭延祿。龍江右祈堯臣。龍驤李繼祖。鷹揚
盧一官。典武劉用。江應。朱立。諸指揮。尚猶豫未欲散
及科部檄再至。亦以餉金子三軍。皆一切無所遺。三
軍始解散。時壬午十一月也。而尚書及給諫御史。俱
後先劾。奏其事。事下大司馬梁夢龍問狀。廼當王
時偉等。故違部禁。而劉。張。受士。乘機需索。侵尅兵
餉。欲請論如法。因著為令。令以後刷卷。即於當罪者
所。追鈎金。封輸縣官。上可之。於是寬假王時偉等
罪。而以劉喬等。下所司逮問也。

傳胎子。牧馬所戍卒也。是時攢斗給月用糧。糧紅腐
不可食。傳胎子等。即擁眾攘臂而起。曰。予寧不厭糟
糠。而柰何示人以不堪乎。廼數百人。請於御史黃仁
榮。給諫吳之鵬。尚書吳文華。乃罰治前所使百戶。屠
真。授前事。委吏利在粟腐。因緣為姦。於是巡倉御史
請倉所按驗。凡紅腐甚者。稍為飾揚。而地勢卑下
者。加行鋪墊。而年久鼠耗者。多為寬豁。使攢斗無所
容。其銖兩之姦。廼即編立什長。禁喧嘩。敢議法。及不
如法者。皆連坐勿赦。於是兵餉不治。事在農部。三軍

不肅。責歸司馬。著為令。是時已丑春也。上從大司
馬王一鶚議。有 詔。詔所司嚴加約束。不許疎縱。自
是之後。隊長既立。其法森如也。每一予餉。皆互相約
束。唯恐有如一。人開隙。輒不幸。即染於事。旋至玉石
俱焚也。

讚曰

秣陵之兵。見告者數矣。雖逆節未甚著。然豈可使外
郡邑聞乎。語曰。冠雖敝。不可加於足。履雖新。不可加
於首。此言紀綱不可亂也。今變者數起。其原皆出於
偏裨侵軍餉。遂至以履加首。悲夫。大司馬欲立隊長
武功錄 入 卷之九 里 一、八



馬蹟洋爛洪口諸倭列傳

乙亥春。大汛故事。大汛橫海將軍。提兵出海島。備倭奴。當是時。宋儀望為臺御史。胡用賓為御史。迺使備兵使王叔杲。糧儲使舒化。海防同知使熊汝器。及總戎黃應甲所。以為春汛計。至備。而會倭奴。操三四十艇。鼓行。行至馬蹟洋。鹵漁人一百有五人。我叅將詹廷傑等。提兵疾力戰。斬首捕虜凡七十六級。縱火焚燒倭舟凡一十六艘。赴水溺死者亡筭。奪獲被鹵凡一百有五人。倭器凡四百一十有二。能兵亡凡三人。官兵傷凡一百五十一人。自是之後。指揮使張肇慶。

武功錄

六 諸藩列傳

三

簡敢死士復擊破倭舟凡四艘。奪獲被鹵凡二十二。人。倭器凡一百六十有二。能兵傷二十七人。把總李應麒。斬首凡三級。先是嘉靖中。汪直為鄉導。導倭奴入犯。大遭荼毒。已竭天下財力。始大創艾之。今不終朝。破七八十之眾。誠奇捷也。

爛洪口。先是川沙把總黎弘敷。聞有一倭舟。舟中有倭五十三人。皆執刀陸行。海上居民亦皆奔走。走若狂。於是提兵壓倭奴戰。道逢一白衣人。披髮執木棍。立軍前。令勿往。今倭寇勢頗大。徒往。往無益也。三軍由此有懼色。逗遛不前。迺割前一人。喬祥耳以徇。趨

令進兵。白衣人見割祥耳。大自嬉笑。弘敷以為阻撓。軍機。迺下令斬之。既行至爛洪口。倭奴已遂逃。口中空無人。時庚辰四月之五日也。居一二日。總戎郭堅請於直指使田樂。樂竊疑之。下總戎問狀。總戎即使謀者楊貴。馳川沙。曩所謂倭舟。蓋漁舟也。漁舟從南洋失風。飄流而來。居民誤以為倭。至皆奔走。當是時。謀者李金。莊應奎。趨弘敷乘馬往。行至東門。逢川沙民胡四。倉皇立馬前。止勿往。弘敷即劒斬之。殆所謂白衣人披髮執木棍者。是也。於是直指使劾。奏弘敷輕殺民命。寃哉。誣之也。

武功錄

六 諸藩列傳

三

讀曰

倭奴動稱造舟千百艘。此皆虛語耳。其為費甚大。不易造。近以閩人導之。造重底。遂易行。異哉。馬洋之捷。犁沉倭舟凡一十六艘。爛洪口凡一艘。以余所聞倭舟。大者可容三百人。中者一二百人。小者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今之赴水而死者。曷可勝筭乎。要之江海之戰。非其所長。往往懸虛舟。張弱簾。而以空發吾之先鋒。蓋所從來久遠矣。

朝鮮梁承貴列傳

梁承貴。朝鮮濟州島人也。先是州守遣承貴送戶曹。而會大風。迅急飄舟。至川沙外洋。當是時。橫海將軍提兵備春汛。戰陣之具。鉦鼓之聲。凜凜如也。而參將黎弘。數忽見倭奴。率舟而來。以為何物倭奴。僥倖敢至是。帥三軍。殊疾力執承貴等。二十二人。於是疏索舟中。舟中皮甲。皮袋。帽。草帽。髮絲帽。鎗頭。鐵。鐵。鐵。無不畢具。而其人皆與中國絕相類。獨衣帶垂繭紙。形。此為朝鮮人。明甚。總戎郭堅。乃請於臺御史孫光祐。及巡江林御史。屬松江理范守。已常州理韓萃。善武功錄。

武功錄

朝鮮梁承貴列傳

三

雜問。即使通事新五郎。往譯以字。見承貴所賚牒文。果為州守遣送戶曹。戶曹者。漢言司農也。戶曹必居王畿。而況濟州。居海島。輕舟可數日至北岸。與瓊崖等。其必非奸細。不問可知矣。於是議發置寗室。給以餉資。餉奉如過賓禮。汎畢。無警。然後遣之歸。以朝鮮奉我。朝正朔。獻見不乏絕故也。是歲萬曆庚辰也。臺御史孫光祐。上書以請。幸可之。而所謂濟州二十一人。與俱者。承貴及玄奉仁。李根。彭蕭溪。貞夫。自元。許永俊。金豆。彦加。叱同。金自珍。尹彦。長命。質奇。於邑。連於叱同。任彥漢。連把好。李必連。山億。邪石金。

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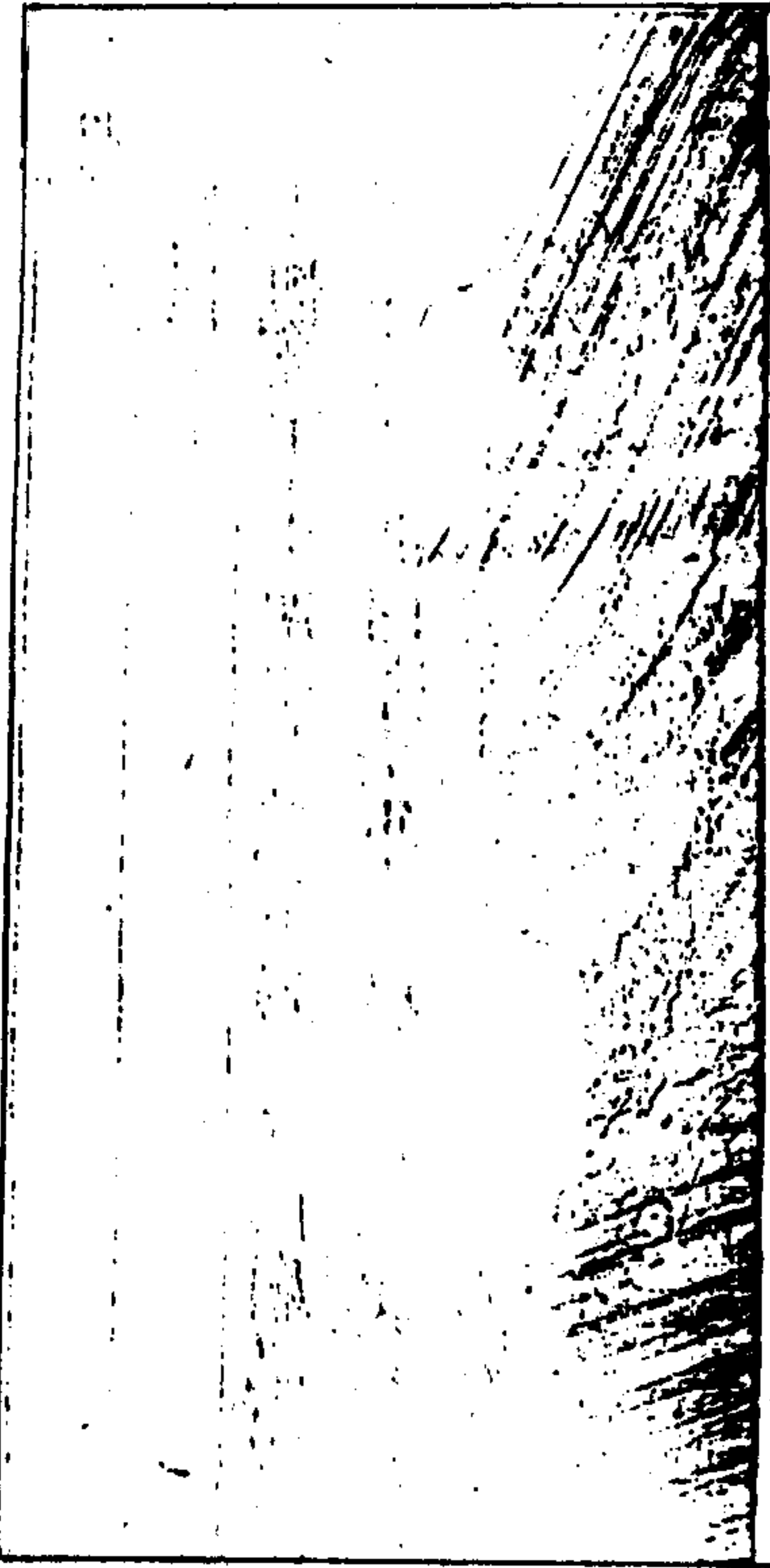
讚曰

以余而觀。冀太史使朝鮮錄。至謁先師廟。記則未嘗不廢卷而嘆也。曰。嗟乎。仲尼以萬世為士。豈欺我哉。自太平館北。過鍾樓。至王宮之東門。望見松槐翁翳。樓臺隱隱。此非文廟耶。諸生執俎豆。以時習禮。其下。殆與中華亡異。使者梁承貴。誠飄流而來。亡它腸而我以過賓遇之。此殆是孔子曰。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殆謂此耶。

武功錄

朝鮮梁承貴列傳

果



浙江

大營叛兵馬文英象山昌國營叛兵何中列傳
馬文英大營兵也。先是倭寇發難。衛軍不足賴。乃幸
用募兵策得五千人。為東西二大營。居會城。遊擊二
人掌之。已議罷西大營。遊擊屬都護。已給諫葉時新
上書請損餉。故事二大營兵。兵月食餉九錢。請裁為
六錢。事下大司農。迺移臺御史吳善言。御史帥祥。是
日大會方伯以下議。而兵巡使王許之深言。戍卒皆
辭服。因欲兼給以錢。兩臺如其議。覆奏。上可之。時
辛巳秋也。明年春。文英與楊廷用等。聞欲兼錢。皆羣
武功錄

起口語藉藉。請於兵巡使及清軍使楊標。吾等且莫
提桴鼓立軍門。不避石天。之謂何。既抑損我月食餉。
而奈何復欲以錢兼行乎。願為我畫便計。標因麾之
去。道已請於兩臺。能不以一錢及若也。英等皆曰。幸
甚是。特二月已盡。當春汛。法營兵分為八總。往嘉寧
台温。於是海防使馮時雨。趣諸軍日夜裝。將行。而會
臺御史檄諸軍歸農。大方伯遊季勳復下令。欲兼錢
如初。諸軍皆曰。若是。吾屬尚可言乎。乃並走部使者
張文熙。鹽使者孫旬所。已走王許之。所欲執許之。賴
同寅收。諸軍竟鼓噪而去。而都護魯邦遊擊呂應賜

告於臺御史。臺御史問諸軍亦何言。應賜對曰。諸軍
言。言實餉不足。非徒錢難用也。是日即以檄檄諸軍
得增餉。諸軍以曩常欲執兵巡使。懷疑懼心。曰。彼豈
能終欲忘宿怨。忍置我等弗問乎。我等與其嘿嘿死
杖下。孰與執一兵巡使死。並死何不可者。即聚眾二
千餘人。椎牛以盟。往索許之。許之先已聞其事。遂匿
矣。乃持刀斧。擊破軍門。直走私署。略其橐中裝。因擁
臺御史徒步至營中。毆辱百端。不可言。是時部使者
使張文熙。帥布政使遊季勳。劉漢儒。按察使郝杰。都
護吳憲。往譬以禍福。而鹽使者孫旬。主事王謙。亦皆
武功錄

並趨臺御史所。許增餉如初。不得已。已移許之所管
事。屬楊副使標治之。諸軍始解散。於是臺御史上書
稱不職狀。請 予告。而部使者。鹽使者。及給諫王致
祥。李國觀。吳之美。御史郭惟賢。後先劾奏其事。事皆
下大司馬。吳允問狀覆奏。詔免吳善言官。而以張
佳胤視事。貶王許之秩三級。罰魯邦。呂應賜。俸一載。
佳胤既乘傳到官。察見文英。廷用。滑稽多智。營中之
事。惟兩人所指麾。迺使遊擊徐景星。召兩人。於是兩
人面縛詣軍門。臺使者方在便坐。進兩人庭中。問狀
兩人膝行而前。稱死罪不容口。臺使者曰。吾寬假若

若得以功除罪可乎兩人叩頭願如令於是給兩人冠帶金錢令其為先鋒蚤入謁兩人既上謁即備匄趨出城告諸軍曰軍門頗無殺汝意若等旦日不可不蚤自來也諸軍果從兩人言並入城臺御史詳示以寬大甚至察寒暑疾苦先是把總孫嵩莫如梗扞文岡即下副觀察使徐汝陽罰治諸軍方幸臺御史務在收恤絕無疑懼心上嘗有詔言倡亂者諒亦不過數人乃微以檄授指揮使李承勳逮捕馬文英楊廷用及東右營陳德勝東中營方子龍東前營李文高東後營張賢西右營陳文浦西前營吳章成西武功錄

後營廬州到官暴以民變立功者赦是日臺御史大會布政使舒應龍李汶觀察使徐元太副觀察使徐汝陽顧養謙都護常鏡王接武鞠問辭服即奉旂牌屬都護梟斬轅門諸軍復皆疑畏臺御史乃使遊擊徐景星龐溟告營中曰毋畏法如是而止諸軍皆北鄉叩頭謝陛下不殺以為威時三月初二也頃臺御史奏請事下大司馬梁夢龍議覆詔稱張佳胤定禍勘亂茂著勞績轉御史右丞賜徐汝陽顧養謙秩一級徐景星副總戎秩王頊道徐九章皆鎮撫秩龐溟金八兩李承勳江應龍皆紀錄金九五兩上

迺令該科覈激禍酸患者而屬臺御史為善後計其後給諫張鼎思劾奏與大司馬同上免吳善言官為民游李勳王許之閑住貶郝杰楊標秩一等左遷呂應賜罷斥魯邦陳文澄還衛詔書曰近來文武官以苛暴刻削相尚其行類失人心比遇事變又皆束手無策倉皇首鼠敦法辱國殊可痛恨以故簿責始之者深也初部使者孫旬上善後十策於是臺御史復大會布政司劉漢儒觀察使郝杰叅政使劉世賞王湘吳自新叅議使唐本堯顧養謙副觀察使劉東星馮時雨陳澗楊標徐汝陽僉事使許一德李宗武功錄

魯議大畧以損餉汰兵馬不便計莫若復左遊擊及各色把總因請總戎居會城故事團操軍五百人土著而以把總一人掌之惟杭嚴兵巡使所調度已調西營兵備城池今報罷選杭州前右衛兵五百人借團操兵大率一千人分為二總屬都護巡徼於城上歲時擊力斗以自衛凜凜如也

何中昌國營兵也故事昌國營在象山海隅其廩食該總請於備兵寧紹者移府庫金錢屬縣令借把總頒之而會傳好禮為御史滕伯翰為臺御史迺與象山令約約月以二十五日為期會丁亥冬邑令陳天

祥以它故。冬季不及予。營中見為米價騰踊。皆口語藉藉。柰何不蚤予。而使吾等稱貸於人。徒以克子錢乎。是時備兵使劉尚志。微有聞。即以檄譙讓令。令乃以其金計人十為一封。大率二百三十有五封。使委吏陳情。送奉至把總劉光元。登堂開封。封皆少錢七八。何中等益鬱鬱。乃鼓噪而起。曰。何至是。乃欲縛繫情。光元示以軍法。甚不可。令情還。何中奮而前曰。釋之。幸為我致聲陳使君。吾等必不欲損毫釐也。情還。具以實告。令廼增金。使佐史兵諫給諸軍。諸軍始解散。有頃。備兵使逮捕何中等。鄒鑑致臺御史。以軍法。於是兩臺以其事劾。奏事下。大家宰楊巍議以為陳天祥當免官。詔可之。時戊子夏六月也。

讚曰

傳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化天下信哉。是言也。今兩浙七載之間。見告者數矣。以余所聞。諸軍縛叛民丁仕卿功。未賞。而會城象山。亦皆以損餉發難乎。上廼赫然怒。激禍釀患者。誠可謂至察。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焉。豈為會城象山而言也。

上虞叛民丁仕卿列傳

丁仕卿。上虞人也。少學書。多通字藝。尤工珥筆。間里。有獄訟之事。必就問卿。卿為人。有機謀。膂力絕倫。欲招致四方。亡命而為亂。常託名塾師。往杭。杭人多以僮子從之。游者。久之。浮沉間。因往來公庭間。竊有司之權。已廼交驩。江上諸偷盜。欲逞不軌。殊不利於火甲。遂與鄉人韓謹等。議欲變火甲法。謹以為可。於是群輩。請於部使者張文熙所。屬同知杭州吳日。強問狀。而鄉大夫沈履。謂火甲不宜罷。仕卿由此鞅。怨屢入骨髓。廼相與謀曰。盍乘是隙而起可乎。是武功錄。是保甲最嚴。微道建。更樓校。植鐵懸。夜半樓頭。鼓發。分更。髡如也。吳二守常從。邏卒巡微道。上三更不至者。罰金一兩。二四更不至者。罰金五錢。城中多怨望。皆欲附卿。卿遂聚黨至千餘人。毀其更樓。及校。盪直走。屢所。縱火焚燒其屋居。及西湖遊舫。然後盡。略橐中裝。而賈人唐致思。携萬餘金。居厓旁。亦鹵略。亡遺。而仁和令陳良棟。錢塘令孫琬。並馳救。破圍。漏。蓋兩人微服衝圍。始得出。時壬午四月二十九日也。會臺御史張佳胤。上有詔。許以便宜。不俟會推。陛辭。竟乘傳鎮浙。既行至崇德。僉卒聞之大驚。即檄。

馬梁菱龍既覆奏。上謂張佳胤忠績卓異。朕心嘉悅。賜大紅紵絲飛衣一襲。銀二十兩。表裏二之。張文熙銀二十兩。表裏一之。劉伯縉等紀錄。吳日強。罰俸凡三月。其後臺御史劾日強竟免官爲民。是時郡國皆以嚴酷爲法。詔謂有司不體朝廷保惜小民德意。往往務爲刻虐。傳名歛怨。欲兩臺申明訓飾。意在寬和可知矣。久之。給諫張鼎思劾奏總戎吳國而吳之美謂兩浙接壤金陵根本重地也。獨慮武備單弱。而御史陳功爲善後計。欲捕盜之中。寓安民之意。催科之困。兼撫字之仁。于有年以爲從亂者二千餘人。卒捕獲尙未及什一二。宜著爲令。令被脇之衆咸與維新。仇怨之家不許妄訐。以安反側之心。事皆下大司馬。而會部使者孫旬亦上書陳善後諸計畫。語在奏疏。於是大司馬議收人才。定疑貳。大司農議平徭役。清追併復民兵。恤運軍。僉旂甲。皆如部使者所請也。

讚曰

以余所聞兵民兩變皆僉卒發難其倒置不既甚乎哉。是時治道尙嚴而陳御史以爲有司奉行太過。裁削太甚。豈不然歟。丁仕卿起自亡命而響應者至二

千餘人小民可謂瓦解。然皆旋自滅亡矣。非陛下聖神威武所變化。烏能然乎。

武功錄

卷之二

叛生張綺呂協祖列傳

張綺上虞人也。已丑夏五月。縣大札而加以枯旱。民情洶洶。諸生三老。乃請縣令蔡汝達禱祠山川。能興雲雨者。不驗。而卿大夫金柱。張承齋。諸生張綺。薛于中等。坐縣令禱祠不敬。因告於部使者蔡系周。言縣令常無故擅殺人。有頃。汝達亦言承齋等。常以私謁干縣。縣不如所託。趣反唇相稽。奈何而欲以諸生奪縣官之權乎。先是。呂村觀音大士最顯。汝達躬迎大士至城隍廟。居四五日。復不雨。柱等以為此明府不徒步而膜拜。大不敬。以故大士不以雨應也。而諸生

武功錄

卷之八

十一

金彥宣等。遂聲欲疆奪其大士而去。已封閉廟門。與縣令爭論。不容口。久之。部使者案兩造屬郡太守。問狀。汝達迺乘小輿往謁太守。而諸生張綺。謝嗣祿。金彥宣等。偕蒼頭杜德。一厲堯。二等擁眾數十人。毆達。傷其右手。裂白袍。賴蒼頭蔡勤。蔡順。收得解免。然勤與順。擢髮被毆者數矣。於是汝達以其事請於部使者。何迺眾毆辱我於市。至此極耶。頃會稽總甲金棟。邏卒陳元等。亦以其事告郡太守。與達所稱同。金柱乃謁備兵使劉尚志。分巡使李國士。曰。上虞之變。實柱為之。而僉事張承齋。春秋高。列名姓居首。及所坐

諸生八十餘人。皆不知故。柱敢以身就獄。毋染及無辜也。部使者乃屬紹寧台太守雜問。久不報。竟以其事。奏下御史大夫。明年春。部使者黃鍾。覆驗達所榜笞石輅上。竟至死。死在杖後。復數日。死於病。它所刻臧私。亦以左驗。而獨金柱有請謁副札尚在。金柱故副觀察使也。於是御史大夫以柱及諸生薛于中。葛煒。法當革衣冠。蔡汝達貶秩二級。詔從之。

呂協祖嘉興人也。壬辰春。嘉興秀水令缺。而郡倅范鳴鳳行縣事。徵輸甚急。諸生呂協祖。金九淵。周學義。張雅。陶宗大等。常欲截閘狹。與民相假貸。因請於倅曰。寬之。母甚苛。猛也。鳴不從。已用佐史田。見龍言。譙讓協祖。協祖遂攘臂而起。窘辱鳴鳳。頃與三學諸生約。約至明倫堂。於是奪印簿。唱名。並拜謁。先師。因去衣巾。從此吾等。其為亂民乎。即歃血殿中。乃奉牛耳而盟曰。范鳴鳳殘民已甚。吾等共鋤而去之。所不如約者。有如此盟。是時賀燦然。徐名世。項從先。不欲與盟。協祖多至陵轢之。由此瞋目張膽。設櫃飲費。雖下貧。亦必治金。而學博周廷才。高座周允。日夜禁論諸生不可已。因上飛文於學使者李同芳。然兩邑公門久閉。而郵使文移往來。郡縣皆械封不敢發。如

是者一旬。自此之後。協祖等益暴橫。忌。廼作捲堂文。刻木龜以號動邑中。邑中應而和者四百餘人。會嘉興倅方玘。視府事。欲繩以文法。亡從也。於是兵巡使劉孟雷理論。始解散。久之。請於部使者李以唐。臺使者常居敬。乃上書欲以渠魁呂協祖等。一十餘人。請論如法。調范鳴鳳簡僻。而給諫劉爲楫。亦上書。大略憂紀綱之不振。語在奏疏。始學使者以檄諭諸生。諸生乃大言欲三從也。李御史從中論之曰。柰何以士人而制進退之權。以喜怒而司賞罰之柄。以一時之私忿。而壞百世之典章乎。

讚曰

以余所聞。苗給諫朝陽。所條對禁諸生法。至嚴。何上虞嘉興之變。輒起於肘腋也。傳曰。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張綺呂協祖等。豈皆喜犯不韙哉。要亦我有以激之。善哉乎臺御史常公。所謂起于因循。而壞于蒙蔽也。

楊文學列傳

楊文學。歙人也。少失父。孤落魄。而會蜀道李宏至。學因從之遊。習黃白。棗陽王常浮慕其術。招致府中。無所成。亡抵於揚州。久之。往來嘉興松江之間。專以醫藥爲務。先是雲南人鄭喜。少從父鄭二十五至秣陵。因奄割。給事李侍中。亡何。李侍中不幸捐館舍。喜復留落至松江。寄食雲間葉小山。適文學見喜。因與之語。大悅。悔相見晚。喜乃詐稱石城王內侍。王幸遣我與鄭彩往松江倅周廸所。而學亦詐稱我故寧王苗裔也。生平無它長。獨精於黃白。橐中得不乏絕也。喜

武功錄

楊文學列傳

曰。小人願從王遊。惟王所左右。由此學稱寧府散誕皇矣。而猶恐爲縣道所窺識。亡驗。於是察省祭褚春源。善剗刷。乃送奉錢二。因刊木關防曰。勅封寧府散誕皇。已刻雲龍花欄牌式。皆用紫粉刷印。因爲刷批。書曰寧府散誕皇。今差官舍張廷用。前往蘇杭等處收買段布。進府供用。如遇關隘。即便驗放。學卽以硃札標判。儼然若一王公云。是時休寧人朱岩龍。以轉輸。皇木乏資。因稱貸於邑中子陳東台。亦至小山所。與喜語之。故喜曰。我主親寧王後。女可治禮。謁王吾爲公從中遊說。則何難於千金哉。於是謁學。執禮

甚恭。有頃，喜乃具以實告。學詳許諾金三千。是日，即立券。俟還府而後與也。然喜已先得金二十有三兩矣。而吉安人劉永期亦以藥買至喜所。陳說亦如之。期乃以爲果寧王後也。頗雅重學。已喜因言橐中金將盡。令期治裝。同往杭州。至日。我主即以子錢報女。女請勿疑。期曰：此王也。誰謂難於金錢哉！自媿弗能多予。予金一兩四錢。它僅遺枸杞子三十二斤。賈可得金六兩六錢。并皆與喜。而王宣亦休寧人。與岩龍同事。因從學行。行至塘棲。詳言病。曰：姑假民室數日。病愈往。而諸生沈定先乃授之室。是時永期已託名

武功錄

二

十五

爲舍人矣。行間逢李洪。洪乃與岩尤同閭閻。具言稱貸事。洪因遣蒼頭楊阿六嚴事王母。失王意。時壬午上元也。是夜學偕喜等微行觀燈。而市井人王山、魏東、訥知寧王後。因使樂人李二擊鮮治醇酒。請學等爲布衣之飲。於是學等往飲。飲不至數卮。樂人擊鼓歌吹。敖戲如生平。而會何鏗、蔣榮亦過李二。而學等皆被酒大醉。坐上座。至貴倨。鏗惡學等不能酒爲禮。怒罵喜。乃拔劍起舞。因推席視永期。永期執榮毆傷。幾至死。總甲朱文見學爲王子。恐事大。令榮與鏗。旦日持羊酒禮請罪。鏗果如文言。趨榮。榮貧甚。無能治

具。鏗迺治魚肉糖餅四盛。因文爲紹介。謁王。叩頭堵下。曰：以卮酒積過失相爭。爭時急。實不知爲王。有死罪。學曰：此往事。何足介意。鏗跪起。叩頭謝。度王無怒意。即馳王山所。與文並索榮治禮費。榮見鏗等逼迫甚。束手無所告。夜半迺自縊而死。旦日榮父蔣富告於張倅所。即使使者逮捕喜。喜竟詐稱中貴人如初。於是屬鍾巡檢按驗。榮果輕重破傷。皆有狀。文學始惶懼。恐事不可解。乃與喜及永期議。議與王山貸銀五兩。既得金。即買冲天冠及紅袍香帶。以學不時冠帶衣履。而稱散誕皇。因偕喜走杭州。館於錢孟所。乃

武功錄

六

十六

大書書札稱名。復詐多變。多變者。石城輔國將軍拱。概第九子也。於是屬喜永祺。岩龍上謁部使者張文熙。熙迺謂若王子何得無故至會城耶。即使使者逐送至境上。迺先令鄆照磨杜經歷。遣學於接待寺。詣其橐中。裝以察真僞。於是盡得曩所爲僞印。批文及冠帶什物。皆僭竊不軌。亟馳報劉太守。太守以爲令甲無散誕。皇封號。而况寧王本逆藩。安得子姓再封王爵。此必詐僞無疑。并皆捕繫公庭。鞫問辭服。太守恐學以畏刑而服。是日即使使者問石城王。王曰：吾第九子多變。久物故。今已一十餘年。而况故事。宗室

不許私放債利。豈有滅絕枯稿遊魂。放錢異郡之理。奈何文學誣死者以不法乎。於是大會觀察使以下雜問。廼以文學請比詐假官者律斬。而喜及永祺王山等。輕重罰治有差。而臺御史當居敬。御史張文熙以其事奏。詔法司從重擬來。其後大司寇以爲宗藩各派皆屬欽名。今文學乃敢冒稱情與詐傳詔旨者等。請梟斬以徇。詔從之。獨鄭喜令。照例改擬。然後引弘治十五年。詔曰。今後敢有私自靜身者。本身并下手之人處斬。鄭喜於是乎就刑矣。四方郡國始知曩者道上散誕。皇故文學中貴人。故鄭喜也。

讚曰

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豈不萬世治宗藩長筴哉。夫以此爲訓。而諸侯王猶有馳馬出行郡國者。其弊乃至有如楊文學。抑何愚與。余獨謂劉永祺王山等。不當信若是。奉之如王公。然皆愚人卒自愚也。悲夫。宸濠之變。與漢七國。亾異。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子姓乎。

崇德強賊梁翰列傳

梁翰。崇德盜也。先是崇德丞王爵。帥繇使戶轉二千八百七十金。道仁和瓦窰頭。會大盜梁翰。譚金。林思成等。一十三人。至盡奪而略之。於是爵頓足嘆曰。嗟乎。此天子帑金。奈何中道而充偷盜囊橐乎。縱上官幸而哀憐。爵不加斧鉞。爵何面貌居。陛下疆場也。乃赴水而死。自此之後。縣道日夜提邏。平部素邑中。生得梁翰。譚金。林思成。吳應龍。王守義。李六。楊鳳。七人。已復得陳元功。鄭華。楊四三人。是時。洪雨。鄭華爲保姦。并皆逮捕到官。加以桁楊。翰等叩頭服。實有武功錄。公禁得諸賊。其數列傳。十八。之。問其金。尚存二千五百有餘也。已鉗鈇雨及華。又得一百金。獨陳七。王立。趙龍兒。遂逃不及法。於是臺御史徐斌。以書劾。奏指揮張誠。千戶李柵。事下大司馬譚綸。請貶張誠。李柵。秩一級。梟斬梁翰。諸賊崇德市。

讚曰

賢者。誠重其死。爵殊媿。奉使無狀。乃死也。嗟乎。山障間盜賊。公負勢自有之。爵獨懼其鋒哉。孟子曰。可以無死。死傷勇。當盜賊擾攘時。尚負罪引愆。何夫。且之難。猶思復嗚乎。

嘉善強賊列傳

嘉善強賊其姓名不可聞已。庚寅冬。上海以京庫銀一、千二百餘兩。使倉大使蘇刺轉運。既行至嘉善。會強賊數十人。從道左出不意。略八百四十餘金而去。是時同知曾維倫視府事。迺好謂巡徼倅方玘曰。主臣。吾等典司疆場之謂何。迺辱帑金。一旦淪於偷盜之手。於是各以俸資。及贖銀如數封輸使者。是日即提邏卒。大索邑中。以為得其主名。因席藁請罪於兵巡使方萬策。然後以其事報兩臺。奈何偷盜竟不可得也。久之。臺御史常居敬。及御史黃鍾韓介。聞之。以武功錄 嘉善強賊列傳 十九 為賊奪轉運金至八百。迺不以告。豈以為細故耶。於是並以書 請。事下大司馬問狀。而大司馬石星以為巡徼倅方玘。及縣尉黃茂懷。法當首論。是時曾維倫新視事。臺御史。御史。請與兵巡使量加罰治。上 有詔。罰方萬策俸凡三月。曾惟倫待罪行間。必欲得主賊而後可也。

讚曰

以余所聞兩浙事。皆大異。使者轉金至嘉善。迺疆奪其大半而去。母亦以兵民交變之後。法令稍緩乎。不然。曾一守故優於吏治者。余嘗從吾邑中。見其以司

理行縣事。每一閱操。戰陳之教。鉦鼓之教。頗精明。余以為異時誠可當一面。迺何有強賊數十哉。

武功錄

嘉善強賊列傳

江西

花園洞陶紅李白列傳

花園。廼走撫州道也。行至西口。利用度。會舳艫缺。弗可度。道上諸行人。皆涉白田上雲山。時有到花園者。罕而希矣。於是陶長壹洪堯玖李明壹白強捌偪起。花園。花園居進賢縣東旁近東鄉。南旁近臨川。岐徑若綫帶。群山複障。若城垣而四維之。今其下林木益茂蔚。徑路僅可通一竇耳。諸酋巢居中。水寇則以鄱湖為淵藪。陸寇則以清泥為羽翼。隆慶初。強捌等常私造鳴鏑流矢諸器。欲反。聞樞師傳勝技至高。廼武力錄。坐勝東鄉。拜執弟子禮。師事之。既得其道。捌等益無忌。即公行南昌進賢東鄉。臨川諸縣。得艾煥捌白朝拾等為保姦。廼畧王堯貳王亨肆等家室。殺邏卒鄧京。胡長柒。及比丘傳清等。數人而去。於是守巡使柴涑袁隨。徐用檢。徐時可。馬時泰。及偏將倪中化。請於都御史徐枋。而以裨將陳仁海為將軍。軍清泥。胡裕為將軍。軍鄱湖。群為備兵。堅壁而守。士卒又皆闕匿。示之以寡。無剿意。第微告保姦故。因懸重賞。使保姦為內應。是時鄉人何乾貳。願為鄉導。欲滅此四族。而後朝食。廼引令黎邦琰尉。丁景芳。提兵三百人。鷄鳴

而駕出。諸偷不意。縱火焚林木。會大風。延燒至巢。火

光燭天。諸偷倉卒起不備。多自絳騰。蹂踐死。於是裨

將楊秀樂。生得徐國貳等。三十餘人。王汝蘭。生得洪

堯玖等十餘人。陳耀。生得白強捌等二十餘人。胡清

生得彭十三。黃奇。生得陶長壹等十餘人。皆獲輿膠

致軍門。下南昌司理沈楠。撫州司理余懋學。即訊。而

李彪五等男婦八百三十餘人。盡衿甲面縛。請降。於

是編立保甲。桴鼓不鳴。是時隆慶壬申冬。盡也。大司

馬譚綸。按枋奏覆於上。詔梟斬白強捌等。以狗其

後。御史燕儒臣勸功。書既奏。賜徐枋金五十兩。表

武功錄。襄二之。袁隨等二十金。胡鳳等十金。初清泥花園皆

重鎮。嘉靖末。清泥置巡檢使一人。枋乃請比清泥故

事。置巡檢司。詔可之。賜名曰花園巡檢司。司以左

枋復令梓人置公館。而於西口。縣買舟為渡。於是花

園之塗。車擊轂。人肩摩。殷殷不絕也。

讚曰

異哉花園諸寇也。而以陶紅李白為姓乎。嘉隆之間。號為標悍。而邦琰乃以一令公。提桴鼓往。不終朝縛矣。何乾貳鄉人也。亦能以其身試蠶。為梓里除殘蠹。豈不壯乎哉。

建昌諸盜列傳

建昌諸偷其姓名不可聞已。乙亥冬諸偷常從江上鼓行至建昌見為藩封重地曰有如一曰得禽王足吾事矣會歲抄監門皆解嚴諸偷微行走城中直搗王所果得王縛之於是奪其印盡取其財帛復縱火焚殿宇而去。是時備兵使黃可大及太守陳吾德邑令鄭時章帥邏卒日夜巡徼江上部索諸偷自初捕通歷四月矣賊不得而分守使王乾章在南康迺亦簿責饒州判喜僉守禦使孟應越邵繼芳鄱陽尉徐鳳瑞急欲馳報臺御史御史恐繩以文法皆大懼以爲得偷盜諸酋猶可置辭以對不則備守之謂何低徊者久之始報而教授張其山先已移文請矣於是臺御史楊成御史張簡及巡江臺御史王篆給諫裴應章後先皆劾奏可大等及長史湯明善罪事下戎部而大司馬譚綸請復論之 上有詔罰楊成張簡俸一年左遷黃可大陳吾德邊雜職貶王乾章鄭時章秩一級下喜僉等御史逮問是歲丙子也明年春御史張簡輕重當喜僉等罪以請 上免喜僉等官爲民孟應越等貶秩二級先是簡奏長史罪 上謂長史何罪原爲道府阻遏不令申報 詔復長史

職而可大等竟坐法免

讚曰

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建昌豈非名郡與盜入城縛王而奪之印寥寥久不報何哉 陛下怒而譙讓之誠無辭以對以余所聞 建昌王賢王也好學稱醇謹母亦慢藏誨盜或時有耶

武功錄

建昌諸盜列傳

四

流寇羅朝廣列傳

羅朝廣。江西流寇也。丙子夏五月。常帥其黨百餘人。至寧州。界所過必僂殺人。以示威重。於是分巡使王徽猷。自南昌馳寧州。誠亭長堅壁固守。勿令至界上。界上兵衛甚嚴。弗可入。諸偷皆解散。獨廣與徐武。楊青山等三十人約曰。吾與若等。亟分為三。不然就禽矣。武走楚。廣與青山等走桃林。九嶺。竹子嶺。亾何。楚執武等七人。繫斬獄。而青山等復亾抵於萬載縣。黎源天井窩。頃廣復使彭生七微行。謁寧州。為把總。戴素亮所生得。言賊實久遠徙。由此分巡使馳還南昌矣。居月餘。青山等遁自黃栢山入靖州雙坑。明日。桃源哨邏卒陳俊。慶山等戰。殺俊及詹作。王乾。王子先。張忠。明日。復入噪坑下洞口。殺我兵舒元。陳有金。陳祿。復縱火焚陳宿六屋居。明日。復入金鷄橋。我義士吳鳳笙殺四人。兵李興旺殺二人。而賊亦殺傷大當。明日。復入黃崗。殺我兵四人。剖取吳鳳翔心肺。然不過數十人耳。是時臺御史楊成已轉遷去矣。而潘季馴行至廣信。新授事。會分守使盧仲佃從。即下令徵鄱陽守備鄧子龍往擊之。先是徽猷移直指張簡。稱盜賊寧懿。亾何寧靖。又見告矣。簡劾奏猷隱蔽。大

畧謂猷不當居南昌。故事。南昌無兵備使。前都御史御史。以寧州介在武寧靖安之中。叢巖疊障。迺請分巡使兼兵備使秩居寧州。以故論猷獨重。而當南昌。倅袁祖義寧州守陳以忠。吏目柳益。靖安令朱玉。尉趙不昧。罪與都御史所劾奏同事。下戎部。於是大司馬譚綸請輕重案徽猷等罪。上有詔。詔王徽猷開住。袁祖。柳益。趙不昧。竟坐法免。戴素亮下御史逮問。復申之以令。令兵備使專居寧州。寧州於是建大將軍。游鼓兵士日振甲介馬而馳也。

讚曰

武功錄。八。建寧羅朝廣。稱為山豪。猶不能克。何足置齒牙。問乎。顧寧州在萬山中。地接華林及楚服。有如一。盜賊流劫。山棲草藏。必此間矣。勿謂母傷。其禍將長。嗚呼。戒之哉。語曰。一人守險。千人莫過。此可為寧州道也。

平安遠賊葉楷李圓郎列傳

葉楷者安遠人也。弘治初曾大父阻黃鄉以爲險。延引至楷。凡五世百有餘年矣。生三子。長盛乾。次盛坤。次盛和。楷有族弟曰槐。慄悍尤甚。而所居黃鄉雙橋南橋八副腰古頂山。勞田保皆在巔。惠汀之中。峻嶺崇峒。盤牙數百里而廣。其下有田一十八萬。自上世以來弗輸賦。縣官莫能禽。以何楷常凌鏢諸偷。諸偷心竊怨之。謀欲屠滅楷。迺相與謀曰。與其爲葉氏所魚肉。孰與爲天子治氓。得受一廛。歲時奉賦。役寧不愉快乎。是日即率父老子弟數百人。踵縣庭叩頭。吾等小人願降。請以其地爲縣。楷聞大怒。欲誅諸降民。諸降民微以告劉載。未有如將軍一日提兵至吾等。從中起內應。此滅葉氏一時也。將軍果如降民請。徃正之。即下令曰。非葉族者弗斬。以故楷長幹皆散走。應我兵。楷度勢益孤。弗敵。激烈自縊。死。我師逮繫其家室。因與諸降民犁其庭。掃其間。即於安遠馬蹄岡建縣。而都御史江一麟具以其狀。請於是。上賜縣名曰長寧。是歲萬曆丙子也。先是諸偷鍾廷隆。鍾廷寵。陳侃。陳璉。楊才亮等。爲楷長幹主田租。常專以爲已利。一旦屬漢吏弗便。常欲反。顧未有機耳。

會嶺北守巡使張仕佩。朱茹使贛州司理賴萬瑛。及會昌簿黃玉湖。定南尉張尚禮。度楷田瑛行至石溪。保館駱萬忠所。而廷隆等迺聚黨數百人。鳴鼓張旗。志直走瑛。所執瑛。縛致巢。傷手。殺保民十餘人。皂隸二人。居四五日。解縛。瑛始還縣。初玉湖至勞田保。保中人具爲訟。訟于湖。以爲府先使散官尹明。遂劉載。求等。訪楷故田宅。奈何謾欲取吾等金錢。吾等不與。而載未遂。指不與者。田以爲葉田。奈何幸爲我達大府。毋令得敗吾等也。是後瑛久居保。保中見載未討得售。以爲始吾與求等約何如。今滅楷而求等皆受上賞。獨吾衆以載未故。奈何欲沒吾田產乎。遂與廷寵等起。然人人實危恐。恐大兵且至。皆悔用廷隆。是我兵踰捕急。生得謝金。周余。金隱。鄒賢四人。梟斬長寧市。而廷寵等一十二人。復屬邏卒。大索諸巢中。而給諫裴應章。迺上書劾奏瑛。大略謂瑛偏聽載未。當調而一麟亦不宜以一司理深入虎穴。與御史張簡奏同。簡尤請建守備一人。或把總一人。庶將官與新令。勢或犄角。得以展布。事皆下戎部。而大司馬譚綸以爲御史議是。弘治中安遠弗率。曾置守備一人。

旋報罷。今請比議使把總往。而以領營兵足民兵三百人備長寧。上從之。頃一麟請。予告弗從。是時楷子盛乾盛坤盛和及葉槐猶存乎。廼以檻車傳致民部。於是徙遼東塞。爲安樂自在州民。

李圓郎者。虔州僧也。少通符法。而其黨王子龍好黃白。能化銅鐵爲金。兩人相爲引重。各以其能號召邑中。邑中少年多有從之遊者矣。是時龍南歲凶。禾黍不入。民易動搖。廼勃勃然心喜曰。此天贊余也。余是與諸通寇約。約爲聲援。遂與邑中子劉太華。李仕清等。日夜造符書。書成。廼復約諸酋。或寫岳爲號。或帶武功錄。

墨爲宗。遂偕百餘人。走龍南東桃隘。因欲阻之。以爲險。擇日鳴鼓祭旂。曰。神其祐余。余殆將興乎。頃復引其衆出關。奔道上。諸行人馬。跳驅還走。南雄謀欲略府庫。國門之外。桴鼓晝鳴。旁若無人乎。於是翁源簿張霖。始興簿章坤。從邏卒巡徼道上。不可遏。廼告于南韶備兵使郭子直。卽移南贛偏裨吳紳。楊繼祖。潘仕烈。金章。是日提營兵。並雲翔而至。慶郎等戰。朗等亡。它技徒欲持符呪以爲神。符呪不神矣。是日子龍。張念。卽就縛。劔斬之。生獲酋長李圓郎等二十人。諸偷劉清湖等六十四人。而張懷。王五仔等五十四

人。自言吾兵卒。非盜。然無左驗。並繫獄。是歲己丑春也。臺御史秦耀。會御史黃正色。請以李圓郎等十六人。梟斬龍南市。它皆輕重罰治。上可之。於是賜

秦耀爵一級。白金二十。表裏二之。是時臺御史粵以東。則劉繼文。江以西。則莊國禎。詔賜白金皆十五兩。表裏一之。居一二年。辛卯冬。給諫王德完。上書劾奏王子龍功。先是惠州判蔣杞。下行和平事。生得子龍。并逮繫龍家室八人。有狀。然南贛已上功。莫府以爲劔斬子龍於陣。蒙上賞矣。一旦聞和平生獲龍。急廼移東。與欲劔龍以滅口。會光啓守惠州。得主計者微指曰。始若等以僞子龍爲真。今欲我以真子龍爲僞耶。今誠私滅子龍。欺陛下。不則得罪上官。然寧負上官。終不忍欺陛下。竟縣車而去。於是大司馬王一鶚。索德完奏以復事。下御史問狀。而東粵制置使終坐李茂事。免官。語在茂傳。

讚曰

余過虔南。觀大將軍壇場。建旂鼓。常凜凜以爲細柳。豈近是與數年之間。葉楷試之。王子龍再試之。豈誠子龍一身皆膽哉。不然。何其敢于亂也。陛下卽位以來。郡縣虔南者數矣。定南故蓮塘。長寧故馬蹄岡。

豈非渠率乎。易稱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此不獨郎等惡。陛下威士神靈所變化。蓋亦神矣哉。

武勳錄

卷之十一

十一

饑民胡佩三列傳

胡佩三。餘千人也。曾龍。進賢人也。戊子歲大饑。百姓食不厭糟糠。而方珠、江文化獨以倉廩雄兩縣。於是曾龍帥其眾略文化。佩三亦帥其眾略方珠。兩家倉廩皆空。是時。上有詔。詔臺御史御史逮捕渠魁。即梟示正法。而令林道楠、曾龍告于都御史陳有年。請論如新法。兩縣由此皆股栗。自是之後。崇仁有黃京五之盜。臨川有柳廷七之盜。樂安有龔一之盜。金谿有彭友十八之盜。略倉廩。猶胡佩三。而獨聚黨有眾寡異耳。京五至三百人。廷七至七十九人。彭友十八至百餘人。必何守巡使李大吉。房襄遠捕諸酋於庭中對簿。而陳偉左驗案五等。黃浩憲左驗廷七等。朱萱堯左驗友十八等。皆有狀。於是瑯瑯諸偷于國門外。日敢為亂民者。有如此刑。

讚曰

詔曰。朝廷恤窮民。不宥亂民。今數月之內。三郡之間。亂者數起。僥禁不當如是耶。天子致虛內帑。以愛下而下。不能以法自愛。旋底滅亡。豈不悲哉。嗚呼。春秋稱豐年補敗。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凡為國亦當如此。

湖廣

款人劉應胡國瑞列傳

劉應胡國瑞皆伍開舍餘也。先是苗夷僥悍，衛中議各結款以自備。由此劉應胡國瑞皆為款頭矣。父之款黨日增，敢於稱亂。其議與家人丁自十歲以上皆報姓名入款，不則與款眾共焚其室廬，略其橐中裝。而是時郡中畏款人甚於苗，卿大夫通判潘應魁司理王哲諸生戚折等亦以名與款，知非款不可也。頃劉應周官欲略諸苗寨，迺詳為議鄉約，聚黨五百餘人，因與謀遂擣苗寨，縱火焚屋居，甚至執人而傷。武功錄

已復走潭溪，縛土吏及諸生石守成，欲以金錢論贖。久之守備林維喬以天子命移駐五開城，應等以為於款弗便也。即九合款眾，鳴金鼓，欲喬出城。郭佛山以居，會指揮使劉璋有弟三人環璣珠刺應，應死環等請府庭就吏。先是當路諸公簿責璋急，應有弟曰商，心疑璋及維喬主之。旦日日出擊鼓大會，諸款人並擁入喬公館，殺戍卒陸繼堯，李招保，傷二十餘人，奪文移及橐中裝。已毀其公館，改為飛山廟。於是喬避居民舍，而百戶怨學仁竟自經死。諸軍旦莫聚城中鼓噪，意欲兩臺許我撫，我去，亡何撫諭

使王之垣使使者馳檄曉譬以朝廷德威，諸款迺令監門開關，趨喬出城，而款果解散也。檄縣道部索諸渠魁，久不報。是歲萬曆庚辰也。明年夏右所軍餘與中所軍餘余豆葉鬪，於是中所款頭胡國瑞、盧國卿、周官、劉商等擁眾與右所大戰衛城中，殺軍餘彭玉、彭大武二人，而右所款人亦略中所諸生楊春華等家財而去。旦日復戰，右所傷五人，中所傷一人，賴指揮鍾鳴晨解免。於是靖州守李瀾執國瑞、竊跡苗夷故約殺人者贖贖一人，當罰金三百三十兩，瑞即贖一人如約，封輸官，官以其金半給死者家室。治武功錄

編村費，它金子右所諸款擊，米酒得修和好。已贖人亦如之，而所贖金盡以給中所楊春華，以春華為國瑞多鹵略也。居亡幾何，苗人尚萬殺軍餘楊本成，而國瑞捕尚萬，請北舊事，索金三百二十兩，已復使使者，鄒鑄尚萬請演武所。是時國瑞冠金頂冠束帶，擁大蓋揚揚夾道而馳，及至則坐堂上，擊鼓左右響呼，梟斬尚萬首，足異處。由此國瑞益貴倨，橫行郡城中，旁若無人。常椎牛合銅鼓，新化諸款人與鳴晨索月用糧，鳴晨借屯糧于之，不足使百戶趙良楚借州帑金，必欲如其數而去，不然者吾等皆激而為變。變

則樹旂志並以數十百人馳逐境上也於是湖北公
巡使馬鳴鑿辰沅備兵使張思忠請于撫諭使陳省
御史朱璉延上善後六策語在驛騎書不載事下吏
兵二部問狀頃大家宰王國光及大司馬梁夢龍一
切如兩臺議以奏 上從之於是以前書鄧子龍為
參將備伍開轉遷黃州倅龍宗武為僉事備沅州而
參將備伍開當著為令母更始黎平屬貴陽伍開屬
楚以故衛所賢否不及郡守獨與它郡異而博士弟
子歲歲走貴陽六七百里請學使者試學使者亦弗
常試也以故諸生多扞文罔而附款人嗜矣先是
武功錄 黎平屬貴陽
慶保安諸生歲試赴宣大及三年射策則受事於順
天兩臺乃請比令黎平諸生歲屬辰沅學使者而以
三年赴貴陽亦如之諸生皆以為便幸甚自是之後
黎平亦屬辰沅兵使者而伍開亦聽賢否於黎平及
辰州邊餉倅移靖州皆是歲始也

讚曰

余案楚輿地旁近蜀與貴陽也則未嘗不以為貴陽
黎平宜屬楚楚平清偏鎮四衛及蜀播州八司烏蒙
烏撒鎮雄東川四郡宜屬貴陽往往亦有請之者矣
及察 高皇帝微意倘亦欲犬牙相制乎而况播州

為重慶藩籬而烏撒諸土吏又皆非實授者哉初不
過土舍幸以漢官兼視之乃驟欲繩以考課此豈人
情乎語曰利不百者不變法功不什者不易業而兩
臺李公江涂公杰疏皆以為宜從故約也良然至若
伍開款頭不至二十人恐慄驚不當如是耶

武功錄

黎平屬貴陽

公處劉堂良草坪石寨稜列傳

劉堂良。念處諸寨苗也。其下故辰沅所部。旁近西粵。貴筑瓊四面五百餘里。皆苗寨。苗凡六千。有奇。寨凡一百五十有奇。先是公處諸寨。阻山公行。大將軍提兵擊破之。而是時撫諭使於楚。則李江。於貴筑。則劉庠。而錢岱。奎杰。皆後先為御史。於是大會庭中。議下招撫之令。以何皮夏諸寨。劉堂良等六千人。皆於里而縛請降。願歸土六百里。得附編氓。後輸賦。死生聽將軍所命。先是參政使項思教。參議使龍宗武。副觀察使管稷。僉事使夏良心。所以撫之者。甚備。然思教於兩臺兩臺皆以為可。延使指揮使一人。也。天住所專以撫苗為務。每寨立寨長一人。或四三寨。或八九寨。立團長一人。歲秋九月。封輸賦稅金入靖州庫。餉入天柱倉。屬備兵使按驗。而以三年毋過舉。則用鼓吹花幣賞勞如令。上幸從大司馬張學顏。覆奏以為議是。賜李江金三十兩。劉庠金二十兩。表裏皆二之。項思教等金十五兩。是歲萬曆甲申也。使撫諭使論功。同知則李梅。通判則張試。知州則王新民。吏目則胡文清。知縣則胡天祿。參將則鄧子龍。守備則周弘讓。指揮則鄧禹。千戶則陳文魁。騰霄。百戶則郝

文渙。上於是賜張試等金。皆八兩也。

石寨。草坪苗也。已卯。奉天星寨苗兵總滿勝等仇冲田。已殺吳順和。逐寨民二十餘家。明年。天星吳什。傳天文亦糾特洞龍集寨胡才。殺草坪苗龍顯等。而是時石寨。石才看。復殺龍集吳才和。逐寨民六十餘家。奪其田土。而龍集諸苗因與天星寨鬥。又殺吳看良等六人。已攻天星。及陳團。殺吳攢道。吳思保等十餘人。兩家由此相仇。殺已時。而巡徼者百戶周之屏。乃告於黎靖。將黃斌。即移撫諭使邵陞。御史甘士价。下分守使郭業。備兵使虞德輝。問狀。屬武坊錄。天星往逃。不至。復使吏目吳廷秀。司方承蛟。詣草坪。天星往逃。不至。復使吏目吳廷秀。往。又弗至。於是使百戶黃鍾音。及文獻朝。馳陽朝。雅問。鍾音即請兵與俱。行至草坪。月圍坡。諸苗見漢兵甚設。并皆披甲。兵貫弓矢。鄉鍾音。鍾音唯此。盡裂大罵。諸苗欲輸金五百贖吳思保。死趨獻朝。下坡以為諸苗必不悔。漢兵也。我兵遂鳴銃。奔騰。皆大亂。而諸苗楊慶和。石看清。楊道總等。皆為敗北。引兵至潮泥。所而石曹金。曹滿與楊慶和。遂擁眾殺鍾音。及兵王明等三十六人。於是守巡使急使辰州。倅祝養家。靖州守鄭雲。鎬永。從令孫夢熊。五開指揮。戚元。勳。並

草坪。因下令。有如誠獻渠魁得除罪。而石曹金曹漢
 等抗拒如故。而會分守使使者石惟忠。送奉火牌
 至團屯止舍。而諸苗石纂寬。石金才等。亦皆披甲持
 兵。以爲曩時黃鍾音罰我金五百。方是時。我窘急。激
 而成亂。誠有之。廼以楊慶和。老益就吏。下靖州獄已
 復。使守備吳時喬。曉譬如初。而諸苗皆惴惴焉。恐大
 兵有如一日蚤臨。柰橐裝何。并皆轉運入山箐。負固
 不出。喬廼以檄趨諸寨。復膠致石看才。楊道總。
 請分守使郭棻所。且日出慶和對簿庭中。皆叩頭服。
 實有之。居叻荷。明經吳大榮。與地青特洞諸寨。惡棻
 坪辭且染已。皆願捕斬渠魁。於是羽檄徵西粵六
 甲苗兵三千人。期七月初九。並擣陽朝。行未至草坪
 二里。我兵皆止壁傳餐。頃地青苗兵陳發。楊信古。賢
 眉壽等。攻草坪。先登却敵。生得田能。老王等八人。斬
 老安等首六級。餘黨皆委心歸降。諸寨悉定。而兩臺
 卽移書貴筑撫諭使許子良。御史趙士登。因上書諸
 襲鍾音子男。而以郭棻等紀錄。黃斌罰治。是歲萬曆
 己丑也。其後甲午撫諭使郭惟賢議。比嘉靖中辰沅
 諸苗屬永順保靖二宣慰。因禁官兵毋得私以錢贖
 所鹵人民。上皆從之。恐諸苗以鹵人爲得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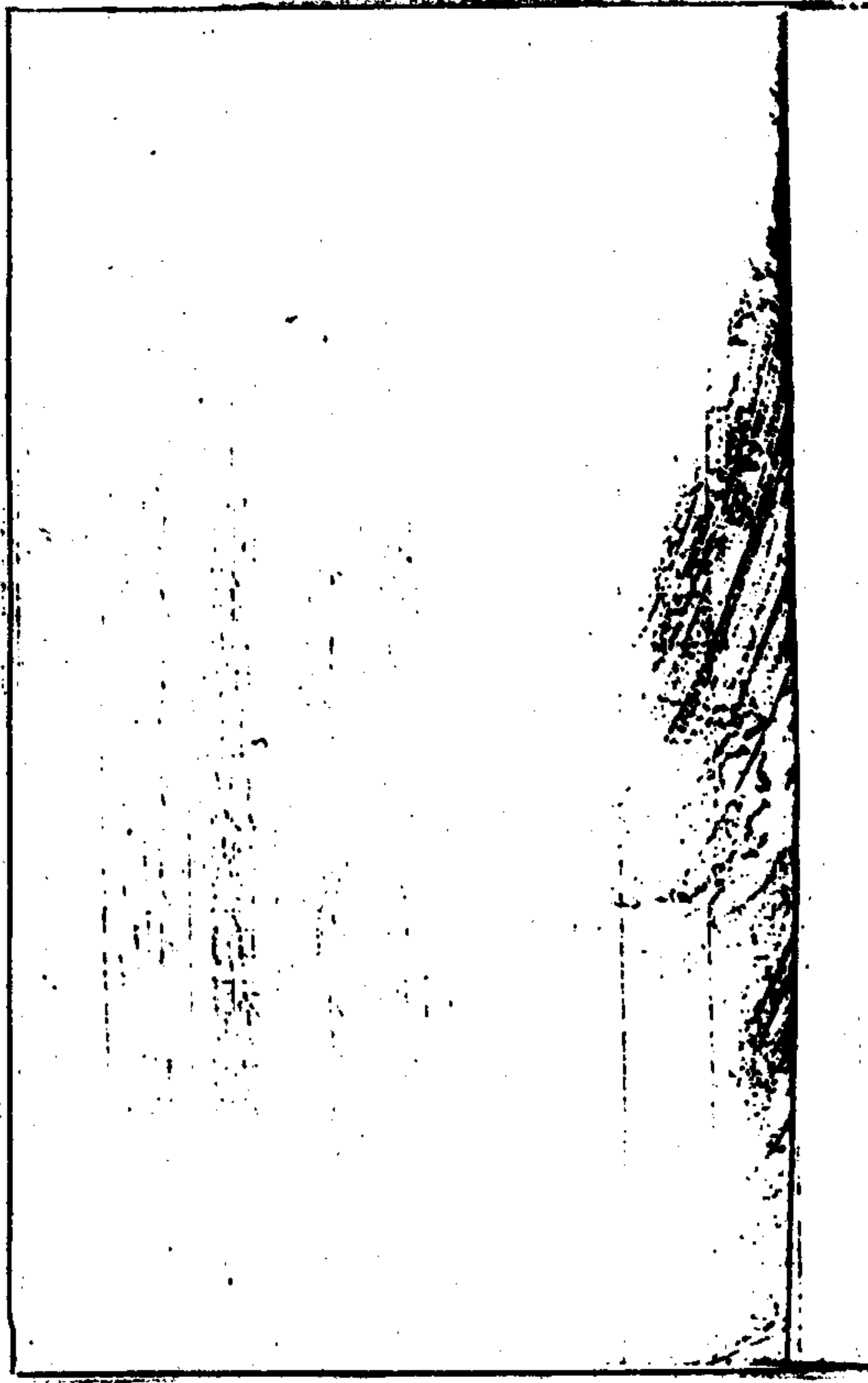
讚曰

辰沅旁近廣與貴。歲歲苗夷爲患也。明興建恭守
 及平清諸衛所。可謂至備。且以漢而視滅諸苗。猶九
 牛一毛耳。然而劉堂良順命則生。石纂祿衛命則
 死。由此觀之。漢主有神。舞于羽于兩階。有苗來格。豈
 皆欺我哉。

武功錄

卷之六

六



日之積乎。余觀上下。皆建江防使。及洞庭守備使。旂鼓相望。豈不率然而復起自牛角尖者。何哉。語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若等祇自送死吾身耳。自趙公議建三江。既固壘而守。則赤壁諸邏卒。罷之誠是。二十年江干得亾恙。豈非趙公力。吾屬幼子童孫。且何以報公哉。

武功錄

牛角尖大壘

上

山賊劉汝國列傳

劉汝國。別號少溪。斬黃大盜也。戊子夏。大盜梅堂。公行斬大同。略蔡未季等。而汝國附堂而起。執邏使。加以析楊。官兵追捕。輒殺。縣於樹頭。以示威重。會堂被逮。上有詔梟斬。斬陽市。而汝國與余孟新。詹三。漢陶九兒。賈九兒。趙燦等。遠逃走太湖。幾就縛。得脫。廼縛汝國。孟新妻。檻車膠致。黃州繫獄。而是時。番僧五人。善舞棍。剽客三人。善舞刀。聞國常為郡縣教師。武技絕倫。皆過宿松長溪山。從國遊。國自以為能得人也。而郡縣又大旱。赤地千里。皆可發以為亂。大害。武。廼與諸偷約。自稱順天安民王。因鑄銅符。治旗志。大書刻富濟貧。替天元帥。而汝國冠幘頭。衣紅袍。孟新冠唐巾。衣白袍。出入擁大蓋。策駟馬。道上鼓吹響呼。而馳甚自雄也。常往來二郎河。知玉樹觀。朱元三諸宅。積聚穀米頗多。國等許為借宿。且日開園鹿。招致飢民。飢民窺左足而應者數十百人。國并皆執以從。已。頃之。國等復帥其眾。走廖桂賢宅。因欲犯觀音巖。小丫嶺。而界上兵威甚都。不可去。遣使李甫帥兵二百人。轉戰城隍溝。弗克。遂焚燒楓香驛。頃復燒停前驛。釋獄囚。執過使。略婦女居民被火者。亾慮數十家。

賴指揮蒞勳百戶鄭國重。追逐得解。是時國等氣稍衰而鼓不起。以軍中有女子故也。於是備兵斬黃者副使陳朴。移撫諭使邵陞。御史柯挺政。欲得應天操江檄至而後請弓矢也。居叵何。給諫李廷謨乘傳過停前。歷楓香。汝國方流劫湖口。殺民兵一十七人。還略宿松。汪孝廉。余太學。吳省祭。太湖周苾。趙民。趙七。與劉寄妻及其媳。而吉夢麟。磨戰殺七人。已略黃梅。汪兵馬等。至城門儆戒。道路不通。謨乃先以書奏矣。而撫諭使急使副使李杜。馳大同。僉事陳吾德及陳朴。馳停前。陛始具得其狀。以請。與操江都御史汪

武功錄

卷二

一

武功錄

卷二

一

言汝國欲略縣庫。邑中多有携家室遠徙者矣。儒等既行至宿松。長冲庵。道逢比丘數人。皆目動言肆。謨疑卽誘我也。卽帥兵啓行。行未至門。庵內果火起。焚燒行李。及糗糧。謨見居民皆畏賊如虎。弗畏將。皆爲賊耳目。廼請徵徵播犵精兵。姑案甲弗舉矣。而會斬州倅陳策善射。以爲何物汝國。敢慄桀如是耶。廼帥鄉民田金浦等往。謨間卽使使者止策母往。策竟往也。於是孟儒自小丫馳長冲庵。弘謨自二郎河馳吳本仕家。時國等亦自長溪移柴家山爲險。而策已決矣。出不意乘隙從山後直搗其巢。巢中賊固已偵知其事矣。先據竹麻尖。遲我帥。我帥居其下。策與弘謨皆貫弓執矢射策中一人。弘謨中十餘人。國等殊以死。而龍坪。武家穴。水兵周彭。周繼等。不利山戰。皆往後山奔馳。自相蹂踐。傾跌下山坑者。不可勝數。策被二劍死。弘謨彼二十餘劍。男諸生。應時被一劍。賴千戶王有德。百戶赦文煥。武舉周恩治。武生瞿加詔。復疾力戰。國等始稍解散也。先是指揮陳鉞。千戶司邦典。一軍軍於太湖。指揮朱璽。千戶張一龍。百戶戎賓。一軍軍於宿松。而分巡使陳吾德。乃爲檄使比丘二人。招汝國降。汝國亦報以檄。弗降。比丘國黨也。德

卽泉斬比丘黃梅市。自是之後。汝國亦移書令公。大略欲靖黃州。毋繫家室。廼書稱爲急取小事。大明臣劉汝國申請宿松本位。欲投靜而不得靜。欲投安而不得安。今爲豪家作惡。取財賞貧。母以小失大。其爲不恭類如此。而是時汝國已遁入陳漢山居。居民朱淑宅。虛倉稟以招致窮民。於是宿松兵彭燭等挑戰傷五人。而陳鉞執弓矢。邦典鳴鉦砲如雷。殺賊十四人。賊竟縛邦典。傷左肱。殺陳鉞。及家丁陳三。兵勇鄭榜。教師何理。畢欽等二十餘人。殺復過當。國等乃乘輿入宿松邑中。適縣令亦自府至。冷以自北門。國等

武功錄

入以賊列女傳

十五

入自南門。白晝大都之中。並鼓吹樂作。又若一令云。語在給諫孟養浩薦黃梅令來三聘。桐城令章守誠疏已。國等復馳二郎河。斬兵田玉經等。追逐諸偷陳尚貴等二十一人。就吏。而玉經亦被殺。傷死。於是劉逢春乘賊。薛二郎河。夜半。微使人縱火燒吳本仕。及陳漢山。糗糧。因捕奸細。高于洋等繫。而諸偷則已馳清灣河矣。而臺御史周繼。御史喬壁星。陳邦科。皆復上書以。聞。而是時給諫張希臯。杜廉。亦劾奏賊久不滅。上有詔。詔將令歸。一不許互分彼此。違切誤事。而陳朴。借分巡使陳吾德。屯黃梅。分守使馬鳴

鑿屯廣濟。徵寧備兵使屯太湖。而播兵及池陽營兵。休欽初。夥教師。打虎手。桐城民兵。安慶募兵。皆四面而至。由此分爲六軍。而吳兵。由南陽露少。河江家嶺。木頭嶺而入。楚兵。及播兵。由藕池。長冲。庵而入。皆不至柴家山十里止壁。令武舉柳邦奇。居中調度。國等度勢寡弗敵。夜半皆焚巢而逃。孟儒弘。謨卽追。逐北。生獲謝大貴。孫二老。許浩。王三漢。王六兒等二十餘人。諸偷復欲奔。師工山。志在窺蘇杭。屠安慶。拔黃州。奪其家室而去。而是時。德州大盜凌子登。亦欲因汝國並起。爲州守任春元所逮。於是指揮陳懋功。有

武功錄

入以賊列女傳

十六

戶黃希賢。王夢勳。趙宗普。馳兵備南陽。國等果衝鋒而來。懋功挑戰。斬陳養初等首六十二級。生獲小張二等一十二人。殺傷匹筭。奪獲大將軍印一顆。濟貧招賢。旂七面。器械一百五十有奇。馬廐十頭。諸偷悉走。天鷲尖會莫休兵。旦日諸路兵聞賊敗。皆五合六聚至。而千戶張啓。曹百戶蘇時霖。生得王勝等八人。斬胡六等首四級。馬四騎。指揮潘欽。百戶姜宗尚。生得王六等十七人。斬獲王長二等首三級。指揮楊文明。生得李朝陽等六人。趙應奎。郎子機。生得胡子四等十二人。斬張祖等首二級。武舉黃官聲。生得萬棋

等十人懷寧倉大使湯應龍生得陳廷禹一人潛山
司訓駱廷偉生得王文等二人斬二漢首一級劉逢
春生獲賈憲七人斬劉九兒首一級解廷相帥汪渙
生獲余孟新及吳景等四十八人斬鄒六首一級復
分曹追逐至金堂寺生得劉汝國然吳淞兵多有力
也頃撫諭使周繼邵陞及御史喬壁星下太平同知
楊際明訪誅納皆如狀廼以捷奏事下大司馬王一
鶚覆議上於是賜周繼邵陞王用汲金二十兩表
裏皆二之而郡邑長吏及巡徼吏皆開俸稟食縣官
如故劉汝國余夢新等梟斬安慶市其後喬壁星陳
武功錄
邦科奏直隸諸功罪御史井士佺奏楚諸功罪上
於吳則賜袁國臣金十五兩陳懋功等金十兩潘欽
等張應奎等金八兩駱廷偉等魏樸如等金五兩王
一鳴等罰依凡三月於楚則賜陳吾德金十兩孟儒
等金八兩王有德等金五兩已念陳鉞及陳策以王
事死於兵贈鉞秩一級而策以州倅得轉遷乃復欲
捐生以滅賊此皆非人情廼以子一人入監視太學
始湯太學張子禮等皆大姓各蓄義兵以自衛撫諭
使常欲招致戲下於是黃梅曾思學率家丁數十人
深入賊巢攻巢先登陷陣卻敵皆其所弗避也

讚曰

兵法百里而爭利者則禽三將軍今孟儒至自小
嶺弘謨至自二郎河皆去柴家山各七、八十里卒禽
陳策傷弘謨良然余居里閉習聞汝國孟新故起自
匠人門子甚微眇廼致興大兵動大衆異哉語曰一
人守險千人莫過以柴家山而視長溪陳漢豈不尤
險要之往來停前驛可守矣宜其增兵而建堡也

武功錄

山賊劉汝國傳

八

山賊周志棋列傳

周志棋邵陽人也。已丑歲大稔。穀貴民流。不厭糶糴。而黃仁倫獨豐於財。困鹿充盈。志棋廖伏童。乃與廖顯坎。嘆曰。吾等欲稱債於彼。然終不可得。果爾。遂至饑餓死耶。於是福袒一呼。應者數十人。夜半直走仁倫所。殺陳祖儉及其子。以示威武。已開倉廩。疆奪其粟。會邏卒擁衆來收。即逮捕志棋。伏童及脇從周志道。李宗元。廖顯坎。廖顯武。張太一。周才栢。到縣庭對簿。傷人及盜。皆有左驗。縣令請於臺御史邵陞。通當渠魁周志棋。廖伏童罪至斬。而周志道等。以搶奪加武功錄。天。山賊周志棋列傳 十七

讚曰

余嘗南遊洞庭。泛三湘。見其下沃壤。穀賤則未嘗不仰天而嘆曰。嗟乎。賢生稱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豈不信然哉。邵陽易得稻。皆可做社倉法。假令行社倉法。則何有周志棋乎。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

所茂邵陽是也。今其棠在國門外。枝葉猶茂盛。父老傳以爲吉甘棠也。

武功錄

天。山賊周志棋列傳

叛兵王禮董承恩張鎖兒張勝豪列傳

王禮董承恩張鎖兒皆鄖陽戍卒也。鄖陽故建行都。頃報罷建。將一人堪輿家傳以爲縣學。金星居。旛旗鼓列前。可居。參將而行都司高。可建學。丁亥。冬。鄖陽兩學諸生胡東昭徐登高朱申東廖光宙等。乘參將米萬春未到官。請於撫諭使李材。欲改行都司。爲兩學學宮。而以縣學爲參將府。兩便。撫諭使弗從。而會分守荆南使丁惟寧與鄖陽守沈鉢亦以文移請。從。堪輿議也。臺御史始可之。頃東昭等。亟爲改圖。而諸軍皆鼓噪起。何至毀我府所拮据。而徇彼。武功錄。天癸。於是毀郡門。已馳。諸生首事者。屋居。悉毀之。城中罷市者三日。撫諭使迺以書奏。川上有詔謂府官輕信生員。妄動生事。上司官失於鈐制。下戎部及給諫雜問。後罰材俸半載。惟寧俸一載。鉢等屬御史柯挺遠問。方是時兩浙及神木諸叛軍皆相扇而起。而御史郭萬里彭而珩及給諫楊其休陳壁彭國光顧九思朱之鵬皆後先上書。大意謂罰治太輕。先是御史李龍劾奏鄖陽參將開關皆鼓吹與軍門埒。而軍門海一章奏。上必閱而後發。唯恐語及諸軍後撫諭使裴應章奏曰。何至是。始臣以謂。陵行至均州。適

接驛騎書。科臣舒弘緒追論米萬春及梅林事而道路遂以爲。上有詔逮捕四十餘人。且言梅林慆悍必不可遠也。及到郡。先使一使者縛林。林卽就繫矣。誰謂林難遠也。於是。詔書切責奸徒輒造訛言搖動軍情。屬兩臺訪逮事皆下戎部。時丁亥十月也。自是之後。惟寧從襄陽旋至遠池。去助可六十里。先是詔書未下。鄖之戍卒固一千五百餘人。皆徙其家室以爲有。如一旦加兵。計且先發。而會寧至。下令購獻渠魁。不然。卽加以兵。軍中聞而思反。可知矣。旦日諸軍果祥赴。惟寧所請餉。以觀寧微旨。寧怒。譴之去已。武功錄。天癸。諸軍度惟寧意終不善也。以爲莫若吾等先舉。旦日請餉如初。寧乃榜掠之。諸軍並攘臂而起。惟寧卽退堂。獨與一門子循牆而走。傾跌幾受傷。已操一小艇。馳數十里。始至所館也。而當是時。變起堂皇。僉卒易爲亂。賴左右守簿書。幸亡恙。何撫諭使急使使者。軍生縛王禮董承恩張鎖兒來獻材。乃具疏以。聞。與惟寧秩三級。而大司馬嚴清議覆以奏。太略謂鄖陽之役。乃至罰撫臣及守備。左遷兵備使。遠大守法至嚴也。而諸軍之驕橫。何設無一法相加乎。而况此

衆固已三百餘矣。皆由間道馳黃公冲。因至石羊哨。復毀何指揮公署。馳水田營。而麻陽令羅俊民先已使邏使朱廷臣奉檄招撫矣。廷臣既由石門至石羊哨。告豪等。豪等不從。竟馳水塘凹。已縣復置白牌紅旗各二面。大書撫諭。使使者張汝烈送奉紅旂懸桅。杆示豪等。令豪等止舍河上。缺縣令至。而後使豪等得入城。也是時城門做戒。獨開東門。豪等乃毀折旂杆。殺監門張大達。遂入城。奪居民王安劉天元等數十家酒米及羊豕園蔬食之。俊民恐生它變。通令城中居民每家暫留四三人。或五六人。寄宿。已擊牛酒。

武功錄 卷八 張勝豪列傳 三五

犒豪等。因給米五石。金二十兩。令解散。豪等殊不滿意。以爲曩者缺我輩餉。凡十五月。必如數而後可也。於是俊民請於守巡使。因告三臺。通使指揮使汪如淵。送奉旂牌洒河上。鳴金鼓。設案焚香。召豪等跪起聽宣。朝廷威德。豪等叩頭。我知有死罪。漂漂。殊不足以辱明府斧鉞也。俊民見豪等既知悔罪。以爲所志不過在餉金。然此自當予者。亡它賜。通請沅州庫凡四千六百二十有七金。屬經歷李聯芳給軍。此通曩者豪等所不避刀鋸以請也。今得贖飽其欲而去。豈不媮快耶。而是時三臺欲得渠魁甚亟乎。俊民

以爲豪等既幸得除罪。又予金。自以爲得志。歸必不意我邏卒從中起。通先期使使者黎得勝等。捕伏粟出凹。頃豪等果揚揚仗馬筆來。遂入隘。欲瓜分其金。而得勝等直乃御鎗勝豪。仕遵二人。從與膠致指揮王尚仁所。請於三臺。事下備兵使。以軍法榜掠百餘。割左耳以徇三軍。而米如學先從隘中得越牆。鳥徒去。後邏卒勝啓賢。生獲如學來獻。及行刑亦如之。於是三臺見勝豪如學。故千戶錢可大所部。仕遵故指揮蔡正國所部。皆輕重當罪。以請。是時乙未夏也。初辰。沅以脫巾見告者數矣。而兩臺以爲計莫先於武功錄 卷八 張勝豪列傳 三六

讚曰

韓子稱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信哉。是言也。鄖陽之變。反州之變。皆疆吏所養者。何至以一糗糒之故。遂反唇而相稽哉。悲夫。一脛之大幾如股。一指之大幾如股。假令賈生而在。何勝哭焉。孔子曰。足食足兵。楚事非不足餉明矣。蓋番鎮之遺禍也。

福建

平莆田游天王柯守岳列傳

柯守岳莆田山寇也。邑故有廣業里可一百二十里而遙其上重崗疊阜深峻紆迴號為盜藪守岳乃結寨於其中開山而耕里中皆以為治氓而無有窺伺者矣。當是時日者顏玉湖善言五星及卜筮虛高人爵位以誘人往視守岳陰許之先是雷伍何南山許一溪等與岳有密謀聞玉湖言勃勃然心動自言游天王授余兵書寶劍甚神密。由此暴子弟多有從岳遊者矣。是時里中丘汝夫父有異志亦歸岳期欲舉事。適相與謀曰。今歲饑民流城中丰米金錢以上欲舉在此時時乎不再來。岳曰。必山石生花而後可。居叵何岳祥使人言未春南安石生花岳適與汝夫笑曰。時可舉矣。即約范龍蒼温古塘等為一黨。椎牛以盟。頃以赫疏為簿記諸盟者名姓岳獨不書名姓。惟掌諸名姓簿籍號召諸酋。是日即鳴金鼓張旂大書游天王立雷伍為隊長許一溪為中將軍范龍蒼為東方將吳湖山張西溪為旗首許石溪曾湖江為甲長劉榮陳六等為兵勇皆服五色衣召玉湖居其中演禽視吉凶於是塞井夷竈與雷伍等行行未至蒲

武功錄

柯守岳列傳

乙

三十一

長略賴京環家產及羊豕犒從者。先是漳州人鄭志弘與汝夫約頃陰盟汝夫適索弘殺之取其血爨旗鼓遂入永福所過必縱火焚屋廬屋廬皆為炭燼矣。而分守使馮孜請于臺御史周宗因使指揮使楊昌言招徠岳降岳祥為歸降。旦日復鹵陳四李德厚等而去。適使吳桐至蒲長詢事。事覺百戶王元陽執之。而岳已過五都至石壁矣。我兵行捕斬楊玉泉首一級生得顏玉湖一人而岳亦殺鄉兵一人鹵丘子清一人斬鹵相當頃還走斗湖止劉茂所遂略其寨中裝走大洋樟樹壘而去。於是把總王子龍提兵至蒲湖岳等又復遠遯矣。龍追逐抵烏石巢慶岳戰大破之斬王子龍温古塘羅梅林首三級生得許一溪曾湖山等十餘人奪獲弓矢旂幟諸什物。岳與雷伍等皆亡抵深谷中。是時把總胡全度岳必從間道走。適以軍軍廣業白沙間。庶扼賊間道。叵何雷伍范龍蒼等果至。於是全兵捕伏從間道起。僉卒得雷伍等二十餘人。復疏捕獲陳祿許石溪何南山二十餘人。岳猶得遁。聞安鎮頃柯守和具以實告。邏卒跡且至閩安。乃捕岳獲與膠致軍門。守巡使大會庭中。輕重當岳等罪以聞。事下大司馬問狀。是歲已

武功錄

柯守岳列傳

乙

三十一

丑夏也。其後大司馬王一鶚請以柯守岳等四人梟斬莆田市。坐范龍等一十七人罪至死弗赦。始吳桐妻朱氏與陳見泉通。見泉因強執桐往。桐非其所願也。大司馬以桐等十九人與俱。有可矜。乃請比陳受恩例得減死。陳受恩。岑岡賊也。都御史秦耀以賊從故請適邊。上可之。

讀曰

以余所聞莆田與永興接壤。號為盜藪。猶以沈命法行之。可乎。不可乎。守岳以一亡命。群聚不逞之徒。相扇而起。莆田幾動搖。然陛下有靈。旋滅此岳。亦何為哉。悲夫。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

武功錄

柯守岳傳

三

○

鎮海龍王宮諸倭列傳

萬曆十一年閏二月春汛。有倭操舟十餘艘。從甬南來。居二三日。有倭操舟二艘。從東北來。命榜人鼓汛而內走。走鎮海洋甚急。橫海將軍以兵塵諸倭。諸倭望見海上舳艫如雲。旌旗耀日。皆大懼。懼誅。反風走外洋。復鼓行而去也。是年春汛得亡恙。幸甚。於是都御史趙可懷具以實報。上先是懷到官督事。會壬午冬汛。甫畢。懷為閩畫大計。莫先于海防。延躬自詣諸寨。嚴舳艫。簡士卒。以故諸倭獨畏懷。不敢入閩界。父老傳以為戰陣之具。鉦鼓之教。未有甚於此特者也。

武功錄

不寧事

○

○

明年三月。復春汛。有倭至自東岸黃崎。牛山外洋。及龍王宮洋。把總黃道常從樓船卒乘風要而擊之。生得倭酋姚沙機一人。脇從漢人一人。斬首十三級。奪獲被鹵漢人一十六人。故事。倭不至百餘人。舟不至一二艘。而酋長僅為舟主者。能捕斬一人。予十五金。倭從一人。予十金。漢脇從賊一人。予五金。皆不得叙爵賞。是時黃道部兵在海上。法不當自報。會斬。迺竟自報也。於是御史楊四知具以請。上事下大司馬張佳胤。亡何官舍魏應坤鄭春白敦貢。具言生得倭

酋長一人願爵賞。成卒蔡時宜生得倭從賊一人願
諭贖。皆於令甲不便。令甲成卒必捕斬三人。得除罪。
於是坤等不當叙爵賞。賞金坤等十五兩。宜十兩。
詔可之。

讀曰

余考九邊自遼至關中八千餘里。而海亦自東粵至
遼八千五百餘里。殆異哉。閩亡它患。患苦海三四月
東南風汛。諸倭往往自粵趨閩而入於海。所從來久
遠。頃頗亡恙。豈有道則先服。倭亦然耶。

09847

廣東

巢賊賴元爵藍一清諸酋列傳

螺蟻酋長以什數。賴元爵最大。馬公酋長以什數。藍
一清最大。洋烏酋長以什數。刁世興最大。大坪酋長
以什數。陳世通最大。掩桑酋長以什數。鄒嘉儒最大。
此皆有許朝綱。溫希政。鄧坤五。鄧坤七。宋徵。曾永興。
盧伯能。宋貴仁。葉惟茂。廖清。葉景祥。賴文清。賴元禎。
戴之槌。李志東。丘青山。為之羽翼也。而又有高潭。高
潭酋長以什數。馬祖昌最大。赤花酋長以什數。馬祖
盛最大。藍溪酋長以什數。黃民泰最大。鮪溪酋長以
什數。黃貴最大。東坑酋長以什數。李仲山最大。高砂
酋長以什數。廖和尚最大。石坑酋長以什數。陳旗最
大。九了酋長以什數。曾廷鳳最大。黃捕酋長以什數。
曹志良最大。烏石酋長以什數。楊崖最大。爛田酋長
以什數。曾文端最大。葫蘆酋長以什數。曾萬璋最大。
捕尾酋長以什數。黃明時最大。八萬酋長以什數。謝
福最大。陂烏酋長以什數。曹勝最大。麻竹酋長以什
數。王栗江最大。碗窰酋長以什數。葉景清最大。油步
酋長以什數。丘萬頃最大。半埔酋長以什數。鄒愛清
最大。銅坑酋長以什數。曾仕龍最大。洋口酋長以什

數。肅宗最大石門酋長以什數。廖一統最大溪沙酋長以什數。磨石懷最大而以童阿禿爲南哨。倪敬夫爲海哨。余松峰爲中哨。至和平烏虎鎮。則又有徐仁器首。諸略首。徐譚首。黃承沐首。皆賴元爵藍一清等所分據。此皆惠潮阻山橫行者也。前是嘉靖中西長伍端。溫七。黃世喬。蘇繼相等。後先犯惠潮。上使大將軍數與兵擊破之。其後。上卽位。念惠潮久勞苦。軍旅有。詔減今年租稅。予貧民。凶何。和平人何友益。長樂人顏天週。海豐人葉宗德。歸善人姚鐸。皆後先伏。關。奏賴元爵諸首罪。於是下本兵譚繪問狀。

武功錄

不聖書卷之三

三十一

以視胎。粥嬰兒以飼馬。烹兒。必使母燃火。殺父。必使子旁觀。創囊戶而貫胸。斷手足以爲環。二酋皆以爲笑樂。大白媮快也。制置使覽觀繪圖。悽然傷懷者良久。於是竊跡前事。請數自隆慶初至辛酉末。圍寨凡二百餘所。殺虜凡千萬餘人。而其最者。二年入長埔圍。殺盧伯茂等二百五十人。虜三百餘人。又入康公圍。殺陳吉卿等二百餘人。虜二百餘人。入大魚池圍。殺吳元卿等三百餘人。虜二百餘人。其三年春入馬屎岡圍。殺翁廷珊等二百餘人。虜一百八十餘人。其四年夏。入塩路際圍。殺黃本光等二百餘人。虜二百餘人。其十一月入牛橋圍。殺袁理等二百餘人。虜諸生劉澤輝及男婦三百餘人。其十二月入栢田村。殺陳子富等三百餘人。虜五百餘人。其五年春二月。入鵝埠嶺。殺劉五等二百餘人。虜三百餘人。其八月入大埔屯。殺董思明等三百餘人。虜二百餘人。其四月入小瀝圍。殺五百餘人。把總徐天麟。斬葉亞三等首九十六級。其六月入孔子門。逮至三坑。撫民葉景清。行捕斬謝十一等首十五級。其十一月。入上下淮都。至白沙仔圍。殺朱朝邦等一百七十餘人。大入水東。至青塘天罡。又入長樂至船坑鐵場。入龍川至羅洋。

武功錄

不聖書卷之三

三十一

李田入通衢至田心入寬仁至上村復入鵝埠殺路
葉元等而去其十二月入船澳圍殺黃復陽等二百
餘人虜三百餘人是時嶺東曾廷鳳曾萬璋已遣子
入學而嶺西陳金鶯羅紹清譚權伯亦皆衿甲面縛
就湯鑊於是馬祖昌等畏威歸降主計者可之獨給
中張楚城以為許降非是大略謂初伍端黃世喬發
難時率聚黨不至數千人假令當事者旋即撲滅何
如有後日乎今曾廷鳳江漢王栗江葉景清馬祖昌
等請歸降皆詐也於是一意以征討為務矣而制置
使廼與直指使楊一桂決策即召布政使張子弘叅

武功錄

二八

四

五

政使魏文燄按察使江一麟副使劉穩李渭陳復升
王璽僉事使何子明李材趙可懷諸察都指揮侯繼
高大會庭中即以赤白囊請兵餉時金錢在閩者得
四萬在省會者得留鹽鐵贓罰事例大率八萬七千
六百兩於是屬同知周宗武陳學麟毛為光轉穀軍
中熊曉及通判胡誠何志實龔修推官章如鉅祠兵
然後徵左右江土兵凡二萬人而以叅議使顧養謙
為監軍軍歸善叅政使陳奎為監軍軍長樂副使吳
一介為監軍軍未安是歲隆慶壬申也期以十二月
初二日出師前是冬月末副觀察使蘇愚徵使通判

胡誠守備使徐天麟出擊生獲酋長鄒嘉儒賴文清
宋徵等二十六人俘獲三人奪馬牛羊四頭被鹵一
人其初二日遊擊王瑞引裨將葛子明進攻冷陽峒
先登破之斬首五十一級俘獲二百二十五人奪牛
馬六十八頭沈思學許成攻馬公寨卻敵先登斬首
二十三級俘獲六人黃道追逐至蕉坑生得彭一生
等一十三人樓子和直搗螺溪巢時酋長賴元爵已
亾抵象窖大山矣而養謙及通判徐師稷指揮王之
野諸生張邦聘追亾逐北至磨刀埔磨左坑戰象窖
斬首四十四級俘獲四十七人被鹵四人奪獲馬七

武功錄

二八

五

五

騎器械三十有四其初四日把總許成包潮樓子和
張仲椿帥指揮汪克振土吏黃恩隆提兵至張田卻
敵斬陳容等首五十七級俘獲四十二人奪獲馬牛
一百一十五頭恩隆又與指揮黃卷疏捕南嶺斬首
一十四級俘獲生口三人其初八日總兵楊桂復引
兵攻馬公寨擊螺溪直抵西坑磨刀埔斬首一十四
級俘獲二十五人奪馬八蹄吏目黃道獲殺賊四百
四十五人奪被虜七十五人其初九日皇華使張可
大以一軍軍螺溪後山天麟以一軍軍大橋山斬首
七級俘獲二十八口奪獲牛馬五十有二許成以一

軍軍萬峯瀟裏村。搏戰斬王阿二等首六十五級。俘獲十六口。奪牛二頭。其十一日。總兵張元勳。叅政唐九德。引遊擊王瑞。及徐天麟兵。追亡至南嶺。鏖戰。斬首四百一十級。俘獲九十七人。奪獲牛馬二十八頭。器械三十有二。叅將沈思學。引許成。張仲椿兵。乘勝逐北。斬首二百七十一級。指揮祖萬松。引把總王之臣兵。斬首一百八十九級。俘獲十八口。奪牛馬牛九頭。知縣陳中立。引鄉兵捕伏。生得李和等七人。叅政使陳奎。引叅將李誠立兵。還攻大溪峯。老巢。擊大安山。斬首二百二十級。俘獲二百有五人。奪獲牛馬並武功錄

百九十頭。器仗一百一十有餘。其十二日。復引兵疏捕南嶺。還攻萬峯山。斬薛萬寶等首四十六級。俘獲四十九人。奪獲牛四頭。器仗十條。王瑞及徐天麟追亡逐北。至柘口橫峯山。斬首四十五級。俘獲四十二人。招獲鍾時明。劉大倉等。二百五十一人。裨將楊桂。及典史王策。引兵疏捕陳田鴈山。斬鍾一道等首四十三級。俘獲二人。其十七日。叅將李誠立。引把總張禮。兵攻葫蘆峯。斬首捕虜二百一十三級。俘獲二百二十人。奪牛畜器械。皆以百數。殺賊皆奔走。三溪嶺生老巢。其十八日。誠立即懸千金。曰。能衝鋒斬級者。

有如此賞。於是把總張禮等。卻敵先登。斬首獲虜六百級。焚死牛畜無數。酋長賴元。馬祖昌等。皆奔走。爛田葫蘆山。日日出。叅政使唐九德。引沈思學。許成。兵擊破之。許成斬首二級。把總駱彥珊。執酋長曾文端。修之行捕。斬首一百五十級。俘獲六十餘口。餘復奔走。烏石巢。其明日。還攻烏石巢。生獲酋長楊崖。王亞三等五十一人。斬王栗江等首五百級。餘復走。土城。我兵乘風縱火。凡燒死五百餘人。畜產。是日。誠立復引兵擊鷹。屠羅。破之。生得酋長廖和尚。斬首一百五十四級。俘獲一百五十一人。餘奔武功錄

走倪敬夫巢。其二十四日。思學及許成。鷄鳴而駕。追逐至八萬峯埔尾。平明。與酋長黃明時。挑戰衝鋒。斬首一百五十級。它皆潰圍走。我兵乘勝復追。亡數日。生得黃明時。及其妻。兒子。三人。是時。鮪溪酋長饒明。峰已死。而以黃貴行事。於是有蕭達。李仲山。馬祖昌。陳旗。羣輩為黨。鬪足而立。而叅政使陳奎。燕知諸酋。以除夕。度我兵必不至。皆飲酒醉。曉睡。誠立即引兵直搗其巢。擊破之。生獲黃貴。蕭達。陳旗等。斬首二百餘級。俘獲二百人。當是時。曹志良。李東山。卓子望。亦聚黨千餘人。阻黃埔巢。以為險。而九丁酋長曾廷鳳。

復遷施坑大山矣。於是裨將錢作禮、祥為招諭。以虛實而總戎即自陳田。一日夜單騎馳至叅議使顧養謙所。議因引兵擊破李坑。生得志良、東山子望等九人。時壬申冬盡也。其明年月正元日。養謙冒險深入賊巢。賊巢出其眾挑戰。自日出至日晡數十合。遊擊王瑞守備徐天麟斬首三百四十八級。俘獲二百有二人。奪畜產二十九頭。器仗三十有四。把總樓子和、駱彥珊斬首三百二十餘級。奪器械五十有五。裨將楊桂斬首一百八十四級。俘獲三十二人。奪獲器械二十。黃道斬首二百九級。俘獲一百一十四人。叅將王詔指揮王之野斬首捕虜一百級。俘獲四十八人。守備陳璘斬首二百餘級。俘獲七十二人。奪獲馬五頭。指揮祖萬松斬首二百四十九級。俘獲八十八人。縣尉舒揚及把總胡玉斬首長李志東等首七十四級。俘獲十三人。餘黨皆散奔。於是王瑞、徐天麟引兵疏捕黃埔官塘李坑諸山。生獲酋長賴元禎、聶蘭馨等斬首一百一十七級。俘獲二十五人。招獲七十人。奪牛畜四角。萬松復斬首一百一十八級。俘獲九十一人。其初五日許成生得酋長馬祖昌。其初六日陳奎及李誠立。追逐上護內洋師溪諸山。破之。生

獲酋長李仲山、馬祖盛、蕭宗、吳子球。斬首二百一十二級。俘獲二百一十餘人。把總蔡賢斬首長董阿秀、劉子謙等首二十九級。俘獲三十一人。其初八日許成及駱彥珊進攻石門。破之。斬首捕虜二百五十級。指揮劉椿攻甲子。破之。斬溫希政等首五十一級。復攻會坑。破之。生得酋長曾萬璋。而州判林士瑛生得酋長鄧坤五、鄧坤七。把總鄭子龍斬首捕虜五十一級。其十八日。養謙及副使吳一介、總戎張元勳攻烏禽嶼。破之。把總樓子和斬首一百級。王瑞斬首捕虜五十二級。把總何仕、孟津等斬首七十九級。俘獲四十四人。奪牛馬三頭。王之野生得酋長曾廷鳳等十三人。斬首四十級。俘獲十三人。陳璘斬首四十三級。俘獲七十五人。奪獲牛馬四十四頭。祖萬松斬首四十五級。俘獲五十七人。指揮高勛生獲六人。黃道、楊桂斬首二百二十一級。俘獲七十二人。餘黨復奔八萬峒。其十九日。把總張鳳及許成追逐北。斬首一百二十級。巡檢宋福生獲童仕通等三十六人。餘黨皆買舟入于海。行至冷飯坑。我兵戰逐。斬廖一統等首七十七級。俘獲三十九人。於是叅政唐九德及鄭子龍跡至大安峒。生得酋長許成綱、曾永興、盧伯

能等二十八人。樓子和至磨刀埔斬首捕虜三十級。其二十日復出百金使使者劉朝習祥降賊黨。具知賴元爵所。是夜引兵至和尚巖。會大風雨揚砂礫蔽面。元爵方出巖取草木。治蓋藏而劉朝習卽就道左。禽元爵及宋貴仁。葉惟茂。廖清。葉貴祥五人。陳璘復攻烏禽嶂。生得酋長戴之槌。斬首四十七級。其二十一日。追亾至弔鬼嶂。斬首捕虜三十一級。其明日招獲黃元典等十九人。其明日行捕至三坑。生得酋長丘青山。斬首二十五級。是時潮州諸賊亦聚黨二千餘人。奔惠來。阻林樟以爲險。於是陳奎及李誠立懸武功錄。不聖書。清。黃。等。得。一。千。金。以。鼓。將。士。將。士。乘。勝。轉。鬪。勇。氣。益。百。倍。乃。與。諸。流。賊。快。戰。斬。首。一。千。三。百。餘。級。俘。獲。一。千。餘。人。時。二。月。朔。也。其。初。五。日。把。總。陳。應。星。引。兵。搜。五。作。諸。山。破。之。生。得。酋。長。倪。敬。夫。斬。首。一。百。級。俘。獲。五。十。人。把。總。陳。子。紹。巡。檢。陳。德。懋。徐。思。忠。攻。碗。窰。逕。石。榴。潭。破。之。生。獲。酋。長。羅。浮。山。等。五。十。一。人。俘。獲。七。人。李。誠。立。及。把。總。楊。君。維。攻。陂。烏。八。萬。峒。破。之。生。獲。酋。長。謝。福。曹。勝。先。斬。首。一。百。六。十。餘。級。俘。獲。二。十。人。復。引。兵。搜。疊。石。西。山。溝。生。得。酋。長。詹。石。懷。劉。忠。斬。首。十。級。德。懋。思。忠。復。攻。赤。泥。山。破。之。斬。洪。大。有。林。一。鴻。等。首。十。五。級。

太學朱選攻岐壁林。破之。斬首二級。把總黃應龍。攻內洋山。破之。斬陳阿孫等首八級。俘獲二人。招獲張瑞等三人。李誠立既捕。斬首八十三級。徐天麟攻九。樹破之。斬首三十八級。俘獲四人。縣尉張應洙及巡檢林仕奇攻象鼻山。破之。生獲一人。奪獲水牛貳角。俘獲三人。餘黨復奔藍溪。黃民泰巢。於是王瑞徐天麟。引東蘭南丹諸狼兵擊破之。王瑞斬葉鳳等首二百三十六級。俘獲九十二人。奪獲牛馬二十七頭。器械三十有八。徐天麟斬首八十五級。俘獲三十六人。奪獲牛馬十二頭。餘黨盡散亾。把總何仕。追逐至武功錄。不聖書。清。黃。等。得。一。千。一。百。一。十。一。級。青。村。嶂。斬。首。五。十。六。級。俘。獲。十。二。人。林。仕。奇。斬。首。四。級。俘。獲。二。人。生。獲。黃。民。泰。男。黃。陳。豆。一。人。其。初。九。日。天。麟。追。亾。逐。北。至。長。埔。生。得。酋。長。張。受。凱。復。追。至。仙。溪。苦。竹。凹。生。得。酋。長。黃。民。泰。斬。首。三。十。二。級。林。仕。奇。鏖。戰。生。獲。二。人。天。麟。復。引。兵。追。逐。斬。首。四。十。五。級。王。瑞。斬。首。五。十。八。級。主。簿。劉。焯。斬。賴。維。綱。首。二。十。級。俘。獲。五。十。一。人。其。十。三。日。張。元。勳。及。顧。養。謙。吳。一。介。訶。知。酋。長。曾。仕。龍。阻。高。山。橫。行。於。是。擊。鮮。大。會。賓。客。以。示。不。戰。已。黃。道。及。祖。萬。松。忽。治。兵。擊。破。之。生。得。酋。長。曾。仕。龍。斬。首。一。百。四。十。七。級。陳。璘。斬。首。一。百。四。十。七。

級王之野斬首一百二十七級。楊桂斬首一百二十
 六級。把總馬華斬首二十一級。其十八日。副使蘇愚
 及王瑞。徐天麟。攻茅山嶼。破之。生獲酋長鄒萬頃。鄒
 愛清。斬首九十三級。俘獲四十四人。通判徐師稷。及
 皇華使朱昂。疏捕諸山。斬首十級。諸生葉春秀。招獲
 四百七十八人。陳璘。追逐北。斬首一十七級。祖萬松
 斬首二十三級。俘獲五十四人。朱昂亦追逐至秋溪
 斬首九十九級。楊桂追逐至水潭。斬首八十七級。招
 獲五百二十六人。其二十四日。同知周宗武。引把總
 黃縉雲。樓子和等。疏捕碗窠諸山。斬首六十級。其二
 十八日。指揮李如桂。生得酋長葉景清等五人。司桓
 生得六人。諸生張邦聘。生得二人。朱昂生得一人。先
 是都給事中張楚誠。上書請先正藍。賴二酋罪。諸酋
 有款塞歸降者。聽於是。潮州人黃瑞。劉興策。請曰。繫
 臣有死罪。當擊鼓。唯將軍幸寬假以死。得比編氓。不
 復有它。賜。違令。請族矣。自是後酋長曾宗惟。才世興。
 後先來降。顧養謙。議從之。賊黨解散。獨和平。烏虎鎮。
 地接南贛。其酋長徐仁器。徐譚。諸略。黃承沐。楊文達
 等。陽降陰叛。皆反覆不可測。於是縣令陳文彬。鄒祈
 仁。器等五人。而以李仁爵等十餘人。檻車傳致軍門。

也。當是時。廣州守。胡心得。惠州守。樂舜賓。潮州守。李
 多祚。及歸善令。劉尚志。海陽令。馮笏。河源令。林大輔。
 長寧令。陳立中。長樂令。艾鰲。龍川令。尹良任。興寧令。
 俞嘉言。程鄉令。武尚耕。揭陽令。林大經。潮陽令。黃一
 龍。博羅令。吳日強。順德令。胡友信。東莞令。董裕。增城
 令。王良心。番禺令。沈思孝。南海令。陳贊。皆能積功勞。
 佐軍興。於是制置使。使使者黃映乾。以大捷聞。故事。
 使者。奏捷。賞賜視首級為差。御史紀嶺東首虜。
 實一萬二千有級。本兵。通以牒移儀部。請。府頒
 衣一襲。俟。御前宣捷。給使者。如令。於是保章氏推
 擇四月二十五日辰時吉。是日大鴻臚致詞。引使者
 至。御前奉宣捷音。公卿以下率吉服。五拜三叩頭。
 頌。陛下威武。恩及牛馬。上乃詔曰。積歲山賊。盪
 平。各官勞績。可嘉。殷正茂。忠實任事。勲庸尤著。乃賜
 正茂右都御史。廕一子副千戶。張元勳。都督同知。廕
 一子百戶。皆官執金吾。世世勿絕。賜正茂金四十兩。
 飛魚紵絲衣一襲。元勳。及南贛都御史李崇。金三十
 兩。紵絲二表。裘。賜左布政使方弘靜。金錢幣帛。亦如
 之。吳一介。賜秩二等。唐九德等。賜秩一等。李誠立。賜
 副總兵秩行。叅將事。沈思學。王瑞。賜實秩一等。賜王

嶺李坑黃埔先登生得江巫等二十八人斬首一十四級葛浩搜赤溪漏小荊諸山卻敵先登生獲王應高等五十二人斬首一十九級沈思學鄧子龍搜捕小荊大山卻敵斬首二級駱彥珊疏上阜員卻敵斬首六級復搜獅子嶂洋口先登生得劉大忠等三人斬首一級劉椿攻圍子寨先登斬首三級胡鑰復引兵疏捕東坑卻敵先登斬首五級獲生口一人張仲椿黃讓疏中溪卻敵斬首十級沈世元疏惠來卻敵先登斬首六級伯效恭搜驢子耳先登斬首七級徐天麟疏松坑先登斬首虜六級還搜捕烏坵山黃竹坑卻敵先登斬首一十五級追亡至陳坑斬首虜一十一級復搜白溪小溪諸山先登得生口一十六人斬首四十二級搜掩桑尾先登斬首六級陳璘郭天虎疏捕橫坑白馬碗窰諸山先登斬首三十五級祖萬松疏新田尾烏禽嶂先登斬首捕虜二十七級黃以敷柯應經搜章田卻敵先登生獲陳茂等九人王詔搜牛牯逕先登生得袁亞十一人沈思學張仲椿復引兵搜小溪山卻敵斬袁亞三等二人搜新田山得生口一人斬首一級關汝正疏捕陂坑先登得生口一人陳萬潮生得葉亞三一人李夢秋搜上下黃

砂卻敵生得葉尚仁黃可有等四人胡誠生得鄧秉秀黃亞子蕭招男等十人斬首四級沈世元張仲椿疏東坑先登斬首六級蔣魁復與魏建寅搜柏埔烏泥藍溪先登斬首二級蔣魁復與魏建寅搜柏埔烏泥藍溪先登生得劉彥等四人劉椿追亡至赤竹逕得生口二人楊桂葛浩包潮搜蓮子嶂卻敵得生口一十七人斬首虜一十一級張獻文魏建寅搜羊牯寨卻敵兵連首虜四級海豐兵搜小溪山先登生得沈志道等一十一人斬首一級復搜獅子嶂平岡先登生得丘厚重曾仲孫等十人斬首三級長樂兵搜大梧山卻敵先登生得鄒滿子等九人斬首八級復搜麻竹嶂先登生得張天命等四人斬首一十一級龍川兵斬首捕虜二級永安兵搜捕鳳凰岡先登得生口三人復疏捕得陳萬祿劉應奇等十一人河源兵疏車田先登生得黃積珠等七人興寧兵搜羊稠觀音諸山卻敵生得黃仁孫等八人是歲萬曆登西冬盡也先是都給事中李已上書言輯軍士知險隘禁殺降將軍乃令有歸降者聽於是祖萬松招獲一十六人黃清招獲羅亞孫宋國等一十五人鄧子龍招獲三人由此大將軍益令明經及太學諸生深入不

毛曉誓諸酋以大誼曰。陛下神明公卿幸出石盡
多中。誓若等若口中雖耳。若等無妄舉妄舉族矣。於
是太學姚柯任大順及明經譚士寅。請碧甲。得黃一
清。唐孔喬。黎子忠等八十人。海豐得男子諸廷寶等
一百五十人。婦女一十七人。復請內外管油坑白馬
諸山。得何子成等二十三人。諸生譚君厚。得黃景亮
等十人。把總李夢秋。得黃亞三一人。廖道南。得謝邦
立等四人。蔡志魁。得周水保。羅應元等十二人。鄉民
朱世權。得彭施綱等九人。是日並席榮。請曰。願將軍
哀憐吾等小人。妄愚無知。詐將軍游鼓。今誠洗心易
武功錄

得展布其能。且謀功覈實。朝廷自有明典。亦非人
臣所能欺罔。乃令正茂益張法紀。毋以浮忌。自生退
沮。致墮前功。大哉王言。不獨大將軍善于將人。陛
下真善于將將者矣。
讚曰
語曰。侯王將相。寧有種乎。余始以為戲語耳。及觀嶺
東事。多成。自縣令丞尉。及太學。明經。然後信有文事
者。必有武備也。然哉。漢高帝。夫獵。追殺獸者。狗也
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此可不謂善論功乎。卒之
高鳥盡。良弓藏。何也。願將軍觀古名將。履盛滿。勉之
武功錄

鮑時秀列傳

鮑時秀者龍川撫民也別號鷄毛白嘉靖中常劫略河源歸善博羅諸縣執通判洪章主簿陳濬索金錢於是卿大夫士庶皆出橐中裝贖之由此益慳桀居恒與妻杜嘆曰大丈夫欲王則王安能鬱鬱久居人下乎乃阻義都猴嶺為巢大招致四方亡命至數千人日夜獨與葉應祚崔惟屏輩習演禽觀天書妻杜猶攻妖術能走沙石擊人面時秀見面貌被擊者輒自愉快以為奇曰阿杜真吾妻也於是叩視天而俯立地遽妄欲王東粵廼立陶瑢房伯祿王茂等為二武功錄 鮑時秀列傳

十四方大總因自稱無敵洞王出入擁大蓋策駟馬橫行郡邑白晝大都中桴鼓晝鳴唯恐秀倉卒至輒殺人畧財物甚者縱火焚燒室廬秀尤好華宮室廣田園旁義都田宅秀盡奪為已有於是義都烏徙而去者固已什七八矣義都歲輸秋糧二千八百餘斛縣官每徵輸必問諸通邑通邑被其禍十二年于今乎萬曆初龍川殷文宇等伏闕下訟秀罪下總督侍郎殷正茂問狀會諸良寶藍一清賴元爵等後先伏殿刃死於是秀佯為請撫以故得解免也居七八年庚辰秀不忍殺慘之性輒復叛乃聚黨數百人

專出劫往來河源張溪間會殷相往藍口佃耕秀道逢相即劔斬之鹵鄒老子等九人而去復乘大風縱火焚燒其屋居於是龍川人殷高沙大成走告制置使監察使願請斧鉞殲厥鮑首庶吾等小人得保首領幸甚明年秋九月制置使劉堯誨梅淳以狀聞遣將軍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三百四十九人俘獲凡五百五十九人馬牛凡二百四十五頭故事論功行賞唯丞若簿尉以下聽制置使專決它一切皆從中制也於是本兵方逢時等案莫府上總戎臣黃應鼎叅議臣劉倬副使臣張堯年叅將臣季金遊擊臣葉武功錄 鮑時秀列傳

歡守備臣陳居仁知府臣李天倫臣張敷潛通判臣陳舜咨毆陽守推官臣唐之儒臣陳應熙知縣臣林庭植臣林民止臣王思宗都護臣祖萬松指揮臣戴恩錫臣牛思弼把總臣王燮臣朱子龍臣姜虎等功次前是薊遼制置使梁夢龍奏捷上有詔詔各邊奏捷皆先議賞賚其陞廢必待案覆於是賜劉堯誨三十金紵絲四表裏遷黃應甲秩二等季金秩一等金錢幣帛皆有差賜劉倬張堯年十五金林庭植等各十金陳舜咨等各五金諸臣既受賞皆叩頭誦陛下聖神威武幸宜暢粵東矣

讚曰

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此言寇不可託也。鮑時秀如故撫民耳。當其面縛請降。豈自知有今日。儼然侯王。擢置大總。殆蠅蠶矣。哉。語曰。養虎貽患。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鮑時秀列傳

六灣諸山賊列傳

六灣者。高要所部屬也。乙亥春。酋長鄧勝龍及王三坑。陽春富林諸巢。謀劫六灣。殺人如艾。草菅於是。制置使殷正茂。以羽檄徵裨將。梁守愚。陳璘。往問之。期以六月初六日並發。亡何。璘軍逗遛不至。賊皆遁。逃走。璘竟殺已降。貪為功。其後項之。給事中裴應章。奏正茂劾。奏梁守愚。陳璘狀。以請。大畧謂六灣之捷。璘第言新興。恩平。王三坑。及陽春富林諸巢賊耳。殊不言多寡。竊恐賊徒黨多。多沉匿。不以報。則是可疑一也。既既云。殺死男婦。及焚燒與幽去。大率凡六百一十四人。追獲七十二人。則計所焚殺。僅四十餘人。後乃云六灣之慘。有不忍言。則是可疑二也。既既云。璘軍密擣富林。斬首凡一百五級。俘獲凡五十一人。牛五十角。馬十六蹄。何後又云。璘即未奏功。猶不失為勇乎。則是可疑三也。事下兵部問狀。於是守愚坐法免。始制置使凌雲翼。新到官。鄧勝龍。適以其徒黨四百餘人。乘上元夜半。城中燈火相望。人徒殷殷。接踵于道。諸巡徼皆解嚴。勝龍窺城中之隙。由此犯新會古墨坑等地。於是併兵使石磐。令裨將肇慶。陳璘。以旦日樓頭鼓發。鷄鳴。直走山後。捕伏。慶勝龍。勝龍

方披甲躍馬前衝鋒我師皆疾力戰勝龍身被十餘創生獲旋物故斬首捕虜凡一百七十人奪獲畜產
山公行龍不祿既伏誅兩人於是重足一跡曰漢主有神遂遁遁入深山死

讚曰

余過東西粵之墟墟中人曰余鄉猖獗以數十百數而王坑富林特山巢此不過猖獗殆什一二耳說者皆曰往昔嘗以招撫誘賊賊益自貴倨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猖獗雜兩粵兩粵雖得衛霍曷勝誅乎

武功錄

大業書

二月

八

岑岡江月照列傳

江月照者岑岡酋長李文彪婿也。正德中彪父鑑常與濁溪謝仁恕相扇而起。仁何新建伯王守仁大擊破。濁溪於是岑岡濁溪皆請降而和平。由此復為縣矣。是後文彪與上陵酋長葉九琳下陵酋長張仕澄部二十四甲。慮千餘人。嘉靖中彪益縱九琳仕澄輩出略熱水。我師常大徵江閩兵征之弗克。當是時內有濁溪謝仁恕之酋。外有高沙謝允樟之酋。下歷賴清規之酋。盤牙連歲結為婚姻。有司莫能問。而會惠州知府顧言章為檄曉譬之。彪乃使其弟文彩執黃世韜葉宗劉仁來獻。諸偷盡解散。隆慶初江月照為政。會年穀不登。適與允樟擊破下歷。徐仁標因聚黨四千人。走汶龍佛子凹。聲欲犯南雄北山。直擣湖廣雷家峒。於是撫巡使李佑請兵往正之。照等懼乃率其酋長黃讓而樟亦率其姪謝朝選。標亦率其舅彭朝憲。並請於贛州知府黃宸。由此得為撫民。其後上之丙戌。照乃使其婿葉英復出劫。殺道上諸賈人而和平。知縣陳源湛使使者逮捕英。英行至中道。照追使者奪英。誘使者詳言英新物故。令知使者所言詐也。復傳逮英。繫獄。照適欲反。於是撫民余德

傳等恐事覺將連染請徙入城照聞怒乃殺余德仲蕭乙秀等數人傳具以其事訟於制置使吳文華屬分守使吳顯問狀照復懼誅遁聚黨六百餘人擊牛酒爲盟遂反當是時定南方下令募兵勇照佯言阿巢治甲兵列隊伍爲往定南故示監門弗疑尋復與酋長李珍李佩吳通盟於是分守使使簿尉丘大懋劉貴招照照不從通恃中洞張丫山貓頭嶺大水山上下山爲門戶澹坊上下度爲輔臂而以姪江永寧及繼男李佩主之且莫徜徉其中自謂得金湯良足恃漢兵烏柰我何也居亾何源湛以爲漢兵僉卒難武功錄

首九級當是時李佩李龍號爲千餘衆矣乃由左掖出南埠往赤硃嶺過太保乘風縱火焚何宿深巢略賴益超而去去龍南上蒙保南坑冷水巡楊村止舍於是南韶備兵使萬文卿因郵置以告定龍之間蕭然苦兵矣先是球捕照照妻劉及其媳王李義婦巫乃奉頭鼠竄於定南定南屬江以西慶州也尉胡尚倫捕繫劉等及繼男李佩長幹葉大圓是夜劉縊死獄中而撫巡使賈待問已行至泰和於是嶺北分守使容若玉分巡使丁應詔通請于撫巡使秦耀耀初到官即使忝將胡大忠及朱冠提頓營兵備二南於武功錄

日半。至石林又行一日至烏虎鎮。經長塘。徐萬貴巢。自烏虎鎮由上坪峰。過何世消巢。至飲放。逕趨下陵。可四十里。入巢。又由上坪峰下。逕趨上陵。可三十里。入巢。又由閃石。逕至三壇。可二十里。入黃明。葉文益巢。又由眼胡。逕至上陵。可十里。我軍期十道並入。於是酋長李珍、黃清、陳受恩等畏威。乃使諸偷楊鑿、裨甲而縛。詣定南。請曰：殺賈人者。實余德。傅謝明、葉英。其後復殺葉大周者。實黃以高、李文、李歐、眼、江福、與珍等不相及。願賜哀憐。得寬假。不至死。而縣令沙道初。令乃珍以檻車膠致。一高等制府。餘皆與安。武功錄

定。且日珍等乃走和平洲頭。已又由螺湖至南場。畏兵衛甚設。復走赤嶽嶺。間道抵東。熙殺寨兵葉招美等四人而去。於是監察使喻文偉及江西撫巡使陳有年。監察使朱鴻謨。皆以狀請。事下兵部。會侍郎石星本兵柄。復於上有詔。詔制置使相機會剿。是後參將洪夢鯉。提兵從間道。追必逐北。斬首一百三十四級。諸酋復還左。我兵行捕。斬首二十六級。追逐至陳坑。斬首二十六級。復疏捕梅子山。斬首二十五級。俘獲李佩、黃清、陳受恩等四十八人。諸偷稱累臣。而請附編氓者。凡一千五百五十餘人。我兵僅亡三

人。傷四十餘人。鴻謨既生得諸酋。即訊。適當黃清、李佩等十四人。梟斬和平市。而以陳受恩、葉子政等十五人。適邊張化等三十一人。徙塞外。葉長仔等五人。給功臣為奴。法如是。尚書王一鵠。並以請於上。詔以三人。給定國公。二人。給臨淮侯。是後。賜秦耀爵一級。及陳有年。金二十。表裏二。史繼辰等。金十兩。葉明元等。金五兩。明年夏。監察使蔡夢說。復上。吳文華。吳顯。及惠州知府黃時雨。同知鄭天佑。王懋中。功。因劾奏。總戎劉鳳翔。惠州判賴岳。夔夔。坐法。免。賜吳文華以下。金錢有差。始逮繫黃清等。四十人。皆瘦死獄中。而江樑。綵。黃寶。袁亥。孫。曾庚。生四人。幸獨存。又皆四三歲。禮悼與。耄刑不及。前是嘉靖中。都御史應。檟奏。俘獲二十歲以下。其情有可矜者。得減死。適湖。閩。江浙。諸衛。而未受室者。即所獲婦。配之。者為令。於是夢說請比。得釋。綵。綵等。通。緩。須。史。母。死。

讚曰：和平之峒。獨稱岑岡。濁溪。洲頭乎。新建伯乃犁洲頭。而郡縣之何其緯武也。江月昭。幸伏誅。濁溪。謝仁。恕。豈獨得存哉。乃說者曰。惠之民。難治在盜賊。余以為不然。郡有礦。顧太守言。常言開。賊盜熾。閉則盜息。良

是由此觀之。積不可不封矣。蓋惠之禍府也。

武功錄 卷之三

山賊陳金燕燕給清列傳

陳金燕嶺西酋也。紹清嶺南酋也是時林翠蘭馮月明譚樵伯等皆響而起朋黨增。由此往來高肇廣諸郡恩陽會寧高興南縣殺人如艾草菅甚至擊海期所還攻蓮塘廣海衛。然我指揮費大經場官賈朝宣皆被金燕而死。大將軍提赤白裘一日十餘上棚車鍛矢馳行乎兩嶺之間兩酋則先已守險西恩平諸村南馬驢懷寧昔村諸巢為備以故我擊其西則遁南我擊其南則遁西縣道莫能禽。隆慶末殷正茂為制置使張元勳為總戎而令參政魏文煥守嶺西。僉事李材備嶺西王化備惠州何子明備廣州許孚遠備嶺北諸察備南韶副使李渭巡潮州劉穩巡海道皆有風望。迺相與謀曰疆域之事惟一彼一此故鮮成功。今盜賊公負旁若乎無疆吏吾等有如共修力善守界則視滅此屬殆猶口中蠱耳於是偏下令縣道期殄滅賊久之山徭海浪諸賊並起也而懷寧昔村藤峒狗迺牛特突酋長林翠蘭蘇松黃高飛為五甚於是帥德慶徭犯兩口過息村寨百戶王雲龍追北至大峒破之斬首二級。鐘兵王公斬穿耳徭一級。磨刀山徭犯開建邑令胡希寅擊破之斬首七級。

生得從賊一人。傷一十七人。鄉夫李朝寵。鏖戰斬陳第倫一人。犯小江黃泥涌。遊擊王瑞破之。斬從首七級。俘獲四人。奪獲舟三十二艘。牛六頭。還禽盤大仔。獲器仗三十有奇。大羅山。猖犯廣寧。督兵黃紫蘭擊破之。斬龔子榮等首五級。犯瀧水石牌岡。尉賀西。追北至木拱橋。斬首四級。獲兵廖公年。及督兵鍾聲。鏖戰斬陳亞二等首三級。生獲孟朝隆等一十六人。俘獲一人。奪獲二人。牛八頭。餘賊盡逐逃。而陽江諸生。吳日仕。千戶黃廷臣。商人魏大卿。逢賊於望牛岡。千夫長黃文錦。鷹擊破之。生得張惟愛等一十九人。賊

武功錄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益聚黨千餘人。入肇慶。破殺橫江諸村也。於是知府黎桂。乃發指揮何伯堂。高明典史張正夫。裨將鄧正。鏖戰破之。斬首一十四級。奪獲馬一騎。追北布茅村。斬首十四級。奪獲馬二十騎。牛九頭。男婦五人。感恩知縣羅善行。至恩平。茶禾峒。逢賊一百餘人。犬子羅琚。疾力戰破之。斬首八級。生得吳一洪一人。鹵獲器械一十有二。男婦一十七人。牛二頭。分守使魏文掖。亦行部至恩平。中火那龍。道逢賊。把總吳廣。從攻山岡。破之。斬首三級。得生口五人。俘獲女子一口。把總陳克敬。擊牛牯突。破之。焚其巢百餘。斬首二十七級。

生獲周三十等三人。奪獲男婦一十五人。馬二十三頭。攻官來。逕與風門凹。狗牙水。破之。生得諸仕奇。楊成。吳亞二。黎從仔。斬首二級。遂散於會陽廣開之間。乍合乍離。盛矣。縣道起而擊者四面。於是山賊千餘。入四會石村。把總吳坤。破之。追至黃板寨。斬首四級。奪獲男婦三十人。馬四騎。還攻青塘營。破之。斬首一級。俘獲騎葉景達。二人。奪獲三十七人。陽江千夫長趙國璽。鏖戰斬徐涯德。茹符等首二十三級。生得林天奇。張唐養等四人。攻狗逕巢。破之。斬李二仔等首四十級。生得范亞長等十人。奪獲三人。牛四頭。平

武功錄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地寨酋長陳經。起而發難也。總戎梁守愚。擊破之。捕獲何貴等四十人。俘獲男婦三十八人。奪獲器仗一百六十有奇。牛一十八頭。賊入封川獨木村。縣尉陳養滂。破之。斬首捕虜二人。高明典史張正。擊赤麻。還攻冷峒村。破之。斬首五級。生獲李赤子等二人。於是恩陽會寧。百姓馮公器等。二百餘人。請於備兵使林林。迺一意以馬騮懷寧。苔村九逕。藤峒十三村。為務。副總戎梁守愚。進獻策。必先示以招撫。然後從容論勸。久之。遊擊王瑞。提水兵入自赤水。守愚提陸兵。入自白蒙。逕諸賊皆自恃。寨戶蓬茅。險阻。漢兵莫

能入。一旦水陸並進。如自天而下。皆徒手裸身奉頭。鼠竄。我師銳炮盡鳴。乘風縱火。焚蓬茅。破之。斬林翠。蘭。李天仔。蘇茂松。戚碧潭。杜勝奇。馮月明。丁龍泉。侯惟貞。李業勝等首二百七十五級。生得譚權伯。羅紹清。伍弘誨。二人。俘獲男婦三百八十二人。奪獲男婦一百一十七人。牛馬一十一頭。器仗三百八十有奇。諸賊愈遁逃。而肇慶倅曾璋。部索。斬首一百五十級。俘獲四十三人。奪獲器仗七十有奇。把總吳維藩。帥。猺兵。跡且至。警巢。大索觀子。覩頭。大河。破之。斬梁朝綱等首三十二級。招主鄒文茂。追亾至大瀝村。以武功錄

郭駘擊黃坭。逕破之。還擊泯子。逕長塘。大破之。叅將沈思學。擊潭頭。下樟橋圍。復攻冷水山。虎。逕陽化圍。破之。斬首凡三百二十五級。奪獲凡五百二十人。於是山賊犯梅隴岡。叅將沈思學。追北至高沙。破之。斬首七級。黎清。鑿於陳田。賊徒二百餘人。走長橋。追亾。生獲丘圍一人。斬首三級。洋烏潭賊犯小瀝圍。惠州知府樂舜賓。馳大浦。直擣洋烏潭。破之。復攻高埔子。洋尾。大破之。斬首凡九十七級。俘獲一十七人。奪獲器仗一十有奇。復攻高埔。撫民葉景清。鏖戰於三坑。破之。生獲謝十一。斬首凡一十一級。奪獲七人。犯木綿岡。把總鄧子龍。破之。斬首凡一十一級。奪獲虜四十一人。海賊林鳳。犯扁涌圍。把總張正魁。擊破之。斬首凡二十二級。奪獲器仗三十有奇。犯東莞黃旂角。同知毛爲光。破之。斬劉遠文等首七級。生得吳邦秀等九人。俘獲張亞二等七十六人。犯香山平藍村。至潭州。邏卒黃登。破之。生得何汝奇等二十七人。奪獲舟一艘。器仗一百有奇。犯三水五頂都。邏使破之。俘獲莫亞古。李亞英等。一十一人。山賊犯新寧。燧峒。蘇坑。至三瀝沙。過坭埔。都斛。朗尾村。縣令姚文煒。帥邏卒伍峯。破之。斬林長保等首九級。把總王學禮。典史

王澍至二城村還過滂泊篔埋山。歷龍村後山。銅鼓山大破之。斬林亞長、黃飛鷹等首七十八級。生得藍祖仔、鍾喬等九人。奪獲男婦一百有奇。牛七頭。器仗一百三十有奇。於是僉事何子明見爲藤峒九逕沙田湖塘白石十巢。於廣州其前則爲咽喉。其後爲背也。而總戎張元勳分爲二軍。一軍出老榕逕。一軍出激水逕。而把總王學禮、鄧子龍亦分爲二軍。一軍出松栢堡。一軍出城岡堡。諸偷畏我兵盛。弗能當。并皆走。鬼山其樵笠帽山。廣州於是乎無賊患矣。當是時。許俊美在西海。林鳳在靖海。兩海迺獨不得高枕卧。

武功錄

二、續修四庫全書

三、六

四、

儋州。而把總吳天賞帥撫兵許謙擊破之。生得李希吳三等五十四人。奪男婦八人。叅將白翰紀轉戰於龍岐。生得陳四等二十四人。奪男婦九人。叅將王詔追亾逐北至佛堂門。斬王二等首一十七級。奪男婦八人。先是酋長諸秀洪、廖廷璧、錢孔恩公行藍武懷集之間。而英德人陳益朋、黃瑜後先復闕下。請弓矢。往正其罪。會它務倥偬未皇也。孔恩見山海諸偷既殄滅。恐禍且及已。迺聚黨欲爲諸偷報前日之役。於是僉事諸察帥新民黃天葵等挑戰黃塘洲。生得孔恩、檻車傳軍門。渠魁乃盡殲除矣。而軍峒賊犯荷木峒。連山尉蔣在樵。千戶管仁度追逐至石坪。腦破之。斬首五級。揭陽賊犯曲溪塞。守備陳璘疾力戰。破之。斬首四十一級。奪男婦一百二十人。是時三軍樂大征不樂。鵬勦以大征得錄功故也。而未知嘉靖中應本兵已。請爲令。令截殺鵬勦南方蠻賊一人。自捕斬五人以上者。止遷秩一等。六人以上亦如之。賞官軍有能捕斬三百人以上。遷秩亦如之。賞不制置使殷正茂以令甲正告三軍。三軍勇氣益百倍。斬首捕虜凡二千四百六十八級。奪獲男婦凡一千三百六十七人。制置使於是上書言截殺與鵬勦視大

征有六難五善。語在奏疏。廼請比嘉靖中。鎮遠侯顧寰。及叅政張謙。僉事茅坤。提兵截殺柵鼓山。鴨勦陽朔縣莊頭兒子巢功。上廼賜殷正茂金三十兩。表裏二張。元勳等金二十兩。表裏一。梁守愚及魏文煖等金十兩。時隆慶壬申冬也。始三巢蕩平時。十三村男婦皆於甲面縛。請歸降。而獨陳金鶯悍悍。於是新民梁喬。陳友忠。受分守使微計。因約金鶯至黃泥潭。赴墟墟。以初開無所得。金鶯必欲米去。計不就。俄頃。梁總戎自恩平還。蘇文茂。廼皆金鶯郊迎。金鶯即帥蒼頭軍二十餘人。負矢石。並至員山太廟。請誓而後行。是時烏茭頭白蒙運。兵威甚設。喬廼告梁富。遂縛金鶯以獻也。

讚曰

余聞之。應本兵曰。截殺鴨勦爲最難。而得功最真。大征則濫矣。殷公以爲誠然。陳金鶯廼與島夷相扇而起也。假令必大征而後就縛。烏得盡滅乎。余觀諸路守巡使。皆大才。筭無遺策。始自相期許。各以成功。秦曰。賴陛下之靈。山平海晏。良然。余一念及。則未嘗不欲被之管絃也。

山海黃高暉許俊美列傳

黃高暉。山賊也。許俊美。海賊也。暉別名高飛。前是酋長丘勝富。黃朝富等。阻藤峒九逕。諸巢爲險。常借陳金鶯擊破。連塘廣海衛。久之。金鶯伏誅。高暉得。抵故巢。壬申冬。總戎張元勳。追亡逐北。至藤峒。大破之。生獲丘勝富。諸可行。黃朝富。陳雲梯。黃允盛等八十有二人。俘獲男婦一百一十五人。而備兵使何子明。譙讓。邏使益急。於是守備謝潮。把總鄧子龍。帥新寧典史王澍。搜捕斬李環溪。諸汝才等首一百八十七級。生得暉妻李。及其大子黃梅仔。子龍還搜猿峒。五指山。生得高暉等一十餘人。把總王學禮。搜其遮山。斬首三級。生得黃飛鷹。及其妻子六人。俘獲二人。而是時。瀧水陽春間。諸通寇亦時時竊發也。乃有若酋長李惟能。犯二都六管。而瀧水主簿謝斗起。即以羽檄徵平塘兵。及把總杜昭。嚴亮。所部浙兵。直擣林峒。口大破之。斬首捕虜一十二級。奪獲男婦二十八人。把總陳良璣。行部至雲霄。鴉埠。聞。逢浪賊。追逐至陽春。梅峒。笄山。鷹擊。破之。斬首五級。生得陳亞仔。陳日華等六人。奪獲男婦三十三人。牛馬七頭。了碧山賊。過牛韞巢。把總吳廣。追北破之。斬首三級。奪獲二

人犯茶山省祭羅瑤破之斬首一級奪獲一人牛一頭浪賊犯太平圍備兵使李材叅將梁守愚破之斬首二十餘級生得李翠峰蔡惟喜奪獲男婦三十餘人牛馬一百頭乃乘勝縱火焚賊巢凡三十餘所糗糧凡數千石諸偷於是遠梅峒旦日出不意慶我兵我兵殊疾力戰大破之斬首捕虜一百餘級許俊美乃亦乘是時發難乎俊美者林容所部也隆慶中常與吳平起海島我橫海將軍黑孟陽部索竟未獲久之一旦詣高州願以功請贖而白鶴白沙兵殊不欲曰咄猾虜乃詐降計在欲緩我大兵耳趣挑戰一戰武功錄

而挫其鋒復追逐至雷州望鷄山過廣海鯉魚塘後先逢大風擊舟舟多沉弗可救俊美迺得走馬頭嶺白蕉於是登山矣俄厓門甜水坑蛋民告海道使劉穩吳一介所曰許酋殺畧我願為我畫便計而海道使即以檄調順德新會香山東莞商漁船兵四面攻俊美迺鼓而出香山大洋因為偽招木牌詞甚諄逆不幸遺亾在道上新會兵收得之請於制置使迺屬叅將白翰紀治漕船簡黃頭郎令叅將晏繼芳提兵以往當是時海賊鄭大漢張朝皆有名於時竄海上之隙相扇而起於是漢犯瓊海朝犯甲子碣石之間

韓紀迺陳兵虎跳門而會諸偷私相攻擊迺殺俊美及其妻因以屍棄水中我海上兵乘勝轉鬪勇氣益百倍生獲馬世福林貫蔡亞通等七十三人而晏繼芳亦獲捷於三憲洋斬首三級生得四十四人擊破賊舟赴水溺死四百餘人殺賊皆犇牛角灣把總吳天賞追亾至三洲洋破之斬首三十六級生得諸應承余有孫李三等三十六人俘獲男婦三十七人撫民許謙從賞及金丹還搜荔枝灣斬首六十五級生得七人還過樓肚灣調酋長鄭大漢又為海上勞苦我兵部索不可得於是謙與天賞為一軍軍高觀峒丹與姚允恭為一軍軍石笋峒漢果與兩徑群輩為竅破之生得大漢等三十餘人斬首一百餘級俘獲男婦七人是時撫民林道乾亦提桴鼓踵軍門上謁願盡力而會海賊張朝偉起道乾擊破舟一十餘艘斬首二百餘級自是之後山賊鍾月泉等復出七娘灘為營而分守使顧養謙帥守備陳璘破之斬首二十八級奪獲男婦二百有六人牛馬二十一頭叅將沈思學屢戰破之斬首一十八級山海諸殺賊搜捕殆盡即時有竊發者罕而希矣始俊美偪起海島也伏波將軍圖之不得是時陳世貫有籌策迺告天賞

曰。我佯爲畔漢。趨白艚。抵於美。將軍幸垂拱而觀其成也。於是以十月朔日去。果與所知交。陳大老破殺進美也。

讚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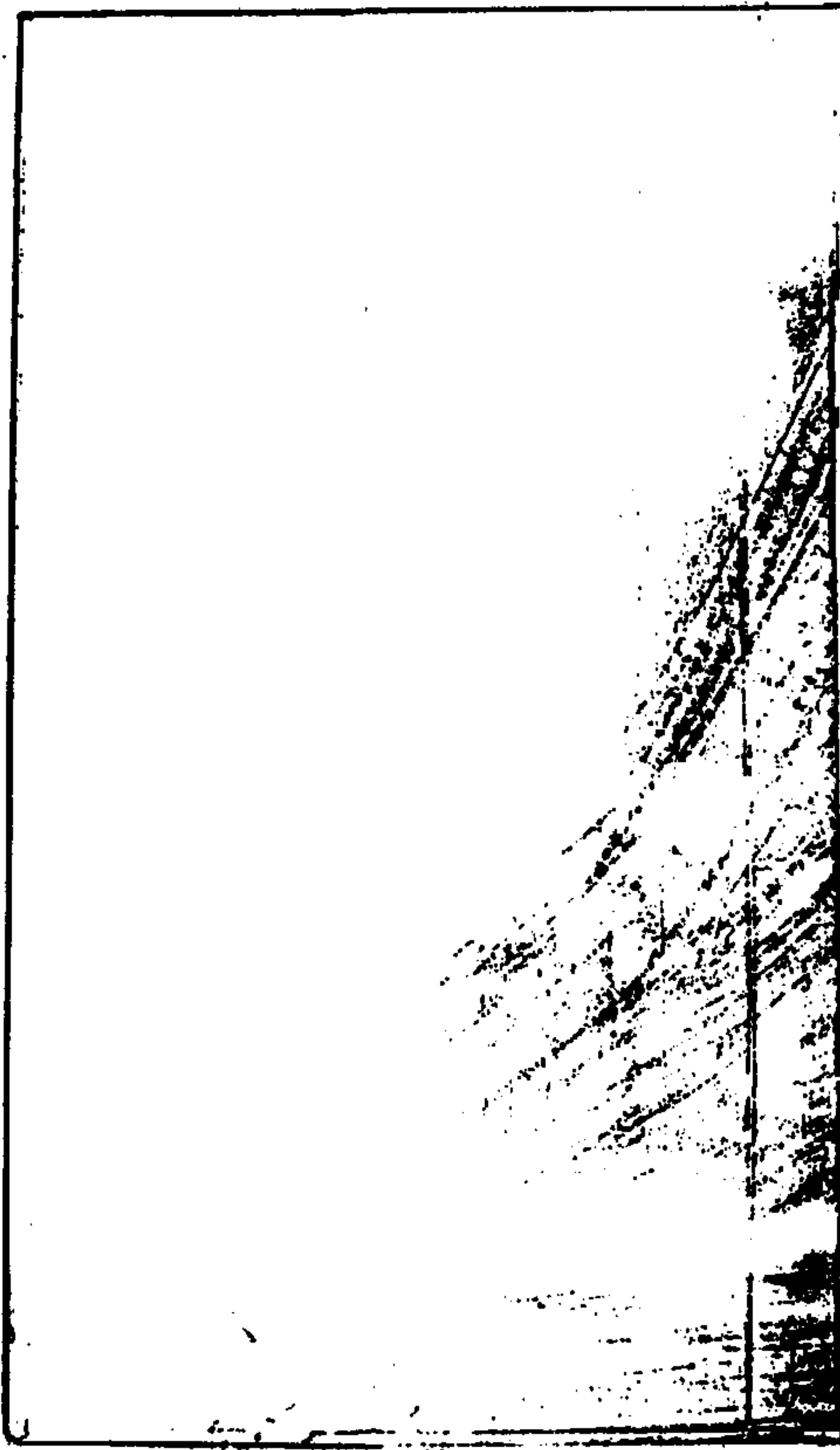
余觀惠潮之所爲。撫民新民。尚民皆尚賊也。廼用以破諸崗。奇哉。高暉俊美。崛起山海間。睥睨一世。卒死于間者之手。要之陳世。貫善間矣。故曰。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孫子豈欺我哉。

功錄

此處實錄集列傳

甲午年

下冊



林道乾諸良寶林鳳列傳

林道乾者。澄海人也。嘉靖末。常公行南海上。專以剽略爲務。何偕諸良寶來歸降。聚黨三千人。得食膏腴田千餘畝。隆慶中。橫海將軍郭成常調乾及莫應敷。征魯一本。乾劔斬辛繼。新老來獻。於是軍中之事。悉以咨乾矣。乾爲人有風望。智力無二。好割據一方。自雄。所至輒不恐。貪淫之性。掘人墳墓。淫人妻小。盡食人田土。常擅山海之禁。以爲利。里中皆畏乾。莫敢有後言。後言唯恐乾使使者偵伺。聞必怒。寧捐棄田產。無寧值乾怒矣。乾自謂不能居人下。居恒欲收招

武功錄

此處實錄集列傳

甲午年

下冊

海上精兵。發動舉事。於是四方亡命。並亡抵乾。乾乃深溝高壘。日夜以絲綿爲甲。治戰艦。使使者飛芻輓粟至海上。乾於是志在海島矣。制置使殷正茂。佯寬假乾罪。曰。令而得以功贖。於是乘傳以惠州。陰使叅政使劉穩。唐九德。按察副使吳一介。蘇愚。叅議使顧養謙。及橫海將軍張元勳。胡震。議以不意圖之。當是時。乾有侄曰茂。先在彭亨國爲都夷使。廼以尺一牘約乾。乾竟瞑目張膽。請于叅政使陳奎。曰。極知制置使意。業已遠託異域。不復還矣。往所給一十七劄。今封還它一切。寨衆請以屬林德。何。寨民許老等。

殺德欲反是歲癸酉二月十五也乾既行至其浦寨
 延出寨中裝五百金帛五十純因陽四送奉寨主延
 以乾屬把水使翁十蘇老林十六等所部而四亦得
 蒲履給給諸物費巨慮千金是時我伏波將軍提兵
 至北津港生得乾軍師林俊夫及其埔寨人亞馬必
 力等具知狀於是制置使以檄諭暹羅安南令部索
 乾及賊老何鸞等而安南都統使莫茂洽即使使搜
 其埔寨其埔寨延真臘夷國也使者言安南實無此
 寨茂洽於是持斧行境上捕獲偷盜廣東人吳成謝
 六趙亞三等福建人李高等凡二十人婦女凡十四
 武功錄 八 卷之六 雜錄 四 中 七 上

如令先是戊寅七月乾自其埔還潮故巢居月餘
 發髮所藏銀穴募潮一百餘人與俱南行至瓊崖
 閩中轉穀舳舻乾乃略其金銀及男婦二百人而去
 初乾在東埔用楊四計策乞寨主發唐兵一百人番
 兵二千人船艦二十大銅銃一門令陳國順並攻暹
 羅不克還暹羅探不及是時與我師夾攻擊腰斬乾
 延令得復入國要盟城下君子於是謂暹羅無勇矣
 而會麻城耿廷向為閩撫巡使知乾已復奔暹羅乃
 使使者陳漢昇陳廷案往東埔寨為乾瓜牙楊四所
 誦得微告乾乾遮殺漢昇而以廷案等數十人皆分
 武功錄 八 卷之六 雜錄 四 中 七 上

口皆獲輿傳致制府曰臣國實無敢匿乾者有則具
 以告其後庚辰八月暹羅亦使使者握坤哪喇請予
 制置使劉堯誨曰乾今更名曰林活梁所居在臣國
 海灣中專務剽略商賈聲欲會大泥國稱兵犯臣國
 臣國請招徠乾乾乃欲歛血為盟誓誓無令漢使得
 執我也於是臣國不得已伴與乾盟今乾已行至頭
 關敢聞是時香山灣人吳章佛郎機人沉馬囉味及
 船主囉鳴衝改吡叻通事蔡興全等二十餘人並踵
 制府上謁請自治裝往擊乾於是制置使進暹羅使
 者庭中問狀因賞賜銀牌花彩段如禮曰與我師並

配諸番為奴是時廷案等思欲歸悲號無聊俄見我
 使者至如自天而下皆大喜過望於是我使者出檄
 諭東埔寨東埔寨惡楊四及妻林負德實叛已延囚
 執楊四等及廷案數十人令使者浮喇節世哪陳明
 賞金書一葉象牙二百斤蜂蠟二百斤詣邊吏並獻
 見楊四故我澄海人幼小與其父楊君讚乘舟至東
 埔無何讚物故寨長老憐其少失父孤養以為己子
 長立為把水使會邑中子道乾至兩人遂相與為刎
 頸交乾有妾曰楊氏四遂冒以為女侄也始攻暹羅
 時國順乘機殺死番眾延還報唐兵寔為之俄寨主

惡兩人。兩人懼禍及已。一日寨主出行。兩人遁乘隙持兵器入寨。移其累重。闕匿於乾黨陳大森舟。會四勞苦。軒睡。大森。勢敗不足恃。適復載四往東埔也。其明年春。制置使復使使周宗睦。王文琳。賞諭東埔。令其與暹羅並攻。於是暹羅番王授計郭六觀。令禽乾。乾覺。廼格殺番衆。略其舳艫。往佛丑海嶼而去。竟莫知所終。乾之遁而鼠竄也。而給事中李選。劾奏張元勳。常遇乾于河渡。御史王宗載。劾奏傅應嘉。遇乾于甲子所。左都御史陳煥。劾奏晏繼芳。周汝敬。復遇乾于河渡。當是時。以諸將視縛乾。如縛嬰兒。直易易耳。於此是不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乃使滋蔓有今日哉。乾或曰猶在。或曰被倭殺已死。風諸良寶者。潮撫民也。隆慶中。曾一本既伏誅。而殺賊許瑞二千人。猶逋逃在海島。寶通與瑞有隙。惡也。常稱兵相攻。殺前是寶與林道乾。並皆用歸降。受我冠帶。得食膏腴田千百畝。必何寶殺略我撫民。莫應敷。敷帥瑞相與擊寶也。是時備兵潮州。使金柱。廼令裨將韓國。李時魁。提兵七八百人。守程洋岡。寶夜半衝營。襲殺我兵四十人。赴水溺死者五十人。已又殺二十餘人。鹵六百餘人。必何楊老。歐老。程老。亦突犯甲

子門。殺千戶董宗儒。及兵民二百二十四人。鹵千百所印二顆。衆男婦二百六十四人。自是後。道乾遂遠。逃入於海。而寶亦接踵去。與林鳳合兵。爲寇亂。是歲上萬曆元年也。制置使殷正茂。聞大怒。罵廼。令布政使程嗣功。治糗糧。而以按察使陳奎。叅政使劉穩。按察副使蘇恩。顧養謙。僉事李材。爲監軍。屬廣州守胡心得。同知毛爲光。周冕。治兵餉。而令總戎張元勳。將大軍。期以四月望出征矣。當是時。道乾使使者鄭美。捕伏海口。謂我師。而會何騰輝。亦艤舟來。慶戰。我師疾圍。生得美等六人。斬首虜六級。俘獲七人。獲船一艘。器仗二十四。居頃之。賊益攻潮頭市。厚壘二塞。我撫民魏朝義。疾力戰。斬首捕虜十三級。獲生口賴少江等十六人。我兵行捕。斬洪八等六級。於是副總戎李誠立。提裨將范應星。兵直搗騰輝巢。騰輝先已渡河。闕匿矣。會魏朝義兵至。生得陳少渠等數人。輝騰恐。益遠竄。我師遂入其巢。旦日日出。餘賊前殊死。與我師戰。我師遇戰。疾力。斬首三十四級。良寶遂西。避而林鳳亦垂頭走八閩矣。其後乃率徒屬突西犯陽江。燒火通於麻濠水街。會縣令陳嘉謨。兵盛。免。竟焚燒疊岡諸村。泊大金門。是時詭名毛賊者。誤以爲官

兵至迎戰焚良寶船十一艘諸賊赴水溺死凡筭居
 四五日復犯陽江我師衝鋒斬首二十級奪盔甲器
 仗二十有五賊乃奉頭鼠竄北津港而我師亦至平
 海外洋矣去時諸賊尚聚黨四百餘人公行外洋我
 師卽卻敵斬首二十三級生獲陳丕敬等十人而賊
 竟留泊萊蕪廣洋也於是金丹爲中將軍陳忠爲左
 將軍潘吉爲右將軍石子芳爲後將軍而會葉文選
 亦提福建遊兵至疾力戰斬首一百一十八級溺水
 死者四百人我兵死三人傷二十一人當是時都給
 事中張書請 賜大將軍斧鉞滅此而後粵東得安
 武功錄 八 查書卷之六 四八

弗肯與我師戰中間多綿絲堅甲其火藥如大發燄
 百子銃等類號最精並守以死士而良寶又頗習兵
 法平時能與士卒同其苦及出略有所獲輒均與士
 卒分以故士卒皆以爲良寶親已多從之及圍戰有
 功良寶亦復予重賞令士卒皆大喜過望今其衆多
 削髮爲誓言誓欲爲良寶死一可以當十十可以當
 百百可以當千也我師往往列營田中田中皆淤泥
 彼得冒百死乘高山俯臨我我偏將胡震董龍李誠
 立常以伏兵挑戰會山上銃鉞如雷諸酋來以死迎
 我師我師敗頃之諸酋復乘勝來衝營偏將軍李誠
 武功錄 二 查書卷之六 四九

立獨騎馬走陸馬傷左足俄諸酋復以三十人給爲
 往田中採稻穗誘我師我師鏖戰山上諸酋並發如
 雨直擣中軍營誠立復騎馬走士卒被殺傷死者二
 百餘營中空無人略大發燄七門百子銃二十餘門
 烏銃百餘門糗糧一百石火藥八桶以去是時按察
 使陳奎與總戎元勳聞提征山兵往擊救於是制置
 使劾奏誠立給事中蔡汝賢劾奉奎事下本兵覆奏
 請 上貶奎秩二等誠立下御史逮問並戴罪行師
 於是奎誠立請增兵是日到置使大會布政使嗣功
 按察使唐九德叅政使愚副使李渭王璽僉事材及

總戎元勳庭中議議以推官施之藩裨將梁守愚往浙募兵卽上書請以指揮使陳璘轉遷參將改吏目黃道守備俟得良寶授職如真於是陳璘爲一軍立偏將沈燦王之臣二人以黃道爲一軍立偏將高太平一人以李誠立爲一軍立偏將董龍一人而以元勳統之陳烈及奎監之而又使程鄉令武尙耕東莞令董裕順德令胡友信海陽令馮笏澄海令左承芳長樂令艾鰲揭陽令林大經潮陽令蔣蘊善調度庶務時諸酋益驕橫令張阿二往南溪略殺會金丹林奇材兵先請伏內河待矣阿二至我兵忽起道驚

武功錄

卷三

平

十六

驚大敗斬陳惟等首五級還道故巢俄又出澄海縣澄海民陳恕率鄉兵要擊之斬首六級前是賊黨陳四等三人請降我裨將董龍卽令陳四引兵三十人夜半走賊巢伏截斬首一級是時癸酉冬盡也居一二月犬日復令陳四到巢會賊衆朝出略丹與奇材兵轉鬪斬賊首九級頃我師鼓行至南洋鹵白艚船馬舫船二十餘會日暮諸酋復出兵挑戰自分更至鷄鳴我師銳鉞擊傷賊一筭賊大敗走我師追至三丫港賊已抵巢矣巢故有四門於是議以璘軍攻其北道軍攻其南誠立軍攻其西震軍攻其東乃下

今日有能斬一級予三金獲一生口者予六金獲諸良寶五百金至衝鋒破敵一千金敢議令不如令者斬是時三月朔也諸酋率其衆三百人拒我師我裨將張玘等卻敵斬首虜二級奪獲器械三十有四諸酋由此阻深溝爲險我師以鳥銃擊殺賊四十餘人俄諸酋出北門衝璘軍璘軍生獲二人斬首虜二級震軍以鳥銃手擊東塞乘風縱火焚其戰艦諸酋復抵巢而北軍部索得大小船三十有二擊毀殆盡是時諸路軍乘勝勇氣益百倍欲勦巢而海防同知周宗武先與監軍事欲還廵以屬尙耕期旦日出

武功錄

卷三

平

十六

大戰而黃道先期用雲梯雲車圍垣已登賊覺並出戰我兵創二百餘人賊亦多殺傷死者畧相當於是制置使請寬道罪而以裨將汪采梟斬軍中以徇自是之後諸酋盡墮壞其屋居乃掘治坑窞令四維如垣牆蓋覆以土高而維以內擇大木重樹排柵起敵臺礮死守以欺設漢兵不能知而漢將陳璘先已建望樓樓高凡七尺其根株窟穴所在皆璘所視記矣於是議以士卒往海上取鹹水草數十萬石實竹篾中去地皆填以土令我師得上下樓自如也居何潮守李多祚倅願學仁言諸酋以三十人出西寨鈎

草賴璘軍格鬪戰諸酋始盡還巢而元勳迺爲計畫以雲梯雲車及人字竹牌蔽避銳石用鉏於墻下掘土令底虛則圍城自倒我乃以牛車載土及草令士卒積草成山積土與賊垣平然後以柴草火器拋擲入巢我師四面而起千銃齊發彼烏能奈此炎烈何也於是幸用其計迺以木板柴草填壅濠川賊聞出略填濠草數束而去我兵創數人是夜元勳復治草爲人以三十數皆披介冑如兵賊望見我兵至迺齊舉火藥鉛錘幾盡復取血纓旂鼓時夜半至旦日天未明我兵半在土山以火箭噴筒焚其敵壘用發煩

武功錄

卷之五十五

五十五

百子鳥銃擊賊賊以銳敵我師強半在排柵下使滾刀長鎗如飛殊死戰於是我師拋擲水草諸酋復以水當我師火攻我師以一軍治墻孔一軍掘墻基須臾圍城並顛倒我師五合六聚而入李誠立董龍斬諸良寶等首三百四十六級葛浩斬首三百四十四級胡震斬首一百五十級陳璘斬首二百二十四級黃道斬首一百八十級楊繼武斬首四級司桓斬首三級時二月初十也斬首捕虜凡一千一百五十級俘獲凡一百五十五人奪獲被鹵男婦凡二百餘人事聞上賜殷正茂三十金紵絲二表裏廕子有故爵

遷秩一等令世世勿絕遷張元勳秩一等金幣亦如之賜胡震等金十五兩董龍等十兩程嗣功等八兩金丹等五兩皆有差故事凡佐史在軍給事及錄捷書者俱得叙免考辦以省祭授職是役得免考辦者惟鄧松羅繼隆而已始鄭大漢長八尺膂力絕倫佐史吳天賞請以把總名號提干戈號召緣海卒卒禽大漢然則佐史亦武矣哉於是本兵尚書譚綸請于上三十金

武功錄

卷之五十六

五十六

林鳳者潮通酋也萬曆初常與諸良寶爲徒侶樓船將軍俞大猷常提兵問諸海島鳳遂鼓行而去魁港也鳳度其下水淺戰艦不得入於是盡棄去其鳥船勿問而以輕艇恣往來自便矣居頃之鳳自玄鍾還潮謀劫略閩里已款塞請歸降會南洋軍書急邊吏佯爲許降以緩其勢而鳳竟以百餘艘突入清瀾港也旦日日未出迺使使者語監門幸爲我多謝告所吏請啓魚鑰吾以一介使入城中易米鹽去不女授也而所吏丁其運閉關嚴請謝絕使者弗內前是天久雨城頽鳳引其衆由頽城入竟略畜產鹵七十人而去是時備兵海南使陳復升提兵至銅鼓角討賊

尚書譚綸用廷議請閩廣兵夾攻。上報可之。於是制置使撫巡使在廣則殷正茂在閩則劉堯誨並皆得額征伐而裨將白翰紀胡震追亡逐北至大星海斬首二百有五級俘獲七十五人奪三十四艘焚二十餘艘艘湛赴水溺死者亡筭是時大將軍張元勳監軍副使陳烈堅壁備潮州潮州閩門戶也而閩亦以大將軍胡守仁提兵一萬人乘福船等船一百五十艘行詣潮於南澳柘林玄鍾間問鳳乎鳳廼遂逃至香山已復自大金海至北津入汾州蓮頭灣先去矣於是胡震追亡至黃屯角衝鋒斬首捕虜五十三

式力錄

林奇材潘吉舟

五十四

級俘獲十三人白瀚紀追亡至碣洲會戰艦力大不甚利海南海南沙淺礁多利輕舟鳳頗習地形所乘艇皆底平得上下海島如蜚也自是之後前將軍金舟以林奇材潘吉舟爲一軍中將軍宋天爵以葉文選黎希聖陳崇諒舟爲一軍後將軍李炳石子方以所部烏艚舟中分軍一軍軍碣州一軍軍南灣會裨將黑陽孟牛天秩趨所部許恩舟亦至諸羽林黃頭乘網紀哨馬等船來勢便疾如遊龍於是海上鼓角橫吹舳艫相望綴遼人皆意鳳必遠遁走死矣鳳果遁我裨將姚允恭潘吉林奇材追亡至新英洋卻敵

斬首七十一級奪獲十餘艘被虜三十六人會日莫涉淺走昌化洋而許恩跡且至臨高外海卻敵先登斬首一百餘人已鳳復自長沙港走白沙湖我海上材官蹶張並追亡逐北至鷄心大洋鳳衆見我師旣雲翔不可敵欲跳身得遁走無筭用殊死與我裨將陳忠喬遷轉鬪適大風雨海上白浪如山旦日天明疾力戰我師生得一十四人斬首二級俘獲二人是時副使金淵聞諸往來者言曰鳳且欲東走海出澎湖計畫已堅決亡何鳳廼走崖州於是以陳崇諒備清淵胡震備碣州以白鶴白砂烏兔兵並捕伏於昌

武功錄

林奇材潘吉舟

五十五

感沙沅曰令此賊進不得攻退不得還此坐困之策也鳳竟東遁會大風從東方起擊舟不得已還大洲已復從大塘開洋鼓行至調懶外海頃之風稍稍息鳳得至東南深洋矣而我師追亡亦以北風迅急鼓行至淵口於是與胡震白翰紀慶鳳於柳渡乃鳳先已閱匿在老萬山邊矣是時諸所追亡將請以其半壁于佛堂門擔竿洲平海它皆乘順風一晝夜行數百里至碣石甲子海洋會林福言鳳在三洲閩軍以一軍屯馬耳一軍屯南澳於是鳳又走廣澳廣澳去河渡門近矣遇馬耳軍竟鄉東北走走閩海閩中兵

威甚設。我橫海將軍度鳳勢不東走彭湖。魁港。或走浙海耳。居亾何。鳳果涉閩海。至彭湖。張元勳追至金門所而還。時六月十九矣。明年冬。巡按直指使馬應夢上書言。鳳在東番呂宋國。與國王不相能。今以九月中來彭湖。復詣魁港也。前是鳳在呂宋。築玳瑁港為城。自號稱為國王。欲謀協番眾。以圖閩廣。亾何制置使劉堯誨。使使者王望高。周英等。往諭呂宋。招番兵五千人。襲港內。焚鳳舟幾盡。僅殘遺四十餘艘。鳳不能嬰城自守。復走潮。閩師追捕至廣。斬首二百級。擊破二十艘。是時鳳所遺有眾財二千餘人。舟四十餘艘。又復為閩將軍所擊。破得眾凡一千八百餘人。舟凡二十艘。入之。復出沒柘林。靖海。碇石之間。奪漁舟。略民船。遂至一百五十餘艘乎。給事中裴應章。謂邊吏不以此時艾玳瑁之旂。繫林鳳之血。此何故之。以哉。始甲子所圍困時。亦幾就禽。逃語在前。給事蔡汝賢疏。是時堯誨亦言。金湖稱閩所上首虜。多屬虛冒。而閩中又稱金湖力主撫。阻我師。於是給事中蕭彥上書言。湖不宜請撫。坐法當左遷。賴吏部尚書張瀚議得寢。亾何。本兵尚書譚綸亦上書論閩浙所劾奏。皆起爭競。上乃詔曰。若同心為國。嫌忌自無。于

時諸公卿皆叩頭稱大哉。王言。其後鳳黨二澳主。志善。七澳主李成。竟使酋長蔡德。陳種。李瑞奇。至潮陽請撫也。曰。林鳳有死罪。顧年老污穢。不足以當斧鉞。今復走西番。願寬假。須臾母死。實亾它賜。吾屬成黨一千三百一十四人。被鹵一百三十七人。戰艦三十五艘。善黨三百九十八人。被鹵一百二十二。戰艦一十八艘。凡攻戰器械。火藥。硫黃。盡以獻將軍。唯將軍幸賜哀憐。吾等小人。竊願居將軍宇下。比編氓也。都御史凌雲翼。下監軍趙可懷。劉經緯。夏道南。及裨將晏繼芳等議。前事撫民。皆給所居地。聽其聚黨。如故。今先下令。令散黨。得還歸。故籍。於是李成等皆叩頭如令。

讚曰

余考呂宋國。非貢夷。迺擊破林鳳。壯矣哉。及貢奉方物。尤為至順。然道乾亦入暹羅矣。幾為乾敗。何能不及呂宋也。良寶與兩酋。並雄海上。寶獨蚤殲。厥殆盡哉。閩廣事。余聞有爭競。殆與嘉靖中。江廣征張璉。湖蜀征黃中事無異。人臣尚同寅。協恭和衷哉。

武功錄

林德裕著

卷三十三

李茂列傳

李茂者海南撫民也。初酋長林鳳之亂，茂嘗為瓜牙。有狀，何鳳遂逃入於海，朋黨益衰。隆慶末，茂以八十艘大入樂會，會學博鄧萬行縣事。遣尉蔣志遠擊之不克。茂遂破縣及文昌，於是給諫梁問孟劾奏萬免官。頃茂自面縛，請歸降，令得居郵前，視猶編戶氓也。茂部兵得歸桑梓者，凡二百三十五人，入縣版圖者，凡一百五十七人。居二三年乙亥，倭奴犯雙魚，茂與許恩疾力戰，得生口數十人，斬首十四級，奪獲被虜三人。殘黨赴水溺死者，凡等。是時茂等已得漢官名為把總矣。上幸從大司馬議，詔賜茂等金八兩。其後丁丑，林四諸酋犯澄邁，茂部兵捕虜亞三等六人，御史詹貞吉念茂既亡它腸，乃上書請復萬官，求比李志學例也。上不從。其後戊寅，茂竟聚黨千餘人，盜取珠池，都御史凌雲翼檄縣官檻車傳茂及得樂等軍門，因撫諭之。二酋復居海南如初。其後丁亥，冬復大入珠池，拒殺我海上樓船卒。都御史吳善乃以屬吏會御史蔡夢說行縣，遣同知董志毅沒茂及德樂舳舻入縣官海上，非藤布小舟，一切焚之。亟散黨徒二酋居城中。何茂自毀敗郵前廬舍如令。

而其徒黨猶鼓舳舻，遠竄在海上乎。明年德樂乃出索中裝，與其弟陳朝綱、陳朝紀及蒼頭陳長、那那二等，往吳川南鄉，招致亡命。而茂亦使蒼頭那麼、春養、陳二、蒼頭那二、那勝、天勝，並以洪懷漳統之。且莫治舳舻，鼓棹而入池，專以侵珠為務。先是茂與諸偷盜約，每十，吾與樂取其六，以故諸偷勇於奔命也。於是分巡使孫秉陽及總戎李棟請于制置使劉繼文，乃使北津裨將陳震、廣海裨將沈茂、魏瑤出瀾州，追逐至楊梅望斷池，鏖戰，生得梁與黃世德、鄭那三等，我兵傷十九人。是歲戊子冬盡也。其明年正月二十一

李茂列傳

日，恭將楊友桂乘勝逐北，生獲李茂、陳德樂、陳朝綱、那二、洪懷漳，乃逮繫瓊州。其明日，餘黨六十餘人，略二蛋舟，借桐槽凡八艘，直走北峙澳，復索二百餘人入木欄海。明日，陳朝紀入那林市，誘撫民，撫民不從。那林故多草廬乎，朝紀乃乘大風縱火，焚其廬以百數，復聚舳舻，凡一十三艘，徒黨漸增至三百餘矣。制置使乃使使者楊聰、羅世賢持檄往招諸酋降。於是茂及德樂子見漢使至，輒拔劍起舞，執聰欲斬之。已釋聰曰：生還若若為我告將軍，將軍恩貸吾父，令出吾等趨倒載干戈降矣。是時酋長蔡克成最慄。

桀酋中號為蔡番魁乃鼓諸偷並亾抵於番而餽資
餽牽盡矣一日夜直從澳心墩大入加丁新蕉大蛇
諸村略諸村餽資餽牽以去已復聚黨至七百餘人
畧家丁諸村遂襲清瀾所焚營壘三十有餘其後復
大入萬州東灣諸村焚民居二百餘所及戰艦十餘
艘是時海南久不雨穀貴民流巡按御史黃正色恐
有如一日不可知叛黨內訌黎岐外應縱不自愛柰
疆場何於是劾奏備清瀾者將黃 高 孫

苗逮備瓊崖者將楊 備白沙寨者將李棟備
海南者將周 當坐不恪瓊州守周希賢通叛劉世

武功錄 李茂列傳 六十

指揮使牛 高說當未減分守使徐應奎備兵使
孫秉楊教諭行文昌事林立縣丞鍾世秀皆以事請
除罪是時給事中張希臯亦上書數楊友桂罪事下
本兵問狀尚書王一鶚案允 等罪因移制置使酋
中有悔禍歸農及縛致諸偷自贖者咸與恩貸有如
怙終不悛得案治無赦於是 詔免楊友桂官它輕
重皆罰治其二月十九日蔡番鬼復犯萬陵是時都
護邵曾和備瓊崖矣兵巡使與和躬提兵追亾逐北
斬首捕虜五級明日與番鬼挑戰番鬼復奔入崖州
於是海防使劉世懋以羽檄徵北津舟十八艘白鴿

舟三十艘廣海舟一十艘是時番鬼衆已奔入南峒
矣略海上轉穀者欲陸行我師火炮齊發擊七人傷
者無筭番鬼怒以鐵椎椎破招徠牌竟開洋而去其
二十六日犯陵水港明日犯南燕灣縱火燒南海山
尾二村我陳策生獲蘇彥卿廖永伯等九人明日大
入樂會博教港裨將陳承祖轉鬪斬首一級傷者亾
筭居後二日犯會同焚港門客舟一艘復還文昌矣
文昌多陰為諸酋耳目者聲為番鬼千餘人其後三
月朔犯黃竹我裨將李福綜其實實六百餘人居亾
何儋州黎兵馳文昌生獲奸細李懷甲赤牘赤牘

武功錄 李茂列傳 六十一

酋長陳二老蔡番鬼致澳黨麥仰湖大率期二月中
舉事視燄火起即殺監門以為內應有狀於是逮麥
仰湖及懷甲擊瓊州獄而諸酋遂潛入清瀾港我海
上師多捕伏港口生得陳二老斬首十餘級明日裨
將魏瑤柳鳳陳震吳振夏翁思誨魏正並提兵至港
口瑤先登擊破舟二艘思誨擊破舟一艘振夏擊破
舟一艘陳震同魏正擊破舟二艘自日中至晡大戰
數十合我師用噴筒烏銃以大攻之焚燒死者亾筭
斬首一百二十七級明日指揮使高說從邏卒巡徼
道上生獲王一理等五人是時孫子裕黃允成高文

瑣待罪行間。會諸酋捕急。遂逃登陸者業已什七八矣。裕等斬首捕虜一十七級。奪獲被鹵七人。我橫海將軍。鼓行至鹹水港。萬弩俱發。番鬼中流矢死。死矣。是時麥仰湖。跡往城中百餘人。瓊州知府周希賢。大索郡中。郡中股票。於是總戎李棟。使使者送奉旂牌。梟斬懷甲麥仰湖。瓊州市。自是後。渠率既伏誅。乃疏捕奸細矣。其初六日。裨將楊壽甫。生獲陳春等二人。王大賦。獲許二。鄭國欽等。十二人。李福。獲張傑等三人。萬州獲陳三一人。文昌獲李志保等五人。馬三頭。其初七日。高詵。獲葉文卿一人。林壁。獲黎維任等二人。武功錄 卷二

人。奪被虜一人。其初八日。王弘烈。獲陳有令等三人。高詵復獲吳世朝等十人。陳承祖獲三人。奪被虜婦一口。於是上功莫府。斬首捕虜。凡五百七十級。器械凡四百二十有奇。本兵案制置臣劉繼文。總戎臣李棟。副使臣孫秉陽。功第一。其次布政使臣程拱宸。叅政臣徐應奎。臣熊惟學。按察使臣徐用檢。副使臣黃時雨。臣趙善政。僉事臣許國瓚。叅將臣邵曾和。遊擊臣沈茂。臣胡紹忠。臣孟宗文。把總臣陳震。臣陳策。臣李棟。臣甘霖。知府臣周希賢。臣林民止。同知臣李惟岳。臣方應時。通判臣劉世懋。臣徐化。臣葉茂。晚。推官

臣傅國材。臣熊廷相。知州臣鄭瑞星。臣吳道源。臣陳節。知縣臣林棟。臣吳如奎。臣徐應麟。臣陳王策。臣林立。臣莫持英。臣黃四科。臣廖付易。臣黎可耕。臣張時。臣黃道克。並有功事聞。詔賜劉繼文。遷秩一等。金二十兩。紵絲表裏二純。李棟。孫秉陽。金十五兩。表裏各一純。莫茂洽。紅獅子衣一襲。綵段表裏各二純。徐應奎。邵曾和等。金十兩。陳霖。林民止等。金八兩。方應時。高詵等五兩。前是夏四月。南贛奏王子龍之捷。兩廣奏李圓朗之捷。不世殊勲。並在數月間。郡國有山。寧海晏之誦云。居一二年。辛卯冬。給事中王德完論

武功錄 卷二 奏廷議二捷多不敷。大畧言李陳之變。實由遊擊沈茂。索珠構歟。旋擒二酋。俄徒黨二三十人。下海。環城林立。張言賊眾千餘人。於是制置使使總戎提兵二千人。往討之。行未至瓊。賊黨解散矣。斬賊首不至百餘人。乃從林壽甫計。遂殺掠行旅僧道。冒功。王子龍先是南贛撫巡使。秦耀。奏劔斬于陣。亡何。惠州判蔣杞。執子龍。及其家室妻子八人。繫獄。秦當之成。甚於南贛不便。南贛告兩廣。迺移知府孫光啓。欲以往。後惠文彈治之。以滅口。光啓以爲期月之間。一子龍之身。乍死乍僉。前所稱死者僞。今僉而不以報者。亦欺

偽與欺皆非忠吾不忍以此事 陛下延請告竟歸
本兵既廉得狀請于 上於是劉繼文孫秉楊沈茂
坐法免楊 劉世懋等下御史逮問 詔御史毋
得畏避相覆蓋先是同知董志毅為澳黨黃建所訟
繫獄至是亦從圍牆中上書訟冤書多不載然李茂
妻符氏及其子李日新李日章陳德樂妻趙氏妾林
氏蔡氏及其子陳仲仁陳仲行余德妻許氏及其子
余仲良陳細妻朱氏陳朝紀妻莊氏洪懷漳妻盧氏
妾陳氏是時久已没人殊陵功臣家為奴婢矣

讚曰

武力錄

李茂陳德樂

李茂陳德樂

李茂陳德樂之役豈可謂非功乎厥後王給諫所

抑何異轍也余皆兩紀之將誰適從乎人言兩廣

始上變時輒多至數十萬及奏成績亦間有不盡裁

者此殊不然人臣要在為疆場芟夷醜寇建設千百

千人功耳即令召虎方叔大兵所到亦豈得盡無玉

者哉

蛋賊蘇觀陞周才雄梁本豪傳

蘇觀陞周才雄石城二蛋戶也其先皆安南夷常款
石城塞涕泣曰微人長願臣僕由此得充蛋戶阻烏
兔多浪為險矣兩酋皆世擅珠池利往往交驩大賈
得因而稱貸迺招致四方亡命日夜殷殷便兵弩飾
鬪具侵犯我禁池我禁池兵衛甚設於是諸蛋戶乃
自度吾以白挺一日欲橫行海島非多集梟勇莫可
者益務為富厚以自雄有如生殖稍不可意勢且應
接豪賈不暇諸蛋戶廩廩於子錢日益增恐嗣歲必
無所得於豪賈於是聚黨數千人數出劫雷廉之間

武力錄

蘇觀陞周才雄

蘇觀陞周才雄

蕭然苦兵矣前是酋長羅漢卿阻中路港諸偷盜襲

殺之於是曾國賓以三十艘入海康犯北海是歲萬

曆元年也其二年犯上村其四年犯合浦冠頭嶺其

五年犯永安還入大廉角國賓乃悔禍肉袒請歸降

其七年佯為珠商所迫鼓棹而入于海因犯南板村

殺周英禽林一嶺西備兵使招之降復降是年蘇觀

陞周才雄亦以十八艘入合浦犯乾體村斬蛋民林

三焚燒男婦六人畜產亡筭其後又犯安南永安州

我兵追亡逐北甚急觀陞等乃遁逃還烏兔烏兔北

枕高山南濱大海亦用武之區也於是使梓人采大

木十韋以上。建屋居。令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枝。聯不絕。開東西二大門。其一門面大海。往來幸得通。它門皆重封。誠門者弗爲通。啓閉必張。旗志鳴金。鼓鼓吹。張大海島。唯恐我橫海將軍麾蓋。一旦蚤臨也。夜常以邏卒數十人。銜枚擊刁斗。五分更。巡徼道上。至旦。日出乃已。已乃擊牛酒饗士。士亦受陞等厚賞。賚。唯恐陞等有如一日不可知。敗。頗死戰。乃復聚黨千餘人。治舳艫三十餘艘。並出海。其九年。犯斷州。斷州去未安所近矣。是時百戶張祥。備白沙哨。千戶田治。備濱蒞哨。聞陞等將至。皆援於環甲。誓不與陞等武功錄

武功錄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賊復突入東山。殺軍人鄧邦進。吳得賢等。因謂邊吏曰。亟還我前所鹵徒黨。乃已。不還我。我今以數千人。虔劉疆場也。是日分守嶺西使張明正。分守海北使陸萬鍾。及分巡使徐時可。薛夢雷。都護陳居仁。請于制置使劉堯誨曰。此吾驕諸蛋罪也。願滅此而後朝食。於是樓船以二十七艘爲西哨。遣把總李如桂將之。以三十一艘爲東哨。遣指揮文濟武將之。又懼其遂登陸。逸走也。陸雷門兵爲一軍。屬指揮胡統忠。由息安入。廉州兵爲一軍。屬指揮王梁。由海川入。高州兵爲一軍。屬千戶張尚仁。由橫州入。皆以總戎黃武功錄

武功錄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元等九人及保姦李金鍾。指揮胡紹忠。千戶楊孟仁。生得蘇子望等十人。及保姦莫賢。把總李汝桂。追逐至潤州。生獲周廷佐等十人。雷州兵。生得張本榮等六十九人。保姦朱太等七人。於是諸偷盜。林允厚。蘇朝德等七十餘人。見勢力益衰落。乃太息曰。與我死刀鋸。孰若自縛而請將軍。因以所治舳艫及器械。具沒縣官。得滿除前罪。緩繫臣。湏史母死。酋長陳泉。偪疆寧願死。刀鋸不從。於是厚等疆縛陳泉及蘇三等三人。獻見將軍。將軍許諾。然恐它賊。亂復。逃滋蔓野。陳居仁乃引李如桂兵。疏捕斬林維綱首一級。鹵武力錄

獲鍾永實等七十九人。明日。獲周光蔭等二十七人。周才雄於是為石城所生得矣。其後梁本豪復亂。梁本豪者。亦廣海蛋酋也。先是曾一本稱雄海上。蒙乃與馬國政。陳世元。誘導入城中。後本伏歐刀死。蒙等奉頭鼠竄入于海。朋黨漸增。於是乃有梁本明之酋。馬國隆之酋。馬本高之酋。陳宗明之酋。陳宗易之酋。張廷爵之酋。石志和之酋。石志亮之酋。布君寵之酋。布尚韜之酋。布尚敬之酋。布君裕之酋。楊汝俊之酋。郭孔卿之酋。千餘人。專往來波羅。香山。三水。東西海。日夜習水戰。舟楫或八櫓。或十櫓。皆不必使榜人。

諸蛋賊能自操舟。乘風行波濤。殆若閃電。一旦有急。輒走入水。水不能為災。海上號為水獺。云其人女子勇倍於男。兒子健疆於壯。視我海上師。一可當百。我伏波將軍常治兵捕禦。諸蛋賊皆飄忽無常所。我使使者逮捕不可得。籍第令捕急。畏見使者。此必土人。土人必舍舟登山。山中諸編氓。其為保姦。諸偷往往。往抵其家。又闕匿。使者在門。門中無老少。皆出見。罕稱此門中無盜。不容口。不知此一使者。及公庭左右。皆長為諸蛋賊耳目。諸蛋賊亦不復畏見使者也。前是漢人誘倭奴入中國。頗疆盛。本豪等常聲欲盡。武功錄

倭官兵。流劫諸郡。於是以為非倭奴莫可者。倭奴種類殊兇悍。不畏死。豪復往西番。交驩林道乾。本豪於是志不在小矣。制置使陳瑞。監察直指使羅應鶴。智彖及此。乃與布政使李江。王元敬。按察使趙可懷。叅政使徐時可。周之屏議。以為本豪前此殺千戶濮漢。與父林煌。略通判駱秉韶。卿大夫鄧濬。及孝廉黎思勉。守猶不足患。患在倭與林酋相群。輩為奸也。乃上書請復廣州標兵數百人。於是治戰艦。募水兵。常從裨將。且巡徼海上。當是時。倭奴已揚揚鼓棹。來心。先是海澄人林通。林濱。張保。偕二十五人。關出財。

物往高州。行至方鞋海道。逢倭。倭殺略之。亾何大入。上表老萬洋。殺周亞三。略李氏。何氏。陳二仔家產而去。是時倭奴固已千餘數矣。始漁人楊玉在長沙港。見倭操一輕舟。舟不滿八十人。亾何漢人多為爪牙者。海上俗。故造烏槽。橫江舩。因緣為利。頃徵稅太苛。報罷。海上無以為資。皆捐故業。往從倭與蛋矣。於是制置使。移總戎黃應甲。及副總戎于嵩。追逐至蛇洲。裨將黃長福。衝鋒擊沉倭舟。赴水溺死亾筭。獲生口七人。斬首捕虜一十三級。時壬午六月也。諸蛋賊在沙頭。劫略鄧宅。執其男婦請贖。我橫海將軍。盡髮上。武功錄

指冠。謂倭與蛋。桀暴不當如是耶。於是指揮徐瑞湯。引樓舩卒一千二百人為一軍。軍老萬。南備倭。把總張容正。引樓舩卒一千二百人為一軍。軍虎門。東備蛋。以叅將楊為棟。引兵一千三百人。白翰紀。引兵七百。人備外海。遊擊沈茂。及指揮王權。趙升。引兵一千五百人。把總陳宗亮。引兵二百人。備內海。戴恩。引兵八百人。備公鷄頭。急水門。牛思弼。引兵六百人。備三州柳渡灣。而分守使周之屏。亦引兵一千三百人。同知朱一。引兵二百五十餘人。營居中。皆令乘白艚。大艘。不足則。及漁舟。我師分十道。盡出。期七月初

十日。五合六聚而至。於是海上師。提劔揮鼓。衝鋒。蛋舩二十餘艘。蛋衆多。赴水溺死者。生獲梁本。豪馬。國隆等四十二人。俘獲四十四人。奪蛋舟三艘。我兵陣亾一十二人。趙升。生獲楊俊等四十二人。斬首一十九級。我兵傷一十九人。把總江應晴。龍鏗。獲生口四人。斬首八級。俘獲六人。我兵亾一人。傷二十六人。殺傷大相當。沈茂。王權。獲生口二人。斬首十一級。陳宗亮。獲生口三人。斬首一級。俘獲七人。我兵傷四人。楊為棟。生得三十三人。百戶何鳳。生獲一人。斬首三十一級。俘獲四十人。白翰紀。獲生口三十三人。斬首一級。俘獲一十八人。奪器仗一百七十有七人。我兵傷六人。晏繼芳。生得二人。俘獲四人。它一切盡奔石茅洲。其後十一日。翰紀。追亾逐北。生得九十餘人。斬首三百級。湛舩一十一艘。復由大虎門出外洋。十四日。復追逐至九洲洋。大戰數十合。為棟。生獲十三人。俘獲八十三人。我兵傷九人。翰紀。生獲二十九人。斬首四十四級。俘獲四十八人。奪倭刀一十有二。把總陳鳳。及周正。周岳。皆生得三十人。斬首二十五級。奪倭舩一艘。江應晴。生得二十四人。斬首三級。俘獲一十四人。奪舩五艘。我兵亾五人。傷二十四人。主權。生

得四十二人。俘獲二十五人。趙升獲生口八人。俘獲一十七人。陳宗諒生得四人。俘獲十人。楊尚斌生獲一人。武生吳利見生得六人。俘獲八人。知事楊鎮生得五人。俘獲十三人。奪船一艘。諸蛋賊於是復奔譚洲沙灣。聚船二百餘艘。及倭船十餘艘。並入老萬山。相為犄角。拒敵我兵。十七日。沈茂追逐至譚洲沙灣。擊沉賊船二十餘艘。溺水死者二百餘人。王權趙升生得馬本高等五百人。斬首四百級。奪倭刀三十。是日楊為棟亦追至老萬洋。擊湛賊舟十三艘。生得真倭十五人。斬首一百七十八級。百戶何鳳斬首三武功錄

倭舟八艘。倭刀二百一十有五。我兵亡十七人。傷二十人。提舉翁仲益生得馬留仔等四十二人。俘獲十五人。千戶劉崇生得十一人。俘獲十三人。餘黨皆聽撫。凡二千五百餘人。是時調度內郡者。知府則周啓祥。王泮。推官則陳紹功。知縣則周文卿。馮生虞游應龍。葉初春。陳楊產。於是制置使使使者奉捷書以聞。事下兵部尚書梁燾龍議。請以十一月初三日。上常朝之期。御前宣奏捷音。已。百官皆吉服。大鴻臚致詞。行五拜三叩頭禮。先期。儀部移太史為文章。太常具祭品。是日。上遣公。朱應禎告南

郊。侯孫世忠告。北郊。侯李偉告。太廟。畢。本兵論功行賞。賜陳瑞金四十兩。大紅紵絲飛魚衣一襲。黃應甲金三十兩。紵絲二表裏。朱東光楊為棟陳鳳金二十兩。李江等陳紹等金十五兩。于嵩等周啓祥等金十兩。始京師聞撫蛋至二千五百餘人。心竊疑之。唯恐陽撫陰叛。異日廻復為我肘腋之禍也。

讀曰

尚書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而况茲偷盜乎。余聞前遼吳司馬允。乃亦以是日宣捷奇哉。非天子聖神文武。不易有此。余獨怪蛋賊。故安南夷種也。何以令其滋蔓海上乎。蔓難圖也。田治以擊劔聞。乃死于金夷。甚矣。其不講于刺劍之術也。

武功錄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林奇材魏朝儀莫應敷黃瑞劉興策列傳

林奇材者許瑞許謙之後也始吳平曾一本發難時瑞實相佐助為奸逆隆慶中迺詣指揮使金丹請歸降丹因往雷洋曉譬之降令從征於是生德程希武及林容等千餘人奪獲被鹵七百人瑞以故得除罪居潮溪東瑞遂擅海洋之利會林道乾諸良寶魏朝儀與爭利迺構兵攻瑞瑞復奔廣海制置使殷正茂使佐史吳天賞令瑞西征瑞又生得倭一百有四人數戰數捷能頗積功勞矣俄又乞居惠海豐不幸道逢霧露卒於軍令以謙代之謙提兵至大澳得倭生七十餘人海賊楊老仔等二十人俄復至牛角灣斬許俊美等二百餘級俄又至三洲斬鄭大漢首二百級是後謙亦隨物故矣材承其後逢迺諸良寶反也提桴鼓立軍門口阿寨世為疆場效橫海之功何至當吾世而令良寶得公行海島乎於是與金丹捕伏內河會良寶率其黨出略穀材起兵鏖戰捕斬陳惟善等首五級材竟而擄良寶巢全捷斬首一百四十餘級自是後材益從金丹潘吉輩與羽林黃頭追林鳳西走瓊崖儋感之洋東驅彭湖琉球之域始至河英時斬賊首七十一級奪獲十餘艘被虜二十六

武功錄

林奇材列傳

七

人是時材已得冠帶名為把總矣制置使殷正茂念材久勞苦海上令參議夏道南副使李材及同知周宗武以材入海豐圖籍於是材黨散歸者凡七百九十二人為兵礮石者凡二百人為民附籍者凡一百九十五人是歲萬曆三年也其後兵部尚書譚綸從置制使請以材比許朝光故事授平海鎮撫使上從之材始有田二十七畝起田中從軍何知尺籍伍符哉今得公于此君子謂材於是乎勇而能恭矣魏朝義者潮海寇也隆慶中與曾一本林道乾諸良寶並雄海上頂之二本伏誅朝義自度吾犬馬齒長

武功錄

魏朝義列傳

七

不足以當其質何乃以身試法而直為此康廩奸將軍旂鼓哉說與為治民便於是詣疆吏受撫請居大家井部兵六百一十一人居二三年制置使殷正茂帥橫海將軍往問良寶罪迺以羽檄徵朝義兵朝義塞井夷窺曰此行請梟斬良寶首報將軍願受將軍一廬不復憚憚久居寨下矣趨治裝行會諸賊出劫湖頭市厚築義借澄海薄陸錦遇戰疾力生得澳主賴少江等一十六人斬首一十三級復行捕斬洪八等首六級居五六日復提兵至河渡口先登生得陳少渠遂有何騰輝巢由此林奇材等得併力攻寶矣

寶既就僂。義輒嘆曰。小人不始蚤自我。幾是乎。始義所居寨。皆有圍垣。甚壯麗。足以自蔽。行則有白艚船。自恃吾以數百人。披倭甲。綿甲。皮甲。冠藤盔。佩撻刀。及手持佛郎機。大發煩。烏銃。鐵砲。西瓜砲。橫行海上。海上烏柰阿義何。亡何。義歸自上海。即先毀敗其巢。君令黨與六百餘人。皆散歸。因自縛。交手足。令妻小送奉。曩所治諸戰陳具。並請于監軍陳烈曰。願不復履矢石。第挾其累重居城中。得比編戶氓。頗足愉快矣。唯將軍待以不死。得及此。是歲萬曆乙亥也。於是制置使與分守使趙可懷。高肇。及大將軍張元勳。吳

武功錄

其應繁列傳

七

京梁守愚議。議以推官施之藩。丁士髦往案之。果如義所請。亡它腸。然後以義居潮州城。後六年庚辰。海上捕乾。不可得。制置使劉堯誨。以為必朝義。乃足當道。乾迺用義。及許恩募海兵二千三百人。乘二十五艘。復入海索乾。

莫應敷者。亦潮海寇也。其先許朝光。烏鈔海上。光既就誅。而部黨曾一本等。猶雌伏在海島。亂隆慶中。我橫海將軍赤白囊十餘上。請征本。是時應敷先受撫。在東湖寨矣。會林道乾。魏朝義諸良賢。皆提桴鼓。積功勞曰。吾備兵大家井。令一本遂裹足不致入郡界。

可乎。自是後。敷迺散其部黨四百二十有三人。與朝光男許國柱。並請於行澄海事。普寧知縣劉鈍曰。小人願居城中。竊比編戶氓。今其巢穴。俱已毀敗。無類矣。曩所治烏銃及銅鐵百子。發煩鐵彈。亡慮數種。並皆送奉縣。備它盜。小人既老。毫髮如此種種矣。何能復效它。年年少推鋒賤計。終自青稟。願為是不軌。令刀鋸旦莫在其頸乎。敷於是請入澄海籍。居城中。始敷所築圍墻。甚壯麗。足以示威。一旦毀巢散黨。日寧為治民。使阿寨生荆棘。麋鹿遊干戈之場也。

武功錄

黃瑞列傳

七

出劫旁近江閩廣諸郡。亡何。相竟擬黃巢。自力為天一大王。是時奎亦據石磴。而大順鄉居其中。瑞與劉興策實巢焉。延袤百餘里。腴田萬頃。壯哉巢。吾所聞惠潮獨是耳。嘉靖末。瑞既受撫。大將軍提斧鉞。征三首。瑞頗欲自効。其後杜高山。使使者張大至。瑞巢請糴。瑞微以告將軍。令將卒得執張大。卸鑄至石巖。具知杜首所在。於是諸將卒並發。生獲高山。斬首二百五十八級。秋毫皆瑞力也。瑞於是嘆曰。社稷有靈。如杜首等。此不過鼠竊狗偷。何足築城郭。建官號。遷偃然南面稱王乎。小人誠厭薄此。屬不自量。輒旋底。

滅亡首足異處。今夫笑帥部黨四百五十餘人請待命將軍。幸得受程鄉一廛爲之民。足吾事矣。吾去諸公休矣。幸賣刀劍。勉於隴畝。吾將老于程鄉。於是瑞拜。諸部黨亦拜。相與揖別去。瑞自是入程鄉籍。居村落。視猶編戶氓。非復前日阿瑞也。

劉興策者。亦潮山寇也。嘉靖中受撫。居大坪寨。已徙赤秋溪。與蘇繼相巢。鼎足而立。多奪人田產。田產至萬餘頃。居頃之大將軍郭成。征繼相。念以爲非策莫可者。延調策往。策曰。始蘇繼相曾奎。依我及黃瑞。誠有之。有死罪。當屏居胡貉之地。以死。願瑞今幸擒滅。

武功錄

劉興策列傳

三八

杜高山已毀巢。散黨得比程鄉民。余獨奈何。冷相與奎。長嬰大罪。而吾且冒不韙。久延不得與瑞優遊。縣城中立功疆場。爲治民。大自始。快乎。吾今決策。吾東艾繼相。西會曾奎矣。於是與裨將邢文松等直搗其巢。果生得繼相。俄斬曾奎。曰。自是可以報將軍矣。策旣還歸。卽毀其巢。散分其部黨六百七十餘人。皆歸農。而策得附揭陽籍矣。始策罹霜露病。未得謁知府李多祚。居月餘。揭陽知縣林大經以策至郡。謁郡守。及上官。皆叩頭跪起。如編氓禮。策乃大喜。曰。不圖得見漢官儀至此。自是後。策所居巢。請改建。撫館以

通判一人填之。其下去海陽。程鄉揭陽。皆二百餘里。往往喉所部。公負賦稅。蠶食撫民利。在撫民復叛。而以得執兵戈。遂有辭。計如此矣。曩者余論之。寧爲禍首。何乃罪撫民哉。

讚曰

法曰。禍莫大于殺已降。又曰。夫人深信我。我背之不祥。豈虛語邪。始林道乾諸良實。歸降時。假使我邊吏背而殺之。豈致滋蔓而說者曰。禍始治氓。何哉。緣邊諸治氓。籍有寇兵。因緣爲姦。託名荒蕪。通負縣官。往往而有。甚至撫民少拂其意。輒據拾往事。巧詆于法。武功錄

不備興策列傳

七人

撫民哉

羅旁稍浪列傳

羅旁諸徭者。盤瓠苗裔也。祖宗朝。巡撫使馬。其某
 盛韓雍。秦紘。同征未克。報罷。今丙子十一月。撫巡
 使凌雲翼。往也。細經。以副使從。引朱珏軍。破
 百片等七十七巢。破之。沈子木。周浩。以叅政使。從木
 引倪中化軍。擊進。攻石子等四十一巢。浩引徐天
 麟。祖萬松軍。攻黃姜伏竿等七十五巢。盡破之。僉事
 李一迪。引黃允中軍。至上下臺等四十巢。大破之。徐
 汝陽。引劉天慶。周浩。朱文達。陳典。李戡軍。擊雲稍。取
 龍塘等六十六巢。破之。還擊鐵場等五十七巢。破之。
 武功錄 卷之二 羅旁稍浪列傳 八

秦舜翰。何子明。以叅議使從。翰引王瑞軍。圍函口。取
 北科等四十六巢。破之。明引楊瑄軍。擊大黃巖等
 七十二巢。破之。劉志伊。以按察使。引陳璘。侯熙軍。擊
 風峒等四十八巢。復攻蘇坑等四十二巢。破之。請數
 自十一月二十。至明年三月十五。盡定徭巢。凡五百
 六十四所。斬首凡一萬六千一百四級。俘獲凡二萬
 三千一百五十六人。奪器械凡三千六十九人。降徭
 凡四百九十三人。獲器械凡六千二十一。畜產。匹筭。
 於是乃遷。凌雲翼。為御史大夫。賜金四十。大紅紵。
 絲飛魚。張元勳。為右都督。賜勳及李錫。

金銀幣帛有差。皆廢一子。為千百戶。世世勿絕。賜
 趙可懷。陳璘。爵一級。金二十。周浩等。爵一級。金十五。
 兩。朱珏等。十兩。劉朴等。八兩。蕭成等。六兩。賜侯應
 爵。四品服色。金十兩。郵錄者。唯劉天慶而已。羅旁廣
 一千五百里。在萬山中。多林木。巖洞。道里皆蹊。逕。一
 旦有緩急。輒走它旁。近寨。闕。一姓而二名。如孔子
 成。曰。孔紹太。龐力王。曰。龐公定。一人而數名。姓。如謝
 月蘭。黃朝。秦。簡。總管。龐勝龍。曰。鄧勝龍。籍。第。令。母。闕
 匿。固無能辨識矣。而又有四方。抵于巢者。號曰。浪
 賊。其心。酋。長。鳳。三。舍。陳。第。平。盤。大。面。汪。岐。山。等。以為
 瓜牙。視殺人。猶艾草。菅。見旁。近。美。田。宅。盡奪。而有之。
 今其下。厥。山。沃。壤。頗。有。砂。仁。藤。蠟。蜜。漆。可。採。以為。利。
 難。坐。因。我。師。行。未。至。隘。口。皆。逗。遛。不。進。賊。度。我。師。必
 不能入。廼。以。請。款。嘗。試。我。我。名。降。徭。曰。良。徭。降。浪。曰。
 撫。民。然。干。戈。未。及。倒。載。牛。馬。未。及。放。散。而。徭。浪。輒。從。
 中。起。矣。乍。降。乍。叛。皆。此。類。初。凌。司。馬。度。此。屬。非。用。間。
 莫。可。廼。以。便宜。立。招。撫。使。十。人。奉。檄。以往。令。欲。歸。降。
 者。皆。請。招。撫。使。自。占。姓名。書。于。冊。臨。軍。皆。團。給。為。營。
 而以。招。撫。使。居。其中。得。分。玉石。於是。諸。酋。信。者。什。二。
 三。而以。計。中。我。者。固。什。七。八。矣。我。皆。厚。以。賞。賚。示。毋。

疑招撫使乃得窮其根株窟穴所在。且此屬計不過守險耳。乃徵狼兵十六萬人。浙兵五千人。及土兵。大率二十萬。是日即上書。請予告副使李材。添註肇慶府。名曰靖夷道。視松陽知縣羅拱宸為浙江僉事。注曰練兵道例也。於是拜朱珏為將軍。軍羅旁。劉天慶為將軍。軍瀧水。陳璘為將軍。軍信宜。王瑞為將軍。軍岑溪。楊瑄為將軍。軍宜春。陳典為將軍。軍新興。倪中化為將軍。軍德慶。黃允中為將軍。軍伏峒。徐天麟為將軍。軍南鄉。侯熙為將軍。軍茂名。十道並出。而以兩廣總戎張元勳。李錫為大將軍。軍營居中。令副觀察武功錄不羅旁狝浪列傳 全三十一

鳳凰之險。鷄籠山之險。由此搜山索峒。幾無遺類。多狼兵力也。先是瀧水縣。斗絕在東西山之中。孤懸賊巢。常募兵一千人。而以千戶填之。然公移輒從樓船卒往來也。自是之後。請陞為州。而以廉州同知侯應爵。下行州事。至東山黃姜峒。西山大峒。皆寬平。請建縣。黃姜去德慶大江三十里。大峒去德慶大江二十里。徙民居其中。一衣帶水而下。烟火相望。亦一都會也。上下戶部尚書。殷正茂議可之。賜名曰羅定州。是時黃姜之南六十里。曰南鄉。南鄉之西南一百里。曰富霖。大峒之東南七十里。曰封門。封門之南五十里。西北去瀧水。可一百二十里。封門東去瀧水。可一百里。西去岑溪。可一百五十里。函口西南去信宜。可一百二十里。東北去瀧水。可一百八十里。西北去岑溪。可一百七十里。請一守禦使。歲時從走卒擊刀斗。行微道上。而以嶺西兵。巡使改為兵備使。居瀧水。統之。則誰敢復于旂鼓哉。其後撫巡使劉堯誨。移侯應爵。徐時可。度田五萬八千四百七十畝。招徠流移二千四百二十四人。西山築城郭。建公館。開道路。

余觀故志自鄧國公破殺之後。歷景泰天順成化嘉靖。皆未稱捷。豈不誠慄悍哉。凌司馬提兵二十萬始蕩其巢穴而郡縣之。此與幕南無王庭何異。詩不云乎。行百里者。半于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也。道洲之役。可稱覆轍。余既聞新邑多沃土膏壤。尚徙民耕且守。可也。

武功錄

卷之三

黎岐列傳

黎岐

黎岐列傳

黎岐者。故南恩藤梧高化人也。姓符氏。王氏。自始祖從征至瓊。利瓊島中地。遂居焉。而父老傳謂感南風而生。故名其山曰黎毋山。曰種類最慄悍。唐乾封中。常陷瓊。至貞元時。始克復之。自是之後。黎岐在五指山。生育日繁。衍弗役屬縣官。縣官分爲二種。一曰黎。一曰岐。其歲時賦粟者。命曰熟黎。否。命曰生黎。而其人雖偏強乎。然皆不長于干戈。專以弧矢爲務。兒能引弓習射。少長。則射麋。以皮市于澳。得利。然亦常居稻田之業。獨弗耕耳。而以牛躡蹂其水土。而用木葉糞之。異時。得稻稔甚美。類漢種。其俗。女子尤勤女紅。得漢絲帛。折色絲。和吉貝織花。如所稱黎錦。黎單之類。世多有男子出入持弓矢。不釋手。卽與賓朋飲。必三舉觴。然後請弛備。亦不離左右。語言稍稍不相能。輒攘臂而起。其天性也。其弓矢。用竹鏃。用鐵甲。用角戈。用標刀。然見漢火器。則遠走。不羞遁逃。雖至產出田禾所在。猶不却顧也。自尙主以下。咸采葵葉爲屋。如窩棚狀。其男子。魁結蠻夷服。無常。而以銀鐵爲簪。羽毛飾之。跣足。女子亦如之。獨刺其面。爲文。銀簪耳。銀禪一筒。富者出入乘馬。鳴鐃。女子年將笄。置酒會。

親戚鄰峒。春秋。亦如之。凡男女出遊。歌舞呼巷。名曰作劇。設有乘時為婚合者。父母亦弗禁。顧以牛之多寡為崇薄焉。其民畏母而不畏父。父子相爭。則射殺之。母出勸。則止。凡若此類。皆閩廣香賈。往往至其地。因風聞焉。始沉束香在黎山。黎莫得而識。而廣閩闖出財物者。識之。因名曰香仔。遂公請為賈。而因為黎師。誘之為亂。自是儋崖萬樂之間。蕭然苦兵矣。先是紹定四年中。王居起為寇。宋遣大將軍提兵擊之。未克。其明年誘致渠率至。莫下。梟斬之。傳首京師。而昌化臨高澄邁。空無生黎。生黎時有侯者到。罕而希。武功錄 黎岐列傳 八十八

矣。其後咸淳六年。欽守馬成旺。擊走黎于瓊中。是後天子以成旺守瓊。管諸峒。諸峒益警服。及至元二十八年。黎復盜邊。廉希恕等發兵擊破之。其明年秋。大將軍朱斌直搗其巢。得生口二萬二千八百二十七。峒六百。其明年春。刻石五指黎。發而還。是歲孫譯請立寨學。訓諭諸峒。已又請置屯田府。立定安會同縣。萬金寨。詔皆從之。至順元年。王馬同等復聚諸黎反。會同樂會萬州諸縣。主簿譚汝楨。請徵楚兵。閩兵及粵西獠兵。擊破之。自是之後。我高皇帝以干戈平定海內。遣永嘉侯朱亮祖。發兵出雷州。雷州率其

衆來降。獨深峒生黎不至。於是海南諸將軍。並稱兵以討之。頃幸立土舍。然終不可羈縻也。未樂朝。太學生潘隆。請得往招黎。上幸賜隆視縣令秩。使往諭之。亾何。黎人陳忠等。果如隆指。請朝。見後。成化五年。儋州七方黎符那南。亦復亂。指揮王璉。發兵大破之。落窪峒黎符那推。又復亂。副使塗棊。又發兵大破之。然自紹定以來。斧鉞所指。固亾不推。滅者矣。而弘治時。符南蛇之役。叅議劉信。獨敗北。幸賴伏菟將軍毛銳。率漢達狼土兵十萬出儋州。大破之。其後嘉靖隆萬之間。又倔強。虜千戶。虔知縣。擒州判。倅殺尉史。武功錄 黎岐列傳 八十九

幾莫敢誰何。今亾上之丙戌。長田峒復捨我陵水也。而我備兵使易公。執而戮之。會草子坡諸黎。喜報復。敢因緣姚本道。大戰于長沙營。於是兵憲使提兵出白禿嶺。同知董志毅。提兵出萬州。司訓林立。提兵出萬陵。大率斬首八十級。當是時。黃村田尾諸峒。皆奉頭鼠竄。之不暇。何問它乎。已廼請曰。將軍第幸哀憐我。寬假我死罪。得請衣冠易胡服。歲時誠願輸粟米七十石。比天子編氓也。始黎為兒時。常引弓習馳射。發三矢而不中格。輒謂漢人不當死。即棄之。而中走。其好為大言類如此。然聞其馳射。頗最工。誠足自

踰躍獨不能及遠。然三十步之內，矢無虛發也。居常自謂阿弓神弓。今我軍以火器臨之，直就縛耳。誰令而得自謂阿弓神弓也。

讚曰

黎岐乎黎岐乎。恐不得長軒睡于瓊之心腹也。曩丘文莊海軍中丞常欲伐木剪薊，開山闢路，以芟蕪之。而說者以爲煙嵐毒瘴，當之者常什七八死，而又有飛騎入人耳，則如中流矢亦死。今長田之戰，抑獨何哉。至粵東志所稱引五指山膏田沃土盡爲亡命豪強所竊據，幸賊發而欲資以爲姦，則余不敢道也。

武功錄

黎岐列傳

六

羅定東山叛兵列傳

羅定叛兵者，皆閩廣撫民也。先是羅旁酋長鳳三舍等，阻羅旁爲險，於是徵閩廣撫民江子德、劉順業等，爲兵中路營。其後羅旁既平定，而裨將張九韶、朱甫等，於諸軍稟食縣官，輒從中漁獵。由此諸軍益仇怨韶等。日毋乃兔死狗烹乎。於是九百餘人，並挈馬兔走江上，奪江上客舟，遂入於江。是時德等以烏合從軍，何知有尺籍伍符乎。會春深多瘴，凡軍中思歸者，皆附德歸。以故德黨益繁。行至消遠，從化林塘苦竹坑，鹵獲諸生黃元佐及男婦二百餘人。曰：而無錢贖，吾不貴而矣。諸行舟，於是皆遠徙。江上虛無人，人人唯恐逢德等亂也。而我兵行捕，生獲亂首子德、順業二人。梟斬軍中以徇，它皆歸降。於是制置使凌雲翼直指使龔懋賢、案叅政使孫光祖、兵巡使劉倬、兵備使徐汝陽軍書，以其狀請。是時給諫光懋上書，大畧恐平遠府江諸撫民，有如一日聞風，皆四面而起，其何以待之。於是劾守備使黃道及童子雲等，猶制置使所論說也。童子雲恐大將軍得以兵法從事，輒先期遂逃去矣。是歲萬曆戊寅春也。而大司馬方逢時所劾奏亦如之。上乃以朱甫、張九韶下御史

速問黃道竟坐法免童子雲及逃兵令所司逮捕有
詔詔聞廣凡撫民止許所在縣道皆附土著治生它
一切不得徵調以此著為令令自是始也

東山者東安縣也萬曆丁丑羅勞既平定上幸用
廷臣議議以東山為東安建叅將一人于時陳璘以
副總戎秩到官管事居五六年癸未東山建關王廟
長春寺璘調營兵三百人令出金錢二百兩諸營兵
皆大怒曰既能力以作之奈何復竭饑以奉之乎是
時春正月天大風雨寒甚諸營兵佐叅鼓稍緩璘輒
榜掠之諸營兵益積怨深怒于璘欲反顧未有路耳

河錄

卷之三

九

頃後營隊兵由白眉峒至右營隊兵自南山至並轉
木東門飲酒醉與商民爭權略米菜而哨官劉一鸞
譏議之營兵黃玉遂執鸞朴杖幾死於是玉畏鸞死
遂反先是璘侵獵餼票諸營兵不得稟食縣官二月
矣廼於長春墟鳴金鼓張旗志立玉為大總遂殺我
兵潘受鍋二疊旗鼓東安令陳公大閉門走城上撫
諭之竟不從由此諸營兵三百人引隊兵五十人與
俱所過富祿渣峒柵陂托峒鹿架浦石狗頭坪峒六
寨殺人人鹵男婦一十七人燒營房七所直走甯錄
所止璘於是璘以重賞賞兵及番兵衝鋒一百金追

亡斬黃玉等首一百餘級奪獲陳恩等四十一人而
諸大用等一百餘人竟通逃入賊巢糾合撫猺犂兵
及守備使歐泮所部叛兵並鼠竄粵西屯陸川劫北
街殺五十餘人虜一百三十三人璘廼以金錢得贖
頃引兵擊破之斬首八十四級是時癸未閏二月也
直指使羅應鶴轉遷視北直文學矣行至南雄始接
承羅定備兵使侯應爵軍書也當是時東安亦使使
者王秀龍至直指使乃進秀龍堂上問狀秀龍具言
東安令往在城上諭降諸營兵以書繫鎗通城上令
其書在河按而問也於是下同知鄭良材具得其實

武功錄

卷之三

九

於是直指使上書劾奏璘虛冒兵餉歲五千兩魚
鹽歲六千餘兩而大司馬張學顏乃請比盜沿海軍
餉法詔獄顧第恐臨敵易將徒令陳璘以得去為幸
而代者以新任為辭於是議以璘戴罪管事前是僉
事侯應爵以四品服備兵羅定會嶺西分巡使徐汝
翼請假爵以故移居高肇視嶺西事大司馬以為爵
與璘同官既不發其貪暴奈何又從而掩覆乎兵變
既踰月陳公大始以檄請皆有狀請論如法是時制
置使郭應聘亦已到官矣請借總戎黃應甲提兵往
止其罪上幸可之於是陳璘坐法免得立功自贖

侯應爵。竟以新遷參議秩。貶一等。陳公大罰。依半年。徐汝翼。幸除罪。於是事皆由制置使矣。其後頃之。終諫張昂思。及制置使御史鄧鍊。亦上書案把總劉宗漢。陳銘。王朝相。哨官陳相。潘麟鳳。李昌。參將葉歡罪。先是璘等既領治。上乃以劉宗漢等。及歐洋。下御史逮問。免葉歡官。速戚繼光到官管事。於是諸將軍提兵往擊。猶浪。破之。斬首一百九十九級。生得三十人。奪獲被鹵二十八口。招撫二百餘人。制置使以其狀。請下大司馬。於是上賜郭應聘二十金。紵絲二表。襲徐汝翼十五金。葉朝陽。鄭人達十金。白玉等八金。侯應爵。葉歡。復其官如故。其後用申大同馬。以制置使請。念陳璘在羅旁久勞苦。至所劾。虛冒五千。無驗。所受禮節金一百九十餘兩。魚米多索價五百七十餘兩。皆追給歸帑。於是多斬叛兵。亦除罪。上從之。詔以故職管事如初。

讚曰

軍懟曰。世世作姦。侵盜縣官。是謂國姦。信哉是言也。余觀羅定東山事。難發主將。延引猶浪。互相稱亂。甚乎哉。幾危疆場。西寧界在七山六十三山之間。假令皆如諸叛兵。則其禍亂。可勝道哉。軍無財。士不來。軍

無賞。士不往。且其攘臂而去也。

功錄

卷三

三

王三唐景松列傳

王三者澄邁流賊也。縣故在瓊西去郡可六十里。輕騎一日中蚤自至也。有靖山宋道為郡咽喉故事。鄉黎諸兵戍守之。黎兵文皇帝有詔復其身。歲時猶稟食縣官。鄉兵亦徵發不及矣。隆慶中。都御史李遷常嚴約束。縣頗利賴之。居亾何。鄉兵議供繇使。而黎兵亦復報罷。當是時。東水不礮二營。營兵亦寢乎。會丙子秋。颶風傾南門。偷盜酋長王三等八十餘人。窺邑中之隙。乘間而入。公帑略公帑金七百八十九兩而去。先是邑令田升未到官。管事丞文鍾以大計

武功錄

二八三三唐景松列傳

卷六

行。於是尉行縣事。尉鄭朝遇。乃與邏卒追亾逐北。傷左手。而二等竟斬西關。略舟入于海。於是總督凌雲翼。御史詹貞吉。叅劾朝遇。詔使御史逮問。是時備兵海南者。副使許岳。海北者叅議鄭恭岳。以九月初始當官。而恭亦以二司皆從大兵往廉州不及行。頃岳等乘傳到官。而王三等三十二人。已獻見得四百七十五而餘矣。以故岳與恭得不論。時萬曆丁丑春也。於是大司馬王崇古議瓊州平絕海外海外諸酋志未嘗須臾忘瓊也。籍令澄邁。濠溝高壘。堅壁而守。猶恐一日有不可知。奈何所將卒得放散牛馬。

皆繫弓矢而虎睡乎。請復諸黎兵如故約。因下令生黎。有願為兵者。約長先引導。請縣官。縣官以所謂者名姓書入版圖。上幸許可。始瓊崖建叅將一人。白沙把總一人。而以兵四千戍守之。歲費金四萬。說者謂將卒皆安。在王三等一日以八十人。白晝大都之中。劫縣帑而奪之金。此罪在士卒。士卒皆曰。吾等小人。豈敢鼠耗廩食。徒提桴鼓在軍門。而漫無所事事乎。且暮從將軍供繇使。出入道上。甚至役占納班。虛兵扣廩。猶往往有之。然亦不敢道也。

武功錄

二八三三唐景松列傳

卷六

唐景松者。大廟偷長也。常徵數百人。大人英德清遠。諸縣諸縣校長。引兵擊破之。生獲唐景松等四十四人。斬首一百有四級。於是松等繫獄。御史龔懋賢及南贛都御史蒙詔請梟斬軍中。會松等四十餘人。後先填牢戶。皆偃屍以徇。是時殘遺李亞六一人。以二月二十一日。鉗欵赴市曹。當刑。亞六悲號於三司所。三司施堯臣等疑此囚必冤。乃東而詣廣州理劉朝璽。瓊州理劉孝易。問狀。亞六番禺人。姓劉。名亞長。劉晚節之子也。甲戌夏六月。牧牛朱村嶺。會大廟。峒偷長李秀龍至道。逢亞長。執之。養以為己子。遂冒姓曰李。亞六亞六于時十四歲也。其後戊寅四月。我

師生獲唐景秀等。亞六春秋已十九矣。少失母。孤父晚節手足不仁。卧牀蓐。旦莫號泣。思兒子。兒子亦從。峒中思父。父死。生安可知乎。及獲輿膠。亞六對簿。於是逮伍長黃積富。及伯父劉華節。左驗。皆請以死。明亞長實不爲盜。有狀。御史嘆曰。冤哉。誣之也。亟請于上。竟得恩貸。是歲萬曆己丑也。亞六復其姓。曰劉亞長。

讚曰

人言精誠所加。金石爲開。果然。李亞長以監童牧牛村落。豈自知入虎穴。卒之四十餘人。俱瘦死獄。長獨得免。豈可謂非天乎。澄邁請復諸黎兵。大司馬議是語曰。文武不備。則良民懼。豈東粵謂哉。

武力錄

卷三

七

惠潮廣丹俄諸倭列傳

惠州諸倭。其名姓靡得而考也。東粵歲秋末冬初。名爲倭汛。先期制置使。以羽檄飭橫海將軍戒嚴惠州。以同知一人。春冬屯碣石。夏秋屯海豐潮州。以同知一人屯潮陽雷州。以同知一人屯通明廉州。以同知一人屯永安瓊州。以同知一人屯海南廣州。以同知一人屯南頭獨吳川。電白。實濱海。屬高州。高州故無海防乎。於是制置使殷正茂。請以同知掌海防。春夏屯吳川。秋冬屯電白。蓋自萬曆乙亥春始也。前是兵備使李材。參將侯繼高。以甲子港。鮑艇倭來請。倭僅以輕艇載四十餘人。從東西行。會同知周宗武及裨將羅懋辰。鏖戰斬首五級。奪獲刀槍弓矢。皆三十有奇。時甲戌十二月初五。冬深矣。制置使頗心疑之。以爲海上諸編氓。往往多竊疾。專好保姦。而其甚者。託名爲倭。公行海島。今必此輩所爲。乃下兵巡使。當以沈命法。法比矣。居頃之。廣海守備使楊繼武。亦以十二日稱倭至銅鼓村。倭奴之衆。固已六百餘矣。其後三竈烏沙環。有倭舟一艘。艘四十餘人。裨將趙宏泰引兵橫石基。漸增至四百餘人。猶在十五十六日之交乎。諸倭奴所至。或登陸。登陸輒焚舟劫略。劫略歐

武力錄

卷三

七

牛畜不取。取鷺鷥食。食亦不火。與北虜同俗。此必真倭。倭聲欲犯廣海哉。於是總戎張元勳。偏將白翰紀。梁守愚。並以軍軍陽江。陽江去廣海近矣。是時裨將季金。請副使趙可懷。馳廣海監察軍。行至境上。而守備林鳳云。倭以十八日。半在海朗所矣。旦日復以二十餘艘。載一千人。屯劄坡頭。欲犯雙魚所。弗能下。是夜夜漏十二刻。諸倭用火器燒城樓。百戶張鈺。傷面。貌。縊死。倭奴遂入城。城中乘黑夜。皆奔走。以故得逃。死。本兵譚綸。案總戎張元勳。偏將梁守愚。及嶺西兵備使石磬。分守使劉志伯。罪。勳等於是待罪。行間。殺。

武功錄

廣東廣海縣倭傳

一百一

滅賊。本兵以為倭奴非時入犯。此必有誘之者。恐志不獨在廣。請移吳會閩浙。使伏波將軍。且莫常從兵士。陳兵備海上。前是閩將呼良朋。稱綉鞋銅簪。倭舟一十餘艘。胡蘆孤嶼。倭舟一十五艘。有狀。給事中蔡汝賢。上書。大略以為閩浙。海波相接。一衣帶水。而下。瞬息千里。而江南財賦之區。孰與閩廣重乎。嘉靖中。倭奴以五十四人。橫行江淮。直搗白下。延引歲月。而後始得寧。然也。當時水兵戰而勝者什之九。陸兵戰而勝者什之一。意欲壓倭奴。庶無登陸。乃請制置使移居潮州。於是下本兵議。皆壹意以征伐為務矣。

項之。制置使乃使使者。送奉旗牌。至兵使者所。即以羽檄。徵肇慶。高州。惠潮。諸營兵。馳陽江前。是從軍征倭者。賞罰未及如初約。軍中口語藉藉。於是兵備使請以新法。大書軍門。新法。能斬捕倭酋長者。遷秩三等。欲金。予金一百五十兩。倭從。遷秩一等。欲金。予金五十兩。其以漢人脇從至者。遷秩一等。欲金。予金二十兩。死兵。受爵金。如得倭從。兵備使乃祭旗。召諸軍聽誓言。願諸軍幸。倭力不女欺也。是日新民許恩。李茂前請曰。願滅倭而後朝食。恩即提兵馳。賊。自二十三至二十五。連戰三晝夜。金鼓不絕。倭乃敗。得生倭三十四人。斬首二級。奪被虜男婦二十八人。焚倭艇二艘。餘黨皆奔走。茂追亡逐北。至七星港。斬首一十六級。奪獲被虜二人。復追亡至抱虎海。倭奴皆棄舟。欲行陸。茂挑戰。獲生口二人。斬首二級。乃視諸軍先登矣。俄副使李多祚。馳南頭。僉事何子明。馳新會。軍書一日十餘發。發南韶。徵章程兵。發恩平。陽春。徵烏銃手及浙兵。兵未至時。石磬以為今乘其未出水陸皆設兵衛。使倭不得度港。且莫保孤城。進不得攻。退不能守。此坐而困之之策。何倭奴出寨中。裝治攻城具。買馬欲遠逃。走高雷。已度歲莫。僉卒難出。

武功錄

廣東廣海縣倭傳

一百一

城乃毀人屋居。補治傾城。日夜煮酒。欲爲除夕之歡。守備趙一夔。具以實。陳于砦。砦大喜。以爲倭幸中吾計。不出城。城外從太平出河村。運爲東道。從儒峒出。上陽爲西道。從樂安出。運口爲東南道。獨石門海港。則水道。我乃以輕銳之卒。捕伏間道。出倭奴不意。然後引三道兵衝城。倭益不敢出。旋自滅亡矣。久之。倭覺。乃以五百人詣儒峒。儒峒西走高雷道也。於是張元勳提兵四面至。會莫休止壁。俟旦日日出戰。倭已大半悉度河矣。我兵以百子銳擊倭。倭大敗。斬首捕虜百餘級。是日兵備使引裨將楊桂等。自平江屯起。武功錄

電白令王許之。獲生口四人。時閏十二月初九也。把總黃子明死。於是兵備使請以百金治柩。總戎以下。皆歸賙歸賙如禮。自是之後。副使陳復升。及叅將吳繼芳。把總金鳴亮。專以疏捕殘倭爲務。請數自初五至二十七日。斬首捕虜凡八百一十三級。於是殷正茂張元勳爲元功。賜正茂金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廕一子入國學。賜元勳陞都督同知。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石磐賜遷秩一等。金十五兩。趙可懷。劉志伊。賜遷秩一等。梁守愚。賜復故爵。金十兩。徐天麟等。許恩等。賜八兩。何子明等。周宗武等。賜五兩。其後宗武。武功錄

奴皆從日本國楊楊鼓棹而來也。

丹俄者日本薩子馬國人也。戊寅夏四月以三百人鼓行至浙南兜山。會大風。湛船。諸倭遂解散。殘遺四十人。乃略海上諸漁舟。復乘汛走閩閩。故多白舟。俄等復略白舟。走廣大鵬洋。於是叅將胡震提兵一百餘人。追逐倭。倭棄艚舟。乃操一輕艇。有走西涌。我師追至九洲洋。倭復棄輕艇。登黃楊山。阻深林以爲險。裨將王文偉。湯貴等斬首五級。震及把總徐成。蒼頭軍胡環。斬首三級。生獲丹俄等三十三人。奪被虜陳連芳等八人。器械一十有奇。艚舟一艘。賊厥殆盡。武功錄 一 忠貞堂 卷之五 一百四

山。奪漁舟六艘。艘稱七十有奇。聲欲聚彭湖。何至是耶。居亾何。傅惠潮者。副使張堯年。傅廣州者。僉事張友舜。及總戎侯繼高。請于巡按御史海淳。于時蓮花鎮。實倭舟一艘。多不至六七十人。俄入福永。會新安知縣范經引把總李一龍兵博戰。斬首二級。獲生日二人。奪被虜四人。時庚辰三月也。其後四月。倭奴復以一舟載六十餘人。入抱虎港。把總李元機。疾力戰。斬獲首級及奪鳥銃倭刀諸器械。俄復自放鷄山。往來吳川海。皆有狀。於是守巡使王來賓。舒大猷。徐時可。具以實告。巡按御史乃上書請防瓊雷。及惠潮諸郡。大略以爲日本比年枯旱。年穀不登。度倭奴非出劫。此必無以爲生。幸而飄散。卒難聚首。有如一。日汛便。輻輳而至。海上其何以禦之。而况瓊雷。風汛必夏。至以後。始還故國。今海島群聚。不逞之徒。保納舍藏。比比而是。曷可勝誅哉。

廣州諸倭。此以南風汛至也。歲甲申。常以百餘人。操舟而來。自日本國。道遠。徒志在金帛。不自知干戈且莫在頸哉。於是兵巡使陸萬鍾。使裨將王權。傅南頭寨。許大用。傅碣石寨。屬海防使朱一栢。鄭天佐。掌之。麾蓋所臨。諸倭首乃指日可就禽矣。頃之。諸倭首猶

公行海上。橫海將軍皆大怒。髮至上指冠曰。倭奴敢如是。是日陳兵疾力戰。斬首捕虜凡五十四級。奪獲被虜一十七人。我兵亡一人。傷二十二。於是制置使吳文華及巡按御史汪言。乃先以金錢給諸死傷者。然後論功。請行賞。倭功。令甲。諸賊不過百餘人。舟不過三艘者。為第三等。能斬捕真倭從一級。賜千金。漢人協從賊一級。賜五金。皆無封爵。自是之後。本兵張佳胤案巡按御史議。首總督臣吳文華。而副使臣陸萬鍾次之。叅將臣方伯。遊擊臣洪慶理。又次之。同知臣朱一栢。臣鄭天佐。知縣臣陳汝鳳。臣梁大皞。把總臣許大用。指揮臣王權。各色把總臣夏大恩。臣王漢。又次之。上幸從本兵請。賜吳文華金六千。兩紵絲二表裏。陸萬鍾十金。方伯等八金。朱一栢等五金。於是海不揚波。陛下其聖神矣夫。

讚曰

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不其然與。丹俄當流離中。與新老等。猶若有左右上下之體。仰何雍容爾雅也。至其犯中華。略海島。殆與鳥鈔求飽何異。春秋言夷德無厭。豈近是乎。雙魚之役。非以汎入說者。以為非倭。及得鴛鴦不火食。倭矣。豈非雕題交

趾有不火食者與。

廣西

府江右江諸獠列傳

兩岸及三峒皆府江獠北三北五則類皆右江獠也
正德中府江諸獠為粵邊患制置使陳金常請兵擊
破之而北三北五獨征伐未之及及征伐則自是歲
始也而是時右江諸獠生齒乃益繁乎前是東岸屬
平樂西岸三洞屬荔浦延袤千有餘里中間巢峒盤
絡為獠窟淵藪於是江上諸偷盜皆倚借為黨援日
與府江酋長楊公滿雷公奉黃公東等奪荔浦坊郭
平樂樂山及峯門南源諸所執永安知州楊惟執已

武功錄

府江右江諸獠列傳

殺指揮胡瀚十戶李可久周濂軍全朱銓鄧月二土
舍岑文太學黃文堂及兵民亾筭而遷江之北三來
賓之北五尤最甚歲歲與東歐西里及三都五都諸
賊相倚附馬多人勁俗號為刻馬賊常陳兵走東粵
略三水清遠諸縣還入南寧平南武宣來賓藤貴劫
府庫已略來賓所千戶黃元舉家產殺土吏黃勝及
其子四人兵七十餘人已殺明經諸生王朝經周松
李茂姜集四人自是之後白晝皆滿伏道左奪道左
諸過使行李李副使戴僉事多受其禍也居頃之南
四通逃酋韋明甫及其子十餘人亾抵右江謀為報

復計乃齒武宣諸生米如銀揚揚騎馬騾千餘來於
是焚大盧等七村攻博樂等二十一村會舍人張剛
佐史周于義遇行間諸獠執而僇之奪其所持牒阻
置郵置郵無敢晝夜行道多不得以文書相往來
也是時兩江守巡使劉穩沈子木李文績告於撫巡
使郭應聘制置使殷正茂後先以其狀請是歲隆慶
壬申冬也乃以李錫為大將軍而屬叅政胡直為督
漕使按察副使金柱鄭茂夏道南為監軍使龔大器
劉廷舉為紀功使期十月十五日十道並出而是時
諸土吏韋文明以東蘭部兵至趙邦興以龍英部兵

武功錄

府江右江諸獠列傳

至岑紹勳以泗城部兵至莫之厚以南丹部兵至岑
瑾以歸順步兵至黃思以江州部兵至黃瑚以向武
部兵至太錄以田州部兵至岑清寶以武靖部兵至
黃有瀚以忠州部兵至黃允章以上林部兵至王吳
黃正以思恩部兵至馮紀以都康部兵至韋龍以鎮
安部兵至羅世璟以那地部兵至鄧承印彭大武以
永順部兵至許世興以上映部兵至岑壽松以湖潤
部兵至黃一貫以遷隆部兵至黃鎮以安隆部兵至
於是王世科提東蘭泗城永順安隆湖潤兵攻古西
巖口破之斬首捕虜二百有四級復攻平滿青龍破

之生得八人，斬首五十四級。餘黨奔入笋山，古造阿山爲巢，泗城東蘭兵搏戰，斬首三百五十三級。已疏捕諸山，斬首八十四級。餘黨復走南源，鷄籠山巢，追逐斬首二百二十二級。遂攻西南青殿木魚諸巢，斬楊錢甫、楊公滿、楊朝猛、楊扶豹、莫扶金、莫扶揚等首三百六十一級。錢鳳翔提田州，忠州龍英、武靖、遷龍兵攻東岸黃洞，古摺糯峒破之，生得黃公護、蘇公章、斬唐義、唐會、袁、沈、首一百一十三級。攻黃泥嶺水澹洞，生得黃公送，斬首一百二十六級。疏捕何冲、莫家冲，斬首二百一十級。餘黨奔入倒流，苦竹武功錄

武功錄

八、府正右正諸軍列傳

三

兵擊太平，古冒馬尾破之，斬雷公春、王公社等首一百四十一級。奪被鹵一人，復攻唐冲、鹿灘破之，斬首一百一十七級。田義、凌文明提向武、江州奉議，上映兵擊兩岸破之，斬鄧、袁等首百一十七級。復攻南源、鷄籠、仙迴、高天，斬首捕虜一百四十一級。是歲萬曆元年春正月也，大率斬首凡四千六百六十七級。俘獲凡四百四十八人，奪獲被虜凡三人，馬牛凡二百三十三頭。器械凡二百一十有九。前是給事中梁問孟上書，請征兩江諸首，欲相度先後機宜以行。於是右江備兵使沈子木移指揮使于碧、蕭紳、令奉檄入北三、北五宣。朝廷威德趨歸降，會喇老、韋法真等同原、來賓、遷江民、蒙演、蒙葛眉等具盟誓詣備兵使所，願歸所奪田輸賦，請以漢官式臨之。當事者具報可。於是蒙演等得自新，而李良臣、李純、唐鍊先後爲巡按御史，具得其狀。大會撫巡使郭應璫制置使殷正茂並奏於上。上下本兵議，尚書方逢時、俄覆奏。詔賜殷正茂金五十兩，表裏二進。郭應璫秩一等。蔭一子入太學。李錫秩二等，皆予金三十兩。表裏亦如之。已撫巡使及制置使大會布政使楊成、叅政胡直、李鳳按察副使高察、僉事霍與瑕、江圻爲善後

武功錄

八、府正右正諸軍列傳

四

六笑以上。上皆可之。前是荔浦之峯門南。源修仁之麗壁。永安之古眉。諸邏司為諸獍所奪。頃議改土巡檢。其官目必推擇有才武者。給冠帶管事。滿三載稱職如真。始與襲。世世勿絕。乃於東岸水漟。復麗壁市而與廣運。足灘為一軍。軍二千人。備平西嶺。鐵匠坡。仙家冲於西岸。仙廻復古眉。而與高天冲口為一軍。軍一千六百人。備陸內。六章於龍頭磯為一軍。軍一千人。屬漢官。備馬尾。田冲。黃牛。及三峒。於上峒。古西。復峯門為一軍。軍一千六百人。備羊尾。峯門。盧僊。大喃兼視中峒。於下峒。東練。復南源為一軍。軍一

武功錄

八

五

六

人備大宅。東瓦皆屯田。月食餉人三錢。而歲以衛萬戶。或千夫長百夫長一人。兼視邏司事。稱職亦令得世守。土是時左江以尋梧。叅將一人募兵一千人。而邏司及桂平。諸武吏悉以屬之。歲時叅將得提兵。巡徼昭平。荔浦之間。殷殷不絕也。於是西岸通五道。道自昭平。明源洞。以達仙廻。又自仙廻。達古蘇。直走永安。又自藤灣。達馬尾。象磯。自象磯。達田冲。直走平樂。又自龍頭磯。達大猿。上下兩洞。而東岸自昭平。達水漟。自水漟。達平西。邏山。及十三屯。自平西。邏山。達平樂。又自深冲。達桃嶺。出此兩岸。皆孔道矣。初府江。自

平樂至梧州五百餘里而遠。中間皆無郡縣。在唐宋時。有龍平。思勤。馬江。沙亭。諸縣。今皆徒獍窟穴矣。乃於平樂之昭平。馬江。建縣。以昭平古龍平地。遂割富川之二五都。賀縣之招賢鄉。下半里。上半里。及仙廻土司。大率賦糧三千六百八十餘石。大司農請於上。於是賜縣名曰昭平。昭平屬平樂也。

贊曰

昭平。故古龍平地也。以余所聞。故縣印尚封府庫。今幸縣其地。此非陛下威武所變化能至是乎。然而大將軍金規石畫。亦不可不謂至壯。兩岸三峒。皆改復土司。以漢兵七千人戍守之。皆令其受法。漢吏志念益深矣哉。襲從府江至梧州五百里。無縣。今冠蓋於道。唯恐輶車之行遲也。

武功錄

八

六

懷遠諸徭獠列傳

懷遠，柳州屬邑也。居右江土游，旁近楚之靖級。貴筑之黎平，為諸徭所竊據。懷遠故淪沒數十年於今乎。賴陛下征古田，幸大捷，諸徭皆誓服。於是懷遠令馬希武使楊宦、朱萬世召徭老加、仲才等，曉譬以禍福。欲城縣，仲才曰：「幸甚，敢不如明府約。」久之，令果往。徭獠羣輩數十百人，皆郊迎。令至，大驩，皆叩頭，不自意得復見漢官儀。誠願編入版圖。歲時輸賦，役如編氓。令請至，唯令所左右。希武猶豫久弗決。仲才等乃指天日，埋石歃血以盟。希武既到縣，具如諸武功錄。八懷遠諸徭列傳。三十九。徭所請以撫處文牒移兩臺，因郵置以聞。上幸報可。於是分守使李文績分巡使沈子木使柳州推官高曰化、浴容知縣邵廷臣行縣。而希武及經歷余冕、典史陸錦、鄭鵬、徐仕科、邏司鄧元先已治茅為廬。然後建城郭，衙舍倉獄也。前是希武與稿黃、大地、太平、河裏諸徭約，約建城縣，請以三十金擊牛酒犒諸徭。頃城工過半，諸徭請牛酒。希武堅弗與。諸徭以為令食言，皆大拂其意，欲而去。當是時，諸徭常以易米往來城下。城下諸役夫曰：「以女等先時擊破城，今乃累我眾，殊甚。我眾必厲兵秣馬，待一日城成，盡殲夷厥。」

迺眾而後，吾等始愉快可知也。稿黃諸徭皆疑，有畔去意。又希武新政尚嚴急，諸戍堡兵縣盡罷斥之。反趨召隆起兵。兵至，躬自騎馬走城上。且莫鳴金鼓，銃砲如雷。諸徭聞皆愈自疑，以為曩役夫告我，今果然。由此縣中口語藉藉，多有欲先縣而發者矣。希武不知諸徭故，乃提棗鼓督責諸役夫益急。諸役夫相與議曰：「建城實欲利賴我，奈何徒為我貽禍乎。且何希武行城上視城，蒼頭廬兒方響呼，夾道而馳。會徭中一童子至，望見令直前左右呼之曰：『走。』童子弗走，令大怒，疆榜服之，加笞數十，遂死。前是繩坡頭板江武功錄。八懷遠諸徭列傳。四十。諸徭已痛令入骨髓，至是大會稿黃、大地、太平、河裏徭人，乃謀曰：『即城未就，尚笞殺我子男如此，果如役夫言，城成殺我無疑。計莫如先殺令。』期旦日舉事。為謀者所覺，微以告令。令弗信。榜笞謀者。旦日諸徭乃帥數百人由北城入，諸役夫皆欲走。令呵止之。徭人廼以鳴鏑射令若尉，而馬希武及余冕、陸錦、鄭鵬、徐仕科、鄧元皆中流矢。元竟死。希武失印，傷兵夫龍喜等一十七人。時隆慶壬申冬十月也。制置使殷正茂以書請。上有詔罷李文績等俸，令待罪。於是大將軍李錫急使叅將王世科為左將軍，軍稿黃、大地。

叅將錢鳳翔為右將軍軍太平河裏畢會長安鎮並出。亾何稿黃太平乃與丹陽鎮猪肉田塞蕉化諸匪亾慮數千人。沿舳艦數百艘大入石棋傘頭諸村。村落鄉兵鏖戰斬首一十九級生獲五人。諸匪皆止舍平琴洲鄉兵翼而圍之擊舟舟湛沈溺死者亾筭獲舟三十艘長安鎮避使周大有以其捷來告我兵乃鼓行至板江約自東崖直擣懷遠會大雨雪自人日至二月中連旬弗開為按兵不敢動朱萬世得縣印來獻是時匪人皆來自貴筑及黃土綬圍伶仃與三甲殘民鐵甲勁弩皆其長技我兵水行則逆流而上

武功錄

二八懷遠諸匪列傳

八

陸行則羊腸鳥道甚崎嶇迴遠不可度所過道上又皆匪巢常自言阿匪得守險漢烏奈我何制置使謂知諸匪獨畏楚永順鈎刀手及狼兵乃以羽檄三道移所在撫巡使於楚則趙賢於浙則方弘靜於貴則蔡文徵鈎刀手三千人烏銃手五千人狼兵十萬人以二月計之費以五萬餘已大會撫巡使郭應聘御史唐鍊屬布政使楊成按察使高察叅政使吳一介李鳳鄭茂副使劉廷舉徐作叅議高則益僉事夏道南江圻叅將王世科都護許文及總戎李錫議先使使者招徠白果諸匪黃上諸洞青棋大梅諸匪令歸

降以防連朋之患然後擊太平河裏四港牙寨稿黃大地晏江濠諸村當是時東岸則板江楊梅西岸則坡頭河滯皆助匪為虐而古田上宋酋長韋狼要亦與其弟韋狼金奔右江五都招致諸劇賊為黨援時癸酉冬盡矣於是章程兵由柳州出永保兵由靖州入至則分為七軍以錢鳳翔軍坡頭王世科軍縣北楊照軍縣南亦孔昭軍板江魯國賢軍湖兵而以李錫為大將軍營居中兼督大榕江軍聽潭之水軍而以副使沈平木監之莊國禎紀之而知府許欽熊嶺彭文質陳子佐張必侯國治同知王任蕭騰鳳陳所

武功錄

二八懷遠諸匪列傳

一

字通判蕭時中朱成武蘇繼文推官高日化知州張樞同知王恕判堵禕知縣黃褒王一岳李邦仁趙宜吳鎮陳宗堯余光祐楊春煦皆聽調度是時辰沅備兵使史嗣元備緩寧而貴州撫巡使躬馳永從期十二月朔四日皆進至板江會諸匪以木石塞江灘羣聚黨千餘舳艦百餘艘計欲拒我兵望見我兵水陸並攻皆股栗盡反踵走我兵遂拔木毀石而入大破之連拔丹陽蕪花中國田寨古立洛泉火燒合水諸巢斬酋長榮才富吳金田等首百三十五級餘黨數千人皆奔入丹竹楓木間據層巒阻絕澗以為險殊

死戰我兵攻巢先登斬首四百二十二級殺賊棄旂
鼓越大稜嶺而遁復聚天鷲嶺我兵追亾遂北直擣
天鷲嶺至七團四寨腮江巴峒諸巢生得酋首隆扶
羊斬王伯牛爺等四百四十三人奪獲風紀輯覽諸
書及鶴頂榆木黑花帶皮印囊諸物復進兵攻大藍
公和唐朝山諸巢而稿黃大地及板江田寨眾聚郡
鄧大山固已數千餘矣我兵卻敵斬于弟保等首一
千有五級餘黨復犇八寨列重柵堅壁而守矢石如
雨我兵乘勝先登乘風縱火焚木柵斬榮田師等首
千二百九十級王簿李村提撫猓兵助戰斬首五十

武功錄

卷四

九級於是數自癸酉十二月至甲戌春二月大率斬
首捕虜凡三千三百四十四級俘獲男婦凡二百六
十三人奪獲牛凡四十九頭舟凡八十六艘盔甲凡
一百九十有六槍刀牌弩諸器凡一千七十有奇事
聞 上賜殷正茂金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遷郭應聘
秩一級賜聘及李錫趙賢金二十兩紵絲一表裏方
弘靜蔡文金十五兩諸土吏思明則黃承祖東蘭則
常應龍南丹則莫之厚那地則羅忠輔泗城則岑紹
勳歸順則岑瑾思明則黃恩隆江州則黃恩隆英州
則趙邦興龍州則趙英忠州則黃有瀚武靖則岑靖

寶上林則黃允章下石西則閉文經永順則鄧承印
彭大武彭永年上映峒則許世興下雷峒則許宗蔭
湖潤則岑壽松鎮安則韋農思恩則覃文顯徐浩韋
顯威黃正黃承祖潘承紀王觀韋寬遷隆則黃一理
安隆則黃榮保靖則彭養正鎮溪則張寬於是 上
有詔賜岑紹勳等金二十兩莫之厚等金十五兩許
宗蔭等金十兩始尚書譚綸請曰 上幸賜諸土吏
金錢甚厚諸土吏戴 天子恩德如覆載自今有如
不可知一日以羽檄徵兵務以梟騎應聲而至乃足
微報稱十一二不則請得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諸土

武功錄

卷四

吏曰敢不如約於是東岸北岸屬內三甲河裏太平
南寨屬外三甲四港東濤波浪塘掘屬武洛洞人猛
團七團屬韋覃二狼人桐木火燒洛溪合水及三門
洛果屬上猓籠郡鄧勇尾屬中猓籠稿黃大地屬下
猓籠坡頭田寨及板江河濶大田蘆屬浪溪獞人邊
田板壁屬寶江獞人板江猪肉屬魚樓獞人河濶蕉
花屬背江獞人大田蘆及下猓籠皆互相約束矣前
是諸當路議兵防欲改萬石宜良丹陽爲土巡司已
欲加守備一人已又欲於永福加海灣堡屯兵二百
人古鉢堡屯兵三百人毛峒堡屯兵三百人於臨桂

加拿山堡屯兵二百人於陽朔及大水并田金寶頂
為一堡屯土兵五百人而里定羊骨遇龍翠屏諸堡
皆加兵為壘且耕且守故事東蘭南丹那地歲出土
兵三千人更番戌省會頃自古田發難當事者議改
思恩鎮安田州而思恩諸州曰我故有梧州之威已
甚奈何將軍又戌我乎自是之後鎮安及湖潤為一
年思恩及田州江州上峽下雷為一年年出兵三千
人以四年戌桂林而泗城及歸順都康為一年向武
奉議及上林為一年思明及思明州邊隆峒為一年
龍英及忠州為一年年出兵四千人以五年戌梧州
武功錄 卷之六 邊防 十一

讚曰

余觀猺獞長技不過鐵甲勁弩已耳至無所畏畏狼
兵及鈎刀手而殷司馬以為猶鼠之畏貓也然哉語
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夫狼兵及鈎刀手皆故屬土
吏然則土吏奉約束而後苦制猺獞始有兵耳嗚乎
粵乎而猺獞常什六七此誠當震讐之令加畏奈何
常倚重此屬為兵哉

永寧洛容諸獞列傳

常狼要永寧酋長韋朝義洛容酋長也先是獞人黃
銀成與狼要有隙相讐殺而常安邏司欲窮治之於
是狼要椎牛齊合永福陽朔碎江諸獞攻圍鳳凰理
定大水田射千戶章繼宗宗中流矢死碎江諸獞走
荔浦山灣狼要走右江皆招致獞人會指揮徐民瞻
兵捕服道左執狼要獲輿謁兵備使莊國祜餘黨馳
還乃請於制置使殷正茂臺御史郭應聘御史唐鍊
即以羽檄徵田州向武都康諸土兵凡七千餘人屬
裨將王瑞王承恩汪可大凌文明康仁往而以參政
武功錄 卷之六 邊防 十四

使吳一介監之是日即提兵馳茶溪鏖戰王瑞斬廖
金鑑廖金益韋銀花韋狼花韋狼相莫伯雍等首凡
三百一十九級汪可大生得黃朝鮮斬莫鑑從莫良
行等首凡三百有七級王承恩斬首捕虜凡一百八
十有三級張世勳疾力戰劒斬二人勳亦有金夷死
凌文明斬首捕虜凡一百三十四級康仁斬首九十
五級大率斬首一千三百三十八級俘獲八十一人
牛馬四十頭器械九十有五繪畫黃衣一襲時癸酉
秋八月也先是月正上元托定洛斗與古底上油諸
獞啗洛容令邵廷臣以歸養去尉謝漳行縣事於是

獾人常朝義等。夜半直搗漳所。鼓噪竟殺漳。漳死。奪其印符而去。是夜指揮使朱昌胤與土巡檢常顯忠並提兵。願與諸獾快戰。昌胤斬首二十三級。顯忠斬首三十一級。我兵傷一十三人。諸獾皆逃走。而裨將文斌。張汝能。胡德忠。追亡逐北。生獲常朝義。單三官等。凡八十三人。得縣印一顆。於是守巡使莊國禎。沈子木。李文績。皆移都御史。而與總戎李錫。決筴往征矣。而是時王瑞爲一軍。軍永寧。以往古底。上宋。諸巢崇文。凌文明。康仁。爲一軍。軍永福。以往理定。海灣。諸巢亦孔昭爲一軍。軍洛容。托定。洛斗。諸巢。楊照爲一軍。軍柳城。以往上油。諸巢。而錫以中營居理定。江期。二月二十六日。四道並出。於是永寧軍擊古底。上宋。大壘。天心塘。諸巢先登破之。生獲單狼印。斬單金鉢。單金倒。單百長。單銀郎等首。凡八百七十二級。永福軍擊思位。狼家。諸巢。卻敵先登破之。生獲羅仁。周王朝。傍。斬莫扶頂。單應黨。羅文朝。羅公盤。單朝俸首。九百七十二級。洛容軍擊托定。洛斗。理伏。川巖。諸巢。先登破之。斬首捕虜。陶狼金。陶狼漢。羅道章。陶良。陶定。陶金總。羅道印。羅顯揚。陶朝漢等。四百八十二級。柳城軍擊上油。上良。里。脂。諸巢。卻敵破之。斬首五百一

武功錄

卷四

一

一

十二級。大率斬首凡二千八百三十八級。俘獲凡三百二十一人。奪獲被齒凡一人。牛凡五十五頭。器械凡二百六十有二。書籍凡五本。關防凡一顆。項之制。置使具捷。急使使者請於上。事下大司馬譚綸。於是先賜郭應聘金三十兩。表裏二。李錫金二十兩。表裏一。自是之後。御史李采。非訪誅訥。永寧。洛容。後先斬首捕虜凡四千一百五十二級。上有詔。遷殷正。茂爲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郭應聘爲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李錫陞秩三級。李文績等陞秩一級。金錢皆有差。先是御史唐鍊。奏土吏泗州則岑紹勳。歸順則岑瑾。鎮安則韋農。永順則彭永年。捷凡二百以上。南丹則莫之厚。東蘭則韋應龍。那地則羅謙範。保靖則彭養正。捷凡一百以上。下雷則許宗。隆州則趙應龍。英州則趙邦興。上峽峒則峒長許世典。忠州則黃有朝。思明則黃恩隆。永順則彭大武。鄭承印。上林則黃允章。安隆則黃榮。下石西則周文經。五土則單文顯。黃正。黃誠。視觀則官族。韋寬。捷凡一百四十級。上幸賜岑紹勳等金二十兩。莫之厚等金十五兩。許宗。隆等金十兩。正茂乃上書謝爵賞。以爲此陛下之靈。社稷之福也。臣等何敢以爲功。上嘉賚

武功錄

卷四

一

一

如初。其後大屋諸村。殘獍黃朝貴。黃金鼎復齊合。之陽老村。柳城之上油村。酋長覃金磊等。號為萬餘人。聲欲大入富福鎮。而王世科等引兵擊破之。斬黃金鼎。及從賊首凡五十八級。綜其實。大率不下七百人。也。始洛容在萬山中。而迤北一帶。依山無城郭。今皆寓郡城。以為治。而縣之為縣。廢棄幾六十餘年矣。舊令余涇。常請遷于白龍巖。費亾慮四千六百有六兩。甚矣。其講於保治之規也。

讚曰

余聞洛容城垣僅六丈。不下二十戶。而縣尉謝漳。以

武功錄

卷之八

十七

單騎巡徼萬山中。可謂壯士。及韋酋發難。竟受金夷而死。死於封疆。誠封疆之臣哉。然洛容永寧之捷。幾至五千大將軍功。豈不偉與。於戲。永寧得陞為州。不二三載。乃復為獍苦。今何如矣。

岑溪潘積善諸徭列傳

六十三山及七山。皆岑溪徭巢也。先是酋潘積善。度岑溪地勢。旁近羅旁。負背三面。乃自僭號稱平天王。與諸徭。阻山公行。頗為疆場患。於是郡百姓請於制置使凌雲翼。會大兵往征羅旁。干戈未皇也。乃先以檄曉。積善曰。幸甚。將軍弟不以斧鉞加于繁臣。得緩須臾。毋死。敢不唯將軍是命。願歸田輸賦。得比編氓戶。頃之。制置使使縣令葉詩。馳積善所。驗田賦。具如所請。乃贊積善死。因其子附學官受書。自是之後。善雖分黨。然實各立巢寨。犄角為輔者矣。

武功錄

卷之八

十八

積善深溝高壘。四方諸遁逃。並亾抵於其間。遂擁眾自雄。至亾筭乎。雲翼。題上書。請溥梧叅將移岑溪。而以靖夷營募兵六百人。屬之。當是時。七山政蒼藤信地。而六山為容縣北流中衝。北科為六十三山咽喉。懷集亦接鄰賀縣五里村山徭。時往來於道塗不休也。於是立五大營。營皆六百人。大率三千人。八月。餉一錢二分。即推擇指揮使五人為將軍。將軍季得餉廩三兩。皆仰食梧州兵餉事。聞下大司馬方逢時議其後。上念撫處勤勞。賜凌雲翼金十兩。吳文。金三十兩。表裏皆二。先是制置使奏叅政王原相。

僉事王一卿當遷秩一等。上從之。復賜金十兩。參政蔡汝賢副使徐時可金二十兩。是歲萬曆丁丑也。居二三年。大峒鎮始治城一百七十餘丈。外城二百四十餘丈。設參將館舍及屯堡三十。墩堠二十有二。開赤黎至馬嶺北科平河諸道路七十餘里。墾連城鄉田七頃有五畝。北科峒田一十四頃一十七畝。而徃人歸降者凡四千二百七十一人。而是時制置使劉堯誨及臺御史郭應聘御史李東請以千戶朱綵行參將事。而以所墾田附募到耕兵章月等八百人。給牛具種子。月四錢。請數自四月至九月。而以三年武力錄。二六卷。萬曆丁丑。一八九。為率。始計。輸賦如例也。

讚曰

余聞之大將軍黃公應甲曰。潘積善宜予冠帶。視鎮撫。令其率部兵耕種。滿歲稱職為真。且連城大峒皆沃土。疆吏以諸酋故。拍棄而不耕久矣。倘羅旁至蒼梧岑容。藤博高雷之間。喘息相通。互為爪牙。善乎建城開道。諸計畫率有味哉。

北三譚公柄河塘韋宋武諸種列傳

譚公柄。北三酋長。韋宋武河塘酋長也。而北三別號。剗馬賊。其技長於治弩。弩頗毒。發必能中傷人。每一出。常百十為群。自弒土吏黃勝以來。歲歲為邊患。苦戊寅夏。公柄與韋三層韋三丈等。常以二千餘人出。企鳳山龜龍塘。而韋宋武亦傍江結壘。當是時。義寧有韋總管。韋千里之獍。永寧有黃河平。黃明虎之獍。永福有廖勝。明良快之獍。羣輩為姦。阻山公行。殺商人李回。及新民黃銀花。執良獍莫東玉等。郡縣皆儆戒。道路不通。先是萬曆初。恩及長官司被獍。常退與

武功錄

二六卷。萬曆丁丑。

一八九

地可三里。何。哂咳寨酋長藍公潺等。欲執土吏黃如金。盡奪其土司。如金乃以其狀告於恩。吉參將玉瑞。頃柳慶參將倪中化。遷來指揮孫世寶。永寧百戶陳維翰。皆後先請于臺御史吳文華。於是軍書移制。置使凌雲翼。大會于東蘭。邗地。而冊之間。是日即以羽檄屬分守使吳善。分巡使陳俊。徵永順。白山。諸土州。州賦兵三百人。及狼兵營堡諸兵。背馳大岩。上平。橫山。哂咳等巢。期諸軍聚河塘。哂咳為營。一時至者。四。面。前。是。臺。御。史。郭。應。聘。常。欲。請。大。兵。往。擊。之。五。載。弗克。公柄等以故益標築。自河塘哂咳之兵一出。恐

公柄等不得且莫偷生也亡何北三諸酋願以所占據遷江所屯及被鹵諸生口獻將軍遂班師

讚曰

北三之戰余僅得之臺御史所題知耳其後竟以自縛得免哉北三故接北五八寨可通東歐皂嶺橫亘恐失今不治。程程益熾。它日足為遷來所害患豈此間耶。語曰非其種者鋤而去之甚哉柳慶之間如當味乎其言也。

武功錄

北三諸酋列傳

卷二十一

十寨諸酋列傳

思吉周安落洪古卯羅墨古鉢古憑都者及龍哈。哈古田。即以檄趨八寨歸降。得貸死。於是寨老樊公懸韋公良石公慶藍公略羅公印黃公邀等踵軍門上謁。自言八寨與龍哈。哈咳號稱十寨。十寨之村固一百二十有八矣。環村而居者。亾慮二千。一百二十餘家。而右江兵備使鄭一龍及參將王世科賓州守吳臬武緣令楊大韶以為十寨既請為民當以十家為率賦米一石。凡二百一十六石七斗。亦得輸銀米石

武功錄

八寨諸酋列傳

卷二十一

三十一

伍錢當徵銀一百有八兩三錢五分。它若火竈差銀戶一錢。凡二百二十有奇。然後村立一甲。長寨立一峒。老為徵賦計。而以思吉周安落紅古卯龍哈立一州。屬那馬黃賜皆為土州守。已移思恩守備於周安堡。有成議而布政使以為於法不便。當立二長官。長官各提兵一千人。而有琴水橋荒田及南丹衛屯田。民田皆歸我。可賦糧以佐兵餉。不足則取三里魚峯巷賢堡兵餉三百五十餘兩。不足則取樊公懸等約戶每加三錢五分。歲以為常。皆給兵。可召三里。十冬三

潮峒老卽度田。因開立墟場。以通思恩。慶遠。武甯諸道。然後建社學。子男請以義勇。蕭紳爲千夫長。黃昌陸雲。爲百夫長。姑與冠帶。埃三年稱職爲真。而備兵使。霍與瑕。以爲八寨。故不甚廣乎。當陞爲州。而使黃賜提兵六百人守之。而龍哈。哱咳。可立土巡司。請徵安定兵二百人。付黃昌。備龍哈。徵興龍兵二百人。付常富。備哱咳。卽以守備移於鳳化城。黃村。俾與黃賜。並得調度。二邏使。其後制置使。竟請八寨爲長官司。而以兵八千人。屬黃賜爲長官。備黃昌。常富。皆給冠帶。爲土舍。亦各引兵二百人。食二寨如約也。居六

武功錄

八十寨諸羅列傳

二二二

四九

七年。十寨復聚黨萬餘人。據人田產。白晝大都之中。剽人而奪之。金甚至攻城略庫。戕官殃民。十寨之衆。六七載之間。乍降乍叛。非復曩時樊公懸等所約也。於是制置使劉堯誨。及臺御史張任。請弓矢。得往正其罪。然後與諸裨將約。約不至三月。費凡七萬餘兩。而寨酋之頭。欲盡懸獻下。以河。斬首捕虜。凡一萬六千九百有奇。奪獲器械三千有二百。牛馬二百三十。九頭。果以三月得捷也。故事。北邊斬首捕虜七十以上。爲下捷。九十五以上。爲中捷。一百一十一以上。爲大捷。女直倍三之。秦賊倍六之。反賊倍十之。於是大

司馬方逢時。從制置使請。乃咨儀部。使大鴻臚引使者至。御前宣讀捷音。事下。太宗伯。乃於五月十三日。常朝。期宣捷如禮。是日大鴻臚致詞。行五拜三叩頭禮。已遣公徐文壁。侯李言恭。伯陳景行。祭告南北郊。及太廟。而是時。制置使殷正茂。及御史顧鈴。布政使吳椿。盧仲佃。按察使林澄源。皆去官久。例不敘。御史胡宥。乃訪誅納以聞。而征蠻將軍王尚文。及姜忻。李一廸。侯國治。彭文質。陳俊。陳應春。林舜道。歐陽模。彭富。王天爵。周舜岳。劉世賞。皆有功。於是守令得敘者。於郡守。則李遇春。鄭國臣。於同知。則梁

武功錄

八一寨諸羅列傳

二二四

直。鄭應齡。周易。王一岳。李應魁。魏仕吳。於通判。則李佳徵。江龍。黃杞。李尚桂。朱會極。胡中。於司理。則孫承南。蔣上欽。顧志邦。劉正賓。於州守。則饒敬承。漆文昌。楊茂先。陳一定。趙崇鳳。於知縣。則丘鏞。勞守謙。黃約。李三樂。功次之。上乃賜劉堯誨金四十兩。表裏四。張任。王尚文。金三十兩。表裏二。姜忻。侯國治等。金十五兩。李應祥等。金丹等。王天爵等。金十兩。自是之後。論土吏功。行賞於田州。則岑大祿。那地。則羅瑞謙。下雷。則許宗廕。安定。則潘承紀。江州。則黃河漢。龍英。則趙邦定。歸順。則岑瑾。遷龍。則黃兆翁。泗州。則岑紹勳。

東蘭則韋文韜當第居上等而鎮安則岑奇鳳思明則黃承祖萬承則許國璉上林則黃允章上映則許宗惠都康則馮紀白山則王觀那馬則黃如金永順則鄧得揚彭大武忠州則黃有瀚興隆則韋觀思明則黃恩隆南丹則莫之厚忻城則莫鎮威當第居中
 等湖潤則岑壽松下旺則韋顯威古零則覃文顯當第居三等而向武則黃瑚羅陽則黃獻當第居四等安隆則岑洪舊城則黃正武靖則岑清寶歸德則黃朝果化則趙祖銘都陽則黃受山定羅則徐權皆與黃瑚等法當論如律於是 上賜岑大祿等金二十兩莫鎮威等金十兩岑洪等下臺御史逮問明年春臺御史張任卒於官而御史王宗載以請 天子幸哀憐任以死勤事予之祭葬是歲也以八寨分為三鎮各建一城而以東蘭州韋應鯤韋顯能及田州黃馮充為土巡檢得比古田例留兵一千人附土吏許宗蔭許尚惠岑太祿仍屬賓州而以思恩叅將統之先是三里屬上林之循業撫安古城久為賊巢今改為龍哈啞咳矣其下增建二堡而請自楊渡水為界盡墾為屯給南丹衛通道慶遠賓州而使思恩三里皆聯絡不絕巍然一大觀也

讚曰

余聞之都御史李公遷曰八寨之民淳朴太甚不患其心之不誠而患吾所以處之不得其理不患土官之力不能制患其制之太過或不堪命而為它時之憂豈其然乎且八寨自嘉靖中新建伯討平以來至樊公懸歸降能幾何時而旋有已卯之役哉十寨庶幾無它腸與建堡開屯久矣為塞上畫無窮之策也

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一 雜錄

三六

馬平韋王朋諸獍列傳

常王朋。馬平獍也。先是大將軍擊破賊巢。因建營堡。使土舍常志隆提兵往屯其地。以故王朋視堡兵為仇讐。常率東歐大產諸酋。阻山橫行。要挾營堡。而分守使彭應時。備兵使周浩。使千總往撫。竟殺之。而會壬午秋也。縣官度田。王朋至為阻撓。得亾恙。遂肆劫略。白晝行村落。如入無人之境。有司莫能禽。於是總戎王尚文。李應祥。參將金丹。請於制置使劉堯誨。臺御史郭應聘。得提千總張茂功。吳國勳等兵。及忻城莫鎮威。下雷峒許宗蔭。諸土兵。攻巢先登。斬首凡六百六十二級。俘獲凡四百三十七人。牛凡五十三頭。馬凡一十三匹。器械凡二百四十有奇。奪獲被虜凡三人。而是時柳州守則陳大猷。同知則漆文昌。倅則宋和慶。慶遠守則高文炳。皆以功著。初馬平獍。常請鄉士大夫之託。以佃丁莊戶。浮沉閭閻。而鄉士大夫亦親入寨峒。遂至交錢財。稞租責息。出入縣庭。始未嘗不相善。而後漸自相戕賊也。而大司馬梁夢龍。請著為令。令監門各立門籍。嚴加譏察。所與徭獍通。而因而致富者。即以其財產沒官。詔可之。由此獍人大凜凜也。

讚曰

西粵之有徭獍。譬之家室之有鼠也。非不欲一鼓而殲滅之。不勝其殲滅也。常王朋故遺孽。幾為魚肉。然欲致其死。則死矣。何知有今日乎。以我冠裳斌斌。至聞與此曹。稞租責息。嗟夫。養虎自貽患。戒之哉。戒之哉。

高江諸徭列傳

高江諸徭皆出自大小洞江及大小亮村也。傍近
頭三妹平峒諸巢。假羊大窠。諸徭往來互相為奸。四
方逋逃。皆凶抵其間。隆慶中。大將軍常提兵往正其
罪。桴鼓不鳴。今上之戊寅也。酋長盤宗明犯邊。遊
吏執而修之於社。凶何諸徭悉欲報邊吏。乃乘風縱
火。燒大結堡。明年直指使舉士於鄉。鄉書因郵置以
進行。至小葦灘。諸徭劫略之。毋遺。居二三年。復大入
猶巷堡。殺我兵一人。我兵轉鬪。殺一人。傷四人。頃復
犯小結灘。奪商塩。而會平樂兵。變諸徭亦窺隙而起。

武功錄

高江諸徭列傳

三十九

三十九

遂擁衆走。猶兒堡潛伏西岸。大洞江。逢千戶李夢龍。
百戶劉卿及廣運堡哨兵廖異四等舟。而商人朱子
隆等亦多附卿而行者。諸徭廼慶官舟。略舟中行李。
卿與諸行人並跳走其下。灘底水湍。多失脚。赴水溺
死者九人。夢龍見為劉卿死。睚眦盡裂。急與哨兵殊
死戰。諸徭盡貫弓執矢射我軍。我軍中流矢而死者
九人。於是昭平守備陳邦佐與猶兒堡哨官陳珊移
於府江。備兵使葉朝陽。右江備兵使郭棻。即請臺御
史吳善。先以會城標兵二百人。馳高江。因使總兵呼
良朋。即以羽檄徵許尚惠。岑紹勳。岑瑾。許應珪。常文

翰。岑奇。鳳。黃如金。徐國黃正。羅謙端。常觀。莫崖。諸土
吏兵四面而至。於是參將白玉。遊擊童元鎮。卻敵先
登。生獲李蘭堡等一百有九人。俘獲七百三十九人。
斬首一千一十一級。奪獲馬牛。凶等。我兵傷一百一
十有五人。凶一十人。凶何。制置使吳文華。及臺御史
奏聞。而屬御史黃鐘訪誅。納具如所請。上從本兵
張學顏議。有詔。遷吳善秩一等。及呼良朋。它賜金
皆二十兩。表裏。凶之。是時葉朝陽以兵變。當左遷。待
罪行間。詔從副觀察使秩調。而郭棻。金十兩。徐時
可等。金五兩。而吳蒙華。久蒙上賞矣。諸匪皆北鄉叩

武功錄

高江諸徭列傳

三十九

三十九

頭此皆 陛下之靈社稷之福。臣等何力之有。乃辱
九重爵賞。下頒也。是時乙酉閏九月也。先是把總陳
賢往歸順。江天寵往九司。及邢馬。定羅。徵土兵。索取
折度鞍馬諸類。凶厭。而都護孫世寶。提泗城。東蘭兵。
備三木卯。諸村。因使東蘭兵託名搜賊。劫殺一空。於
是御史黃鐘劾奏。上以孫世寶等。下御史逮問。凡
調兵進兵。需索諸積弊。皆繩以文法。至嚴。乃自是歲
始也。

讚曰

黃御史所奏徵土兵之弊。良是。余聞土兵自初調之

後續有二調三調。以至四五調者。始以爲過。在諸土吏奉行不謹耳。及土兵至。則有徵五百而遞增爲七八百者。有徵一千而遞增至一千五六百者。各爲報效。而後乃今而知。諸土吏毋過也。我偏裨諸將軍。有如得充調兵之役。多提幫手棍徒以行。既至。索土吏及行。索驛騎。延引歲月。徒欲充滿囊橐。安在其爲大兵計乎。語曰。烏鈔求飽。吞肌及骨。豈謂此耶。

武功錄

高江書程列傳

三十一

一五

懷集嚴秀珠諸徃列傳

嚴秀珠懷集獠人也。而與車廷惠諸酋。雄據一十五巢。環四面二百餘里。自上世爲諸郡邑所患。苦正德中。大將軍提兵往征之。歸降。幸亡恙。自是之後。盤牙連歲。生齒益繁。而懷集有金鵝之酋。松栢之酋。龍嶺之酋。塌七之酋。賀縣有大灣之酋。磨刀之酋。深桶之酋。佛篋之酋。企塲之酋。黃沙之酋。開建有水細之酋。白蓮之酋。往往欲相扇而起。公行郡邑。顧未隙耳。隆慶中。常與流賊陳龍洲略郡縣。殺百戶朱裳。今上卽位以來。標桀尤甚。與懷集民高鳳。梁章。金接。高潭。武功錄

梁玄珠謝生等數十餘人。殺把總羅定朝。與賀縣叛賊蘇應曉。金敬李用庄。略樟木寨。梅花峒。殺金宅數人。久之。秀珠失遺耕牛。然禍所從來矣。迺佯爲報怨。擊鮮椎牛。聚黨數百人。遂走開建。封川之間。略寧峒。茶村。牛二十五頭。殺九人。鹵七人。是時村落之間。皆畏秀珠甚。東西逐逃走。而獨西村寨。鳴鏡砲如雷。擊死三人。傷一人。於是開建令范調元。蒼梧令李白巽。懷集令林春茂。賀縣令李介福。移蒼梧守巡使。大管勳來經濟。急使懷集尉陳經濟。提南龍鑼鼓營兵追逐。生得鄭安。梁三。羅黎保三人。斬首四級。項之。

守巡使竝請於制置使吳善迺以羽檄馳兩廣總戎
戚繼光呼良朋。即徵東粵標兵。及羅定東西山泗城
郭康。歸順。肇慶。北岸。大崗。諸兵。而東粵守巡使陸萬
鍾。鄭人達。王泮。朱東光。既引兵雲翔而至。分爲五道。
而以叅將戴應麟爲將軍。出伏虎營。王如澄爲將軍。
出蘭峒山。魏宗瀚。姜虎爲將軍。出石牛營。守備楊壽
甫爲將軍。出仇峒。遊擊沈茂爲將軍。出會珠營。而屬
王泮。來經濟。監之。而肇慶守鄭一麟。梧州守林喬楠。
平樂守鄭時章。及同知鄒通平。鄭應麟。日夜趨肇慶。
俸朱士貴。梧州司理莊敦義。轉輸軍中。饋餉不絕。皆

武功錄

不獲樂譜錄

主

四

期二月初二日竝舉。於是伏虎軍擊金鷄。松栢。埔七。
諸巢。先登破之。斬嚴秀。珠。韋。胡。通等首六十一級。俘
獲八人。奪獲牛四十四頭。器械三十有奇。蘭峒軍繫
古城上下諸巢。卻敵破之。斬區世奇。韋亞養等首五
十四級。俘獲一十二人。奪獲牛四十三頭。奪獲被虜
一人。器仗一十有九。石牛軍擊深涌。佛萎。龐。埔。諸巢。
卻敵。先登破之。斬劉高。滿。劉。福。昌首二十九級。俘獲
一十四人。奪獲牛四十頭。馬十二匹。會珠軍擊水細。
白蓮。黃沙。龍塘。諸巢。破之。捕虜徐廷穩。鄧時華等。二
十四人。斬首三十二級。俘獲二十二二人。奪獲牛二十

頭器仗三十有奇。仇峒軍擊破大灣。磨刀。企。勘。諸巢。
破之。斬歐福。正。陶。伯。正等首九級。俘獲六人。奪獲牛
十頭。器仗一十有奇。諸偷悉犇青水尾。佛萎。鐵。帽。諸
山。於是戴應麟進據金鵝。巢爲營。且日。帥所部追亡
逐北。至青水尾。鏖戰。生獲陳朝瑞等一十人。斬首六
十三級。俘獲一十二人。奪獲牛七頭。馬一騎。器仗一
十有九。復追逐至大竹山。斬蘇運進等首一十級。俘
獲一十五人。奪獲牛六頭。復追亡至更鼓山。斬鄧仕
石朝行等首一十七級。俘獲九人。奪獲牛八頭。蘭峒
軍追古城賊至三岳。大鐵帽。斬鄭明。端。單。朝。龍等首

武功錄

不獲樂譜錄

主

四

六十五級。俘獲五人。奪獲牛二頭。器仗二十。石牛軍
還入佛萎。斬劉貴安等首一百一十七級。俘獲一十
三人。奪獲牛三頭。馬一騎。器仗八十。復攻大青山。石
坂嶺。斬首三十二級。俘獲七人。馬一騎。復追古。婁。大
山。斬首三十三級。俘獲四人。奪獲器仗一十有奇。復
追亡至譚。輦。石。岩。生得盧亞添。吳朝富等三人。斬首
三級。俘獲四人。會珠軍追亡至飯。甌。埔。青。水。尾。生得
車廷惠一人。斬首一十四級。復攻龍塘。尾。斬李先富
等首一十九級。復追亡至塘。龍。黃。沙。尾。生得龍秀等
五人。斬首四級。俘獲二人。奪獲器仗一十有奇。仇峒

軍追亡至大灣山斬陳惟德孔四第等首二十六級
俘獲一十二人奪獲牛七頭還搜古城斬首一十二
級搜沙壩企塢生得梁石滿二人斬首六級俘獲五
人奪獲牛二頭復疏捕企塢山生得劉國全等二人
斬一級石牛軍逐北至都逢程家山生得李結成劉
福成等一十四人斬首二十九級奪獲馬一頭器仗
一十有奇銀五十兩而是時開建尉楊萬珠慶南令
山生得李廷業等九人俘獲九人復捕伏鶴膝嶺斬
首二級富川吏目王言慶戰石臥龍鵬諸灘生得劉
朝珠等八人斬首一級俘獲五人懷集尉陳經濟慶

武功錄

卷之三

三十五

戰燕嶺生得吳朝海姚榮才等一十六人俘獲九人
奪獲牛二十七頭還戰南陀大岳諸山生得周子傑
等二十二入俘獲三十人奪獲牛五頭時乙酉二月
盡也於是銅鍾牛欄丁口約四百人皆踵懷集縣庭
中叩頭吾等誠願克戍卒守險而羊橋八峒千餘人
願為撫民相引赴賀縣語亦如之曰天子聖神諸
公卿笑無遺策我輩如孤芻腐鼠耳而與其阻山障
間長嬰大罪且莫引領待斧鉞孰與為治民得提桴
鼓立軍門以備宿衛之選寧不媮快乎後大司馬梁
夢龍以臺御史捷覆奏上幸賜大司馬以下爵賞

金錢有差始叛賊李用庄久闕匿羊橋峒至是峒老
逆奉到邊請死罪甚至執兵戎以衛我界上險隘而
懷集牛欄銅鍾上下帥故反側悍甚今亦歸降而大
將軍梟斬以示威武者不過銅鐘后山十數人而已

讚曰

金鵝之捷豈天欲殲除此屬耶何其滅之速也余數
其師旋之期猶不至三旬而百年之通寇蕩滌殆盡
哉府江十寨皆犁其庭掃其穴而郡縣之其為金鵝
諸巢善後策不少概見何法曰多笑勝少笑不勝也
夫徃徃難倖滅漸拔巢而郡縣之此多笑者也

武功錄

卷之三

三十五

土吏黃拱聖列傳

黃拱聖恩隆男也。先是黃武崇於國初歸降。給府州印信各一顆。而是時長子黃忽都授官郡太守。次子黃均授官州太守。都傳至承祖。授傳至泰。泰正室生四子。長恩詔。次恩錫。次恩隆。次恩祐。庶室生三子。長恩重。次恩承。次恩祿。而會詔錫後先久物故。隆當行州事。於是以詔妻趙為妻。錫妻黃為次妻。黃廼承祖姊也。而趙生三子。長拱極。次拱宸。次拱闕。黃生二子。長拱廷。次拱聖。而州印故封貯太平庫。庚辰中。隆從征諸徭有功。得給印以嗣。隆尤寵黃。慮拱廷拱武功錄 卷之六 黃拱聖列傳

聖實庶出。勢不得嗣。於是謀於承祖。因欲載領印券。其時拱廷得嗣也。隆既嗣。即奪祖所授黎龍白鵬。當達那橫那煉諸村田土。弗得與。動干戈。且莫相仇殺也。亡何。隆罹霜露之病。以為承祖於我隙益深。設百歲後。是屬豈為我子孫計久遠乎。廼大書遺命。取族目恩祐。黃冕。及州民舉結。因以印并皆附拱極。而隆遂溘然捐館舍矣。時丙戌五月也。承祖聞隆死。是日擁眾擊拱極。欲還隆所奪村寨。而目兵盡走上搏。戰殺三人。相當拱極懼有後禍。乃請於臺御史吳善。御史黃鍾願使它官撫其民。於是以指揮使楊柱

芳往。亡何。拱廷偕李逢霧露。病在喉門。承祖乃使醫人阮仕偉視脈。而母黃及裨金蓮的臺供藥餌。竟不可起。死矣。首目鄭錦。及州民張國用。左驗無它腸。然拱極禍所從來矣。且日祖乃急使使者歸。歸時。黃佯言拱廷飲醜死。而內人黃受黃師明。及周佛黃仲。周明果如黃氏指。大言拱極毒死拱廷。於法不當。嗣我郡太守意以為有如鄉老能以拱聖嗣。歸黎龍諸田。兩相和好。它日陞賞如約。不然。我以兵虔劉。廼眾也。乃送奉黃受黃仲。及周佛。周明百金。為治兵費。於是約鄧寧。單彭。郭佳等。以六月十九日。並詣州前。而單彭來自東門。郭佳來自西北門。皆持鬪器入拱極欲逐走。恩承止勿走。拱極乃携妻許。及弟婦趙。走入後衛。而王朋闖。廼負拱聖出走。單彭即與黃蓋甘京。林武等。追亡。執拱極。取印。會楊指揮至。拱極佯以為在楊指揮所。農二乃去。楊指揮衣裸身。實無印。驅逐出門走。已。鄧鑄。鄭鏗於柱上索印。不可得。復解拱極衣。疏索得印。廼屬黃受附拱聖。蓋因欲致拱極死。廼立券。使黃師明與張國用。貨三十金。給鄧寧。鄧寧遂欲劔斬極。極曰。吾無罪。誠欲我死。我欲自縊死。寧乃以弓弦與極。極竟自縊死。死矣。妻趙負屍而哭。極

哀寧及陸戴復殺趙趙有幼孩二人呂燦張國用即捐棄於水溺死寧伴告拱宸拱闕吾貸女死送女往龍州拱闕果亡抵於寧家寧因請於拱聖吾復奪二虎子索重賞拱聖與之金十兩是夜夜半即與黃師明等殺宸與闕詰朝農義藏等以板盛拱極及母屍以篋縛拱宸及拱闕屍燒毀置江中而陸戴甘京黃蓋等遂立十一日拜拱聖爲州太守而拱聖竟擁大蓋策駟馬入州也既到官官事即論功行賞乃陞土兵鄧寧爲總印農義藏爲哨首頭目黃蓋甘京陸戴林武爲總萬戶內人黃師明爲總哨甲首黃受長監武功錄 公黃蓋墓志傳 三九四

黃世延是時許外家請得世延以歸承祖不許於是制置使及御史皆傲太平郡守趙釋許竟如所請也頃之逮捕拱聖及鄧二農臺王引標等對簿而龍州江州龍英太平全茗恩城諸州及下當上朕諸土峒皆爲左驗拱聖既死服有死罪迺奉印對太平府庫而備兵使議以拱極幼男黃世延嗣而以許氏爲官母官第太平諸生黃恩承及頭目鄭鏞輔之埃異日世延長大給印先是南太二守議以州改隸漢府而黃冕等以爲本州賦稅故輸南寧願隸南寧也於是臺御史劉繼文御史蔡系周當拱聖以下罪請梟斬武功錄 本黃蓋墓志傳 四十一

讚曰

黃承祖衣冠而以思明隸太平也如議以請 上皆從之於是梟斬拱聖等思明市革

語有之天道好還絲毫不差豈不信哉恩隆兩妻丘嫂欲傳嗣於庶而乃嗣拱極者此非情也率之拱聖以庶子弒兄儂及宗枝幾盡誠天所以報施恩隆而顧第太慘耳許氏孤兒得免虎口終爲極後偉矣出此觀之立嫡以長亦天道也豈徒 國憲哉

山賊楊秀列傳

楊秀。武宣大盜也。庚辰夏。縣令饒養浩病伏在床。楊秀與劉子連。廼窺公庭之隙。夜半帥十餘人。執炬鳴銃。走西南城。殺監門賈扶。毒直擣縣庫。庫祿將那取。弗能敵。遂逃。於是諸偷持斧擊破後衛門。執養浩。略柴薪俸資。因趨養浩。並詣庫。奪庫金六百四十五兩。銅錢三萬二千四百文。會佐史董仲宣出視。令秀即劒斬之。復由西南出。養浩行至古跡灘。請還。得免。而當是時。諸偷聲音半似衛承人。半似浙烏銃手。邑中皆莫能識辨。且日日出。養浩移衆議視。右江兵巡武功錄。一。山賊楊秀列傳。使姜忻。急使柳州倅胡中行。縣具如所請。廼簿責指。揮使張啓賢。李惟聰。與巡微驛丞徐朝欽。急賢等。乃提邏卒大索邑中。及旁近郡也。亡何。梧州倅黃杞。捕獲劉子連。廣州捕獲趙賢。曲江獲生口三人。皆有奸賊亡慮二百餘金。而制置使劉堯誨。大會臺御史張任。御史胡宥。劾。奏參將倪中化等。事下御史大夫陳炯。問狀。炯輕重當饒養浩。以上罪以請。上有詔。左遷姜忻。及郡守李遇春。秩一等。免饒養浩。李惟聰。官。偕徐朝欽。張啓賢。逮問。於是主計者索諸偷。且莫不暇休沐也。

讚曰

粵西既不勝徃種之苦。而奈何偷盜。又復竊發乎。武宣之役。操戈而入者。亡慮五十餘人。廼至執縣官。劫庫而奪之金。豈不謂強。而論之於徃種。蓋所謂鼠竊狗偷。何足置齒牙間也。當是時。方嚴捕盜之法哉。

武功錄

一。山賊楊秀列傳

四三

流賊黎福莊黃

黎福莊平樂上四屯。其地故近焚屯。通廣東大羅山。互相為雄。長虎踞狼吞。隆慶中。福莊常與男黎天龍。九合諸種。大入富川。略并橋。及鍾用。眉寨去。已略霞江龍眼寨。去。由此福莊益慍。亡所顧忌矣。甲戌春。遂與獠人章六哥等。大入鄧塘。東屋村。因圍石面山。執歐孝廉。適以金錢贖得免。居一二年。丙子。會富川割二五圖。實縣割招賢鄉。建昭平縣。福莊遁窺際。約下四屯酋長周淋湘。章方相等。及大羅山流賊一千餘人。直走賀縣。桂嶺。遣使李廷堦。提兵疾

武功錄

卷四

四三

諸酋相扇而起。六使者獻惡天龍大怒。生髮。上指冠

於是移都御史。公總戎李錫。因使指。重元鎮。送奉旗牌。而以指揮。六京。行參將事。乃徵。武常安。福祿。土兵。募遷江民。兵。屬守。巡使陳應春。沈于水。彭文質。吳嘉禮。調度。亡何。洛容。荆峒。北。諸。亦聚黨。路里。號村。我兵。即疾力。搏戰。生得一人。斬首。三十四級。餘黨。遂逃。常安。福祿。兵。追亡。逐北。斬首。十六級。我兵。勇氣。益百倍。乘勝。擊天龍。巢。遂攻。白。五指。皆破。之。斬首。一千三百七十六級。俘獲。二百一十五口。牛。五百五十四頭。馬。四百百。器械。五百七十有八。而獨天龍。得逃亡。賒死也。其後壬午。平樂。倖朱應辰。以為賀縣。里松等八峒。有眾二千餘人。旁近楚之。衡永。東。粵之。連。陽。開。之。格。之。懷。集。山。菁。幽。深。徑。徑。依。阻。于。其中。盤。牙。連。嶺。有。司。莫。能。會。請。立。土。司。而。以。把。總。黎。邦。伯。往。臨。之。而。於。楚。江。率。諸。隘。口。則。立。堡。備。兵。五。千。人。陳。應。春。其。其。議。因。制。置。使。郭。應。聘。以。請。以。樊。家。中。下。屯。及。攻。城。江。源。近。立。土。司。皆。有。成。效。故。也。黃。邦。緣。韓。其。酋。長。也。其。巢。旁。近。北。海。廉。州。合。浦。銅。鼓。諸。巢。自。上。在。為。驛。場。患。成。化。中。大。將。軍。常。擊。破。之。延。引。至。今。上。已。卯。生。齒。日。繁。暴。然。愈。其。於是。與。北。海。

武功錄

卷四

四三

酋長黃章第椎牛與諸偷約約五六百人並馳木頭
 木綿大坡羅克金頂樟木諸村鹵略人民及畜產乘
 風縱火焚燒其屋居而去去金頂也迺以所鹵獲招
 諸村皆欲請金錢贖而復與城隍諸山反狼及合浦
 銅鼓諸偷走博白沙田之間已大入興業諸縣城門
 儆戒道路不通頃之吏目陳思聖請於兵巡使王原
 相而會御史顧鈴行梧州移原相乘傳馳辭林即移
 書制置使劉堯誨臺御史張任而以羽檄徵七山六
 雲北科連城指揮李汝賢朱綵杜熊兆把總林燧百
 戶艾濟雷朝輔等提營兵及戍梧士兵五屯旗軍四
 武功錄 廣西通志卷之四
 而而至而是時梧州守陸萬垓同知魏仕吳司理蔣
 上欽治兵餉且莫不暇休沐也邦緣見漢兵強盛自
 度弗能當皆遂逃還故巢於是杜熊兆備興業高智
 備橫州烏蠻甜菜橫石磯而諸兵日疏索鬱林道上
 迺生獲躡梁善富黃四等而後知黃邦緣即覃扶王
 覃扶安即覃安也先是興業鄉士大夫士庶潘大廣
 十冬譚汝讓等日夜匍匐悲號於將軍所願為我畫
 便計若不蚤殲除此屬吾等誠不得旦夕安枕也是
 日周勳李汝賢軍自木根而入林燧軍自平山而入
 皆軍於運塘朱綵自平山而入軍于塘甘雷朝輔

備自橫嶺而入軍于石門艾濟用自跳崆而入軍於
 馬村會把總王明依計獲酋長黃邦綠覃全周顯羅
 扼檻車傳致軍門屬左江兵巡使李一迪及陸川令
 樊祖按驗有狀由此三軍皆跳驅以為邦綠既就禽
 禽它輩此警猶口中虱耳於是期五月十七日攻木
 頭城隍石礙塘表崆峒銅鑼諸巢先登卻敵破之周
 勳斬首捕虜四百一十八級俘獲一百二十一人奪
 獲器仗六十有一牛馬六十頭我兵亡一人傷二十
 八人張榜生得八十八人俘獲一十六人招撫民狼
 三千八百六十八人奪獲器械三十有九馬四匹耿四
 武功錄 廣西通志卷之四
 張本生得三人斬首三百三十三級俘獲一百八十
 一人奪獲八人器械七十有九牛一百四十八頭馬
 一十六匹我兵亡三人傷二十一人尹邦俊生得一
 人斬首一百二十四級俘獲一百有一人奪獲器械
 二十有八牛二十頭馬一匹我兵傷二人於是班師
 而還時七月二十也居頃之廣西守巡使王厚相李
 一迪侯國治以黃邦綠等捷海北兵巡使熊惟學以
 黃章第等捷上莫府斬首捕虜凡五千一百五十六
 人以請事下大司馬方逢時具如所奏於是
 賜劉堯誨張任金三十兩表裏二王原相等金二十

兩李汝賢等金十五兩。摩萬垓等金十兩。

讚曰

法曰：神乎神乎。至於無形，鬱林興業之間，旁近海北，諸賊乘虛而出，則人不知其所守，乃飽飫而歸，則兵又不知其所攻，此豈非無形之險哉。且鬱林之捷，於甲面縛而請者，以千數，安可保不為它日之黎福莊黃邦緣乎。此非獨其勢然，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乃自古記之矣。

武功錄

不遠千里，不遺餘力。

叛兵呂子和張鳳梁一貴列傳

呂子和，岑溪裨將也。先是，協總金仲恩與佐史唐祐妻通，而會公館領類縣令葉詩，使祐繕治之。祐携雞往公館，行至館門，雞散走，祐追亡館所，仲恩與祐妻方坐公案上，相嚮飲醇酒，大自笑樂也。仲恩見事泄，畏祐遂乘醉執祐，祐大聲聲言殺人，得解。是夜，恩命庖人擊解，約學博張講飲，飲至夜半，講惡縣官不給民兵，治乘輿，乃為恩謀，使兵眾先擊之。旦日日出，果與把總張之賢使哨官呂子和、陳泗集戍卒百餘人，擁大蓋策駟馬，直走縣門，鼓噪聲欲殺唐祐，而班頭賴清解釋之，頃縣尉楊璽請於分守使王原相，參將王德懋而縣令亦移制置使凌雲翼矣。事下分守使，迺使百戶王廷棟、連王德懋、張之賢、金仲恩、廷棟，既到縣，即使使者大索請戍卒，一切皆案治之。諸戍卒皆惶懼，恐染干事，於是呂子和復聚眾走縣門，欲殺令，令遂逃。楊璽即與司庫以庫金埋伏後園，躬提兵，壓諸兵，得保縣令家室。我兵生獲陳鳳等六人，餘黨皆奔走。過南渡水口而去。分守使急使百戶艾濟用安撫以羽檄征成梧狼兵，及七山李汝賢、北山劉期棟、連城朱雲、雲杜熊諸指揮兵往擊之。朝棟斬首

武功錄

不遠千里，不遺餘力。

吳天

六級生獲十一人李汝賢斬首四級生獲八人朱綠斬首六級生獲十一人是時縣道皆備兵兵衛甚嚴北流生得五人廣容斬呂子和等首二級我兵乘勝勇氣益百倍追逐至潯州斬首四級生獲四十三人皆繫梧州獄復鼓行行至貴縣石塘村諸戍卒度勢不能敵皆負弩矢羅列於道左望見德懋單騎諸戍卒盡叩頭具言將軍幸寬假吾等死唯將軍所左右由此許諾得贖罪畢屯北地矣是時戊寅冬也雲真乃案王德懋等罪以請而給諫光懋亦上書劾奏大意欲重治失事諸官將以風邊吏於是大司馬武功錄

六卷卷九第廿九頁

方逢時案諸疏覆請上有詔免葉詩官張之賢等下御史逮問貶季豫秩一等奪王原相俸半載諸有從亦由此得除罪相與滌盪前過曰唯將軍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

張鳳平樂戍卒也常為寇東粵事覺三抵于把總黃恭由此得為蒼頭軍備府江先是制置使郭應聘破府江諸徒請置土吏於是上中崗則屬各色把總齊凱下崗則屬土吏凱領田凡一萬三千八百八十九頃得招致敢死士為兵矣故事平樂營兵三百五十人給餉月八錢壬午冬參政使陳應春請

裁為六錢鳳習知東粵故八錢也迺與張元王等謀曰何不俱赴縣官請增餉由此出死罪囚略縣庫遂走東粵可乎元等唯唯於是擊牛酒為盟是日即立張鳳為都總張元為頭總王鸞為二總梁朝為三總何明為四總江大為五總范惟芝為主謀張學為記室張學伍等一百三十人為長幹直走城中鼓噪欲增餉殺黃福賢等一十三人傷輅守堯等三十六人縱火燒民居奪驛騎馬四十餘匹財產亡美會齊凱詣府而備兵使葉朝陽急使守備使武應龍同凱往諭之遂隨凱入洞日中日中渡江竟執鄉大夫王佩璽而去是時縣當給軍餉凡三百金平樂乃出帑金凡一百五十兩副把總黃恭給軍而司庫唐天選罹病甚餘餉埃異日頃總戎呼良朋提標兵土兵縣平樂營之眾以叛而去者固二百六十餘矣齊迺釋佩璽傳馬貴陳子鳳首因復與膠致張學伍等請贖死總戎知貴等皆非渠魁弗從鳳從帥其眾走荔浦城下欲攻戰會參將白玉提承寧兵至而土舍覃文奎兵亦起鳳等見我兵五合六聚眾弗敵迺以凱家室闕匿于隘中先以數十人衝鋒白玉即斬其衝鋒者二人以徇諸叛兵皆股栗頃諸叛

兵復盡出其眾。殊死戰。廼以鳴鏑射我軍。我裨將江
惟中等二十餘人。中流矢。幾死。於是諸軍大戰。數合。
擊破之。斬首二百有六級。生獲葉子明。張鳳。齊凱等
二十二。人。弓矢鎗刀。旗幟。諸什物。亡筭。是夜。凱自縊
死。於是制置使吳文華。簿責黃恭。及平樂守周圻等。
以請。上謂太守支放。後期。致激眾倡亂。傷命數多。
遣執金吾逮周圻。問狀。是時甲申。秋八月也。給諫
王三餘。亦上書劾奏。葉朝陽。復謂以營兵之故。而
罪及上官。恐長諸軍驕悍。請以朝陽戴罪視事。上
可之。亡何。周圻以檻車至長安。詔鎮撫使卽訊。既

武功錄

本朝皇帝親征

五十二

得其狀以聞。上謂圻支詞抵飾。詔所司以重罪
論。居頃之。給諫陳壁。上書言致圻于重法。非所以肅
反側子之心。而振國威也。而給諫鍾于淳。猶慮府
江去蒼梧可五百里。其間山高林茂。爲兩粵咽喉。而
府江又南岸之逋逃藪。譬兩岸。則門戶。而三峒。則堂
奧也。先是。上有詔。詔大司馬張學顏曰。近來各
處募兵。多係無籍。投充各該管軍官。貪縱撫馭失策。
以致釀患。啓釁。貽害地方。於是。上書言齊凱既伏
誅。淳意欲三峒。或易以把總。或易以土吏。比筭以決
而營兵。則莫若練土著。稍稍厚其廩餼。以招致之。張

希臯奏亦此意。事下戎部。始征蠻將軍居。後
制兩粵。後盜賊鼎沸。復以總戎一人。居粵西。頃周圻
請于鎮撫使曰。水東賀縣。與大羅山相連。張鳳先欲
略水東。因從大羅山走東粵。皆有狀。由此觀之。兩粵
兵防。誠不可不嚴也。

梁一貴。梧州大峒戍卒也。峒故有左右營。控制諸蠻。
先是。參將吳紳。到官督事。卽欲部署諸戍卒。廼治錫
錯竹箒。因與諸戍卒。期以二十八日。閱諸軍操。曰。敢
議令。及不如令者。請論如軍法。時丁亥。四月二十也。
居七八日。紳果登大將軍壇。鳴金鼓。閱操。屬哨官梁

武功錄

本朝皇帝親征

五十三

鳳傳令。會鳳新視事。不閑於軍法。失儀。紳大怒。命左
右榜掠之。二十已。命縛致戲下。於是梁一貴。胡一倫
等。帥右營兵三百餘人。直走入紳所。鼓噪。將竹箒毀
折之。負鳳出。圍紳。復大言曰。吾等盡下班。若烏柰我
何。紳不得已。疆爲好言。慰藉諸戍卒。請戍卒始出。是
時。來經濟爲蒼梧兵巡使。急使指揮李汝賢。馳信得
安堵。於是逮捕梁鳳。羅本。錢子和。及叛兵梁一貴。胡
一倫。黃珠。蒙惠。楊明。繫梧州獄。卽請于制置使吳文
華。及臺御史吳善。御史蔡系周。皆後先。上書議。調
吳紳。而以梁魁。梁一貴等。罪當死。會大司馬王一鸚。

議亦如之。上乃詔曰。管軍欺蔑本管。故違軍令。悍成風。大壞紀綱。迺以梁一貴等五人梟斬。其後制置使劉繼文如。詔行。先是。上有詔。欲重治吳紳。而給諫吳之佳。上書大略以爲。南兵吳公泰之變。上幸動一副將。請軍圍視而起。今又治一參將。則是軍士挺臂一呼。將軍俛首。輒去。所謂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此賈誼常至痛哭流涕者也。

讚曰

善哉乎。吳給諫。練士兵。優家丁。諸策也。而給諫常自

武功錄

卷之二十一

五十二

言曰。招兵易。散兵難。散士兵易。散客兵尤難之難。願第老弱有汰。逃亡勿補。每一決。卽以土著敢死士補之。亦自足土著事。夫土著何敢叛亂哉。易曰。履霜。堅冰。戒其漸也。童牛之牯。嚴其微也。且岑溪之變。平樂之變。大峒之變。此豈獨將過。蓋亦諸軍漸驕。悍使然。

安南

莫茂洽列傳

莫茂洽者。宏漢。嫡子也。曾大父登庸。常給事黎暉。爲都方。登庸生方瀛。方瀛生福海。福海生宏漢。始安南在漢唐故郡。縣五代時。丁部領自稱萬勝王。而以子璉爲節度使。宋初。璉使使者獻見。藝祖封部領爲交趾郡王。璉爲都護。亾何領與璉。弟璉嗣。大校黎桓廢而篡之。佯爲璉上表。請以桓代。藝祖乃封桓爲王。黎氏故得有安南乎。三世復爲李公蘊所奪。與隆中。天祚以其方物畢獻。孝宗封天祚爲安南國王。安南

武功錄

卷之二十一

二

三十三

之爲國自此始也。傳至八世。女昭盛立。頃昭盛避位於其夫陳日煚。元世祖時。煚使使者款塞。請貢。於是封光。煚爲安南王。煚死。子日烜嗣。不請元命。元世祖乃遣鎮南王脫懽。平章阿里海牙。往征之。不克。其弟益稷。謁世祖。世祖封爲安南國王。成宗時。始以烜子日燁嗣。傳至十二世。日燁而我。高皇帝卽位。遣漢陽守易濟。往諭之。燁乃使陪臣同時敏等。來貢。請封高皇帝。使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往。遂封燁爲之安南國王。賜以駝紐。金銀印。及大統曆。及文綺。紗羅。四十純。且戒後世。毋伐其國。漢使至其國。而燁

已灑然捐館舍矣。乃以其姪日煜嗣。上乃爲文章使編修王濂充弔祭使。主事林唐臣充須封使使者。既至國。日煜奉彩輿鼓吹。率國人郊迎入。已爲日煜位。王濂南面布宣之。煜率群臣拜。俯伏如禮。且日日出。材唐臣奉詔印授之。煜率其臣北面跪受。初交人惟長揖以爲禮。行稽首頓首禮。自是始。居四五年。陳叔明篡煜。使使者阮汝霖入貢。以覘上意。上命却之明年。詔叔明以王印視事。如真。何叔明告老。請以弟熾嗣。其三十年。詔日煜以所侵丘温以北地還思明府。猶豫又不決。上曰。蠻夷相爭。自武功錄 八 貞 夷 治 列 傳 二 文 四

討賊當是時。日煜孫陳天平。已抵於老。搥會宣慰使。刀線及使使者送天平亦至。闕具以實來告。上皆憐之。詔有司賜居第。月給其廩餼。明年安南亦使使者朝。正月。上命大宗伯出陳天平示使者。使者識其故王孫也。大驚。因泣下。裴伯耆。延讓使者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上於是詔曰。朕謂陳氏以壻得國。今奄以甥繼之。於理亦可。孰知弒王篡位。僭號改元。爲天地鬼神所不赦。是年春。使御史李琦行人王樞詰問奄。奄使使者阮景真。席藁請死罪。稱實日煜甥如初。上恐其爲詐也。復遣行人聶聰。武功錄 八 貞 夷 治 列 傳 三 二

在嘉林。天平亦不疑。乃度隘留鷄林。行未至芹站山。道險軍行不得成列。伏兵乃忽從中起。劫天平。將軍皆出不意。不能當。亟治兵行捕。奄衆已斬絕橋梁。殺天平而去。是時大理卿薛崑適廣西邊。中舉爲輔行。遂感憾自經死。使者還。奏事。上大怒。欲往正其罪。卽命大司馬劉儁伺兵。於是使使者祭告嶽鎮海瀆之神。而以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爲左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爲左右參將。指揮使程寬朱貴爲神機將軍。毛八丹朱廣王恕爲遊擊將軍。魯麟王玉高鵬爲橫武功錄 二 其 廣 於 列 傳

海將軍。呂毅朱英江浩方政爲鷹揚將軍。朱榮金銘吳旺劉塔出爲驃騎將軍。是日。上乘六飛祭大江諸神。已饗將士。上臨江送之。于時天日開明。風便大將軍揚揚張旂志擊鼓鼓行而南也。上大喜曰。自此安南可平乎。先是占城國王占巴的賴使孫部言黎賊侵奪地界。請兵至是。上遣中貴人馬彬令占城備兵以防要衝。賜之鍍金銀印及紗帽金帶。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金織文綺衣三襲。於是副將軍輔自憑祥度坡聖關祭安南山川。因以檄諭其國人。數黎酋有死罪。罪至不赦。當是時。諸黎酋皆恃東

西都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乃自三江府。江南傘圓山。循富良江南。東下至寧江。又於富良江北循海潮江。希江麻牢江。至盤灘。因枚山盤牙九百餘里。緣江皆爲塹壘。木樵枝聯不絕。盡發諸郡縣民守之。水陸號曰七百萬。何。三帶州僉判鄧原及南策人莫遂莫遠並以其狀。徵告副將軍。而大將軍朱能行至龍州。乃逢霧露死矣。上復以張輔爲大將軍。以雲陽伯陳旭爲右參將。詔曰。大將軍開平王常遇春。偏將軍岐陽王李文忠等。率師北征。而開平王卒于柳河川。岐陽王率諸將掃蕩殘胡。終建大勳。武功錄 二 其 廣 於 列 傳 五

爾等宜取法前人。毋負朕意。自是之後。將軍沐晟陳旭。徇洮江。驃騎將軍朱榮。徇嘉林江。皆治舟筏。佯爲欲濟之勢。挑賊賊果度江。榮等疾戰。大破之。大將軍輔乘勝。遣都督高士文引舟師於箇招市江口。與驃騎將軍兵相接。然後約偏將軍晟並馳詣賊。諸賊深溝高壘。皆近江。獨多邦城下。沙灘平澗。可坐。然土城高峻。賊於城下設重濠。濠內密置竹刺。濠外坎地以爲阱。使道上行人不吾覺。陰陷入其中。凡殺株窟穴所在。不知我師先既已盡覺矣。於是諸軍皆繞城。輔軍攻其西南。晟軍攻其東南。會之夜半。偏將軍黃中。

街枚至城下。以雲梯附城。指揮使蔡福先登出。鼓吹城上。炬火齊明。城下軍並登。賊衆矢石不及發。皆倉皇走。走下城。失魄其不及走者。殊死戰。驅象而前。遊擊將軍朱廣乃以畫獅蒙馬。而神機將軍羅文亦以神機箭射其前。前象皆股栗多中流矢死。賊盡反踵走。走不及數十步。自相潰亂。騰踐而死者。自是之後。賊無敢直擣東都。而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亦擣西都。兩都面縛請降者。日以萬數。輔乃調清遠伯王友晟。乃調指揮使柳琮。因攻固枚山。萬劫江。普願山斬首捕虜。凡三萬七千三百九十級。獲圍

武功錄

六 莫茂洽列傳

六

副丁部。賊之餘黨悉奔。是時賊將胡杜。微戰艦于盤灘江。輔因南策州土人陳封。來降。因使往擊杜。杜敗走。膠水縣閩海口。盡得其戰艦。閩海口地下。濕不可以壁。遂還誘賊至鹹子關築堡。而以都督柳升守之。會往來者言。李莽及其子澄。微戰艦於黃江。於是請引兵徇木九江。而西平侯晟。借豐城侯彬。由富良江。徇江黎。酋果出戰。艦五百艘當我軍。升轉闕。大破之。斬賊將胡射。阮仁子。阮落。阮劣等首萬餘級。生得偽尚書阮希周。及黃世用。彤文傑。馮宗寶。吳鐵。范。阮利等百餘人。乘勝馳黃江。羣已先遂逃去。

矣。獨偽尚書范元覽。大理卿阮飛卿。及千牛衛將軍。日照華額將軍黎威。並歸降。於是大將軍輔使莫遠。大索故陳王苗裔。推嫡而賢者一人來請。而汪北等府。安越等縣耆老尹沛等。千一百二十人。請軍門上。謁言。陳氏不祿。實黎酋殲夷已盡。無復存者。今願復古郡縣。庶漸革夷風。幸甚。大將軍輔。乃以安南議。請。請倣中國制。建都指揮使。及布政使。按察使。以調度郡縣。上有詔。俟黎酋父子悉就禽。而後如議。居。何輔及晟等。追至興。與海門。涇。鵲。淺。會。天大旱。水涸。賊皆棄舟走。頃軍至。大雨從西北來。如注。平地。水深數尺。舟畢度。三軍皆大喜曰。此天贊也。輔等竟

武功錄

六 莫茂洽列傳

六

以輕騎走茶龍。舟師亦至。偽四輔大尹阮謹。繫頸來降。言黎酋走。又安。於是追。逐。北。至日南州。奇羅海口。柳升得賊舟三百艘。餘黨復走。輔等復引兵出奇羅海口。生得李莽。李保保。及其子澄十人。土人武如卿。得偽大虞國王黎念。偽太子黎芮。及其子孫弟姪。偽梁國王黎激等。及偽柱國。東山鄉侯胡社等。於是。大將軍以安南大捷。聞。頃。請。建。三。司。郡。縣。上。從。之。詔。告。天。下。建。三。司。郡。縣。如。中。國。自。是。之。後。盜。賊。四。沸。無。歲。不。用。兵。矣。而。七。源。諸。州。遺。寇。猶。甚。士。文。率。

取死士疏捕竟中流矢死。輔道指揮使程瑒繼安夷之。安南始平。廼使都督僉事柳升齋露布。獻俘至闕下。上御奉天門受之。小司馬方賓讀露布畢。以季犛及子蒼偽將相胡杜等繫獄。而赦其子孫澄茂等。命有司給衣食費。於是賜新城侯張輔以下金幣爵賞有差。是歲永樂五年也。居頃之。逆賊簡定與阮師檜陳季擴阮師胡具鄧景異陳原擣後先麻起而慈廉威蠻諸部多有應者矣。輔等衝鋒斬級。飲其屍以爲京觀。獨季擴等上表請降。上以其能遷善。許之。以爲交趾布政使。以陳原擣爲叅政使。阮師

武功錄

莫茂洽列傳

八

胡具鄧景異鄧鎔爲都指揮使。潘季祐爲副使。輔知季擴等降詐也。中藏禍心。請進兵討之。卒敗阮師於月常。禽季擴於綠海。捕季佑於惡江。執景異於昆蒲。是後陳月常阮貞及黎核潘強又反而順州土同知陳可論判官阮昭主簿范馬緩千戶陳腦百戶陳吾儕南靈判阮擬左平令范伯高丞武萬百戶陳巴律亦並反。都督朱廣擊破之。是時安南諸土吏卽皆漢官。然乍臣乍叛。未可羈縻而使也。先是陳季擴反。俄樂土巡檢黎利充金吾將軍。後左遷巡檢使。復反。僭稱平定大王。而以黎石爲僞相國。段莽爲僞都督。欲

范柳范晏等公行。桴鼓晝鳴。彬使朱廣往征之。生得范晏等百餘人。利遂逃。阻可藍以爲險。彬使都督方政追逐利。利復走老撾。襲四必土知縣車綿子。車三殺漢官歐陽智。亦斌與政等討之。禽其弟車道。而車三竟奉頭鼠竄而去。會春二月。瘴癘還師。是時夏五月。天暑嵐瘴。政亦還。利出。廼殺玉局土巡檢梁珮。其後又安守潘僚反。偕江百戶陳直亦反。皆土吏。號稱將軍。日夜與紅衣賊覽盤及武貢人黃汝典丘温人農文歷武定人陳木果快州人阮持善。督縣人吳巨來。俄樂人范軟。大灣人丁宗老。安老人范玉。玉塗山

武功錄

莫茂洽列傳

九

寺僧也。自是天降印劍。令爲主。遂僭稱羅平王。紀元永寧。當是時。諸賊悉就禽。伏歐刀死。獨黎利立柵于磊江。都指揮徐源擊破之。利遁走。而潘僚亦入老撾。乎。先是指揮使方政追利至老撾。必心河。鏖利戰。敗之。利復走。必何。彬又率指揮使師佑。追僚於農巴林。僚衆以象衝官軍。我師用流矢射。繼以火器攻象。象反走。賊大奔潰。終文皇帝世。銳於征伐。黎利竟得跡死如此。洪熙初。從僞交趾中貴人山壽請。請授利爲清化守。母亂。上從之。壽自稱與已相孚。因使壽奉檄以往。是時利已爲老撾所棄。遂入必抵寧化矣。

高長范仰等率男女千六百人來降。然皆伏餓樂縣。陰造兵器不已。於是交趾叅將榮昌伯陳智等以其狀請。上竟以詔善諭之。是日都督方政與黎利戰於又安茶籠州。大敗。指揮伍雲陳忠死之。宣德初。利益與諸偷周莊雲長擎黃庵潘可利等聚黨數千人。其人皆紅衣黑胸。號為紅衣賊。阻山橫行。上遣智及政往擊之。又敗。土太守琴彭亦死。是時政勇智怯。素不相能。而山壽專以招徠為務。往往擁兵不救。尚書陳洽以聞。上有詔簿責之。竟削智及政爵。充為事官。於是詔徵楚王蜀王獲衛兵一千人。闕武功錄 真茂洽列傳 十一

廣川湖雲貴及南直諸衛馬步兵萬五千人。思明田州。弩手三千人。而以成山侯王通為征夷將軍。都督馬瑛為叅將。安平伯李安為都護。撫安軍民。則屬尚書陳洽掌之。大率提兵三萬人以往。是日。上御文華殿。與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議。大意欲如洪武中。永樂初。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而義原吉謂。文皇帝二十年之勤力。一旦棄之。豈不損威望。獨士奇榮與。上意合。以為陛下此心。固天與。祖宗之心。交趾於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共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為聖君。

漢唐以來。交趾雖常為郡縣。然叛服不常。漢元帝時。朱匡反。發兵擊之。連年不克。有司議。六發兵。元帝用賈捐之議。罷珠匡郡。前史稱之。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如此。况陛下天下之父母。何用此豺豕輩。校得失耶。上曰。朕素志如此。是時黎利至。又安城。其勢益熾。會通兵亦至。自交趾城酋長黎善分二道而攻之。一道由清威城而入。一道由下關而入。一道由小門而入。李安率百金之士博戰。斬虜甚多。通等得而行。行至應平縣。止壁。寧橋諸將言其地險阻。未可輕入。通竟麾眾悉度橋。橋左皆泥淖。賊眾從間道起。我師遂敗。尚書陳洽死之。通亦傷金瘡。賴萬金良藥。尚不死。於是遣政平守何忠。及千戶桂勝伏。關請兵。行間遇賊。賊數以顯誘忠。忠罵賊不容口。竟做慘死。黎利遂發自又安。直擣清潭圍東關。因攻清化。通乃以羽檄傳利曰。清化迤南城池。悉屬女。於是令官吏軍民皆出城。赴東關。清化守羅通。及指揮打忠。不從。深溝固壘。以死守。弗能下。稍稍引去。去關隘。留關監門黃彪死之。百戶萬琮潛登城。大呼與敵死。士揮戈從南門出。擊賊。賊走。先是成山侯王通棄交趾還。關奏賊慄。於是安遠侯柳升為征

虞將軍保定伯梁銘為左將軍，都督崔聚為右將軍，
 提兵自廣西入黔國公沐晟為征南將軍，與安伯徐
 亨為左將軍，新寧伯譚忠為右將軍，提兵自雲南入
 是歲宣德元年也。其明年春正月，上召楊士奇、楊
 榮言交趾事，謂憲義、夏原吉、拘常見朕志已決，廼使
 黃福、大索陳氏苗裔，是後利復攻交趾，陷昌江，監門
 指揮使李任、顧福、劉順、郡守劉子輔、中貴人馮智死
 之，利廼與王通請和，諸將校或以為善，或默，或雖以
 為不可，而未有面沮之者，獨按察使楊時習以為不
 可，通奮髯抵几曰：汝何知？遂大會軍民出下哨河，立
 壇與利盟，因宴利，且遺金織文綺表裏，而利亦奉重
 寶為謝。是日即使指揮關忠、同利使上表及貢
 方。是時安遠侯柳升師至隘，留關、黎利使使者詣
 軍門乞罷兵，息民立陳氏後，以主其地。升等受書不
 啓封，因郵置以聞，竟進兵至倒馬坡，獨與百數十騎
 度既度，橋壞，後隊阻不得前，升所履皆淖泥地，伏兵
 四面至，升被十餘創死，從者皆陷沒，賊令郎中史安
 主事陳鏞及李宗助降，竟無降者，皆死。先是黎利與
 柳升書言：陳氏有遺嗣日高，命在老樞，蓋二十年
 今宜以高為國，而高亦自老樞上書自稱先陳王臣，願

三世嫡孫，求為後，語在蒼梧志。上以示群臣，問與
 之便不，群臣皆頓首曰：與之便。上曰：說者不達止
 戈之義，必謂與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亦奚恤人言，其
 與之。於是遣侍郎李琦、羅汝敬使交趾，而以通政使
 黃鵠、大鴻臚徐永達輔之，大赦交趾，因令耆老以陳
 氏之孫，其實來聞，即使使者冊封，朝貢如國初
 約。凡交趾文武諸臣悉皆還京，是時黎利使使者奉
 書請降，而陳高亦使黎少頴奉表陳情謝罪，貢代身
 金人銀人及送都督蔡福、指揮魯魯等一萬三千三
 百九十一人，馬騾一千二百頭，請班師。上令賜夷

武功錄

不真度濟列傳

卷三十三

七

使文綺衣鈔，以勅諭荅之。上大意怒，利誘退官
 軍入據城池，僭慢無禮，第以恩命既頒，姑從寬貸。
 頃，王通還自交趾，廷臣皆劾奏通及都督馬英為事
 官陳智、李安、方政、布政使弋謙、中貴人山壽、馬騏等
 擅與賊和，棄城旋師之罪。上有詔，詔赦金吾，即訊
 於是當通等罪，家產沒入縣官，其後復劾奏黔國公
 沐晟與安伯徐亨、新寧伯譚忠以賊師臨境，晟等逗
 遛不至，以致升被陷沒。上置沐晟不問，而令御史
 大夫封章示之，亨、忠、姑侯其歸，頃，黎利使使者黎器
 何甫等告陳高於今年正月初十日卒，陳氏子孫實

無類。國人推利謹守其國。敢請。是歲宣德二年也。上使侍郎羅汝敬、大鴻臚徐永達諭黎利及耆老。復大索陳氏苗裔來告。凡交趾所執漢官軍民及其齒獲生口軍器。檄到悉皆遣送。居以幾何。敬還黎利率其耆老阿栗等。貢方物並代身金人。因報命。廉陳氏子孫實無遺者。上復遣侍郎李琦、卿徐永達、行人張聰往。以爲永樂中。僉黎季犛父子。卽求陳氏後。國中皆謂已絕。既歷二十餘載。尚有存者。乃賜琦等道里費。庶徧歷諮訪。是時交趾軍官存者二百八十人。民官及佐史一百五十七人。旂軍一萬五千一百七十人。馬一千二百騎。利爲使。使者陶公僕謹具名籍。日夜裝送歸疆。吏秋毫無所遺。至陳氏子孫。利再三以爲無所留也。於是上遣侍郎章敞、通政徐琦齎印章。命利權署國事。以撫國人。居一二年。黎利遂捐館舍。以子麟嗣。先是奸臣黎問、黎察竊權構黨。恣相仇殺。於是脫縣土吏阮世寧、七源土吏阮公庭率部曲三百人。願借西粵。龍州、凍州一塵以避寇。上從之。命有司遺糒醪。毋失遠人意。其後英宗卽位。麟遣陪臣黎籠來賀。上封麟爲安南國王。及賜國王印。居五六月。麟死。子基隆嗣。天順初。安南臣黎

武功錄

莫茂洽列傳

十四

宜民弒其主基隆。自立。國人討平之。以基隆弟思誠嗣。延遣陪臣阮昇來賀。因請封。上從之。是年上命中貴人柴昇及指揮疆俊奉御張榮往鬻其地。所產香物。其後成化中。安南匿保梁通逃。侵龍州。頃思誠納占城。叛而助虐。將奪占城國。授之。占城國王古以其狀請。上以勅印畀之。初。交人入貢。必由憑祥。後稍稍挾重貲。闖入中國。以爲利。弘治初。州守李廣寧請治一介行李。著爲令。亾何思誠卒。子鏞嗣。頃鏞卒。子濬嗣。頃濬又卒。子濬嗣。正德初。安南臣阮种又弒濬。立其弟阮伯勝。國人黎廣討平之。以思誠孫武功錄 莫茂洽列傳 十五

武功錄

莫茂洽列傳

十五

杜溫潤從間道走清華。於是立諛庶弟應為王。改元曰統元。而諛竟貶為沱陽王矣。是歲嘉靖元年也。登庸已稱安興王。上遣編修孫承恩給諫俞墩往

諭即位。安南亂。道路不通。恩乃與墩還。行未至太平。墩道霧露死。庸遂以六年春二月己卯即位矣。

改元曰明德。先期使國人范嘉謨為偽應作禪位詔。於是立其孫福海為偽皇太子。冒名方瀛。頃弒應。諡

曰恭皇帝。明德既三年而嘉靖九年矣。庸乃老于都齊海陽間。自稱為太上皇。而以春正月丁酉禪位于瀛。瀛復改元曰大正。乃作大誥五十九章。命之曰皇

武功錄

莫茂洽列傳

十六

四三七

明大誥法天撫運。皇上大誥天下。其為篡逆類如此。先是庸使使者阮光論冒諛名款塞貢。因請封鎮

南僉事使楊鳳閉關弗與通。何諛亦使使者黎啓至。索為登庸中道所阻。已使使者阮拔萃乞兵。關吏

亦復謝絕弗通。已登庸復使欽州判唐清。請應封制。置使張嶺乃繫清。清瘦死獄中。是時安南自黎嗣正

德中使使者獻見。久弗至。至今已二十一年餘矣。上有詔。詔大宗伯夏言同狀。已使執金吾千戶陶鳳

儀姚景祥並馳安南。會黎諛子黎寧亦使使者鄭惟僚伏闕下。數登庸罪至不赦。於是大宗伯嚴嵩大

司馬張瓚。廼使驛騎召陶鳳儀母往。是日即以咸寧侯仇鸞為大將軍。司空毛伯溫為大司馬。專以征登庸為務矣。是時潘旦為勸置使。旦大意欲靜以觀變

以為律。以中國之法。莫黎固皆非所宜立。慮以夷狄之道。則元昊可爵。不義可侯。而黎利可王也。伯溫恐

旦忤已。請以蔡經代之。經亦以為案鄭惟僚之書。則稱於元年七月立舊光紹第二子黎寧。號為光照。而

今則號元和。且四年矣。昔謂據于清華。而今則云在木州。且親信如鄭惟僚。亦不知其第二子之名及所

武功錄

莫茂洽列傳

十七

四三九

乎。夫使黎寧果出于諛。則正派猶存。人心尚屬。不然則名義未正。豈惟彼國人心。不可收。即我動調大

衆。雖雷霆之擊。罔不摧折者矣。是時獨上意銳于行師。而廷議多難之。弗悅也。廼詔鸞及伯溫馳還

先。是安南夷人刀鮮李孟元黃明哲。捕登庸所使偽知州阮環。同知裴行儉等。及偽印一顆。大誥一冊

來請。上益怒。乃賜大將軍弓矢。臺御史兩廣。則蔡經滇南。則汪文盛。總戎兩廣。則柳珣。滇南則沐朝

輔。並出征。何偽王莫方瀛。使役者范正毅。蔡塞。請歸降。願以土宇民人。唯邊吏所左右之。事下大司馬

張瓚大會翊國公郭勛。大家宰許瓚等議。以何滌卒。登庸立其子福海嗣。時十九年春正月庚午也。而登庸與伯溫乘傳已詣會城矣。於是布政使楊銓。刑部治兵。樞密使蕭晚。參議使陳茂義。轉漕諸路。是日參政使翁萬達。副使鄭宗古。出南寧。副使陳嘉謨。僉事林希元。出雷廉。參將李榮。余恩。出思明。指揮李邦相。出欽州。武鸞。余德安。出烏雷山。然後以檄諭莫登庸。莫方瀛。及安南諸父老子弟。因著為令。令曰。有能捕斬莫登庸。莫方瀛者。賜金二萬。其以府若州縣歸者。卽以府若州縣予之。賜金一千。登庸益大懼。乃以是

武功錄

莫茂洽列傳

六八

四

土之奉。可乎。於是登庸等大喜。皆目笑。乃以是月之三日。素衣繫組。躬率小目。耆士許三省。阮簡清。阮延祚。楊諫等。亦各以尺帛束頸。侯于南關。南關關吏。擇高敞地。可容千餘人以上。築壇場。為位。覆以黃幄。將軍送奉令。旂令。牌。前文武諸臣。皆列侍左右。將校兵衛甚嚴。已監門。開關。傳登庸。及其姪莫文明等。由關道左出。脫履。跣足。面北而跪。已傳登庸。解組。送奉降表。上登庸。乃俯伏。塔下五拜。以首叩地者三。文明等亦皆以次降服。如儀。頃之。登庸率其姪。及小目耆士等。至軍門。上謁。皆俯伏再拜。當宣。朝廷恩威。及將軍號令。令登庸得還國。閉關。於是毛伯溫。及仇鸞。以莫文明。及小目阮如桂。耆人黎焯。土人阮經濟等。代登庸奉降表一通。伏闕下。溫等因上書報命。大畧請與登庸都護總管。如漢唐故事。歲以西粵布政使頒大統曆。令赴鎮南關。祇領。至斯。凜古森。葛金。勒四。向。令人欽州。版圖。有如說者。以黎氏為疑。則當黎利發難時。殺我大將柳昇。及大臣陳洽。憲宗猶恩貸之。今登庸獨不可請比乎。且鄭惟恰所居在上。下。劫石。林州。近西粵。西粵皆不識黎寧。而貌何如人。人或稱黎寧。或稱黎憲。或稱光照。或稱元和。或以為

武功錄

莫茂洽列傳

六九

四

阮金子。或以為鄭氏詐稱常安夷人。鄭氏請量與寧寧事。得食漆馬江。屬黔南掌之溫等如此。此而登庸亦上降表。表多不載。登庸誠自言。臣先圖臣。丁氏陳氏黎氏。稱號紀元。有死罪弗赦。今皆一切革除。至若欽州知州林希元。奏稱貼浪二都。斯禦金勒古森。下為欽州故土。亦惟陛下所命。臣國不幸被兵。春秋朝請。久不至。今請補所乏缺。如故故事。貢以金人銀人請代。臣亦惟故約。是從其後。小目者。人士人阮如桂等。亦上書言。臣國自正德嘉靖以來。

武功錄

八莫漢洽列傳

二十

四三

逆臣陳嵩。漢昇鄭綬。杜溫潤等。相扇而起。逼勝國主。黎嗣被弒。黎謙蒙塵。宗祀淪亡。獨存黎庶。攝國未久。旋即物故。于時莫登庸討平諸逆。積有勞。然土地人民皆天朝所昇。應以授之。登庸而登庸受之。又私其未及。請命。罪復何言。臣等亦私相推戴。寔與登庸同科。頃陛下曲賜恩貸。得綬須臾。毋死。幸甚。倘登庸名號未正。無以率人。竊見黎寧阮金之子。實非諛裔。今登庸已祀黎氏於家廟。得血食不絕。唯陛下登庸命。俾登庸無國而有國。臣等無主而有主。於是下大司馬。大司馬以公卿所廷議請。上乃

詔曰。安南自昔本屬中國。至宋受王封。始淪於夷。若陳氏傳世久遠。又知慕義納款。為我太祖嘉獎。著訓後人。無伐其國。止因賊臣黎季犛弒主。日焜又殺其孫天平。大逆不道。上干我文祖震怒。始命將討平。郡縣其地。是出交人於水火。不謂黎利復肆奸欺。鼓眾作叛。又詭辭請封。我宣宗皇帝。念息兵未久。推聖祖為陳氏意。以恤交人。姑置不問。累朝因之。朕即位以來。黎氏久不來庭。將奉辭伐罪。節據初奏。乃知有莫登庸竊據。因其罪狀未明。恐戮及無辜。暫差文武大臣。從宜撫勦。今登庸既面縛軍門。納

武功錄

八莫漢洽列傳

三十一

四

土請罪。是與二黎兇悖有間。察其降表。與國人代陳情有可原。姑從赦宥。茲為交人未圖。著革去王號。不許稱國。庶免亂賊接迹相叛。既說黎氏無人。登庸久為交人附屬。准授以官職。降賜印信。使奉正朔。朝貢。仍計其地方。與置官屬。以便統轄。其人土地。朝廷無所利之。於是上進莫文明等午門外。賞賜金錢。有差已。瓚等復請曰。安南故有海陽。山南。山西。交北。安邦。諒山。太原。宣光。興化。清華。又安順化。一十三路。臣等請比土吏令甲。每路各改設安撫司。司安撫使一人。同知一人。莫氏得自黜陟。歲時以所黜陟

付貢使 聞。正朔儀部比朝鮮例。粵西布政使歲印造大統曆日一千。先期赴鎮南關祇領。故事。安南國王每三歲一貢。御前 皇太后 中宮 東宮。方物有常。今既除吏。祇令奉貢。御前。它一切勿許。上從之。於是貶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而以莫登庸爲都統使。賜銀印。視從三品秩。世世勿絕。其十三路皆置宣撫司。司宣撫一人。同知一人。副使一人。僉事一人。悉聽都統使所調度。時嘉靖二十年三月也。其後大司馬張璠等以安南事平。請賀。詔曰。昨安南廢職不庭。本發自朕心。猶有畏縮譏議。阻撓武功錄 莫茂洽列傳 三九二 國是者。今黎氏既已覆滅。莫酋繫頸來降。朕已久處分了。何表賀之有。於是論功行賜。賜大學士夏言以下。金幣爵賞有差。其明年六月丁亥。安南都統使莫登庸卒。上有詔。詔諭都統使莫福海。其備明年六月丁酉。遣宣撫同知阮興敬齎表文及金銀器皿等物來謝。賜文綺表裏。其明年六月己卯。遣宣撫同知段帥直來謝。亦如之。二十五年。遣副使阮銓齎表文并方物來貢。賜文綺表裏。是年五月癸亥。都統使莫福海卒。後五年。福海子莫宏漢嗣。先是。登庸以石室人阮敬爲義子。敬復以方瀛次

子莫敬典爲婿。以何敬典與瀛妻武氏通。因得本兵柄。初。福海幼時。宏漢方五歲。阮敬挾宏漢自恣。於是登庸次子莫正中與莫文明避居都齋。頃之。阮敬以兵侵海陽。竟逼都齋。正中及文明引兵以禦之。弗克。迺帥其家室潛赴欽州。上狀。請得居肇慶。清遠曰。吾姑逃兵乎。是時范子儀亦擁兵詐稱宏漢。不幸。蚤物故。吾來迎正中耳。示疆吏不意。頃以兵寇欽州。欽州捕子儀。梟斬之。以徇。界上亭長於是負弩石送宏漢。馳南關。請襲。由此。宏漢爲都統使矣。自是之後。登庸臣黎伯驪數擊。宏漢亦奔海陽。貢使不來庭者數矣。居十有九年。爲嘉靖四十二年也。宏漢始以正月二十七日卒。於是嫡子莫茂洽使龍馮指揮盧堂告訃于左江僉事使徐浦。因以請襲。於是吳司馬下所司驗問。明年冬。僉事章汝槐得茂洽實。宏漢正堂表氏所生。于嘉靖四十二年二月十二日。今五歲矣。爲嫡長子。當襲而庶子莫演。差居長。屬婢妾武氏出。乃趨召也。父莫敦讓及宣撫阿富春等赴關。果無異狀。先是。黎伯驪之變。請數自三十六年。及三十九年。四十二年。四十五年。朝貢後先並未至。至是。茂洽請修舉前貢。儀部乃視宏漢例。宏漢一十七年。法當入

貢。會未除官。誠監門弗得通。其後得襲都統使。始以貢入。今請襲茂洽官。然後謝。恩修。貢如故約。於是授茂洽都統使。是歲萬曆元年也。故事。安南先國王時。天王卽位。遣使齎。詔至。國王卽備儀。差遣陪臣赴。闕朝賀。茂洽迺循國故實。敬預備。賀儀。欲隨。貢以。進。於是馮祥指揮鹿鳴周。請于分守使高則益。分巡使高克謙。因制置使殷正茂。以聞。上。幸可之。其後辛巳。復使使者。梁逢辰。貢金瓶香爐諸物。先是嘉靖中。罷安南諸貢使。宴。至是始。命宴之。已。使通事范可久。送辰行至馮祥州。土吏李德。

武功錄

莫茂洽列傳

五

勝索使使者。橐中裝。不得。因阻驛騎馬。低個者五月。出關。迺佐土酋陸珠等。奪一介行李。遂歐可久。及漆應科。科傷面貌。久之死。於是制置使陳瑞。御史馬呈圖。後先劾奏之。而給諫張昇思。亦上書。大畧以爲粵西諸土吏。獨養利。南丹。向武。諸州。奉約束。惟謹。它一切鴛鴦。不服。漢使每至其地。往往毒而殺之。大不敬。請比陳瑞。滅大王州。郭應聘。滅永安。寧州。近事。如法事。下大司馬。皆輕重罰治。是時茂洽迺狡焉思啓封疆矣。始下琅州西伴。上琅州東伴。地接下雷峒。上琅州中西伴。下琅州全伴。地接歸順州。又爲二峒。

州所侵。茂洽迺因貢使以請。於是都御史吳文華。屬同知南寧府周易。驗聞。盡給安南。一峒州不從。下太平理葉蒸。柳州理李遠。覆案之。於是巖以內村。鄧蕩柯。巧。供。龍蒲。通蓬。吟。邦。屬。下。雷。巖。以。內。村。獨。洗。雅。江。丘。屬。安。南。至。芭。冊。十。一。村。泡。泉。六。社。迺。亦。以。江。爲。限。乎。上。下。傍。伏。良。亂。屬。下。雷。江。以。西。村。那。哀。野。斷。某。郡。音。屬。安。南。江。以。北。村。莽。排。莫。米。喉。龍。那。馬。弄。龍。告。蒙。多。泥。芭。替。那。弄。泅。滑。芭。嵩。芭。容。凌。浪。芭。冊。芭。河。芭。空。屬。歸。順。江。以。南。村。札。義。多。邊。芭。啼。打。落。箇。定。屬。安。南。它。若。祿。架。祿。郡。孤。古。沱。泓。芭。米。屬。歸。順。茶。嶺。那。造。郎。

武功錄

莫茂洽列傳

五

拔立弄隘。六甲。內光。外光。上坤。布定。四甲。屬安南。安南不從。以爲臣所使使者。阮洛。案驗。上琅州。芭冊。北實。下雷。所占。鄧港。等二社。大率二十村。上琅州。泡泉。江之北。實歸順所占。上嶺。等九社。大率一百四十六村。石林。州茶嶺。以北。亦歸順所占。茶嶺。莊及清。則等四社。大率九十五村。至全勝。虎耽。二所。臣先。因。故。基。猶。存。前。是。高。平。撫。治。使。黎。如。密。聞。漢。使。至。躬。率。疆。吏。治。厨。傳。爲。下。雷。許。宗。蔭。襲。殺。甚。多。皆。有。狀。事。下。戎。部。以。何。給。諫。王。致。祥。上。書。簿。責。茂。洽。大。略。以。爲。茂。洽。所。請。地。失。於。數。十。年。之。前。而。爭。于。數。十。年。之。後。

此或假以出方物取價沃壤內厚其封殖而外固其藩籬未可知也。於是大司馬張佳胤移粵西都御史吳善善乃屬左右江兵巡使陳誥郭斐即訊是日南寧理萬煜慶遠理王體昇乘傳後先馳下雷至歸順而下雷土吏許宗蔭歸順土吏岑瑾及安南使者甲徵並以其狀來請謁安南竟牢執初約乃請漢官觀容民風當是時吟邦龍蒲人民皆披髮跣足長衣大袖猶有夷風竟與安南而歸順祿榮祿郡沱泓三村又皆束髮短衣實漢人毋割割芭米孤古二村與安南安南大率得村凡一百二十六。大司馬張佳胤以

武功錄

張真茂洽列傳

五十六

為制置使議是書奏。上乃詔曰。朝廷優待遠人。已曲從所請。今後再不許越分陳乞。是歲丙戌也。其後清華道人鄭檢自稱黎氏後。引兵侵茂洽。亡何檢不幸物故。子松乃以十一月朔入城。逼茂洽。茂洽犇於。是莫敬邦提兵十萬人。鏖松戰。而以世父莫敦讓告急於。上因引孫一人。弟九人。族屬五十人。直走永安。願借欽州一撮土。母為鄭松所魚肉也。是時朝鮮亦乞兵。御史徐元正上書。以為朝鮮與安南殊科。朝鮮中國之門戶。勢且當援。今安南遠在萬里之外。亦請比以援之。此於策不便。且欽州實雷廉門戶。珠池

在焉。有如一。日不可知。則百粵五嶺。豈得高枕而卧乎。事皆下大司馬石星。大司馬以御史議。趨制置使論莫敦讓還歸故國。上幸下。明詔。詔制置使相機處置。務求安妥。是歲癸巳也。安南東西可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可二千八百里。永樂初。大將軍張輔奏。舉懷才抱德。明經能文。博學有才。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練達吏事。明習兵法者。凡九千人。前是丁丑秋八月。土人陳一熊上書。請學世業。始未嘗不斌斌禮讓。而後漸習篡弒也。

讚曰

武功錄

張真茂洽列傳

五十七

傳稱一姓不再興。而況於篡弒得之者乎。余觀丁陳黎三姓。干戈並尋。卒卒無須臾安枕也。信哉。文皇帝始何嘗不憐陳氏後。然季犛之慘。耗矣。犁其庭而郡縣之。及。章皇帝得陳氏後。安南復王矣。厥後歸黎利。莫氏篡之。終為都統使。豈亦非陳氏弗王乎。自此觀之。帝王自有真。豈人力也哉。

四川

凌霄都都寨九絲諸蠻列傳

凌霄者阿苟之所按據也。苟之先在國初為編氓隸戎縣。天順成化間常不軌。而大司馬程信。襄城伯李瑾提兵二十萬。歷四載而猶僅克大壩也。浸淫至嘉隆時。桀驁益甚。先是苟父共阻山橫行。已主計者念巴蜀久勞苦。都蠻賜都蠻冠帶。令母反。巴蜀稍稍放散。亾何苟有壻曰阿辱。專以佐鬪為務。乃且莫與其黨阿奎阿繆阿么等為好言于苟。趨苟反。苟果反。遂衣蟒衣。擬王者出入。擁大蓋策駟馬。所至用鼓吹。

武功錄

凌霄都都寨九絲諸蠻列傳

一

三

響呼。夾道而馳。何皇恤兵在其頸乎。當是時。曾省吾為御史中丞。孫代為御史。劉顯。郭成。安大朝。後先為總戎。張澤為裨將。乃大會方伯羅瑤。馮成能。武備使李江。叅知使沈伯龍。僉事使周思充議。而謂區區反側子。譬猶口中蟲耳。乃反為巴蜀大患。苦而令我戎高拱慶筠之間。至死人如亂麻。乃獨不得旦夕高枕卧也。而以其事奏。聞下大司馬譚公綸問狀。先是。大司馬鎮撫巴蜀。募浙人所制練烏銃甚工。都蠻最畏憚之。於是上書請斧鉞。令御史中丞得專征伐。時萬曆二年三月也。其後阿苟復公行。戎縣之郊。我師

捕獲酋長阿果。梟斬大壩市。苟益忿之。愈肆標掠。乃虔劉我長寧人朱希紹。戎人傅成貴。瀘人任廷美等。動至千百數。甚者鉤鏹我千百戶。殺儒生。剖孕婦。掘墳墓。視賊殺人猶艾草菅。然是時羅氏女冬兒被執。嚴弗可以犯。苟乃支解以徇。御史中丞聞而悽愴。悲懷者良久。乃譙讓大將軍劉顯急。大將軍赤白囊。一日夜至十餘上。苟當死罪。罪雖至弗可赦。臣幸得以騎射鞍馬為官。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幸用諸公卿石畫。願決策以芟蕘之。芟蕘盡矣。乃請御史中丞因下令軍中。有捕斬渠率。因平蕩寨巢者。賜銀三萬。

武功錄

凌霄都都寨九絲諸蠻列傳

二

四

兩。捕獲生口一人。賜銀一千兩。斬首一級。賜銀五百兩。其死罪囚能捕斬。得除罪。論功行爵賞。視土漢官有差。先是永寧宣撫使奢效忠。與水西舍目安國亨相賊殺。至無寧時。而御史中丞政恐此屬與都蠻接壤。有如一。日窺我師之隙。乘間而朋起。柰疆場何。今誠欲芟蕘此屬。莫若以羽檄徵二土酋兵。于是奢效忠果率羿兵一萬人。皆能窺左足先應矣。是時寧越兵五百人。亦提桴鼓至。而會守備使沈茂。以布衣起田中從軍。有威望。因以屬之。故事。粟支人日一分四釐。土兵二分一釐。隆慶中。增為二分九釐。至是始復。

得給二分一釐也。是時土人踵軍門上謁曰：凌霄在萬山之中，多菁林，有虎能傷人，且以蠻夷之衆，尚開間道而出。今將軍奈何披堅執銳，帥士卒而入虎穴乎？而御史中丞先已熟習地形，可郡邑儼然有我，岡我陵之想矣。乃以副使李江、叅議沈伯龍、叅政王宮川、轉漕軍中，得給食不乏。而帥把總吳鯨、劉招桂、一軍軍于柳公營，總戎郭成、帥把總呂崇舟、王簿汪東秀、一軍軍于平兒嶺，叅將張澤、帥指揮使申大謨、武舉胡祿、一軍軍于胡公營。宣撫使奢效忠、帥羿兵、一軍軍于凌霄城下，以備奔潰。居叅何、通判洪一

武功錄

太常寺卿李德裕

三

三

貫、執蠻王阿苟、及酋長阿肉、阿終、阿奎、阿王、保阿汝、近、檻車來獻。以武舉人李之實、反間得行。時四月十一日也。其後落豹寨、惡淚坎寨、又復爲凌霄羽翼。於是守備使吳憲先擊破落豹寨，斬獲蠻一十級。指揮使葛瓊先擊破惡淚坎寨，斬獲蠻三級。然後以五月帥諸軍直上五斗壩，止舍。都蠻自以爲吾地阻險，士卒必不能深入。易我軍，我軍恃架雲梯，將軍銃七稍砲。一旦攀勝援木而上，都蠻皆懾魂棄旗鼓。草山還道走至相騰踐奔殪，百餘里間，獨阿么兒等以滾木壘石當我軍。我軍火磚、火箭、佛郎機、鐵菱角、百子銃

九子銃，如雷電弗能當。於是步兵鄭龍首奮，期曰：望見我火箭舉而俱發，士卒皆貫弓執矢，目逆龍龍，以火箭直衝蠻鋒。士卒萬弩俱發，諸蠻盡墮。陸凌霄之下，頭足異處，捕獲生口阿么兒、胡大漢等九十五人。劉顯斬首三十一級，郭成斬首一十級，張澤斬首十一級，葛瓊先斬首二級，奢效忠斬首四十七級，奪獲牛羊茶穀弓矢諸什物叅筭。我師陣亡三人，輕重傷五十七人。於是御史中丞大會總戎以下，令步兵校尉瑯瑤、阿么兒、胡大漢、阿六、小么、阿順、阿么、阿叫、阿臺、三哥、胡大金、張慶才、十一人，軍門斬之。即使者馳

武功錄

太常寺卿李德裕

四

四

傳以聞。上嘉其功，下令梟斬阿苟等，軍中盛其頭以徇諸蠻。後月餘，復有都都寨之戰。都都寨寨王名阿墨，初大將軍擊破凌霄，旋欲圍九絲，而御史中丞獨決策先攻都都寨。寨破，可斷九絲之左臂也。是時鎮雄土舍隴清躬帥三千軍，軍于藍澗坡，以按據阿兒寨。庶得燒掇焚阿墨之巢。於是吳鯨軍尖鋒山，郭成軍尖山子，今皆束炬，使梟騎壯士陰乘山舉火，燒平寨高寨董布壩巢房，亡慮千餘間。烟火相望，時甲戌六月十五也。其又明日，藩臬使李公江帥同知曾可耕，復留壁樂宴，而以吳鯨、隴清爲

一軍直走都都寨。至寨門。平明。令士卒用火箭燒炳哨樓。樓上下走。大呼寨中。寨中見樓頭炬火。光明炫耀。皆大驚擾亂。反敵而入巢。保室家。室家得亾。虞以故蠻眾皆請降。是時郭成。李崇舟。亦并為一軍。軍紅崖坡。乃放兵縱火。幾燒寨。寨中盡鼓噪。大擾亂奔走。會大雷雨。從西北來。如注。反風揚砂石。擊面。晝晦。雨益久。不止。烟火頓息。而諸蠻由此得堅壁。旦莫也。乃募苗兵六百人。從惡淚坎。直走得窆口。挑戰。殺我軍趙萬嘉等三人。於是江請金錢三千。擊牛酒。勞苦士卒。期十八日日出。茂軍攻其右。成軍攻其中。鯨軍攻

武功錄 卷之六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五

其左。而益以鎮雄軍。酉陽軍。榮陽僧軍。皆以鉅萬數。四面擊之。而會印壩山蠻阿歐二等千餘人。聞阿墨王急。皆悉甲而至。於是大將軍劉顯發銃師數百。馳分道而出。往迎諸蠻。戰。諸蠻皆殊死戰。不可敗。而我軍亦奮行。直攀援而上山。山上滾木礮石如雨。我軍皆人懷怒心。爭冒矢石前。必欲與阿墨挑戰。斬阿墨頭。墨不得已。出戰。戰大敗。我軍遂斬阿墨王。阿廖王等首四級。會日且入。士卒皆退舍營中。顯令營中擊刁斗自衛。毋解嚴。夜半乘蠻眾情皆鼾睡。我軍並脚枚直走寨門。從上風縱火。火益熾。不可撲滅。遂燒蠻

房至二千餘間。諸蠻大敗。盡遁走。而鯨軍生獲阿造一口。斬首十五級。崇舟軍斬首六級。盡得諸蠻牛羊茶穀金鼓刀鎗。我軍乘盛氣益百倍。令軍中鳴金鼓。鼓吹盡凱歌。因北鄉叩頭。賴陛下威武神靈所變化。得誅阿墨王。幸甚。獨奈何。令一二殺賊。尚得奉頭鼠竄在山谷乎。於是下令。令士卒大搜諸寨。索十餘日。而太學生何鈺直走兩河口。生獲二口。斬首五級。劉顯直走印壩山。捕獲生口阿歐。阿當。阿結。阿瓦長兒。阿完。斬首一級。奪獲金甲梭槍各有一。而千夫長陳一策直走水車壩。獲生口阿轆。戎縣人張侯獲生

武功錄 卷之六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六

口阿逃。似甫。獲生口阿掛。標一枝。是役也。大率焚燒房屋二千餘間。奪獲銅鼓皮鼓刀鎗。盔甲牛羊茶穀。二筭。然我師僅十有四萬耳。事聞。上益壯之。令紀御史中丞以下。功視九絲。九絲之蠻以萬數。阿大阿二方三最傑。當是時。阿大阻鷄冠嶺。而阿二方三嬰九絲城。壁壘相望。已大請軍門。群乞降。先是阿熊么請死罪。願得比編戶。珉而御史中丞知么與阿花通婚媾。今花不俱來。此必偽也。事寃。因不受大降。乃使使者持冠帶往諭。大趨大收。給阿二房三。因賜大冠帶。受大降。大益懼。疑度

計畫無所復之。乃與阿二方三陰相信。以爲聲援。皆夜偵我師。我師第走山陬中。期兩山軍並起。翼而擊破之。我師訶得其狀。皆不欲走山陬中。於是復使使持節俱告大。約大先下。大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是時得居蠻阿料。亦請軍歸死罪。幸賜冠帶。得主寨。料大悅。因說諸蠻降。以故劉顯得鷄冠黃土內官諸寨來降。郭成得母猪弔猴崖。都來降。已出降夷羅萬良等二千二百餘人。皆編氓畜之。不以爲羗夷數。而太學何鈺。又日夜居寨中。絕言某欲殺某歸降。諸蠻由此稍稍自相携貳矣。是時丙戌七月也。先是御史王廷瞻決筴欲殄滅九絲。而後滿秩得報。命而孫代爲御史矣。乃日夜與臺御史曾省吾復案前給諫大夫何起鳴。御史孫濟議。乃欲開黑帽尖道鑿山梁河。而以偏將軍徐仁威。吳繼祖屬之。其後八月。又令劉挺爲將軍。出都都寨。郭成爲將軍。出深溝。劉顯爲將軍。出兩河口。冉維屏爲將軍。出羊坡。奢效忠爲將軍。出穀爆寨。楊正魁爲將軍。出印靶營。皆獲旂鼓。斬首虜甚多。是時鎮遠土舍隴清受阿二金錢多。皆逗遛不前。於是大將軍欲繩清以

武功錄

卷五

三

軍法。軍法期而不至者斬。清自度罪當死。願捕斬阿二。請除罪。大將軍許諾。乃進兵。得二得羅諸地。頓舍。於是大將軍薄責永寧。宣撫使奢效忠獨急。汝前以一萬騎三日破凌霄。今奈何躬率我師五萬騎。一月尚不能破九絲乎。大將軍由此度道里。而以效忠提羿軍。軍于得空口。都護徐仁威提資揚兵五百人。韓以甫提召兵五百人。并爲一軍。軍于毛壩。以成犄角之勢。然後大將軍劉顯由黑帽山入其西。總戎郭成由印靶山入其南。安大朝由得空口入其東。裨將張澤由穀爆寨入其北。期八月九日。並壁九絲城下。九絲東西四百餘里。草木茂盛。多豺虎。本阿二方三依阻其中。聚積木石。來出爲寇。弗可上山戰。至是我師焚藤援木。如自天而下。諸蠻皆大驚。亦殊死戰。不畏乃飛矢石。瞰我壘中。如雨。我壘中旗鼓相望。持而不下者二旬。始大將軍羽檄徵烏撒兵。酉陽兵。天全兵。而會蔡文義爲貴州都御史。趨所調土兵。提桴鼓。並五合六聚。而至時九月初二日也。先是御史孫公代以試事甫畢。見皇華使董思明。轉餉至深溝。而方三遂乘隙襲思明。殺我戎卒二人。而會合江尉張本。亦以是時治火藥。藥聚起。延燒城樓。本亦被焚。而士卒

武功錄

卷五

三

輕重冒傷者又二十餘人。乃赫然發憤。遂上書言狀。請滅此而後朝食。是日也。效忠獨與羿兵夜半陰襲隘。欲嘗蠻蠻力距。乃卻。其後四日。成復與西陽宣撫使冉維屏。直擣鳳頭山。未至絕頂數十步。蠻據扼不能前。然倚奪其地為營。營矣。而阿二亦遁。逃走阿大塞。乃縱牛六千角。山上以誘我師。我師望見牛爭欲前。奪獲之。顯謂此必蠻遺。是誘若等。若等前。當有伏兵。草山而起。若等就縛矣。遂弗前。而旦日已為九月九日矣。我師方因蠻禾稼為糧。既已飽而嬉。而會蠻俗亦以是日賽神。而天又久霪雨。時屯霧晝晦。度我

武功錄

卷之九

九

師必不能至。皆大飲酒醉。盡解睡。謀者得其狀告我師。我師夜半傳發。遂乘大雨盡卸枚。腰絙攀挽而上。未明。斬守關者。徑薄蠻所。蠻猶醉驚覺起。左右視軍中。軍中鼓發。鷄鳴。蠻自相紛拏。我兵益衝擊之。蠻自殘殺。蹈藉死者無筭。九絲遂破。而阿二方三先已乘夜遁。迨矣。其後二十二日。成乘勝追北至鷄冠大破。其寨得阿大斬之。其後十月十二日。把總龔絡出精兵擊破牡猪寨。追殺方三千陳。而阿二猶得輕騎去也。顯追北至夜郎大盤山。捕獲之。繫獄。獄中復反。旋就禽。而殘黨亦時時與苗兵爭競。給諫蔡汝賢上

書請獲之。劉顯追亡逐北。靡使所遺。果賴。陛下威靈。軍復捷。是役也。先後下寨柵六十有奇。燔營舍七千。斬首捕虜四千六百有奇。得酋長三十六人。招安三千三百人。拓地四百里。獲旗鼓為諸葛鼓九十三。而它若牛羊諸物。不可勝數。是時阿大見銅鼓泣。為大將軍言曰。鼓有剝蝕。而聲響者為上上鼓。易牛千頭。次者七八百頭。藏至二三面者。即得借號為王。始吾每出劫。必擊鼓高山。諸蠻聞山頭鼓發。並雲集。集則椎牛饗蠻。乃出劫。劫數勝。皆賴此鼓。以為靈。其為阿巢貴重如此。凱旋。即使使者馳報于上。上幸坐

武功錄

卷之九

九

明堂受捷。令大司馬告太廟。薦勳。詔進御史中丞。為右副都御史。得蔭子一人入太學。賜劉顯都督同知。李江。馮成。能。陳大壯。遷秩一級。吳鯨等。遷秩二級。郭成。安。大朝。復故秩。丘梁等。孫銓等。奢。效忠等。賜金錢有差。梟斬阿二等。成都市。於是賜大司馬譚綸子入太學。汪道昆。楊巍。及所司郎中。皆賜金錢有差。初。戎縣以都蠻得名。御史中丞以都蠻既破。平。當易名。乃請於上。易戎縣曰興文。已。賜驛名曰都寧。倉名曰恒裕。并易九絲曰平蠻。凌霄曰拱極。都曰都定。印靶曰文印。鈎侯曰降蠻。鷄冠曰金鷄。

已又通內官寨道。為置總兵僉憲以鎮臨之。而隸以府同知一人。守禦千戶所一人。上皆從之。因賜名曰建武。均田授畝。藉畝為伍。熨作之間。巍然一大都會也。

讚曰

余聞之華陽國志。漢犍為郡。寶鼎輝光于江流。今九絲其犍為地耶。然所獲諸葛鼓。何其多也。又有鋼鐵鍋。說者謂為周鼎。此亦易辨。且天子改元。獲鼎歸俘。武孰甚焉。何論諸葛哉。襄諸葛擒孟獲。散青羗于五斗壩。嗚呼。此蠻所從來也。元豐中征之。大雨成化。武功錄。後有都察院。十一。五。中征之。亦大雨。今又大。雨。異哉。王者之師。若時雨。豈謂是耶。

傀儡羗列傳

傀儡者。邛部羗寨也。先是竹麻寨攘七。執囚我鎮西軍陳黑子。強賣其婦。黑子欲贖之。七不從。而羗俗居常。並携其黨至鎮西。為貿易。號為趕集。黑子度是時。七必贏錢而至。至必我執七。七不還我婦。我不貫七矣。亡何。七果以二月望日至。黑子乃約宗人陳岳。陳禮保等。逐捕七。七覺。遽突走。走至羊圈河。岳獨毅弓矢持滿。射諸羗。羗人龍扒中流矢。還竟死。於是七引諸羗至鎮西。案黑子無故殺龍扒。有死辜。欲得金錢論贖。黑子不從。諸羗皆大怒。遂至傀儡寨。而會我青武功錄。傀儡羗列傳。十一。三。九。五。子堡人李萬明。亡命。留寨巢中。久盡冒姓。最標悍。乃與蔡咱呷五十呷等。大言。言漢頗欲乘秋高。漳消。直以數十萬騎。擣若等寨。殄滅若等也。吾少生長漢極。知漢善水草處。今吾誠導若。若先以數十寨騎。蹂躪漢禾稼也。期二十二日大會。遂擊鳴鼓。登城。城門傲戒。弗通。乃走鎮西站。從上風縱火。延燒陳牖等五家。而百戶魏繼武。跳身。得持印走。咱呷望見武走後山。乃發乘矢。追射武。武野死。咱呷益乘勝。射我軍。我軍仇受松。及道上行人。二人。並中流矢死。因虜男婦及布

鎮蠻平堡。又皆一切赦除。弗深治。是時上方幸用嚴。乃獨蓄土酋。輔之以寬。土酋由此多淫亂。亦不能以文法痛繩諸羌。諸羌安在其不亂也。居亾何大司馬上言。僞屢罪當死。法宜勦滅。顧明王殲厥渠魁。協從罔治。計莫若下明詔。詔都御史爲檄。告諭諸羌。諸羌能捕獲渠魁。及有歸俘者。聽都御史減與若等除罪。如今不廼欺也。上從之。於是都御史檄大將軍劉顯。顯乃壁鎮西。而以李揚爲羊腦將軍。周愷爲鎮蠻將軍。劉天俸爲曬經將軍。劉汝茂爲白馬將軍。皆按部毋得動。即使使者持節具告以詔意。若不

武功錄

僞屢羌列傳

十五

四十一

戰之功也。及收縛咱呷等。繫成都請獄治。而使蔣觀察覆按咱呷等。咱呷等傷人及盜。法當斬。都御史得其狀。即使使者馳傳以聞。上嘉其功。賜都御史爵級。兵戎使顯而下幣帛金錢有差。梟斬咱呷等。成都市始僞屢之變。常案故志。羌以殺死爲利。病死爲不祥。在公卿間頗難之。及得驛騎書。大將軍第拱手以須諸羌。諸羌偏隨而伏。於是乎有趙充國段穎之風矣。

讚曰

書稱殺三苗于三危。而西羌猶三苗苗裔耶。何其與之繁也。五王諸番在巴蜀。西寧洮岷在關中。環黃河以西北。皆爲所竊據矣。曩時獨畏宋將軍晟。丁大夫玉何將軍卿。然以河北。今視王大夫何如哉。余獨悲鐵嶺山之爲奉佛也。虜遂連羌。羌乎羌乎。毋爲禍首。反受其咎。戒之哉。

武功錄

僞屢羌列傳

一六

四十二

丟骨人荒沒舌列傳

南路諸羌以四十八寨數而丟骨人荒沒舌最大先是兵戎使王詔巡邊至三寨三寨度詔至必道崖下乃並捕伏于上待詔詔不虞草山有伏戎起前行諸羌乃下矢石擊詔詔墜馬野死亾何副觀察使林應節亦乘傳三寨三寨遂掠取應節財裝褫奪衣服家屬幾為所略馨牙連歲有司莫能禁而上巳即位矣是年猶寇安化關殺馬子義等七十餘人其明年寇歸化關殺略劉元等數十人虜羸馬四十騎諸羌見為松潘地寒不產五穀往往從它旁郡轉穀以給軍食用其明年三寨遂擊絕我轉道我軍唐奴等六人死之故事歲月正月撫賞諸羌先是倅王升幾為三寨所殺其明年三寨彷彿前事又殺我黃守寺四人其歲萬曆戊寅也八月知事余希顏出舍給軍至歸化鎮諸羌先捕伏新塘關欲侵奪邊糧重賴禱將陳金相胡欽得免始諸羌殺倉大使朱繼冠父子得亡恙由此羌益公行無所忌諱復伏凝冰溝襲我軍我軍倉卒不備殺二人於是希彬躬率李世傑趙世爵高凌翼鄧承恩殊死戰斬酋長白臉兒等首五級奪獲羌馬十二足夷器撒袋弓矢亾筭已追北至

武功錄

丟骨人荒沒舌列傳

卷一百一十一

五

安貫頂斬首捕虜數十級三寨由此益鞅鞅造謀藉兵日夜謀舉兵反而兵備使楊一桂與總兵吳子忠議乃以指揮邊之垣曹希彬為將軍軍楊廣墩指揮徐承業史載勳百戶蘇繼武高凌雲為將軍軍安貫頂守備康鸞為將軍軍雄溪屯遊擊吳鯨為將軍軍羅銅嶺叅將胡大賓為將軍軍木瓜坪十道並出而裨將易鶴陽亦率百金之士千餘人從間道捕伏以擊其東北是時楊一桂下令軍中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金五兩中豪三兩幼男及女子一兩又以其妻子財物盡與之是時九月朔也而吳子忠率楊廣將

武功錄

丟骨人荒沒舌列傳

卷一百一十一

五

軍軍居兩山間而羌亦嬰寨固守於是我軍陷陣卻敵不避湯火之難鳥銃擊三十餘人而羌俗陣亾死者必襁負還寨以故三十餘人皆得死還也居亾何路上進史載勳於安貫頂擊諸羌命所將卒乘山舉火燒其積聚斬獲甚多是時康鸞守備東勝堡甚固而王世恩遂跳驅至黃草市轉擊諸羌斬羌首數級於是楊一桂自將待邊而今馬呈文吳子忠縱火燒丟骨寨曹希彬吳坤高凌雲縱火燒人荒寨兩寨見火舉前後皆鼓噪自相騰踐死者不可勝數我軍盡獲旗鼓及夷器鎗刀于是諸羌猶有不軌之心乎乃

日夜引其衆往來窰房間。而將軍史載勳、李朝芳跡且至靖安墩。生獲酋長一人，斬之。而會經歷楊仲英轉穀，宿歸化關。羗乃引軍焚其關而去。時夜漏十三刻矣。而裨將路上進追，直走虱子壩。而羗已先捕伏安貫溝。我兵擊鳴鼓，殊死戰，斬羗首一級，獲酋長熱利一人。旦日三寨乃敢擊圍鎮安。鎮安弓弩甚設，不可破。羗復敗走。我軍追，逐北至羅鍋嶺，斬獲番首數級。是夜裨將高凌翼偃旗幟，從走卒行，徼羊革道中，遇羗戰，疾力斬獲羗首一級。其後十月朔間，候者言三寨捕服諸關，欲襲我軍。燧火日通。於是李成

武功錄

卷五

二十九

三

芳復引兵擊人荒寨。曹希彬邊之垣，引兵擊丟骨寨。而會丟骨寨諸羗留壁青土灣。於是希彬之垣令所將卒自環爲營，而縱伏兵往當諸羗。諸羗視漢兵多，而亡馬尚強，戰弗可當。乃直冒漢圍，盡東南散走。漢軍因發輕騎追至小寨，悉燒其碣房，斬捕首虜數十。餘級馬十二足，牛二十六角。是時易鶴陽久戰，亡而有子曰喜生，誓不與羗俱生。日廛羗戰，羗又賊殺之。盡矣。何人荒寨諸羗起楊廣間，羽檄交馳。於是承芳載勳急發兵擊破之，盡燒其寺宇碣房，斬首十七級，奪獲盔甲弓矢，亡筭其明年正月賞羗，而會僕人

冒媯媯兒子川盼姓名。亡匿寨巢中。意欲尋甲仲牛兒等。陰入城以爲耳目。而李承芳等疑其有姦，乃搜索。果捕得媯媯兒子川盼、甲仲、牛兒四人，繫請室當死。居頃之，媯媯兒子越請室遁逃。於是使騎逐捕之。得伏法。當是時，西有呷竹諸羗，東有林洞諸羗，爲四十八寨。於是喇麻番衆耳阿舍思、熱浪、牢熱等，乃因林禪堅定等六十餘人。是日亦至軍門叩頭言：三寨實欲請降，將軍幸哀憐，寬假三寨死罪，請罷兵。三寨自今願比編戶氓，毋復煩將軍斧鉞也。大將軍許諾。

武功錄

卷五

二十九

三

請除罪。始三寨甚暴桀，烏鈔求飽，彼其來堡也。則有下馬酒、上馬酒、解渴酒、過堡酒、及熱衣錢、氣力錢、偏手錢。猶可諉曰撫夷已耳。已我軍戍邊，亦復送奉金錢。命之曰新班錢、架梁錢、放狗錢、躡草錢、潑背水、掛綵錢、斷酒錢。何也。於是都御史下令一切咸與削除。松潘稍稍得放散牛馬矣。事聞，賜都御史以下金錢幣帛有差。

讚曰

余聞之楊將軍曰：三寨之羗以五百數，大半皆我漢人舍匿以爲羽翼。豈其然乎。嘉靖中，何將軍卿於歸

化諸關堡頗築壘壁而城守之漢人乃闌出邊關何哉王大夫如不運籌帷幄褫奪其魄且三寨至今猶強也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不然王大夫且與趙充國爭烈矣

武功錄

不毛骨人荒沒舌列傳

五

白草風村野猪窩諸羌列傳上

白草者石泉諸羌也武宗朝率白若羅打鼓諸羌寇塌底堡是時何卿為指揮使雅有風望都御史馬昊乃拜卿為大將軍卿被堅執銳以往中道中流矢幾死卿竟衝鋒冒矢石擊破之其後嘉靖中陷平番執指揮使丘仁等殺略軍民以千百數是時卿已為都督矣而都御史張時徹御史袁鳳鳴乃上書復拜卿為大將軍卿亦上書請五事語在三邊志竟捕斬黑殺李保白石兒白石撒喇等討平之當是時丟骨人荒沒舌猶未倔強乎而上之戊寅頗時時

武功錄

不毛骨人荒沒舌列傳上

五

盜邊大將軍發兵擊之則大半走它旁寨候者微聞其白草風村野猪窩諸寨御史大夫王廷瞻遣兵校尉三千人分曹逐捕諸人敢舍匿者輒捕之於是風村一十七寨捕時急並匍匐走肉兒掛寨為餓柘等言實不舍匿諸人奈何將軍欲提兵直擣吾寨乎今吾寨盡鼠竄然實願輸賦賦菽糧二斗比編戶氓幸為告將軍將軍賜白幟因樹寨上毋復視為亂民也於是餓柘等至指揮使步天衢所叩頭言風村諸寨今具馬羊及腦包哈喇弓矢番刀來降而會黃德洋為兵使者檄請乃可之於是下令十七寨擊

牛屠猪。因刻木以盟。居頃之。風村野猪窩一十八寨。番牌大力孫子。乃因緣茅皮底。具如風村款。憲故事。悉詣守備使宗綬所。皆來降歸。且請通道大印龍州。於是兵使者許諾。羗俗露頂無冠。兵使者乃移石泉。令李茂元具漢冠儀。因易名姓。皆書于冠。令諸羗冠。於是召諸羗至軍門。軍門金鼓大作。諸羗魚鱗而入。望見漢冠儀及木杆。彩紅皆大喜。驩聲震天地。兵使者因賜冠。冠諸羗並跪起堂下。叩頭謝。乃言願歲輸黃蠟一斤。赴縣廷朝。誕八月。上萬壽也。於是二十八寨。寨樹一白幟。因爲木主。祠寺中。祝天子萬壽。

武功錄

八 皇朝野史卷之十一

三三

是後元日及長至。皆以期朝謁。無異編戶氓也。是時御史虞懷忠亦上書請頒正朔。各寨已召諸羗。能開于漢儀及漢音者。皆賞賜。令訓課諸羗。以何茂元轉遷河間府倅。都御史御史念石泉不可無茂元。請茂以倅行石泉事。因欲久任守備使宗綬。上書從之。於是大司馬方逢時移書營郡。以訪誅納得降寨二十八。而戶二千有四百四十。宅若男子四千三百五十六人。女子四千一百三十八人。事聞。下銓部。紀都御史功。賜黃德洋銀十兩。始茂元見諸羗好刀佩劍。斯須不釋手。稍有忿詈。輒以刀殺人。於是茂

元召與語。歎曰。而猶欲視吾民冠乎。乃猶且暮喜擊劍。喋喋而估估。冠固何當。乃下令屏刀劍。於是諸羗盡屏刀劍。冠漢冠儀。漢儀而果猶吾編戶氓也。

讚曰

詩稱自彼氏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信哉是言也。余考之故志。石泉諸羗。嘗僭號稱帝。兵使者每巡邊。而猶怪諸羗之慄。桀也。今不假斧鉞。執馬羊而至者。接踵哉。幾築受降城。且禍莫大于殺已降。受之誠是。御史大夫亦方此意。命爲將如此。

武功錄

八 皇朝野史卷之十一

三十四

白草風村野猪窩諸羌列傳下

白草者。故石泉降羌也。先是戊寅。丟骨人荒沒舌寇邊。大將軍逐捕諸羌。蹤跡皆至白草。白草及風村野猪窩諸羌。皆詣臺使者王廷瞻歸降。於是白草諸羌得。朝元日。及長至。萬壽。如漢官儀也。其後乙酉。楊柳寇普安。楊柳者。豐溪諸羌也。旁近白草風村及小河木瓜之間。間候者言吾等耳。割白草日久。聞白草四百人。陰道粟穀。察反。粟穀日送奉白草人。錢一裸數升。前時縱火燒平夷堡。皆此屬。有狀。是時周嘉謨為備兵使。乃移御史大夫徐元太。請引兵往擊之。

武功錄

卷之五

二十五

御史大夫下指揮使步天衢。萬國寧。張可大。使使者捕服視白草。青片。板石。陰事。白草久斷輿梁。遁逃於黃頭後之間。謝絕粟穀。諸羌嚴實。亡它腸。於是御史大夫。檄石泉令。強勉往諭之。而會番屏。咄嘛舌等。亦執甲馬到城歸降。具言歲寨貢黃蠟一斤。賦救糧二斗。如故。今請益救糧叁斗。示不復為羌也。先是成都人劉谷賢。以兒周夏生。陳四。為南路諸羌所虜。略至是。亦歸復。送邊也。當是時。安綿兵使者王言。已懸車去。乃令周嘉謨行安綿事。東備羌。於是萬山保帥六者。柘索等。二百五十九人。款塞曰。小人實白草諸羌。

卜書同。帥小奈保等一百八十八人。款塞曰。小人實風村諸羌。吾等除羌為民。七年于今。今豈以楊柳羌之故而一旦為不軌。以自當將軍之刀鋸也。唯將軍財察。於是兵使者下龍安守楊邦直。司理朱仲廉。按驗得壩底堡。白草。河西。風村。顛。轉架。孫兒。掛。者。殺開。肉兒。掛。馬鹿坪。桃桃紅。黎相灣。壩底坪。椒園子。龍藏。一十一寨。永平堡。白草。河東。白草壩。野猪窩。鷲燕溪。走馬嶺。剋剋嶺。雍村坪。張村。啞浪壩。照隊。太白。白羊。嶺。于松壩。落落坡。石坡。青岡坡。毛坡。射溪溝。一十七寨。久降羌。實亡它腸。而獨坪。大圪。召對。通寧口。四寨。

武功錄

卷之五

二十五

今竊跡白草事。刻木歃血。願貢賦。猶編戶氓也。乃移都御史。都御史見為去歲之變。起自德陽。木夫。李茶。保等。盜蜜。遂釀禍。而為今日。此反側子。奈何。過聽土官及通事譯語。而竟許諾乎。乃令兵使者取石泉令。強勉。及指揮步天衢。劉澤遠。張可大。及通事各不扶。同甘結。頃兵使者得甘結。乃率白草諸羌。踵門叩頭。軍門。給獨坪。四寨。白旗。幟。如初。它皆賞賜花紅。於是白草諸羌。驩聲震天地。指日為誓。以為將軍。幸哀憐。吾等。待吾等。不。死。吾等。所。不。如。將軍。威。令。反。覆。為。叛。者。生死。唯。將軍。復。叩。頭。流血。至。漂。杵。謝。去。事。下。大。司。

馬張佳胤問狀。於是大司馬按御史陳瑄奏。請白草諸羗東南之樞也。形列常山。勢成狐兔。彼一日而起乎松州。則此為肝腋。此一日而起乎石縣。則彼為齒唇。舞巧於徂詐。藏毒於蜂蠶。所從來久遠。今以天子之靈。一旦奉貢賦。遂為編氓。此千載一時也。往御史奏是。上嘉其功。轉遷周嘉謨秩一級。步天衢揚邦直。以下皆紀錄。而縣令得賜金錢者。唯強勉一人而已。

讚曰

白草諸羗。在嘉靖時。豈不稱渠率乎。自何將軍卿提桴鼓以往。而白草不墮服者。厥後降于王中丞。今再降于徐大夫。又皆奉貢賦如編氓也者。異哉。春秋稱德不及焉。則不享其贄。豈無意乎。不然。何其絕之深也。

羅打鼓諸羗列傳

羅打鼓者。茂州諸羗也。旗山白草之間。宣德中常盜邊。上遣大將軍陳懷。將貴擊破之。弘治六年。又帥白若諸寨侵邊。是時房驥為將軍。乃請國門外建東勝菜園諸墩。東備羗。今上元年再入茂州。茂州城門做戒。道路不通。何凌霄九絲軍大捷。斬首虜數千級。威耀巴蜀。當是時。刁農鷄公諸羗最強。乃畏威率羗人列余之等來降。刁農者。韓胡諸羗也。往往道崩土掃水。水溝以為寇。諸羗聞刁農既先降。皆項背相望降矣。於是羅打鼓。那竹寨。相與謀曰。以刁農猶

賦勅錄

本軍打鼓諸羗列傳

汗八

歸降。奈何有吾寨乎。而生羗血熱。血書伯什。乃詣茂州。先是龍安同知張安美。下行州事。數為諸羗約降。於是羅打鼓。谷國。日列寨。獨密寨。並接踵而至。乃移于兵使者王維善。事下指揮使田賦問狀。是日召血熱。血書。伯什。庫兒。不巴兒。不庫列。卜路思。卜只。驗問。齒頰。唯將軍哀憐。執等受熱。等數十百人降。幸賜入版籍。熱等自是約每歲輸救麥糧三斗。實無它腸。將軍猶豫未決。於是張茂州復請曰。此古冉駝之國。乃六夷七羗九氐地也。賴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

幸而歸化而不受之以示德甚失諸羌意且使諸羌雖當斬以將軍之威重不假斧鉞於境外諸羌亦既皆奉頭鼠竄將軍其歸御史御史大夫於以風四夷不亦可乎而會虞懷忠為御史王廷瞻為御史大夫皆謂張茂州議是是歲也昔草坪水磨溝崖立寨吉革寨三溝大小岐山亦來歸降視猶羅打鼓也於是經歷王誥大會汝保令李有成晉和順即召諸羌以次辨詰而紅即說太兒前曰小人實黃草坪寨白說亦前曰小人實水磨崖立寨西日巴亦前曰小人實吉革寨吾等不知禮義長嬰大罪唯將軍哀憐收入武功錄 一八畢打鼓諸羌列傳 三九

讚曰

余聞之故志曰汶川以東有屋居獨豹嶺之西織毛毳以蔽風雨殆若穹廬今遂變而為夏也異哉王大之教化入人心也微而人不自知也余又聞其下甚寒嘗入蜀相隱避習俗漸染不已深乎不已深乎不然羅打鼓今猶行羌之道也

楊柳羌列傳

楊柳者壘溪諸羌也番脾財主兒子至太平堡而會鼓刀屠者擊牛番脾乃大喜索我軍強山牛酒飲山因飲番脾牛酒番脾醉飽廢旋為物故於是楊柳寨開番脾槍卒死疑山以鳩酒飲番脾番脾死是時河東有東路窩溝大小栗穀丟骨人荒沒舌茹兒諸羌河西有思答歪地西革西坡列柯王答甘燕耳別乾溝牛尾諸羌最標桀楊柳乃約其羌眾直犯金瓶堡索我堡賞賜贖番脾死我堡不與於是麥兒塞與和尚寨後先寇普安堡而指揮豐承業百戶徐承爵引武功錄 一八楊柳羌列傳 三九

兵擊破之斬首十三級時萬曆乙酉七月也其後八月思答地栗穀麻谷蟬蟬諸寨再寇金瓶堡而百戶陳克勤將步兵轉戰為黑曠所執劔斬之是時指揮使吳門臣張應時徐佳胤百戶路上進嚴承勳李迎春張成大戰金瓶東斬首捕虜三十六級而會黃焯為兵使者赫瀛陳瑄蕭清後先為部使者徐元太為臺使者於是案應時失軍狀先是指揮使田賦稱貸千楊柳葉兒這得五百金久弗欲與兒這每至堡輒飲兒這酒兒這久亦怒乃與其黨往來關堡間遂公行殺略臺使者劫賦於是乎啓業矣大司馬張佳胤

具以其實報上。於是下應時當免官。而令御史逮田賦問狀。其後西華至地粟穀諸羌圍金瓶。平夷急。我偏將軍朱文達將勇敢士擊破之。斬首三級。其後九月樹底雙橋西坡牛尾千餘羌寇老虎石。而裨將王世恩顧承祖王貴劉繼爵合短兵厲擊捷斬首虜四級。事在御史大夫維遵。及給諫大夫王。此於足副觀察劉禹謨及黃焯謂諸羌橫暴不當如此耶。乃大怒。髮上指冠。即奏記前御史大夫維遵請得調天全大渡河兵。以便宜行事。是時耿定力守成都。而李廷謨為理。乃調郡縣菽粟芻藁以給軍食。而令土武功錄 楊柳羌列傳 三十一 四十四

豐承業為將軍。而令土官舍董世臣法從文輔之。是時蕭文壁守茂州。專以轉穀為務。以故軍中得不乏食。於是應時伴攻麥兒寨。以示楊柳不疑。且日引兵至泉水崖。而會酋長財主兒子出碉房中。所貯青稞麥菽及蜂桶牛羊諸畜產以誘我軍。我軍至寨。秋毫無所取。視碉房澹如也。乃舉燎從上風縱火。火益熾。不可撲滅。延燒土圍碉房二百餘所。煙火相望。我軍用烏銃百子銃火磚噴筒弓弩並擊楊柳。楊柳中流矢死者。亡慮數百人。於是楊柳自相蹂踐。並棄軍走。軍益乘勝追。逐北至後溝雪山。而日已雲莫矣。武功錄 楊柳羌列傳 三十二 四十五

石灰和尚別結牛尾。蘇叙蘇塔諸羌。皆後先奉甲馬而至。且謂裨將曰。將軍幸哀憐吾等。寬假吾等死。鼻。吾等誠願歲輸菽糧粟二十石。不然則亦折銀貳錢有貳分。唯壘溪長官司以為期會。將軍母復視猶亂民也。事聞。兵使者於是移諸疆吏。歲時唯年例正日賞賜如故。它一切私賞。如開門關門。及日生酒桶。月計子。諸浮費。自今咸與刪除。于是焯獨慮諸羌。類大羊。反覆不可知。欲許。適上臺使者書。書多不載。其後十月喇麻機。又帥其羌眾犯蒲江關。喇麻機者。故松潘所捕獲。而復釋免羌也。於是以曹銓為將軍。

武功錄 楊柳羌列傳 三

引步兵四百人。朱文達為將軍。引步兵三百人。往備蒲江。而會且日大風飛沙石擊面。望氣者謂天初寒。當有雪。羌人猶此稍稍欲情歸矣。是時蟬蟀溝諸羌千餘人。還目黃沙壩。於是文達軍及銓軍鏖戰。黃上坎直。蟬蟀巢斬首一十七級。捕獲生口四人。奪獲馬牛諸畜產。亾筭。燒毀碉房一百座。其後十二月。又復聚。裨將邊之垣。劉繼祖。吳文傑。轉鬪捷首四級。其明年正月。窰溝大小二姓諸羌。再寇蒲江關。殘敗軍營。於是偏將軍朱文達開關而迎敵。斬首捕虜頗多。十一月。大將軍李應祥。副觀察使黃焯。謝詔案。

驗諸羌狀。於是得前殺戮我裨將趙世爵。馮盛濟。陳克勤。項成。舒朝江。及我軍商民蔡四元。四百八十餘人者。實東路溝。窰溝。丟骨人荒。西北蜈蚣。龍溪土官。茹兒。阿孝。惡開。王荅。甘燕。戈臘。熱溪。別拓。思荅地諸羌。前殺戮我許九等八百二十餘人者。實大小粟穀。北定。玉柱。阿牛。王龍。交合。安貫。烟葱。列柯。歪地。西華。牛尾。鹿卜。石柱。諸羌。它若次上。漢人。羊思定。鷄公。上。牟泥。下。牟泥。野和尚。亞寨。阿思洞。上。泥巴。呷竹。呷二。諸羌。此實熟羌。胡子。川羊。先結。阿讓。臘梅。老虎。此實降羌。柰何不明玉石。倘一日俱焚崑岡。可乎。於是大

武功錄 楊柳羌列傳 三

方伯朱孟震大會清軍使史繼宸。文學使曹樓。武備使蘇民望。議而壹意以武臨之矣。當是時。止方念西羌事。乃令中貴人張誠。於會極門。詔大司馬。倦以貪功生事。匿情養亂。為戒御史大夫。既得。詔。昔則益欲戮力攻諸羌。而又度松邊寒瘠。不產五穀。往往糜食他旁。郡它旁。郡飛芻。輓粟。佐軍餉。費不可勝。幾以二石而致一石。於是上。請餉于關中。及滇南。以蜀當轉輸。關中年例銀一十萬。四百三十五兩。而滇南亦以緬寇之役。曾費蜀二十萬兩。故也。於是。以羽檄徵勇敢。二千。得楊應龍兵七千人。西。

陽得冉維屏兵五千人。平茶得揚光祖、楊正崇及王全兵四千五百人。叙馬得羅洞兵七千人。是時國師喇麻亦聚阿牛五寨。丟骨三寨在裝塘。鐵鑪溝。攻旗鼓相當也。於是總兵郭成爲將軍。軍黃沙壩。遊擊周子德爲將軍。軍鑼鍋嶺。遊擊邊之垣爲將軍。軍蒼壩。腦。參將朱文達爲將軍。軍茨溝。時三月朔也。是後于德出鎮葦。戰裝塘。卻敵。捕喇麻灣仲等一十四人。斬首四級。復擊去骨。攻阿牛。斬首二十三級。後攻人荒寨。先登。斬首一十四級。擊破沒舌。以卻敵先登。斬首二十二級。攻西北寨。先登。捕虜三人。奪獲番婦女三十口。斬首八十一級。曹希彬攻西北龍溪。蜈蚣先登。斬首二十九級。復攻龍溪。卻敵。斬首二十五級。奪獲婦女一口。文達攻阿險。還搜諸寨。卻敵。斬首十一級。捕虜番女一口。後攻土官茹兒。先登。斬首四級。奪獲邊輪首骨漆器一具。捕獲番女一口。後擊惡關。攻寨溝。迫區。至鷲公雪嶺。斬首四十二級。奪獲番婦五口。郭成攻龍溪大小二羌。先登。斬首四級。還擊蜈蚣。破茹兒。斬首六十八級。獲二人。邊之垣擊破鹿卜寨。以卻敵。斬首二十三級。馬十六蹄。安貫營常從攻阿用。擊卜洞。至玉琢。焚酋長臘臘帳一人。斬首二十級。後

武功錄

楊柳葉列傳

三五

攻東路溝。還搜諸寨。卻敵。斬首二十級。捕獲酋長王答兒一人。攻石柱。先登。斬首二十一級。是時惡關至頭諸羌皆在下風。請降。獨思答歪地。乾溝諸羌阻河以西。春水爲險。度我軍僉卒不得渡。乃張旂志。披甲兵。揚揚策駟馬。往來河梁間。甚自雄也。我軍旣殲厥河東。凡下名羌二十三寨。斬首四百六十六級。捕虜男婦四十八人。勇氣益百倍。乃令具竹木溜繩。推擇習船者。期四月二十六日。夜半治浮橋。悉引兵西渡。河已渡。劉繼祖擊思答。大破之。捕獲大酋長黑壤一人。文達引平茶兵擊列柯。破之。于德引播兵渡歪地。

武功錄

楊柳葉列傳

三五

擊破之。邊之垣攻上下西坡雙橋。破之。又攻樹底。破之。虜著兒柘一人。還牛尾。因過黑水。往擊。盡破之。獲日者瞎子合兒結二人。郭成圍西革寨。破之。捕獲川柯一人。又攻乾溝。追北至顧顧寨。擊諸羌。大破之。又從攻大小粟穀。破之。獲絨柯等四人。追北至白草。破之。河西自四月二十七。請數至五月十八。凡下羌一十五寨。斬首三百一十二級。捕虜男婦一百三十二人。自是之後。羌亦稍稍歸降矣。先是楊柳寨捕獲生口白失結。當繫獄。逃方公部。遂捕。而會白泥和尚。楊柳諸羌。復歸降。乃捕得白失結。及樹底保保兒子。西

坡弱兒結麻荅八祐等來獻。於是大將軍幸寬假諸
羌復叛罪。諸羌益感德思降。於是小姓王荅甘燕風
村獨坪大坵召對通寧亦竊跡白泥事。並後先獻見
請得比編戶氓。大將軍迺下令。令小姓王荅諸羌能
捕得酋長來獻。而後令邊吏視猶白泥和尚也。於是
比定伍寨獻閭卜惡闌。如兒歪頭獻利兒子。臘臘三
寨獻歸味。國師六寨獻哈那。人荒沒舌三寨獻著兒
格。王荅九寨獻滅祭。班定哨。大將軍既受諸羌降。乃
令邊吏並瑯瑯諸所獻惡羌數十人。生莖之道旁。曰
後復反者有如此冢。已傳爰書。訊鞫。四十八寨始發

武功錄

楊柳羌列傳

卷之四

難時。刻石為誓。石一在廟子溝。一在牛尾寨。即屬力
士椎碎投于河。諸羌亦曰。所反覆不如將軍令。有
如此石。於是大方伯劉純文轉芻茨至軍中。期六月
十二日。三軍並凱歌。班師以歸。御史大夫使使者奏
聞事。下大司馬移書營郡。以訪誅訥。凡下名羌三十
八寨。斬首捕虜一千七十五級。奪獲馬牛羊二百一
十頭。焚毀碉房一千六百餘所。上嘉其功。稍遷徐
元太為少司馬。賜大司馬以下金錢幣帛。有差。始嘉
靖中。如兒寨斬指揮使邊輪首。以其骨為飲。茶輪遊
擊邊之垣大王父也。至是得歸骸骨。湔雪。其十年之

宣聖由此觀之。非獨垣孝。輪亦烈士也。

讚曰

語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信哉。是言也。楊柳諸羌號
百二十萬。曩宋大夫王兵至強。乃不殲滅之。何哉。白
草之役。大將軍提士卒五千人。竟全軍以沒。此尤未
敢與徐司馬道也。嗟乎。宋滄獻輿地圖。而謂松壘險
于劔閣瞿塘也。異哉。徐司馬功謀。此可畫麒麟而稱
平羌將軍也。

武功錄

楊柳羌列傳

三八

樹底窆撒列傳

樹底窆撒者南路諸羌也。先是楊柳羌麻起，桴鼓晝鳴。樹底窆南路之隙，乃帥松坪黑水數百人，日夜砍伐竹木，找架七稍砲。大言吾今以數千騎渡漢，鏖戰漢麻荅三哨。黃漢烏奈我何也。其後又與蜈蚣土官車路窆溝大小粟穀先結阿讓諸羌屯土官大壩間，椎牛為盟，聲欲寇歸化北定蒲江關。是歲乙酉閏九月也。其後大小二姓亦治弓矢及七稍砲十五架，溜索數十有餘。聲欲寇平堡，步卒方響呼夾道而行。行未至蟬達，乘傳視鎮平堡。步卒方響呼夾道而行。行未至蟬武功錄 樹底窆撒列傳 三十九 內

武功錄

樹底窆撒列傳

三十九

內

而止。臺使者既得，詔書乃以羽檄徵建武兵二千。人部使城門兵五百人，蠻莊兵四百人，壩底兵一千人，溫卜兵一千六百人，播州楊應龍兵三千人，天全高仲德兵六百人，黎州瞿紹良兵三百人，酉陽冉維屏兵一千人，平茶楊光祖兵一千人。是時上方以徐元太易遵而給諫大夫王致祥乃上書言狀。其大畧曰：唯是樹底諸羌蟻聚黃沙，專以殺略人為務。我軍轉運千里，暴露連旬，招之不來，攻之不繼，將安所稅駕乎？此臣所為可虞者一也。而況將軍李應祥，馭建武驕悍之兵，心志不一，當新舊更代之始，威信未孚，且以二三千之眾，敵七寨之夷，兵將異趣，勇怯異勢，安在其能同心戮力乎？此臣之所為可虞者二也。且臺使者量移矣，劉禹謨亦已戴罪，是大將在外，讒言居中，勢且畏首尾之不暇，而況新故相推，法令變易，又兵家之所謂臨敵其將乎？此臣之所謂可虞者三也。法曰：一人守險，千人莫過。今自松而東，自茂而西，勢甚桀黠，而我兵多不至三四千人，此其勢不能不藉于土司。永鎮之禍，在數日之內，而播黎之兵，在數月之外，且以我尺籍伍符之眾，尚不能用以死，而羈縻象胥之民，此素非得拊循士大夫者，寧尚得

武功錄

樹底窆撒列傳

四十一

而用之乎。此臣之所謂可虞者四也。事下大司馬王
遴問狀。大司馬案驗。福縣楊柳寨。先是指揮田賦。稱
貸楊柳羌。葉兒這得五百金。久弗欲與。兒這每至堡。
賦輒飲兒這酒。兒這久亦怒。乃與其黨公行闖堡。專
以劫掠為務。始種溝發難時。大將軍張應時提兵往
征之。亾何。羌人奪大將軍輜重於道。此皆養虎貽患
之釁。事聞。幸假應時罪。令討賊。至是輒覆按重罪。於
是。上復令應時免官。而以田賦屬部使者。逮問。當
是時。故總兵郭成。有滇南之役。而給諫大夫。念成久
立功。九絲為羌夷所嚴憚。請赦成罪。令立功。以故成
復得破樹底也。樹底功在楊柳傳。

武功錄

樹底功在楊柳傳

早一

讚曰

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信哉是言也。
南路自破。去骨人荒。沒舌以來。奉貢賦。而稱編氓者。
接踵。而又復有樹底之戰。何哉。正德中。永鎮堡失守。
厥後。何將軍卿修之。為置堡三。官人。主軍五十七人。
戍軍二百二十一人。番兵二十人。樹底空撤乎。余第
請疆吏守大黃。掃冰。三哨。索橋之間。足邊事矣。法曰。
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如有味乎。為蜀西言也。

元壩潘啞商巴石翁列傳

漳臘之羌二十九。而元壩潘啞商巴石翁。獨與北虜
時往來也。先是北虜小王子吉囊。與丞相亦不喇姝
不相能。吉囊遂渡黃河。由寨石岩。直擣御寇墩。深為
粟穀屯溝口所患苦。是歲嘉靖十三年也。其後二十
九年。寇鎮虜堡。遂留居河西塞下。於是河西始有虜
矣。而河西租兒結。白利。最桀黠。足以當囊。亾何。曩死
其子。插幹兒。及傳蚌。並富盛。乃強欲服屬租兒結。白
利。租兒結。白利不從。頃。俺答念吉囊渡黃河久。乃託
為鐵嶺山有生佛出。因遣其子賓兔往鐵嶺山建寺。

武功錄

潘啞商巴石翁列傳

早二

於是盡得插幹兒。及傳蚌。馬牛羊。而以傳蚌強租兒
結。租兒結強。白利。並歲奉貢獻。羣羌虜為黨。而河西
虜患乃益深矣。今。上即位之三年。賓兔乃以射矢。
今熟番聲言犯邊。邊吏所以備之者甚嚴。於是賓兔
陽為請其父俺答渡黃河。迎佛。乃先使使者十輩假
道。因求索茶食。余來為鐵嶺山佛也。頃。俺答至。果令
祈命。寒。盼諸羌。並獻見。而虜遂得吞食亡朕也。其後
已卯夏。賓兔又來。寇牟泥寨。包子寺。牟泥寨。包子寺。
去松城二十里而近。賓兔動以數十萬騎。蹂踐漢稼
麥也。其敢無畏憚類如此。自是之後。元壩潘啞商巴

石紫四寨。閒闌出物。與虜交易。而作兒結虜。遂以二百騎寇介介壩。先是順義王使大成灣。一窩至八什等。賚篆文圖書。約至迤西觀寺。是時庚寅五月也。其後六月。順義王果以三千騎渡河。至臨洮。聲欲東寇保定撒刺。西犯洮岷。松茂諸邊。臨河至松潘。輕騎可八日至也。是時副觀察使來經濟。備松潘兵。李丁。備西寧兵。西寧復偵知一克黃台吉亦既渡河。乃並以其事請于臺使者李尚思。臺使者見為漳臘之外。卽屬熟番。而況其下草茂道平。胡馬從此跳驅。可抵海套。若不蚤為之所。後將何及。於是以羽檄徵天全六

武功錄

《續通志》卷一百一十四

四十三

番播州兵得六千人。乃召川南叅知使武尚耕。川東叅知使丁此呂。叙瀘叅知使李士達。既授事。監軍。而以萬峯為將軍。軍漳臘。郭成為將軍。軍松林。邊之垣為將軍。軍西寧。于時主計者。仰毅。成都。成都飛芻輓粟。殷殷不絕也。於是部使者李化龍。亦上書言狀。其畧曰。唯是松潘。乃全蜀之門庭也。臣案輿地。山松潘而北。則為漳臘。漳臘之頂。北可望洮岷。西北可望莽。阻高峻。盡屬土番。歲時漢第以撫賞羈縻之。因欲為吾地。奈何武備不亟。備乎。是時給諫大夫張應登。臺

臣牛應元。亦上書。書皆多不載。事下大司馬王。一黜方奉宣。詔書。而扯力克則已還歸海上矣。獨火落赤尚伏捏工川如故。然而時去時來。乍降乍叛。此自犬羊。恐河西將士。目今牛馬將不得放散也。

讚曰

史稱西夷。冉驪白馬最大。今猶然乎。今猶然乎。以余而觀松潘事。其憂不在西羌。而在羌與虜合也。武廟未。虜騎闌入松塞。太原王恭襄公。方在大司馬。乃不麾之使去。何哉。延引至今。使西寧得以供佛。近在洮河黑水間。馬牛氛埃。且暮而及也。善乎。何將軍之

武功錄

《續通志》卷一百一十四

四十四

言曰。番寨凋落。則獯羯憑陵。松茂侵尋。則成都塵微。余每前之。則未嘗不爽然自失也。

建昌桐槽黑骨諸夷列傳

伍咀咱者。建昌諸土酋也。先是父逆止。弒土婦鳳氏。兵連禍結。患苦蜀邊吏。以故咀咱敢于標榮。不奉長官。翟紹良約束。乃與土舍安守等。竊據鹽井衛屯。安守者。亦建昌土酋也。專為不軌。常僭號稱王。鳳氏之後。守質主之。日夜與逆止。伍咀咱阿巧。馬米粒。阿乃。菊都等。謀奪鳳氏土田。至于千餘頃。遂帥麻科諸羌。土千餘人。並樹黃幟。鼓吹。白晝公行。東街姜坡道中。乘風縱火。燒房屋。殺我軍宋泗高仲魁等千餘人。畧軍妻趙氏等百餘人。奪馬牛羊亡筭。於是百戶梅枝。擒

武功錄

建昌桐槽黑骨諸夷列傳

四十五

乃以其事請有司。逮問安守咀咱。益負固不出。於是裨將劉天俸。調安四兒。至建昌城中。當是時。越備衛黑骨夷。猓阿弓。凹溪咱等。最號獷悍。先是隆慶末。印部長官嶺栢物故。安沙氏與舍目阿祭通。因竊負其印。奔已沙氏故。印遂為祭有已。祭亦因故。而祭子嶺鳳起。復依據其印。自立於廣洪瓦布寨。是時栢子應昇。猶沈溺於酒乎。諸部夷窺昇中酒。乃陰圖之。而應昇亦故。於是彌弓。凹溪咱。遂與桐槽王大咱等。聚黨三千人。數寇盜邊。大孤山尤甚。殺把總余興國等三十餘人。畧步卒劉自然等一百三十六人。益舉火延

燒軍舍。執諸行人。盡瑯瑤其頸。諸行人畏夷酋如虎。道路不通。是歲萬曆丙戌也。其後安四兒復縱其黨。大老虎等百餘人。橫行河西。殺略蕭海毛珠等數十人。而伍咀咱安守。亦以是時復聚麻科諸羌。千餘人。入建鹽打冲河。燒絕津梁。奪沙坪堡糗糧數十石而去。而王大咀。亦復與阿弓等。寇小相。瀘沽。峽漫。高山之間。殺千戶丁應時。兵勇朱朝用等數十人。略指揮使徐孝忠。於是臺使者徐元太。部使者陳瑄。乃以前副觀察使孟學易議。請得發兵往正其罪。於是大將軍李應祥。與偏將軍朱文達。邊之垣。王之翰。滕光國。

武功錄

建昌桐槽黑骨諸夷列傳

四十六

分道而出。而請副觀察周光錡。參知使李士達。同知陳忠。贊畫唐允恭。通判丘一奇。並經紀其事。乃先令百戶張光啓。送奉令旗至軍門。期以十二月初六日出師。先建昌而後印越。所不如法者斬。是日也。諸土酋先以二千人。待於河上。我兵行至朋土坎。可可甸。望見酋勢盛。輒舉烏銃。百子銃。銃聲震天地。自日出至哺。時與酋接戰。酋銳氣始惰。於是我兵縱左右翼。圍諸酋。諸酋自度戰不能與。漢兵乃數千人潰。漢圍遁走。樟木箐。我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一百五十六級。生口凡七十五。鹵馬四十餘。自是之後

備將朱文達攻磨旗山卻敵斬首二十四級復擊大
 毛山牛山朋土坎攻巢先登斬首八級攻樟木箐可
 可旬先登奪獲生口三人斬首九級都閩宰調元擊
 大灣先登斬首九級復攻青山嘴架巴村卻敵斬首
 一十三級遊擊邊之垣擊破王天咱以卻敵先登斬
 首一十一級奪獲牛豕六十餘燒毀夷房一百餘所
 復擊河西先登捕獲生口一人斬首二十三級後攻
 熱水寨卻馬賊斬首二級攻伍咀咱先登斬首三級
 是時十二月已盡也而伍咀咱窺正月元日有隙乃
 逋遁走西溪依安守等二千人馬數百騎公行殺略
 武功錄 卷五 建昌和禮營列傳 四十七

先是大將軍懸爵賞募府以勵士卒於是指揮使張
 輔周等度地形得山箐後通道凉山科州乃使張垣
 提重兵守半站橋以阻諸酋往來垣望見伍咀咱安
 守志氣揚揚騎馬而來下短兵鏖戰自晡時至旦日
 日出賊始敗走斬首一十七級獲生口一人奪馬五
 十七騎於是文達等追北至阿囉哩大破之獲
 生口二人斬首一十六級獲馬十五騎復追亡至囉
 哆箐青白崖大河灣破之斬首六十三級俘獲婦人
 三口奪馬牛羸五十有七我兵陣亡二人重輕傷二
 十三人是時土官瞿紹良等偵殺賊猶在阿囉哩拖

卜凹郎山木拖魚水諸巢間乃乘勝大搜於是紹良
 等先後劔斬咩咱諸酋首七十三級俘獲四十五口
 奪諸酋被虜男婦一十三口陶斐等斬首八十三級
 俘獲七十三口奪被虜男婦一十一口王巽等捕獲
 大老虎必他諸酋三十六人俘獲二十七口奪獲被
 虜四人田中科等斬哪察諸酋首二十一級俘一十
 七口奪被虜二人又斬阿那首三十二級亾何臺御
 史御史以羽檄諭諸酋降降者給白旂示不為亂民
 也於是苗坎溪龍諸村夷詣偏將軍徐紹文麻邦瀘
 沽諸村夷詣偏將軍張世爵亾虜三百人皆款塞請
 武功錄 卷五 建昌和禮營列傳 四十八

降當是時麻科諸羌方縱火燒紙房堡平川驛我兵
 擊破阿七白水諸溝俘斬甚眾於是把卜寨番羣惹
 加柘等亦款塞請曰前日之事實惡番些伍所為殊
 無道今吾等小人願獻些伍唯將軍生葬于紙房堡
 道旁誓不復有它腸迺吏許諾於是諸羌來降者大
 率以千餘數于時主計者及替畫陳忠請曰以余所
 聞伍咀咱及安守尚依樟木麻柳魚水以為險樟木
 麻柳可通西番虛郎熱水雲南魚水可通科州烏蒙
 馬湖會川縱橫數百里間若不先據其險我師難以
 卒應今以遊擊之為將軍軍高山堡以備西番

參將朱文達為將軍，軍別溝，以備虛郎。都閩宰調元為將軍，以備科州。網羅既密，旂鼓相望。然後議虛曰：木及木拖，盧白木者，伍咀咱之女兒也。木拖者，安守之所時往來也。度二酋勢窘急，必奉頭鼠竄於其間。於是王言為將軍，備盧白木。田中科為將軍，備木拖。中科既授事，則使使者持節招土舍安文至軍門。風文歸降，文果降。獨安守羣輩數百人，猶標桀不從。我師度是夜安守必從山後遁走，皆軍山待守。守至夜半，城頭鼓發，鷄鳴矣。且日日出，始至。我師矢發如雨，得安守、陳光華、脚騰阿什等五十一人，腰斬于陣。

武功錄 卷之六 建昌府志 四十九

以狗鹵獲馬、牛、刀、劍、弓、矢、三筭。於是列別溝諸羌聞風皆股栗，乃帥火頭阿都等款塞，自言前日捨路，實惡番甲體、佐媽遮、欲兒、別紐、馬拍卜兒知五人為渠率。今俱在，願生獻將軍。唯將軍加斧鉞，吾等請降。得比編戶氓也。將軍許諾，諸羌結離而至者一千餘人。是後虛郎諸羌降者亦四百餘人。於是伍咀咱勢亦窘困。果遁遁橙村小荒溝，聲欲走普濟州。盧白木畏將軍法嚴，不敢舍匿，乃以事告王言。言提重兵至橙村，擊破之，生獲伍咀咱等三人。諸酋盡走，祿馬黑龍諸山。我師搜祿馬山，斬首四十級，俘獲生口一十有

六。搜分水嶺，斬首五級，俘獲生口三人。是時武舉尚朝選，以劾首虜渡瀘，大風忽從中起，湛船朝選遂水死。而安四兒等猶倔強乎。其後將軍朱文達跡安四兒，安四兒已出城郭。我師追殺斬首二十級，獲生口二人，俘獲十三人，奪馬、牛、弓、矢、三筭。我師勇氣益百倍。乘勝逐北，至後山，捕獲安四兒等三人，劔斬之。於後師桐槽黑骨，問諸印部平。將軍朱文達，邊之垣，破禮波樂，破之，斬首十五級，俘獲十五人。又烏曲，破之，斬首十三級，俘獲十七口，奪馬十餘騎。又黑骨相嶺，斬首六級，獲生口舍咱，奪被虜一口。攻桐槽，擄古。

武功錄 卷之六 建昌府志 五十一

阿窩等，公行相嶺，相嶺道路不通。是時建昌桐槽既

九八，奪弓、矢、刀、槍、三筭。攻石蘿箐，斬張保首一級。攻阿窩，擄噴寨，斬首四十一級，俘獲一十三口。陣亡二人，重傷五人。復攻禮波樂，沈渣後山紅廟，載馬箐諸寨，斬首六十七級，俘獲二十六人。是時王大咀連匿普雄，土官瞿紹良，從涼山偵之，跡且至阿六，執大咀戮之，取首級以徇。將軍曹銓，復搜哪普鐵橋，斬首四十級，獲生口二十人，俘獲一百二十五人，燒毀酋房一百九十餘所。先是黑骨夷阿弓及凹溪，咀脚味

盡破獨存黑骨。大將軍幸... 孤山待弓。弓果以是時至。我師從間道起。應戰如自天而下。阿弓敗。生獲阿弓等八人。斬米粒土老首二級。它皆奔走。小臘梅寨。我師行捕斬首一十三級。俘獲一口。復捕南箐。生獲書卜等九口。斬首七十三級。槍馬牛羊亡筭。是時印部印久。爲嶺鳳起所竊。據於是。都御史使使者薄責。爰及急。鳳起僉卒送奉印信。唯恐後。請大將軍第寬假其死罪。於是指揮使徐韶文知渠率雖誅。殺賊猶存。乃提重兵直走廣洪瓦布。武功錄

光華所佩刀曰梅花聯冠蓋擬王侯。今如何哉。讚曰：洋河作楚平。漢所謂西南夷也。標築故已甚。今尚如是如是。余又聞瀘水多烟瘴。夏秋不可渡。渡輒能殺人。孔明竟以五月而渡。壯哉建越。幸大捷。自冬徂秋。大將軍之刀鋸日敝。儻方孔明而興者乎。余獨慮宰羅鐵口之夷強。今未滅。它日西三邊有患。豈此間耶。然余不敢道也。

武功錄

建越神異記

卷五

臧乃列傳

臧乃者。印部屬夷也。高曆初常僭號稱王。殺略榮丁。賴因諸村。沐川長官安氏以其狀。聞事下大司馬。各部使者議。曰。何臧乃復與土夷相仇殺。陰圖建昌。於是部使者孫代上書。屬御史中丞會省。吾得正其罪。而會有九絲之役。議寢。乃建六堡。而以官兵一千二百人戍守之。自是之後。建昌夷伍咀咱。桐槽夷王大咱。黑骨夷阿弓。羣輩謀不軌。至城門儆戒。道路不通。是時徐元太為都御史。李應祥為總兵。止幸賜弓矢。得專征伐。先後並殄滅。頃大將軍引兵擊臧乃。

武功錄 臧乃列傳 卷三 三十九

先是贊書司理吳時泰奏記曰。沐川北有西姑擺氣。拍秧哥之巢。東有牛它卯包威咱之穴。而臧乃酋長。撒假寨於安興親外兄翁。相得甚驩。要之依水海。以為險耳。余案輿地。其間由回龍岡。雪山。可直走黑它。由鳴龍洞。兩河口。大河壩。可直走涼山。又由大河壩。可直走賴因。龍眼岡。涼山。又可直走新廠岡。回用武之地也。唯是臧乃氣拍。日夜與雷坡楊九乍之屬。虔劉我人民無算。以秦有採木之役。常往來烏蒙。尚索銀三百八十兩。名為買路。它何可勝言哉。今誠欲征之。計莫若引兵屯兩河口。以沐川土舍夷遵制。平夷

土舍王光恩王受。余兵三千。由回龍岡攻其北。非然。則由謝家營攻其東。非然。則由木瓜太涼山攻其東。南。以余視滅臧乃。始猶射隼耳。於是都御史可其議。願恐建越之兵。道遠。於夾攻不便。乃不兵備使鄭東昇問狀。是時安興楊九乍已款塞歸降。而臧乃與氣拍秧哥。西姑擺。尚公行兩河口道中。略沙匡人李永政。張正東等數十人而去。而兵備使由此決意大征矣。於是以前備使劉繼祖為將軍。軍雷洞坪。指揮使尹從壽為將軍。軍黑它。呂崇舟為將軍。軍木瓜。都閫使李獻忠為將軍。軍雷洞。黑它間。然後亦令免建昌。

武功錄 臧乃列傳 卷四 四十一

而後及越雋及馬湖。所不如令者。將軍得以軍法從事。居此幾何。獻忠乃令總族胡祿。引兵屯大赤口。夷保因款塞請降。詐胡祿下山語。語未及卒。諸夷保。飛矢射祿。祿遂中流矢死。已李獻忠。劉繼祖。尹從壽亦被執。夷保於是據小羊腸。殺我兵丁淑賢等數千人。略我轉輸輜重。是歲丁亥也。都御史徐元太御史陳瑄。及給諫大夫顧九思。並上書案大赤口失律狀。下大司馬王一鶚。驗問。建昌事未竣。而獻忠先以孤軍深入虎穴。則監軍鄭東昇。贊書吳時泰。於是乎議者四面至矣。其後給諫大夫張養蒙復案都御史徐

元太太乃請告乞歸骸骨。上不從。詔大往正其罪。於是分馬湖軍三哨。而以偏將郭成、朱文達、郝開、萬葵將之。分中鎮軍為三哨。而以遊擊周于德守備。滕光國將之。分建昌軍為三哨。而以都閫邊之垣宰調元守備。王之翰、楊師旦將之。是時監軍則兵備使李士達、副觀察使武尚耕、周光鏞、紀功則叅知使張孫繩、轉餉則叅知政周嘉謨。而何倬亦已為御史大夫矣。先是南給諫大夫徐桓上書言：「賊乃三面皆夷。而獨以一面與中國通。地里遼闊。山川險菁。而其下又瘴厲盛行。我兵水行則波濤。陸行則崎嶇。轉餉者武功錄。八賊乃列傳。五三。元。六。幾以數石而致一石。而況所謂兵皆上兵。乃以夷攻夷。竊恐禍生不測。變起倏卒。計莫若檄示賊。乃許生獻渠率。它皆一切赦除。咸與自新。上幸念主計者業已有端緒。詔大司馬征賊乃急。大將軍赤白囊一日至十餘發。於是馬湖哨捕獲生口一百五十四口。斬阿拍等首一千六十二級。俘獲六百五十二人。奪獲被虜二百六十七口。中鎮哨捕獲生口五人。斬白祿等首二百一級。俘獲四十七口。奪獲被虜三十四人。建昌哨捕獲生口三十二人。斬首二百四十一級。俘獲三十一人。奪獲被虜三十三人。它夷獯皆畏。

威歸降。夷俗降者必指天日為誓。於是馬路郭成營得降者一千六百三十四人。中路周于德營得降者六百有四人。歸我田土。大率六百七十五里。每歲請貢獻馬匹、氈蠟。皆送奉金錢到邊代。貢而大方伯彭富、副觀察使李士達、武尚耕亦傳渠魁撒假首阿瓦首至御史所。而以生口阿什咱、安興、西姑、擺阿咱、安勉等二十六人。瑯瑯園土中。埃。詔書下。然後梟斬馬湖市。以徇是役也。賴。陛下之靈。諸公卿之力。請數自丁亥十一月二十三至明年五月二十日。大率斬首一千八百六十三級。俘獲七百五十六口。奪獲被虜男婦三百二十人。是時御史中丞徐元太以徐桓議。乃上書請嚴核首虜。毋令蹈滇南故事。於是下御史案驗如例。然後。賜元太服俸視二品。李應祥遷秩一級。金錢幣帛有差。李世橐、周元鏞、武尚耕皆遷秩一級。朱文達、邊之垣、萬世德、萬葵、宰調元遷秩二級。郭成復故職。耿定力、蔣基等皆。賜金錢有差。是後御史何倬請善後十六事。陳效請六事。事多不載。上幸從其策。獨於馬湖建屏山縣。尤稱善事也。

讚曰

善哉乎御史劉寅請兵憲于建昌也彼乃乘瀘水烟瘴疑懼我邊吏乃得以猖狂于其間乎余聞我眉至建昌乃司馬相如開越嶲時所鑿青衣道也嘉靖中兵憲富好禮請通道通道誠可防相嶺良是良是至若中鎮西寧水池延袤五六百里可耕牧樵蘇如以為屯且守歲可省邊餉萬萬也信然哉

武功錄

八 賦乃列傳

五十七

土吏馬邦聘馬應龍列傳

馬邦聘石硅土舍也癸巳歲覃氏行宣撫事聘殊不利乃欲謀奪其印因交驩馬斗斛馬斗霖等黨類漸增慄悍日著久之斛乃帥其犬子千乘寄賦於漢藉覃因禁阻之斛與聘由此怨覃入骨髓遂帥黨千餘人皆持關器圍覃乘風縱火焚燒公舍及馬岱等屋居八十餘所是時風大火益熾居民皆奔騰走譚延宗等赴火焚死者凡二百人斛乘勝殺子女馬瓊英及士民秦邦用等一百八十三人略女弟黎守志等二百餘人鹵金銀什物亾筭計欲殄滅覃無遺類而

武功錄

八 賦乃列傳

五十八

會羅網壩土人譚彥德黃正吏譚大本亦效千乘入漢藉竟殺冉金山等而去亾何鄭太守以檄招歸而彥德益肆馮陵乃略桂陽溪秦啓秦加祿等橐中裝鹵獲男婦王氏等數十人殺秦詔馬邦倍等七十餘人而是時馬斗霖亦依阻後鄉石界漢以叛乃使王良臣馬邦洪殺汪明瑞等數人先是漢人卽兆杜交龍仁爵為主謀謀欲設關堡於譚大王父墳墓前以損風水覃乃以書請於上上大略言臣自從征疊茂擊破大雪山斬首捕虜凡一十級兩臺不以臣女流污穢不足採乃幸而賜之獎曰紀律嚴明衝鋒第一

此土婦中之特出者也。今奈何邦聘無故而過虔劉我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抑何繁然也。臣請比先年楚金洞舍單碧謀篡事。願以聘等就吏。時甲午冬也。明年大司馬谷兩臺詔獄斛乃以千乘詣公庭。請得執渠魁單氏以獻。事屬所司議。而會播酋楊應龍發難。天子方遣左司馬邢玠往正其罪。斗斛恐大兵先播州而及石硅也。即與應龍結連。乃欲相扇而起。於是使其子千駟提向永葵兵。殺馬邦資等百餘人。鹵男婦二百餘人。已復乘勝擊永寧堡。殺我官兵五十七人。先是臺御史徐元太議欲征伐。以建昌馬湖武功錄

武功錄

天

李

王

之變而止。是時譚希思為臺御史。王慎德為御史。乃使使者收捕斛。斛竟殺馬一捷。執使者。割耳以示眾。其為鴛鴦類如此。居亾何。鄧人馬一化。敬使馬之一伏。闕下陳情。單乃聞之。即以丁成橋等百餘人捕伏道左。強奪其書。弗欲往。於是一化復以書奏。一化者。邦聘侄也。始斗斛及單氏。常殺化叔父馬廷祀。播郎田土邑屋。多為所奪。化與斗斛固所謂不共戴天者也。

馬應龍。黎州土舍也。常以爭襲訟於縣官。不可得。乃聚四十八寨番夷。直擣文武堡。還繞大田李村漢源

之間。殺略人民及畜產。亾筭。於是大渡河千戶所請於總戎劉承嗣。幸為所告。兩臺亟發兵備黎。是時譚希思為臺御史。王慎德為御史。乃以寧越守備吳文傑提兵備黎城。時甲午嘉平月也。明年春。果擁眾逼城下。聲言必欲得印而後退。於是副使徐桓。僉事范守已。並以赤白囊告黎急。臺使者即使指揮宰銓以檄往諭之。且日應龍始至大田壩為營。然口順而心逆。實慄悍也。有頃。我兵鷹擊殊疾力。應龍則已遂遠逃去矣。使者捕伏視聲息。隱隱還松坪故巢。劔及於棘門之外。亾從施也。部使者見為應龍遁匿過深。恐

武功錄

天

李

王

讚曰
余考石硅。自上世以來。貢獻不乏絕。可謂至順。單氏以婦人女子。提兵破大雪山。此尤有木蘭將軍之風。乃獨與土吏常互為殺略。何哉。黎雅四面皆羗。應龍一反唇。輒聚四十八寨而起也。兩臺深為武備計。率有味乎其言也。

土婦奢世統奢世續列傳

奢世統者效忠繼室也。先是忠為永寧宣撫使，常受室于安國亨。母祿氏女曰阿節，既室，名曰世胤。生崇禮，頃胤死，妻統，統亦祿氏養女也。食水腦，母嗣祿氏。又有養女曰舖罵，忠亦買為箕箒妾矣。易其名曰世續。續生崇周及羅哥，食落紅。庚辰中，崇禮不幸，逢霧露死。崇周當請冠帶嗣，而會前總戎劉顯以世續請矣。是時效忠有弟曰沙卜，久與世統通，因欲贅丘嫂，得行永寧事。何永寧屬世續，統乃怒，即與夷目胡遷喬以翁者段安三及漢目袁初等攻世續，破之。焚其公館，略司帑而去。於是世續出居永寧衛，二孤寄鎮雄。統乃疑續走白沙所，乃挾逼其軍屯，欲出續而分守。使萬一貫即請於部使者宋仕，適總戎郭成有赤水之役，乃以指揮使禹嘉績、郭天心往。禹績既至古蘭州，古蘭州即落紅也。新為世統所據，以故問沙卜於統，統乃與沙卜者改議，詳為召續入寨，遂執續縛天心。是時郭成及叅將馬呈文亦擁兵數千人入落紅，託言詔獄，旌旗與馬甚都。而沙卜負矢石郊迎，成成乃欲兵之。沙卜遂反，辱相格，竟殺我裨將黃希忠。王惟鎮、朱乘、吳應登語在宋仕疏，自是之後，郭成

亦上書言兩臺劾奏臣誠是，統常以金銀四十八萬賄赤水白沙諸衛所，及烏撒諸郡，並皆申請，而亦以千金饋臣。臣附同知高文全封府庫，臣實惡其人喜行姦，乃出不意，欲擣其巢，散其金錢。其後統果以金闕匿於沙卜私室，而獨恨未能執統耳。請比安國亨安智事，以捕吳鶴，駕得寢，因欲治沙卜。上乃怒郭成妄行瀆擾，竟免官。於是蜀都御史孫光祐、貴陽都御史劉庠大會副觀察使史繼宸、僉事使李士達，謝詔，胡宥議議二土婦，并皆賜冠帶，食水腦，落紅。落紅則請以指揮使一人鎮之，而以印屬崇周。崇周幼，以衣巾稱博士弟子，稍長，然後請嗣。沙卜皆寬假其罪，令退居撒魁如初。上可之。是歲萬曆甲申也。于時以指揮張懷義往，從以識字一人，家丁二人，牢銃鼓吹手二十五人。統及沙卜不從也。懷義不得往，統乃使使者嚴世才送奉白金三千兩，黃金二百兩，錦繡物一百純，往水西安國亨乞兵，而世續亦使使者胡卿送奉幼子崇周，往播州楊應龍乞兵。它金銀錦繡物稱是。於是統以沙卜者改引兵一萬人，自麻線堡清水哨過張旗落澗，落郎諸屯，直走效忠故宅，而會世續伏兵起，疾鬪，殺略相當。我緣邊將使使者譙讓沙

武功錄

二 嘉善縣志續列傳

六十一

武功錄

嘉善縣志續列傳

李士達

四十一

卜沙卜曰。我來爲報內里之役。世續常執酋長李倫。李仁繫獄。竟殺死。亡何。水西柯阿個提二十二營兵。助沙卜。沙卜遂擊蔡家龍山。及清水河。洛澗。三岔河。新集破之。多所殺略。鞭指揮陳忠道屍。因執世續。奪其印而去。已略謝于用。陳明現等五十五戶。殺二人。鹵男婦謝玉安等二十八人。畜產什物。而世續亦以阿灼分兒。傅廷鑾彭受等。擊鷄里。蜡羊箐。杉木河。諸寨。斬捕彭世華。楊九兒。先是世續恐鷄里難下。乃使者紙說其酋長阿烏租。阿歌。阿體等。以爲播兵。且至。請監門勿閉關。久之。乃合楊應龍。流酋王建業。等萬餘人。縱火燒緝麻李博崖。孔水南二壩亭。直擊破姚家埧七十餘寨。殺羅漢耀五百五十六人。鹵男婦李仁等五百三十九人。畜產什物。於是馬呈文以檄招降。曰。願降者給免死旗。復今年租稅。然統衆漸有欲歸者矣。時乙酉二月也。二酋婦皆陳兵赤水衛。於是都御史舒應龍。使使者楊文煥。段可續。曉諭沙卜者。改。因移蜀都御史徐元太。並薄責安國亨。楊應龍。急令散兵。當是時。兩酋所親信于世統。則楊宗仕。胡遷喬。蘇朝東。嚴世才。陳汝才。羅滿受。何四兒。王紹表。周狗兒。羅富。于世續。則余耀。胡嘉勝。何朝鑾。

武功錄 卷五 六十三

傅廷鑾分兒。重兒。會備兵畢節者。吏王文炳。得其主名以請。乃下令兩酋婦。一切捕鞠。是日獻所鹵男婦一百有九口。牛馬四十四頭事。聞下大司馬問狀。先是蜀都御史雒遵。御史赫瀛。令叅將馬呈文。讓張懷義急。乃以土同知王以儉。漢經歷朱體乾。往風沙卜。沙卜不從。兩人皆坐法。儉免。乾罰俸。沙卜令統衆言欲以印屬漢吏也。體乾竟請。予告去官。而會思思尚爲主文矣。給世續惡呈文。欲助世統。於是崇明上書劾奏。呈文陰阻懷義不坐鎮。致臣母世續坐困城中。夷奔失業。語在崇周疏。是時。詔書問阻撓事。武功錄 卷五 六十四

武功錄 卷五 六十四

奢世續皆輕重罰斤。沒張懷義減一百五十兩。兩土婦冠帶如初。而以參將一人鎮撫之。異日者崇周視事。請罷田撫官。著為令。而參議使李學易以為宜以大義折其姦謀。於是復使使者黃朝立。逮捕世統。世統以沙卜言不出。今胡遷喬何四兒等。請以印封貯。必不從。鎮撫事。使者獨逮世續。至普黑摩泥所。偕張懷義覆案。以為殺周七兒等實沙卜。請以沙卜抵罪。而會沙卜等遁逃不可得。乃當世續金一百五十兩。黜王以儉衣冠。令行鎮撫事。得立功。參將議遂寢。印竟屬崇周也。居二三年庚寅。上有詔。詔崇周就彼

武功錄 卷之六 李五

襲授祖職。是歲妻烏蒙女素賒。而會有疊茂之役。崇周鷹擊于大雪山。得捷。其後乙未。楊應龍發難。周復提兵往。沙卜乃乘隙帥播黨蘇朝東。李思慶。羅富。為先鋒。而徵使張洪。楊炳。捕伏於間道。慶周。周殊疾力戰。斬首捕虜凡二十八級。追逐沙卜至河上。卜乃死。小有子曰白僕。即好謂統曰。奈何與周猶共戴天平。於是略世續金六十七萬。並抵於貴陽。已日夜與胡遷喬。楊宗仕輩。專以殺周為計。計乃使白春芳。以蠶飲周。周亦死。會賒有身。而以續視宣撫事如初。統益妬之。察白撒諸生梁宗遠。其人有籌策。乃以夷女

阿委送奉為妾。執箕箒。請為主謀。而白僕乃告曰。世續今老矣。公能為也。即冒奢。改名崇翰。崇林。崇義。而以請於臺御史譚希思。林喬相。是時軍人夏大賓。夏國卿等。皆樂為左驗。而兩臺乃知其為詐也。謂漸不可長。屬所司問狀。世續因奏於上曰。臣不天。效忠即世。兩妾不相能。子少民疑。臣以老寡婦居其間。始為沙卜所傾。今白僕再世而再危我也。請以白春芳等就吏贖。兒死。事方下。大司馬石星議。而君子曰。崇周殺沙卜。白僕試崇周。天道於是乎好還矣。

讚曰

春秋傳不云乎。並后匹嫡。亂之本也。始效忠物時。以橐中裝遺統。以公館居續。母乃續有丈夫子乎。續如不借黨播酋。則沙卜安奈大義哉。各不正。則言不順。余獨謂續與統並名。忠非是。嘉耦曰妃。怨耦曰仇。然則續與統。豈不忠仇乎哉。故曰。北鷄之晨。惟家之索。皆非虛語也。

叛兵范大龍列傳

范大龍東粵人。性暴。走九縣。平臺御史曾省吾請增
建武營兵四千人。而以總戎一人守備。一人備兵。使
一人臨之。頃以臺御史張士佩議。能備兵使。於是三
軍亦驕悍。白晝大都之中。奪人金錢酒食。甚至虐人
子女。不可繩以軍法。久之。總戎沈思孝到官。管事。會
中軍傅朝政。微告以戍卒舒勝海。田牯牛。謝時賓等
十五人。扞文罔法。當治。孝即使使者逮捕。鞠問。因榜
笞之。枷楔營中。已廉把總范國興以下。舉戾最較著
者。盡罷斥。凡七十人。而屬王賓等補之。王賓等。孝所
武功錄 卷五 六十七

屯演武場矣。初。思孝至時。臺使者常戒以優恤軍士。
又著為令。令月給軍餉。以初五日為期。會及建武發
難。諸軍稱思孝科歛。餽遺不容口。臺使者益譙讓思
孝甚。因劾奏其事。上有詔。亦言總兵不行撫恤。軍
士科害激變。下兩臺逮問。頃部使者亦以奏至。詔
相機處置。是時。上幸念建武事不置。臺使者復以
書敬紆。宸念。詔上緊處置。停當具奏。其後給諫劉
尚志。請論如法。上從。大司馬張學顏議。幸有。詔
寬假脅從者罪。以為首亂者。不過數人。令兩臺察主
名。逮治。而部使者微意。大都以曩時黃中何勉事為
武功錄 卷五 六十八

覆轍。有如一。日不可知。諸軍久令都蠻而起。我疆吏
過督彼。彼不南走雲貴。則東走荆楚。殊未可量也。於
是以叅將馬呈文。提二千人為軍。軍建武。以守備邊
之垣。提五百人為一軍。軍嘉定。皆阻絕奔逸道。然後
守巡使使都護周于德。指揮樊啓元。布告。詔書待
脅從者以不死。諸軍皆自言有死罪。不可赦。今及此
死而復生。叩頭請曰。疇昔之事。實發自夜不收。一營
營中。范國興為主謀也。是時。窺左足而應興者。范大
龍。及宜賓人李德。慶符人羅春。楚人蕭榮。張會。吳人
王宗元。馬湖人王相。永寧人楊伏才。巫山人王明。瑛

人良才。山東人王龍如是而止。於是一軍並鼓噪圍營。斬范大龍首一級。捕獲李德等生口十人。檻車傳軍門。而國興乃頓足歎曰。嗟乎已矣。勢及我矣。不可為矣。阿國興與其死刀銘。訖若自死。乃舉火焚營室。竟自縊而死。死矣。是日兩臺大會。方伯魏體明。朱孟震。觀察使趙睿。副觀察使史繼宸。僉事使謝紹。都護蘇民望。僉書程世文。鞠獄。即梟斬李德等。建武市。傳首縣國門。以徇三軍。於是部使者以捷聞。賜雜遵金五十兩。表裏二之。遷王鳳竹秩一級。與周嘉謨。皆金十五兩。馬呈文金五兩。罷李繼先。而以遊擊秩加

武功錄

本報五、范大龍列傳

七十一

周于德視事。貶劉繼祖俸一級。乃申之曰。近來軍士驕悍成風。各該管軍。貪肆苛刻。不拘束。以致招怨啓釁。今後總兵等官。還加意選擇。毋得濫用匪人。總戎聞而皆懼可知矣。自此之後。部使者乃議善後策。故事。下川南分守使一人。分巡使一人。兵備使一人。隆慶中。臺御史嚴清。請以叙瀘兵備為兵巡使。居瀘州。萬曆以來。始增建武兵備。頃議罷。而屬備兵使往來瀘州。建武之間。皆半載。相去五百里而遠乎。今計莫若復建武兵備。使罷守備。是時營兵皆遣戍關堡。而加以流離物故。多不至三千人。統於一總戎。詔可

之。於是建武皆練土著。不得以四方郡國人提撥。立營中也。

讚曰

語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今建武僅僇及十人。毋乃新造之區。用輕典乎。余聞其下。延袤數百里。蠻夷錯雜。而復募四方人為兵。何哉。厥後國興作難。而從者四面。果皆四方人也。悲夫。晁錯徙民塞下。蓋亦欲土著意也。

武功錄

本報五、范大龍列傳

七十一

叛民瞿旦列傳

瞿旦巴人也。蜀故多高山峻嶺。自上世以來。惟指坵
 堰以輸賦縣官。壬午。詔郡國皆度田。蜀始知有度
 田法矣。國初巴縣之地。分八鄉。從梓童以至寶輪。
 可三十四里。為上四鄉。自清溪以至龍門。可四十六
 里。為下四鄉。上四鄉山凡五。田凡三千四百五十九
 頃。賦凡三萬七千三十石。下四鄉山凡一十九。田凡
 二千一百七十四頃。賦凡二萬三千二百七十七石。
 厥土不如上鄉之沃壤也。其後張令履畝度。上鄉必
 損賦。乃獨加法下四鄉。以下四鄉增賦。必生弊孔。於
 武功錄 叛民瞿旦列傳 十一

是下鄉皆鼓粟。每百步。寧增人七步。或十餘步。唯恐
 明府一日行視阡陌。有如呼某履某坵。毫釐不及格。
 勢且繩以文法。奈何微尺寸之利。不可知。而先寧以
 身試法乎。縣令終不信母獎。上鄉每千步。乃虛增三
 步。下鄉每千步。虛增百步也。由此計畝而賦。上鄉樂
 三升八合。損至一萬五千六百有奇。下鄉樂賦三升
 五合。增至一萬五千二百三十七石有奇。久之。縣令
 轉遷。而會上有詔。詔御史督察丈田奸弊。是時
 部使者赫瀛。方行部重慶。而巴縣人傅宣。詹朝議等
 三百人。請曰。何至厥賦不均。而乃使吾等小人。賣子

鬻產。以輸縣官。猶不足乎。此皆瞿旦為佐史給事。懸
 庭中。左縣令所為。旦故上鄉人也。曩時常訟於縣官。
 為佐史毛翼凌。曾宗陽所沉溺。願臺哀憐我。為我畫
 便計。所悲號於臺使者。維遵亦如之。於是以其事屬
 郭通府。程司理問狀。曰。何。巴令秦嵩。亦以為等則未
 均。民誠不便。而況上下鄉皆增步。大率上鄉則有虛
 田一十六頃六十畝。下鄉則有虛田一千一百二十
 八頃三十七畝。今一切開除。而以三則定賦。便是時
 瞿旦瞿耀文。皆久免吏為民矣。乃帥數百人。各執紙
 旗。大書激變。並至府門鼓噪。極言丈量已定。不可變。
 武功錄 叛民瞿旦列傳 十二

願如初便。不然者。吾等以數十百人。直走闕下。擊
 登聞鼓矣。乃益為大言。辱委官。令勿往。已大會上四
 鄉人於南橋寺。用棹為臺。凡三層。且與耀文。陳尚冉。
 鶚等。一十二人。坐臺上。令其下歛金數百。為治裝費。
 是時墊江亦當清丈。而縣令張本豫。乃使伍長彭貴
 宗。汪朝江。往八座新廟間。而豪舉許天寵。瞿恪等。聚
 黨三百餘人。輒鳴金鼓立寨。阻撓使者。使者每一至
 寨。必榜笞之。貴宗皆不敢入寨。餘是部使者劾奏川
 東兵巡使漆彬。以彬駐郡城日久。乃不以百姓偏累
 之故來告也。詔免漆彬官。閑住。瞿旦許天寵等。於

是乎有死罪矣。

讚曰

天竺記曰。耕王地者輸地利。瞿旦乃欲推糧萬餘石入他鄉法。所謂飛洒。誰其甘之哉。許天寵等榜笞公使。阻撓清丈。此尤不道。乃致動一兵巡使。而竟自罹於文網也。嗟乎。謂法自斃。豈旦等謂耶。

叛民瞿旦列傳終

武功錄

二八叛民瞿旦列傳

七

播酋楊應龍傳上

楊應龍。其先歷唐至宋元前後凡十九人。為藩臣。端為武略將軍。克廣為太師中書。今貴遷為德州刺史。震為都巡檢使。文廣為武節大夫。惟聰為修武郎。遂為武經郎。軫為秉義郎。軼為成忠郎。養為武翼大夫。价為雄威軍都統。文為團練使。邦憲為都指揮使。漢英為上將軍。如祖為安撫使。如貞為宣撫使。忠彥為都指揮使。元鼎為都指揮使。鏗為招討使。端故太原人也。後唐莊宗時。仕會稽為望族。徙京兆。居焉。唐乾符三年。南詔叛。陷播州。詔募六郡良家子。端得異夢。

武功錄

二八播酋楊應龍傳上

七

遂決策。挈馬兔走合江。直入白錦。結吏將黃二豪族為腹心。伺蠻入寇。端出奇兵擊破之。授武畧將軍。遂有其地。居無何。唐祚移于後梁。端為憂憤。疽發背死。子汝南嗣。常慨然有澄清之志。當是時。羅闡反。欲與南詔合謀入塞。汝南有子曰部射。即提兵深入闡。殊疾力戰死。其子三公伏屍而哭極哀。闡執之以歸。賴蒙阿求蠻黑長救。得竊載與歸。三公薨。子寶嗣。寶自以能不及弟。實讓之。是時宋太祖初即位。寶即欲使使者入貢。會楊及新反。寶引兵夜薄賊營。鏖戰中流。天道死說者。以為於寶有光。寶薨。子昭嗣。昭有弟曰

先曰蟻各擁兵稱強先阻白錦東號下州蟻阻白錦南號揚州亡何蟻稱南衙將軍誘閩合攻先是時謝都統好謂昭貴遷曰爾之先兄弟相讓何至當爾世召仇讐而賊同氣討之可乎遷曰唯即與謝都統引兵屯高遙山要其歸擊破之閩人赴水死者以萬數蟻亡入閩始昭無子會貴遷親莫州防禦使延朗子持符使廣西幸與昭通譜遂以貴遷嗣自是有播州者皆貴遷之苗裔也是時儂智高反貴遷倣漢攻南粵故事迺請纓欲自效於是入屯兵南川逢霧露止舍而季父先已陰使南川鉅族趙隆要而殺之矣遷武功錄

官至德州刺史生三子長曰光震次曰光榮又次曰光明震威名獨著瀘南夷羅乞弟反使使者乞師震提兵往時閩黨宗太即與乞弟通過其歸道震為卻敵大戰七日雌雄不決震使使者齎羽檄從間道趨謝都統兵至武婆山會兵二酋縱騎橫槊望見我軍如自天而下皆股戰而栗逗遛反踵走我軍鼓行而前而以勁弩射多應弦而斃者我師益衝鋒斬級二酋盡逃遂大敗走不能為瀘患於是以震為沿邊都巡檢使震生五子男長文廣次文貞次文錫次文貴次文宣廣字敬德少孤仲父光榮潛謀弗軌不得奔

高州計欲藉蠻兵以圖危之廣為人智而習于計迺齎使者書幣迎歸事之如初光榮復欲陰鳩廣廣詳為不知愈愛敬之亡何黃標儀盜發光震募廣捕斬之事連其弟理郭理郭奔高州蠻謀為反會老鷹砦獠穆族亦入寇文廣命謝都統討平之斬理郭僂穆獠以徇塞上初西平徃視諸蠻尤桀黠廣出兵直探虎穴生獲之尋簿責而釋焉廣春秋三十六薨生惟聰惟吉惟信聰七歲而孤育于舅氏謝石近近以主少眾貳請光榮視堡事久之聰稍長榮復不忍妬忌之性迺以鳩陰置魚腹中事覺弗食榮復為聰逆婦高州給與俱行至中道殺之又覺弗果榮迺奮誓曰此土終不可得孰若以一州三縣千七百里地往獻于朝乎於是詣闕請以輿圖進詔即其地建白錦堡嘉光榮為禮賓使榮既還度聰必郊迎迺使使者先往烹茗陰置毒于中謀人誤進光榮啜之旋斃榮弟光明怒髮上指冠迺夜以兵劫之聰出戰光明大敗即奔蜀上飛文于部使者李獻曰惟聰謀不軌於是獻定爰書謂聰矯發南平諸寨兵入播惟聰辭不服大徵兵拒戰事聞詔奪獻官進聰修武郎左班殿直賜金帶錦袍以慰藉之光明因亡入閩旋死居無何

惟吉復作亂殺聰二子眾怒共誅之聰復生二子長選次逸選始立會徽欽蒙塵高宗南渡迺慨然有恢復志務農訓兵以待徵調選為人嗜書而下士推擇知名士為塾師以課子聞四方賢士輒不惜金幣以迎歲常以千百數頃之益士房禹卿來市馬為夷酋所捕獲選購而客焉為之給衣食者數載會歲大比選厚餽遺還竟成進士選亦進武經郎生十有三子而惟軫軾最賢軫長不滿七尺狀貌魁偉美鬚髯居恒尤好山水常築堡穆家川是為湘江已又築室於萬泉畜虎至馴服歲時駕以出入遊人往往心異

武功錄

八 擢選錄上

四 文

之軫初無子而以軾纂嗣晚廼生三子長勳次焄次鼎然竟不易初議而以秉義郎政授軾軾尤篤天倫乎初先據下州凡七傳至煥世治兵相攻軾使戲下士猶沐往說之曰骨肉相殘夷狄之俗也上下揚其初由一人而分干戈日夜相尋孰若講信修睦以復兄弟之好煥頓顙受命遂盟而還軾猶留意藝文蜀士無賢不肖人人以為親已於是請受廕字下者結轍于道軾後先為之結廬授田由此蠻荒子弟多屈首受書以攻文藝矣餐既當官管事尤襲箕裘而篤忠貞歲時顯好習書少小常讀大學廢卷嘆曰此非

人生二行程曆乎必躬行之至乃可爾及長好鼓琴投壺以自娛父之作家訓十章以訓子孫一日盡臣節二日隆孝道三日守箕裘四日保疆土五日從儉約六日辨賢佞七日務平恕八日公好惡九日去奢華十日謹刑罰居亡何母弟輝有寵于父幾奪其位餐亦欲以位讓之因猶咏言得不廢會煥亦鈔畧界上粲曰奈何違先人息壤乎即舉兵誅之歸煥所略地賦于珍州是歲開僖二年也蜀帥吳曦反粲引兵救之會曦誅報罷已進戰馬三百黃金鉅萬且請因曦誅大舉北伐以雪先耻上優詔答焉已又輸馬

武功錄

六 擢選錄上

五

元 四 十

三百于蜀帥事聞上褒嘉之粲愈自據忠以報社稷是時南平夷穆永忠阻山據公田粲舉兵誅斬之傳首塞上父之南平蠻酋長偉桂弑父自立粲聲罪致討敗其師于滇池斬首捕虜數千級獲牛羊鎰仗以千數自是之後粲乃有志于修文建豐宮興儒林儼然與中土文物同說者以為自設土吏以來未有文武兼資忠孝兩全如茲盛也粲以武翼大夫率於官累贈右武大夫吉州刺史左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賜廟忠烈封威毅侯生三子長侏次佑侏英偉沈毅有父風尤好學善屬文生是科貢未及于播侏

以爲先人養士之謂何。及謂于上得歲貢士三人。媿快可知。份天性尤孝。友常以郡政昇其子文。得顯志以養母。及天下有變。份輒桴鼓先登。不憚矢石。端平中。北兵犯蜀。圍青野原。份請于制置使趙彥納帥家。兵五千人屯蜀口。得解兌事。聞詔授雄威軍。復白錦堡爲播州。已提兵伐夔峽。斬將擐旂。已又提兵屯江南。北兵不敢犯西蜀。遷武功大夫。閣門宣贊舍人。一日大飯。諸比丘跌坐誦佛經。數語而終。上有詔悲悼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威武寧武忠正軍節度使。賜廟忠顯封威靈英烈侯。是時北兵又窺江。詔起文視事。

武功錄

不據實錄

文上書進三計。語多不載。後竟徇其計。從裨將俞興西征。破之。遷左衛大將軍。從大將軍余玠北伐漢中。大破之。從總管田萬屯萬山。必勝堡。卻敵北兵。大賜爵右武大夫。從宣撫使李曾伯伐兵大小凡九戰。破之。賜爵左武大夫。從節度使呂文德諭北兵。大酋長勃先率衆來降。賜爵親衛大夫。又以解漁城圍。剪烏江寇。賜爵忠州團練使。從裨將劉雄飛戰懸壺。破之。賜爵忠亮大夫。已又進播川伯。食邑七百戶。又進御前雄威軍。歲賜鹽帛。著爲令。文以咸淳元年卒。贈金州觀察使。生邦憲。個儻有大節。好書史。善騎射。始冠

授成忠郎。雄威軍副都統。會同寇入邊。憲出兵擊破之。斬首千級。捕獲坐口羅汝歸。賜爵武節大夫。已閩寇又入下邑。憲引兵生獲酋長阿鮮。拜利州觀察使。遷左金吾衛上將軍。至元十二年。元世祖使使者詔邦憲內附。邦憲捧詔三日。哭以播州珍州南平軍三州之地降。十五年。朝正月。詔襲守如故。拜龍虎衛上將軍。是時播下邑黃平。變近荆。荆之戍將欲奪之。邦憲發其姦。請歸復黃平。十八年。轉遷宣慰使。十九年。閩復叛。邦憲轉餉給諸卒。擊破之。憲亦旋薨。贈推忠效順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播國

武功錄

不據實錄

公諡惠敏。生子漢英。字熙載。五齡而孤。二十三年。其母貞順夫人田。縋迨朝正月。世祖摩其頂。執視良久。諭宰臣曰。是兒真國器也。宜以父爵錫之。賜名賽因。不花授金虎符。龍虎衛上將軍。賜金縵弓矢鞍勒。遺歸。二十四年。族黨構亂。殺貞順夫人。漢英哀經入奏。上詔捕賊。至益州。戮之以徇。二十七年。詔郡縣上計。播旁郡邑拒命。漢英獨括戶口。租稅籍進。世祖大悅。加播州等處管軍萬戶。二十八年。拜漢英軍民宣撫使。已又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成宗即位。漢英入朝。者三大德二年。詔漢英世守其土。三年。高蠻乘柘亂。

楚議用兵漢英言宜招諭之不從兵出無功竟以漢英議始相繼降五年右丞劉深討南詔道播漢英轉饒不乏六年閩婦蛇節宋隆濟反漢英從楚蜀兵擊破之縛蛇節斬隆濟進資德大夫賜玉帶金鞍弧矢延佑四年黃平南蠻蘆奔與新部黎魯叛漢英宜撫之二賊悉歸降賜推誠秉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播國公謚忠宣英無子以弟子宜撫使加貞嗣加貞死子都指揮使忠彥嗣忠彥死子都指揮使元鼎嗣元鼎死子招討使鏗嗣始漢英喜詩文及濂洛諸書南北士負笈遊者戶外之履常

武功錄

六 播州楊氏

八

滿所著有明哲要覽九十卷桃溪內外集六十四卷獨惜其善世不傳而宋學士濂為之作傳此事竟雜于武功內何哉又言妻田亦善詩繇此觀之楊氏之先非獨以干戈顯也

播州楊應龍列傳中

明興西南土吏以什數而宣慰使楊鏗最大鏗始祖端所奪故南詔地南詔之夷以什數而異牟尋最大也當時韋臯為節度使而後請入朝廷引至宋為大理至元為白錦堡未幾旋復為播州則其倔強可知我高皇帝即位五年鏗入朝貢方物納元所授金牌及銀印詔賜綺幣衣物有差二十年被徵入朝貢馬十匹上諭以守土保身之意二十三年遣子來朝請入太學二十八年賞有功將率士凡二萬五千三百六十一人鈔一十二萬三千四百四十二貫自是之後或一二年或四三年一入朝殊無定期然其人可屈指數也在永樂洪熙時則有若楊昇在宣德時則有若楊欽在正統時則有若楊燭楊綱在景泰天順時則有若楊輝在成化時則有若楊愛在弘治時則有若楊斌在嘉靖時則有若楊相在隆慶時則有若楊烈世篤忠順大都盡此矣如成化初播州人何清張琛等伏闕下奏鏗不法狀乃遣少司馬何喬新往訊清等坐所奏無驗大不敬伏辜傳至大王父斌固已忠勇著矣普安香爐山之捷幸賜蟒衣玉帶鏗死子烈嗣隆慶六年烈死子應

武功錄

六 播州楊氏

九

龍嗣頂之進大木四十本。賜鎮國將軍而龍尤精於兵乎。今上即位以來往往以兵積功勞。從征喇麻諸番先登多所斬獲。賜紵絲獅子衣一襲。金十兩。從征九絲麻乃。卻敵斬首捕虜亡集。賜金二十兩。從征楊柳游卻敵先登。斬首數十級。既後先受。上賞意氣甚揚揚。殊自得而。單弱遂起雄心於是往洪江。洪江先是墳墓所處也。迺修起祠堂置守家戶。已而僧飾龍鳳。又用繡女闍人。推擇做好美女子田。離鳳為妾。誣正室張姦淫。誅殺之。是歲萬曆十五年也。居三年。何思宋世臣等。勦眾上兩臺飛文告龍反。都御史葉夢熊疏。奏總督李化龍明而習于計。給言龍實無反。以開自新之路。說者以為有孔明七縱七擒之風。於是速應龍請重慶對簿。繫論法當斬。而以二萬金請贖。御史張鶴鳴方駭問。會關白發難。又。大將軍以羽檄徵天下兵。應龍願待罪。得東征。都御史艾穆以聞。詔可行。聞關白已就僂。又。詔罷逮至癸巳。王繼光為都御史。召應龍。屬重慶王太守。思南陸太守。大會婺川。鞠獄。應龍竟負阻旂山。而乃使其犬子朝棟就吏。大略以為彭廷祿。方聚黨數百人。捕伏道左。計欲鉏擊阿父。

阿父故弗至。於是陸太守奮髯抵几曰。走何物。公處敢驚驚如是。即携何思等還。當時諸公卿廷議。御史傳需則言九絲麻乃諸功勞。又言松潘之役。應龍嘗提兵六千六百人。以應都御史李尚忠召。不宜議勦。而給諫張棟則言兩省異同。不得偏執意見。陳尚象則言遠方夷情。不宜輕稱宥勦。吳應明則言應龍逮繫重慶者幾一年。此不過一獄吏縛之足矣。奈何今日議調。明日議勦。而徒使彼首鼠兩端。遂至滋蔓難圖乎。事皆下大司馬問狀。而大司馬議以為使應龍畏勦。而不敢抗。勘問之法者。寔貴陽有以震懾之。使播眾朋勦。而各釋疑懼之心者。寔巴蜀有以安定之言。若相左。而事實相成。請使所司馳畧。上詔獄。上從之。居有頃。葉夢熊復。上書請遣科臣會訊。而化龍亦請。予告。於是大司馬及御史大夫覆。奏。詔化龍仍視事。皆從長計議。毋得推諉。當是時。夢熊竟決筴請證其罪。上有詔。詔撫按官便宜禽治正法。朝廷為民除害。罪止一人。有脅從自歸者。咸與更始。不許貪功妄殺。明年春。都御史王繼光乘傳馳重慶。與總戎劉承嗣議。議分為三軍。而以遊擊王之翰為一軍。軍一萬一千四百人。由武隆黃平涪潭而

入以副總戎曹希彬爲一軍。軍九千人。由永平緝麻而入。以叅將郭成爲一軍。軍五千五百九十人。由碁江安穩松坎而入。當是時。協贊則馬湖同知秦應鸞。汪京。重慶通判趙世德。監軍則副使楊佩訓。朱熙洽。胡應辰。盧一璘。叅議徐桓。董懋。紀功。則叅議顧雲程。楊信。期月正上元後。十道竝出。是日郭成及遊擊丁光宇。旣行至石虎關。止壁。而苗長羅瓊等。三千人。衝鋒殺我土兵二人。我上兵殊力疾戰。斬首捕虜十二級。奪獲騎馬及衣甲器械亡筭。而是時。婁山關亦聚苗九百餘人。遷我軍。而會管應鍾。郭添倅等兵四面。

武功錄

二

三

而至。斬關奪門。諸苗皆逐逃。我兵止壁白石口爲五大營。令穆燠以旗志招播降。於是郭成軍馬鞍巖。而使雷添貴提楊總兵備石虎關。以通餉道。使成惠提狐燠兵七百餘人。使丁光宇提仁懷赤水袁整兵二百三十人。備南溪口。趙平崖。望鄉臺。以阻絕問道。而應龍之衆。固已萬餘。而馬騎亦至千百數矣。乃縱其衆楊珠。楊明。何廷玉等繞營。營中銳氣不衰。皆擊刀斗自衛。非婁山關。白石口。距播可八十里。法所謂以主待客。以逸待勞。我師終弗可當也。而土兵王映張。元器等。相與謀曰。寧不避石矢。潰圍而戰。我何至坐

而自斃。迺使播酋翩翩大得志而去乎。出挑戰。播首益乘勝。萬弩俱發。矢下如雨。竟劔斬王映。張元器而去。乃復使馬步苗兵圍我師。而王都護帥鄉勇丁正國。管應鍾等力戰至晡。矢石俱盡。於是郭添倅家丁三十人。黃金甫家丁五十六人。衝圍走。竟莫知所終。而添倅亦被七創。賴萬金良藥得弗死。而士卒死者。則已盈野矣。是時貴陽臺御史林喬相亦帥勇敢士轉戰。斬首捕虜凡四十三級。安撫播男婦數千人。已奪據烏江關。大會川兵。川兵已罷。遂班師。而臺御史王繼光適轉遷。譚希思未到官。管事。乃屬御史吳禮。

武功錄

三

三

嘉劾。奏郭成。丁光宇等失律。法當治。先是何恩等七姓。訟龍無故殺叔父楊煦。妾金蓮。及借征罔上。阻絕驛路。賄賂公行。諸舉戾。至是龍上書請死罪。淹淹臥病囹圄中。子幼民疑。上下蠱惑。御史蕭如松疏可驗。繫臣何取如是。而扞陛下文罔也。乃條奏其寃。書詞多弗載。上謂朝廷原無必誅之意。大兵一至。只合自縛軍門。哀求免死。今御史所報。與本酋奏辨。順逆懸殊。令大司馬嚴查具奏。毋事姑息。而郭成。丁光宇。皆革任待罪行間。罰俸凡一年。是後詔蜀以三萬金佐貴陽。必欲兩省同心。僇力。得罪人乃已。

於是貴陽御史薛繼茂上書。大略言兵難遑度。且蜀之至貴也。往返在兩月之外。而況貴陽貧。有如時久。三萬金錢盡於一旦。蜀何以相恤。請罷貴陽兵。於筴便。自是之後。臺御史林喬相。使指揮僞能。經歷關大統。趨龍自就吏。釋繫民。毋煩大將軍旗鼓。再麾也。是時兩省已班師。而總戎劉承嗣亦罹霜露之恙。請賜骸骨以歸。給諫吳文梓方論。奏而龍。蓋慄悍亡忌乎。乃于海龍圍下。題其聯曰。養馬城。虜百萬雄兵。擊日月。海龍圍上。半朝天子鎮乾坤。而又扁其門曰。半朝天子。於是立朝棟爲後主。而使民稱已。

武功錄

卷五

五

五

而我紅兵亦披盔甲。與萬縣之衆。平茶之師。竝稱慄悍。龍因告監門曰。爲我致聲河上將軍。趨散兵。不然吾以數千百騎渡河。請得以頸血濺而矣。於是余慶土吏毛守爵。雍水土吏猶鶴。草塘土吏宋世忠。黃平土吏羅承恩。白泥土吏楊以誠。竝以其狀請命於臺御史。臺御史屬叅議使王制。通判趙世德。司理譚汝誠。守備蒲之良。案驗具如所請。林都御史曰。柰何事關兩省。而使最爾一土酋。乃虔劉我五司乎。故事播州及五司。輸豐濟庫。平越諸衛米七千三百三十餘石。而草塘白泥。雍水歲輸平越驛騎凡二千餘金。而黃平尤應接興隆諸過賓。歲率以爲常。今一旦賦役之不供。驛騎之不具。則我鎮撫之謂何。迺與蜀臺御史譚希思議。先上書請。賜獨斷以蚤除禍本。而希思亦奏欲合力以圖安戢。大略稱引先臺御史王體伏之請勦。王繼光之會勦。以爲說。於是上乃詔兩省撫按會兵。多方設法。俞治。朝廷之意。惟在禁暴安民。殲除首惡。以靖地方。彼中事宜。亦聽相機處治。不必遥制。而繼茂堅守初說。乃行部安平道。而所委官馬宗譚汝誠。唐元亦有臺御史命。視兵餉。茂竟遣從臺御史。而叅政使王恩民。必欲從御史。御史

武功錄

卷五

五

五

乃皆趨之從軍也。是時貴寧參議使董樾招撫播男婦二萬餘人。臺御史悉以二百金佐撫民。茂所費亦如之。意雅欲以權歸臺御史也。於是上書請專歸臺御史。茂常建議。議欲令應龍收捕諸拒敵者。得除罪免官。而以子男朝棟為土舍視事。至是請比安國亨獻王實等十四人。嘗以金錢五萬二千四百三十兩論贖也。而給諫楊東明乃折衷於兩省之疏。請特遣大臣為制置使。然後播事可定。頃廷推右司馬邢玠御史右丞陳渠。詔以邢玠為左司馬往。玠即與大司馬周世選議八事以請。語在 奏疏。是時車駕郎張

武功錄

卷之六

去

國璽主事劉一相。其人有籌策可問。玠因請為贊畫。時乙未正月也。應龍方使徐宗達携四百金及酒器首飾入燕。為何恩所執。於是蜀御史王慎德。上書言事。因稱贊畫可罷。大司馬見贊畫已在行間。請以張國璽轉備兵使。得視蜀事。而執金吾千戶劉承禧。太學博士楊景淳亦皆 上書陳兵。語多弗載。玠既乘傳到官。察見永寧酉陽。及近日馬斗斛。皆與龍通姻媾。而黃平白泥金慶草塘諸司。仁懷赤水諸民。久為仇讐。制置使乃先以計剪其羽翼。然後以檄曉譬應龍。大略稱引寧夏悖亂。遼東王杲。大同僉答。宜府

史二官事。覆轍在前。奈何不鑒。龍來。我請比宣大事。待而以不死。不然。國家懸五萬金。不惜都指揮。得世襲。購而頭。檄到。而蚤自善為計。吾必不而欺也。當是時。七姓唯恐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閔匿於其間者。又幸龍反。而欲因以為利。縣道文移。往往輒從中阻也。左司馬復使使者。請龍所問狀。而往來者。亦言龍久不肯就吏。實恐我以一日出巢。則貴陽必乘隙而入。有如秦民復從中道起。是屬尚有可信者乎。以故龍不出。左司馬即以檄撤茶江烏江兵。已禁諭秦民勿擾。示應龍毋疑懼。是時播州一帶。荷棟如

武功錄

卷之六

去

雲。制置使廼以計擾其耕。而龍亦漸有悔心矣。而會水西宣慰使安疆臣。以父國亨捐館舍。至戎部請贖。而大司馬石星。示疆臣手札。令執之。趨應龍出就吏。我必請寬假龍罪。弗深治。如言。先是疆臣患痘。毋鳳氏常提兵萬餘人。備險隘一十五所。兩臺及制置使。常旌其忠勤。蜀御史吳禮嘉。以國亨與龍世好。疆臣乃益自奮勵。即奉札至播。應龍如聞而喜可知矣。低徊者久之。復疑。疆臣乃以死請。龍曰。若必欲我出就吏。我請以揮血要盟於先王。大父可乎。龍拜。疆臣亦拜。應龍始洒然變色。以答。對曰。賴君之力。得保首領。

敢不唯命。是從會播州驛報王太守至。龍即欲馳傳舍上謁。迺先至水西與驢臣毋鳳氏謀。謀欲出矣。應龍爲人內深多反覆。雄則欲稱兵圖大舉。稍緩輒能和柔。以詐人。要以強悍不遜。其天性也。是日即以書上制置使曰。幸哀憐累臣。乃不以戮鼓。令縛渠魁。龍第從檻車。膠致軍門。唯將軍輕重布之。顧有後言。當朝棟往重慶時。七姓常執而欲殺之。賴孫廷富救得免。竟略其八十金而去。已。綦江令蒲林馳播而奏民何邦卿。何汝仁等。度龍必趨而前。乃聚黨數千百人。捕服松坎西山頂。鼓噪以疑懼龍。亡何。指揮使李光武功錄

祚及馬湖同知汪京檄至。龍乃使族人楊茂龍。夷人老宰等往重慶迎謁。行未至播州驛。老宰何遷等一十七人皆被俛。已。迺傳首以爲功。龍誠甘心于軍法死。無悔。獨恐坐是死耳。有如將軍辱一介之使。儼然臨播而問之。龍所願也。不敢以請。已。玠使使者出撤戍兵。散奏民檄示龍。龍迺焚香叩頭稱謝。如天之福。舉族喜若狂。於是使張維新。周學文及其叔楊永用。馳重慶。龍實畏貴陽。不敢遠去播。迺請使者至懸山崖。或綦江。願爲龍畫便計。制置使因與臺御史譚希思議。即使重慶守王士琦詣綦江。趨龍赴安穩。察驗

甚明。然後獲至綦江對簿。琦迺屬綦江令。及經歷楊維武。李應春。遊擊吳文傑。宣諭龍。龍聞乃使其弟兆龍。舍把楊兆麟。田良玉等百餘人至安穩。治郵傳。設儲待。郊迎漢官。既至。鼓吹樂作。叩頭致饋。資餼牽如禮。曰。應龍久縛渠魁。待罪松坎。所不親至安穩。安穩故多奏民也。使君幸枉車騎臨貺松坎。使阿龍得吐肝膽。披腹心。因從車騎馳綦江。使君幸爲阿龍告太守。綦江令具如所言。太守曰。松坎亦曩所。奏勘地也。即以五月之八日往松坎。應龍果矜甲面縛。降伏於道左。哭涕請死罪。太守問何以不至安穩。應龍

武內錄
起具言曩時九種十三姓夷獠。皆以龍之故。出彭水重慶對簿府庭中。其後七姓公行殺略。多無生還者。縱夷獠無言。龍獨不媿於心乎。奏民方聚安穩。龍何忍復出。以冒觸其鋒哉。太守曰。何至是。必欲往重慶。而後府可爲汝論決斯事。應龍膝行至前席。叩頭。至地流血。因哭泣請比安國亨。國亨曩亦懼死。不出界上。今安穩乃綦江所部地。其下廣大。龍請擇大木十圍以上。治公館。天使坐上座。列贊畫司府左右。於筵便。有如天使尊嚴。則請以贊畫偕司道往。應龍因得執罪人。及所罰金具獻庭中。何憚而龍不久就

此是時卿大夫胡宗仁博士弟子尚好謙等。竝謁太守願如龍請。太守見為綦江去播州可七站。去巢則數百里而遠矣。迺移監軍使。因請於臺御史及制置使。皆以為可。於是臺御史乃以書奏。期六月詔獄而會天雨連旬。龍乃使使者寬假其期。會制置使乃大怒。即欲提兵往。居一二日。龍迺請曰。不至煩將軍斧鉞也。累臣躬至自安穩。坐死唯將軍願勿過督。於是總戎李如栢請以七月十七竝詣安穩。先是制置使見諸生及何邦卿等群輩為姦。託名呈揭。要挾亡已。迺簿責諸生。而以邦卿繫獄。應龍疑懼。皆大釋。迺出

武功錄

卷之四

主

郭五里郊迎。望見令旗。叩頭跪起。縛獻黃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已出論贖金四萬兩。阿羔等亦具言白石之事。實有之。罪當死。而制置使及總戎。即因郵傳以聞。事下大司馬石星覆奏。上有詔。念應龍先世恭順。而本酋亦曾効有勤勞。今既悔罪。自縛首惡。認罪。姑待以不死。着削去祖職為民。伊子楊朝棟。姑以土舍管事。梟斬黃元阿羔等重慶市。是時薛繼茂奏。喬相輕忽者十。而林喬相奏繼茂妄者亦十。其後給諫吳文梓則劾王繼光。李應策則劾林喬相。語皆在奏疏。於是蜀兩臺大會布政使李士達。副觀察使

易做之。貴陽布政使楊歸儒。叅議使莫賡。及總戎李如栢。劉綬。議議以黃平草塘二安撫使。白泥。余慶。重安三長官使。改屬黃平倅。故事。黃平倅治獄訟賦稅。而五司襲替。黃冊表箋。貢馬。必須宜慰印符。宜慰多以此難。五司故也。初川東備兵使巡視播州。察土吏之賢否。以報後。罷給諫陳尚象。請如初便。臺御史川東思仁道。皆歲以行州。乃欲于桐梓婁家丁山小溪。仁懷赤水夜郎之間。建撫夷倅一人。而制置使請改。為撫夷同知。因修起學宮。已改東溪為松坎。遷司。上皆從之。於是論功行賞。賜邢玠御史右丞。行左

武功錄

卷之四

主

司馬事。金五十兩。表裏四之。譚希思。金三十兩。林喬相。金二十兩。表裏二之。賜張國璽。李如栢。及安疆臣。金皆二十兩。而郭成。丁光宇。竟以祖秩。貶二級。胡應辰。王繼光。貶一級。調王軒。簡傑。以給諫吳文梓。劾也。初嘉靖新即位。詔賜播州司儒學四書集註一部。此即高皇帝諭。鏗以守土保身之意。假令仰體二祖柔遠之意。改弦易轍。身土至今存可也。

播酋楊應龍列傳下

明年丙申秋。應龍復反。居恒自爲天寶中。我南詔異
牟尋常帥衆二十萬。欲取蜀爲東府。何渠不若乎。獨
患苦吾儕土酋。從中陰爲間。非先驅除此屬莫可者。
於是斬餘慶土吏毛乘雲棺。磔其尸。首足異處。已。又
殺略餘慶草塘。徧及興隆。偏鎮都勻。諸衛。已。又遣兆
龍引兵圍黃平。已。又殺重安土吏張熹等而去。其明
年春。流劫江津縣。損溪棋盤石諸所。是年秋七月。石
柱宣撫使次子馬千駟入播。先是駟母單與應龍通。
單尤優寵駟。謀奪長子千乘爵。與駟於是聘應龍次
女爲室。遂因緣爲姦。是禍所從來矣。其明年春。應龍
募苗爲兵。大破滅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虜其民
衆畜產亡筭。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初。奏民宋世臣
父奎。亡匿偏橋城。應龍覺。提兵迹。且至偏橋。大索城
中。得奎及童男女。盡車裂以殉。已。又令苗兵與婦人
交。或對父淫女。或面夫淫妻。或掘毀墳墓。焚尸。復乘
風縱所焚尸灰。四面飛蔽天。或羸而四據。發鳴鏑射。
龍觀而大笑。或燒蛇從陰戶入腹。人蛇俱斃。先是三
公歸自閩。濟江夷獠忽懷異志。引舟岸比。呼謝邏使
曰。乃爲我謂若主。當免我科賦。否則吾不以舟濟。三

武功錄

楊應龍傳

三

公怒。瞑目挽舟。頓足噓唏者三。趨而前。三公遂涉。夷
獠爭擊牛酒爲謝。三公剪帛繫獠頸。吸水。噓之。帛或
蛇形。獠伏地表。懇誓輸賦。不敢反。三公復噓之。帛如
初。世傳楊氏能驅蛇殺人。皆此術也。其明年春。督臣
李化龍。以爲楊酋志不在小。不亟滅之。禍流非一方
也。於是請蜀二十二萬。貴陽九萬。西粵三十萬。閩十
萬。楚三十萬。廷臣見曩時寧夏費三百萬。東倭費六
百萬。今敵不止于東西之強。而議餉如是。皆督臣悉
心殫慮。無所不至。而亦無所不省。爲國節財。自古未
有如督臣者也。疏入。幸。報可。督臣遂決筴往征矣。
乃令都護楊國柱。經歷潘汝賢。指揮李廷棟。先以軍
軍牛塘。伺動定。應龍即帥朝棟兆龍及何漢良等。擁
衆數萬人。迎我師。屢戰。我師奪獲二百落。先是督臣
知三百落。及天邦圍。皆播之咽喉也。以故命諸軍扼
其吭。播兵強而狡。多敗比。詳逃。遂走入天邦。固以
誘罷我師。微極而取之。我師乘勝直搗其營。楊都護
潘經歷李指揮旋被禽。漢良執視楊都護不跪。怒。髮
上指冠。都護罵曰賊。朝廷何負于而。而反乎。吾頭
可斬。此膝必不可屈。于是梟斬都護等。其夏。即引苗
兵六萬人。繞綦江。以火炮攻城。城下。遂逮其令。釋獄

武功錄

楊應龍傳

三

囚殺李百戶等二千七百餘人。是時黃七為謀士，以為孫時泰智囊士也。今在長安。於是使使者陰聘之。既至，謂欲圖大舉，必先取重慶。次及成都，方可抗敵。應龍曰：不守近穴而取遠地，誰謂汝知兵者？於是帥眾四萬人，焚東坡橋，已又攻黃懈圍，殺略甚眾。川貴之間，蕭然苦兵矣。其明年春，應龍帥何漢良等擁眾擊破龍泉司，守備楊惟忠遁走，鹵去土吏安民志。吏目劉玉藥等初宣慰使朱承恩聘應龍長女貞惠，厥後應龍反，承恩告于兩臺，請絕婚以自明。應龍挈令楊明、楊珠等襲擊之，遂繫承恩，多所殺略。是歲萬曆

武功錄

卷之六

四

庚子也。比之壬辰癸巳，惡愈甚而毒愈慘。識者以為有南詔風。南詔與大唐分為二帝。大唐都關中，號曰西帝。南詔在滇南，號曰東帝。當時楊國忠為劔南節度使，徵天下兵凡十萬，使御史李泌討之。敗于大和城，死者十八九。今應龍自稱為朕，儼然復為東帝。直須時耳。是時道路流言，紛紛藉藉，有謂欲攻碁南者，謂效取袁子陸之故智而陰以攻我者，謂欲寇貴陽者，謂酋豪與張國清等分為三道，而約插旗山合兵者，謂為營官壩及三溪小河者，督臣按地形而善將將，以為人言皆不然。播酋及且舉兵，狗趕水失赴

水至合江近也。安穩至趕水，又近也。而播州至安穩又近也。天氏犯碁合易，而犯貴陽難，宜堅壁以待之。顧碁合延袤千餘里，帶甲不過三千人。於是請增參將員一人，將二千四百人守碁江。遊擊員一人，將一千三百人守合江。合舊將卒凡三萬人，誰敢復扞我疆圍者，給諫張輔之亦覆奏。詔如議。甲兵既具，督臣於是遣總戎劉綖引參遊麻鎮等出碁江，總戎麻孔英引參遊周國柱等出南川，總戎吳廣引都護余世威等出合江，總戎曹希彬引參守吳文傑及宣撫奢世績等出永寧，總戎重元鎮引參將謝崇爵及土

武功錄

卷之六

四

吏隴澄岑紹勳等出烏江，參將米鶴齡引土吏安疆臣等出沙溪，總戎李應祥引參將陳寅等出興龍，督臣又慮偏橋江外為四牌，江內為七牌，五司及九股苗在焉，以為不勦滅之，異日為西南患者必此屬。今且分為兩翼，乃以總戎陳璘引參遊江騰龍等出白泥，總戎陳良玘引參遊王一柱等出龍泉，期以二月十二日十道並發。應龍悉以精銳屬朝棟等，從碁江入，繞九盤子，由南川而還。不意劉將軍軍接戰會暮，大風起，我師縱左右翼圍棟，棟自度戰不能與，漢兵遂獨與壯騎數百潰圍西北遁走。時鮮有所獲，徒奮

揚威武明督臣所出兵。雷風耳。應龍等蜀之無不
股栗。嘆曰。異時漢兵不及此。及此皆督臣神謀奇策。
合我南詔八百年之智勇。曾不能髮鬚其萬一。吾曹
恐不能不死。顧與其殺而死。不若戰而死。死等耳。寧
戰死可乎。即令袁守貴等擁眾出烏江渡。衝鋒殺虜
數百人。是時播中情形。久已在督臣目中。特不過爲
之發縱指示耳。於是出密指。指楠木三洞。賊所爲三
窟也。婁山關。賊所爲前門也。海龍岡。賊所爲人跡不
能至。天兵不能加也。度酋勢劣必且堅塞前門。奉頭
鼠竄于岡上。坐自縛耳。於是諸將盡爭走前門。以爲
武功錄

武功錄

太

美

四

惴焉。自知兵在其頸。督臣又下令。令諸軍四面重
圍。諸軍雲徹席卷。或以四月至。或以五月至。劉將軍
即以六月初五先擊破。七月二城。明日又破大城。應
龍借愛妾。倉皇無所厝手足。繼死。我師擊破。斬首
凡數千級。捕獲生口。兆龍及朝棟等。男婦凡數百人。
檻車膠致長安。請獻俘。事下刑尚書蕭大亨議。奏
上有詔。詔楊朝棟等梟斬。應龍挫屍。張世爵等請邊
而以其地盡分爲二郡。屬巴蜀者曰平越。屬貴陽者
曰遵義。是後論功行賞。諸公卿以爲督臣萬世功。當
第一。而督臣則以爲此。上威武神靈所變化也。惟
武功錄

武功錄

六

注

擊牛酒以犒我軍。已而。奪桑木關而據之。酋益備

高折枝。請自將土兵。直搗官壩營。旋入真州。真州守

無復之。迺相率走海龍岡。果如督臣所言矣。時司理

以鉅萬數。皆面縛。請降。幸許可。而長坎瑪珙。長蛇。請

臣與諸將約。約關外宜招降。謂多不可勝誅也。關內

宜疾戰。謂師不可久老也。是時安羅洵洪三寨。生口

千水牛塘。擊破之。而會諸客兵。盡止壁關外。先是督

我易攻賊前門。賊易衝我。顧諸公不察耳。是日大戰

由前攻後。易以爲功。督臣亟下令。今日不然。夫後門

千水牛塘。擊破之。而會諸客兵。盡止壁關外。先是督

臣與諸將約。約關外宜招降。謂多不可勝誅也。關內

宜疾戰。謂師不可久老也。是時安羅洵洪三寨。生口

以鉅萬數。皆面縛。請降。幸許可。而長坎瑪珙。長蛇。請

臣與諸將約。約關外宜招降。謂多不可勝誅也。關內

宜疾戰。謂師不可久老也。是時安羅洵洪三寨。生口

以鉅萬數。皆面縛。請降。幸許可。而長坎瑪珙。長蛇。請

臣與諸將約。約關外宜招降。謂多不可勝誅也。關內

宜疾戰。謂師不可久老也。是時安羅洵洪三寨。生口

以鉅萬數。皆面縛。請降。幸許可。而長坎瑪珙。長蛇。請

臣與諸將約。約關外宜招降。謂多不可勝誅也。關內

宜疾戰。謂師不可久老也。是時安羅洵洪三寨。生口

王立賢。監軍四川。則按察使臣楊。臣張佛。參議

支可。大臣江鐸。巡按臣趙標。臣崔。臣宋興。祖。臣

侯先春。郎中臣張主敬。外臣則都御史臣郭子章。臣

功。內臣則兵尚書臣田樂。戶尚書臣陳漢。兵給。臣

得。以廣招多兵。十圍五攻。無不如意。於是。上書陳

先斬後。奏。先發後聞之。詔。故臣得以約束諸文

武大吏。惟。上有酌量調募。另給糧餉之。詔。故臣

逆顛倒。逆首。惟。上有同心協濟。不。分彼此之。詔

故臣得以調各省之兵糧。協三省之不足。惟。上有

上。有便宜行事。不從中制之。詔。故臣得以陽開陰

上。有酌量調募。另給糧餉之。詔。故臣

得。以廣招多兵。十圍五攻。無不如意。於是。上書陳

先斬後。奏。先發後聞之。詔。故臣得以約束諸文

武大吏。惟。上有酌量調募。另給糧餉之。詔。故臣

逆顛倒。逆首。惟。上有同心協濟。不。分彼此之。詔

故臣得以調各省之兵糧。協三省之不足。惟。上有

上。有便宜行事。不從中制之。詔。故臣得以陽開陰

上。有酌量調募。另給糧餉之。詔。故臣

得。以廣招多兵。十圍五攻。無不如意。於是。上書陳

先斬後。奏。先發後聞之。詔。故臣得以約束諸文

武大吏。惟。上有酌量調募。另給糧餉之。詔。故臣

臣謝詒臣張存意湖廣則按察使臣胡桂芳參議臣魏養蒙轉餉四川則參政臣張文耀副使臣史旌賢參議臣劉一相臣徐仲佳貴州則參議臣郭廷良副使臣洪澄臣尤錫類參議臣梅國樓湖廣則參政臣詹啓東副使臣王應霖參議臣薛士彥任事四川則參政臣馬朝陽臣王嘉謨副使臣蔡守恩臣顧汝學臣傅良諫臣盧泮參議臣熊汝奇臣康夢相臣來三聘貴州則參政臣王邦俊副使臣陳與相臣路雲龍臣袁應文參議臣張文奇臣梁銓湖廣則參政楊道會副使臣張喬松臣章守誠臣楊現參議臣黃齊賢

武功錄

三

六

臣韓光聯臣張天德僉事臣林煥章臣馮應京督運四川則布政使臣盛世承按察使臣沈季文貴州則布政使臣應卓按察使臣易登瀛湖廣則布政使臣胡心得臣洪有復按察使臣薛三才護運四川則參將臣周國柱臣吳文傑臣余德榮臣王夢吉臣藍芳威總戎臣曹希彬遊擊臣李銍臣羅星臣梅敏政臣任承爵臣司然官都護臣周敦吉臣吳從周臣趙應科臣封建臣冷光顯臣郁賢輔臣程式守備臣周大謨臣江萬化臣萬民英臣周以德臣劉承職臣孔繼祖湖廣則總戎臣陳良此參將臣王一桂臣王鳴鶴

遊擊臣陳策臣江騰龍臣宋大斌都司臣吳時喬臣于繼勛守備臣王之棟臣朱桂芳臣陳九經臣李大諫把總臣白元潔貴州則總戎臣陳寅參將臣朱鶴齡都司臣錢中選臣錢守禮臣莊志傳守備臣汪如淵臣童志龍臣徐元守隨營紀驗四川則太守臣蔡宗憲同知臣史朝貞臣趙世德推官臣高折枝雲南則知府臣黃宇推官臣吳天佐知州臣陳聖佐知縣臣劉啓周湖廣則推官臣王應宣知縣臣鄧宏列臣陳原道學正臣袁惟慶教授臣謝師啓隨營紀賦四川則同知臣李廷謨臣王陞政臣梅燮通判臣劉之

武功錄

十一

五

瀾臣尹紹曾知州臣邵崇雅臣毛秉光知縣臣郭惟屏臣楊應登臣葉世孝臣陳應試臣詹淑臣樂維同臣寇克順貴州則司理臣張應選轉餉四川則知府臣周茂卿同知臣周作樂通判臣張堯臣臣肖時鳴知州臣劉三樂臣李時孳臣段文郁臣華聯芳臣倪伯奇臣戴仁臣陳敬衷同知臣李潤判官臣馮運太知縣臣楊思謙臣陳大經臣吳位臣陳應麟臣何躍龍臣袁煥臣黃日陞臣蕭宗禹臣周朝聘臣楊奇臣湯自強臣郭渙臣陳王道臣潘應相臣潘廷玉臣越應虞臣朱之柱臣何文臣王燧臣王敦臣劉鼎臣朱

宗望。臣雷志學。臣曾朝符。臣朱萬化。臣顏燦。臣王藻。臣張明卿。臣曾守嚴縣丞。臣曹一科。訓導。臣馬瑞義。貴州則知府。臣張陞璽。臣陰鎔。臣江至道。臣鮑獻書。同知。臣徐廷綬。臣張羽鴻。通判。臣劉鳳儀。推官。臣趙悅民。臣楊應第。知州。臣龍時躍。知縣。臣袁尚紀。臣葛楚元。臣龔一塵。湖廣則知府。臣徐應簧。臣徐堯莘。臣沈子來。臣何懋官。臣馬永亨。臣屠木峻。通判。臣彭世登。臣蔡思順。臣陳桂芳。臣陳和中。臣陸枝。臣沈育大。臣吳洪績。臣潘思弘。臣梅友竹。臣喻繩祖。臣朱瑩。臣喻政。臣康阜。臣胡汝政。臣楊師程。臣薛國用。臣周仲

武功錄

不播聲震傳下

三

任。臣余自強。臣朱梓城。守四川則參將。臣金秉鉞。臣麻鎮。臣蘭台。都司。臣季宗望。臣葉常春。守備。臣保世寧。臣張本防。臣陳嗣昌。貴州則守備。臣杜鶴鳴。中軍總督則副總戎。臣楊登雲。遊擊。臣江萬仞。指揮。臣孫光啓。偏沅則遊擊。臣沈弘猷。貴州則指揮。臣劉岳湖。廣則把總。臣李正實。諸臣或飛芻輓粟。或攻城先登。或斬將奪旂。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以致大捷。唯上裁察。於是。賜督臣以下爵幣金錢。有差。已而又追以死勤事者。參政。臣張棟。同知。臣張鰲。通判。臣楊大烈。知縣。臣關宗聖。照磨。臣張居仁。指揮。臣徐登階。

臣田賦。把總。臣張應元。而督臣則尤傷居仁。夙有文望。徵之熾下。實資其智謀行間。時與論議。頗悉機宜。乃以逢霧露。客死。豈不傷哉。自古西南夷中。我師未嘗大得志。卽傳友德。統二十四將軍。軍止聞防守。正統。龍川之役。提兵五十萬。而後稍稍一縛之地。勢然也。不獨昭代播非。唐之南詔。宋之大理。哉。當時韋節度。舉曹將軍斌。潘將軍美。王將軍全斌。曾不能往。正其罪。況郡縣乎。楊酋流毒五司。血濺千里。視南詔慘焉。督臣運籌決勝。直犁其庭。掃其園。郡縣而置之。此唐宋以來一大偉績也。不聞以王新建遇之。何哉。獨

武功錄

不播聲震傳下

三

悲楊延昭。楊文廣之崇儒。楊漢英之著作。皆一世之雄也。至應龍斬焉。以絕惜哉。世人不知延昭之初名延朗。延廣之初名文廣。以三世復有文廣。故諱之。於是稱引宋史而增以時事。爲之傳。其世次存亡如此。

貴州

安國亨列傳

安氏以四十八部數。羅羅最大。殊弗為郡蠹也。獨安氏號慄悍。嘉靖庚申。會國家有大土木。亨以貴為舍人。賜冠帶。行宣慰使事。先是亨年少。叔父萬銓借襲。頗得民心。至壬戌。銓始老于臥。這也。而以政屬亨。亨到官。管事。中間五年耳。即與母祿氏提兵往烏蒙。擊東川。烏蒙守福榮者。謂亨母為姑也。先是亨往烏蒙。蒙乞兵。榮不從。心竊惡之。於是部屬女實佐。室榮弟曰烏慮。由此聚東川。烏撒兵。往擊榮。破之。榮奔宜

武功錄

安國亨列傳

賓。莊皇帝幸從。都御史杜極請。褫奪亨冠帶。令諭母散兵。方准奏復。亾何。亨怨榮益深。乃令烏慮訟榮。且襲。於是部使者以同知高曰化。守備王一桂。施武臣。至木乃關。逮諸土舍。東川則祿信。烏撒則安國正。與烏慮對簿。慮所訟皆文。致其罪不實。由此慮竟居水西。與其悍僕路珠姪。婦人。殺珠。珠弟阿落亦殺慮。慮乃死矣。亨復留其婦實佐。及其義男祿承爵。復訟榮。殺慮。頃亨實殺其叔信。於是銓妻祿氏疏窮。及土同知安國孝。以其狀請。大略謂亨殺四峒千餘人。欲以水西改屬貴陽。都御史趙錦。王諱。於是後先請弓

矢。莊皇帝可之。已遣給諫大夫詔獄。而會都御史阮文中。以五章治之矣。亨免官。以子安民嗣。近還。其後萬曆五年。又以的都朵徐他。與智訟。亨竟以的都及毛家寨。二十四莊與智也。上詔曰。令二酋感恩悔禍。各保境土。語在它傳。國亨雖免乎。頗聞居常常戴。上不殺之威。專欲立功。以瀚雪疇昔之役。當是時。賣羔堡有阿占。界首有阿散。阿崖。諸盜偷。阻山公行。桴鼓晝鳴。有司莫能會。亨皆一切以檻車膠致威。清平壩之間。盜賊解散。居亾何。水西酋長者普。又犯十二營。酋獲我土婦隴氏。而會備兵者吏。余一龍以

武功錄

安國亨列傳

為非亨莫可者。乃以羽檄示亨。亨竟逮捕以獻。由此民心益思亨矣。前是水西有阿列之酋。谷里有阿古之酋。白歸之酋。白縱之酋。阿扯之酋。威清有阿捕之酋。香有沙遮之酋。阿白之酋。陸廣有阿列之酋。阿虛之酋。普也妻之酋。金鷄有阿遂之酋。得充諸驛驛騎馬。亾何。大將軍安大朝提兵至大方。諸驛騎皆鼠窟。自是以來。道路不通。何暇治厨傳。而奉諸使過客。乎。亨乃亟為舉廢驛騎。由此稍稍復辦。亨益令夷酋開墾。勸以農桑。察下貧者。亨必賦牛具種子。于是流夷自占而還者。至一千五百一十八人。于時四十八

部酋長十二宗親。一百二十麻葉。永則阿體等皆旬
旬告于都御史王緝。御史馬呈圖以爲邑新被殘破。
而長官安民者。年少爪牙皆囚緣簿以爲姦。又盜賊
蘇起人人自危。願爲我畫便計。復國亨冠帶。令得行
宣慰事如初。都御史乃以其事下叅政使史。櫛文學
使凌瑄。都護使楊桂議。以爲亨母始往烏蒙。上父
母冢道東川。卒往來。無它變也。至犯霜益事。亦旣案
驗甚明。而況龍場十六驛。及豐濟畢節秋糧。乃以屬
一舍人。誰從哉。于是比烏蒙土舍祿榮故事。請就本
司得襲宣慰使。往時備大方者使。今皆議罷。聽臥這

武功錄 一八 安國車列傳 三

調度。上始復亨冠帶。是歲萬曆庚辰也。其後乙酉。
亨復上書請撤馬鞍山兵。都御史舒應龍劾奏。以爲
亨獨奈何不疆場地乎。徒欲盜負礦砂。曾不思其下。
實川貴孔道。而兼以茂林。爲盜賊淵藪。事在御史毛
在疏。吏議以罰木請贖。上幸念征苗功。曰。吾今且
寬之。毋逮亨也。亨竟以是時上書獻木四十株。先是
播州宣慰使楊應龍。比彭世麟。楊烈故事。獻大木六
十。上賜大紅飛魚衣一襲。彩段二表裏。至是。賜
亨猶楊酋也。何亨以爲運至涪州。而爲豪舉。何貴
所略乎。於是都御史應龍案亨。飾詞誑奏。虛冒殊恩。

上下令。奪其賞賜。而亨迺謂都御史。令貴攘奪于先。
而今以總運復阻絕于後也。非是。其後給諫大夫常
居敬。上書請以亨下御史逮問。案都御史疏。是時方
慮黃水漂溢。乃使使者劉繡章。在兩淮。送奏運使也。
亨所言不實。至冒稱宣慰使。尤不敬。於是翁披西堡
事。又見告矣。雖然。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亨亦危矣哉。

讚曰

以余所聞。貴斂諸驛騎馬。皆充自土夷。此誠得古者
顧役意。而民復以爲不便者。何哉。使者結駟連騎。炫
燿于道。而民猶不以時繇役也。戒之哉。戒之哉。余獨

武功錄 一八 安國車列傳 四

嘉亨能辦龍場諸驛騎乎。至從走卒行微道上。令盜
賊不敢入吾界。此又不可不謂優于才者矣。亨奉法
循理。亦可爲治。何必殘忍哉。

安智列傳

安智者萬銓子也。先是大父萬鎰為水西宣慰使，而
以一日罹霜露死，而會子仁。幼，夷民願借萬銓視事。
頃，仁春秋長，當嗣銓去官久之。仁又罹霜露死，而會
子國亨。亦幼，夷民復願借萬銓。而以智視織金阿魏
事矣。頃，國亨春秋長，當嗣銓。又去官。去臥，這終。銓世
數年淹乎。亨始以嘉靖壬戌到官管事，乃與吳瓊、吳
阿妻若姊通，計殺安信。信死，兄智乃亂，語在效忠傳。
是後夷酋阿三、藍四、老三、李小節及阿弟阿約亦阻
虎場，皆并稱兵矣。而永嘉人王諍為都御史，德化人

武功錄

安智列傳

五

三

蔡廷臣為御史，乃請大將軍安大朝提兵往，正其罪。
行至陸廣河，而以都護梁天麒直擣大方，則國亨及
母福氏亦先屯朶泥橋矣。乃以其弟阿弟至水西驛，
鏖戰，我師疾鬪，殺夷酋以朶楊生、阿烏等數十人。阿
弟復戰，疾力殺我師，我師竟敗北走。當是時，水西谷
里、威清、奢香、陸廣、金鷄諸驛驛騎馬皆畏兵遁，逃而
歸。智郵傳空無人，語在給諫溫純疏。是歲隆慶四年
也。都御史阮文中、御史鄭國仕議，以叅將何自然、
宣慰宋一清、即馳告亨。約法五章，主謀者獻，殺信及
將卒抵罪。將軍令智及疏窮皆食故土，乃亨免官，而

以子嗣，而汝如令，得賞廼矣。亨對曰：幸甚，願就吏。是
時亨亦引兵至西溪，躲泥狗屎崖、青峒林，止營。而先
以阿弟及王實、吳瓊、吳彩、務卒、惡卒、何高、王時邦、阿
古皆復與來獻已，復出王承誥、王承爵、吳珂、王之相、
赫茂材、姚廷七，曰：盡於是。唯將軍輕重布之。於是以
六千金贖務卒、惡卒等罪，以三萬五千金贖殺信及
將卒罪。然水西之戰，實戰時急，兵卒由浮橋，自相奔
騰，赴水死。亨自以為無與也。自是之後，智居阿魏織
金，疏窮居臥這。而智子國貞行夷目事，亨子安民行
宣慰事，並居大方。頃，令臥這大方，各建守備一人，敢

武功錄

安智列傳

六

四

奸旗鼓者斬。書奏。莊皇帝皆可之。亾何亨所部阿
撤、沙拱、阿朋、阿豆殺智卒四人，傷一十六人，而智亦
引蘭州、永寧兵擊亨，納白寨，竟弗得往。織金也。而携
其母疏窮、闕匿沙窩，必欲得亨所部的都朶休往矣。
是歲，上元年也。都御史則龍溪人蔡文，御史則遵
化人楊允中。乃下都護使高金宸、麻哈守周希賢詣
木空河，累日情不得，兩酋皆未徇而去。其明年秋，亨
所部阿沮、阿架又縱火燒卧遮公署。於是都御史羅
瑤、御史孫濟遠聞智欲以卧這所部架那、阿冬、華以
朶、織金所部花隴、羅華、普沙窩、易亨的都朶休也。乃

下同知高任重。司理常正和治。請獻亨不可去。已又下郡守李漢亨又不可去。當是時。智實吳鶴駕主之。亨亦軻阿箇主之。而況智所部。龍坑。岩頭。白岩。米平。花柳。鴨且。諸寨。方招羅秀斌。唐老謝改童之屬。以為羽翼。而獬兵又在黃麻党五阿沙壩翁江河之間乎。智所持為無恐者。類如此。於是布政使羅元禎。按察使林煥章。李與善。分守使林舜道。劉世賞。兵巡使楊啓元。王恩民。文學使凌瑄。大會廷中雜問。先治吳鶴軻阿箇。猶問吳瓊也。亨始獻的。都及所私毛家之寨。可瓦之寨。大南之寨。王莊之寨。張三壩之寨。豆紅崖。武功錄 八 智安列傳 四六

之寨。沙鍋之寨。增福之寨。阿韋之寨。阿郎之寨。黑寨之寨。蔡官之寨。趙家之寨。潘穆之寨。乾河之寨。梨兒之寨。高坡之寨。陂花之寨。陶家之寨。凉水之寨。北王之寨。左王之寨。右王之寨。鮓隴之寨。皆請以屬智。終智世而後我還也。是時都御史何起鳴。御史秦時吉。具如吏議。它一切亨所訟智狀。皆以無驗。置不問。乃常亨等罪。許入穀贖。於是亨一千石。智三百石。阿阻以下皆輕重有差。上乃詔二酋感恩悔禍。各保境土。二酋皆北鄉叩頭戴。天子明德而去。是歲萬曆丁丑也。始智與亨發難時。實皆我漢人。抵于夷。幸

二酋有變。而得因以為利。于智則吳鶴駕。阿廢。安順等。于亨則吳瓊。吳阿軻。阿箇等。往往借交豪貴。圖繪象貌。甚至潛伏長安。上書建章。託名賄賂。私充囊橐。離折人骨肉。以問矣。語在御史毛在疏。余獨恨事既定。軻阿箇猶不欲撤兵。而谷王八寨聚黨至五百人。聲為吾不伏智。乃欲從以這阿遂乎。嗟哉。此反側子。幾阻我二十四寨事也。

讚曰

以余而觀水西事。智不借永寧烏撒路。墨以為援。烏足以當亨哉。而吏議謂亨所具造。皆屬無驗。倘亦有微意乎。禮有之。兄弟之仇。不反兵。智即以力小而求援于永寧。無不可也。而乃以土地之故。然則智豈不鄙乎哉。甚矣。其不講于吾禮也。

武功錄

八 智安列傳

奢效忠列傳

奢效忠者永寧土吏也與水西安國亨世通婚媾而效忠親安萬銓子壻安智安信為內昆弟矣亨起而視事也常與吳瓊吳珂妻若姊通絕幸愛之令百姓謁瓊等皆跪起叩頭如謁亨瓊等由此益慄悍動欲以睚眦殺人於骨肉兄弟之間何問它乎隆慶中安信常有罪於亨亨當信得輸馬贖而會珂有騎馬善又色白信以為可中亨驪乃以賈易之獻亨亨知其為珂馬也復以給珂由此信益怨怒珂常仗劍欲斬之已召姊夫卜麻必覺語曰吾必欲殺兩人於公何

武功錄

奢效忠列傳

七

如卜麻唯唯而會夷目阿三所覺即以聞于阿五阿戶矣亨恐信先發禍必及身乃與吳瓊吳彩王實議議召信信至詳為後園方馳逐野兇借信入觀信既入即使使者執而修之於是先以其事就吏曰信實謀亨乃為亨所使阿戶所修也而信有兄曰智即馳以告效忠效忠于是提兵至大方擊亨縱火燒邑居及誥命多所殺略而去而亨亦提兵往蒲州擊效忠焚其邑居及誥命祖禰亦如之是後復還兵擊鎮西兩家殺略大相當當是時兩家並在會城而亨所部勒普革普豆得劄果底威索務驢白非皆去亨

並亾抵於忠而忠所部阿租罵雍沙那者抵者墮者頗褻遮班鳩阿宗又皆去忠並亾抵於亨兩家部落各去又相當而獨亨與智獄事幸以都御史阮文忠請遂寢亨得稍稍自贖免也於是效忠悽然傷懷者久之以為阿舅信既無辜死當不令亨獨得生竟晏然享邑入之奉乎於是以吳鶴駕謀上書文致亨罪下所司對狀于蜀則屬江安令單汝光合江令譚位于貴陽則屬指揮何世顯李官兩家皆不欲就獄吏對簿曩者忠所請實抵調置辭亨於是以為效忠非人也自是之後嫌隙益開效忠乃又提兵擊亨隴革

武功錄

奢效忠列傳

十

阿保壁塔黃土坎石灰窰等寨又擊阿磔阿舖而亨亦提兵擊忠鷄廠搆皮水嘩宋打鼓等寨已又擊渭河沙溪兩家輒殺輒相當皆不能克效忠以為吾所為孰與女儼然自稱侯王借播州楊應龍遂行劫略事乎亨曰與應龍相仇殺者實女女迺以誣我誰信哉於是並就吏而會鎮雄土舍隴清身至畢節請為兩家解難而事已詣曹矣是歲萬曆丁丑也巴陵人羅瑤為都御史蒲州人何汝成為御史在蜀內江人何起鳴為都御史南鄭人秦時吉為御史在貴筑而以其事屬兵巡使李江王恩民兵備使羅向辰大會

層臺雜問皆以爲兩造實無驗。至所鹵獲金寶諸什物。兩家亦既相當。何乃喋喋而估估。繁固何當乎。於是當效忠國。亨罪不至死。顧是時。天王聖明。諸公卿等無遺筴。公等何不自喜。而爲此不軌。以扞此文。因爲也。乃比故事。得以牛百頭請贖。贖凡一百五十金。它所執獲阿祖罵。及勒普等。皆還寨。先是叙州判朱亮。貴陽判高珍。方在層臺治。請獻。乃召亨。母祿氏。及效忠。男奢。崇禮。禮由此請謁。母好謂禮曰。甥。奈何以干戈累吾兒子。曹也。于是忠以七十金給亨。請治渭河諸公署。而亨乃以牲醴祭告于忠先大王父。武功錄 卷之三 佐列傳 十一

靈也。君子曰。而翁卽吾翁。神其吐乎。

講曰

東粵不常相攻乎。武帝使謁者臣汲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以余而觀嘉靖初。隴壽隴政事。水西則佐壽。烏撒則佐政。政烏撒女。冲叔所出。壽。水西女。冲中所出也。且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何乃罪奢酋哉。今第以一獄吏治之。足矣。汲黯如有味乎。爲水西言也。

王之佐列傳

王之佐者。商州人也。又名守斌。少失父。孤家貧落魄。稍長。劑以醫卜爲務。欲糊口四方。佐爲人。靈明。好鼓琴。諸藝無所不通。尤精兵法。常慨然有大志。里中諸少年。常侮之曰。若爲醫卜。得無饑寒足矣。佐笑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嘉靖末。自以曉習太素。肌爲名。行遊巴蜀。會白蓮教反。佐欲入其黨。事覺。遁逃入關中。已走。即陽登武當。以爲此可以號召諸土兵矣。先是佐有金神劍。允符。欲以管惑諸土吏。顧未路耳。而會武當道人曾光。道士備天瑞。及太湖人鄭士韜。靖

武功錄

卷之三 佐列傳

十一

江人雷得鳴。劉洪。南昌人張一德。高安人傅珠一。武崗人歐陽蒙。靖州人劉宗文。皆相聚。夙有異志。及見佐喜。佐見韜等亦喜。曰。悔相知晚。于是出二符示韜等。所載皆識語。語大要言土吏得天下。怪不載韜等。卽坐佐東鄉。執弟子禮。師事之。號曰三臺真人。而佐亦號韜曰雲峯。它皆易名。姓有號。乃作起運天書。屬劄。劄王三。相與別去。而是時曾光名最著。曾光別號陽谷。莆田人也。聲音又似江西人。身長瘦。面赤。微鬚。三丫骨。額上有一大黑子。歲時冠唐巾。穿藍袍。繫黃絲常手執豹皮。以自雄也。於是屬斌往常德。詣往靖

州靖州賈邦奇石自高方為諸生夙有異志輒行開
 遇奇乃徵告以故奇喜偕往高所議議頗堅是日即
 立奇為從約長號曰三才真人高為副約長號曰名
 世真人輒乃以黃蠟造璽曰太乾太極皇帝之寶付
 奇前是丁丑彗星出輒等常大喜曰此天贊余也乃
 躬往水西而令邦奇自高往永順保靖奇乃以天書
 圖像屬楊時貢往也事覺時貢為湖北使使者所逮
 使者迹至奇家果得大乾起運書如貢言矣奇就獄
 於是輒欲往泗城佐亦欲往車里猛密先是蔡天爵
 陳納與輒習祈禱都清彭副使使使者執天爵等來
 武功錄 王三才在列傳 十三

輒等與邦奇約曰吾以一日起水西而下鎮遠子以
 一日起永順保靖而出荆襄大會于秣陵登極然後
 以一使守徐州之險一使據臨清之倉我聞輒行至
 貴陽見兵衛甚設輒自焚毀妖書去也諸臣皆叩頭
 誦 陛下神武如是夫

讚曰

王制曰執左道以亂眾殺此輩乃自古有之矣王之
 佐起閭閻奮荆棘徧袒一呼而從者至數人欲有亂
 多見其不知量也俗傳曾光術至高豈誠善幻乎不
 然郭御史疏即稱仲魁即曾光矣而御史大夫又言
 武功錄 王三才在列傳 十三

獻已於都勻土舍楊治安所生得輒而佐竟奔凶黔
 中矣。何都御史何起鳴使都護張奇峯兵張文部
 索至黔中行間遇佐逮之。復與膠致貴陽與邦奇之
 佐並棄市。乃繪曾光面貌大索天下是歲戊寅也。明
 年冬靖州生得劉宗文王三武岡生得歐陽蒙湖北
 生得楊仲魁即曾光於是楚臺御史王之垣御史郭
 思極請於上亦以檻車傳貴陽就吏後臺御史王
 緝大會楚臺輕重當宗文等罪以請宗文故諸生陽
 蒙故太學生也事下御史大夫陳外而當宗文為民
 楊仲魁陳大勳等適邊陽蒙竟以為求醫藥得贖初

苗坪天漂諸苗列傳

苗坪天漂其先皆黑苗之種居于湖貴川廣邊與者亞鼎足恃山林以爲險然二寨入漢必道者亞過泥蠻付郎江口而行也自古弗役屬漢其俗男子蓬頭赤足短衣長襖帶銀圈以飾耳謁貴介必執銀錫其女子則服花衣花裙面貌皆醜陋獨多力慍悍性率性而行我漢人往往以抵于其中佐之以亂小不忍輒行攻擊稍喜則吹簫笙唱蠻歌大自愉快也戊寅冬天漂人阿蓋等三十餘人詣長官金篆所願輸賦役比編戶氓請刻木爲信於是都御史何起鳴下兵武功錄

巡使蘇愚問狀而屬指揮郭懷恩及篆往行至者亞寨會苗酋阿斗等聚黨數百人阻絕往來者令勿通而鄉導趙成高乃由丹彭間道得馳往天漂矣以何苗坪人黨銀等十餘人亦詣篆所猶天漂所稱說也皆以者亞閉關謝絕吾等吾等思欲見漢官儀顧未有路耳奈何當是時王緝爲都御史乃使使者薄責阿斗急以爲阿斗故我編氓何至道路不通徒自奸我旗鼓爲乎阿斗引其衆二百人焚叩頭服實有之以爲斗等故平定吳永熙所部下養善牌都保王華尚留誘執我我遂去平定而歸兩人兩人今提兵殺

略我我是以閉關不通願自今復允熙所矣使者還報於是下吏吳譽聞萬銑王一麟及劉招桂議議以者亞屬都勻或旁近兇袍乃請于都御史及御史馬呈圖皆以爲不可允熙孱弱又無事權今往詐也此必有主謀于其間者復下吏案驗得吳允熙實獨山土吏蒙天眷戚也阿斗志在借諸蒙兵以報華留此漢人天金貴及張受教我我妄也乃逮捕天金貴及張受復輿傳致都勻由此者亞一十五寨至四千人猶屬養善牌如初于是開山通道令苗坪天漂得送奉貢賦到寨殷殷不絕也歲輸賦凡二十有四兩五錢始使者在撒毛時天漂具言吾五十七寨不下一千五百五十八戶男婦八千六百六十人以歲時之所入輸米一十二石四斗貢馬二騎苗坪亦具言吾九十九寨不下二千五百五十三戶男婦一萬五千七百二十九人以歲時之所入輸米二十四石五斗貢馬四騎歲輸輸平越倉貢酋長請符驗于布政使以往如故使者許諾請更以漢冠儀及華名各其牌曰歸化今載都勻府版籍當是時寨中酋生齒以上盡皆跪起堵下拜送使者至平定司夾輿從行前吹簫笙唱蠻歌響呼而馳行洋洋也大司馬方逢時以

其書奏。上嘉遠人歸附。所司撫綏有功。賜何起鳴王緝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蘇愚等十五兩。萬銳及金篆十兩。王一麟五兩。是歲萬曆庚辰也。於是苗坪立都保一人。通事二人。頭目十人。寨長九十九人。天漂立都保一人。通事一人。頭目五人。寨長五十七人。而以指揮一人。軍二十人。常從把總巡徼寨上。曰將軍令。毋匿亡命。毋動小忿。敢不如令者斬。

讚曰

書稱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來格。今天子御極。豈不七載乎。苗坪天漂接踵而至。殆與二苗何異。而說者謂兩寨山多田瘠。且馬非其土。性不習寒。何哉。鳳凰來儀。百獸率舞。胡為交于唐虞之廷也。

武功錄

六古早夫漢書苗傳

十七

毛吳隆長牛阿田諸苗列傳

毛吳隆者。永寧苗寨也。長牛阿田者。普安苗寨也。其下多深箐嵐瘴。得恃盤江以為險。隆慶初。長牛阿田諸寨出劫白鄧魯打單廣三屯。我指揮使陶鼎持斧逐捕之。中流矢死于野。殺我佐史周寰。居久之。毛吳隆酋長光賽。光見。光印。光論等。攻剽羅召華。張斌。匡廷鑿。殺羅顯奇等五人。略畜產金錢。與廷鑿等皆戍安南。議欲請于陛下。幸命大將軍梟斬光見。永寧市。然後吾等始快哉。於是阿迷寨方仲八等。即為斌治一介行李。大率一百有六金。斌既治裝行。

武功錄

六古早夫漢書苗傳

一人

有日。乃以奏屬劉世元。把其陰重罪。而使斌於是上變矣。是歲萬曆己卯也。前是都御史王緝。御史馬呈圖。下分守使林澄源。兵備使余一龍治。於是屬普安守蘇兆印。帥土舍龍池。往長牛等寨。永寧守趙文禎。帥土舍羅承宗。往毛口等寨。光見等聞兩太守至。皆負弩矢出郭迎。叩頭。願將軍。幸哀憐吾等。小人死。請輸貢賦。比編戶氓。毋反。始斌上變時。以光見所居在五龍止。京箭林間。官室與服。皆擬王者。出入張黃蓋。樹幡幟。擊鼓。號為雲陽王。體貌甚魁偉。耳垂肩。手過膝。巍然一丈夫乎。由今觀之。乃苗酋居山郭間。推

埋爲姦。此不過鼠竊盜偷。何足置齒牙間哉。斌等妄
愚無知。以爲書不上。吾何辭于方仲八金。乃誣光見
以不軌。因迹挂普寧兩太守受謝。斌無道至此乎。乃
以斌調永寧。以廷鑾調烏撒。明年。咨既至。大司馬方
逢時。給諫光懋。吾皆以爲都御史議是也。

讚曰

婁敬脫輓輅爲漢高帝定西都事。然亦隴西戍卒耳。
張斌幸得見。上假令能爲天下畫大計。則衣帛。衣
帛見。衣褐。衣褐見。何論戍士哉。乃所奏若此。於張斌
徒妄庸人耳。悲夫。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余終
不願以戍士得上書。誣兩太守也。

武功錄

卷之十七

十七

七

也香狗場者。亞答于鷄買甲多列傳

也香狗場者。貴陽苗寨也。與者亞通婚媾。酋長老頂
宋。本我編戶氓。歲比逋負。往往恃高山以爲險。漢使
至。輒走高山。鼓噪。甚至出罵詈語。使者還報。有司莫
能會。於是號召亡命。及諸叛逆。有死罪囚。并皆亡抵
于頂宋。亡慮百數。頂宋乃僞立官號。以自雄。出入建
旌旗。樹幡幟。白晝大都之中。劫人而奪之。金帛曰。若
烏奈我何。是歲萬曆癸未也。於是兵巡使馮時可。詹
貞占。鄭秉厚。皆聞于都御史劉庠。御史傅順孫。請以
羽徵。徵宜慰安國。亨。宋德懋。兵及紅兵。並往正其罪。
武功錄 卷之十七 十七 七

是時參政使則周舜岳。按察使則彭富。而以屬貴陽
守周一經。及萬銑。霍蓋臣。時乃糗糧。得給食不乏。於
是備將劉招桂。楊雲。程等。生得老頂宋。凡九十人。斬
首凡六十一級。事聞。上賜劉庠金二十兩。紵絲二
表。襄安國。亨。金十五兩。劉招桂。宋德懋。金十兩。白雲
鳳等。金五兩。卽令梟斬老頂宋。九十人。以狗寨上曰。
敢有亂者。有如此刑。

者亞。都勻苗寨也。先是苗坪。天漂。送奉貢賦。到寨上。
獻見我邊吏。請往。者亞酋長阿斗等。閉關。令監門勿
與通。於是都御史御史使使者薄責之。始通道。語在

苗坪傳阿斗始故平定土吏吳永熙所部也永熙乃為都保王華尚留所誘去已華與留好殺修又復欲歸永熙我邊吏弗從不去也故事者亞一十五寨不下四千人歲輸賦二十有四兩五錢是時阿斗阿韶樂三等歲比不入自恃與狗場眼閑瓮城又答干通婚媾得藉為聲援迺厚集逋逃聚黨數千人奪居士司銀鎗漢吏專以殺略為務所過即道左墳墓斗等必剖棺而鞭之何問它乎於是都御史舒應龍御史毛在令緣邊卒及土吏楊治安蒙天眷安國貞安文所卒疾鬪斬首捕虜一百九十八級俘獲阿韶阿

武功錄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斗等五十五人我兵張先阿凍等死之是歲萬曆乙酉也 上以大司馬張學顏議論功行賞以舒應龍功最盛賜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劉序張藻次之賜金十五兩一表裏張奇峰洪邦光又次之賜金十兩彭富蘇九野又次之賜金八兩梁柵又次之賜金五兩是歲也罷樂平吏目加麻哈州州判一人今居樂平司而以養鷺者亞羊場落邦江邊餘甕河樂戶西諸苗皆屬焉

答干鷄買甲多者皆都勻苗寨也先是嘉靖初岩梅苗犯塞備兵使張序擊破之其後復叛殺我土吏王

宜而會備兵使劉行素及都護楊一芳提兵征正其罪答干于是願比編氓輸賦得緩須臾母死而上已即位二年矣其後答干寨阿其起而者亞江外諸苗從之四年犯都勻倉奪其印我委吏贖凡四百金七年犯都勻衛獄執阿蓋阿引獄吏贖凡二百金九年犯瓮把蠟乍瓮貢膝溪諸寨殺常委等九人虜男婦六人牛二十八頭十一年犯樂平司十二年黨者亞諸苗犯塞語在者亞傳十四年土舍吳楠王國聘見為阿其鷄鷺阻山公行恐一日禍且及已願以答干鷄買甲多都定崖埋請屬蒙詔由此緣邊立宣威

武功錄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營設把總一人而以蒙詔佐之答干一十三寨歲輸賦三十九石中間答干輸十石著為令于時阿其引者亞殘苗圍營並鼓噪曰阿地誰令而營居中乎阿其為人內深次骨與者亞引繩批根相為低昂者亞未靖則陰叛以黨苗之奸者亞既靖則陽款以緩我之師反覆不可測居常常以龍鳳繪什物色尚黃出入張華蓋鼓吹震邑中蒙詔常使使者阿邦老亂問秋稅事阿其度使者至先以血漿門令勿通已乃與鷄買甲多阿賣阿遮阿由阿鳥斗留阿略鐵仰枯高閑胖同亞仔阿場阿里豹央者真羅傷唐靠諸苗擊

牛酒爲誓。誓欲犯邊而去。是時莫惟全。阿中。及普元。阿秦。方轉糗糧行間。遇其等。其等殺而奪之。蒙詔跡。且至張奔寨。而張烏先以牛五頭。給所殺者妻。治樵車費。已諸苗鳴金鼓出寨。逐我兵。我兵莫敢誰何。去。先是阿虐。阿達。羅友。阿蓋等。皆爲其等殺于道左。奪所牽馬牛。至是道路不通。桴鼓晝鳴。其等遂劫我歸化哨也。頃亭長巡徼。至答干。問狀。而會阿其。先陳陳兵河上。瞑目張膽。慶亭長甚至出罵詈語。亭長無可奈何。亦去。其等竟引兵至指揮楊威。百戶華聰莊。殺略老勒老金等八人而去。是歲萬曆十六年也。獨山武功錄。卷之六。蒙天眷。請于都御史蕭彥。御史趙士登。願自治糗糧。滅此苗而後朝食。我不煩緣邊牛馬匹策也。于是天眷提兵二千。由獅子口入。蒙繼才。及天叙。天寵。提兵二千人。由板竹寨入。蒙天祚。天祿。天俸。提兵一千人。由擺茶寨入。孟稱堯提兵一千人。由甲鳥入。蒙詔提兵一千人。由崖埋入。王華提兵數百人。由穀堆入。乃使孫道兒。陸金禮。先至答干。詳言漢欲黜蒙詔。今以宣威營地。還阿其。因立阿其爲酋長。令阿其往阿其。於是馳樂邦牛場。訶往來者言。言與道兒無異。卽與阿賣。阿遮等前。而我孟稱堯。及蒙詔兵。則先捕

伏北賀路矣。其等行未至五里河。河上兵四面起。百子鳥嘴銃。銃砲如雨。其等欲馳還。我兵疾力。斬阿其。阿賣。胖同。阿遮。阿鳥。鐵仰枯。斗留。阿略。悶鉛。顧閑。等首十六級。頃之。我師引兵直擣阿其巢。疾關。斬首二十四級。捕獲二人。它皆奉頭鼠竄往大河。赴河死者甚多。奪獲龍鳳旗志諸什物亡筭。我兵獨羅秀。王宗。死于陳。是日也。天大風雨。飛塵蔽人面。晝晦。我兵皆止壁答干。期旦日。日出。艤舟而度。問鷄買甲多乎。而會阿由者。真先欵塞歸降。於是盡以屬蒙詔。得罷兵。是時鷄買寨。黎仲文所部。甲多寨。羅仲儀所部。至是武功錄。卷之六。蒙天眷。請于都御史蕭彥。御史趙士登。願自治與塘蛙。當井。斗坡。甲樹蠟白。礮馬。及答干。崖埋。一切唯蒙詔所調度矣。事聞。賜都御史蕭彥。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叅議使楊寅秋。副使蔡應科。金十兩。都勻守姜奇方。金五兩。峇麻判段守成等。金三兩。初蒙天眷征答干時。恐辭染鷄場。阿羅。張奔。諸同寨。乃以文告往諭之。是時瓮城。鐵黨。及歸化諸寨。皆遁逃。聞天眷兵。毋擾。皆自占而還。得安堵如故。君子曰。火炎崑崗。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如猛火。蒙天眷。於是乎可謂有制之兵矣。

讚曰

余觀也。香狗場。答于者。亞皆都勻一帶諸苗也。連朋聚黨。羣輩為姦。椎埋攻剽。烏鈔求飽。抑何不至也。然鷄公黑石之事。莫能芟蕪之。何哉。嘉靖初。大將軍劉瓚。張庠。始執楊桓而京觀之。嗟乎。古者杆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馭夷亦方此意。要其人。不要其土。可也。

武功錄

卷之六

二五

六

銅仁龍木恰吳老夭諸苗列傳

龍木恰者。小橋營熟苗也。先是主計者。賜恰冠帶。視寨事。辛巳冬。自謂犬馬齒衰。乃以其寨事屬子倭。老而傳矣。頃叅議使秦舜翰給糗糧俸。弗及恰。恰奪之。遲令龍三兒轉它寨。俸迺質于翰。翰下守備使李應南。應南使使者李一陽。逮捕木恰。及龍黨蘇等。於是。一陽以檄見恰。恰令黨蘇等。錮鐐漢使。已乃逐之曰。走。此自我家事。如有復我者。則我請以烏雞諸寨。踐漢邊疆也。是時舜翰先已有定畫。聞應南語。語木恰。大不敬。至欲遮殺漢使。於是令銅仁守林傑。司理

武功錄

卷之六

二六

七

沈森。出糗糧與僧人市。示吾無殺意也。頃使裨將徐汝登。陳天祐。及酋長吳老律。詳為給籌與恰。曰。吾以此為阿翁息爭。不亦可乎。恰以為然。乃詣應南。應南詰問恰。恰怒。髮上指冠。乃拔起舞。曰。吾安能屈膝就。有司對簿乎。遂與黨蘇等鼓噪。欲殺應南。應南執視兵勇任祥。任祥疾力。執恰等十一人。繫銅仁獄。居四五日。木恰及黨蘇。瘦死獄中。亾何龍化。龍羊山。引川苗。攻孟漢。焚其邑。居已。圍繞壩帶哨。曰。漢無故殺我苗。我苗來為恰。及蘇報仇耳。於是都御史王緝。與御史馬呈圖。議以都護蔡兆吉。齎奉旗牌。令就降。赦

諸苗罪不死。諸苗由此解散。其後都御史案奏舜翰。李應南。徐汝登罪。于是舜翰罰俸三月。應南坐法免。汝登下御史問狀。從大司馬方逢時請也。

吳老天者。羅金寨生苗也。地接楚鎮。算蠟耳。大山。諸苗。盤牙幾千餘里。天乃與其男吳龍遠。及宗盟吳老柯。吳李保。吳老利。寨居中。先是淑浦人張把高。楊思清。尚天祥。盧溪人吳老虎。下里人楊武。楊再興。五寨人黃牯牛。水德人苟朝隆。苟朝祖。後先亾抵於天。甚至自鬻為奴。天勢日益重。而崖口狗腦坡諸苗。又佐天等亂乎。是時陳策為將軍。常持斧。逐捕盜賊。得苟

武功錄

卷六

三二

朝祖。楊再興。而逮之。請論如法。老天於是乎有怨心矣。而會阿酋。下水。酋長龍老朋。龍老貫。田老師。聲欲攻天。天聞遁。逃入箐中。老朋獨生得張把高妻向氏。及楊申兒。張景旺。尚午。時保。譚興榮五人。先是天負朋等金錢。久弗與。朋等竟鹵畧向氏去鬻之。是歲萬曆乙酉也。張把高。乃具造于前御史毛在。以為酋長吳順文。吳立使。吳二哥。吳老天等。實糾苗為之矣。事下叅議使張克家。兵巡使應存卓問狀。于是守備王一麟。以文等坐巡徼不如令。令部索楊申兒五人。得除罪。亾何文等。獲譚興榮。尚午。時保。來獻。而楊申兒

為龍老求所買。張景旺為龍角馬所買矣。文等度獄急不可已。乃送奉八金贖還也。是時老天自言願贖向氏去。會黑潭寨苗吳小老天。亦自言願為老天大索向氏。諸寨中去。久之。向氏並不至。把高以為將軍陳策。受取苗銖兩之姦。乃欲質策。策惡把高言妄也。於是執吳小老天。及劉天用。潘三。張通等。并皆馳羅金寨。呼老天。老天即令吳老虎。楊再興等五十人。將天用及潘三。楊曉。張學通等。劔殺之。老天獨躬斬陳策已。再興復鞭策屍數十。以策為將軍時。常榜掠我數十也。於是都御史舒應龍。御史趙士登。檄諸寨毋

武功錄

卷六

三二

匿天等。敢不如令者斬。居亾何。諸苗龍割耳等。後先捕獲吳老虎。楊武。吳祖保。楊再興。吳小老天。並就獄。先是吳老虎自鬻於吳老天。吳祖保自鬻于吳龍保。既為奴矣。嗟乎。人奴之生。女安得為斬將。拳旂事乎。當是時。吳老天。黃牯牛。苟朝隆。尚亾入楚大山崖。已入錦朶山。我裨將陳天祐。追亾逐北。皆生得之。復與來請死。其後大司馬張佳胤。請以吳老天等。梟斬銅仁市。

讚曰

銅仁十八寨。其峇異苗裔耶。何其與之繁也。嘉靖中。

龍許保。吳黑苗。尤甚。我將軍石邦憲。提兵擊破之。上功八十級。於是議建總督一人。然非所謂芟蕪蘊崇之。終復能殖。嗟乎。人言犁其庭。掃其間。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豈不有味乎其言之也。

武功錄

銅鑿吳老考列傳

二十九

九

彭必信列傳

彭必信者。邛水人也。先是土舍楊光春。行長官事。必信與楊再朋。陸政文。窺春貪。乃佐春頭會。斂百姓。由此思為亂。多亾抵于梁上。巴野。六甫。鬼計。諸苗寨。阻寨公行。剽以標掠為務。是時施秉令鍾伯節。議欲請免春。屬漢春所部莊。凡三十有六。寨凡七十有二。春聞。卽單騎馳莊寨。紿言漢兵且擊若等。請以五百金贖若等死。於是諸莊寨皆如約。春乃與必信等瓜分矣。於是都御史何起鳴。調知其狀。下都清道。逮捕春繫獄。居亾幾何。春瘦死獄中。自此之後。請以漢經

武功錄

木彭必信列傳

三十

三

歷劉試到邛水管事。已立青頗茨瓦四哨。每四戶推擇壯兵一人。邛水四百戶。戶不下二百人。出為兵。凡不為兵者。佐糗糗三斗。亾慮一百八十石。魚鹽。月人一斤。有八兩。皆糜食餘稅銀。四哨。令土吏何文奎。楊應東。袁朝憲。王朝掌之。而又以精兵五十二人。營居中。常從裨將徐軻。巡徼諸哨。久之。必信適與再朋等。惡新法。以為漢官管事。吾等無錢用。計莫若與十五洞洞長約。約為吾等治裝。因請于 陛下。吾等能為諸洞所矣。是時諸洞方患苦新法。皆以必信言為是。於是洞送奉參金。大率苗銀四十五兩。信既至長安。

卽上書大略以爲已野六甫梁上鬼計諸寨酋長喬
鰲苗女喬苗柴虎苗高良等數百人阻山公負樹旂
志鳴金鼓燒燬七十餘寨殺男婦五百人而指揮使
陶啓忠索土吏楊光春金錢弗與中光春以危法卒
于獄事在危急唯陛下幸哀憐書奏必信迺大悅
以爲吾等有辭于諸父老矣乃揚揚伏馬箠而歸也
往謁郡守王一麟令縛之送獄乃召諸洞老議以爲
必信所奏喬鰲事此在萬曆初孰與今日顧若等不
利漢吏乃假此以爲口實計欲恢復土吏故耳不然
若等所患苦誠以兵餉戶賦米三斗過甚府能爲若
武功錄 彭必信列傳 三十一

等治之直易易耳何徒自苦遠伏闕下而爲此無
驗之辭乎故事本司歲給白玉舖米每洞月八斗凡
一百五十石它於平溪驛剩餘徵二十二兩此皆可
以足餉毋勞苦諸洞諸洞皆叩頭以爲便可施行於
是都御史王緝乃以信等坐法咨于大司馬方逢時
是歲萬曆九年也始信等在長安時洞老李樂正常
致聲信等慎之毋妄言妄言恐隨坐今果然矣

讚曰

以漢官視土酋事其在庚辛之間乎是時天王聖
明人臣奉法遵職之不暇信乃欲持吏長短因緣簿

書以爲姦豈可得哉卒與禍會危光春幾自危矣嗚
呼毋爲福始毋爲禍先吁可不戒哉

武功錄

彭必信列傳

三十一

皮林苗吳國佐石纂太等列傳

吳國佐永從諸生也。幼負驕黠，長蹈不軌，居恒往來洪州草坪等數十大寨，遂勃勃有雄心。見為皮林與九股接壤，山川險阻，可因而成事。於是帥皮林諸苗反，始播發難時。皮林嘗助逆，已而播滅。皮林尤流毒黔蜀，遂攻永從縣，會新令李宗周未到官，破其城，燒衙舍，殺僇千餘人，釋獄囚而去。是歲萬曆二十八年正月也。偏沅都御史江鐸廉知李指揮楷智勇，乃推擇楷備守道州。先是楷請以征播之旋師便道，一勦除之。臺臣殊高其識，頃之鐸乃以其狀疏奏，奏幸報

武功錄

卷之三

一

可。皮林諸苗聞而股栗可知矣。是時支可大填湖廣，郭子章填貴州，皆有威望，而御史朱興祖以為撫臣提兵入楚，嫌于分功，不為應援。嫌于坐視，議移兵鎮遠。語在奏疏。明年春正月，乃遣總戎陳遴止壁伍間衛，而會皮林諸苗屯聚潘老巢。及賴洞岑朝諸所道，隘者尺六七寸，長者徑數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苗又鑿斷溝壑，使我師不得攀援而上。我師益疾力，期以二十八日登旂，於是總戎李遇文宣慰彭養正從羅寨入，遊擊董獻策從孔團入，都護沈弘猷從小加枊入，指揮陳

九德遊擊陳策從水井堡入，分道竝集。旦日鼓行，次落葉山，而會潘老諸首，引眾萬餘，盡為牛首陣。所接必觴，我師大相穿距，連戰數十合。先是守備李楷嘗探虎穴，深得其根株窟穴所在，為之窮其情形。而又知苗首獨畏我火器，迺微以告諸偏裨。諸偏裨銳砲竝發，烟焰蔽天。已又將釵石榴大輓拋擲，諸苗多被傷墮，墜未半坑，谷盡靡碎。餘悉逃，遂走奔入箐林。我師追亡，斬首數十百級，奪獲器械不可勝數。遂直走潘老寨，留賊盡奔逸。我師亟奪其險，據彼腹心，自是而攻它寨，如建瓴而下矣。且日始出兵，搜山行次白

武功錄

卷之三

二

冲徑道，逢千餘苗，鏖戰董獻策斬首五十級。沈弘猷斬首四十級。彭養正斬首二十級。總戎李遇文兵至，合擊賴洞岑朝二大寨，破之。苗眾奔北如初。我師復以二月初二日進攻盧長山，破之。梟斬首豪楊滿金以狗生獲龍貴才。吳寅龍檻車膠致軍門。初三日，都莫順洞諸寨，據險以要我師。我師攻至六背山，廣袤數十里，皆石阪，馬不竝驅，車不方軌。遊擊董獻策守備白元潔冒險衝鋒，斬首豪率海良萬等首三十八級。奪獲器械甚多。是時獨患苦洪州苗，其下多深箐，中間僅通一路，濶五尺許。苗亦恐漢兵僉倖至，伐大樹

移巨石以隄其險。初四日進攻草垵。草垵近楊屯野洞地。容諸寨且爲地龍塘必由之路。諸苗旁山多設陷阱。草地徧樹竹箬。以爲漢兵必不能至矣。頃之先鋒行至地容。果被箬傷足。都護沈燦守備朱桂中軍郭啓時引土兵數千。而以指揮王家棟王可久督之。逐步拔箬。約七十里許。直抵賊巢。賊望見我兵皆懾。鬼反踵走。走上山巔。矢石交擲如注。把總熊應韶帥巖下士韓天龍。冒矢石而上。梟斬酋豪一人。而把總向日明張廷崑兵亦至。身銳弩矢如雨。我師斬捕首虜九級。生獲婦女九口。牛二十四頭。初八日進攻時

武功錄

李楷獨肯任其險

三

楷之力也。管中比之飛將軍。楷又引兵攻赤沙諸寨。惡苗皆屯聚于坤山。四壁懸崖。飛沙滾木。楷恐諸兵畏憚。令以木牌蔽體。而又懸數百金爲賞。我師一鼓而進。連破其圍。諸險寨既下。旋可圖皮林矣。皮林自知兵在其頸。皆相率奔龍頭貫洞山。已又奔高茶山。各樹重柵。堅如泰山。四維時廣西總戎李如樟兵亦至。乃以二十日進攻。石矢俱下。難以前進。於是亟以火器拋擲。銳射兼施。諸苗被銳死者。亡慮數千百人。我師隨斬關破柵。諸賊殊死守。一柵將破。復樹一柵。支以大樹。屏以板木。堅守如初。且日楷與陳九經引

武功錄

李楷獨肯任其險

四

精兵數百人。猛攻南隅。奪關。九經被石傷左面。奮擊不衰。諸軍乘勝從南關而入。遂破其巢。生獲酋豪吳國佐。石纂。大金董。四吳海。周良等。斬首五百八十二級。龍頭貫山悉平。是役也。副使王應霖紀功。叅議魏養蒙。張天德監之。而轉餉則屬之大方伯梁雲龍。於是都御史江鐸以其狀。聞。賜總戎陳遴以下金幣。有差。始九股苗與皮林苗結連。今皮林蕩平。結離而請比編氓。此固皇天子威武神靈所變化。然諸將校僇力同心。不可誣也。

讚曰

以余而觀皮林諸苗。既建文臣以無之。又建武臣以禦之。然衛屬楚。而府屬黔。犬牙相制。豈不備哉。顧諸苗以槃瓠之種。夙稱梟獍。殺僂我將校。虔劉我人民。負山依險。倘非李守備先授地形。胡能建此鴻功乎。語曰。狡殺獸兔者。功狗也。發縱指示者。功人也。此可以喻飛將軍矣。余獨謂萬曆初伍開之變。擾我疆場者。非苗也。軍也。自是義者。以黎平亦屬楚。然與否與。

武功錄

八 朱首真在卷六寺列傳

五

雲南

鐵鎖箐羅思諸夷列傳

鐵鎖箐者。姚安夷寨也。其寨狹穽野夷居之。自古弗役屬漢。弘治中稍稍屬土同知。則姚安高鳳。姚州高椿。然歲間以一人主之。亦無專屬。正德屬州高弼。嘉靖又屬府高齊。斗斗坐法免。屬高鶴。鶴歿。斗于欽嗣。欽死。子金宸嗣。然當欽世而後。鐵鎖始專屬姚安也。前是逆首鳳繼祖謀不軌。欽乃與其弟釣黨祖。因以鐵鎖箐屬高小三。掌之。小三。欽悍僕也。即使箐賊出犯。蒙化以為祖應。其後祖既就僂。它一切脅從皆勿。

武功錄

八 朱首真在卷六寺列傳

一

三六三

治鐵鎖諸首。由此益標桀。亂是時賓川有赤石崖之首。螳螂之首。古底之首。烏龍壩之首。雲南有大波那之首。你甸之首。和甸之首。楚腸之首。各左之首。木茶喇之首。大松坪之首。羗浪之首。金且之首。俄打喇之首。小茶喇之首。大姚有刺摩之首。歪寧之首。摩只之首。苴只之首。摩朶喇之首。小赤石之首。阿你喇之首。瓢苴之首。此皆與鐵鎖地接壤。皆多僂人。保羅無藉屬也。諸寨皆引繩拖根以為黨。毋異志。酋出略。則川賊引箐賊而為其鄉導。我征討。則箐賊藏川賊而為逋逃。主環鐵鎖村寨各七八十。幾千餘里。廣而薄。刀

嶺鶯過愁。倒馬砍亂石坡。諸所出沒亦三百里。皆石徑。縣巖深澗大。險祇可馳一輕騎往。漢使入其中。往往逢巨竹叢林。多迷惑失道。終莫知所往。而彼入我漢地。可四面至。地平獨北。北勝州。金沙江。欲渡舟。它東西南。姚安。洱海。大羅。諸酋皆得提干戈。直揚揚躍馬而馳也。羅思始故起自火頭。火頭者。漢言渠魁也。先是百夫長羅勤快。屯兵赤石崖。常勃勃然色動。動欲王曰。吾欲王南中。可乎。於是仰視天而俯畫地。度鐵鎖所居。天下精兵處也。即欲馳往。恐事大。僉卒起。言反。則羅思羅革等。此必以我為狂妄。沮吾大事。武功錄

武功錄

二

中望氣

因謂羅思等曰。箐中有王者氣。此必有興者。當制南仲矣。羅思聞望氣者言。果大喜。以為吾而王。誰當王者乎。而會勤快方與家僮治弓弩藥矢。亦以此時見遺。思等於是復大喜曰。吾得此人。事可就矣。是日羅思羅革等十人。即自稱孟獲二十世後當世。有南仲。乃立為冲天鐵面十大王。拜楊桂三等為相。子撒等為大將軍。造符鑄印。陳兵出入。儼然若一王者云。於是以羽檄馳告大姚賓川等郡。令縣道傳次。擊牛酒犒軍。是歲隆慶壬申冬也。備兵瀾滄者吏周

汝德。乃不皇請旗牌。竟徵兵七千人。募兵三千人。往正其罪。無功。坐擅興師旅。貶秩一等。於是都御史鄒應龍新視事。即使偏將軍楊州鶴。偵諸羅酋狀。鶴既至三姚。三姚多為諸羅酋所殺略。皆免冠徒。既諸酋罪。至公庭者。數十百人。鶴具以實告。都御史悽然傷懷者久之。會臨江。毋獲諸酋。亦攻徵江城。殺郡守。奪印。及千戶陳虞書。奪其郡印而去。于時都御史與御史許大亨。先已決筭。欲正羅酋矣。乃詳謂所司。往召羅酋歸降。毋與師。與師。我必先毋獲。亦須冬盡。春瘴消而後可圖也。都御史為人多智。發姦摘伏如神。武功錄

武功錄

三

尤習兵事。有奇策。神密。設欲征。則先示撫。已撫又征。今兩賊皆東西候伺我。不吾意。然後吾將軍一旦操甲介馬到營。營中賊久已就縛。至戲下。請斧鉞。而所過界上亭長。尚不知大兵涉吾地矣。當是時。姚安守楊汝允。以試事至。謁都御史。都御史問撫賞事。允曰。羅酋頃頗靜息。前收捕導引者人。楊大才等。案之罪。立具。諸酋由此解散。僕愚以為兵可罷也。都御史嘿然。陽應曰。諾。心實不欲太守言。乃語裨將胡瀚曰。太守豈以為誠可撫邪。前事。太守新到官。經略夷事。掾史使已親信人質賊中。今率徒黨來請謁。因以為聽

撫皆索重賞去。此掾史與夷故等夷朋黨皆殷勤甚備。一旦上官移檄欲持斧逐捕。輒先告語賊。賊遁逃。我所使使者或瘦索急。夷官遂借捕亡命報仇。指示仇常劫某有姦賊送獄。所司不知賊皆出夷官手。頃鞫獄必以姦賊給所被劫者。此所被劫者實賊黨。特陽借證驗仇者罪。於是夷官復與賊分姦賊反得利。揚揚甚愉快去乎。凡所請皆詐。太守幸中賊計。吾意欲使瀚為間諜往。因察道路險隘恐無因。乃令畫工繪二圖皆勸善戒惡之狀。付瀚往。瀚即單騎到姚。使高金辰召羅恩等見於平川。思等傳欲瀚釋戎服請

武功錄

卷之八

四

垂察而見瀚從。而羅思羅革等八十餘人竟披堅執銳前。言曰。如必公撫我。我終不令漢官得役屬我。平瀚於是惡恩等見漢使倨不敬。且好大言。度此屬終不能下人。下人詐也。乃復于都御史亦決策請兵矣。頃千戶胡尚賢亦自大姚還。具報羅思等請歸降。都御史謂為此必土舍給若等言。若等毋妄言。妄言誅矣。尚賢叩頭服。實有之。即召偏將軍楊守廉議。議以為吾前所謂撫非實。特陰以計中賊賊請撫詐。乃亦欲陰圖我。而以計襲邊乎。因微使守廉治裝行。幸遲我於永寧。秘之。我詳言若實使永昌也。已使武舉周

詩。省祭趙臬。以羽檄徵武定。直却兵。是時於西平。十四也。與期二十九。由紅古底喇。入貢鐵鎖。敢不如今者。斬。於是都御史以器械盛橐中。付掾史。皆祥為商賈。既十道出。然後下令行昆陽。晉寧。安寧等郡。以觀水利。都御史竟以十七日謁郡中諸長老。先生。因出廣威門。馳安寧。已至安寧。守廉則又微使州守李東華。治驛騎。都御史復馳海口。郡中尚鼓吹。開闔如故。或謂都御史往昆陽。或謂都御史自昆陽還。皆不測。而都御史已在洱海矣。先是都御史自賓川來。鷄鳴發駕。不得食。饑餓至莫。入守廉所。始得食。會

武功錄

卷之八

五

州守胡崧亦至。入廉內室。見謂都御史在。因大驚。跪起曰。願請湯鑊之誅。都御史謂密之。勿發。第為我致聲。大羅衛諸公皆微服私入謁。有令。毋使驟從。得泄也。頃使指揮吳邦往赤石崖。設公館。而調高熙兵守之。從胡瀚請也。是日張星所募兵亦至。都御史由此壁赤石崖。其下東接鐵鎖箐。南連俄打喇。北至金沙江。西通龜山。母喜虧賣諸寨。乃盜賊之衝也。都御史以中軍居其中。而以副使湯仰為將軍。軍大姚。備南道僉事。田汝弼為將軍。軍賓川。備西道土官。高承祖為將軍。軍金沙江。備北道。乃以奏記約征南將軍沐

昌祚屯威楚。以備英雄道。又命直却武定兵。由東入以拒賊東走道。指揮張燦。則提鄉兵。鏖截于松坪下。令賊四面無所往。是時土巡檢得祿。設筏在一泡江。待我師。我師獨李朝臣。調北勝。浪渠。番兵三千人。未至。復使百戶饒世恭。由赤石崖。歷殺人坪。度金沙江。而往。它一切皆以二十七日。並詣赤石也。都御史既微服。馳輕騎至忠順坡。其坡多大樹。樹上矢集如蝟。都御史驚。問之故。從者曰。山後螳螂川。菁賊每出劫。過此。必人發三矢於大樹上。皆中。則出利。不中。及中不及數者。悉歸。土人傳為打箭坡。往殷表不死。此樹

武功錄

卷六

六

下乎。於是令趨行。因使吳邦。先提兵過東山。偵胡翰等。邦聽畢。恩言。請辭。時都御史方在微行。置不問。且日日出。以大將軍建旂鼓。登壇稱大將軍。於是裨將李春華。李經。張誥。郭德全。既授事畢。乃令軍中縛吳邦。胡尚賢戲下。並榜掠之一百。以尚賢泄軍機故也。其後初二日。大將軍始服戎服。乘馬提兵。登東山。望箐中。環山皆賊巢。低徊者久之。曰。賊自是平矣。即令匠建一坊。手書之曰。平賊嶺。以為山鎮云。於是所將卒瘦山。捕獲生口五人。鄉鎬以歸。居二三日。諸路兵既皆四面至。乃以初六日。吉服帥將士祭旗。燕之神。

如法。而會胡瀚等。執囚楊獻德來獻。即下令。斬其首。以彙旗鼓。已布軍令。令裨將盧雲。章采。周詩。趙泉。提武定。鄭韶。兵一千六百人。直却尼繼光。兵五百人。由紅古底入。而以大理判孫光祖。監之。胡瀚。王思問。提姚安。高金宸。兵一千三百人。北勝。章講。兵五百人。由內小井入。而以雲南令劉仁。監之。李朝臣。李中行。提北勝。高承祖。兵一千人。浪渠。阿朝。用兵五百人。由羅溪入。而以姚安守胡崧。監之。陳合。劉紹先。提鄧川。阿榮宗。兵一千人。由一泡江入。而以大理推官劉朴。監之。它若三分。白草嶺。乾海子。鷄足山。鸚鵡。郎等地。此

武功錄

卷六

七

皆殺賊所必走道也。因下令三姚。賓川。諸軍。皆深溝固壘以待。而大將軍自赤石分三道。於是瀚等攻阿寧喇喇。鮮摩。羅柰。烏直。直。欽。朵。喇。賦。姑。寨。次。甸。頭。直。擣鐵鎖川。先登。破之。斬首二百餘級。捕獲生口三百人。俘獲男女牛馬器械無算。朝臣等。歷他坡寨。攻鐵鎖箐。却敵。斬首一百級。捕獲生口二百人。奪獲男女牛馬器械。合等。歷甸尾寨。進攻鐵鎖箐。卻敵。先登。斬首八十餘級。獲生口一百人。奪獲男女器械無算。於是酋王羅華。羅思等。率其眷屬。遁逃走山後岩洞中。饑餓死。及赴金沙江死者。慮數百人。它復走

鷄足山鷄鵠郎如故。何李朝臣執李仙子。張福慶執酋王羅擒快。後先來獻。先是張誥等攻河頭村。圖新邑。歷沙坪村。擊破勤快寨。斬首五級。捕獲生口五十七人。獨勤快自盤口走鷄足山。已又從鷄平關。出大理。旦日我師大索諸箐。不可得。於是大將軍索福慶。故號義民。令釋之。得捕勤快。以贖死。頃勤快復入盤口。往來山障間。一日伏大將軍帳後。能作室上滾石聲。驚軍中。軍中復欲執福慶。於是福慶竟逐捕得勤快也。大將軍令詩等提武定。苴却兵。以二十九日。由紅古底。入攻鐵鎖。是日詩等果擊破革摩。野芝。武功錄 八

是時十二月初三日也。乃使諸生王晉錫。張學。往螳螂古底川。諭降。降者於是二千人。始胡瀚渡江時。頗聞俄打喇。小插郎諸寨。皆聚黨忠順坡。以截我師歸路。已使裨將李湛然。捕伏偵之。而河底箐。土官庄。蒙戶。甸。殺人坪。甸尾。底摩。躲避箐。等酋。果伏在赤石北。他利摩。古底。螳螂。俄打喇。小插郎。大柳樹村矣。江郎等酋。果伏在赤石南。皆有狀。于時螳螂六火頭。號為八百人。古底五火頭。號為六百人。皆土舍高熙所部。熙乃陰使百夫長羅鳴鳳。佐之以亂。瀚等旋禽熙。及鳴鳳。于三分營。於是。以高金。孟巡。徵事。羅鳳。翎。張福慶。為百夫長。二川皆屬赤石營掌之。自此始也。其後又帥兵搜矣。江郎。大柳樹村。破之。斬首一百級。捕獲生口一百人。奪獲牛馬器械。兵器。搜鷄足山。鷄鵠郎。破之。斬首數十級。是時瀚等率伙飛之士。在忠順坡。橫草行四十里。既得賊遁路。皆攀援而上。先登。獲其酋王羅革等。通夷者人。全琿三等。皆檻車。傳賓川。它多。墮巖死。其後鎮南。南安。阿雄兵。一千人。復捕之。獲生口三十人。此曩所謂小插郎賊也。于時俄打喇。獨能以標桀聞。未獲捷。於是諸生進。而謁大將軍。並跪起再拜。以為大將軍賀。大將軍曰。此陛下威武神

靈所變化也。臣何力之有已。諸生請修賓居白塔市。以伏龜山塔。諸葛武侯所建也。且日大將軍請龜山。以爲諸生幸而語之曰。龜山。母喜。實箐酋門戶。良是以故嘉靖中赤石立。姚安判一人。專以逐捕盜賊爲務。其屬土舍。姚安一人。北勝一人。雲南縣一人。分爲三十餘哨。而皆以六郡良家子成之。當是時。鐵鎖箐。外甸。羅柰。朶喇。只苴。只摩。膩姑。他俾坡。章谷排。紅古。苴。黑鷄。苴。的務。喇。俄打。喇。各左等寨。則屬雲南。赤石巖。螳螂古底。龜山等寨。則屬北勝。建者已無遺策。大將軍第從諸生請。爲之修起。傾頽而已。頃命開池以通水泉。民至今賴其利。是日也。盧雲于龜山南。又捕獲夷三十人來獻。大將軍遂以是月二十二日。帥三軍。皆凱歌以歸。事聞。上賜鄒應龍金三十兩。紵絲二表裏。殷應彌等金十兩。劉樸等金五兩。其後給諫陳渠覆論之。以爲曩所斬捕。實三百餘級也。初往來者。言箐中有妖幻術。能令人迷惑。又多技巧。皆能舞雙刀。上下山如蜚。及執李仙子。果能使巫鬼。預言吉凶。又常易分更者聲。以亂刁斗。勤快亦能令屋瓦作滾石聲。大驚人。此必仙子教之。無疑。曩禪將入箐中。見一白衣人。持弩立巖上。雲追之。彼乃攀援而

武功錄

卷六

十

十一

上樹趨走。殆如風。三軍皆以爲絕類。猿猴也。

讚曰

羅思羅勤快。自以爲孟獲後。稱王。豈不以爲誠雄哉。及大將軍登東山。至孟獲墓。因破勤快巢。令得逃。儻亦有武侯七縱之意乎。旋禽矣。思等皆不及孟獲遠甚。余獨嘉鄒司馬提兵六千人。入虎穴。未嘗不壯其勇。及聞賓川事。往來皆饑餓不得食。則又未嘗不歎曰。古者軍井未成。將不言渴。軍竈未炊。將不言饑。凡爲將當如此。

武功錄

卷六

十一

十一

別者電記來阿烟矣况諸酋列傳

別者電廣南夷寨也國初納樓人普沙從高皇帝征伐積功勞賜沙爵副長官使食邑於納樓茶甸司世世勿絕沙薨子喜嗣喜薨子旦嗣旦無後星嗣星薨子安嗣安薨子銓嗣銓薨子崇正嗣星起而嗣也曰吾以吾三山北寨食世父顯因備陵南紅衣黑脚諸關不亦可乎。亾何星不幸物故子安尚在襁褓中顯乃鹵獲安陰欲圖之於是諸百姓執顯請獄吏獄吏當顯罪至死會赦徙貴州頃顯復遁逃歸奪瓦喇孔及五畝水塘血寨而篡殺已有萌芽矣嘉靖初安武功錄 崇正亦復令李忠等引儂兵七百人擊破打娘

正亂乎李英者經歷臨安衛鄧鑑僕也亾何阿乃死崇正遂乘是時令車昂李朝鳴引記來等擊從弟崇新崇順寨計欲殺新等奪之記來等不克竟殺略諸村寨而去崇正乃意中戀戀不樂也是日即召李英及何應麟車瓊等議因以千金恣英英復與儂人阿桃阿焚等七百人擊破芭蕉嶺菲肯寨殺阿賣等凡三十人鹵獲畜產諸什物亾筭其後崇新亦化酋長王廷相阿寫等引陵兵五百餘人擊破羅白俄賈法克寨殺刀撐一人略儂他等十餘人奪獲牛馬諸什物亾筭復還兵徇主魯寨殺段愚一人略刀掌等十

武功錄

崇正亦復令李忠等

十三

餘人崇正亦復令李忠等引儂兵七百人擊破打娘多寨殺落書二人奪金一百兩馬八蹄殺略大相當而是時陛下亦既即位矣塞上材官騎士皆星屬提兵馳排柵寨趨陵兵五百人盡出境曰敢奸旗鼓者斬於是指揮使侯明之迹且至別者電傳逮崇新崇順王廷相阿寫白亨白鮓阿銷阿籠十餘人而臨安亦捕獲車昂李忠徐文道彭和祿並繫獄已使使者逮崇正崇正不至於是出崇順令其子五官保並食別者電寨它白亨白鮓等皆後先瘦死獄中李英聞順出怒復引儂兵擊破別者電洞裏等寨殺酋長

刀搏一人。略數人而去。當是時。御史案崇正急。乃以五十金屬李朝臣。先至臨安事。覺邏卒執之。而崇正竟就吏。坐法免。吏議以子僕嗣是歲萬曆元年也。其明年。僕又令李英。趙春。引儂兵擊破別者電寨。大索崇順。遂斬崇順頭。它殺三十餘人。妻楊氏及五官保遁逃。走芭蕉嶺。得免。英等遂據宗恰孟弄。以為險。我寨上所居民。并皆鼠竄。空無人。是時歲冉冉莫矣。我緣邊將軍楊州鶴。提兵擊宗恰寨。儂兵頗死鬪。捷獲我兵矣。孟支解以狗。於是偏將軍楊守廉等。乃調薈甸兵。而又以月正元日發也。李英既得我兵至。敢慶

武功錄

李朝臣張誥罪當斬

十四

戰。於是殺我千戶使于祖榮。及兵張以睽。林中桂等數十人。虜指揮使江維仲。及兵趙逢春等數十人。崇正聞而皆媮快可知矣。叻何都御史鄒應龍。馳大石洞。征南將軍沐昌祚。馳臨安。當是時。主魯寨易鬼。先亦遁逃。陵岡黑脚關去矣。獨李英及儂衆。尚慄桀猶初乎。於是我武定兵。新化兵。皆四面至。乃生得李英。阿桃。阿焚。習翰。朗掌等。獲輿致臨安。繫獄。久之。僕死。英等亦死。而都御史於是乎請告矣。既幸。予告。遂治裝行。而儂人阿六矣。登乃乘都御史王凝未到官。致以百餘金拜請。得備先鋒。於是引兵出劫營。營中

多所殺略。自是之後。御史郭廷梧。與布政使方伯曙。林一新。按察使顧言。叅政使張文淵。副使許宗鑑。都聞使蕭世傑。議下。令廣南土舍儂文舉。往捕之。文舉果生得渠。率記來。阿因矣。兌阿六矣。登朗阿。朗敗朗的。朗麻。朗榜。來獻。皆棄市。諸酋遂解散。於是給諫大夫裴應章。按御史郭廷梧書。後先劾奏。前都御史鄒應龍。應龍竟當免。復下。明詔。詔所在撫馭失宜。要功生事。以致禍結。兵連。由此緣邊將卒。誰不廩廩於。皇上之明威乎。於是御史陳文燧。覆案楊守廉。李朝臣。張誥罪。當斬。上從之。乃賜王凝。沐昌祚。金

武功錄

李朝臣張誥罪當斬

一五

三十兩。紵絲二表裏。趙時騰等金十兩。濮承助等金五兩。而以郭廷梧。陳文燧功。屬銓部紀之。嘉其以儂治儂功也。
讚曰
以余而觀陳山人。所著西征記。鄒司馬。抑何威武也。至別者電。此不過遣一土舍。足公事矣。竟為儂文舉所禽哉。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然與否與。至謂納樓改流事。廷議亦不以為然。何哉。納樓在元世。或屬阿竊。或屬鄒闡。要之不下二千戶也。

緬甸列傳上

緬甸者古西南夷也。其地故有江頭太公馬來安正國。蒲甘緬王五城。元至元中遣將軍兀良吉得擊破之。建邦牙宣慰使其後。高皇帝二十九年復建緬甸宣慰使。歲時奉朝貢稱臣不貳絕。然後詔長安立緬甸邸。緬甸去黔南省二千二百八十里。去三宣撫數百里。然以間道走茶山。芒市永昌不數日遠也。其土所產則犀象馬。其珍異則金銀寶貝白氈。堯羅錦椰子樹頭酒石油。有城郭屋廬以為居。出入乘象馬。水行舟筏皆類漢。有文書常通章奏。用金葉次紙。武功錄 緬甸列傳上 一六一

次貝葉。次檳榔葉。其俗男子縮髻於頂前。用青白布纏之。夏則衣洗白窄袖單衣。冬則衣白堯羅錦。而以莎羅布二尺合之。纏于首。以為飾。婦人縮髻于後。不施脂粉。男女皆形陋而體黑。然必合白檀香。麝香。當歸。姜黃末塗於身。及頭面以為奇。柔而能詐。其天性也。其酋長名曰卜刺浪。出入乘平輦。或象坐。則在前。從者圍後。皆席地。富者出入亦衣大袖白布衫。自酋長以下咸善水。其俗尤好佛敬僧。常立阿瓦剎城。邦啞直根諸寺。粧飾甚嚴。有大事則抱佛為誓盟。必質之于僧。然後決。前是永昌建都督一人以隔絕漢夷。

故自古無緬患。其後或叅將一人或守備十人且往來金滄間。相去五六百里。由此與諸夷酋遠。諸夷酋能入邊而我又不能深入諸夷酋。自是諸夷酋且有忿爭。及承襲之事。欲皆不請于邊吏而寧請于緬。岳鳳者隴川秤弄也。乘宣撫使多士寧新物故。而其子多忠尚稚弱乎。族兄多庵方爭立。計迺乘是時殺僂士寧妻子。因奪其印符去緬。請隴川以自雄。于時劉世曾為都御史。董裕為御史。上書言狀。事下大司馬張學顏議。公卿皆言姑赦鳳死罪。獨逮捕黨人張大本等繫獄。弟欲鳳送奉印符請明氏所。因推擇多武功錄 緬甸列傳上 一六一

氏後嗣。毋絕。何鳳竟負印逃蠻莫。乃留其子喇烏。擁黨自固。已鳳走擺古。謁其酋長莽應裡。請為畫便計。應裡聞隴川議以多孝嗣。乃召多孝至。飲因飲鴆死。而隴川竟以屬鳳。是時擺古莽應裡政新立。兵使者遣木邦土舍罕拔如例稱賀。應裡辭謝。而木邦所部歌馬罕度亦使罕怕閩至。怕閩欲讒拔于緬。乃給言欲治兵犯永昌。得趨去。因微告鳳。令鳳讒罕拔于應裡所。于是應裡囚罕拔。而以罕拔象六十馬千騎兵六千有餘。盡殺略。而以耿馬罕度為宣慰使。而木邦于是乎。又為罕度有矣。先是宣撫刀伯舉妻罕。與

其弟罕怕文有積怨。乃提兵數千人捕怕文。怕文遁
逃入永昌。于是罕兵追亡過薩爾絲寨。多所殺略。是
時永昌亦索罕拔。拔因越走潞江。聲欲得怕文而還。
已拔又犯南甸。屯于崖。遂執我土舍廖援桂。援桂者。
漢兵曩所因爲耳目者也。由此拔爲邊吏所患苦。以
爲南甸刀落參。方不得于父。而于崖怕瑄怕更幼。猶
寄養于罕氏。尚如此。皆幸拔亡。頃之罕復誘應裡
反。言鎮康灣甸順寧老姚施甸去永昌三日而近。可
掩而至也。應裡乃決意以兵二百人。象數十隻。鳥銃
數航。備鎮康。而調迤西蠻密蠻莫諸夷兵。送鳳至隴
武功錄

武功錄

新甸列傳上

十八

四十一

川。因盡略罕拔家產生口而去。當是之時。威遠大僕
老姚施甸灣甸諸土舍。皆并請擺古請歸謁。獨順寧
不至。於是迤西蠻莫猛密引兵二萬人。戰象二百隻。
道順寧。乃強土舍猛效忠降。效忠寧至死。鏖戰斬酋
首十七級。捕獲生口二人。竟不降。應裡復使叔猛別
引兵十四萬。擊破蓋達南甸城。第阿瓦引兵十四萬。
擊破芒市城。芒市土舍放福及其叔放正堂。于放國
忠皆鳳內親。于我漢近效也。而況當是時。莽兵一出
蒲窩。則騰衝危。一出老姚。則永昌危。一離芒市。出猛
林。據潞江。則騰永並危。莽勢頗強盛。于是芒市土舍

放福蓋達土舍刀思官。言于征南將軍沐昌祚曰。吾
屬皆新被緬破。甚流離。以緬兵所治百子銃。不可當
也。緬兵今耕且守。欲爲持久。將軍幸爲計。是時今
上壬午也。於是征南將軍欲上書條對緬事。乃先請
于臺使者。以爲竊跡前事。乙亥中莽瑞體提兵擊迤
西。追逐思個法。法夷王自稱號也。於是個妻父廖邦
治爲畫獻象請兵之計。莽兵因逼我近郊。而會副觀
祭使羅汝芳。兵威甚設。得寢。其後庚辰。復以羽檄召
三宜及騰越州衛官。赴擺古歸謁。而賴備兵者更。胡
心得。遣間諜小坑往坑。因出幣帛饋遺莽。莽報以書
武功錄

武功錄

新甸列傳上

十九

四十二

詞。其自稱則曰。掌管西南天下王莽噠喇。招法。其稱
于天朝。則曰我兩國和好。天下百姓人等。方纔得
安。其狂悖倨驕類如此。而罕拔迺謂請款貢于我何
說哉。而況拔請襲于我文吏。我文吏謾取厚賄。至千
餘金。弗得立。竟走莽。莽立之。今猥云爲莽所因。執誠
然乎。執詐也。反復皆不可知。獨奈何我騰衝止募兵
一千。永昌止衛兵數百人。于筭不便。請增兵設將。于
是上幸用臺御史議。騰永各增兵二千人。復臨元順
蒙叅將一人。兵二千人。於是以羽檄徵比勝。平川。姚
安雲南諸番土莊兵。四面至。軍餉得仰給楚蜀。乃以

楚蜀所佐金。屬通判熊夢祥。司理王朝隣。下永昌。騰越。大理。鶴慶。蒙化。楚雄。姚安。問治糗糧。而使叅知一人。陳誥掌之。是時給諫大夫孫偉。慮兵將戰守糧餉。聞謀六事。請留礦稞三十五萬。張鼎思亦請假征南將軍以權。庶得調度士兵。而馮景隆方給事秣陵。見為撫慰諸使。漸以請襲故歸緬。非策。所言獨與諸公卿異。大略以為麓川之役。當時沐晟足以制思。任發之命。尚假大司馬王驥提營兵及諸路兵十萬人。幾十有三年。而始得渠魁。今日之事。則異于此。撫諭諸使。皆彼用命。而新調士兵。尤難拊循。然亦非必盡皆

武功錄

緬甸列傳上

二十一

諸土司之過。彼請襲而我視若奇貨。彼遇難而我視為秦越。以故諸土司日以離異。而緬人因得為恩。即猛養思箇者。思任之苗裔也。鄉以莽酋之故。求援于我。而我殆若充耳可平。計莫若招撫諸土司。且土兵與敵人。非其親戚。則亦舊故。我機事不能不泄。泄則生得失。沅江之覆轍可戒也。請以漢兵制之。而後為可。是日即請以劉綎為遊擊將軍。於是上曰。土司多被有司勒索擾害。以致携貳。下大司馬問狀。已。詔謂調兵浙江。委非良策。先是當事者議永昌。以老姚潞江隴川為急。騰衝以鎮夷關為急。宜請老姚潞

江。隴川皆建城。而老姚更設通判一人。或守備一人。而以兵三百人守之。鎮夷地四平。無河山阨塞之險。歲時出入無禁。通關者因得闌出財物。而與夷交易。則何不比居庸山海關故事。下盤詰之令。皆未及聞。遂寢。于是給諫大夫楊文舉。請便宜十事。文舉先為保山令。知緬事至周悉。其略曰。始王驥征麓川。特拒命者。止思任發一人。稱兵者。止麓川一地耳。外而諸夷。皆長耳目。惟我所左右。即緬甸莽起。尚佐我兵糧。執獻思任。以邀我孟養之賞乎。于時猶動六省之師。傾百萬之帑。遲之以一十三年之久。今何時耶。思個擒而逃。西失矣。罕拔陷而木邦去矣。干崖畔而三宜危矣。芒市猛淋破而近郊逼矣。我所為新募之兵。甫及六千。此皆驅市人而使之戰。而臣以為未見其可也。而況天時之苦瘴。深以不便。交蕩之窘急。轉輸不便。地里之遼闊。夾攻不便。而我獨便于守。何者。岳罕之附莽也。凡以為自固計。其聲為擁眾。而內犯者。此不過搖虛聲。以疲我之應。使我顧內地而緩彼之攻。而又因而從容。困永騰。坐觀我之成敗已耳。而我誠堅壁以守之。臣竊必其未能深入。前日者。老姚之潰。忽攻我之不意耳。其四。至遂有平戛象打之

捷。蓋西臘底之捷。而今增兵設將。其氣豈不百倍于初乎。臣故曰。我獨便于守也。而臣何以必其未能深入也。竊度莽酋不遠數千里。而驅兵以助岳罕者。利三。宜於木邦耳。但擺古之扼兩地也。皆不下四五十日。而木邦則距永昌八日。距騰越四日。近矣。我乃窺于數百里之內。而莽酋遙應于數千里之外。持之數年。必心解而力疲。臣故能必其難以持久。一也。莽瑞體起洞吳。吞海上。易置其酋長。虐用其部落。諸酋欲一有所逞。而顧未有隙耳。而況得榜諸仇。素有必報之忿。阿瓦親弟。久懷不利之心。應裡新立。夫豈不知武功錄 八 新甸列傳上 九 諸酋之欲乘其後耶。臣故能必難以行遠。二也。且莽亦非素拊循諸酋者。景永邁。猛別。猛漣之衆。此皆新所附敵國。其意謂幸而助勝。則已收鷹犬之功。不幸而不勝。而諸酋爲我所殪也。則得刺虎之利。此瑞體故智。應裡踵而習之耳。而諸酋獨無會稽之耻乎。臣能必諸酋難于久信。三也。岳鳳以奴滅主。罕虔以孽奪嫡。久爲諸酋所切齒。而加以莽酋酷烈無忌。征求不厭。誰肯甘心哉。臣能必人心漸解。四也。且臣前所謂便于守者。於英有九。請得借前箸。正言而無諱。可乎。滇事必徵兵于貴。資餉于蜀。今臺御史止兼制建

昌畢節。于法不便。請提督川貴。一也。金滄叅遊。爲備騰永耳。今計大理以內共九郡。柰何止洱海一守。備當其衝乎。請復臨安叅將。許兼制曲靖。以扼元江之冲。至瀾滄之事。則屬洱海。而順蒙姚景之事。則屬臨安。且楚雄之定邊。西南與木邦接壤。今請增將。庶成臂指之勢。一也。謹按輿地圖。永昌入犯之路。四。騰越入犯之路。三。而旁蹊間道。猶不與焉。且永騰萬山。陡絕。又乏五穀。軍餉皆借給于川湖。必費數金。而後致一斛。今請于迤西一帶。建鱗次之倉。行遞運之法。至若上著。請責之長令。令操演有期。役使有資。而夷兵則屬之守備。皆先期僉選。登名冊籍。毋臨調必委。旂牌。庶士卒樂用命。三也。黔南迤東。則外接交趾。以元江爲門戶。而臨安則鄰之。而廣南鎮沅等府。新化羅雄等州。如棋之布。迤西則外通緬甸。以永昌爲藩籬。而麗江。則接壤吐番。大理。鶴慶。實鄰之。而順寧。景東。永寧等府。大侯威遠。浪渠等州。如星之列。今金滄叅遊守備。祇爲永騰計耳。而臨安之叅將。久裁矣。獨柰何大理以內約九郡。乃以洱海一守。備當之乎。臣愚以爲臨安宜復叅將。聽其兼制曲靖。以扼沅江之衝。至洱海守備。居鐵鎖者。則防瀾滄。而順蒙姚景之交。

請以屬之臨安四也。三宣雖去。干南之苗裔尚存。木邦雖失。罕拔之嫡子尚在。它如鎮康之罕氏。灣甸之景宗才。或垂涎于耿馬。或朶願于遮放。而平戛之莽惠。又有莽市之欲。蓋達刀思科。豈無故土之念。誠相機以鼓舞之。隨宜以策應之。此皆吾左右手。五也。自隴川而西。以極猛密。往往產奇貨。滇賈如熊長一。尹天住等。闌出財物。與夷市。寧觸文罔。弗畏。誠鄉利耳。我邊吏禁之甚嚴。恐有如一。日輸我之虛實。獻我之長技耳。雖然。事有不可以文法拘者。丁丑歲。罕拔犯干崖之口。正莽酋攻思箇之時。而兵憲羅汝芳。多方

武功錄 二編旬列傳上 卷四

遇此屬。于是夷中羈客。約為內應。常得其動靜。資我方略。有明驗。今宜酌邊禁。自外欲入者。資違禁貨物。請以軍法從事。自內欲出者。姑待以不死。購首者。予千金。善間者。指重賞。此亦招徠之微權。六也。順寧之去洱海也。在五日之前。去永昌也。在二日之前。今順寧與蒙化俱屬瀾滄。請自今改隸金騰。兵憲使庶約東得便。七也。騰永兩地相去四日。在騰越則逼近三宣。隴川其外屏也。在永昌則通道木邦。猛林其要樞也。而往御史陳文燧。常欲置守備于隴川。設千戶于猛林。於筴誠便。隴川田土膏腴。舊有高城。乏瘴。誠為

重鎮。或以叅將遊擊居之。可屯且守。而猛林亦樂土也。田沃地寒。無瘴。請設守禦。實扼遮放之衝。而附木邦之背耳。至于崖蓋達。可縣亦可所。老姚芒市。可所亦可司。此皆金城湯池。足以守險。八也。書奏。詔大司馬議久之。上益念黔中事。令中貴人張誠。於會極門。詔大司馬。即日使使者乘傳諭征南將軍。及臺御史。同心戮力。共保無虞。且賜大將軍火符。得視軍中緩急。騎置以聞。于時大將軍以下。皆北鄉叩頭。以陛下之斧鉞。實式臨之。敢不盡力。居叻何。裨將鄧子龍。忽傳有姚關之捷。先是罕拔引緬酋

武功錄 二編旬列傳二 卷五

萬餘人。為營猛波羅。而兵備使傅寵。姜忻。引鄧子龍兵。四面。于是緬酋皆從。查理江渡。直搗姚關。我兵接戰。攀枝樹下。斬罕拔等首千餘級。而其子招罕。招色。得遁。逃走故穴。奪獲象馬器械。是時已癸未矣。而崔廷試。新為御史。上書請遣鄧子龍。及劉綎兵。乘勝。提桴鼓。往正其罪。是時叅政趙睿。壁蒙化。副使胡心得。壁騰衝。陸通霄。壁趙州。僉事楊際熙。壁永昌。征南將軍昌祚。壁洱海。臺御史劉世曾。壁楚雄。而監軍則唯副使辛存仁一人以之。於是蓋達之戰。刀思本斬首一級。刀思欽殺三百七十餘人。斬獲猛補首一

級。刁思瞻斬首三級。刁思景斬首三級。刁思科斬首
二級。隴川之戰。兵勇李如蘭捕獲賴真一人。周良貴
捕獲生口一人。放漢斬捕首虜二級。喃哈之戰。蓋西
夷目項滅斬首虜一級。魚刀山之戰。夷兵恩中捕獲
生口線乖一人。斬首虜二十一級。俘獲馬三騎。鎮撫
張蘊復引兵按捕魚刀山。斬首虜六級。奪獲弓弩牌
槍一十有奇。朋麻之戰。守備使李獻忠及夷勇小羅
姐捕獲生口。從拍講線唵喇啞喇亥喇斷五人。兵勇
張方等斬首虜六級。奪被虜男婦六十一人。俘獲馬
牛一百三十有餘。猛林之戰。千戶譚崇捕獲生口。波
武功錄 緬甸列傳上 二十七

兵趙國正等捕獲生口喇臘喇蠻喇茂三人。夾象石
之戰。姚安土同知高金宸等捕獲生口二十五人。斬
首二十四級。赴水溺死者三百餘人。土舍高傑等斬
獲猛別等首三級。小隴川之戰。指揮使周文臣等斬
首虜三級。西山之戰。土舍高金等奪獲牙象一頭。槍
牌一十有二。猛憂之戰。鎮撫張蘊斬首二級。六庫河
之戰。兵勇周必引捕獲波哈黑怕大雲等三級。受陽
之戰。羅雄土舍者繼榮斬首八級。捕獲生口喇怯喇
衣二人。俘獲一十二人。奪獲刀槍二十有二。李應舉
斬首二級。土官安素儀斬首二級。俘獲七人。奪獲刀
武功錄 緬甸列傳上 二十七

守初志。不聽莽調度。復出兵鏖戰。斬阿折母猛丙等首一十七級。捕生口波哀猛怒二人。奪獲象一頭。弓矢。盛牌一十有二。莽兵既敗北。乃引兵壁灣甸。使使者趣效忠降。效忠劔斬使者。以示終不降意。於是莽酋怒。復引兵徇臘關。不。去。徇外朶關。又。不。去。徇蘊馬罕關。又。不。去。乃集灣甸。景真景宗才兵。耿馬罕虔兵。五合六聚如雨。效忠始遁。逃走浪滄江。莽兵艤舟欲渡。而會我江上師。旂鼓相望。夾江上。魚鱗而陳。莽兵盡卻行。未敢前。土舍猛懷德。乃飛矢石擊莽。莽溺水死者一百餘人。我師追亡逐北。至習牽。射死武功錄 八 緬甸列傳二 三十八

莽兵七百餘人。斬首虜一百一十七級。效忠遣使者阿佑等七人。傳首詣軍門。行未至里獵舖。而會莽殘兵至。執我阿佑等。僂之。奪其首而還。我師逐北。斬酋首五級。奪獲盛牌槍銃一十有五。其後效忠使使者捕伏灣甸道左。待莽兵。莽兵果至。于是順寧兵及舍日外亢兵。僉卒起。如自天而下。並轉鬪。斬首四十餘級。捕獲生口馬些倒刀二人。中流矢四十餘人。頃臺御史以其狀。聞事下大司馬張學顏訪誅納。案紀功者吏杜漸劉作沛。狀請數自壬午十月。至癸未四月。實斬首凡六百四十五級。奪獲被虜男婦凡八千

四百餘人。印一顆。象四頭。牛馬凡一百九十有四。兵器凡五百二十有一。金凡三百二十一兩五錢。銀凡五十三兩八錢。當是時。春三月。已盡矣。瘴毒大起。我偏將軍胡大賓。提兵備潞江。道逢霧露。至松坡之麓死。

武功錄

八 緬甸列傳二

三十九

緬甸列傳中上

罕虔既伏誅。巢居猶峭壁。山廣幾八九百里。至其巔八十里。皆深林險阻不可登。偷盜酋長以萬數。而其犬子招罕。招色。引兵三千人。阻三尖山。公行。日夜欲為緬畫便計。反。唯是偏將軍鄧子龍。請于臺使者劉世曾。招罕。招色。並狙詐。今欲往征。正兵不可用。用奇。於是度道里分三軍。而以罕進忠一軍。軍查理江右。猛效忠一軍。軍孟璉左。陳信一軍。軍三尖山前。備要津。毋令得走孟璉。威遠緬。當是時。罕人皆自誇詡得天險。誠足自恃。以為漢兵必不能至。易漢兵。乃以叔

武功錄

緬甸列傳中上

三十一

父罕老。提蒲人藥弩手五百人。守間道。間道可攀援。西北走。至罕巢。獨蒲人得知。幸蒲人易與。可計而得也。子龍即發橐中裝。出銀牌。塊段。賂蒲人。蒲人微以間道告我師。如狀。是時北勝。潰蕩。平川。姚安兵。號為驍勇。子龍乃下令。令裨將鄧勇。吳松。提番土諸莊兵。至三尖山。夜半。攀藤而上。盡捕伏後山。已營中。分更盡。鼓發。鷄鳴。將旦。我師忽僮倅從中。起不備。罕人趨以木石。滾山下。當我師。我師身被木石傷者二十餘人。于是後山軍皆直擣山前。衝鋒。軍中鳴金鼓。鼓吹火器。火箭俱發。罕男婦。尖山走。墜崖死者。亾算。我

師捕獲酋長罕招罕色罕老等三十八人。賊從一百人。斬首五百一十九級。奪獲戰象一十有二。馬三十四。騎器械一百有九。是時甲申二月也。居四五日。子龍廼以招罕。及妻羅。罕虔。及妻朽。妾博。檻車傳鎮康。送獄。是夜。羅。朽。皆縊死。而罕虔亦自刺死。於是以罕老。招色。博。錮鎗。至叅議行金倉。事竣。所然後上功。莫府。尖山空無罕巢。時有到者。罕而稀矣。乃下令招徠流移。居填之。流移自占而還者。馴至數千人。始永昌列一十五喧。二十八寨。凡郡有大。朝請諸喧。察悉如漢儀。至府堂下。叩頭稱賀。二千石得察期而不

武功錄

緬甸列傳中上

三十一

至者。罰當是時。夷人見縣道。及縣道所使者。皆驚畏。弗敢至城中。城中富室。因而藉以為利。利彼一日有。緩急。陰使人誘之。質田宅。久之。子錢益廣。弗償。田宅遂為已有。夷民一旦入城。城中公私逼迫。視城中猶陷阱。問矣。先是當事者。請建撫夷同知一人。永昌守備一人。騰越州治獄訟簿書。因與請除諸逋。負勿問。自是之後。土酋稍稍復業也。而耿馬以闕罕嗣。鎮康以問恩嗣。灣甸以景從嗣。孟定以罕鶴嗣。於是得故宜撫使。宣慰使。凡一十有一。恢復疆土。幾三千餘里。是時。陛下神武。遠彰萬里之外。諸公卿出石畫。

將士皆攻城先登。陷陳卻敵。以故諸捕逃遺寇。即偷延旦夕乎。然皆變志易慮。結離而事邊吏矣。案金騰兵憲傳寵檄。先是我師乘勝問蠻莫罪。留壁金沙江。下何蠻莫送奉牙象三頭。古喇錦二純。琥珀二函。來降。是時莽大將散奪。遮改。及其子塔莽。咩阿。及尚著。莽。方在猛臉。招聚凶命。欲復稱亂。于是岳鳳具以實告。而裨將劉綰。二晝夜行四百餘里。直入莽壁。莽壁皆大驚懼。欲潰圍遁逃。顧未有路耳。於是我師勇氣益百倍。挑戰。斬首虜八十五級。生得散奪等六百三十二人。奪獲象馬十六頭。緬衣諸什物。由此

武功錄

緬甸列傳中

三十三

木邦土合罕鳳亦反。屠殺莽兵千餘。逮繫喇派慢等。并招撫部落一千人。請歸降。於是御史中丞劉世曾。偕征南將軍沐昌祚。論次。是年二月至四月。凡六捷。請檻車傳招罕等。闕下。梟斬蠻夷。即於以風四夷。不亦可乎。詔梟斬軍中以徇。久之。岳鳳謂緬不足恃。數敗北。乃有懼心矣。何鈺遂乘間說鳳降。鳳乃遣侄岳亨。妻刁。幼子喃歇。後先來降。綰詰以五事。皆如約。而後許可。一斬陪臣首。二追罕氏于崖印信。三獻偽篋。四獻破虜男婦。五招徠迤西。鳳僅出莽所給偽關防一顆。生口一十八人。象一頭。馬五騎。綰案驗非

全約弗諾。是時緬甸印牌。猶在永昌庫。即今曾請印否。其故皆不可知。而會孟養思個所移文。亦無鈴印。綰愈疑。必欲得干崖印符。於是鳳復遣其子曩烏。送奉罕氏金牌勅書。及其緬象馬。盡率執軍門獻見。而征南將軍大會臺御史劉世曾。御史崔廷試。議上書請赦除鳳前罪。處之金沙上游。以招徠諸夷。鳳聞稍解嚴急。於是兵憲傳寵。令劉綰輕兵突入隴川。鳳偕卒郊迎。綰因置鳳軍中。曩烏以父故不敢動。綰由此竟破隴。其後六月。莽應裡憤諸土司叛已。乃帥得楞擺古輕銳師十萬。趨阿瓦。先攻其叔莽著。然後圖

武功錄

緬甸列傳中

三十三

它。於是偏將軍張儒臣。李朝等。大會緬甸土舍猛永。順。猛密思化。蠻莫思順。光腦思翰。猛臉思并。蠻棍思好兵。咸來。以為著援。阿瓦兵威甚。緬幾敗。而我雍會猛嶺。從中起。應緬。緬由此得幸。竟獲勝。遂乘風縱火。燒房屋。略著家產而去。於是猛密土舍刁思忠死。而莽著亦與其子。及猛密罕烘。婆孫蠻莫思順。奔騰。莽兵竟追北至蠻莫。志又在陷三撫矣。而著竟客死騰。是時六月初。暑甚。多瘴。緬聞貴州兵方以瘴厲。于假歸。我師不下三千人。而轉餉至騰。又道遠。費金錢七八兩。而後致一石。料我師以為不足敵。乃札營猛莫

遮恩五章。猛廣待我師。先是海壩河之戰。我師已捷。四十一人。至是與緬甸土舍莽永順。蠻莫蠻酒。阿線。養凱。挨且。猛莫。遮思。嚙得。猛密。所部五章。蠻弄。允莫。八外。猛播。光腦。遮傲。錫跛。猛廣。猛炎。東蚌。小猛。養嚙。諸夷兵。不避瘴暑之難。先登斬首八十五級。捕獲生口馬披波傑。馬細波得等。二十人。奪獲象馬。及鳥銃緬刀。諸什物。以筭。我師陣亡張子仲一人。傷劉榮等五人。於是大司馬奏臺御史狀以奏。天子嘉土司效順立功。詔皆從優論。其後征南將軍臣沐昌祚。謂今日之捷。首虜至三千一百有餘。得以獻俘。乃請

武功錄 天 緬甸列傳中上 三十四

檻車傳岳鳳父子五人。及莽糜啞晏得皮一人。闕下。如例。於是大司徒陳經邦。率故事。擇八月二十九日。上御皇極門。大鴻臚於御前宣奏捷音。百官行慶賀禮畢。遣公徐文壁往。南郊。朱應禎往。北郊。駙馬侯拱宸往。太廟。皆祭告。是日即下。詔。詔輔臣申時行。加少師。兼太子太傅。許國。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居建極武英如故。皆廢一子為中書舍人。行等固謝曰。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將效力戰之功也。臣等三人。何敢受賜。於是轉遷劉世曾為右都

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賜白金五十金。大紅紵絲飛魚衣一襲。彩段四表裏。沐昌祚加太子太保。歲食一萬石。大紅紵絲蟒衣一襲。金錢表裏亦如之。皆廢一子為百戶。世世勿絕。賜鄧子龍。劉綎。行副總戎事實益爵二級。白金三十兩。紵絲三表裏。傅寵。姜忻。益爵二級。賜二十金。紵絲二表裏。張楚誠等。陳化鵬等。益爵一級。賜十五金。它如王橋。陳加勳等。賜十金。趙睿等。賜五金。罕進忠等。賜襲莽惠。賜千夫長。胡心得。賜告。金皆二十兩。祿華。誥等。賜十五金。王得等。賜五十金。又念本兵張學顏。運籌有功。加太子太保。賜五十

武功錄 天 緬甸列傳中上 三十五

金。大紅紵絲蟒衣一襲。賜辛自修。陰武卿。金三十兩。紵絲二表裏。賜石星金二十兩。一表裏。所司郎中皆實授。益爵一級。賜十金。它皆八兩。御史董裕。崔廷試。賜二十兩。一表裏。諸公卿皆叩頭稱謝如禮。于時前御史陳文燧。副使羅汝芳。胡心得。功置不論。於是給諫大夫楊文舉。上書請論三臣功。臣文燧在萬曆初。欲城潞江。屯猛林。城旬頭。巡于蓋。功在徙薪。臣汝芳在永昌。則濬龍池。開沙河。在騰越。則築侍郎壩。在昆陽。則捍海口堤。功在百世。臣心得。襲以妄。莽貢既免官。猶念張大本。實岳鳳。王謀也。心得執大本以剪

其羽翼至刀落參。則陽用之而陰伐其謀。卒執落參。而蓋達之圍解。猛林之兵退。功在一時。唯陛下裁察幸甚。於是上幸從給諫請皆賜告。

武功錄

緬甸列傳中上

三六

緬甸列傳中下

乙酉秋七月，蠻莫土舍思順復歸緬。事在御史李廷彥疏。先是我師隴左之戰，阿瓦之戰，思順常提兵擊破緬，有狀臺御史劉世曾上功莫府，亦既以安撫使爵賞之矣。何復偕阿瓦土舍莽永順遁去，順故莽族也。臺御史以聞，下大司馬詰問，而會給諫大夫王致祥亦請案劉緹罪，上書慮四事。於是詔讓當事者撫處失策，以致叛逃，乃調劉天俸為將軍，是時莽應裡得思順歸，大喜，以為從此猛密、孟養、三宣可計日而復也。於是令酋長喇緬臘塔答等帥阿瓦遮

武功錄

緬甸列傳中下

三五

浪兵及遮魯、噠喇、麻哈、曼廩、補魯、煞、勤紀、哈、猿、喇、奕、博、薛等入城，城中各發兵馬凡二千，躬提精兵三萬人，戰象數百騎，留壁密堵城，頃移札阿瓦江以為險。中分軍，一軍走孟養，一軍走三宣，逮捕猛密罕烘如令，兵既至迤西，迤西即孟養也。孟養自生齒以上皆大驚懼，匍匐出城郭走，走至茶山盡闕匿。於是裨將孫成祖、楊棟引兵六百入，自孟養入，吳英、李華引兵四百人，自蠻莫入，咸約偏將軍李應楠、寇崇德兵直搗馬作城，四面而至，旌旗蔽日。於是杜斌大會諸軍，軍中鳴金鼓，鼓吹樂作，賞賜諸夷目花段銀牌，令致

勉勵已縣五百金示軍士曰。衝鋒斬級者。有如此賞。是時丙戌六月也。期以初八日出師。於是杜斌引辛賀兵。擊破遮魯。噠喇麻哈城。李朝陽引孟連兵。擊破戛廩補魯。劉鯨引孟養兵。擊破勒紀城。李應楠引招秤公根。招海夷弄兵。擊破哈猿城。而喇奕博薛。猶先期久失魄乎。皆奉頭鼠竄。在密堵城。先是蠻莫罕送來降。罕送者。思順之母也。寇崇德即引蠻莫思黑兵。乘風縱火。燒其空城。行捕斬首。已下令士卒止壁。觀之以罷。可襲。然後使士卒間夷服。夜襲入莽壁。莽壁誠不虞我師至。夜半。鍾鳴漏盡。皆瞋睡。我武功錄

武功錄

八編列傳

三十一

三十一

挽獵。挽復遁。逃走阿瓦江。而會孫承祖兵。伏草山。望見獵。挽來。忽從中起。獵挽不備。驚自以為吾獵。挽戰亦死。不戰亦死。死等。不如戰而後死。死戰。我孫承祖不幸。於是中流矢死。所將卒楊榮等二十一人。見承祖死。皆衝鋒亦死。而寇崇德兵。亦傷八十五人。其後杜斌。李華等。捕獲生口。凡一百一十有三。斬首四百六十五級。奪獲被虜二百三十六口。李朝。楊棟等。獲生口一百三十有六。斬捕首虜四百九十五級。奪獲被虜凡二百三十有六。吳英等。捕生口一百三十有九。斬首四百七十六級。奪被虜二百五十有六。李應楠。捕獲生口一百三十有四。斬首四百八十七級。奪被虜二百四十有五。寇崇德。陳其正等。捕生口一百四十有七。斬首五百四十五級。奪被虜二百四十六口。於是磨勒。磨範。疎耿。三城。皆欵塞請降。前是甲申。磨勒之戰。請數自八月初六。至十五。俘斬餘六百。焚溺餘數千。然亦未嘗如必今日。拓疆至二千餘里。捕獲至六百八十九口。斬首至三千四百有七級。盛甲刀槍至六十有三也。是後蘇鄒。為御史矣。乃案迤西事。欲上書言狀。尚猶豫未皇。乃先請罷管。前是當事者。議築城建署。設驛開屯。並在數千里之外。而將

武功錄

八編列傳

三十九

三十九

戶獵丁漁夷皆并疲勞邦曩猛哈等驛猶累土司脫撤戶曉等田盡獻總府以此思順去而擺古思化古而蠻莫景永之城傾蠻哈之營空所從來也三年于今乎此宜報罷乃復條對西徼先務四事大略欲併將權汰冗兵捐邊地慎邊任何謂併將權故志騰越有叅將一人以其縮轂三宣為諸夷可四通故耳今請復叅將如初統兵二千人以備迤西而東路則姚關存兵一千人順寧五百人各改守備令叅將得而調度之是也何謂汰冗兵各邊悉設重兵而黔南獨否莊田給總府令養莊兵寨田給土司令養夷兵屯

武功錄

三 緬甸列傳中

四十一

田給衛所令其耕且守行之已久矣今騰永以緬甸之故一隅三將募近萬人每兵日銀三分行糧一升歲仰給楚雄五郡轉餉三萬餘石費幾三千餘兩今縱不能盡汰則請自騰永併叅將一人存兵三千臨安留叅將一人存兵一千總計二將所轄諸軍分屯各路是也何謂捐邊地先年尚書王驥既克隴川建三宣而不得有尺寸之地者隴川等路險遠地氣濕蒸深入則病瘴癘之苦久留則苦轉餉之艱分兵錯居則生撥置之姦置官鈐轄則起侵牟之釁況今田未及屯而已行投獻鎮未及移而已先占爭城營驛

武功錄

三 緬甸列傳中

四十二

堡未及三年盡已傾廢牛種耕具肩領于民供應勞費辦於土舍臣愚以為宜撤遠戍之兵罷虛設之驛絕控扼外險之議戶撤等田悉給隴川猛邦等田悉給多俺而蓋西岳元等寨悉歸本酋扶立罕送統治蠻莫是也何謂慎邊任黔南四境各建兵備使一人曲靖控制霑甸以扼烏撒諸部瀾滄聯洛寧麗以轄莪昌諸蠻而東南道近交趾以臨安為鎖鑰西南地接緬甸以金騰為襟喉臣愚以為金騰宜并轄順義以便調度瀾滄宜移札北勝以資彈壓請比閣視例察三載以內諸路能兵政修舉夷倣寧息則陞級久任異日備本省開封之選是也迤西論既定始上書奏曰前是丙戌之役實迤西思明與蠻莫思順諸酋擊破緬既如此言是時備兵者吏李材因欲掠為已功乃使遊擊劉天俸詳言迤西戶八章罕曩頂請援於是遣裨將杜栻李朝范斌等七人提兵一千從金沙江鼓行而西行未至中道聞夷兵已罷休乃壁五章貫屯之間而會有夷酋三十餘艘遂給言此緬兵也乃殺百餘人逮捕四十二人而會我兵以瘴毒死者亦五百人把總死者四人于時材乃欲上功莫府以為捷首虜數萬級當是時材亦轉遷為都御史矣

而耶陽之行急。乃乘傳行永平。遂彊同知宋儒。陳克侯。實結有狀。竟以捷書上去矣。於是都御史劉世曾。使使者綜誅納。所將卒恐皆與曩所上首虜。絕不相應。於是以夷地病故衆男婦。及兵士病故者。悉割首抵級。猶僅以千餘數。并取原捕獲生口喇瓦散等七人。象二頭。夷器六十有三。以復。於時臣聞世曾亦既口心疑之。獨柰何材所言皆甚悉。而大捷且久。使使者以疏上乎。臣案當時所上軍書。皆屬欺罔。必如軍書所上。臣請問密堵去騰二千七百里。去擺古一千八百里。何往來不及一月乎。一也。七月既望日。李材

武功錄

緬甸列傳中下

四十一

方以懸弧之辰。所司方行慶賀禮。而謂屯兵境外。此誰爲爲之。二也。密堵故無城守。與遮魯。博薛。皆屬村寨。或旁近。猛密。或旁近。蠻哈。皆相去遠甚。而謂連破遮魯八城。且並在一時。三也。且上功首虜。既三千有餘。何勘驗不至一千。而託謂爲思化所焚。此必詐。四也。奪獲夷民至一千二百四十六人。何不安插。已乃謂各夷不欲出獻。此非我所獲明甚。五也。遮魯八城。每城約兵二千人。加以密堵精兵三百人。戰象四百。我師既乘勝追北。積屍徧野。何夷器止六十有三。六也。拓地至二千餘里。何猛密爲緬兵所據。蠻莫爲思

化所略。七也。且阿坡二十八寨。皆屬永昌。實以不送奉例錢。而誣董堯察反。於是陳巖之有猛廣之捷。李材有阿坡之捷。阿坡二千餘人。僂之盡矣。幾無類。書奏。下大司馬及兵科案驗。具得其事。於是上遣執

金吾逮捕李材。陳巖之。劉天俸。宋儒。陳克侯。至長安詔獄。沐昌祚罰其祿一年。劉世曾削爵爲庶人。是時李材已轉遷都御史。官耶陽矣。行未至中道。先使使者上書。自白實無欺罔者。大都以爲執緬酋大朗長散奪者。臣實謀之。從迤西戶八章罕襲頂之請。遣杜拭破遮浪者。臣實主之。而論者以爲我師秋毫無

武功錄

緬甸列傳中下

四十二

所與。則當蠻莫已叛三年。迤西已叛二十年。此誰爲驅之。而一旦爲我克破緬乎。且謂臣殺夷商。復割屍抵級。夫金沙江去五章貫屯七八百里而遠。又瘴毒居恒。猶不往來。商賈何暇兵爭之日。寧洋洋鼓棹而至乎。而況方是時。暑急。我士卒以疫癘死者五百人。卽五百人未必一時死。隨死亦隨葬于道左。豈至數月皆聚屍一方。尚毋腐朽。而況令兵士割抵兵屍。此必有鬼死狐悲之事。卽兵士能猶爲之乎。臣雖昏愚。能不爲此。其後上功首虜差數千級。于時臣以轉官耶陽矣。行至永平。始得劉天俸所陳功次。因上兩臺

臣遂去亟。及後案驗不相應。薄責臣。臣安能蚤知也。臣所為阿坡之戰。實阿坡不軌。久為夷民所仇怨。臣猶記請于兩臺。而以副總兵鄧子龍往正之。捕生口一百人。斬首五十級。皆有狀。而論者謂臣殺僇二千。人無類。冤哉。誣之也。唯陛下哀憐。幸加才察。於是天俸亦上書辯西事。書間與材同。獨載其異者。大略以為思明思順之入擺古也。常使緬目大朗長索順家屬。皆并執之以去。獨順母罕送。畏其殺僇。不欲去。先是俸既出橐中裝。常欲以花幣陰圖緬。以招蠻莫。於是囚裨將寇崇德。以此語風順母歸降。順母方怨

武功錄 緬甸列傳中下 早四

毒。緬即殺大朗長以歸。于是臺使者請賜罕送冠帶。得令蠻莫如初。自是之後。孟養亦倣此意。欲圖緬。事覺。散奔遮放。乃遁走奔緬。緬遣大將喇歪塔等。以報前日之役。是時誠如臺臣言。已六月初矣。孟養于是以緬急。使使者戶八章罕曩頂來告。以為緬獨象威甚。非得漢兵火器莫可者。故事。三宜原無調兵內地之法。于時李材即遣偏將軍杜杜。李朝。范斌等。提兵以往。多所俘獲。一切宜密堵。於是順母罕送。以所斬首五百級。運至蠻莫。侯思明綜覈。而會猛密。思化先與思順有夙怨。如欲害其能。乃縱火燒燬殆盡。它

若思明所斬獲。亦以暑齒朽。兼狐鼠傷敗。有遺殘一千九十九級。遂與前所上首級差。具如實告。至案臣所捕獲生口皆詐。臣安敢以詐欺陛下。當時實安插孟養。猛革。猛養。曼散一帶。何可妄掩人耳目為乎。于時迤西夷寨之附緬者。如遮些。猛戛。黑安都六等。凡五十餘。臣猶記犒賞至三百金。且請兩臺檄。今具在。可謂無所獲乎。且俘斬既眾。所獲盔甲戈矛。止六十有三。臺臣言誠是。于時器械精好者。兵卒先自闕匿。所獻報徒什一耳。臣亦極知中有故。但瘴鄉屯久。疫厲交侵。所將卒扶傷抱病。即以械尚且擲棄。何暇

武功錄 緬甸列傳中下 四二五

責以它什物乎。誠如臺臣言。割屍抵級。則當時何不假取兵械以助粉飾耶。而陳巖之亦自稱伏覩按臣疏云。迤西之捷。臺臣初尚猶豫。及密移於臣。臣歷指其實。而後始信材。追惟臺臣之信材也。在材往鄖陽時。已面訊其功。辭服。其後致書於臣。蓋謂迤西事重。欲先報捷。今其書具在。曾未嘗遲疑。因訪及于臣。何謂因臣言而信乎。臣所坐非實。是時給諫大夫舒弘緒。郭顯忠。皆先後有論劾。獨御史陳邦科。上西事當勘。語在疏中。於是都御史劉世曾。請賜歸骸骨。以謝疆場。以為迤西之捷。臣講案備兵者。李材初報及陳

嚴之覆覈以爲捕獲誠生口六百餘人。臣何疑其爲
駕空。劉天俸。檻車傳喇翠等五人。以爲誠緬渠魁。繫
獄。臣又何疑其爲思明之俘夷。已解牙象二頭。象斯
跛堵等四人。以爲誠所俘獲者。臣又何疑其爲貢象。
且夷賊自言呀泄。泄別者實密堵城喃者。別者實遮
補城。皆秤弄喇瓦。實大別養寨。喇過實密堵城。喇別
散實遮補。皆協從。臣所使同知陳克侯。宋儒可稽也。
臣又何疑其爲夷商。且首級至騰者。既云一千有奇。
于時臣已大疑較之初報不及十之一。較之再報不
及三之一。方在覆驗。臣又何疑其爲抵級之屍。臣爲

武功錄

二八 緬甸列傳中

四十六

四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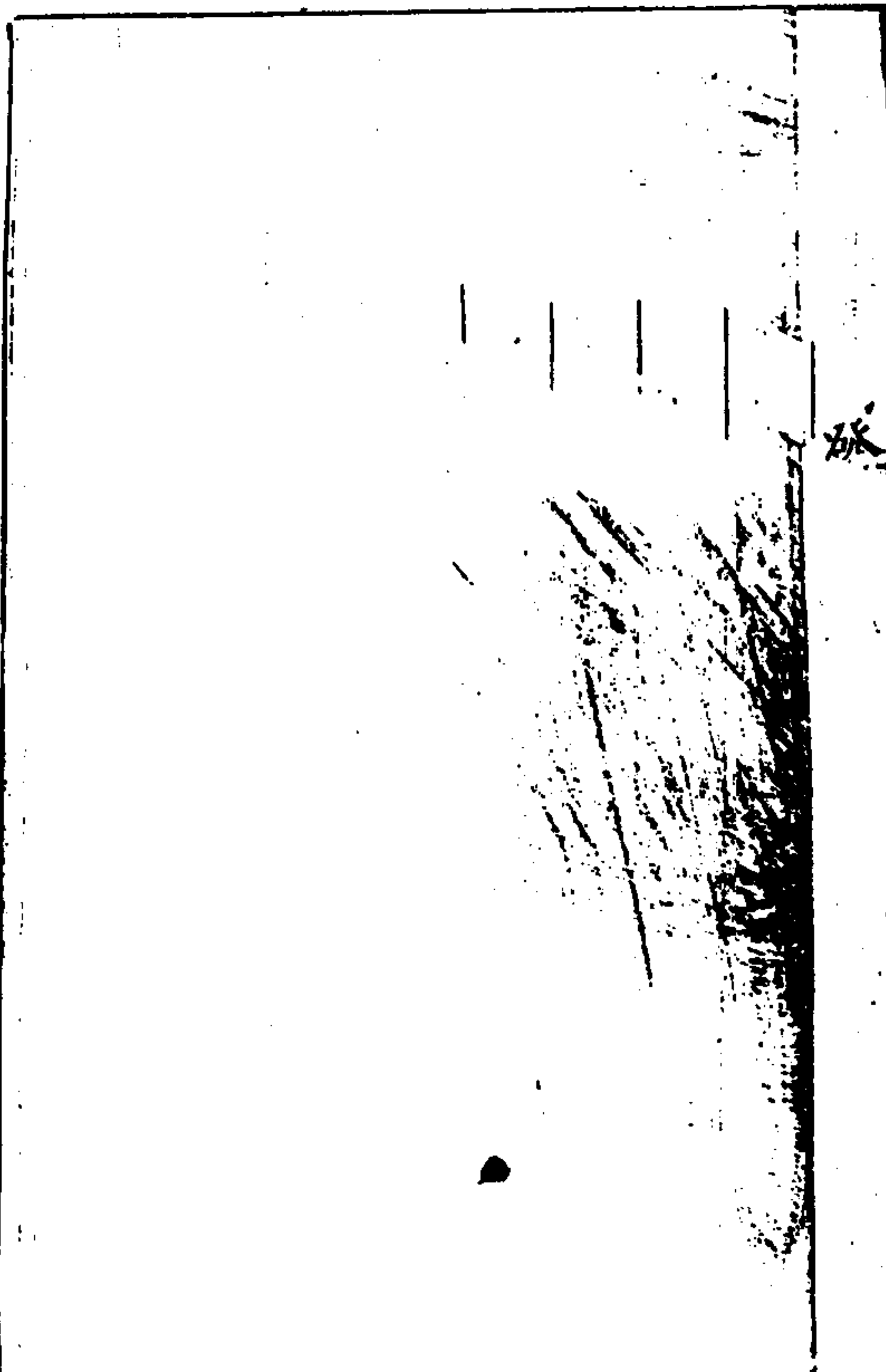
臺臣不能發。而發之者按臣。臣請以鼙鼓唯。陛下
財察。于是復上書請。賜查勘。以白心迹。論功與前
所奏同。書多不載。是後材等先後械至長安。有。詔
下鎮撫使卽訊。已。鎮撫使具以事請。上怒鞠獄不
以實。乃。詔秋官尚書李世達。御史大夫吳時來。廷
尉李棟。大會廷中。雜問。於是達等。案迤西事。材與天
俸皆坐法免。陳嚴之。陳克侯。宋儒。請貶秩一級。上
以材等虛報捷級。飾詐冒功。坐棄市。其後給諫大夫
唐堯欽。請以減死論書。奏竟不下。後壬辰春。孝廉
朱萬元等。計偕。乃先期陳于給諫王。建中。大略言丙

戊十二月初二日。孟養實使使者。送奉金銀瓶碗。剪
絨喇錦等物。求通貢。有狀。匿不以聞。於是中與御史
薛繼茂。請釋材。材竟當適邊。頃呼拜亂。天俸亦以火
器精。得出獄。立功。

武功錄

二九 緬甸列傳六

四十七



緬甸列傳下

是後猛養思個亦叛。先是莽應裡追個急。個窮來歸。降受我長官使。賜冠帶稱臣。亾何個復歸莽。乃引其衆阻夕波以爲險。是時庚寅五月也。其人狙詐而曠野。反覆小有隙。輒構兵相殺。常爲莽應裡主謀。號召諸土司兵。日夜殷殷不絕也。其聲仇思化。則曰殺我典守保井之人。聲仇思遠。則曰阻我古老買賣之路。不能忍小忿。皆此類。居三月。思遠以莽寇急遁。逃過孟拱。孟拱已棄城不保。於是罕烘思化詣軍門。願授我叅軍。往正其罪。孟拱聞思化授漢官。輒移書。給武功錄。緬甸列傳下。四十八。三十九。王。

言思化實導引緬兵。有狀。亾何給諫大夫張棟。察臺御史吳定。征南將軍沐昌祚疏。以其事。請下大司馬問狀。是時莽兵已至猛廣矣。欲以次第圖猛卯。因及蠻莫此。其志在三宜。甚不小也。先是猛廣夷目思仁。奪娶思禮母。不可得。竟遁逃走阿瓦。日夜引莽兵。莽兵乘勝跳驅攻迤西。會我裨將李朝宗。及思遠兵。鏖戰。思遠僅提兵五十人。寡弗當。乃退走猛養。莽兵遂逐北。縱火焚猛養房屋。亾筭。於是我軍以一軍軍金沙江。一軍軍邦坑。一軍軍等練。母令莽兵得艤舟而渡。恐一日起乎干崖。則斷我後路矣。是後我軍中

使使者張華。賫花幣撫壘。弄阿瓦說母助莽。壘弄人曰。洞吳實欲我殺猛廣。我今以天子賜母敢殺。乃送奉張華至洞吳。洞吳見漢使至喜。以爲猛廣無故。遮殺我往來者。我誠怒。漢第肯械繫猛廣人。到擺古。擺古自是稱臣奉約束。不蹂踐漢邊疆也。是時洞吳兵七萬。戰象四百頭。思個實式導之。而我師不滿三千人。都御史吳定。請赦鄧子龍罪。而御史詹事講。亦上書請出李林。皆復使視緬事。上不從。御史言。於是約思化。思豪兵可得七八千人。于時辛卯正月矣。會思遠有內變。思遠故孟養稱弄。稱弄者。漢言頭目也。孟養酋長思真。始爲莽所鹵略。時乃給思遠冠帶。佐酋母思氏。頃思氏物故。思遠遂自立爲宣尉。不忍殺。修之性動觸諸部夷。諸部夷聞緬至。輒給言送思真還。而思遠由此怨諸部夷。恫疑我。愈自殘虐。於是諸部夷殺思遠。妾二人。欲爲亂。而撫夷同知漆文昌。乃以思遠家口。及部夷寄盞西。緬兵由此攻猛廣。猛廣地極險。莽兵竟從間道擊破之。遂縱火燒房屋。略其罕烘。思禮家產而去。已莽酋欲乘勝至騰永。祭告墳墓。於是徵姚安鶴慶北勝諸土司兵。及請餉于南京。四川得二十萬羽。檄一日夜十餘發。至旁午。也是

武功錄

緬甸列傳下

四十九

王

時征南將軍及臺御史並詣永昌。趨大兵。大兵既雲翔而至。緬酋盡失魄。自度弗能當。皆驅兵象。反踵走蠻莫。行未至曩卯江。我師先已斷浮橋。緬兵復治橋得渡。我師追亾至那莫江。接戰。緬兵赴水溺死者三算。已復追亾至思個舊巢。會猛臉之衆出戰。我師偕思化兵轉鬪。獲旗鼓。俘斬甚多。於是兵憲張文耀。具以實告。而征南將軍。以爲思個雖譬猶口中蟲乎。然僞受緬印。蠶食猛密。以雍會爲部落。依壘弄爲應援。加以緬酋佐助。兵象案地形四平。又遼闊。獨苦天熱。難攻。度非兵十萬莫可者。繕甲練兵。而後圖之。不亦武功錄 緬甸列傳下 五十一

可乎。而裨將萬國春選毅騎二百。竟與思化兵乘勝。皆捕伏等練坡上下。令夜必舉火炬。偏立樹上。皆執三把于手。置二把樹下。高岡鳴金鼓。響呼動天地。緬所伏。去漢兵遠。望見火光如僮卒至。類十餘萬衆。是夜盡遁。我師躡其後。追亾五晝夜。緬兵亦首尾不暇畏。遂俘斬八十七級。捕獲生口二十三人。是時春深瘴作。臺御史馮應鳳。度勢不可以窮追。令班師以聞。詔賜吳定沐昌祚金四十兩。紵絲三表裏。張文耀等金二十兩。紵絲一表裏。文作等金十兩。潦文昌等金十兩。思化等金二十兩。是後給諫張應登。見以

爲滇事未能平定。上書條對八事。書多不載。載其略。大意謂騰永去京師三千里而遠。一應土司來請襲者。縣道不與勘結。一經駁覆。動二三十載。乃令土司晉事。強凌衆暴。無所不至。且如麗川。景東。鄧州。北勝。姚安。鶴慶。寧州。羅次。亦左蒙化。姚川之屬。夷兵最號慄勇。政宜拊循。以便調度。先是都御史吳定言。暹羅國在緬之後。牛哇喇在緬之旁。皆與緬世仇。今誠與之約。約冬初暹羅國攻其後。牛哇喇擾其左。我師乘而搗其中。而沉木邦。猛廣。猛羅。蠻莫。猛拱。孟養。迤西。皆新被殘破。而加以得榜。素有積忿。阿瓦。久懷不利。武功錄 緬甸列傳下 五十二

今誠以天子一介之使。咫尺之檄。往令其如思化。思豪近事。起而攻其後。此爲策一。各省直有正總戎一人。副總戎一人。而滇南獨以一總戎居其省會。去騰姚又二千餘里而遠。今騰永叅將。宜改副總戎。此爲策二。郡守皆無勅而獨永昌有之。誠以夷故。今撫夷同知。不宜拘九年轉遷之例。當隆其體統。以運同爵行同知事。此爲策三。鄧子龍往謂猛卯可屯。今蘿葡莊在三宜鼎足之中。度道里。北去騰衝。南甸。南去隴川。蠻莫。西去干崖。蓋達。東去小隴川。輕騎俱可。一日至獨去芒市二日。倘付子龍以屯。則由此北復

迤西。南圖思個。可省轉輸萬萬。此為策四。古者募民以實塞。今者中鹽以墾田。皆招遠人而成土著。今雲貴非隨征安置。則喬寓相羈。非遠避兵荒。則出遊官學。故多蜀產。今招之宜廣。以此屬編為一甲。令其新授墾屯。與土人一體肄業。大約占藉十年。而得為學官弟子。此為策五。做尚書王驥故事。凡武職有納粟百石者。陞一級。襲一輩。多者以陞級論。襲至三輩而止。必擬歸路。仍給劄付。以便銓授。此為策六。且往時緬無火器。今得之紅軍矣。我客兵一萬五千人。當以造火藥器械者。自為一營。使使者監造。而推擇武藝武功錄 八 緬甸列傳下 五十三

精絕。可作教師者。又為數營。令其歲時教習。而聽所司閱視。此為策七。土司喧塞。不得以金銀什物。各為常例。著為令。所不如約者。聽所在重以文法繩之。則承襲自速。此為策八。初丁丑歲。莽酋常使使者獻錦布。于時竊跡賞迤西思個事。請以優論。至是莽應裡復使孟璉。孟良。土舍。刀。派漢。黎京桂。奉象隻。赤面。而欲獻見。天子。以求通貢。是歲癸巳冬也。前是癸未兵憲胡心得。使使者小坑。携幣帛鞍馬。既入緬道。木邦。罕拔益。以人文。送奉至擺古。坑亦私出橐中裝。餽遺莽。莽喜報以錦布竹葉書。書詞大倨侮不敬。罕拔

傳以為納款。稱臣。請於是使使者趙贊等。賫金帛奉文告復往。而會莽瑞體死。應裡嗣。鴛鵲。不謁見。漢使辭賞。於是給諫大夫張鼎思劾奏。詔書讓劉維。胡心得。悞事。因。上。皆坐法免。由此議緬貢者有貳心矣。當是時。給諫大夫張貞觀。御史薛繼茂。方議貢賞。以為宜如乙酉賞土舍那怒故事。且賞賞莽應裡銀六十兩。表裏六之。子景邁荷。喊拍詔。銀四十兩。表裡四之。黎京桂。銀二十兩。表裡二之。京桂子文明。以從父死。請以邊方死事例。給銀三十兩。即使使者持漢節。往諭莽應裡。賫金葉緬文。得稱臣納貢。并還我迤武功錄 八 緬甸列傳下 五十三

西猛密。毋侵我屬夷如此。請名號印信。許其往來通貢不絕。於是御史臣李本固。偕征南將軍臣沐昌祚。都御史臣陳用賓。以為莽應裡象馬方託之璉良。而干戈據稱于阿瓦。前都御史吳定。所以議寢。抑有由也。愚以為昔者趙德明請粟于宋。而王旦議。詔有司具粟京師。今其來取。今亦宜使使者賚。欽賜至彼地。今應裡遣子受。賜隨具金葉緬文謝。恩。於是大會布政使臣郭棻。叅政使臣王橋。按察使臣楊歸儒。副使臣顧雲程。僉事臣王大謨。黃廷堅。都使臣錢中選。議即使使者李可久。賫金幣至孟良行賞。然後

張應亨以所賚榜文二道。一往景邁奔應龍。一往擺古奔應裡。它一切遣子受。賜謝。恩皆如約。然後申之以禁令。曰。母陽順而陰叛。母父貢而子犯。母籍報怨于思化。思化亦母過絕。緬賈令往來。母或啓蒙。敢議詔。及不如詔者。斬。檄到。奔酋竟不如詔。孟艮亦窘辱可久。令可久蒲伏見。可久以爲寧窘辱我。我終不令天下以漢使蒲伏而謁土酋乎。貢事。緬視罕拔以爲可否。前是丁丑。拔入未奔。奔陸喇常獻金銀葉緬書。緬錦奉。朝請。明年木邦假稱奔酋欲犯邊。御史劉維常行騰越宜諭之。已復使李可伍往奔。奔猶武功錄。八緬甸列傳下。五十五。送幣帛。致書辭如初。由此觀之。貢成不終成。皆拔往。往往敗。我事類如此。是後本固益知奔以欺貢。愚詐我。我所謂邊備宜預。乃上書請設隘。建堡。屯田。至周悉。其略曰。臣案滇以騰永爲門戶。而騰永又以三宣爲門戶。門戶撤而求堂奧之安。必不幾矣。請先陳所謂設隘之說。而後及堡及屯。可乎。今之布嶺。戶岡。邦中。吊橋。緬所由入。隴川。遮放。猛卯之隘也。等練。邦坑。邦欠。工回。緬所由入。隴川。遮放。猛卯之隘也。其間皆峻山絕險。臣請建爲八關。它如猛旗。旁近木邦。仙人。旁近布嶺。請建爲二小關。關堡既具。足以守險。然後議屯。

以臣而觀八關。獨布嶺田廣而沃。可屯兵一千人。請先創營房數百重。皆圍以土墻。開四大門。門以外卽屯。高山之泉。灌溉于頂。而復有小江。繞流入于蠻莫。江而去。此布嶺可守也。隴把雖至。等練二日而遠乎。然荒土可度。亦可屯兵一千人。倘創建如布嶺。誠足備緩急。此等練亦可守也。且於蠻哈。立守備一人。請居布嶺。而以蠻哈。戶岡。邦中。吊橋。屬之。然後緬不敢自干崖而入。等練立守備一人。請居隴把。而以等練。邦欠。邦坑。工回。猛旗。屬之。然後緬不敢自隴川而入。臣議已決。雅欲借費于府庫。而騰永可得三千。復借

武功錄。八緬甸列傳下。五十五。役夫于三宣。而騰永已欲募兵助之。于時國中屬而和者。十人而九。其一。懼及烟瘴者。詢及同知臣漆文昌。文昌以爲公懼烟瘴耶。布嶺曩何以列館而居。且滇南何地無瘴。第焚其山澤。則水泉自清。水泉自清。則烟瘴自消。書既奏。而征南將軍已言緬兵復圍蠻莫矣。始給諫許弘綱。以爲思仁新被緬破。賴漢兵得復立。今思禮既弱而不支。邊吏又幸寬假其罪。何乃遠走阿瓦。而直必以緬兵危蠻莫耶。此必子龍借思仁以誘緬。借緬以協上官。借上官以異留任。不欲有金山之調也。此何。緬兵竟至。於是思化諸部夷悉渡

河屯等練欲携妻小逃匿三宜。而會奔應裡引其弟雍罕。號召阿別。阿瓦。允墨。迤西。猛養。猛拱。諸夷方往。憂驚。期以丙午日至蠻莫。道路皆言送允墨以居乎。唯是備兵等練邦坑甚嚴。莽酋見兵衛甚設。乃退舍二十里。壁等朵待兵。而我師亦稍稍出等練。可二里許。自是之後。緬增兵至數萬。由此據蠻莫。襲等練。攻隴川。直抵南甸。如建瓴而下也。緬欲一軍由南甸犯騰越。以一軍由芒市犯永昌。於是都御史陳用賓請先治思仁永帽罪。迺縣重賞。購二酋頭。先是乙亥歲莽酋上緬文以為與思個相仇殺。非犯天朝。于時武功錄

緬甸列傳下 五十六

議者歸罪于于崖。經歷廖邦治計奸言危以動我。我大兵入于于崖隴川。費以千萬數。是時御史薛繼茂亦言緬非敢犯內地。給諫大夫李先芳言緬夷可以不治。或兢言無緬。至是緬寇擁眾數萬而來。直危我三宜矣。都御史奏劾當事者。尚徂目前無緬之說。請以玩寇論。而薛繼茂竟言臣非敢終始無緬。言緬自古不犯中國。犯自岳鳳始。鳳實非緬種也。且緬甸去永昌三月而遠。將軍聞傲即馳。何暇慮及調征。又輒踰時。而緬已云退乎。前後不蒙。蓋其故智。言如此。其後復上書陳治緬六事。事多不載。詔所奏備悉夷

情下大司馬問狀。於是用賓言實有緬。且不得不治狀。因請賜骸骨歸。是時甲午二月。將盡矣。廷中方議緬。緬捷乃至乎。捷。征南將軍臣沐昌祚頓首言。願陛下神靈。諸公卿石畫。將卒幸用命。叅將王一麟。攻插哈山。先登。斬首四級。捕虜一人。馬四蹄。都護使錢中選。攻上關。以卻敵先登。捕虜一人。斬首二十六級。獲馬二騎。器仗四十有三。中軍盧承爵。攻蠻哈。先登。斬首六級。獲緬盔及刀一。標一。王一麟。盧承爵。並攻等練。輟輟。絕河津。因至蠻莫。搜哈噉。卻敵。斬首三十六級。緬酋赴水溺死者二千餘人。攻隴川。小栗。柴武功錄

緬甸列傳下 五十七

歲壩。先登。斬首五十六級。獲緬器二百二十有四。是以四月班師也。事聞。賜征南將軍沐昌祚。都御史陳用賓。金三十兩。大紅紵絲二表裏。以二十金。賜虜承爵。張光胤。沐燦。以十五金。賜劉天衢。胡時鄰。郭棐。姚允陞。以十金。賜漆文昌。陳應奎。龐一葵。蔣在廷。余懋學。王伊。始思化與緬不相能。緬茶鹽毛纓諸什物。必仰給中國。由蠻莫而後入也。思化往往要而剽掠之。甚者緣邊諸樵獵。皆執以為俘。是緬所從來矣。何緬既敗。歸復我蠻莫。則思化當自度。化故起自猛密。秤弄。幸以禦緬積功勞。得除前罪。特授

土同知秩聽暫居蠻莫宜在感德輒引過之不暇而況思仁思華猶在緬乎是時化部曲凶慮四萬人而稱虓勇者不下七八千乃安之潞江不可去安之小隴又不可去安之羅川及思莊又不可去意中戀戀於蠻莫蠻莫本罕送故地也界在干崖之南隴川之西且猛密阿瓦洞吳擺古之上游乎去滇可數千里先是主計者議處思化或欲以蠻莫之壤爲蠻哈等練列關堡或欲以其地給旁近干崖諸夷卽藉其名以爲戍或欲犁其地以爲榛莽使賊入無所掠退無所守或又以爲緬爲中國患二十年矣諸夷所不外

武功錄

緬甸列傳下

五十八

四十九

隴川潞江則近災矣化乃請居永雅索贍養金五百牛種金五百竟洋洋驅象蠻莫去也

讚曰

莽酋乎莽酋乎始猶緬甸一部落耳嘉靖初莽紀歲爲思倫所殺幾中廢後莽噠喇滅楞子郎羗稍稍併木邦八百車里老撾孟養孟定六慰而有之而後漸自疆大也跨洞吳阻擺古豈不盛乎哉然而莽能未盛也岳鳳罕虔思順思箇思仁而盛也非然則莽去騰永且三月能持久乎曩楊給諫所言良是良是余獨怪思化復猶走蠻莫何哉蠻莫去擺古五千里部

武功錄

緬甸列傳下

五十九

五十

兵一萬人化豈謂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信然哉

羅雄者繼榮必六列傳

者繼榮羅雄人也。父濬為土吏。繼榮為豪于矣。濬妻沙氏有色。榮常欲彊通。沙氏不從。縊死。於是濬使使者希。以其事請。榮聞。部索使者。劔斬之。又恐濬益發也。乃弑濬。并皆繫其母隆氏。以滅口。由此遂反。榮為人長頭大鼻。眼如鳳。髮長至五尺。微鬚。兩手垂膝。居常常自喜曰。吾以此兩肘佩金玉。大如斗。豈不輸快乎。久之。僧人王道張道詣榮。所見榮貌奇。皆大驚。喜而榮亦喜。兩人皆善符術。習兵。至祭。煉甲丁。必取處妾。纒旗鼓。號為神兵。自謂能使人侯王也。榮

武功錄

羅雄者必六列傳

六十一

皆北面師事之。而林應鳳。梅懷春。楊達孝等。亦皆幸榮成事。而欲因以為大功。乃與王道輩。日夜賦甲兵。演戰象。於是募水西兵。馬。卜兵。古獍兵。及川貴兵。至者並數萬人。人人各自以為繼榮侯王之業。可旦莫就也。而獨水西兵不至。水西者。外弟隆有義所部也。有義以為繼榮無道。至反。獨奈何禍及吾姊乎。吾不蚤為之所。事敗。當隨坐。竟不就。自是之後。榮益驕恣。建黃屋。左羸。出入必乘輦。所過張旗幟。鼓吹。三軍並響呼。夾道而馳。非復曩時阿榮矣。乃欲東至馬達阿拜。西犯師宗六涼。南到豆溫水下。北臨亦佐普安。於

是殺處妾一人。祭告于於燕之神曰。土繼榮茲行其興乎。是時鄭壁巡臨元。劉紹恤巡普安。程正誼備臨安。皆以僉事本兵柄。於是三道兵衛甚設。皆并上赤白囊。告急于都御史劉世曾。御史李廷彥。唯恐土酋得一日以象馬蹂踐我境上乎。何。榮竟以阿東提兵數千人。壁法郎。遂擊破陡坡寨。斬土舍沙守東。土婦資氏二人。兵九人。已又以阿古提兵四千人入廣西。已以李志明提兵三千人。壁偏頭關。已又以周阿義提兵三千人。壁龍甸羊街子。入師宗。已又分三千人。壁鴨子塘。入六涼。而繼榮則恣情于色。慾聞土舍

武功錄

羅雄者必六列傳

六十一

海現妻資氏美。終乃奪之。以為已有。先是榮所築赤龍寨山。最高。廣六十里。建層樓鳳閣。圍以堅城。其下又有龍潭九口。甚險阻。盡三軍妻若子。並質于寨上。繼榮方得以縱一日之樂。色授魂與。而惴惴焉。兵已在頸矣。是歲乙酉十二月也。都御史乃與叅政使文作議。而以副使程正誼為將軍。軍師宗。金沙洋。為將軍。軍越州。僉事鄭壁為將軍。軍六涼。而適師宗者曰。我以裨將李廷之。提寧州。祿華。誥兵三千六百人。白極。提嶺峨。六志。貞兵五百九十人。姜師周。提廣西。昂尚才兵五百人。師宗。隴勝雲。普山。蛟兵二千四百人。

而賊不敢西入。適越州者曰：我以裨將馮惟良、袁國卿、提業兵三百四十人，陳禹謨、提霑益、受紹慶兵三千人，胡球、提舊、越州資氏兵二千人，田得泉、提牛業兵三百人，諸民懷，提尋甸、木遇、春兵一千人，而賊不敢南馳。適六涼者曰：我以裨將郭九疇、提路南、番騰雲、秦世文兵五百人，實宗正、提六涼、資世守兵一千人，王盤石、提新化、普同、春兵五百人，而賊不敢東突。而又以裨將金堂、提武定、俛世、功兵一千人，陳力、提亦佐、沙騰、蛟兵八百人，入普克，而賊不敢奔逸。於是偏將軍劉綬、劉紹、桂、萬、整、皆馳普、鮮、營，而期以十二

武功錄

木羅者

李三

四十一

者一萬一千四百人，此陛下之靈，社稷之福也。於是賜沐昌祚、劉世會金四十兩，紵絲四表裏，舒應龍金二十兩，二表裏，文作等金十兩，程正誼等十兩，祿華誥等八兩，諸公皆北鄉叩頭稱賀。是日即上書請建城池，因調曲靖衛左中所官軍備羅雄。上可之，賜所名曰定雄。前事漢官皆佩黑綬，託于郡城無所事事。今給者繼仁、莊由，令得居行夜之司，它一切獄訟簿書，屬漢吏。始普山蛟海現，妻資氏、隆有義來訟也。而我漢吏方以柱後惠文彈治之，彼繼榮乃陳兵數千，按劍而起。是後又有必六、必六者，亦羅雄諸土酋也。其先皆獯夷種，皆變文為羅，以自雄。前是者繼榮既伏誅，而以曲靖同知一人姚繼先、麗江同知一人越應奎、建城池，其後兩人一以予寧去，一以轉遷去。於是必六、電速、阿非、速理、阿擺、阿東、阿五得七人，乃帥四姓寨反，殺我土舍者繼仁，及李本忠、謝承賓等數十人。執我州守何倏、皇華使張雲錦二人，強諸百姓偕反。諸百姓皆曰：而奈何欲我為亂民乎？是時沙人三百人，聞州守急，馳州必六怒，乃殺七十人，追亡至河上，赴水溺死者百餘人。於是六等度不能得衆，乃疆州守，詳移檄太府，前沙賊反，幸賴必

武功錄

木羅者

李三

四十一

六擊敗走請哈必六等冠帶移如是母動漢兵吾以汝守質壁中汝守必如不吾約異日漢兵至我郊我必斷汝頭不貫汝守矣於是電旬人栢林等皆欲擊破六等顧聞六等言恐先發此反側子得敗乃公去乎是時備兵臨安者文作備兵曲靖者金從洋乃請于都御史劉世曾是日即以冠帶給必六電速二人令賊自相疑忌於是以工文奎諸瓊楊應元張鶴往張鶴與電速相得尤驩而文奎亦能以計給六等六等至不疑久之張文錦詳稱病篤文奎好謂必六等曰文錦誠病甚有如不可諱死則必謂女殺死奈何武功錄 史部雜史類 卷之六 六十四 四十五

當女以危法事敗女隨坐矣於是六等令錦去何又使使者自州守梓里來詳為學使者試學官僮子趨其子何為善往張鶴又以語必六州守父子俱執無為也六等又令為善去於是鶴等並謂必六曰公等頗忠順無他罪乃不肯使使者謝冠帶令軍門疑女慄桀也必六等曰有之誠當謝僉卒計不知出此即使阿吉偕張鶴等詣都御史都御史賞賚甚厚遣之歸六等亦不疑於是鶴等微以告州守及家屬五人令皆夷服闕匿諸瓊家居一二日會大風雪寒甚

次監門監門中酒醉於是州守得出走走江上而

李存忠皆并畫大計先已簡二十四營兵待援于外以故州守竟得度乃與妻屬從間路至曲靖也是時丙戌十二月朔也始州守度時必六等已覺乃縛張鶴丘文奎將梟斬之鶴哭謂必六曰賊汝豈以我為不能借州官去耶不去政欲全活女女殺我女亦隨手亡矣然我死天下必謂我終死賊孰與女死寧終汶汶遺臭萬年乎六等低徊者久之竟解縛先是都御史以叅將蔡兆吉將寧州軍軍師宗以守備張先聲將霑益軍軍越州以武生紀序統將隆有義軍軍普鮓已又使使者風馬蓬古樟沙夷兵並伐其謀期以二十七日裨將李存忠提者應科二十四營火兵胡來賓提資氏兵湛懷忠提安紹慶兵金堂提武定兵楊思忠提尋甸兵梅英提亦佐兵方齊提鐵索營兵魚鱗而至於於是攻大莊寨破之斬必六阿吾等首一百二十一級生得阿東阿卓等一百三十三人俘獲劉鎖等二百有四人攻都宜二硬寨破之斬首四十七級生得方俗阿恕脫寧等五十八人俘獲十八人攻阿邦至大箐還擊自硬普拖破之斬阿擺首二十級獲生口三人俘獲六人追亡斬首五十七級捕獲生口十三人俘獲十八口復攻大箐斬首二十七

武功錄 史部雜史類 卷之六 六十五 四十六

級獲生口五人。俘獲十九人。攻色屋下矣。孔阿野矣。弄迤西。曼渡江。擊洪行木。七黑安革本外。破之。斬阿墓首六十四級。捕獲生口者洗七十二人。俘獲一百一人。事聞。賜沐昌祚金三十兩。紵絲三表裏。賜文作等金十五兩。賜祿華誥服色。視四品。丘文奎隆有義。皆復官金十兩。賜王任重金八兩。劉世曾先有論賜告。於是上易羅雄州曰羅平。而調維摩州黃宇。以同知行羅雄事。何俊視維摩。

讚曰

余觀故志。求問其羅雄。羅雄者。唐之夷部也。而元竟以名州異哉。今一歲之間。兩酋迭起。大將軍皆殄滅之。幾無類。上幸賜所曰雄定。賜州曰羅平。豈不有味乎。聖謨洋洋也。以余而觀滇患。多發自保羅。大司農宋公纁謂羅雄諸酋。變羅而從羅也。豈無徵哉。不然。何曩時鐵索諸酋。多皆羅姓也。

金騰姚安叛兵列傳

兵金騰。兵尤深怨于裨將廖文雅。王化龍也。曰是安能奈此二人何。吾今大索此二人。執而僇之於社。於是諸軍皆大呼軍中。軍中出而應者。二千七百人。皆有狀。是時將軍劉縱行縣。聞武寧事。起自俗卒。疑所將卒。久未犒賞。且乏糧。此必然。即馳還壁。壁中口語藉藉有萌芽。已不可彌矣。縱迺熟視諸軍。諸軍先至者給銀。則人二錢。由此稍稍得解。且日諸軍并皆請裨將張應龍所。圍龍龍既被圍急。出橐中裝二十金。請釋。諸軍竟欲乘風舉火。因殺略其衆而後去。是時武功錄。金騰姚安叛兵列傳。乙酉三月也。備兵者吏傳龍。乃召同知陳克俊。通判陳晨守備李應南。議勞苦諸軍。諸軍叛。誠當罪至死。顧若等起田中從軍。且莫提桴鼓。借而將軍縱入隴川。於是岳鳳率妻子迎降于道左。縛致散奪等二十六人。戲下。此功多道。今待除諸軍罪。勿論賞。約諸軍旦日皆去。演武場畢。在犒諸軍。銀八五錢。縱必請以一金。於是約兵二千七百人。大率費金五千兩。而月糧亦與焉。御史李廷彥以其事請。上乃詔曰。軍士動輒鼓噪。脇增犒賞。蔑視法紀。漸不可長。於是以為撫馭者失宜。下大司馬問狀。是後姚營兵亦反。

金騰將軍三人募兵一萬人。先是御史蘇鬱念大理五郡歲轉輸費二萬久勞苦請騰永參將一人兵三千。臨安參將一人兵一千。它皆議罷有令。是時姚營兵寔鄧子龍統之。兵方乏月糧窘急。五百人並趨走入城。城中令曰。募軍有欲歸梓里者聽。資道里費。於是諸軍喜。皆決意謂兵急南昌人姜忻告欲歸。子龍見諸軍爭門入。喧嘩止勿入。於是諸軍盡反。踵走出門。並鼓噪。聲震郡中。直走演武所。鳴鼓張旗志。於是奪行間往來者馬。騎跳驅姚關。以木刻鷄毛。火炭響呼諸軍。諸軍窺左足而應者四千人。由此遂亂。多所

武以錄

二八八

六八

十一

殺略。忻乃曉諭諸軍。諸軍意欲去。政於新令。便向但不自喜。而寧為此廩廩。骨不避。終得敗。廩去乎。諸軍於是自言欲比先尚書王驥散軍事。每兵索銀十。八兩。以為治裝費。母缺歸。且日諸軍復引其眾圍馬官屯。殺八人。略三十人。於是同知添文昌。司理曾克。唯風諸軍。母擾諸軍。皆出所佩刀。曰。出三日。而不以治裝銀。至則請以此攻城。奪關。如言。郡中由此城門。做戒。道路不通。是時都御史蕭彥。案子龍失律狀。於法當調瀾滄。上可之。忻於是待罪行間。廼與兵備。王橋。曲靜。兵備。劉天衢。布政。戴燿。參議。陸萬垓。副使。

黃思近。僉事何存。教議。議以羽檄徵募兵三千人。北。勝。茫。蕩。雲。南。兵。五。千。人。備。永。昌。因。給。諸。叛。軍。口。糧。皆。得。支。三。季。令。解。散。而。以。偏。將。軍。劉。詔。監。之。趨。出。境。所。不。如。令。者。斬。是。時。已。丑。三。月。也。其。後。四。月。十。一。諸。軍。擁。眾。入。會。城。先。是。御。史。楊。紹。移。都。御。史。蕭。彥。恐。諸。軍。行。間。必。殺。略。廼。與。征。南。將。軍。沐。昌。祚。先。已。治。干。將。雄。戰。待。矣。諸。軍。度。不。可。久。明。日。出。行。至。板。橋。壘。又。明。日。至。楊。林。所。過。道。上。諸。軍。皆。張。旂。志。鳴。金。鼓。響。呼。揚。揚。躍。馬。而。馳。專。欲。殺。僇。人。以。示。威。重。無。人。寧。殺。軍。中。同。袍。者。必。不。至。索。弓。臥。鼓。行。是。時。道。上。屠。狗。賣。漿。者。

武以錄

二八八

六九

十二

皆閉戶避軍。諸軍皆好酒肉。所至輒使數十人先騎馬往。令屠酤治酒肉傳餐。及至或門閉無酒肉傳餐。諸軍直突入其門。搜索私屠酤。推破廬罌。斧斬其門。關而去。於是過上關。而虜二婦人。過大理。而虜二婦人。其殘忍類如此。先是都御史欲擊破諸軍于瀾滄。不可去已。至會城。又不可去。去楊林。至東山十里。此諸軍死所矣。於是。我。偏。將。軍。謝。崇。爵。秋。應。麟。引。寧。州。祿。華。誥。兵。武。之。僕。世。功。兵。至。裨。將。高。垣。裴。希。度。引。霽。益。安。紹。慶。兵。尋。甸。張。應。龍。兵。羅。咨。楊。垣。兵。至。至。者。四。面。是。時。都。御。史。躬。提。兵。至。楊。林。令。軍。中。傳。發。軍。中。勇。

氣益百倍。發行。捕至紅山。寧州之兵者義。身被六創。竟斬首五級而死。於是諸軍縛渠率李德范高漢王直受。至戲下。計緩我師。會莫我師亦堅壁。止舍休。且日平明。諸軍忽乘我不虞。突圍衝敵。而我寧州兵武定兵臨安兵雲南兵。尋旬兵一殲于土主山。再殲于大河口。斬首八十四級。捕獲六百八十人。奪獲被虜男婦三百二十口。馬羸五百八十二頭。頃之。都御史下所司案驗。釋一千三百餘人。此千餘人。先皆失行李。貧無資。於是以兵賍銀量給薪米而去。事聞。上以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賜蕭彥。冰昌祚。楊紹程。武功錄。八金賜戴燿等。以五金。賜張先聲等。給諫大夫王德完。案都御史御史疏。論劾鄧子龍。姜忻。趙景桂。材免忻。得調子龍。竟逮問。散兵事。案胡汝寧奏。大意謂管兵所以衛騰永。亦所以衛全道。奈何其撤之也。即謂以夷攻夷。聞土兵遠調。動經旬月。時當耕種。必解散而歸。勢難持久。有如永昌有急。其何以待。臣以爲滇南地產富饒。賦稅多免。兵餉民出粟米以贍兵。兵出死力以衛民。於計便甚。比及朶顏坐食中國者。大不相同。可撫而不可勦也。

讚曰

三辰不明。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率爲將。信哉是言也。鄉兵黔南所自有。獨以莊兵土兵。羅兵番兵。聞今上卽位以來。威暢六詔。幸而無所大用。武鐵鎖箚之戰。臨安之戰。緬甸之戰。皆西南大事也。金騰姚安。昔用爾以破滅夷。今不免用夷以破滅爾。爾豈以爲而將軍微。獨忘我耶。不然。何其敢于叛也。

武功錄

八金賜戴燿等

萬曆武功錄卷之七

翰林院添註符詔羅九思

中三邊

俺答列傳上

順義王俺答。阿著子也。或言認阿郎子。三代以上有。熏鬻山戎淳維。獫狁秦漢匈奴。唐突厥。宋契丹。皆居於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驢。羸馱駒駝。驛奚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以革作帳。然今已習屋居。有文書。類獸篆所奏。皆從左而右。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

武功錄

俺答列傳卷一

一

漢書西域傳

肉食土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喜盜。好殺。輕生嗜利。刻木封箭為信。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挾弓馬長技。上下山谷間。往來聚散。倏忽如風雨。饑渴不倦。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有名不諱。而無字。大畧猶有匈奴風。漢時匈奴最強大。而烏桓亦盛。漢末為鮮卑所滅。鮮卑衰而蠕蠕强大。與魏為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李靖滅之。後五代以及宋。

契丹為盛。後女真滅契丹。於是侵中國。遂僭帝號。號金。其所部蒙古。太赤烏。塔塔兒。克列。亦各有分地。後蒙古又并諸部。滅女真。及宋國。號元。按元之先。蒼色。狼與白鹿配。度騰吉思水。至幹灘河源。不見罕山。生巴塔赤罕。巴塔赤罕。生塔馬察。至十二世。日孛端察兒始大。先是日孛端察兒之母。阿蘭果火。寡居。夜寢。有明光照腹。果生日孛端察兒。日孛端察兒生也。速亥也。速亥生鐵木真。以孛兒赤斤為姓。父之也。速亥死。鐵木真幼。其部曲多散歸它部。泰赤烏。泰赤烏遂合七部諸精兵。攻鐵木真。鐵木真亦與其母月

武功錄

俺答列傳卷一

二

漢書西域傳

輪率部曲為十三翼。大擊泰赤烏。破之。於是諸部曲皆嘆曰。鐵木真衣人以衣。乘人以馬。吾當歸之。由此赤烏遂微。鐵木真益盛。是時金塔塔兒亦叛。鐵木真帥眾從金師討平之。授木真察兀。秃魯察兀。秃魯。猶漢言招討使也。自是之後。鐵木真復破乃蠻。太陽罕。而部曲多相率來降。鐵木真黨於是稱強矣。明年遂攻西夏。破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畧而還。益大會諸酋長。幹灘河。建九游白旂。自稱吉思可汗。為元太祖。居沙漠。凡四世。有五十七年。然後傳忽必烈。始遷都燕京。為世祖。歷十四帝。於是元百六十三載矣。而

高皇帝即位。遂元順帝。走應昌。既三年崩。愛猷識里達刺嗣。十一年。愛猷識里達刺崩。脫古思帖木兒嗣。虜所推爲可汗。而漢所封爲崇禮侯。買的里八剌矣。其二十一年。藍玉出大寧。破虜於古慶州北。脫古思帖木兒遂走。獲其子地保奴。於是部夷也。速迭兒窺隙。遂弑之。頃胡中立坤帖木兒。始去帝號。稱可汗。而猛哥帖木兒最倔強。亦立爲瓦剌王。然爲韃靼部酋。非其種也。而瓦剌地在甘涼外邊北山。是時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國公老撒等。皆擅兵。可汗弗能制。其二十二年秋。捏怯來部款塞請歸降。稱臣。其二十五年。上遣周興等擊也。速迭兒聲其弑君之罪。破走之。其後大酋脫列干等款塞。而可汗及猛哥送款北平。佐兵。頃之。坤帖木兒死。鬼力赤嗣。鬼力赤雖非元苗裔乎。然自順帝至鬼力赤。已七世矣。以故部曲多叛者。賴太保阿魯台。知院阿魯帖木兒。太尉乃兒不花。撫緝其衆。得不亂。而太師右丞相馬兒台。哈咱太傅右丞相也。孫台及瓦剌。又皆本兵柄。稱強不受可汗約。甚亡可奈何。是歲建文三年也。其明年。文皇帝新卽位。使使者風諭韃靼。可汗鬼力赤得通貢。久不報。而會可汗阿魯台與瓦剌馬哈木相攻殺。是

武功錄

卷七

七

四〇七

年馬哈木阿魯台並入貢。其四年春。上復賜韃靼可汗鬼力赤璽書。復不報。其五年。上有詔讓阿魯台。其六年。阿魯台求得蒙古宗人本雅失里迎歸。於是殺鬼力赤。而立本雅失里。其明年春。上遣給諫郭驥往諭虜虜殺驥不報。其五月。瓦剌三酋馬哈木等。不附阿魯台。且莫相攻殺。因倪首係頸獻見。上願委質爲藩臣。世共貢獻。上以虜殺我行人故。遂受三酋降。詔封瓦剌馬哈木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義王。於是賜印綬。俾撓本雅失里。其明年七月。遣淇國公福將五將軍出塞擊之。尚書夏原吉議以爲師出塞遠。餉難。請用武剛車三萬輛。大率轉餉二十萬石。踵軍行十日。請築一城貯之。又十日。築城亦如之。上曰善。於是名所築城曰殺胡。曰平胡。居頃之。果敗阿魯台諸將。丘福等於臚胸河。其明年三月。上親勒兵十萬。發京師。大閱於鳴鑿鎮。出塞至清水原。地鹹鹵。水泉不可食。軍苦渴。上默禱而泉沛出。賜名神應泉。其四月。次溲海。其五月。至幹灘河。幹灘河者。元太祖始興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戰大敗。遂引去。是時阿魯台請降。并欲得女直諸番內屬。廷臣皆以爲便可施行。獨學士黃淮以爲虜狼子

武功錄

卷七

四

四〇七

野心散則易制得併為一則勢專難圖上甚善之乃不許平大破於靜虜鎮勒石玄石坡禽胡山清泉流而還先是士饑上以大官所儲給三軍軍食已乃食次開平張易大酺將士士酺已乃肉食其親愛士卒類如此居歲餘瓦刺馬哈木殺本雅失里立答里巴其明年七月阿魯台與瓦刺相仇殺窮蹙南保塞乞降請討馬哈木上受之詔封阿魯台為和寧王母若妻封夫人是後瓦刺以和寧王故朝貢不至數犯邊其明年三月上自將兵征瓦刺待邊其六月至撒里哈兒與馬哈木太平亭羅達戰擊破之追亡逐北至土刺河瓦刺逐上乃班師是時阿魯台稱病遣使請行在所其明年十一月瓦刺馬哈木貢馬請死罪居歲餘馬哈木死子脫懽嗣其二十年春阿魯台結兀良哈叛去寇典和上親征類于上帝告于宗廟社稷厥明載承天門馮居庸北山川告旂纛太歲風師雷師雨師又四日至鷄鳴山阿魯台大懼盡棄其輜重於闊灣海旁遁去我軍捕其牛畜而還其五月五日上復親征宴羣臣丁卯大閱御製平胡三曲俾將士咸詠歌庚午召列侯騎射辛未發隰寧北征擊阿魯台破之遂擊兀良哈蕩

其巢而還是時阿魯台弒其主本雅失里而自立本雅失里妻率其妻若子來朝其二十一年夏阿魯台為脫懽所敗人畜殆盡其秋上親征阿魯台其九月駕次沙城知院阿先等來降其十月次土莊堡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等來降上大說賜也先土干姓名金忠封忠勇王時故元苗裔為馬哈木阿魯台所殺儻殆盡金忠或言本雅失里子或言答里巴子或言答里巴弟之子其十一月還歸以之虜降將屢告阿魯台弒主霄人違天逆命當誅願捐軀為士卒先上曰而休矣兵數動即朕猶厭之況下人乎吾欲自戢也金忠曰如邊人荼毒何上曰卿意故善然事須有名漢文帝言漢邊不自先姑待之其明年開平將奏虜竊入數盜邊請討之其四月上親征道應昌阿魯台遁走其六月次答蘭納木兒河弗見一虜而還是夜上夢神為我言上帝好生者再乃遣使諭虜令自歸乃班師次榆木川而崩當是時內帑以數擊胡匱士苦騷動先是廷臣伏闕下以死爭大司農原吉繫掖庭大司馬賓自縊死然虜亦以積威大創不復肆如異時乃上竟以賚方廂焉豈不哀哉洪熙初賜本雅失里妻妻母米月五石會胡中諸

武功錄

集卷之二

三

武功錄

集卷之二

六

四

首數相構戰塞下。款塞言欲降。上有詔。詔大將軍武安侯亨。大畧言虜多詐。受降如受敵。宜嚴為備邊。其宣德元年。馬哈木之子脫歡。遣使進馬。令嗣父王。其明年。阿魯台脫歡亦力把力。王歪思各遣使朝貢。其明年。脫歡歪思又各遣使朝貢。賜之金綺。加賜歪思弓刀甲冑。其七年九月。阿魯台殺敗兀良哈。遂住牧遼東塞。明年。阿魯台遣使自遼東入貢。上方英武。閑武事。以為往虜自宜大入。今願從遼東。此必有以乘我者。詔大將軍備邊。邊益嚴。其九年。夏。瓦剌王脫歡。攻殺阿魯台。欲領其眾。眾不附。乃求故元苗裔。武功錄。卷一。傳。卷一。王。四。八。脫脫不花立之。居于漠北。哈喇噴諸虜皆應之。於是脫歡來。上阿魯台捷。且獻前元玉璽。其九月。阿魯台子阿卜只俺降。上納之。授中府都督。阿魯台部遂亡。剌獨盛。其正統元年。脫歡與其部酋朵兒只伯不服。數仇殺其二年。脫脫不花來貢馬。其三年。臺御史王驥。敗阿台虜於塞下。朵兒只伯走死。其四年。五年。虜驟貢馬。其六年。冬。脫脫不花及其太師淮王也先。遣使者貢馬。賜予可汗。與太師等。也先。脫歡子也。其八年。也先及阿魯骨。遣人貢馬。是時脫脫不花弱。而也先強盛。乃以其姊妻脫脫不花。因挾脫脫不花。

竝入貢。得金幣無算。使人皆館京師。逾春始遣還。所過時肆殺畧。我往來通事人變詐。出好語。輸我中國實虛也。也先遂因通事人請婚中國。通事人詳應曰。諾。已謾之曰。也先喜。已通事人面謾曰。吾為若奏。上幸報可矣。也先復大喜。自以為得和親中國。廼誇詡張諸酋。揚揚大自雄也。而朵兒只伯又死。无返顧憂。侵驕不可忍。其十三年十月。上谷將楊洪。破阿台部于塞下。其十四年春。遣二千人大貢馬為聘。而朝廷曾未知之也。詔對殊無一言半辭。及和親事也。先始大媿恨。其七月。盡發其種落。大入雲中。上谷武功錄。卷一。傳。卷一。王。四。八。邊而會中貴人王振用事。顧自憙。怙中國威重。以為虜當可以聲勢壓也。佐。止親征。大臣皆不得與議。於是公卿皆伏。關上章。章留中不從。丙戌。命中貴人金瑛輔。邠王宿衛。而。上自京師。出居庸。過懷來。至上谷。天大風雨。雷鳴。其八月辛酉。師覆於土木。上遂北狩。百官廷勅振罪。振族誅。景皇帝以。皇太后命。卽。皇帝位。遂尊。上為太上皇帝。時國遭大變。眾恇索無固志。侍講程依天官。倡言當從都。公卿業有遣家室南避者。獨尚書謙痛哭。抗疏。稱引宋南渡事。以為鑒。而中貴人金瑛亦以謙議為是。遂寢。

其十月虜復入寇。上谷廣昌破紫荆關。遂擁上皇南進。簿於都圻。宣索大臣王直、胡濙、于謙等。詣行在。以觀中國俯仰。於是遣通政使復中書舍人榮克九卿如虜帥朝。上皇。上皇微語曰：彼無善意。宜亟反。是日虜焚長陵。獻陵。景陵殿寢門。遊騎四出。南至於盧溝。廷議欲鍵九門。清野以老敵。尚書于謙曰：不有戰何以守。於是躬擐甲。先將士出。反闔德勝門。而軍示士。率必死。前簿虜敗之。大將軍石亨軍彰義門。戰疾力。又敗之。侯孫鏗、王通中外夾擊。又敗之。虜勢沮。而諸勤王兵以次集。於是謙檄諸路募番

武功錄

之無列傳卷一

九

九

漢軍能禽斬也。先自效者。予萬金。爵上公也。先心內懼。遂遁。而伯顏木帖兒奉。上皇出紫荆關。詔諸將分兵躡虜於清風店。大破之。而遣諸邊將各還鎮。於是都御史沈固。軍上谷。尚書石璞。軍雲中。都御史羅通。都督范廣。軍山西。都督王通。軍天壽山。都御史王竑。軍居庸。起周忱為司空。鎮撫株陵。令轉蘇松餉。於是戰守盡大具。而虜使來諭平。方虜圍上谷時。擁上皇。索金幣。約賂至。駕歸。偏將軍郭登善戰守備。益力。狗雲中。雲中備亦如之。至都城。虜益以。上皇為盾。肆危言。譙讓少保于謙。颺言曰：豈亦未嘗聞夫

社稷為重。君為輕乎。於是與石亨等引兵疾力戰。發巨砲擊虜。虜死無算。殺其酋長鐵頭元帥。虜始知留上皇。終不得大賂。乃以好使奉。上皇迴蹕還京。師。遂居南宮。大赦天下。時景泰元年八月也。是後瓦刺酋知院阿刺遣使貢馬請和。賜勅答之。其九月。普化遣皮兒馬黑麻貢馬。普化即脫脫不花也。其明年也。先欲自立為可汗。數攻普化。且來貢馬。我報之。稱也。先為瓦刺都總兵答刺罕太師。淮王大酋長中書右丞相。其明年春。瓦刺同牟撤來。王子遣使貢馬。是年也。先怨普化。不立其姊子為太子。而立其庶子。

武功錄

之無列傳卷一

九

九

遂攻敗普化。遣使來獻捷。時普化以數十騎遁去也。先盡得其妻子人畜。其十月。又遣使來朝貢馬。且乞命使通往來。下廷議。當是時也。先使每至京。幾千人往來。殺畧人畜。益驕橫無忌。虜又東結朶顏。西交哈密。脇引赤斤蒙古。往往窺塞下。言官以為虜懷窺伺。宜絕勿報使。執政以為難。下戎部尚書謙曰：臣職本兵。獨知有兵。脫賊犯順。即當行天誅。使事臣不敢知也。制曰：使勿遣。於是勅也。先言太師求報使一本。欲遣。第念往遣報。小人言語短長。傷和好無益。故不遣人來朝貢。多乃至三千餘。邊人苦之。邊將請謝絕。

朕念大師忠義姑聽。後少遣臨遣時與總目關會得為詐冒防。其明年正月宴瓦刺使臣察占等二千八百七十六人于儀部。勅賜其酋長正副使二十二二人遷都督都指揮指揮千戶等官賞犀金銀帶有差。它皆賞段絹靴帽。至十餘萬。其七月也。先攻敗普化。普化敗奔兀良哈。依沙不丹沙不丹殺普化也。先聞之遂聚其族類殺之前元之裔。殲焉。乃自稱大元田盛大克汗。西史稱由盛改元添元。田盛華言天聖也。冒元之稱實非元裔。是後虜皆瓦刺種矣。事聞下禮官議而儀制郎章綸言可汗在戎狄則帝者之號觀其上武功錄

武功錄

卷一

二

三

來之地。而以輕銳屯沙窩。漠南之虜患蓋自是始也。昌平侯楊洪請出軍三道討之。與都督俊意同。獨少保謙以為虜方奉。上皇駕南還。討之無名。上竟如謙議。天順初也。先有平章哈刺者欲繼也。先為太師也。先不許。因襲敗也。先走死。後哈刺又為孛來所殺而立也。先之子為可汗。始號小王子。小王子也者。謀稱也。先時號普化大王。已小。王故也。小。王子既立。無眾受制於孛來。癘王子亡何。孛來殺小王子。於是營於塞下之涼亭林子。時亦款塞求食。其二年春。孛來阿羅出。始入河套。安遠侯柳溥禦之。輒敗。其三年八月。胡騎大寇我雲中。直擣鴈門。忻代殺畧亡。集去復寇我上谷。其五年六月。胡騎入河西。大將軍仇廉禦之。敗績。遂度河。大畧當是時。孛來稍衰。而其大酋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出。猛可少師。與孛來癘王子讐殺而立。脫思為可汗。亦曰小王子。虜中言脫思者。故孛來所殺小王子從兄也。脫思既立。虜眾小定。而脫思弱。不能制其下。各酋擁兵自便。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出。遂大入河套。然相猜忌。不敢深入為寇。時亦遣人貢馬。然兩酋必後先。按躡於道。恐中國有所左右也。其成化元年二月。彗星見西北。長三丈餘。三閱月

武功錄

卷一

二

三

乃滅。是時瓦剌太師阿失帖木兒使人貢由喜峯口入。挾三衛夷與俱。先是北使入貢由大同。三衛使從喜峯口。而北使至。賞資燕勞。類優於他夷。以勝國遺孽故。至是忽自異。部以聞。詔言北使既混同三衛。直以三衛夷禮禮之。紉其心。虜使恚。有違言。通事人諭之。故上書伏罪。乃遇以故禮。如初。於是著為令。令歲冬農隙時。聽遣使。使毋過三四十人。使從雲中入。頃之。阿羅出結哈密北山旱西洋部首。訖加思蘭。李來結其同部酋長。毛里孩各為黨。又東通朵顏。而中國被虜。若亡命者為鄉導。其九月。遂自河套。大入榆林。撫臣項忠。盧祥。任壽。敗之。會李來與毛里孩。忽相仇殺。乃引去。我內邊自是多事矣。已而虜又入我雲中。塞。是年訖加思蘭。攻殺阿羅出。併其眾。而結滿魯都。僭稱可汗。以訖加思蘭為太師。入於河套。大轉入雲中。上命撫寧侯行邊。故可罕脫思。不知所終。滿魯都亦瓦剌部首。或云脫思族。李羅忽。或云即李來。其五年秋。訖加思蘭與毛里孩。七烈忽。李羅大入榆林塞。已入上谷塞。轉寇朔方。遂至於固原。其六年秋。七月。阿羅出餘眾。寇榆林。撫寧侯擊却之。其九月。臺御史王越。巡邊。敗虜於平崖窰川。又敗之黃草梁。其

冬。毛里孩及其別部酋七烈忽。寇關中。大將軍劉聚擊敗七烈忽。餘虜引去。其七年。王越奏乞搜套。復東勝。乃遣侍郎葉盛行邊。上方畧。盛不知要領。奏不可。遂寢。其秋。置榆林衛。始葺內垣也。其八年秋。七月。撫臣馬文昇。敗虜於黑水口。禽其平章鐵烈孫。斬首數千。其八月。李來引阿里孩男阿扯來營眾入於河套。其九月。虜寇固原。馬文昇伏兵湯洋嶺。敗之。斬首虜凡二百級。其九月。撫臣余子俊。築延綏邊垣。徙鎮榆林。虜知有備。不敢居套者。垂二十餘年。其八月。王越帥兵捕虜於河套。出榆林塞。行四日餘。襲虜營。大破之。虜懼。益徙而北。其十月。虜來貢馬。是月。虜寇廣寧。虜可汗滿魯都。寇宣大。轉寇甘涼。又遣使貢馬。其十一月。虜訖加思蘭。大畧於鞏涼。是月。滿魯都寇上谷塞。其十一年。撫臣徐廷璋。築寧夏河東邊垣。其十二年春。訖加思蘭亦寇上谷塞。其十三年冬。虜可汗滿魯都。太師訖加思蘭。遣桶哈阿忽烈。千七百五十人。貢馬及橐佗五千。當是時。訖加思蘭以女妻滿魯都。欲代滿魯都為可汗。恐眾不服。廼謀殺滿魯都。而立幹赤來為可汗。不克。為滿魯都所覺。遂殺訖加思蘭。併其眾。其十六年春。二月。滿魯都寇榆林。其三月。尚

書王越等率兵出塞捕虜。至威寧海。捷首虜凡四百三十七級。其十七年。滿魯都太師馬亦思因寇上谷。塞聲言報威寧海之怨也。是時大司農帥京營兵禦之。虜引出。其十八年春二月。山西臺御史何喬新敗虜於灰溝。其冬。滿魯都死。馬亦思因立把禿猛可爲可汗。亦曰小王子。尋遣使貢馬。其十九年。馬亦思因寇上谷塞。其四月。寇興和。是年。虜驟入宣大烽火通於長安。其二十年冬。虜騎寇雲中塞。其二十一年春。虜入開原塞。其冬。入甘涼蘭鞏。弘治元年夏。虜可汗部及答刺忽諸部入貢。其冬。虜可汗把禿猛可死。弟武功錄

武功錄

八條卷列傳二卷一

五

餘

大爲邊患。火篩者。故小王子部夷也。畜產富厚。倍小王子。小王子數與爭雄長。而議者言虜入貢。從邊關諸隘。孰險夷。又瞰知我兵力。於伏患不小。請閉關却貢。而火篩遂邀結諸部入河套。殺畧吏民。其十年冬十一月。火篩寇宣大。其十二月。寇甘涼。是月。虜遣使貢馬。時火可汗因火篩相仇殺漸衰。十一年冬。十月。虜迭入榆林寧夏大同。其十一月。瓦刺部遣人貢馬。十三年春正月。火篩寇上谷。其二月。詐敗我師於雲中。長安戒嚴。其七月。火篩寇榆林。其十月。寇順聖。其十一月。寇偏頭關。其十二月。遂入於河套。其十四年。武功錄

武功錄

八條卷列傳二卷一

二六

餘

言京師也。上命臺御史楊一清嚴備之。其十八年夏。虜寇宣大時。武廟初即位。命史琳及保國公出京。兵禦之。琳等於是分道而出。逐虜。虜不勝。引去。已復入固原。塞頃之。虜寇虞臺嶺。大將軍白玉戰敗。其九月。虜自花馬池入。陷清水營。大畧固原。平涼。安會而去。其十二月。火箭帥其子。大入寧夏。臺御史楊一清禦之。虜引去。亡何。孝宗宴駕。逆瑾竊柄。輔臣本兵諸督府經國者。接踵逐去。而邊大圯。是年秋七月。巳丑。彗星見於參井。入北斗。至於戊戌。乃滅。其九月。制置使楊一清奏復城東勝。守河套。不報。其四年春。武功錄

虜寇寧夏。巳寇花馬池。大將軍方寬禦之。中流矢卒。其十一月。火箭與小王子相仇殺。太師亦不刺殺小王子。而小王子長子。阿爾倫台吉。遁入於海西。居青海。蠶食諸番夷。諸番夷畏之。而河西始有虜患矣。其七年冬。虜可汗伯顏猛可。禪仲子。阿不亥。阿著。卜孫伯顏生三子。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嗔。久之。阿爾倫死。遺二子。長卜赤。次七明。皆幼孤。伯顏乃以阿著嗣。稱小王子。是年虜寇固靖。遊擊史鏞敗之。虜潰去。其八年秋。虜寇雲中。又寇上谷。其十年春。寇固原。其秋。又寇花馬池。畧秦隴。又轉寇大白羊口。將逼居庸。

關。詔侍郎丁鳳都督劉暉。出京營軍禦之。虜亦引去。其十一年秋。虜寇宣大。其冬。虜突入白羊口。其十二年夏。虜寇朔方。其秋。大入花馬池。秦隴大震。頃寇陽和。巳寇上谷。備守張杲禦之。虜遂解去。是年阿兒禿廝亦不刺往歸。小王子。其十五年秋。瓦刺與土魯番相仇。自是瓦刺部徙而西。不為我患害。其十六年。虜寇花馬池。時虜可汗阿著死。部人立故阿爾倫台吉之長子。卜赤。號亦克罕。亦克罕者。虜言可汗也。亦可罕控弦之士七萬。為營五。在偏頭西北。威寧海。大沙窩。古雲中。五原郡地也。別部四。北部曰兀良哈。叛去。不服從。東部三。曰岡流。曰罕哈。曰爾嗔。大營七。眾可六七萬。直上谷。南部二。曰哈刺嗔。曰哈速。大營各一。眾可二萬。直雲中。西部三。曰應紹。不。曰阿兒禿廝。曰滿官。嗔。大營二十五。眾可十三萬。直榆林。又西為瓦刺。眾可五萬。直酒泉。大氏亦克罕所統部。皆瓦刺種。而在故地者。猶稱瓦刺云。亦克罕部。東至朶顏。西至哈密。控弦之士三十萬。皆旁我漠南。而故和林地。則黃毛諸達。虜居之。向勢弱。近頗聞漸强大矣。其後亦克罕。卜赤死。而不及兒台吉。稱小王子。不及兒台吉。即七明。或曰。卜赤子也。阿著生六子。長吉囊。次俺

答次兀慎一克打兒汗那言。次老把都。次那林台吉。次我托那言。吉囊居河套生子男二十有一人。長吉能。次大那顏。次小那顏。次僧戒阿不孩。次革革阿不孩。次孛吉兒阿不孩。次阿卜害。次虎刺吉。次祝囊權。次赫台吉。次狼台吉。次都喇台吉。次肯騰台吉。次格力箇台吉。次那木漢台吉。次白馬台吉。次威正台吉。次黃台吉。次打兒漢台吉。次良定台吉。次筆寫契台吉。次女子一。討賴。或言子一。委兀慎打兒汗台吉。或言子四。曰吉能。曰打兒漢台吉。曰銀錠把都兒台吉。曰筆寫契台吉。通貢傳及收市答問吉能生五子。長把都兒黃

武功錄 卷一 係名列傳上卷一 九

多羅土蠻把都黃台吉。曰麥力良台吉。曰着力兒台吉。曰克鄒台吉。擁衆十餘萬。恃其蕃盛。數與俺答爭強。盛爲蘄遼。迤東患害。而俺答亦有衆十餘萬。精銳者可三萬。馬四十萬。橐駝牛羊百萬。歲時居雲中。上谷迤北。橫行塞外。嘉靖初。肅皇帝至神聖。慮無不在邊。以楊文襄一清。胡端敏世寧。李康惠承勛。相繼爲本兵。日嚴邊。然於元年春。虜猶寇花馬池乎。其夏寇固原。其三年。寇上谷龍門所。備守馬驥禦之。虜引去。曩時應紹不爲營者。十其部酋曰阿速。曰哈刺噴。曰舍奴郎。曰李來。曰當刺。曰兀罕。曰失保噴。曰叭爾。武勛錄 天倫系列傳上卷一 三放曰荒花旦。曰奴母噴。曰塔不乃麻。故屬亦不刺。亦不刺後亡去。遂各散逸。獨哈喇噴存。始阿爾禿廝爲營者七。亦屬亦不刺。已歸吉囊。合爲營者四。其部酋曰呼合廝。曰偶甚。曰叭哈思納。曰打郎。亡慮四萬人。滿官噴爲營者八。始屬火篩。已屬安灘。安灘卽俺答也。於是合而爲營者六。其酋長曰多羅田。田土悶畏吾兒。曰兀慎。曰擺腰。曰兀魯。曰土吉刺。亦四萬人。於是吉囊俺答復強大矣。其五年。寇井坪。其六年。寇葛峪。其八年。深入我朔州。是時制置使王瓊修邊。據要害甚備。其十年。西度套河。益恃其篤悍。擁十萬餘騎。

至延綏。聲言入貢買賣。實欲困圍我墩臺。其十一年。虜道松潘漳腦。蜀西塞。是歲虜中王住子亡。抵於漢。為偏頭軍江咬住。言小王子將引眾四五百萬。大入塞。有狀。先是雲中臺御史何棟。以彗星再見。其應當在邊事。請增宣大總制及都督。詔可之。推擇御史大大劉源清。都督同知邵永往。其十二月。吉囊帥四萬騎。踏水出套。潛伏山後。欲西搶。迺先遣千餘騎。從石甫兒渡河。往野馬川。且日千餘騎。度煖泉兒。與沙山虜。竝西南走。許言寇亦不刺。五郎漢。以出漢不意。頃之。侵我鎮遠關。我王將軍效斬首虜。凡一百四

武功錄

天集卷之二十一

三

四

十級。然自是雲中虜。皆入套。益為河西患矣。按輿圖。河套在東。賀蘭山在西。天隔以黃河。不可渡。十數年。而來。虜乃用牛羊皮。為渾脫。雖夏秋亦可浮水渡矣。以故套虜。得入山後。而長流水。青山墩。虜亦東北走。然西行。則必奔蘆塘。松山。土豹嶺。以犯蘭靖莊涼間。殆亡虛日。其十月。大同一卒王福勝。以帥李瑾治兵嚴。集眾弒之。執中丞潘倣。嬰城叛。因遣通事人楊越。奉遺小王子金幣及女妓粉兒。金斗兒。曰。中土饒可。帝勝沙漠也。其十三年正月。福勝念邢通事。往約虜。久不至。復使薛源。以紅綠緞二純繩。繫出城。齎錢趨

虜。虜行至白馬城。迤北。會酋長黑台吉。青台吉。即遣關鉞。送奉繒幣。因與吉囊合營。詣城下。福勝及曹璽。張進寶。許淮。武城等。攻敵漢兵。凡三日。引虜十餘人。入燕勞。如上賓。因指顧代府曰。吾以此府居。而小王子。可乎。諸虜皆叩頭而退。其後小王子。果勒兵塞下。會陝西帥。帥輕師潛出。襲其輜重。虜知狀。解去。其四月。俺答挾眾欲入貢。其七月。吉囊入榆林。大畧安定。花馬池。賴制置使唐龍策。斬首虜四百五十四級。賜爵有差。後御史劾大將軍劉文。冒功掩罪。不問。以虜自弘治而來。大為朔方邊害。而況近者殺大將杭雄。

武功錄

天集卷之二十一

三

四

趙瑛。至鴛鴦。父老以為此捷。功不二於朔方也。居有頃。吉囊。俺答。阿不孩。復擁眾十萬。從延綏。定邊。乾溝。入鐵柱泉。謀欲犯固原。不得入。青沙峴。遂深入安會。金三縣。大帥劉文擊破之。斬首五十級。已擊其歸路。又破之。斬首五十七級。其八月。胡騎五萬。從紅山堡。入靈州。將軍效擊破之。斬首二十八級。其十一月。小王子引萬騎。逐水草至威寧海。白墓子。於是臺御史韓邦奇。遣遊擊趙綱為一軍。軍於高山站。戴廉為一軍。軍於聚落堡。頃之。胡騎五千。從啞口屯。還走黃家山。臘鷄屯。而偏裨段堂兵邀其前。葉宗兵擊其後。斬

首捕虜。凡八十級。奪獲馬一百六十餘騎。自是之後。吉囊壁西方。直關中。俺答壁中。直代雲。中小王子壁東方。直遼。先是。小王子多畜黃金。犀毗。直百萬。有牛皮帳九。甚富厚。佚樂厭兵。祇射獵自娛而已。然套中不屬。小王子者。亡慮率千人。卽亦卜刺。亦畏甚。久鼠竄洮州。吉囊分居河套。當關中。次饒。俺答分居開原上都。最貧。媿不如。益盜邊自肥。小王子詘矣。異種黃毛。悍席死地。亡。憚三部。往往擣其虛。諸虜孕重。墮殞。罷極苦之。黃毛始降。自是之後。俺答移踞河套。窺我延綏。吉囊徙居山後。窺我寧夏。並在石黃。暖泉。列

武功錄

卷七

三

黃河兩岸。相鄉而陳。久之。與黃毛併力。往雲中。伺大邊。求逞。每入。大輩十萬。中輩萬餘。少者數千。是歲也。左司徒黃綰。以兵變寧。勞苦諸侯王。因上書請罷宣大總制提督。以宣大偏頭虜。不出小王子。及吉囊。青台吉。按小王子無常居。其部可四萬人。吉囊部可五萬人。滿冠部可三萬人。火篩部可三萬人。大率五部。凡二十萬人。曩王住子言。四五百萬皆欺。慢我勿信。其十六年正月。胡騎從偏頭。直入威寧海子。於是分道。逐水草。揚揚自烏石嶺。過彌陀山墩。或野馬川。或圈子河。或羅村北山墩。休舍大同前衛兵。出南門。鳴

砲。行至沙嶺兒。會虜騎百二。亦至石板溝。聞砲聲。皆還歸大營。其二月。吉囊俺答。竝踞套。而答所提。又皆火篩部。夷弓。用鋪筋。矢用鐵鏃。九精強。邊吏以爲弘治。成化時所未有。廼帥五千騎。從大同左衛。大黃口。沙黃迤南。灰河迤北。逐水草。至分水嶺。珍珠莊窩。於是微使三百餘騎。馳三家川。石佛廟。漢使諜者伺之。大小灰河之間。固已二萬衆矣。頃帥七千騎。走玉林衛。尖山墩。三千餘騎。走大同右衛。長溝。馬耳山。而以七千騎。住牧。詭墩子。久之。復合營三萬。穹廬數十。竝聚桃林山。往往遣輕騎窺隙而起。殺略我軍民。圍困

武功錄

卷七

四

我墩臺。滅絕我烽燧。或因而逮繫我樵人。訊知我虛實。大亡狀。是時塞下多畏虜。鹵略我。廢耕。我近邊膏腴地。土皆荒蕪。不治。其五月。胡中益縱數百騎。少者或數騎。數十騎。往來龍王堂。窺邊。日時不之絕。於是臺御史史道。度秋高馬肥。慮必先犯我雲中。廼以雲中奇遊兵爲一軍。軍於神木。上谷奇遊兵爲一軍。軍於大城。榆林奇遊兵爲一軍。軍於偏關。有如榆林告倣。則以晉遊兵往。雲中告倣。則晉兵移平虜城。皆艤舟而度。其六月。套虜營又逐黃河水草。自橫城至花馬界。延袤二百餘里。每三步一人。人二萬五千二百

六十二人魚鱗而陳殆如漢是時虜益能繫後及皮袋浮水聲東寇西使漢不可測於是使二千騎從水頭兒走威遠衛賊人嶺拆墻而入大將軍郝鐘提兵至亂墳山逢戰鎗砲火器所擊傷甚多其十月吉囊俺答阿不孩及喇不台吉復從黑石崖踏冰至河西套內居歲餘被蝗美草盡於蝗虫之口其十七年十月復度河而東逐水草至於是與小王子約連兵寇黃毛達子兀良罕已迺決策草青并皆入朔方塞塞上口語藉藉盛或言吉囊卜吉革兒俺答阿爾禿廝欲寇花馬池或言卜只哥兒阿探欲從定邊營深入

武功錄

卷一

三

或言吉囊有眾十萬鹵路我邊人六七萬強益盛小王子亦皆治鍬鑿牛皮撐棚欲寇我乾溝皆有狀督臣劉天和乃令延寧備定邊乾溝花馬池固原備甜水堡靖虜十八年正月果至大沙窩小王子乃與諸虜別去於是吉囊喇不台吉往大青山迤北俺答阿不害往豐州迤南頃之臺御史道見為永寧旁近天壽山恐河水漸解竊必虜至此地避夏乃上書請延綏偏宣遊兵以為應援先是大虜在延寧宣大套中久上幸發京營兵往而屬大司農轉餉虜以故弗敢入道大意欲請如故事使其二月胡騎六百皆披

戴明鐵盔甲執鬪器從安子山墩東空入頃之古城墩鳴砲於是指揮使戴昇提兵馳聚落城已雷公口泉墩復鳴砲而備守使閔桂兵盡捕伏高山城是時漢兵列花園屯峯子澗甚具頃羽檄交馳都督梁震復擁精兵壁懷仁而虜騎亦冉冉至鄭家堡矣分六七百騎從西山馬石嶺口落川東南走我兵追奔至石梯子會莫虜皆休舍閭家村旦日零騎馳南梁漢亦出兵馳三十里舖虜佯敗北示乏馬以誘我我備守使蘇英覺於是捕伏豬兒窪少出兵倚河而營頃虜望見漢兵大喜以為漢幸中我計趨發兵鼓行而

武功錄

卷一

三

前及至漢伏兵從中起鎗砲弓箭並發如雨虜大驚去日夜馳是夜我兵追亡逐北至新城城頭鼓發鷄鳴矣虜遙聞山岔間有漢兵聲息迺先遣五十餘騎批戰會天大雨雪蔽面士卒墮指者什二三兵罷虜亦從馬石嶺出口落川往東南走漢伏兵復追逐虜益棄馬牛驢走石梯嶺趨黃土坡偏將張世忠先已至丁家村伐其歸路虜果牽空騎接至戰漢所發鎗刀弓箭骨朵甚銳擊破之斬首凡六級餘黨皆逐走復追亡海子窪斬首捕虜凡一十八級奪獲馬凡六十七騎明甲三鐵甲一夷器達箭五百一十有奇

我兵傷史堂等凡一十人。漢馬死者凡一十二騎。已又追亡至西山。虜得阻山爲險。拍馬張弓。誇漢兵漢兵疾力戰如初。又擊破之。斬首凡二級。奪獲馬凡五騎。其七月。西寧人徐友信自虜中來言。吉囊已至威寧。海迤北。俺答阿不孩喇不台吉。已至下水海迤南。北小王子已至大沙窩迤南。合營謀欲大入塞。於是副將軍戴廉出聚洛陽和。指揮白欽出四十里舖。都督梁震出方城。遊擊王陞出懷仁。當是時。天城有備。陽和有備。中路左衛有備。威遠有備。而獨西路平虜井坪朔州。止老營援兵。而鎮城及聚路高山。止正兵。武功錄 卷之二十一 十一

陽和衛大邊望海墩入。至沙河下營。於是二邊堡溝兒墩及大同後衛祁里墳墩。謀者並以其狀來請。是時漢募得敢死士幾千餘人。而少監楊進引衆登城。望見野狐嶺黃塵四塞。虜騎蔽川而下。亟使使者告於臺御史。是日趨指揮林春楊虎登東塘坡列兵而營。慶諸虜諸虜貫弓執矢。跳驅而前。夾我城兩腋。衝鋒。我兵砲矢交下。所擊傷甚多。虜於是退奔五里之外。休舍夜半。我兵並詣虜營。發火箭火砲。攻圍虜虜遂亂呼鼓噪。趨移壁。然已邊已十里矣。旦日。月出。西路及偏關。延綏兵至者四面。并皆馳鴉毛口。擊其武功錄 卷之二十一 十二

忻代伎淫日夕卒死子拔不孩牧套中俺答初會兵
略黃毛是時俺答亦不幸大札人畜死者什二三大
懼乃往問神官神官胡中善卜者若欲得吉必入
貢南朝乎先是弘治朝答父認阿郎入貢父老皆相
傳以爲盛事俺答遂勃勃有通貢意矣而會石天爵
逐牧葫蘆海即以令箭二枝馬四匹付天爵與肯切
令兩人款漢塞請 貢因好謂天爵曰而幸爲我往
告漢漢與我我即與小王子索降書自是漢耕塞以
內我塞以外即弗與我我必以數十萬騎橫行塞上
不休矣是日俺答即遣虜使及亡命谷世山陳坤吳
武功錄 八 俺答列傳上卷一 三十一

牛羊以從不然者吾直走塞上請內徙今我海上騎
萬數方陳兵鹽池唯若等馬首是瞻初卜兒孩遣帖
木哥請質子建衛後以吉囊至遂寢至是大同義罕
打罕亦意在漢市不可得其六月俺答竟入太原至
七月始出塞破衛十破州縣二十八殺略二十餘萬
人馬牛羊二百萬衣襪金錢稱是焚公私廬舍八萬
區當是時諸將皆觀望不戰獨偏師張世忠張宣張
臣以力戰死 詔賜贈卹祠祀勿乏絕已復有詔詔
無問部士賊黨有能殺俺答者賜萬金爵不次先是
胡莊肅松視山西學政發憤條邊事甚具書多不載
武功錄 八 俺答列傳上卷一 三十二

寇保安或言浮河寇西海或言寇雲中或言寇蘭州
寧夏紛紛藉藉甚旁午其二十二年九月俺答竟中
分軍一軍寇黃毛一軍入河西套於是胡騎六七百
皆披戴盔甲張旂幟從北海子還從大川我軍先已
伏獐子梁河口及石嘴兒大川口紅山墩虜猝至伏
兵隱隱從中起舉火鳴砲追逐至老溝破之斬首二
十級奪獲馬三十騎已追至文家岔破之斬首十級
奪獲馬一十五騎其二十三年九月俺答既得海虜
爲因緣廼復迫脅諸番及紅帽兒等族以益其勢賴
上威武神靈所變化番族皆逃匿不從俺答乃走張

武功錄

卷之三

三

三

掖塞殺略人畜頃之虜從刀楞山透甘溝小清山已
透黃羊川七姑堆將軍廼下令令諸番有能斬首一
級者予三十金奪獲馬牛羊卽以獲予之而是時虜
騎七千已從黃羊川過分水嶺直走西海矣自是之
後零騎常往來黑古城寒鴉口大河口將軍以爲當
備水磨川高古城三條溝王秀堡毛卜刺乃治賺馬
坑及田車火器以備虜居亡何虜乃帥二十餘騎視
三條溝見我塞上備於是從大小膳房鷲烏平羗照
壁山走黃城兒我兵亦自水磨川還永昌旦日追亡
逐北至回回墓虜亦陳兵炭山口與我師相去三十

餘里旗鼓相望虜廼吹舉喇叭張里纓坐纛氣甚雄
我兵行捕至沙河虜悉走復踪襲朵蘭雙莊兒虜廼
三分軍鼓噪我師殊疾力追至果園破之已至烏牛
壩破之已至茨胡破之大率斬首虜一百二十二級
奪獲橐駝馬牛羊三千一百六十七頭夷器計什物
亡美於是大將軍仇鸞驗夷器坐纛纓皆用五色頂
用銅鐵喇叭用木帽用紅氍毹靴用粉皮袋用金甲
上用明柳葉下用鎖子圍肩綠閃色襖黃段邊臂手
用皮弔線褲用皮佩香繫絛皆異常與漢同大驚其
十二月藉台吉狠台吉呈自西海爲我兵大敗所鹵

武功錄

卷之三

三

三

略甚多其二十五年春虜竟深入關中總督曾銑因
上復河套議爲咸寧侯仇鸞讞論死萬達亦議以
爲不可遂寢是年四月俺答阿不孩及兀慎娘子見
甓塔城用牛二俱耕城約五六頃所種皆穀黍葛林
糜子又治窯一座大驢以爲偃旗息鼓歸休田野豈
不大媮快乎哉遂與平虜人高濤青馬一匹令箭三
枝紅毛頭旂一竿幸爲告太師阿俺答已具駱駝馬
牛白牛白馬各九頭色皆絕白及金銀鍋各一口要
請入貢如初先是俺答把都台吉與迤北滿會黑達
子有隙素相攻擊而又見雲中方修邊堡深溝高壘

以爲大舉必得二十萬然後可入其微意誠欲得漢許和因籍兵數十萬威嚇滿會會小王子約俺答俺答曰老夫業已易心移慮請入貢有萌芽幸無辱命焉小王子乃與吉囊兒子合兵寇西番頃把都台吉囊人亦至墩左按刀而右藥矢誠母略漢塞已以刀加頂因爲誓願充漢保塞夷是日俺答遣旁塞諸虜寇鈔鷹韶保回子誠亦如之曰若等過塞上敢犯塞上秋毫者聽若等得奪其穹廬及馬牛羊如今於是使通事人李天爵至左衛大邊中平山告俺答以七月既望獻番文關吏頃把都台吉忽使通事人小子武功錄

引夷使二人阿俺答以今年馬年不利利在明年明年羊年也當以是年入貢今已擊牛祭旗燻往西北矣敢告於是邊吏留夷使二人居雙廟山墩而助馬堡鎮河堡破堡子堡率謀欲以改機二疋青梭布二疋大米白麵各五升火酒二瓶誘夷使飲飲醉執而殺之然後請功事覺邊吏嚴爲戒頃之堡率董寶竟從外塞殺二人及夷使一人奪獲馬四匹寶迺言是日虜帥五十騎到堡索我木工畫工鐵工往曹州蓋城夷使告以漢法嚴不可虜遂強捕我我大驚跳走墩上虜始退以六人伏泉上我是以殺二人其夷使

乃孫通所殺也其一人竟亡抵胡中而制置使翁萬達給諫徐自得後先以書奏 上有詔言迤北入貢起 成祖朝原有封號印誥今奉來番文既無酋長姓名年月求貢字樣顯是詐僞總督等官令通事譯審番文及該館官生譯語有無相同仍詰虜情馳奏居亡何虜怒漢無故殺我使者遂大入雲中萬達以三鎮城矣所不備者鎮安使帥趙卿駐焉其九月虜群欲攻獨石帥違制悉兵走獨石虜竟入鎮安還走長安嶺略隆承而去頃攻滴水崖副帥董賜江瀚盡亡其軍虜遂攻懷來雲中帥周尚文穴地爲暗窖武功錄

質明虜壓我軍而陳遇害馬多什益發火器擊之令上衝鋒母効首功且而戰見星未已陳百餘合虜死數千人恃其衆不歸也益治兵攻圍三日萬達帥偏裨兵援者雜還虜然後解去其二十六年春正月俺答大自愧悔以爲市事已莖今者以一使故用小隙幾敗大事亟大會保只王子吉囊台吉把都台吉曰吾終欲請入 貢備外臣朝請請脫耕具及犁樓種子因歸耕以冀旦莫媮快幸勿復入寇於是以白馬一匹扇馬三千匹白橐駝七頭獻 皇帝陛下願遺我自段一疋麒麟蟒龍九疋我若得白段卽以爲

袍掛大神道它悉以自服受漢 皇帝賜亡窮我豈復有它腸之可虞請自今外塞稱臣於是東自遼東西至甘涼不敢以半馬匹策復至矣是日即令猛可白坦賽麻寫番文一紙旁註漢字用印齋李天爵等四人復詣大邊海東山墩傳致二邊黑山墩言阿俺答方在黃河東岸洪費子山吾來已走一十三朝矣於是通事人王朝以天爵送大將軍林椿所即移臺御史臺御史詹榮屬備兵使陳燿問狀若俺答既款塞曩時胡亂我陝西遼東塞天爵應對甚支吾反覆而制置使翁萬達以為弘治中小王子番書猶能襲

武功錄

八卷卷之二

三

三

殘元故號及平章知院御可馮今則無印信封誥滑矣第番文稱小王子俺答吉囊為大酋長者三把都兒等為小酋長者九誓以東西不犯我塞以結永好辭頗遜順所許況自冬至春遊虜零騎數至墩求貢我即請以今秋為驗有如東不犯遼薊西不犯延寧甘固我即限之以地與人旋質其酋長俟踰秋及冬然後我頒賞我因縱其質而遣之北去此不可以觀虜乎其二月俺答復以番文至大將軍周尚文以書多草率弗上其五月俺答與把都台吉吉囊子並居威寧海子遣小四兒齋番文三紙漢文二紙詣黑山

門言阿俺答實欲入 貢以故弗從小王子寇遼東塞隙益深而為我亟告漢漢若許諾我我能連漢擊破小王子以斷漢巨禍不然者則是漢自驅除我我豈不能與小王子復講和我俺答豈為慮我政恐宣大山陝之間自今不得高枕而臥矣其六月俺答把都兒官兒台吉益倦倦請款索段子氈衫紅氈諸物因欲以義兒柳根子并番文相獻柳根子故漢人久為達所鹵略者先是把都台吉青台吉滿官填等以龍年略廣昌蛇年略陽和皆不獲吉俺答夙好日者卜筮術因與言曰吾始謂而龍蛇年當勿出今如何

武功錄

八卷卷之二

三

三

哉吾欲入貢必須三年然後可頃之俺答與把都台吉各遣虜往遼東視路而把都台吉因請小王子是時俺答欲得款甚堅唯恐貢事稍緩有如把都出其東吉囊子出其西為之奈何枕龍蛇馬羊年者辰巳午未也至所稱引出其西西蓋指陝西東蓋指遼東及順天言也時制置使翁萬達輩亦以為因其款順而納之 廷議竟以為不可其七月俺答始與小王子請和於是使小塞等二人告漢漢竟不納款自是之後俺答遂走龍門所盤道口所過必鳴砲聲大如雷漢出兵追奔至磨石口擊破之斬首虜三十餘

級奪獲馬五十餘騎而會大風雨如注諸虜阻山梁以爲險發鳴鏑中我裨將呂陽及軍士死者亡筭虜皆退舍李家庄頃復寇我拒墻堡賴周尚文車兵敗却之其二十八年七月嵐縣人胡小子自胡中亡走漢言俺答尚在豐州塔後山今與孩子玄干阿不孩擺腰阿不孩兀慎阿不孩部雙兒台吉委兀兒慎不哈台吉謀欲寇我雲中塞乃詳言入東塞以出漢不意是時高茂張倉亦自虜中來又言俺答以金輸東虜請東虜爲鄉導實欲行遼陽大鈔略略歲餘有獲然後寇我雲中上谷間皆有狀其八月右衛人牛修

武功錄

卷之三十一

三

四

墩則又言俺答小王子帥二十餘萬從松樹兒入關南漢使諜者出邊謂虜果二十萬從前白墓子岔河中分營一營走東道一營走西道俺答由柴溝堡過閩家堡休舍頃之從西陽和入塞我兵鏖戰沙嶺兒自旦至莫不克虜益爲營長水海子亡何虜騎從渡口堡傳發於是保定軍逢戰三十合石矢所擊傷甚多而是時小王子尚勒兵十萬聲欲寇獨石而邊益蕭然苦兵矣其二十九年二月上谷諜者言虜已移壁威寧海子已又言虜欲寇朔州於是大司馬言虜寇獨居威寧海子者最強而雲中上谷尤虜所甘心

焉有如入朔州則必衝白羊橫嶺紫荊倒馬諸關有如入上谷則必衝黃花白馬古北諸隘而薊州保定尤爲當路請嚴爲邊備是時遼東又言虜欲寇海西開原而朵顏諸夷則請備白馬關如是廷議備薊鎮以爲京師屏蔽欲以河間軍軍密雲保定軍軍通州皆聽薊州度調詔可之其五月三衛數引北虜犯廣寧遼陽睥睨白馬關益逼黃花鎮是時朵顏夷與小王子和親大司馬條對十事語在奏疏其六月虜數萬騎攻雲中當路塞爲三覆待我師大帥張達易而不戒直前擊之虜大至達戰死副帥林椿出援

武功錄

卷之三十一

四

四

亦殲焉事聞逮郭宗皇等罰治有差起威寧侯仇鸞帥大同其閏六月虜犯河防口先是猛可犯馬蘭谷鮪魚石臺御史王汝孝奏先後斬首一百二十一級大司馬覆汝孝奏但盛稱功伐而不及失事將領之罪宜命御史覈實以聞報可是役也汝孝憤朵顏諸夷索賞無厭嘗出邊撲殺之諸夷以此蓄宿怨數入邊雖再失利遁出然後通東北大虜至亡狀嗚呼寔禍所從矣其七月俺答脫脫辛愛等自威寧移壁斷頭山調衆十餘萬謀深入關南宣大其八月俺答引套虜入寇獨石外邊壁金字河兵部言獨石邊

南潮河川乃 陵京門戶宜發遼東軍軍白馬關易
 州軍軍古北口 詔從之甲子虜至宣府兩河口鸞
 遣其黨時義賄俺答以金曰請釋憾於敝鎮而東償
 之虜乃東之上谷戒寇薊山外與虜界畜二衛蕃
 焉鸞既使虜東詳奏虜情叵測 詔發京邊卒旁騎
 屯要害邊兵發虎符遠不時會京兵非素練多烏合
 平居則恣睢遇敵則辟易未有能窺左足而應者乙
 丑 上命東官叅將吳尚賢出密雲西官叅將梁臣
 出懷來為宣薊援兵辛未命鸞調度諸路客兵同上
 谷帥趙國忠併力禦虜先是虜犯上谷鸞引兵趨懷
 來國忠亦趨龍門赤城 上嘉鸞忠勇特令兼將諸
 路客兵而使國忠將本鎮兵助之癸酉虜遂駐大興
 州去古北口可一百七十里鸞帥所部軍居庸關南
 馳奏虜騎日東將窺薊鎮臣謹以便宜應援或隨虜
 搏戰或徑趨通州備京師惟 上所命是時順天都
 御史王汝孝居薊州以謀者言虜馳西北本兵於是
 請亟止鸞兵勿東備雲中 上令鸞居庸視薊州
 緩急然後得還鎮亡何興州告急遂 詔鸞壁居庸
 而 命汝孝備鞏華城副帥劉通備天壽山乙亥虜
 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伏牛馬谿谷中頃之擁眾

簿關城大將軍羅希韓遊擊將軍許棠都護曹世德
 提兵禦之不能却御史王忬按順天急疏言古北口
 距 京師僅七里地平無漫無衛戍可瞭望虜即鳥
 舉如景不可搏請固 京師而集廷臣議戰守畫召
 郡國兵入衛急 京師疏發即身馳通州過虜令毋
 西丁丑虜攻古北口汝孝帥薊鎮諸將兵禦之虜引
 滿內嚮以綴我師而它從間道西黃榆溝諸所拆墻
 而入汝孝兵大潰虜遂由石匣營達密雲縣轉略懷
 柔至順義城下圍之幾入其邪聞保定兵居城中遂
 解去於是鸞上書請復遼東甘肅薊州喜峰口關市
 武功錄 卷之七十一 聖廟
 大略言俺答脫脫辛愛兀慎割據我左邊墩臺虜代
 軍瞭望軍代虜牧馬而故大帥周尚文又私使其部
 與虜市而叛將王臣及亡命沈繼榮虜輒撫而用之
 以故虜窺我虛實而邊益不可為矣臣竊以為胡中
 生齒浩繁事事仰給中國若或缺乏則必需求需求
 不得則必搶略彼聚而眾強我散而寡弱彼知我之
 動靜我昧彼之事機是以歲每深入無不得利而返
 往時虜曾請 貢廷議未從尚文懼虜眾鞅望必將
 肆毒乃乘其效順之機投以貨賂之利虜既如願邊
 亦少寧尚文非得已而為之也然與其使邊臣違禁

交通利歸于下孰若 朝廷大開賞格恩出於 上 詔曰此疏所言利害不但一時一鎮可行兵部即詳 議奏聞毋得推避居亡何道路有言虜微遣人潛居 長安謀焚各場芻茭者給諫王德奏臺基厰等場積 芻宜半給馬兵半令五場商人轉入城中視上納數 而壩上御馬亦悉發郡邑牧養至厰衛五城尤宜嚴 爲令譏察非常 詔嘉納之丁丑虜至三輔自土木 難後百年靡傲至是市師廩廩集諸營兵壯者出邊 敗死悉老弱不過五六萬而諸中貴人厮徒負養在 其中矣戊寅虜遂走通州御史王忬悉收白河諸舟 武功錄 不傳卷一 聖 楫虜逼通連日沮水不得渡會臺御史王儀亦至虜 乃壁營河之東岸孤山分鈔密雲懷柔三河昌平屠 僂甚慘 詔鸞引兵發居庸亟前禦虜已發羽檄徵 邊兵及河南山東兵入援於是鸞以雲中兵至都御 史楊守謙以保定兵至皆與副帥朱楫參將祝福馮 登兵並環列崇文門彰義門一二日間七鎮兵十萬 餘雲鞞於郊 上乃詔侍郎王邦瑞侯蔣傳督九門 門各文武大臣任城守從嚴相國嵩議也已 詔都 御史商大節募良家子蒼頭義軍可四萬又集武試 生可千人合坊甲保伍列者聞都門儆戒道路不通

益進守謙少司馬諸道兵皆就受成拜仇鸞平虜大 將軍帥焉是時大司馬丁汝夔條對禦虜計甚備多 不載而會偏帥戴綸李珍麻隆曹鎮歐陽安伏漢法 繫獄他若遼東帥劉大章周益昌陝西帥時陳皆有 風望禮尚書徐階請比張達例復居官如故令擊虜 自效司隸陸炳請發太倉減直濟流徙老弱皆 報 可是日木星晝見守井宿巳卯虜大衆營白河東分 遣遊騎略枯楊樹諸村然去京可二十里鸞率副帥 徐珏遊擊張騰兵至通州列陳河西自固而守謙及 朱楫兵營於東直門外時諸路援兵頗集而說者皆 謂宜移京軍入備內釁於是邦瑞請以巡檢軍軍東 西長安市而尚書陳汝夔亦請城外兵入營十王府 慶壽寺 詔從之時 天子坐西齋宮憂之無所出 階密言虜間滿城西苑不足衛請還大內 上以爲 忠而吏尚書夏邦謨亦請 上躬御正朝廷見羣臣 以繫屬衆望侍讀敖銑則爲倥偬之際諸司章奏浩 繁恐傳達不時因而失事左御史黃如桂謂不宜閉 關隔絕內外給諫俞鸞請治援兵糗糧增設塘馬於 薊州以便馳奏此皆部議所未及者頃之山西叅政 艾希淳以進表至轉遷爲御史右丞偕侍郎孫禴治

城外壕塹以保關廂 上乃有詔詔九門以虜未至毋先閉關以自困但加意防檢啓閉以時勿玩勿怯已發銀五萬密雲二萬昌平充客餉庚辰虜駐通州河東分鈔馬林店殺略居民亡笑焚胡渠馬房執中貴人楊增等而去 上於是虜倣命附馬都尉鄔景和祭告 太廟亡何上谷大帥孫勇及遊擊賀慶帥兵入援 上令與仇鸞兵會悉力禦虜賞勇及所部金錢有差當是時士卒不宿飽及晨炊又不繼制下犒師費莫曉所徵司農文移緩期啓廩則黼黻薪炭無所需士卒疲甚鸞軍益驕辨髮入村落行略被武功錄 未集卷之十一 上

逮有司不敢法疏請 上謂雲中首援士以疲故犯新死薄其過覺而弗誅第付鸞撫處尚書丁汝夔下令禁勿捕有捕至反捕者雲中卒益無忌患甚于虜於是執金吾陸炳言大虜睥睨通州未即渡河所恃者仇鸞兵扼其前耳今相持已久遠卒饑疲餽餉不繼可為寒心趣令大司馬應兵令大司農轉餉勿乏絕令薊鎮守臣伺虜歸路遮擊之事寧紀功御史王忬以聞 上深然之因譙讓民部曰仇鸞等各營兵馬至此糧草不敷安能應敵李士翱不以國事為重俱令停俸戴罪即日計處兵食運送各營毋得違

悞時刻餘悉如炳言已給諫張秉壺請 上居大內意與階同 上有特詔詔大司農近日關廂人民入城者多米價騰踴必至艱食朕甚軫念亟發米五萬石每石價五錢會官發糶於是給諫王德御史李逢時請石直三錢五分禁富室乘機糶買者 詔可之已命都御史楊守謙同仇鸞相機戰守曰有能斬虜酋首一級者予金一千二百兩賜爵都指揮使俾世世勿絕斬虜首一級者予百金賜爵一級能奮不顧身衝鋒破敵者雖無斬獲功亦賜爵二級頃之御史姜廷頤言虜犯通州乘城軍士止一千七百人今虜野無所略勢必深入官軍環視而拱手莫與決一死戰者請發勁兵迎敵 詔可之因下令嚴古北口兵將縱虜入境者以名聞已 命發戶部金五千貯兵馬司聽御史商大節以便募軍有伎勇異能士倍予金已 命叅將劉錦帥所部兵同王儀備通州已給軍直米令其晝夜擊刀斗宿衛不得更番已英國公張溶言守城官軍有兵無將難於統攝 詔戶兵工各推擇屬官分遣諸門聽調度於坐門大臣是月虜自通州度河西向而以七百騎為先鋒至安定口迤北仇鸞徐玘邀虜後騎於白河孤山斬首一十三

級奪獲馬十騎壬午虜大衆薄都城分鈔西山黃村沙河大小榆河 畿甸大震總帥高秉元都指揮伯昂徐鏞提兵禦之不能克 上醮讓大司馬坐視不行驅徐令朱楫亟以兵應援因下 詔詔以大通橋漕餉餉軍士已 賜三軍金帛布八萬九千八百有八十兩綿花二十七萬二百斤 上又念城中米價騰踴預給官兵九月十月俸糧於是乎邊兵皆入援王河矣而鸞竟不敢逼虜使謀候虜所至皆列營焉自是後鸞益遣間許市守謙自謂被命將神京自衛有如我軍一日不可支則虜張矢約勒其衆毋輕予武功錄

卷之二

三

四

中沈東出之獄捐帑金百萬而以百金易一虜不效貞吉任其咎時東以理尚文功得逮故也檢討毛起聶嚙言吾姑寬虜以予責而後徐議守未晚貞吉怒衆叱之爭之堅執金吾經歷沈鍊申趙語大宰邦謨目攝之若何小吏也鍊曰大臣噤不言故小吏言之獨不曰主辱臣死耶尚書階持衆議弗予貢 上遣中貴人密窺會議諸臣聞貞吉言心壯之召入左順門令手疏便計以上貞吉因請急遣近侍有才獻辨博者一人同執金吾請營中勞軍以激勵士氣仍許開損軍之令令將士人自爲戰戰而能斬首一級者武功錄

卷之二

四

五

予五金敢逼邇不戰者斬 上覽奏嘉之遷貞吉諭德兼御史齋五萬金宣諭行營將士諸公卿由此多嫉貞吉矣是時仇鸞拜平虜大將軍文吏三品以下武吏副帥以下敢不用命者皆得以軍法從事而守謙亦已進爲御史右丞矣於是鸞獻首虜六級鸞政自孤山還至東直門徘徊觀虜所上首皆死虜有狀而守謙兵薄虜營而陳以無後繼竟堅壁不戰 上自是不說守謙矣是夕虜焚安定門關外民廬舍火光震天明日 上震怒念大吏玩愒不畏法畏虜致虜跳梁如此出御 奉天 公卿以下皆公服行拜

叩禮 命禮尚書奉詔書至午門大鴻臚宣示羣臣
於是給諫王德御史李逢時奏舉將才太史則尹臺
趙貞吉王維禎臺諫則張秉壺葉鏗唐禹楊允繩呂
光洵黃如桂部佐則江冕李棟劉自強黃元恭張材
司丞則張遊業縣令則馬如驥 下所司問狀時城
門儆戒民避虜至城下者不得入鼓噪聲徹西內會
德等言及之遂開門聽民得出入先是階在西苑與
上密言請以計款虜言虜所上書書皆漢文 朝廷
疑而不信且無臨城脅貢之理可退出大邊復遣使
齎番文因雲中守臣為奏事乃可從如此往來之間

武功錄

卷一

第

四

四方援兵皆至我得因而議戰守 上深以為是甲
申階上俺答求貢議意大略如初是時獨通政使樊
深陳大政中言鸞與虜相持日久不聞一戰此非士
不用命卽主將養寇要功 上謂深借陳言隱攻鸞
况官為民是日虜退趨白羊口而戶尚書李士翺侍
郎駱顥兵尚書丁汝夔侍郎謝蘭工尚書胡松侍郎
孫繪皆奉 詔陳狀引罪汝夔竟下獄士翺免官松
顯繪蘭皆奪俸己 命執金吾逮都御史王儀叅將
劉錦繫獄初胡騎自上谷來本兵不虞虜猝至不為
備獨御史王忬奏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通州

亡何虜至 上徵使中貴人覘忬方厲士乘城 上
大喜以故轉遷忬代儀時勤王兵未有至者都御史
楊守謙以保定軍疾馳至入衛曰極知不敵然 京
師急義無所得逃避也 上聞守謙至則大喜遣中
使賜資問勞日數至輟大官飲食之進為左司馬會
大同咸寧侯鸞以師至激烈大言謬為忠驟得 上
而虜略郊關近郭者連日夜多殘破中貴人園宅寺
院別墅在西山者甚壯麗尤苦之都御史守謙營城
外虜騎三數輩旅進誘我師欲縱守謙恐陳動持不
擊而中貴人請趣獲西山又守便宜急 京師持不

武功錄

卷一

第

四

行相與環泣 上前守謙兵距賊僅數武憚避虜不
擊怨阻之 上時時凭高望見火光四起固心怛又
聞宮中人相向哭則大恚於是逮守謙同汝夔至午
門外訊鞫已捕至廷鞫之 命王邦瑞攝本兵以艾
希淳領守謙眾戶兵大小吏皆停秩乙酉虜遁至清
河迤北分鈔天壽山東山口康陵果園 詔大將軍
鸞嚴謹 陵寢於是御史邢尚簡劾奏汝夔及都御
史王汝孝總帥羅希韓盧鉞 詔執金吾逮汝孝檻
車膠至長安後汝孝以効首虜未減謫邊丙戌 京
師戒嚴侍郎王邦瑞請躡虜歸路擊之會天大雨彌

日京師泥淖竟尺御史呂洵亦言宜乘雨虜馬難騎
可攻 上然之趣遣郎中江冕董懋中等分詣諸將
營督戰是日左遷趙貞吉為荔波尉貞吉以出城勞
軍還復 命因言臣已奉宣 明詔縣布賞格勸大
將軍鸞以乘雨襲虜仍傳諭城東西南備諸營獨上
谷帥趙國忠兵在沙河迤北臣未經陛辭不敢遠去
上怒貞吉言多欺誑逮送執金吾已榜掠之五十貞
吉既出獄盛氣謁大學士嚴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
者通政使趙文華趣入毋妄言貞吉愈怒罵嵩高愈
大恨乃詳寫貞吉齋金出郊外勞諸軍時虜騎充斥
徵發旁午而諸軍為屯城外者相去各數里貞吉儻
民車致鸞所鸞不受餉虜且漸引去貞吉計畫無所
復之恐後時乃奉 勅巡城外偏諭諸營而還虜內
人多瘍略既飽又感神異挾重北去以精兵殿且略
且行丁亥遂至白羊口迤東紅橋雙塔虜以白羊道
狹恐我軍邀擊之遂中分道半由高厓口鎮邊城半
由昌平東北古北口出塞鸞帥諸將兵十餘萬雲翔
相視不敢一矢加遺獨白羊守將不勝忿王愾惓惓
扼險要遮虜虜迫棄人畜擁眾還昌平猝與鸞軍遇
鸞未陳虜騎蹂入諸軍接踵死于道鸞匿車中裨將

武功錄

卷之二

三

四百九

戴綸徐仁奮曰賊入不擊恥也今避之又益恥也力
與戰不克虜竟長驅天壽山見總帥趙國忠列陳紅
門前不敢入而去是日誅汝斐守謙尸諸市斐妻流
三千里子適戍鐵嶺衛諸法司大臣彭黷屠僑沈良
才給諫張侃杜汝禎烏從善議以為丁汝斐因事重
重發不適死 上怒復管掠之數十僑等貶秩五等
侃等竟免官為民初虜薄都城汝斐恐喪師輒戒諸
營兵勿輕與戰諸營兵惟守謙營最近城風聲易達
以故諸將士不戰者輒引本兵及守謙為辭語 聞
禁中二臣由此罪至死不赦戊子虜出橫嶺口趨懷
來川制置使蘇祐臺御史趙錦李良提兵邀擊之斬
首四十八級獲生口三人 上幸賜仇鸞以下金錢
幣帛有差以入援効勞故也是日虜眾始盡出邊人
馬餒乏皆不能軍鸞等懲白羊之敗終憚不擊而潛
與之通虜安營輒立營其旁睨之虜去便尾其後鸞
竟隨虜至石匣城及張家口古北口而還頗聞虜所
至則書牆壁問曰仇鸞免送於是郡縣上虜所殺略
人畜二百萬而鸞亦上功至八十餘級或云遊擊王
祿于懷來斬首虜十七級奪獲馬十三匹遊擊柴縉
于昌平獲男婦二百四十人都督九聚于海店生獲

武功錄

卷之二

三

四百九

四人或云鸞收虜所遺我稚弱及降若逃者以捷

聞至是鸞姦益漸覺矣其九月遣侍郎駱頤察虜所

往來死傷捕卒乘加鸞太保罷朱希忠以鸞代內使

領營事悉以徒屬竄籍中操空名而耗實糈又不力

兵 上察其弊罷提督內臣置戎政府命邦瑞協理

邦瑞奏建主事二人給事御史各一人是月召翁萬

達為兵尚書又不至以邦瑞代之其十月開督府薊

門薊門舊隸輦下中丞獨修圻內治至是特建府四

鎮焉又設經略易州撫臣以翁萬達至愆期降受之

設守昌平都御史并通涿密雲為四重鎮未幾皆罷

武功錄 卷之二

鸞請召雲中卒五百人營輦轂訓練給練武庫伏大

司空胡松奏在制外兵不內駐內仗不外移大將軍

易之非法鸞議格分遣使者畿南諸道募輕銳士歲

集京師備秋警鸞上請北征期以明年大舉括天下

積貯督運賦使京營帥往諸鎮練伉健卒邊地有儼

諸邊帥束手京營帥又不任事日索燕饗而已鸞於

其功伐擅自議語署置所上疏即 報可不下部議

然亦莫敢抗者獨王邦瑞力持不可而是時 肅皇

帝已三十年矣

中三邊武功錄卷之一

萬曆武功錄卷之七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中三邊

俺答列傳中

上谷守臣發藍伏勝為構虜因獻馬而會俺答自入

寇歸畜產死人民疫病廼日莫恐恐以殘殺過多

為天所厭棄而況所鹵略大半又皆歸部曲甚創艾

乃使其子脫脫率十餘騎詣上谷寧虜堡呼通事人

出關語之故因鑽刀為誓請以夷酋虎喇記為質已

縛我叛率朱錦李寶以示亡它腸曰若善為我告邊

武功錄 卷之二

吏我以馬二騎贈若也於是督臣蘇祐等以聞大略

欲分枝開宣大延寧市以我布帛糗糧易虜牛羊羸

馬 下庭中會議於是兵尚書趙錦大會咸寧侯仇

鸞等請比永樂成化間海西女直及三衛事開市五

堡漸及延寧大率歲四舉而皆以季杪為期會故事

北虜每一貢我燕賞費凡七萬五千餘金以故說者

謂得健馬輕值利可三倍疏入 上猶豫久不決會

嚴相國嵩亦奏市可予請著為令令歲予市者再

詔曰可先是侍郎史道以 予告歸至是起雲中主

市事而以偏將軍徐洪佐之兵部郎楊繼盛深言市

不可因振暴鸞罪下繼盛吏於是制置使蘇祐及臺御史何思大將軍徐仁微使謀者馳灰河道逢脫脫為言塞上幸許若市矣脫脫乃目笑噉咄旋自疑弗信謀者具以實告脫脫對曰第恐若誘我我阿答第

一至暗門若必襲而禽矣道迺復遣偏將軍徐洪劉潭至寧虜堡明示以丹青之信脫脫始躬帥二百餘騎到塞塞上指天日以為誓誓母復犯漢塞已迺請曰阿答誠惶懼常恐以一日之不祿煩太師斧鉞唯是日廩廩待罪塞北太師儻亦有意乎洪好謂使者曰脫脫凡吾所言皆太師意太師不若欺也而且日武功錄

於是乎四月朔矣脫脫即遣丫頭智頂拾上紐的害兀嗑赤往雲中居二三日還報俺答期二十五日至鎮羌堡關市下先期俺答果至既見黃帷香案叩頭跪起常自稱皇上皇上不容口我曩時欺心侵犯負漢德自今改心易慮願為陛下保北塞謂答不信天刑所不赦已俺答送奉九馬曰俺答敢獻皇帝陛下馬必以九我夷中以九數為至敬也已俺答誠諸酋母飲酒失事母予駑馬馬必身腰長大毛齒相應然後入於是俺答及脫脫巡徼關市下諸酋肅然既四日市馬凡二千七百八十餘匹以我繒帛已竭

而罷因其酒食犒勞如禮鸞迺請比女直故事賜俺答大紅紵絲縵襪衣一表裏金帶一金頂大帽一脫脫大紅紵絲一表裏丫頭智及虎喇記等四人青絲紵絲衣皆稱是公賜勅書一道得出邊已俺答遣丫頭智牽馬二騎送督臣史道道請發軍士時議者以龍門所去滴水崖可七十里虜衝請著于令甲勿復議開市至撫夷與永寧城埒歲皆以六月十五日月二十為期會大酋長能奉我文吏約束毋以小入盜邊賞花幣一純與它酋異而漢亦毋得闖出邊通虜其六月上谷新開口堡市成先是酋長把都兒辛武功錄

愛伯腰上郎台吉委兀兒慎台吉以市未有期齋通事人酪酒十占及熟羊肉十腔赤扇馬一匹請期於太師得二十二日幸開市是日易馬凡二百餘匹頃之印烙給緣邊率是後俺答請復市歲率以兩市為例上所予太僕金十萬雲中得六萬餘貸上谷道乃奏雲中市易繒幣四千七百四十疋價費八千八百九十三兩梭布七千疋先後易馬四千七百七十一匹馬每匹十金費凡四萬四千三十二兩它悉以佐犒勞費其七月議開延寧市鎮巡張愚等以為延綏東西相距千五百里無邊牆獨定邊稍具又地多

平漠而況至紅石硤僅九里外即虜穴於此開市恐
召虜侮以至 國初而來未有議市者無已請於花
馬池花馬池界在二鎮之中邊垣二百餘里而遙乎
宜令延寧合市而以先後互易便是年竟以吉能市
延綏狼台吉市寧夏史道疏載市花馬池悉如雲中上谷漢因
使謀者喬得出訶虜行至桑梁被鹵得迺請於吉囊
囊方以市成爲幸即犒勞以酒飯遺之還先是俺答
漸與小王子不相下既得 漢天子金幣喜揚揚甚
自得以爲持歸是可以矜誇小王子矣行至拾字庄
窩西溝逢蕭芹丘富呂明鎮閭舍等芹故左衛人而

武功錄

卷之三

四

富亦衛舍餘也夙習白蓮教黨與幾百竝亡抵於虜
自以爲次王與謀中國念罪盈不可賞謂虜曰雲中
師毒水上流陰伏甲市傍若幾不免虎口今彼中歲
不稔城虛可咄嗟破也且吾有術神咒人人死喝城
城崩城中子女王帛萬計是之不利而利朽幣爲俺
答於是復有喜心矣脫脫即遣丫頭智告雲中吏以
示異時有它狀非已意當是時蕭芹業已約張攀龍
侯天舉孫大興爲內應期五月初二日夜半具鐵鏃
開南關迎虜虜騎三門竝入會蒼頭軍賀白與王世
平至麗樵迤北逢隆等躡足耳語語如前期爲白等

所購即以告守備使趙綸是夜提選率巡徽南關王
得道等方會諸叛於黑龍王窰計上城邏卒即捕侯
天舉孫大興果得腰刀小尖刀紅棗葡萄鑰匙三把
而俺答已擁左衛城下鳴砲矣監門戒嚴遂解去日
日邊吏大會主政張才逮攀龍至庭中問狀龍迺言
主此者實蕭芹喬源卦李三也於是制置使史道遣
指揮林叢蘭賈檄讓俺答脫脫既見漢使魏即偕往
俺答所誠答母輕聽小人言亡益徒自斃耳答唯唯
因飲叢蘭酒留一日而還脫脫送至五里許微告蘭
曰阿父妄爲此輩所易誘耳今太師讓書幸至此不

武功錄

卷之三

四

至深入第恐有如一且零騎從間道撲至足爲太師
羞吾以間道指若若善自蚤爲計頃之臺御史何思
大將軍徐仁捕芹及攀龍家室數十餘人銀鏑示丫
頭智令歸報俺答彰芹言不足採丫頭智跪起曰若
既有一神術抑何染妻若子皆不皇恤也於是齋丫
頭智檄以往頃俺答果擁衆馳榆樹窩庄丫頭智追
脫脫付以檄文曰此漢太師檄也吾已見芹妻若子
交三木就繫柰何尚自以爲喝人喝城乎脫脫具告
答答殊無意往獨芹堅執不可以爲漢不還我家室
吾必擣長安不已於是俺答壁外邊遣輕騎三百從

片至破虜堡熟視片片至墻下喝喝如此者三日夜聲已盡失不能語而墻竟不少崩也俺答始悔為片所左乃使使者告吉囊令傳把都兒黃台吉誠勿復聽片吾已決築城豐州以耕種為務矣是時督臣蘇祐見為胡騎倖至此人必以喝墻誘之者遣裨將劉潭往以潭曩與雲中市與俺答脫脫風相喜故也潭既至右衛馬堡召脫脫丫頭智問始與漢盟如何脫脫即引見俺答皆言此來非已意具番文以告於是督臣遣通事人王相往俺答營索蕭片其六月叢蘭執李定閻倉王得道呂明鎮曾大赦左紀陸繼先陸武功錄

武功錄

卷七

七

七

盡奪其馬與衣殺張應儒等三人而答尚立塞外偷快自若望喝城喝城其輕信術士言類如此其秋仇鸞言庚戌之變由影克哈哈赤陳通事請發兵擣其地益方輿督臣何棟爭以為是樹虜黨而微我藩也乃止入貢如初市初議議以段布米麥易馬牛羊後虜欲易馬急漢第以布帛應之頃脫脫言富虜能以馬易繒貧者唯有牛羊而已我胡中富者常什二三它皆貧請易菽粟道欲許之以為粟五斗可以易一牛斗餘可以易一羊計莫便於此者而說者曰虜故不粒食此不過欲得我粟以食我連逃我復資粟彼益不內思矣此甚迂願上才察蘇祐議以為非迂一牛數庾一羊數釜米如珠而虜如山竭廩不能厭也是時雲中卒除我羅戶我多戶物爭兢殺我率三人督臣令俺答點問答迺以鳴鏑射兩酋幾先奪其馬五十四匹牛一百頭久之小王子部夷不為慢等引二萬騎大會把都兒謀欲寇雲中塞俺答以將軍令誠把都兒勿往因奪其高招坐纛諸物遂引去道遂以檄止俺答勿復請粟於是御史王紹元劾道脂韋渙恣為國辱給諫何光裕等御史龔愷等劾道欲為虜請封號且虜所上表章皆道為撰有狀上以

武功錄

卷七

七

七

裕愷既有所知當不移刻陳奏何專一探試 朝廷各廷杖八十奪秩一年而道亦以此 予告歸其十一月虜酋以不得菽粟三入塞函各畜產甚多邊吏讓俺答答謾應曰有之諸虜以貧故飢餓無從得食往往嚴禁弗能止譬如中國法雖嚴民間豈無寇竊邪我能自不入犯不能禁部下之不盜也其十二月俺答姊夫卜吉哥以道遠赴市後期俺答慮有以分市利令人山西求市守臣不應復叩雲中因市大沙溝易馬凡四百匹貢馬凡十八匹會莫虜衆潛襲入復奪馬略人褫其衣而去事聞 詔以非特開市停

武功錄

俺答列傳卷三

八

四三六

臺御史何思大將軍王懷邦俸已俺答復遣使進馬九匹而以三百匹求市請飼牧弘賜堡部使者李逢時謂 詔禁非時市叱去逮諸通事人就吏於是俺答寇雙溝鶯李家寨已寇團山墩及威虜張家堡我軍皆大敗 朝議於是藉藉歸咎馬市非計鸞與勃勃不自寧矣密疏請罷市有 詔禁言復開市事其三十一年正月虜入王石匠河縱鈔威遠城外已胡騎二千從弘賜堡入攻陷羊圪塔堡掘燒窰窖殺略人畜雲中尤甚鸞請將營兵出邊往正其罪 上問相國嵩嵩以為可 上不許乃下疏曰若零賊無勞

卿行第遣將調兵逐勒是時鸞實無意討賊顧第為大言自解免嵩見鸞橫誕既 上寵信深不可間亦欲因事出之以暴其敗缺如此居頃之虜叩上谷塞求市撫臣劉璽言自開互市雲中寇盜不為衰止而上谷宴然今乘其效順之機撫之易耳請毋以拘臣以歲再市法便兵部議以為可第金無越五萬馬不踰五千能守此則雖一年數市亦當聽之 報可其二月虜大入寇雲中鎮羌得勝堡圍裨將孫麒麟於洞兒溝遊擊將軍呂勇劉潭提兵赴之望麒麟軍而陳虜分守麒而以二千騎迎衝勇潭勇力戰潰圍出麟

武功錄

俺答列傳卷三

九

四三六

潭僅以身免虜還攻二堡不下乃遁頃俺答擺腰等移壁竝天城于虜塞於是邊吏赤白囊日夕上兵尚書言前時虜當冬春之交移營遠徙今乃狡悍若是度秋高勢益不可禁請嚴為令許總制得斬都指揮以下總帥得斬兵士并行咸寧侯鸞分剿以折虜謀詔可居亡何虜復引二千騎寇我雲中威虜堡指揮使王恭禦於平川墩戰死叅將張騰駐兵助馬堡相去兩舍許閉壘不出虜遂由高山城窺窰見南下大略懷仁石井村而去督臣蘇祐言虜騎且三萬兵尚書請備薊保及國門 陵寢 上允其奏而心慮之

令遣飛騎偵虜患何地及諸將有能抗禦與戰者否
因問舊時塘馬報事今如何也蓋是時邊吏無以王
恭死事奏者頃雲中臺御史何思以虜退聞 上亟
覽其疏疏不言虜入所在及虜騎眾寡及出邊駐營
上益心疑之趣兵尚書疾遣人馳視虜以千騎入弘
賜堡已從榆樞入懷仁川已二千騎復入平虜奶河
堡使者具以實告因言恭敗死及偏裨呂勇劉潭張
騰孫麒焦澤王懷邦狀 上迺譙讓兵尚書曰虜先
後無過二千騎耳爾等乃誅於蘇祐言謂且三萬其
偵報不嚴之效明矣輕率若此豈不有悞軍機驚疑
武功錄 卷二 十一

副帥王懷邦幾為虜禽賂免饒陽王克結劾奏之以
為虜且充滿館舍醉醲飽鮮事之惟謹以故虜益橫
行而莫敢誰何諸將且誡士無殺虜殺虜如殺民罪
且上谷亦開市今且六七舉而未聞有一失者以將
有人故耳 上命山西御史李逢時覈實以聞下徐
仁獄懷邦竟免官鸞乃提兵往上谷塞往正虜罪其
三月定遼軍徐打成自胡中亡抵漢尋叛入虜至是
詐稱兀力其山衛指揮納兒賚 勅書及馬入貢事
覺伏誅沒入勅及所進馬其四月鸞提兵出出鎮川
堡既行二百餘里至貓兒莊逢伏虜殺我軍二十人
武功錄 卷二 十二

武功錄

卷二

十一

十一

武功錄

卷二

十二

十二

中教練勿令之外時 上意頗疑鸞擁兵太重稍抑損之以節收其權而禍已有萌芽矣其八月謀者言俺答把都兒打來孫謀犯喜峯古北諸口鸞不幸病疽請輿疾赴軍 上諭止之頃鸞死相國徐階 奏鸞通虜誤國狀 上大驚命執金吾陸炳廉鸞會炳與鸞有隙素窺鸞其根株窟穴所在皆夙知之先鸞死一日炳欲發其姦恐按驗無實迺使人誅鸞蒼頭軍時義侯榮趨令亟逃虜以避禍察兩人行當至中道炳使使者遮縛之悉發鸞初鎮雲中遺虜貨幣諸物虜亦遺鸞箭囊恃此為異時不犯雲中左券然

武功錄

卷之二

三

四

實時義往來胡中也事 聞下司隸縱跡驗問鸞先有反謀狀於是剖棺尸諸市籍其家其九月虜騎三萬從弘賜堡潰牆而入寇雲中及安東十七衛懷仁二縣尋自鎮川堡遁去復以萬餘騎入平虜堡寇朔州馬邑山陰諸郡 上以鸞既伏誅親舉謝典於內殿五日遣公侯駙馬告謝 南北郊 社稷 宗廟如禮因頒 詔布告四方虜始發難時調雲中卒萬人戍京勞費不貲至是臺臣為請罷其二枝其三十二年二月虜從新河口入塞參戎史略死之又入青邊口副帥郭都死之延綏帥丁碧以衛卒與抗虜乃

引去其七月虜入古北口會霖雨道凍遂入雲中弘賜堡直擣紫荆四鎮合兵禦之虜敗遁楊博言保安廣昌兩關咽喉扼吭而治於勢為易虜侵保安每折而西必踰蔚州則廣昌尤急請設叅將與紫荆表裏策應從之其六月總帥岳懋巡邊至滅虜堡逢虜先是張彥文自胡中亡抵於漢授我通事後以功勞轉試百戶厭俸薄計欲鸞陳以相虜復亡於是微告虜我極知漢東南角可受敵遂被我軍殺懋及軍士凡五百餘人彥文獨還居營營眾莫敢誰何其八月復徵延綏卒二千入衛其九月虜犯神池帥李沐追擊

武功錄

卷之二

三

四

至大屯嶺捨騎逐虜虜甚窘會諸軍爭級而驚陳亂冰敗沒其十一月虜入上谷柴溝堡御史吉澄言頻以墩兵通虜故議罷於是哨探重置墩軍孤處單外寧能赤手捕龍蛇哉其通虜計畫無俚耳虜來靡定靡常先事資哨探將事資烽火若之何偏廢撫而厚之則易虜之耳目為我之耳目也 詔行修復其三十三年正月靜樂人呂鶴約趙全王廷輔楊通等亡歸虜先是鶴號稱廬山祖師呂明鎮又名呂二號稱呂老祖專以白蓮教為務鶴自言能識識緯言未來事驗如神明延傳告塞下今天遣北番至漢漢人民

死者當什六七吾欲脫衆生於厄有如改轍從吾吾能致若免虜患於是塞下遂視鶴猶神明是時丘富以芹事覺亡抵於俺答所爲部夷富曩在漢亦號爲丘老祖至是欲微靈寵於俺答因言廬山祖師事謂若預知那顏興欲相與以有成答大喜迺留富居營中矣而會富有弟曰全輒習梓人藝卽爲答造起樓房三區其壯麗已造舳舻一艘得度河西兵而東已置農器種禾答益大喜兩人相與爲刎頸交遂易富名曰一克喇把進而爲酋長矣自是之後富亦起室屋三區治禾數十餘頃然鶴亦時時浮慕虜恐虜沸

武功錄

卷二

四

三

粹信我我將柰何計迺取二輔臺諫及金吾騰驥諸名籍持以藏橐中冀中俺答驩是日卽度鴈門走應州託於蒼頭軍楊通其以浮辭波蕩人如在雲中通遂執弟子禮師事甚恭以左衛餘丁趙全及臧盡田大倫至已渾源人王廷輔王爵至已真定人李巡劉本李忠陽至皆相得甚驩亡厭悔相知晚由此日夜謀謀欲亡入虜反居亡何鄉人梁天祿覺上縣官飛文全懼卽携妾子趙有庫趙有倉及其弟趙龍趙愷偕王廷輔李自馨馮世周陳鉞李河梁滿楊河羅朝室孟大益梁廷相張朝宗李山潘雲高金等三十餘

人從寧虜堡帥家口出塞謀歸鐵背台吉爲兵於是自馨易夷名曰把漢筆寫契廷輔易夷名曰猛谷王餘皆從漢名與丘富居古豐州川造室力農間則闌入塞謀漢好物賄答久之鶴亦帥臧盡等從威胡堡潛出塞謁富前此胡中向無一筆寫契寫契者皆中國識字之人也請爲紹介願得那顏受事焉富卽引趙全王廷輔王爵見答全迺言俺答有天分當尊爲帝是時答方病在兩腿患甚趙全言我善治惜無藥耳答與富謀謀留王爵居營中而遣趙全王廷輔還與鶴索藥及百工五采爲答繪宮室造諸關器鶴因

武功錄

卷二

五

四

閱匿田大倫所頗聞賀彥英以治弓矢鳴遂誘英英適有心病鶴輔以醫恙幸已事覺鶴卽移薛家營趙全尚匿應州城中買乳香地黃良薑諸藥材田大倫乃引彥英謁鶴於是先遣英及趙全王廷輔田大倫往是日宿寇家寨鷄鳴走塩房營至酸刺河從威遠邊出塞旣至黃河東套以藥材送奉富富問英等惡平長英以治弓矢倫以治農對富具如所語語答答以趙全王廷輔田大倫屬富獨留英英出鹿角以爲膠治弓數十張答見大喜而是時鶴已易名姓曰王變久移臧家寨矣富急遣王爵田大倫索鶴鶴報以

書約富與小王子反有期爵等既得書還歸逢小王
子部酋察罕於是殺倫而爵獨得脫身走報富富復
遣英詣漢視畜產地孰盛異時所鹵獲請轉若為酋
長得視兵馬事不而欺矣英迺借虎喇計小厮漢從
威遠邊入分走英走應州山陰虎喇計小厮漢走井
坪朔州英既至威遠城南為指揮使張翺所執得其
姦請於督臣許綸按臣毛鵬即下令逮捕鶴及賊
畫楊通對簿悉如英言頃副使楊順叅議使王朝相
僉事使張鎬請當謀叛法法至死妻子及財產悉沒
入縣官其八月虜不知事已覺引三千餘騎馳朔州

武功錄

八條各列傳卷二

二六

七

塞塞備甚嚴遂引去然全與李自馨日夜誘諸夷造
鉤杆攻城具聲言欲奪我漁陽雲中上谷地遂中俺
答驩已得立為酋長矣於是兩人各築土堡一座全
堡可五里馨堡可二里頗堅壁自固久之大把都小
把都寇我偏頭老營鐵莽提桴鼓以從已莽益引哈
漢及坑不路戶啞都孩俺答不利哈十漢我兒孤大
形力至弘賜堡略我樵軍蘇寧鄭管子頃為鎮羗堡
所逮問虜部莽迺言吾領小把都之眾三百餘人居
大青山迤北去俺答二百里而遠頗知俺答在東套
騎萬餘生六子黃台吉可六千餘騎傳臘阿不孩可

二千餘騎啞阿不孩可四百餘騎把台吉可五百
餘騎脫脫故義子可千餘騎囊皆從俺答東至下水
海西至河西東套其河套迤西吉囊有眾五萬去俺
答可二百餘里小王子有眾二十萬大把都可二萬
皆在大沙窩敢告其九月初七虜從利民堡分寇太
原督臣許綸令兵捕伏分九道而故使謀者大言虜
已為漢所破殺三千餘級馬萬騎已又遣黃廷王言
發三輔率九枝並絕虜歸路綸與臺臣齊宗道度虜
必中我謀者言急出朔州平川我得因而為計居三
日虜果從塞川環城東北走道遣礮兵四百人以檣

武功錄

八條各列傳卷二

二七

七

指攻其東標兵五百人以火器刀斧攻其北勢且亂
復從它道設伏兵疑兵夜半督撫皆乘城舉火鳴砲
諸兵並鼓噪入虜營疑兵亦應之聲震天地於是虜
營大亂自相奔騰竄入漢營兵馬死者亡筭它皆從
臘河口出塞居頃之虜騎四萬馳上谷水漫坪止壁
綸亟遣牒者賀祿分發砲霜毒藥用酒食伴置當路
塞虜果從山西內邊收麥川牛肋肢攻城走鎮西衛
督臣許綸遣總帥焦潭軍井坪城叅將張勳遊擊程
瀚軍八角堡綸亦自上谷躬擐甲胄驟馬馳山西老
營堡晝夜行七百餘里是時臺臣王崇王忬最知兵

或掩其前。或擊其後。或設疑以驚之。或夜斫以亂之。然後大戰於紫塞八角。虜度勢不與漢兵。迺逃。逃。拔麥川出塞。綸復縣金。募敢死士。追亡至平虜邊。屠其河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一百五十二級。餘虜行至六百戶村傍。會備守使劉漢。遣謀者楊洪。用轉火酒二罈。詳為賣漿者。伏道左。有六虜。不意中有鴆。果下馬飲。飲不下咽。輒墜馬。口鼻流血而死。於是謀者賀祿亦於絞澗水澗乾莊子。詳稱鄉村賽會。置酒龍王廟。亦知之。虜聞酒。皆棄旂鼓走。奪飲死者亡笑。其十二月。虜廼帥百五十騎。往張家口南行。於是我兵馳孤山。臺逢戰。虜益衝鋒。且行且戰。至東溝口南梁。虜先以一驍騎發鳴鏑。傷我裨將世清。世清即劔斬此一騎。墜地。虜廼大驚。尋逐走。是歲也。左衛亡帥岳懋。尚書聶豹。言邊餉本折相兼。不便。請如故事。月給糒。詔遣直指覈議邊餉。許綸答雲。中地勢平行。固戰場也。先年垣焉。列師千里。不蔽風日。請建臺六百。費九萬金。而所省調集費百萬。從之。其二十四年二月。虜騎百餘。略我懷仁畜產。漢出兵斬首一級。奪獲馬三騎。已。還走善家堡。奪馬六騎。已。走梁家店。奪獲馬六騎。已。走右衛雙墩子南灣。我兵追至歪頭山。奪獲馬

武功錄

木卷全列卷中未上

木

四十五

騾一十八頭。虜從小營兒水口出邊。我兵分騎伏破廟。破房兒堡。以備虜。復至頃之。虜從馬堡虎頭坡。墩入。伏兵起。追逐至錢山嶺。斬首一級。奪獲馬一騎。其三月。胡騎二十。馳隊羊墩。夜半以木鉤援墩而上。墩軍忽聞馬噴聲。嚮起。窺視。則一虜已將上矣。我軍急發矢石。擊之。虜墜地死。餘黨始引去。其四月。胡騎三十。入芍藥坡墩。往南走。已。走黑嘴子南山墩。漢兵追亡至乾溝。玉河。斬首二級。奪獲馬二騎。復追亡牛寨兒坡。斬首二級。奪獲馬二騎。其五月。虜帥三千餘騎。馳天城。剪子關。我師亦馳馬營河。頃之。虜廼從天城水磨口向南走。走王進堡。我師擊破之。斬首二級。已。追亡逐北。至風神廟沙河溝。伏虜千餘騎。鏖戰破之。斬首一級。奪獲馬十一匹。虜見漢兵盛。煙燒號火。吹掌聲。築召諸虜。虜騎至者二千。我師益疾力。捕斬亡。是夜。夜半。虜聚順聖川西城。虜皆從水磨口得遂。走將軍。亟下令。令軍中有能尾虜後。斬首一級者。予五十金。於是蒼頭軍弓甫。方錦等。追亡至菽麥川。斬首一級。已。至剪子關。大庄窩。斬首一級。居亡何。虜騎萬餘。分道走。而以七千騎入右衛齊家河。三千騎入窰子頭。我師逢戰。滴水崖。馬蓮灘。破之。斬首虜五級。

武功錄

木卷全列卷中未二

木

四十六

奪獲馬五騎是時遊擊將軍劉勛尾虜至碾兒頭破之斬首二十二級奪獲馬四騎牛驢三十五頭大帥焦澤追至張家莊虜已燬燒號烟往北去矣頃之胡騎三千復寇鈔我天城已萬餘騎從威遠入漢塞其六月俺答帥萬餘騎三道竝入一道從担山兒犯沙嶺兒一道犯虎兒山一道從飲牛南溝犯聚落川我兵追至南沙嶺擊破之斬首五級奪獲馬八騎已至北沙嶺破之斬首三級已至虎兒山破之斬首三級其九月擺腰把都兒俺答黃台吉屯懷來川攻我南塘黑衝峪已又攻大石溝侍郎王忬督兵擊走之忬

武功錄

卷二

二十

奏減諸路馬六千餘匹曰守利步不利騎奈何以二戰士食供一馬非策也是月虜分二路寇太原蔚州師李賢嬰城不出兵使汪來出拒之手刃一酋虜遁復犯寧化宣大伏兵擊其隋歸斬首五百級其十二月虜大舉入雲中帥馬芳拒却之撫臣李鳳毛言俺酋匪茹謀出丘富周原乞令副使楊順計獲 詔給順萬金無問出入文學張蕙自虜中來言虜遇富甚備親為掃除富與虜謀墾田積粟造舟渡河於是將軍復下令有能捕斬俺答賜萬金爵伯丘富周原三百金授三品武階有言于司馬曰虜可購也購之急

則虜益重兩人是託兩人于虜也莫若購兩人以致虜購兩人以致虜則亦購虜以致兩入也是時丘富說俺答收奇偉倜儻士縣書穹廬外孝廉諸生幸辱臨胡中者胡中善遇之與富埒於是邊民黠知書者詐稱孝廉諸生詣虜帳趾相錯俺答令富試之能者統眾騎不則給旣脫地令事鈕耨舍人張邦奇夙蓄倭刀織緯書為部夷略致俺答所自言有秘書寶劍在威遠堡虜急攻堡不破敗走所言雖未合然答實心愛習奇矣居頃之雲中人孫廷美方羈北庭謀刺富因與王浩議浩乃曉譬富以順逆已邦奇亦譙讓

武功錄

卷二

二十一

富富益怒令邦奇與浩質邦奇大罵浩曰汝豈奇貨丘公鈞中國爵賞耶富遂殺廷美浩約呂仲祐內應攻雲中自是之後小王子打來孫益攻我一片石喜峯口王忬拒走之其三十五年九月虜闌入灤河殺略甚多 詔免王忬官其十一月富令虜集諸部城豐州程土石其黨密問曰何為曰吾陽為埴而陰為陳使彼怠而弭耳三分道入會虜謀言中國臺垣相肩臂俸未易攻關陝遊騎安難樂死歌虞殞待我矣乃散邦奇私引虜數十騎索刀書軍士左彥章等擒之并獲酋長錫臘得呂仲祐姦狀伏誅事 聞賜鎮

巡以下。爵賞有差。浩與廷美厚恤其家。其曰午六年。二月。俺答引五萬騎。從拒胡堡入邊。殺我守備使唐天祿及其家室二十二人。軍五百二十人。已攻平虜朔州諸村落。殺略男婦萬餘。畜產亡美。本龍與廷輔謀也。虜圍我右衛。自正月。至三月。各路援兵大集。始引去。其五月。俺答約東虜。分道古北。馬蘭義院。冷口。謀言往薊。士憚守塞。今擱然登埤。几席之矣。虜不敢發。遂西往收捕。瓦刺。甘肅鎮臣大勒兵敗之。其九月。俺答引衆六萬。皆執鈎杆。從雲中左右衛。直走懷仁。應州山陰馬邑。攻村堡一百一十餘所。殺凡八千餘。武功錄

八修齊傳中卷二

五

四十三

人略馬騾牛。凡一萬餘匹。焚室廬。凡二千五百餘。區李自馨乃大言呼宗人往歸虜。而李朝及李自橋之屬。載輜重往者。固已三百二十餘矣。其十二月。俺答引三萬騎。從右衛深入。逢叅將王浩。轉殺軍中。自聲帥虜衆圍。圍浩。浩以廬甲九百五十副。軍裝及器械二千有奇。略全得解。免居亡何。黃台吉部夷蠻帶通其妾桃松。懼誅。率其黨來降。黃台吉怒。屬鞬索諸塞。守臣議遣許綸。田勿遣。遣示弱。且塞降者。路我不能得。丘富于彼。而彼得蠻帶于我。如辱國何。楊順懼。私與之爲言。當抵罪。其二十七年。虜復圍困我右

衛。逾月不解。右衛地斗入。匈奴南面通川。虜分騎塞道邊。臣告急。發帑金十五萬。調遊兵八枝。應援楊順。復授笑偏帥。夜薄虜巢。斬首虜百級。虜始解去。許綸奏增雲中各路實甲。歲加三十萬金。楊博奏言各邊功次。武夫力而獲。諸原文吏坐而享其利。請自今非履陳者。議賞毋爵。博又請罷班軍。改徵金錢。佐邊又言。獨石東。薊西。宜相錯如繡。宜令精卒懸衛其間。有急。左右折衝。赤囊白羽。兩鎮互傳不及者。請論如法。蓋宜密虜巢。嘗得其形。薊倚屬夷。先得其情。宜薊如左右手。落虜角距矣。江東言虜以實窺獨石。則衛率

八修齊傳中卷二

五

武功錄 師關外。過南下。若以聲。敵獨石。則衛率師關內。杜東侵。從之。是歲九月。俺答陰合東虜。入犯箭捍黑谷諸路。我軍頗有折傷。兵尚書言各邊選士。戍薊疲困。已甚。薊卒懼。悞坐食。諸臣不任練習。實負陛下。請以郎中唐順之。按薊。率順之。既乘傳到薊。視諸路。率缺額三萬。又多老弱。不習戰。還大略言東漢以漁陽突騎定天下。而唐盧龍一道。虎視河北。薊兵之雄。自古記之矣。臣至鎮。見其人物靡靡。然有暮氣。而無朝氣。無以備緩急。則諸臣不任之咎也。請下令。令鎮兵爲守。徵客兵爲戰。練主兵一枝。則損客兵。視爲率。異日

王兵精銳。人賈餘勇。更議免調。至于逃亡之故。皆由邊垣工役。卒歲不休。轉石顛崖。伐樹深淵。力辦不及。貸錢賄賂。各關夷人。旬撫月費。悉出軍資。將領乾沒。文吏漁擾。兼以石塘古北地。既虜衝土。尤磽确。誰能終日。櫻以徽纏。使其不亡乎。請 詔邊吏。悉心區畫。禁貪饕。加餉給。嚴勾補。定班戍。復本色。庶幾有備。又上練兵九事。事下部問狀。其三十八年三月。把都兒約俺答八萬騎。從潘家口。入寇遵化。諸村落殺略萬餘人。鹵馬牛羊二萬五千餘匹。焚室廬七笑。詔逮帥歐陽安。坐死。切責王忬。忬恐稱疾。并逮問誅忬。其

武功錄 卷之二 三

六月俺答引萬餘騎。從祁皇山弘賜堡九墩。入攻懷仁。大同圪塔頭長安村。殺襄垣等府諸侯王聰。辨俊。擺俊。梁家室三口。及軍民八千二百餘人。馬牛羊一萬四千六百餘頭。焚室廬車輛亡笑。其二十九年六月。雲中帥劉漢出邊。抵豐州。斬首虜數百級。是年雲中置兵車七營。車一輛為隊。卒四十人。合十三隊。為一小營。合十三小營。為一大營。皆命大猷。規畫其九月。俺答居西海。患踵部下病死。率眾東還。犯涼莊。殺略甚眾。是月虜數十騎。入略土木。偏帥董國忠。王孟夏。追及于楊家山。虜忽突出。精騎數千。絕我兵為二。

國忠死之。孟夏等望風四潰。虜復由洗馬林。入把蔚州。久之。俺答引六萬餘騎。從拒墻堡。直擣鴈門關。崞縣破寨堡。凡一百餘所。殺萬餘人。略畜產亡笑。壬戌以後。虜連犯薊。入古北口。騎迹滿灤河矣。賴延綏遊騎四面至。始引去。上怒。誅督臣楊選。其四十年十一月。張彥文從雲中帥劉漢。馳平虜湯西河。遂棄旂鼓。亡抵俺答營。易夷名曰羊忽厥。以曩時嚮陳功。轉為酋長。先是老營將軍李應祿。兵劉四。又名天麒。怨應祿嚴。又漁獵餽稟。欲亡。遂與陳世賢。王麒。謀殺祿。即携其家室一百三十餘人。從羊角山。亡抵俺答。亦

武功錄 卷之二 三

易夷名曰劉參將。於是偕全。與李自馨。趙龍。王廷輔。導引虜騎萬餘。從左衛黑龍王墩。入破雲陽諸堡。凡五十餘座。殺略一千六百餘人。略馬牛羊凡七千八百餘頭。俺答即以此所略。及漢亡命二千餘人。屬四。四亟使漢人築土堡一座。可二里。有馬牛五千。糗糧五千餘石。是月丘富。亦引虜寇榆坡。不克。中流矢死。其四十二年十月。全與李自馨。趙龍。王廷輔。張彥文。劉天麒。引俺答黃台吉。十萬餘騎。從墻子嶺。入通州。順義平谷諸郡。殺略馬牛羊亡笑。京師震驚。已謀攻天壽諸山陵。見宿衛嚴。轉所鹵略。得快其欲而去。已越

我都城直走路河。既還，俺答大喜，廼封全官爲把都兒哈而以漢人萬餘屬之。其四十三年九月，全益乘勝帥五千餘騎，深入朔州，攻我念高村，殺二百餘人，略馬牛羊二千三十餘頭，全以所略廣陵王府賈儀賓室。餘慶郡君爲妻。答因封全爲儀賓，倘不浪。其十二年，虜騎三萬寇鈔我太原，岢嵐與嵐諸郡，殺略八千餘人，畜產萬餘。其四十四年，全與李自馨、張彥文、劉天麒僭稱俺答爲皇帝，驅我漢人，修大板升城，創起長朝殿九重，期五月既望日上標，焚楮贊呼萬歲如。漢天子禮會天怒，大風從西南起，標折，擊主謀武功錄

二八 俺答列傳中卷二

三 四 四 一 二

宋良兒等八人，答畏弗敢居。其八月，呂西川引江廷寶康伏郭先趙大朋等四十餘人，亡抵全。全故與呂西川善，遂以屬李自馨。其九月，全等引俺答萬五千騎，從朔州西山小北岔口寇張蔡庄，殺略亡笑。其四十五年正月，全等復引俺答二萬騎，從太原保德州破堡五十餘所，殺三千餘人，略畜產五千。其三月，全與自馨、彥文、天麒等遣漢人采大木十圍以上，復起朝殿及寢殿，凡七重，東南建倉房，凡三重，城上起滴水樓五重，會畫工繪龍鳳五彩，艷甚。已於土堡中起大宅，凡一所，大廳，凡三重，門二。於是題大門曰石青

開化府二門，曰威震率夷。已建東瞻宮，西鳳閣，凡二重，滿水土樓，凡三座，亦題其樓曰滄海蛟騰。其繪龍鳳亦如之。其七月，呂西川等引俺答黃台吉三萬餘騎，從張家口入塞，寇鈔我深井、滹沱十餘堡，殺二千餘人，略馬牛羊三千三百餘頭，焚室廬亡笑。其明年莊皇帝卽位矣。全等廼引其衆大入燕代，於是起戎部侍郎渾綸、填薊，薊將故借資巧管，上下相蒙，失事則督臣受罪，諸將顧恣睢自若，督臣往往不能令綸請於上，諸將不用命者，悉徇軍中。綸又謂薊兵弱，無以倡敢死士，募南兵三千，漸至三萬。已建車營，營武功錄

二八 俺答列傳中卷二

三 四 四 一 二

步騎各一旅，虜人則車上發火器，先薄之，稍近則輾下步兵出排擊虜馬，虜卻逐北，乃出騎兵，綸所募南卒多自金士，輕足疾走，翹關負重，軍容大震。已請修塞垣，益跨垣爲臺，臺高五丈，週二十丈，約可駐百人，爲堦三重，中疏戶以居，上爲睥睨，皆可步履，器械芻糧以時預儲，虜攻垣，則兩臺火矢交及，賊無駐足。而我兵有恃，膽益壯大，率周垣二千餘里，先其要害，築臺千有二百，後以漸加築至三千。而大同農絀，錢益發至三百餘萬矣。居亡何，虜竟寇鈔我漁陽，我兵乘其惰歸，追至黃花峪，虜衆迷道，焚溺死者無算。其九

月趙全說僉答曰薊臺垣固所徵率常選攻之俸未
 易入晉中兵弱亭郭希石隰間多肥羊良鐵可致也
 彼藉宣雲為救卒來千里人馬俱罷我以全制其敵
 必得所欲俺答乃移壁黑石崖聲欲寇鐵鍋白羊之
 間已分六萬騎四道竝入井坪入朔州入老營入偏
 關率皆悍勇邊軍遇之披靡老營副帥田世威嬰城
 自守遊擊方振出戰中大創敗復入壁虜眾十餘萬
 遂從山西偏頭關老營紅門青陽卯入督臣王之誥
 聞變率遊兵六千騎倍日并行於是鴈門雲中延綏
 騎二萬亦至皆相望不敢前頃之虜直擣五寨三岔
 崙嵐臨梁諸郡已從羅漢洞東嶺潰墻入永平而給
 諫孫枝張齊皆後先上書大略以為虜或屯結一時
 未有久如今日者或聚黨一路亦未有東西合營如
 今日者是時虜已入嵐乎嵐去邊三百里負山道阻
 狹諸將莫敢據險縱兵虜遂長驅無復狼顧而又會
 黃台吉窺上谷土蠻逼灤河羽書告急詔王之誥
 還懷來護陵寢朝廷徵率盡力東捍不暇及西矣
 其十一日虜至石州營城北使騎至城下曰吾以牛
 之羶視平陽而蟻蝨視爾城也而必我賄我毋破而
 城不則我以禍平陽者禍而城矣其十三日虜圍城

武功錄 卷之二 八 倭寇列傳 卷之二 三 明之四 七

飛矢兩集。睥睨州守。王亮喻富民以贖啗虜。有反唇
 者。亮忿下城。眾逐賊不能止。虜擁入。亮被禍。男女死
 者數萬。帥申維岳駐大武店。去城四十里。使人候賊
 尾之而已。先是驛騎書至。發率二萬往援。後度弗及
 乃以便宜罷師。頃之虜分犯文水。交城。平陽。介休。遣
 間入汾內應。叅政使宋岳禽之。焚其偽書。以安眾虜。
 攻汾凡八晝夜。皆不利。引去。是月。俺答論張彥文導
 引功。轉為大酋長。而以千餘人屬之。其九月。俺答東
 趨鴈門雲中。帥孫吳連諸鎮率營高泊村。虜趨踏不
 前。臺御史王繼洛。趣吳擊其輜重。吳曰。不敵。祇取辱
 耳。張幟疑之。虜走故道。行鹵略。至十月八日出邊內
 地。計損人畜數十萬。御史王漸劾。玉繼洛言賊下崙
 嵐。去代五百里而遙。撫臣若鼓行而西。庶知軍曲折
 可以鞭箠使之。願留代不行。及虜至汾。應發鴈代之
 率一當單于。乃七日之內。嗷嗷不發一卒。人臣援抱
 鼓之急。而忘其身者。固如是乎。謂甲不足。材官五萬
 林林列也。畜之謂何。而徒以自衛。詔逮撫鎮請廷
 尉廷尉當維岳。逗撓棄市。繼洛適邊。王之誥以備懷
 來自解。奪一官。兵尚書以虜策。上請責實效。明職
 任重將帥。廣招納。理盭法。下諸塞行之。上谷撫臣冀

武功錄 卷之二 八 倭寇列傳 卷之二 三 明之四 七

練言河淮以南歲以四百萬供京。河淮以北歲以八百萬供邊。額雖有定而酌贏縮調緩急法靡定也。請于內地舉常平勸借法無事而能砥京庶有事而不桂玉。至于諸塞則慎按伏罷老弱預召買時支放優商賈通主客量本折因時順人而伸縮更易之。臣所計九邊士七十萬可用三十萬以乘障四十萬以列陳必擇其敢力戰深入之士勾於戶募於市以漸實伍而汰其老弱庶可以安邊制虜豈直無廩廩爲也。臣嘗行上谷一月而易卒二萬其誰有它慮。其三年

武功錄

卷之二

三

四十三

虜虜以屬李自馨。於是一林以呂西川爲兄號曰呂小老。是時俺答方在雲州城聚兵十餘萬全等卽引答從吃峪墩入我上谷塞。右衛會答所徵襖兒都司兀慎擺腰高奴皆陳兵哈喇聲言寇石州及應州渾源。制置使陳其學迺壁懷來備南山遠火侯望甚精明。頃之胡騎二萬果入我鎮川堡。越三日而出。是時虜中之食皆欲入應州懷仁山陰。我兵分爲三軍。一軍軍羅家庄。一軍軍屹塔頭。一軍軍廣武山陰。令虜不敢入應州。虜竟攻北官庄焚室廬凡九十區殺略儀賓王廷樞等凡二千餘人畜產萬數東虜亦至許

家庄東井子焚代府守家戶殺四人破駝子西冊田諸村凡三十餘所殺千餘人略畜產數千而去。其四年正月御史燕儒官奏國家建都繼薊內設重關外聯四鎮所以封植郊圻慎固疆圉周且密矣。四鎮之中宣府爲京師北門而羣醜盤據戶外朝揚鞭于朔漠暮飛矢于居庸視諸鎮爲最急。延永之壤南山之麓陵寢倚焉。先年翁萬達以東北二路邊垣幾七百里兵少力分擬于東路鎮南墩與薊鎮所屬火燄墩接界塞其中空自北而西歷四海治一帶共修外邊一道又自永寧墩至陸臺子墩創修內垣一道

武功錄

卷之二

三

四十七

與北路新墻聯而爲一經營二載功始告成設金湯之險崇虎豹之威形成首尾隱然相應千萬世利也。嘉靖中葉邊帥失人虜多深入當事者苟且目前緩誅避咎創爲併守南山之說而內塞漸廢矣。顧遺蹟雉堞屹然猶存所頽壞者十之二三苟少加修築而於左掖龍門衛揚許二衝右掖龍門所滴水崖一帶厚爲之備絕其必窺誠有如萬達所議外邊以捍北虜內險以捍京師內外犄角近蔽延永遠護陵京策之得者或曰已守南山何用此邊爲哉不知守南山則將棄宣府而無益於京師修內塞不惟有以固

南山而亦將有以保獨石。何也。南山接連居庸。去
陵寢僅一舍。岡巒澗谷。盤互交錯。無可駐足。而懷延
永保。沃壤平原。皆在其外。虜若委轡長驅。結營于懷
永間。分兵肆掠。宣府諸城自潰。我兵踟躕山中。自成
土崩之勢。此所謂棄宣府而無益于京師也。北路山
谷偏側。砂石窮瘠。虜無所利。益垂延永。將冒險內
逞。數年以來。版築日舉。大邊已可據而守矣。若復成
此內邊。則如金城玉壘環繞。陵京。虜若匪茹。遂巡
前却于崎嶇之側。攻之不暇。掠無所獲。力倦謀衰。不
駢首就擒。則銜尾而遁。豈能抵黑峪。躍龍門。窺長安

武功錄

卷之二

三

四

之嶺哉。內地不驚。則北路諸城堡勢亦自緩。而窮荒
絕塞。有安枕之日矣。所謂固南山。保獨石。信不誣也。
從之。是時以方逢時填雲中。其二月。陽和軍馬西川。
榆次人李孟陽。與虜私易馬尾。久之。竟與老營堡李
義韓龍岡李興孫大臣約。亡入虜。其三月。遂誘俺答
八千騎。襲老營堡。堡備嚴。弗下。孟陽竟携馬尾馳揚
州。全等復引胡騎犯平虜。偏帥張剛幣賄虜。使移衝
棚于威遠。虜竟從威胡堡小水口入。馳龍鬚。督臣
陳其學。遣帥馬芳。以精卒敵之。漢虜相紛拏。殺傷大
當已。裨將盧甫。誘諸虜和。因飲以火酒。酒酣。叅將楊

縉襲破之。斬首二十餘級。自是之後。俺答益怒。縉欲
報之。縉急。迺遣甫送奉紅布三百。改機二十。校布三
百。水獺皮三十。曰。此以贖死者命。可乎。是時鐵山人
張三等十七人被虜。久至。是亦以校布一百九十六
疋。得贖還。皆有狀。頃之。答竟帥五千餘騎。走響水溝。
約東犯威遠。西寇邵家堡。平虜衛。於是虜從榆樹墩
梁家山。馳乾河。我兵追逐至古城。擊鼓並鳴。砲叫。噪
伏虜萬餘。忽起自胡溝。合戰日餘。不決。虜乃伏山溝
岔。而以三千騎誘戰。皆亡。所失已。虜騎從天城榆林
口。拆牆而入。裨將胡鎮擊破之。獲生口一人。斬首三

武功錄

卷之二

三

四

級。奪獲馬二十一。騎給練溫純。以為虜歷平虜威遠。
以至天城。可二十餘日。俄而老營。俄而威平。俄而天
城。不聞我兵。以一矢相加。此與辛丑時。雲中帥賄虜
以嫁禍于晉。何異。於是剛下吏。縉甫及林鳳。詔執
金吾。逮問其學。亦免官。而以王崇古鎮焉。其八月。諸
酋祠。蹄林議所入。而黃台吉把都兒。永邵卜。紮落土
蠻兒。都司兀慎。擺腰。欲入新平。及宣府。洗馬林。俺答
哈台吉。阿兒都司。蒿奴。欲入上谷。坤的里罕。欲入獨
石。永寧。惡兒。都只昂。辛愛。又欲入上谷。雲中。獨石。至
老營。是時俺答把都兒。只昂。辛愛。方聚兵。插漢。腦兒

而給諫溫純以爲捕漢腦兒在白廟兒。三間房。旁近塞上谷。則永寧。四海。治黃花鎮。漁陽。則石塘嶺。古北口。塘子嶺。皆甚近。請備馬蘭以西。其九月。虜帥零騎三十。馳老營邊外。長嶺口。副帥錢棟。追逐至連溝十里山。伏虜數百騎。鏖戰。棟死于野。自是之後。俺答還豐州。徵卜邵卜及河西鐵匠家虜。分聚雲中太原。而板升人趙全以爲宜乘隙。先略旁近塞糧餉。然後異時可圖也。其十月。虜遣萬餘騎。馳桑乾河。許家庄。先是老把都欲逞志畿輔。打來孫朶顏強答。至陰山。是月。俺答營白海。躍旗莖。待東虜黃台吉。台吉往扼止。武功錄 二 俺答列傳中卷二 三

武功錄

二 俺答列傳中卷二

三

三

谷。幾斃。心憚內犯不可。請北掠黑達。議又不可。謀聞京師戒嚴。故事。虜犯薊。宣大督撫臣自陽和至懷來。悍。陵京二鎮。帥臣不需徵發。率大眾馳援。不憚遺一旅。茲二鎮若啓重鍵。而恣虜摩剝。方逢時以爲非計。上書執政。謂虜稱東犯。尚直雲谷。若誘我兵悉東。以尾爲首。乘虛豕突。則雲中累卵。今督臣駐懷來。宜留帥雲中。審虜實東。帥從內地趨。可先虜至。不者搗巢。攻其必救。一奇也。執政是之。邊外舊列臺十五。率寓望焉。率哨虜。及爲虜耳目。逢時盡徹。以疑虜。偵知帥不東。又撤臺。率曰。必襲我矣。罷內寇。其九月。俺

答西轅。掠土蕃。留妻一克哈屯。孫把漢那吉守巢。

武功錄

二 俺答列傳中卷二

三

中三邊武功錄中卷之二終

09847

萬曆武功錄卷之八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

中三邊

俺答列傳下

把漢那吉故鉄背台吉遺孤也長而儇利有口俺答心愛之尤為一克哈屯所憐於是妻答塔及慎女號比吉已六載矣已把漢復取免捨金女會俺答外孫女美而艷許禩兒都司答好弗能予強納之禩兒怒攻答答慙奪把漢所聘女與之甘心焉把漢初妻比吉不相中今復弗如所願快快不得意謀降漢乃告

武功錄

二八條各列傳卷三

二

奶公阿力哥曰我大父妻外孫女又奪孫婦予人天怒人怨吾不能為若孫矣吾聞天朝上下有序尊卑有體男女不溷其俗先禮讓而後刑殺吾今往歸之若為我謝俺答吾行矣阿力哥懼誅不敢請俺答遂趣之行於是與其妻比吉阿力哥之屬十人馬十三疋頓顙敗胡堡求入塞後俺答聞亟使克竅騎產馬追亡弗得而是時制置使王崇古以秋至備山陵獨臺御史方逢時居雲中俗兵使劉應箕居陽和逢時明而習於計以為亟當許我可得因而為計畫故事降者置海濱逢時念謂請比故事此不過一中

國禁錮之囚益令俺答怨忿從此侵擾遂不止矣且日命以甲楯五百騎導入雲中逢時坐開府侍衛者露刃見之遣出豐館餼飭與馬甚都與制置使王崇古議即請於相國張居正且以聞且言宜尊顯之以示虜令俺答而急之與則因與為市必繫送降人必保塞奉要東陽申其舐犢之愛而陰制其命即俺答而不急之與我因而撫納請方漢匈奴質子事有知故部來降請方漢置屬國居烏桓事而即以把漢部之異時俺答老且死而黃台吉者立勢不能盡有其眾而吾以一屠者谷蠡秩秩之置塞外以觀其俯仰

武功錄

二八條各列傳卷三

二

舊存部落勢必響應黃酋聞其復返勢必忿爭其與黃台吉構我則兩利而俱存之其互相仇殺我得因勢而制之外不失與滅繼絕之名而內收其力此萬世計也居亡何御史饒仁侃武尚賢姚繼可各後先列狀上下大司馬議詔授把漢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各賜衣五稱其十月俺答乍失那吉心私念之哭泣目盡腫一克哈屯又朝夕請黑台吉非君少子耶所遺孤幸長柰何以淫遊殺之俺答愧迺遣黃台吉九合兀慎擺腰入弘賜堡直薄城索那吉不可得召趙全等計事全曰欲得那吉須厚賄贖之不則必脅

以兵試發萬人臨城。中國將卒必悉出戰。吾因據其城而索之。亦一快也。俺答深然之。居四五日。率眾萬餘入雲中。直走上谷。計欲捕一偏將軍。而與漢請易。時冬寒。草枯馬饑。俺答眾憚寇。指全等怨詈甚。於是制置使移上谷帥趙苛。引兵帶刀嶺。逢虜戰。敗其前鋒。而斬其驍虜之首。陸虜憚之。遂轉兵從故道。至鎮羌堡而出。自是稍稍有內屬意矣。因為營。營平虜外。邊樹雜色幟。白如茶。朱如火。玄如墨。祥以振耀我邊吏。然後請把漢邊吏曰。寇深矣。其若之何。逢時曰。彼幸索我急。此天所以贖我也。乃遣使金國。贖傳貼往。

武功錄

三、俺答利得漢書

三

金國

殺之。已遣侯金往。又殺之。已遣鮑崇德往。崇德故役胡中。與虜狎。遂讓俺答。而欲得把漢急。胡亂乎。俺答曰。以太師之靈。我何敢憑陵。不勝舐犢愛耳。願移珍贖焉。崇德曰。中國重譯納贖。方輸銷出。誰利是。吾為若謀可。不費一緡。俺答曰。唯使者命。曰。而不欲得把漢則已。必欲得把漢。非以趙全李自馨等生獻見莫可者。先是使者言把漢已部。送長安。俺答故惶懼。計畫無所復之。今聞崇德言。歡甚。即引兵却出塞。而遣使持番文。詣崇古。請稱臣奉職。貢祁那吉還。崇古要以執諸諸逃人為主。畫為羽翼爪牙者以來。庶得

遣。大略如所畫策。是時相國俺答子。幸愛頗怨。答溺少妻幼子。欲謀答。漢可因以為間。崇古復遣崇德往。俺答曰。吾欲以牲贖那吉。崇德因言中國牛羊被野。財物腐朽。王府金幣珠玉委積。無所用之。安用汝牛羊馬。吾來欲為若謀得孫耳。若不可不遣趙全等。亟詣幕府。請那吉。不然。旦夕斷那吉首矣。於是俺答悔用趙全謀。仰天嘆曰。始吾欲降旗奔。六朝請封。趙全等謂我有天分。數道我與兵。南北疲於戰鬪。今父子妻孥。且不保。皆諸酋罪也。吾奈何愛諸酋頭。而不可以易一孫乎。若為我請太師。幸憐我北番。無金

武功錄

三、俺答利得漢書

四

賜書

衣無帛。既款之後。請得歲給我金綵。及釜爨以為生。我當以舊釜還漢。且微獨是我。胡中人至亡賴。誠非假漢爵。必不奉約束。以太師之重請。皇帝陛下有如授我王封。剖符通使。得樂太平。聖制足矣。願太師勿過疑。於是別崇德。因使其部夷火力赤。上書請約。麾騎避一舍。約已定。屬黃台吉以萬騎偪雲中。永邵卜以五千騎走威遠。張兩腋進。逢時曰。彼不聞約耳。密取把漢矢。使使者授之。諭以肯。黃台吉手其矢。泣曰。此阿第故物。太師全我弟。以安我父。大惠也。敢不受承。太師之明德。遣部夷隨使入。逢時勞以糲醪。

者因言阿俺答。所以欲亟請王封。誠欲耀土蠻。得相與爲敵殺也。始把漢出塞時。參將牛相子伯傑。尾把漢後。馳虜營部首。恰台吉。因言吾亦欲生獻馮豪傑。張豪傑。揚天下。劉五等。若易我金繒。可乎。歸而與相謀。卽借蒼頭軍。赦八赦臘台。出苧絲五采。挑線草獸衣一稱。青綠緞襖二稱。段二純。鍍銀鞵帶一根。送奉恰台吉。乃言俺答方得把漢。誦經謝天地。以打牲爲禁。因與伯傑馬鞵帶小刀解錐亦如之。遲我月餘。來索人自是之後。相數使使者。結恰台吉爲兄弟。歡恰台吉。竟欲得千金。相弗能辨。事覺。相等皆請論如法。武功錄 卷三

而是時上谷有老把都之首。河套有吉囊之首。山後有兀慎擺腰之首。永邵卜之首。哆囉土蠻之首。非俺答昆弟。則其叔侄數爲諸邊患。崇古必欲俺答。大會老把都吉。能同表請。然後可。俺答獨苦力不能制土蠻。土蠻故主也。賴老把都與土蠻善。倘風告土蠻。見東虜皆已內屬。我得毋離其黨。而遂自孤乎。先是謀者言老把都俺答行至小白海。強黃台吉寇漁陽。黃台吉竟欲寇西番。而趙全又以秋田霜死。媚俺答首婦轉瓜。備言雲中兵出。趨俺答還歸。爭久成隙。以故邊吏欲以此窺諸酋。頃之。俺答果遣使十八人申

前約。以爲諸酋悉聽命於大師。無異同業。已指天。王佛祖以爲誓。誓畢。復遣打兒漢土骨赤還報。自今虜毋抄漢。歲貢馬四百匹。世世不替。漢亦毋燒荒。毋搗巢。毋趕馬。備兵使劉應箕。見爲疏語多錯亂。且辭多倨侮。迺大會督臣譚而竄走之。乃代爲上奏。事下大司馬議。大司馬言虜方求款。而要我以不燒荒。不搗巢。我卽以爲可。從有如要我以不繕塞。不設備。亦將聽之乎。果若虜言。是以首脂毒我也。不如却之。毋引慝焉。王崇古言。先年開市。虜方張邊。臣媚而致之。故盟未幾而寒。今虜仰我若黍苗之仰陰雨也。昔制在虜。今制在我。何慮何疑。而不使之徹聲聞於天。王竟以聞。詔下三鎮會議。先是將軍。令有能捕斬俺答。黃台吉。狼台吉者。爵伯。予五千金。小酋如擺腰。兀慎。爵指揮。趙全。周元。爵都指揮。予千金。其十二月。邊吏以便輿。膠致全等至長安。大司寇按反狀。悉具。上御午門。命禮官爲文祠告。郊廟。修之。東市支解。以徇。於是王崇古晉大司馬。廕一子千戶。方逢時。少司馬。廕一子百戶。皆執金吾。章服。銀楮。皆有差。磔趙全等於市。復下令。令拔升諸亡命。欲歸漢者聽。始全等對簿時。崇古欲得諸虜名數。急乃以八人分屬。分

守使分巡使備兵使及大同守都護鞠問以觀異同。於是得襖兒都司卽吉囊子六人控弦之士可三萬。居黃河西套黃台吉可七千。擺腰可二千。兀慎可一千。居野馬川。鴿子堂。鄉天城。陽和。恆安。萬全。左衛。去邊二百餘里。髡突里哈。卽老把都兒。可二萬。鄉密雲。宣府。萬全。右衛。委兀兒。慎可一萬。居大青山。哆羅土。蠻可一萬。居黃河西北鄉。神木。俺答可二萬。躬提兵七千。居豐州灘。去老營堡。平虜。威遠。右衛。可三百餘里。而以三千屬打兒漢。倘不浪。以一千屬火屯。倘不浪。去老營邊。可六百里。以五百屬莽兀。倘不浪。淮

武功錄

二六 卷之四 傳 卷三

九

折漢。倘不浪。王八屯兒。去平虜邊。可五百里。以二千屬出郎那。去平虜。可四百里。以一千五百屬及臣。倘不浪。以五百屬打兒漢。以五百屬土兒箇。去平虜。可五百餘里。以五百屬脫脫兒墨。去偏頭關。可二百餘里。以二千屬恰台吉。去右衛。可百里。以五百屬青山。啞拜。倘不浪。宰散。倘不浪。去右衛。可三百餘里。以一千屬把里台吉。兵兔台吉。去右衛。六百餘里。以五百屬我的戶。倘不浪。去右衛。五百里。以五百屬打臘。台吉。去右衛。迤西。可三百餘里。以三百屬真武窟兒。把都兒。倘不浪。去右衛。迤東。可六百餘里。大小板升。

漢人可五萬餘人。其間白蓮教可一萬人。夷二千餘人。皆有酋長。分部諸酋。少者六七百。多者八九百。大板升。則馮世周。孟大益。大羅。小羅。楊廷夏。楊廷智。劉牙。張豪傑。李三。瓦四。潘云。陳鉞。十二人。小板升。則東打兒漢。火力赤。張榜勢。毛榜勢。打兒漢。小則則火同。智海代。首領俺墨兒。器長腰兒。火里智。丫頭計。大筆。烏器刀郎。小則磨毒器。打兒漢。劉棟。鎖合兒。韓候兒。玉鎖。秃舌兔。八兒黨。小則則紅眼。小則則徐先兒。李自榮。火力赤。老漢代。鎖合兒。馬通。小則則火里智。老漢。五合器。李只害。蕭牌子。高洪。馬洪。三十二人。已問

武功錄

二六 卷之四 傳 卷三

十一

諸叛胡中所生子。趙龍。自言生六子。長火泥計。次窩兔。次瓦拜兔。次瓦十兔。次簿合兔。次寧安兔。女三。長三。皇昏。次五。皇昏。次六。皇昏。孫四。長擺言。次聖。場。次場。開。次擺吉。劉天麒。自言生丫頭子。王廷輔。自言生猛哈子。李自馨。自言養李明。以為子。趙全。自言生二女。適楊河。高金。既得狀。然後知謀。稱數十萬。於是謬矣。其五年二月。崇古極言市虜甚利。大略言虜比歲深入。凡民間鐵器衣物。無所不具。今一日許其通貢。則酋長歲有上賞。自足取給。而獨患苦諸酋。恐無以為資。勢且必小。入間盜邊。故虜使往往以鍋與布帛。

爲請計莫若開市便是時給諫章甫端言虜得封號衆且益附是假之翼也入我境窺我文物是啓其心也宋應昌言虜雖通貢情或難測防邊則有兩費撤兵則非萬全張國彥言虜向入寇往往旋出塞虞西北諸夷議其後耳彼無我患專意諸戎諸戎必折而入于匈奴是加之左右背而益其強也請乞之費歲加月倍客餉不已必扣主兵主兵不已必及市賈市賈不已必及禁藏張思忠紀大綱議與崇古互有異同詔下於是定國公徐文壁侍郎張四維御史大夫李棠以爲可許英國公張溶戶尚書張守直以爲不可許工尚書未衡以爲封貢便互市不便兵尚書郭乾則謂夷狄來王古今盛事因以羈縻實制取長策九塞外虜俺答最雄自上谷抵甘涼穿廬萬里東服土速西奴吉丙先年謝絕致憤駘藉諸邊三十餘年中原苦不支矣今儼然聽命於藩籬之外是三十年所禱祀而求者何惜豪街尋丈之地而以隔夷情狹皇化失神靈所期望宜從其請至若搗巢燒荒事搗巢可罷燒荒不可罷是故相國張居正尤破羣策廼於文華殿面請詔行之已以文皇帝封和寧太平賢義二王故事撥付本兵因區畫八策屬崇

武功錄

卷八

土

四百八

古互市初開邊民畏慮不敢貿易虜人不市穀怨易生今歲且宜官爲計使邊氓賄利則人乃樂從一也鐵鍋乃虜所急者頃部議禁不與市將來必求索不已今聞廣鍋毀不可復爲宜出官錢市之嗣歲請如數以易二也虜既不令人朝則安置宜周鎮城之中民物殺阜易起戎心異時豪宗獻城之事可爲殺鑿頃者流議皆起於鎮城之人虜使一入人人惴恐倘邊堡可容毋令得入鎮城三也馬趙二帥趙雖喜事而近忠可馴伏也馬故多端素與虜通其所部多真虜頃聞不樂封貢之議今既不能去宜以計用之

武功錄

卷八

土

四百九

家口太原水泉營。先是大將軍馬芳及叅議使黃九成崔鏞僉事使韓宰論雲中曰。弘治時北虜入貢。乃從紫荆關。然後入長安。此不過欲給彼長道。以亂虜情耳。臣以為紫荆道。半歷畿輔。市井紛華。適以動其覬覦。於計不便。莫若由威虜。以歷左衛。雲中。抵陽和。請督臣按驗畢。即從陽和。入天城。懷安。上谷。自懷來。歷居庸為便。請歲以三月為期會。以是時春雪未消。胡馬尚弱。故也。宜著為令。令馬毋過三百匹。使毋過三十人。而又中分。使以半居左衛。以半進。乘輿馬亦毋過三十匹。然必從陽和。臺御史驗得肥壯高大

錄

卷之三

三

三

者。然後送奉。關下駝馬匹直十二兩。市場請以左衛威虜堡地旁西北。竊比榆林易馬堡築圍城鑿池。令副帥統兵備。使監市。硝黃銅鐵。盔甲兵刃。各有禁約。虜人毋持弓矢甲胃。使虜得與塞下民互市。市我。以段細布絹綿花針線索。改機梳篦。米鹽糖菓。梭布。水獺皮。羊皮。金。易虜馬。牛羊。驢。驘。及馬尾。羊皮。皮襖。諸種。竄貢使既還。而後罷市。大將軍趙苛。及叅政鄭洛。副使廖逢節。叅議使何榮。論上谷曰。貢道。今雲中。唯紫荆。上谷。唯居庸。而紫荆則入腹裏。居庸則近山陵矣。請守臣嚴為備。誠是。至市場。徵舊市張家口。

莫可若。臣等按地形。東北中三路。層巒疊障。南地又地屬腹裏。豈可令外夷窺乎。馬直請以年齒盡寸。分三等。上馬匹十金。中馬八金。下馬六金。互市。大略與雲中同。我所資於虜。非馬牛羊。則皮張馬尾。而虜所資於我。亦惟布帛綿索而已。第請三鎮。皆以春月歲一舉。舉又日同。庶絕重市之蠹。備兵使紀公巡議山。西曰。苛嵐一道。外內邊皆隘。按內邊東南起八角界水。黃墩放丫角山。而北可九十四里。屬雲朔地。外邊東起丫角山。放老牛灣。黃河岸而西。可一百八里。屬虜地。去俺答巢頗近。然必從雲中邊而走。貢道以居武功錄

卷之三

三

三

唐為便。擇我崎嶇之地。以苦虜跋涉。庶虜益畏道險。而又期正月二十三日。至長安。於是期而不至者。罰第守臣。請毋忘滑石。驢皮。窰馬。頭山之備。然後請市于水泉營。水泉營。去板升近矣。當以紅門分內外邊。外邊築瓮城。其為制。建關。關外築大臺。名為驗虜臺。臺左右復建大臺。名為瞭虜臺。入此則為關矣。關以內為驗市廳。關以外為水泉營。迤南築夾垣二道。高丈餘。則又建內關堡。得移寺塢兵於其中。聯絡水泉營。虜每一入市。少者四五十。多者百餘騎。并皆就瓮城。開封。而徵老營兵。馳水泉營。偏頭兵。馳寺塢堡。兵

不足則以馬步兵及架梁兵晝夜擊刀斗。巡徼城中
埃市畢。犒虜。驗市廳遣還。始入市時。我繒布。鍼線。梳
篦。鐵鍋。皆各以其式。直著為令。而虜馬亦必以四歲
以上。八歲以下。三尺六寸以上者為上。臨市毋有異
議。分市使孫枝亦曰。所市如布帛。鍋釜。及鍼線。梳篦。
米。鹽。糖果之類。應從賈人互易。至繒帛。則請以太僕
年例馬價易之。而以所易馬給馬兵。斯亦一便也。於
是都御史孟進請。上著為令。令先進貢而後酬以
封章。頃虜酋變詐益甚。俺答老而多謀。黃醜狡而慣
戰。把都猾而善附。土蠻眾而漸張。而況把都土蠻連
姻結好。聲勢愈滋。恐春日漸和。必更蠢動。莫若歲以
仲秋朔日為貢期。蓋時屆八月。虜馬方強。正異日狂
逞之候。若容其通貢。往返三月。天寒水涸。即欲鵬槍。
勢無及矣。至若燒荒。搗巢。劫馬。諸厲政亦宜稍免。以
示招撫。自是之後。崇古及臺御史劉應箕等。奉上虜
酋乞封貢便宜。其略言今日之事。不當以馬市例論。
嘉靖中。俺答擁眾入犯。漁陽。執我馬房中貴楊淮等。
賜以奏聞馬市。先帝不允。而用咸寧侯仇鸞將兵
撻伐。出塞無功。懼虜復至。潛以金幣媚虜。本心出逆。
鷲私謀。故不旋踵而叛。盟肆掠益甚。先帝震怒。始

武功錄

卷八

三

六

寘于辟。最為之禁。明旨具在。臣等敢冒請以干大
辟哉。顧今虜情。實與昔殊。虜連歲入犯。固多殺掠。乃
虜所亡去。亦略相當。又我兵出境。搗巢。趕馬。虜亦苦
之。是虜非昔之強也。屬者戴天朝。歸孫之恩。既獻
俘。闕下復約其第任。并各部落誓不犯邊。又非如
昔之擁兵壓境。挾我邊臣而坐索也。且聞虜欲圖瓦
刺。蚕食西番。慮我軍議其後。故堅意內附。以自固其
情可信。又虜使云。所請市。非復請馬市。但許貢後。容
令貿易。如遼東開原。廣寧互市之規。此固制待諸夷
之常典。非昔馬市比。臣等以為使先帝在。亦必俯
從無拒也。且昨歲秋防報警。京城戒嚴。至倡為運甓
聚灰。塞門乘城之議。幾為虜笑。今虜既納款內附。乃
必欲定久要。以幸百年之無事。異日有失。究首事之
罪。是豈惟臣等不能逆覩。即俺酋亦止能保其身。而
不能保其第任。能要諸酋于目前。而不能制諸酋于
身後也。夫拒虜甚易。執先帝之禁令。則虜詐之難
信。可數言而決。虜必憤憤去。即以遣降之恩。矢心不
犯。猶恐宣大土蠻及三衛。歲糾俺酋為聲援。以窺薊
遼。如吉能子。兔賓。兔諸酋。必為蘭靖。洮河之患。九邊
騷動。財力困竭。雖智者無以善其後矣。若允虜封貢。

武功錄

卷八

三

六

各邊有數年之安。乘時修備。虜設背盟。則以蓄養數年之財力。從事戰守。不猶愈于終歲馳騫。自救不暇者哉。臣等又歷稽 國朝北虜。舊有勇貢之例。如正統初年也。先以尅減馬價。而稱兵。語在天順日錄。夷虜封王。亦有太平。賢義。安樂。及哈密。忠順。王故事。故臣等酌時勢。稽典制。以為許封貢。便因條為八事。以聞。一議錫封號官職。北虜惟土蠻。為小王子之苗裔。所在遼。薊。有衆十萬。以兵未精強。故難獨逞。俺答與其兄吉囊。弟老把都。皆其臣屬。分駐宣大。迤北。雲州。青山。河套。山內。及河西。大小松山。未易率合。每一入武功錄

武功錄 卷三 條各列傳 卷三 四

犯。必糾會於數月前。聚至十餘萬。方敢深入。不則分逐水草。時遣精騎。撲搶歸農。此其大較也。虜自土蠻而外。惟俺答為尊。請比忠順王。及西番故事。錫以王號。頒給鍍金印信。俾號召其宗盟。它一切大枝。若老把都。若吉能。若黃台吉。請受秩如三衛。視都督。而弟若侄。其子若孫。凡四十六枝。若兀慎。打兒漢等。秩視指揮。諸婿他。不浪等。十餘枝。秩視千戶。請做把漢。那吉。阿力哥。事皆賜官服。俾知臣禮。一定貢額。夷虜入貢。名雖效順。而實希賞。今宜定制。歲許一貢。俺答馬十匹。使十人。老把都。吉能。黃台吉。各八疋。使各四

人。其諸酋長。聽俺答分部落大小。以為差。大者五。四疋。小者二。疋。使各二人。通計那吉等。凡四十七枝。歲貢馬不得過三百匹。使不得過百人。有如請增無已。亦無過五百匹。使百五十人。而以善馬三十匹。屬使者六十人。隨進。闕下餘俱待命於市堡。粟食縣官。餘馬分三等。以定直。上馬匹十二金。中十金。下八金。最下老弱。及羸首。毋得入。它一切分給三邊乘操。而以椿朋克市馬費。夷使聽以所直。縣官市布。繒。還給諸酋。以為酬賞。至 欽賞。悉如三衛西番便。一議貢期。貢道。虜入貢互市。宜以春月馬弱之時。且及 萬壽節。四夷來庭。許夷使牽馬送奉表文。自雲中左衛驗問。俺答許四人。它枝大者二人。小者一人。得入京。分駐犒勞。花紅牛酒。縣道即傳。次至陽和。已至上谷。然犒勞如初。駐紮街。而以行使道入居庸關。走昌平。直迎置長安。蠻夷邸。月餘。儀部請廩食如禮。既還至陽和。臺臣復按驗遣歸。所在郡縣。為設官邸。禁私通來往。盛陳兵仗。以示威。郵傳給餉資。餼牽甚備。使使至如歸。異時聽撫。臣得議償。亡徒勞驛使。一議立互市。北虜散處漠北。人不耕織。地無它產。今幸食漢物。鍋釜。鍼線之具。繒絮。米葉之用。咸仰給漢使。使者頓

額求通市。而邊吏即以爲可許。冀免盜竊。非謂求開馬市也。請得如弘治初。北虜三貢故事。虜以金銀牛馬馬尾皮張。易我綿帛釜爨諸種。於是期至。令虜首三百人。驅牛馬類百頭。駐外邊。我兵五百。駐市場。合市盡一月而止。有如貢使既還。而市猶未畢。令虜酋駐邊旬日。必市竣而偕還。以示要質。又或行賈貨不足。道使者於城市給遺。令勿絕。及商得馬。令市諸營。營無所用。復得市諸關中。文吏毋繩以闌出財物。如邊官法。至一切夷馬商貨。當有稅。悉如遼東開元市。以爲撫夷費。當是時。成虜市。聽約束於協守副將軍。

武功錄

卷之三

元

三

及城備兵使張家口市。聽約束於上西路叅將。及口北分守使水泉市。聽約束於老營副將軍。及崑崙備兵使。凡市。漢禁鐵器。而僉答亦禁諸囚。毋擾邊。寧開乞請法量。而給賞。毋令通虜媚虜。踵故常之虛。敢不如約者。邊吏請論如法。一議撫賞故事。歲時戒備。則有調遣客餉。春秋擺邊。則有行糧料草。各營則有哨探。丁夜行糧。各墩則有常隊。行月二糧。爲費不貲。且一歲之間。軍丁或零斬虜級。或被虜傷死。所以犒賞而優恤者。皆例外之供。優恤多者。二十金。頃量予三五金。而犒賞則級予五。人金矣。銀牌花紅。猶不與焉。

凡此悉取給督撫贖銀不足。則取商稅。商稅不足。則取地租。歲亡慮數千金。今既通貢。則墩哨可漸省。二三百人。歲可得行糧三五千石。而又無斬獲中傷之優恤。歲可免數千金。皆足爲撫賞之需。復不足。則取年例客餉。三五千金。一切爲治繕布費。酋長人段二疋。紬二疋。以好至者。酌夷使大小。量爲增賞。夷兵人布二疋。以今歲所餘。充嗣歲所費。積之數年。客餉或可半省。以節禁藏。且議招降一欵。聽華人歸正。而各塞收得真夷。亦充家丁。調虜。於是華人歸者十七。夷人避罪降者十二。其有詐降以誦我虛實。陰爲虜鄉導者。宜下令勿收納。以杜虜酋索擾。至漢人來歸。亦察無盜虜。及被虜歲月籍貫。及虜中主名。方入塞。所騎馬。留邊聽虜追還人。與紬二疋。布二疋。而還一審經權。夷狄之于中國。有順有逆。帝王禦制之策。有經有權。經以制禦之。而無忘有事。庶常勝之勢在我。狡胡無所乘其隙。權以羈縻之。而不拘文法。庶操縱之幾可決。邊臣得以效其謀。至于目前之利鈍。日後之變態。其始固當預防。其終誠難逆視也。屬者僉答納款乞封。至今邊塵不聳。在虜實有呼韓突厥款塞之誠。在我當有優遇受降之禮。今議者必欲嚴其始之

武功錄

卷之三

元

三

峻防以要其終之不變固為守邊之經然臣等歷考古昔春秋之列國漢唐之封建雖中國友邦同姓尚不能守法信度而欲責之夷虜恐非達權之宜也今俺答年近七十其弟老把都子弟黃台吉吉能各年逾五十皆非昔強壯時倘各酋未死之年那吉輩繼承之後邊境有數年之安則宣大山西殘破之城堡可漸充實荒蕪之屯田可漸開耕河西延寧之大邊可漸修葺薊鎮邊臺既修腹裏城堡亦可漸增築土兵既練入衛之兵亦可漸減各鎮練兵設險積餉除之務靡不豫圖數年之後兵氣振而邊備嚴整縱虜有反側我固有以待之以守可固以戰可勝是不失經常之守而所省財力且無筭矣雖暫假職名無虧大體暫借客餉一二為撫賞充費是一時羈縻之微權而保固疆圉生全邊氓不既多乎釋此不事則拒虜甚易而滅虜實難虜東西歲擾我遠近戒防士馬疲於奔命財力置於徵輸非計之得也一戒狡餘言今之為將者平居既無料敵之智敢戰之功及聞虜納款率務為誇誕陰肆傾擠以為將必恃戰不宜聽虜和以沮其氣然自二三年來虜屢犯宣大未聞與虜一戰惟規避欺罔出搗巢趕馬所獲既不足

為虜輕重而滋疆場之擾搃奪國是重誤邊計罪可誅也請 勅九鎮將領戒平時驕悍之習乘今日虜虜之暇務實修備使虜知我之有待不敢復叛虜或陰懷異志則揚兵伐謀使虜不能乘我之虛數年之後華夷安堵邊備增飭則錄其功倘或挑怨搆讟弛僻疏防則治其罪今有造言飭詐陰壞貢議者罪之庶貢議不阻而邊事可無患矣 上覽其疏下戎部議於是兵尚書郭乾議大略相同獨封號引禮尚書潘晟議議做三衛故事授以都督秩仍聽各自為部不必假以統兵之權至虜使宜留邊城督臣使使者武功錄 二八修卷列傳卷三 三三 四〇四 代進齋使者賞賚 上復下廷臣議議如初貢期以二月為率獨是歲以期迫聽三四月後得行之先期俺答至近邊漢使約虜演習禮儀候 詔至為位跪起望 闕下叩頭如漢官儀既受 封具番表謝恩後如有求增貢數及互市不從約束聽關吏閉關謝絕 詔從之於是雲中臺御史劉應箕致書俺答大略言異時市馬出 朝廷財用易辨今歲出百姓矣假令馬牛羊羸弱亡所利則嗣歲不可復繼而俺答亦報書願如約因使使者索黃鸞及五采往繪佛像 是時督撫稱俺答為老官人而俺答亦稱督撫為

大賢德往往如漢昆邪例其五月俺答遣使奉表稱臣貢名馬三十匹。上御建極殿受之使太史奉金冊封俺答為順義王賜之。詔曰朕惟天地以好生為德自古聖帝明王代天理物莫不上體天心下從民欲包含徧覆視華夷為一家恒欲其並生並育於寓內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君主萬方成祖文皇帝順天繼統鎮撫九圍薄海內外罔不臣服迨朕繼承不緒於茲五年欽天憲祖愛養生靈胡越一體併包兼育頃因爾孫來歸特命近臣護視給其服食厚加附納以禮遣還爾感朕恩稱臣內屬歲

武功錄

卷八

歲入貢永為荒服俘獻叛賊以表悃誠邊臣為奏懇款再三朕念北番朝貢代固有之在我國家亦惟常典爾能慕華內附請命恭虔可謂深識天道者矣朕實嘉悅特允所請封爾為順義王爾弟爾子及諸部落頭目俱授以都督等官俾爾世居本土逐草射獵各安生業同樂太平朕代天覆幬萬國無分彼此照臨所及悉我黎元仁恩惟均無或爾遺爾尚仰遵天道堅守臣節約束爾眾永篤恭順使老者得安幼者得長保境息民世世安樂朕國家膺萬年之天運爾子孫亦保萬年之福澤豈不永有美利哉倘爾部眾

或肯初心擾我邊境此乃自乖大義輕棄盟誓天地鬼神實共鑒臨非爾之福爾其悉體朕意尚欽承之故諭它悉以次除吏都督同知則把都兒即昆都力黃台吉長子指揮使則把漢那吉孫指揮同知則賓兔台吉即野鄂把林台吉白吉不他失里三娘子所生扯力克即扯力更俺答長孫青把都兒台吉把都兒白洪大黃台吉邵十大成台吉長男秃兀兒慎着力兔台吉在哆囉土蠻把都兒黃台吉哈喇慎着力兔把都兒台吉即打喇名指揮僉事則那木兒台吉波兒哈都

武功錄

卷八

兒呵不害皆黃台吉把都兒台吉俺答第二子阿不害俺答第六子那那台吉俺答弟哈不慎即來三子滿五即台吉滿五把都子滿克寨台吉旭胡美台吉皆麥力良台吉差力兔台吉克臭台吉克鄧台吉皆他答合羅氣把都兒台吉兒那十大正千戶則阿力哥打兒漢台吉俺答弟來賽台吉來洪大台吉皆大成台吉俺答弟阿拜哈不慎薛的箇台吉滿五白慎台吉插漢教不愼台吉皆把都隱克台吉即安克挨肆台吉即挨肆挨着鬼台吉皆承那十大挨落台

吉為大台阿不害着力兒委敬阿拜唆羅土

副千戶則阿拜台吉克真阿不害滿克賽兒惡

不慎台吉八耳谷台吉大成已故唐伍台吉哈羅阿

不害俺答伯叔弟五奴谷把都兒台吉薛的哥

台吉銀定把都兒台吉獨騰兒台

吉滿根大台吉皆把都兒百戶則恰台吉打兒漢

凡六十五人皆有 勅勅曰朕奉天撫運君主萬邦

異域殊方無不欲其得所但能效順即吾赤子無彼

此也茲者俺答感恩慕義率爾等奉貢稱藩出自誠

悃朕心嘉悅特封俺答為順義王併爾等俱授以官

爾等其各率子孫使他每都相和睦各領部落使他

每都遂生養斯稱朕覆育綏懷之意國家保祚隆長

與圖無外爾等既得內附宜允篤恭順堅守臣節庶

得使天朝之威靈沐天朝之恩澤傳之萬代福利無

劣豈不美哉故諭當是時得勝堡外九里建廠廠長

闊可三丈用線杆木料應用藍帛五十疋紅布二十

疋青綠羊絨三梭二十疋手帕汗巾四十方蓆五十

領麻繩一百綵亭四箇綵旗二十對中庭設黃幃焚

香供張都先期夷使打兒漢克漢至公署習儀既畢

大張旂鼓迎赴棚廠都撫皆壁弘賜堡遣副帥趙伯

勳遊擊康綸齎 勅諭十二道及賜俺答蟒衣一襲

表裏四純它皆獅子衣稱是二十一日俺答率諸

夷迎 詔南鄉叩頭者四已漢官抄黃開讀畢俺答

行謝恩禮復脫帽叩頭者四夷禮以卸帽叩拜為敬

也且日崇古使使者奏 聞於是俺答亦欲為番表

謝漢而胡中獨河西吉能及其侄切盡黃台吉兼通

番漢佛經迺迎為表文因糾合都督同知昆都力哈

黃台吉指揮使把漢那吉指揮同知永邵卜大成台

吉等指揮僉事擺腰把都兒台吉等正千戶兀慎打

兒漢台吉等副千戶阿拜台吉等百戶恰台吉等貢

武功錄 卷三

馬凡五百九匹上馬凡三十匹鍍銀鞦轡馬鞍一副

而齋夷使扯布唎羅不散台布等六十四人詣崇古

表文移參以佛語極恭順尚欠文崇古即使漢所使

書表夷使台實榜實等改正付表匣封驗因宴勞夷

使於陽和城邸擇青白紅黃銀合棗騾驢馬凡四十

匹開具毛色齒歲咨儀部選三十四匹入內貢駝四百

六十九匹悉發三塞山西凡一百有九匹雲中上谷

皆一百有八十四匹價御馬一匹予絲緞二表裏生絹

一純半給金五兩費亡慮百五十金留遊馬以上中

下為直如崇古議請太僕椿棚銀費凡六千七百有

五金是役悉貯塞上都護矣。歲轉輸臺使者於是率
永樂弘治故事幸賜俺答 勅一道大紅蟒白澤紵
絨衣各一襲織金蟒龍一純金冒白澤一純暗骨朵
雲翠藍二純大紅二純素栢枝綠二純素絹六純木
紅四純藍青二純絨緞十五表裏大紅織金冒背獅
子一純青二純翠藍二純栢枝綠二純素大紅二純
藍青八純俺答妻及把漢那吉及黃台吉及夷使衣
幣有差而俺答妻亦多不過八寶雲襖紅骨朵雲裙
而已而切盡黃台吉亦以迎 勅撰表賞絨緞三表
裏生絹一純金紵絨衣一襲木棉布四疋視指揮俺
答既得委質爲藩臣共貢職大喜。使者曰趙全等
雖誅趙宗山猶存此輩不滅亡終敗和約。崇古以聞
詔捕獄。先是漢使使者珊瑚鮑崇德簿責俺答使
部夷私通邊答因遣恰台吉兒流唐文安克把獨兒
台實打兒漢首領土骨氣獻我叛人張寶趙天王穆
天爵孫天用會諸生計龍及民王道科趙景庫被鹵
胡中火往往爲胡書番文亦欲歸漢乃以白蓮教及
張輝等與叛兵劉天麒謀獻老營事。徵告漢使於是
崇古聞亟逮景庫弟景敖衣中以還居頃之靜樂令
劉受帥邏卒執張輝王道兒而老營堡亦執石倫門

武功錄

卷八

七

四十一

先兒馬操兒曩三人約俺答來爲獻城及門謀皆有
狀而輝與道兒尤以祈禱鳴。邏卒常郵鑰道兒道兒
私誦符呪幾得脫受廼令邏卒以犬血塗抹始就繫
日日分守使王九成備兵使崔鏞分巡使韓宰鞠獄
廼知趙天王興人也名宗山宗山有子曰百年兒與
郝建庫妻張爲虜虜居草地令張亡歸爲宗山具言
百年兒宗山即謁馬西川李夢陽道之亡虜虜中事
幾就若無患矣廼與穆天爵張定孫天用抵板升是
時靜樂人兩善友王道兒汾州人張從庫王大花奚
大用美大真奚大秀文水人趙傑嵐人閻鶴爲宗山
傳習白蓮教頃宗山謁俺答獻雉黃半斤廼以宗山
等屬趙全自是之後宗山關入關窺邊及賈漢物通
虜爲虜言今正馬年答又有天分吾等其興乎虜廼
寇抄我石州及汾州平虜威遠靖虜鎮羌天城本宗
山謀也於是請論如全法事聞 上有詔詔俺答執
逆來獻誠順可嘉賜金三十表裏四之恰台吉打兒
漢十金幣皆有差其秋套虜吉能等亦願輸貢使夷
使請於制置使戴才曰吾以俺答爲長專約束彼既
修貢 天皇帝得市中國財物吾獨處西徧何至常
在化外唯太師矜之督臣王之誥議須數歲不盜邊

武功錄

卷八

七

四十二

方許。崇古言。吉能親俺答叔。勢相依倚。許俺答。不許吉能。是鋼其首。而舒其臂也。俺答必陰平吉能之衆。而秦爲晉中禍也。并請於朝。許其開市入貢。酌延綏寧夏。悉如宣大例。報可。賜吉能都督同知官。餘以次拜指揮千百戶秩。凡四十九人。竝賜衣幣。自市入貢。馬凡五十四匹。而雷邊馬。宣大山西。凡四百六十九匹。延寧凡一百八十四匹。語在吉能傳。於是上遣光祿寺丞一人。鴻臚序班一人。到塞治宴。而以總帥待之。宴俺答席連十。金花二樹。大紅蟒衣一襲。彩緞

武功錄

八俺答列傳下卷三

五

十一

四表裏老把都黃台吉。吉能席連五。銀花二樹。金色段二純。他酋長席。治煤食餽果品二張。湯飯五道。色段二純。牛五頭。羊十頭。燒酒三十罈。面餅五千。大米二石。中段二十疋。中紬二十疋。色布千疋。獨俺答得用贊相。而以我鎮。羗鎮邊守備。及遊擊指揮左右之。燕禮既畢。因請市矣。是時五月。將盡塞外。蚤重漸生。虜多移壁大青山。虜歲以此時。往河套祭先人墳墓。崇古以爲宜。及今開市得勝堡。迺自五月二十八請數。至六月十四。官易俺答馬。可一千三百七十八匹。賈萬五百四十有奇。而以九百八十九匹。給馬軍。餘三

百八十一匹。屬賈人。得賈直三千四百六十六兩。三錢。偏裨及商人。易馬騾驢牛羊。可六千七百八十四頭。大率八千一百五十有奇。我於是諸酋有燕賞。酋長監市有撫賞。效功勞漢官。亦有犒賞。凡一切段布。花紅牛酒費。悉仰給本塞撫賞金。亡慮九百八十一兩。新平市爲熟夷五樂。詐黃台吉。言欲誘至寨下。因執之。俺答亦惡其不赴得勝堡迎。詔黃台吉心愈疑之。會邊吏欲閉關。迺自二衛克臭。夷婦帳西來。與擺腰兀慎。自七月初三。至十四日市畢。官易馬可七百二十六匹。賈凡四千二百五十三兩。有二錢一分。

武功錄

八俺答列傳下卷三

五

十一

而以七百二十匹。給官軍。以六匹。屬賈人。得賈直凡五十五兩六錢五分。偏裨及商民。易馬騾牛羊。可三千二百三十三匹。大率三千五百五十九頭。費撫賞金。亡慮五百六十一兩一錢二分。張家口市。自六月十三。至二十六日。官易昆都力哈。及永邵卜大成馬。可一千九百九十三匹。賈萬五千二百七十七兩八錢。而以一千一百七十六匹。給馬軍。以四百七十二匹。屬賈人。得賈直四千五百七十兩有五錢。以三百四十五匹。代各衛奉。得奉金三千二百九十八兩五錢。官易屯主牛七十二頭。官軍易騎馬七百七十

二匹。商民易馬騾牛羊六千九百一十二頭。大率馬騾牛羊九千七百四十九頭。費撫賞金八百有一兩。水泉營市。先是多羅土蠻委兀慎還帳。避暑蝨虫。乃自八月初四。至十九日市畢。官易馬二千九百四十一匹。賈二萬六千四百兩。盡給馬軍。商民易馬騾牛羊四千四百五十一匹。大率七千三百九十一頭。費凡一千五百有奇。是後昆都力哈。黃台吉。皆以市最。後請續市。獨石月暈。以牛馬易布物。按臣以獨石孤懸不便。許赴原市市馬。凡七百餘匹。崇古乃令備兵。使行筵宴禮。及撫賞虜王。及都督指揮大酋長。悉如武功錄。

封貢時。予金色段二疋。潞紬二疋。銀花二樹。加銀臺盞一副。大率金段潞紬百三十疋。銀花六十五樹。銀臺盞三十三副。皆仰給三鎮協濟。撫賞銀費凡九百八十八兩四分。諸酋快甚。自以為利。乃設黃帷香案。謝恩如初。是日。俺答即與諸酋申訂盟誓。以為東有昆都哈永。邵卜大成。西有襖兒都司。虜敢敗約者。我三家並治之。或小入盜畜產。罰馬牛七頭。有如獲人。予馬一頭。邊民盜虜。亦如之。是時虜中獨以不得糗。張為惜。崇古恐互市之初。商民鮮至。有難應酬。請以庫貯馬價及各營帑藏朋合。得易馬匹。十二金務足。

二千匹。先期出馬價二萬給商。官買段梭布。水獺皮。羊皮金。獨兵刃。硝黃鋼鐵。及龍鱗衣物。有禁。馬價以布繒兼予。上馬十二兩。實得金九兩。中馬十兩。實七兩五錢。下馬八兩。實六兩四錢。民間以故衣雜貨。易馬牛者。聽一梭布可易一羊。一布衣可易一皮襖。利皆倍之。先是以威虜市。山高乏水。請解得勝堡。以堡故舊市所也。黃台吉亦以與父有隙。請具市。議者以平遠不便。竟開新平。分東西市。市皆遵臺御史劉應箕議。先期俺答傳箭。必貢事甫畢。然後召入市。及入亦必以俺答約。約其部為某日。而又各以酋長監之。武功錄。

虜騎皆毋得闖入塞。而商民有積貨。欲與虜易者。先以名籍告關吏。我市。本誓請借客餉金四萬。不足。則請雲中庫出年例客餉金三千。官遣指揮一人偕行。賈往臨清。而以千三百治段。千二百治紬。五百治布。段必二兩以上。紬亦欲堅厚闊機。布用藍紅諸色。不足。則借朋合一萬一千兩。班價七千兩。發四道。道各五千兩。分往張家灣。河西務。治金繒諸貨。至西市。則預入左衛。東市。則預入天城。令僧人定物價。毋欺慢。虜市既畢。則筵宴酋長。犒勞諸夷酋。人日牛肉一斤。粟米五合。麥面一斤。特酒一瓶。小菜油鹽醬醋及馬。

草銀七分二厘。飯柴炭銀二分。皆取給尖丁銀。及商稅。是時大同左衛。及山西高站。皆賞送撫賞金二十兩。為貢使治厨傳。始崇古議鐵鍋。為胡中炊具。虜行寇鈔。必以得鍋為奇。今與之衣。而不與之食具。虜其何以自贍。而說者曰。虜得鐵。必以為兵。而不知胡中不習鍊炒。生鍋破。百計圖之。不得已。至以皮貯水。煮肉以為食。請往遼東建寧市。市廣鍋。廣鍋鐵生。不受炒鍊。而況宣大山。多道險。鐵鍋鮮至。決筴市廣鍋矣。兵尚書咨備兵使。及分守使。分巡使。大會庭中鍊炒。於是。以廣鍋十斤。鎔鐵五斤。應箕以為不可復市。計

武功錄

卷之三

三十三

莫若用砂鍋便。臨市。土谷帥為一軍。軍弘賜。雲中帥為一軍。軍左衛。山西帥為一軍。軍老營。以備不虞。其八月。四市既成。市騎七千。并所錫縑綿葛苧費六萬緡。後以漸增加至二十五萬緡矣。於是晉崇古太子太保。劉應箕已下。爵賞有差。是時與虜爭定物賈。力抗虜索。雖致忤虜王。而不懼者。是時通事副千戶鮑崇德。功廼與百戶李寧。竟得陞一級。世襲。其九月。老營備守使孫錦。行部黎兒窰。逢賊略索中裝。殺我墩軍二人而去。先是水泉備守使陳一言。與刀兒計私通。縱賣馬尾。以歡虜心。虜亦月歛牛銀。以安軍種。已

虜復盜黎兒墩邊。邊吏田世威。薄責順義王。即遣使疏捕草灘。果得其姦。臧而渠率則先已逃匿矣。於是略其畜產。贖死者命。久之。冬至。崇古使使者頒大統曆。而眾乃復求贖市。以為富者以馬易段帛。貧者亦各以牛羊氈裘。易布疋鍼線。不謂無利。顧一歲市數日。焉能遍及。崇古請比開元海西月市事。月令巡邊夷。同欲市夷。各以牛羊皮張。具告叅將。聽赴暗門外。軍民得以布貨變易。漢因稅其物。以克撫賞。間不過一二日而止。而必以叅將臨之。然時吉能亦先請行延綏矣。其十二月。銀錠貧免。扣我張掖酒泉。索撫

武功錄

卷之三

三十三

市。俺答傳言。禁之甚力。然其後家丁滿答漢。沙紀打兒。漢東貴。時往來我三條溝。寒雅口。寧遠堡。不之矣。其六年三月。雲中遣指揮使。偕商往臨清。張家灣。河西務。易緡布。水獺皮。羊皮。金諸貨。而扯力銀。台吉。九合擺腰兀慎。與其父黃台吉。爭部落。請異市守口堡。是時吉能及昆都力哈。罹霜露。病甚。吉能廼送奉貢馬十五騎。詣俺答所。昆都力哈亦欲矣。病愈。然後入。皆請寬假期會。於是俺答使娃娃臘物來聞。崇古亟遣使者存問。兩人則以初三日溘然逝矣。久之。崇古遣使祭弔。而會昆都力哈老婦。素狡悍。或往來者言。

中國魔鎮其夫死快甚而又天雷擊死夷馬益大懼方圖擇日祭天不受漢祭而其子青把都女太松阿不害恐漢使怒屬使者爲告太師必如漢約不跌貢而俺答亦念其弟若侄甚建齋誦佛經陰爲度兩入地已請兩人嗣及卹典其四月不答失禮進貢馬一匹鞍轡一副大成那吉馬二匹鞍轡一副恰台吉打兒漢首領威靜宰生馬十匹襖兒都司先進馬十匹上谷氣台實計龍昆都力哈大成二百五十四匹俺答亦如之廼使夷使十人并台能使四人昆都力哈襖兒都司使二十人請入京所上表出大都榜實手

武功錄

卷八

三

四十五

聞父計還歸而能第那木漢墻威靜恰求貢甚哀先是俺答請貢使入京及鐵鍋及印信及屬夷恩賞於是應箕以爲宜比哈密忠順王例予鍍金銀印一顆至貢使給諫梁問孟議以爲便陸樹德以爲五不可應箕稱引弘治初北虜小王子歲遣千五百人君雲中邸而以四百三十五人入京次年增至二千二百矣三衛歲貢馬三百匹海西建州千五百匹使皆與馬稱且俺答所請入京使僅十五人許之便諸使聽制置使具名送部本鎮得宴勞如禮已儀部請光祿丞一人賚金幣詣邊治儲待總帥祭酒丞亦與焉鐵鍋始議如薊遼例欲以廣鍋說者又以價貴販少而遼左亦撫賞時乃議以砂鍋且虜以鐵柱石塊爲竈鐵釵木杓爲器難禁撞敗楊博議銅鍋以鎮甘肅時所獲夷器多銅故也莫若以潞鍋每生鐵十斤炒煉可三斤又賤而況胡中鍋漏則補塞充煮破裂卽隨地廢棄不知炒煉乃令以破毀易新者便是年虜或貸傍近帳鍋或以馬易鍋不得輒抱憤欲叛者十人而五以故俺答索鍋甚急撫賞應箕議虜中以粟帛爲衣食故捐生捨掠而無忌虜俗視子女爲一體故衣食必共而不吝俺答黃台吉書稱各有丈人女婿

武功錄

卷八

三

四十五

姊妹外甥及部曲大者一二千小者數百人今其宗
 枝皆有爵賞矣而獨親屬不得大為羞怨於是應箕
 諭順義王令板升種田千頃歲差足自給老永二枝
 去邊遠獨黃台吉系窮悍亡賴冬旁近塞行獵春至
 往往索我巡徼使市畜產牛米豆石餘羊襍糗數斗
 無畜間以柴鹽數斗易米豆可一二斗柴一担易米
 可二三升而其甚者或解皮衣或執皮張馬尾惟冀
 免一日之饑問其故曩時資鈔略以為生今既不敢
 犯邊惟有坐以待死宜予之賞便且每酋不至一二
 十人各量予紬段二疋布十疋米石餘鍼線茶菓諸
 武功錄 二 條列傳卷三 三 餘 四 百 三 十 三

泉市至五月初九日畢官易馬二千三百七十八匹
 而以上馬七百匹發太僕以一千六百七十二匹發
 諸營費凡一萬八千六百一十七兩有奇商人易馬
 驢騾牛羊二千二百有九頭皮襖凡一百一十四馬
 尾凡一千四百九十斤我燕賞及撫賞費凡一千七
 百有五兩會 莊皇帝宮車宴駕崇古為位率貢使
 哭臨成服是時青把都太松阿不害儼然有父之喪
 而迤北黑夷乃窺隙奪其穹廬殺八人而去以故貢
 市最後然自去歲至今數萬騎炫黃於加峪關及西
 海者皆俺答部夷意欲胡為乎其五月崇古請轉遷
 武功錄 二 條列傳卷三 三 餘 四 百 三 十 三

種悉如酋婦例及互市時亦各予布數百疋米豆一
 二百石邊外復開小市聽虜以牛羊皮張馬尾易我
 襍糧布帛關吏得稅其物以充撫賞不足則以減哨
 及賞功公費及各塞節餘客餉金大抵虜寇則利歸
 於部曲虜款則利歸於酋長不得曲為諸窮夷地
 耳而獨給諫梁問孟以為米豆非塞上所易足之物
 後恐難繼且如三衛撫賞不足則削月糧月糧不足
 則令軍士買柴以充賞而況俺答黃台吉昆都力哈
 老把都強悍非三衛比有如歲以為例則釀塞上患
 深矣其二十九日俺答多羅土蠻委兀慎等先赴水

帝於忠順王 文皇帝於和寧王事皆予印於是賜
 俺答印一顆印池一面鍍金惟入貢表文始得用俺
 答迺率黃台吉赴宴所稽顙樹領扶服職伏悉已恭
 領隨佩金印紫綬媿快因齎夷使公質把實馬七匹
 奉表稱謝用黃紙油印字畫又粗拙俺答亦自稱不

曉文藝。乞太師再加美言。崇古即使譯者崇文光。譯明代爲改正。而俺答所快快於中國者。第以部曲四十萬。久不得鍋爲請。先是俺答請金番經數部。及刺麻番僧一人。事隸祠祭司。於是咨僧錄。得金字經三部。行順天府。復造及墨字經。大率十部。遣其刺麻僧。星吉藏。上堅叅札巴。及其徒。領占班麻星吉堅。到往。以堅叅札巴。曾使西番。兼通經故也。崇古幸俺答。晚喜佛意。欲番僧闡揚慈教。啓發善心。乃取撫賞金。造禪衣。褊衫。市稅金。治米麵茶果菜蔬。及紅黃紙劄。貢器具。而以漢僧八人。陳列法器。令番僧至虜中。誦經。

武功錄

卷八

三

四

大都把實黃金。把實恰打兒。害叅伍無異。俺答即率其子若孫。及部眾萬餘。日夕了手。而禮佛。崇古復給緡布四十餘疋。米麵四十餘石。以爲建醮費。其七月。俺答如胡僧俗。授二刺麻大國師秩。是日。遣夷使公實把實安克等。二十餘人。送聖叅札巴等四人。還塞。與之馬七十餘匹。橐駝牛羊百頭。禪衣各一套。緡布數十疋。俺答故不識番經。及漢經。復請韃靼經。而漢亦張鼓樂。導迎夷使。陽和邸。賞銀牌緡布如禮頃之。黃台吉亦請僧建齋。而虜眾亦以佛爲宗。以僧爲師矣。於是相率念佛傳呪。同戒殺生。化兇殘。興慈悲之念。易豺狼。受獅象之馴。崇古復稱引。祖宗朝。勅建弘化闡教諸寺於洮河諸處。寫給金字藏經。封以法王佛子。令其分制西域。因俗立教。請下明詔。詔儀部咨內外經廠。給韃靼經。因賜堅叅札巴等僧官。官予禪衣。坐具。僧冠。而會經廠。又焚禮。尚書議以爲番僧止習本教。不達虜字。仍與番經便。至番僧堅叅札巴。星吉藏。上。哈望噴望刺。授覺義。其徒領占班麻星吉堅。到公木兒把實。公實把實。大都把實。黃金把實。恰打兒。漢授都綱。皆西番秩。故事。覺義儀部咨吏尚書。請勅都綱。太史撰文。皆令居虜中。以化導諸

武功錄

卷八

四

五

夷於是幸許諾。廼遣使者賫勅書五道。勅命勅匣。包勅袱匣外紅綿布包袱各一。紅綿三兩。授僧冠坐具禪衣六襲。虜酋雖習番經字。不識文藝。每與督臣書札皆出漢人手。多為群姦所波蕩。往往書辭以口傳背馳。以故不足憑。是時順義王甚加被惠澤。蒙休德願格心易行。歲奉表稱臣。顧不識漢字。詔書屢下。如類亡知者。廼請譯者與習胡字者。參伍得傳習書寫。以便為表。於是戎部咨四夷邸。遣鞞鞞譯者叢文光。詣制置使所。譯畢。即傳次還京。着為介。每貢期迫歲。遣譯着往會。文光所携字譜忠孝經。皆番字。

武功錄

卷之三

三

四百九

崇古以為朝廷幸遣官生以訓虜眾。恢弘文教。甚大惠也。廼論虜王敬文光至。備國使副帥麻錦。治米麵蔬菜。使通事人楊亮金。奉送文光。與具。既至虜王。大愉快。如獲百朋。而文光廼日與諸虜。傳受番文。較對字意。講忠孝大義。令那吉擺腰習字。居月餘。虜王報以上馬。遣歸。適東西虜公。實大都等。聞風慕義。尊文光以師禮。邏拜。因賫番文以求印正。文光皆為譯辨。人人各自為親。已低徊者八月。得還。始封貢時。遣譯者馬繼志往。後授序班鴻臚寺。崇古請官。文光亦如之。自是之後。文光繼志。間遣一人往。驗番文。效喜

峯口例也。其七月。扯力良台吉。擺腰台吉。兀慎台吉。赴守口市。語在扯力良傳。是時俺答。以暑急。致久避青山。作佛事。其八月。始起得勝市。自二十九日。至九月初九日。市畢。官市馬三千五百六十二匹。費凡二萬六千八百二十一兩有奇。商民易馬牛驢羊一千一百九十七頭。馬尾五百九十一斤。我燕賞費一千三百七十三兩有奇。其九月。指揮同知永邵卜大成。台吉。棟漢。敖不。良等人貢。語在永邵卜傳。崇古於是約馬。賈山西匹七兩八錢。大同西市匹七兩五錢。東市匹七兩二錢。宣府匹八兩二錢。較始議上馬十

武功錄

卷之三

三

四百三

二兩。可省四兩。中馬十兩。可省二兩。下馬八兩。可省數錢。是時所獲馬。倍直至十五六兩。少者或十二三兩。即以馬價。及椿朋。齎買紬段。梭布。水獺皮。以為異時市馬費。其元年。夏俺答入貢。復欲避暑。竣秋至互市。是時黃台吉欲西略番。乃以貢馬數匹。付俺答。而遣其妾若子入市。先是老酋婦。疑老把都。以醜死。而會永邵卜夷人。又死於市。益心疑之。以故青把都。永邵卜。貢市皆不至。俺答機械變詐。飾身赴市場。漂漂約束。陰令其子黃台吉。任青把都。躡躡邀索。因而調停。示德。黃酋市每後期。部下率時略我民人。又劫使

車東夷東往。諸帥請兵之。崇古曰：懼之而已。無遠欲。彙以旨諭虜王。每口置酋長二人。分地千畝。疏捕。謂之守口夷。而御史孫琮亦以爲貢市初。以夏末夏初。爲期。今過期。久不至。或有變盟之意。廼上八事。請嚴爲邊備。書多不載。是年俺答率都督同知黃台吉。指揮使把漢那吉。指揮同知賓兔台吉等九人。指揮僉事擺腰兒台吉等十九人。正千戶兀慎打兒漢台吉等十八人。副千戶阿拜台吉等十二人。百戶恰台吉等八人。大率遣使七十人。小酋二十六人。入貢。然馬直匹增五兩。雷邊馬增十兩矣。是時我漢人王道科。武功錄 卷八 三十一

二之。楊亮等秩一級。其五月。黃台吉堅請鐵鍋。弗得。請鐵釘。虜使多舍民居僧寺。往往略鐵釜馬。蹙民間。或闌出鐵私易。於是御史陳文遂陳八議。至籌胡馬貢期尤備。大略以爲江南江北輸馬。值二十四兩。至部。部以十二兩發邊。邊以八兩可易馬一匹。月給料一。金於是議解寺寄養。則不習水土。難欲以代官兵。奉餉則又變易難。迺欲以兵二人領馬一匹。卽以折色餉抵直。凡二季。而又復其役半載。便矣。臣獨以爲軍役歲不過修邊。邊不可乏人。而況二軍有如皆貧。馬率不可易。則胡以爲資而兼之。夷情漸狡。常以驚馬混售。至直七金者。又多所未有。計莫若如雲中事。勿扣餉。毋已。請增數人養之。馬卽扣折色餉。毋出一月。庶軍無賠馬之苦。而月糧亦省矣。貢市按初議。議以二月終入貢。五月初開市。期而不至。則絕之。大都春初草芽未茂。胡馬羸弱。而我又赤地千里。虜亡所鹵略。至盛夏則胡人苦熱矣。獨我塞上水流草青。於此時得馬。可資以爲養。誠便計也。今貢期常至四月。而市則益後。竊跡新平市。六年以七月。元年以八月。張家口市。六年以九月。元年以十月。而青把都以十月。矣。大虜既得。延引至秋。馬肥。而我又禾黍滿

野虜得因以為利。甚者陽以它故請假期。或至冬。止
 李墮指者十二三。而虜獨耐風寒。揚揚請市。意得甚。
 及馬入漢。則以無青草。倒死相望。奈何常中虜計。而
 不寤乎。當是時。四月已盡。貢馬猶不至。宜亟下令。令
 俺答督諸酋貢。無出此月。至市事。亦欲以六月告畢。
 事下所部問狀。於是戶尚書按文燧議。議宜大撫賞。
 已歲各支積貯客餉二萬金矣。不得復借。及減哨尖。
 丁商稅。稞公務。夷稅等金。歲終皆聽綜覈於部使者。
 而以青冊移所部驗問。詔從之。其八月。制置使方
 逢時議通市馬。大略以五年。宣府凡一千九百九十
 武功錄 卷之八 宣府 四十二

三匹。大同凡二千九十六匹。山西凡三千九百四十
 一匹。六年。宣府以老把都請。不至。易永首馬。凡九
 百二匹。大同凡四千五百六十五匹。山西凡二千三
 百七十八匹。元年。宣府凡七千八百一十四匹。大同凡
 七千五百五匹。山西凡三千九百八十八匹。今二年
 宣府至一萬四千五百有奇。大同至七千六百七十
 有奇。山西至五千有奇矣。先是科臣議。北直隸河南
 山東暫停歲俵馬。姑行折色。匹二十四兩。動發三邊。
 收買胡馬。胡馬價不過十二兩。則一馬充二馬之用。
 且八兩又多貨物。則二馬之價更拓有三馬焉。崇古

議歲發三鎮各萬二千金。同椿朋馬市馬千匹。轉發
 薊鎮。或俵兌京營。或給戶寄養。兵尚書竟請予萬金。
 馬給邊後。御史右丞楊綵。又請以部價所市馬。給三
 關。餘悉解太僕。匹予貨本十二金。少太僕卿屠羲英。
 見為胡馬。來自塞外。不宜水草。未及半載。多所倒死。
 請以予軍。軍或如有餘。一切屬縣官。官賣不得。議解
 京發寄。致滋耗損。於是逢時議。軍民或不及盡賣。請
 三邊各擇水草薦美之所。建牧場一區。及舊草場。皆
 清覈。令軍一人。牧馬三匹。每十軍為一群。十群為一
 校。而以一把總領之。計校為一場。不足者。無取盈焉。
 武功錄 卷之八 宣府 四十三

而以參遊知牧事者領之。時其水草。班其毛齒。稽其
 良否。視其醫藥。夏秋放青。兼令軍餘。采秋青草。以備
 冬寒。而山西則領於行太僕。宣大則領於備兵使。陽
 和則立一小場。請比種馬例。行賞。至孳生馬駒。聽軍
 民得以金請易。國家歲令直隸山東河南養大馬
 數萬匹。轉太僕為軍國計耳。顧民馬每匹費四十金。
 而芟芻猶不與焉。今請於市馬。歲釋肥壯者。宣府二
 千三百匹。大同千五百匹。山西千五百匹。送戎部。轉
 移太僕。得委宿屬。臨場大會。行太僕及兵備使。守巡
 使。選擇。兌給京營。祇徵直隸山東河南金錢以為市

本費二萬。歲發萬二千金。上谷易馬。凡千二百匹。殊便。今真大河保諸郡。偏裨馬亡慮數千。半仰給於太僕。皆軍自行買。不足。則佐以橐中金。宜比薊鎮例。請增千匹。每營歲有常。官領軍自行易買。真定赴水泉市。保定赴德勝諸市。價視馬上中下。上馬十二金。中十金。下八金。三上谷以一鎮而當永邵。上青把都諸夷以故市馬。比二鎮獨多。幾萬五千餘匹。而我塞上卒。僅僅四千七百有奇。猶三不當一乎。今請擇舊給軍馬二千餘匹。轉太僕發京營。以抵真保春。俟馬薊鎮。則量增千匹。而以新馬償原軍。以後於牧場選

武功錄

八 俺答列傳下卷三

聖

置

青把都亦欲犯界嶺義院口。察罕與青把都風通。姻媾。又巢穴甚近。亦有市心。其十二月。俺答以寧夏中衛市遠。請徙蘭靖。是時二子賓兔。一居松山。一居西海。而家丁韓林大兒。娃四孩兒。刺海赤。又在河西勃勃。有西意矣。其二年五月二十八日。黃台吉妻五蘭比。妓及其子松木兒台吉。赴新平市。二十九日。兀慎擺腰赴守口市。我兵備保平瓦窰口。然至次月初九日。幸告成。其七月初四日。永邵。上大成台吉。赴張家口市。其八月十四日。青把都亦至。至二十六日。幸告成。其九月十三日。俺答自青山營。偕多羅土蠻。委兀兒慎

武功錄

八 俺答列傳下卷三

聖

置

通事人土忽智請 貢期塞吏譙讓忽智如初。忽智曰。太師言是賓兔。以不得市於甘肅而去。寧夏又道遠。不得如諸部悉就理。甚為塞上所患苦。今縱不開大市。亦宜善為撫賞。撫賞惟均。何患不受約束哉。其六月黃台吉妻大成兀慎。且沁比妓。松木兒比妓。及其子青把都。扯力良擺腰兀慎等。市新平守口。頃白洪大青把都。拜允邵卜大成。及其子隱克等。後先市張家口市。其九月。俺答市水泉。其十月。又市得勝。是月俺答請城名。上以貢事積功勞。會五年。法當上賞。於是 賜金幣。各其城曰歸化。其四年。七月。至八月。新平守口。水泉得勝。市如故。其九月。俺答遣夷使

武功錄

二八 俺答列傳卷三

五 四十七

火力赤等。進馬九匹。及鍍銀鞍轡。鍍金撒袋。各一。副弓一。矢十五響。朴頭一。次子不他失禮。馬一。孫把漢那吉。馬二。姪擺腰把都兒。馬一。鍍銀鞍轡一。黃台吉偕兀慎打兒漢。多羅土蠻。委兀慎等。貢馬凡二百五十匹。雷邊馬凡二百五十四匹。上馬凡三十四匹。是年遷把漢恰台吉為指揮僉事。進合羅氣階將軍。馬五索。嗣父指揮同知。秩沙赤星。遷副千戶。秩皆視事。部夷撒袋榜實等。各遷百戶。秩而已。故哈刺慎著力兔。把都兒台吉妻青哈屯。及擺腰母。一克比妓。兀慎母比

慶比妓。皆得比合羅氣。妻一克比妓。有上賞。已給勅凡七道。一順義王及那吉。一黃台吉。及扯力克。一青把都。一永邵卜大成。一合羅氣。一兀慎擺腰。一套虜把都兒。黃台吉。以酬主市之勞也。其十月。貢夷打刺明安及錄定部夷。旁膳房堡。行獵。會把總張維屏等。十餘人。亦往邊外。樵蘇。見虜眾鳴砲迎戰。戰不敵。遂略入營。獲往興和城。頃之。還我六人。聲言漢無故納我降人。背初約。不信。實欲索我重賞也。於是制置使方逢時。禁邊吏毋得以一布一肉往討。第使通事人楊亮。趨國勳。歐陽清。譙讓順義王。與青把都急也。

武功錄

二八 俺答列傳卷三

五 四十七

居月餘。俺答大會黃台吉。及永邵卜。青把都。切盡黃台吉。皆為漢恩覆載。不可背。亟使夷使宰牙赤偕包素恰。倘不浪。捨的庫。按銀錠打刺明安罪。酋長人罰橐駝二頭。部夷馬一頭。大都如所往而止。先是漢與虜約。背盟者。罰羊一千。馬二百七匹。橐駝三頭。後竟如漢約也。俺答黃台吉。廼請番羊一千。橐駝一。它悉以送奉塞下。已銀錠打刺明安。亦款塞。請除罪。復市。貢如初。如是 賜俺答金三十兩。紅蟒衣一襲。彩段六表裏。布二十疋。黃台吉金二十。紅獅子衣一襲。彩段二表裏。布十疋。邊吏復以所罰馬。予諸虜。俺答凡

八十四匹。橐駝凡三頭。黃台吉凡十五匹。青把都等凡六十匹。永邵卜等凡四十匹。切盡黃台吉凡十二匹。其十一月。俺答獻賊夷阿都赤梟鷲菴。其五年四月。俺答及昭勇將軍。把漢那吉等。入貢如初。獨沙赤星台吉新來。先是。上幸賜西海寺。名曰仰華寺。而俺答丙兔亦復得修城青山。以故俺答益求索亡厭。迺請遷啞兒開大周思漢哈秩。及切盡黃台吉金印。其五月。各市成。獨張家口。則滿五素及其妻太松阿不害等。亦初至。它一切如故。是月俺答復使大把巴石虎兒害恰等。致書臺御史侯東萊。請五藏刺麻請令武功錄。俺答列傳卷三。縣道傳次。拜顏料蓋寺西海岸。已迺索金經。鍍金佛。供奉西寧寺。數數然請出馬你卜刺議策矣。御史邢玠上書。恐松山加峪諸酋。相煽而起。宜備水泉岔口。及永昌鎮。其六月。俺答至得勝市。以避蚊虻。復還。是時大將軍備弘賜堡。其八月。至水泉市。大將軍復備偏關。是後俺答請遷巴陵台吉七子官。大抵貢夷每一至。則請遷酋長秩。視事。及視事。則復賞散夷。皆率以爲常。其閏八月。俺答使大首領何恰上書。言欲迎生佛。飲長生水。先是河套諸酋。略瓦刺。殺其酋長數人。兵馬死折者已千數。已故諸酋皆慙愧。休舍加

峪關。欲報怨。迺約俺答。俺答以春秋七十。老耄。難于乘馬。第詐許之。實不欲往也。已迺迫切盡黃台吉。請徵永邵卜。襖兒都司哈刺慎。及宣大諸酋長。并乞西寧開茶市。於是躬赴水泉市。市畢。始携數十萬衆。決策往矣。即遣恰台吉。宰牙赤。公實把實那吉等守市。因巡檄塞上。敢背約盜邊者。罰如刺明安例。制置使方逢時。及給諫裴應章。後先皆上書。大略以夷狄相攻。與中國無與。第嚴備邊以待之。其九月。御史李時成。奏俺答垂涎茶市。其禁勿予便。是時給諫陳三謨。薦都御史石茂華鎮三邊。其十二月。番僧恰打兒漢。武功錄。俺答列傳卷三。至甘州。請謁俺答。俺答以多羅士蠻。與北夷相仇殺。故弗西行。而又會部曲。青山。倘不浪曲兒克榜實。皆後先物故。故胡中歸答於俺答。不見番僧所使。然如出一口也者。頃之。俺答復引把漢那吉。及擺腰扯力民。赴西海仰華寺建醮。因遣夷使土骨赤索貢賞。及請通事人與俱。西行之日。惟恐塞吏之有疑心也。其六年正月。御史黃應坤。請宣大通事官二人。先至甘肅。以備虜。是後郭銘。李福保至。請授甘州衛試百戶秩。其四月。賓兔狹虜王。略熟番甘藏諸族。大獲。自此番人苦虜。聽其詛約。與相盤牙。而延寧套虜。亦爲利

而西。甘肅多事矣。俺答聽我降人議。以大明律絕其下。得中國錦綉奇巧。每以騎土蠻土蠻亦索封貢於遼。語在土蠻傳。是月俺答從甘州外邊蘆溝套黑水亂骨堆。至昌寧。已從寧堡關入邊。至周家灣。已從永昌城。至橫梁山壤。已從新城兒。至石頭口。已從西南大川至大河口。已從九條嶺。透洪水花寨。曹古城至大馬營泉腦。其五月。至扁都口。然虜王亦以法繩諸部夷。令毋近城堡。毋踐苗禾。而漢亦給米麵酒肉茶果。以中其驪。是時蘭靖莊浪涼永鎮番西寧每二十里。建塘馬三騎。塘軍三人。視虜緩急以告。邊吏猶恐其功。金。修。外。休。米。以。酒。行。三。貪洪水曹古城美水草。益備虜。制置使董世產亦移蘭州。頃之俺答自甘州外邊。使夷使兀藍漢。還豐州川。治貢事。先是答往西海迎佛。而以貢故。晉兀慎台吉恰台吉等。經紀其事。於是邊吏使使者諭黃台吉。青把都。永邵卜大成。及河西卜失兔。阿不害等。遵約束入貢。居亡何。酋長恰台吉。五路台吉。阿拜台吉。打兒漢。倘不浪。許龍。土骨赤寺。果送奉俺答馬九匹。及弓矢。至邊。而黃台吉。兀慎。擺腰。多羅。土蠻。秃兀慎。及諸部以貢馬二百五十五匹。上馬二十匹。留邊馬二百三十匹。至是後。哈刺慎。青把都。永邵卜大成。打刺明。

安。銀錠打兒。火台吉。市張家口。兀慎打兒。漢台吉。五路台吉。市守口。若黃台吉。并妻若子。松冰兒。台吉。等市。新平俺答。及恰台吉。阿拜台吉。市得勝水泉。皆如初。是於俺答。及其妻哈屯。妾三娘子。與把漢那吉。凡一百四十三人。兀慎與擺腰。凡一十七人。黃台吉。凡四十五人。青把都。凡八十八人。永邵卜大成。與合羅氣。凡四十三人。皆受上賞而去。頃之俺答請授且且台吉。等十九人。秩為副千戶。討討兒恰等。四人為百戶。賞俺答女中索阿不害。如太松。是時指揮同知。把林台吉。又物故矣。請以子著力兔。把獨兒。台吉。嗣。皆武。的。錄。二。修。外。休。米。以。酒。行。八。給。勅。書。視。其。枝。以。為。率。其。九。月。邊。吏。請。以。虜。困。茶。數。百。錠。以。供。佛。其。七。年。十。一。月。御。史。趙。楫。奏。俺。答。居。西。海。中。盤。牙。連。歲。有。四。不。便。四。可。慮。語。在。邸。狀。是。月。俺。答。請。以。馬。五。百。至。洮。州。易。茶。并。從。者。糴。布。米。藥。御。史。羅。應。鶴。上。書。大。略。言。曩。時。丙。兔。索。茶。猶。賴。虜。王。罰。治。以。堅。初。約。今。則。躬。自。詣。之。矣。度。虜。請。茶。微。意。不。越。二。端。或。者。以。番。人。懸。命。於。茶。而。需。茶。於。請。以。為。我。不。竊。操。市。權。則。番。未。易。以。滅。劫。也。非。然。則。以。小。國。家。視。茶。為。重。務。法。嚴。輒。假。此。而。撓。之。以。請。茶。而。漢。即。我。子。亦。我。復。從。洮。州。而。西。寧。已。從。西。寧。而。河。州。即。不。我。子。亦。

可坐索重賞。此其勢不宜予。請嚴爲禁便。頃臺御史
傳希鞬奏亦如之。其五月俺答自甘州外邊使使者
還豐州。趨哈台吉打兒漢。尙不浪扯布土骨赤貢馬
如初。是時哈刺慎青把都台吉。及永邵十大成台吉。
打刺各安。銀錠台吉。打兒大台吉等。後先赴張家口。
得勝守口。新平水泉市。其七月。俺答返巢。先是制置
使吳兌。賚金幣。通事人金鳳。師國勳。偕夷使羊羔兒。
賜俺答。趨東歸。俺答大喜。迺以番書還報稱謝。而我
所使通事人珊瑚。戈陶。及王自保。李登雲。郝景奎。趙
國勳。黑倉。龔喜。土骨赤。魯世美。啞獨賴。監王西行。亦
武功錄 卷八 俺答傳下卷三

其十二月。俺答益戴漢撫賞恩。遣夷使海大首領扯
兒克。首領何恰撒袋榜實。上表稱謝。因貢白駝一頭。
黃駝二頭。馬二騎。甲一。刀一。氍毹二疋。而番僧滿頓
失禮。虎筆力哈。亦貢銅佛一尊。刀一口。氍毹二疋。裁
絨褥一條。徒屬溫布刺麻。貢氍毹二疋。刀一口。襖兒
答把刺麻。補兒哈度刺麻。閃定刺麻。以另慶刺麻。貢
氍毹四疋。表文甚恭。於是制置使吳兌。臺御史賈應
元。使參將張元寶代進。因賞賜俺答。及西行者。北番
者。大成台吉以下。皆有差。八年。二月。臺御史宋守約。
亦以套虜還巢聞。其三月。制置使鄭洛。詐使使者趨
武功錄 卷八 俺答傳下卷三

是俺答及都督同知。卜失兔。何不害。龍虎將軍。切盡黃台吉。使使者。責丙兔。因罰馬如初約。執火力赤等五人。并皆來獻。已大司馬方逢時。覆臺臣。郅光先。李堯德奏。上有詔。賜俺答以下金幣。有差。寬假。火力赤等。死罪。屬俺答。以夷法治之。因勞以贖罪馬牛。羊。其十二月。俺答請部曲。皆從套中。往西走。亡何。答權霜露。竟不可藥。遂死。於是妻三娘子。使使者高榜。實保素。宰牙氣。把思。雪首領。告計於塞上。曰。答以是月十九日卒。制置使鄭洛。以狀聞。上有詔。念俺答。款貢年久。恭順愈堅。特與。勅書一道。祭七壇。綵段。十二表。裹布一百疋。以示優恤。是時。胡中。疑邊吏。乘虛。搆巢。輒潛移帳房。一夜。至十數起。賴鄭洛。曉譬。漢實無此意。始得安堵。其十一年三月。洛大會臺御史。賈應元。遣遊擊。沈棟。奉。諭祭。及降真香。七炷。往歸化城。於是答妻三娘子。及黃台吉。躬率諸夷。望。關叩頭謝恩。然後行禮。禮畢。復叩謝如初。其四月。三娘子奉表。表一通。上馬九匹。稱謝。上復賜三娘子。及黃台吉。不他失禮。金幣。有差。答生九子。長黃台吉。次擺腰。何不害。次鐵背。答吉。次賓兔。台吉。次把林。台吉。次打那。台吉。次不他失禮。次沙赤。星。台吉。次倚兒。遜。

台吉。答死。黃台吉嗣。已黃台吉死。孫扯力克嗣。始答最屈。疆常以為王之故。欲令尙嵐。備兵。使蔡可賢下拜。賢為人有膽。厲氣以折之。竟不拜。是後。答見吾塞吏。輒和柔。非復昔日答也。

讚曰

善哉乎。賈生所謂五表六餌也。今以治虜。果有驗。而說者言一敗於弘治。再敗於嘉靖。是大不然。曩嘉靖中以仇鸞不法。敗大事。此自敗。非胡敗也。頃貢市成。中國止費數十萬緡。所省徵調費。不啻百萬。且胡中衣食居室。悉如漢制。比天所以資漢。制其死命。雖以板升扒沙之盛。土蕃尾刺之合。何益哉。

武功錄 卷之三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頁七十八

中三邊武功錄俺答下卷終

萬曆武功錄卷之八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中二邊

黃台吉列傳

黃台吉。俺荅長子也。嘉靖中。索馬市雲中。雲中弗許。計窮無所獲。廼提精兵。走薊遼。而獨石。古北。潮河之間。蕭然苦兵矣。又詳言我積怨於三衛。必欲報之。制置使何棟。知虜詐弗可信。請備邊日益嚴。是時胡中名黃台吉為辛愛。日引安灘把都兒。克失炭等。略伯彥帖忽思。因以所略馬牛羊。闕匿深山中。先是。凶命武功錄

陳打罕。與黃台吉合兵。略朶顏把小亥馬牛羊得算。廼復謀我薊門。假以取妻朶顏故。得久逐潮河水草。頃之。移壁長水海。白廟兒。有吞噬三衛之志。自是上谷。以東。漁陽。以西。胡馬充塞道路矣。黃台吉益縱兵。鹵朶顏。顏都。指揮哈哈赤。馬牛羊。及車輛過半。意在脇三衛以自歸。然後連衛而圖我。可知也。制置使使通市人焦萬福。齎檄馳哈哈赤。示三衛毋得陰與虜合。以中虜計。而哈哈赤先已殺黃達子三人。捕打賴一人。廼遣其子鐵庫。以篋輿膠致喜峰口。請獻見關吏。關吏驗問打賴。故酋長鐵卜囊部夷也。鐵卜囊方

大會把都兒辛愛。及輕生台吉。小失台吉。薛蘭努都台吉。阿素台吉。阿都罕台吉。莽古台吉等。二萬人。並休舍討來灣。幹兒。期走塞上。計欲鹵略我縉布。我塞上烽火連月不息。賴哈哈赤力得解免。上從兵尚書議。賜哈哈赤金頂大帽。大紅膝襪。獅子紵絲衣。一襲。表裏四之。鐵庫衣幣皆有差。把小亥亦給段縉布。帛及米鹽牛犴輜重。令復業。是後趙小厮。新從胡中來。言把都兒在商都趨窮廬。各殺羊五頭為脯。欲略黃台吉。因走京東。當是時。安灘亦欲走大西邊。阿牙台吉。則又欲從古北口走。京師大橋。皆有萌芽。為武功錄

伯思哈兒覺。具以其狀來告。居有頃。黃台吉把都兒。又徵套虜往河東。與大酋俺荅。虎麻哈喇把兔。會兵謀欲分道而馳。並危我京東。以京東美水草故也。已復自恃。合小王子打來孫之盛。又欲略京南。獨畏漢兵強。恐其鋒難當。乃詳言。吾欲走遼陽。彼得從古北口起。出我師所不意。而哈哈赤頗忠漢。以為其計果行。則京以東。京以南。寧得晏然已乎。亟使使者微告漢。得蚤自圖之。已引眾三萬人。逐水草。至青山。欲南馳。直趨渡口。我伏兵四面起。黃台吉遁走。休舍大青山。插漢腦兒。會伯顏打來。避辛愛。亦潛移薊鎮石塘

續制置使劉燾恐辛愛且至薊門徵兵以待之已廼
檄告三衛有能捕斬俺答黃台吉者不惜萬金賞是
年黃台吉女額卜寨額卜指與黃勇通勇本漢人
抵虜營易其名曰失兒克事覺復歸漢居亾何
莊皇帝即位矣是年正月黃台吉起自插漢腦兒把
都兒起自火郎不喇酥並治兵黑漢腦兒圖我薊門
迤西適安灘病弗可行獨把都兒往影克營祭旂纛
因徵安灘吉囊兵欲寇鈔我水冲而黃台吉則引擺
腰兀慎打兒從他不囊馳龍門金家庄及鎮寧外邊
大同灰河殷殷勿乏絕給諫歐陽一敬迺上書大都

武功錄

二八黃台吉列傳卷四

三

倫

慮東虜與北虜合急在山西寧鴈其九月兵尚書郭
乾著為令令有能捕斬辛愛把都兒者予五百金遷
其秩三級是時俺答寇山西土蠻寇永平獨黃台吉
遷上谷外邊按兵不動以致我師有顧此失彼之虞
於是南山黃花古北告傲矣其十月黃台吉引千餘
騎索伯顏打來伯顏打來實與黃台吉講好者特託
言為讐故以示塞上或無疑其二年四月辛愛偕把
都兒詣伯彥奴兒修城其後一年為庚午正月俺答
貪左衛美水草欲阻漢人耕種迺走板升城號召把
都兒永邵卜及嵩奴梁落土蠻阿兒都司擺腰兀慎

倫台吉攻雲中黃台吉攻上谷洗馬林已徵坤的里
罕坤的里罕以馬瘦止欲攻獨石永寧是時俺答令
諸虜人治羊一頭馬二騎下貧者人治馬三騎並詣
雲中上谷於是上谷臺御史王遴雲中臺御史方逢
時各以狀聞其三月辛愛把都兒只昂復馳插漢腦
兒迺欲自上谷雲中至老營堡行鈔略給諫溫純以
為插漢腦兒在白灘三間從此窺上谷則永寧四海
冶為急窺薊門則黃花鎮石塘嶺古北口墻于嶺為
急且土蠻方倔強有如一日從太平以東窺左足而
應虜為之奈何其八月諸虜各聚兵黃台吉則腰帶

武功錄

二八黃台吉列傳卷四

四

倫

山把都兒則插漢腦兒土蠻則捨刺母林蓋未嘗須
臆忘古北淇蔚冷口間也居頃之辛愛把都兒安灘
東走土蠻期九月寇鈔我獨石黃花鎮因壁商都大
古城於是虜酋傳箭來告而御史傅孟春請於上
事下戎部亾何俺答果引其眾東行道逢黃台吉言
欲先蹂踐我近邊田禾黃台吉恐兵力不足言不可
於是俺答怒東走大白海子而黃台吉亦北走各別
去其十月黃台吉兀慎擺腰乘俺答西行索降人擺
衆馳弘賜堡掘墻而入直薄鎮城旦日零虜並走東
塘坡古城砲鳴震天是夜至許家庄漏盡鷄鳴矣環

鎮城而居者。倉卒不自意虜至。多被殺略。於是臺御史方逢時。遲日出。登東城樓。望見虜益逼城下。計畫無所復之。亟遣通事人龔喜。土忽智。曉譬黃台吉。趨歸降。黃台吉始信之。俄而復疑。廼質喜。遣腦木兒。偕土忽智。謁逢時。所說甚秘。弗得聞。已犒腦木兒牛酒。及紅改機一純。遣歸。黃台吉志在洪州。弗聽。竟走高山站。副總戎麻錦欲援之。逢時止弗往。賴雲中副總戎。劉國鑒戰許家庄。多所斬獲。我軍大率減五人。時制置使王崇吉。遣總戎趙奇。馳燕山頭擊破之。斬首五級。虜騎盡東南馳。而偏將軍胡鎮。馬孔英。復追亡。武功錄 二 黃台吉傳 卷八 四九

良弼上書。言黃把二酋。祇爲父兄所強。終非本意。而況往來者。惟候天祿。及二三中國。命之徒。兩相傳說。皆一切欺謾語。弗可信。是月黃台吉諸酋婦。索邊賞。亾厭。制置使王從古。讓書再發。率黃酋如漢約。不然者。漢第以一偏將軍。收其部曲。殺其妻孥。而黃酋自此悔禍。其五月。漢授黃台吉都督同知。歲以二月入。黃先是二月將盡。聽四月得復舉。是月黃台吉。廼從俺答並入。貢如漢使鄒派。王勳齋。勅書。及麟龍獅子衣表裏。至得勝堡。會黃台吉。惑於熟夷五朶言。言制置使王崇吉。計欲誘而執之。猶豫不迎。武功錄 二 黃台吉傳 卷八 四九

賞及欲徙熟夷。至再三四，殊不類阿父得勝市清晏。要皆諸部夷過也。其八月，史大史二諸部夷盜黃台吉馬牛羊。黃台吉遣使亞都善同打兒漢請于崇古。大畧自言：曩過聽日者言，畏是歲屬兔，殊不利於南。迺以死阻父叔。父叔不入，薊秋毫皆我力也。今加以那吉來降，自以為且莫可幸無它虞，何至今史夷盜我馬牛羊乎？願太師為我畫便計，有如不還我，我請以兵問諸塞上。太師其勿督過之。崇古惡黃台吉詞傲至不恭，且故以此恐懼我，以為我遂賞熟夷罪。我竟弗與。於是議召其父若叔語之。故然後張吾三

武力錄

黃台吉列傳

七

軍往正之。黃台吉聞羞負，懼天誅，亟退舍遠邊。崇古迺遣通事人金奉告俺答，答獨行出帳外，微語奉謂奉黃台吉數背約，勢且再入。入于太師，幸為我計殺之。我自無怨悔。頃黃台吉亦使使者請其世叔昆都力哈願與父同力索熟夷。父若叔皆不答。黃台吉於是度勢孤，乃詳為行獵，獵旁近塞以訶我。竟何如？狀崇古既聞黃台吉悔禍，且近塞，乃微告總戎趙苛。亦詳示不知故狀，擊牛酒飲黃台吉。黃台吉中酒果大喜，以為久負中國恩，罪當死，願非我一人所私行實。以父命故，屢入塞，然亦未敢深入。屢入屢被折

此太師所深知。自今永為藩臣，世保漢塞，有如吾言弗可信。請以天日臨之。崇古幸許諾。是後益忤其父。父居恒偏愛後妻，及那吉絕與黃台吉不相能。自那吉還，黃台吉心愈疑。疑父與叔并皆圖危已也。頃之與小酋擺腰有一日之怨，輒棄妻子走市門。曰與其居胡中，為此屬所魚肉，孰若借居漢塞。上沾聖化，哉。中副使申佐相鄉闕下曉譬者竟日，而其妻若子則又皆環泣扶掖，始解免歸。其十一月，黃台吉齎真夷影克及昆筆寫氣景四等八人書二紙至新平堡，謁崇古。屬使者先視以一書，書覽而太師不色怒。

武力錄

黃台吉列傳

八

然後次第出。出則一以請謝前過，一以請勅及市馬牛羊，及索米鹽，蓋為歲事所迫也。崇古得書，果大怒，以為昆筆寫氣本我漢人名，王繼祿曩黃台吉所致書，倨侮皆出此曹乎。今一切謝絕，毋令復入塞。諸夷皆俯伏叩頭，請乞極悲哀。於是許給。勅賞時冬至會順義王與那吉，亦使使者七人索水泉市市諸賊夷，并索番經。崇古於是設龍亭丹墀，率使者從諸將吏後，叩頭山呼萬歲，行慶賀禮。使觀漢官威儀，類如此。已頒明年大統曆。俺答黃台吉各一冊，黃封遣之。去亾何。制置使趙總戎趙苛召史大史二總諸

部夷以竊馬說誑罪。從漢使至塞上與黃台吉講和。黃台吉故納史二女當勿相構隙。已許黃台吉。赴新平與民市。市牛羊以百數。彼以羊一。得我布可二疋。牛一。得我布貨可二金。大都我所出布疋不過二錢而止。而彼牛羊至漢。漢固已倍疑之矣。是月復立新平市。以俺黃臨市。往往憤沮大事故也。其十二月黃台吉部夷四人至西界臺。臺軍桑六馬文寶。食以火酒麵餅。乘醉飽睡。遂以已布襖易其皮襖。四夷幸從醉中覺。起舞殺傷兩人而去。頃之黃台吉使小酋長猛嗑綽賴走洗馬林邊索降人。備守李三極弗與。因

武功錄

黃台吉別傳卷

九

犒以牛酒。酒酣大醉。以為此特故為無降者。以欺我。我不聽。我惟執董威所牧馬六匹。欲以為質。是時夷人肯只貴行獵洗馬林。鹵我馬二匹。已又從鎮河臺入。鹵我馬六匹。我亦執其夷酋曹通事娃娃二人。於是崇古遣通事人安天爵。簿責黃台吉。黃台吉亟遣他不害。還所鹵馬。而漢亦出曹通事娃娃屬黃台吉。當以夷法。自是之後。漢歲令俺答及昆都九哈。黃台吉。每邊口。各立夷兵二十人。而以兩酋長掌之。給以信牌二面。皆稟食漢官。歲時巡徼邊口。有盜邊及無故走墩臺求索者。皆執以告虜王。虜王請論如法。其

六年二月。黃台吉比妓誘車夷哈不當。革固穹廬。數十。走密雲邊。黃台吉東住。酋婦凡四人。其一為哈不當女。一為克吳女。一為朵顏阿太女。一為史二女。其四月。各酋婦皆還龍門。所請月賞。語在史車傳。是月。黃台吉新與察罕兒構隙。已又與多羅土蠻爭。夷婦然以俺答迫。竟入。貢是年。賜黃台吉八表。裏生絹二純。紵絲衣一襲。綿布八疋。其八月。黃台吉遣其酋長阿的庫恰。王把總等。赴新平市。是時扯力良及擺腰兀慎與黃台吉有深怒。請以七月分市。守口堡。然復給。勅書以勵之者。殷矣。其九月。黃台吉部夷巴

武功錄

不東書列傳卷

狠首領哥誤。通事人土寬等五人為西番襲殺之。海上寶兔使使者。追問實以誤殺。亡它腸。於是罰馬以贖。死者命。是後黃台吉勢益窘困。其馬牛羊。及部落多為扯力良所殺略。其冬日。諸部曲猶恃行獵。以為生恐春至。益束手無策。曩時黃台吉諸部。獨單弱。貧甚。上者牽牛羊走邊口。牛一。易我米豆石餘。羊一。易我雜糧數斗。下者則以柴鹽。鹽數斗。不至米豆一二斗。柴石。不至米一二升而已。又下者。則以皮張馬尾。甚至解所衣皮衣。接食。食亦不及夕。安問朝乎。皆相怨嗟。嗟以為居恒搶略。頗有餘。今以畜易食。猶至禁

我。我胡為者。於是崇古議賞及親屬而小市益得列矣。居亾何往來者。皆言黃台吉奔歸察罕兒。崇古常私度黃台吉。此不過以異時怨父若子姪故窮而來歸我。我不內。今始言奔東虜以要我。我遂以檄諭順義王。庶假我以解禍。勢不久當且復合。頃之黃台吉妻。果使使者詣崇古所言。黃台吉勢窮。幾自盡。請為阿夫釋憾於其父。崇古亦以書微告俺答。當和合子侄。毋相乖戾以永。貢市已傳諭黃台吉。黃台吉即詣俺答。漸與俺答合。卒如崇古所付。其應變如神。類如此。其十月黃台吉遣夷使請僧。欲傳經建齋。是時

武功錄

黃台吉列傳卷

十一

十一

十一

黃台吉。春秋已逾五十。豈悔心漸萌乎。其明年則為上之元年矣。其三月。我通事人歐陽清。馳黃台吉所。黃台吉具為清言。察罕兒花旦。計欲寇遼東。是時臺御史張學顏。則又言黃台吉與察罕兒聚兵。於是制置使劉應節。御史陳文燧。及給諫張書。皆以為此黃台吉言。不足憑。大都恐陽為傳報。以要私好。而陰實有它腸耳。其六月。黃台吉以馬從俺答入。貢。已令其妾及子。赴新平市。迺大言。言吾自欲寇西番也。是後黃台吉求復市守口堡。給諫蔡汝賢。奏安攘大計。書多。故弗載。其十一月。御史孫鏞上書。陳八邊計。以

為黃把之乍順乍逆。皆俺酋明委之。以賈我厚利。使我不得干彼。而懷戒備。則必厚施于此。以為鑄鏈地耳。其二年五月。黃台吉妻。五蘭比妓。松木兒台吉。赴新平市。其九月。黃台吉入。貢。其三年五月。黃台吉偕青把都。聚兵獨石外邊。語在青把都傳。其六月。黃台吉妻兀慎。且沁比妓。松木兒比妓。及其子青把都。扯力良。及擺腰兀慎。赴新平守口市。其四年六月。黃台吉同妻威兀慎。赴新平市。其九月。黃台吉入。貢。其十二月。俺答大會黃台吉。驗問。打刺明安諸賊夷。語在俺答傳。其五年五月。同妻威兀慎比妓。及兀慎

武功錄

黃台吉列傳卷

十一

十一

擺腰赴新平守口市。其八月。黃台吉入。貢。其又八月。雲中告倣制。遣使方逢時。遣龔喜持箭。令解圍。徒知黃台吉盛壯時。不意今已衰竭。且多病。幾至不可支矣。其六年五月。黃台吉入。貢。或稱都督同知。或稱龍虎將軍。蓋無常云。其七月。黃台吉同妻松木兒比妓。赴新平市。其七年八月。黃台吉入。貢。其九月。青把都大會黃台吉。欲連衛三衛。寇遼陽。其八年九月。黃台吉皆以五月貢市如故。是年。部夷長麻兔。及不彥台吉。索重賞。亾厭。其十二月。順義王俺答歿。其十年正月。黃台吉使使者速兒庫。首領告計于漢頃

之順義王妻三娘子遣土骨赤計龍以王喪未發請
寬假貢期是時制置使方逢時度黃台吉必請嗣於
漢有如後我貢事則我得以阻彼封爵乃許之居
何黃台吉遂以三月朔先入貢前是諸貢虜皆以
深秋然後次第至於是黃台志在得封可知矣上
幸有詔詔加黃台吉大紅白釋紵絲衣一襲其八月
俺答葬其十月黃台吉遂與父妾三娘子婚其十二
月襖兒都司吉能承邵卜大成哈刺慎昆都力哈反
言黃台吉等七十九人遣夷使宰牙氣等齎番文請
以都龍鐵木兒黃台吉嗣頃之黃台吉亦遣南答素
武功錄 黃台吉列傳卷 十三

故往往縱其走各邊需索衣食費以致外奔胡中口
語殊藉藉自俺答物故黃台吉始貪封爵益悔禍於
是指天日戒酒而屏婢妾百餘人子子姓且莫悲詞
以求封豈不欲佩金印懸兩肘得恣無涯之欲而不
知耄期已至歿亦及之矣其二月黃台吉大會西
部襖兒都司東部哈喇慎等龍門口龍門口蓋兎毛
河邊也於是三娘子治具而屬酋長擺言速戶等三
人祭酒乃徵靈於皇天上帝今已聞漢太師議議
于黃台吉嗣王位既嗣之後凡一切貢市悉方先王
父故事敢議約及不如約者請以天帝擊之是月襖
武功錄 黃台吉列傳卷 十四

也其四月制置使洛齋將馬應時師國勳傳諭黃台吉赴邊迎 詔其五月黃台吉帥酋長南答素等三百餘人待命殺胡堡當是時黃台吉亦新更名名爲乞慶哈矣先期偏將軍潘忠朱翰任秉公詣公館供張甚都進南答素等庭中演禮旦日大張旂鼓鼓聲震天應時等乃齋 詔書從兔毛河口出邊於是乞慶哈扯力克至榆樹灣酋長蘇木兒及儻不浪等五百餘人至黑河去巢近者百餘里遠者二百里郊迎既望見 詔書輒俯伏叩頭者四前導至壇場演禮如初越三日晨起乞慶哈俯伏塔下叩頭漢使宣讀

武功錄 黃台吉列傳卷一 五

詔書乞慶哈及諸酋俯伏叩頭巴夷首反言恰扯布及三娘子次第並進 恩是日乞慶哈擊牛酒犒漢使遂與東西諸酋長切慶黃台吉等爲長夜之飲驪甚黃台吉自誓感漢恩重當舉酒拋天願永永爲保塞臣毋窮其六月黃台吉遣酋長宰牙氣等一百四十八人送奉馬九匹及表文一通稱謝洛隨遣副總戎潘忠代進幸賜黃台吉及哈屯金幣有差其七月黃台吉入 貢然弗稱乞慶哈者遵 勅書所載耳是年以家難未平至十二月然後諸酋赴得勝水泉市而黃酋之婦曰大威兀慎且沁比妓亦與焉其十

二年正月五蘭比妓部夷小色等奪我通事人劉天祿馬一匹五蘭比妓故黃台吉妻也後聞乃罰小色馬二騎牛一頭羊七頭其十三年三月威兀慎比妓部夷啞都赤等盜葛峪堡邊奪我軍盔甲我軍追亡得生口擲言而大威兀慎亦黃台吉妻也迺罰牛十八頭以請除罪其四月哈不慎犯雲州挾我市賞我兵追逐旋悔罪還所鹵略於是乞慶哈爲謝罪賜金幣以勞之語在哈不慎傳其七月乞慶哈遣不他失禮入 貢而番僧答賴及閃坐巴刺麻三綠囊素刺麻亦進馬與銅佛舍利子珊瑚海螺氍毹犀牛角白黑犀牛尾白狐皮黑檀香漢藥各有數是月打賴台吉部夷畢同盜右衛邊於是三娘子及打賴台吉罰同馬三匹牛二頭驢一頭羊三頭其十一月五蘭比妓部夷紅達漢盜我北界臺鐵砲一位行至鎮河臺爲臺兵馬大山所逮膠致五蘭於是罰牛四頭羊六頭其九月乞慶哈遣夷使講卜失兔馬賞語在卜失兔傳是月夷酋小厮漢傷我通事人姚廷奈等三人於紅崖小厮漢故乞慶哈之婿卜吉素倘不浪部夷也於是三娘子罰馬牛羊稱所略其十二月順義王乞慶哈死於大成娘子所其十四年三月龍虎將軍

武功錄 黃台吉列傳卷一 六

扯力克及第五路台吉遣酋長阿刺兀等二十九人
比俺答事請誦祭 詔從之五月臺御史胡來首遣
遊擊將軍馬應明通事官龔喜齋 勅書祭文及綵
段布降真香悉如俺答禮於是三娘子扯力克遣酋
長扯布台寶等二百餘人郊迎漢使者宣 詔于乞
慶哈之靈諸夷皆望 關叩頭謝恩其六月三娘子
及其子扯力克姪五路台吉等遣酋長安太耳六常
戶首什等八十四人恭進 表文一通白馬九匹稱
謝是年貢市皆三娘子及扯力克主之其十五年五
月遂以扯力克嗣而三娘子 封爲忠順夫人先是
武功錄 卷八 十七 三十八 季
乞慶哈沉酒酒色且莫呻吟於床蓐之間蕩甚以故
三娘子擁精兵而索居西哨扯力克統部曲而僻居
東隅威令甚不行也頃三娘子益欲私其子懸印而
扯力克又睥睨其中頗鞅鞅不相能諸部曲及板升
多有欲窺隙而起者殆非俺答沕時之景也乞慶哈
妻五妾一子十七女四又名孔昆的祿兒辛愛黃台
吉

讚曰

語曰妒媚生患信哉乞慶哈始爲將軍已慄悍雄諸
部又蕩佚皆莫敢誰何已得嗣王封遂蒸父妾姪益

甚然不兩載而哈旋物故豈非好色必亾者乎又聞
三娘子與乞慶哈年相若甚妬始爲答妾時亦奪矮
克哈屯之驪矮克卒鞅鞅而死迺不得授我漢封哉
夫矮克哈屯故乞慶哈母也何迺忘母大怨甚至散
其諸婦而又寵之宜其蚤死而不克王位也

武功錄

卷八

一八

王

不他失禮沙赤星列傳

不他失禮，俺答第七子也。始我指揮僉事秩隆慶末，貢馬及鞍轡。上幸賜幣帛如禮，答以三娘子所生，故益寵愛之。令復進鍛銀鞍轡。賜彩幣二表，裡居二三年，轉而為指揮同知。上巳即位四年矣，歲入貢時，或缺鞍轡，弗如故。其後庚辰秋，臺御史高文薦以不他失禮貢事，積功勞，比把漢那吉事，加將軍名號，以旌之。是年拜驃騎將軍。久之，俺答物故，所遺山西大同諸市口，屬不他失禮。沙赤星倚兒將遜而板升諸部，屬大成比妓，以故三娘子爭欲得大成比妓，以為不他失禮地，竟弗可得。語在三娘子及扯力克傳。居亡何，黃台吉又死，而王篆及兵符皆匿三娘子所。先是不他失禮與扯力克爭婚，不相能，日鞅鞅睥睨於其間。而會三娘子聚鹿，扯力克為王得稍解。然後三娘子請加不他失禮勳階，以慰藉其意。是時驃騎將軍政掌西部兵，太自威武也。上幸賜不他失禮為龍虎將軍。於是與扯酋長子，晁兔台吉官並，既相雄長矣。時丁亥三月也。其後庚寅，從扯力克大寇我河西，給諫徐桓、張應登計欲立不他失禮而大封諸部，則扯酋聞而大懼，可知矣。後相率從川底東還。

議遂寢。其明年，扯酋僉史車得復市，而不他失禮亦轉遷為都督僉事矣。曩者既不得如三娘子意，人慮之，彼迺執素鞬以從也。

沙赤星，俺答台吉第九子也。而與不他失禮及倚兒將遜皆三娘子出，以故俺答心絕愛之。丙子秋，制置使方逢時請遷副千戶。是後黃台吉為王，而阿兄已為指揮同知矣。三娘子不勝愛少子，意日夜思欲為沙赤星地，亡從乎。而會癸未貢事既畢，法當賜諸酋爵一級。於是黃台吉請比不他失禮，願為沙赤星增將軍階，而制置使鄭洛如其請，以聞。遷沙赤星為指揮僉事，而賜之以階。曰：明威將軍。久之，扯力克嗣王，而與三娘子上書，請為三子增武弁爵，而制置使鄭洛以為沙赤星倚兒將遜皆庶支，弗可許。而况倚兒將遜久受我百戶秩乎。迺獨進不他失禮為龍虎將軍，要之兄弟二人，皆忠實，亡他腸，亦賢矣哉。洮河之後，酋孰無反覆心，卒之趨虜王東歸，走川底者，迺龍虎將軍走毛卜刺者，迺明威將軍也。

讚曰

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壘斷焉。三娘子既已用貴顯，而恹恹尤為諸子計，倘亦有市心

乎。觀兩將軍事。嘉其忠實。不然西行之日。夫豈不知我易王之說也。至不他失禮。與晁兎並請。則三娘子志念又深遠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願扯酋母蹈覆轍戒之哉。戒之哉。

武功錄 卷八 不他失禮 亦與併傳

扯力克列傳

扯力克黃台吉長子也。始辛未。我指揮同知秩與其父。市新平堡。明年遂與擺腰兀慎起爭奪。父部落。父以故深怒之。於是扯力克懼甚。迺告關吏。願異市守口堡。御史孫綜上書。大略以為扯力克縱不能從。父獨不當從。大父市得勝堡乎。然竟與擺腰兀慎得守口市矣。克為人強而習於計。懾服群夷。控弦之士動以萬數。大父嘗心竊異之。是時識者已知異日結連東西虜。大為邊患者。必此酋矣。居亡何。上新即位。諸貢夷斤斤奉約束。惟謹。自是之後。扯力克比赴守口市。亡他腸。丁丑冬。俺答西行。扯力克及把漢那吉擺腰與俱後。壬午冬。俺答死。黃台吉嗣。扯力克亦授龍虎將軍。初黃台吉請封時。說者謂與扯力克不和。且那吉爭講板升勢。必內生變。弗可許。制置使鄭洛以書言。頃者黃台吉為扯力克請將軍。而扯力克又為黃台吉請王。所為父子不和。此皆往來者妄言。不足聽。竟予封。時癸未二月也。語在黃台吉傳。其明年三月。扯力克部夷瓦失戶。盜我瓦窯口邊。罰牛羊如法。其五月與三娘子爭大成比妓。大成即把漢那吉也。先是板升之眾。及俺答所遺諸蒼頭。盡屬大成。大

成兵馬雄諸部亡何不幸蚤物故三娘子遂欲收其妻以妻少子不他失禮果爾則我可因而得諸部落而我益強盛矣而主俺答事者酋恰台吉頗不利於三娘子弗欲與廼日夜相仇殺語在三娘子傳會扯力克亦欲室之聞三娘子方使使者持羊酒禮往大成娘子所即陰與恰台吉謀謀以爲已地也於是不他失禮引扯布等四百餘人往大板升迤南恰台吉引衆馳後山休舍黃鵝兒我卜是日扯力克亦微走後山而爲酋長海大所窺具以告三娘子三娘子始知爲扯力克謀也益治兵是時恰台吉計欲捕不他

武功錄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四九

失禮覺趨走三娘子營三娘子旦日即馳後山道俺答墳墓而以騎兵過山步卒悉止壁板升也三娘子既至則扯力克已於是月十一日四更時與大成比妓合矣三娘子忿甚益欲相攻殺弗休也其明年冬黃台吉物故上幸賜祭葬視俺答而三娘子及扯力克叩謝如禮語在黃台吉傳是時三娘子匿王篋及兵符欲以私其所愛子而扯力克從中睥睨益鞅鞅與三娘子不相能其明年十月扯力克始入三娘子帳中掛弓矢合婚於是殺胡堡備守沈陳以其狀來聞其十月東虜麥力哥把兔以挾市不遂出鈔我

河西制置使邵光先條對欲革西行諸虜市賞因繩扯力克以法必流虜移帳東歸然後予王封鄭洛議以爲太羊善測人意我使者往娘子與扯酋必奉行毋異言則是我示酋以肯綮而令之重輕損制馭之威增驕酋之價非計也莫若俟諸酋舉嗣王之時面與諸酋約約使使者宣諭便其明年二月光先果遣王志寶以檄諭三娘子及扯力克大略稱引俺答迎佛時諸酋皆奉約束毋擾邊今多羅土蠻之屬以仇瓦刺爲名遠流甘肅託言假道遂至公行鹵略要挾開市若不及今徵還則大漠必不與市而封爵亦且

武功錄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四九

沮壞後雖悔之將安及乎於是三娘子扯力克亦報以書其略曰吾家自兵兔台吉及圪抽台吉克臭台吉多羅土蠻威靜阿拜台吉招力兔台吉把兒誤台吉故住牧西海未嘗一闌入漢關也頃者友言黃台吉鹵瓦刺黃毛亦報之怨以故我友言黃台吉深偕麥力良圪抽深爲孩子地來今所過或不免請縣道道里費檄到當即調還東還之日幸爲我諸酋比先王西行例令縣道得予米麩段布也志寶既居虜營五日而還其三月北虜襖兒都司吉能哈等二百八十

餘人

保結頭目禿兒都司吉能哈黑刺慎白洪大哈

永邵卜合羅氣把都兒台吉補兒漢台吉不他

失禮黃台吉黑刺慎有把都兒威靜張禿賴台吉

打兒漢把禿兒台吉賓兔台吉及言黃台吉五路

台吉擺腰台吉兀慎台吉茶圪浪青把禿兒台吉

速木耳台吉把禿兒哈台吉沙赤星台吉倚兒

將遜台吉答頓阿拜台吉恩克木台吉麥力良台

吉哈木台吉安免台吉長漢阿不長台吉多羅土蠻克

民台吉克臭台吉補兒漢台吉威靜打兒漢不

聽台吉素儼不浪張四儼不浪把都阿害儼不浪

威靜把哈木儼不浪蟒勿舍儼不浪五路及成儼

不浪我包大儼不浪哀五大儼不浪青山儼不浪

遜儼不浪恰台吉合同害儼不浪毛兒儼不浪禿

舌免儼不浪計計兒儼不浪也信儼不浪公實榜實

不浪也幸大兒儼不浪阿乞賴儼不浪公實榜實

黃金榜實及言恰大都榜實屈兒克首領海大首

領阿刺物首領滿克首領鐵兔打兒漢扯布台

實土骨赤台實計龍高松計虎高承恩實留素把

實筆闊赤免恰恰緯實克恰鐵令恰百克大恰恩克

武功錄

步勇列傳

十五

七

榜實美圪榜實班慢榜實習令恰安著免恰把雲
阿阿刺勿把免兒蛇進擺三兒戶恰台吉谷羊打
兒漢甲同恰乞慶榜實白列蓋恰頂鐵兒恰撒兒
阿恰阿害免蛇進鐵氣蛇進計計兒恰合恰門獨
克恰綽不害二筆寫氣可榜實大成竹刺氣班
渾大榜實五筆寫氣可榜實大成竹刺氣班
首領銀定儼不浪五納哈賴恰補兒介恰阿賴
物阿不戶榜實撰言竹戶恰南答素首領把禿兒
恰禿兒都司公實問免間牙氣刺戶間牙氣阿失
免恰麥力良把禿兒奔布三靜把禿害土麥蛇進
打兒漢燒不害把戶榜實巴拜阿班大恰上兒速
恰五喝氣打兒漢分戶首領阿戶棒蛇進阿出打
兒漢阿舍打兒漢甲馬哈擺寨上吉素答郎太禿
兒六馬渾恰他刺答蛇進禿兒害台實姑大恰補
兒害台實阿罕答立恰海牛台實答賴恰苦信蛇
進阿刺台實不花榜實板担榜實乞慶温布三綠
囊素補絲恰五藍害利刺麻世儼不浪虎兒害恰
狗五哥着太恰美圪恰惱太蛇進撒刺納儼不浪
虎拜禿兒六把習蓋恰恰惱太蛇進撒刺納儼不浪
威靜阿把太昌害恰恰王堂老撒儼不浪禿兒谷大

儼不浪班慢台吉哀立儼不浪刺麻失克台吉鐵
奔打兒漢託合赤恰速蒙儼不浪圪探首領擺三
恰蛇發恰阿並以其狀請封大將軍因論西事復
吉利榜實等

得三娘子夷書略言威靜阿拜引克臭台吉西來實

為修黃毛瓦刺之怨耳而以橐中裝空虛一旦告急

於漢太師志在索撫賞而或以馬匹請值此亦易與

也而塞上卒直必欲發乘矢遂射死我克臭台吉甚

亡辜而我禿兒都司設刺克炭黃台吉迺誘及言黃

台吉發難是以有關中之役橫禍生民今三鎮及佛

僧答賴刺麻問及我等其為說欲我諸酋走外口道

遠而况邊外春寒無草馬騎羸弱弗可行誠願內假

關中道而以通事人及我虜酋十數人與俱因約麥

力哥東還惟太師輕重布之洛復進使者庭中問狀

使者及言哈所陳說亦如書指迺弗予關內道而虜

使亦欲竅草茂然後行也居有頃麥力哥青把都皆

後先還巢獨及言黃台吉及火落赤要我建城修寺

始去我河西境志且決矣其三月上從禮尚書沈

鯉議以扯力克襲順義王而晁兔台吉及不他失禮

皆襲龍虎將軍封三娘子為忠順夫人賜幣帛有

差已扯力克率三娘子並詣得勝堡外邊請謁制置
使鄭洛臺御史鄧林橋總戎麻貴叅議使許登濤然

武功錄

打不克非傳

二十六

四

後申俺答故約約諸酋諸酋亦皆徼寵於 皇天上
帝敬如約已齋夷使滿兀害儻不浪表文一通白馬
九匹 詔賜幣帛以酬之是月 上方赫然追奪始
事者如董世彥侯東萊邊吏益尊服於是光先大會
臺御史曹子登上書大略言三娘子書言克臭台吉
死而胡中殆亦未暇詳聞乎此台吉廼我僧大實友
言黃台吉義子而親克臭子也是夜我僧大方大醉
夜半乘醉竊我馬牛羊殺我千夫長姚二我伏兵四
面起發流矢遂中台吉台吉死於是火落赤焚其骸
骨而去今胡中執我實殺台吉而漢亦執虜實先殺
我千夫長何不可者良以麥酋番文數至不一言及
我僧大事烏容辯此亦自知其彼以盜竊而死死固
當耳獨三娘子未知故安在其不書及之也至若建
城之說始自優俺答他固未有舉之者而况一經修
寺初則藉爲巡工以遷延繼則動扯酋禮佛之心皆
無一可者計惟有調遣耳當是時海上有丙免之酋
阿拜之酋阿榜之酋把都兒之酋把爾谷之酋且且
之酋瓦刺他卜囊之酋撒温之酋嘉峪關外有抄胡
兒之酋青把都兒之酋苦賽之酋把漢刺叭之酋矮
木素之酋阿機大之酋把都兒他卜囊之酋麟速兒

他止囊之酋古羊我爾六之酋撒戶之酋俄脫罕台
吉之酋刺叭台吉之酋把禿台吉之酋及奔阿卜害
之酋虎動台吉之酋哈壇把都兒之酋及牙乞之酋
青山他卜能之酋威正他卜能之酋王把都兒之酋
及成之酋肅州則有麥力良之酋捨刺乞炭之酋項
背相望桴鼓晝鳴而抄胡兒方以得西捷爲愉快政
欲移壁水塘於是光先發遊擊將軍王國柱備當路
塞卜尖兔始馳鎮番昌寧湖外邊約毋若妻還奈而
使使者畫匠等徵部夷置鎮夷外邊矣光先見爲套
虜既解散益欲驅及火二酋急而三月又盡塞外草
武功錄 八 抄胡兒傳 二十一
青夷使正可往來復遣通事官王志寶師國勳戈陶
趨扯力克及三娘子徵書其四月志寶等自胡中還
順義王書大略與前者三娘子同盛稱麥力良之還
皆我使者麟克禩兒六把兒漢首領把不盡等七人
力也今獨有友言黃台吉黑勞赤台吉在河西今業
已遣擺言答兒巴石台賴巴石黃鵝兒恰虎倫恰首
領討討奈恰虎禿賴打兒漢首領召兒合首領俺得
賴巴石株弄害首領朝木打漢設藍漢首領等二十
餘人往虜俗以不報先仇爲耻是時扯力克與三娘
子新聚應歡甚而俺答所遺精兵又盡歸部下竊恐

志驕意滿。勢且並項瓦刺。矢彘者遣使。必欲假內道。則非中心奉漢約可知。此不過欲得封急。而姑以此應接我。其徂詐類如此。其六月御史孫愈賢。後先條對大都慮。扯酋有父風。襲封之後。必率諸部以番瓦刺。請邊備甚具。書多不載。其明年夏。罕哈大會。扯力克諸酋報瓦刺。而扯力克與三娘子皆勃勃神王矣。其十二月。扯力克果移壁多羅土蠻治兵。欲西行道。路。或言由川底。或言由甘州。時兵兔台吉適物。故扯力克益恐部落失主。爲他酋所收。遂決策往。以表割屬酋長土骨赤。以六月入貢。且令其得監市場。毋

武功錄

北狄列傳

二十七

四十一

壞大事。是日遣夷使。搭布等。請於制置使鄭洛。書詞以永舍布矮力。漢儻不浪犯西寧。襖兒都司。及威靜禿賴台吉。犯甘肅。爲愧恨。以爲吾此行。擇永舍布黑刺慎。兩家諸酋長與俱。必欲携還。母徒苦河西邊將爲也。兼以送番僧。歸骸骨。惟太師假我內道。幸使使者偕往。至撫賞。悉請如故約。幸甚。洛屢以貢市成敗阻之。不可。因許外道。而扯力克與三娘子。直欲走內道。洛迺譙讓使者。使者告以兵兔之事。急。惟太師哀憐我。幸許諾。先是俺答西行。我雲中上谷。並遣使者往。使者迺爲彼使令。往來需索。亡厭也。以故洛不欲

我使偕往。與虜王約。我請數王。至日。當爲八月也。先期。吾爲若咨。送謀者官二人。至境上。遲而不而欺也。而爲我戒。諸酋毋扒牆窺間。毋盜竊馬牛羊。我大漢之法重。若等善自愛。毋煩我邊吏刀鋸也。有如我緣邊卒通虜。及藉虜爲姦者。我自請論如法。王所請。當爲王請。得視故事行。其明年五月。扯力克舊妻滿官正娘子。及把林安兔。毛明暗段。奈把都兒。儻不浪。老落賴恰。五蘭比妓。以馬貢。其八月。扯力克與三娘子。一克黃台吉。至寧夏外邊。始俺答東還。至賀蘭山。然後走赤木口。請市馬。然一市不再市矣。我乃犒從者。

武功錄

北狄列傳

三十一

四十一

費凡九千四百有五兩。頃。扯力克以先年歸路。爲來路。即擁衆至平虜打磴口。齎夷使計龍武天祥等。一十五人。書及馬一。請備守使沙賜所。請假道於寧夏。莊浪。吾等去巢之日久。從行台吉比妓。打兒漢等。至一千五百人。而撫賞散夷。猶不與焉。誠囊空。請易馬。至三千匹。已送致馬一騎。制置使梅友松。請亦如之。屬按察使戴光啓。問狀。於是大將軍下羽檄。令北備平虜。南防玉泉。西守廣武。而以備守使土文秀。軍居中。以扼赤木之口。是時給諫胡汝寧。上書奏邊計。計至多弗載。而光啓及總戎張維忠。亦皆言虜王。夫豈

不知俺答故未嘗曾假我寧夏道而又豈不知我關
 吏之堅弗內也特度我漢人必畏虜騎蹂踐我內地
 卽弗予我道則必予我重賂我可坐而購大利也此
 爲計甚狡何不召二三夷使問之我故知計龍天祥
 先皆爲石州茂才博通文藝習往事第證以伊大父
 西走故道及撫賞事縱不自愛奈成法何是日擊牛
 酒大犒使者而退其七月杪順義王乞慶哈傳發自
 長灘至銷金水乞慶哈卽扯力克也其八月自山後
 行至把力大休舍去邊二百五十餘里矣曩者俺答
 道由川底去我平虜邊千餘里而遠今扯力克送我
 武功錄 卷之六 平虜傳 三十一 四十一

近邊此左右必有以誘之者以爲已索賞地於是臺
 御史姚繼可果遣備守使沙陽召計龍面折之因許
 暫市馬三十匹他悉俟還日議計龍具以備守言告
 虜王虜王曰吾來必欲多市馬然後濟吾事今且行
 獵賀蘭山若毋妄言也是日虜王宿蒲草泉去賀蘭
 山百五十餘里漸近矣已移帳黃峽口而以一克黃
 台吉至亂井所掘井汲水廼發羸馬弱卒詣鎮番於
 是躬帥控弦之士待邊日講市市必欲比先王父法
 先是俺答東還得市馬至五百八十四匹今迫虜王請
 使者講求五十有六匹臺臣始計如故事已申之以

新約約虜王指天日以爲誓且東還之日走川底不
 得復假寧夏道而以索賞故擾邊此必王手自大書
 而以王印印書封付我關吏爲王請市期約如是虜
 王猶未厭也廼從蒲草泉道赤木口休舍長湖復使
 武天祥來市中衛願得市馬九百四十匹已使夷使
 視河南道會中流水深弗可渡告罷於是臺臣亦復
 使使者讓順義王必如夷使言橫欲增市則豈惟市
 不可得且請以大兵問王王奈何虜王於是懼而聽
 命始唯唯請罪惟太師所約其九月講撫賞自初九
 至十六始定於是開廠中衛而以副總戎噶拜爲一
 軍軍廠東遊擊石松爲一軍軍廠西副總戎解一清
 及叅將趙寵備守土文秀爲一軍軍大邊以備東西
 聲援是時東虜明暗台吉猶住牧平虜迤北廼遣備
 守朱綬爲一軍軍石空寺遊擊熊國臣爲一軍軍棗
 園堡王泉營備守劉弘業爲一軍軍大壩堡而以十
 九日入中衛市市馬凡五百五十四匹及鎮城馬三十
 果如俺答數已送我塞吏馬九匹已求鑄佛市馬凡
 五匹我市本借清水中衛平虜備市河套山後諸酋
 金費亡慮八千一百八十金有奇已請開民市市米
 穀爲道里費不至一日市馬驢牛羊凡五百八十二

頭稅凡二十五兩四錢有奇。我僅撫賞者三費凡六百三十餘金。視曩時僉答費。自大損。損千餘金。顧弗遵漢約束。甚至大言。欲鈔我近郊。危我將吏。以疑懼我塞吏。我塞吏一折於平虜。再折於赤木口。三折於中衛。誰謂而土室之人。疆者而往來者。直廼言曰。前哨之在甘州。猶劫掠我居民。挾犒勞。以致城門儆戒。道路不通。虜王至。又當如何哉。其二十八日。虜王出寧夏外邊。自營盤水傳發。旦日休舍松山。於是御史崔景榮言。虜雖聲爲報仇。然志在搶番。况鞍馬射獵。習以爲性。泉甘草美。所至爲家。有如貪西海。久不還。則東套諸酋。且莫託名。我爲視王子來。由此胡馬結轍於道。邊吏何以待之。廼籌邊事。至悉。語在邸狀。其明年正月。扯力克至甘州。縱諸部。公行黑松古浪間。挾平西事爲奇貨。陽以泰山自視。而陰濟其貪暴。不自知彼於我漢。漢亡當也。其二月。臨洮地震。有聲。其三月。固原地震。其四月。天鼓鳴。是月。扯力克逢郵使。轉馬價金十萬。奪之而去。其五月。扯力克擁衆屯河西。不出口。臺御史趙可懷以狀聞。是月。順義王益留意松潘多茂竹。遣夷使七人。渡黃河。以上居。已遣大城灣。上窩馳八什。言欲索西番。而付以篆字圖。

武功錄

卷八

三

四

書。於是作兒蟬。以禮遇之而去。其六月。順義王携家室。馳沙果川。休舍仰華寺。已請火落赤計事。是時扯力克。益荒淫於酒色。毋厭。廼簡控弦之士三千人。治皮袋。從綽遜口渡河。而會仰華族。思落龍刺麻力阻之。弗可。又調番水夫五十人。皆携皮袋。渡兵馬而南。大言欲南略洮岷松茂。東略保安撒刺河州馬家灘。此實襲蓬台失爲之引導也。而給諫張貞觀。張應登。及臺御史李楨。御史李本固。皆後先上邊事。備隴蜀。書多不載。其七月。扯力克在甘肅。使真相火落赤。卜失兔等。公行劫略。大肆殺戮。曩所稱送佛。及仇瓦刺。平西寧。皆嫚言以欺人耳。主計者。議欲絕市賞。是時火落赤。日往來扯酋帳中。已大寇我洮河。蓋志在建寺。捏工川。以內固其窟穴。而藉扯力克。聚西川。以外樹其黨與。於是扯力克亦至小鹽池。廼先遣三騎。詣火落赤。御史崔景榮。以爲扯力克主謀。良是。而給諫薛三才。亦請致書虜王。令瓦火二酋。獻逆。得除罪。居亡何。火落赤以輕騎渡河。迎扯酋。扯酋欲莽刺川。廼爲火落赤所左。竟引扯酋之衆萬餘。並馳捏工川。以搜諸番族。於是制置使梅友松。大會臺御史趙可懷。急使使者李文學。奉書讓虜王。虜王亦報以書。書詞

武功錄

卷八

三

四

多支蔓。大不敬。其八月。制置使蕭大亨。會臺御史王基。召虜王諸酋長。聲其背德之罪。欲停市賞。而御史黃卷請兵之。居有頃。順義王使夷使齎令箭。請關吏。吾欲略回子。不可得。去略番子。又不可得。皆閱匪。不知何所也。今吾兵馬十萬。窘困甚。幸多予我蟒段金銀。然後請罷兵。不然者。我直從臨洮鞏昌。鈔至洮州。始出邊。自是之後。火落赤。果九合真相台吉。克臭。永邵上。聲稱順義王。引所部紅台吉。黃台吉。白寡婦。昆都力。反成。拜言着力。兔正。哈明。愛台吉。萬餘騎。馳大山口。我總巡王好武。提兵備。嘗哈喇耳記山。虜果衝武功錄。北列傳。三十五。虜至。我師生獲一。人。奪胡馬一十二匹。夷器二。駝。虜廼直擣老鴉船板槐樹諸關。公行劫略。略至西。爾。喬家。公。沙。麻。關。千。戶。王。官。慶。戰。中。流。矢。死。是。時。總。戎。劉。承。嗣。居。景。古。城。僉。事。郭。宗。賢。居。臨。洮。聞。倣。即。日。馳。河。州。會。莫。宿。和。政。驛。而。遊。擊。孟。孝。臣。兵。亦。至。虜。廼。搶。至。陟。石。關。已。思。關。而。以。五。百。餘。騎。衝。和。政。驛。南。門。承。嗣。帥。眾。發。火。砲。斬。獲。首。級。及。夷。馬。二。匹。亡。何。遊。擊。李。芳。副。總。戎。原。進。學。兵。適。至。皆。止。壁。安。陽。山。接。戰。破。之。斬。首。虜。八。級。奪。獲。馬。牛。羊。一。千。一。百。九。十。有。奇。生。獲。五。人。我。兵。亡。八。人。馬。一。匹。已。承。嗣。兵。挑。戰。斬。首。二。

級。先是諸小虜。多小羊。冠紵帽。託為漢人。飾以劫。略我村落。村落始不知其為虜。及持刀捕人。人廼知其為虜也。已虜復走定蕪驛。環洮河數百里。殺略益甚。我男婦死者。凡三百一十人。鹵者。凡四百一十九人。馬牛羊。凡一萬八百有六頭。蹂躪田禾。凡一百五十頃。室廬燒燬者。凡一百三十二所。已虜復大圍我景古城。城中十餘日。不得水。窘困甚。虜廼微使諸零騎。黑夜渡洮河。以出漢不意。漢惟知虜老營方接戰。頗無疑意。以故諸零虜。得脫身走臨洮。臨洮守岳惟華。政乘城堅壁。以自固。虜始走狄道。及臨洮。渭源武功錄。北列傳。三十六。縣。於是殺狄道男婦三十三人。傷三十三人。鹵二十一人。馬牛羊八百二十有五頭。蹂躪田禾三十一頃。殺臨洮男婦一十人。鹵亦如之。馬牛羊二百四十有六頭。殺渭源男婦一百二十九人。鹵七十九人。馬牛羊一萬七百四十七頭。燒燬室廬二百五十有七所。我師斬首捕虜。於景古城。不至八級。於河州營。不至六級。於臨洮府。不至十二級。奪獲馬不至八匹。承嗣於是憤胡虜為計甚狡也。亟遣千總劉子都一軍為前哨。孟孝忠一軍為先鋒。躬自引李芳兵趨蜂窩寺。以逐零虜。子都獨不幸。跳驅忽下溝。為虜所冲突陣。

亡。而軍士死者亦一十三人。我師不過奪獲馬六匹而已。諸零騎復明目張膽。從桑羅節子關而走。盡渡河。還景古城老營。於是遊擊嚴惟忠。卜天兆。引兵備郭麻灘。而承嗣及參將鄧鳳。皆壁墩臺山。會天大風。雨。以六日不息也。我師止壁山上。苦爲風雨所飄。搖火器鏽澁。弓矢膠弛。虜方散居民室。得火食。醉飽而喜。揚揚甚自得也。居有頃。雨止。我師移壁朱家山。鳳迺引兵爲首營。孝臣爲二營。承嗣爲三營。營各二千餘人。去虜可半里。虜迺佯使使者。馳鳳營請和。鳳卽引虜使。偕孝臣有光。請承嗣。營曰。此故火落赤使也。武功錄

八 壯力克列傳

三十八

請歸我人口。嗣喜。遂携虜使前。虜使果前。諸虜忽披甲兵上馬。衝鋒而來。我師殊疾力戰。斬首二級。虜於是復下馬步衝。衝入遊擊李芳營。芳年七十餘。猶急奔以示矍鑠。奔未至數步。墜馬死。而承嗣盛甲。亦中四矢。適有天幸得免。而裨將裴勳。李光顯。用火砲從中起。擊虜始走。適一死虜什地。我師取其首級。以告。它於郭麻灘。斬首五級。餘虜悉乘勝。出麻灘口。當是時。道路或言。虜欲從洮州出。或言。虜欲奪河州茶物。而以死攻城。或言。虜畏諸關高厚。而欲從故道竄。哈刺耳記山。出境。漢兵於是四面走。頃之。御史崔景

榮。按陣亡諸兵將。遊擊死者。則李芳。千總則劉子都。賀守義。何天衢。李國瑞。李如玉。魏承勳。王官。及兵士凡二百四十六人。重輕傷者。凡三百二十有七人。馬凡九百二十四匹。盛甲凡一百九十有奇。始虜騎衝我大山口。雖崎嶇。然實洮河界。迺走洮岷便道也。賴裨將敏。祿戰疾力。而遊擊嚴惟忠。卜天兆。又南守重臺山。土官楊受。楊臻。楊奎。名。及土舍答四列。啞族。族長並引兵三千餘人。伏郭麻灘。安籠。以故虜得不入大山口。至是。部使者。列其功罪。以請。事下戎部。於是兵尚書王一鶚。請罷扯力克市賞。必有如擒斬火落赤來獻。然後得議。復先是。扯力克以書致賓兔妻大娘子。已又與卜失兔約。約皆欲母與漢講好。語在卜失兔傳。以故廷議。獨薄責順義王。上於是詔曰。扯力克襲授封號。款貢多年。却於西鎮生事。黨助凶逆。侵掠邊境。顯是背恩犯順。着該停革市賞。是月。罷制置使梅友松。特欲遣大臣。經略宣大山。陝七鎮。已從吏尚書言。屬鄭洛兼制之。是後。給諫張希阜。侯先春。亦上邊計。至悉。語在邸狀。其九月。給諫張棟。御史周孔教。迺劾奏其事。大都言。洮岷之間。爲虜所鹵殺者衆也。臺御史李廷儀。於是深辯其事。書多皆不載。

武功錄

八 壯力克列傳

三十八

是月。扯力克遣插兒蟒虜達鈔我阿壩寨。遣二百餘人馳殺路塘趁鹿躑路。而西番急使二人騎馬走鳳凰背。召還圓壩藩啞商巴石紫諸土達。然臨河去松潘草茂道平。蓋輕騎可八日至也。松潘自嘉靖十一年北虜入寇以來。幸無虜患。於是蜀臺御史李尚思請備虜。頃給諫張應登。御史牛應元亦以書至。事皆下戎部。大都以蜀登臆臘之山。而莽捏在望。虜聚莽捏之地。而蜀番震驚。勢不得不備。松潘急也。其十月。扯力克還海上。與三娘子並致書制置使鄭洛所。益凜凜於上。威武兼以洛奉。新命提大兵至塞以

武功錄

六 扯力克列傳

三十九

四十七

亟故欲東歸以緩須臾。毋誅洛。迺具以實奏。上詔之曰。朝廷既假卿便宜。一切制虜方略。務要隨機措置。以保萬全。而給諫徐桓書。則主於戰。書略言東還未可。盡信以曩時邊吏。所上出邊。不過引其眾渡河已耳。今經略悉以屬洛。洛昔為扯酋請封。今肯革其封而討之乎。昔為扯酋假道。今肯迫其往而逐之乎。命下之日。廷議竊必其主撫也。臣以為虜誠一日斬二酋頭。傳塞下。請死罪。即撫之。何不可者。顧恐如西寧故事。陽責其叛盟。而陰厚其撫賞。而徒執一二小醜。飾降表以愚我。此臣之所大懼也。臣之愚計。

獨以為莫若革其封。離其黨。孤其勢。而益其敵。何也。三娘子方使使者趨扯酋東歸。扯酋不從。心頗鞅鞅。怨望我邊吏能從中陰款之。亟使使者立其愛子不他失禮。而諸部諸酋長。一日悉分封。如漢立五單于故事。且使自相仇併。我可得高拱而視孰成敗。以收漁人之利。此一策也。臣聞虜每一入。必先傳箭約期。今誠募敢死士。入虜營。密為偵探。先期收保。不得恣為鹵略。俟虜圍自解。我然後出精銳之師。邀其情歸而擊之。此又一策也。書奏下戎部。先是俺答來也。由涼州之寧遠。永昌而西。及其還歸。則由莊浪之鎮羌

武功錄

六 扯力克列傳

四十九

四十九

而東。今扯酋則燒黃羊川邊柞一克黃台吉。則折泗水堡水洞擁眾而入。非復在寧夏時。聲言走鎮羌道。故約也。御史崔景榮請欲虜從川底以還。而鄭洛亦嚴為令。令虜毋得假內道。當是時。莊浪則備鎮羌堡。黑松則備鐵櫃兒。涼州則備泗水堡。永昌則備水泉。及寧遠。甘州則備石硤口。此數道。曩套虜得假之以僮倖而來。懼我伏兵起。不得久居中已。俺答復假之。於是往來諸虜酋。稱引以為例。而不知彼皆奉我關吏約束。即搶掠未必無。然有則輒罰。罰即輒止。豈必如今日之甚者。於是諸關吏。益堅閉以自固。其十一

月。火落赤恐扯酋果東歸。勢孤。廼數入帳中。百計留扯酋。聲欲復犯洮河。因寇松茂以堅。扯酋毋東還。頃之下。失兔亦懼。而請死罪。其十一月。副總戎原進學遣撒刺族番官韓恩及其孫韓亦速。微出塞。訶虜行至烏常溝。逢虜擊破之。扯力克之部死者董刺。上巴恰泥巴。失牙什。愷牙。裴必。台失土。巴恰。凡五人。他皆火落赤子婿。語在火落赤傳。其十二月。宰僧馳他家。溝追亡虜。遊擊原進學。誤以爲扯力克。永邵下。馳擺羊戎。吉囊馳杏兒腦。爲欲復鈔我河州而來也。洛以書劾奏之。其明年正月。扯力克悔爲火落赤所誑。廼武功錄 卷八 四十一

餘匹。以爲治裝費。幸甚。而不他失禮。上失兔書亦如之。是時分守使張思忠。分巡使朱正色。賚書使萬世德。驗問使者。實以馬牛羊羸弱。畏甚。且恐內關關吏不容緩行。願優游塞外。俟草長馬肥。得還故巢。便洛廼許諾。虜酋故多疑。且詐。始請鎮羌。我固已許之矣。而又以道狹。請扁都。我又許之。洛唯唯恐後。然虜王誠畏我。議其後。逗遛弗前。而况虜王始來時。自鐵櫃山假道走黃草灘。低徊者半載。廼至扁都。於是居民之受禍者。十家而七。以故洛忻然從虜請。其爲遠謀如此。自是之後。御史張應揚上書。大都慮虜王東歸。必有以復市賞請者。臣愚以爲縱不能得火真來獻。亦必獻我計龍。武天祥如俺答獻趙全。李自馨故事。我廼因而開關。以予市。然後可。事下兵尚書石星議。以爲先世之約。迎佛假道。槍番啓爨。皆有明禁。今李聯芳之死。豈非計龍。武天祥爲禍首。與有如一。逆不擒。終閉關謝絕。幸勿予。此爲上策。非然。則寬其能悔罪。弗佐逆黨。且新從海上來。姑與開市。如故約。約市額新增者。皆一切報罷。因著爲令。令永無請增。此爲中策。至若執彼小醜。以塞邊吏之請。及橫肆虎狼。而故干我邊吏。陽爲安邊。而實以媚虜。此爲下策。然此

則非臣所敢與知也。惟陛下才察其四月，御史李本固言虜王殊無意東歸，今非託以馬瘦，則言道險，此皆故以此緩我師，俟秋高馬肥，尚為我塞上患苦也。於是葉夢熊劾奏洛，不當用王志寶，計龍策數與虜約，臣以為宜主戰，大略欲斬虜王首，與給諫王德完同。語在奏疏。是月，扯力克約諸部由東還，而會火落赤留之，堅以為王縱不為我少留，獨不能遣我諸部落乎。而扯力克終不能忘情於市賞，况切盡妣吉，則又約虜王還套，虜王勢且不能不還矣。於是許留諸部落，以佐火酋，遂夾策東歸。臺御史葉夢熊以書

武功錄

扯力克列傳

四三

卷十

聞然，扯力克亦既已移狼灣，即野牛河矣。狼灣故甘肅絕塞，迺走川底道也。去仰華寺可五百餘里，是時狼灣猶地寒，草極遲，虜馬半倒死，殊自窘困。虜王意欲假請鎮羌，自知背初約，畏弗敢言，迺使三娘子告急於制置使鄭洛，弗許。其五月，襖兒都司吉囊至，扯力克帳中，欲及草青以圖尾刺，不然者，五等且引眾以還。扯力克竟以大札故馬死，益恐為人所殺，繆迺與諸酋誓，自謂吾復不捨瓦刺也。惟歸故套，便按歸道走川底者，過肅州鎮，夷堡其間三十里，無邊垣。我邊吏備邊難，獨為嘉峪關，關外道可無問。走扁都口者，則

過甘州，行內地三百餘里，甚為我耕牧害。走鎮羌者，此固經內道，然界在莊浪邊，不至一里許，虜旋至，即出蒲口，幸亡恙。顧沙磧，我內地鮮耕牧，易為備而虜則苦山險且水滑，始迺辭使虜使請此道，已變而請扁都口，又變而請川底，此皆為計甚狡，而實則扁都口也。扁都地寬平，虜逐牧便，以故洛堅意不許。虜走扁都也。其六月，御史王有功上書，略言西海之虜，自宣大延寧來，而甘洮之害亦自宣大延寧貽也。今當借力於延寧，借財於宣大，今一歲所停市，本不下二十萬，敢請以佐甘肅。於是兵尚書石星覆其奏。

武功錄

扯力克列傳

四四

卷十

上從之，詔曰：扯酋西牧，致逆虜擾邊，朝廷念其罪惡未著，姑停市賞，責令回巢，如何展轉遷延，久戀西塞，顯是變詐，難以姑息。着經略宣諭本酋，勒限驅逐，如過期不遵，便絕貢革封。行令大同山西各將吏出搗勦，不許再行支調。於是雲中臺御史邢玠推擇宣大山西勇敢士，以佐戰陳，而洛亦使使者趨虜酋，以六月之八日，大出邊，虜帳傳以漢太師幸許我，過鎮羌皆為感德，語歎血出，誓言大略為吾等不久必拔帳而東，顧紅帽兒失馬九六百匹，而扯力克方且追搜馬馳出，今即不得奉漢太師約，王至當即旋，豈敢背

大德幸爲我寬假其期。其七月，切盡妣吉部撒戶首領及白馬台吉，交成沙計台吉，過鎮羌邊，而阿赤兒卜失兔宰僧我爾着亦休舍西古城，皆言吾侯扯公至，出邊它亡意，疆吏勿深疑也。先是俺答東歸，縣道傳次與市賞，及筵宴以勞之，以答故未嘗犯我邊。吏旂鼓也，洛惟恐扯力克不念彼洮河之後，有死罪而槩請以爲比，亟下令。令延寧諸邊禁勿予。其八月，罕木台吉從寧遠堡出邊，已大成比妓及酋長麟兀舍倘不浪也，辛倘不浪沙赤星等從永昌小泉兒毛卜刺出邊，已順義王三娘子不他失禮，明艾台吉根兔

武功錄

卷之八

四十六

四十八

台吉黃大台吉脫賴榜什折兒漢等驅馬牛從塔兒灣姚家寨走歷腰山復分爲兩道，一道走紅山背，一道走月牙湖水泉兒並至毛卜刺。其九月，扯力克引衆從鎮羌驛出口，於是邢玠以其狀請始上從制置使魏學曾議，詔陝西四鎮修守事務，不必會議。而又言北虜款貢多年，順逆不等，未可一槩盡絕，以故玠復以書請。命臣洛赴宣大議虜款也。是時給諫李汝華以巡邊至上疏言邊情，大都見順義王居黃草灘，凡八月炒把居大黃山，則以歲計追其所由來，始不過請市牛羊而已。後至馬市，至撫賞扁都莊

浪之所山丹其峻之間，歲費鉅萬，而夷使季龍武天祥輩甚且乘傳而馳，止舍郵亭，此皆有傷國體，而况虜王雖歸，遺孽猶存，誠不可不爲之圖也。已又上疏劾邊吏以麟段賄賓兔妻，且言順義王出塞時，我堡皆予虜酒食及駝牛，羶鍋虜廼殺我永昌軍沈剛等十一人，略我居民十干等三人，鎮番軍文貴等四人，諸不法狀。事下大司馬，其九月制置使魏學曾尤恐扯會姑以老小諸牛畜東歸，而陰或引精兵從川底走嘉峪關而西，大會火會，或犯我甘肅，皆不可知。於是渡河移靖虜蘭州，而給諫張棟亦上書言官洛烏

武功錄

卷之八

四十六

四十八

藏諸番兵以萬數，故楊咎二族所服屬，我廼築堡以居之。而又月廩食金五錢，今皆不足以備緩急。乃劾奏洛及閱視司丞周弘禴都御史梁問孟鍾化民。上有詔調鍾化民居有頃，吉囊移帳孤頭背，里馬圍而以水泉兒失牛羊故，益歸怨於關吏。廼欲寇鈔我鎮，會武勝莊浪紅城子。於是賓兔妻微遣使者以生其十月，光祿卿曾乾亨以巡邊至雲中，聞扯力克調兀慎土骨赤扯布廼上書欲寓戰於撫，已又言扯恰兩會爭板升事，板升之衆以萬數，皆我漢人，不幸而爲俺答所囚，後懷怨怒爭欲內附，而以馬市方堅，邊

吏閉關謝絕之。殊為失策。今至生聚十萬。皆成精兵。而又旁近我內地。此甚為雲中剝膚之災。今幸以天札死亡過半。而又與諸虜為隙。計莫若乘是時。誘板升來歸。上可之。其明年春。扯力克既東歸。欲請復市。賞愧亡從也。而會我邊吏索史二官兒。急語在史二傳。計廼獻逆會史二官兒。及其會長我列。叩關請獻俘。曰。願以此贖死罪。敢請。庚寅辛卯市。於是制置使蕭大亨以聞。給諫吳之望。又上書。以為市必不可。復亡何。兵尚書石星竟如制置使議。以請。上有詔。詔復順義王市。賞如故。轉遷不他。失禮。為都督僉事。

武功錄

八扯力克列傳

四十一

那木兒台吉為龍虎將軍。皆賜金幣。有差。語在史。傳其夏。噶拜發難。而松套諸虜皆助逆。上有詔。詔順義王。若能如收擒史虜故事。約束套虜出邊。不使為逆。豈但為開貢市。宜厚加恩賞。居亡何。噶拜益謀為不軌。而以大位誘順義王。順義王堅守漢約束。弗欲往。獨寧夏諸虜往。時御史蔣春芳。得請於上。我塞上。不惜五萬金。及龍虎將軍秩曰。第惟我傳賊首來。亟予之。順義王方戴復市。德甚厚。諸部佐。噶拜。王實未之知也。扯力克妻三。一滿官正娘子。一大成比。妓一也。兒克兔哈屯。生一子。晁兔台吉。

讚曰

扯會世受我王爵。豈可不謂厚幸乎。何至假道迎佛。遂佐火會。大鈔我洮河之間。此胡為者。假令我執叛盟之罪。復立其不他失禮。扯會殆哉。狐狸之。而狐搆之。是無成功。洮河之後。幾敗市事。凜凜也。願王善保封爵哉。

武功錄

八扯力克列傳

四十八

六十一

萬曆武功錄卷之九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

中三邊

波兒哈都台吉列傳

波兒哈都台吉黃台吉第五子也。隆慶末以教刺氣打賴賒進故往往積怨於我邊吏數引其眾盜邊。由此波兒哈都諸部會遂稱強熾。陽與青把都滿五大之眾往來我市場而陰縱其部曲以擾塞下。比比然也。久之虜酋哈加氣哇哇亡抵於塞上請降。是時波兒哈都方從母威兀慎比技往順義王所而部夷俄

武功錄

波兒哈都台吉列傳

一

蝻闖兀浪遂託名追亡者。廼帥五十餘騎直走羊房堡大邊潰牆而入。哨卒王江見虜倖至走告關吏虜廼發鳴鏑中江江死馬亦死於是墩中舉燹火號召邊將王尚忠亟提兵追逐生獲夷人託託及馬牛十數頭餘會悉遁走時辛巳五月也。而會滿五大部夷銀定儻不浪道逢滿禿害采大黃葉滿禿害故青把都部夷也。於是微與謀謀引眾百餘逐水草從馬營大邊驟馬至黃家岡而黃鵝兒汪反洪大努木慎擺言大。乘隙虜我松樹堡卒張宅玘張永等民餘霍子胥王加友等傷卒海銳等民餘白四等亦皆十餘人。

而裨將曹祿見為貢夷不加兵。廼使蒼頭軍宋天祿以鈎鈎銀定儻不浪銀定儻不浪即以刀砍天祿右大指及顙頰遂解去。我兵亦生獲把禿敗奪其鞍轡弓矢兀刺鐘帽虜廼復從松樹堡走君子堡執我卒宗世千等四人而我僅捕滿禿害一人虜始從三岔口走大石門川。鹵我軍十一人而去。旦日諸夷百餘騎復行獵獨石大邊適滿五大部夷那泥等亦以十二騎採菜相見皆大喜遂推擇五磕氣尹兔賴視穹廬偕眾擁入大東溝略我馬七騎驟驢二頭總戎董一元亟遣通事人送可赤尾其後幸捕夷人五磕

武功錄

波兒哈都台吉列傳

二

四百九

氣尹兔賴二人來獻繫獄。先是滿五大滿五素潛通東虜犯遼陽而制置使鄭洛大會臺御史張佳胤方譙讓虜王俺答急答問青把都罰治滿五大滿五大躬率諸酋長鑽誓佛前誓不復犯漢塞。至是兩臺讓書再至而青把都滿五大其言實不知故制置使以爲虜飾詐所言不足憑。是日議免段奈台吉官以段奈故受我指揮僉事秩也。而滿五大亦并絕其貢市。制置使奏聞。上有詔詔督撫相機處置務要妥當。潛消釁萌。於是閉關絕貢市而臺臣復使裨將馬應時通官師國勳偕通事人黑倉麻渠小教八大

羊羔子。陳貴馳虜王營。虜王遂除波兒哈都台吉及滿五大職名矣。其七月。俺答遣討托兒恰等。諭諸酋長。是時滿五大住牧東北道遠。而段奈台吉則從母在王帳中。諸酋脫脫儻不浪前曰。此吾等為之。而段奈實不知五等所為。即鑽刀說誓。願大師幸哀憐我。託託除罪。生還罰贖。惟阿王所命已滿五大言亦如之。第罰治。我自有法。俺答何與焉。於是俺答獨罰脫脫儻不浪及黃害。俄喇闖兀浪。馬駝牛羊凡一百六十有奇。帳房一頂。而洛迺大會佳胤。及部使者茹宗舜。議釋託託復波兒哈都貢市。而以馬牛八十給王。

武功錄

波兒哈都台吉列傳

三

四百十

江家室贖死者命。他悉予俺答。及積功勞者。夷啞甲兒氣啞山兔有差事聞。上從兵尚書梁慶龍議。賊夷姑免死。發與俺答。照夷法處治。已。賜俺答恰台吉及黃台吉。託託兒等金幣有差。居四五年。丙戌。夷人毛七賴等十五人。小入盜我千家衝溝口馬騾。久之。牛兒蓋等二十餘人。又至大定臺索酒食。弗可得。奪我兵弓矢而去。我兵霍玠追至碾兒溝。捕獲生口。端公張達子。後關東詰問。皆段奈台吉部夷也。於是輕重罰治。馬牛羊如初。而馬牛羊即以易金錢。佐縣官撫夷費。從制置使鄭洛請也。居亡何。上谷卒出邊。

樵蘇道逢段奈台吉部夷。我兵執而修之。磔其尸以殉。洛迺條對。以為此道上行夷也。我士卒何與。而直欲以明威。此太過。且恐異時此酋將率眾寇擾。亡已也。其後戊子。段奈台吉果寇鈔我小白陽堡。略我男婦凡八人。軍馬凡三百有奇。備新平者。將官一方。隱匿不以告。於是御史王之棟及給諫張希臯按諭之。上有詔。免官一方。頃之。扯力克及青把都罰索駝馬牛羊。凡二百有奇。於是兵尚書王一鶚請復段奈貢市。賜扯力克青把都金幣有差。段奈自是輒悔過。當庚寅時。扯力克助逆。我聞段奈兀慎擺腰之屬。皆偃旂鼓高臥穹廬也。波兒哈都。或名跋兒啞都。或名奪奈台吉。或名哆奈台吉。

武功錄

波兒哈都台吉列傳

四

三

讚曰

令甲凡罰馬牛羊。旋即以賞會夷。如為足以示罰也。夫堂堂大漢。得一馬牛羊奚賴。以夷會得之。足利賴矣。今觀段奈。故我漢官也。數入關而毀擾我軍民者。既皆為其部夷。而今迺曰。一切無所與。然乎否乎。藉令而與。亦不過罰馬牛羊。而又旋以予虜。此於虜會何當哉。善哉制置使鄭公。請毋以所罰予夷。以杜夷覬覦也。

三娘子列傳

三娘子又名也兒克兔哈屯故俺答妾也始封事成實出三娘子意數蒙漢上賞而黃台吉母矮克哈屯黑台吉母一克哈屯皆不與焉已俺答西行亦三娘子與俱蓋自為妾時已藉藉有聲矣後辛巳答不幸物故三娘子率黃台吉等告計於關吏上幸使使者祭弔如禮是時奉表稱謝者皆哈屯為主名哈屯即三娘子也上從廷臣議賜哈屯大紅五綵紵絲衣二襲綵段六表裡木綿布二十疋他皆有差其明年二月制置使鄭洛遣通事吏馬應時師國勲安天武功錄

武功錄

三娘子列傳

五

三本

爵王志寶王國鎮等東西馳布告諸虜會故事歲以二三月臺臣使使者群為趨貢以訶虜情於是三娘子亦遣夷使土骨赤計龍等請寬假貢期時方以窳窳之事迫而又苦旱草枯馬羸以故三娘子得託以為辭也制置使迺迫使者堅弗許第令其表文不用印以示無嗣王也其三月黃台吉諸部先入貢彘時諸小酋必俺答貢事畢後先入邊大火已西流而邊吏尤怪黃台吉不至也是歲以嗣封事黃酋獨先至其六月哈屯及龍虎將軍黃台吉等進番表及馬九匹鍍金鞍轡鍍金撒袋各一副弓一張箭十五枝

已以書請諸酋與刺麻僧哈兒噴兒刺爵賞後一切

賞勞如所請其十月三娘子遂與黃台吉合婚娘子為人有色而擅寵以先王俺答之慄悍且屈首聽命焉此非黃酋所可約束識者已知其不久必死此婦手矣其明年二月黃台吉嗣順義王其九月三娘子見大成比妓擁俺答所遺諸部落及板升甚雄謀欲為不他失禮室之而陰以為利恰台吉與三娘子政有隙弗從三娘子亟使酋長扯布土骨赤計龍等引精兵二千人圍大板升會莫弗能接戰恰台吉與滿谷舍儻不浪迺以旦日為期會於是治兵如扯布披戴盛甲大戰於板升殺扯布等夷人八十餘人獲生口二十人傷者亡筭奪獲盛甲三十副它駝馬百餘匹扯布亦殺恰台吉夷人把兒孤大等五人已殺六人傷亦相當又乘機至所奪馬牛及帳房夷器兩家皆棄置田野中並弗問已宰生儻不浪又乘機略恰台吉諸臨邊夷千餘人而去亡何諸臨邊夷多走鐵山堡微惠於巡邊夷人惇洞子等請得居內邊以避宰生儻不浪已生兒塞張筆寫器等一千餘人亦至殺胡堡聲言五等皆恰台吉部夷也而為宰生儻不浪所鹵今以不能相從故迺逃而相告願關吏為我

武功錄

三娘子列傳

六

四本

啓鑰兩堡皆弗內。於是諸酋各引去。是時三娘子必盡欲得板升。而恰台吉又不肯秋毫無所予。解忿者甚難。以故虎兒害及兀慎擺腰。皆遠去。而獨多羅土蠻麥力良襖兒都司。切盡黃台吉實有意焉。大都又惡三娘子。出入兩王間專柄。兩王皆弗能制。遂至倚勢以凌人。而况黃酋則又非諸部所心許者。人人欲假手恰台吉。以報今麥力哥至私饋恰台吉米一百袋。牛一百頭。以佐鬪。然則三娘子之弗能克。豈不可知哉。其十一月。恰台吉。鹵三娘子馬百餘騎。於是諸台吉與兩家約。約毋得殺人。趕馬。弗如約者。吾等得武功錄 三娘子列傳 二 四〇九

與衆共罰之。亡何三娘子度諸講和者。皆不過欺嫚我。不足採。我終不聽諸講和者言。迺遣夷人。往鈔諸板升畜產。而大成台吉娘子。率衆援板升。不使東哨得鹵略。於是諸講和者怒。以爲吾等不過爲兩家好耳。娘子既不從我。我豈能從娘子哉。於是佐板升。治行李。盡閱匿他哨中。自是之後。恰台吉亦奪東哨夷人。捨刺太恰馬四百匹。是時諸酋方殺馬牛以爲食。食盡罷於軍旅。怨甚。而計龍土骨赤扯布。又日夜阻三娘子。三娘子不從。復徵諸部。令人治羊駝各一頭。馬五匹。米三斗。期生獲恰台吉。及黃鵝兒蟒兀捨儻。

不浪。而後休也。其明年春。扯力克起。亦欲聚大成比。妓於是恰台吉。幸爲扯力克地。竟爲扯力克所得也。三娘子益大怒。誓以死相仇。殺語在扯力克傳。其四月。三娘子部夷。卜吉素等三人。盜我殺胡堡邊。爲邊吏沈棟所捕。往告三娘子。三娘子請以馬十一匹。牛一頭。羊六頭。得除罪。是年順義王及三娘子。以稱兵。故未赴市。於是備兵使王學書。請於臺御史胡來貢。侯于趙。令虜王得遣酋長至關市受賞也。其明年十月。黃台吉不幸病。蚤天。上賜祭葬。視俺答。而三娘子及扯力克。叩謝如禮。語在黃台吉傳。是時三娘子匿王篆。及兵符。欲以私其所愛子。不他失禮。而與扯力克頗不相能。扯力克迺自立爲王。其明年三娘子始悔過。而以十月十一日三更。召扯力克入帳中。掛弓矢。聚麀。然三娘子部夷。牙答漢。猶盜我助馬堡。而洪賣盜我偏關也。三娘子一切既罰。治如法。不欲以干我。塞上旂鼓。於是偕扯力克。及套虜。及番僧。入貢。上皆遣使者。燕勞之而去。是時麥力哥把鬼等。大鈔我酒泉。而兵尚書嚴清。悉如制置使。邵光先。議請繩以流虜。東歸。然後予嗣封。其明年三月。竟以扯力克嗣。而封三娘子爲忠順夫人。賜大紅彩段。粧獅

子衣一襲綵段六表裡。先是扯力克及五路等爲三娘子請一品夫人。已請王妃名號。及誥命冠帶。大都以三娘子在俺答時爲寵妃。而又主貢事。積功勞。以故諸酋又得爲阿王母言也。其六月。扯力克三娘子至得勝邊迎。詔其七月遣酋長滿兀害儻不浪等。進表文一通。白馬九匹。叩闕下謝。恩如蒙覆載。上復賜大紅五綵紵絲衣一襲。綵段四表裡。是時扯力克新嗣封。而又盡得大王父所貽精銳士。大自威武也。且年少。幸與三娘子等。此必中三娘子歡。而三娘子亦歲時服。漢皇帝所賜五彩服。甚艷麗。扯力克心愛之。寧損乃公平。好色不已。必不忍一時之雄。或好兵好兵不已。然後疲而思安樂。亦惟三娘子左右之。是時麥力哥發難。漢方讓順義王。急而會火落赤。尤甚。三娘子果乘隙佐順義王。往辭曰。迎佛。及收賔兔諸部。以欺我所不意。其明年二月。三娘子亦移壁多羅土蠻。其五月。遂大入河西境。其八月。請市馬鎮城。其明年秋。扯力克與火落赤。大寇我洮河。而制置使梅友松。亟遣通事人陳有齋。檄馳三娘子所知。扯酋聽三娘子言也。三娘子即使使者告順義王。趨東歸。往來者言。扯酋殊不欲歸。而迫三娘子言。猶豫者

武功錄

三娘子列傳

九

四九

久之。而給諫徐桓度三娘子。必以言不見聽。有離心計。莫若乘是時。陰款三娘子。而立其愛子。不他失禮。悉分封諸酋。如五單于故事。以離其黨。其明年。又三月。扯力克如三娘子議。廼以書請假扁都。其六月。復請假鎮羗。其九月。竟從鎮羗驛出口。還故巢。語在扯力克傳。自是之後。計禽史酋。以請復市賞。頗相安於無事。數載而來。雖以卜失兔之族親。呼拜之多。財誘之。猶不來也。

讀曰

武功錄

三娘子列傳

十

四七

三娘子以一婢妾賤人。而得專三王寵。夫豈獨以色勝哉。觀大板升之戰。且知兵。奈諸酋不從。何始黃台吉。所奪諸酋婦至多。及一朝得三娘子。而盡棄之。此不可謂能乎。每讀番書。出三娘子者。多委宛。則未嘗不怪柔媚之傾意。信有之也。

把漢那吉列傳

把漢那吉鐵背台吉長子也。生四歲喪父，孤養於大母。及長，聘兔捨金女而為俺答所奪，以與襖兒都司。於是怨而亡走漢。漢授以指揮使，已反通等六十餘人至，已討討兒等四人至。已啞兒兔及妻那蘭住妹哈喇慎子般不害、女綽胡兔至，牽引馬牛羊充塞塞。上於是副總戎麻祿提兵出亮馬臺受之。時隆慶庚午九月也。其十月，臺御史方逢時度把漢那吉親俺答愛孫，必大索塞上，迺遣偏將軍備雲西諸城堡，居頃之降人沈世庫言胡中私議欲以趙全周蠻子贖

武功錄

把漢那吉列傳

十一

明

把漢那吉還而會俺答，遣黃台吉提兵二萬餘人馳威平堡，水泉河。旦日移大小莊窩羊順坡止壁，去平虜城可六十餘里。迺大言索那吉曰：「與我孫我馬牛羊索駝及板升諸首級，惟漢太師所命，不然吾且引諸騎入城，大鈔廼城中也。」是時我雲中兵僅萬餘人，而裨將劉廷玉亦大言以報之：「若必欲得那吉，須退舍獻我板升諸叛酋，然後可。不然者，吾塞上精兵三十萬，方雲屯視禽滅，而俺答黃台吉若九牛亡一毛也。」黃台吉聞而大喜，且懼。是日，即遣小酋長腦木舍偕土忽智詣逢時所，因引至東城，召見樓上面與語。

語大畧與廷玉同。腦木舍還報於黃台吉，退舍秋毫亡所犯。是時趙全等方治食物，且莫以奉俺答。俺答猶豫久未決。其十一月，俺答黃台吉遂執趙全等來獻。上幸從廷臣議，賜以幣帛，燕勞之而去。其明年貢市成語在俺答傳。其五月，把漢那吉貢馬二匹，有鞍轡。其明年癸酉，上新即位，諸虜酋入貢益恭。詔加賞資以優之。是年冬，把漢那吉獻我叛人李四、劉洪、四宗璉。詔賜把漢那吉衣一襲，表裡四之。居歲餘，丙子制置使方逢時念把漢那吉久主貢市事，積功勞，請勳階。詔賜階昭勇將軍。其明年十一月

武功錄

把漢那吉列傳

十二

明

月，俺答率十萬騎西行，欲留把漢那吉守市。後竟與俱往，居西海。凡二載，且莫從。諸比並後習佛事，殊亡他腸也。其後庚辰譯者叢文光深入虜營，而以忠孝經督把漢那吉及擺腰。於是制置使王崇古請比譯者馬繼志授大鴻臚序班，法優文光。詔可之。是年冬，順義王俺答死。又明年，賜北虜勅書，而把漢那吉猶與焉。其明年癸未，四月二十日，把漢那吉出行獵，墜馬死。於是乞慶哈反，酋長恰台吉妻把漢比妓告計於臺御史胡來貢，而是時胡中諸部哭之甚悲哀。謂把漢那吉妻幼子稚，無所歸也。於是比遼左

王杲事請諭祭。詔可之。其十月。以子朝木台吉襲昭勇將軍。把漢那吉既還。十三載無所事。日誦佛經。數萬言。間則行獵塞下而已。以那吉所部精兵三十萬。而獨我交克等。歷歷盜陽和邊。則其忠實。豈不可知哉。而竟不得襲者。以倫次當屬黃台吉故耳。不然。夫豈不知首欵之功也。把漢那吉。或稱把都台吉。或稱大成台吉。或稱大成矮吉。台吉。或稱把漢孫妻把漢比妓。長朝木台吉。次克木台吉。

讚曰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把漢那吉。首欵塞。後至擁精。武功錄。把漢那吉列傳。十三。兵三十萬於塞上。秋毫亡所利。可謂善人。非與卒之身死未一載。而為扯力克。卒然有其妻。此豈無天道之極哉。又問把漢孫之子。幼胡中。每一言及。輒涕泣。此必有以感之者。毋迺番僧動以佛經。叢文光動。以忠孝經而得之。漸磨者深乎。不然。何中外皆稱其誼。

昆都力哈青把都白洪大哈不慎滿五索滿五
大列傳

昆都力哈。俺答同母弟也。逐插漢根腦。及大沙窩。三間房水草旁。近三衛。常以精兵三萬。政自強大也。嘉靖中。夙有志於我汾州。隆慶初。偕土蠻寇我柞椎巖。墜巖死者。動以千數。居一二年。以俺答約。鈔我石州。交汾間。昆都力哈。輒驩甚。亦謀欲寇蔚州。遂引眾走偏頭關。驢皮窠。及老營。青陽卯入。已復欲分道馳。而以黃台吉寇新平。把都兒。及永邵卜。阿兒都司。高奴。堦落土蠻寇大同。獨坤的里罕不從。迺大鈔我獨石。武功錄。昆都力哈列傳。十四。

永寧。然牛馬道死者萬餘。慘矣。而給諫歐陽一敬。溫純。後先以其狀來請。是時昆都力哈。春秋逾五十。胡中號為老把都。然甚好兵。母厭。而會史大等。盜老把都馬牛二百餘頭。老把都益大肆殺略。以報之。因略我漢人七口。驢二頭。而俺答方請通貢。有萌芽矣。制置使王崇古。迺簿責以斯事。老把都悔罪。急還我漢人及驢。而自謂亦不復殺史大也。惟漢太師所命。漢太師遂予段絀。老把都乃躬率妻若子。及其會長。南鄉羅拜。受所予。置之神車。大喜過望。其明年辛未。上幸從廷。臣議許以把漢那吉還。老曾復得孫。喜甚。

始逸去。是年夏五月貢市成。俺答為昆都力哈請封二字王。後竟授都督同知。於是與俺答等遣使入貢。上幸賜襲衣表裡。已昆都力哈續至得勝堡外。制置使王崇古令備兵使燕勞之。因與諸酋為盟而退。其六月赴張家口市。獨諸部後至。閉市。昆都力哈迺與黃台吉請續市。從之。是年臺御史孟重躬至市監臨。以昆都力哈請也。先是臺御史劉應箕辱臨弘賜堡。乘得勝市布告法令。以故諸虜酋皆必欲徼惠於臺臣。而後始愉快。其明年夏老把都吉能以羅霜露病。貢與市皆不至。邊吏不知故。而以為把都與土蠻通。

武功錄

昆都力哈列傳

十五

南文

四

婚媾久。今或背盟行。且舍宣大而圖薊遼。不可知。而又恐合土蠻。則舍薊遼而圖宣大。又安可知乎。頃之永邵上貢至。而後知兩酋淹淹牀蓐間也。老酋且屬使者把歲器。有後言言病愈。我且往入貢。幸邊吏寬假之。亡何昆都力哈吉能東山。各以訃告矣。俺答如失左右手。日夜哭。亡聊迺誦佛經。欲陰為兩酋地。是時制置使王崇古等亦使使者往弔之。而適雷擊死夷馬。於是昆都力哈妻一克哈屯。方擇日祈禱於皇天上帝。迺不受漢使者弔。初曾婦及其妾猛可。真妄聽小人言。疑夫為漢所斃。鎮死。政悲憤。易我漢使。

者。而伯子把都兒黃台吉。仲子青把都女太松阿不害。子壻索郎儻。不浪。獨從旁曉譬。毋背順義王約。因稱謝。敢拜使命之辱。自是貢者。竟青把都及太松阿不害也。始老把都得勝外邊之言曰。東有昆都力哈。永邵十大成。西有襖兒都司。我三家相愛敬。往還所不一心者。天實擊之。順義王方新稱臣。而老酋及永邵上。無故過疑我塞上用醜。此大非順義王意。妄甚。於是天皇果驅雷擊其馬牛羊。亦從老把都盟也。

武功錄

昆都力哈列傳

十六

南文

四

在哭涕之位。迺北黑夷。又略青把都帳房三十頂。殺八人。遂得有辭於邊吏。曰。頃以黑夷故。政凜凜。惟穹廬是保。而順義王適命至。青把都政在行間。幸寬假我期會。我固不敢自外於貢吏也。其明年癸酉。上新即位。青把都偕永邵上。以九月至。且有續貢。惟是不腆。敝貢。敢以贖壬申不至之愆。是時老把都妻若子。益為二衛姦夷所誘惑。堅執我毒死其夫。而永邵上亦以一二小酋。偶死市場。疑與曾婦同。而加以土蠻諸部大肆殺略。御史孫綜深恐青酋數往俺答營。必解盟。而况俺答親黃台吉父。青把都伯。夫豈不能。

約束其子若姪哉。而陰縱兩酋爲亂，謬爲恭敬，挾我必厚施以求解忿，得乘爲利，亦安可知乎。至是款塞，塞吏聞而媮快可知矣。臺御史吳兌乃請以青把都轉都督僉事。是年青把都以十一月赴張家口市。御史陳文燧請著爲令，令以二月抄貢。五月初旬市也。其明年七月，青把都偕弟哈不慎，及永邵卜大成等至，已又續市。進鞍仗弓矢一副。其九月遊擊將軍謝惟能告傲于備兵使崔鏞，韓宰言西虜青把都方祭旂，蘇祥以寇遼東爲名，而實志在界嶺口。義院口之間也。制置使方逢時聞大驚，以爲入市曾幾何，而卒有此音，殊未可信。第巢穴旁東虜察罕，而又以女東柱適長昂，或垂涎於青酋，得西市利，而故駕言西虜以逞已奸，遂至奪其利，而固其黨，時或有之乎。是後給諫李戴蔡汝賢後先皆上書，議亦如之。亡何通事人劉江又言青把都提兵二萬，馳土蠻謀欲寇山海，制置使楊兆亦以狀來聞，而會俺答書至，言青把都業已聚兵舊開平，志在寇上谷，塞殊不可繩以法令也。制置使以爲此亦俺酋故智乎，亟使使者謂之。青台吉、黃台吉等並治兵獨石邊外，使者因曉譬以禍福，彼迺曰：何乏若薊鎮撫賞皮及蟒段也。卽予予。

武功錄

天章都列傳

一七

卷九

朽敗，然則諸酋之內訌，抑有由也。遣吏何不如約，毋使胡馬牧於塞上乎。走大司馬譚綸，按御史陳文燧奏謂薊鎮故無此也。咨所在嚴爲備邊，其明年四月土蠻大會青把都等二十餘萬，馳大寧舊城，而臺御史張學顏乃急遼東上書，請薊鎮入衛兵及火藥一千斤，鉛彈二千斤。其後大將軍戚繼光徐而察之，果屬夷長昂假父行，以便已搶略已耳。制置使吳兌卽使使者安天爵等，譙讓青酋。青酋曰：吾未嘗有犯塞意，今所言皆虛妄。吾第欲鈔朱赤諸達子果有之，然亦未遑舉也。旣奉漢太師命，敢不退舍，而惟貢事是圖，奈何重以煩太師乎。是後貢市不乏絕。其明年十月，打刺明安兔行獵至膳房堡，而縱諸部夷盜邊，副總戎賈國忠使使者問諸俺答，答迺讓青把都。於是罰治如法，語在俺答傳。其明年二月，青把都與屬夷討孫卜賴，有隙，欲因緣子塔長昂以報之。遂與毋哈屯及其弟喇古大喇古塞哈不慎等，馳昂營祭神，引常搭勞等三千餘騎，道十里庫，五兔牛，直擣馬墻子嶺。於是討孫卜賴降之，而獨那莫大受兵甚。其八月，青把都入貢，請市馬，視山西大同數，自言吾兄弟五人，擁精兵萬餘，何渠順義王不若乎，而制

武功錄

天章都列傳

一八

卷九

置使允亦言青永入貢與俺答等亦歲以八十八人奉馬二百五十匹得稱金吾將軍豈不場場成武雄塞上哉其十二月青把都復引二萬餘騎馳長昂營謀欲寇前屯而臺御史周詠以其狀來請大都青把都入市未幾而即馳昂昂固其主臣而加以長禿董狐狸章兔鵝毛兔葦為爪牙以故青酋得以掩飾其姦而猶要我西陲市賞及我問其故則彼乃推委於不可知而益以巧言欺慢我不知我大將軍見青酋反狀如見肺肝也其明年五月青把都復入貢已赴張家市口然互市之初虜馬在上谷不及二千而

武勛錄

青把都傳

十九

四百八

今已漸增至三萬六千餘矣御史安九域甚言青永諸酋吾上谷不能支也為之奈何其七月青把都使使者偕長昂款塞請入貢乞賞語在長昂傳其九月大會辛愛及二衛諸酋又聲欲寇遼東塞總戎李成榮因驛騎以聞其明年八月遂與土蠻老思罕合營大率控弦之士十餘萬於是哱古友等先馳捨喇芬林御史于應昌及給諫王致祥後先請備邊至悉其明年五月青把都部夷滿禿害等盜我松樹堡君子堡邊略蒼頭軍宗世千等四人而去而五磔氣及尹兔賴又犯我大東溝獨石營然皆藉口於打牲已

迺罰治請除罪使我塞吏終不得執以為辭而且貢市不乏絕也語在波兒哈都台吉傳其九月委正約青把都寇山海迤東居歲餘癸未青把都又大會議把都兒謀欲殺速把亥已復與蟒忽塞從東虜把漢大打來罕等寇寧遠是時長昂蒙薊覆載恩久而哈不慎在上谷塞亦如之迺東西合黨巧為彌縫東虜則藉資於西而西虜又復附翼於東已乃各至我關市下我亦予之以上賞亡不久人各極其歡而去抑何姦也兵尚書允甚怒之令大將軍治青把都以故縱罪甚當其明年正月制置使張佳胤及臺御史李

武勛錄

青把都傳

二十

四百八

松以潘陽堡捷聞蓋所殺多青把都掌喇喇也其五月入貢且赴張家市皆如初其九月長昂罰諸敗北者馬牛已青把都從所居白言舉兒克引眾馳長昂營聲言祭神又言欲駝米號召諸酋以示漢不意御史蕭大亨具如夷人滿都不賴言以請頃之制置使佳胤輒又言聚兵大寧城老河於是乎薊鎮義院口告傲矣是時部夷小阿卜戶不與青把都俱往迺借兵西虜挾我開墻子嶺曹家寨賞也時佳胤習知邊事見此酋牽制我首尾使我力分備寡既不得併力於東又不得忘情於西乃詳為治曹家路諸將

卒罪因而捕之。小阿卜戶覺乃遁去。其明年四月。爲哈不慎請罪。語在哈不慎傳。是年七月。以哈不慎故。獨使使者曲兒會齋貢至。然馬少十匹矣。其八月。以猛可眞事。佳胤遣裨將李如梗問諸青酋。青酋曰。太師不自治之。廼問我何爲者。於是佳胤決策欲主剿。塞上燧火候望。益精明而嚴矣。猛可眞始惶懼。叩關而請曰。惟太師幸救我死罪。其九月。長昂亦至。先是閉關久。諸窮夷被困。怨甚。至是青把都始悔過。廼與昂婦東桂。促之款塞。得除罪。是月。青酋與順義玉遣使至關中。爲卜失兔請增市賞。從卜失兔約也。語在武功錄。

武功錄

青把都傳

三十一

九十九

定。其明年夏。大酋首哈羅氣擁萬餘騎。雲屯張家口外邊。青酋亦從旁坐視之。皆以虜王西牧。亡所約束故也。其明年。青把都入貢。及市張家口。益恭順。視曩時倍之。是日聞制置使洛語及西事。即使使者致聲虜王。趨東歸。居亡何。土蠻及土墨台猪。使使者借青把都兵四萬。長酋廼帥青酋子。扯稱阿亥。先應之。其先恭順。非青酋意也。其明年正月。土蠻果引青酋寇海州甘泉而去。我師擊其情歸。斬首捕虜。凡九十餘級。御史胡堯儉。及給諫張棟。皆以書劾奏。副總戎張守廉等。始獲寇罪。大畧以蘇家窩零騎。不至三十。泥溝堡。不至五十。而又會大雨雪。虜大半陷西古城。何至我男婦被圍者。三百人。不聞一馳救也。始青酋歲以十月。得往東祭先人墳墓。邊吏輒私勞以金衣。費凡百餘金。驕如是。安在其能制其死命乎。甚至部夷若虎兒合氣。妻我希合兒。小小四。娶我歌兒腮汗妻。我頂子尖勝。羊羔子。妻我張氏。唱小廝。妻我小廝兒。薛目。妻我吳氏。且後使我把漢黃天祿。百戶趙思景。爲買屋居以居之。名爲守貢。而一歲之間。僅以半載往胡中。他皆居漢室。妻漢婦。偃然忘其爲胡虜也者。嗟而土室之人。携我塞上歌兒舞女。喋喋而咕咕。陋

武功錄

不書

三十一

九十九

固何當乎。曩者張斷事壽朋論之始知江充徙戎原非過計。弟以戰守和三議時出而互用焉。虜在我掌中矣。

白洪大列傳

白洪大，把都黃台吉長子也。始授我指揮同知秩。後以大父蚤天，所部皆統於青把都。癸酉冬，制置使吳兌請襲大父都督同知，詔可之。自後貢市不絕，儼然以龍虎將軍歲時從青把都赴張家口市。頗號清晏也。居亾，何青把都發難于遼東，而白洪大輒與俱焉。遂偕老沙結連東虜，蟒戶伯戶等謀欲寇我寧遠。

武功錄

白洪大列傳卷

三三

前屯塞，然亦青把都誘之。及哈不慎之事，白洪大輒譙讓以大義，亟謝過。此可不謂義舉乎。白洪大，何前倨而後恭也。

哈不慎，又名來三元兒，昆都力哈第三子也。入則與青把都，市我張家口，出則從土蠻黑石炭，速把亥，莽骨大，莽骨能等。大鈔我東郵。上卽位，頗聞在上谷塞，輒以指揮僉事奉約束。斤斤唯謹，獨無奈橫行乎。薊遼也。丙子冬，沙河東關之役，諸虜酋以二萬騎乘虛而入，幾破城。賴大將軍李成梁兵得亾恙。是月復連長昂等寇我寧前，錦義之間，自恃與昂通婚，構可

藉以無恐，而加以阿兄青把都有積怨，深怒於計。孫卜賴也，數引衆入塞，不意我塞上卒強多所殺略，以故哈不慎等日夜欲報之。自是之後，諸酋數發難于薊遼者，皆哈不慎謀也。庚辰夏，連騎數千圍我劉五臺，圍殺略人畜，焚燬草屯。亾笑會臺御史周咏行海州，諸營兵馳救之，遂引去。然諸酋甚狙詐，欲擊東，則聲言于西塞上，未嘗須臾忘備也。明年春，土蠻復欲有事于錦義，而哈不慎嚙古歹等乘隙而起，以嚙金兒爲鄉導，時備寧前兵者，副使李松亟請于制置使梁夢龍，頃之虜騎二萬塞道，以惑我無它備。我兵竟

武功錄

白洪大列傳卷

三三

分道而馳。大青松山之間，以故虜計得不售。時給諫王致祥及王三餘後先上書，大略惡哈不慎輩受賞於宣大而入犯於遼陽，大爲彼所欺，嫂也。請革其撫賞，以劓艾之。居歲餘，癸未制置使鄭洛議亦如之。故事，哈酋歲從青永，貢馬十匹。是年，上谷塞禁哈酋毋入，貢而屬青把都，罰治如法。先是，土蠻弟小打兒漢中流矢，而哈不慎諸部夷被創，獨甚。兩酋益不能謝，前過欲報之。怨其九月，哈酋引二萬騎大會土蠻及大小委正等，欲鈔我寧遠。山海柵林口，於是備兵永平副使成遜請于臺御史翟繡裳爲山海

以外計築垣掘壕以待之。亾何哈不慎不至。於是小委正走厥房。大逞克世等走水汲。一克灰正走宿商。期旦日並至山海關。而以四萬人入關。二萬人阻遼兵至者。而不知我偏將軍王守道。杭大才等先已備中前所。及前屯衛矣。頃之虜騎果自前屯衛。三山營冉冉而來。我師亟走老君屯西。李家山臺去關不二十里。逢虜騎五千餘。鑿圍我師。我師僅二千人已耳。虜皆下馬牽甲。而以白旂麾諸虜。虜亦惟白旂是瞻。旂一引虜十餘騎。於是我師發鋼輪大砲。虎蹲砲。自日中至日夕。大戰五十合。然後退一里休舍。殺傷

武功錄

不察慎列傳

卷九

大當。于是夜叅將守道乘虜退。夜半帥諸軍執把刀鎗器具掘壕。而以盈運土壕。至深五尺。火砲多置壕外。我師擐甲擊刁斗以自衛。旦日虜乃以零騎分爲二道。一道徇前屯。一道徇一片石新堡。會遊擊戴朝弁。都護霍貢深溝固壘。又先期令諸村落斂牲畜。虜遂弗敢前。乃於營中舉火焚其輜重。及糗糧。而以七八騎衝我南水關。我軍王有功。中流矢死。獨林見得。遂走。於是以四騎追至東嶺。賴我師鼓噪得解免。守道見營中被圍急。乘夜漏蓋潛出營。告急于制置使張佳胤。乃亟遣臺頭路及燕河路。宣府營。三屯右營

兵將至者。四面皆壁丘家山。旦日虜以鬪器少。取居民門窗木片。以爲扞蔽。而我軍火藥弓弩亦幾盡。守道計帥三軍以悶棍潰圍而出。而適副總戎楊紹勳。兵至鳴砲。道知其爲應兵也。亦鳴砲。虜大驚。稍解。紹勳得進。與守道合營。虜復衝鋒而前。我師殊疾力戰。斬首一級。奪獲達帽套靴。及達刀鈎鎗護胸。及達箭一百八十六枝。射回箭一十四枝。頃之。太平寨。及喜峰路。駙馬寨。界嶺口。劉家營兵。又皆詣山海關。虜度弗能敵。是日日晡。迺東過前屯衛。從沙河站。高臺堡而去。迺屬永平倅。李一言。可理宋伯華。按驗我軍死

武功錄

不察慎列傳

卷九

者僅一人。傷十二人。馬驟亦二十餘耳。其十月。哈不慎始道大寧城。過塔盤。直走敖母林。與大小委正會。具告以故。令亟易馬以報前日之役。哈酋因馳罕赤。保哈約諸酋。復寇前屯山海。制置使佳胤。度虜騎復至也。乃以兵備山海寺兒谷。三道關。而令有傲趨諸軍。赴一片石。黃土嶺。以禦之。亾何虜從前屯大古路口。走山海關。過歡喜嶺。我軍候知。倏趨告守道。亟提兵出關。虜已分爲四道。一道衝一片石。奪人畜。騰走南山。裨將戴朝弁。麻栢。霍貢。追逐奪還。周安。李真等。凡一百三十三人。牛驢。凡二十一頭。又二道衝南

北水關。以裨將張蘭等備兵嚴。畏縮弗敢近。已乃衝
南海口。旱門角山。三道寺兒谷。俾將譚堪趙愷等。用
郎機火箭。快槍石砲擊卻之一道。衝關廂新羅城。城
北工未就。欲乘隙而入。百戶陳守仁拒弗克。死之。守
道乃躬率諸軍。大戰十數合。虜稍退。我師奪獲達帽
氊。口袋。鈎槍。盔纓。達箭。各有數頃之。虜乃以零騎奔
一片石。先是關下鋼輪石砲甚具。而指揮使林樹勳
又戒塞下。毋出牛畜。虜知我有備。大懼。退而走東嶺。
殺我居民張貴等三人。虜孫虎等六十五人。傷譚昇
等二人。略馬牛羊百餘頭。糗糧七十七石。燒室廬一
十九所。車一輛。已縱百餘騎。馳關外。焚新堡子。鄭家
庄。遂走八里舖。多所殺略。然後中分軍。而以一軍爲
營。一軍走中前所。守道等提兵追擊之。虜復走老君
屯。是夜。虜從大古路口遁走。頃之。御史李東。劾奏諸
失律者將。岳汴。劉登太。王守道。杭大才。以請。而制置
使佳胤。謹按故事。宜大以戰爲守。薊遼以守爲戰。但
使匹馬不入。卽爲首功。茲役。當以血戰爲功。而略其
損軍之罪。以保全城關爲重。而原其虜掠之未。於是
兵尚書吳兌。覈山海事。覆奏。大畧以山海關及八里
庄。去前屯七十里。去山海七里。今遼東城堡無失。而

八里庄殺略甚多。太等未可盡謂無罪。唯 上所財
察。於是左遷岳汴。而以劉登太。王守道等。戴罪覲事。
其明年正月。西虜蟒兀等。復引衆馳長昂營。蓋爲哈
酋。憤山海關之未逞也。先是哈酋約復至。日夜引領
以望之。居有頃。哈酋乃至。伍胡罵而與昂會。謀欲寇
寧遠東西塞。其二月。又欲寇前屯。已又欲寇開原鐵
嶺。及廣寧迤東。其九月。遼陽大風霾。以十日夜不息。
先是哈酋提兵四萬往。上廼有特詔。屬中貴人張
宏。宣示大司馬。謂虜衆東行。戒心叵測。有如賊夷。借
兵入犯。宜相機堵截。是月。上躬視山陵。於是御史
張文熙。上書言哈酋兩寇山海。長昂直搗劉家口。皆
去長安甚近。於山海關。輕騎可兩日至。劉家口。可一
日至。甚爲剝膚之災。意在請 上返蹕。其十一月。速
把亥等。又謀犯三岔河。已遂與哈酋。莽兀反。板卜來
等。合兵。復謀犯寧遠東西塞。其明年四月。哈不慎。漸
悔過。又見貢夷。數受漢上賞。獨已毫亡所得。乃先遣
部夷。插漢我不良。及其男小友成。姪班。不刺。什台吉。
牽馬四十四匹。牛二十五頭。羊六十頭。赴張家口。曰。
敢告關吏。請以此贖罪。可乎。制置使洛。見以爲哈酋
不聽阿兄青把都約束。敢於啊喝。固亡道甚。今所請

武功錄 卷之二十七 四十九

武功錄 卷之二十八 四十九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版反內

亦不躬自來。乃率眾至邊。此不過託名于講賞。而實要挾我。況哈酋犯邊。又罪重也。非牛羊所可贖。洛寧益堅閉不許。頃之。哈酋亦引眾至。旁近塞行獵。聞制置使議。大拂初意。乃頓足歎曰。塞上豈爲我獨不能。遲于宜大哉。卽引眾從雲州兩河口。入鎮安堡。我堡將李春提兵發乘矢中虜。虜大怒。擁眾而前。以鳴鏑射死六人。傷九人。酋我軍韋海左石等。耕牧人周月子等。一百八十六人。牛羊一百六十二頭。洛乃先以揭告內閣。及戎部。然後下令。令將軍簡兵秣馬。亟驅除之。毋輕予一斗粟。一尺布。以幸中虜計。令與臺御武功錄

八卷六慎列傳卷

二十九

史蕭大亨同。始大將軍王國勳。以羽檄徵諸路兵。備龍門所。是日遣偏將李迎恩。麻承勳。張充實。兵出北柵子。急馳大邊柳河墩。而屬分巡使劉葵監之行。未至舊庄科。道逢哈酋。我乃使使者劉縉國。召哈酋前。哈酋之眾三千人。皆畏我大將軍旂鼓。多懾魄。反踵走。弗前會。莫我師次獨石。哈酋爲人狙詐。而善謀。見我師銳于前進。恐弗敵。故爲敗北示弱。而遂以此爲緩兵計。且日遣夷使送奉韋海左石等款塞。復請撫賞。詞甚悲哀。塞吏終不許。知所請詐也。哈酋於是從大邊羊川墩。復與我師挑戰。戰至數合。虜大敗。騰山

鑽林走。我師乘勝。勇氣百倍。追逐八十里。至赤把都擊破之。虜大率減什二三。獲首僅一級。奪獲馬二十八匹。夷器二十有八。先是將軍令。令將卒皆從馬上亂行。砍殺。毋得下馬。以要功。虜以故得輿尸還。已聚諸死尸。焚燒。煙焰滿川。適大風起。延及白洪大帳房。馬牛羊延燒死者。亦已千餘。哈酋乃知亾當于漢也。亟退走三間房。待罪穹廬。甚媿悔。復欲遣使者往。而度塞吏弗信。往無益也。乃徵惠于白洪大。青把都。及七慶把都兒。幸爲我請罪于漢太師。所鹵略塞上人畜。今俱在。願以遣還。唯太師哀憐我。復我市賞。我之願也。於是白洪大遣五磁氣。青把都遣小小厮。七慶把都兒遣罕哈把都兒。哈酋亦遣羯羊羔。送所鹵略。大率百六十六人。與俱。因道鎮安之役。哈酋實爲講賞來。而以李守備故。激之爲亂。然亦徒自亂耳。未嘗僂漢一人。而漢將卒所僂我。抑何京觀。今傷夷者未起。謳吟之聲未絕。太師何不除哈酋前過。爲漢請復市賞乎。其哀矜惟太師。罰治亦惟太師。幸太師圖之。是時我師備獨石。及馬營。赤城。青泉。鎮安。龍門。益固。而制置使洛迫青白諸酋之請急。遂以書請。上命大司馬。行御史大夫。而以其事屬御史徐申。驗問。於

武功錄

八卷六慎列傳卷

二十九

是制置使為檄遣通事官羊羔兒小教八。姚世清陳祿布告虜中。必罰治哈酋如法。然後可。是日順義王并襖兒都司遣夷使海大問諸青把都。青把都即偕永邵卜大成白洪大滿五索內免喫慎把都兒忙五大擺獨賴班不刺什。及哈不慎母一克哈屯太松阿不害合詞致書而屬夷使五磕氣我兒故道銀定首領補兒克太儻不浪請罰治如初。其六月青把都躬率哈不慎詣三間房而復遣夷使五磕氣至。已東虜長昂亦遣使者陶拜等至。皆冒雨而來。待命境上月餘亦不聞出怨言。其出自至誠可知矣。制置使

武功錄

六 哈不慎

三十一

四九

洛始託為巡邊乘傳行獨石以察虜情。青把都聞之復約順義王乞慶哈永邵卜大成及襖兒都司亟遣使者詣傳舍。洛迺進使者堂下。反覆辯折數日。大都諸夷使感朝廷恩德而數哈首罪不容口也。每得制置使一言半辭輒唯唯叩頭以為太師第許哈首貢市亦何牛羊之不足贖乎。惟太師憐而諾之。洛既見諸酋祈懇如一口且悲號愈切。下守巡使者問狀其七月青把都携哈首詣獨石大邊因與約願罰駱駝十頭馬牛羊一千頭且有後言指天日以為誓。誓自今毋犯塞謂予不信請以番漢文字大書一紙以

為質。洛然後許諾。諸虜首聞而大喜。趨使者海大五磕氣等叩關稱謝。其十月哈首牽駱駝馬牛羊如數詣張家口。然遲至兩月者以畜數多不能倉卒辨皆借及親舊故也。於是制置使洛以其狀請下兵尚書張學顏覆議以奏。上幸許復哈不慎貢市開賞賜乞慶哈青把都白洪大一克哈屯太松阿不害金幣有差居歲餘丁亥襖兒都司吉能哈等至塞上舉扯力克嗣封事制置使洛稱引哈不慎事以為戒。諸虜對曰何至是哈首故為老王子所驕寵無所罰治未嘗聞大漢法重也。今自罰治以來輒悔過兩載之間不敢以匹馬半筴至東塞誰謂哈首復起者是歲哈不慎罹霜露病在手足不仁後病愈輒從青把都打來明暗起志曷嘗一日不在我廣寧迤東西。以問誓矣。東行之日哈首唯恐虜騎之行遲也。

武功錄

六 滿五索

三十一

四九

滿五索又名滿兀四蓋昆都力哈第四子也。所居在小日陽堡外邊始辛未與其弟滿五大並授我指揮僉事。然以青把都故數數與東虜通鈔我遼陽至不恭矣。辛巳秋制置使張佳胤薄責青把都青把都召而罰之以為諸酋嘗指天日為誓誓不足憑乃徵靈於佛。若曰天耶佛耶其鑑之耶。居二三年乙酉哈不

慎假青把都諸酋請犯遼罪于時滿五索之使結轍于道要之貢與市皆從青把都入也子薛的符口吉亦授正千戶。

滿五大亦名滿兀帶蓋昆都力哈第五子也世與察罕通婚媾以所居在大沙窩三間房也始議貢時滿五大歲以馬十疋從青把都入然其後犯遼輒與滿五索俱往青把都常召至佛前誓毋犯漢塞言如是決矣乃辛巳夏五月滿五大部夷把禿敗銀定儻不浪復盜我松樹堡已不受兒等奪我軍衣裝及糗糧滿五大曰我實不知故而制置使洛臺御史佳胤竟

武功錄

卷五十六

十三

于三十一

請免滿五大官及貢市後以順義王罰治得復職如初語在波兒哈都傳是年冬滿五大偕百戶銀定倘不浪波兒哈都並疑塞補貢於是禮尚書請移內府治表裏衣服絹布太史治勅書齋署丞至上谷塞班予之至一切馬值悉如故事仰所在椿朋舍居歲餘癸未滿五大以十月故矣又以部夷犯塞故停襲明年九月上幸從制置使方逢時請以伯子卜彥台吉襲

讚曰

上谷獨優于它鎮者豈非以昆都父子哉要之皆我

屬夷何至借遼陽以逃文罔固密猶之逃雨也無之而非是矣至哈酋犯我鎮安此尤屬宜大漸不可長滿五索五大佛前之盟甚堅後頗背之豈佛不足憑耶信不由中質無益也而況于盟況于夷酋之盟乎

武功錄

卷五十六

十四

九十一

萬曆武功錄卷之九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中三邊

永邵卜大成台吉列傳

永邵卜大成所牧在大青山後。莊皇帝時。制置使王崇古請外臣俺答封。先使使安克諭答必大會諸部。然後可。以答常鈔我石州故也。是年冬。大雪深二尺。而以月正元日。接見漢使驩甚。自言深感釋那吉恩。雅欲與大王父入貢。少稱塞萬一。如大王父言克等。恐永邵卜所言詐。微以一言相詰問。永邵卜乃指天日以為誓。不如約者有如此日。於是出太師所予漢布帛諸物。殊鮮麗。奪虜酋目。永邵卜益大喜。因設帷焚香。南鄉叩頭者三。稱謝不容口。是日。屬筆寫契侯天祿。以番札復太師。敢不唯太師命。是從。始定封事。授永邵卜為指揮同知。它皆有差。是歲辛未。永邵卜大成等從俺答從結離。並稱外臣。請入貢。已乃赴張家口市。唯是不腆駑馬。冀欲以充塞下一日之選。虜酋俱受恩賜。幸可知矣。是月。續至得勝堡外邊。我塞吏亦燕勞如禮。其明年。以老把都有狗馬病。病死。而又有黑夷之禍。未久寧。獨貢市後。以九月

武功錄

永邵卜大成台吉列傳

一

三十四

至也。制置使崇古請遷永邵卜都督同知。上可之。賜之詔曰。爾等敬順天道。尊事朝廷。以馬來貢。誠順可嘉。今特賜爾等彩段表裏。用示褒答。爾等宜益堅臣節。圖報國恩。永享太平之福。又授奶公大威靜為百戶。然永邵卜。殊不知受漢恩深也。其明年。老酋婦以把都死。疑我用鴆。永酋遂從而和之。而又會一二小夷。適偶死關市下。愈自堅其說。御史孫鏞議欲嚴武備。而陳文燧則以永黃二酋構難。自治不皇。皇它務哉。是時。上新即位。永酋等貢不敢後。然黃台吉已改市新平堡。授部夷小威靜唐戶。教兒六為百戶。其明年。貢市告竣。復得與其弟合羅氣。受上賞。於是授部夷恰倘不浪等。一千人為百戶。其明年六月。永邵卜以足疾。而其母臺戶吟屯。又病。並伏在床褥。乃遣其子隱克台吉至。其明年。打刺明安諸部。夾盜邊。黃台吉偕永邵卜。罰治如法。語在俺答傳。是歲。制置使方逢時。念永酋貢市母乏絕。請遷部夷補兒賽榜實等九人為百戶。是後永邵卜亦進階為龍虎將軍。志饒驕矣。而自以為阿部。不在順義王下。請得市馬。如其數。關吏以青永二枝較之。固已相等。何渠順義王不若乎。以是問諸永酋。永酋無辭于關吏。

武功錄

永邵卜大成台吉列傳

二

四

乃歲比貢市如初。我亦以漢秩畜永酋諸部夷甚備。乃於辛巳授黃鷺兒。癸未授俺的蓋。乙酉授頂革。皆後先爲百戶。從制置使鄭洛請也。永邵卜爲人反覆。慄悍而狙詐。自知宣大遇我厚。未可以兵戈擾也。順義王迎佛。永酋遂擁衆與俱。遂主仰華寺刹。意在託火真諸酋而起。久之復變易名姓。庶宜大母藉口以仇我。可謂姦矣。居歲餘。丁亥。賓兔捨西寧。而子塔瓦刺它卜囊率精兵千餘騎往岔口堡。已乃從寬溝透泗水堡。開門。我師生獲倘不浪二人。及後訊之。乃永邵卜部夷也。哀懇再三。得解免。時頗聞瓦刺卜囊強武功錄

武功錄

永邵卜囊

主

瘦將軍。將軍幸徧觀之。於是虜衆傳發。馳高墻堡。而我師亦捕伏西溝沙塘川。以備諸虜騎出口。虜竟還走。落麻也。魁乃窮追。而與虜兵並驅。我兵獨奪其大道。迫虜騎。虜騎懼而散走。以致諸牽馬羊者多傾跌。墜崖死。虜益鞅鞅謀欲報之。乃擁衆走。及至南川。魁乃挑虜戰。虜不答。直騎馬上山。奪其山頂。得據高以爲險。魁亦隨上山。諸虜酋磨魁馬。魁急麾後軍。鳴砲虜聞砲聲。大驚。皆出營與我師角。我師倉皇。甲不及披。弓不及發。自相蹂踐。墜崖谷。虜遂乘勝殺魁。及指揮阿承印。李世顯。劉詔。與把總李崇謙。千戶陳治綱。皆死之。而軍士死者亦一百餘人。至若虜墜崖死者。乃不過二三騎耳。先是生番盜虜馬。而他卜囊及魁捕獲白和尚。迫還其馬。已又得馬五匹。白和尚大怒。望魁乃微告虜酋。把爾台吉謂李將軍匿其肥大馬。於是與瓦刺他卜囊合兵問魁。以故魁亦大怨艾虜。兩欲相攻。殺計頗堅。是固禍所從來矣。兩臺邵光先。曹子登。乃以其狀請。居叵何御史徐大化。及給練張希臯。皆以書請革瓦酋市賞。歲不下千餘金。而屬兵尚書王一鶚覆奏。上有詔。免萬世德官。乃調分巡使李丁以代之。許瓦酋得叩闕獻逆以除罪。自是

武功錄

永邵卜囊

甲

之後。瓦刺它卜囊。乃許出酋長四人。及器械馬匹。而
又假火落赤來請罪。會制置使光先物故。遂中止。然
此特延引歲月。冀緩我。天誅耳。況火酋討手信。希
爵賞。則又挾而要我。然瓦酋姦益露。其明年六月。宰
僧阿赤兔。以捨番寇內邊。制置使梅友松。以為瓦酋
所使。豈藉此以窺我強弱乎。時副總戎龔成。具羊酒
及段椽茶篋。使陳撞子馳虜營。以贖所鹵畜。友松乃
上書劾奏之。以其事屬順義王。罰治。時扯力克方新
至也。其明年四月。他卜囊見塞上調番易馬。乃率火
落赤等數萬騎。公行殺略。益甚。語在火落赤傳。其六

武力錄

卷一百一十五

五

月。上詔大司馬言。虜衆狂逞。渝盟犯順。及邊備久
弛。制馭乖方。欲覈始事部落。及失事信地。以奏。於是
御史周孔教劾奏。故制置使邵光先及臺御史李廷
儀。趙可懷。備兵使錢楷。李丁。詔奪光先誥命。調廷
儀免錢楷。李丁官。它皆如故。其八月。永邵卜。擽衆從
扯力克。大鈔我洮河。語在扯力克傳。御史崔景榮。於
是發永酋姦。而謂瓦刺他卜囊。乃永邵卜別名。自西
寧犯我偏將。乃捧頭鼠竄。在海上幾歲。我邊吏未皇
問也。則復移捏工川。而與火落赤同巢。遂翼火酋。而
佐扯力克。以亂意在要復市賞。其九月。臺御史廷儀

上書辯西寧事。書多不載。其十二月。制置使鄭洛議
有能捕斬瓦刺。他卜囊者。請比賜元慎。摧腰法。予三
千金。世授以指揮使。是時給諫薛三才。張棟。亦上書
請欲討瓦酋罪。大都憤李魁死未幾。而李聯芳繼之。
李芳等又繼之。數數然也。其明年秋。永邵卜偕火落
赤等。馳嘉峪關。聲欲寇甘州。其冬。永酋擁酋長阿相
等。度河馳莽刺川。迤南。木甲竹捨龍尾八禾。白晝焚
草。延燒八十餘里。是時我通事人捕伏交子岡。而番
僧龍力刺麻。又自虜營歸。得其狀來告。於是制置使
魏學曾上書。恐河凍。又復東牧。其為說。大都言河洮

武力錄

卷一百一十六

六

或可無慮。河州景古城。有一二天險。假令我偏裨諸
將軍。提邏卒數百騎。畫地而守。彼豈能飛度哉。政恐
洮州平漫無險。可阻而獨幸。彼所逐牧。木申竹捨龍
尾八禾。相踵千餘里。今已燒荒。胡馬必不能絕飼。而
馳然邊備。不可不蚤自圖之。居三四年。乙未。瓦酋亦
既聞。明詔罷和主戰。自知市賞久弗可得。乃以九
月。乘它虜入市。復擁衆馳分水嶺。誘捏爾朶。硤我塞
上。度瓦酋必以是日至。先期我備兵使劉敏寬。朱朝
聘遣裨將孫秉乾。陳三奇。莫負時等。帥百金之士。捕
伏南川山谷間。而郎中顏宇坪。倅龍鷹高第。又皆轉

餉勿絕。亡何。虜果空柞。越關而入。未半而我伏兵舉。烽火鳴砲。大將軍楊濬。大兵四面至。矢石如雨。虜乃中分營。東西走。而刺撒爾拾兒申中等族。番兵合營。虜自日出至晡。大戰數十合。我攻其內。番攻其外。虜益首尾不相及。大破之。斬首捕虜六百四十五級。殺虜悉從。刺撒柞迤南。渡海而遁矣。是時我師恐諸虜乘虛而入。鎮海。於是遊擊將軍白澤。提兵持西川。然後臺臣李汶。田樂。以其捷。請故事捷至。兵尚書移御史大夫屬所在。御史覈功以奏。唯是御史喬廷棟。按西寧捷。果如臺臣所錄。獨閣臣及兵尚書武功錄。八。永邵卜大成台吉列傳卷。二。百一十一。石星。戶尚書楊俊民。給諫吳文粹。運籌帷幄。功不與諸將吏並叙。於是。上以甘鎮大獲奇捷。朕心加悅。內閣輔臣。殫力運籌。忠勲茂著。迺有特詔。詔吏尚書。是日。加文淵學士。趙志皋。少保。改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廕一子尚寶丞。加文淵學士。張位。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廕一子。中書舍人。加東閣學士。陳于陞。沈一。以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尚書。如故。廕一子。入太學。皆賜金幣。有差。頃之。上復有詔。轉李汶。大司馬。兼御史左丞。廕一子。執金吾千戶。田樂。轉御史右丞。兼左司馬。廕一子。指揮同知。皆世襲。起制置使。鄭洛。以

收番族功也。而加本兵少保秩。及賜諸將吏爵賞如法。自是之後。永邵卜益深怨于我塞上諸將吏。而又會火落赤。敗於河州。及以明年六月。相率攻我蔡旂堡。是時永酋欲報我西寧。火酋欲報我河州。卒之兩無所報。相繼敗北。我師斬首虜凡一十八級。始夷酋把都爾恰。殺李魁於朶硤。後我師亦於朶硤。執把都爾恰。斬之。計其期。則又皆以九月。異哉。君子曰。西寧之捷。奇兵也。亦義兵也。是可以報李將軍矣。

讚曰

以臣而伏觀。高皇帝置安定罕冬四衛。蓋為羗夷歸降者建。豈正德而來。亦不刺遂竄居我海墘。而加以虜王後先迎佛。遂使西海。頓成虜穴乎。永酋得王寺刹。亦足愉快。乃直必與我師角。兩受敗北於永酋。何當哉。法曰。窮寇勿追。南川之戰。李將軍白速其斃。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豈欺我哉。

永邵卜大成台吉列傳卷

萬曆武功錄卷之九

翰林院派託待詔瞿九思著

中三邊

合羅氣把都兒台吉列傳

合羅氣把都兒台吉。又名哈羅氣。又名合落氣。始授我指揮僉事也。而貢市與永邵卜大成同。始壬申。永邵卜大成以世父死。而又被黑夷殺略。以故貢獨後。以九月至。惶懼。於是與合羅氣等。待罪境上。低徊者久之。我偏將軍提奇兵備左衛。遊擊將軍提蒼頭兵備張家口。諸路偏裨。提桴鼓至者如雲。於是制置使武功錄

王崇古下令幸寬假合羅氣等。後至罪。擊牛酒以犒之。然後許夷使克賴等。率馬百二十四匹入。已部夷正千戶。擗漢敖不良等。以馬三十四匹入。並請貢。而遣大威靜。牽馬守市。我分巡使王汝梅。燕勞如禮。即趨赴張家口市。是日崇古赴岔道。而獨臺御史吳兌。親臨市撫賞。諸虜酋皆歡欣鼓舞。如蒙更生。官易馬凡九百有二匹。軍民凡八百有八十八匹。牛一十有一頭。羊一十有五頭。自是之後。合羅氣幸拜明威將軍。歲時偕永邵卜貢市。毋乏絕。而獨庚寅歲。擁眾萬餘騎。環列張家口。說者以為青把都誘之也。

讚曰

余觀諸市虜。即效順乎。然不能不微有出入。而合羅氣則自入市外。寥寥無所紀述。惜乎庚寅之役。擁屯市堡。與曩時所繇異矣。合羅氣為德不卒。殆小人也。哈喇慎着力兔把都兒銀定把都兒列傳

哈喇慎着力兔把都兒台吉。授我指揮同知也。己巳秋。土蠻發難。哈喇慎欲往從之。將有事於薊遼。而會辛未貢市成。哈喇慎幸從青把都後。市我張家口。不聞有它腸也。居二三年乙亥。青把都及哈喇慎謀鈔東海。遣弟滿五大請於俺答。各方以請佛及經。與蟒武功錄

段故。唯恐毫釐過失。以傷我塞吏。亟禁阻之。着力兔把都兒對曰。吾未嘗有犯中國意。第使者讓書再至。敢不如約。曾幾何頃。而為丙子九月。哈喇慎以計聞。伯子馬五素台吉襲其臣節之無玷。由蚤天也。銀定把都兒台吉。始授我正千戶。控弦之士。近千餘人。然貢馬與昆都並矣。并皆市張家口。丙子冬。部夷行獵膳房邊也。道逢把總張維屏等。十餘人。樵蘇屏等砲鳴不及終。盡為虜所捕。捕往興和城。已乃還我六人。曰。吾還若。若為我告塞上。亦還我降夷可乎。然諸酋微意。意在購重賞也。于是制置使方逢時。使趙

國勲歐清問順義王。王罰治如法。令還我將卒。得除罪。語在俺答傳。是時九塞。獨上谷稱強。以青把都。永邵卜。及打刺明安。三部部落衆也。頗聞市馬。至三萬有奇。孫御史愈賢請損之。不可得。然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所由來者漸矣。

讚曰

哈喇慎銀定。皆名夷也。其行事不少概見。何哉。彼市虜能恭順。如兩人者。歲不過從酋長。一至關市。若其陰謀窺伺。誰則知之。若哈喇慎早夭。銀定以部夷故待罪。謂兩酋無媿于塞吏。可也。

武功錄

銀定都兒列傳

二 滿 三百七十二

唎羅土蠻把都兒黃台吉麥力哥克臭列傳

唎羅土蠻把都兒黃台吉。授我指揮同知也。先是庚午歲。議封而制。置使王崇古。見爲唎羅土蠻親俺答宗盟也。必會議。然後可。是時多羅土蠻所居。在雲石堡外邊。部兵萬餘。議幸與俺答同。明年秋。遂與俺答入貢。赴水泉市。自是俺答稱唎羅土蠻曰堂侄。然每入關貢市。輒相與顏行至。久之。唎羅土蠻與北夷讐殺。俺答亦移帳詣唎羅所。如左右手。已復報怨於瓦刺。則丙戌八月也。去俺答劫時。五載餘矣。乃引蛇布襖兒都司及套虜卜失兔。莊禿賴。往而下令。令酋

一牽馬八匹。羊四十頭。且從邊外川底走。虜皆畏道險。低徊久之。而會松山酋長着力兔。亦欲略黃毛達子。黃毛卽瓦刺也。以清水市未畢。先徵西河諸夷。趨治裝。亾何套虜何業阿卜害。帥七百餘騎。壁鎮番外邊。硝池墩。大言欲從永昌暗門走南山。頃之。威正恰亦帥三百餘騎。從大柴溝堡。迤西走。而適唎羅土蠻哈炭把都兒龍合台吉。威正他不浪穩。都乞他不浪等。五千餘人。傾巢而來。於是並擁衆至寧遠堡。堡將李魁陳善道。鑿諸虜。弗欲入。虜請以酋長四騎爲質。乃入牧羊川休舍。旦日火落赤擁二千騎。馳范家營。

武功錄

威正恰都兒列傳

三

四百七十六

山暖泉。頃之。套虜板及台吉。狐洞台吉。威正阿拜。復帥三百餘騎。至鎮番邊外。萊茨山。走昌寧湖。而獨麥力良台吉。哈喇各力台吉。博介台吉。尚在獨青山。白石頭。而吉囊諸部。又未渡河。乃止。壁以遲之。是時胡中名唎羅土蠻。爲反言黃台吉矣。反言於火落赤。爲親兄弟。於阿榜台吉。爲親叔侄。以故合族相援。扇結爲茲。先是阿榜台吉。打兒漢把都兒。居南山。久則恐套虜新至。乏水草。引衆六百騎。及馬牛羊八千。從東高舊古城。孤山灘。馳迤西。石皆墩。蔡家湖。草古城。而爾失恰。威正恰。引衆七千餘騎。佗駝馬牛羊五萬。從

九眼泉孤山灘透花寨九條嶺二馬營草古城高阜灣馳迤北黃城兒江陵口欲以故居居套虜議如是決矣火落赤在里山窰聞套虜至驩甚即引精兵三百人從水泉開門郊迎於是反言黃台吉從月牙湖王秀舖透草古城而與火落赤相接見是日兩酋從大黃山透迤南羊戶口而哆羅土蠻子哈喇狗及酋長兀浪他卜能我令他卜能命都六他卜能脫卜他卜能僧個他卜能汪脫他卜能阿脫漢把都兒亦引精兵二千皆從寧遠走水泉而以革勒根台吉捨刺乞炭苦思賴千餘騎尾其後已忙快把都兒綽賽他

武功錄

二八 隆慶帝紀卷之二

四

五十六

卜浪字拜他卜浪麥力良台吉土國赤台吉至已阿木大打兒漢襖兒谷道至并皆入水泉開門透大營堡而抄胡兒青把都兒把漢喇叭引千餘騎中分軍一軍透新河一軍透西花寨於是制置使部光先亟以檄馳告雲中華哆羅土蠻市賞然所至必撫賞段梭米麵酒食不乏絕也故事犒賞流虜悉出臺巨贖錢頃乃議撫犒流虜銀而借互市冊齎部考驗從臺御史王垞請也是月反言黃台吉乃與諸虜約約從永昌入邊由南山渡海而西於是假道于永昌將李魁因好謂魁曰那顏吾從行之衆五千有奇而加以

吉囊諸部後至者未已且曩時順義王西來故事而那顏豈不聞之乎願為我畫便計俾我得走故道及所至燕賞如先王禮則那顏之賜多矣敢請而備兵使萬世德因與分守使賈仁元分巡使邢玠太僕卿張孔修請於臺御史曹子登按瓦刺在嘉峪關西卜隆河之北而諸虜既云西捨則何不直走西底而乃枉道南渡哉此或虛聲以恫喝人亦安可知時政慮南山無邊壙僅以一口為限而況由迤東不數日可飛渡沘河迤西不數日可直衝肅境而我河西將卒又散處營中各千五百餘里而遠有如倉卒告倣則

武功錄

二八 隆慶帝紀卷之二

五

四十六

邊胡以相恤於是下令令關吏毋得內虜騎虜竟擁眾壓境上且有後言欲市馬千餘匹邊吏以為非我市夷不許乃令諸虜走川底道虜復請曰極知太師法嚴顧吾道遠馬已疲倦且川底險而我諸父兄弟又皆在南山必大會會議然後可行事我必不走嘉峪嘉峪則瓦刺巢而制置使光先迫諸虜請遂遵俺答故事聽虜騎由水泉兒開門走洪水扁都口出境往迤北野馬川休舍先是丙子夏俺答由甘州昌寧湖至寧遠堡開門入邊從周家灣永昌城過橫梁山滾石溝新城兒石頭口九條嶺洪水花寨曹古城大

馬營。泉腦扁都口出也。是時卜失兔。偕隱布台吉。莊
禿賴。偕麟素兒。拓不能着力兔。偕碑馬兔。打正亦欲
西槍。而適莊禿賴。遣夷使板龍恰。視活佛。活佛言。若
等欲西槍。今歲殊無吉日也。頃之。切盡黃台吉訃音。
又至。於是板龍恰。追莊禿賴等。勿出師。合諸虜騎。大
率萬二千有奇。而並欲往甘州。潛師勿出。或言。今歲
略諸番。而明年始事瓦刺也。是後御史楊有仁。及給
諫顧九思。劾西事。奏報緩期。上有詔。罰諸邊吏。俸
三月。已兵尚書張佳胤。追論前臺臣董世彥。侯東萊。
聽俺答道。經內地。以致夷酋得請爲比。於是 詔奪
武功錄 卷九 六 四十四

遣夷使乞答害。恰巴答。而克臭男抄胡兒。遣二捨金
等。赴甘州。講我僧大人命。因牽馬四匹。請與姚千戶
焚楮。願輸罰。而我塞上。亦稍予段梭。以資犒喪費。其
明年春。兵尚書嚴清。案臺臣奏。大略欲虜王諭。及言
黃台吉。黑勞赤台吉。移帳東歸。其五月。宣大制置使
洛。亦使通官戈陶。偕扯力克使者。齎海外調。及酋。及
酋志在搶番。然與火落赤離羣矣。其六月。及言黃台
吉。偕抄胡兒。引衆馳黃河腦。捨生番阿爾力。覺先帥
兵絕其歸路。然後挑虜戰。破之。生獲十餘騎。而及言
黃台吉。遂中流矢死。它虜悉還鹽池川。時二十一日
武功錄 卷九 七 四十五

酋使牛的箇及脫谷大博思痛等。忽從山上撲來。左
 關亂甚。傷君恩面貌。我軍益發勇。矢石如雨。虜被矢
 石刀劍擊死者。二十二人。傷十一人。墜山岩死者五
 人。我師死十六人。傷十二人。墜死四人。虜分其半。走
 河東墩。而善道聞砲聲。亟馳還。去墩不三里。逢虜騎
 百餘。發鳴鏑。遂中善道。賴萬金良藥。得不死。虜皆走
 涼州坡。我師追逐。生獲牛的箇。卜言兀博思痛脫谷
 大沙爾。當撒爾。倘三庫土忽爾八人。馬甲刀矢如數。
 虜始知漢兵弗可敵也。莽反酋楠拊前告曰。願佐且
 日。反妻遣酋長恰乞他害。陶速太那什等。赴洪水。而
 乃以死請。還所鹵略。及欲贖死者命。漢亦言。我有殺
 傷。於是留乞他害。而遣通事人呼羅太。偕陶速太那
 什。赴虜營。驗問死傷。果如言。而我軍還營中死者。則
 又八人矣。虜使堅欲我予牛的箇等。乃得乞他害四
 人而去。於是臺御史子登。大會太僕孔修。行洪水。令
 反妻移柩大馬營。而屬同知王協夢。倅劉起涑。及副
 總戎陳霞。復驗斯事。乃當牛的箇等六人。請論如法。
 則念脫谷大博思痛。為火酋使者。第以軍法。答掠之
 數十。遣去。而我軍死者。人予五金。以資樵車費。始反
 言黃台吉。借我僧大威正恰西牧。活佛常告。以不利。

武功錄

隆慶元年

八一

三十九

誠勿往。今三人果死於番漢手。而我僧大尸。至焚散
 于烈燄。惟威正恰反言黃台吉。猶得裹其骸骨以歸
 也。
 麥力哥。又名麥力良。然亦有名。麥力良者。乃哆羅土
 蠻。把都兒黃台吉弟也。始以俺答受封故。得與着力
 兔。克吳。並除指揮僉事。丙戌八月。哆羅土蠻西牧也。
 麥力哥輒與俱往。至川底。已十月矣。川底地寒。乏水
 草。而又以客久。人馬俱疲。麥力哥乃遣二十騎。送奉
 番文。索帽段。琵琶。箏。葡萄。毯。海青。白表。紅錦紙。皮箱。
 及米麵諸什物。且有後言。言必欲百餘袋。或千餘袋。
 紛紛挾我肅州。請開市。是時備肅州兵者。朱正色。帥
 裨將孟孝臣。拒以肅州無開市例。況地狹民貧。所請
 又非土產。此明以難我。我惟知塞上精兵。殺滅而屬。
 將奈何哉。虜使乃言。吾屬十萬餘騎。尚後至。竊恐煩
 將軍。已也。於是犒勞而去。其十一月。套虜復齎使
 者番書。索我開市大賞。正色亟使通事人高尚仁。把
 卜肖。馳老營。調虜。因以羽檄趨標兵。傳發。而會把卜
 肖還。恃令箭。問諸番手信。正色問把卜肖。胡遲。卜肖
 具言。為虜營所繫。今虜以三萬騎入邊矣。頃之。虜果
 擁衆而前。砲聲震地。我師鏖戰于紅橋。以儼來告。正

武功錄

麥力哥

九

三十九

色易戎服躬提兵出郊關大張旗鼓聲釋如也孝臣乃帥指揮汪承宣請予虜酋賞色大怒髮指冠罵曰奈何賊臨城而予賞乎卽偕宣馳紅橋諸將軍殊疾力戰虜望見城上高標冉冉自天而下大驚乃罷戰圍我頭墩腰墩色因麾勇敢士六百人捕伏道左而微使二百騎以次第下馬扒沙滿盛盈內復上馬徘徊忽飛沙沙蔽虜面我師多所斬獲然虜亦止壁空心墩矣先是虜遣諸騎從道上捕我謀者及得謀者則又恐傳虜中事皆繫以錮鎗後聞正色至始解縛於是謀者披髮帶水而來亾何虜從空心墩使使者

武功錄

李守利傳卷

十一

以四百五

丘脫兒復請市有番文文大略問咱兩家兵勢孰雄且言我肅州尚萬餘騎吾何畏哉詞大不敬備兵使以爲東市已革肅州故無大賞費何至挾而謀我益堅約不從使者請召捕虜卜喇問狀卜喇言空心墩果精兵萬餘也我師於是移壁壁豆墩虜乃分爲二道從東西河掘邊出境大言吾姑去不久當復入索賞且番子人畜皆匿二墩院吾必擊破之然後已今且與將軍約約二三日一入略不然者吾第以精兵五十人阻其東道何問肅州一孤城哉旦日虜復自酸棗林明沙窩入邊所殺略臨水堡黃泥舖河清驛

及西店子永定莊亂骨堆番夷王刺麻僧蛇眼結思冬等馬牛羊未可更僕數也虜始薄臨水時裨將余世威見爲去明沙窩不遠請于正色正色明而習于兵趨三軍下馬人牽馬五匹閱匿堡中而又以舊營曠闊旋改爲小營置火砲居外於是布陳神槍爲一層弓箭手爲一層凡三層皆坐地下聽軍中鼓發以次起立出擊賊賊不退則執刀伏地然後麾二層坐起亦如之是時將軍令下諸將皆仰面視旂鼓出萬死不顧一生毋逗遛者諸將復以旂志高懸樹木已積柴如山暮夜始乘柴舉火火光燭天虜以黑夜遠

武功錄

李守利傳卷

十一

以四百五

眠旂志與林木相雜人馬莫辨十步之外草木皆兵矣亟相引從故道走出邊其十二月御史楊有仁劾奏斯事以虜常執我備守使達雲妻妾後以八百金請贖此乃諸將吏驕虜酋罪也於是兵尚書張佳胤議覆以爲麥力哥如果自悔還我所鹵略我宜稍予之以賞不然請以大兵問之上有詔嘉朱正色任事拒虜它皆罰治有差自是之後臺臣薄責扯力克益急必欲趨麥力哥還而後許嗣是時麥力哥與捨刺乞炭有隙制置使邵光先使使離其黨與而扯力克又遣蟒克襖兒六打兒漢首領把不盡等趨東

歸乃十二月還巢也。所遺部落甚多。其明年正月抄胡兒使使者卜刺害等為諸部請食物。兩臺以為誘麥力哥亂者。實襖兒都司夷酋毛大也。亟以毛大獻我。并罰治鹵略事。我于若上賞。於是命肅州衛治厨侍犒卜刺害。而許以桃棗沙糖段巾米麵茶芹。曰善自治事。漢太師不欺若也。因遣通事人夏才。及來虜拜三戶。並告虜。虜中皆叩頭唯唯。麥酋罪當誅。顧其人已東還。奈何責及我酋長乎。我酋長故知麥力哥東歸時。悉還所鹵略塞上。且有罰罰它佗一頭馬二匹。羊五頭。既已折刀為誓而去。今毛大貧夷也。我胡武功錄 卷之五 雜史類 十二

中呼為餓狗。而況以嗜囉事久。往北山搶瓦刺。其何牛羊之足罰乎。使者凡三往返。兩臺竟不許。其二月。虜酋答應黃台吉。及王把都兒遣夷使土刺赤事。索我執虜。俄大擒虜卜刺速可。說者欲釋兩酋。姑置毛大方在猶豫。久未決。而適胡中亦有議。議以馬八匹。羸八頭。牛一。羊二。贖俄大罪。以俄大常略我遊擊范子忠故也。而又代毛大出馬一匹。牛羊各二頭。邊吏終不許。其三月。抄胡兒還至新城外邊。頗聞速可死於囹圄。殊怏怏不自樂。其四月。抄胡兒移牧威虜鎮。夷河堅執毛大。今從北山還套矣。所遺部落以無主。

未可約束。於是立巡邏達虜。月給人米三斗。布一疋。而我乃與王把都兒着力兎台吉。反成他不能追講前事。諸虜頗欲得卜刺兩虜。急乃出張文殊保等二人。牽馬羸八十三頭。牛二十九頭。羊七百三十二頭。曰。它有所未備。則我速可之死。豈不足以相當乎。已復出罰服駝一頭。馬三匹。牛七頭。羊四十一頭。羊皮一十二張。牛皮一張。毛氈四片。皮襖二襲。氈襖一襲。皮繩毛繩各四條。箭二枝。大率約麥力哥。及王把都馬一。牛五。羊七。已足九九罰服矣。是日犒勞從者。即移寧夏。革捨刺乞炭市賞。頃之。上幸從兵尚書嚴武功錄 卷之五 雜史類 十三

清議。詔釋卜刺俄大。令勿捕毛大。并皆得除罪也。始麥力哥為恰台吉講和。于時扯力克之勢重。意頗偏恰台吉。而以米百袋。牛百頭私佐之。頃以扯力克命。獨先諸虜東還。得免於斧鉞。麥力於是識時務矣。克與亦哆羅土蠻。把都兒黃台吉弟也。始俺答時。臭與賓兔。逐牧甘州塞外水草。及款塞。授我指揮僉事。已輒復去。甲戌冬。俺答欲為臭等請市甘肅。先期檄臭等。毋亂邊。制置使石茂華。以為不可。乃議撫賞。而鄭洛則以為哆羅部酋。既開市雲中。復請我甘肅。胡為者。於是賓兔好。謂克臭曰。若胡誘我徒自疲耳。乃

大略諸村落亂甚。先是階州木竹坪番賊執我備守使范廷武。後乃贖以馬騾牛羊及段布氈條衣服諸什物得解免。以故番益驕橫。弗可制。乃復擊我三岔花紫。殺略居人崔應新等而去。唯是塞上恐虜與番合。乃薄責順義王急。是時虜騎每一至關右。輒咎宣大。且令俺答禁諭之。上詔主計者謂邊臣依違觀望。無事則陰享其利。有事則諉罪于人。豈人臣受職任事之忠。且操縱之權當在中國。今一遇有倣。卽令俺答禁諭。是倒持太阿。反使虜酋得挾以自重。亦豈當時許貢初意。然後邊吏凜凜于明威。其明年三月。

武功錄

克臬列傳卷

十四

四十一

克臬乃佐賓免。復請建寺。且開市。辭極恭順。我亦誠勿捨番。臬等唯唯。敬如太師約。於是制置使邵光先議開市。其十二月。遂開洪水扁都口市。已又開莊浪岔口堡。鐸尖墩小市。語在賓免傳。是後。克臬子。我僧大盜邊。與我師角。中流矢死。頃克臬以互市至。大與我邊吏論。論欲贖死者命。語在扯力克傳。是年。按臣董子行。念克臬丙兔居莽刺川久。而又加以抄胡兒。火落赤等。視爲奇貨。當復起。乃上書。請分固鎮兵以備邊。與御史屠叔方意大略同。丁亥。正月。克臬以互市還。畏生番。乃遣哈達子。請西寧兵送之。其明年四

月。克臬引火落赤。逐牧河以南。寬漫水草。光先復令順義王諭以東還。不然亦當歸西海。書去久不報。居歲餘。庚寅秋。克臬大會火落赤。揣庫兒宛著台吉。大黃台吉。及吉囊宰僧。惟正他卜囊。明暗台吉。阿赤兔。真相阿邦失加阿邦賓等。數萬騎。託言建寺。乃擁衆大鈔我洪水石硤水泉。大黃山之間。而時或出沒歸德。捏工沙溝。及武勝馬營水柞。與夫老虎溝。水磨溝。腦松林。李家庄。殺略通事人。火力赤。楊真。土人李松。周思等。馬牛羊三筭。於是河洮之間。紛紛又見告矣。御史張天德以狀。聞語在火落赤傳。是年七月。偕

武功錄

克臬列傳卷

十五

四十二

扯力克。寇我洮河。語在扯力克傳。其明年二月。克臬復引火落赤。可卜列。潛居莽刺川西山。我總戎尤繼先。提兵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一百五十餘級。奪獲馬牛羊三筭。臬乃引衆逃。先是臬等吞食西番。西番有積怨于臬。以故哈六束哈六部等。出番兵一百人。韓六韓完等。出番兵五十人。誓滅此而後朝食。識者已知鼓番爲破虜奇筭矣。是歲。克臬復連火酋。馳加峪關。欲出我關。吏所不意。倉卒寇甘州。計未售。大都克臬碌碌。不過依丙兔而起。頃與火酋扯酋亂。始益强悍。然假諸番而強也。曩者抄胡兒。常遣切盡安兔等。

請死罪。我塞上陳兵甚都。然後延使者入。會克臬以市事至。傍觀見兵威。大自惶懼。至變色易容。乃信克臬蓋因人成事者也。

讚曰

關右豈非故三邊哉。然今非徒三邊也。自哆酋西牧。臬等窟居莽刺。而莽刺又為一邊。余聞其下美水草。諸酋得恃以為命。始事者議除燒荒之令。何哉。反言黃台吉。威正恰。我僧大。今安在。臬酋猶不凜凜耶。乃聞麥力東。還得保首領。則未嘗不為西虜大息也。

武功錄

克臬列傳

十六

火落赤列傳

火落赤亦哆羅土蠻。把都兒黃白吉弟也。辛未春。火落赤乃聞俺答稱臣奉貢。弗思約束。以徼惠於漢官。而顧偕把都兒。着力兔。及綽羅哥黑探把都兒我綽克阿卜害等。二千餘騎。馳山丹大泉。止壁。使古寨阿刺帳等。十二人。分道走。一道走涼州。謁臺御史楊錦。一道走永昌。謁御史劉堯卿。皆稱引把力台吉。綽力兔台吉。大賓兔。小賓兔。欲入貢。兩臺許從。吉能入。不然。如必強我。獨欲從。其肅入。則恐虜會不能為表。而况道遠。行且疲于馬也。夷使皆叩頭。稱那顏所

武功錄

火落赤列傳

三

勇

言為是我。乃犒使布疋。及酒食。因遣通事人郭文禮。楊忠與俱。是時火會志在出嘉峪關。搶哈密。款塞終非實意。識者已知此酋異日必為西陲患矣。迺先遣五百騎。從黃草溝迤南走。以觀我師進退。我師果出郊。接虜戰。火落赤躬帥百餘騎。前曰。吾無犯塞意也。塞上奈何不予重賞。而又禁我母西略。則豈欲我等饑餓死乎。乃擁二千騎。從紅山觀音中渠。小沙渠湖。馳西店子。略西番刺爾。即等族。已略日羔刺真帖木兒諸族。馬牛羊。真帖木兒疾力戰。斬虜首二級。虜即返黃草壩休舍。旦日虜皆馳紅泉。我師尾虜。至東樂

堡迤西山羊舖而火落赤把都兒則帥二百騎從壕頭過邊接我通事人王名幸爲我告太師亟予我酒食我迺去先是明詔詔各邊共結和好以全大信以故都護竟下令擊牛酒以犒火酋火酋乃走板橋堡野豬灣湖止壁居一二日始透高臺鎮夷水塘湖而會我師先已燒荒乏草弗可居亟由三尖海子鹽池雙井兒臨水中渠走肅州迤北譚家堡然後過煖泉堡清水河馬營溝冉冉馳倉兒湖新城透加峪關已迺從水關出塞透大草灘然火酋雖倔強乎猶奉我將軍令漢使亦日夜趨虜行虜馳無敢後也其明武功錄

火落赤列傳

十八

卷九

三日餘矣阿赤兔疑通事人洩之令卷得以蚤備怨甚迺告塞吏亟欲索牛酒御史韓應庚見番虜皆由內地相仇殺爲必報之仇我弗可以威阻虜又弗能解甲還勢且久牧擾我塞上數數然矣迺上書請備邊蓋嚴時萬曆癸未也而給諫蕭彥御史屠叔方皆後先行邊所上邊計多弗載是歲火酋請得涼州賣馬至百餘匹居二三年丙戌火落赤爲抄胡兒請犯石碛口罪罰馬牛羊各有數其六月哆羅土蠻擁衆屯南山與火落赤議以略黃毛爲務所至縣道燕勞如禮其七月果與抄胡兒等殺略番土人民馬牛羊武功錄

火落赤列傳

十九

卷九

落赤抄胡兒復引海虜且且台吉渡河而南制置使光先移備兵使石檟亟遣官通事白關兒曉譬火酋以禍福誠毋鈔洮河而會火酋首領班隆等在把尔谷台吉營於是總戎劉承嗣遣副千戶李福保及通事人段因大胡祿火力赤而遊擊將軍王鐵塊亦遣通事人楊計保大阿都只乘馬六匹并皆從鎮海堡出邊道逢思哥密生番板的阿爾貢且朵爾加黑巴且答巴等百餘騎執四人殺之它得逃而塞上猶未之知也居亡何白關兒還自胡中問福保等安在白關兒具言往返未接對也塞上疑此人必死於虜手

武功錄

火落赤列傳

二十

四十一

廼遣通事人蘆伏偕小阿都只往問之僅遺枯骨道上皆指以為胡祿歸而白於備兵使檟檟曰奈何妄指枯骨而云胡祿乎乃問諸火酋火酋對曰我嘗見思哥密服漢人皮襖顛李福保者此為思哥密所殺當無疑檟又曰奈何妄稱人衣而云福保衣乎蓋恐虜酋假手於我而因得以蠶食諸番以故弗信虜酋言而適番人板的失加來歸降始得思哥密殺我官通狀先是思哥密鹵我居人趙家保人畜家保居帳中目擊之檟廼亟遣官通馬仲得哈尔力趙奔牙等分道而馳黃河德麻兒崖之間視死者骸骨則大荒

以外林禽野犬走者如雲安在其為屍骸也塞吏於是相與歎曰福保等骸骨弗可復歸矣乃遣番僧趨獻首發難者而生番乃堅約不從漢使者言制置使光先益大怒以為此福自款寒以來所不見者乃請比癸未時南番逮捕我官軍法議往正其罪而福保等則有宣大官通楊亮例可比於是議贈福保勳階以為死王事者勸其四月火落赤帥部酋掘邊墉堡吏匿不以告其六月我僧大盜邊中流矢死火落赤奪其骸骨焚之而去居亡何火酋廼以番文索我築城修寺然後請罷兵邊吏堅不可以為先年築城為

武功錄

火落赤列傳

三十一

四十二

優僉答今弗可引以為比且修寺禮佛虜得藉口以蹂踐我內地也其六月順義王扯力克及三娘子趨麥力哥東歸獨及言黃台吉黑勞赤台吉竟不從黑勞赤蓋我所稱火落赤也先是抄胡兒火落赤威正三部並以迎佛西來久弗歸而僅歸其一部今二部仇无拾番虔劉我民歲無寧日以故御史左丞魏時亮上書慮之甚悉是月西寧備兵使萬世德遣通事人魏文禮馳西海仰華寺訶虜互市會有及言黃台吉之難火酋不與俱往幸保首領於是以收生番為務得刺上兒之眾回千餘矣而制置使邵光先臺御

史曹子登恐番虜合勢益不可支計剪滅其羽翼羽翼成而西事岌岌矣其九月火酋馳西寧境上先是紅帽生番祁李二氏最慄悍夙不欲從虜虜亦恨其盜馬之仇服屬中國酋欲收以爲部亡從也是時火酋斃取祁李及昂藏班撒手信而道路紛紛言火酋已得紅番矣子登故知諸番視祁李爲鄉背祁李去後從者益盛乃下令令紅番毋從火酋敢不如令者以黑松莊浪兵往正之於是火酋以未收紅番爲辭退遁西海頃之火酋趨涅左而紅番且令尔加刺卜兒果引諸虜從邊外思哥密族出思打壩破遂入寄

武功錄

火酋系列傳

二十二

四十一

彥才溝奪祁家西番祁和尚牛羊三千餘頭略三人殺二人傷七人我裨將陳治剛提兵數十人馳水草溝鏖虜虜殺我軍二人傷居民楊天恩梁計先等七人傷兵卒異逢吉我亦射三虜皆死之奪其馬騾而還後以兵寡亡援虜乃得走捏尔朶硤已還木溝撒尔灣紅崖寺郎池秋池復走南川略田家寨馬牛羊大率五六百頭執居民李均兒童男徐黃子受保子遂從扁道溝出境而會我援兵至皆追亡逐北劍斬刺卜兒傳首寨上奪獲夷帽皮襖及靴撒袋弓矢各有數然火酋亦畏我塞上罰治乃謬爲恭順及接見

漢使則曰紅帽旁近邊而與熟番漢人相善今以負馬牛故致有今日若與虜無與也者刺卜兒素非心從火酋而一日盜虜馬遊擊王鐵塊遂乘機奪其肥壯馬怨是以引火酋深入寇語在御史楊有仁疏初火酋破滅多思反星吉倉二族甚亡辜子登以爲諸番當有兔死狐悲意且協守魯光祖所提土兵又皆勇敢士登因得用爲計畫其七月火酋使使者脫谷大博思痛等送反言黃台吉喪其十月與莊禿賴牙牙乞等大鈔我西寧諸寨堡語在莊禿賴傳其明年四月火酋憤黃毛執慌忽兒慌忽兒逃還於是大會

武功錄

火酋系列傳

二十三

四十二

諸虜報之乃分置家室而抄胡兒青把都兒把漢喇叭置居山其反牙赤置居加峪關皆外邊而火酋以參將馬應時故自邊內尖海子請置水塘曰願那顏爲我間視之且吾所徵順義吉囊及恭谷兒台吉把都兒台吉青把都兒苦賽兵已旦莫發矣今吾先遣矮卜哥恰提兵二千人出肅州上隆吉河視水草行有日頃之抄把六首亦先以精兵三百騎至及從風營大泉中分營而以一營馳山前一營馳山後與火酋合兵並至關西使巡邊夷俄再賴來告我迺犒勞酒食而去先是應時以夷僧爲譯者僞造臺臣符篆

警胡中。有死罪。而以教酋婦習番字功。微遣人求救。於順義王。順義王致書基臣。得因火落赤請救。遂挾去。自是之後。應時出入虜帳。漸至今官。以故火酋恃以為恩。後迫使命。稍移臨邊新城。迺謂時曰。我有德於若。若奈何忘我乎。春退而治賞賚。親詣新城邊下。於是請增撫賞費。凡七十金。而又以賞物不潔。榜掠千戶周繼祖。及執事者。皆數十。然後命蒼頭軍走馬相戲。以為虜歡。虜果歡。復請市。而會回夷莫明等三十人至。春令與火酋市。市馬百匹。半羊千頭。已賓兔妻及其子額成。格子塔他。囊首領打賴。恰着力兔。

武功錄

火落赤列傳

二十四

四百十

居哈密。直擣瓦刺。毋論能收瓦刺與否。虜即與瓦刺解構。將奈肅州何哉。後兵尚書王一鶚亦請曰。始火酋偕阿榜台吉之請。收我水塘也。其說為備。莊酋甚哀。此固會收水草。而實假我以誇胡眾。且得倚之內擾。異日又據以為巢。此不可不知也。其明年十月。火酋為瓦刺它。囊請罰治。久不報。是時御史崔景榮以火酋挾我建寺捏工川。迺上書言。捏工。故河州外境也。與威正等之水塘。皆宜嚴為禁。其明年二月。臨洮天鼓鳴如雷。其四月。固原地震。火酋志在洮河。及擁眾馳歸德。所計欲挾歸德。移捏工川。而會真相台吉亦欲爭得之。亟遣其子揣庫兒等三十餘騎。采木十圍以上。將萬餘本。置杓牙。以埃與工。於是制置使梅友松。臺御史趙可懷。以為逼近西寧。會議河洮之虜。自丙兔及克臭等。逐收鱗刺川。歲引不絕。遂成虜穴。今火酋復據捏工。勢將滋蔓。憂難圖矣。迺決策募番兵。前是阿力族酋長桑節省所生十二子。為虜。滅其二子。今部兵萬餘。誓以死報。故請收番。以驅虜。是或一道也。頃之。給諫薛三才上書。陳邊計。略引世廟齋居決事。慮亡不在邊。毋邊書至。輒出。御札問計。惟惺大臣。一日至三四下。而其甚者。則召至後

武功錄

火落赤列傳

二十五

四百十

苑面議意在請上重邊務也。然上已從大司馬議發馬價十萬以佐其肅之急。蓋自火落赤搆庫兒及宛著台吉、大黃、台吉、吉、囊宰僧惟正、他卜囊明暗、台吉、阿赤兔、真相、台吉、克臭、阿邦失加、阿邦賓、賓兔、妻男等起。或邀我洪水、石硤、水泉、大黃、而使涼州以西、甘州以東絕而爲二。或鹵我歸德、捏工、沙溝。而使河洮不得安枕。或盜我武勝、馬營、水柞。而使莊浪不寧。或衝我老虎溝、紅崖子、水磨溝、腦松林、李家莊。而使西寧爲魚肉。頃之虜騎散走。靠羊撒道。逢洛巴族數人自洮州還。執而殺之。已廼帥酋長威正、台吉、擺

武功錄

火落赤列傳

二十六

四六五

彥哈南刺扎等四千餘騎。從松山官洛大川入口。乃引衆鈔自舊洮州古爾占堡至熟番三若族。凡三十餘里。馬牛羊皆闕。匿堡中。虜廼急攻堡曰。若不出馬牛羊。吾攻若堡也。因乘風舉火。焚燒三若族。而備守使高崇謙、趙魁。從城上發火砲火箭。如雨而下。擊虜虜退而止。壁山坡。於是副總戎李聯芳提兵一千六百九十人。馳土門堡。裨將李寵、丁文臣提兵七百二十六人。馳火煙口。虜方略我清泥河。牛羊二百有餘頭。而我兩將軍合兵而前。乃並馳沙巴兒山頂。是時虜已分兩道走。而老營伏包家大頂。以待我師。我師

亦復分營而屬。孫將軍繼祖、李將軍寵、丁將軍文臣、周將軍輔、賀將軍汝登、包將軍繼賢。提兵七百二十有六人。爲中將軍。趨千麻舊墩山口。高將軍崇謙。提兵二百八十七人。爲左將軍。趨千麻杓山口。李將軍聯芳、韓將軍啓、太譚將軍賓、郎將軍應地。提兵九百六十四人。爲右將軍。趨包家大頂。頂以上有煙墩一座。三面皆漫坡。而獨南面不二十步。爲陡崖深溝。豈右將軍死所乎。群虜望見右將軍。從漫坡冉冉而上。出零騎誘我師。我師見爲虜寡。呼蒼頭軍拜言。兔等。廕虜。虜廼從溝中。僉倅起衝我鋒甚銳。我兵中斷。首

武功錄

火落赤列傳

二十七

四六六

尾不相接。李將軍聯芳急下馬呼三軍。三軍皆不下。馬還視虜。虜已陳兵而前。我師四面走。聯芳與兵士楊孟夏等十餘人。獨中立奮死。發乘矢。所擊殺甚多。顧矢盡力疲。亡可奈何。然足不移寸步。勇矣。虜酋鵝兒竟舞刀砍右將軍聯芳。及啓、太、及賓、及應地。及兵士孟勇等。大率一百一十二人。重輕傷凡三十八人。奪馬使駝凡六百九十三頭。盔甲及槍砲諸什物。亡算是時我兵奔北。獨南面者多不及追。然自相蹂踐。墜崖谷死者十有六七已。左將軍戰於舊墩。左將軍又敗。已中將軍戰於麻杓。中將軍又敗。計番人包完

上。眷和尚馬牛羊被鹵者亦皆以百數。而火酋迺揚揚擁衆還捏工川也。於是御史崔景榮請薄責順義王。令縛獻火酋。而議者以爲不宜令虜合也。嘉靖甲申。合於宣大則宣大危。萬曆初合于遼東則遼東危。今合於甘固則甘固危。乃劾奏當事諸邊吏。而府丞李禎因以書請祛四弊。行六術而歸重於二策。御史張天德亦欲聯屬番族以樹藩籬。語皆在奏疏。是後給諫張希臯薛三才鍾羽正孟養浩張應登張貞觀徐桓御史周孔教樊玉衡皆後先上書。或請募河南山東勇敢士。或請革火酋市賞。或請主戰。或請繩扯力

武功錄

火落赤列傳

二十八

四

十

克。以主謀法。或請追論始禍者。曩時西寧之變。扯酋猶可諉曰遠不及知。今者躬馳塞上。而况火酋每入寇。則多扯力克部。夷誠無辭於塞吏之間矣。其七月。扯力克至河西。傳檄火酋欲詣莽刺川。而火酋迺率輕騎迎於道。遂引扯酋萬餘騎從綽遜口。馳捏工川。而扯力克亦欲大鈔我河洮松茂。而火酋真相皆熟習洮岷者。願爲先鋒。蟻聚蠶撥。得隴望蜀。於是制置使梅友松請拜土官指揮魯光祖爲遊擊將軍。提兵一千人援西寧。而以弟光國諫之。從李禎議也。其八月。火酋寇河州。亂藏上寺灘。以先期有戒。秋毫亡犯。

然我兵壁寧哈刺耳記。及老鴨烏龍莫泥葱花嶺諸要道。未嘗須臾不戒嚴也。而火酋乃糾扯力克及真相台吉。竟從寧哈刺耳記入河州。迤東索我蟒段金銀。然邊吏奉有明詔。革扯酋市賞矣。乃竟攻我河州臨洮。語在扯力克傳。上又不惜帑金數十萬。特簡制置使。而召輔臣面議邊事。已大會公卿庭中。舉將材。邊無遺畫。而大學士王錫爵亦言邊事與古相反者一。况火酋一枝顯然逆天自棄。斷斷不可收拾。書多弗載。而給諫張希臯御史秦大夔張應揚李本固邵以仁皆以書奏。豈皆非金規石畫哉。亡何切

武功錄

火落赤列傳

二十九

四

盡妣吉。又見告矣。謂扯酋與火酋會謀欲大鈔我甘州。時扯酋能不及僂答。而卜失兔。又不及老吉能。徒以火落赤鴟張狼隄陰陽其間。安在不旦夕亂也。是月也。上從兵尚書王一鶚議。贈李聯芳都督同知。罰劉承嗣高崇謙以下。有差。其九月。給諫張棟劾督臣梅友松。臺臣趙可懷。奏報未當狀。大都按虜騎二萬。而云六萬。且虜往來亂寺堡馬家灘景古城。大率二十四日。洮岷之間。死人如麻。而云絕無搶掠。生獲一人。射酋長三人。斬首四十級。而云虜受挫。不爲不多。獨不念李芳等六將軍皆相率陣亡乎。先是周

御史孔教劾始釀禍者乃奪故制置使光先恩蔭。而調基臣李廷儀頃之。科臣恐啓後人畏事。趨避不前。迺復以書奏。後竟調南。然始事者惴惴矣。居有頃。廷儀亦上書。陳扯酋及火酋事。其略曰。虜王奉詔西牧。非私行也。以馬羸棲遲南山。又盡非內地也。卽請市請賞。而第以一使者來。又非虜王內擾也。部酋卽間有。我師不無罰治。又盡非。顧聞之。閣臣及部臣科臣而未敢仰塵。宵旰。故臺臣未之知耳。且李魁之敗於瓦刺也。僉事臣萬世德許火酋以爵賞。令其講處。非以夷攻夷之法乎。後果許獻我。武功錄

爲一營。營東山。鄧鳳爲一營。營西山。遊擊孟孝臣。郭有光爲一營。營居中。鳳陰携着力兎部虜四人內質。故鳳敢爲前列。然不使衆聞。有質虜也。迺召嗣嗣至西山。則虜形已露。亟欲徵東山軍合營。鳳謂此火酋來獻我人口。無故而移壁。徒爲虜所姍笑。於是趨孝臣請虜營論事。行不至二十步。虜皆披甲鼓噪。嗣已知幸中虜計。卽呼孝臣還營。虜迺騎馬而前。衝我軍。我軍銃砲並發。斬首二級。虜復下馬伏地。步衝李芳營。亂戰。傷承嗣。盛甲及戰馬。賴左右救得潰圍解免。然芳及何把總天衝。魏把總承勳。賀千總守義。李中軍如玉。國瑞。死者凡二百四十有六人。孰是以問鳳。鳳胡爲陰携質虜。及虜已發難而不赴救。其將何辭以對哉。書奏。下戎部問狀。然與部使所列迥異矣。其十月蜀臺臣李尙思以扯酋雖還。而火酋尙牧。捏工川。迺令天全六番。播州諸土吏治兵以備虜。制置使洛亦請嚴爲禁。禁走故道。火落赤竟引吉囊。那卜失兎。詣其肅外邊。假故道居。有頃。桑橫台吉從莽刺川。遣阿赤兎引小酋羊羔兒。卜撒馳邊外。撒刺族視道路。行至寫常溝。逢番官韓恩。韓亦速。及偏將軍原進。學蒼頭原秉儒。薛梅。執之來獻。乃屬進學訊問。而

阿赤兔親真相台吉第桑橫台吉。妳母子也。在胡中為掌標把都兒部兵三百人。常以月明時隨桑橫台吉。從虜王及火真自大山入漢地。以搶略為務。於是阿赤兔繫獄。故事。捕斬頭目首領。恰把都兒者。予百金。迺賜韓恩冠帶。及百金。他皆犒以金錢。有差。先是進學。遣通事人馬二秋。應雷等二十人。與乞台熟。番鎮兒吉等五人。微走捏工。視火酋。矚其移帳。輒舉火焚所運木。令不得建寺。適使者至。火酋果涉捏工。迺南桑腦兒等。急走杓牙上。乘大風舉火。燒一日夜。尺寸亡所遺。然則鼓番之効可知矣。於是復下令。令

武功錄

火落赤列傳

三十一

四六

諸番有能捕斬火落赤。及真相台吉等。酋長首級。大者千金。小者百金。王內番王完卜。乃言景古城。和政驛事。實擊虜死者十六人。進學復遣外番。哈著加他兒察之。果擊死董刺上巴恰麻泥巴。失牙什愷牙囊必台。失土巴恰把罕兔打尔罕巴。失卜纏台都兒土加。首領木兒節且。令山頗魯巴兒史答土巴。害巴都兒湯古巴都兒。巴尔其他。上囊竹尔。反恰禾禾。反巴都兒。只來巴都兒。皆批酋火酋頭目也。已迺出阿赤兔庭中問狀。言亦如之。初督臣皆以幕府上功。首虜迺具。僅揭移閣部。至是友松始以請。上。要亦諸將

校二十日。鋒鏑之交。六晝夜。霪雨之慘。死暴沙場。生者脫身萬死。功自不可沒也。其十一月。虜酋等由嘉峪關外邊西還。獨卜失兔等。擁眾掘我水泉邊壩。我師雲翔而起。追逐三十餘里。擊破之。斬首捕虜九十。五級。奪獲。勅書。及坐纛四杆。威篋三隻。令箭九枝。帳房五十九頂。多金書。封冊佛像。密藏之物。馬驢牛羊一萬八百有奇。戎器連衣。酥酪肉塊。不可勝數。而卜失兔。丟力管。抄胡兒。亦中流矢幾死。皆奔走南山道。其十二月。制置使洛與臺臣趙可懷。移書甘肅臺。臣余之禎。以為縣賞甚輕。大會贊畫主事梁雲慶。少

武功錄

火落赤列傳

三十一

四六

卿王亮。及僉事使萬世德。郭宗賢。副使朱正色。叅政使胡希舜。郎中胡應辰。議。迺請購火落赤。視黃台吉。購真相。及瓦刺它。上囊鵝兒。揣庫兒。視兀慎擺腰。我塞上始購俺答。不惜伯爵。及萬金。黃台吉五千金。爵以都指揮僉事。兀慎擺腰三千金。爵以指揮僉事。皆世讓。果爾。即胡中。且當有擒生獻款者出。况堂堂大漢。豈無計安國。李春。白春。王現之流。復起乎。當是之時。火酋惟恐虜王東還。勢益孤落。數數往帳中。聲言再寇洮河。南搶松茂。及噉喇。求所以繫虜王者。無所不至矣。於是御史周盤上書。以為洮河之敗。文武將

吏後先解綬者幾二十人。而論者猶紛紛不已。寧不使虜益驕。中國益輕邪。臣之愚計。莫若以扯酋放歸於巢。而於火落赤。則明示以不赦。且請寬假歲月。聽塞上選將練兵。便宜行事。廟堂之上。第垂拱以觀厥成。毋事倉皇。毋煩論議。毋持宋事。輕詆欵貢之非。毋引漢事。遽期出塞之效。書奏。下大司馬問狀。其明年正月。遊擊劉天俸。獄中上書。獻火技。請破虜。上有詔。詔臨淮侯李言恭。戎政尙書張國彥。驗問。迺令家屬劉禮。運火磚火雷火砲火籠火箭。赴演武所閱視。果如所言。於是減天俸罪。適邊。庶得立功。是月武功錄

火落赤列傳

三十四

力擊破之。斬首捕虜。大率一百五十五級。奪獲盛甲弓矢亡算。生獲可卜列。姪拜巴爾的等。一十二人。拜巴爾的。故從威正恰。鴉兒入洮州。殺我李聯芳者。塞吏聞而大喜。凱歌而還。虜迺以百騎尾其後。已師次撒川。虜見山峻拒險。知我有備。盡反踵走。而所過保安。撒刺諸道。番人皆執我白旂。舉手加額。稱愉快曰。將軍爲我驅除虎狼。得毋勞苦乎。敢以牛酒犒從者。其二月。火酋復遣拜腰。他不郎等十二騎。馳沙溝。視道里。我師鑿戰。煖泉溝。斬敗之。斬首虜三級。拜腰他不浪。卽哈探把都也。其三月。火酋以虜王既西還。而武功錄

火落赤列傳

卅五

卅六

圍此皆從賓免十餘年者。而武勝堡馬其撒卜尔加等七族。又相率請歸降者二千人。給諫張應登乃上書陳四大計。其一亦為收番族也。是時議者欲築洛口山寨。而土吏楊受獨以為鐵纏山寨。故番地請築堡屯番。登信以為可許。它若葱山嶺。雙池嶺。龍洞山。皆在絕頂。弗可以興築。宜建柴塘。而加以狼糞煙灶。因為房二所。以居番首。令哨兵監之。至建堡。則請於綽遜口。一旦有警。則直自番地以達青海。豈不善乎。自後御史李本固深疑於其涼諸番。以昔為虜鄉道。今忽為我藩籬也。是月涼州白虹貫日。天鼓晝鳴。瓦

武功錄

火落赤列傳

十六

四十一

獸吐青黑氣。上衝於天。又三月。扯酋以書復制置使洛。自言河洮之後。釁非自我。而恐太師以為嫚言。迺遣不浪二人。鑽刀說誓。以明其無他腸。雖然。火落赤實我部夷也。我何敢背大師之明約。而諉之哉。亟當大會諸酋長。以我夷法論之。其六月。給諫張棟行邊。見為順義王使者。請官。或請旂。或請由扁都。或請由川底。結帳於道。火酋尚藉虜王勢。恐復跳梁二川。迺上書言虜情變詐。上幸念其肅。先後發馬價三十萬。有奇。今所費幾盡。以故為兵餉計甚備。是月制置使洛以論者如蠅毛而起。上書論不深入。故書多

不載。居亡何。火酋使阿友巴等四人。馳河州。詞我塞邏卒如虎。遂捕阿友巴來獻。其七月。西寧謀者。又言火酋與大成妣吉。爭奪紅帽西番。尚巢海腦。會苗兵二千人。自治芻芟。願從蒼頭軍。效力於虜。故臺御史葉夢熊。欲征兩川。而洛欲征青海。顧恐羌虜狀貌不甚殊絕。軍行不無波及生番。先期奏。上請以保生番為誠。頃之。御史王有功上書。極言虜不可信。而給諫王德完言。三如未除。語在邸狀。然自扯酋歸。而火酋遁西海。與邊去遠矣。其八月。僧番阿尔力言。火酋與吉能克臭。把凌台吉。永邵卜。明愛台吉。聲欲馳嘉

武功錄

火落赤列傳

三十一

四十二

峪關。寇我甘州。於是臺御史魏學曾言。虜以老小還巢。恐以精兵出。我不意。倘至嘉峪。與火酋會。亦法由詭道。未可知也。乃提兵備靖虜蘭州。而以書請。居亡何。給諫張棟言。番兵不足恃。今官洛烏藏番兵。故楊咎二族所統。迺散處毳幕。與我兵若無干涉。其議與太僕丞徐琰同。其九月。虜王以索賞不如意。聲欲反。兵以要我時。火酋鼠竄西海。學曾迺從行間。上亦白。虜請兵。其十一月。火酋移帳亦思木川。其下。西北通高臺。東南通歸德。主計者急河洮。然虜王則決策東還矣。火酋反覆為亂。則以兵從事。平。或請款以嘗

我不能旦夕解甲也。明年四月，唃拜發難，火酋迺聞着方鬼方在金貴堡，而剪証氣張蓋等，又佐兵，遂偕鐵雷、莊禿賴捨達大等，計欲馳寧夏，迺分道走舊安邊，磚井堡先鈔黃婦，然後與唃酋合兵。御史孫錄按備兵使楊時寧檄以奏。其六月，火酋土昧鐵雷帥二千騎從定邊深入巖子柳門兒羊圈兒，我師鏖戰於沙湃，虜騎遂往南馳。語在唃拜傳。其明年三月，永邵卜悔禍大將軍令獻火酋，得除罪。國家殊不惜五千金，及龍虎將軍秩購火酋頭急也。御史劉芳與請於上，幸報可。亡何，火酋亦令真牙等來款。其八月，

武功錄

火落赤列傳

三

火落赤請假道歸套。臺御史田樂迺因驛騎以聞。事下大司馬。大司馬以爲如果道川底，則宜任其所之。不然必欲從鎮羌，則當路塞，不可不陰爲備也。其八月，火酋竟從乞台走故道，而謀者則又以牛心山、麻古灘、亂石灘、金峽口諸零騎紛紛見告矣。給諫徐成楚上書，部使任萬化、疏順義王復欲寇我洮河，今其首領阿賴等十餘騎，在着力鬼營，九合大娘子及阿赤兔、尔成革麻吉等也。久之，火酋移帳往腦地，去歸德可十二日，去洮河可八日，始唃拜率通事人鑿虜，幸射死打兒漢，傷鐵雷，而獨火落赤得逃走。悔此

武功錄

火落赤列傳

廿九

三

時不及授首，迺貽禍至今未已也。

讚曰

佐關者傷，然扯酋之寇我洮河，永酋之入我嘉峪關，唃拜之鈔我寧夏，豈非火酋佐之哉。何以得晏然清海也。番夷之焚積木，迺今虜不得建寺，此可謂番兵亡益乎。又聞火真遠逃兩川無虜，惜乎仰華寺之無以焚也。黠哉乎。火酋時時款一日不死，西三邊終未安也。

擺腰把都兒兀慎打兒漢列傳

擺腰把都兒擺腰阿不孩子也所居在野馬川鴿子堂對天城陽和去邊可二百餘里隆慶中俺答寇我石州與擺腰兀慎而起時土蠻及襖兒都司五合六聚甚屈強控弦之士以二千數往來哈喇間後與黃台吉等分道志在鈔我雲中邊頃之入我弘賜堡邊直薄鎮城索降者臺御史方逢時以儆聞是歲隆慶庚午也其明年貢市成授我指揮僉事秩居歲餘黃台吉與諸部不相能復立守口市以撫擺腰兀慎捲力克五路把林諸酋時黃台吉所部曰東哨大成武功錄

擺腰把都兒列傳

四

四

所部曰西哨此其一大枝也而擺腰兀慎及五路把林又分為四小枝入貢有賞入市有燕羈縻之隆何殷殷也我譯者叢文光且莫訓以忠孝經擺酋猶遵約束歲市如初後丁丑俺答西行擺腰輒與俱既還久之俺答為擺腰兀慎請異詔可之其癸未冬擺腰為三娘子恰台吉講和竟未成去明年冬部夷瓦失戶等盜我瓦窯口阿的庫等盜我柴溝堡塞上從此多事矣已兀慎爭草地兄弟二人不相容益鈔邊明年旱赤地千里擺腰迺合諸部三千餘騎盜我新平邊以饑故罪可原也故偏將軍管一方李承祿

許以撫賞拊循而去頃之諸酋復帶甲掘邊牆我軍疾力戰殺傷大相當而擺腰朝台吉亦引六百餘騎馳關市下挾我大賞會莫關吏令退舍夜半窺牆隙以八十餘騎直走南山東山背略鄉民李通牛七十羊二百馬十餘騎出邊旦日復帥二百餘騎環關市而立它皆聚二十一墩大言必賞至然後去於是臺御史鄧林喬遭通事人師國勳至守口市曉譬擺酋迺待命贖門外國勳迺道臺御史意擺酋自言吾以行獵至此索賞非有它腸叅將弗禮我及縱其軍傷我部夷甚眾我輩以此紛紛請贖命今奉太師命當

武功錄

擺腰把都兒列傳

四

四

是御史王之棟及林道楠後先劾奏將吏管一方等匿不以聞詔下御史逮問罰李承祿俸凡三月御史又以檄諭順義王請得罰治如罰恰不慎也擺腰把都兒生四子長速木兒台吉次冷克木台吉它弗可考

兀慎打兒漢台吉兀慎阿不孩子也所逐牧與擺腰同間至葫蘆海子控弦之士不及千數莊皇帝辛未貢市成兀慎得授我千戶秩已遷指揮同知先是俺答寇新州擺腰兀慎輩實左右之給諫溫純案臺

御史王遵奏請備邊已俺答擁衆索把漢孫而兀慎等乘隙鈔我弘賜堡有狀慎已著名塞上矣其七月赴新平市與黃台吉擺腰同市其明年秋兀慎擺腰等與黃酋有隙請改市守口幸報可癸酉改元四夷亡不結離來王而給諫蔡汝賢猶聞兀慎堵刺兒尙干我塞頃之兀慎竟入貢如初詔優勞之是後貢市不乏戊寅俺答西行留兀慎主市事兀慎曰我不敢誤乃公事也獨庚寅之役以三月至市口歲杪然後請入市殊驚驚豈諸部酋主使乎不然何比年入盜我陽和及鎮川西陽河邊非兀慎部酋五奴谷武功錄

提原北都軍律

四二

把失補兒害的力圪大麻大小兒合則妹夫襖不害倘不浪部酋我交哭參大兒也兀慎又名打兒漢台吉又名打兒漢那顏又名河兒汗那言。

讚曰

擺腰把都兒始奉冠帶備保塞吏抑何恭也與黃酋爭衡要挾市賞漸倨又考兀慎擺腰爭地後亡它狀豈碌碌因人成事者與語曰曲突徙薪無恩澤始把漢孫之降以捨免金女捨免金故兀慎部夷也論款功者豈獨俺答哉

09847

萬曆武功錄卷之十

翰林院添註待詔程九思

東三邊

土蠻列傳上

土蠻打來孫長男也所部皆朵顏麟惠伯戶鵝毛壯兔等控弦之士六萬最精壯嘉靖中移徙黃河北常引速把亥入海蓋開原頃之大會矮塔必兀魯台周十餘萬騎祭旂纛聲欲入河東廣寧後從長勇堡靜遠堡入殺略瀋陽迤南遼陽迤北於是大將軍楊照擁兵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三十餘級是歲嘉靖二十

武功錄

二二

乙

八年也其明年冬虜騎皆牧馬凌河聲欲入錦義時遊擊將軍徐九齡馳廣寧張元禎馳閭陽驛頃虜騎七八萬復移驪場去邊可十五里楊照亟引兵捕伏十三山驛慶諸虜諸虜迺從義州大康堡入邊分爲二枝一枝由張弼屯伊家谷走閭陽一枝由達旦嶺空中塔走十三山驛我出士四千人疾力戰破之斬首虜十級奪獲馬二十二騎頃之從十三山驛馳張弼屯而以三百人備千家屯屯中墻卑兵少又諸屯之衝也諸虜果揚揚騎馬走張弼屯照復轉戰斬首二級奪獲馬二騎虜亦殺我軍丘祥一人傷高用等

三人大相當虜遂跳驅于家屯以邊有備乃引去大會黑石炭王文打來土獍候河凍略潘陽奉集間自是之後土蠻部夷小四我羅赤款塞請降居亡何土蠻黑石炭委正塔他昌吉長禿王文納木那林聚炒禿直入界嶺口冷口桃林口已從花兒營略山海關一片石其明年聲欲略薊鎮燕河諸路已秣馬黃佃子竟從古城大墩空入而莊皇帝卽位矣其八月虜騎十餘萬欲略山海喜峰口東西迺先引三十餘騎截我謀者道路不通頃虜騎皆馳脫力莽罕聲欲入義院口青山口界嶺是時俺荅入水冲黃台吉擺

式力錄

二二二

一

四九

腰兀慎打兒漢等亦入龍門金家庄臺御史魏學曾移壁山海關度虜由黑谷頭入塞隔絕灤河之東勢必略未平以東山海以西遷灤昌樂之間不至數日當遁逃矣於是御史王友賢給練歐陽一敬皆後先上書恐諸虜合營勢益熾請備不虞其九月果分騎入界嶺口分水嶺沙嶺兒黎樹空羅漢洞漢出兵大戰數十合火砲矢石擊傷甚多虜皆咬指吐血扶傷號泣會虜騎二三萬馳救盡炮棹梃葉填滿山巖復循牆而進臺御史魏學曾卽帥叅將李成梁遊擊楊騰李如楨東援寧夏副總戎楊貞山東叅將楊餘慶

大同遊擊戴椿張驛延綏遊擊張臣何遵化遊擊高仲安西援於是大兵至者四面衝鋒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一百一十八級是夜虜從義院口花場谷擊子口折牆奔突出邊旦日虜皆聚黨平山營但山爲險復擁精兵挑戰殺傷相當制置使劉燾度虜騎寧濡滯志在敗我師以保彼所函略還歸我頃分塗夾攻然後虜勢分虜勢分然後收攻旦夕也迺使總戎李世忠王治道及裨將楊貞董一元錢勝等分諸軍爲三大路鳴砲並鼓行而前虜以一人執旂志先鋒卽劔斬之以徇虜勢漸披靡漢兵勇氣益百倍虜乃棄

武功錄

二二二

一

四九

旂鼓奔前扒牆口走殊逼迫跌壓邊外壕塹者不可勝數餘黨得脫身走走如蜚我兵追奔至棒極巖虜將奔上山我兵先登虜不得上中道且行且卻漢兵四面起夾擊虜大亂自相蹂踐傾跌下巖死者亡筭山巖溝澗數十丈一時人馬充盈先後斬首虜大率九百五十四級奪獲橐佗馬牛羊器械以萬數父老傳此谷巖之戰功略不世出也頃之未平埋高尚仁詣谷巖翻覈得酋長首六級餘多腐穢不可近割取馬耳三百六十四副馬尾五百二十八縷馬傾跌死者四千餘足旦日漢使王道得王隆疏山谷生得虜

二人。劔斬一人。執一人。卸鎗至轅門。與之語。語不可通曉。召通事焦萬福譯之。自稱名瓦素。故黃大吉部夷也。大吉聚兵阿母林。與土蠻把哈打喇罕塔他喇。太主。反赤。那顏。俺只。李來等十餘萬。趨出塞。往南走。啼哭。行間唯恐漢兵復僉倖至。聞風響鳥鳴。輒大聲哭。叫後邊追殺來了。以故瓦素乘馬扒山。逃匿石巖中。漢使馳紅草溝。往視之。虜騎果偃旂息鼓。揮淚還矣。是隆慶丁卯事也。其明年春。土蠻益怨怒。漢所殺損過甚。不自忍。於是大會西虜把都兒。期正月由界嶺義院口入。迺微使擦巖子。馳義院口。視路頃之。使

武功錄

卷九

四

抄花。好兒。起者。兒得。聚羊場河。與土蠻未合。相攻殺。頃之。好兒。起與土蠻講和。并皆索者。兒忒。及逞仰奴。養加奴。以為有如者。兒忒。亦講和。則請以大舉入漢塞。而會擊木。大小把都兒。亦聚兵。聲欲略前屯。於是土蠻中分。虜以其半。大索者。兒忒。以其半。九合擊木。大皆入塞。先使精虜三百餘騎。視路。已虜騎皆入遼陽西北。去邊可一百餘里。與我軍相持。凡三月。臺御史張學顏。亟使副總戎趙完。馳遼陽。泰將郭承恩。馳虎皮驛。遊擊安熬。馳奉集堡。備禦裴承祖。馳鮑家屯。柯萬馳平虜堡。齊可馳一堵牆。而備兵使王之弼。監軍郎中王念。轉穀不乏。絕居亡何。虜騎果從酒望墩入。是時。米御史。及臺御史。皆壁清河。大將軍李成梁。請先石矢。於是令諸軍傳發。既行至卓山道。逢虜旂鼓相望。虜度不可敵。皆驚畏。我趙完。郭成恩。攻其後。朱良臣。馬文龍。攻其前。首尾不暇顧。乘馬騰山。穿林。急走出邊。我兵乘勝。追逐至虜巢。各以鉞砲。四面環攻。奪壘。自日中至莫。勇氣益盛。擊破之。斬砲兒。太。寧公提等首。凡五百八十八級。奪獲馬六百餘騎。我軍亡八人。傷三百。有二人。漢馬死二十二疋。明年春。土蠻盡還巢。其八月。土蠻部夷卜言兀。炭正。把都兒

武功錄

卷九

五

惱毛大黑石炭滾兔董狐狸萬餘騎牧馬捨喇母林待土蠻聲欲窺我錦義寧前黑莊窠其九月虜披甲牽索佗戴鉄木鈎杆直擣白塔谷堡戴家嶺分爲三營奔沙河驛一營馳迤西一營馳迤東一營馳雙墩舖叅將楊燮卽擁兵亂岡臺虜衝鋒漢以槍砲火箭擊殺甚衆頃遊擊李惟一至合營追逐雙墩舖虜復戰燮督我兵用弓矢火器戰車殊疾力虜不能敵盡走沙河驛先是千總李元善備禦葛景岳捕伏待諸虜虜至伏起并皆鏖戰自未至申不衰會大將軍李成梁叅將楊騰遊擊傳廷勳至合營虜乘鈎杆而去

武功錄

二二

二二

其十月土蠻復收仇夷好兒越以爲好兒越儻不可得卽往略遼西其十一月漢謀視之既行至舊遼陽北河去邊二百里矣遙望見沙漠中虜騎五六百往來殷殷不絕於是臺御史張學顏大將軍李成梁度此虜旣聚黨必先入廣寧迤東亟使千總王九貢潘燾備鎮寧鎮遠頃之以羽檄徵裨將李國相馬衛都于志文胡鷺唐朴兵合營成梁欲先奪壘以伐其謀期初二日出邊成梁冒雨雪先鋒令襲虜虜或覺卽起火爲號大兵接踵繼至虜亦備漢兵襲擊皆列營並上馬前接戰漢營烽火起成梁急趨兵應接魚鱗

而入大率增什三破之斬首捕虜凡二十二級奪獲馬二百有六騎盛甲器械亡筭我兵傷祖承順等一十三人漢馬死八匹是歲癸酉改元時也明年二月土蠻與西虜黃台吉合兵聲欲略遼東備禦使葛景岳卽使通事歐陽清諭黃台吉黃台吉迺云察罕兒及花旦都督果有之於是給諫張書奏虜勢因言察罕兒卽土蠻也其七月土蠻徵長兔至營中皆以牧馬爲務戒毋騎乘先是捕漢兒聚襖伏大會董狐狸從毛挨兔往南走聲爲炒蠻報怨其十月土蠻黃台吉犯薊鎮不得去寧前寧前又不得去錦義錦義又不得去廣寧開原其十一月與速把亥合頃之虜騎二萬詳言略建州以示漢不備與打刺罕略遼陽金蓋而以灰正擁七千騎馳廣寧東西其明年正月引速把亥十餘萬騎馳遼陽西自虹螺山歷廣平山數百里聯絡相望其四月虜騎五萬持雜帛馬牛貂皮往仰加奴新塞請婚王台語在王台傳頃之土蠻益結連好兒越速把亥合二十餘萬是時制置使劉應節以轉遷當去官與臺御史王一鶚張學顏大將軍戚繼光楊四畏李成梁治兵馬嚴烽燧其八月王台使使送奉土蠻婦人二口盈甲弓矢二副貂二百皮

武功錄

二二

二二

段二百純。逞加奴。仰加奴。亦以貂皮一百。段一百。皆如土蠻禮。土蠻遂與諸虜約。約秋高。略錦義。廣寧。河凍。略金復海蓋。御史郭思極得其狀。以請。其九月。土蠻果與黃太主合。太主等屯洽架。秣力。刑馬。祭旂。蘇欲略廣寧。錦義。寧前。是時堵刺兒。上言兔。黃台吉。亦欲略清細河。而速把亥。炒花。戒母。以小略費大舉。其十一月。土蠻偕速把亥。炒花。以兒鄧。播勞漢。二萬騎入錦義。未遂。於是聲欲略大小黑山。高平。開原。鐵嶺。潘陽。其明年正月。土蠻男卜言台周。大會打來漢。速把亥。黑石炭。黃台吉。及青。委正。土買罕。長兔。煖兔。拱兔。抄忽兒。堵刺兒。六萬餘騎。馳廣寧。語在上言台周。傳。其二月。王杲引土蠻五萬騎。執鈎杆。略廣寧外邊。漢出兵追逐至屯。不喇哈。會屬夷長昂。亦帥四百餘騎。略架砲所。給諫蔡汝賢。迺以書請嚴武備。頃之。卜言台周。從西北來。黑石炭。從西來。速把亥。從北來。聚黨七八萬。皆自虹螺山。走遼陽。城聯絡不絕。西可入廣寧。錦義。東可入遼瀋。甚岌岌然危也。大將軍李成梁。提兵出遠塞。會風砂障天。寒甚。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以死地血戰。成梁麾兵衝虜營。破之。斬首捕虜凡四十三級。火器所擊傷亡。河東兵亦馳救。合營乘

武功錄

卷九

八

五

勝。殊疾力。斬首虜凡十九級。餘黨悉竄。其四月。土蠻偕黑石炭。益聚黨可兀。魯思太。欲逐水草。居前屯衛。請比宣大開市。我其如約。不則吾以數十萬騎。略山海。迤東。及開原。迤西。漢烏柰。我何邊吏得之。太寧人幹多羅。忽朶顏人莽惠。有狀。制置使楊兆。具以實聞。是時廣寧右屯衛地震。有聲。從西北響。如雷。諸臺杆起。大火有光。而會賓兔欲開市於西。土蠻欲開市於東。給諫蔡汝賢。奏以爲必不可許。大司馬譚綸。議亦如之。其五月。中貴人馮保。於會極門傳奉。聖諭。前報虜賊數十萬。欲犯遼東。前哨已到近邊。朕心日夕懸慮。今經旬日。如何又聲息杳然。不知前賊果否入犯。該鎮有無失事。你部裏如何通不以聞。着從實說來。先是御史陳文衡。奏青把都。聲欲略上谷。制置使楊兆。奏察罕兒。聲欲略漁陽。臺御史張學顏。奏青把都。大會察罕庄。恰聚黨二十萬人。馳大寧舊城。聲欲犯遼陽。於是請發遼東入衛兵。及薊鎮硝黃鉛彈。詔從之。是時李成梁。提兵壁大林河。會虜騎千餘。直擣塔山所。裨將秦得倚。追逐。斬首三級。奪獲馬六十七騎。我兵傷二十六人。漢馬死者四騎。傷一十八騎。居有頃。上谷臺御史吳允。使使者解宗堯。及夷

武功錄

卷九

九

文

四

六

使鉄寧往諭青把都青把都言吾無犯漢意我來爲欲略朱赤達子漢使迺告我曰欲絕我貢市攻我穹廬柰何謂我爲亂於遼陽而賈利於上谷乎於是相引趨罷兵去總戎戚繼光雷龍具以實告以爲今日爲漢東邊患者唯長昂而已大司馬譚綸覆奏。

上幸詔曰這所報虜情前後異詞東西異狀看來通無的據止是傳聞將來何以待敵且暑月饑荒無端爲虛聲所動周章調遣先自罷勞秋防猝有虜至何以禦之今後各總督鎮巡官居平當亟圖戰守日夕戒備厚遣間諜的探虜情有警却宜持重安詳示以

武功錄

卷之二

六

四〇六

整暇不許沿習舊套虜未至而虛張賊勢以避罪虜已退而虛稱斬獲以要功有這等的國法不宥你每職在本兵居中調度亦要沉謀審筭動中機宜母但依邊臣奏報之言設爾處畫致乖舉措致輕外夷自後給諫蔡汝賢亦上書劾張學顏大略言屬夷則虛張聲以挾賞將領則假訛傳以冒功爲陸戰者則曰虜塵不斷綿亘百里爲火攻者則曰烟焰蔽空燒燬約有數千爲水戰者則曰犁沉賊舫漂溺殆以萬計皆成套語上從大司馬議詔張學顏著策勵供職其八月土蠻飲馬哈刺母林頃之馳義哈腦兒聲欲

略遼陽潘陽開原會遼陽大水流殺人民於是走廣寧錦義其十一日土蠻男卜言台周姪黃台吉及其部曲炒花煖兔拱兔以兒鄧炒忽兒堵刺兒搭勞漢反青委正速把亥窺灤東多所斬獲語在炒花傳其明年二月土蠻讐兀把都兒黑石炭速把亥五萬餘騎飲馬遼河聲欲擊開原馬市以報平虜堡之役居頃之帥五十騎渡河馳新馬泊臺總戎李成梁提兵往擊之虜騎還河上趨渡赴河溺水死者數騎斬首虜二級奪獲馬九騎我兵傷七人漢馬死者三騎是時總辦尹世爵道行尖山臺逢虜八人追逐會林中

武功錄

卷之二

一

四〇七

伏虜起射死世爵及蒼頭軍九人馬一十一騎傷五人於是給諫裴應章上書大略言虜酋或言攻女直而實略前屯者或言攻河東而實略廣寧錦義者或牽我兵西向而實略廣寧開原者爲計甚詭秘當嚴武備其五月入廣寧錦義乞貢賞不可得飲馬黃佃子白岩子久之使夷使奔惠來告以爲安灘故阿蠻部夷今迺得王封佩金印大如斗它豈不漢子而土蠻老婆乎漢亦使通事姜王祥報曰往俺谷縛趙全百十餘輩來請今誠欲如前事當執速把亥黑石炭反青炒花煖兔長兔款塞然後許可是時土蠻部

夷那安兒自稱能主土蠻事。請貢市不容口。王祥問土蠻安在。那安兒對曰。土蠻本王子。今張黃蓋者是。復言以兒鄧速把亥。炒花之衆。二十餘萬。以疑懼漢使。土蠻度貢市必不可得。還走團山。擊城堡。成梁追逐。斬首七級。奪獲馬一十四騎。虜復使宰桑虎刺赤。果力箇恩克太阿你赤告漢。漢幸許我。我以三百人歲獻。闕下稱臣。願以銀鍋。銀碗。銀項圈。銀花。段布。賞之。不則虜騎雲翔而至。其六月果走開原廣雲堡。射三人。虜七人而去。其七月。長昂犯前屯。其九月。煖兔董狐狸犯義州大定堡。其十月。土蠻部夷速把亥。炒花哈屯。委正。及青。黃台吉。堵刺兒。莽忽。大。董狐狸。長昂。長兔。三萬餘騎。從黑林墩入。賴副總戎。曹。籃等。追逐急去。略海西王台語。在速把亥傳。其十一月。攻我沙河東關驛。斬首三級。已遣速把亥入海州。太康堡。鹵谷頭軍于朝。其十二月。入太興堡。鹵張仲禮等四人。已鹵大福堡。韓用。及胡孜等八人。已鹵大定堡。王得功等數十人。其明年正月。青把都兒。哈卜慎。莽。占。及同母哈屯。約長昂大會。土蠻分犯寧前。於是土蠻馳磅山。李成梁提兵擊破之。斬首虜四百三十五級。奪獲馬索佗。亡筭。祭告。郊廟。賜爵賞金幣如禮。

武功錄

卷九

十一

四十九

其二月朔。土蠻從海州東勝堡入。旦日從前屯瑞昌堡入。已飲馬舊遼陽。總戎李成梁計曰。此誘我西防。擊我東。乃遣謀于現等七人。誦之。行至雕背山。逢虜。殺僂殆盡。頃之。帥二百餘騎入自靖虜墩。漢兵逐之。出邊。射死馬二騎。傷二人。其三月。虜騎二十入宋家泊。奪牛六頭。軍一人而去。成梁擁兵至中遼河。北羅兔去邊。可一百餘里。衝鋒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五十。二級。奪獲馬一百二十騎。復遣劉友升。從代子河北團灣兒。出邊行四十餘里。至爛蒲河。鏖虜戰。破之。斬首虜二級。奪獲馬一騎。其四月。土蠻打來罕。大會速把亥。及青。拱兔。煖兔。黑石炭。以兒鄧。數萬騎。聚兵捨刺母林。欲分犯薊遼。以五十餘騎。入自鉄嶺鎮西堡。以二十餘騎。入自古城。以三十餘騎。入自松山麻溝台。視道里挾。貢市如初。若。何。御史趙允升。行部宿西寧堡。會虜至。趨李成梁親臨兵。疾力戰。語在速把亥傳。久之。土蠻長兔。拱兔。銀燈。堵刺兒。迺治雲梯。黃甸子。以北廣平山。因徵。及青。速把亥。已慮五萬餘騎。欲入遼陽市。夷額頌華言狀。我遣使易達子。往誦之。行逢馬達子。逮捕易達子。至煖兔。傳送土蠻。土蠻惡之。令割左耳。以狗。易達子言。漢實使我至。土蠻怒。

武功錄

卷九

十一

四十九

髮上指冠。呼左右斬之。首足異處。已。漢復使伍承益往。行至里松林。去邊可一百二十餘里。虜騎五六千。方吹掌喇叭。揚揚馳道上。其五月。虜眾遂至二十萬。入自錦義大勝堡。走凌河。會天雨。迅雷風烈。止壁。旦日分騎。東至塩場。南至右屯衛。西至吉山驛。北至十三站。居一二日。復合營。出邊。於是分巡使張崇功。告於御史趙允升。察所鹵略。左屯衛殺陳廷貴等三十四人。鹵尹大化等三十七人。牲畜二百一十七頭。燒燬屋居一百四十所。馱糗糧四百九十石。右屯衛殺于朝等一十三人。鹵董得等六人。牛六十頭。燒燬屋居一百六所。中屯衛殺易萬等五十五人。鹵梁成兒等五十九人。牲畜四百九十六頭。車二十八輛。燒燬屋居一百所。馱糗糧五百五十石。允升具得其狀。廼劾奏。叅將馬文龍。事下大司馬。方逢時問狀。會制置使楊兆。亦上書言防堵無虞。頃之。大司馬覆奏。見爲土蠻臨塞要求。貢市甚倨。驚。錦州之役。天大雷雨。迅烈。虜廼驚潰。時當北郊大辰。乃有天誅。及虜請寬假。馬文龍罪。以部議。凡遇虜入。可守而不能守。當戰而不敢戰。請論如法。其或保全城堡。迎擊衝鋒。則當以保全衝戰爲功。損傷可無罪也。於是上詔該

鎮將士。連年禦虜勤勞。實倍它鎮。賜李成梁。張學顏金四十兩。表裏四之。張崇功金二十兩。表裡一之。黃都。李澄清。徐國輔。黑雲龍。姚大節。楊燮。曹簠。齊可。金十兩。秦得倚。王維貞。高良弼。肖汝芝。孔思魯。金純儒。馬負乾。張相。孫守燕。李得全。李平胡。竇勇。祖承訓。朱文翰。喬官。張承武。丁倣。高文衢。劉希武。潘燾。趙柏。崔吉。夏尚忠。王純武。張三畏。孟文舉。金五兩。遣使者齎馬價二萬兩。犒軍民。其十一月。犯海州塞。其十二月。犯前屯。其明年正月。入丁字泊。其二月。入寧遠。灰山堡。鹵我軍陳欽二人。已入松山。備禦使劉登泰。帥伏兵起。斬首虜二級。相當。其三月。土蠻益痛怨邊吏。入骨髓。廼徵黑石炭等。大率三十餘萬。治兵。期草長。而大舉。於是青把都。及其母哈屯。弟蟒古。及蟒古塞。哈卜慎。提達子。常搭。勞等來告。久之。果窺十方寺。上榆林。鎮遠。鎮安。靜遠。靜馭。丁字泊。宋家泊。諸堡。射死我軍朱阿保等數十餘人。鹵馬一十二騎而去。去遼河。逐水草。漢使夜不收。張友駙。哨至長林子。去塞二十餘里。見襖魯。車輛。皆東馳。中間一二虜。隔河爲漢語。語小人。故塞外屬夷也。今以舉過。冒觸土蠻。願渡河而東。得緩須臾。母死。分守使程綉裳。以爲此必詒我

我不可許。於是總戎李成梁及副總戎陶承譽決策議勦矣。迺帥裨將佟暹、康元吉以一軍軍長定堡。佟應科、王朝寵以一軍軍新打營。裴承祖、高雲登以一軍軍小船城。而以羽檄徵叅將李澄清、備禦王守道、陳朝升及遊擊將軍徐維忠、王盛宗從征。下令逗遛者斬。虜方以八十騎捕伏林中。欲出漢不意。窺塞不知我塞上精兵。先已知窟穴矣。是日望見林中伏虜。殷殷起。從長定堡。沙溝兒南寇墻入。堡軍趙洗即吹掌海螺。張旂鳴砲。聲震天地。虜皆懾魄。遂逃走。走老營。我兵追至虜營。去邊已四十里。虜接戰。我兵弓矢

武功錄

卷九

一六

四七

鎗刀火藥並發如雨。大破之。斬阿丑哈、伯革、柰初、太捨矢、阿卜塞、障太伯兒、伯戶革。失朵卜等凡四百七十六級。奪獲馬三百有五匹。牛一千二百九十有一頭。羊一千四百有九頭。橐佗八頭。明甲一百六十七付。盔一百三十四頂。臂手一百五付。餘黨悉鑕林。跳河溺死。先足阿丑哈引精騎數百。臨邊詳請降。以緩我師。御史李尚默得其姦。執不可許。時上注意遣臣遼左尤甚。故遼奮死以報德。時制置使梁夢龍、臺御史周詠以捷聞論功。盛稱總戎臣李成梁。當封廕遊擊臣陶承譽。當陞廕叅將臣李澄清。臣王有

臣備禦臣馬衛都。臣王守道。臣李梁。臣中軍臣佟進。臣康元吉。當陞賞。遊擊臣徐維忠。臣王盛宗。備禦臣陳朝升。當賞。叅將臣楊四維。臣馬世隆。臣裴承祖。臣劉顯。臣宋維殷。臣周文。臣李建邦。臣高世武。臣劉世臣。臣李志公。臣王善。臣都文才。臣金文忠。臣佟陳。臣石定玉。臣王延祚。臣佟應科。臣王朝寵。臣林文節。臣劉天秩。臣高雲登。臣李延齡。臣趙國臣。臣古文相。臣黃雲龍。臣佟世祿。臣朴時忠。臣江應武。當爵賞。千總臣秦得倚。臣李平胡。臣李得全。臣李興。臣李寧。當賞。分守臣程綉裳。臣張崇功。當爵賞。郎中臣高自

武功錄

卷九

一七

四七

新。當厚賚。事下大司馬方逢時問狀。擇五月初九日。宣捷。且為高皇帝忌辰。以十一日。請上御門。行慶賀禮。於是太常具祭品。太史為文章。遣公張溶告南郊。伯楊炳告北郊。駙馬許從誠告太廟。如禮。詔賜李成梁金八十兩。紵絲蟒衣一襲。廕一子。指揮使。遷陶承譽都督僉事。廕一子。百戶。皆世世勿絕。梁夢龍廕一子。太學。遷周詠御史右丞。金幣皆有差。賜程綉裳爵一級。李澄清等爵一級。與張崇功。金皆二十兩。秦得倚等十五兩。發馬價一萬。犒軍士從征者。賜前都御史張學顏金三十兩。表裏二之。加本兵方

逢時少保金五十兩。蟒衣一襲。曾省吾。邵光先。金皆二十兩。大紅紵絲飛魚衣一襲。遷所司郎中秩一級。金十兩。餘悉八兩。其十一月。黃台吉到關。言土蠻復請比宣大開馬市。索秋葉綿絮諸什物。不則陳兵塞上。是時速把亥業已入河東。而三屯營尖哨錢恩。公為黃台吉鄉導。有狀。於是給諫光懋見為土蠻數被兵。常勝在遼。竊恐常勝之家難與虜敵。而犄角之勢。成于多助。迺以書請申飭備禦。上可之。居亾何。黃台吉擁老撒。恰昌吉。奈脫。奈朱數萬餘騎。要貢市。而會酋長塔卜囊。馳黃河。迺大會土蠻以兒。鄧。速。克赤。把赤。拱兔。煖兔。委正。小委正。十餘萬。聲欲略廣寧遼陽。於是裨將秦得倚。千總熊朝臣。出海州。孔東儒出鞍山。查大受。詹承祖。出瀋陽。徐國輔。出奉集堡。陶承譽。孫守廉。出折木城。凌雲。出威寧營。適速把亥。炒花。拱兔。煖兔。合營遼河。大率長四十餘里。而李成梁帥親兵李如栢。李平胡。李得全。及把總郭梅兵。從鎮安堡。未買營。出邊。而以蘇國賦。楊燮。為左將軍。劉承武。王惟屏。為右將軍。直馳養善水。去邊二百餘里。大戰擊破之。斬把兒度卜等八百八十二級。奪獲馬一千二百四十八匹。橐駝十六頭。盔六十二頂。甲六

百二十副。臂手四百四十四副。我軍死高得功等二人。傷蔡繼祖等一百一十四人。漢馬死二百二十八匹。捷奏。賜李成梁封爵。它金幣皆有差。語在速把亥傳。其明年正月。土蠻使部夷果力箇。黑淮等三十餘騎到關。索貢市如初。先是黃台吉討賣老小馬。并芽價布疋。邊吏閉關謝絕甚嚴。土蠻愈却愈求。於是御史安九域上書。大略言遼鎮中後所及前屯外邊。烏牛背大青山有朵顏大一千之首。長昂之首。長兔之首。董狐狸之首。小一千之首。土魯赤之首。忽兔罕之首。廣寧錦義邊外。虹螺舊遼陽。有卜兒愛之首。卜言兔之首。速把亥之首。哈屯之首。友青之首。遼陽長安外邊。中遼河有秦寧莽金之首。卜勞兀之首。把兒度之首。卜言之首。哈當之首。開原外邊。上遼河有福餘莽巾之首。炒木之首。卜哈之首。卜言之首。東勝外邊。蛤蜊河有捲兒指之首。忒木兒之首。土魯之首。李兒尸之首。歲為塞上。惡我師備河東者。曰我慮十月後。河凍冰堅。騎可大寇。備廣寧者。曰我慮秋高。馬肥。虜得長驅。備寧前者。曰我近虜巢尤甚。四時無須史問也。要之。二月初旬以後。三月中旬以前。舊草既除。新草未長。我稍得恃以無恐。今正月將盡。土蠻頓思

大舉臣必其不敢輕動。至二月中，上馬至三月而越寧前。至四月，而近廣寧，三空河下，冰已解矣。請以遼陽兵備西面，薊州春防兵備東面。虜畏兵威，必不敢南下。而牧則邊備豈不精哉！獨慮土蠻要市賞，已不數日內，以兒鄧及黃台吉，又復見告。臣竊跡遼陽市事，酋皆因以爲利，而獨開原慶雲堡西市，土蠻專誘土蠻爲重。前是福夷入市，近朵顏、泰寧人，伯言卜言，以兒鄧者蓋兒及黃台吉、哈屯、煖兔諸酋，皆傳箭而入，要挾大賞不一而足。豈直今日事哉！廣寧市例由文皇帝詔頒榜文，禁持弓箭器械，裸而牽馬奉

武功錄

卷九

二十一

四十一

歲黃台吉大小委正及青拱兔煖兔以兒鄧赤勞亥花台吉宰桑戶土妹大會於兀炭聲欲略廣寧錦義是時專難董狐狸兀魯思罕鵝毛兔亦治兵待土蠻略寧前久之土蠻罕他太兒打兒罕灰正蘇把應聚四萬餘騎在好利刑白馬以祭旂纛下令並馳磕力曲禮期而不至者罰於是人牽牛二角羊三頭以充舖資是日直走錦川營小河口李成梁即提兵馳高台堡明山川鏖戰虜度不能當還走出塞我兵死一人傷三人漢馬死者三匹已復犯仙靈其九月西虜青把都治鈞鎗諸鬪器大會辛愛及三衛聲欲略遼

武功錄

卷九

二十一

四十一

寧。過黃河。至那林。請貢市如初。大言漢不許我。我破廼城堡。於是遣速把亥略河東。遼瀋。開原。備禦使劉崇正得之。降夷召兒兔。有狀。召兒兔。故堵刺兒。哈刺。越部夷也。後果略長勇。古城鎮北。丁字泊諸堡。是歲萬曆庚辰也。是後土蠻出沒。復志在薊門。

武功錄

二六 武蠻列傳卷一

二十二

七

萬曆武功錄卷之十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東三邊

土蠻列傳下

土蠻兒伯言。蘇把亥。黑石炭。銀燈。五萬餘騎。從撥刺兔。治行往河西南。兀魯班。蘇喇哈。聲欲略寧遠前屯。衛。因奪山海關。十月。謀者馳滾兔營。得土蠻近狀。方與伯彥等五萬餘騎。欲從刺母林。入遼左寧遠間矣。夷婦孫則。又言土蠻到土列根。撥刺兔行欲入黃土嶺。一片石。東到山海。中前所。且日竟從敖木林。止壁

武功錄

二六 土蠻列傳下

七

燕河路。敖木。去遼左寧前。可二日。去薊鎮東西。可五日。邊吏皆陳灤河以備虜。時遼陽地震。復雨雪。大雨如注。居亡何。虜自死兒營入。已自錦川入。以四萬餘騎。布十里許。叅政使李松。亦更戎衣。臨兵。於是遊擊將軍黃都。即擁精兵。馳狗兒河。轉戰。斬首一級。奪獲馬三匹。都復與遊擊將軍許汝繼。大戰石河墩。斬首二級。奪獲馬二騎。虜還走山莊巢。列陳二十餘里。得出塞。先是薊鎮總戎戚繼光。馳中前所。應援。大司馬方逢時。以督撫梁夢龍。臺御史周詠。御史安九域。議請。上念兩鎮將吏協力却虜。功同。斬馘。賜梁夢龍。

大紅飛魚紵絲衣一襲。金四十兩。李成梁。戚繼光。金三十兩。表裏亦如之。繼光加少保。周詠。張夢鯉。皆賜金三十兩。二表裏。遷夢鯉秩一級。李松。金十兩。遷秩一級。楊紹勳亦如之。黃都。金十兩。祁棟。金五兩。其十一月。土蠻黑石炭聚黨二萬餘人。欲略廣寧迤西。其十二月。黑石炭銀燈。一措委正帥三萬餘騎。約土蠻略遼東廣寧。而土蠻志尤在義院。以報薊鎮之役。誠毋犯遼。頃之虜騎遂合營。欲攻廣寧。花桑谷猶豫未決。於是與速把亥合營。移遼河。止壁邊外紅土城。詳言欲入海州。以牽我師東顧。又以零騎一犯錦州大

武功錄

土蠻列傳下

二

鎮。一犯義州大靜。以覘我虛實。土蠻爲人最屈強。盤牙遼左邊外。兩河患虜。錦義爲尤甚焉。通近虜巢。又塞外。山林設險。易於捕伏。哨探旣難。追逐不便。異時總戎李照。王道治。死此樹下。時按察使李松。分守使張崇功。洪濟遠。分巡使周于德。太僕少卿喬應春。監軍。十道竝發。而大將軍李成梁。捕伏大清堡。乘勝出塞。二百餘里。直抵大營。擊破之。斬首虜凡四百七十一級。奪獲家駝馬牛羊器械亡筭。我官軍傷者。凡九十九人。制置使梁夢龍。使使奏捷。以正月二十二日。公卿以致詞稱。賀祭告。郊廟。上有詔。後邊功

奏捷。俱先議賞。其應陞等項。俱候勘明。奏行是役也。賜李成梁大紅蟒衣一襲。還同梁夢龍。金五十兩。表裏四之。周詠。金三十兩。表裏二之。周于德。高自新。朴栗卿。秦得倚。李成材。孫守廉。李平胡。李得全。熊朝臣。曹簞。楊燮。蘇國賦。劉承武。蔣位。金二十兩。高自新。李松。張崇功。洪濟遠。喬應春。雷以仁。徐枝。黑雲龍。金十五兩。周之望。劉崇正。徐廣。黃廷。鑰。張相。查大受。李成林。金十兩。于國。母承先。楊栗。陳文治。金五兩。本兵調度有功。方逢時。金三十兩。表裏二之。吳兌。王一鶚。金二十兩。表裏一之。司長皆。賜金十兩。辛巳正

武功錄

土蠻列傳下

三

四〇五

月。王兀堂殺我寬奠。發陽語。在王兀堂傳。時土蠻又聚兵十萬。聲言欲略開原。不可。則此略建州。伯顏罕。筭已決矣。會忙金兒。阿只字來。亦擁四千餘騎。屯大寧。以元日焚紙約。與土蠻略遼左。我課者。謂之。或言土蠻灰正在拾刺。母林。或言在黃河黑河。或言在遼河上稍。於是遼東廣寧迤東西。苦兵甚矣。其六月。御史于應昌。覈鴨兒圍。紅土城功。併請。詔曰。李成梁。累獲奇功。着以原任都指揮同知。併功。世襲伯爵。給與誥券。其七月。土蠻調黑石炭。蘇把亥。正哈亥。惡卜各素已。調好。趁家達子。及大委正。約與略廣寧迤西。

山海迤東土蠻男百樣又約諸虜畢聚老河廠房乃使栢三戶往安灘營而西虜黃達子亦往土蠻營土蠻方移壁一克磁力把漢磁力與速把亥祭肅定以八月初十日直擣寧前期而不至者罰治後土蠻以酋長老思罕未至與諸虜改約至二十日夷使以檄速之又不至西虜至者唯麟古互一枝而已土蠻不得虜不敢入九月虜始張旂志持鈎杆跳驅與水堡分道而馳馳東窪河者備我師東壁馳寧遠者備我師西壁馳關廂巷者圍我城堡是時備兵使李松躬帥偏裨三面當虜至東關大戰十合南關八合東關

武功錄

二二卷列傳下

四

四九

又六合虜不敵潰圍北走我師追之從天砲臺出邊久之土蠻黑石炭打喇罕以長最為耳日多持皆攻城具復南馳克兒裡以遼左失利欲犯山海關一片石黃土嶺大毛山先使諸騎分布上里兔眼及群澤落兀素上里兔眼去大寧東北可二百餘里群澤落兀素去大寧東南輕騎可半日至所在皆唎唎聲也先隆慶初花桑峪失利土蠻僅以身免向不敢窺山海西今漸東逞從山海走界嶺口首尾略盡矣時薊鎮總戎戚繼光亦分部燕河臺頭石門山海四路備土蠻御史劉光國言兩鎮諸臣未盡協心似非長策

給諫王致祥言六可憂書多不載時薊鎮南兵厚糗糧與北軍異互相詬病至謂不慣披戴難當虜鏖致祥恐兩軍不睦利其敗而實其語南兵即死柰疆場何如欲調和南北請着為令以分之在薊門則思灤東為受敵之衝在遼左則思寧前為虛弱之病皆深溝遠際堅壁而守以隻虜不犯為上功如一入遼則薊門大將軍軍石門出銳師以撓其勢如入薊則遼左大將軍軍寧前以扼其吭若率然在山虜將不戰而屈久之虜騎從慶雲堡入裨將吳尚忠擁精兵馳中回城會虜攻關廂急偕遊擊將軍王維貞令鎗棍

武功錄

二二卷列傳下

五

四九

火器並發虜始懼犇馬家寨而備禦使高雲衢李宗召蔣國泰益堅備鐵嶺城適裨將黑雲龍馬世龍即梅兵至虜果馳鐵嶺上往北走於是黑雲龍還歸中固城而副總戎孫朝梁及叅將孔東儒楊伍典備禦高雲衢皆尾虜邀其歸路虜倉卒及走苗頭向城東井朝寺我軍四面並發斬首虜二級奪獲盜甲二頂弓箭三付腰刀三柄馬七騎陣亡百戶朱國戶蒼頭軍陳得時漢馬死者二十七匹傷胡承恩等六十六人馬八十五騎至十三日復攻關廂我救兵四合更迭進戰虜始夜投殷家庄去已出塞不及追無隻虜

遺矣。顧有裒此功者。流言虜把薊門。京師門沸。民
携家赴安定者。爭門而入。多蹂踐死。通州民爭舟而
渡者。多漂溺死。玉田散走林薄。多饑寒死。村落年少
乘閒鹵掠者。不下土蠻御史王國行部按之。數日而
定。乃虛聲自建昌至也。至十月。虜騎犯義州。深入大
凌河右屯衛。其明年正月。土蠻黑石炭以磷金兒爲
鄉道。與西虜哈卜慎磷古友。往長昂營。祭天。聚兵四
萬。壁廣寧外邊。居亡何。虜騎犯錦州。深入松山。杏山。
小凌河。殺毆官軍。其二月。抄花使部夷哈喇那亥告
漢言。土蠻男十言台周。腦木大。黃台吉。克石炭。大小

武功錄

六上卷列傳下

六

委正以兒鄧。矮兔。抄戶兒。陳兵女。只罵火屯。已
竝馳赤納哈氣兒。詳言略海西建州。欲出不意。犯廣
寧塞。然虜多往騷達子營。竊盜馬牛羊矣。藉藉皆有
口。自是後。花大亦使火力紅道。言黃台吉。克石炭。大
小委正。欲斬關而入。略廣寧東西。給諫王致祥。見土
蠻深入凌河。焚略幾盡。其視遼民。蓋藏不啻原圃。迺
奏薊鎮。亟調援遼兵馬。以資夾擊。宣大亦戒青把都
竊發。以防未然。久之。土蠻黑石炭。擁眾馳禩郎兔。休
舍。成梁從義州大寧堡出邊。行四百餘里。直擣虜壁。
擊破之。斬首三百四十三級。奪獲馬四百三十騎。盈

甲器械亡。笑我蒼頭軍。亡馬鋒等四人。傷張永官等
七十四人。漢馬死六百八十騎。捷至會。上大閱。喜
甚。祭告。郊廟。賜爵賞金幣如禮。語在黑石炭傳。自
後。土蠻益懷不逞。與速把亥。阻河爲險。以避我兵。出
沒東西。毆殺以報。其四月。黑石炭以兒鄧。小友青。卜
言兔。阿夷聲言。略遼瀋海州。及廣寧。虜騎萬餘。從長
安堡。直走新城。南境我兵。李守忠渡河。守備使劉崇
正。追至堡東。可三里許。虜以二千餘騎。挑戰。我師大
敗。千總陳鵬。把總潘汝楫。蒼頭軍曹義等死者。凡三
百一十七人。傷楊四維等。凡一百五十八人。漢馬死

武功錄

六上卷列傳下

七

者。凡四百六十四騎。我師斬首虜五級。奪獲馬二十
八騎。御史于應昌。使備兵使張崇功。廉之。實殺略遼
左男婦。凡二百九十八人。傷一十九人。鹵馬牛驢。凡
三百七十九頭。糗糧九百九十一石。焚燒室廬。凡二
百有六所。以書劾奏。上詔革曹儘。張奇功。任并崔
吉。吳胤祖。下御史逮問。其九月。虜騎五萬。從謝海。深
入山岡舖。白廟兒屯。見屯堡備兵。至周詳。盡驅馬還
歸。我師聚而追之。虜以萬騎接戰。漢兵萬弩俱發。擊
殺甚多。虜亦發鳴鏑。射死我軍。李雲等七人。馬三騎。
其十月。土蠻大會。速把亥。謀入。因遼水深不可渡。馳

白雲山寺邊可三十里圍廣寧城不克復從鎮安鎮
 靖入邊攻圍山堡盤山驛及十三山驛已攻義州殺
 略軍民二十二人鹵六人糗糒二千一百有八石焚
 燒廟宇二座草廬五百四十八所車七輛我兵斬首
 虜一十八級奪獲馬四十二騎官軍張勳等被傷者
 五十二人漢馬死者五十二騎虜皆從大清大靖出
 邊其明年正月虜從靜遠堡九臺入已從榆林堡入
 瀋陽城南渾河西岸已從長勇堡大臺南北二空深
 入渾河東岸時土蠻欲略廣寧迤西伯產兔又聚兵
 捨刺塔欲略廣寧迤東會汪泉男阿台阿海報虎兒
 武功錄 二 土蠻列傳 八 四百九下

河水汲欲略山海關或一片石而一克灰正馳惡力
 委正亦會青把都所欲略山海關亦如之迺決策以
 三萬五千騎入關行劫略以二萬餘騎堵口子阻絕
 遼陽弗得通如入關亡所利從此略前屯衛於是村
 落居民盡遷徙入山海關而大將軍楊四畏備臺頭
 石門東協副將軍楊紹勳中協副將軍史宸皆張三
 軍東移聽援遊擊將軍戴朝弁檄把總李幹兵預設
 鋼輪火炮備一片石指揮傅國忠備巷口令千總張
 蘭出寺兒谷叅將王守道出關外則西虜哈卜慎已
 至大寧城矣頃直往塔盤至敖母林大會大小委正
 武功錄 二 土蠻列傳下 九 四百九下

當會莫虜還走一里許止壁我師被圍甚窘困守道乘夜半解嚴躬帥軍士執刀鎗器且掘壕用盛運土壕深四五尺將火砲設置壕外我軍擐甲拒守且日虜廼以一枝阻前屯以一枝犯一片石迤東新堡去關可五里先是遊擊將軍戴朝弁都護霍貢備一片石烽火嚴甚人畜又皆內徙虜亡所獲鹵呂家庄男子呂信等七人傷朱福一人燒李澤車一輛趙世臣房一所驢二頭因使七八騎衝南水關監門張蘭以矢石擊去皆還走虜亦射中我軍王大功已復走四騎追蒼頭軍林見至東嶺賴關吏戴邦彥救免是日

武功錄

卷二 西列傳下

一

四七

箭二十六枝於是參將高如桂遊擊王鳳鳴以一軍軍黃土嶺參將賈應隆副總戎張玠以一軍軍駙馬賽界嶺口劉家營遊擊路宰王添職都護馬魁武以一軍軍山海關虜望見大兵四至皆還走臺御史翟繡裳督戶部郎程宗伊主事王邦俊治糗糧率永平卒李一言轉餉不乏恐虜復有它圖使參將錢國用王國翼備信地紹勳備前屯備兵使成遜馳臺頭路軍居中虜竟東走前屯衛由沙河站高臺堡去邊頃復以五十騎從大清堡奔白土溝備禦柏朝翠追逐至雙壕斬首一級奪獲馬二騎自是後給諫馮景隆

武功錄

卷二 西列傳下

十一

四七

守道使陳良金夜半出營告變亟徵兵有副總戎楊紹勳以中軍盧光先兵至參將王國翼以中軍汪洋兵至遊擊麻栢以中軍李從善兵至參將錢國用以中軍李如梓兵至遊擊劉遠圖以中軍李爵兵救之四面合陣主事王邦俊趨諸軍出關關外虜勢強甚我師竝休舍丘家山明日虜折居民門板蔽箭益衝鋒守道兵殊疾力戰火藥弓矢幾盡即以悶棍潰圍而走楊紹勳馳救舉放號砲守道知爲援兵也亦鳴砲響應合營接戰破之斬首虜一級奪獲達帽套靴達刀木鈎鈎鎗護胸皆一事達箭三百八十四枝回

胡順華兵八百五十五人出關。而把總楊國賓、張便、王爵、何寧、徐桂、竝馳南北水關。虜廼帥千餘騎衝一片石，掠人畜，從南山走犇石門路。我偏裨戴朝弁、麻栢、霍貢、路宰、竝發火器追急，奪獲周安、李真等一百三十三人、牛驢二十一頭。已虜千餘騎。衝南北水關，把總張蘭、王爵、張應期、丁科、疾力戰，虜大敗。鼠竄南海口，旱門、角山，行至三道寺，裨將譚堪、趙愷、何寧、徐桂，卽以郎機、火箭、快鎗、石砲拒堵。而虜騎之衆亦增至三千餘矣。虜執鈎鎗、短刀，衝關廂新城，而會新城北面，未告成。虜遂從城北抄入，殺我百戶陳守仁。及

武功錄

二五列傳六

三

四

軍餘徐奉、呂勳亦被一鎗幾斃，守道衝鋒，奪獲達帽一頂、氈口袋六條、鐵鈎鎗一十三桿、盔纓一根、達箭三十九枝，捕斬相當。遊擊將軍張秉忠馳救，虜竟還歡喜嶺已，復以三百餘騎奔一片石。我銅輪石砲甚備，虜不能駐，始虜在關外，殺我張貴等三人。虜我孫虎等六十五人傷我譚昇等三人，奪羊豕牛騾驢以百數，糗糒七十七石五斗，燒燬土平房一十九所，車一輛，俱論指揮林樹勳以法由收保之，合弗早圖也。時遼東人梁才亦被鹵，父之竊胡騎奔關，途中軍崔大相及蒼頭軍詹二詹二奪被衫布袋，奪所騎馬梁

才以裸身不可歸，因賂詹二錢，一得贖衣被而去。居亡何，虜騎百餘殺略關外，鄭家庄人史宸卽擁戴朝弁、路宰、霍貢、高如桂、王鳳鳴、兵出塞，虜以東馳八里舖、老君屯，餘黨或竄入前屯衛，我師追迫，虜皆從古北口出邊，漢使黑倉、訶之至丙兔，打兒漢營，訶之則土蠻之弟小打兒漢、董狐狸之男伯彥孛來、并死關吏刃矣。哈不慎兵卒被擊傷尤甚，於是青把都往專難營藉兵，又逞仰二奴約土蠻，略鐵嶺，遼瀋開原，土蠻業已刑馬祭旂，欲犯三岔河，及遼陽，爲速把亥修夙昔之怨，迺引男卜言台、周大會、黃台吉、以兒鄧

武功錄

七五列傳下

七

四四

青把都、土妹、搭臣、大小委正、反青、莽古素、台吉、塔塔兒、百戶、莽惠、拱兔、煖兔、樊兔、逞把都、已、又會五路男、扯勞亥、速把亥男、把兔兒、及花大、抄花、老撒、卜兒亥、牧馬善養木、大入遼瀋海州，其十一月，虜以五人捕伏冷家溝，殺道上行一人、馬一匹，劉崇正使把總賈待聘、高尚仁、陳衛國、馳冷家溝，捕獲生口脫羅，復追亡至紀家臺，乘雪襲蹤，堵截虜一人，從白土溝出邊，栢朝翠追逐至皂洞山，去邊四十餘里，劒斬之，虜亦傷我兵一人、馬一匹，其十二月，虜騎三萬榆林堡，入蒲河，及永安寨，大寧諸堡，恭將王有翼、擁精兵轉

戰益疾力。擊破之後。先斬首捕虜凡四十二級。奪獲馬八十一騎。我蒼頭軍死李化等二十六人。傷官軍李平胡等四十八人。漢馬死者六十五匹。先是備禦使何應魁使謀者錢仲美等七人。由長勇堡出塞。馳長山去邊可一百里。有虜騎四五十。從西北來。望見漢使。輒前接戰。漢使殊疾力。斬首虜五級。奪獲馬八騎。虜亦傷我兵一人。馬三騎。已復使降夷我羅奈等三人。馳養善木舊遼陽。虜營火光燭天。我軍使降夷卜兒寨。勺登向化等十二人。馳伏捉革兒。去邊七八十里。道逢虜八騎。轉戰斬首二級。獲生口孟措打兒武功錄

武功錄

上卷列傳下

四

四百十

正治兵日夜候土蠻至。土蠻先使先大兒子伯彥太主數萬騎治行。令人持口袋一條。及鈎杆鐵斧。口袋用以乘土。至冰上墊路。然土蠻微指。必欲埃河凍實。然後大入遼陽南四衛。不則入廣寧東西矣。邊吏聞謀者言。腦毛大滾兔欲略寧遠。迤東西。而董狐狸獐兔欲略前屯。迤東西。長昂董狐狸又欲略山海。迤東西。皆有狀。其正月二月之交乎。是月土蠻部一克灰正滾兔總萬餘騎。擇精兵五百。馳黃土嶺。阻絕漢使往來。把亥灰正。又陰與滾兔約。以四千騎。詳言行獵。誘遼東人出塞。撲殺之。如弗至。請以數千騎。大入寧武功錄

武功錄

上卷列傳下

五

林子屯。錢剛屯。崔官屋基屯。孤山。陳家。十餘屯。駝背山之役。殺略人畜至二百。燒燬房屋至一百二十餘所。奪獲糗糧至六百有餘。制置使張佳胤。乃劾奏備禦使郎梅。李日增。王九真。遊擊韓元功。史儒。叅將奎寬。旂鼓官張棟。上從大司馬張學顏議。左遷郎梅等秩二級。韓元功等一級。改調王大用。其三月。長昂。哈不慎。約土蠻入寧遠東西。頃速把亥子。上言把都兒借土蠻為阿父。大入開原鐵嶺。其四月。青把都亦治兵與土蠻約。以八月入遼東。土蠻報曰。必欲大入遼。姑俟天大雨霧晝晦。然後起。出遼所不意。可乎。其

武功錄

二 上 查 列 傳 下

三

九月。土蠻馳專難。他不能營。約青把都兒。驕忽反。大入薊鎮義院口。因止壁大寧。老河。時哈不慎擁七百餘騎。行獵東北。頃之。老酋婦及青把都。祥言迎喜神。發自白言。舉兒克東馳專難。恰倘不浪。即託以駝米。陰帥諸部夷。日夜裝。於是哈不慎。猛可真。小阿卜戶。因使通事。兀子來。請於馬蘭。塔子嶺。曹家寨。開撫賞。而會長昂。亦至自虹螺山。分兵至擦崖。冷口。挑林。迤東。撲捉尖夜。以絕我耳目。若小阿卜戶。又以好辭。款塞。請除罪。卜戶。故青酋部夷也。制置使張佳胤。洞察之。不過。以請賞。為緩兵計。且馬蘭。又牽制我三路。給

諫王三餘奏。亦如之。請預發密薊永平年例銀十萬兩。以佐軍乏。詔可之。其三月。西虜擄臣台吉。得兒。鄧台吉。以兒。鄧大會。東虜把兒。兒。花大抄。花。上言。顧竝馳舊遼陽休舍。聲欲略遼瀋。於是增長營。靜遠。上榆林。十方寺。會安。步兵皆一百人。居亡何。虜從上榆林堡南。張旂志。鳴砲。竟從威遠鎮。直奔河北。已從河北。深入南泥溝鋪。因以三百餘騎。捕伏劉千戶屯。我師尾其後。奪獲馬三匹。索駝一頭。虜還大營。聯絡王連。諸屯。而漢亦還。石山兒屯。自是偏裨塗寬。喬官。張棟。裴永勳。史儒。施國臣。兵。及降夷。勺登等。一百有四

武功錄

二 查 列 傳 下

七

吳 芳 四 九

人馳救。合營。虜選精兵六千騎。衝鋒。傷我楊繼文等二人。馬十八匹。會大風。飛砂蔽面。不可戰。竟從十方堡南。榆林堡北。出邊。漢使勺登。謂之行。至大長山河。去邊可六十里。遙聞西岸。諸虜吹掌。聲。傳。發。即還走上榆林堡。而以兒。鄧業。渡河矣。頃勺登復從十方寺堡。出塞。行大長山。逢虜騎。五六十。接戰。擊破之。斬首虜一十級。奪獲馬九頭。盔甲四副。虜亦殺降夷。納哈一人。傷那亥大等二人。漢馬死者四匹。其四月。土蠻大會。東虜。皆携小穹廬。并有奶騾。馬。乳牛。聲欲入廣寧。錦義。由此塞上藉藉。或言土蠻罕。一克。委正。一

克打來罕。提十萬餘騎。治兵尺納哈氣兒。略廣寧東
西。或言聚二萬餘騎。略寧遠。山海。或言土蠻把漢委
正。略寧遠。或言治兵捨刺塔林。略遼陽。以積怨深也。
居亡何。虜騎果入十方寺。不克去。長勝堡。又不克去。
靜遠堡。又不克去。上榆林堡。是時御史陳登雲。方閱
視。嚴燧火。卽以一月四入。無寸草。爲虜利者。又之。瓜
兒兔。黃太舟。倚克。打刺漢。會舊開原。而把兔兒。花大。
抄花。同西虜。以兒鄧。捨臣。台吉。五路。男哥兒。欲入討
來。兔十方寺。而土蠻。打刺漢。黃台吉。又欲大入開原。
鐵嶺。潘陽。合從而起。計不返顧。而邊備亦已日固。至
武力錄 上卷列傳二 二八 五月十四

會老營。居一二日。虜會五萬騎。圍汎河城。我師大戰
數十合。破之。多所捕斬。而以虜勢重大。不及取首級。
上莫府。虜皆以鈎鎗。得屍。負載而去。汎河平衍。可列
馬步。濠塹尤深。帆檣稠密。虜疑其下有伏。不敢至。至
東門中軍。張良棟。把總張治。守之不可下。竟被金瘡。
死。虜迺直薄南門。把總陸尚學。殊死戰。勝亦如之。虜
乃自宋家泊。出塞。明年二月。東虜一克。灰正。把漢。灰
正。土墨。台豬。把兔兒。抄花。花大。老思。卜兒亥。約土蠻。
男孛彥。伯彥。兔。燒花。十萬騎。馳遼陽邊外。挾賞。賞且
曰。如禮。則已。不然者。以十萬騎。擣若塞。不得耕種。是
武力錄 上卷列傳下 二九 五月十四

毋倦。虜披靡四散走。我追至穹廬擊破之。斬首虜九百有二級。降夷乃六。奴木賴視之。中有酋長虎兒處把都等二十四級。奪獲被鹵漢人二十九人。幼夷七十八人。胡馬一千三百餘匹。駱駝盔甲器械動以百數。我兵死者僅三十餘人。越四日。班師入城。大雨如注。三軍舉手相賀。此天為洗兵矣。給諫顧九思奏以為奇功足嘉。始大將軍提兵取鎮邊堡。間道出虜西北。撓其後。晝則捕伏山谷間。不敢火食。食乾餼飲水。夜則疾馳。用副總戎李平胡。李得全。帥降夷四十餘騎。先驅導軍。故得趨便宜。無失道。如是者凡二晝夜。

武功錄

二

三

四百八

二日之內。大風雷鳴。飛砂石。蔽天。即人馬囂塵不能辨。故機不先露。而我兵得近。及虜覺而迎敵。我兵已橫絕之矣。是日風恬日朗。虜無遁形。虜甚急。矢發如雨。士馬死傷。而我兵愈奮。爭為先鋒。虜以為有神也。頃之屬御史王國弼訪誅納。既乘傳到廣寧。即偕備兵使任天祚按驗。與兩臺所奏同。大司馬嚴清宣捷祭告。郊廟皆如故。上賜李成梁廕男秩遷三級。王一鶚遷御史右丞。祝右司馬事。顧養謙亦御史右丞。金錢幣帛皆有差。遷任天祚一級。趙三聘奉一級。遷楊燮署都督僉事。陞李寧。李與查大受。孫守謙。秩

視副總戎姚大節。劉崇正。官如故。陞奎寬一級。王絨俸一級。金皆十五兩。傅霖准以原官調用。葉夢熊金十兩。高良弼八兩。宿振武五兩。發馬價五千。以犒軍士有功者。本兵調度有功。賜張佳胤。石星。金幣有差。郎中皆十兩。它一切五兩。其三月。土蠻借一指委正。把兔十餘萬騎。皆帶牛羊騾馬。欲深入廣寧東西。是時東虜銀燈。聚兵三萬。腦毛大皆牽戰馬。及騷達子。打刺漢并皆欲入廣寧。打刺漢。廼使龍兔伯言。略開原。鐵嶺。大氏。土蠻。欲以廣寧。請比宣府。張家口。開馬市。而炒花。把兔兒。花大老思。卜兒愛。則又大會以兒

武功錄

二

三

四百十一

鄧入遼瀋。哈刺把備入開原。紛紛藉藉。毋寧日。其明年正月。漢使降夷乃六等。四十七人。從鎮虜堡出哨。行至硃砂坳。去邊三百餘里。逢虜騎三十有奇。接戰。擊破之。斬首虜七級。餘遁走。乃六亦從新寺兒山入塞。居頃之。虜騎二千。直薄東昌堡。流沙溝。會冰坎。傾馬。馬多站立河北岸。於是先鋒三百騎。馳迤西新舖。臺。大路去邊七里。殺我黃欽等一十八人。燒草房五十五所。鹵男婦八人。古大相提兵接戰。斬首虜一級。小獲馬四匹。虜亦殺我軍趙要。及溪馬七騎。鹵三人。驢千八頭。其二月。虜騎千餘。從西平堡。平山臺。入千

餘捕伏邊外。分六十餘騎從鎮寧堡。張茂臺潛入盤山驛。三里橋。迤東略婦女四口而去。於是臺御史顧養謙帥成梁以兵截其歸路。李平胡等即引百金之士二千五百人從鎮遠堡。樣臺西空出塞。馳東遼河。去邊已九十餘里矣。虜迎戰。大敗。我兵斬首捕虜凡三十七級。奪獲馬五十騎。被鹵婦女四口。我兵亡李繼祖一人。傷官兵馮文用等一十九人。漢馬死者一百九十一匹。其四月。土蠻黑石炭銀燈把漢打來罕。一措委正大入廣寧東西塞。而東虜把兔兒。上言顧老撒。上兒愛。媛兔。伯言兒皆馳三岔河。迤西沙嶺。高

武功錄

卷一〇

三

平。大小黑山。居頃之。虜騎萬餘。從邢百戶大臺。至東蓮子湖。東空臺。臺空寇拆墻口七十餘所。於是分五千騎。奔鎮武堡。東西門五千騎。奔堡東大臺。老鴉莊。臺寇墻而入。遊擊將軍劉崇正。衝鋒益疾力。自辰至未。會平洋。西平西寧。偏裨塗寬。塗廣。胡尚忠。楊紹先等馳救。虜廼半度河。還歸。半欲往南面。深入見湖泊。泥濘。而正兵營兵。又從西至盤山驛。止壁。悉勒馬。盡出邊。我兵死黃相等一十六人。行人六人。傷李敏等二十九人。漢馬死者一十五匹。鹵三十四匹。漢人陳來子等一十三人。馬牛驢羸一十七頭。焚車五輛。漢

僅獲胡馬六騎。是後降夷我父等。復從鎮安堡出哨。至莫艾兔。去邊四十餘里。虜以十餘騎接戰。我父斬首一級。奪胡馬二騎。而還。阿卜當。李得功等四十三人。亦從平虜堡出哨。至長山。去邊可八十餘里。乘夜黑。奪獲馬二百二十四匹。小駒二十二匹。其五月。降夷阿卜當。及蒼頭軍。楊萬里等。從長勇堡出邊。馳中遼河。去邊可一百餘里。遇虜騎百數。北走。阿卜當忽從中起。塵戰。生獲海。所得一人。奪獲馬五騎。牛一十二頭。虜亦殺降夷一人。傷我兵王友功三人。漢馬死者五匹。先是把兔兒帥百十餘輩。捕伏溝中。欲入清細

武功錄

卷一〇

三

元四十一

河。備禦高良弼。即使降夷蕭漢。卜向花。我父羊羔兒等七十五人。從太平堡。暮山營。臺馳古勒半巴林。去邊可二百五十餘里。虜方以三十騎。擺撥架梁。遙見漢兵。皆鑽林走。如蜚。我兵亦斬首一級。奪獲馬一百五十八匹。漢馬死者九匹。是時黑字羅之子託力。為劉國威所斬。矢託力。一名把兔。莽機。蓋胡中所稱巨酋。與速把亥為顏行。級乃大如斗乎。其後二年。庚寅秋十月。土蠻族弟。土墨台豬。使夷使藉兵西虜。青把都。哈不慎。以為吾已聚兵六萬。幸為我更治四萬。姑族長昂。獐兔至。即當大舉。時往來者。言青把都男扯

稱阿亥及哈不慎。莽兀素班不來沙。已至長昂營矣。制置使張國彥。臺御史郝杰。以為殊不然。青把都。住牧插漢。我不根。方互市。張家口。夙號忠順。曩以十月。奈先人家。常東行。奈何助土蠻為亂乎。久之。寧前錦義外邊諸虜酋。旂鼓相望。結轍於道。我偏裨李寧。相朝。翠章應選等。十道並出。分部土河舖。及威寧營。右屯衛。大凌河。戚家堡。牽馬嶺。十三山站。撫順所。會安堡。東州堡。鞍山驛。閭陽鎮。松山店。小凌河。海州城。甜水站。草河堡。青台峪。臺御史。及大將軍。李成梁。軍居中。虜竟從長勇堡。山河臺。深入鞍山驛。甘泉舖。休舍。武功錄 一 上蠻列傳下 四

分遣精兵。攻我海州北關。成梁追逐急。迺由海州迺東。殺略東山間。副總戎李寧。兵至牛心山。逢虜騎擊破之。斬首七級。栢朝翠。斬首二級。奪獲馬三十餘騎。盈甲二十餘副。餘黨悉引騎竝出塞。先是。上以御史胡克儉奏有。詔詔大司馬王一鶚。傳與督撫。分部將領。迎敵截殺。毋得逗遛觀望。致誤軍機。以故制置使張國彥。迺以書仰慰。宸衷自是之後。土蠻老而厭兵。邊患稍戢。久之。以狗馬病。死。子。上言。台周嗣。土蠻。或名土蠻罕。或名土買罕。或名察罕兒。或名插漢兒。土蠻生八子。長。上言。台周。次。宰桑兀兒。次。伯言。

戶兒。次。把哈委正。次。額參。次。先銀。次。燒花。又言。生四子。長。上彥。伯吉。次。栢太。次。上彥。兔。始。捧。插。崖。之。役。其姊。執。土。蠻。手。流。涕。戒。毋。復。犯。薊。今。犯。薊。者。數。矣。及。死。以。花。桑。峪。之。恥。未。雪。猶。曰。吾。甚。媿。市。事。未。成。反。不。若。俺。答。子。孫。得。長。王。胡。中。歲。時。佩。黃。金。印。兩。肘。間。大。如。斗。也。

讚曰

蠻夷猾夏。豈蔓延至今乎。何其興之久也。土蠻故胡元苗裔。又俺答君長意中。獨戀戀貢市事。二十餘年。迺卒不可得。老死矣。假令不殺上郡吏卒。即縛速把。武功錄 一 上蠻列傳下 五

亥。黑石炭等。款塞。如俺答獻趙全故事。即予之以市。亦無不可者。而迺欲以兵要挾我。我誰從哉。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土蠻始入遼。終入薊。實西虜二衛實導之。皆於土蠻亡益。日底滅亡。善哉乎。王御史之言曰。異時大可慮者。終西虜。非東虜也。

土蠻列傳下 終

卜言台周宰賽兀兒黃台吉額參列傳

卜言台周土蠻長男也。甲戌冬杪常與打來漢速把亥黑石炭黃台吉治兵插漢腦兒約曰吾騎馬入廣寧塞如河東不可入。入河東灣弓而馳矢無虛矣。明年正月自虹螺山馳遼陽舊城邊吏見爲虜勢倥忽亟請於臺御史張學顏大將軍李成梁卽提兵出鎮遠堡以叅將馬文龍把總王大璋潘燾爲左將軍遊擊王咨禹把總劉崇正劉希武爲右將軍成梁與把總蔣位高雲衢軍居中爲三道並入匈奴營行至遼河迤西去邊可二百七十里望見卜言台周獵其西

武力錄

卜言台周列傳

一

二

守使翟繡裳趨備胡頃之虜騎果薄廣寧塞漢出兵鏖之多所斬獲卽日馳還已移壁南鄉海州東鄉遼陽復從長勇堡及馬鞍山兩空入分馳的山拗舖虎皮驛於是成梁帥偏裨李一惟蘇國賦列左右軍亦如之并走煙臺我師衝鋒斬逼盡發戰車火器虜畏甚唯求得死屍鈎馱而去又以五十騎爲誘兵千總王好善從間道追至楊家寨胡騎五千卒從中起發鳴鏑竟中好善死於野是夜漢亦使車營砲手數十輩各持鎗砲乘虜營曉睡鳴砲如雷虜大驚懾魄卽起營往西北走而遊擊趙應昌姚大節及叅將王永祐從南往北馳叅將曹篋郭夢徵及備禦王國瑞張志遜楊謙黃都馮文弼孔東儒從北往南馳遊擊王惟屏丁倣從東往西馳虜以精兵殿後走如脫兔我師竟追北斬首捕虜凡一十二級奪獲馬三十五騎虜亦以伏弩射死我官兵王好善與李炳等凡一十五人傷凡七十九人馬死凡九十餘騎八月卜首與速把亥坤肚兒哈黑石炭委正黃台吉以兒鄧長兔煖兔扯勞亥大言欲入河東開原遼陽瀋陽塞給諫裴應章奏及未然爲備十一月卜言台周黃台吉黑石炭以兒鄧堵刺兒煖兔拱兔會速把亥炒花檮勞

武力錄

卜言台周列傳

三

勇四十

亥。大入瀋陽。海蓋已欲奪廣寧關門。大將軍李成梁提偏裨宋承恩、夏尚忠、楊子隆、朱文瀚、彭國珍、郎國忠。兵行至盤山。以諸兵為先鋒。因與叅將郭夢徵、馳張繼先屯虜騎。已從平虜堡南靜九臺入矣。我兵殊疾力戰。破之。斬勺茶戶。哈收勤。把安大。把兒孫。李嗑。銷合兒等首。大率二百有七級。奪獲橐它馬牛羊器械。亾筭。語在炒花傳。居二三年。已卯秋。卜言台周宰賽兀兒治弓矢諸鬪器。入廣寧。錦義先是雨雪久。馬牛多瘦死。乏食。以故欲略糗糧甚急也。大將李成梁哨至歪頭埧溝。虜騎已從獐驛站墩而入。遊擊將軍

式力錄

二八卜言台周傳

三

四十一

王守道把總王景魁追逐。斬捕甚多。居亾何。土蠻欲比宣大請馬市。於是卜言台周宰賽兀兒大會黑石炭。大小委正等。遂度黃河。馳邢林。去廣寧三日矣。有如市不可得。請以數十萬騎。大入廣寧塞。寧乏金繒。秣藁乎。臺臣王一鶚。梁夢龍。堅不可許。其十月。引胡騎五萬。從捨喇母林開營。聲欲直走寧遠。漢使調之。行間。逢夷婦孫。言東虜已至土列根。撥刺兔矣。鮮車怒馬。欲以一日而橫行乎黃土嶺。一片石。不則山海中前所頗有狀。不迺欺也。居頃之。謀者又言虜至敖木林。已復屯燕河路。臺御史張夢鯉見為敖木林。去

寧前。輕騎可二日至。去薊門東西可五日至。乃以書請治易州城。以易州防秋。駐札之所故也。其後辛巳春。卜言台周與腦木大。黃台吉。黑石炭。大小委正。以兒鄧。煖兔。拱兔。抄戶兒。大會女。只罵火屯。並騎馬。馳赤納哈氣兒。休舍。詳言吾欲略海西建州。以示漢不意。忽大人廣寧塞。其四月。市夷哈屯。及男煖兔。與伯言。卜言台周。傳箭入市。欲增賞。弗可得。於是發鳴鑼。中我邏卒羅四。以示威。因執蒼頭軍何曰。祿而去。已自知罪成。狂犯守尉。因解縛。與之箭一枝。趨入塞。幸為我告馬法。請倍恍。忽大賞賜。我然後已。叅政使張

式力錄

二八卜言台周傳

四

四十一

崇功以告。制置使吳兌。使備禦史高良弼。譙諭卜言台周。示以生活丹青之信。曰。將軍令若等。還我所。略軍民。軍民有一不幸。客死。許若執夷酋獻漢。請贖死罪。然後開市。其後癸未春。卜酋乃大會黃台吉。以兒鄧等。欲入遼瀋。海州。廣寧。迤西。是時阿台。及送仰二奴。並發難。至棘。制置使周詠。臺御史李松。乃因郵置以聞。居頃之。卜言台周。借青把都。大小委正。耿革兒。以克。友青等。馳黃河。迤北。而會花大。抄花。把兔兒。老撒。卜兒愛。卜言顧等。引其眾。西欲攻遼河。因為約曰。所不如期上馬。罰酋長馬一百。騎橐它五十。部落

馬二騎。牛四頭。其明年春。土蠻引卜言台周。黃台吉。大會以兒鄧。青把都。土妹。扯臣。大小委正。反青。莽古。素台吉。塔塔兒。伯戶。莽惠。拱兔。煖兔。焚兔。逞把都。及五路男。扯勞亥。與把兔兒。花大。抄花。老撒。卜兒亥。治兵。養善木。並寇遼海諸郡。明年春。伯彥太主。連四萬餘騎。寇鈔寧遠。取糗糧。一千石以上。頃之。又引一克委正。二萬騎。入開原諸郡。其明年冬。卜酋將七萬騎。屯老河。遂侵遼陽。其明年十月。胡中傳言。遼左城垣。傾頽數十丈。速把亥男。把兔兒。土蠻男。卜彥。卜言台。周。乃欲窺隙而起。大會東虜。把漢大成。及西虜。哈不。

武力錄

一八卜言台男列傳

五

慎。打來明暗。謀入遼左為寇。是時黑石炭。把漢大成。一克大成。一克委正。滾兔。土妹。銀燈。亦治兵。捨刺母林。謀欲入廣寧。錦義。二郡。約分為二道。卜言台。周人。錦義。他台兒。入廣寧。於是分巡使鮑希顏。輒以狀請於臺御史顧養謙。乃遣副將軍李平胡。將胡鸞。李繼武。蔣國泰。兵八百人。出開陽。李寧。將李尚仁。兵六百。人。出十三。李興。將金尚禮。閔爭坐。兵一千二百人。出右屯城。查大受。將朱文翰。熊鑰。兵八百人。出大小凌河。遊擊將軍胡尚忠。將郎顯忠。兵六百人。出松杏山。李應時。將宋國賢。兵二百人。出晉壘屯。張世爵。將史。

儒。張國忠。兵出錦州。唐伯美。將熊朝臣。張玉。兵五百人。出戚家堡。秦得貴。將陳文德。鐵邦彥。兵二百人。出鎮遠堡。詹鞠養。將高仲先。兵二百人。出鎮寧堡。俞成功。將佟元相。兵四百人。出中安堡。而又遣把總尚傑。將一百人。出大靜堡。魯友時。將二百人。出鎮夷堡。卜世祥。將三百人。出鎮邊堡。劉可學。將二百人。出牽馬嶺。大將軍李成梁。軍居廣寧中。胡騎果馳黃佃子。黑松林。平山。青山。止壁。去邊可二十餘里。謀者望見。胡騎十餘萬。列營闊五十。長九十。烽火通於廣寧。錦義。乃分五萬騎。從鎮夷堡。大邊。下韓口。沙河營。入。五萬騎。

武力錄

一八、李成梁列傳

六

從白土溝入。謀欲鈔掠郡界。漢出兵逐擊。千弩俱發。虜皆應弦而倒。由此引其眾出塞。居頃之。虜復寇大清堡。備禦使李都。發兵與擊。斬一人。虜馬一騎。匈奴始商軍進退。稍引去。去頭山寺兒溝。自是之後。臺御史顧養謙。見為虜營。旁近鎮夷堡。發三將軍屯盤嶺。牽馬嶺。以備之。虜竟從二嶺入。捕殺吏卒。毆侵城堡。漢發兵擊大破之。語在把兔兒傳。其後庚寅春。卜言台周。引黃台吉。大小委正等。入遼瀋開原。海蓋諸郡。寇鈔百姓。制置使張國彥。劾奏副總戎姚大節。有狀。先是大將軍李成梁。發車騎詣虜營。虜不敢南下。各。

鳥獸散已。追逐至河北。再抵雕背山。去邊已百餘里。擊破之。斬首虜二百八十級。酋長十三人。奸細四人。奪獲胡馬器械。動以千數。是歲也。賜李成梁祿米五十石。廕子李如禎。列堂上。僉書管事廕。郝杰。男入太學。遷李寧都督僉事。吳希漢。李如栢。副總戎。李繼武。遊擊。加鮑希顏。山東按察使秩。視事。它皆賜金幣。有差。已祭告。郊廟。皆如故事。自後。給諫薛三才。稱道路傳言。言遼左多捕降者為虜。掘死人以為獲。請按驗首功。其後癸巳五月。上言。台周。携家室至義州外邊湯池。而以千餘騎。屬小友青拱。兔台吉。并軍。軍

武功錄

八上言台周傳

七

四八

五千人。從大定堡。于果。營入義州塞。於是備兵使馮時泰。請於制置使顧養謙。帥遊擊將軍宿振武。千把佟照。王東銘。出遮虜障。虜與漢軍相亂。漢兵與虜騎並馳。斬首五級。鹵獲馬十八匹。虜尤殺遊擊宿振文。中軍夏尚忠。把總宿振義等二十三人。傷家丁杜梅等四十人。奪漢馬三十三匹。過當。遂乘勝走大康堡。祝青營出塞。居四五日。復從鎮安堡北。馳者久之。漢發兵追奔。所得而還。虜竟以二千餘騎。捕伏鎮北堡外邊。紅窰東小台。倉卒從溝中起。漢兵覺。鳴砲。矢石如雨下。虜乃以其半。復捕伏堡東廟兒山。半攻城。

堡。守備使孟宗孔。躬帥蒼頭軍尹世武。阻壕為險。弓矢鎗砲。火箭。一時並發。所擊殺甚多。大率虜滅什二三。是時副總戎姚大節。馳三尖山。遊擊安本固。馳半邊山。將合營。虜望見。漢兵益增盛。遂解去。御史周繼翰。見為數日之間。兩鈔廣寧。至亾道。輒以狀。請其十二月。傳調一克灰。正良燈。奴木大等。三萬餘騎。期上元。祥言略廣寧。遂入遼陽。其明年十月。伯彥復調一指委。正把漢委。正良燈。腦毛大。十餘萬騎。竟冠鈔廣寧東西。是時上言。台周。以眾鳴。把兔兒。以強鳴。兩酋相得。甚驩。母厭。於是連騎大入塞。扼三岔河。攻吳

武功錄

八上言台周傳

八

四九

家墳。大將軍董一元。卷甲輕舉。長驅三千餘里。逢擊大破之。斬首虜四百餘級。奪獲橐它馬牛羊以千數。語在把兔兒傳。其十二月。上言。台周。擁精兵。寇鈔我右屯衛。天誘其衷。伯言兒。及扯拜。授首。伯言兒。即黃台州。而扯拜。故一克委。正也。伯言兒。最驍勇。知兵。虜每出戰。悉聽伯言兒所調度。常以市賞。故名。姓數奉。御覽。是時上言。台周。如失左右手。殊飲恨。乃與把兔兒。得華力。台吉。打刺。漢小友。青良燈。一克大成。謀。謀欲以正月。寇廣寧。寧前錦義諸郡。以報鎮武之耻。而會把兔兒。被金瘡。竟死。猶豫未發。制置使孫鑛

與大將軍董一元議守河東。故抄花煖兔巢也。今伯言兒把兔兒。後先番天虜營方擾亂。可襲而取。即以二月將兵從龍灣。至十方寺。汰其老弱三千。留居塞下。遙爲聲勢。是夜以參議使楊高監軍。大方伯郭性之。參政使梁雲龍。參議使王邦俊。給餉不乏。絕直抵黑山。旦日天大雪。深數尺。一元引偏將高策等。冒雪而前。日夜裝至拴道。去塞四百餘里。忽日晴明。襲虜營。破之。得其酋長卜勒亥。汪那呵。及首虜百九級。捕得生口十人。奪獲馬五十八騎。我兵亡七人。傷三十人。漢馬死者五十一匹。於是制置使孫鑛。大會臺武功錄。御史李化龍。以捷聞。上詔加孫鑛。李化龍。董一元。王邦俊。下部紀錄。孫守廉。復副總戎秩。視遊擊事。它皆賜金幣有差。卜言台周。或名卜彥伯。或名卜言台。住。或名伯彥太主。或名撥言太主。或名卜言台主。先是平虜堡。奪獲橐它二百餘騎。傳致京營。每騎予價十金。悉以佐所司戎馬費。臺御史李化龍。請得著爲令。以鎮武。獲橐它至九百有二十四騎也。議欲以五百備役。路馬賈亦如之。它悉以付騎乘。上留二十騎。供均圍之用。京營於是列胡馬矣。宰賽兀兒。土蠻次子也。又名栢大。甲午夏。東虜抄花

把都兒。卜言顧脫合赤老撒。卜羅愛。帥六千餘騎。治臨衝。謀欲寇鈔我正安堡。雙臺大小黑山。當是時。宰賽兀兒始臨兵。業與西虜合營矣。先是土蠻卜言台。周數爲邊害。廣寧錦義尤甚。宰賽兀兒亦欲新入是郡也。知遼河西涯。美水草。乃結聯諸胡騎於其下。而會夜月明。宰賽兀兒以爲稱兵不便。遲望後。天黑夜。縋而出。遂入錦義。顧不愉快耶。時宰賽之衆。漸至萬騎。皆移壁黑山綿塔。尅期斬關。會西夷捨具以實告。於大將軍尤繼先。發五將軍。軍數千人。出擊胡。大將及巡使。部署諸將。張旂志。砲聲震野。虜方以二千騎。武功錄。不宰賽兀兒列傳。從莽撞湖。直擣李高麗。略取軍民。於是寧前兵使大會諸將下令。令軍中毋逗遛。毋下馬爭級。三軍受令。鼓行而前。與虜大戰一日。破之。得甲首一十八級。奪獲漢人一百七十六人。馬八十四騎。牛騾二百二十三頭。漢亦亡把總李世功。李守仁。百戶張國副。謝繼武。與軍士尤能龍虎等四十六人。傷尤彪等四十八人。漢馬死者五十三匹。虜乃從野猪湖出塞。始虜敗時。我師斬虜獲生。大有功。虜衆大亂。自相衝殺。恐漢兵追欲屠之也。皆雉兔逃。至堡南三里。相鄉哭。失聲與尸而去。

黃台吉別名小黃台吉。土蠻侄也。甲戌冬。卜言台周與打來漢速把亥輩。治兵插漢腦兒。時黃台吉引其眾盡從諸酋。明年秋。黃台吉遂為酋長。於是黑石炭。卜言台周。以兒鄧堵刺兒。煖兔。拱兔。大會速把亥。炒花。捨勞亥。謀欲入瀋陽海蓋諸郡。久之。胡騎從虹螺山直走舊遼陽城南。旁塞獵。以誘我兵。語在炒花卜言台周傳。其冬。黃台吉同土蠻從古城堡小關門入。叅將郭夢徵提兵至劉指揮屯。虜方分道而馳。見漢兵盛。盡走出塞。頃之。復從開原城東大入塞。分為三營。一營營團山屯。一營營靖安松山堡。一營散四野。

武功錄

黃台吉傳

十一

行劫略。是夜止壁。王貴屯。旦日攻城。城中矢石如雨。擊傷甚多。遂解去。其明年秋。黃台吉及速把亥。炒花哈屯。委正。反青。堵刺兒。莽忽大。董狐狸。長昂。長兔。大入全遼。於是副總戎曹簞。出瀋陽。叅將姚大節。出虎皮驛。遊擊徐永昌。出武靖營。徐國輔。出錦州。王大璋。出寧前。守備凌雲。出奉集堡。千總郎梅。出鎮夷堡。劉登泰。出中前所。虜益環繞我東塞。阻絕市夷。及譯長從寧前。歷錦義廣寧遼瀋。至開原。道路不通。低何者。久之。邊備嚴。弗入。稍引去。去鈔王台塞。已度漢兵解嚴窺隙。入開原。開原烽火埃望甚盛。復西徙。而不敢

東向。虜既見東隅弗可入。因詳示北遼。以緩我兵。且日乘監門或不意。僮卒入威遠堡。備如開原。矢石所擊傷甚眾。皆遁走。先是土蠻有女。皎好。黃台吉為其子求婚。大言若許我。即以金繒貂裘。馬牛羊送若。若不許。請得以橫磨劍刃若塞。土蠻恐啓釁。竟許之。是日刑白馬以盟。遂送土蠻牛馬五十頭。羊二百角。甲一副。土蠻亦致通袖襖十襲。貂豹皮襖三副。藍白布三疋。盛甲一副。已乃戒之曰。既與阿塞。有百年之雅。自今開原塞。不得動一草一木。明年四月。黃台吉帥諸部往海西行親迎禮。如漢。是時塞下。傳謂入寇。或

武功錄

額參利傳

十二

言青把都往鈔朱赤達子。語在給諫蔡汝賢疏。於是開原之外。其從如雲也。額參。或亦云土蠻子也。丁丑夏。與土蠻及委正。黃台吉。那言禿。捲起台吉。拱兔。以兒鄧。五路等。擁五萬餘騎。馳緊水河。聲欲寇東西塞。時土蠻為主。而額參益彊。庚辰之寇。錦義也。參為先鋒。引十萬騎。至古北路。會我大將軍李成梁備邊。乃引去。甲申夏。參以堵刺兒起。復引千騎。應堵酋之召。于是錦義告倣。明年夏。又偕相彥務。勺里兔。謀欲寇我廣寧當路塞。其秋。參又結連以兒鄧。黃台吉。委正。以克反青。拱兔。阿民台

吉煖兎哥兒大鈔我沙嶺我師多所斬獲自後腦毛大及一克委正把漢委正復發難參皆與俱李羅胡吉兒爲左右我裨將李平胡往擊之斬首虜凡二百四十有七級奪獲馬三百匹語在灰正及滾兎傳李羅胡吉兒去邊可三百餘里一戰而走由備之嚴也

讚曰

土蠻之子數人而卜言台周及宰賽兀兒乃獨倔強字彥炒花碌碌因人成事不足論獨兩酋不能匡父于正及父死猶與西虜距漢結婚王台大入小入歲爲邊患而竟得全首領此豈無天道哉謀之不臧則武力錄

領參列傳

十三

乙、九十五

債帥責也

土墨台豬列傳

土墨台豬土蠻族弟也土蠻諸部夙與東夷不善而所與相扇起者往往多借勢于西虜擁衆數十萬東西逐我水草兩河之間不得解甲丙戌之役台豬與一克灰正把漢灰正携牛羊糗糧及皮張毳片而至其爲說挾土蠻以擾邊鄙阻我耕牧我因而許開市視宣大諸酋如快而制置使王一鶚念萬世大計寧大戰終弗許諸虜得比宣大事當土酋之治兵毋林也我遼陽將軍楊燮寬奠將軍王維真海州將軍李宗召寧遠將軍劉登泰中後將軍祖承訓長奠將軍

武力錄

二八土墨台豬列傳

十四

三、陸

王紹芳亦合兵備河西會土蠻未至台豬先遣零騎馳野豬湖合把秃兒炒花花大老思卜兒亥之衆固已八萬於是臺御史顧養謙恐土蠻至而黨益盛乃大會大將軍李成梁決策伐謀亟徵諸兵赴會於是義州將軍黑雲龍鎮武將軍佟養正正安將軍李維藩錦州將軍李文芹如期四集陣類一字以大將軍軍居中出邊直搗虜巢行至可可母林去邊已二百餘里道逢虜大戰數十合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九百有二級奪獲馬牛羊它駝千餘數厝甲器械亾筭居頃之上幸從給諫顧九思議乃遣御史王國弼按

驗首虜果如莫府所上乃賜爵賞有差語在土蠻
及一克灰正傳庚寅台豬復借兵于青把都青把都
以長昂未至為辭至則先往入寇不利至八月土蠻
亦藉眾酋而起待新月上後馳兩河向無土蠻則台
豬輒敗兵家伐交之議正此類也

讚曰

今甲以出塞為生事撲殺為啓釁然律于虜衰之時
則計專于守今虜勢方張必按成法以繩將士則可
可母林之戰獨非出塞之虜患正以文皇
北伐之後不復出塞故虜騎敢于南牧以戰為守政
患其出塞之不遠也封狼居胥之想諸將勉之

武功錄

土蠻會稽列傳

十五

三六

滾兔灰正一克灰正腦毛大堵刺兒小友青列
傳

滾兔土蠻部夷也隆慶末常與腦毛大董狐狸治兵
鈔寧前已與董狐狸卜言兀灰正把都兒都刺兒黑
石炭侵苦我守障吏於是大將軍李成梁搏戰於亂
岡轉鬪至雙墩堡虜大敗進薄雙河城叅將楊騰疾
力戰破之自是之後數窘辱部夷討孫不賴討孫不
賴因牽馬牛羊抵於青把都是時那莫大亦被困
欲去去滾兔乃大會把都兒即引萬餘騎追至五兔
牛臺御史陳道基得其狀見為五兔牛去馬蘭峪黃

武功錄

滾兔列傳

十六

三六

崖口百餘里西南可入黃崖口將軍石關西可入墻
子嶺南可入馬蘭峪大安口乃遣總戎戚繼光出寬
奠副總戎白福出松棚董一元出墻子嶺叅將張爍
出將軍石關遊擊李信出黃崖營協守史震出鮎魚
石關李如楨出曹家寨賴邊備至悉得不入其明年
春正月滾兔竟引兵從大定堡西北走漢使裨將胡
乘備大康兵虜因走中寺兒臺遂入塞略樵夫王大
汗等七人殺馬一騎乘即擁精兵追至賚福驛去邊
六十里與虜接戰斬首虜四級奪獲馬六騎及所略
漢人餘皆引去我兵傷王儒等一十三人馬十七匹

乘復使謀者出大茂堡誦之。既還，至色樹嶺道，遂虜四騎，執一人，斬其首而去。四月，虜騎千餘，馳惡木林，群行獵，欲謀入前屯，頃之，從永安堡小川臺東空入，裨將石太柱、張國維大戰數十合，虜弗敵，遁走。遊擊楊紹勳度虜不得志，鞅鞅去，必復增兵大入塞，乃使備禦張應選捕伏背陰障堡，而虜騎三百果分爲二部。一部馳永安堡，一部馳河口臺，漢出兵追擊，破之，斬首七級，餘黨悉走小川。逢應選兵斬首虜一級，我官兵傷楊得功等一十二人，漢馬死者一十三匹，而會紹勳及吳進忠弄璋兵亦追至前屯，迤西長山。

武功錄

滾兔列傳

十七 四九 王

虜望見漢兵盛不可敵，遂引去。於是制置使梁夢龍臺御史周詠具以狀聞，自是之後，滾兔與長昂歸正合營，倉卒寇中前所，見漢兵乘邊守塞，甚精明，遂解去。是歲萬曆壬午也。其後甲申，滾兔與一克大逞把漢大逞復聚五千餘騎屯兀魯班，蘇刺哈欲寇鈔遼左。明年三月，與腦毛大鈔寧遠。其明年冬，滾兔復欲寇廣寧，迤東西，先是胡騎入錦州，秋毫無所得，以故虜益藉藉，二寧日居有頃，胡騎三千，從大興堡三道溝入，我大將李成梁馳閱陽驛，遣叅將李寧備塔山，千戶鄒應龍備高橋及古山，叅將李維藩兵亦至，合

營，滾兔畏漢兵盛，力弗當，引衆出塞，明年聚十萬騎，自捨刺母林，分略廣寧錦義，語在下言台周傳後，辛卯，速把亥復使滾兔腦毛大一克委正把漢委正等聚兵捏留屯，而東虜額參委正以克及青耿革兒台吉、小及青拱兔台吉亦並欲略廣寧錦義，謀者亟以狀請，閏三月，會胡馬方贏，餒制置使蹇達欲先發以制之，使偏裨李平胡、李寧等擁精兵數千人，從鎮虜台出塞，越二日，至李羅胡吉兒道，逢虜去邊已三百餘矣，與虜騎接戰，自午至酉，虜相引遁去，我師尾其後，旦日復戰至西，我師大捷，斬首虜凡二百四十二

武功錄

滾兔列傳

十八 四九 王

級，奪獲漢人一口馬三百騎，盔甲器械以百數，我裨將亾者梁朝等三人，軍崔鸞等一百九十六人，馬九百七十五匹。明年冬，以兒鄧大會哈奈及青卜合惱顏、烏龍大哈刺哈五路委板城上合諸營，皆縫口袋，期明年上馬鈔廣寧，而是時火彥竿、良燈、黑石、得黑、籌大成、抽戶、更根兒、燒大成、方治、盈甲、及鈞竿、芥子，曰：吾以新歲入廣寧塞，可乎？時甲午正月也。於是制置使楊紹勳大會臺御史韓取善，並乘傳移廣寧中，以羽檄徵塞上兵，如林而至。夫滾兔甘就撫，實稱薊門藩籬，一旦爲虜鄉導，狂逞至此，安用款爲。

灰正又名炭正。隆慶末，土蠻之發難也。而灰正及卜言兀把都兒都刺兒滾兒黑石炭董狐狸猶為小酋長。帶甲一萬，並聚捨喇母林，日夜治裝，以橐佗載鐵木鈎杆，芻芟乾餼，或鈔錦義，或鈔寧遠，皆為我謀者。所覺具狀以告，胡騎果從高臺堡入，分為三營。一營馳沙河驛，一營馳迤東，一營馳雙墩舖。於是叅將楊燮引兵出亂岡臺，逢戰，捕斬甚多。而遊擊將軍李惟一兵亦馳至，合營虜復挑戰。我戰車如雲，弓矢如雨。虜度不可敵，亟奔圍沙河驛。大將軍李成梁先已遣偏裨李元善于慶捕伏驛下，并皆倉卒起。虜始棄鈎

武功錄

灰正列傳

十九

四

杆而去。備禦使葛景岳追亡逐北，至老衝，以火器擊殺甚多。虜皆鈎馱其屍，遂引去。先是胡騎寇黑莊窠，殺備堡者將劉雲登，而會備兵使李松行部至高臺堡，止傳舍，聞之大驚。叅將楊燮即以為郊迎官，逢虜使使者謂之，乃虜騎深入，王乃溝登迺直追奔，不幸中流矢死。旦日，虜鈔東關驛，略騾五頭，頃之從河灣臺入關，乃殺一人，略騾五頭，驢一頭。虜乃奔錦川營，小河口出邊，御史朱文科以書劾奏燮有狀。明年改元，土蠻及速把亥寇我開原遼陽。灰正輒提兵七十人，乘東塞空虛，直搗我廣寧東西，已馳錦義諸郡。灰

正為人多智，有膽略。每入寇，輒明目張膽，不欲襲漢不意，常與五路黃台吉、歹青聚兵鎮靖關外，使謀者張復賢正告關吏曰：吾來欲報夙怨，請自關以內，迤東西橫行義州大清，不使塞上禾稼生長。已卯夏，灰正引千餘騎往佛延寺，奔鎮靖堡，掘墻而入，備守使劉崇正出兵大戰，自己至午，擊傷頗多。皆鈎佗入虜營，不以級報，頃以百餘騎深入渾河，遂捕伏叢溝，誘漢兵，不可得，遂圍攻正義小莊，焚草廬三所。於是漢兵至者，四面俱集。虜遁走，道路皆言：虜將復入，居民洶洶。其秋，果與土蠻罕他太兒打來罕蘇把亥聚四

武功錄

灰正列傳

二十一

四

萬餘騎於好村，刑馬祭旗，欲畢會於磕力曲禮，曰：今茲入遼，所不如約者，罰盃甲馬牛羊。於是牽牛一頭，羊三頭，其明年春，灰正復與土蠻打來罕聚兵捨刺母林，謀鈔廣寧東西，已欲鈔錦州。已又欲鈔寧遠前屯，以漢嘗殺胡騎六百故也。是時蘇把亥炒花煖兔伯言以見鄧皆欲入瀋陽而制置使梁夢龍及臺御史周詠即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乙酉，東虜茶回兒短弓兒掘起山谷間，以五萬騎大入塞。於是寇鈔我遼陽迤西，廣寧迤東，黃泥窪甌城。是時良燈亦欲為速把亥報怨，乃大會一克大逞把漢，大逞哈刺哈更

根及東虜炒花把兔兒卜言顧花大老撒卜兒艾西虜以兒鄧黃台吉委正以克反青額素委正拱兔台吉阿民台吉煖兔小反青五路男哥兒並聚兵呵呵莫林灰正因與之俱遂決筴欲鈔三分河西沙嶺迤南吳家墳有如泥淖不可入入錦義清細河居頃之灰正果從良燈及灰正把都兒一指委正把漢委正腦毛大蟒戶百戶等三萬騎祭旗纛於搖言先使諸虜牽馬佗負盛甲糗糧視山海迤西道東虜則那彥伯彥打賴白洪大老沙西虜則忙金兒兀魯孩子獐兔打來明暗哈不慎滿古賽打兒漢或近塞行獵或武功錄 八 反正刻傳 二十一 元四十一

擊破之斬卜兒忒華卜言兀捨正首凡一百有八級奪獲盔凡五十頂甲凡六十一副臂手凡三十八副我兵僅亾阿寨一人亦降夷也漢兵凱旋走大清堡入塞亾何漢降夷乃路等七人出鎮邊堡走三塔谷道逢把刺哈委正部夷也以佗負盛甲從委正黃台吉以兒鄧來會炒花花大把兔兒路中生捕以獻是時謀欲分鈔東西邊分守使傅霖備兵使王緘乃遣千總馬世龍移長勝堡金效葵移奉集堡遊擊裴永勳移武靖營叅將王維貞移鞍山驛把總羅維冕移虎皮驛指揮宋衛移十方寺堡劉嚴移靜遠堡千戶武功錄 八 反正刻傳 二十一 元四十一

海屯王祥屯于二漢屯遞運所屯殺十二人略馬驢六匹燒焚室廬一百五十四所穀垛三十三堆糗糧四十三窖備洸河者曰寇我劉志綱屯洪杰屯李千戶屯白聰屯麻線衝屯宋家屯劉京屯蔡宜屯盧千戶屯溫玉屯周三屯汪鐵屯殷家屯劉指揮屯殺裨將曾尚忠及男子三人略二十九人牛馬驢一十五頭燒燬室廬一百一十七所穀垛一十八堆糗糧五十九窖已攻門西燒燬演武廳八所棹杆一根城東殺四人略馬驢三頭焚燬房廬一十五所葛林頭一垛穀垛一堆糗糧二窖復攻門東弔橋有守將查大

武功錄

二八 卷五十五

二十三

四十一

受伏其下大戰而退備鐵嶺者曰寇我馬官兒屯陳指揮屯李家莊金千戶屯蕭家溝屯舒元俊屯南塔寺項伸屯顧官兒屯初家小屯遼海屯糗糧芟草鹵掠殆盡居頃之虜復合謀入寇成梁欲以先聲奪之即提精兵至長勇堡下令降夷家丁逢虜即殺使彼疑懼即從潘陽上榆林堡出塞行一百五十餘里至江山道逢數十騎慶戰大破之斬首虜一十五級奪獲廬七頂甲七副馬一十五騎虜度勢孤遂引去克灰正土蠻部也癸未冬土蠻欲寇我山海關而灰正首以兵從粟馬惡力曰吾部五萬餘騎今以三萬

騎闕漢關而已二萬騎堵口子使遼左無彈丸阻也後一年灰正與滾兔合又欲寇遼東寧遠而灰正則又慮薊兵出戰乃遣滾兔引五百騎伏黃土嶺一片石如漢兵至卒從中起漢兵進不得攻退不得守將必坐而自斃明年春灰正果與把漢台猪合三萬騎至捨刺母林止壁期土蠻男孛彥伯彥兔煖花相與犄角而自引兵十萬馳廣寧關下要講市賞計以漢不與賞即以十萬騎鈔漢塞是時王一鶚為制置使市賞竟不可得且大發兵出邊從鎮邊堡行二百餘里至可可母林胡中望見兵來輒相傳報虜始披甲

武功錄

二九 卷五十五

二十四

四十一

赴戰大將軍李成梁帥士卒疾力戰自辰至未矢砲俱發聲振天地虜大敗走成梁追奔至穹廬大破之斬虎兒處把禿等首凡九百有二級奪獲馬凡一千三百一十三騎橐它三頭牛一百二十七頭廬甲器械亾筭使至御前宣捷祭告郊廟如禮詔以大司馬張佳胤議歲加李成梁祿米五十石金錢幣帛有差語皆在土蠻傳是年冬加備兵使葉夢熊秩視叅政從臺御史蹇達御史韓國禎請也是後土蠻伯彥令灰正與良燈奴木大引三萬騎寇遼陽灰正詳言寇寧前度漢塞不我備然後深入遼左此虜中

故智豈得與持重者敵哉。

腦毛大亦土蠻部夷也。居部中久。人所知名。壬申夏。始與炒蠻滾兔董狐狸從小河口圍我東關驛。參將楊騰遊擊傅廷勳擊之。勢如席卷。盡棄鐵木鈎杆。走我兵。追至碾盤山出塞。頃復聚兵東行。謀欲寇寧前。其秋聚黑石炭伯顏兀把都兒聚兵捨刺母林。諸酋趨治裝行。腦毛大曰。吾必待月老然後傳發。將入義院界嶺之間。市夷以其狀來告。制置使劉應節臺御史楊批遣遊擊將軍馬承胤備建燕大將軍戚繼光備燕河石門臺頭山海。有頃胡騎竟入黑莊窠。仙嶺武功錄

腦毛大傳

二十五

寺是年。莊皇帝晏駕。窳事有日矣。給諫蔡汝賢奏免兩臺護駕。庶得備邊。其冬腦毛大董狐狸益縱諸部旁塞行獵。微使五百騎捕伏杏樹溝中。以誘漢

那頃之。從滾兔五百餘騎。小入寧遠東西。已從委正長昂謀入寇。已從一指委正把漢委正合三萬餘騎。駝負盛甲糗糧。間易漢服。視道路。語在委正傳。明年四月復牽牛羊至廣寧。請馬市。辭至桀驁。道久之。腦毛大治兵七萬騎。止壁舊遼陽。副總姚大節備虎皮驛。孫守廉備遼陽。虜果以萬騎分馳。分二千騎從小團山黎園走二千騎從塞尖山歪頭山走。三千騎從大定堡五能營走。三千騎從大勝堡大尖山走。皆外邊制置使張國彥郵置以聞。後腦毛大與一克把漢更根兒大成滾兔並聚兵捏留兔寇廣寧及錦義。復與請者。

武功錄

堵刺兒傳

二十六

語在滾兔傳。腦毛大始亦薊門撫夷也。以寇遼故。自嬰大罪不可赦。每至廣寧關下。自張家口市夷竟無堵刺兒與土蠻打刺罕並起。始發難時。打刺罕寇我遼東。堵輒以三萬騎往。後從卜言兀捨勞亥寇廣寧。錦義時董忽力渡灤河。亦鈔我羅文馬蘭。給諫張書以忽力小酋止三百騎而敢鼓行塞上。焉用將為。至明年堵復從卜言兀速把亥黃台吉寇我錦義。則萬曆甲戌也。明年春大會卜言台周打來漢黑石炭。反青委正土買罕長兔煖兔拱兔抄忽兒六萬騎並聚

掃漢腦兒在廣寧北。乘夜移壁海州與遼潘相鄉項之。從長勇堡高架于臺北。馬鞍山南兩空入。攻我山。劫舖虎皮驛。李成梁發兵擊破之。擊殺甚多。皆斃負其屍。不及首級報。五月堵與擺言兀黑石炭黃台吉萬餘騎。謀寇錦義。先馳栢凌河。而會山上砲鳴。虜知有備。亟麾兵走。隨擊寧遠塔山。山城斗大孤懸。而守禦有法。堅弗可下。虜中精兵善馬。俱被殲焉。切齒恨曰。秋後禾登。必報此役。中夜偃旗而去。謀者聳其哭聲。數月不止。志雖必報。衆弗從也。改走舊營。延袤二十餘里。中分道。一道正西。一道西北。會大風雨。只尺

武功錄

堵與擺言兀

二十七

不辨。虜將乘此以窺塔山。塔山備禦如故。望而膽裂。皆棄旗鼓北走。久之海州被掠。婦人李蔡。自堵營入。入漢。稱擺言兀久物故。戒諸虜毋妄言。其大言復入塞者。實欺。漢謀者陳加友。從大寧來。道逢敗虜。重傷者凡數十人。皆棄置。裝往西南去。加友熟視。囊中得口袋。袋有鐵錘。小羊皮。及皮襖四。甲包二。皮包一。加友拾歸。恐吏弗我信。亟斬諸死。夷首二級。馳還。已。謀者李得全。從大福堡出哨。至二百里外。虜騎少者四三十。多者五六十。相望于道。而皆散漫。啼嗟。殊無鬪色。亦傷而未死者也。十一月黃台吉黑石炭下

言台周。以見鄧煖兔。拱兔大會速把亥。炒花。椿勞亥。起兵。時堵刺乘衆。從廣寧斬關而入。我濟陽海蓋公行殺略。語在下言炒花傳。其十二月。與黑石炭委正。土買罕。長兔。拱兔。炒忽兒。謀欲寇廣寧。先使那哈乞。往哈喇聚兵。是時長昂不入。貢者已久。亦欲阻喜峯。為險。屬夷以告。備不得入。明年冬。堵與速把亥。炒花。哈屯。委正。及青。黃台吉。董狐狸。莽忽大。長昂。長兔。聚兵三萬。鈔全遼。明年春。治精兵四萬。會哈不愼。莽兀。及。往長昂營。祭。兩酋因而合營。堵不能自立矣。或言入遼。或言入山海。皆以辭驕而退。丙戌。長昂大會堵

武功錄

董狐狸打來

二十八

刺兒。董狐狸。打來。阿安。兀。魯。孫子。謀。入。寧。前。土。蠻。亦。會。諸。部。寇。廣。寧。錦。義。與。衆。誓。曰。不。如。約。者。罰。馬。十。騎。索。駝。一。頭。總。以。累。敗。之。後。挾。衆。為。勢。虛。聲。言。寇。言。鈔。而。處。處。有。備。能。不。坐。而。斃。乎。小。及。青。堵。刺。兒。男。也。庚。辰。秋。土。蠻。寇。我。錦。義。及。青。輒。輸。肝。膽。為。我。謀。焉。明年秋。克石炭。以見鄧。卜言鬼。阿夷首難。友青。又友。以兵從。非真能附漢者。詳言曰。吾欲寇遼。以欺漢。胡騎竟從長安堡。直奔新城。渡河東。走副總戎曹鼐。及鎮靖守備使劉崇正。追奔可三里。許。道。逢。虜。縱。精。兵。二。千。餘。騎。鏖。戰。我。將。校。多。受。傷。

略人民畜產甚衆。我兵止得首四級，馬二十四騎。御史于應昌以書劾奏。事下大司馬梁夢龍，請寬假臺御史周詠，分守使張崇功、大將軍李成梁罪。上從之。於是罷副總戎曹鼐，遊擊張崇功，而以備守。崔吉、吳胤祖下御史逮問。小友青爲人柔弱，因人成事。乍順乍叛，反覆叵常。癸未，速把亥死，而卜言台周起，乃與青把都言兔。大小委正耿革兒以克友青。大會黃台吉拱兔卜克扯臣樊兔，以兒鄧渡黃河迤北，往南走。時速把亥死，虜秘言之。有脫落措以告，而小友青故朵顏人，亦告卜言台周急。明年夏，友青會額叅武功錄。小友青列傳。二十九。四十一。

未冬，台周鈔右屯，漢出兵破之，殺委正男，扯拜黃台州。於是友青從卜言台周、耿革台吉、打刺漢、良燈、一克大成聚三萬騎，略廣寧以報右屯之役。大將軍一元大破之，斬首虜凡一百有九級，奪獲生口十人。馬牛橐駝，明年丙申，友青誨禍，款塞引旁塞諸虜，乞歸降，向因邊吏不通胡音，通事多恣巧詐，撫之則請增餉，勦之則苦鑿空，侵盜之慘，歲無虛日。時房山故令俞方策，以久任寧夏，習知胡音，且馴夷性，友青每至義州求貢，輒與親盟，譯者不能設詐，方策撫以私恩，懾以漢法，虜親畏之，稱俞那顏，稱俞太師，進止武功錄。小友青列傳。二十九。四十一。

惟命當道，聽爲指南，而忽以計黜，制使乃特疏請白，兵家使過使功，不可拘以吏議。今房山舊吏俞方策，才與地相宜，功與過不相掩，請以邊才起用，居官如故。詔從之。諸虜因是束手，友青昔日大言所爲，誘兵伏兵，分兵合兵者，曾不能索一飽，尊俎折衝之說，于此見之。

讚曰：土蠻部以十萬數，滾兔六七酋最大，要之藉兵於西虜，藉耳目於三衛，灰正置不論，獨怪滾兔腦毛大就賞，薊門旋入遼，爲寇是可撫哉，友青一朶顏夷也，自

以漢可欺謾。日言寇鈔。有兵無餼。窮而乞市。貢道已絕。此亦自欺謾也。

武功錄

卷之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萬曆武功錄卷之十一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東三邊

王台列傳

王台。故王忠姪。海西都督也。永樂初。挹婁夷種來歸。降。為建塔山塔魯諸衛。幸賜都督阿固郎名。姓曰李。獻誠。於是都督皆以李為姓矣。廼延引至王台。海西益繁衍。盡服從台。共推戴台。以為君長。以故台得居靜安堡外邊。頗有室屋耕田之業。絕不與匈奴逐水草相類。當是時。建州有王杲之酋。鴟頭之酋。忙子勝之酋。兀堂之酋。李奴才之酋。毛憐有李碗刀之酋。與暹加奴。仰加奴。并皆號為桀黠。台召致戲下。於是控弦之夷凡萬餘人。往往散居哈塔台。杜野黑。土木河。厦底。鍋兒間。又之。台遂買二奴妹。溫姐為妾。二奴乃與杲寢驕。數盜邊。先是撫順備禦使賈汝翼。抑損撫賞藥酒及稷米。甚至榜掠酋長。皆有狀。杲益鞅鞅謀入邊。欲捕殺吏卒。真滿雪。夙昔之憤。迺自度甲馬不足。請於台。台謝曰。幸得為保塞吏。正頗忠貞。有如一日以馬甲佐若等。即若等藉我稍愉快。我何面目復見漢太師馬法乎。若且休矣。太師馬法。夷尊稱漢邊。

武功錄

卷之十一

乙

三十一

吏也。果言吾不得志於漢東也。以備禦故。我何能須。史忘此人哉。於是退而入略。略古路人蔣四。曹金文等。大率二百五十餘人。及畜產甚多。是時王之弼備開原兵。急使裨將孟堂馳台。令台示果。亟還我所。略。毋侵害邊境。於是台直走建州寨。得徐成等七十一人。馬一騎。而果亦以閭三等。一百六十六人。馬七騎。還報塞。台爲人恭謹。唯恐果懷桀。至背逆漢。先是上幸從廷臣議。先撫後勦。因逮問賈汝翼。罰叅議使李鶚。僉事使王之弼。俸凡三月。天威既凜如也。將軍廼下令。許果得出。鹵略除罪。因復市賞。台卽將一千武功錄

武功錄

王台列傳

七

以四百五

虜馬已。委正幸與通婚媾。自是弗復再盜也。父之土蠻酋長小黃台吉。聞台誼至高。以爲吾而得與台結連。必所言見從。於是引五萬騎。詣養加奴。吾來。以吾有犬子。未受室。若幸爲若都督女子地。若許我。我卽與若連兵入漢塞。卽不許我。我卽以數萬騎。馳蹂敗若穹廬也。乃引兵圍海西新寨。台自度禍且迫。不可已。幸許諾。於是送奉台。馬牛羊甲冑。貂豹皮裘。台贈土蠻及二奴者。亦如之。小黃台吉。因謝曰。不腆之儀。豈謂丈人無有。亦婚禮始事耳。是日卽築壇刑白馬。徵靈於皇天上帝曰。兩家兒女子事。今茲一言決。武功錄

武功錄

王台列傳

三

四

捕杲及來力紅亡何。制置使大發邊更車騎六萬往擊杲。破之。殺略人畜幾盡。杲亡抵於高岡。於是海西人加提哈亥。建州人張三桃。欲入市朝。貢恐一旦伏漢法。至不赦。畏甚。乃告急於台。台因使兩人款塞。深言王台亟欲謁大師馬法。有所請。乃以王杲發難。恐大師不察。猥以為台。或與謀。令監門弗內。即內而所請。或即弗從。以故常懷慙負。行未至中道。輒反踵走。今吾兩人先入謁。台將至矣。是時遊擊丁倣視撫禦事。即好謂兩人曰。必得王杲。而後市事可圖也。頃台廼帥建州人大疼。克三章。忙子。李羅。卜花色。失。武功錄 王台列傳 四三

木同哈那米納等叩關。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甚哀。大略與兩人語同。制置使乃請開大疼。克等市。詔可之。始隆慶末。把其三佟。鎖羅可赤。借台兵。台常執而僂之。制置使度台必有以報漢。台竟獻杲所鹵蒼頭軍八十四人。真夷兀黑一人。以兀黑常殺漢官也。已。執杲復與傅長安。上有詔。詔王台縛送首惡。忠順可嘉。令加勲銜。轉遷二子都督僉事。它賜金二十兩。大紅獅子紵絲衣一襲。已。大司馬譚綸以右柱國請。詔授龍虎將軍。視西虜。時乙亥秋也。而台春秋於是乎高矣。台輿圖。東盡灰扒兀刺。南盡湯河。建

州。北盡仰逞二奴。延袤幾千餘里。速把亥。頗有羨心。行鹵略。先是逞仰二奴。父孔革。為台所殺。僂奪季勒諸寨。二奴乃欺台老。數數有啓疆之志。台率憂憤而死。台生五男。長虎兒罕赤。次三馬兔。次煖太。次綱實。次猛骨字羅。至康古六。則台外子也。是後罕常與白兔赤相仇殺。於是仰加奴等。一十三寨。把吉把太等。五寨。猶屬罕。它一切灰扒兀刺等。江皆為建州諸夷所奪。王氏始春。春多事矣。初二奴。勅書七百道。亦屬台。自台死。二奴索罕甚急。罕曰。吾父以二奴故。率用憂憤死。今奈何尚稱於後。而云圖書乎。罕竟以死。武功錄 王台列傳 五一

守之。益哭泣思念父。因稱引嘉靖中。肥河都督打吉六。弗思都督。勅忒你。幸賜祭。廼日夜請於制置使。吳兌。臺御史周詠。所然以籍毀弗可考。於是給與辦祭彩段四表裏。以修帛命者。由此觀之。非獨台忠。罕亦克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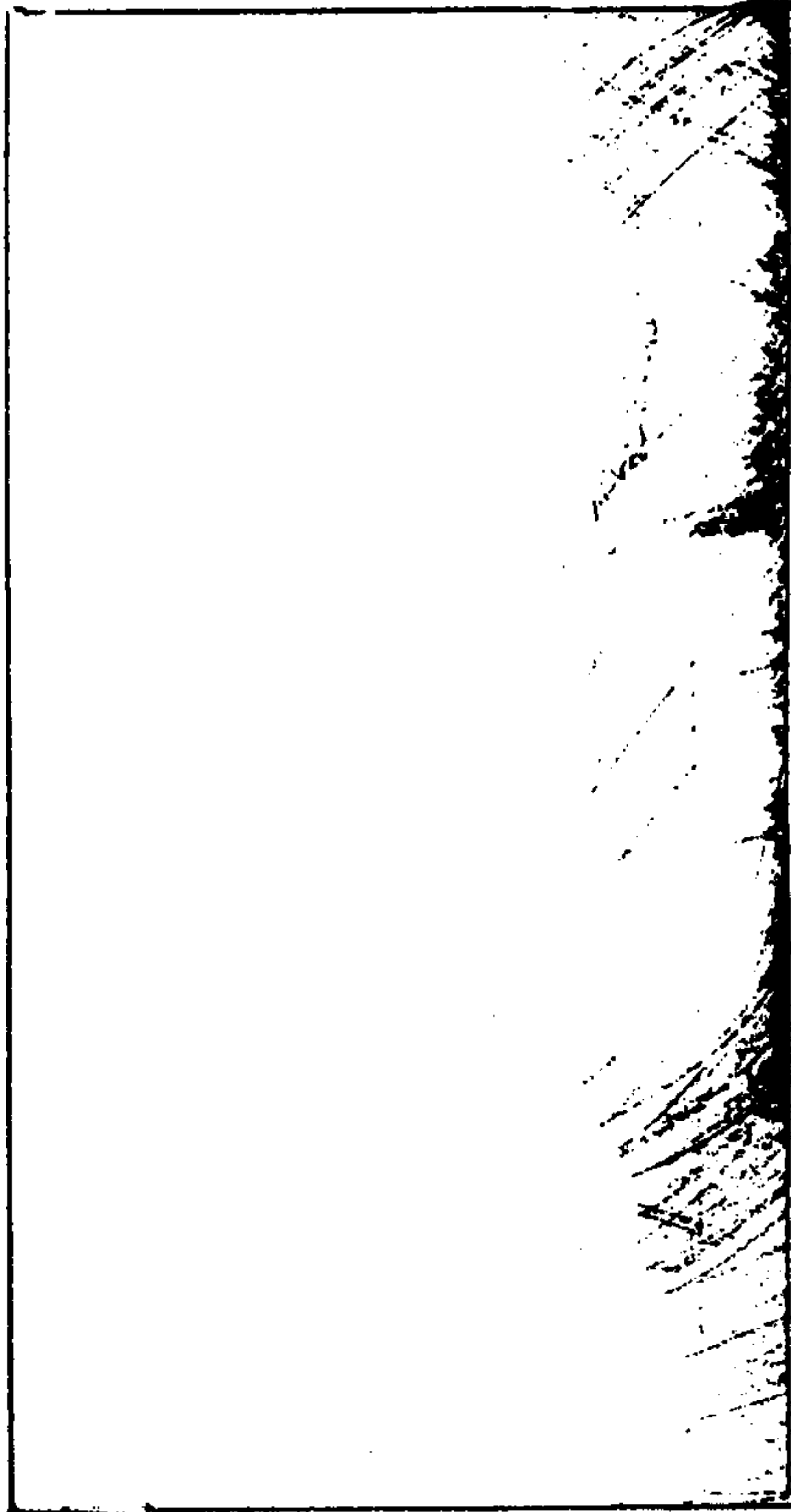
讚曰
世傳海西。為金遼遺種。豈其然乎。以余而觀。開原。天所以限北虜也。方王台時。北虜最屈強。卒不敢越海西。飲馬於遼瀋東南。豈非台能扼其左臂哉。及觀台僂。把其三獻。王杲則又未嘗不壯其忠烈。余故特志。

之以示塞外諸蠻夷也

武功錄

王台列傳

六



虎兒罕赤猛骨字羅康古六及前溫姐列傳

虎兒罕赤王台長舅也。台既物罕赤當與康古六爭父所遺生產橐中裝曰若何翁姦生兒也豈以若今欲與我顏行而處乎。若不善避我我殺若。由此康古六亡抵於達加奴。達加奴幸以其女室之亡何。虎兒罕赤不天。即世康古六還歸得其父妾溫姐。於是海西之業分給猛骨字羅及商。商立而為三。命之曰海西酋。先是建州酋阿台以台常縛我父伏漢法。今柰何子姓猶令得繫丈二之組橫行絕幕乎。當是時。達加奴仰加奴亦有積怨深怒於王台也。往往聲欲奪

武功錄

虎兒罕赤傳

七

虎兒罕赤生產。及朝貢賞賜與土蠻罕已調。薏可夫及借龍兔伯言。恍惚大著兒兔老思。上見亥。以兒鄧白虎赤兵。略把吉把太等。寨馬二十四匹。牛驢八頭。殺五人。監甲四副。於是台往車之日。相與洗百年之恥。何羞屈膝哉。父之竟與北虜約。動數萬騎。勃勃入孤山間。頃大將軍鷹擊得二奴首。斬獲亡。奠諾在二奴傳。自是之後。仰奴子。寨。達。奴子。那林。字。羅。則。又以為吾父以海西故。既就。僕。而我。即復與海西共戴天日。則君父之仇之謂何。是時康古六亦以虎兒罕赤故。竟甘心於其子。而海西獨猛骨字羅。則親二奴

甥。又逞加奴婿也。年少失父孤。而況今已奉一老寡婦。依北關。此其勢不能無生二心。則岌岌然植海西者。乃獨賴一友商耳。日夜引領而望曰。漢兵庶幾其存我乎。初二奴發難時。我聞制置使周詠及臺御史吳允。下令虎兒罕赤。令縛獻二奴。如王果故事。其後二奴伏誅。虎兒罕亦物故。於是漢使使者致祭如禮。虎兒罕赤。一名虎兒罕。一名忽兒罕。一名虎兒哈赤。夫罕赤能何及阿翁哉。備兵使王緘之言曰。虎兒哈赤亦嘗曾謀弒其父王台。父矣。余之講於二奴死王台也。

武功錄

虎兒罕赤傳

猛骨字羅王台第五男也。一名猛克字羅。兄四皆蚤夭。以故猛骨字羅得襲龍虎將軍。為左都督。當是時。猛骨字羅年十九。幼弱。衆心未附。逞仰二奴窺海西之隙。乘間而起。迺與土蠻約。併擊猛骨字羅。因以略遼瀋。開原。久之。竟借寇可大者。見忙吉及白虎赤萬餘騎。略猛骨字羅。猛骨字羅與友商亦帥二千餘騎。接戰不能克。殺把吉把太寨。三百人。略盔甲一百五十副。焚庄子十所。而猛乞台失二寨。從二奴者一百戶。亡何。款鎮北關索。勅書請得部把吉把太猛骨字羅。二馬兔諸虜。於是臺御史李松及大將軍李成

梁堅不可。使備禦使霍九臯宣布其意。逞仰二奴大怒。弗與我。我必相仇。殺亡已時。九臯益譙讓二奴急。二奴據鞍令白虎赤拔劍。劍傷九臯右股。九臯即反手斬酋長一人。頭墜地。虜騎竝鼓行而前。殺我軍。顧二等一十一人。漢伏兵四面起。逼虜。斬獲逞仰二奴等以千數。語在二奴傳。是時虜黨皆匍匐悲號於大將軍所叩頭。因獻漢人一十三口。願將軍幸哀憐我。赦死罪。悉以屬猛骨字羅。約束有如不可信。請刑白馬以盟。於是制置使周詠。臺御史李松皆議猛骨字羅。世受約束。不必復立酋長。以啓異時爭端。是時海

武功錄

猛骨字羅傳

九

西夷歪卜亦以此請。上幸從之。賜猛骨字羅勅書。約束二奴子及部落。是歲萬曆癸未也。居二三年。丙戌。猛骨字羅部夷札失卜。逐水草廣順邊外。道逢土蠻及炒花把兔兒花大。以兒鄧等奪牛五十頭。札失卜直追逐不肯已。迺棄輜重去。是時裨將曹應武等亦擁兵追逐。至靖安堡。黃泥岡屯。大戰。多所斬獲。虜殺我軍楊各一人。傷曹景春二人。虜詹景姚住兒等五人。樵夫祁大林等被虜。凡二十八人。馬牛凡一十五頭。其明年。二奴遣孽卜寨。那林字羅。聲為報仇。欲殺王台子。猛骨字羅孫友商。迺陰結溫姐康古六

爲內應。其明年秋，那林孛羅借西虜兵，忽大五千餘騎圍反商。是時，猛骨孛羅與那木大反，議欲順上寨。那林孛羅於是盡携其家室往北關，居十八里寨。益圖危反商，執反商妻哈兒屯，姦收。語在溫姐傳。先是，猛骨孛羅部夷百餘人亡抵於反商邊，吏皆大說。頃議罷，猛骨孛羅市賞，而以所遺部夷及田產、橐駝、馬、牛羊盡屬反商。弗從。於是臺御史顧養謙帥總戎李成梁提兵直擣虜營，擊破之，斬把當亥首凡五百五十四級，奪獲被鹵八人、馬九十八騎、盔甲器械亡筭。語在上寨那林孛羅傳。當是時，反商新懼，猛骨孛羅武功錄

武功錄

猛骨孛羅傳

十一

以圖反商，因欲乘隙入開原。叅將李宗召擁精兵直擣虜營，逮溫姐與猛骨孛羅，反商講和，還所鹵獲畜產。已捕康古六就吏，是時溫姐得逐逃。臺御史顧養謙恐溫姐去而猛骨孛羅勢不能不復叛，而况殺一康酋於我未必益，而北關二孽之疑畏日甚。溫姐及猛骨孛羅益遠遁，不可收，則反商之勢益孤，而東北之間兵連禍結，殆不可知矣。遂釋康古六，置之開原。其後古六溫姐復與上寨那林孛羅圖危反商。漢出兵擊破之，斬獲甚多。語在上寨那林孛羅傳。先是，反商部夷阿台、上花亡抵康古六，以故焚略反商畜產。武功錄

武功錄

康古六傳

十一

骨孛羅令與反商入貢。二酋堅不可後。廼擊破之。斬首捕虜至五百有奇。兩酋始衿甲面縛請歸降。唯恐後。於是釋康古六之酋。始康古六素所納網實妻孫姐。廼與兀把太兀把太親三馬。免子也。君子謂康古六於是乎聚麀已甚。而奈何又疆奪反商妻。

都督反商虎兒罕赤子也。始康古六以爭產故頗有深怒於虎兒罕。久之。逞仰二奴擊猛骨孛羅。猛骨孛羅與反商提二千騎追逐不能克。二奴竟焚猛骨孛羅十庄。反商一庄殺把吉把太寨三百人。猛乞台失隨二奴而去者凡一百餘。自是之後。二奴子卜寨那

武功錄

蒙古列傳

十二

四百七

林孛羅復欲報猛骨孛羅反商。於是大會西虜萬餘騎。而借溫姐康古六為內應。語在下寨那林孛羅傳。猛骨孛羅既獲溫姐歸北關也。則海西之遺業。歷以一反商守之。勢益孤。反商為人氣弱而多疑。不能善使其左右。其左右多有離心。以故阿台卜花去康古六。導之略人民畜產。其後奴兒哈赤又起。先是建州貢夷色失殺劄力。遺孤英革。養於色失。色失親英革伯父也。久之。英革長。欲報先人夙仇。於是弑色失及其妻。兒子四人。僅遺兒咬郎一人。得遂逃。阿郎太寨英革覺。廼歸奴兒哈赤。竝往擊阿郎太。阿郎太即殺

咬郎。求解免。奴兒哈赤竟焚其室廬。略其人畜而去。是時河北夷張海亦有積怨於奴兒哈赤。盡擄家室。亡抵於反商。奴兒哈赤以為反商何故匿我所仇讐乎。復鹵略海西。於是漢使通事董國雲曉譬奴兒哈赤。亦以禍福趨還所鹵略。奴兒哈赤亦使家哈失詣漢。索其所略人。已盡殺死。死者不可復生。獨牛四頭。當遣安塔失償補。國雲令以偷盜酋長先獻見。即給馬牌如故事。驗放入京。虎兒哈赤恐中漢計。堅不可以為建州納答讚。小色失凡永住等。實盜竊漢邊。奈何獨坐我乎。今其人為佟綽乞所部。儻以屬我。我然後

武功錄

蒙古列傳

十三

四百九

可繩以文法。有如一曰邊亂。吾等稱兵。輒相追殺。不漢欺也。於是備兵使王緘知此言。皆詣我。乃移臺御。史顧養謙大略以為反商不立。則無海西。無海西。則二奴之子。北結西虜。南連建州。而開原危。河以東。且西急土蠻。三衛。東急東夷。腹背受敵。而左右狼顧。鎮城之兵分防。兩河之間不足。且將東面而防。東山益分益寡。益勞且疲。而勝敗安危。益不可測。當是時。康古六業已就吏。吏廼釋康古六。收溫姐及猛骨孛羅。皆所以存反商也。自是之後。那林孛羅借西虜恍惚。大擊南關反商。使部夷杜哈義張三來告。道逢猛骨

李羅以鳴鏑射張三頃之。諸虜益圍反商寨。於是裨將王汝徵、那繼善、吳嗣勳擁精兵二千人出五里寇河。鏖戰。因反商聲問不可得。廼微使通事崔得忠部夷把太從南順山調反商。既行至馱河山。逢猛骨字羅伏虜。望見太等皆群起登山。張弓迎射。太疾力速一人。初猛骨字羅焚燒屋居。逼溫姐馳北關。漢出兵。廼奪之。獲猛骨字羅部夷男婦八百餘人。盡以付反商。久之。大將軍李成梁往擊上寨。那林字羅大破之。兩酋願與反商講和。保漢塞。給諫張希臯獨恐其言詐。或詭謾我。我未可執以爲左券。解嚴。而況奴兒

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一

七

哈赤恍忽大皆旁居寨。羽其已成。有如一。日悉甲而來。將何以待之。是歲萬曆丁亥也。其秋。猛骨字羅令部夷把太士。刑白馬爲誓。還故寨。於是上寨那林字羅殺猛骨字羅部夷五十餘人。略隘甲十副。馬二十餘騎。其明年。上寨借西虜以見鄧。八百騎攻猛骨字羅。部夷把吉把太寨射把太。中流矢死。傷二百人。畜產多所鹵略。已復提煙州。押不刺。及以兒鄧男。忙谷。閔恰等。一千八百餘騎。馳阿魯奴台者。哈寨。略人畜以千數。於是反商詣廣順關。市下告急。制置使張國彥。臺御史顧養謙。即使裨將李宗。召吳希漢

戚揚。召上寨那林字羅。及反商。到關。宣布朝廷德意。曰。曩時以天子命。殺廼父。逞仰二奴。并部曲千餘人。夫豈獨不能及若等。若等年少。大將軍特憐其孤寡。姑待若等以不死。幸以屬猛骨字羅。今不至三年。若等寢驕大。自相仇殺。以致漢法。所不貫。今若等能蚤自寤。亟以所鹵獲還反商。吾爲若等請除罪。得貢市撫賞如故。不則。兵戈惴惴在頸矣。是時上寨意欲從命。獨那林字羅以爲不可。於是借驛達于兵。謀欲分爲三枝。以一枝入靖邊堡。以一枝入西邊堡。以一枝入鎮北堡。久之。復念欲待秋收事畢。携家室闕

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一

七

匿兀蘇莊。吾等然後引衆騎大入漢塞。父仇儻可報。塞手前是靖安。威遠。夙稱內邊。未嘗曾有半馬匹。策之擾。頃以上寨那林字羅故。枕戈以待。臺御史殊以撫爲主。復使使者高應魁。宣諭如初。那林字羅猶豫者久之。使部夷兀蘇六哈。索南關。勅書一百二十道。然後許諾。故事。兩關皆海西遺種。國初收爲屬夷。給勅書凡九百九十九道。南關凡六百九十九道。北關凡三百道。每一道。驗馬一匹。入貢。中間兩關互有強弱。故勅書亦因之。以多寡有異耳。初。逞仰兵力強盛。以故北關勅書獨多。後王台盛。復大

半歸南關。而北關纔得四之一耳。及台與虎兒罕赤
死。延及反商。勢益衰落。而卜寨那林字羅強。先已得
八十道。竟欲以百二為請。於是制置使欲均平。南關
凡五百道。北關凡四百九十九道。五百以一百八十
一道。給康古六。以一百八十二道。給猛骨字羅。以一
百三十七道。給反商。那林字羅猶堅執如故。使奴兒
哈赤灰扒兀刺。往金奴卜羊。端多合。往恍忽太。爰兔
伯言。老思。卜兒亥。約三月草青。共圖南關。犯邊是時。
猛骨字羅。幸與反商漸合矣。亟使部夷伯羊。阿台。卜
花。告備兵使王緘。緘所以曉譬之益力。聞諸往來者

武功錄

八 反商列傳

三

三

言曰。卜寨欲主和。獨那林字羅以為不可。而虜中亦
無定議。或言當和。或言不當和。言和者。即親如左右。
疑弗聽。言不和者。即疏如仇讐。即以為同心。親信猶
父子昆弟。於是備兵使。訪一酋所親信。陰為之地。卜
寨則卜三那林字羅。則兀蘇魯哈。微召致莫下。授事。
因厚其犒賞。遣之歸。其後果如漢計。告二酋。二酋疑
此必受漢賂。竟不用兩人語。其終欲滅猛骨字羅。反
商類如此。自是之後。漢亦決策往正其罪。廼縣五百
金。重賞曰。有能縛二酋。即以所縣金予之。因令反商
逐張海還建州。以消累端。久之。奴兒哈赤求婚反商。

漢使反商許之。欲反商內倚中國。而外以姻重。皆寢
北關之謀也。後北關果大敗。始南北關講和。時猛骨
字羅出反商妻子。哈兒哈等五人。部落莊太卜。思革
等三百二十三人。夷婦分姐。猛骨姐等四百一十二
人。幼小子女一百三十一人。馬一百三十五匹。牛二
百五十八頭。羊八十一頭。盛一百三十二頭。甲一百
四十六副。復保故寨。王台之遺孽。於是乎賴蒙漢澤
厚矣。

溫姐。王台之妾也。常與康古六通。遂室焉。始古六妻
逞加奴女。已納綱實妻孫。及得溫有寵。乃棄孫去。去

武功錄

八 反商列傳

三

三

反商。於是三馬兔之子。兀把太妻之。古六復疆欲爭
奪孫。兀把太請以橐駝贖。報罷。久之。卜寨那林字羅
欲入漢塞。恐事泄。廼聲言往擊。猛骨字羅反商。因借
溫姐。入開原。而縱兵。於是裨將李宗召覺。即引兵直
擣虜壁。微捕溫姐。頃解縛。令告猛骨字羅。還反商妻
子。及畜產。得講解。已執康古六就吏。先是康古六謀
反商。以故叅政使王緘欲梟斬古六。以懼猛骨字羅。
且猛骨字羅親溫姐子。頃議殺溫姐。恐猛骨字羅為
母報反商。於是制置使顧養謙。上書。大略以為猛
酋故無內畔之意。莫若釋古六。生還開原。以收溫姐。

而況建夷奴兒哈赤業已與反商通婚媾可保兩關
 亡它虞臣愚以為宜釋免詔從之是時萬曆丁亥
 也古六竟以四月朔偕溫姐還歸開原自是之後制
 置使乃使反商事康古六視叔父溫姐視大王母如
 禮居月餘康古六竟蚤天初古六以出瘵子伏在床
 褥獨惓惓戒部曲毋盜邊已廼執溫姐手泣曰我死
 教兒子惟謹幸毋為北關二酋所仇快不負漢恩則
 吾魂魄不媿矣久之猛骨字羅果阿從北關盡欲遷
 徙其家室往依焉度溫姐遵夫遺命堅不可乃微告
 卜寨那林字羅於是使那木太答里詳鹵略是日北
 關諸夷部果至猛骨字羅遂縱火焚燒其室屋趨治
 裝行溫姐乃泫然流涕死不往諸部夷扶特疆上馬
 旣然墜地幾傷面貌猛骨字羅大怒拔劍起舞欲兵
 之賴左右救得免於是盡携其老小揚揚騎馬而往
 也後一二月邊吏念溫姐年未及五十素舞智而荒
 淫今一旦失壯夫親寡勢且復舍它前乃往來者或
 言往江干或言投北關果爾不能無生得失於是亟
 使使者往弔因詞之則溫姐以乳生花又下世矣使
 者還報曰溫姐以七月初三日卒於北關

讚曰

武功錄

溫姐列傳

六文 三六六

傳稱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王台北服二奴南制建州
 令不得與三衛西北諸酋合以故北虜無東志京夷
 亦無北意此豈非保塞蠻夷哉及身死未寒遺妾溫
 姐荒淫反商之業幾敗康古六手儻所謂天之報施
 善人是耶非耶猛骨字羅不遵遺命乍南乍北遺先
 人羞假令非虎兒罕赤則皆何以見阿台於九京哉

武功錄

溫姐列傳

六文

一廿

逞加奴仰加奴列傳

逞加奴仰加奴。祝孔革子。皆王台所部也。隆慶末。常帥二萬餘騎。逐水草。至上遼河。久之。土蠻提五萬騎。馳仰家奴新寨。子因求婚王台。台許諾。二奴由此與土蠻益親貴。居七八年。庚辰。台使部夷大漢等二十餘人往江上買松子。道逢土蠻。被逮。唯上當得脫。身走。頗知土蠻謀欲略漢塞。於是逞加奴使使者卜斯哈來告。其明年。二奴亦結婚北虜。往往藉為鄉導。制置使吳兌發其姦。以二奴漸有叛志故也。其明年。台春秋益高。先是二奴父孔革為台所殺。奪季勒諸寨。至是以台老老。數數有啓疆之恩。台奉用憂憤死。居亡何。阿台欲報怨於虎兒罕。二奴遂與阿台相扇而起。索虎兒罕。勅書弗可得。語在王台傳。久之。阿台誘二奴犯漢塞。總戎李成梁追至曹子谷。大梨樹側。擊破之。多所斬獲。語在阿台傳。是時制置使張佳胤。臺御史周詠。以檄示諸酋。令歸虎兒罕。聽約束。如令。居有頃。逞加奴與猛骨字羅相攻擊。制置使使使者戒二奴不得欺侮王台諸子。然後許入貢。市如故約。二奴迺堅執不從。此其志不吞也。為無猛骨字羅。則我開原。藩籬衰耗矣。於是制置使以羽檄徵兵。

欲往正其罪。因下令嚴備河西。以禦西北諸虜。上

亦有詔猛骨字羅准給與。勅書約束部落。其明年

春。二奴使部夷武速魯哈。馳土妹營。送奉貂鼠二百

皮。貂鼠皮襖二。大海獺二皮。青鼠二百皮。鱗衣段二

純。通袖襖二。青布二百純。借助兵。已使部夷字背。往

龍兔。伯言等。告急。亦如之。於是以兒鄧報曰。若許我

以皎好女兒子。我即以精兵應若。惡用它謝。是為二

奴復使夷使告土蠻罕。若助我。我殺虎兒罕。我以虎兒

罕。朝貢賞賜與若。若蚤自圖之。是時威遠堡居夷

阿哈字羅等。久為仰加奴逼徙北關。堡外空虛。二奴

迺提白虎赤等。略虎兒罕所部把吉把太諸寨。馬二

十四匹。盈甲四副。殺五人。還攻旁近把兒計寨。焚燒

室廬一所。略男婦四人。牛驢八頭。自是之後。二奴復

調甕可大者兒。忙吉。其圖心猛骨字羅。於是二奴所

徵兵四面而至。固已。猛骨字羅。於是二奴所

骨字羅。猛骨字羅。與之。猛骨字羅。於是二奴

殺三百人。略盈甲一百五十副。二奴益乘勝。借猛骨

太那木寨兵。略猛骨字羅。於是二奴所

焚其室廬。田禾而去。於是分遣使任天祚。以制置使

命。迺齊。襖段布。鍋。禱將宿振武。霍九。畢。犒二奴。令其

悔過自新得。貢市如故。果爾。漢即遣太師巡開原。塞爲二奴分割。二奴具言必欲吾兩人講和。請以勅書及把吉把太。猛骨李羅。三馬兔。一切悉以屬我。不然我虜中以強爲霸。仇恨益深。唯有相攻擊。至擊死。然後已。居亡何。振武及通事劉伯萬言。二奴已略猛乞。因革來力紅。二塞矣。焚燒猛骨李羅。三馬兔。各十庄。及商一庄。於是猛乞台失。隨二奴而去。凡一百餘家。是時五路黃台吉。及青。灰。正等。亦聚兵鎮靜關。聲欲略義州。大清。而腦毛大。又擁萬餘騎。請開廣寧市。其冬。二奴約土蠻。聲欲略開原。鐵嶺。遼瀋。因收猛

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一

三

三

狀告。總戎李成梁。即提兵伏中國。去開原。可四十里。候砲聲接至。即伏起。尾虜騎。後黨退遁巢穴。則環四面而攻之。是日再使備禦使霍九臯曉諭。以爲復不可撫。吾然後擁精兵數萬人。如所策。未晚也。頃之二奴提恍忽大。二千餘騎。擐甲詣鎮北關。去邊三十里。請曰。第重賞。唯太師馬法所左右。霍九臯。及通事郭仲舉。孟承勳。迺譙讓之。若等既來聽撫。則甲騎數千如林。皆胡爲者。二奴報曰。如太師馬法。不欲就關下撫賞。阿兄弟請以二百餘人。詣圍門。於是臺御史李松。令三軍皆解甲易服。微入城。授密策。而以李寧。李典。伏東南隅。劉言。李維藩。伏南甕城。宿振武。霍九臯。伏西南隅。而臺御史。及任天祚。坐南樓。因與軍士約曰。如虜人圍聽撫。則張旂志以爲號。諸軍當案甲勿起。不然者。三軍皆鳴砲。若等聞砲鳴。即提桴鼓。鼓行而前。如今亡何。二奴果至圍門。據馬不馴。臺御史奮緝抵几。日走九臯。即扯二奴下馬。二奴目眦盡裂。視白虎赤。白虎赤。拔劍斫九臯。微中右臂。九臯隨反手一刀。斫一虜首。陸馬。餘黨擁前。列左右。殺我兵。領二

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一

三

三

虎赤及仰加奴男哈兒哈麻。送加奴仲男兀孫。李羅首。凡三百一十一級。臺御史見為餘虜屯結塞上。聞我砲聲盛。必生疑。二廼決策追殺以應外兵。是時李

成梁聞砲聲。亦擁精兵馳新寨。迎虜騎。大戰數十合。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一千二百五十一級。俘獲幼夷

凡七口。奪獲胡馬。凡一千七十三匹。夷器亡筭。餘黨皆逐走。始如蜚。我兵追逐至二奴巢寨。會莫撒兵堵

圍。且日日出。諸虜皆出寨門。叩頭願從。猛骨字羅約束。即刑白馬。鑽刀插血。誓稱自今寧萬死。不敢復入

塞。於是獻漢人王良富等一十三人。兩寨餘虜一切悉以屬猛骨。字羅。時萬曆癸未十二月也。其明年春

王正月。御史洪聲遠訪誅納。二奴首果宿全所斬。一切皆如制。置使奏。於是以本月十九日。常朝之期。御前宣奏捷音。是日百執事皆吉服。大鴻臚致詞。行

五拜三叩頭禮。稱賀。已。太史為文。遣公徐文壁告南郊。侯吳繼爵告北郊。伯王偉告太廟。賜爵賞金幣有差。語在阿台傳。先是中貴人會極門傳奉

聖諭。遼東虜賊入犯。聲勢緩急如何。兵部便馬上差人傳與總督鎮巡官。着用心防禦截殺。上緊具奏。是

後虜騎十餘萬。從十方寺。深入潘陽。意欲與二奴連

兵大掠。金復海蓋。漢出兵追逐。擊破之。斬首捕虜凡四十二級。奪獲馬八十一匹。於是乎陛下聞而喜可知矣。仰加奴又名養加奴。

讚曰

以余所聞。速長加親二奴大王父也。正德時。以伏漢法。梟斬開原市。厥後二奴亦復如之。異哉。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且王台豈不儼然二奴君長乎。肉死未寒。二奴廼計欲屠滅其種。亡遺類。誰從哉。卒之二奴遺孽竟絕。而台之嫡孫猶血食海西也。於戲。春秋一世為善。十世猶將宥之。余

武功錄

二 諸家如奴列傳

獨悲二奴。再世而再不可赦也。

上寨那林字羅列傳

上寨，是加奴子也。那林字羅，仰加奴子也。二酋以父伏誅，故不自忍，輒連西虜，沈忽大等，勃勃欲報怨於王台子猛骨字羅。及其孫反商，於是謀溫姐康古六為內應，語在康古六傳。久之，猛骨字羅亦携溫姐往歸上寨。那林字羅也。於是御史許守恩劾奏，備兵使王緘議勦二奴，遺孽不蚤，致猛骨字羅數反覆，有狀上遣執金吾逮緘。緘既到，闕下詔鎮撫司即訊。大略以上寨那林字羅初非犯邊，未可議征，而況猛骨字羅反商皆年少，緘故欲殺康古六以懼猛骨字羅。

武功錄

卷一

三

三

上書請 予告不從。居亡何，緘亦伏 闕下上書，竟留中。自是之後，總戎李成梁亦 請告。上詔曰：二

奴事情既奏，旨勦處又皆巡按御史覆勘，原非貪功。朕知道了。李成梁百戰忠勞，倚任方切，着安心鎮守，不准辭。亡何，緘與天祚并皆赴鎮撫司對簿，皆不實。上竟以緘飾辭展辯，本當重處，念未失事，姑從輕。與任天祚都着革了職，冠帶閑住。其明年春，養謙復 上書請督臣親按遼鎮，以決撫勦機宜，以便查覈功罪，書多不載。上令督撫等官會同李成梁、顧養謙協心遵 旨行事。張國彥從宜調度，毋得輕慮推諉。致候邊計。時戊子二月也。初，上寨那林字羅圍反商，制置使以檄曉譬兩酋，以 天子德意許 貢市。至備已復得兩酋所親愛，上三元蘇魯哈趨說之歸降。兩酋竟不從。語在反商傳。自是之後，制置使決筴往正矣。而會河西米斗金三錢，豆二錢，士馬不宿飽。迺出金五千兩，屬守巡使南走海州，北抵蒲河，三百里之內，轉豆貯之倉廩，使河東就食，因以飼馬。於是河東人始載黍穀趨廣寧，穀賈稍平。臺御史顧養謙復以賈貯谷三千餘石，始以十二日擁精兵數千人及降夷二百人俱東行。一二日抵海州，而道路以

武功錄

卷一

三

三

冰雪漸消。多沮淖。人馬陷足。沮淖中輒一尺許。膠不可拔。是時士馬來自寧前者。已行五六百里。疲勞甚。而南衛步卒皆新練。當輓車者。又尚未集。會莫即下令休舍。前時漢兵擊虜。利月明。大將軍計日。抵開原。月當漸沉。太吉。太上。廼謂當以三月往也。於是大將軍壁海州。臺御史壁遼陽。久之。糧豆輒緣手盡。廼發海州遼陽倉穀。以餉軍。豆以餉馬。亡慮二十餘日。而士飽馬騰矣。臺御史又念軍士思家室殊甚。於是虛曩所貯谷三千餘石。以佐從征者家室。居頃之。反商亦告急。廼予五十石。後予猛骨孛羅。亦如之。師發有

武功錄

八 卷 那 林 孛 羅 傳

元

四十一

日。然後作軍令。令軍中不得妄殺一人。時二月已盡。大將軍乃自海州乘傳來。謂可發矣。於是三月初六日。傳發。廼自遼陽發而北也。天久雨雪。沮淖如初。十三日。得至開原邊。先議屯鐵嶺。已廼決於開原東。是夜。令軍士毋擾南關。因以白布給反商。使披肩為號。以便知識。且日鷄鳴。從威遠堡。小關門出境。既行三十里。至落羅寨。落羅者。北關部夷名也。其寨去二酋可三十里。大將軍使使者召落羅。落羅出叩馬。稱母殺我不容口。於是以一降旗樹寨門。令材官率白金之士十人守之。令軍士不得入寨。秋毫亡所利。

於是挾落羅。與其騎三人與俱。號召二酋使出降。降者得不殺。與不入寨。如落羅。是時兩寨相去皆數里。上寨已棄其寨。入那林孛羅。堅壁以守。其眾奔大城者。夾道馳。與我軍相雜。我軍不敢殺一虜。二酋恃其險。不聽諭。而揮其馳騎。比然。我三人又揮其甲士直前衝我軍。大將軍始縱兵擊虜。遊擊吳希漢先鋒。面中流矢。創甚。其弟希周奮身救。亦被大創。而斬虜騎之射希漢者。我軍如牆而進。直擣其城下。虜退入壁。堅閉拒守。矢石如雨。我軍多死傷。其外大城以石。石城外為木柵。而內又為木城。城內外大壕。凡三道。其

武功錄

八 卷 那 林 孛 羅 傳

元

中堅則一山特起。鑿山坂。周迴使峻絕。而壘石城其上。城之內。又為木城。木城中。有八角明樓。則其置妻子資財所也。上下內外。凡為城四層。木柵一層。其中控弦之士以萬。甲冑者以千計。刀劍矢石滾木。甚具。我兵攻之兩日。撒其外柵。破其城二層。其中堅。堅甚。不可破。而我仰攻。先登之士。輒死於大石滾木。大將軍乃急下令收兵。而以大砲擊其中堅。凡再發砲。內有鉛彈。彈所經城壞。板穿樓。大木斷。壁頽。而中多洞。胷死者。斬把當亥等首。凡五百五十四級。奪獲被鹵。凡八人。胡馬凡九十八匹。廕凡二百七十五頂。甲凡

二百八十一副。臂手凡八千三副。我官軍亡陳勳等五十三人。傷吳希漢等五百三十五人。漢馬死者凡一百一十三匹。於是城中老小皆號泣。我軍復以車載雲梯如樓櫓直立之。與其中城齊。欲置大砲其上。擊中城。虜皆喪膽。一酋始出城下馬。匍匐悲號告大將軍。幸哀憐我。赦除前過。即欲與南關分。勅入貢。大將軍於是許諾。已二酋復疑。貳迺言將軍果不欲。即殺我。願將軍燒雲梯。勿復擊大砲。毋盡發我窖糧。大將軍度雲梯重。挽車者疲。不能還。乃燒之。止大砲。不復擊。而令軍中毋復發其窖糧。遂罷兵而還。是日

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臺御史顧養謙使使者。金世英下成勳。張九經以捷奏。本叅政臣葉○造大砲功。及大將軍李成梁與副使臣成○當紀錄。遊擊臣吳希漢。當優錄。備禦臣王汝徵。當論賞。副總臣楊燮。臣李平胡。臣王維貞。臣孫守廉。臣李寧。臣李興。臣查大受。叅將臣塗寬。佟養正。遊擊臣劉仲文。臣黃應魁。臣唐伯美。臣胡尚忠。臣塗廣。臣胡鸞。臣李應時。守備臣高良弼。備禦臣李繼武。臣高貞正。旂鼓臣王邇。當優叙。中軍臣金承武。當優錄。原任遊擊臣蔣位。副總戎臣秦得倚。身中七矢。叅將臣熊朝臣。遊擊臣史儒。臣秦得貴。

臣張世爵。臣吳大績。總戎臣王尚文。皆當復故職事。下大司馬王一鶚問狀。居二三月。大司馬請儀部移內閣賞使者。金世英等衣一襲。於是保章推五月初九。上常朝之日。御前宣捷。遣公徐文壁告。南郊。侯吳繼爵告。北郊。駙馬許從誠告。太廟。即

賜李成梁歲加祿米五十石。陞張國彥。顧養謙。俸一級。金幣有差。賜成遜等。金十五兩。遜遷俸一級。吳希漢視叅將事。楊燮等。金十一兩。王尚文五兩。本兵王一鶚以調度有功。賜金二十兩。表裏二之。楊俊民。蕭大亨。十兩。表裏一之。郎中皆五兩。已授舍人。金

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世英下成勳。張九經。鎮撫以故事。報捷舍餘人等。凡報擒斬一百一十五名。類以上。皆授試所鎮撫故也。初。緘就吏時。言屬夷稱貂皮人。參稅盡。而上不得一佳好者。後驗問。貂皮自開原。東北數千里。而遠江上之夷。販之東北。天山間。歲以秋七八九月。一入中國。必取道海西。行夷遮道。分其利。然後入中國。是年海西相仇殺。江夷時有至者。罕而稀矣。於是貂亦不可得。頗鮮。

讚曰

傳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信

哉是言也。始逞仰之捷，所以優邊吏者，為禮顧不重。與厥後至，逮捕兩備兵使，幸亡驗。今諸臣其誰不凜凜於陛下德威，竝著哉。卜寨那林字羅，能不及阿台頗遠，遂欲圖危反商，得乎。亡問反商故主人翁孫子，即以忠虜之裔，而沉海西。又屬我左臂，明甚。堂堂大漢，豈能遽使反商，坐而自斃耶。於戲悲夫！實兩酋所以速自斃也。

武功錄

卷之六

三

五

王兀堂趙鎖羅骨列傳

都督王兀堂，亦王台所部也。台最忠於漢，兀堂亦董德。與它酋異，當是時，王杲發難，罷市賞，諸酋皆窘困甚，而會孤山有大役，皆去略道上，役夫橐中裝，因錮錙漢人三口而去。行間逢王台及兀堂，佟阿哈於是奪漢人捕虜酋六人，并獻見守備使郎官，幸賞賚如約。久之，左司馬汪道昆巡邊，而大將軍李成梁奏記長嶺張其哈刺佃子，東鄰兀堂，北旁王杲，乃諸夷必爭之地。今兀堂不欲爭，王杲又不能爭，莫若乘是時，移孤山張其哈刺佃子，險山移邊外寬奠子，江沿臺。

武功錄

卷之六

三

四三

移長佃子，仍應接朝鮮貢道，寧東移雙堆兒，新安移長嶺，大佃子堡，移建散，皆築城建堡，以險山，寧東江沿臺，大佃子，新安地多不毛，軍無可耕，故也。御史郭思極亦以書請，上幸可之。居亡何，臺御史張學顏至其下，兀堂數十首跪起，稱此是虜中往牧處，今既修堡，塞我來道，我眾不得入內圍獵，又不敢進，捨日食將焉用之。是時方修十岔口寬奠堡，兀堂願以兒于為質，請以此所開市，易鹽米布疋，必不敢以虜騎至塞下。臺御史恐撓大工，未許諾。其後堡成，始請於寬奠永奠互市，蓋東夷惟米布猪鹽，既無馬匹，又非

違禁它物。與開原。廣寧。撫順迥異。儻以市稅之資。爲撫賞之費。於東夷便邊人亦便。是歲萬曆丙子也。當是之時。從開原。而撫河。寬奠。皆有關市。諸夷頗稱寧懿。其後戊寅。始盜東川塞。我兵追逐。斬首七級。其明年二月。盜會安堡。屈守照牛三頭。臺御史周詠。法至嚴。於是夷人艾馬察。以所盜牛來獻。得除罪。其八月。酋首佟馬虎。章金等三百餘人。牧馬松子嶺。不入市。聲欲候秋。深樹葉落。馳塞。迺先使部夷盜新奠永奠。長奠。少者三十多者五六十輩。或白晝公行。或黑夜盜竊。無寧時。以爲有如漢兵出擊我。我胡地山林稠密。盡捕復於其間。我第從道左起。截其歸路。使漢兵進不得攻。退不得守。將坐而自斃也。亡何。虜騎五十。從林剛谷入。我軍追逐。斬首二級。先是七月。夷人入市。寬奠。叅將徐國輔。有弟國臣。及蒼頭軍劉佐。減價。強將市夷。榜掠之數十。幾死。以故諸市夷懷忿。欲報之怨。於是分守使張崇功。告於制置使梁夢龍。及臺御史周詠。御史安九域。請論徐國輔如法。因使千總陳加寵。奉檄馳寬奠。毀陽。清河。撫順之間。曉譬莫長。王兀堂。令約束部落。奉漢法。得貢市如初。不則。當以大兵擣若巢矣。自是之後。諸夷皆絕跡。關市下。其

武功錄

三

五

五

明年春。王兀堂。益忿寬奠。既建城堡。屹然大觀。竟不開貢道。馬市大賞。殊易我。迺與趙鎖羅骨。未合。章金等。換箭發誓。必欲擊寬奠。毀陽。諸城堡。於是大將軍李成梁。親提兵備寬奠。其明年正月。叅將姚大節。新到官管事。夷人胡凌狗。上調。具言董兒寨。聚兵欲入漢邊。亡何。歪山寨諸夷。亦言王兀堂。及字兒赤哈王。鎖羅骨。趙鎖羅骨。連三千餘騎。插箭發誓。將治行。入寬奠。毀陽之間。先是字兒赤哈。趙鎖羅骨。入犯毛菴。亡所得。以故諸莫。必欲如其願。然後已。是時兀堂之衆。固已七千餘矣。迺使部夷損洋圪。凌狗來告。如馬法。不欲我衆入塞。當開朝。京金路。及大賞。則可。不然者。請以新月之一二日。擊寬奠。毀陽。城堡。大將軍李成梁。頗惡兀堂。辭倨侮。大不敬。卽與遊擊熊朝臣。叅將楊燮。馳河東。副總戎孫朝梁。亦提大兵至。臺御史。迺令副使張崇功。從征。得監軍。以三月初二日出兵。其初五日。虜以百十餘騎。從新水。衝入。嘗試我。我軍王宗文。追逐至滾馬嶺。斬首二級。是時叅將姚大節。兵疾馳至。合營。虜以六百騎。分爲二枝。一枝奔駿陽堡。守備戴朝弁。及指揮王宗義。行捕。斬首一級。奪獲馬一匹。一枝奔黃岡兒嶺。宗義躬帥蒼頭軍。主

武功錄

三

五

五

廷輔出戰不克。宗義及蒼頭軍六人皆死之。傷王習等九人。其十一日虜一百六十餘騎。從孤山臺入。深至柵外。見柞木高厚。堅不可破。馳還。其十三日虜騎至千餘。從水奠堡。十岔口入。道上吹掌海螺。橫行。蓋亡所畏忌。遂傾折柞木而入。堡中鳴雙柳。聲聞四達。成梁卽以羽檄徵副總戎兵。竝衝鋒。直擣諸虜。虜見漢兵盛不可當。輒棄旂鼓走。我兵益乘勝。追亡逐北。虜廼盡出塞。李成梁決筴欲窮追。於是以裨將秦得倚。孫守廉。李成材。李如梧。李平胡。李得全。張相查大受。鄭應時。胡尚忠等。爲一字陣。先鋒。而使遊擊蘇國

武功錄

卷之三

三

賦。王惟屏監軍。裨將姚大節。黑雲龍。戴朝弁。張奇功。王九貢。李世珍。王懋德。爲二字陣。而使遊擊劉承武。千戶傅汝霖。祝光啓監軍。列左右。成梁與熊朝臣。楊燮。李仲武。軍居中。復使孫朝梁。宿振武。范芝。從佐將軍。皆聽李寧。李興。旂志所號召。亟下令曰。進。敢逗遛不進者。斬首。以狗三軍。旣兵行至。鴨兒匱。去邊可二百餘里。諸虜皆闕匿。故寨中。堅壁。頃之。吹掌海螺。復擁精兵披甲上馬。鑿漢兵。其步虜皆奔走。上山頂。鼓噪。李成梁。益嚴軍令。令擊寨及山。於是漢兵竝攻寨。殊疾力。破之。殺氣蔽空。斬勒勒把都等首。凡七百五

十四級。奪獲男婦凡一百六十人。漢人蔣昇等。凡六人。胡馬凡三百六十一匹。盔甲器械亡美。我官軍傷查大受等。凡一百九十人。漢馬死者。凡三百四十五匹。捷旣至。太司馬方逢時。請咨儀部。行保章氏。擇四月二十二日。大鴻臚于早。朝引使者至。御前宣捷。且日文武百官各吉服。候上御門。行五拜三叩頭禮。致詞稱賀。已。太史爲文。太常具品物。祭告。遣公徐文壁。南郊。侯李言恭。北郊。駙馬許從誠。太廟。如禮。其四月。御史于應昌。訪誅納。先是。已卯十月。二月。土蠻屯洪土城。成梁捕斬凡四百七十一級。語

武功錄

卷之三

三

在土蠻傳。廼以鴨兒匱之捷。竝覆奏。與制置使梁夢龍。臺御史周詠同。事下大司馬問狀。於是首奏寧遠伯李成梁。當特加異典。分守臣張崇功。分巡臣周于德。當爵賞。臣秦得倚。加副總戎。臣孫守廉。臣李成材。臣李平胡。臣李得全。臣熊朝臣。請加參將。臣蔣位。臣查大受。請加遊擊。臣李成材。臣李興。臣李寧。請加備禦。臣唐朴。臣栗卿。臣曹簞。臣姚大節。臣周之望。臣黑雲龍。臣劉崇正。臣徐廣。臣王廷鏞。臣李芹。臣戴朝弁。臣宿振武。臣張奇功。臣鄭應時。臣王惟屏。臣李如梧。臣陳嘉龍。臣胡尚忠。請加備禦。皆以都指揮體統行

事。陣亡王宗文。縣官給楸柎費二十金。其所應襲。請陞爵二級。為虎王事者之勸。上廼詔曰。李成。累獲奇功。着以原廕都督同知。併功世襲伯爵。給與誥券。梁夢龍。廕一子。執金吾百戶。周詠。廕一子。入太學。陞張崇功一級。周于德二級。秦得倚等二級。唐性。等一級。

讚曰

寬奠之市。夫豈非王兀堂所請耶。始議市米。益猪布。法如是而止。甚瑣碎。卒廼擁數千騎。益挾我邊吏。欲開馬市入貢。旋敗盟。伏誅於戲。人言夷性猶犬羊。亡式力錄。一兀堂之身。數年之間。乍賢乍不賢。寧不惡。負阿主王台耶。傳曰。狐狸之。而狐掘之。是以無成功。如有味乎。為寬奠市事而言也。

奴兒哈赤列傳

奴兒哈赤。故王台部也。後叛走建州。帶甲數千人。雄東邊。遂為都指揮。始王台時。畏德。不敢與西北諸酋合。久之。卜寨那林起。常窺隙。略我人畜。於是分守使栗在庭。遣通事董國雲。馳寨中按驗。奴兒哈赤亦使夷使哈失。自言果擊死夜不收二人。馬四匹。牛四頭。漢即欲問人。人已死。死者不可復贖。牛羊。我即問安塔失。當如約。頃之。果牽牛二頭。款塞。國雲令以偷盜來獻。見漢。漢然後幸與若。貢市不而欺也。奴兒哈赤言偷盜。誠有之。實老鴉堡。夷納答讚。小色失。几永住等。與休綽乞與俱。彼皆指以為阿寨。今誠得若等屬我。我即嚴為約束。有如一。日犯北關。我即往略南關。若及我。我唯有殺略而已。自是之後。給諫張希臯上書。以為奴兒哈赤。旁近北虜。恍惚大聲勢相倚。恐卜寨那林。字羅。一旦不可知。東連西結。悉甲而至。邊何以為備。是歲萬曆戊子也。其明年秋。逆酋克五十盜塞。奴兒哈赤。劔斬其頭。并被鹵人。民來獻。制置使張國彥。念奴兒哈赤。忠順。迺上書。請拜爵為都督。僉事。令約束東夷。幸賜。勅書。詔從之。先是。奴兒哈赤。與色失。張海。有積怨。色失。故殺劄力。遺男英革。

武功錄

奴兒哈赤列傳

元

前

養於色失色。失親華伯父也。及華稍長。殺色失。及其妻男四人。獨色失子咬郎。得脫身走阿郎太寨。久之。奴兒哈赤覺。即引兵攻阿郎太。阿郎太殺咬郎。廼焚燒其巢寨而去。是時河北夷張海。畏奴兒哈赤誅。往犇反商。奴兒哈赤以為海西無故而匿。我所仇讐。不已過乎。語在反商傳。其後反商逐張海。奴兒哈赤遂願與反商通婚。始奴兒哈赤與北關故夙昔姻親。終背棄去。幸一日以請婚故。羽翼反商於百年故之誼。寧不愉快耶。

讚曰

台之忠於漢也。豈非百世一奇觀哉。台死而血骨相殘。即海西之業幾自危。而況於它乎。況於部曲乎。奴兒哈赤叛台。餘不論。獨論其獻逆首。及被鹵人畜。有台風卒之與反商通婚。羽翼已成。海西得不絕如髮。母乃天假此以報台乎。宜拜爵大都督而稱忠願也。

武功錄

卷八十五

甲

以言八十五

兒哈赤列傳

萬曆武功錄卷之十一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東三邊

王杲列傳

王杲。建州都指揮使也。隆慶末。建州夷哈哈納等。三十人。款塞請降。邊吏幸許諾。於是杲大怒。直走開原塞。塞上閉關嚴謝絕。弗可得。還歸。急治馬一鞍。勒一送奉王台。因告曰。幸許我入塞索降人。即不復我與。我即以數萬騎蹂漢禾稼也。台不可。杲彊請頗堅。乃微令以千餘騎從。洮河迤南。以至清河間也。部夷綽

武功錄

卷八十五

一

香

乞。乃以其狀告。於是遊擊曹簞。把總魯銳。引輕銳之卒。捕伏道左。且日。虜騎果揚揚從板場谷來。我兵鏖戰。斬首捕虜凡五級。奪獲牛凡六十六。馬驢二十。疏杲復遂走。走穹廬。久之。撫順當開市。而會備禦使賈汝翼。新到官管事。亢厲不可撓。以私前事。備禦使坐撫夷廳。酋長各以次序立。立堂上。因送奉土產。既如例。然後驗馬。馬即見羸弱癩敗。使者匿不肯告。於是視善馬賈。得饜飽其欲。乃請去。是時杲尤甚乎。常自恃雄長。睥睨河東。久索賞。往往以箭帽充人。及至關市。輒罵坐。大不敬。備禦至。起立臺前。已奪釀酒飲。

醉使酒。左右熟視莫敢止。汝翼乃一旦新下令。令酋長下堵。皆不下。龍鬪益從諸夷進階。盡一等。爭次非故約。於是汝翼大怒。奮髯抵几曰。走。即視左右戲土產。榜笞不下者十數人。頃之。驗馬肥壯異它。時得三百八十餘騎。夫汝翼然後喜可知。杲乃鞅鞅引諸酋去乎。既出塞。即椎牛約諸夷。慎勿分散。復入塞。必如漢。請易備禦。我乃已。於是諸夷酋少者四三十。多者五六十輩。從東州撫順間。殺略我人民畜產。動以百數。亾何。備兵使王之弼。分守使李鶚。偕開原備禦使蘇國賦。帥裨將孟堂。往諭王台。越約束杲。杲乃言賈武功錄

三

四

五

重而近修怨於我。乃以十九日將三百餘騎詣來力紅寨。諸夷遂圍之。賴杲與力紅救。毋敢動。於是來力紅。喬郎。及王杲入謁。叩頭跪起。皆如禮。力紅詳言我為馬法。往問也。失李羅卜花。然諸夷之衆。圍者益夥矣。杲亦好謂馬法曰。幸毋畏。此輩僉卒聞漢將軍至。皆匍匐欲望見清光。承祖乃知杲與力紅詐。所言皆給我也。問若胡亂。呼左右亟兵之。多所捕斬。諸夷亦殺我兵二人。射十餘人。殺傷大相當。是時總戎李成梁副總戎楊騰。叅將曹盤。亦將軍軍撫順所策應。杲乃帥其子若第王太等出圍。臣等三人叩關請和。於武功錄

三

四

悍。建州諸夷悉聽杲調度。杲乃視殺漢官如艾草菅。弗為意。嘉靖中。常後先犯我撫順。東州。會安。威寧。遼陽。孤山。湯站。諸營堡。殺副總戎黑春。提調王三接。李松。備禦彭文洙。指揮陳其學。戴冕。王國柱。楊五美。李世爵。王重爵。王官。康鎮。朱世祿。及把總溫樂。于樂。王守廉。田耕。劉一鳴等。至是。杲猶率以為常。乃益用罷貢市事。殊扼腕。而會八月。塞下並皆納禾稼。杲復率其部酋。公行鹵略。是時遊擊王惟屏馳清河。而諸夷或走剡谷衝。或走場谷口。或走馬根單。餒頭山。有狀於是。守備使孟子仁。乃從賣酒望墩。直逐向化嶺。疾

武功錄

二 三 某列傳

四

力戰斬曹阿骨等首五十三級。虜亦殺我軍三十七人。會莫。諸軍皆止舍。先是大司馬譚綸。咨鎮撫令王台。微捕杲。及來力紅。且日台即送杲。所鹵軍士八十四人。夷兀黑一人。兀黑所為倭漢官夷也。當是時。杲所部諸酋。皆以絕市賞故。窘困。往孤山為傭工。庶自給。適六七輩走。道逢漢人三口。鄧鎬將殺之。望見王台。兀堂。佟阿哈。始解縛。於是刑一人。而兀堂即追逐諸夷。得六人。其一夷輒遂逃走。走如蜚。台乃以六人檻車傳邊。邊吏傳廷勳。丁倣。郭夢徵。請賞王台等有差。自是之後。北虜速把亥。友青。委正。亦壁。刁背山。欲

犯遼瀋。杲益大會八家兒五千餘騎。意欲大舉。於是兵巡使賀濬馳錦義。兵備使李松馳寧前。大將軍李成梁亦馳撫順。擊牛酒犒軍。虜乃先以十五騎從東州。五味子衝盜邊。殺比丘二人。焚僧舍二間。守備宋承恩乃以赤白囊言狀。於是李將軍成梁以一軍軍瀋陽。楊將軍騰以一軍軍鄧良屯。王將軍惟屏以一軍軍馬根單。曹將軍籃即提兵馳大衝。抵虜戰。斬首捕虜四級。奪獲牛四角。餘虜悉出邊。且日諸虜復以三千餘騎從五味子衝入。我兵四面並起。殊疾。力。旗鼓甚都。虜望見漢兵盛。輒皆反踵走。走者大半入某

武功錄

二 三 某列傳

五

寨。先是杲九合諸酋。阻堅城以為險。深溝高壘。日夜提邏兵。擊刁斗以自衛。諸虜皆自以為得天險。漢兵倭卒不能至。李將軍度是時。諸虜方蟻聚一寨。我破其巢。可坐而就縛也。於是列南西營為陣。類一字二字。然後以初十日用火炮。火鎗。火箭。如雷直擣其寨。寨中校聯頗堅固。即以斧斫校聯數層。我兵攀緣而上。虜乃發矢石。弗可當。是時李將軍軍法嚴。毋敢逗遛。弗前者。我兵亦不避矢石之難。於是裨將于志文。秦得倚塗廣。熊朝臣。王朝卿等登東北面。東北面陷。高雲衢。王守道。蔣國泰。朴守真。彭國珍。攻南面。南面

陷其間有高臺一座甚闊大虜以三百餘人趨臺上發鳴鏑射我兵把總于志文中流矢死我兵益從大將軍環而攻之會大風起遂縱火焚燒泉室屋五百餘間及蕩焚煙火相望諸虜大敗北我兵乘勝先登斬首捕虜凡一千一百四級奪獲馬牛凡五百二十五頭盔甲凡九百八十一副往時剖承祖腹及殺承奕者皆酋長郎怵子佟保李指揮咬當哈王太今悉伏誅道路盡愉快而旁近塞夷大疾克三章等尤大喜並羅列山前跪起歡呼賴將軍令毋擾我塞我寨以杲故久勞苦不敢近邊今杲寨盡破滅亾所遺豈武功錄

三夏列傳

六

喬

非天賜哉叩頭謝時甲戌十月也上乃詔曰朕以冲年嗣位近來邊境寧謐強梁者心綏服干犯者必誅凡此武功豈朕之涼德所致實賴我祖宗列聖威靈之所震蕩遂克有成還著禮部擇日遣告於太廟用丕揚列祖之洪庥於是以前十二日丑時告廟卯時宣捷請以英國公張溶往是日遷李成梁左都督廕一子都指揮同知遷張學顏右司馬兼御史右丞廕一子錦衣百戶皆世襲仍各賜勅獎勵陞楊兆俸一級金錢幣帛有差陞曹盤二級楊騰一級金皆二十兩翟繡裳一級銀二十張崇功十兩蔣位

八兩發馬價二萬遣司馬梁夢龍犒將校有功勞者賜譚綸太子少保金五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廕一子大學遷汪道昆梁夢龍俸一級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陞所司即中俸一級銀十兩上又特賜大學士張居正張四維申時行甚備頃以奏辭甚懇准免各賜銀一百彩段四表裏紵絲蟒衣一襲明年春二月杲乃出復欲聚眾以報疇昔之事於是制置使使使者微出塞圍杲杲祥以蟒掛紅甲授所親阿哈納奪路杲以故得脫走重古路亟治馬牛羊貂皮雜帛欲往依速把亥土蠻而會撫順關質市夷逮杲急武功錄

三夏列傳

七

四

杲不敢直走北虜度生平唯王台相得甚驩意欲假台以爲因緣於是歸台台素忠順乃以七月初四日同子虎兒哈往石三頭兒捕杲及家室二十七人請獻見賀兵憲即以杲繫廣寧同知質文乃覈杲勅書大率一十八道先是杲犯邊邊吏罷市賞已乃改名曰科勺微使部吏請勅今科勺即杲也它若王疙疸等四道親杲族并皆發都護使類繳餘悉給屬夷如故於是臺御史張學顏使于總柯萬以檻車傳王杲伏闕下獻俘賜柯萬金三兩杲生阿台阿海王太春秋四十七上有詔稱台忠順可嘉授龍

虎將軍秩視西虜。二子俱遷都督僉事。賜金二十兩。大紅獅子紵絲衣一襲。制置使楊北。賜金四十兩。表裏二之。臺御史張學顏。總戎李成梁。賜金三十兩。表裏亦如之。久之。臺御史上功。大稱御史。臣劉臺功。以例不敢叙。於是奏兵備。臣賀濤。叅將臣唐樸。當爵賞。分守臣翟繡裳。副總戎臣曹蓋。當優賞。備禦臣高良弼。臣柯萬首。馬市臣徐永昌。指揮臣戴良棟。百戶臣王儒。當爵賞。遊擊臣張志遜。知州臣侯封。指揮臣蔣位。百戶臣趙勳。千戶臣陳紹先。指揮臣蕭汝芝。臣魏世爵。百戶臣朱世祿。臣孟堂。千總臣徐有益。

武功錄

二王果列傳

八

三六

讚曰

余考建州置衛。蓋自永樂時舊矣。然未嘗曾有倔强如杲者。傳曰。無故輒殺人。此上帝之禁也。以杲而殺。倭我漢將軍。殆而辭蘇。於戲。悲夫。假令杲如直諸速。遂塞外。吹掌海螺。誰謂杲知命也。

把亥。則何可易。禽乎卒走王台。旋就縛。此政天之所。以速杲斃也。何乃罪命哉。何乃罪命哉。

武功錄

二王果列傳

九

四十三

阿台阿海阿革來力紅列傳

阿台阿海皆王杲男也。先是王台以天年下世，台與海怨。王台嘗縛其父海，亦怨漢殺其兄阿哥也。於是誘逞仰二奴窺漢東北塞，因圖危台子虎兒罕，而制置使吳兌、臺御史周詠齋備禦使霍九臯賞賜物布告。天子德意趨還歸，二奴堅不可久之。從孤山堡矮嶺衝入，鹵三人射死漢馬一匹，已從洸河白家衝古嶺臺入，鹵二人已從撫安堡入，鹵四人已從大虎頭入射死蒼頭軍徐得母倪一人，奪漢馬一匹。制置使亟使大將軍李成梁提兵追逐至曹子谷大梨樹佃，諸虜騎接戰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一千五百六十三級，乃下令虎兒罕縛阿台以絕禍本。語在逞仰二奴傳。是歲萬曆壬午也。其明年春正月從靜遠堡九臺沿臺入，已從上榆林堡深入渾河兩岸，已從長勇堡大台南北空深入渾河東岸，是時土蠻及其男伯彥兎聲欲略廣寧迤西東阿台阿海，聲欲略漢邊瓜兒兎聲欲略開原。卜言台周及黃台吉以兒鄧聲欲略遼河，青把都聲欲略速把亥。於是大將軍李成梁使裨將胡鸞備河東，孫守廉備河西，而屬分守使張崇功監軍制置使周咏，乃以狀聞。上詔曰：虜賊非

武功錄

阿台阿海傳

十一

四

武功錄

阿台阿海傳

十一

四

五

時入犯，着鎮巡官嚴加防勦，務收功捷，毋致疎虞。頃之虜騎萬餘，皆乘馬捨刺塔，福餘人煖兎，朵顏人小反青，並上飛文。漢使謀者視之，果土蠻男卜言台周及青把都言兎，大小委正。耿革兒以克反青往南走，大會黃台吉拱兎，卜克扯臣煖兎煖兎以兒鄧並馳黃河迤北行間，逢東虜花大炒花把兎兒老撒卜兒愛卜言顧等亦欲報怨，相聚皆大喜，并皆乘馬跳驅直走遼河，欲犯遼瀋。海州廣寧關門而會西虜把都兒莽官大莽骨塞往專難營祭神，欲深入寧前緡義往來入塞，捕殺吏卒，毆侵上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於是分守使張崇功備兵使周于德請四方請於制置使周咏，臺御史李松帥大將軍李成梁出邊百餘里，追襲至古勒寨擊破之，斬阿台阿海等首虜凡一千三十九級，奪獲器械橐佗馬牛羊匹筭。於是制置使及臺御史奏捷，頃大鴻臚引使者至，御前宣捷，保章擇吉日祭告，郊廟如禮。屬御史洪聲遠訪誅納，與曹子谷之捷後先，凡三千三百餘級，捕生口住子一人，我兵傷一千五百餘人，亡五十餘人。於是大司馬吳兌覆議大略以為故事，以一百一十顆為上捷，通年遼鎮捷功多者不過千餘，少者止於

數百。今至三千以上。此武功之所獨盛者。乃稽首頌
陛下威武聖神。及輔臣本兵。本科運籌功。因首叙制
置使臣周咏。臺御史臣李松。獨叙總戎臣李成梁。而
道部寺則張崇功。靖四方。周于德。趙惟卿。將領則秦
得倚。李平胡。李得全。李興。李寧。李文芹。胡鸞。塗寬。孫
守廉。查大受。王維貞。楊燮。宿振武。蘇國賦。周思忠。劉
言。李如梧。王有翼。王九貢。劉承武。劉秉節。張廉。張世
爵。詹承祖。李成林。唐伯美。胡尚忠。岳嵩。霍九臯。凌雲
功。當叙。上幸賜李成梁歲加祿米一百石。廕一子
執金吾指揮僉事。世襲。周咏。御史中執法。兼右司

武功錄

陝西通志

十一 四 九 王

馬。原制置使吳兌。遷故廕子執金吾秩一級。世襲。李
松。遷御史右丞。廕一子入太學。張崇功。靖四方。遷一
級。趙惟卿。爵一級。秦得倚。遷署都督僉事。李得全。視
副總戎秩。李寧。遷參將。李成材。遷遊擊。劉言。王九貢。
張廉。遷署都指揮僉事。張朝臣等。加備禦。王有臣。王
惟屏。復故職。李平胡等。紀錄。韓良臣。免究。佟有功。李
世孝。王善。下御史逮問。住子。梟斬瀋陽市。
阿革。王杲姻親也。亦以梟伏誅。捥腕不媮快者。久之
遂與酋長討花。擁一百六十餘騎。從三山寨。堡雙山
臺入。鹵獲樵夫四人。驢二頭。漢出兵追逐。斬討花等

首二級。奪獲所鹵及胡馬三騎。而備禦使王大璋兵
亦至。餘黨悉遂逃。出塞時壬申七月也。已犯東州堡。
備禦使賈汝翼。行捕斬首一級。已復引二百餘騎。從
撫順。弓兒臺北。空入。參將楊燮。提裨將查楠。王景魁。
石金兵。轉戰會陰。霧晝晦。恐中虜計。於是捕伏陳王
堡。頃之霧開。大出兵。繞虜後。虜皆反踵走如蜚。漢兵
追亡逐北。至趙隆屯。擊破之。斬阿革等首凡一十六
級。奪獲馬一十九騎。我軍傷三十人。漢馬死者一騎。
屯戶男婦二人。是時虜騎西犯大靜堡。東犯撫順所。
軍書甚旁午也。一日東西皆以捷至。則臺御史張學

武功錄

陝西通志

十三

賈汝翼

顏大將軍李成梁。可謂能衛邊疆者矣。
來力紅。王杲部夷也。萬曆初。驚販貂皮人參。松板以
為利。結載連騎。炫熿於道。左司馬汪道昆。巡邊常論
及之。杲所左右曹阿骨。來力紅。最慆桀。久之。阿骨入
清河。乘邊吏所不意。裨將王維屏。覺先捕伏道左。聞
虜騎至。接戰。擊破之。斬首捕虜五十三級。其明年秋。
遊擊將軍裴承祖。千總劉承奕。及軍士二百餘人。客
死來力紅寨。先是部夷奈兒禿等四人。亾抵於漢。請
歸降。漢幸許諾。居有頃。來力紅往問承祖。承祖弗與。
以故來力紅怨之。痛入骨髓。乘莫天黑。逮我樵軍五

人承祖承奕擁兵追之直至來力紅寨去邊可四十里被逮凡三日殺之首足異處於是臺御史張學顏以其事請大司馬譚綸令王台逮捕王杲及來力紅以台故忠順夷也語在杲傳始裴承祖出塞時未經請明冒入虎穴卒至剖腹視心最酷烈及後得剖者乃王杲子王太也善哉乎給諫蔡汝賢推言之裴承祖膽有餘而智不足

讚曰

語有之拔木者絕其本根勿使能植信哉是言以余而觀阿台阿海以死報父兄志未嘗不與把兒武功錄

武功錄

卷之四

十四

七

萬曆武功錄卷之十二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東三邊

速把亥列傳

速把亥虎喇哈赤仲子也嘉靖丙午歲以三衛故遷徙舊遼陽迤北沙塌之間於是部泰寧人抄木花大把兒都紅臉字羅等引弓之夷萬餘人頗虓勇東西到錦義一千五百里所在皆可直入犯無險阻是時大父魁猛磕惑內羅言常入我刺梨山殺邊吏王相甚至鹵略人動以三四千數自是之後花當之屬皆

武功錄

卷之四

一

三十五

與虎喇哈赤並勃勃著名塞上矣延引至速把亥世益慍悍出入乘轟張旂志鼓吹吹掌威策數數然從土蠻入海蓋開原已謀欲自白土厥入廣寧又欲自遼河兩岸入瀋陽奉集堡當是之時泰寧人果力簡亦叛新亡抵速把亥力簡居遼陽久自弘治時曾大父恩孛羅那孫恩克魁勒孫等一十三族來歸降至力簡凡四世矣頗知塞上精兵處速把亥心愛之用為鄉導果克舊市堡殺我總戎殷尚質遊擊閻懋官把總魯仲仁及軍民四千餘人先是降夷黃勇偕范達子亦提桴鼓從殷總戎與俱既行至塔兒山軍陷

兩人遂降速把亥。胡中亡所知名。居月餘。兩人復亡入塞。邊吏問若亡何也。兩人皆言非亡也。不幸為虜所執。今乘間得亡。亡虜也。邊吏以故益不疑。頃立兩人。長蒼頭軍。稟食邊吏。邊吏優遇。往往在諸軍右。久之。總戎修登新視事。遇兩人稍衰薄。於是勇有後言。以為吾安能鬱鬱久居人下乎。先是勇與黃台吉女。額上寨。額上指通畏誅。款雲中上谷塞。得傳送遼陽。勇度是時。速把亥昆弟強盛。吾姑依此輩起。即黃台吉。有如一日。欲問我彼安能越速把亥昆弟而奈我何乎。於是與大哈刺等七人。詣抄花營。又不可去。去

武功錄

速把亥列傳卷

二 四四

速把亥勇自知前已降亡。今又復降。彼必疑我。乃自謂我必先以塞上兵馬及地形為彼陳說。什一二。夫然後彼知我無復有他腸。此必深信我無疑。不然者。我請以數萬騎橫行漢塞可乎。頃見速把亥果如所語。壹語連日夜不倦。速把亥大悅。悔相知晚。於是易勇名曰失兒克。而以夷婦孛兒亥室之。因賜之牛馬各四十蹄。橐駝二頭。羊六十角。與謀漢勇謝曰。吾幸假此報君於塞上。如何。是時嘉靖四十四年七月也。其九月。即引速把亥八千餘騎。從鎮安堡略廣寧城。東至青雲臺。會邊吏惡勇亡。捕繫勇家室。就京勇至。

問家室安在。蒼頭軍小滿兒具如實告。勇低徊者久之。即略人畜馳出塞。曰。豈以為我終不能修報乎。其十月。從義州大清堡入。王漢屯行間。逢修將軍。益用宿怨。故挑戰殺我官兵吳鸞等七十餘人。傷二百餘人。其十一月。引九千餘騎。從平虜堡入。潘陽。其十二月。引一萬餘騎。從遼陽入。長勝堡。其明年正月。復入長勝堡。其四月。引八千餘騎。中分軍。以一軍捕伏鎮武堡。以一軍擊邢百戶等臺。一十一座。殺我軍四十餘人。已復與委中。從鎮武西平堡入。廣寧東南。已復以一萬騎入。塔嶺。誘我軍。於是備禦苟麒。追逐伏虜

武功錄

速把亥列傳卷

三

倉卒起。殊疾力。殺苟麒等二百五十餘人。奪驛騎馬四百餘匹。於是大言阿黃勇。且日下沙嶺。傅家庄。揚馳塞上。以示非復前日轅下勇也。而速把亥由此益壯之。乃與勇馬五十騎。牛一百蹄。羊二百角。得進而視兵馬事矣。其九月。引四十餘騎入錦州大勝堡。其十月。從大勝堡入。凌河。其十一月。從高台堡入。沙河。其明年正月。引二千餘騎。從長靜堡入。鞍山。其三月。引一千餘騎。從長定堡入。打營。其備禦王承德死。之。是歲隆慶元年也。其正月。入長鳴墩。我兵追逐至勾家寨。斬首一級。奪獲馬九頭。其二月。入芍藥溝。追

亡斬首一級。馬二頭。後從瓦子谷入裨將王世祿。鏖戰斬首二級。後從松樹口走小孤山。祿逐北斬首二級。其後二月。從柞子溝走崔勝谷。我兵斬首一級。後從石門。臺追逐至白塔谷。斬首一級。其四月。朶顏夷十萬等千餘人。傳箭請入市。於是臺御史魏學曾御史李叔和。使遊擊郭承恩詣關市下。撫賞而速把亥。諸部阿其赤等。亦多闕匿於其間。爲通事陳紹先覺。微告承恩。承恩乃使使者捕之。得三百七十六人。頃驗問一百一十六人。又五六管夷也。趨賞之。去。它一切繫獄。必欲獻見黃勇。而後得解免。於是速把亥見武功錄。速把亥列傳卷一。四。十。質夷過多。恐有不可諱。漢一日盡置之於理。縱是屬不言。卽異時余悔將何及乎。廼以二十六日。鄧當勇詣塞。伏漢法。承恩始釋阿其赤等。撫賞如初。於是上賜制置使劉燾以下金幣有差。其五月。從馬鞍山直走渾河。漢出兵挑戰。斬首四級。奪獲馬一十五騎。我千把總王世忠。孫衍慶。中流矢死。軍士死四十四人。傷九十二人。馬八十二匹。其六月。入鎮靖堡。守備使陳言。及千夫長趙宗周之望。追逐至東長嶺。過延佛寺去邊可二十餘里。多所斬獲。虜亦殺官軍六十三人。馬七十六騎。其七月。速把亥以爲自吾得

勇。而所戰必克。殊深悔前日逼我縛勇者。郭將軍也。乃益阻鎮靖堡外邊。冀欲泄逼勇之忿。先是大哈刺等七人未獻。尚質速把亥所知交夷十七人。而速把亥亦虜我臺軍相當。其八月。從古城臺入鎖龍果谷。追逐斬首三級。後從大柞子谷追逐。斬首二級。後從白山衝追逐。斬首四級。後從一堵牆。直擣離場堡。張能谷。而裨將劉灑。行捕至孤山堡。虎延谷。斬首四級。旦日復疏廟家谷。斬首三十級。虜亦射我軍朱天洗等三人。傷孟友等九人。明日復從新臺入光石板溝。我軍斬首一級。餘虜皆走。小駙馬營出邊。止舍臥牛

武功錄。速把亥列傳卷一。五。山是後廼偕黑李羅。聚黨九千人。壁鎮靜堡。間遣輕騎。數百誘漢兵。漢兵亦捕伏聽諸虜。諸虜然後稍稍退。頃請曰。將軍第還我質夷五人。我即以臺軍還於。是與之九人。居八九日。又與四人。所不遣者。歷三人矣。速把亥竟誘鎮遠臺通事李世勳。王海及臺軍一人而去。是時虜中多漢人。幸爲我邊吏言。此中計欲大舉。遲質夷還歸。舉矣。其九月。速把亥。黑李羅。復欲入廣寧。以車營。燧火精候。明黑李羅。乃躬馳鎮靜堡。裨將杜鏗所。叩頭請市賞。已。索質夷。因與之二人。其一人繫。必李世勳。至。卽遣不女欺。其十月。從古城新

基入我兵追逐至五岔湖斬首二級其十一月從長溝遂北斬首二級奪獲馬二十九騎其十二月從東山奔小佃子屯追亡逐北至古河斬首五級其明年三月虜騎五六千捕伏廣平山廼先使五百餘騎馳平虜臺拆牆墊壕漢兵追逐至紀家臺斬首二級奪獲馬四騎已至張堡山斬首二級我兵輕重傷陳文舉等五十二人其四月復西引炒蠻把都兒東引委正把兒得大率四五萬聚捨刺塔刺少者四三百騎多者五六百騎或捕伏鎮靜堡鎮安堡倏忽白雲山羊山亡常處其五月從鎮安堡古城入我兵以為大

武功錄

速把亥列傳卷六

六

四百十也

舉塵戰廼八九十騎也望見我兵至盡反踵走走山塞頃復以千餘騎從鎮夷堡韓口基入捕伏紅巖子溝先以十餘騎直走瓦子谷是時遊擊將軍郭成恩道逢虜疾力斬捕甚多其六月速把亥黑字羅使六七十騎盜邊頃復以三百騎從分水嶺入還過北安屯青石廠然虜眾漸合至萬餘矣尙我男婦一十二口牛驢七十六頭我兵亦斬首一級奪獲馬二匹其八月速把亥復引十言兀欲犯廣寧錦義之間廼以九百騎從錦州大福堡入於是以四百騎疆刈我田禾以五百騎走塞頃之復合營直走錦州乘山舉火

我兵追逐至羅巴子嶺及一片石臺西女兒山斬首七級奪獲馬二十八頭其九月六七十騎走懣場揮汗成雨將軍李成梁度虜必從大康南走鍾家堡乃止壁於是分布諸將軍軍袁家屯紀家屯高家屯王謙屯何智屯小方家大方家戚家八塔兒諸堡頃虜果以二萬餘騎從大康堡祝青營三山臺卸花臺入邊復還。是時十言反欲報錦州之敗廼引黃台吉把兔兒抄戶兒都刺兒那木大阿信等二三萬騎聚義州凌河欲大舉會市夷覺微以狀告塞上兵威甚設皆遁走其明年正月速把亥反青大會鵬背山遲炒

武功錄

速把亥列傳卷七

七

四百十也

花諸騎決志欲從丁字泊十方寺入我兵疾力復還歸頃以五百餘騎走北腰舖我兵馳赴懿路城塵戰破之斬首一十一級奪獲馬六十一頭餘虜皆壁黃甸子我兵直擣其壁斬首捕虜七十六級奪獲馬牛羊六百頭器械亡算其明年十一月速把亥委正抄花合兵羊腸河詳言擊土蠻陰欲略河東遼陽於是副總戎趙完以一軍軍遼陽叅將郭成恩以一軍軍虎皮驛備禦安整以一軍軍奉集堡裴承祖以一軍軍軍鮑家屯柯萬以一軍軍平虜堡齊可以一軍軍一堵墻亡何虜騎從賣酒望墩入我軍並擊大破之斬

酋首把兒太甯公提等首。大率五百八十八級。其八月。臺御史張學顏。微令土蠻捕速把亥。歹青。不惜萬金重賞。其明年又二月。速把亥。歹青。旁河以爲壘。當是時。酋首修鎖羅可赤。沈尅你對替等。亦聚兵散羊谷。清河。欲入邊。於是速把亥躬帥數百餘騎。從長勝堡。棘榆塢入。漢使大將軍出蓮花塢。得胡首虜四十四級。餘黨悉渡河奔逃。我兵亦傷十八人。居八九日。胡騎六百。從靖安口入。漢兵追逐至柳河屯。亡所得。而會塔兒山鳴柳。聲徹四野。復進至將軍廟。已。至板塢谷。斬修鎖羅可赤等首一百五十一級。馬一百二武功錄

武功錄

速把亥列傳卷

八

四百七

得得雜木數萬。其三月出白雲山一百二十余里。至金線塔。會虜騎三百。跳驅走平山。山林深箐。望見漢兵輒棄馬。捧頭鼠竄入林中。殆如蜚。於是軍中傳令戰車槍手。發火器。烟火相望。斬首六級。奪獲馬二百餘騎。我蒼頭軍于國。李艾等。亦傷二人。馬一十四騎。是歲隆慶壬申也。其明年癸酉三月。速把亥。炒花。從山林中。微使零騎訶漢兵。復欲結黨察罕兒。犯我鐵嶺。瀋陽。已。帥八千餘騎。伏頭林子。先是回鄉人元陞。以其狀告。於是副總戎楊騰。遊擊張延賞。馳曾遲堡。參將王永祐。遊擊曹籃。馳平定堡。參將郭夢徵。備禦武功錄

武功錄

速把亥列傳卷

九

四百八

百五十騎入散羊谷。遊擊曹籃追亡。斬首三級。公獲馬三騎。其五月胡騎四百從喜鵲窩入。參將郭夢徵鷹擊斬首一級。奪獲馬三騎。已復以四五十騎入犯榆羔臺。追逐斬首一級。奪獲馬二騎。其六月以四十餘騎入雙樹臺。漢兵逐擊。斬首一級。奪獲馬九頭。其七月復犯孤山墩。我兵馳三道河。鏖戰。斬首一十一級。其八月復欲引上言兀。堵刺兒。搗勞亥。入廣寧。大小黑山。錦義。以湍雪前羞。乃為朶顏人伯戶卜墩。覺來告。先是速把亥。結連董忽力三百餘騎。過灤河。聲欲犯羅文馬蘭之間。是時合虜五枝。財可得三百騎。

武功錄 卷之六 速把亥列傳 十一

而給諫張書奏以為虜輒大言入漢塞。至易漢也。語在奏疏。其十月以三十餘騎圍新水衝臺。守備馮文翰逐擊。斬首二級。頃虜騎百餘馳青山。漢兵寡弗敵。奪獲胡馬一十七騎。頃以五千騎從汝花一臺入。我兵追逐。斬首一級。其十一月堵刺兒。上言兀。則已合速把亥。漸增至二萬餘矣。於是堵刺兒計欲入錦義。而上言兀則又欲并略開原遼陽。迺詳言凡吾所欲略。略建州諸夷也。是時灰正亦欲以七千餘騎入廣寧塞。而堵刺兒復馳散刺會土蠻打刺罕。大率三萬餘騎。用此欲橫行遼陽金蓋間。李平湖即從鎮寧堡

出塞。至中灤河一百二十餘里。見虜兵皆精勇而還。虜乃以八千騎從汝花一臺。攻八里莊堡。我兵逐北。斬首一級。奪獲馬三騎。索駝三頭。李成梁乃下令。令為左右陣。類一二字。已迺誠曰。敢議令。及不如令者。斬。遂決策以十七日子時出兵。虜亦先使所親愛。兼得其狀。乃披甲兵吹威。築鼓行而前。我乃左右轉鬪。而中將軍李成梁接戰。會平明。火器擊傷頗多。斬上列赤等首三十三級。奪獲馬五十三騎。索駝四頭。是日天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弗可深入。迺還塞。已虜騎從長山臺入。追亡。斬首一級。漢復使蒼頭

武功錄 卷之六 速把亥列傳 十一

軍李得全。詞虜。至亮子河。道逢虜騎五十餘。殊死戰。斬首一級。奪獲馬七十二頭。虜遂伏羊房屯。久之。論家丁李平湖。李得全。哨探功。陞授百戶。其明年正月。謀復犯遼陽。是時速把亥與土蠻。益畔。睨遼。亡厭時。西自虹螺。歷廣平。直抵遼河。延袤五百餘里。胡騎十餘萬。東可入遼。潘開原。西可入廣寧。鎮武南。可入金復海蓋。於是給諫蔡汝賢奏。武備當嚴。頗深遠。其三月。速把亥抄花。委正。度塞下農事急。乃縱虜騎數千。誘漢兵。輟耕。頃。漢兵出塞。於是虜中分。以其半東。窺遼。潘。以其半西。襲錦義。亡何。虜騎五六千。急奔平

虜臺裨將趙禮昌擊破之。斬首二級。奪獲馬五騎。復追逐至張保山。伏虜並發。我軍以火器火箭疾衝鋒。斬級甚多。餘黨皆棄旂鼓走。重輕傷陳文舉等五十人。其六月。速把亥委正抄花。友青。撈勞漢。馳土蠻營。議以秋高入錦義廣寧。河凍。人金復海蓋遼瀋。於是朶顏人打不哈。具得其狀以告。其九月。速把亥戒諸酋毋盜邊。埃大舉而後可愉快。是時土蠻猶號稱庸弱乎。給諫李戴度勢必合黨於西虜。乃以書請留意武備。其十月。入開原。忽轉折而入於河西。其十一月。比犯錦州。復入大勝堡。漢兵追亡至黃佃子。斬首二十六級。奪獲馬九十二頭。已復引以兒鄧等。欲入大小黑山。開原鐵嶺。潘陽之間。頃之。虜騎二萬馳平虜堡。遂至東楊伴溝諸屯。當是時。翟繡裳爲分守使。帥裨將追逐。四面並發。把總白承勳至。王見屯。斬首二級。奪獲馬一十一頭。把總秦得倚至。王大人屯。斬首三級。奪獲馬八頭。壯士李時英。至毛升屯。獲生口一人。馬一頭。遊擊丁倣至。任政屯。斬首一級。奪獲馬七頭。橐駝二頭。千總王盛宗。至郭家屯。於是虜半走。半伏壕中。以拒漢兵。漢兵傷一十七人。馬一十九頭。其閏十二月。大會上言。台周等六萬餘騎於插漢

武功錄

速把亥列傳

十二

四百七

腦兒。其明年正月。我兵鏖戰長勇堡。斬首一十二級。奪獲馬三十五頭。其三月。虜騎三萬。欲犯遼瀋海蓋。或欲犯廣寧開頃之。虜皆執鈞杆。從平虜堡南靜九臺入。是時總戎李成梁備潘陽。副總戎曹簞。及遊擊張志遜。蘇國賦。楊謙。追逐至國公寨。斬首捕虜一十一級。奪獲馬四十八頭。餘黨棄輜重走。漢兵行捕至河溝。河深十餘丈。虜騎盡傾跌。填陷河永衝壓死者。不下五六千。克塞十餘里。李成梁乘勝提兵悉渡河。射傷二千餘人。會莫。雁取首級一百九十六級。先後大率斬首捕虜二百七級。虜獲馬二百四十七頭。驢武功錄

武功錄

速把亥列傳

十三

四百七

上乃詔曰。御史例不報捷。只宜查覈功次虛實。或地方有應處事宜。不妨事後論建。今該鎮獲功。已及半月。督撫並未奏報。巡按乃以捷聞。俱非事體。下大司馬問狀。久之。速把亥詳爲款塞。因擁衆深入。督撫梁夢龍。使遊擊陶承誥。追逐至邊外。斬首四百七十一級。奪獲馬牛羊器械亡算。於是大司馬譚綸。請咨大宗伯。行保章擇日。祭告郊廟。大鴻臚於皇

極門導引使者宣捷。上乃詔曰。朕恭上兩宮徽號。禮成。該鎮再奏奇捷。此實天地祖宗朕心欽感。照例宣捷。仍遣官祭告郊廟。以答洪庥。於是加李成梁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正千戶。世襲楊兆。張學顏皆加勳。廕一子太學。他皆賜金錢幣帛有差。其四月帥伯言大等四千餘騎。詳言略海西。陰欲犯開原。頃之花大欲犯錦義。復引莽惠伯戶。又聲欲犯寧前。廼先以三十餘騎。從大康堡入漢。使遊擊孔東儒備禦胡鸞。追逐斬首一級。奪獲馬二騎。其五月虜騎一千有五百。伏鎮西堡城北。事覺。伏起。皆貫弓執矢。

武功錄

連把亥列傳

十四

射我軍。我軍中流矢死者二人。趨奔馳出邊。其六月復入我軍。捕伏鎮靜塞。出不意。斬首十級。奪獲馬二十頭。其七月。速把亥使卜言台周乞兵專難。於是以前二百騎。從黑莊窠孤松山入。裨將劉登。行捕斬首三級。奪獲馬三頭。其八月。抄花使夷使送所略通事竇聰。到關。頃之。速把亥椎牛祭旂。以爲神。其祐余。余姑遲坤肚兒哈。黑石炭。卜言台周。委正黃台吉。以兒鄧長兔。煖兔。扯勞亥。彼且至。而吾亦欲入河東。開原。瀋陽。遼陽矣。頃之。伯朱戶結連專難。以兒鄧欲略寧前。錦義。廣寧。而黑石炭。亦聚兵養善木。遲速把亥。廼

先使虜視河。河水淺。則直走遼陽。瀋陽開原。不則還走廣寧。錦義。當是時。長昂土蠻亦大會諸虜。哈麻丹林欲入塞。而朶顏酋長莽惠。使夷使送所鹵通事陸偉。到邊。具知其狀。於是制置使楊兆。都御史張學顏。及給諫裴應章。皆後先奏。聞其明年正月。虜縱三十餘騎。馳墓山營。略軍人陳麻子。及道上行人。漢使裨將馬文龍。追逐至雙營城。斬首五級。奪獲陳麻子等五人。馬五騎。虜亦射我軍馬。得功等九人。馬七騎。頃之。備禦王守道。從長勇堡馬門出邊。行捕至爛蒲河六十餘里。逢虜騎三四十。挑戰。傷我軍曹奎等七

武功錄

連把亥列傳

十五

人。馬一騎。我軍亦斬首五級。奪獲馬四騎。其二月。副總戎曹箴。及分巡使蔡可教。使使者王俊。從長寧堡出邊。行至夾灘五六里。虜以二十餘騎襲我。漢復使遊擊蘇國賦。備禦馬衛都。馳袋兒灣。因至菱角泊。擊破之。斬首一級。奪獲馬牛二頭。餘黨悉逐。逃。追亡至高麗窩。斬首三級。奪獲馬牛七頭。已至死河。淺。轉戰。斬首二級。奪獲馬牛九頭。我軍亦傷杜永功等九人。馬五騎。其九月。速把亥引哈屯。章正。友青等。二萬餘騎。屯遼河。欲入開原。瀋陽。會邊備嚴。遂殺略王台畜產。焚燒數寨而去。是時。朶顏酋長專難。董狐狸。兀魯

伯戶亦入寧錦。於是臺御史張學顏總戎李成梁上書。大略慮遼河爲適中之路。有如一日本犯開濟。則有肘腋之虞。南入廣寧。則爲腹心之災。西略義錦。則阻咽喉之路。居頃之。煖兔董狐狸入義州。大定堡漢使裨將馬文龍。追逐斬首二級。奪獲馬二十二頭。其十月。速把亥。土蠻聚精兵三萬。皆東行。於是副總戎曹簠急使裨將姚大節。徐維忠。徐永昌。凌雲。分屯瀋陽。頃之。虜騎從黑林墩入。直走靖安。清水河。略王台。由廣順關故道。還歸。縱火焚燒道上。芻芻略畜產而去。已。復以二千餘騎入開原。威遠堡。小河口。臺。台廼

武功錄

六速把亥列傳

十六

四

使兀堵岡告急於漢。置帥備禦。唐朴慶戰破之。斬首三十餘級。餘黨悉出邊。是時臺御史張學顏總戎李成梁。傳檄土蠻。腦毛大速把亥。然虜騎皆大言。吾欲略廣寧。錦。義。然後已。於是裨將馬文龍備凌河堡。劉翊元備馬家屯。虜竟從基山。臺走。走井土臺。我兵追至蔡家臺。多所斬獲。其十一月。虜騎二萬餘。從寬邦。直擣戴家嶺。黃伯河。黑土臺。分三枝。一枝奔沙河驛。一枝奔雙墩舖。一枝奔中後所。遊擊王國瑞。追逐至沙河驛。營盤山。斬首一級。奪獲馬一騎。王大璋。馳石河舖。奪獲馬二騎。虜亦傷我軍七人。殺王奉等四

人馬五騎。頃合戰中後所。西亂岡臺。殺我蒼頭軍葉國用。徐文。徐世忠等一十一人。亡何。復從新興營。蕭子溝。走東關驛。塔兒嶺。深至曲尺河。舖。漢大出兵。轉戰。斬首二級。奪獲馬四騎。自是之後。速把亥。引莽骨大莽骨能。哈不慎。萬餘騎。聲欲略遼陽。於是臺御史張學顏。慮中後所地勢平漫。而沙河驛。東關驛。又嘉靖中。已陷之城。欲加兵防守。其明年正月。虜益旁近邊塞。其二月。入海州。東勝堡。已入前屯。瑞星堡。止壁。舊遼陽。大將軍李成梁。度虜此必誘兵。以爲我兵必西防。彼迺東馳。乘我所不虞。必無疑。於是發遊擊裴

武功錄

八魏把亥列傳

十七

五

永勳。馳寧前。而魏秦得倚。協守遼瀋。是時備禦楊四德。使使者于現等七人。巡徼雕背山。道逢。五十餘騎。殺戮殆盡。頃虜騎二百。從鎮西堡。靖虜墩入。射死蒼頭軍三人。馬二騎。已。復入寧遠。殺官兵一十七人。其三月。虜縱二十餘騎。入宋家泊。略牛六頭。軍一人而去。頃復以三百騎。捕伏鎮西堡。賴武備嚴。馳還。於是大將軍李成梁。決筴襲大營。廼以李成材。李如松。李如栢。爲一軍。王維貞。劉登泰。禿萬春。郎梅。蕭汝芝。爲一軍。而成梁。及曹簠。楊燮。王永祐。蔣國泰。戴良。棟。常春。馮文。郝楊。四德。霍九臯。爲一軍。皆屬傅廷勳。姚天

與徐維忠徐永昌掌之期十五夜出邊行至中渡河北羅兔一百餘里天明去虜營漸近軍中砲鳴如雷虜衆僉卒見漢兵如自天而下大驚自相蹂踐死者及赴河溺死亡莫斬阿都奈把吉等首凡五十二級我兵亦傷丁朱沛等三十八人馬二十一騎是時成梁見爲地澤樹稠於深入不便趨罷兵成梁殿後行緩頃之夜不收劉友升以二十人從代子河北團灣兒出邊四十餘里因捕伏爛蒲河鏖戰斬首二級奪獲馬一騎虜亦殺我軍一人馬一騎相當其四月速把亥偕土蠻打來罕黑石炭友青拱兔煖兔以兒鄒武功錄

武功錄

武功錄

武功錄

欲請比宣大貢市往廣寧款塞以爲歲遺我繒絮米菓則已不遺我而迺云謝絕則我以數萬騎馳蹂迺稼穡也於是李成梁躬帥親兵李如松李永才出邊旣行至西寧堡而御史趙允升方行部宿堡中聞虜倣卽臨兵趨李成梁親兵李成材李如松如栢如桂如梧疾力戰而虜騎則已分爲三枝一枝馳內邊一枝馳路壕皆張旂志鳴砲勢頗盛於是如松尾虜騎還入塞挑戰斬苦力得等首五級奪獲馬三十四頭漢兵亦多敗北會裨將李澄清陳朝升救兵至虜始犇舊路從珠子河出邊頃之虜騎二千從公山堡麻

溝臺直擣連山驛成梁亟馳數樹舖虜騎方壁灰山接火臺舉火益逼近連山驛於是遊擊孔東儒亦馳皂隸山虜見漢兵疾力皆遂走我兵斬首一級奪獲馬一騎是後太僕張世胤備兵使李松使使者微行詢青山口義院口土蠻方牽馬至哈刺母林老河欲疆廣寧開市如故已度不可得遣長兔長昂西犯寧前遣東嗾友青哈屯速把亥犯瀋陽鐵嶺先是御史趙允升劾奏虜數入興水小團山白塔谷仙靈寺已復東入連山西入寧遠南入海圻殺略人畜亡莫上有詔言西寧堡之捷撫按奏報不同御史親與賊

武功錄

武功錄

武功錄

遇其言必實下大司馬問狀其五月兩入錦州廣寧索貢市不從其九月復使齊惠馳鎮靜堡語在土蠻傳其十一月復使速把亥入海州旦日卽出邊略大康堡軍夜于朝其十月略大興堡軍張仲禮等四人已略大福堡軍韓用已略胡孜等八人已入中前所略大福堡軍李祿已略大定堡軍王得功已又使長昂入前屯已略大定堡軍李思功已略開原軍李進羔等七人民蕭志學等十一人其明年正月與黑石炭友青炒花等復聚捨刺母林語在王台傳頃之速把亥縱部曲犯開原遼瀋廣寧諸邊而土蠻亦移師

遼河劈山劈山乃在開原遼陽間也於是李成梁以十七馳瀋陽且日至丁字泊虜乃以數百騎繞牆而入成梁躬率車騎追逐直擣劈山去邊已二百餘里漢出火器弓矢挑戰擊破之斬阿丑哈等首凡四百三十五級奪獲馬四百七十頭橐駝二十二頭器械鎗刀亡算虜殺我軍佟尚仁一人傷秦得倚等二百五十九人馬一百四十五騎於是制置使楊兆及都御史張學顏奏捷大宗伯乃移咨太史爲文太常治祭品遣告郊廟而會五月初十爲高皇帝忌辰於是以初九日宣捷十一日請上御門公卿行武功錄

速把亥錄 二十

慶賀禮 賜李成梁以下爵賞金錢幣帛有差是時上有詔言朕方行嘉禮有此大捷實天地祖宗默祐朕心深切感仰着遣官祭告郊廟以答洪庥已賜大學士張居正呂調陽申時行廕賞皆以書辭上乃詔曰該鎮大捷實卿等運籌之功陞廕非濫既懇辭朕勉從賜元輔銀一百彩段六表裡次二輔各八十四表裡以示褒嘉其十一月速把亥入河東其十二月引炒花煖太老撒卜兒亥恍惚太壁遼河李成梁復躬帥車騎馳養善木直擣圍山斬首捕虜大率八百八十二級奪獲馬牛羊器械亡算先

是虜以二萬騎從東昌堡亂柴口深至耀州李成梁先使百金之士捕伏海州出不意斬首二級奪獲馬一十五騎故事各邊獲功奏捷俱先議賞資其陞廕候勘明行於是制置使梁夢龍及都御史周咏奏捷皆請比先朝劉江之封廣寧伯以倭首七百級曹義之封豐潤伯施聚焦禮之封懷柔伯東寧伯亦不過以首虜四五百級而况成梁先時擊破逆梟斬首捕虜至一千二百餘級今北虜一級已足倍東虜宜加封爵於是大司馬方逢時請咨大宗伯擇日大鴻臚導引使者至御前宣捷上有詔言該鎮屢獲奇功朕心加悅依擬奏告郊廟用答神庥時戊寅正月也上特諭內閣昨日遼東捷報非常即奏聞聖母蒙面諭朕云賴天地祖宗默祐此時正爾嘉禮之際有此大捷乃國家之慶我心甚喜元輔運籌廟謨二輔同心協贊纔得建此奇功我勉留張先生這是明效朕恭對云聖母慈諭的是茲恭述以示先生等知一應叙錄宜從優厚用稱朕拳拳仰體聖母至意頃復有詔詔內閣曉諭遼東塘報大捷比前次更多朕心甚喜今日奏聞聖母歡悅殊甚朕冲年踐昨恒念德不足以格天威不能懼

虜酋夙夜惕勵而邊臣奮身立非常奇功誠如聖母前諭 天地 祖宗默祐乃國家之慶元輔平日加意運籌卿等同心協贊之所致也部疏上時卿等以此論內閣着兵部馬上差人星夜前去與張先生看將一應叙錄比前更優厚用示惓惓獎勵之意久之賜李成梁兼太子太保廕一子指揮使楊兆應一子百戶張學顏廕子陞一級皆世世勿絕金錢幣帛有差陞賀濤一級姚天與二級他金錢有差復以馬價二萬賚將校有功者賜本兵方逢時銀五十兩表裡四之廕一子太學陞曾省吾部光先一級金三

武功錄 二八 述紀列傳 二二三 四三

十兩表裡二之所司郎中皆陞俸一級金十兩餘皆八兩賜梁夢龍金四十兩周詠金三十兩表裡皆二之後以梁夢龍奏復賜爵賞金錢幣帛有差先是保章擇巳卯正月二十二日辰時告 廟巳時宣捷遣公張溶告 南郊伯楊炳告 北郊公徐文壁告 太廟如禮巳 賜陞奏捷舍人崔勵等秩衣服二套居五月封李成梁寧遠伯歲食祿米八百石巳給誥命及鐵契得免死遷梁夢龍俸一級廕一子太學周詠復御史右丞遷秩一等遷張崇功唐朴秩一級明年九月土蠻遣速把亥略遼瀋開原巳聚兵四萬

好村祭旂纛節馳殫力其十月虜騎五萬欲略遼遠前屯衛不則攻山海關於是臺御史張夢鯉因郵置以 聞其十二月移壁遼河聲欲犯海州其明年正月速把亥復引炒花煖兔伯言以兒鄧謀欲略瀋陽其四月聲欲略遼瀋其七月與黑石炭聚五萬騎哈亥惡上各素議期八日馳宿喇毋林聲欲馳廣寧迤西山海迤東間其九月虜騎六萬從慶雲堡謝海臺直走中固城馬家寨巳入鐵嶺東南熊管兒多所殺略賴漢兵追逐還走殷家莊平嶺山頭臺出邊是時土蠻亦欲犯錦義右屯速把亥乃乘隙復聲欲犯薊

武功錄 二八 述紀列傳 二二三 四三

之遼東迤之河西其十二月聚兵遼河又聲欲略遼瀋其明年正月 上有特詔詔內閣今日風氣不祥恐有邊事與先生等說宜中飭邊臣加意做備居頃之虜騎入湯河堡旋退裨將周之望追逐至羊兒山斬首二級後復以二千騎從大鎮堡長山深入錦州城於是虜眾漸聚會固巳至二萬餘矣漢使裨將馬如龍去邊既行八十餘里捕伏水獺河虜以一萬奔杏山一萬分馳錦州四門周之望殊疾力戰斬首四級奪獲馬二十一騎巳復與王應榮等鏖戰各劍斬數賊會矢盡力乏兩人竟死於兵是時遊擊徐恩指

揮鄭產出北門，裨將趙宋指揮王汲、張朝臣出東門，金鼓震天地，虜乃奔小凌河，小凌伏起，涂寬斬首三級，奪獲馬十三頭，高橋舖伏起，千總高良弼斬首二級，奪獲馬四頭，香山驛伏起，千總朱延慶斬首三級，奪獲馬三頭，其三月，速把亥倚遼河以為險，將軍李成梁大戰斬首捕虜三百四十三級，奪獲馬四百三十匹，盔甲八百有奇，乃以十六日宣捷，因祭告郊廟，賜成梁以下金錢幣帛有差，其四月，虜騎一萬從孫真臺入，副總戎曹盤追逐斬首四級，奪獲馬二十騎，復至土臺，被虜圍急，賴裨將蔣位孫守廉毋承，武功錄 速把亥列傳 二百九

宣救得潰圍出，虜復馳漢塞，蒼頭軍丁援斬首一級，奪獲馬二頭，千總陳鵬把總潘汝戡及親兵曹義等死者三百有六十八人，輕重傷一百有六十六人，馬四百有八十六騎，已復以三萬騎聲欲略遼瀋開原，其七月，虜以十餘騎從沙塌臺入，我兵斬首一級，奪獲馬三匹，已復奔矮嶺斬首一級，奪獲馬一匹，頃之虜大入鎮，三頭其十月，虜騎二十餘從那木川入，把總胥仲仁追至韭菜窪，斬首一級，奪獲馬一匹，頃之虜大入鎮，安鎮靖攻圍山堡，盤山驛十三山驛，殺略義州，我兵斬首捕虜九一十八級，奪獲馬索駝四十七頭，虜亦

南我軍馮惠等六人，傷張勳等五十二人，奪糧糧二千一百八石，燒毀廟宇二座，旦日復從大清大靜堡出邊，是時李成梁度虜入秋，毫亡所利，必且復入，乃選輕銳之卒尾虜後，得亡恙，其十二月，虜以三十騎從寧遠堡驚窩臺入，我兵追至煤婆溝，斬首二級，奪獲馬四匹，其明年四月，虜四十餘騎從代子河墊深入，我兵追逐大林子，斬首五級，其三月，虜騎七八十從鎮西堡入，我兵斬首一級，已復從木空臺追逐，斬首一級，已追亡至盤嶺溝，斬首一級，已從鎮北堡安寧臺入，我兵追亡至狝狗石門，斬首三級，自是之後

武功錄

速把亥列傳

二百九

四百九

速把亥使班字東及那亥，爾只額捕伏塞上，聽漢師擊羊，令勇把禿兒伯言領馳清細河，已使他刺亥，大力紅傳箭到關欲買賣，而速把亥亦躬帥二千餘騎詣鎮夷堡，大將軍李成梁乃提參將李平胡等兵鏖戰平胡射最工，乃貫弓執矢鄉速把亥，遂中左脇墜馬，蒼頭軍李有名亟割首級，是時泰有功，亦斬河木寨，宋尚仁斬上兒女，皆有名，渠卒也，餘黨悉奔，泰得倚乃從大清堡出邊，一夜馳大青山，去邊一百三十里，李寧斬首五級，亦有華生得額孫兔一人，於是速把亥弟炒花及姪老撒，上兒愛皆去帽頂冠，孝老小

盡兒啼謀欲藉兵於土蠻以報怨而其妻哈屯妹夫
花大即乘屍到營以布殮矣塔丹戶渡下因治房子
率其酋長九家家一人守冢頃之把兔兒至諸酋東
西瞭山把兔兒乃告白我即有如有不可知即舉烟
若即蚤自來也是歲萬曆壬午也於是制置使吳兌
臺御史周詠總戎李成梁皆後先以捷 奏先是御
史馬允登訪誅納長昂及西虜打兒漢漢親速把亥
姑翁也皆言速把亥伏誅有狀是時王台夷使札卜
失言亦如之於是大司馬梁夢龍請咨大宗伯行保
章擇吉日祭告 郊 廟大鴻臚導引使者至 御

武功錄

速把亥列傳

二二六

前宣捷如故事自是之後大司馬論功行賞而輔臣
大司農及給諫陳謨御史皆以例不及論論制置使
臣吳兌御史右丞臣周詠寧遠伯臣李成梁當特議
副總戎臣秦得倚叅將臣王維貞臣熊朝臣臣李平
胡臣李得全臣孫守廉遊擊臣蘇國賦臣蔣位中軍
臣李宗召當陞賞備禦臣李典臣李塗寬臣詹承祖
旂鼓臣孟學詩千總臣唐伯美臣張世爵臣岳高臣
胡尚忠備禦臣朱延慶安奢當陞賞遊擊臣楊士觀
把總臣毋承宣當量賞兵備臣周于德臣李松臣靖
四方分守臣張崇苑馬臣洪濟遠當上賞副總臣徐

技叅將臣羅思聰通判臣蔣思極知州臣張指南遊
擊臣周思忠守備臣李如梧王有翼備禦臣張箴臣
房承祖臣金鳳來臣李應時把總臣胥仲仁當量賞
是役也首功雖出李有名而中傷實李平胡當應并
論乃議遷平胡都督僉事仍加副總戎秩有名授正
千戶俾世世勿絕於是 上有詔賜李成梁金一百
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復賜第宅一區於京師下大
司空蓋 趙 廕子為指揮世襲遷吳兌大司馬兼
御史左丞陞周詠俸一級皆廕一子錦衣百戶世襲
賜勅獎勵金錢幣帛有差遷李平胡秩三級秦得倚

武功錄

速把亥列傳

二二七

卷四九

等二級李寧等一級賜周于德等金二十王維貞等
十五兩李松等十兩徐枝等八兩重賞李有名發馬
價一萬犒諸校有功勞者賜梁夢龍金五十兩表裏
四之廕子得世襲陞王一鶚張佳胤俸一級銀三十
兩表裡二之陞所司郎中一級銀十兩他皆一兩先
是劈山之捷給諫光懋以為實土蠻部阿丑哈一日
以盜牛馬故懼誅群輩千餘人亡抵漢塞遊擊陶承
學誘而僇之至上功幕府凡四百有奇其後大司馬
方逢時按御史安九域議 奏對詔制置使梁夢龍
臺御史周詠總戎李成梁准辭免原加恩典陶承學

下御史逮問翟繡裳馬衛都王有臣皆免官。速把亥一名速卜亥。一名蘇把亥。為泰寧衛酋長。生四男。長卜言兔。又名栢彥務。次卜言把都兒。又名把兔兒。次卜谷。次勺里兔。又名名里兔。始速把亥伏歐刀死。尚披戴盛甲臂手。漢使降夷長漢往驗級。級大如斗也。

讚曰

以余所聞遼左東起開原西抵錦義大率千五百里。乃所在皆可入犯乎。嘉隆以來虜患何歲亡之。甚至殺大將軍如艾草菅。甚哉速把亥之為禍首也。而果力箇黃勇實有以導之。然兩人亦旋受其咎。酷矣。道武功錄

東巴文刊傳

二七

另考

上言兔卜言把都兒列傳

卜言兔速把亥長男也。又名栢彥務。始速把亥妻哈屯生四子。長卜言兔。次卜言把都兒。次卜谷。次勺里兔。於是昆弟相率而報先人之怨。曰非得東西虜莫可者。當是時把兔兒則有叔父抄花妹夫花大黨之皆藉藉有威望。胡虜聞而獨卜言兔勺里兔亡所知名。兩人由此思彙顏有長昂之酋。西虜有打來明暗之酋。東虜有火羅赤之酋。皆夙夕以阿父故頗有積怨。深怒於廣寧。於是從之而起也。而會龍兒伯言瓜兒兔以兒鄧額叅委正。大小打刺漢委正黃台吉亦

武功錄

東巴文刊傳

二七

另考

欲入開原廣寧東西迺聚黨數萬人。期五月十三日。撲捉濟陽靜遠堡。於是遊擊韓元功馳救。居一二日。元功使把總陳九疇黎文重出威遠臺。謂諸虜。虜乃馳三千騎吹掌海螺。張旂志。舉火鳴砲。送奉馬牛羊入堡。元功急使章渙然堅壁城守。即躬提兵挑戰。是日自寅至巳。勇氣益倍。前亡倦虜騎漸增。元功兵大率減什二三。寡弗當。竟被金痰死。我兵徐永福等死者凡三十二人。馬凡一百五十九騎。傷凡三十人。自是之後。復以五萬騎牧馬遼河以西岸。謀欲略遼陽西古城。謀者覺。具以實告。於是傳分守使及備禦使

何應魁提裨將羅維冕備古城先是四月二十二日
中貴人張誠於會極門傳奉 特旨昨日風狸陡
作塵沙蔽日朕心驚惕靈臺來奏主有邊兵着兵部
便馬上差人傳與薊遼等處督撫總兵等官慎加防
備毋得疎懈居亡何備燕河路者將徐從義以長昂
做告備臺頭路者將解一清以栢彥務勺里兔做告
備石塘路者將羅思聰以打來明暗做告是時東虜
銀燈大委正把兔兒召里兔方擁精兵二萬在養善
木臺御史李松與大將軍李成梁度把兔兒等必窺
河東乃令深溝固壘以待諸虜騎一日卒然不可知

武功錄 卷之二十一 四百七

是歲萬曆乙酉也其二月虜以萬騎犯蒲濬其三月
我兵先伐其謀得亡虞其五月虜騎犯十方寺已犯
長勝堡於是暑草漸茂猶虜日驕橫志未嘗不在大
還賴渾河河深不可渡竟還歸此豈非天所以限南
北哉已西虜二百騎又犯錦川營遊擊祖承訓鏖戰
斬首八級自是之後制置使張佳胤乃上書稱副總
戎臣楊燮臣李平胡叅將臣孫守廉臣李興功叅將
臣劉言遊擊臣章應選備禦臣張世魯臣霍九臯指
揮臣王紹芳臣吳希漢有邊才 上有詔優恤韓元
功當是時勺里兔尤從土蠻哉土蠻欲略河東遼陽

以報速把亥之役會十有一月大水勺里兔乃巡視
三岔河水水深輒報曰水堅可渡

上言把都兒速把亥仲子也又名把兔兒隆慶初黃
台吉以昆弟六人顯上言把都兒以昆弟四人顯四
人皆逐牧哈亥額力素水草然四人中莫有強於上
言把都兒者矣由此兩人相為引重志未嘗須臾忘
錦義是時上言兀亦欲報宿怨於是大會上言把都
兒及黃台吉抄戶兒都刺兒那木大阿信等三萬餘
騎謀入白錦義賴塞上燹火精明並馳還久之速把
亥常推牛遺求言把都兒往清細河而會速把亥伏

武功錄 卷之二十一 四百八

誅上言把兔兒即推擇會長二十人馳塔母戶渡視
父冢諸酋乃東西山瞭漢兵上言把都兒好謂曰有
如不可知我即舉烟火若蚤自來也是時往來者言
胡中皆以速把亥既斃子少諸酋皆欲從瓜兒兔奪
開原而不知上言把都兒已能枕戈泣血矣先是王
累男阿台聚黨為其父復仇一旦聞上言把都兒發
難大喜即從馬上傳花大炒花諸酋趨會兵馳遼瀋
海州廣寧凡吾等所為報先人之怨令既下所不亟
上馬既窺左足而應者會長罰馬一百騎橐駝五十
頭部由馬八蹄牛八角於是把都兒即引莽官大莽

骨塞從專難營藉助兵時癸未正月也其四月分道入長勇堡已遂與花大炒花大會老撒等牧馬遼河已入清細河東西擊城堡漢益發兵備鎮寧鎮遠鎮安鎮邊鎮夷圍山諸堡虜乃復馳臥牛山裨將李仲武尹世威使使者捕伏山後於是平山東頭亂石山虜車煩馬怒夜半常聞蚤蚤如恐弗克也者旦日虜縱五萬騎直擣缸窰空臺虜我軍六人馬六騎殺入人賴援兵至於是李得全等斬首一級奪獲馬二騎餘黨悉遁逃出邊頃之臺御史周詠度虜必復入急使裨將李平胡孫守廉等備正安堡因捕伏三角山

武功錄

卷一

三十三

前台及後光山台得全見圍困急躬侍關器衝鋒伏虜並起轉戰皆無所得日晡得全復出堡挑戰虜見鎮撫使親臨兵兵威甚盛稍退舍於是得被鹵計千加龍承道等九人斬首一級奪獲馬三騎我兵傷高文舉等八人馬十騎是時東小臺缸窰空瞭馬山諸軍見鎮遠關臺被克多遂逃道逢伏虜鹵林雪二等六人馬六匹殺吳效忠等八人先是黃台吉使使者款鎮靜塞索增撫賞不可得其後五月十二日復引五萬餘騎突攻鎮靜堡於是分巡使任天祚請於臺御史李松因與總戎李成梁議議於大小黑山大出兵詳為北伐徵使百金之士捕伏以撓東顧是夜遣裨將李得全等馳鎮靜堡以為內應旦日臺御史及總戎親臨兵遊擊李寧以刀擊花大傷左臉復貫弓射流矢中膊脰花大親上言把都兒私也虜營皆大哭失聲盡捧頭鼠竄而去於是制置使周詠奏聞後以阿台捷并行賞語在阿台傳其六月十二日借董狐狸嚙金兒三萬餘騎犯遼陽廣寧會大風飛砂石蔽面耳聾頃之雷電交作驟雨如注平地水深數尺大靜大寧城傾頽者五十餘丈傷大寧廬舍尤甚於是軍民盡徙大寧是日叅將熊朝臣亦引兵至迺

武功錄

卷一

三十三

使夜不收劉志孝以旦日五鼓鷄鳴出邊既行至大里山可五十里虜騎五千直走大邊正北臺舉火鳴砲分為三枝一枝攻大靜堡一枝攻大寧堡一枝伏姜家山溝中是時副總戎李平胡及遊擊李寧千總秦得貴備禦朱延慶設伏鎮夷堡倭卒見虜至皆誓捐軀不顧一生急砍入大靜堡殊疾力虜始棄臨衝還歸獨大寧以堡官端世武中流矢死虜騎得循墻而入於是參將熊朝臣把總李義引兵馳正義莊溝中伏虜起接戰殺軍民趙得功等一百二十三人馬八騎牛驢十二頭焚廬舍三十六所李平胡等復馳武功錄

救虜望見李將軍馬上奮鬚而來皆失身虜始遠走蓋出塞其後給諫張鼎思劾奏其事語在奏疏其後年正月把兔兒并花大抄花老撒卜兒亥止壁遼河已大會養善木謀欲略遼瀋海州其六月引著影兔等犯清細河是時把兔兒往往群輩逐水草與中典中去大寧為近比肩錦義南可跨寧前西可薄古北東可距舊遼陽也其明年二月速兔兒引瓜兒兔又哈兒老思卜兒亥脫退脫卜戶馳十方寺頃之復結連西虜以兒鄧萬餘騎直抵蒲濬擊城堡殺略軍民遊擊周思孝追逐出塞於是逐水草遼河河深虜

騎不能渡大將軍李成梁即徵遊擊韓元功調集箭板繩索赴丁字泊堡治浮橋出虜不意是時制置使李松借分巡使任天祚備兵使王緘亦親臨兵監軍而以副使劉易從備附關備禦使童應選備鎮城民部郎趙三聘轉餉期十七日皆從丁字泊堡出邊成梁迺布陣為一二三字迺以一字陣衝鋒二字陣接踵繼人敢議令及不如令者斬旦日寅時遂至打大去邊一百五十里矣虜已先覺望見漢兵至皆跳驅挑戰於是李成梁躬帥一字陣以火器火箭刀槍弓矢並發制置使在行間趨三字陣鼓行而前虜乃股栗武功錄

不勝兵漢兵乘勝勇氣益百倍疾力戰斬首捕虜凡八百二十四級得名酋捨征孛來乞搭把失等首凡一十三級奪獲被虜凡一口馬凡五百四十九騎盛甲臂手以千數亡降夷羊羔兒卜兒寨等凡十人傷軍丁徐用謙凡二百一十六人死張倉等凡六百三十九騎旦日遂鳴金班師自是之後把兔兒常聲欲犯廣寧福餘人抄賴胡蘆常從煖兔伯言所得其情來告自是之後東虜一克灰正及打亥灰正黃台王銀燈短弓兒皆後先欲犯寧遠寧前及遼陽迺西廣寧迺東黃泥空輓城有狀上方有特詔昨日風霾

大作邊境恐有虜敵兵部便馬上差人傳與前邊等處督撫總兵官嚴加防備毋得疎懈時乙酉三月初七日也亡何臺御史張佳胤以捷因部置聞事下大司馬張學顏問狀於是案臺史疏本大學士申時行許國王蒙屏運籌帷幄功顧以法不及論乃論臣張佳胤臣李松當優異臣李成梁當特加優異臣任天祚臣王緘當超擢臣劉易從臣趙三聘臣章應選臣張煇當賞賚臣唐伯美臣李如梧臣胡鸞臣胡尚忠臣宿振武臣王維貞臣孫守廉臣周思忠臣李宗召臣裴承勳臣修養臣姚大節臣熊朝臣郭彥徵

武功錄 卷之二 三十一

陳文德臣李祿臣李有名臣李有華臣趙國禎臣恭邦奇臣審國胤臣李開光臣高世武臣張爵臣彭國珍臣宿振文臣金本健臣王汝徵臣佟應詔臣申克寬臣裴邦翰臣李尚仁臣黃承恩臣金尚禮臣馮文用臣張光先臣佟守位臣尚大用臣黃卿臣張繼宗臣趙光祖臣趙世臣臣盧得功臣張承祖臣何九州臣王世福臣李義臣安本固臣張冰官臣魯友時臣郭恩臣鄭大捷臣王承恩臣文磐臣李國印臣李希賢臣李貴臣王珂臣張伯芳臣宋資臣蔣鐵臣尹承武臣李世功臣宋國賢臣王永執臣趙維藩臣崔繼儒臣季得功臣周選臣曲中臣張登瀛臣王俊臣張良棟臣李惟屏臣李伯臣張世臣臣高景時臣李守仁臣高仲先臣張玉臣張文材臣楊繼祖臣高傑臣聞思聘臣馮文學臣趙良俊臣戴升臣鄒天福臣劉得時臣姜宇臣于大用臣劉文元臣喻承功臣辛雄臣李景華臣宋尚仁臣李惟萼臣于良輔臣李世勳臣李自泰臣趙伯臣郎惟忠臣平聚賢臣林添福臣畢良富臣褚萬金臣劉守勳臣王守臣臣丁起鳳臣樂世朝臣王大厚臣朱文良臣趙廷用臣袁承武臣崔承祖臣吳秉忠臣胡一忠臣劉相臣陳府臣高應

武功錄 卷之二 三十二

選臣李維陽臣趙廷璧臣陳紹先臣鄭朝隆臣高慶松臣陳體國臣韓奇功臣林國勳臣孫國相臣劉效忠臣鄭洗臣鄭選臣金本重臣周似松臣高照臣皮承德當賞資於是上幸從大司馬議賜李成梁歲加祿米一百石遷廕子秩三級復以勅勉勵之加張佳胤太子太保遷廕子秩一級世襲遷李松左司馬遷廕子秩一級世襲亦如之金錢幣帛皆有差賜任天祚等秩一級唐伯美等實秩七級李平胡等銀二十兩劉易從等秩一級銀十五兩張价等十兩復

賜本兵張學顏誥命王遼陰武卿石星金錢幣帛有差所司郎中皆賜千金其五月把兒取兵養善木聲欲犯廣寧語在伯彥務傳頃之同西虜以兒鄧捨臣台吉等犯十方寺不克去犯長勝堡又不克去犯靜遠堡又不克去犯榆林堡漢兵斬首捕虜凡七級其閏九月復與西虜以兒鄧黃台吉委正以克交青額恭委正拱兔台吉阿民台吉煖兔小歹青并五路男哥兒馳呵呵莫林聲欲犯三岔河西沙嶺迤南吳家墳有如泥瀾印入錦義清細河是時銀燈亦以逃犯亥故犯遼瀋大將軍李成梁行捕至古路半那林

去邊三百五十里斬首一百有八級請在銀燈傳其明年二月犯前屯裨將陳嘉寵楊紹祖斬首虜二級奪獲馬三十一騎頃犯開原裨將宿振武斬首虜一十一級奪獲馬二十四騎亡何土蠻欲馳廣寧購重賞於是把兔兒抄花花大老思斗兒亥先聚黨以待以為土蠻索漢重賞必漢或不子即不予則吾等從中起漢烏能智及此而臺御史顧養謙則先已調得其姦矣乃以羽檄徵參將黑雲龍李惟藩遊擊佟養正李支芹等兵合營為一二字陣如故事期二十五日皆從鎮邊堡出塞二十七至可可毋林去邊二百

此以錄 餘里成梁躬帥諸將大戰數十合自辰至未不依崖皆騰山鑽林始如蜚成梁復追亡逐北斬首凡九百有二級中間得名豪酋長虎兒處把禿等凡二十四級奪獲被虜男婦凡七十八口馬牛羊橐駝凡千四百四十有奇死者亡算盛甲臂手亡算官軍亡徐良臣李受等凡二十四人傷李寧李興查大受等凡一百七十八人馬八百八十九騎於是制置使王一鶚奏捷事下大司馬張佳胤問狀故事遼東報奏遣御史辨驗覈功乃以御史王國弼往先是上有詔凡遇報捷巡按御史即辨驗首級十日內具奏看覈

功次。一月內具奏陞賞者為令。國刑既至得其狀如制置使御史中執法請。上幸賜李成梁廕子秩遷三級。遷王一鶚御史右丞。兼右司馬。顧養謙御史右丞。金錢幣帛皆有差。陞任天祚。趙三聘俸一級。陞楊燮署都督僉事。加李寧。李成。查大受。孫守廉銜視總戎。他裨將皆受賞如初。犒軍發馬價五千。賜本兵張佳胤及蕭廩所司郎金有差。其明年四月復糾以兒鄧等聲欲犯遼瀋。其十月欲犯河東西頃之虜騎七八萬。果從外邊。平山迤西黃佃子起營入清細河。李成梁尾至王謙屯。斬首二級。奪獲馬二騎。旦日

武功錄

李寧李石華

四十一

四十一

伏邊外。周千住兵威甚設。虜乃馳新舖可七里。殺黃欽等十四人。鹵李忙漢等二人。牛驢二十五頭。燒徐道廬舍四十三所。已殺三里屯男子梁景松。李伯雲等五人。燒李皮廬舍三所。牛三頭。已殺填河屯男子劉敢生一人。鹵張小廝等五人。牛一十一頭。燒蕭萬良廬舍九所。於是備禦使古大相及宿振武追逐。斬首一級。奪獲馬四頭。是時李平胡。李寧亦馳至三岔河上填屯。黑窪石。虜已遠遁矣。其二月虜騎二千從西平堡。平山台入。射我軍楊汝節等六人。傷楊春等五人。鹵俞氏一人。備禦使楊紹先逐急。虜乃退。旦日

武功錄

李平胡姚大節

四十一

四十一

一十五匹。傷王佐等九人。馬一十一匹。其九月。虜騎從石河口。臺入漢兵追逐。斬首五級。奪獲馬五頭。頃之。把兔兒偕土蠻男卜彥。大會一克委正。及其叔父。燒海召力兔。三萬餘騎。聲欲略廣寧。迤西。以雪速把。亥之怨。其十月。虜騎至十餘萬。皆從黃佃子。黑松林。平山。馳大邊新臺。入圍鎮靖所。計欲分犯廣寧。錦義。是時虜營去廣寧城西不過四十里。止隔間山耳。而牽馬嶺。盤嶺。皆通道。於是副總戎李得全。提裨將王通。高良弼。馮文用。陳一諒。趙啓光。宋時和。李繼功等。兵五百人。備牽馬嶺。遊擊涂寬。提兵三百人。備盤嶺。

武功錄

遼把亥列傳

卷二

四

虜乃以其半走鎮夷沙河營。殺臺軍畢。伏禮。夜不收。李元得。洪。旺等十人。馬九騎。營中弓矢鎗刀甚備。不可下。乃走柞頭山。奪王大等糗糧九十餘石。焚廬舍三十餘所。已走鐵場屯。殺吳天祿等三十八人。奪韓文學等糗糧一千三百餘石。焚吳志高等廬舍四百餘所。於是攻大靖堡。備禦使李都。率軍餘衝鋒。斬首一級。奪獲馬一騎。虜竟深入程羊屯。已入凌河堡。已入孫寬屯所。犯四十三所。殺何住等凡四十六人。略王金等三十五人。奪糧糧二千餘石。燒王守祖等廬舍一千五百餘所。都御史顧養謙。見為虜騎逼近鎮

夷堡。益發營兵八千人。分隸諸將軍視緩急更調。要之皆備鎮夷堡。以鎮夷堡。故曩時殺速把亥仇地也。亡何。虜先以四千餘騎。馳牽馬嶺。李得全益嚴軍令。令火炮。火箭。弓矢。槍棍。並發。虜還走塔兒山。止壁頃。復以精騎三千。馳盤嶺。涂寬亦禦之甚備。然我軍死楊仲金五人。傷張尚恩一人。馬十匹。不及牽馬嶺。得以全為勝矣。虜於是走亦順溝。瓦子谷。且日竟從小鐵場屯。分二枝。以一枝攻驛。以一枝屯南北山。山皆高。直下視之。可得堡虛實。矢石直達城下。李得全復以火箭。擊兩山虜馬。虜馬驚不能上。遂轉而下。

武功錄

遼把亥列傳

卷二

四

走我兵追逐。斬首虜凡三級。奪獲馬凡三騎。時二十一日也。其後攻鎮夷堡。城上飛砂石。萬弩並發。如雨而下。不可逃。軍中益擊力斗。鳴金鼓。如是者三晝夜。不交睫。虜於是度勢不可下。乃頓足嘆曰。嗟乎。事今不可為矣。阿父夙怨。豈終不可報乎。乃以二十四日。從大清堡。白土廠出塞。是時裨將李興。查大受等。見賊未南下。皆提兵馳義州城。戚家堡。北援既至。則虜已去矣。並止壁鷄冠山城。頃之。虜復攻山城。兵壯郭景陽。以槍砲石矢。擊傷甚多。且日攻和家屯。擊傷亦如之。虜始盡出邊。遊擊黑雲龍。提兵馳陳家莊。應戰。

奪獲馬三騎。虜亦殺我軍丁薛金等三人。馬六匹。後二人。其二十七日。鎮撫使使裨將高良弼。李繼武。陳守義。王鳳鳴。吳大績。提兵從大寧堡。青水墩。出邊。尾虜後。擊虜情歸。乃以降夷卜向花爲耳目。旣行三日。至上兒克力。去邊則已三百餘里矣。會大雪陰霧。於是帥官丁降夷李尚義。李尚順。卜向花等。大戰破之。斬首捕虜凡二十五級。奪獲馬三十七匹。鎧甲皆八十。虜亦傷李尚義等八十八。馬四十八匹。是歲萬曆丁亥也。居五六年。癸巳冬。把兔兒。花大。抄花。約西虜小反青。及五路哥兒。欲略清細河。其明年二月。馳舊遼陽。欲從關門。迤東奴台入。其四月。復引上言。顧脫合赤老撒。卜羅愛。六千餘騎。欲從關東。雙台大小黑山入。皆欲略攻尅堡。於是以兒鄧。反青。宰桑。上言。兔亦欲略錦義。清細河。賴李平胡等追逐。斬首一十八級。奪獲被虜鄭大漢等一百七十一人。馬八十四匹。語在炒花傳。其九月。伯彥引一措委正。把漢委正。銀燈。腦毛大等。十萬餘騎。聲欲犯廣寧。是時孫鑛爲置。置使李化龍爲臺御史。董一元爲總戎。皆大議。以爲土蠻久物故。而其子。卜彥台周嗣。其種類雖多而強乎。然大舉有時。而獨思苦把兔與炒花耳。且所居在

武功錄

遼東紀略

四十四

四十一

舊遼陽以北。適兩河之中。東可犯遼瀋。西可犯廣寧。南可犯海蓋。以故把兔兒。春夏則擁衆以抄略。秋冬則導北虜。關入漢關。常自大言曰。我先剗爾眼耳。然後剖爾心腸。眼目者。華言墩台也。心腸者。華言城堡也。其芥視全遼。類如此。於是度把兔兒不過萬餘騎。以爲誠破東虜。則西虜當不戰而走也。臺御史乃與總戎刑白馬以盟。必滅此而後朝食。其十月。虜乃從小周台深入吳家墳。是時西虜已近邊。有言宜擊東虜者。大將軍董一元。以爲其下環海多潮。溝盛蘆蒿。我兵不得成列。卽幸而戰勝。殺傷大相當。卽西虜一

武功錄

遼東紀略

四十五

四十二

把兔兒亦被傷虜以故愈急所不死者皆葉甲自按
轡空馬而逃於是馬牛羊橐駝及鐵鍋羶帽積若崇
丘是夜虜奔馳如狂天明然後駐馬聚哭即風聲鶴
淚虜皆以為晉兵至矣非復曩時阿虜也明日西虜
果至右屯深入吳家墳見墩軍問把兔兒安在墩軍
具以實告於是驅橐駝走廣寧平虜遂奔團營由此
攻右屯五日不下而去先是伯言兒在胡中最慄悍
常速慶雲守備使王鳳翔出邊罷市賞今一旦物故
胡中如失左右手於是把兔兒及十言台周瓜兔兒
反青义哈兒復聚兵期正月略遼瀋東西董一元迺

武以錄 二八 延紀 卷之二 四六

先伐其謀將兵至拴道去邊四百餘里把兔兒則以
鎮武堡傷重竟物故矣我師斬十勒亥汪那阿等首
凡一百一十級獲生口一十人語在上言台周傳於
是基御史李化龍奏捷 上有特諭諭中貴人張誠
於 會極門傳示昨日內閣揭奏虜賊入犯遼東總
兵董一元等督率將士扼險露宿野地臨陣奮勇斬
首至五百餘級駝馬夷器近千是皆仰仗 祖宗威
靈神武布昭鎮撫效勞助可加尚你部裡便馬上差
人傳示該鎮文武同心協力慎加防禦速將有功人
員即便查報先行慰勞還着巡按御史上緊查勘奏

聞立限與他故諭頃之發馬價二萬兩前去賞勞以
示獎勵居月餘御史宋興祖以勘功疏 上事下大
司馬石星問狀故事輔臣及兵科雖有大勲勞不叙
以故大學士趙志臯張位陳于陞沈一貫及給諫吳
文粹皆不敢繫論 上迺從大司馬議 賜董一元
陞左都督加太子太保廕一子指揮世襲陞孫鑛御
史右丞廕一子太學陞李化龍右司馬廕一子執金
吾千戶世襲金錢幣帛有差是役也叅政臣王邦俊
以從征賜爵二級金三十兩表裡二之郎中臣劉三
才以轉餉布政臣郭性之叅政臣梁雲龍兵備臣蔡

武以錄 二九 延紀 卷之二 四七

可賢以應援皆 賜金三十兩總戎臣李平胡賜陞
左都督仍陞實職一級副總戎臣張世爵 賜陞都
督同知仍陞祖職一級皆 賜金五十兩表裡二之
叅將臣祖承訓賜都督僉事授副總戎臣方時春賜
秩視副總戎遊擊臣張奇功臣曹文煥賜秩視叅將
遊擊臣董用威賜除罪臣涂寬賜復祖職臣李如梧
賜銜視叅將臣王德義加僉書秩臣王維真復祖職
他皆賜金錢如初賜本兵石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金五十兩紵絲飛魚衣一套李禎銀三十兩表裡二
之所司郎中金十兩他皆八兩始速把亥坊時胡中

皆以子年少。亡能爲欲從。瓜兔兒卒之。沈戈泣血。常擁十萬騎。出萬死。不顧一生。惓惓欲報父仇。仇卒不可報。竟死鎮武堡。君子於是乎謂把兔兒於鎮夷堡。乃蚤自得解免。不相從阿父於地下也。

讚曰

然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而况夷虜乎。余觀上言兔把兔兒欲報鎮夷堡之役。未嘗不悲其志。及見藉兵西虜。以甘心於遼。又未嘗不愜。廣寧東西間。適亦甘心於虜哉。卒之董將軍出塞三千餘里。把兔兒身死人手。爲遼西快。則又未嘗不爽。然自失矣。宜廟議請比曹義。焦禮。施聚。封爵事。而董將軍當伯也。

炒花花大列傳

炒花。虎喇哈赤季子也。嘉靖中。炒花最稚弱。黃勇常亡抵於穹廬。易之。竟歸。速把亥。久之。速把亥略廣寧。炒花輒執干戈往從矣。隆慶初。復從酋長黑孛羅等萬餘騎。略河東。稍稍稱強。明年。速把亥。反青。馳鵬背山。使者十餘輩約炒花。炒花至。然後入丁字泊。居一二年。遂與土蠻相仇殺。於是速把亥委正。炒花聚兵羊勝河。詳言擊土蠻。迺欲患苦我河東。遼陽間。其明年。上卽位矣。捕漢兒及董狐狸。皆聚兵。襖伏。往毛挨兔。已捕伏鵬背山。去邊七十里。常使數十騎往來。

調塞上。因誘漢兵。計欲撤我東備。悉以衆攻瀋陽鐵嶺。總戎李成梁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五十七級。奪獲馬凡二百有七。頃之。大會土蠻營。聲欲略廣寧。錦義塞。漢使蒼頭軍李平胡。視中遼河。去邊一百餘里。是時虜騎皆精兵。李成梁迺欲先奪其壘。以伐其謀。於是出塞。直擣虜壘。擊破之。斬首凡三十三級。其明年春。虜見大兵至。迺中分虜。而以半東行。以窺遼瀋。以半西伏。以襲錦義。語在速把亥傳。是年冬。虜以略錦義不遂。復欲入大小黑山。開原。鐵嶺。瀋陽之間。其明年炒花出所。鹵通事寶聰至塞。已大會黃台吉。黑

石炭。上言台周以兒鄧堵刺兒煖兔拱兔搭勞亥二萬餘騎從平虜堡南靜九臺空入副總戎曹籃追逐至國公寨斬首捕虜凡一十一級奪獲馬凡四十八騎虜乃乘鉤杆與漢兵相持頃之叅將唐朴備禦黃都楊四德馮文弼孔東儒蔣國泰自地而至副總戎傅廷勳遊擊王維屏備禦丁倣守備郎官自東而至於是李成梁見為榆林舖地形於馳逐不便迺移壁平虜堡而以傅廷勳等兵居瀋陽城外列車下營以示有備亡何虜果馳瀋陽營中砲鳴如雷虜乃奔西北高墩成梁明而習於計度虜必從故道出塞迺帥

武功錄

卷之六

十一

十一

輕銳之卒六千人而以三千人為一陣陣大率類一二字居左右如列眉而又四千人為一大營營居中於是將軍令曰兩軍將進戰先期中軍擊鼓一字陣軍聞鼓聲即魚鱗而入然後二字陣軍接踵火砲火筒火鎗俱發是時虜亦擁萬餘騎約長二十餘里列左右如漢兵既至堡南八里成梁乃令營中擊鼓傳發諸軍皆鼓行而前先以火砲擊傷甚多成梁親提兵大戰自己至未殊疾力把總許繼恩挽戰車尾虜後砲火震天虜乃棄輜重反踵走成梁追亡逐北至河溝水深十餘丈馬牛橐駝盡傾跌充盈河溝十餘

里我兵乘勝渡河擊殺以千數會暮取浮屍斬首凡二百有七級奪獲橐駝馬牛羊器械亡算我官軍死者二百七十餘人其明年春炒花偕土蠻速把亥欲雪平虜堡之憤乃使精騎往來旁近塞詞邊先是制置使楊兆總戎李成梁度虜即至必以二三月入塞當先使零騎捕伏塞下迺簡丁夜備東西塞亡何虜使至兵起山虜使不意不暇走斬首一十六級自是之後虜益美西虜及海西王台貢賞其明年聚兵二萬餘騎略海西是時速把亥炒花哈屯委正及青黃台吉堵刺兒莽怒漢董狐狸長昂長兔實志在犯全

武功錄

卷之六

十一

十一

遼見東隅邊火精明不可入迺詳示北遊以緩我兵頃之僉卒從威遠堡突入大將軍備兵甚盛旋追逐出邊虜之傷石矢者亡慮千餘人是歲萬曆丙子也其戊寅春正月黑石炭及青哈屯炒花速把亥七萬餘騎聚捨刺母林詳言搶王台頃之迺馳遼陽瀋陽開原挾求貢賞詳言欲入犯誘廣寧兵西防因移壁劈山於是李成梁欲先伐其謀乃帥遊擊陶承學叅將姚天與等期十九日直搗劈山去邊二百餘里李平胡望見穹廬皆紅纓其南道可擊亟趨諸軍進戰破之斬首捕虜凡四百三十五級奪獲馬四百七十

七頭橐駝二十二頭弓矢器械亡算自是之後炒
及哈屯反青速把亥等益擁精騎少者一二千多者
五六千人皆披帶盔甲張弓震刃到開原要賞因公
行劫略先是去年六月入市頃之即略軍餘七人牛
十九頭殺餘丁三人七月略餘丁九人牛五頭十月
殺餘丁五人略軍餘四人馬牛驢三頭其明年炒花
速把亥兒漢煖兔老撒卜兒亥恍惚太三萬餘騎從
東昌堡亂柴口入深至耀州裨將秦得倚等追逐斬
首二級奪獲馬一十五頭已大會黃台吉於遼河成
梁躬提兵衝鋒大戰圍山擊破之斬兒度等首虜凡
八百七十九級奪獲馬一千二百四十八頭橐駝十
六頭盔甲器械亡算虜亦射我兵蔡繼祖等一百四
十四人馬二百八十八匹於是制置使梁夢龍以捷
聞上祭告 郊廟賜金錢幣帛有差先是部夷阿
都亥等千餘人亡抵養加奴已炒花覺使使者索之
於是得把漢那木賴執而殺之阿都亥懼誅易名我
兔亡歸漢漢塞執而僇之頃給諫及御史安九域請
論如法其明年益聚黨略潘陽其明年偕土蠻深入
凌河殺略甚多其明年炒花與克石炭煖兔伯言以
襲時所鹵略不如願聚黨二萬餘騎復欲略遼潘開

武川金 卷之二 五十二

原其明年春速把亥伏誅炒花廼與其姪老撒卜兒
愛悲憤益亡聊且莫思欲一逞於漢於是亟走土蠻
罕專以報仇爲務矣是歲萬曆壬午也其明年春逞
加奴仰加奴及王台男虎兒罕赤亦相仇殺於是炒
花把兔兒花大老撒卜兒愛上言顧並上馬誓竭力
以報鎮夷堡之役廣寧錦義之間蕭然苦兵矣頃之
粟馬遼河其夏略細河及關門東西直擣臥牛山復
馳缸空空臺東小臺漢兵追逐出邊亡何擊馬門關
內我兵隨來等一十餘人裨將李得全轉戰奪獲六
人斬首虜一級漢兵傷八人漢馬死者十匹其明年
春同西虜以兒鄧攻永安堡劉登泰斬首七級攻三
山營遊擊陳朝陞斬首一級攻寨兒山參將楊燮斬
首二級攻椴木衝備禦蔣國光斬首五級攻大寧堡
參將熊朝臣斬首二級其夏粟馬舊遼陽是時大小
打刺漢委正黃台吉攻城堡急銀燈把兔兒亦粟馬
養善木志皆在窺河東其明年秋大會以兒鄧阿民
台吉小反青及五路男哥兒等馳呵阿莫林聲欲犯
三分河西沙嶺迤南吳家墳爲速把亥報仇其明年
春炒花把兔兒花大老思卜兒亥聚黨十餘萬止壁
阿亥塢期土蠻並馳關市下購大賞不則即連虜騎

武川金 卷之二 五十三

入塞頃之炒花使使者索速把亥厓甲諸什物必欲得一事以為遺念成梁適先提兵出阿阿毋林去邊二百餘里虜望見漢兵至皆披甲兵上馬接戰大破之悉奔逃成梁乘勝行捕斬首二十四級奪獲被鹵湯住等二十二入幼夷七十八人其二月復五十餘騎入三山營遊擊陳加寵追逐斬首二級奪獲馬三十一頭頃之三百餘騎復入永寧堡追逐斬首二十級奪獲馬二十四頭其四月聚黨遼河聲欲略瀋陽其十一月大會西虜一克委正土妹哈不趁台吉捨刺大以兒鄧東南視老河河淺略河東不則直走河

武功錄

卷之九

三十四

四九

西是時黃台吉及黑石炭銀燈一克友青把亥友青一克大成把亥大成抽口兒大小委正搭臣台吉並擁精騎七八萬粟馬烏峯塔待炒花炒花乃使使者哈刺亥字字戶言諸虜皆從平山迤西黃佃子起兵入錦義清細河炒花以躬欲到關市有他請未從頃之炒花竟帥諸虜騎從鎮夷堡入乃使零騎攻城堡堡備兵甚固無所獲漢兵斬首捕虜凡四十二級奪獲馬六十騎上幸從左司馬楊俊民議賜李成梁顧養謙金二十兩表裡二之紀錄劉易從李平胡金十五兩李得全十兩涂寬五兩其明年

諸虜聲欲犯廣寧成梁先提兵馳下刺阿兔出邊五百餘里會虜騎亦預徙亡所得其十月炒花把兔兒欲入廣寧以兒鄧得兒鄧台吉青把都欲入錦義上彥台王哥兒聚黨黃佃子黑松林平山去邊二十餘里是時精騎十餘萬揚揚欲馳鎮夷堡以報夙昔之怨語在把兔兒傳居五六年癸巳炒花益憤漢殺我兵馬甚多於是擁二千餘騎從長勇堡馬門沙塌台入裨將崔吉追逐斬首虜九級奪獲馬二十八頭其五月詳為桑弓矢還歸以示漢不疑頃之復犯錦義其十二月犯清細河其明年四月炒花把兔兒上言

武功錄

卷之九

三十三

四百五

顧脫合赤老撒上兒愛提萬餘騎入關東雙台大小黑山擊城堡聲欲略廣寧遼瀋漢使諜者謂之諸虜皆聚馬黑山迤北錦塔下頃之虜以二千餘騎從莽撞湖直擣李高麗韓家路總戎尤繼先出兵鏖戰自午至未斬首虜凡一十八級奪獲馬八十四頭被鹵男婦鄭大漢等一百七十一人牛驢二百二十三頭陣亡把總李世功李守仁二人官軍張國付等四十六人傷丁尤彪等四十八人漢馬死者五十三頭餘黨悉從野豬湖北空台出邊其七月炒花把兔兒上言顧花大老撒上兒艾煖兔伯言兒哈喇把拜阻舊

遼陽於是犯鎮武錦義總戎董三元長驅二千餘里
斬首捕虜凡四百餘計。素駝馬牛羊以千數。語在把
兔兒傳。其丙申春。炒花以五路哥兒。以兒鄧約。謀欲
引二萬騎。寇鈔河東。炒花親速把亥弟。始以把兔兒
強橫行塞北。既有年。今速把亥把兔兒。先後皆伏誅
死。而炒花得無恙。炒花一名炒哈。一名炒花。一名抄
花。曩者擁兵馳關市下。關吏問何爲。曰吾欲索阿兄
速把亥。盔甲及什物。庶幾得一事以爲遺念也。

花大親速把亥妹夫也。爲秦寧衛酋長。癸酉秋。董忽
力常欵喜峯口。挾重賞。殺人頃。花大伯顏兀亦效之。

武功錄

八卷花大外傳

五

王

而起也。爲患桃林。居一二年。聚會長治兵。聲欲略錦
義。其庚辰秋。克石炭。大小委正。夕言。黃台吉。炒戶兒
以兒鄧。額參委正。程把都。拱兔。煖兔。裴兔。捺勞。黃花
台吉。逞吉兒。把拜。宰桑委正。皆止壁半那林。可見箇
待土蠻。花大廼使市夷董吉那阿字。詢得其狀。於是
驅馬馳虜中。而土蠻則已至老河矣。虜中相與謀曰。
從此入新白堡。錦義清細河可乎。頃之。虜騎十餘萬。
並至邊外青山口。大凌河。於是大將軍李成梁備廣
寧以扼清細河。鎮靜關之衝。而又恐虜度我有備。或
走寧前。因窺我開濬。皆不可知。益使遊擊將軍秦得

倚休寧前兵。其明年春。土蠻及黃台吉。克石炭等。聚

兵略廣寧。花大使夷使火力紅道來告。其秋復與北

虜以兒鄧等一萬餘騎。粟馬遼河。聲欲略遼瀋。是時

梁夢龍爲制置使。周詠爲臺御史。亟使叅將李平胡

李得全。孫守廉等備遼瀋。至備亡何虜以二萬餘騎

從榆林堡上永台北空入。於是備禦使馬世龍。提孫

守廉等兵馳大靈。虜廼使八百騎挑戰。漢兵殊疾力。

多所殺略。虜還歸老營。復增兵迎敵。而副總戎秦得

倚。及備禦郎梅兵亦至。大相當。虜縱兵擊蒲河關。廂

漢出兵追逐。至青堆台。漸解散。而會李得全。王維貞

武功錄

八卷七七六列傳

五十二

吳

兵合營。並馳丁家屯。斬首虜六級。奪獲馬十五騎。我
軍亡四人。傷五人。漢馬死者一十七騎。虜度不可敵。
去。久之。憤。曩時入關。秋毫無所利。於是速把亥。炒花。
老思。卜兒愛等。復會煖兔。伯言等。略遼陽。廼先使使
者窺邊。有如邊吏嚴弗可犯。即略廣寧。東西義州。先
是。揆兒兔之捷。斬捕甚多。虜乃糾東西虜。攻長安堡。
副將軍曹簞擊破之。制置使竊必虜騎復再至。以故
塞上烽火精明。虜以故不敢入。其明年壬午。速把亥
既伏誅。花大索其屍。馱至營中。伏屍而哭。極哀。於是
以布帛練之。葬於塔母戶渡。哈屯。即以墓屬花大。及

其子把兔兒守之。語在速把亥傳。其明年春。花大炒
花把兔兒老撒。卜兒愛。卜言顧哄花大。誓衆聲欲略
遼河。其秋果至遼河。頃擊清細河。及關門東西城堡。
語在把兔兒傳。其明年秋。把兔兒及老撒。卜兒亥。怨
花大中。金夷流矢。聚兵養善木。聲欲略遼瀋海州。其
明年春。虜騎六千。馳舊遼陽。其明年。粟馬恰亥。額力
素。聲欲從舊遼陽。養善木。入塞。是時西虜欲從無冰
者。馳東虜欲從有冰者。馳猶豫久未決。其明年春。花
大與西虜以兒鄧等。逐遼河水草。已決。策待秋高馬
肥。然後馳廣寧。於是大將軍欲先伐其謀。急使遊擊

武功錄

炒花大列傳

五十八

吳方

將軍韓元功。微治丁字泊浮橋。出諸虜不意。期三月
十八日出師。既行至打大。去遼可一百五十餘里。是
時制置使李松。及備兵使任天祚。王緘。親臨兵。趨諸
軍。諸軍勇氣益百倍。先登擊破之。斬拾征孛來。乞搭
把失等首。凡八百二十四級。奪獲馬。凡五百九十四
頭。盔甲器械亡算。亡降夷羊羔兒。卜兒寨等。凡十名。
傷蒼頭軍徐行謙等。凡二百一十六人。漢馬死者。凡
六百三十九頭。其夏。牧馬遼河。頃與大小打刺漢。委
正黃台吉等。聚六萬餘騎。略寧遠。久之。偕西虜以兒
鄧。塔臣台吉。五路男哥哥。聲欲略討來兔。十方寺。已

馳河呵毋林。犯三岔河。西沙嶺。迤南吳家墳。副將軍
李平胡。提兵至古路半那林。去遼三百五十餘里。擊
破之。斬卜兒忒革。把兔虎刺赤。卜言兀拾正等首。一
百有八級。盔甲器械亡算。亡降夷阿寨一人。傷蒼頭
軍九人。漢馬死者八十八匹。已。炒花花大。把兔兒。使
使者把刺哈視河。河淺。犯河東遼瀋開原。不則直擣
廣寧。使者既行至三塔谷。爲漢所逮。其明年三月。偕
把兔兒。炒花老思。卜兒亥。八萬餘騎。馳阿亥。搗成梁
先出師。直擣呵毋林。去遼二百餘里。斬虎兒處把
禿等首。九百有二級。奪獲男婦七十八人。馬一千二

武功錄

炒花大列傳

五十九

吳方

百一十三頭。盔甲器械亡算。其夏。粟馬遼河。聲欲略
遼瀋。以報曠昔之役。其冬。炒花花大。使哈刺那亥。字
孛戶。叩關稱大小委正等。欲入清細河。錦義以欲有
所關。白故也。其已丑春。炒花把兔兒花大。臨邊視道
里。大將軍李成梁。提兵至卜刺阿兔。去遼五百餘里。
虜騎先已遁去。亡所獲。其癸巳冬。花大。炒花把兔兒
等。略清細河。其明年春。復連卜言顧。卜兒艾。煖兔。伯
言兒。哈喇把拜。二萬餘騎。馳舊遼陽。頃之。從鎮靜堡
迤東。奴台入半邊山。見邊備嚴。花大。遂引兵去。漢亦
引。罷。其後二年。花大。使弟孝兒。備款塞。請馬市。願

爲漢保塞因好爲誓曰所不如約有如此日始鎮靜
堡之捷遊擊將軍李寧以金夷傷花大左臉頰膺脛
中流矢頗聞不死竟抱馬而鼠鼠乎。

讚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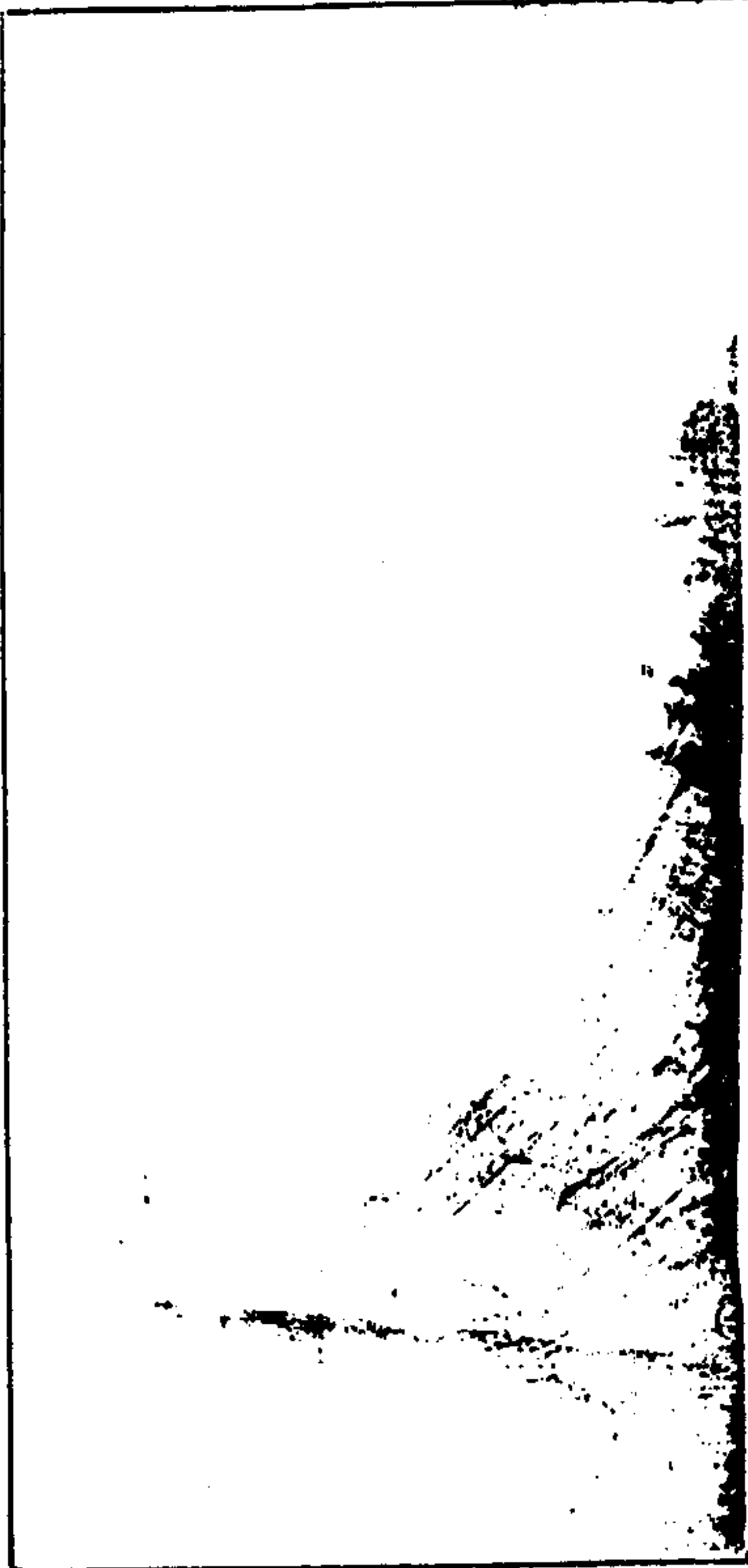
炒花花大提桴鼓從速把亥把兔兒者數矣兩曾獨
不聞伏誅何哉鎮夷之捷花大索屍而哭極哀以所
聞守塚瞭山爲速把亥計至高余獨惜其不知量迺
勞苦我邊吏不旣深乎往關氏謂冒頓曰今得漢地
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有神由此觀之兩曾安奈
邊吏何也。

武功錄

炒花花大列傳

二十一

百五十五



老撒卜兒艾列傳

老撒卜兒艾皆答補子也癸未春長昂發難計將入
關假兵于兀魯思罕老撒撒等衆心不從已長昂叩
關請罪老酋北面於塞上晏如矣至已卯與卜兒艾
引兵從速把亥速把亥親叔父行也於是乎有遼河
之役大將軍李成梁鏖戰于園山大破之斬首虜八
百七十有九級奪獲馬凡一千二百四十八匹佗駝
凡十六頭語在速把亥傳居歲餘辛巳土蠻復引兵
至而與速把亥花大老撒卜兒艾大會會控弦之士
亾慮二萬人聲欲寇鈔我遼瀋之間已竟走榆林堡

武功錄

老撒卜兒艾列傳

二十一

三九七五

上永台入塞塞士如林追逐至蒲河斬首六級奪獲
馬十五匹虜度弗可敵復走故道出塞頃之撒等憤
往來塞上甚勞苦秋毫亾所利益鞅鞅不自得乃與
媛兔伯言約約復入遼陽如遼陽有備則提兵入廣
寧義州塞市夷來告其明年速把亥卜兒艾遂伏誅
老撒欲報之怨而輒從炒花因與土蠻議入塞大將
軍李成梁習於兵聞得謀者言曰撒等奔北餘魂偷
生塞外汎汎乎若不繫之舟此屬安能復逞哉計莫
若乘虜隙伐之蕩滅此屬毋歲歲爲我患乃以四月
朔日提兵出太清堡晝夜馳大青山則去邊已百三

十里矣我師捕伏山林而虜以九騎巡山見我師盡還走成梁遣裨將李寧李興李有華吳効忠等擁蒼頭軍五十人跳驅而前斬首虜五級生獲額孫兔一口是年冬仰加奴借龍兔以兒鄧及老撒等兵攻虎兒罕或言寇我開原塞已那林李羅等又借兵鈔南關而會阿台亦欲合兵為其父王杲報怨明年春大將軍成梁復出塞百餘里襲阿台巢大破之斬首捕虜二千三百三十三級奪獲器械亾筭語在阿台傳是時卜言命周又允合以兒鄧及老撒等聲欲寇我遼瀋其夏把兔兒則連老撒兵又起欲寇鈔我清細河紛紛藉藉邊外皆報怨之虜虜騎直走臥牛山至缸窪分道而伏我裨將李平胡孫守廉亦捕伏正安堡三角山亾何虜竟圍我鎮靜堡賴馬門及前臺尖山兵夾攻而以督臣臨兵勇氣萬倍虜始解散明年夏虜騎老撒復從把兔兒聲欲寇我十方寺而適水深兵馬不能渡其秋老撒卜兒艾從抄花等大鈔我沙嶺吳家墳語在灰正傳其明年春老撒復從把兔兒等以市賞要挾我不則寇我遼瀋是時土蠻為政撒無權矣語在一克灰正傳其明年夏虜騎又寇我沙嶺高平大小黑山於是虜騎歲歲往三岔河我無

須史解甲也甲午夏抄花把兔兒卜言願脫合赤羅愛等復約老撒起寇我奴臺大小黑山居頃之虜騎萬餘屯綿塔休舍而青雲臺知虜騎至鳴砲於是諸閱視兵馬分道而馳救虜乃以二千騎走鎮靜堡莽撞湖直搗李高麗韓家路是時大將軍尤繼先與備兵使馮時泰定軍令令逗遛弗前及下馬爭首級者斬我師前接戰至日曷擊破之斬首虜一十八級奪獲被虜男婦一百七十一人馬八十四匹牛騾二百二十三頭漢亦亾把總二人卒四十六人馬五十三匹傷四十八人其秋加以花大援兔伯言兒哈喇把拜卜兒艾等率二萬餘騎馳舊遼陽大言曰廣寧多金錢士卒寡吾擁發與之直且莫下居一二日胡騎自奴臺入休舍東岳廟望見邊嚴肅不戰而還勞費已甚而黨亦携矣

讚曰
老撒卜兒艾終始欲為速把亥報怨其志豈不悲哉卒之把兔兒等相繼授首而怨竟不可報也悲夫我國家大一統九邊結維而稱臣妾胡撒何獨倔強由此觀之酋回自貽伊戚也不自艾而怨塞上塞上何尤

萬曆武功錄卷十三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東三邊

黑石炭列傳

黑石炭字只第五子也。逐捨刺毋林哈喇毋林及捨伯兔水草以為雄。嘉靖中與土蠻王文打來首難。寇我錦義諸郡。當是時速把亥亦欲入遼陽。廼使使者告黑石炭曰。吾遲若於遼河。今所與俱皆五路台周土獐。阿不亥乃蠻。阿不亥庄秃。此精兵也。於是同馳遼陽奉集堡。制置使許綸遣五將軍絕幕。大克獲。獲首虜五十四級。馬一百六十三匹。奪漢人張秀等二百五十有七人。居一二年。復與土蠻委正塔他昌吉長秃。土文納木那林。並聚兵炒秃。因寇我界嶺桃林冷口擦崖子。我兵皆墜冰以阻胡馬。已從花兒營。寇山海關。一片石漢大出兵。馳黃土嶺。蒼頭軍白棟。即劒斬一人。懸首城樓上。示諸虜曰。敢犯塞者有如此刑。自是之後。黑石炭數為寧前患。害臺御史魏學曾。徵使諜者行義院口。聞有傲。輒以狀請。誠關吏毋阻。或開一片石便門。益得從間道走著為令。令諜者得所聞。輒疾走。走殆如蜚也。隆慶末。黑石炭陰與三衛

至關市。請比俺答。索封貢。臺御史張學顏亦欲比俺答。獻趙全事。令生得速把亥反青來。然後可。是時胡中又布衣穀食。其酋長皆以錦繡相高。用以誇貧虜。貧虜亦自以不得漢金繒。誠羞慙。於是開原廣寧市益不可閉。學顏請自今黑石炭得比三衛。並皆市賞如法。其後甲戌。黑石炭與委正以兒鄧黃台吉炒戶兒上言。兀矮山堵兒。四兔煖兒。寇廣寧錦義。頃之從黃台吉圍海西寨乞婚。王台是制。制置使王一鶚以黑石炭為打刺漢。從李乃哥所報也。其明年正月。黑石炭粟馬哈喇毋林。而會上言。台周打來漢。自西北來。速把亥。黃台吉及青委正。土買罕長兔煖兒。拱兒抄忽兒。堵刺兒。自北來。並屯聚。插漢腦兒。於是從虹螺山。直擣遼陽城。語在上言。台周傳。其四月。土蠻黑石炭復屯聚。可兀魯思太聲欲逐前屯衛水草。因開市。黑石炭廼大言曰。漢如不從我。我其闖大關而入。略山海迤東。及開原迤西。秋毫不廼留也。其五月。果與擺言兀堵刺兒。黃台吉。住萬餘騎。謀欲鈔錦義。因止壁栢凌河。先使數千騎擊凌河臺。望見虹螺山。兵預為備。於是寇寧遠塔山而去。語在堵刺兒傳。其九月。黑石炭馳養善木聚兵。是時坤肚兒哈及上言。台周

速把亥委正黃台吉以兒鄧長兔煖兔扯勞亥業已度河欲寇河東開原瀋陽遼陽諸郡於是使伯朱戶往專難營因視河決策有如河淺則先入遼瀋不則走廣寧錦義矣炒花具以實請其十一月黑石炭與上言台周以兒鄧堵刺兒煖兔拱兔大會速把亥炒花捨勞亥復鈔我遼瀋海蓋語在上言台周傳其後丙子春與土蠻讐兀把都兒速把亥五萬騎欲擊開原關市而以五十騎馳新馬泊臺既度河副總戎曹璽追奔斬首二級奪獲馬九匹它多湯河死是時備瑞昌堡者將尹世爵道逢虜八人忽伏虜五十從尖山臺起世爵及蒼頭軍九人中流矢死傷五人馬死凡一十一匹頃之把都兒及兀魯速起於是大會黑石炭煖兔拱兔長昂董狐狸寇前屯乘冰凍漢兵皆東防故也其明年夏屯聚舍刺塔黃佃子欲分犯薊遼於是以五十餘騎從鐵嶺鎮入二十餘騎從古城入二十餘騎從松山堡麻溝台入立止壁連山驛索廣寧開市語在土蠻傳其明年春黑石炭復從反青哈屯炒花速把亥捨刺母林奔遼瀋開原索市賞如初頃之帥三十萬騎寇十方寺上榆林靜馭諸堡廼先以五千騎從長定堡沙溝兒南窰墻入遊擊將軍

武功錄

二

三

陶承譽引兵擊破之斬首虜四百七十六級奪獲馬牛羊盈甲亡美其明年春與速把亥伯言大聚三萬餘騎謀入廣寧於是自車腦發兵南旁塞行獵以示漢不備遂入錦義迤西略糗糧鐵器諸什物其明年秋益從黃台吉大小委正反青拱兔煖兔以兒鄧赤勞亥花台吉宰桑戶土妹聚兵兀炭謀欲入廣寧塞而會崔八兒亡入漢輒告克石炭為長克石炭廼即黑石炭也居亡何果牽奴子馬牛度黃河止壁那林復請市如初大將軍李成梁急使謀者馳義院口屬夷五在以其狀告土蠻罕他太兒灰正速把亥打來武功錄 二 黑石炭列傳 四 罕刑馬祭旂纛於好村今已聚儲力謀欲入遼左令人皆牽牛四蹄羊六角以充餽資已廼誠曰敢議令及不如令者則有罰罰盈甲馬牛羊五在謂打來罕亦即黑石炭乎其冬與伯言戶兒速把亥銀燈五萬餘騎從撥刺兔發兵往河西南兀魯班薊喇哈鈔遼遠前屯衛遂欲斬山海關而入其明年冬謀者馳告黑石炭銀燈委正把漢寇遼左今已至寬邦矣居有頃胡騎二百果從大鎮堡入守備使周之望大出兵逢戰捷首虜凡四級奪獲馬二騎漢人一十二口之型度此虜騎來必窺視道里當復從它道入是時往

武功錄

二 黑石炭列傳

四

來者。或言虜欲入寧遠錦義。或言入廣寧迤西。或言入義院口。或言入花桑谷。以報夙昔之怨。漢使謀者。行黑松林。望見紅土壩。虜騎聯絡四十里。煙火相望。於是大將軍李成梁。提親兵李成材等。備大清堡。而遣副總戎曹簞原朴。分道而馳。而胡騎二三百。果往大靜堡外邊。東北走。成梁乘山頭舉火。諸兵魚鱗而上。接戰大破之。斬備渚賴阿亥。羅阿章。唐恩。堯若。卡屯。太把。失太等首。凡四百七十一級。奪獲馬凡五百八十三騎。橐駝凡二十四騎。盔甲器械亡筭。我官兵傷丁朱佩等凡九十九人。漢馬死者凡三百二十六。

武功錄

黑石炭河傳

五

四百八

騎是歲也。益賜李成梁伯爵。得世襲。因給鐵券。它皆賜金幣。有差。其明年春。黑石炭又名打來漢。迺與委正聚兵。拾刺毋林。待土蠻。土蠻方在黃河黑河。頃之。與土蠻忙金兒合營。欲寇廣寧。寧遠。錫州。前屯。諸郡。市夷慌忽。大張石鐵匠。後先以其狀。徵告漢。漢益發兵。東備胡。其夏。胡騎五千。從蘇家塌。南北空入。分爲二枝。以一枝守口。以一枝深入爛泥溝。漢發兵擊破之。斬首二級。奪獲馬六騎。頃之。虜復從長勇堡。直奔溝子。深入王大人屯。殺略公行。漢亡所斬獲。已。以五百騎。從長安堡。大打鶯泊臺。入殺五人。略一人。

馬牛十頭。賴劉五堡把總石定王。追奔奪其馬牛而還。已攻丁字泊堡。虜衆固千餘矣。從塔兒南空直奔懿路迤西。韓坡嶺。備禦肖汝芝。密勒兵追之。遂解去。其秋。黑石炭速把亥。以土蠻命聚兵。哈亥。惡上各素。頃之。并皆馳捨刺毋林。既至。復移壁老河。厥房。而黑石炭竟馳一克。磕力把漢。磕力聲欲略廣寧迤西。山海迤東。亡河胡騎八萬。果往堡南走。是時虜中以長昂爲鄉導。長昂恐遼左亡所利。迺決策寇山海關。一片石。黃土嶺。大毛山。有如諸路不可得。然後引兵入寧前。未晚也。於是合諸虜。皆携大小鈎竿。往總戎戚繼光。急使謀者謂之。行至十里。兎眼。去大寧東北。可二百餘里。望見大營盤。盤中皆吹掌。唎唎。將治行。謀者趨走走。至羣潭。落兀素。次克兒。東南視大寧漸近矣。輕騎曾不半日至。虜迺乘黑夜。小入。數盜邊。給諫王致祥。上書。陳六可憂。書多不載。其冬。花大幸使市。夷董吉那阿字。告克石炭。倣。當是時。大小委正。及友青。黃台。吉。炒。戶。兒。以兒。鄧。額。參。委。正。程。把。都。拱。兔。煖。兔。契。椿。勞。黃。花。台。吉。暹。吉。兒。把。拜。宰。桑。業。已。馳。古。路。半。那。林。可。兒。箇。矣。而。土。蠻。亦。已。度。老。河。委。正。馳。青。山。口。大。凌。河。謀。欲。鈔。新。日。堡。清。細。河。是。日。大。將。軍。李。成。

武功錄

黑石炭河傳

六

千四百九

梁移廣寧以備清細河鎮靖關之衝。恐虜意我有備。復移壁寧前間。至開原。三軍皆積慮。并心以備。胡為務。率之寇寧。遠慶雲中。因深入鐵嶺。已寇義州。深入大寧。河右屯衛。其明年春。土蠻卜言。台周腦木。大黃台吉。大小委正。以兒鄧煖。兔拱兔炒。戶兒屯聚。致只罵火屯。已馳赤納哈氣兒。詳言略海西建州。因至錦州。深入松山杏山小凌河。毆殺吏卒。黑石炭為人。狙詐而習兵。常隨市要挾。以窺我虛實。間分兵盜竊。以牽制我首尾。旬月之間。軍書交馳。羽檄輻湊。於是大將軍李成梁。從大寧堡出塞。四百餘里。直擣襖郎兔。

武功錄

皇朝列傳

卷一百一十五

轉戰四日夜。大破之。斬阿亥恰脫柰等首。凡三百四十三級。奪獲馬凡四百三十騎。盔甲器械亡。笑我蒼頭軍。死馬銖等四人。傷官兵張永官等凡七十四人。漢馬死者凡六百八十騎。制置使梁夢龍及臺御史周詠。以其事聞。下大司馬議。因奏捷告。郊廟如禮。是時。上方行大閱。禮喜甚。賜李成梁以下金錢幣帛有差。其夏。克石炭益憤。襖郎兔之敗。北即引以兒鄧小友。青卜言。兔阿亥。復至舊遼陽。阻河為險。謀寇我廣寧塞。已大會。速把亥。花大炒。花老撒。卜兒。愛聲。欲入遼瀋開原。頃之虜騎萬餘。入我長安堡。副

總戎曹簞發兵追奔。捕斬大相當。未得飽其欲而去。自是之後。虜騎遂聚眾至二萬餘。突入瀋陽上榆林堡。因擊我蒲河關廂。副總戎秦得倚擁兵疾力戰。虜遁走。走出塞。其後乙酉。打刺漢與土蠻黃台吉。黃太舟。倚克聚兵。曾遲堡。欲寇我開原。鐵嶺瀋陽諸郡。降夷格刺敗。具以實告。其明年秋。虜入鎮北堡。殺軍三人。略馬一騎。已入靖安堡。殺三人。略樵夫二十三人。馬牛一十五頭。於是制置使王一鵝。急使市夷曉。譬以漢法。隨還我畜產。已入瑞昌堡。堡出兵追逐。斬甲首一級。奪獲馬一十五騎。虜至。擊傷我官兵凡八

武功錄

皇朝列傳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人。馬騾凡九十三頭。當是時。虜又入寧前。毆殺吏卒。而會主山海關者。楊恒。亦以其事告大司馬。請下御史核驗。詔可之。其冬。胡騎八萬。屯清細河。去鎮夷堡十里而近乎。於是大將軍李成梁。出角臺。副總戎李寧孫。守廉出牽馬嶺。裨將姚大節。出廣寧鎮。城而分巡。使任天祚。即提備禦使傅濂。及楊威兵。登城列戰車。火器為陳而待。虜度已弗與。漢兵強。恐。旋從大定堡出邊。居亡何。復大會。以兒鄧銀燈。一克。及青把亥。及青一克。大成。把亥。大成。黃台吉。必欲略廣寧。寧前。錦義諸郡。是歲。黃達子種。糜子多。不收。虜益

易千行劫略。日夜趨治兵以待黑石炭。黑石炭業已與抽口兒大小委正捨臣台吉等騎馬請烏峰塔矣。其爲計。大氏遲花大把兒。炒花。竝馳關市下。詳要挾我市賞。陰得以規關中虛實。其明年夏復與銀燈土蠻把漢打來罕一措委正。鈔我廣寧東西。當是時把兔兒上言。顧老撒十兒愛煖兔伯言兒亦寇三岔河。迤西沙嶺高平大小黑山。頃之虜騎萬餘。皆從邢百戶大臺走東蓮子湖擁入。迺中分營。一營奔鎮武堡東西門。一營奔老鴉莊臺。於是遊擊將軍劉崇正發槍砲火箭如雨。而虜亦不避矢石。迎戰數十合。自辰至未。殺我軍黃相等一十六人。傷李敏等二十九人。略馬三十四騎。傷一十五騎。道上行。人及馬牛車輻奔鹵幾空。而會西洋西平西寧兵至。合營虜始還度河。而以半攢立。欲南馳。見湖泊泥濘。低徊者久之。正兵營兵又自西來。屯盤山驛。魚鱗雜遝。由此胡騎盡引去。頃之。漢使謀者分道而謂之。於是降夷我克出鎮安堡。阿卜當出長勇堡。乃六出鎮夷堡。我克既行至莫艾兔。去邊可四十里。逢虜騎接戰。斬首一級。奪獲馬二騎。阿卜當至中遼河。則去邊一百里矣。捕伏林中。適虜騎百餘往南走。阿卜當僉率從中起擊。

武功錄

卷一三

九

萬曆武功錄

破之。斬首四級。獲生口一人。奪獲馬五騎。牛一十二頭。虜亦射我降夷擺賽一人。馬五騎。傷我兵王友功等三人。是時獨乃六馳。殊砂塌。去邊三百里而遠。且行且捕。斬首虜七級。餘殺虜盡。道走乃六。卽從新寺兒山而還。一時降夷分數道出邊外。皆能積功勞。邊吏竝傳以爲美談。其後夜不收黃景運亦出塞至流沙溝臺。道逢虜。虜大半被水坎。傾馬。馬疲弗能前。於是以前三百騎奔東昌堡。迤西新舖臺。道備禦使古大相追逐。斬首一級。奪獲馬四騎。亡何。胡騎千餘。從西平堡平山臺入。而分六十騎。從鎮寧堡。張茂臺。深入盤山驛。三里橋。迤東略四人而去。臺御史顧養謙與大將軍李成梁議。邀其歸路。迺遣五將軍從鎮遠堡。樣臺。馳東遼河。去邊九十餘里。鏖戰。斬首二十七級。奪獲被虜四人。馬五十騎。我兵亡李繼祖一人。傷官兵馮文川等一十九人。漢馬死者一百九十一匹。其後辛卯冬。與委正及西虜哈卜慎寇我花嶠谷。居一二年。甲午春。與火彥銀燈黑籌大成。更根兒燒大成。寇廣寧東西。語在上彥把兔兒傳。其明年春。與把兔兒上言。台周耿革。台吉小反。青一克大成。稱兵欲報鎮武堡之役。先是把兔兒寇鈔我鎮武堡。關吏殺扯

武功錄

卷一三

九

萬曆武功錄

拜。及黃台州。扯拜。故委正子也。

讚曰

李只之子五人。黑石炭獨以強著哉。它所謂打來孫。及阿牙台皮。卜以麻王文打來。稍稱善乎。然再傳而土蠻則惡矣。此人親打來孫子。貽我遼左數十年大患。介胄至生。璣融而尚莫敢解視。豈不勞哉。禩郎兔之捷。黑石炭能無凜凜乎。察其在關市語。最傲。未可謂其悔禍也。傳稱虎而翼。每聞土昧。又黑石炭子。則又未嘗不為遼左長太息也。

武功錄

黑石炭列傳

十一

百三十三

大委正列傳

大委正。又名庄禿。打來孫第四子也。始己卯秋。土蠻發難於遼左。而大委正輒擁眾以從。並聚兵兀炭。已廼與上言。台周宰桑兀兒黑石炭。帥十二萬騎度河。走那林。因稱引俺答事。請封貢。而曰。俺答為漢子。我為老婆。且與諸酋。遂不得為王。及大執事。誰甘心哉。制置使王。一鶚。堅弗予。明年。遂馳而捨喇母林矣。而以上蠻騎未至。所持鈎杆。挨牌。皆置左右營。曰。吾以此攻城。何城不破乎。居月餘。土蠻果與大委正等度老何。聲欲首寇我廣寧。於是廣寧見告矣。其明年二月。

武功錄

大委正列傳

十一

百三十三

月。迺引上言。台周等。大會於女只。罵火屯。而欲先以海西。建州為務。然後及廣寧。諸虜騎於是夾道而馳。馳赤納哈氣兒也。亡何。大委正竟與黃台吉。克石炭。且欲大入廣寧。塞遂引兵走黃河。迺北。當是時。土蠻為主盟。大委正碌碌特。不過相因。並起為虎附翼耳。然欲狂犯于東。則先梟謀于西。實大委正謀也。久之。西虜哈不慎。引二萬騎來。與土蠻合兵。謀欲入寧遠。山海桃林。寒度非得大委正。及三衛莫可者。亟徵大委正。大委正勢始強盛矣。乃進而寇我山海。及老軍屯一片石。我師擊破之。多所斬獲。語在哈不慎傳。居

一二年。甲申春。上言台周起已把兔兒。及花大抄花老撒卜兒亥起。而大委正輒從黃台言。以兒鄧青把都後。馳養善木。迺聚土妹扯臣反青莽古素塔塔兒伯戶莽惠拱兔煖兔焚兔兵。并擁眾。大入遼潘塞不絕。是時大將軍李成梁備河東。而竊意虜知我有備。勢且還河。西當路塞。即勒習軍。軍錦義寧前。其五月。移帳東敖母林。已迺從大紅羅小紅羅。走我寧遠塞。盜邊。而會董狐狸至。大委正勃勃欲從之。先是一克大逞等。亦欲報遼東狐狸皆不與俱。然大委正自親。孰與狐狸勇。迺直必乘眾。然後動。則大委正誠非我。

武功錄

卷一三

三

于四

塞上敵可知矣。其明年三月。大委正遂有眾三萬。非復仰而董酋之日。屢與控弦之士三千。日夜踰而候。土蠻騎至。計欲鈔廣寧。迺東西。而土蠻則夙與大委正善者。幸三公河未凍。土蠻久弗至。先遣伯彥太主等。提兵四萬。令其略寧遠。糧糗頗聞。諸虜各携鈎杆鐵斧。及口袋往。口袋蓋為盛土。置冰上。以墊道路。者然。虜益勇而猾矣。其四月。遂與銀燈把兔兒召里克合營。胡中號為四酋長。并皆休舍養善木。比年以來。諸虜竝治兵於斯。君子於是乎知養善木。廣饒水草矣。其明年冬。大委正土妹。以兒鄧耿革等。引兵從

平山迺西黃佃子。聲欲入清細河錦義。然得之哈刺那亥字字戶之口也。哈刺那亥字字戶。故炒花所遣使。迺云炒花花大。今已不從大委正營矣。其明年十月。大委正果偕土蠻等。馳我黃佃子黑松林。及平山之間也。去我塞上。不二十里。是時虜騎十萬。為營至寬五十里。長九十里。旂鼓在望。我塞上卒。竟不得諸虜騎所入道。迺炒花。則大言入廣寧。以兒鄧則又大言入錦義。皆虛聲以欺。媾人而獨往往與土蠻俱者。果如謀者所言也。其後庚寅。上言台周。與大委正黃台古等。倉卒入我遼潘。為我師所敗。北遠遯。已復乘隙。擣幾遼陽。我遼陽賴制置使張國彥法嚴。兵衛甚備。弗得入。虜迺走。我師追亡逐北。至河北。虜又走。已至鵬背。則已去邊百里而遠矣。虜已弗走。情歸而我兵猶精銳。車鮮馬怒。乘銳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二百八十級。生獲奸細四人。奪獲胡馬及什物。亡笑焚兔。不知誰之子也。常與大委正聚兵養善木。頗有強名。已丑春。我蒼頭軍申得利。卜白等百餘人。以大將軍令。從平虜台出塞。訶虜。行至以馬兔。去邊可三百餘里。道逢諸虜騎。接戰。破之。斬首虜四級。奪獲馬八匹。橐駝二頭。及降虜。卜列奎識之。其一乃焚兔首也。大

武功錄

卷一三

三

于四

委正此非而曩時並治兵養善木者與。

讚曰

大委正遂欲佐土蠻挾我封貢視俺酋哉聞制置使王公決策堅弗予誠欲藉遼虜以懼西北虜且使我遼陽卒習兵耳我西北自款貢以來將士皆已倒載于戈虎嘯矣有如一曰胡馬長驅邊胡以應之不然廣寧撫順市所從來亦久遠矣夫何獨斬于區區土蠻輩也。

武功錄

卷之六

七

百

煖兔拱兔列傳

煖兔阿牙台皮長子也萬曆初西北諸虜酋並結離而事天子而獨最爾土蠻廼稱屈疆哉於是乎煖兔與黑石炭委正以兒鄧輩相扇而起遂刑馬祭旂輒擁眾數萬而來而云我將有事于廣寧錦義明年乙亥春十言台周等聚兵于捕漢腦兒而煖兔乃引兵合營并皆馳海州已從長勇堡迤北南架子臺迤南馬鞍山兩空入圍我的山拘舖虎皮驛城堡賴堡上戰車火器甚精銳所擊殺甚多虜騎於是退而反踵走其冬復引兵寇我平虜堡我師追逐至國公寨

武功錄

卷之六

七

百

擊破之斬首一十一級奪獲馬四十八騎已廼返瀋陽散走堡南大將軍李成梁擊破之斬首捕虜大率一百九十六級奪獲馬駝器械亡笑語在上言台周炒花傳其明年九月煖兔復借董狐狸寇我義州大定堡裨將馬文龍破之斬首二級奪獲馬二匹是時寧前方有事于修邊顧旁近煖兔拱兔諸虜營未皇舉也然自煖兔從事以來虜輒入輒敗亦知懼矣其十一月把都兒忙革發難廼遣兀魯速馳告煖兔喜以為自此可報夙昔之怨乃與拱兔連黑石炭董狐狸長昂兵寇前屯而又以我邊備嚴弗克其明年五

月土蠻帥部夷那安兒等索封貢我通事人姜玉祥報以若等既欲比俺答則宜獻速把亥黑石炭及青炒花煖兔長兔如獻趙全故事我大師然後可請于上然是時土蠻亦既張黃蓋旂肅東三邊唯彼所出入大自威武顧不若俺答衣蟒衣佩金印儼然視漢侯王至貴倨矣是月煖兔復與土蠻打來罕等聚舍刺塔黃佃子及廣平山日夜治鈎杆迺先驅零騎從鐵嶺鎮西堡入已入古城已從松山麻溝台入連山驛多者四五十少者二三十視道里我邏率鳴金鼓大索塞下虜騎懼而鼠竄而我亦微使易達子出塞

武功錄

卷之三

十一

十一

詞虜道逢馬達子迺遣致煖兔因鄒鎬傳土蠻先下令割其一耳易達子答言甚不和土蠻大怒復令營中梟斬以狗而會土蠻與諸酋議事未及刑以故夜半得乘隙從間道亡入塞其十二月煖兔遂從事速把亥矣而以爲所與土蠻董狐狸皆已敗北而假速把亥之強或可以報乎乃撒老撒卜兒亥恍惚大等十萬騎馳遼河烽火相望大將軍李成梁躬帥蒼頭軍鏖戰子園山擊破之斬首捕虜凡八百七十九級奪獲馬駝凡一千三百頭盔甲器械亡笑語在速把亥傳其明年九月復與土蠻克石炭大小委正反青

拱兔以兒鄧赤勞亥花台吉宰桑戶土妹黃台吉等聚兵兀炭其雄心猶未已哉迺聲欲略我廣寧錦義塞而長昂董狐狸兀魯思罕鵝毛兔亦至於是大會于磴力曲禮直擣錦川營小河口大將軍李成梁提兵馳高台堡明川山又擊破之斬獲甚多然以虜衆四面馳欲取首級亡從也虜騎於是從故道盡出塞其明年正月煖兔益知我塞上有備弗可以衆敵迺欲乘我塞上所不意然後率然分道而入迺日莫聚長城嶺蔡砭谷以窺其隙而邊備已益嚴無隙矣於是復與速把亥合兵寇瀋陽市夷張鐵匠覺迺微以

武功錄

卷之三

十一

十一

其狀告塞上則是謀又弗逞其十月迺復與黑石炭謀然已新合額叅委正程把都裝搭勞黃花台吉送吉兒把拜宰桑委正炒戶兒兵而加以大小委正反青黃台吉以兒鄧十萬餘騎並休舍古路半那林可兒箇候土蠻而大將軍成梁則先已軍廣寧備清細河鎮靜關之衝而又恐虜知備或走寧前或馳開瀋迺遣遊擊將軍秦得倚備寧前虜於是時竟不得以匹馬半笑騁塞下然則李將軍威武可知矣其明年四月煖兔及哈屯上言台周者兒得等傳箭入我開原慶雲市索大賞知封貢終不可得而入寇又亡當

于漢故也。居歲餘。癸未。乃以正月。使使者脫落指爲
速把亥告計。已廼言瓜兒兒。欲寇開原塞。其九月。遣
夷酋鐵匠煖太。告土蠻罕欲寇廣寧瀋陽塞。果若使
者言。則煖酋已改轍易慮。非復前日阿兔也。是時速
把亥新物故。煖酋或失勢。安可知。不然。則亦託和柔
以緩我大兵。彼然後得倉卒從中起。亦又安可知乎。
其明年正月。則又與速把亥子把兔兒及土蠻卜言
台周等。聚兵養善木。然土蠻一日尚存。終不能不留
意于封貢事。煖酋猶然得輔勢而行。而我遼瀋海州
之間。歲數數然告傲矣。其三月。煖兔伯言。遣夷酋抄

武功錄 卷之二 煖兔伯言傳 九

賴胡蘆等。傳箭索大賞。且有後言。言煖兔及把兔兒
瓜兒兔議。哈兒脫退脫卜戶等。乘乳馬牛。張旂志。披
甲兵。遂牧十方寺水草。賞至卽傳發。而又不言發何
所以惑人。已復使夷酋革柱亡抵塞。言把兔兒花大
抄花欲屯遼河。待五月馬肥馳廣寧塞。如此。則我賞
必重。然虜已成故習。此亦不足異。顧狙詐類如此。其
六月。虜騎移帳三岔河。煖兔皆召還。聲欲寇開原遼
陽塞。是時煖兔之弟那木賽。與長昂有宿怨。常欲報
之。以故兩家兵起。謀者輒稱寇遼陽。或寧遠塞。識者
已知虜聲東必擊西。度虜所言。盡虛謬矣。其明年。又

九月。果與西虜酋長以見鄧。及阿民台吉黃台吉委
正及青額參委正拱兔小友青五路男哥兒等。聚兵
呵呵莫林。已廼寇我三岔河。迤西沙嶺。迤南吳家墳。
偏將軍李平胡等。提兵從大靜堡。尖山門。出塞。走三
百五十餘里。至古路半那林。捕伏道左。而遣蒼頭軍
先鋒以挑虜。虜望見我師。竝披甲上馬。跳驅而前。我
師殊疾力戰。破之。斬首一百有八級。奪獲盔甲器械
如數。語在灰正傳。然自速把亥死後。煖酋久未與我
師接刃。今我師一旦深入虎穴。大捷如故。而煖酋亦
畏授首矣。其明年二月。廼復與一克灰正把漢灰正

武功錄 卷之二 煖兔伯言傳 十

土墨台猪等。馳廣寧索賞。大言漢不重予我。我請蹂
踐漢田禾也。其明年四月。復與把兔兒。卜言顧老撒
卜兒愛伯言兒等。聲欲寇沙嶺。及高平大小黑山。已
廼度河馳盤山驛。我師屢戰。擊破之。奪獲馬二匹。其
九月。那林字羅起。而煖兔及恍惚太伯言。又治裝往。
謀欲奪反商。語在那林字羅傳。居一二年。癸巳夏。煖
兔及伯言兒。入關要挾我市賞。慶雲堡備守王鳳翔。
遂逮伯言兒。而鳳翔反。被誘出塞。旋物故。於是奉
詔罷煖兔伯言兒市賞。令獻鳳翔。得除罪。亡何伯言
兒亦被我金夷死矣。臺御史李化龍。以書請。謂可

以少雪鳳翔之恨。其明年，煖兔復與抄花及哈喇把拜等馳遼陽。聲欲寇廣寧。後竟從鎮靜堡奴臺走半邊山。謀者亟以來告。言煖兔之言曰：廣寧多金錢，又兵馬寡擊之可下。然自煖兔稱兵以來，我師有不戰戰必克。誰謂廣寧而可下也者？久之爲丁酉二月，煖兔復有雄心，擁衆馳殺虜堡。先遣零騎視道里，聲欲寇我慶雲鎮西之間。而會花大入市，具以實告。副總李如梅習于兵，先伐其謀。是日提兵出鎮西堡，行百餘里，至闡道逢虜。大戰，我師斬首虜九十一級，馬凡百四十四匹。如梅則身中十餘矢，胸膊亦被四刃。於是武功錄 二 煖兔稱兵 三 王 四 五 督臣孫鑛、楊兆大會大將軍王保，亟以聞于上。會有關白之傲，遼左惶惑，給諫徐成楚上書，亦不以敗徵見。然煖兔亦旣戰而克矣。

都兒合長昂、董狐狸等兵馳前屯。已馳廣寧。其明年夏，馳義州。其明年春，馳遼陽。已馳錦義。其明年冬，馳青山口。大凌河。其明年春，馳海西建州。多者十餘萬。少者四五萬。或寇我城堡，或鈔我村落，或挾我市賞。歲比數數，然見告矣。大都二兔無能獨逞，不過依土蠻速把亥而起，而適有天幸。速把亥死，煖兔稍有市心乎。居歲餘，癸未土蠻徵檄至，而拱兔則又引衆馳矣。是時花大爲酋長，法嚴，迺與諸虜約，約亡論酋長及部曲，皆乘馬所不乘馬者，則有罰。酋長馬一百匹，駱駝五十，部曲馬一匹，牛四頭，并皆寇遼河富路塞。其明年春，從上言台周等大鈔我遼瀋海州。其夏與大委正大成，移帳東教母林。頃之，擁衆從大紅羅、小紅羅寇我遼遠。迺東西諸塞，其秋又從西虜以兒鄧等寇我三分河。迺西南。其明年始從平山迺西黃佃子，深入錦義、清細河。居三四年，辛卯又從腦毛大等治兵，捏留兔欲候馬壯，乘我所不意，寇廣寧、錦義。迺東西塞，裨將李平胡、李寧等先期從鎮邊堡出塞，擊破之，斬首虜凡二百四十七級，奪獲馬二百。我將率亦亡梁相等，凡一百九十六人，馬被伏弩射死者凡九百七十五匹。大相當，其後癸巳上言台周與其

妻走湯池。以所部精兵屬拱兔小友青谷。合力以圍錦義。亡何虜騎從于果營。直擣義州塞。遊擊將軍宿振文提兵四面至。擊破之。斬首虜四級。奪獲馬八騎。虜亦殺我兵將夏尚忠等一十一人。傷宿振義等二十人。馬被鹵五十八匹。傷七匹。迺亟走大康堡。祝青臺出塞已復。以二千餘騎捕伏邊外溝中。乘隙奔紅窩。西空東小台入。而台左右砲鳴。虜迺中分營。一營伏堡東廟兒山。一營衝堡門。備守孟宗孔。弓矢火砲並發。所擊殺甚多。虜皆以鈎竿鈎屍而去。副總戎姚大節追亡逐北。已至三尖山。胡塵四塞。不可及。虜竟得武功錄

武功錄

卷之三

三

百五十五

走故道。拱兔於是乎幸亡恙。已迺復入開原市。

讚曰

兩兔故我開原市夷也。何其敢亡道。迺稱兵哉。要之入而市出。而仇虜已成自然矣。獨思嘉靖初市不至。五三日。費亦亡慮三二百金而止。法如是足矣。頃自款貢而來。遂以春秋市而費已踰千。柰何乎。兩兔尤鴛鴦甚。甚乎哉。殺我將卒。而關市之下。獨不行誅戮。所從來久遠。未嘗不惟虜騎之從橫。抑有由也。

黑石炭列傳終

委正列傳

委正打來孫第二子也。為泰寧酋長。自恃去開原七百里而遠。而又與王台通婚媾。頗有桀心。嘉靖中。常與土蠻黑石炭塔他昌吉長禿王文納木那林並起。寇我界嶺。桃林冷口。由此藉藉。日有名。隆慶以來。黑字羅欲寇我河東。弗可入。於是糾委正及炒花速把亥。萬餘騎。從長勇堡。大入塞。不至五十里。遊擊將軍杜鏗帶甲數百。擊走之。自是之後。黑字羅西連炒蠻把都兒。東引委正者。兒得益屯聚。捨刺塔刺。圍已五萬眾矣。中間委正最習兵。於是引兵至白雲山。及羊

武功錄

卷之三

三

百五十五

山止壁。迺分騎。少者三四百。多者五六百輩。捕伏鎮靜。或鎮安墻下。旋出旋入。亡常所。頃之。胡騎從鎮安堡。繞古城入。謀者傳以為千餘騎。及後漢兵起。微視之。迺八九十騎也。於是虜眾陽敗走。潛入鎮夷堡村。落以擊我之虛。臺御史魏學曾大將軍王治道。即以羽檄徵兵。赴瓦子谷。令鎮夷寧前兵合營。夾擊之。是時胡騎始千餘。從鎮夷堡。韓口臺入。即以二三百捕伏紅巖子溝。又率十餘騎奔瓦子谷。望見漢兵。盛遁走。漢兵直追奔。會伏虜起。接戰。裨將趙宗突趨入虜營。漢兵衝擊殊疾。力斬捕甚多。先是將軍令令軍士

毋取首級。敗大事。以故虜得救死扶傷。遂引去。漢又出習胡語者。數激罵虜。挑戰。虜迺若弗聞也者。久之。委正乘土蠻與好兒。趁有隙。遂大會速把亥。炒花。歹青。哈屯者兒。得聚兵羊腸河。詳言吾來。為欲攻土蠻。以示漢不意。然後從中起。寇河東遼陽。其專為狙詐。類如此。其後。上之甲戌也。黃台吉圍海西寨。求婚。而委正與义哈里打刺漢。輒以五千騎從。頃之。王台果以婦人二口。與黃台吉。委正遂自伐誇詡。因與速把亥。炒花。歹青。捲勞漢。復馳土蠻營。期八九月。寇廣寧。錦義遲河凍。則入金復海。蓋遼瀋諸郡。大言。以吾

武功錄

卷五列傳

二

等連騎數十萬。攻城。何城不破乎。於是朵顏酋長莽惠百戶。使使者虎喇哈赤。具以實告。其三月。虜遂中分騎。而以其半東行。窺遼瀋。以其半西伏。龍錦義。是時塞上方耕墾畝。委正乃引眾擾我農事。其九月。果與黑石炭。以兒。鄧。黃台吉。炒戶兒。上言。兀矮山堵兒。四兔煖兒。刑白馬。徽惠於旂。燕之神。曰。余殆將入廣寧。錦義塞神。其祐余乎。是時。給諫李戴聞。朵顏酋長。上兒愛。又使韋扯勞。再至。既如此言。迺上書言。四可慮。書多不載。其十月。委正與速把亥。歹青。入開原。母所略。從土蠻令也。其明年春。大會。上言。台周。打來。漢

黑石炭。黃台吉。土買罕。長兔煖。兔拱。兔抄。忽兒。堵刺兒。以兒。鄧。捲勞。亥。聚兵。插漢。腦兒。謀欲寇廣寧。廣寧如河尚凍。即勒兵走河東。是時。臺御史張學顏。度委正已九合。數萬騎。久。勢不空返。有如窺灤東。不得。則必入遼鎮。窺河西。不得。則必入河東。且委正見事。蚤有。如知寧。前罷工。則必先前屯。以牽我西。顧知廣寧有備。則必移適中。以伺我內虛。卒之胡騎。從虹螺山。直擣舊遼陽。按地形。在內路迂而遠。在外路直而近。委正亦自以為得險阻。西可入廣寧。南可寇海蓋。東可馳遼瀋。惟所左右。差足愉快。居恒多假行獵。以誘

武功錄

卷五列傳

三

四

漢兵。而其甚者。至撲捉哨夜。以絕我耳目。亡何虜騎二萬。從平虜堡。深入瀋陽。於是裨將曹籃兵。自東而至。唐朴兵。自北而至。郭夢徵兵。自南而至。大將軍李成梁。亦馳榆林。舖傳發。漢出兵。先登。獲旂鼓。斬其前鋒數人。虜迺懾息。棄鈎杆。走。復圍結大營。與漢兵相持甚堅。大將軍見虜營弗可下。即遣偏將軍傅廷勳。列車營瀋陽北。以為疑兵。已迺擁精兵。捕伏平虜堡。以阻虜歸路。頃虜果揚揚騎馬來。來者方過半。漢伏兵。倉卒起。直立胡騎前。麾兵縱擊。虜眾逢漢兵。如自天而下。大驚。皆相顧駭愕。大營前後潰亂。自相奔騰。

蹂踐填壕者不可勝數。它幸得走外邊。盡棄馬逃奔。而酋長又環護大營。且戰且行。奮萬死不顧生。傅廷勳又以火器自後來攻。首尾夾追。二十餘里。大破之。斬首捕虜凡二百餘級。奪獲橐駝馬牛羊器械亡算。其明年春。與黑石炭土買罕長兎拱兎炒忽兒堵刺兒復聚兵捨喇母林。聲欲入遼東廣寧。其明年。委正哈屯及青。二萬騎聚遼河。謀寇我開原瀋陽。會邊備嚴。遂略海西而去。其明年。委正黃台吉。那言禿搭起台吉。拱兎台吉。以兒鄧額叅。五路聚兵緊水河。欲略廣寧塞。其明年春。胡騎萬餘。皆牽馬橐駝。執鈎杆旂。武功錄。委正列傳。四百七云。號中分營。一營奔平川。管石河口。一營奔三山。管灣頭。增臺而我偏裨諸將。亦分為二軍。一軍軍缸窯山。一軍軍高嶺驛。亡何。虜果圍本驛關廂。殺十一人。略十二人。傷六人。漢馬死者一十五騎。傷二騎。頃圍中前所殺馬十騎。略五人。於是遊擊楊紹勳。馳驛中。與備禦王大璋合營。並走中前所。而會遊擊楊五典。叅將裴永勳。兵亦至。至者四面。虜方休舍鎮遠舖。是夜漢兵為營而待。烽火候望精明。虜復奔高嶺驛。我兵擊殺甚多。皆佗負其屍而去。居一年。巳卯。與土蠻以兒鄧。拱兎。煖兎等。二萬騎從東昌堡。亂柴口入。提兵

馳善養木。去邊二百餘里。擊破之。斬首捕虜。凡八百七十九級。奪獲馬凡一千二百四十八騎。橐駝器械亡算。是歲也。封大將軍李成梁為寧遠伯。它皆賜金幣。有差。語在速把亥傳。其明年春。委正黑石炭。銀燈。聚兵捨喇母林。待土蠻。謀欲鈔遼陽。頃之。先使三百騎。從大鎮堡入。大將軍李成梁。追奔至紅土城。大破之。斬首捕虜。凡四百七十一級。奪獲馬凡五百八十三騎。益賜李成梁伯爵。得世世勿絕。語在王兀堂傳。其明年冬。委正帥十萬餘騎。馳青山口。大凌河。待土蠻。聲欲入廣寧塞。其後癸未。往西虜。青把都。專以寇山海為務。是時大小委正。待委正偕入前屯衛山海。不至。大小委正。竟入關。被關吏圍困。掘溝濠。適有天幸。得潰圍東角走。於是屯聚罕赤保哈。期十月朔。復大入前屯山海諸郡。其明年夏。委正大小打刺漢。黃台吉。引控弦之士六萬。聲欲寇寧遠東西。而會逞克與委正媳通。事覺。亡入漢。迺以狀告。先是胡騎數十。入靜遠堡。遊擊將軍韓元功。追逐。忽伏虜二千起。元功身被十餘創。死於野。首足異處。其秋。復乘勝與黃台吉。以克及青額叅。委正。拱兎台吉。阿民台吉。煖兎小及青。及五路男哥兒。馳阿阿母林。從東虜。炒花

把兔兒。上言顧花大老撒卜兒艾約期九月。寇山岔河。西沙嶺迤南。吳家境。語在灰正傳。其後辛卯冬。委正。黑石炭寇我花桑峪。是時灤東之間。山險而無墻。及有墻而崩頽者多。有制置使蹇達。請備邊至周。其甲午春。大入我廣寧塞。制置使楊紹勳。輒因騎置以聞。聞委正所與從兵者。以兒鄧遠不能。反青卜合腦顏。烏龍。大吟刺哈五路。及東虜火彥竿。銀灯。黑石炭。黑籌大成。抽戶更根兒。燒大成。皆胡中一時名酋也。

讚曰

酋長阿納失里。豈不親元遼王乎。高皇帝置三衛。

武力錄

委正列傳

六

三九

獨予泰寧指揮使。率有味矣。以今所聞。左都督兀捏帖木兒。再傳而絕。今之韻者。只兒挨。迺右都督革干帖木兒孫也。其部曲多結婚北虜。徃徃寧爲鄉導。何哉。委正本朵顏人。而泰寧間得爲酋長。稀耳。大抵藉勢於速把亥土蠻。而兩酋又藉勢於西虜。廣寧開遼之間。歲岌岌矣。假令賈生而在。則其痛哭曷勝道哉。

伯言列傳

伯言。那孩第二子也。嘉靖中。黑字羅起。伯言與阿兒。獐字薄。已能以兵從矣。其後棒極崖之捷。捕獲生口。瓦素。故伯言部夷也。伯言爲人。驍勇而多智。居福餘。最有名。部夷皆聽調度於伯言。伯言世受我撫賞。弗易叛。叛必陰附於東西虜。及東西虜起。輒又以其狀。微告邊吏。曰。某酋叛。以陽示吾無難意。戊寅春。土蠻擁精兵六萬騎。詳言寇海西。謀欲入我當路塞。伯言來告。時月正元日也。居歲餘。伯言遂與速把亥。炒花。煖兔。以兒鄧。寇我瀋陽。先是市夷張石鐵。匠。微語漢。

武力錄

伯言列傳

七

三九

伯言於是乎情形見矣。其明年。速把亥炒花。老撒卜兒愛。益憤曩入關。秋毫亡所得。復大會伯言煖兔。謀入塞。居頃之。伯言與哈屯煖兔。卜言台周者兒。得卽傳箭入市。請增賞。度不可得。迺殺我慶雲樓士卒十數人。略守備王鳳翔而去。於是罷市賞。必欲捕渠魁來獻。然後得議開。自是之後。逞加奴。仰加奴。癸難。數藉兵於龍兔。伯言。而會以兒鄧。最荒淫。報曰。若第以皎好美女子與我。我卽提桴鼓。惟若所左右。二奴弗從。以爲吾惟有酬勞而已。頃之。黃太舟。恍忽大。竟馳養善木。已休舍舊開原。而瓜兒兔。倚克。打刺漢。亦儼。

然臨之矣。而往來者。或謂我黃太舟。即伯言。亡何。伯言使使者抄賴胡蘆。詣慶雲關市下。視大賞至否。因令使者大言曰。阿伯言煖兔。及把兔兒。瓜兒兔。又哈兒。老思卜兒。亥脫退脫卜戶。業已下令。令胡中皆帶小穹廬。盛甲刀槍。純用鐵。至馬牛。則盡擇有乳。及有騾者。往以充餽資費。不日我衆揚揚騎馬。至十方寺。竊恐若塞上。禍益不支矣。故事。大賞五六月。是年煖兔伯言。獨以三月至。非故約。敢於扣關而要我。我萬一見虛實。黨可乘隙起乎。是歲萬曆乙酉也。其明年夏。打刺漢往寇我廣寧塞。於是以開原鐵嶺屬龍兔。

武功錄

伯言列傳

八

伯言曰。聞漢治兵。急弗克發。迫矣。吾屬不可不蚤自圖之。是日兩營並傳發。於是臺御史顧養謙。大會大將軍李成梁。而以把總王奉祿爲一軍。軍靖安堡。佟朝爲一軍。軍威遠堡。舒光祖爲一軍。軍雷其屯。李彥爲一軍。軍楊木答兀屯。曹繼武爲一軍。軍嚴鎮撫屯。佟應詔爲一軍。軍鎮北堡。佟惟詔爲一軍。軍鎮夷堡。梁成功爲一軍。軍古城堡。張奉爲一軍。軍永寧堡。溫景葵爲一軍。軍八百戶屯。楊耀武爲一軍。軍定遠堡。少者七八十。多者百餘輩。分道而出。旂鼓相望。虜騎三千。果從威遠堡南空而入。亦中分營。一營馳鎮北

堡。一營馳靖安堡。殺略人畜。於是參將宿振武。追奔至黃泥岡。多所斬捕。皆被虜奪其屍首而去。其明年夏。復與把兔兒。卜言顧。老撒卜兒愛。治甲兵。馳三岔河。迤西沙嶺。及高平。大小黑山。聲爲報積年之宿怨。語在黑石炭傳。是歲也。益從那林孛羅。大會西虜。怱大。及老思卜兒。亥。煖兔。以兒鄧。攻反商寨。先是那林孛羅。使夷使端。多合。往藉兵。皆有狀。而猛骨孛羅。反商。亦急使夷使伯羊。阿台。卜花。詣關吏。請曰。將軍幸哀憐吾等。世保塞。蠻夷亡他腸。今奈何。一旦內於虎狼之穴。願開關。今吾等携老小。微入塞。得緩須臾。

武功錄

伯言列傳

九

毋死。幸甚。語在那林孛羅傳。其後甲午秋。復引抄花。把兔兒。卜言。顧。花。老。撒。卜兒。亥。煖兔。二萬騎。馳舊遼陽。是時。胡中皆稱廣寧城最富厚。獨苦無馬牛乎。虜方志在馬牛。弗欲入。入迤東雙臺。已迺深入半邊山。於是乎大將軍董一元。有神算矣。曰。吾姑待之。其十月。果引衆寇我鎮武堡。吳家墳。竟被金瘡而歸死。於是屬夷那林孛羅。使使者囉囉。馳關市。因報曰。伯言以十一月二十日。卒於營。伯言又名黃台州。台州。草名。而伯言迺八頁名也。上於是不復聞有伯言矣。

讚曰

三衛獨福餘先衰落哉。兩都督皆乏絕久。而所遣打都。今厯厯為都指揮使乎。慶雲堡之役。殺我吏卒者。豈非伯言與。世常笑伯言鄙固。何敢數擾我關市。豈非自恃智叢乎。不然。則亦恃速把亥煖鬼輩。誠足備緩急耳。卒之兩策亡所施。身被金瘡而死。旋死矣。余猶恨其死。不足以贖我一塞吏死也。

武功錄

伯言列傳

十一

百五十三

董狐狸元魯思罕長禿列傳

董狐狸。又名董忽力。華蘭臺第五子也。為朶顏都督。隆慶末。土蠻發難。狸為小酋長。與超哈孩治兵。思母林益有名。又從上言元灰正。把都兒。都刺兒。滾兔。皆起拾刺。母林。迺從戴家嶺入。分三營。一營馳沙河驛。迺東。一營馳雙墩舖。皆狸謀也。語在土蠻傳。故事三衛世受冠帶稱臣。每歲入貢。加優賚。為我藩籬。後復託以傳報。如所報有驗。為邊吏得功。又擬遷秩。視漢吏。狸為人狙詐。數反覆。恃族黨之眾。結連把都。每人遼。大則引清把都。土蠻。小則引章兔。鵝毛。兔諸酋。毆

武功錄

董狐狸列傳

十一

百五十三

殺吏卒。復入薊。就賞索。貢如初。塞吏亦未有加創者。故諸夷益得易漢。勢聚則大入。寒勢孤則假傳報。以邀賞。施者未倦。而受者已先厭之。國門外寇如雲矣。頃之。胡騎大圍曹莊。其說以吾敗薊門。傷折甚多。今薊門益固。弗可入。我輩無食。穿空。願得寧前賞賚。以佐一時之急。漢竟弗許。斬一人而逐之去。明年狸與腦毛。大炒蠻。滾兔。謀入寧前。又明年癸酉。改元春。狸與長昂。謀入寇。先馳喜峯口。索賞不可得。遂殺略人。旁塞行獵。間亦伏山谷。以誘漢。時大將軍戚繼光。提兵至。斬首十餘級。眾幾執狐狸。戴傷走。將軍罵曰。

誰令而得聞大關反乎。夏狸益治兵，與東虜捕漢兒合營。欲寇遼東塞，從毛挨兔入境，往東南走。先是捕漢兒粟馬襖伏所部，皆胡中精兵，約千餘騎。狸大言為妙蠻報怨，而花大伯顏兀長昂輩亦如狸謀索賞。因寇我桃林，制置使劉應節謀曰：「夷性不耐暑，而胡馬喜燥，此無奈塞上何？」此狸託名內侵，實寇鈔以自快者。先帥偏將軍備喜峰口，誠曰：「虜由毛挨兔，則青山為急；由桃林塞，則喜峰口為急。當兩慎之。」是歲漢絕其貢賞，而族黨及西虜多無應，狸急者。漢因使夷酋兀魯思罕同夷婦伯顏主賴風諭狸，狸還我俘。

武功錄

董德理列傳

十三

十三

及渠魁二人，叩關請除罪，願復貢賞。制置使上書請賞，以為好義者勸。上從大司馬譚綸覆奏，賜制置使劉應節、臺御史楊兆以下金幣有差。其冬，狸擁三百騎渡灤河，聲欲寇我羅文馬蘭之間，而會速把亥哥兒亦大會，言兀堵刺兒搭勞亥謀入廣寧，大小黑山及錦義諸郡。是時彛顏人伯戶卜墩入市，真以實告。言狸所部不至三百人，其絕河而來，敢於輕漢，皆倚烏合為重者。是歲，左司馬汪道昆巡邊，請給薊遼保定臺御史旂牌。後長昂謀欲入關，藉兵於狸，又藉兀魯思罕。阿只孛來伯先忽失兒阿長禿老撒

皆弗許。謀者討來以告，長昂果以孤軍盜邊。大將軍戚繼光以兵追逐之，至聶門北安石，去邊可一百五十里，生得長禿。於是狸率其酋長及族人二百四十餘人，款塞請死罪。狐狸獨卸甲，仗素衣叩頭，願釋長禿。語在長禿傳。其秋，狸以長昂約，復以二百騎從孤松臺入關，吏劉登泰追之，斬首奪馬，不敢反顧。此朝降而暮叛，無足恠者。明年冬，狸又與速把亥、炒花、哈屯、委正、歹青、黃台吉、堵刺兒、莽忽大、長昂、長兔合營，將二三萬，謀鈔全遼。時永安堡方治城，狸將乘此以擾我工役。廼帥騎跳驅道左，誘漢兵出，而以數十騎

武功錄

董德理列傳

十三

十三

伏山後，志在奪城軍糗糧。漢益徵廣寧軍備，胡得毋寇，計弗行也。五月，犯塔山。八月，再犯黑莊窠。其冬，狸引長昂五百騎從黑山入，直走河西，備禦楊紹勳望見之，自三山營與火鳴砲窮追弗止。虜伏兵自溝中起，出不意接戰，殺我把總劉進忠，傷我中軍楊武烈等。凡七十餘人，紹勳已中流矢，復奮萬死，斬二虜，虜墜馬，奪獲斷事李贊家室。虜遁，從小長嶺出塞，頃把都兒忙革兀魯速大會黑石炭，煖兔拱兔、長昂及狐狸三萬騎，忽寇我前屯。給諫裴應章、王三餘、張希臯皆後先上書，書多不載。是後胡騎三萬，直從中前所

入我老軍屯。聯亘三十餘里。益垂涎於貢夷。阻絕驛騎。道路不通。我師東備則寇西。前防則鈔後。夜則潛伏。晝則分犯。而寧前之間尤甚。破屋壞垣。子女金幣。盡充虜壑。久之與長昂兀魯思罕鵝毛兔專欲寇寧前。寧前山林險阻。易於伏奸。故以六月乘暑。犯我新興營堡。賴遊擊將軍劉登泰。逢戰斬首虜七級。奪獲馬一十五騎。鋒雖少挫。其志未逞。乃復近塞行獵。犯我仙靈寺。是萬曆壬午時事也。明年秋。把兔兒起爲把亥報夙怨。狸亦糾隣金兒。乘機寇我大寧。會風雨。墻崩。我官僅四十餘。虜擁而入。殺略至百餘人。燒毀武功錄

盧古。幾盡虜。竟得全甲而還。是時小阿卜戶。罷我黑谷關。亦燒毀峰臺。殺略人畜甚衆。於是給諫馮景隆。及御史詹事講。讓書再至。上詔李成梁。益加策勵。勿以人言自阻。有負國恩。遼陽百姓方維相。亦伏闕下。稱成梁中左所之戰。盤山驛之戰。卓山之戰。平虜堡之戰。紅土城之戰。養善木之戰。鴨兒廣之戰。鷓鴣背山之戰。遼河之戰。阿州之戰。撫順之戰。瀋陽之戰。開原之戰。襖郎兔之戰。曹子谷之戰。古勒寨之戰。王泉。隨速把亥。馘逞仰二奴。斬阿大海。皆萬世功。是年虜益犯前屯。及山海關。一片石而去。給諫楊

書稱第宜閉關絕賞。亦不必議勦。以貽不測之禍。而制置使張佳胤。亦陳八事。書皆多不載。其明年二月。長兔董狐狸。帥部夷三十騎。從灣頭墻小入。我前屯三山營。備禦使祖承訓。追逐至橫嶺山。斬首虜二級。奪獲馬二騎。其三月。以十餘騎小入大定堡。略我軍周禮周文羔二人。已以十五騎小入於果營。略我軍管澤胡立行二人。已小入大鎮大茂堡。略我軍尹世祿施松翁世功三人。時謀者劉得功。至緊水河。劉良臣出三山堡。徘徊觀虜。虜騎少者百餘。多者六七百。輦或東馳。或西北馳。似無專向。然緊水河。去邊猶百

五十里。而牛心山。則三十里。三山。則十五里。漸近矣。是時。上遣給諫張希臯。行邊犒軍士。政與御史洪聲遠。居廣寧。適軍書至。度虜必大逞。於是大會制置使張佳胤。臺御史李松。備兵使任天祚。從大將軍李成梁。提兵走大康堡。胡騎二百餘。則已攻我大邊。謝化臺。臺上舉烽火。鳴砲急。會恭將熊朝臣兵至。連兵虜度弗與。漢兵強。遂引去。成梁追亡逐北。至興中。迤西。卜刺哈兔。去邊可三百餘里。與虜接戰。斬額六等首。凡一百三十五級。奪獲馬凡二百一十三騎。盛凡一百有九。甲凡九十有八。臂手凡六十有一。奪回漢

人言盜邊者皆董狐狸姪孩四有狀我軍傷四十餘人馬死四百餘匹而虜之所掠旋歸於漢捷聞詔加李成梁祿米歲五十石遷廕子秩一級張學顏子亦如之李松先廕子錦衣衛世職他賜金幣有差五月東虜大委正拱兔大成帥三千餘騎逐水草至東敖毋林還走大紅羅小紅羅欲入寧遠而一克大逞把漢大逞滾兔亦帥五千餘騎馳兀魯班蘇刺哈欲入遼東塞六月狸益怨與中之敗漢殺我兀魯孩子下部夷過多於是與長禿兀魯伯忽阿只孛來千餘騎謀入前屯東西郡欲報仇而以八百騎捕伏邊

武功錄

董狐狸列傳

一六

四九

外因使二百騎入塞誘漢漢如逐之則伏兵四起是時西虜堵刺兒子小歹音大會額叅委止寇我鎮靜關迤東西而董狐狸及長漢獐兔男打霸滿都不賴之衆亦增至一萬二千夥矣於是別一克大逞而以千五百騎走塔盤港止舍哈木林聚兵欲大入我錦義寧前諸郡頃之虜騎中分營以一營前屯城他悉往來山上復以百五十騎躡漢兵令五日一更如漢兵多則分道而馳少則直擣城內是時虜相沙河地形東有明水塘斯殺山可得夜聚西有范胡蘆山花紅谷可按大兵而又度我大兵隔遠從此突入堡

無備禦此可不攻而破者備兵王善繼先得其狀業已為陳待矣虜果帥千餘騎從河深臺入善繼躬率三軍發矢如雨虜亦傳發傷善繼歸死於營是後也我官兵死凡六人傷凡六人馬死凡二騎鹵一騎牛五頭牧童凡四人時初六日也其初八日虜騎千餘從三道溝堡馳黃土岡深入架砲山止壁百戶丘文表提兵走長嶺山北至虜已先引去射我人褚貞死其十二日錦川營將吳國忠以謀者出塞行至豬頭山虜騎八百從林中起直走雙樹臺把總陳仁堅壁勿與戰虜以半阻壕為險以半深入黃家山傷我軍

武功錄

董狐狸列傳

一一

四九

六人及馬二騎略一人及馬一騎其十八日胡騎三千直擣古路口墩臺舉烽火鳴砲聲震天地而備禦祖承訓以一軍軍西南關陳朝陞以一軍軍西北關中軍夏尚忠以一軍軍東關楊暉以一軍軍南關虜擣西河崖分營四面攻我漢虜合戰虜終弗敵火攻因大破之斬首虜凡三級奪獲盔甲頂甲三副馬六騎虜亦傷我祖承訓幾死而軍士死者凡一十九人傷凡三十一人馬死凡五十一騎傷凡三十五騎是時參將孫守廉兵馳前屯遊擊劉登泰兵馳東山坡姚家莊虜畏我兵連盡解去我兵追至李牛山虜已

奔河口去矣。其七月，長昂誠諸酋勿入。頁董狐狸弗從，竟以十七日，躬帥百五十騎往喜峰口，講大賞。而長昂亦以百五十騎從，頃復以五十騎馳界嶺口。欲乘機捕漢人，先是狐狸使其子把來通事阿卜來，昂亦使通事昂阿友獻人畜。關吏遣昂阿友還，而把來願爲父伏漢法，請開賞漢不從。其九月，董狐狸復從長昂帥三百餘騎，旁紅草溝行獵，誘漢兵於是西虜哈不慎，青把都之屬，又接踵至，語在長昂傳。其十月，狐狸男伯彥孛來寇遼東，關兵鳴砲擊之，伯彥孛來死關下。是時從薊鎮至狸巢可五百里，至長昂巢可六百里，從遼鎮至狸巢可三百里，至長昂可四百九十里。以遼視薊稍近，而兩塞皆未議搗巢者，以搗巢能起釁也。明年二月，長昂聚兵欲寇錦州，邀狸共舉，而狸亦漸知悔過，自以老耄得罪，歲時不恭，一切歲賞季賞月賞盡皆罷絕，今殊無食用，苦甚，使部夷叩關請死，而漢有約法，必親至獻所鹵略，而後許。狸迺收買二人，躬帥三百餘騎，詣漢關，面縛請獻，而關上亦盛陳鬪器，傳呼狐狸，遙見威嚴，心懷悚慄，携兒子把來等二人及阿卜友等數十餘騎，綁獻漢人二口，馬二騎，羊七頭，並擁關市下，脫帽跪起，甚悲哀。

武功錄

董狐狸列傳

一八

七四〇九

大略言疇昔之事，實東西二虜同名姓者所爲，奈何遂誣狐狸以致閉關絕市乎。是以憂懼若狂，病深歲月不及，席藁以請於將軍。今幸愈得款塞叩頭，幸赦除前事，開市願自洗濯，毋貽大漢羞。於是制置使張佳胤盛譙讓之，以爲往事悉置勿論，卽如劉家口之役，若豈不與知而今山海關又見告矣。狐狸因叩頭稱冤不容口，我實與長昂不相能，吾數以其狀來告，忠於漢志在得漢重賞，不意漢棄絕我深也。夫以狐狸之爲三衛雄，誰不知之。今漢終不許我，我自殺又何面目歸巢。復叩頭，乃與子男鑽刀說誓，不肯漢德。

武功錄

董狐狸列傳

一九

七四〇九

魯孩子復欲寇我寧前制置使張佳胤獨以它夷指
駕音置不問倘亦有之何前倨而後恭也

兀魯思罕革蘭臺第六子也嘉靖中虜常小入我水
門寺略牛畜二十二頭是時張承勛為大將軍即遣
守備使周德偕尖哨二人齋火牌風諭影克曰若不
還我牛畜我不貫若影克言吾所居故在崑都道遠
今漢使讓我盜邊我實不知誰為為之而令我獲罪
於太師乎微使伯彥兔廉之迺兀魯思罕部夷所盜
也影克為人最忠實一旦見兀魯思罕闖入塞輒大
怒吾始謂太師無故而讓我也由今觀之我第不自愛

武功錄

兀魯思罕列傳

二十一

七

致之太師何與哉我以三月到關告太師太師當待
若若必來索賞幸為我殄滅之我必不以此怨太師
也使者還報大將軍見無牛畜怒若奈何聽彼浮詞
而遂以謾我榜笞亦復遣往於是兀魯思罕獻
牛五頭長卷四頭影克亦二頭皆率付喜峰口關吏
已影克復使上彥禿獻牛二十二頭而兀魯思罕聞
之亦復牽牛如影克大率牛五十五頭矣居有頃長
禿廉知襲入塞鹵牛者實小一千酋長把速常以五
十餘騎盜邊是日即提兵往捕之會把速覺先已閱
匿他所迺執其部夷兀可赤虎刺赤二人弓箭一副

獻漢漢召致戲下問狀兀可赤唐邑人名趙才虎刺
赤前屯人名于庭璽兩人本生長漢一日為把速所
略令牧馬今為長禿所逮亡他腸趨釋之皆還歸梓
里由此請遷影克赤及賞賚兀魯思罕其忠順益大
彰著矣是後董狐狸寇鈔我喜峰口臺御史劉應節
常使兀魯思罕及夷婦伯顏主賴曉譬朝廷覆載
恩狸即叩關得除罪臺御史請加兀魯思罕賞以為
好義者勸時甲戌六月也明年春長昂發難藉兵於
兀魯思罕等謀寇漢塞兀魯思罕不從使通事討來
微告漢久之長昂果使長禿盜我董家口漢生得禿

武功錄

兀魯思罕列傳

二十一

七

於是長昂躬率兀魯思罕等席藁請死罪遂解免是
時兀魯思罕數蒙上賞說虜則虜從請漢則漢許
曾不疑有反覆心丙子冬竟與長昂連兵而起會土
蠻莽忽大哈卜噴莽忽塞長兔兀魯相戶亦首難皆
謀入我錦義寧前諸郡迺先攻中前所失利旋出塞
益治鈎杆專欲以攻城為務因使零騎劫略我過賓
道路不通而備禦使章應選急使謀者從瑞昌堡出
蛤蜊河望胡騎二百餘入口他皆殷殷入林中不可
數計我遊擊楊紹勳亦使把總朱延慶伏東關驛千
總于景陽伏沙河驛紹勳與張箴即擁精兵躬馳蛤

朔河口。慶戰虜虜以二千騎接戰。我兵皆李成梁所養親兵。李如松。如栢。如梧。成材。成林等。皆百金之士。一可當百。疾力戰。破之。扶死輿傷而去。斬首虜凡五級。奪獲馬凡三十四騎。已復圍連山。急賴遊擊李如謙。孔東儒等。兵四百至。斬首二級。虜自知兵弗如。漢乃頓足歎曰。盍去乎。遂去。於是臺御史張學顏以爲運籌多。御史趙允升功。郵置以聞。是後思罕。益從長昂。狐狸。鵝毛。兔謀入我軍前。已又與長禿及其子札記。謀入我前屯。殊背漢恩。曩者影克欲請漢殺關市之下。今頗悔不用阿兄言也。

武功錄

不畜雷聲利傳

三十一

長禿。華蘭臺第八子也。住牧寧前外邊。嘉靖中。影克常惡其盜邊。禿謂知已爲速亥也。竟欲捕之。以實已不爲此。已廼笑曰。吾豈不能連兵入塞。而爲此鼠竊事乎。久之。遂與土蠻黑石炭。委止塔他。昌吉。王文納。木那林。諸酋長。并皆聚兵。炒禿欲寇我界嶺。桃林。冷口。於是市夷討阿。急使徵告漢。漢遣謀者察之。黑石炭。及滿會伯戶等。方推牛長禿營。徵靈於神。果志在界嶺義院。而長禿廼告我塞吏曰。土蠻黑石炭。今決策欲從遼東花兒營。進攻山海關。一片石。果若長禿言。宜遠徙。不與謀。亡何。引萬餘騎。馳我鐵場堡。迤北

謀者來告曰。胡騎已至黃土嶺。布陳。長不至三十里。澗可二十里。參將白文智。即提兵往。而虜衆用鈎杆攻城甚急。我兵先阻北山高梁。據其上。皆持鎗砲弓矢。悶棍骨朵飛砲。並自天而下。虜廼以一點酋冠明盔披明甲。套髯而前。我蒼頭軍。白棟。劉大林。劍斬之。懸首城上。曰。虜酋敢登城者。有如此刑。是時漢所奪盔甲臂手。撤袋腰刀。弓箭皮襖皮袴。兀刺鐵鏢手旂甚多。虜驚畏。皆還走。走出牆止壁。以三十騎奔關南海口。試水欲渡河。河深多陷溺。關吏益發矢石擊虜。虜不敢渡。於是遣裨將楊秉忠爲一軍。軍西陽口。李

武功錄

不畜雷聲利傳

三十二

秉清爲一軍。軍廟山口。王世爵爲一軍。軍寺兒谷。三道關。馬文龍爲一軍。軍無名口。而虜亦分爲三大營。一營衝我西陽口。一營衝我無名口。一營衝我黃土嶺。見烽火嚴密。畏不敢近。遂走歡喜嶺而去。頃復攻我北水旱門。執鐵釘錠牆。攀援而上。趙雲鳳以鐵鎗比戳。三虜墜地。虜又以卓子門扇頂頭上。刨空城墻。我兵滾放礮石。擊傷百十餘騎。虜廼遣漢語一人前。吚呼。我衆來。爲借道。往順寧永平。何必苦阻絕我。我豈令若等高枕臥乎。語間。會大風從西北來。飛砂石蔽面。虜移壁八里舖。先虜騎謀從山海關。寇撫寧。永

平諸郡。低徊者久之。不得入。而又以邊有備。毫無所略。虜大窘困。無食用。殺食騎馬以千數。頓足歎曰。事不可圖矣。盍去。再舉。乃從花兒營。走出塞。是嘉靖四十三年也。後丁卯。長禿復與土蠻謀。寇我黃土嶺。而黑石炭。王文亦欲寇界嶺。青山。桃林。冷口。不期而會。以克馬刺。去邊輕騎。一日可至矣。於是猛古歹使部夷喀刺赤以其狀來告。其明年秋。土蠻徵長禿到營。託以粟馬。誠勿騎乘。事秘不可聞。是日。長禿乘夜往大關索賞。令夷營。毋容漢謀宿居。二三年乙亥。上言台周起。而長禿與打來漢。速把亥。黑石炭。黃台吉。及武功錄長禿列傳二十四

青委正。土買罕。煖兔。拱兔。抄忽兒。堵刺兒。輒以兵從。并聚插漢腦兒間。至哈喇母林。謀欲大入廣寧塞。語在上言台周傳。是時長昂逼禿。盜我董家口塞。大將軍戚繼光。都護朱珏。提南北軍。追逐至聶門北。安駝石。去邊一百五十里。生獲長禿。禿迺長昂世父也。先長昂。借兵長禿。及兀魯思罕。董忽力。阿只李來。伯先忽失兒。阿老撒。同寇我關塞。皆不許。長禿無計。陰入昂營。會長昂。三季。未入。漢使使馳諭。告昂。令其趨補貢。還我所。鹵略尖夜。因食土鑽力。誓不復犯我塞。得除罪釋禿。不然者。閉關絕昂。以禿首懸喜峰塞矣。

給諫蔡汝賢所奏。亦同此議。時參將李世臣。方犒勞夷婦。伯彥主刺。而為世臣言。禿有子曰打伯。數使阿只李來。哈喇至我營。問阿父安在。我答禿繫獄。又屬謀者劉堂。視禿禿迺帶二木。銀鐺鐵鎖。獄吏方治。復與傳長安。惴惴兵在頸矣。世臣因使謀者劉堂。土罕。同阿只李來。馳豹河。約打伯。並往昂營。趨昂叩關。如漢約。得釋禿。三月朔日。長昂自知罪不可赦。迺從丘嫂伯彥主喇。議躬帥董狐狸。兀魯思罕。速累幹。毛兔妻。阿只李。賴伯先。忽脫孫。李來。板不來。罕。麻忽哥。乃那彥。李來。煖兔。那木。賽打巴。打賴。董灰。失喇。大兀魯武功錄長禿列傳二十五

伯忽。伯彥主喇。那彥帖。忽思。伯彥。李來。孩子。老撒。扎赤力。李羅。滿都。李車。于主喇。杜冷。上忽力。瞞者禿。伯彥。李來。哈喇。騰。董。那。下。宅。脫。只。散。銀。帖。忽。思。猛古哥。魯哥。上吉。花。李來。並。騎。被。文。訴。詞。一。通。叩。關。同。犯。罪。是。日。副。總。兵。史。宸。羅。端。參。將。李。信。李。世。臣。楊。秉。忠。舉。兵。營。口。關。而。後。出。四。十。餘。人。親。族。二。百。餘。人。虜。眾。二。千。餘。騎。皆。依。尊。卑。序。列。男。婦。異。行。相。率。羅。拜。自。以。得。見。漢。官。威。儀。喜。甚。先。是。長。昂。鹵。我。謀。者。七。人。殺。四。人。迺。以。獻。關。吏。已。速。惡。夷。哈。友。帖。也。赤。二。人。漢。人。兀。可。赤。一。人。馬。七。騎。請。贖。殺。人。罪。是。時。漢。關。列。

置香帷。兵衛甚都。諸酋皆免冠叩頭。長昂帥酋長鑽
刀大爲誓。誓不犯塞。遂釋長禿。以禿在義院。告我虜
倣多實也。禿既出關。見諸虜。虜中氣號踴躍。如蒙更
生。北鄉叩頭者三。謝上不殺之仁。因稱黃虜窘困。
更索撫賞如初。於是梟哈歹帖也赤。藁杆以狗束寒。
秋。速把亥發難。欲寇開原遼瀋。長禿與黑石炭。坤肚
兒。哈卜言台周委正。黃台吉。以兒鄧煖兔。扯勞亥。輒
執戈以從。旋盟而旋背之。其不可信類如此。明年十
月。復與董狐狸。長昂。莽忽大堵刺兒。炒花。哈屯。歹青。
二。三萬騎。從速把亥。寇全遼。語在速把亥傳。初喜峰
口之盟。席藁而請者。狐狸實居其先。今如何哉。於是
臺御史張學顏書言。長昂長禿。數入我寧前者。以土
蠻速把亥。羨我宣大市。求而未得。使兩酋益蹂塞上。
以要挾我。後土蠻及長禿。拱兔。銀燈。堵喇兒。又寇我
遼塞。臺御史因下令。土蠻必欲請比俺答。得開市。當
獻速把亥。黑石炭。歹青。炒花。煖兔。長禿。然後可許。土
蠻竟乳牛馬羊。逐水草。捨刺。毋林老河。逐廣寧開馬
市。以爲漢不從我。我從此大入塞矣。於是長昂。益依
土蠻。以爲重。糾合長禿。董狐狸。莽忽大。哈卜慎。莽忽
塞。兀魯思罕。兀魯相戶。聲欲犯我。錦義語在兀魯思

武力錄

卷之三

二十六

四

罕傳。自後長禿。長昂。董狐狸。不時竊發。甲申春。犯我
三山營。備禦祖承訓。斬首二級。頃伏大康堡。大定堡。
皆外邊近地。少者百餘騎。多者四五百輩。窺虛實。以
決進止。事覺。引去。大將軍李成梁。追奔至興中。迤西
虜去塞遠。我師繼進。斬首一百三十五級。而還。所殺
皆兀魯孩子部曲。二酋枝屬。盡膏斧鑕。董狐狸。兀魯
伯忽。阿只字來。雖謀一逞。以雪此恨。從何而入。邊吏
議曰。戰守之費。數倍於款市。而一市一勦。其說云何。
由長把之黠。與俺酋異。長把雖與之市。鹵略不止。虜
性亦有水炭乎。

武力錄

卷之三

二十七

五

譜曰

三衛反復禍。由長董。豈其然乎。界嶺之戰。狐狸身被
金瘡。山海之創。於死塞。亦狸能不及。長昂遠矣。長禿
繫獄月餘。自我釋之。而旋盟。旋叛。市何益哉。善哉。影
克之請。殺兀魯。夷中華士也。前車覆。後車戒。萬虜不
當一答。萬盟不當一守。後有議市。塞吏堅塞兩耳。可
也。

長昂列傳

長昂。又名專難。影克長子也。少失母。養於姨母土阿。姑母那幹。皆以子畜之。稍長。室西虜。青把都女東桂。由此昂益習於兵。隆慶初。土蠻首難。影克願為耳目。竟被金痰而死。上幸赦死罪。許昂得骸都督。通貢如初。昂頗戴漢。覆載恩。奈何與董狐狸起乎。聚兵屯會州。謀犯我鐵門關。董家口。榆山嶺。大將軍戚繼光。用滾石弓矢鎗砲。擊走歡喜嶺。我兵追奔至廟兒嶺。秋。木溝虜。盡棄木梯鈎杆。肩檄榔頭而去。後長昂益賄青把都。藉為威重。而影克亦治關器甚備。妄出奇

武功錄

長昂列傳

二十八

計。令狐狸索賞。以緩漢兵。而自引眾七千騎入寇。且與速把亥約。聲寇全遼。又使百五十騎入清河。我兵斬首一十一級。已入盤山。虜眾二千餘矣。奪獲馬五騎。我兵亡五十八人。傷三十七人。已入大定堡。及劉溫屯。射五人。鹵男婦一十五人。馬牛六頭。已入黑莊。窠斬首一級。奪獲馬二驢。殺我軍一人。傷二十人。秋。與腦毛大。董狐狸。犯我寧前錦義。時土蠻速把亥。炒花。亦相與合謀。黑字羅土。累犯黑山高平。癸酉。改元。與董狐狸。日夜治裝。為入塞計。至喜峰口。索賞如故。會寧遠人陳三。漢為漢謀。得昂近狀。抵花場峪。入塞。

以實告。久之。狐狸果款喜峰口。如漢言。其夏。長昂引精兵五百騎。馳桃林冷口。而會插漢兒屯。襖伏董狐狸。屯毛揆兔。皆聲為炒蠻報怨。給諫張書。先識其詐。令喜峰嚴備之。亡何。捕漢兒。及董狐狸。果馳界嶺。候昂。昂擁兵。與我兵合戰。弗克。漢捕斬甚多。虜遁入山林。去捷奏。上賜制置使楊兆。臺御史劉應節以下。金幣有差。歲乙亥春。長昂引眾寇喜峰口。是時昂不入貢者三年。自率騎寇洪山口。桃林口。界嶺口。頃之又逼長禿。擁三百餘騎。寇我榆木嶺。殺尖夜于鎖兒等七人。已馳董家口。殺尖夜二人。大將軍提兵出塞。

武功錄

長昂列傳

二十九

百五十餘里。執禿擊董家口。昂妻東桂。最忠順。常且莫勸夫。遵漢法。以故臺御史王一鶚。議緩誅。以竢昂悔過。自請得除罪。有如一悛。然後免昂官。絕貢。鼻禿以狗未晚也。給諫蔡汝賢。恐長昂佯為敗北。伏山谷。為應兵。書奏甚悉。是後長昂遣小一千。扯逞等十八騎。携弓箭腰刀。往西馳。而兀捏孛羅。男撤因帖忽思。恐昂犯邊。亟以告漢。頃長昂果犯邊。挾我開市。使步卒五十人。已以三十人。走界嶺中。桑堡。殺四人。略十人。已走青山口。天津谷。裨將王子榮。鳴砲追至石匣口。奪獲鐵鍋一口。達箭二枝。木杓一把。熟糜子二袋。

皮襖二件。虜亦射我馬二騎。時將令毋出樵採。以墜虜計。一鶚當失律者罪。以請。三月。長昂躬率宗盟。款喜峰口。衿甲面縛。請釋禿語。在禿傳。夏。御史陳文德。奏青把都欲寇上谷。制置使方逢時。奏察罕兒庄。始欲犯漁陽。頃之。長昂遂藉青把都。寇我錦義。於是臺御史吳允。遣吏使鐵寧風諭青把都。令毋佐東虜。爲寇檄。到急還。若營不然者。漢且擊若穹廬。絕若貢市。青把都言。吾無佐東虜意。我來以報怨於朱赤達子。今將軍令至。敢不繫弓而還。惟將軍毋過督我。幸甚。其秋。長昂約狐狸復寇我寧前。以二百餘騎。從黑莊。

武功錄

長昂列傳

三十一

四十九

窠堡入。堡將劉登泰。斬首二級。奪獲馬三騎。久之。東虜土仗等。並聚兀郎徵。長昂謀欲寇遼陽。昂通事阿都亥。幸告漢。漢邊備精明。頃復遣擺言兀分道爲寇。而會伯朱。亦結連昂。及以兒鄧略寧前。錦義廣寧諸郡。其明年夏。昂益旁近塞。乘夏月解嚴。欲盜邊。往伏山林。見兵出則還。兵還則出。往來誘漢。大抵先以零騎繞塞。佯爲敗北。道走深林。然後伏從中起。虜常以此計謀漢。而漢亦時時備之。於是帥百餘騎。從古路口。略畜產。裨將劉登泰。追奔至關弁山。斬首虜二級。奪獲馬二騎。虜亦略漢二人。馬驢一。十三騎。我

兵徂小勝。還至。至黑山兒。虜果起。兩敵相當。傷九人。馬四騎。已帥五十騎。直奔東關驛。漢追逐之。溝中伏虜百餘騎。又起。賴把總郭大恩。疾力戰。破之。斬首二級。奪獲馬羸八騎。明甲一副。已帥三十餘騎。從黑莊窠。葦子溝。深入曲河舖。遊擊葛景嶽。追至石匣口。斬首虜一級。奪獲馬十騎。漢兵復疏捕南廟兒山。至南水坎。斬首一級。於是備兵使李松。請於臺御史張學顏。迺因郵置以聞。其秋。永安堡大役。牛馬轉粟相望於道。昂帥胡騎。白晝大道之中。劫人而奪之粟。裨將程邦奇。塵戰殺我蒼頭軍十六人。幸得保牛車而入。

武功錄

長昂列傳

三十一

四十九

堡。頃之。胡騎從平川營。黑山兒。走右營。遊擊將軍王大璋。禦之甚力。弗可入。然我軍士死者。亦已七人矣。當是之時。速把亥。及哈屯。委正。反青。亦馳遼河。已還走舊遼陽。期長昂。及董狐狸。兀魯相戶。至計欲東西走。其冬。把都兒。忙革兀魯速。大會長昂。與黑石炭。煖兔。拱兔。董狐狸。三萬餘騎。寇寧前。前屯。先是昂倚土蠻。以爲重。九合莽。忽大莽。忽塞。哈卜慎。兀魯思罕。兀魯相戶。寇我錦義。其明年。麟兀反。引黃達子。馳長昂營。祭兵。計欲從哈不趁等。有事於山海關。其明年春。西虜青把都。與孫卜賴。有積怨。於是同母哈屯。及其

窮麟古友。麟古塞。哈卜慎帥部夷常捨勞等。二萬餘騎。馳昂營藉兵。因為漢告土蠻變。實欲寇前屯。語在御史安九域疏。自是昂亦漸有悔心。明年己卯。青把都同長昂引只克等五十一家部夷。相携款喜峰口者。亡慮萬眾。昂言累世受恩隆重。自稱奴婢。曩與東虜相攻。豈敢奸太師旂鼓哉。頃以生齒日煩。賞資止及酋長。請增又不見許。歲時衣食不給。惟太師哀憐。為我開市。永修貢職。於是大將軍戚繼光副將軍史宸。坐城上。傳謂昂。若既知漢恩。曩背畔。胡為者。今若悔過。輒請。貢。然語言方聞。而增賞之說旋至。可謂

武功錄

長昂列傳

三十三

九

能悔過乎。昂叩頭死罪。然志在增賞。我猶豫久不決。是時長昂漸習華風。多食穀。飲酪。食肉。必以塩。至夏。則服布衣。與漢亡異。大抵昂部多竄西鎮。親戚舊故。貸馬得利。而其甚者。猶得假托冒賞。故無缺乏。我無以制其命。會炒蠻款古北口塞。昂聞。即具番文。獻貢馬。凡三百九十有六匹。先是昂阻絕貢道。上詔鎮巡官。相機處置。而制置使梁夢龍。及臺御史張學顏。恐昂有他。於是遣遊擊將軍許卿。出潘家口。洪山口。王軫。出羅文谷。馬蘭路。許汝繼。出臺頭路。李逢時。出喜峰路。副將軍孫朝梁。出擦崖子。都護朱壽。出燕

河路。昂竟叩請如初。而制置使因與順天臺御史張夢鯉。並以狀請。上從大司馬方逢時議。詔曰。這夷酋。既服罪乞哀。姑准赦宥。照舊撫賞。以後如敢再犯。着該鎮照王杲例。會官兵掃蕩巢穴。不許再為乞請。其明年秋。土蠻黑石炭。打刺罕。聚兵拾刺母林。謀欲寇遼陽。於是長昂陰為鄉導。夫土蠻自花桑峪敗之後。望漁陽而股栗。今復窺我諸關。自昂始也。給諫王致祥上書。言五可憂。書多不載。其冬。西虜哈不慎。麟古大。馳長昂營。椎牛祭天。祝曰。吾大入遼。天其祐之。備兵使李松。檄稱麟金兒實為耳目。明年春。麟古

武功錄

長昂列傳

三十三

九

大丑忽兒。青把都。老娘子。果偕昂二萬騎。寇錦州。河東西苦兵矣。其明年夏。把兔兒致書長昂。及妻松大。啞不亥。大畧欲為父報怨。制置使吳允。臺御史周詠。見為昂所居。大寧城。或一遜及一馬。兔字河車大小。興州。皆去。速把亥。巢甚近。昂旋以書答把兔。即馳兵至寧前外邊。以寧前依山枕海。甚崎嶇。極衝無之。而不可入虜也。昂因與董狐狸。滾兔。及正冠。清新。與營遊擊劉登泰。追奔斬首七級。奪獲馬十五騎。其秋。益引眾旁近。塞行獵。數寇我仙靈寺。賴邊備嚴。遂解去。當是時。長昂受賞於漁陽。而又從西虜寇寧前。青把

都及姪哈不慎受賞於上谷而又從長昂寇薊遼於
是大司馬梁慶龍給諫張希臯揚芳議嚴為禁因風
諭三衛毋得藉他夷姓闖入遼敢議令及不如令者
亟罷貢市詔可之其冬哈不慎大會長昂及把兔
台吉謀寇前屯明年西虜把都兒莽官大莽骨塞走
長昂營二月西虜青把都麟兀皆提兵走昂營又候
哈不慎打來欲大入寧前錦義居亡何哈不慎果馳
赴昂約皆藉土蠻為重然後入寇六月長昂及悖折
阿只不賴擁一千五百騎入寧前會制置使張佳胤
遣謀者張剛曉以漢法昂劍斬之竟與西虜麟忽塞
武功錄 卷之三十四 元四九

殺四人鹵一人傷二十六人漢馬傷十騎殺三十九
騎援兵雲翔而至虜始奔北我兵斬首虜三級奪獲
馬三騎備兵使劉易從以其狀請其七月喜峰路皆
傳檄備昂以昂常垂涎小海故也是時永平備兵使
成遜與大將軍楊四畏副將軍徐從義遣千總岳守
讓出冷口劉椿出桃林口李養性出劉家口張紹芳
出正水峪長昂果犯我臺頭路葛藤谷臺兵舉火即
還歸頃之躬帥一千一百餘騎從麻地谷去邊可百
餘里夜半直奔劉家口琵琶稍燕桃折墻長西一丈
有五尺東三丈有五尺偏坡一十丈先以百騎走下
武功錄 卷之三十五 四十九

提五千餘騎而去令所部皆佗負盔甲釜鑿鈎槍曰
有如塞下問若待言入前屯及至塞旁塞行獵出漢
不意然後馳山海迤西劫寨堡樓臺既行道逢謀者
馮阿灰又榜掠之頃之及至前屯秋毫亡所利即日
出邊復使騎東北走視路志在復入是時往來者口
語藉藉或言昂寇大毛山或言昂阻部夷入貢頃之
董狐狸竟欵喜峰口所謂昂欲阻貢果然顧狐狸弗
用耳昂遣百五十騎往喜峰口五十騎往界嶺口捕
人及得人皆携往牛心山揚揚而去其六月寇三山
營頃胡騎四千馳大興堡三道溝乘夜深入高橋舖

莊人邊可二里許殺略人畜四十有奇而虜眾千餘
皆陳邊外臺上烽起鳴砲遊擊將軍路宰以南兵馳
至戰虜且戰且退益吹喇喇惑眾南兵執吹者阿木
赤斬之得首虜凡三級被金瘡者凡六十餘人奪夷
器凡五百八十有奇偏將張紹芳亦自正水谷正將
徐從義自桃林口至皆多捕虜然後走我兵追奔至
老鴉嶺望見山林稠密恐伏虜起亟還寨時甲申八
月朔也旦日長昂引眾至兀越倘兔河止舍昂偏召
諸逃者讓之以為若胡畏漢甚皆退迢弗前以致殺
我阿木赤令我如失左右手皆罰畜產即遣夷使告

急青把都。冀欲再舉。居四五日。昂復遣部夷老不失。及阿只伯彥等三十餘人。小入盜我桃林羅文谷邊。而喜峰石門太平臺頭松棚之間。則又見告矣。制置使張佳胤。以旂牌授大將軍。大將軍以失律把總李養性。周伯珠。及更卒吳伯雲。陳元口等。梟斬演武所。傳首東塞。而制置使張佳胤。臺御史張國彥。迺以事聞上。幸從大司馬張學顏議下。詔曰。薊鎮修築臺墻。原議以匹馬不入為功。這賊夷拆墻進邊。守臺官軍。不覺防守何在。該路將領。偷惰玩弛。本當重處。姑從輕。徐從義。張紹芳。都革了職。充為事官。管事勒限。

武功錄

長昂列傳

三六

力功贖罪。不許巧飾。營免。楊四畏。楊紹勳。都戴罪管事。候秋防畢。日督撫官奏請議處。張佳胤。張國彥。俱免。究還用心督率將領。整理邊備。毋得疎虞。其八月。給諫王三餘。及佳胤皆上書。陳便宜。書多不載。九月。長昂使部夷桃拜。復藉兵哈不慎。麟會班不賴勢。遂聚眾至四萬。聲欲寇桃林。冷水口。昂舍人洩其事。塞吏聞之。長昂業已祭纛。擇本月馳劉家口盜邊。劉家口去京師輕騎可一日。至今造三十騎。至科里密勞。視道里。以便驅馳時。上方視山陵。恐虜人犯。於是御史張文熙。制置使張佳胤。請邊備益嚴。大司馬亦

請如故事。薊鎮制置使聽在鎮經理邊務。不必候蹕。詔可之。是月也。伯桑亦聚兵小興州。已逐水草。至流河。土蠻亦帥三萬餘騎。馳專難。他不能管。候青把都。麟忽大聲欲寇我義院口。於是胡騎並逐水草。壁大寧城。而青把都。及老酋婦。政從自言舉兒克迎喜神。亦馳專難。恰儻不浪管。屬塞上烽燧嚴甚。疑不敢進。候昂至。頃之。與西虜哈不慎。青把都。及董狐狸等。合兵。分三十騎。車百餘輛。南勞弘草溝行獵。又分哈折。卜賴相三戶等。二千騎。往桃林冷口。滿都不賴都令等。數百騎。往界嶺羅漢洞。又或四三百騎。或五六十百

武功錄

長昂列傳

三七

騎。近者二三十里。遠者五六十里。東自前屯山海。西至義院口界。倏往倏來。莫可踪跡。御史蘇鄴以狀聞。上詔大司馬。傳諭薊遼。以制勝萬全為務。其十月。長昂。董狐狸。復聚兵欲入錦州諸郡。昂憤劉家口之敗。而又聞廷議革賞。且欲往正其罪。常約西虜哈不慎。班不世來等。萬餘騎至營。而以行獵祭天為名。實欲鈔我寧遠。其六月。董狐狸款塞關。吏譙讓狐狸。與長昂同謀。狐狸對曰。無之。七月。長昂誠諸酋毋入貢。獨董狐狸不從。是時塞下浮議。或言兩酋報寧前。或言昂及阿只字來寇廣寧。或言昂約狸往寧遠。狸弗可。

或言昂至厥房。欲與悖折並入。於是制置使張佳胤念狸以他部傲輸我。而昂亦款塞者數。此必他部駕言於兩酋。以激怒我。皆未可知。因問昂部夷小思。小思言昂與小一千酋長。伯彥兔行獵遼塞。實有之。而爲此言者。皆那木賽。及煖兔之弟。故與昂有夙怨。願勿聽。亡何。狸亦告昂謀犯遼。其明年三月。昂迺益創艾。於是使小羊兒叩關。關吏責送獻人畜。弗內。已復遣其親脫伯阿卜商。獻人二口。關吏以爲違約。又數稀復遣還。其八月。昂又使夷娘土阿。引六百餘騎叩關。先以人口一十一人。馬十二蹄。牛四角。羊四十八。武功錄

長昂列傳

三十八

三十九

子幹保。納爲昂謝罪。於是牽馬進。幸爲我獻太師。願賜佛經建廟。并圖記得。永稱藩臣。死不朽。是時副總戎張邦奇。以爲此酋婦謾辭。殊不誠。今告昂變者。豈非董狐狸耶。夫狐狸親昂世父。言必實。奈何而酋婦尚謀謀而咕咕。將誰欺乎。土阿那幹。叩頭有之。實非昂故。曩昂父影克。有部曲曰伯彥禿。所居在捨喇虎魯思太。常有積怨於遼。欲必報之。及克不幸死。乃大厭棄昂。弗就昂約束。而加以狐狸。亦染昂事。竟絕市。以故狐狸與伯彥兔。欲假漢法深報昂。今所告皆他人。事不足誅。老妾願以頸血。奮擊旂鼓。白昂實無變。武功錄

長昂列傳

三十九

三臺夙知昂在漁陽時頗效忠實心常受上賞不之絕後以馬年索漢物故我那顏欲執而修之於塞昂以故懼誅久遠遁竟為土蠻所說而其妻東柱及西虜青把都大嬖只又再三誠母背漢度昂此請非詐可許於是奏聞 詔下大司馬王一鶚議覆請幸許開撫賞有如復背恩愆惡即行革賞議勦至所請經廟亦已許可獨圖記大司馬以為印信類弗許 詔從之於是賞土阿以下金幣有差費凡五百七十有五金時乙酉九月初九日也其明年春復增昂流賞金費凡七百五十兩然昂所躬帥至寨者九十餘戶

武功錄

長昂列傳

四十一

戶丁不下三五百而已其夏昂旋即使部吏往寧前關道路視邊畜產多寡以為謀遂與董狐狸堵刺兒打來閔安兀魯孩子約寇寧前時虜酋伯混大伯彥孛羅倫骨伯彥打來滿都孛來杜隆亦帥二千騎寇寧前而麟金兒阿只孛來又欲寇前屯迤東西居二三年庚寅土墨台豬起大會西虜青把都哈不慎於是青把都及男扯稱阿亥馳昂營昂迺與猗兒聚兵四萬欲大入寧前錦義市夷忒勤捨幸告漢而制置張國彥以為青把都故在插漢我不根迺我張家口市夷也此必往東矣祭先墳墓或亡他腸急使誠

諭令毋佐昂反明年二月胡騎千餘寇我石門路木馬峪塞吏常以遠斥堠為務虜竟不得志而還五月復馳花場谷毆殺吏卒是歲也復罷昂市賞其後一年銀燈徵長昂寇我山海關昂奉弓矢以從明年冬昂馳喜峰口挾賞大將軍張邦奇詳許昂增布帛七千七百疋因誘通事張五烈等二十五人至義院口講賞辭而殺之上功幕府於是御史張允升劾奏事下戎部問狀其明年昂益憤邦奇引眾犯大毛山大青山頃之遣小郎兒二十餘人捕伏喜峰口發鳴鏑中我謀者斬貴焚讓等數人大將軍王保副將軍張

武功錄

長昂列傳

四十一

提偏裨管一方丁世用王繼新陳霞連兵追逐生獲小郎兒等七人小郎兒親昂心膂也每一出戰昂多資其運籌今如失左右手先是 穆廟令甲薊門凡捕獲小酋長及大酋長如土蠻者大司馬請大破賞格重為陞賚他塞不得引以為比於是御史陳遇文如故事請 上從大司馬石星議遷王保署都督同知張守愚秩二級僉事詹思謙項德禎與管一方陳霞秩一級丁世用王繼新胡承勳皆得紀錄明年春昂遣兀魯伯忽及脫伯請死罪願開賞如初是日大將軍王保副將軍李如樟請於制置使孫鏞臺御史

李頤備兵使方應選項德禎問狀先是漢欲華昂五貢然後許可昂堅請弗從大將軍復使打不支喇麻僧曉譬以漢法昂以為非例迺願罷壬辰癸巳賞請自甲午乙未始因獻人畜各四十餘大將軍見為九塞未聞有新賞弗許而迺甘心於我絕舊賞者漢新法捕者議還死者不得補給後部議請以重輕論於是漢亦還昂小郎兒等四人梟斬阿都赤孩子挨迭卜三人喜峰市前是義院口殺張五烈等二十五人五烈於胡中最長用漢禮優卹之上以大司馬右星議幸許諾 詔謂如再復犯即行永革毋得忘備

武功錄

長昂列傳

四二

兵部

賄昂自是補五貢而漢始補昂二賞也始昂居胡中最慄悍奪馬打哈妻略土里苦馬毆從弟炒蠻傷肢體血骨相殘頗以昂為讎敵曩行獵劉家口虎擇昂部夷而食昂常欲膜拜而誦佛悔過後復劫略胡為者昂於是為德不卒矣

讚曰

世多言屈夷入寇蓋自庚戌始豈其然乎也先之人我遼陽花當之人我馬蘭夫豈非前事與嗣是建昌喜峰太平之間歲率以為常豈獨兩酋然哉兩酋受國殺載恩拜爵入貢如漢更而何昂罪尤甚於董乎

乍華乍復乍復乍華皆善繼 二祖微意不然豈不能為王杲之征也東隣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於三衛有近焉

武功錄

長昂列傳

四二

兵部

猛可真小阿卜戶列傳

猛可真老把都妾也。被逐而走薊州。偕小阿卜戶歲受我馬蘭松棚撫賞。而以里谷關之役報罷。亡何西虜哈不慎至。於是以甲申秋。遂與小阿卜戶聚兵而起。輒欲詣馬蘭路墻子嶺。曹家寨購賞。遂入寇。制置使張佳胤不可。其明年秋。猛可真嬖只斐與小阿卜戶議曰。此必以而黑谷關故傷塞吏心。計莫若遣所鹵漢人。漢人至而不余我賞。則曲在彼。我然後藉而稱兵。未晚也。於是遣夷使通漢。扯得猛可不賴。送漢人十五口返塞上。塞上而度不予賞。則先請命於酋

武功錄

八傳真阿卜戶列傳

一四二

王

長青把都復欲馳里谷關。墻子嶺馬蘭谷捕漢人謀者楊虎。得其狀來告。居月餘。猛可真引眾旁近塞。行獵。誠部曲毋乘肥大馬。以休足力。復擇日獵窄道兒。然後乘肥馬寇墻子嶺。曹家寨。必欲兩路開賞。我始已不然者。則請戰。戰而即斬頭陷胃。以至死。猛可真曰。吾寧死。死不用悔矣。當是時。猛可真為主盟。小阿卜戶特為虎附翼。而我塞上亦久決策。欲引兵往正其罪。而顧恐動一酋婦。則西虜必圍視而起。乃中止。始將軍令。令虜酋得獻所鹵略。許除罪。以故小阿卜戶獻漢人至馬蘭關下。意中戀戀不獨在故賞。且欲

挾我開黑谷關墻子嶺。至慄悍亡狀矣。佳胤明而習於計。亟使使者曉諭酋長青把都。青把都謝曰。吾實不知故。然亦惟那顏生死之。此酋吾以附之。亡可奈何耳。乃遣夷使告猛可真。彊而聽命。吾且偕通事人伍子等款塞。請死罪。塞上以請。上幸從兵尚書張學顏。覆佳胤議。開馬子松撫賞如初。久之。猛可真自恃親青把都。姨母欲為諸酋雄。不自忍。竊而歎曰。吾始誓用必索兩路賞。何如今塞上不過還我故物。我遂已。得毋自背前盟而幾怯乎。其明年七月。竟擁眾寇墻子嶺。嚮水川。殺兵卒四十二人。其九月寇曹家

武功錄

八傳真阿卜戶列傳

一四二

王

寨黑路溝。殺兵卒十人。語在小阿卜戶傳。其明年四月。制置使張國彥。臺御史蹇達。檄備兵使郭四維。因遣官通楊秉正。入猛可真營。猛可真好謂正曰。而第一使者來。遂欲我往乎哉。如必欲我復歸降。則請增我以上賞。我當至古北口議事。正亦謾詞以答之。亡何。猛可真躬率百餘騎。馳古北口。語言狂悖。竟如故而詳使大嬖只代為謝罪。至問何以贖死者命。猛可真則僅以贖十餘人對。然部夷方擾我曹家寨邊。而亦不聞以一言半辭相阻也。則非忠實。欲款塞可知矣。於是副總李如栢與叅將彭友德奮擊。若么麼老

棄婦何能爲耳。乃至大言相加。而我塞上精兵如雲。奈何不驅而前。而徒爲婢妾賤人所侮乎。亟帥裨將江應龍。劉承恩。楊孟春。史宸。楊繼祖。黃嘉賓。王承武。逮捕兩酋婦酋長。及通事凡二十三人。於猛可眞則漢五子。傳通事猛可卜。賴扯落。章克。克力札。艾札里。哈扯。老亥亥。打八。嘎。惡累。阿卜。當。討托漢。討托戶。打哈。討托兒。捨力克。十八人。於大嬖只。則惡卜。個遜。阿戶。索。呂通事。孩子。伯戶。五人。繫獄。主計者議附歐刀。以狗胡中。久未決。先是猛可眞捕我漢人一百三十七口。後獻者及亡抵塞上者。得五十二人。它尚執胡中。將軍幸而下令曰。必矣。八十五人盡還我。我猶能爲若請。捐除死罪。然是時。猛酋已殺我一十八人矣。我乃把猛酋所親愛者夷五人。縣古北曹家兩關門口。曰。亟以我生口還我。我以須臾待若於境上。猛酋懼而亡。所措手足。趨走至傾跌。淚法然如雨下而去。去營中。問漢人。後先得六十七人來獻。不足獻。具夷合少大那哈。招兒。罵那。班。兔。四人。夷婦。桃。佳。克。振。二口。以贖殺者命。於是按驗生口。多以它時所鹵略充數。今新者不至三人而已。猛酋乃復遣夷使哈答。大通事阿都赤。請曰。異時所鹵。而以水土之不相習。或

武功錄

卷一三

三

七

死。即非死亡。亡走。走至中道。而或爲他部所遮留。以故不得如其人以獻。唯那。顏。財。察。於是釋惡卜。個遜五人。以大嬖只。猶未寇邊也。而夷使叩頭請質夷。議者以爲宜擇其所親信者八人。質馬松兩路。而解十人繫。它真夷六人。猶當誅以示明威。而臺臣蹇達。獨以爲彼虜酋。旣捐六夷以贖罪。則此捐者。故棄之如死。而況前遣狡夷。動以它鎮夷人。幼年被畧者。假充真夷。已成故事。而我復藉以示威。徒中虜計。于虜何威哉。乃并皆遣還。而以質夷十八人。分爲三班。以次質古北關。得往來胡中。第非虜酋索所親信者。勿與易。至夷婦二口。則以室士卒之無配者。法旣行。猛可眞復躬至關下。索故賞。塞吏乃召大嬖只。並至演武所。曉譬以漢法。兩酋婦皆長跪。邊吏呵叱詞至。僂兩酋婦俛首叩頭。然猶懼我以計擒殺之。汗出透衣。是時馬松。尖夜四人。尚爲虜留。以故督臣竟不予故賞。必尖夜至。然後故賞可請。於是兵尚書王。一鶚。覆督臣張國彥奏。詔可之。諸將吏皆紀復職如故。先以黑谷關。故免官也。前事虜中以捕我尖夜爲奇貨。每得尖夜。塞吏輒私以財貨論贖。至是捕夷以索。虜者。虜乃還我八十餘人。此八十餘人。淹淹腥膻中待

武功錄

卷一三

四

七

斃幾數十餘年。自以為死胡中。不復見漢官威儀矣。今一旦得還故土。皆大喜過望。叩頭謝塞吏曰。吾等死而復生。乃將軍明威也。於是率為笑樂。扶携而去。小阿卜戶青把都部夷也。亦受馬蘭松棚撫賞。按副總陳文治遊擊李尚賢言。癸未夏六月。小阿卜戶帥八百餘騎。持鈎杆木梯。奔黑谷關道夾溝子。鳴砲於。是尚賢馳救。則虜騎已至關下。而以其半攀壘而上。它皆阻高以為險。發鳴鏑射關中。關中鎗砲火箭。矢石並發如雨。而北小臺及東石崖臺夾城而攻。亦如之。自寅至卯。虜射死我卒二人。傷二十二人。捕四人。

武功錄

小阿卜戶

五

四百十

我所繫殺虜甚多。虜皆輿尸而去。棄遺鈎鑕弓矢夷帽。皮水袋充塞道左。相引伏夾溝子溝中。誘我師。尚賢追逐至三道外邊。見道狹。馬不得成列。恐墮虜計。將軍乃下令班師。始入塞。是時部使者李植行邊。所聞與虜實深入二十里。關中被虜破殘。馳黑谷關。椽瓦戶牖多所傾圮。人畜離折。而峰臺寨及燒香寨。馬廉寨尤甚。殺士卒鄭忠等二十餘人。男婦十餘人。鹵李仲得等三十餘人。馬驢亦如數。於是以書案論之。而制置使周咏及臺御史翟繡裳皆上書言燒香等寨殘毀有之。然皆曩時總戎戚繼光并而為者。非虜

騎敢深入也。上幸從兵尚書吳兌議。詔部使者大會督臣驗問。頃之。部使者植復以書請。上特遣使臣往問之。書多不載。於是詔御史江東之馳黑谷關問狀。已復有。詔大司馬有如督撫規避扶同。庇下罔上。令指實參奏。因罰守臣繡裳俸半載。其秋制置使咏都御史繡裳自以不職請予告。上不可。自是之後。給諫馮景隆張鼎思御史詹事講皆劾奏斯事。則又謂小阿卜戶延引諸虜。不至百餘騎。如入無人之境。事下大司馬覆奏。上幸賜之以詔曰。邊事重大。將才難得。若大將盡忠奮勇。替朝廷出死力的。却誤浮言。橫加抵斥。反不如避事偷安。可免訾議。是非倒置。功罪不明。何以服人心。作士氣。李成梁封爵如故。調景隆外任。頃之。給諫楊芳又見劾矣。而繡衣亦再上書如初。居有頃。御史東之乘傳到塞。於是大會備兵使費堯年。于達真倅楊廷柵。司理宋伯華。孫瑤。項復弘。並馳黑谷關。見兩山對峙。如闢。又皆高峻。且城居中。以為得天險。倘數十人守之。即萬人猶莫敢過。何況數百么麼小醜乎。先是虜以三鼓入關。關卒金子明等五人舂睡。倉卒為虜騎所殺。慘而關中或一家四口。及三口以上。甚慘。陳文治恐江

武功錄

小阿卜戶

六

四百三

使君覺乃遣裨將齊鳴鶴先期掩埋諸尸骸甚至焚燬以滅其跡而又陰告諸死者戚屬毋得成服及悲號東之幸得其姦至期微使使者持刀鋤掘所掩埋得九尸按驗果皆被金夷死者乃按陳文治李尚賢罪當斬而徐鳴鶴及方臣汪道化張崇謙扶同欺罔大不忠上有詔詔御史逮問罰楊四畏俸一級督臣詠臺臣繡裳俸半年居亾何文治尚賢從獄中上書深辯其事而給諫田疇以爲不宜乘機展辯劾奏之。上於是不可文治等請其明年秋小阿卜戶復從猛可真挾我開馬蘭路墻子嶺曹家寨賞而制置

武功錄

小阿卜戶

二

使佳胤以爲小阿卜戶待罪之日久方令其款塞以謝罪我縱憐而許諾法當從青把都入今奈何藉兵西虜而堅要我以必不可開之墻曹而況不專言二路乃復雜以馬蘭乎此其計欲誘我東西疲于戒嚴可知矣乃上書請豫發年例十萬以佐邊餉幸報可已給諫王三餘亦以書上大略以青把都咎不慎皆我中三邊市夷一旦假馱米祭神之說東行以擾我邊遂合兵六七萬欲以佐鬪抑何慄悍也宜嚴爲備語多與制置使同其明年八月小阿卜戶自廢漢法嚴欲復得撫賞然非款塞請死罪莫可者於是引二

十八騎借夷酋他喇亥等馳覓佃谷關請於關吏盛庄曰猛可真嬖只請命于那顏而會吾以佈種伏在床蓐未獲就見今痘癘猶存非敢爲面嫚語以相欺也幸那顏復我馬松故賞先是猛可真獻所鹵十五人已復議獻一人未至以故不許諾小阿卜戶復進曰極知那顏今不開黑谷關賞誠願積功勞察胡中聲息馳告塞上埃諸異日姑且請馬松故賞而甘心焉是日設帷焚香鑽刀銜刃以爲那顏倘謂余言不信余請從惠於天皇帝實式臨之所不竭犬馬而有它嚙者天刑所不赦制置使佳胤幸可之因郵

武功錄

小阿卜戶

八

置以開詔開馬松二路撫賞然小阿卜戶則宜戴朝廷之榮施畏天皇之明威矣明年八月小阿卜戶栢桑等復帥三百餘騎道窄道兒紅門川夜半乘山捕我簽兒嶺陡子谷舊城頭嚮水川城子谷兵十人旦日二百騎復至大會於栢彥塘并皆走嚮水川嚮水川去關可二十里去青羊嶺出口可五十里路將李信新從本口北山建榨木數層直接河以南而今蒼頭軍五日一更外地四平方開種賴以備哨瞭之所不及以故諸虜騎不能馳乃虜亦善於用奇忽上北山壓我師我師不幸居其下又寡被圍困虜復

從外夾圍而攻。衝圍捕蒼頭軍程保兒、李黑驢等三十二人。及田野收禾者，殺鍾天祿、蔡永等七人。獨王計哥、王安、劉用，身被十餘鎗，帶傷奔南山。虜竟追之。及至谿牙山，則大兵已出塞矣。虜望見漢將軍旌旗，冉冉如自天而下，甚都。皆懼而逃走。幾懾魄。於是制置使王一鶚請復罷馬松賞，因諭本酋獻所鹵畧兵士及渠魁，庶得以悔過伏罪。其九月，猛可真相行獵，窄道兒乃與小阿卜戶約，約以月明，寇黑谷關，墻子嶺。於是塞上議臺黑谷溝、大谷山矣。是月督臣一鶚、臺臣達幸從備兵使郭四維請，乃遣軍士六十七人治臺，而小阿卜戶亦帥部夷六十，詳言行獵，乘夜半倉卒至，諸軍卧榻，殺常林、程均祥等十八人，傷楊正劉公二人。諸軍皆下坡走，引去。於是御史傅光宅及給諫顧九思以其事奏。上幸從兵尚書張佳胤議，免禪將史宸、楊繼祖官，令其立功。左遷田汝經秩一級，而曹長在。及劉中立、史永昌、顧培基、王一正、汪印、張效良、下御史逮問。其明年二月，左司馬石星請大修曹墻二路邊，其八月，猛可真相帥百餘騎，寇古北口。我師捕獲二十二人，語在猛可真相傳。於是復史宸、楊繼祖官如故。它皆紀錄。

武功錄

小阿卜戶

九年

三十九

讚曰

猛可真相老乘安耳。窘困而走我東塞，遂至合小阿卜戶。寇鈔我塞上，已時則馬松之撫賞，謂何哉。善哉乎李將軍。執諸酋以索所鹵略，兩酋於是赤面而始就故約，而後而知異時以金帛贖鹵者，非也。語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蓋塞上數數受老酋婦之蠹矣。

武功錄

小阿卜戶

十年

十

大嬖只炒蠻列傳

大嬖只乞慶恰棄妾也。壬午春。借炒蠻挨兔必來漢。倘不能。索我古北口馬市。而會吳兌為制置使。以為故事。古北無馬市。亡已。許各中邊。令毛困得市馬百匹。毛困者。乞慶恰子也。中邊不可。諸虜騎乃以六月乘隙。捕我兵士將戚金十六人。及邊外諸所馬者。事聞。上有詔。詔御史逮問。當路陳泰。蕭如蕙。罰陳文治俸三月。張崇謙二月。以出關牧放違禁。招侮故也。於是臺臣翟繡裳。備兵使郭四維。下令罷大嬖只撫賞。而使通事人周添祿。李誨出塞。曉譬大嬖只。以漢

武力錄

卷之三

十一

法。若等急出所。以獻我。我為若等請謝。除前罪。不然者。大兵且莫且至矣。其九月。大嬖只始遣夷使合泥赤馬喇亥郎。通事欵關。然語言狂悖。至不敬。而我裨將曹篋。彭友德。葉思忠。王鐵塊。錢應祥。陳子成。竊意此酋託名請欵。以窺我。我宜儆烽火。虜酋於是得我邊備嚴。懼誅。復使使者詳言願獻所。索故賞。以緩我大兵。然而各力箇。及呂通事楊通事。羅通事。倒布三。勿兒托合赤七騎至。復挾我祭天。接風。且所言倨侮。則如初矣。於是偏將軍李如栢。逮捕各力箇等七人。繫獄。是時塞上陳精兵三。勿兒徧觀如雲。乃

釋。因遣去。趨還我漢人及馬騎。是日塞吏與三。勿兒期。期而不至。吾且斬各力箇等。以徇爾。胡中不。也。頃之。大嬖只果且莫惶恐。恐我刑各力箇。各力箇親大嬖只甥。於是後先獻所。十六人。漢人姚聰。趙志道。以贖物。故者二人。命馬二百有五匹。而制置使張佳胤。新到官。管事。法必欲獻首事者。然後可。大嬖只乃膠致。倡桂子可都赤二人。古北關來獻。并皆鐫鎗。赴演武所。如栢欲加以毆刀。諸夷皆避。叩於股掌之上。唯將軍赦我死罪。誠願鑽刀說誓。誓不敢復入塞。於是請於制置使。釋羅通事三人。獻夷二人。僅執

武力錄

大嬖只炒蠻列傳

十二

各力箇等三人。姑竦異日。居亾何。炒蠻使使者。為大嬖只。席藁謝前過。制置使因遣各力箇還巢。而為大嬖只等請復故賞。詔可之。久之。猛可真起。大嬖只陰佐以亂。乃陽為代猛可真請謝罪。邊吏以語言不敬。乃捕。及大嬖只使者。語在猛可真傳。於是乎大嬖只亦著名塞上。塞上視兩。逐婦。殆如虎狼也。炒蠻伯彥帖忽思第二子也。授我都指揮。秩居朵顏。久。隆慶初。土蠻把都兒後先。偪起。遼左。炒蠻輒使使者上飛文。于時猶稱保塞吏乎。明年。速把亥為主盟。遂徵炒蠻把都兒等。連騎並寇邊。於是炒蠻遣夷使

馳義院口迤西視道路而給諫歐陽一敬張鹵乃按
臺臣劉應節書上邊計至悉居二三年壬申炒蠻始
與腦毛大滾兔董狐狸治兵復欲入寧前塞其明年
上幸改元癸酉矣董狐狸等退而逐毛挨兔水草曰
吾來爲炒蠻報宿怨然志實在我前屯及柰林冷口
也給諫張書於是上赤白囊令備邊其後丙子夏炒
蠻盜我鴉鶻菴邊鴉鶻山西盡窟窿東盡虛家安楊
木頂長可六里縣崖峭壁唯是近寨絕頂一口闊可
八丈我以女墻堵之人跡罕到以故迤東西敵臺皆
去口二里而烽臺五座亦半居山下而加以南兵守
之亡何兵士日以樵蘇往來口上遂成間道道可容
足勢得攀援而上炒蠻歲稟食我古北口知地形而
會六月霖雨墻頽炒蠻遂窺隙而起於是帥七十人
夜半踰口入市扣門戶詳言延綏客兵寄宿以誘人
開戶既得門戶則排闥直入卧內殺潘仲文等十人
鹵趙洪妻等十三口傷潘虎等六人市皆大驚鼓噪
而烽臺兵覺鳴砲當路將死宗儒亟提蒼頭軍百餘
人馳救虜退而走故道出口宗儒追逐至十八盤山
去邊可百餘里虜先期則已伏溝中矣而獨以馬牛
出牧誘我師宗儒於是奪其女一口牛四頭米三石

有六斗兵士趨宗儒還師不可竟引兵復深入行至
捨喇智伏虜忽倫卒四面起圍我師我師寡不當鳴
鏑遂中宗儒及兵卒湯克寬是時千總高大朝蘇學
奮救亦被金瘡與兵士死者則又十一人矣賴副總
張臣徐枝及遊擊高廷相李如楸劉楫兵得解圍引
去頃之臺臣王一鶚檄備兵使錢藻得其狀以請
因劾奏當路將事下大司馬譚綸覆奏上有詔罰
一鶚戚繼光俸三月左遷錢藻張臣一級而以高廷
相丁茂屬御史逮問給諫裴應章乃後先上書請嚴
鞠問斯事書多不載其十一月炒蠻獻所鹵告請謝
武功錄 卷八 大寧京抄蠻列傳 十四
罪先是將軍令罷古北口撫賞令以渠率來獻然後
議請復於是炒蠻大嬖只引千餘騎待罪鋒尖而遣
通事人小李兒等白鴉鶻寨之事我實遣七十騎伏
口外捕人以爲增賞地則有之後至乘隙鈔內邊殺
將覆卒此皆諸零騎不用命之過雖然捨喇智之戰
時諸虜急起林中倉皇計畫無所復之奮死發鳴鏑
以求自解免夫惡乎知誰爲大將哉唯是嬖只度漢
兵必且莫且至懼而發難將軍又馳告喜峯口徵夷
兵爲嚮導我衆十一家是以不敢復索賞居恒怨嬖
只痛入骨髓嬖只於是干馬五素願以死請自以爲

可幸無罪。不意馬五素畏塞上烽火嚴。不敢至今且待死於獨石外邊。而出渠率阿都赤。猛克固。及繫周。熬八孩子。阿刀赤。黃立溫。固赤孩。散馬戶。敖喇赤孩。子哈赤兔。小子窩扎赤。孩子阿都赤。十七人。并所鹵漢人李二哥等一十九人。馬二十一匹。器械八副。如將軍約。唯將軍待以不死。復我撫賞。我何惜喫土鑽刀。以爲誓。於是偏將軍張臣谷承功。遊擊將軍李如榘。既受降。告於制置使楊兆。於是以其狀。請屬兵尚書綸奏。上幸復嬖只炒蠻撫賞。而以阿都赤等梟斬鴉鵲菴。賜吳兌金三十。表裏二之。李如櫛十五。武功錄 大鑿只炒蠻列傳 十五 四。九 王

敖把石榴兒。把兒赤。麥克李卜。大計扎等十五人。奪獲馬它駝十八匹。夷器一百五十有奇。殺賊皆騰山而走。走如蜚。我師乘勝追逐。六十餘里。山林險阻。始罷兵。事聞。於是大司馬方逢時。請論制置使臣梁夢龍。臺御史臣張夢鯉。總戎臣戚繼光。備兵使臣岳汴。副總臣李如標。臣谷承功臣杜桐以下功。上幸賜金幣有差。而炒蠻大嬖只貢賞。則復謝絕弗入矣。老起太等。加以錮鎖。桎梏交手足。繫獄。埃獻所鹵。得除罪。久之。老起太。段通事。那只戶。卜拜。麥克李卜。大把都赤。夜半。乘獄吏中酒。暝睡。越獄如脫兔。邏騎追者。四面。捕獲。麥克索卜。大把都赤。段通事。僅遺二酋。大索塞上十餘日。不可得。於是兩臺皆一切請論如法。其六月。炒蠻大嬖只。挨台。必遣通事人。那兔。獻曹家寨。所鹵漢人。王海等十三人。已復遣瘦恩。累腮。猪戶。伯哈喇。不婿。鐵伯克。手持骷髏。及犬血。請爲誓。以曩時喫土鑽刀。不足以爲信。故也。是日炒蠻請復賞。及索老起太等。甚悲哀。唯是督臣梁夢龍。請於上。得解老克太等。繫生還。而逃夷亦母搜捕。復炒蠻撫賞。上幸 詔邊吏曰。毋容奸徒。尅減措勒。致啓變端。虜酋若再掠人。挾賞。梟斬以徇。然則諸虜酋聞而變心。

易慮凜凜奉 漢天子威命可知矣。其八月炒蠻貢馬如故。後乃復佐大嬖只趕兔以亂。何哉。乍叛乍降。反覆如禽獸。曩者長昂毆之。傷肢體。君子恨其不勞自斃也。

讚曰

余聞之曰。薊門以險為邊。墉臺聯峙。而虜騎時復小入塞。何哉。而說者曰。邊長二千里。有險易。易者通大舉。險者通步賊。唯是大舉易禦。鼠竊難防。信哉。是言也。大嬖只炒蠻之屬。夫非我市夷與。乘隙盜邊。歲歲有之。余又聞撫賞費。我已增至二千五百餘金。而諸虜曾無厭心乎。朝德而莫仇。東賞而西寇。甚乎哉。諸酋幾自倦。不然。夫豈不知漢法之嚴峻也。

武功錄

大嬖只炒蠻列傳

十七

前

趕兔倒布列傳

趕兔黃台吉子也。母所居在滿套兒。為薊門屬夷。以故得部長男公男其男等。隨母逐水草。稟食於石塘路。白馬關。甲申夏。挾我曹家路增賞。當路將表承芳。潘一元。乃齎謀者韓平。偕夷婦小阿卜亥。及夷人大阿都赤。女袍一襲。色布八純。馳告趕兔曰。業已為若地。得增賞矣。趕兔曰。增幾何許。元曰。至二十分。而趕兔以為此必二百。漢使者特以少欺慢我耳。於是問使者。幸以實告。不然。十步之內。吾得以頸血濺若矣。使者對曰。曩所言有之。實非敢欺也。趕兔不諾。其明年四月。趕兔復使使者至當路將。遣謀者任貴往。言亦如之。趕兔以為曩時已許我。我以為么麼不足言。今歲餘矣。而賞猶不我予。為之奈何。女為我多謝。告那顏。亟治大賞來。不則。請以數萬騎蹂踐而塞上矣。六月。果引眾馳曹家路平頂山。殺六人。傷二人。其七月。馳黑谷關。殺五人。而趕兔弟禿喇兔。亦顏行。欲挾我石塘路。制置使張佳胤。大會御史蘇郁。罷曹家路撫賞。因劾奏承芳一元。驕虜罪。上幸從兵尚書覆奏。言諸路每每私增夷賞。引惹邊孽。積弊多端。詔嚴治之。而一元竟繩以軍法。榜掠之數十。免官。其八

武功錄

大嬖只炒蠻列傳

十八

以言在

月備兵使郭四維乃與大將軍張臣議欲執趕兔而會趕兔遣所親愛辛通事大恰刀布各良郎度與出六人至橫索如初於是當路將李如栢羅四聰執之繫獄令趕茵叩關伏罪許獻所鹵及贖死者虜然後得解縛居亾何趕兔獻夷人火泥赤等二口曰請以此贖死者可乎已遣銀乍桃花李通事獻夷人六口而當路將以爲視所鹵尚乏三人不諾已趕兔妻各羅箇雙只引所部塞汗住雙只及其子婦伯顏塞等百二十餘騎至關獻夷人三口於是許以六十四人入關飲血鑽刀誓不復寇邊遂引去其又九月趕

武功錄

起兔倒布列傳

十九

前頁八

兔見繫夷未釋且不得故賞恐邊吏給我殊猶豫乃躬帥百五十騎欵塞獻真夷狗子他喇赤老凹兒阿不恰四人以次月坐門語言悲哀於是釋辛通事等六人於獄遣還而趕茵所獻十一人皆漢人亦得歸故里是日始復趕茵石塘路撫賞如初約事聞上有詔賜張臣郭四維李如栢羅四聰金十兩它皆有差自是之後趕兔益用以為深忿殊欲報之特以勢孤顧未敢逞耳乙未冬趕兔乃馳上谷塞而使夷使詣白馬關舊口受賞以示塞吏不疑因索接風與過夜酒米及我予大賞輒不受以為必遲趕兔至也是

時王保爲大將軍度虜酋必有它腸今當路嚴爲武備且日趕兔乃擁千餘騎分爲三軍一軍寇正關一軍寇東臺一軍寇西臺於是備守徐光啓張旆及千總盛世孝鼓行而前則虜已乘鈞杆上矣而會我城上兵矢發如雨虜至亡所逃多至中流矢中道墜杆死亾何總戎李芳春提裨將王子玉王國王瑾劉謙光兵副總戴延春提裨將鍾一乾楊四六龔汝學兵雲翔而至斬首虜五級奪獲夷器諸什物有數我兵亦亾六人男女被鹵三人傷馬二十四虜知我有備弗可下遂鞅鞅去去與倒布約

武功錄

起兔倒布列傳

二十

前頁三

倒布趕兔部夷也始白馬關之役趕兔欲用以爲報怨地弗克倒布曰吾可襲而破之也於是帥三十餘騎盜邊將李芳春馬魁武先期爲營陳家谷西駝骨倒布無所施引去當復至時丙申七月也居月餘趕兔復遣二百餘騎盜大水谷邊是時或告西駝骨傲或告小黑谷傲或告倒溝谷傲備西馳谷者曰吾獲達箭百四枝備小黑谷者曰吾已合南北兵止之猶未解散備倒溝谷者曰境外化木林去塞可五十里迤西寇并連神堂迤東寇白道牛盆我軍居中虜黨不能入乎頃之趕兔乃與倒布約復分道走小黑

谷及廟兒嶺。我師亦移大小峪橫河兒。於是伏虜與
伏兵掩旂鼓溝中相望。而以餘虜攻我黑谷頂。我兵
東西夾攻擊破之。奪獲夷箭百十七枝。我師亦傷三
人。虜度弗能敵。復引去。我師度虜師不久。且復至。於
是遣一軍軍井連口。一軍軍橫河兒。頃之。趕兔果帥
倒布馳橫河兒。聲欲寇黃崖口。我兵乘夜半出虜所
不意。倉卒出石嶺關。襲虜營。虜大驚。亡不人人懾魄。
手足莫措。我師多所擊傷。亡何。漢兵援者四面至。大
破之。斬首捕虜凡九級。奪獲馬六匹。牛三頭。皮襖計
什物。亡筭。諸虜皆相率遁走。於是臺御史李頤。御史

武功錄

二

三

四

馬文卿。後先以其來請。倒布始欲以襲我。今徒為我
所襲。君子於是乎謂兵貴用間矣。

讚曰

環薊門而居者。皆我屬夷乎。唯是去邊近。朝夕得以
要挾我。稍不可人意。輒攘臂而起。然何可使聞它塞
乎。趕兔親順義王子。專倚母黨之強盛。擾我白馬。歲
歲已甚。要之虜愈狡。而我兵愈精。計愈工。而我勇愈
倍。烏在其為報怨之師也。

趕兔倒布列傳終

09847

萬曆武功錄卷之十四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西三邊

吉能列傳

吉能者。吉囊之子也。隆慶中。阻黃河西套。以為險。蟄
結蟻聚。收我馬天祿為腹心。大寇張掖。酒泉之間。久
之。俺答請入。貢制置使王崇古先下令。令大會老
把都。吉能未邵卜。若等必結離。而並稱臣。妾然後可。
於是能適使夷使土忽赤等。款塞請和。已。又使擺言
恰等請。貢。撫臣楊錦見番詞甚馴。謹。迺使使者齎

武功錄

二

三

四

彩幣及鍼繡諸物。往諭能。是時塞上征虜將軍。類皆
搗巢。趕馬以為功。致能有雙山堡之寇。崇古復恐諸
虜籍以啓釁。迺戒諸將卒。違戒者斬。能等備聞斯言。
感戴制置使。皆延頸舉踵。叩告邊吏曰。雙山之役。實
土戶只家為之。自是不敢以一矢相加。遣以背漢
明恩。能又旋與諸夷約。有如漢人出邊。樵蘇。我虜中
執而奪去衣物者。罰馬牛羊倍。是盟誓既定。迺出善
馬奉獻。制置使崇古迺以狀。聞。詔賜金絮彩繒。酬
勞。先是能大父吉囊。逢黃河水解。入套。則患在張掖
酒泉。出則患在雲中山谷。頃虜黨益盛。套不能容。分

據東西莊寧山後並擅其地塞上頗心畏之况能親
俺者長任在顏行中春秋獨高今俺者許封 貢而
能不與制置使恐虜性急而耻卑弱有如一日發憤
聚黨橫行如近歲黃甫川筆架城鎮靜堡之攻陷尾
植梁之殺僂然則西塞將奈何迺請授能都督同知
詔報可賜大紅緞金膝襪獅子紵絲衣一襲綵段四
表裏是歲隆慶庚午也明年能迺遣切盡黃台吉威
進恰他不浪莽會台吉請 貢切盡等 迎謝悉如
禮漢法臨市建黃幃諸夷南嚮叩頭者四切盡等迺
竟執夷禮卸冠叩謂志氣揚揚甚自得也第偏索鉄
銅弗得退有後言夷俗故用銅鍋書以炊食夜以伺
警遼市幸用廣鍋蓋防籍兵資糧之微意也於是撫
臣部光先喜能恭順請賜能及切盡等綺幣有差明
年 貢市不及期順義王奏非敢違約臣侄吉能以
三月初三日新物故方請刺麻僧誦經作佛事幸加
哀憐於是能妻中愛哈屯及小板阿不害子隱布台
吉女太松阿不害塔索郎倘不浪使夷使打兒漢小
則等二十八人進 上馬二十騎餘馬四騎赴張家
口互市它夷使五十人進馬一百六十六騎悉分給
延寧諸戲下撫臣戴才請隱布台吉等賞如能已而

議以長子把都兒黃台吉襲能我 國家令甲女直
夷人都督等官病故者賜綵段二表裏降香一炷於
是屬太史爲文齋使者香帛致祭而會天雷擊死夷
馬中愛哈屯狡悍迺妄擬我塞上有魔蟲之事鞅鞅
不得志稱死且不敢受獨 貢市毋敢背初盟制置
使崇古迺請指揮僉事切盡黃台吉威正恰把不能
稍轉指揮同知并授打兒漢等秩百戶 詔報可諸
夷喁喁然益感德慕義保塞萬曆辛卯扯力克
與火落赤數侵盜西邊而吉能諸部落尤助逆共成
紛梗我師斬首捕虜動亾筭始能與順義王青把都
三昆弟聯翩而稱富強及後兵數困部益貧此順與
不順之明效也
把都兒黃台吉吉能之長子也授我指揮僉事秋隆
慶初逐紅山寺水草已又遷徙大紅柳青石巖丹亂
井諸所是年秋八月與白馬台吉等刑馬祭天欲闌
入安定清澗之間明年春依大小松山與賓兔謀復
劫略我蘭靖莊紅西寧巴煖三川已又與其弟海牛
宰等三人謀寇甘州而會吉能新物故打兒漢諸酋
互相雄長致沮 貢議於是撫臣部光先令威正恰
把不能赴西海徵把都兒還襲都督同知秩是歲隆

慶壬申也。先是總戎時鑿慶虜定邊營，大敗被逮吉能感。貢市德至厚，將死以鑿屬其子。於是把都兒使指揮僉事隱布台吉等執時鑿以獻，而威正恰把不能及。銀定他不能親吉能壻，把兒戶拓不能及。固原拓不能親吉能妹夫，皆相率隨隱布至。禮尚書議賜把都兒等彩幣三表裏，生絹一純，木棉四匹。上有詔嘉把都兒首倡忠義，加織金紵絲衣一襲，彩段二表裏。是時套虜多走河西境外，相屯結以寇鈔瓦刺為務，而把都兒為奪酋長，在河西之日久，刺嘯諸族往往陰附之。制置使石茂華恐為西陲害，數使使者出加峪關以偵之。下令大將軍備兵河上，至悉然。今上已卽位矣。聖神威武彰于塞外，於是把都兒股栗，迺躬率打兒漢等牽馬告邊吏曰：「息壤具在，臣等謹執鞭以從。」把都兒妻竹來生卜失兔，是歲把都兒死。

隱布台吉吉能之四子也。或名安克阿不害。萬曆初授指揮僉事，甲戌西陲進。上馬二十四，留邊馬一百七十六匹，而以一百一十五匹給延綏，六十五匹給寧夏，旋赴紅山清水互市。皆隱布佐之。督臣石茂華請比切盡威正例，頒賞及勅書獎諭。明年乙亥

隱布台吉六月至法。當三月，而以馬齒羸弱，去秋逐水草飼養，至今始肥。迺望闕伏幃前，免冠叩頭，牽馬以進。已，迺開市。請自六月二十九至七月初三，又自七月二十五至八月初三。延寧馬價金凡一千九百兩。今延綏市馬牛羊可八千一百九十有七頭，敬犒勞如禮。其後歲以為率。隱布台吉為人馴謹而有體。丙戌卜失兔携隱布西鈔瓦刺，隱布竟不忍背榆林市。延頸舉踵而奔還也。明年丁亥卜失兔以督臣俞訥治西流諸虜，動稱掩兒隱布台吉勸之。先是吉能感，朝廷恩厚，以所逮漢將軍時鑿來獻，而會能病且死，屬其子把都兒。西行未皇，卒之。隱布送奉鑿至塞上，謝罪。其識大體類如此。父之，中路酋長聽布與其弟北把什爭分畜產，內亂攻殺隱布。布親北都什兄也。漢法殺人者死，卜失兔等方議公罰。胡俗第罰馬而已。馬其可以贖此良虜乎。

銀定台吉吉能之弟也。授指揮同知。隆慶末，銀定從切盡黃台吉西行，常以七百騎隨水草至永昌昌寧湖。已，又從真景站往南山，聲為略番，而實欲窺我西鄙。我西鄙征蠻將軍度銀定困于饑寒，志在西番。西番畜之所多也。彼烏敢與西鄙抗衡為敵國乎。何

銀錠果從天池管畧黑溝番。裨將謝朝恩引兵轉戰。銀錠叩首前曰。我實無犯塞意。願假道西行。撫臣廖逢節許從嘉峪關走三條溝。著為令。時戊辰五月也。居月餘。銀錠諸部落皆私懸官齋物。請多市以私其利。裨將不許。請賞又不許。諸部落益怏怏不得志。即遣夷使白吉能意欲大舉。而銀錠竟堅執以為不可。迺請于太師。吾不敢蹂踐漢禾稼。第請假道還套。於是制置使楊錦傳檄命總戎鄭印。裨將李崑。楊繼芳。伏山澗。俟虜騎過道上。我兵出不意。忽從中起。四面如雨。令虜接應不暇。是時塞上紛紛籍籍。韓合警備。或言虜走周家灣。或言虜走姚家塞。或言虜走西古城。或言虜走寒鴉溝。或言虜從石板溝。奔孤頭嘴而去。軍書輻輳。虜竟捨小都麻口窮市刺而爾加細諸族。總戎汪廷佐。躬帥裨將張勛。劉世忠。陳達道等。鑿銀錠。銀錠煦煦為謾辭如初。於是引眾驅橐佗驢馬。往馬蹄寺觀音洞。止壁。給諫章甫端上疏。謂宜薄責。順義王俺荅。及都督吉能。今日之事。在未受封市之先。置勿論。既盟之後。敢議令。及不如令者。請論如法。於是銀錠以俺荅命。奉約束唯謹。甲戌赴紅山市。丙子同俺荅罰治打刺明安諸部夷如法。乙亥旋物故。

始銀錠西行時。逮窮市諸番族。漢將軍索之甚急。銀錠適曰。此順義王之子。實免所畧。今具在。余微聞其事。此語殆不然。逮諸番者。迺切盡黃台吉之部落也。打兒漢台吉。吉能之弟也。授指揮同知秩。萬曆癸酉。至丁丑皆主。貢市如約。故事。夷使給彩段二表裏。本綿布二疋。丙子秋。撫臣石茂華。以打兒漢恭謹。增上馬值匹五金。番邊馬十金。歲以為率。居十餘年。丙戌十二月。打兒漢。貢馬。約明年二月赴榆林市。先期。諸虜大患痘瘡。而酋長打兒漢台吉。哈漢把都兒台吉。禿退台吉。阿拜戶拓不能。與畢把什。寒桑拓不能等。各相繼物故。於是打兒漢死。而以土昧阿不害嗣。禿退死。而以阿計大嗣。哈漢死。而以圪塔嗣。阿拜戶拓不能死。而以阿不戶拓不能嗣。諸酋皆衣履而授。皇恩獨圪塔阿計大。疑中我市上藥酒。謀欲圖報復。語在下。失免傳。虜故不病痘。嘉靖庚戌北虜深入我石州。遂傳染此症。虜酋死者。白骨橫。自是之後。虜無敢騎馬蹂踐我內地。未必非天以此限南北也。土昧阿不害者。打兒漢台吉之長子也。授指揮僉事。萬曆丙戌冬。打兒漢赴紅山市。染漢地痘症死。嗣直

使鄭洛憐土昧阿不害在市久勞苦而請以土昧阿不害襲父指揮同知而以所遺僉事秩屬其子本拜台吉嗣頃之本拜台吉亦以賢能著洛謂請遷其秩久不報當是時圪塔台吉親哈漢子阿計大台吉親禿退子皆謾言言我關市鷓死其父而土昧阿不害獨謂阿父皆以此痘死何迺疑漢將軍哉戊子秋炒忽兒圪塔台吉使夷使約卜失兔反我聞虜中有喇胡馬只箇頗責炒忽兒我輩業已請和不宜數反覆漢法亦不再宥若等不自悛惴惴然手足異處矣羯胡安得此良言訊之喇胡馬只箇迺土昧阿不害部夷也

威正恰把不能者吉能之婿也或云威靜哈唐不浪住牧加峪關外隆慶辛未以市功轉指揮同知明年從銀錠台吉西行當時所與遊者筆寫契綽庫兒搭力哥之屬皆效順無它腸撫臣廖逢節恐威正恰等不奉約束迺上書請諭宣大督臣移文俺荅若等果逐牧海上我假鎮卷永昌三條溝道鄉外邊川底而行無得擾我黑松涼永甘山之間自甘斧鉞著爲令明年吉能物故威正恰還巢把都兒乃與威正恰陳說吉能感明天子仁恩無可報塞將死屬我等

以所繫漢將軍時攀來獻語在吉能傳是年虜貢市益恭皆威正恰與切盡黃台吉功上有詔賜彩段六表裏生絹一疋紵絲衣一套木綿布四疋復賜勅書以勉勵之威正恰爲人無定守頗依人爲命語之恭則恭語之反則反厥後卜失兔西報瓦刺約舉套行而威正恰與莊禿賴輒窺左足先應矣是歲萬曆丙戌也市畢卜失兔請西去關吏阻之曰威正恰業已爲先鋒於是閉關告于撫臣梅友松友松卽下令令革絕西行諸酋市賞復傳檄諭在套諸酋若不悔禍我以漢兵擣若巢也卜失兔懼而使夷使還

正功 威正恰等旋歸矣是時威正恰等方從九眼泉過高阜灣東北走黑山窪而與火落赤會是時按察使邢玠賈仁元以爲田南山運東不數日可飛渡洮河迤西不數日可直衝肅境張掖酒泉之外無地非番今不蚤自備守恐諸番不得安枕卧也亾何火落赤等果寇鈔白和尚等諸番族已而又犯我洮州殺我裨將李聯芳語在火落赤傳而威正恰亦乘暮夜擁軍遠塞裨將李魁引兵拒堵威正恰逗遛幾被禽願鑽刀誓罰曰所不如約者有如此刀於是馬四匹爲質而與板及台吉

狐同台吉等從鎮番外邊走來在山上已復從寧遠堡
直奔水泉營關門以爲吾等爲捨黃毛而來此何與
于內關而漢將軍迺絕我過深乎先是莊禿賴等遣
夷酋板龍哈往訊活佛活佛謂使者幸告莊禿賴等
按今歲不利爾等爾等慎勿妄出爾且旋滅亡矣威
正恰聞而大怒拔刀起舞曰吾不報瓦刺死不休竟
引衆大鈔生番生番望見威正恰來睚眦盡裂乃灣
弓射射死威正恰虜酋焚其骸骨而還已迺膜拜頌
活佛活佛殆如神哉於是威正恰死而子阿害拓不
能嗣阿害拓不能死而子猛克拓不能嗣

卜失兔阿不害把都兒之長子也隆慶未授我正千
戶秩後襲父都督同知萬曆初至甲申皆如約先是
市畢宣大授合慶台吉等九十餘人寧夏授苦的大
等七人職套長卜失兔心忿之迺同松山那木大阿
不害等西海丙兔等告于督臣請頒 誥勅且言吾
等保塞稱藩十有四年于今從夷四十四人曾不得
爵賞視宣大寧夏觀望之謂何庚辰崇古等已請而
部議議本鎮給賜爲之奈何於是鄭洛復以奏 聞
幸授卜首部夷滿金台吉歪刺台吉禿闊台吉試百
戶秩已又使刀兒匠等領 皇賞請比宣大增買馬

宴勞故事賞畢即進 貢馬是年以請從夷授官爵
未及與賞至季冬始赴邊延綏撫臣梅友松乃使使
者曉譬若等始款塞時烏鈔求飽視漢一尺布如繡
一斗粟如珠今廢足而反唇如此若等有如不得益
大言吾且反不知我漢將軍視滅若等若九牛一
毛若等蚤自裁決如必欲得益則請如世父俺荅獻
近富趙全大父吉能獻馬天祿父把都兒獻時鑿然
後河諸夷聞之皆悚然變色易容盡躡足耳語反踵
走旋望下關叩頭進馬如約於是友松咨寧夏撫臣
張允吉制置使鄧光先而以馬給營中明年莊禿賴

阿不害索宴賞弗得迺聚兵二千聲欲犯神木堡友
松使使者薄責卜失兔令其罰治回套語在莊兔賴
傳是年切盡黃台吉馬先進卜失兔阿不害久不至
撫臣使使者問狀卜失兔言吾祖吉能與順義王青
把都兒足爲三今宣大甚厚而延綏獨薄我足以及未
服撫臣梅友松以爲延綏馬價賞資歲不滿二萬金
不足以當雲中上谷二大酋之費第不得不嚴拒之
况卜首爲一套之長而切盡終受節制比年切盡馬
先入諸部夷皆譙讓之今卜失兔雖不至而又無不
貢不市之言輒令切盡馬獨先入必至扼腕難堪恐

切盡自是弗敢先矣。於是下令。令以十一月赴紅山
 市。卜失兔迺使其弟俺墜兔。及台吉拓不能。哈漢把
 都兒果以期至。進上馬一十八匹。番邊馬一百六
 十四匹。是時哈漢禿退等。以染痘疹相繼死。而哈漢
 子圪塔台吉。禿退子阿計大台吉。妄疑紅山市上中
 藥酒。中道僮卒死。切齒腐心。而以孀婦走卜失兔。切
 盡黃台吉。約秋高馬肥。大會塞上。狗兵而報紅山之
 役。圪塔及阿計大。趁走紅山市。索伊父生田宴賞。弗
 得。迺欲託各行獵。因而窺伺。以襲我不備。卜失兔為
 人狡悍。揚順而陰實。佐圪塔阿計大。首以為發難
 武勳錄 卷之六 蒙古不詳 十二 四十一
 之由。於是移帳大吟哇。已又遷牛營灘。迺使夷使三
 尖榜什。及五狼寨等六十餘人來請。以為哈漢等。雖
 川藥死。獨非以死勤事乎。願襲圪阿二首。秩庶遐。爨
 端撫臣以為其詞良是。第恐諸酋請以為比。且日卜
 失兔復使夷使願以身承之。撫臣幸許可。於是卜失
 兔徵圪阿二首。同賽漢住次子寨桑。拓不能赴市。及
 至輒申前說。請增黃花成等五人小賞。娘子六人。及
 喇嘛僧七人大賞。而三路台吉皆與焉。已又請五臺
 山進香。皆不可。卜失兔益鞅鞅不得志。遲令諸酋掉
 臂西還。而以其弟阿只兔。聚眾皆繕兵甲。執楯杆。從

栢林號召。聲欲入榆林塞。明年夏卜失兔殺牛一。羊
 一。祭旂纛。而與莊禿賴會。復從邊外川底走南山。而
 與火落赤大會。會鈔瓦刺。瓦刺故在加峪關西。卜隆
 吉河之北。諸夷不直走西底。而由南入海。此其志不
 在小。乃革絕市賞。制置使郜光先。見為南山迤東。不
 數日而可飛渡洮河。迤西不數日而可直衝肅州。皆
 番族之藪。心甚慮之。而會明年丙戌。扯力克當嗣封。
 此取虜大機也。乃下令。令扯酋不調還西虜。母子封。
 貢扯酋既奉令。即使夷使西召。而其札文。未免藉我
 僧失以為辭。語在扯力克傳。居有頃。卜失兔使盡匠
 武勳錄 卷之六 蒙古不詳 十三 四十二
 調部落回套。遂開市賞如初。明年火落赤莊禿賴等。
 盤牙莽捏二川。是時卜失兔復欲假道西行。在莊浪
 則鎮羌堡。在黑松則鉄櫃兒。在京州則泗水堡。在永
 昌則水泉。及寧遠在甘州則石硤口。此西走番族道
 也。先是俺荅假之厥後。扯力克西行。遂率為胡虜通
 道。明年丁亥。鄭洛為制置使。迺使使者風曉卜失兔
 戒勿西來。朝廷方遣將問火酋。來則不汝貫矣。已
 又嚴其禁令。走加峪邊外。母擾卜酋。竟以九月朔渡
 河。助火落赤寇邊。酋母太虎罕同遣夷使追之。不從。
 迺先闖察旗堡。越黑山而西。趨水泉。我兵追逐三十

餘里斬首九十餘級奪獲馬牛羊一萬八百有奇捷奏。上有詔詔經略用心調度功有可嘉鄭洛明而習于計度卜酋黠虜必不自忍譬猶失旦之鷄必思復鳴。何果擁衆求昌宋家莊闖入塞總戎張臣惡卜酋反覆迺躬冒矢石疾力戰中鳴鏑幾死吉囊卜失兔及丟力骨抄胡兒亦中流矢潰圍走我師生獲卜酋愛女斬首八十餘級奪輜重。卜酋乃奉頭鼠竄不顧雪山之險同宰僧匿跡西海已迺託宰僧乞恩請罪而酋母太虎罕同亦如之願相率東還明年春虜王上書請携卜酋等返巢始虜王自鉄櫃山逐水草至黃草灘戀牧半載而後過扁都今假扁都邊外走不煩擊牛酒塞上相犒勞也。當是時卜酋亦已待罪狼灣第與宰僧等私相疑畏必欲得番僧馬刺麻導引過邊鄭洛幸憐其窘困久量罰馬九匹。卜酋何卜酋進馬且索輜重於是使裨將楊桂給所奪駱駝三十以示優恤之雅。卜酋不悛迺執楊桂爲質行次鎮番復乘虛入邊我師擊破之又復宵遁從鎮羌驛出口望套走見塞上旌旗布列乍隱乍見凜凜自以爲天兵不可犯也於是率諸酋赴紅山清水中衛平虜扁都諸市明年戊子撫臣賈仁元同督臣梅友

武功錄

卷一四

二

三

松部使者連格追問卜失兔不能約束莊禿賴罰馬牛羊八十一頭仍送奉莊禿賴明愛台吉所畧人畜及它無要挾然後准開市不則閉關謝絕。卜酋謹如疏奏。上有詔幸許開市久之劉東陽偪起寧夏而以金銀及蟒緞白綾徵卜失兔兵而切盡比妓乃止。卜酋勿往尚亦有覆車之戒乎始雙山之攻劫迺炒忽兒俺陞兔卜酋罰其三九柏林迺阿計大阿沙計阿不害罰其四九常樂榆林迺塔台吉罰其四九已復下令曰射死一人者罰九九加駱駝一頭大率罰諸酋駱駝及馬牛羊五百二十有六。撫臣謂卜酋雖爲套長稚弱不能約束諸部今迺令嚴法行斷斷如也。俺陞兔阿不害把都兒次子也少從父逐水草牧西海久之把都兒物故復從兄卜失兔居河套比年貢市母敢後萬曆己卯秋督臣吳允憐俺酋久勞苦疏奏卜失兔既襲都督同知而所遺正千戶秩請以授俺陞兔幸報可俺酋爲人善辭命而陰行險乙酉冬卜失兔使俺陞兔及台吉拓不能哈漢把都兒赴紅山市故事酋至先關客歲皇賞金幣諸物已邊吏燕饗如禮旋請貢馬是年卜失兔講賞未及

武功錄

卷一四

二

三

如約。俺首迺使夷使畫匠。堅請于市。語在下失兔傳。先是雙山哨虜。逮我邏使五人。旋釋其三。餘悉瑯瑯戲下。頃之。制置使邵光先薄責下失兔。令其罰治。下失兔具言雙山之役。我實嫚侮。非它。寔俺墜兔為政。於是罰馬三九。繇此觀之。非獨迺兄慄悍。而阿弟亦黠虜也。

武功錄

卷之六

一六

四

虎來罕同。下失兔之母也。斤斤奉漢法。惟謹。萬曆辛卯秋。下失兔出套往西海。携其妻子而去。母哭泣諫曰。慎毋往。我聞西塞漢將軍兵法嚴。兒子何不自喜。而直為此不軌事乎。汝去。恐不能保首領矣。下失兔不聽。竟去。而以愛女居帳中。母使夷使趨追之。下失兔揚揚騎馬。誠使者毋妄言。為我謝母。我出。豈可空反乎。居有頃。下失兔盜我水泉營邊。我師追逐三十里。斬首捕虜。奪獲馬牛羊。以萬數。下失兔乃謂部首曰。此耻何日可雪乎。乃鼓行而前。復從永昌宋家莊。闖入塞。總戎張臣冒矢石。疾力戰。下失兔中流矢。潰圍向西北走。我師多所斬獲。而以所獲下失兔愛女。檻車膠致軍門。下失兔乃仰天大哭。曰。傷哉。吾女。吾恨不用阿母之言。以及此也。

武功錄

卷之六

一六

四

阿只兔。下失兔之弟也。與其兄相濟為姦。萬曆乙酉秋。下首新從海上來。使夷使三尖榜等六十餘人。請增賞。弗許。先是哈漢禿退。自紅市歸。行至中道。物故。下首陰主謀。乃使所產子。圪塔台吉。及阿計大。謂我父中塞。上藥酒。死。來請命。又弗許。語在下失兔傳。是時阿只兔欲從中。因為利。見漢關謝絕甚嚴。益勸下首反。初。下首赴市將受宴。聞阿只兔害。輒大悔。齧

舌欲自殺。即還走帳中。而以兵馬屬阿只兔。阿只兔見卜酋不與宴。而又領兵馬大喜過望。於是同炒忽兒圪塔台吉。並聚擡瓮山。頓足起舞。歎曰。朱家莊之役。阿兄中流矢。幾不可救藥。阿妹生被逮。存亡今不可知。吾與爾殺羊爲盟。以報此仇。可乎。阿只兔自恃鳴鏑強。易視我漢兵。乃引衆直走榆林神木之間。望見我塞上。旌旂央央。又聞撫臣梅友松下令。令將軍擊刁斗。權火直通東西塞。愈大驚。落魄。亟麾部落返。曰。吾馬怒身輕。幾死于漢將軍之手。今且還。不當爲阿兄所姍笑也。於是歸而告滿金台吉。

武功錄

阿只兔傳

三六六

滿金台吉亦卜失兔之弟也。居恒私謂兩兄不奉漢法。幾敗。愈自馴謹。先是卜失兔主紅山市。而以西行。數盜邊革。賞獨滿金台吉。歲款塞如約。萬曆甲申秋。督臣邵光先及撫臣梅友松。錄貢市功。請以滿金台吉授試百戶秩。以爲西夷勸。君子謂滿金兔。於是乎賢勞矣。

讚曰

以余而觀。吉能居套久。所親子若侄。習知我地形。而我亡命。又陰導之。故不難于深入。而說者曰。肅皇帝弗許封貢。政防其漸。余以爲。明王在上。四夷

咸賓。而開市亦未爲非策。顧古虜賢不肖。何如耳。假令皆如土味。阿不害。及把都兒。隱布台吉之恭順。雖世世勿絕可也。何可以卜失兔同論哉。

武功錄

阿只兔傳

三六六

甲不利阿不害把都兒拓不能阿拜戶拓不能禿退台吉阿計大台吉哈漢把都兒台吉圪塔台吉把兔台吉歪利台吉寨桑拓不能沙計阿不害沙計台吉討太把都兒耽戴捨吉列傳

甲不利阿不害者亦吉能之部酋也授我指揮僉事隆慶中總戎時鑾備定邊營一日飲酒忽大醉吉能窺隙大入邊執鑾繫胡中甲不利阿不害以為吾等受漢德久不宜為之居恒數以此言告吉能吉能唯唯否否何吉能病且死執甲不利阿不害之手泣曰吾悔不用爾言發送奉漢將軍還塞今何及乎吾

武以錄

二八集卷之六

元三三三

兒把都兒黃台吉在西海不得受我遺命兒還幸以吾言速之居有頃把都兒黃台吉來請襲甲不利阿不害先執時鑾獻塞下曰此定邊營故將軍也然吉能亦可瞑目矣

把都兒拓不能者吉能之部酋也萬曆癸酉以百戶秋同打兒漢等來貢馬是年上心嘉套虜恭順大悅皆受上賞而去明年把都兒拓不能同千戶折塔阿不害百戶討太把都兒拓不能要什罵拓不能那木的利拓不能不天後先物故於是督臣石茂華撫臣張守忠念諸酋久勞苦議討大把都兒拓不能

則以耽戴捨吉襲要什罵拓不能則以虎退捨吉襲把都兒拓不能則以掌各太捨吉襲皆所生親子男詔報可當是時三子男皆年幼未臨市乃令其到邊儉倅見漢官威儀愉快良可知矣居何何卜失兔悅掌各太捨吉諸為增撫賞久不報掌各太捨吉乃曰吾新從胡中來望見漢關車如流水馬如龍幾喪魄不意復得衣履以歸吾始願不及此及此足吾事矣安敢復以為利乎

阿拜戶拓不能者亦吉能之部酋也授我百戶萬曆丁亥春赴紅山市道染天花客死是時指揮同知打兒漢台吉指揮僉事哈漢把都兒禿退台吉及部酋

武以錄

二八集卷之六

元三三三

甲把什寨桑拓不能佈種亦如之皆相繼物故而禿退子阿計大哈漢子圪塔台吉獨疑漢以藥酒待其父父暴歿而卜失兔又從中主之聲欲與報怨之舉乃謀之諸部而土味阿不害奮前曰所言殆不然阿父打兒漢亦以天花死此與漢將軍無與爾等喋喋而咕咕繁固何當乎請勿復言督臣邵光先方議追襲於是以阿拜子阿不戶拓能嗣

禿退台吉者反成之子也授指揮僉事隆慶末切盡黃台吉復欲西行禿退乃與其母滿虎都先驅至紅

山寺。休舍以遲切盡。寧夏撫臣張慈使使者敖巴布告。朝廷恩威及順義王俺答都督吉能夷令。令從邊外川底。還走嘉峪關。是時切盡黃台吉。亦遣夷使誠滿都虎。毋擾內邊。滿都虎切盡之孀也。大略言曩時我以二月走南山道。漢地農事未興。水草未長。而會有大疫。人畜衰耗者甚多。厥後悔之無及。爾等慎循北而走。滿都虎即乘馬迎禿退台吉議。是時往來者言吉能已棄世禿退等欲還套治喪。故猶豫久不決。于是關尹得其狀以告。督臣廖逢節令郵傳具餽。染餽牽犒勞之。悉如遇切盡黃台吉禮。且日禿退台吉亦至中沙窩與滿都虎會。我等乃從打松山。過莊浪而至西海。渡漢無不可者。已乃鄉西南石嘴兒。走紅柳湖。見塞上擺空擊刁斗自衛。逗遛弗前。以為漢不假我道。我其盜邊而去乎。關吏聞之。不覺髮上直指冠。何物滿都虎。一婦人尚不能約束。恣其鴛鴦。有如諸酋請者。蝟集何以禦之。弗聽。蚤自決去。於是禿退台吉從鎮番團池透駕鴛池。昌寧湖走。凶何筆寫契黃台吉。綽庫兒台吉。扯力哥銀定台吉。威正恰把不能亦至。五合六聚。股股不絕。於是平羌將軍佟登以為往者切盡西來。既有寧夏移文。而重之以使者。

武功錄

卷一四

三

四

冠蓋相望。結轍于道。于是本夷辭曰。假道過海。以故不閉關。弗內而又會天雨雪。幸許其經行。今反成妻試。有一于此乎。乃阻我昌寧湖為險。即切盡黃台吉麾之亦不去。欲何為者。於是督臣廖逢節著為令。令禿退等由邊外川底行。如果去海上。許從鎮羌永昌走三條溝。敢不如令。擾我黑松涼永甘山者。斬。且日乃從黃毛溝透高寺兒西灣。循河而行。告我關吏。我實往西海寒鴉等口。關吏陽應曰諾。爾其鑽刀說誓可乎。禿退果約至高古城。鑽刀誓以盟。明日從白墩溝透金川寺。過毛卜刺川。至月牙湖。又明日從三條溝過馬鞍。至永昌大河口。止舍。督臣廖逢節以為虜果往西海。令總戎王孟夏遊擊朱助。以高稅金治段二疋。布十疋。米麵各一石。茶五十包。酒四罈。餅四百飯二席。為之犒勞。已又恐禿退台吉狙詐復命。裨將周芝令其鑽刀再誓。虜酋不從。必欲從切盡舊路。由水塘湖出境。關吏堅壁如初。禿退台吉乃以馬二匹為假道禮。關吏謝絕甚嚴。令其由寒鴉口出海。滿都虎叩首復請。以為漢所以不假我道者。恐蹂踐乃田禾也。我且棲連境外。待爾秋穀甫登。然後行。何不可者。關吏曰。明旨具在。誰敢違之。於是陳設香案。令

武功錄

卷一四

三

四

滿都虎引夷婦百口。禿退台吉引夷酋百人拱聽。宣諭北鄉叩頭以為此道終不可假矣。乃西走扁都口。是日大風雷雨晝晦。休舍。復使夷使告關吏。山路崎嶇。馬不成列。兼以河水泛溢。一日常至三四十渡。車煩馬怒。幸為我白太師哀憐。低徊不肯出口。我兵見虜不行。恐夜襲黑城。備守益嚴。虜酋然後引眾盡出口。鄉三角城野馬川而去。久之還套。切盡黃台吉。引而歸之于正。厥後莊禿賴犯永興堡。奪獲我人畜。大將軍與兵奮擊。乃因禿退台吉肉袒謝罪。請以馬牛論贖。語在莊禿賴傳。是後萬曆十年至十三年。水旱相仍。年穀不登。即胡中亦復大禮。貢市多所疏闊。十四年春二月。禿退台吉乃會諸酋長赴榆林市。而會染天花。禿退台吉道逢霧露死。語在阿拜戶拓不能傳。始高古城鑛口說誓。以神明實臨之。旋輟背棄之。識者為禿退台吉危之。今竟客死。母亦神其有靈乎。

阿計大台吉者。禿退之子也。萬曆丁亥春。襲指揮僉事。先是禿退在紅山貢市。旋通染天花。客死。阿計大疑中漢藥酒。因而增賞不可。聚首大吟哇。假以行獵。實為盜邊。而以邊備嚴。又不可。乃于卜失兔上書謝罪。語在卜失兔傳。是時盜邊者方屬吉能罰治。至是始得大栢油堡之役。實阿計大為之。乃罰佗駝一頭。漢法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君子謂阿計大母乃太輕乎。

哈漢把都台吉者。禿退之弟也。授指揮僉事。萬曆乙酉六月。莊禿賴犯永興堡。夷酋插罕。生獲我裨將高武。執而僇之。法當死。酋長卜失兔請論如夷法。是時哈漢弟兄在神木石磴子。實不與焉。延引至閏九月。哈漢把都兒偕禿退台吉詣神木河。議罰贖。語在莊禿賴傳。十月。撫臣梅友松新到官。行至定邊營。哈漢與卜失兔敬使使者郊迎。且賀。悉如漢官儀。十一月。齋刁兒匠書約諸酋至紅山互市。哈漢把都兒為人善辭命。卜酋與漢關。每有期會。必遣哈漢把都兒。自十一月至十二月。哈漢把都兒凡再往。大都言增賞之事。請之一年。竟成畫餅。今且已矣。顧套中比遭荒旱。所得撫賞。為利幾何。惟太師哀憐。少加留意。毋遺羞辱。已又索爵賞十六人。於是撫臣使使者以語次諭哈漢把都兒。爾始居約時。視漢一疋布有如錦繡。一斗粟如珍珠。今衣食既足。輒自反覆如此。遲爾以二二年。衣穿食盡。吾以大兵擣巢。趕馬。何以待之。倘

爾亦復乞哀。則有願義王俺答。獻丘富趙全之事。在
必明示以主謀者某某。令爾檻車膠致關下。然後為
爾疏請。爾其奈何。諸夷無不洒然變色。易容退而蹻
足耳語。亟以切盡黃台吉進到。上馬一十八匹。留
邊馬一百六十四匹送邊。明年正月。督臣邵光先奏
指揮僉事哈漢把都兒死。語在阿拜拓不能傳。是時
卜失兔雖倔強乎。然而陰佐之者。是哈漢把都兒。今
且物故。卜失兔如失左右手。而後而乃始就切盡
黃台吉之範圍。然恨不蚤自死。以煩我塞上法言如
流也。

武功錄

哈漢把都兒

十六

日

圪塔台吉者。哈漢把都兒之長子也。萬曆丁亥秋。撫
臣梅友松錄紅山諸酋功。僉稱圪塔台吉約束諸部。
始終無擾。請如 令甲叙賞。以示優勞。何。圪塔台
吉。益念其父哈漢把都兒為市而來。染天花客死。痛
心疾首。索宴賞撫賞如阿父。邊吏弗許。乃抱忿往常
樂。雙山堡與賽漢住沙計台吉等。大會。吾與爾託為
行獵。以報紅山之怨。可乎。是時把禿台吉。阿計台吉。
政枕戈以待。乃相與盜邊。而卜失兔又從中為主謀。
即使夷使三尖枋什等來請。如不倍增厚賞。圪塔等
志念不終休也。而圪塔果使夷使盡匪要素如初邊

吏拒之甚嚴。卜失兔稍變其說。以為圪塔勤國事而
死。所遺妻妾及其子男。乳乳無依。今獨不可以懸賞
乎。先是俺答與吉能明著為令。令胡中降者。真夷給
予故主。漢夷給予恩養。段布。今哈漢既病故。而其子
圪塔台吉。法當襲父指揮僉事。 詔報可。已。又令卜
失兔調圪塔台吉。及阿計大互市。自十一月初六至
二十八日告竣。設遣筵。卜失兔不受。鞅鞅懷怨。望而
去。乃以所部兵馬屬圪塔台吉等曰。吾其歸休乎。爾
自圖之。旦日卜失兔益悔過。願自新。襲所主謀。殆非
是。乃與吉能召諸酋長。罰治諸盜邊者。以謝漢過。於

武功錄

哈漢把都兒

十七

日

是圪塔台吉罰四九八命九九。橐它一頭。爾其牽馬
告曰。雙山常樂之役。我不能無罪。敢肉袒以請。
把禿台吉者。哈漢把都兒之次子也。萬曆丙戌。襲兄
圪塔指揮僉事。明年夏六月。遂與把都兒台吉等聚
兵西行。逐水草去嘉峪關六百里。而遙謀欲犯九刺
樓。進日久。督臣鄭洛以其狀來請。八月與阿計大等
復移大畛哇。行事與圪塔台吉同。
歪利台吉者。亦哈漢把都兒之子也。萬曆乙酉。督臣
鄭洛錄監市功。授百戶。已。又議轉遷。久不報。
寨桑拓不能者。寨漢住之次子也。哈漢把都兒。心喜

其膂力。而以女室之。萬曆丙戌年。正月。在紅山市。染
天花客歿。

沙計阿不害者。紅山市夷也。萬曆丁亥冬。與塞漢住
圪塔台吉。把都台吉。阿計大台吉。會于大畛哇。謀欲
興報怨之兵。明年戊子。遂引眾盜大栢油栢林邊酋
長卜失兔。罰沙計四九。沙計大言曰。吾無罪。實炒忽
兒俺墜兔為之。

沙吉台吉者。亦紅山市夷也。長事卜失兔。而與切盡
反。成鴈行。萬曆戊子。由古城東閣門出邊。厥後從卜
失兔聚兵大畛哇。莫知所終。

武功錄

卷之八

二十八

四十九

討大把都兒。拓不能者。不知誰之子也。萬曆癸酉。授
百戶。越一年而物故。子耽戴捨吉襲。

耽戴捨吉者。亦紅山市夷也。萬曆丙子。與把都兒黃
台吉。打兒漢炒忽兒。卜失兔來。貢馬賞絲段二表
裏。木棉布二疋。厥後梅友松。又奏耽戴捨吉。約束部
落。始終無擾。倘亦聞切盡之風。而興起者乎。

讚曰

以余而觀。卑不利而下。皆吉能之部酋也。能死。而猶
屬其子。以漢將軍時鑾來獻。阿計大禿退。夫豈不聞
之乎。父以天花死。而疑我魔。豈同條共貫。疑信殊施。

何哉。順逆之勢異也。哈漢等。假道索賞。動以切盡請
比。不知切盡。西行為佛也。夫人而誠為佛。何不可者。
嗟爾西行之人。死亾接踵。母乃天厭之。天厭之哉。

武功錄

卷之八

二十八

四十九

切盡黃台吉。切盡妣吉本的大那木友台吉。滿克素阿不害。碑馬兔阿不害。淡吉阿不害。阿著兔阿不害。折谷谷阿不害。打正台吉。丑氣把都兒台吉。白馬台吉。成把都兒苦素阿不害。脫計阿不害。打喇克漢阿不害。列傳。

切盡黃台吉者。吉能之姪也。初授指揮僉事。是時貢市始成。諸部酋既得漢官。皆相傳以爲榮。切盡獨心懷快快。以爲漢將軍不當以衆人遇我乎。切盡爲大明敏而嫻於文辭。尤博通內典。隆慶辛未。吉能遣切盡等至俺答所。曰。幸爲我告制置使王崇古。請得貢市。比宣大俺答隨令切盡糾合都督同知。昆都力哈。黃台吉。指揮使把漢那吉。指揮同知永邵卜。大成台吉。哆羅土蠻。把都兒黃台吉。哈刺慎。著力兔。把都兒台吉。禿兀兒。慎著力兔台吉等。指揮僉事。騰腰把都兒台吉等。正千戶兀慎。打兒漢台吉等。副千戶阿封台吉等。百戶恰台吉等。六十五人。貢馬五百有九匹。內進上馬三十四匹。鍍銀鞦韆馬鞍一副。而切盡親爲表文。使夷使扯布。呼羅不散。台布栢兒等六十四人。齎奉到關。制置使王崇古閱其表文。大都感上許俺答封王通。貢恩願辭多。叅以佛語。乃卽封

武功錄 卷一四 三十一

還。而令其表視俺答式。以進。切盡謹如約。然後下令。令擇五色銀合。棗騮驕馬四十匹。咨送禮部。復選擇以進。餘悉得畜邊營。先是和寧王阿魯。台款塞。凡寫表夷使。文皇帝皆賜銀花臺蓋。段紬絹布。牛酒有差。於是王崇古念切盡迎勅撰表。多積功勞。乃請賞綵段三表裏。闊生絹一疋。織金紵絲衣一襲。木綿布四疋。詔報可。已廼議馬值。上馬三十四匹。請比三衛及北虜。每疋賞綵段二表裏。闊生絹一疋。是歲初貢。上馬加綵段一表裏。故事。馬值上馬三十四匹。馬匹半予五金。約一百有五十金。留邊馬四百七十匹。皆屬中馬。馬匹予十金。大約四千七百有九十金。崇古議貸太僕。椿棚銀如數。於是召切盡赴清水營。頒給乃望。闕叩頭謝。恩是歲吉能死。切盡日夜傷世父。亟還套治喪。所過道上。皆以捨番爲戒。當是時。切盡與威正恰把不能。雄視一套。投足左右。便有輕重。崇古恐有不測。乃欲以好爵縻之。於是請稍遷切盡與威正恰把。不能爲指揮同知。已廼授大都榜實。及安克啞都赤百戶。先是漢人計龍與王繼祿。小土谷氣台實。亡命在胡中矣。日與大都榜實等。偵得虜情。卽以來告。於是授計龍等秩。如大都榜實。以

武功錄 卷一四 三十一

爲謀者勸說者謂計龍等以漢降虜不宜遇之過厚而不知切盡奸雄人也好佛不已必啓它日西遊之弊故爵一謀者庶幾可動得胡中虛實耳明年壬申春二月切盡迺踏水臨邊關吏亟問爾來何爲切盡對曰邊外朵顏三衛爲達子烏思藏爲回子爲西番並我等入貢必不敢往寇吾來爲瓦刺也先是火落赤由涼末山丹還繞甘州以畜產羸弱告與之交易撫臣寥逢節恐切盡復率由故道先期使裨將引兵守寧遠諸堡而又恐切盡或無它腸而我實先示以弱不若以禮遇之可乎於是屬偏將軍懷周芝往鎮番而以羊八角酒一筵米麵各五斗犒勞之切盡既至乃迎芝入伊母帳中揖讓登上坐儼如漢賓母迺椎羊煮酒相得甚驩母饜已迺援筆爲書幸爲我多謝撫臣且妾請請加封侯伯而又爲其弟那木友台吉超胡兒台吉妹滾吉阿不害索官爵皆番文漢字書多不載芝還具以實告撫臣寥逢節復使芝往言爾那木友超胡兒在西塞多行不義弗可予今與爾約爾始言往瓦刺則邊外川底至嘉峪關外乃走瓦刺道也及臨席則又言往西海西海則從末昌三條溝入寒鴉口直走南山著爲令敢不如令而以匹

馬半筴蹂踐我漢地漢以大兵擣爾巢不爾容也切盡言我實往西海於是起營至雙井墩徘徊者久之則又從團湖兒走昌寧安遠墩已又至溜沙坡止舍撫臣怒曰何物么麼迺聚黨爲姦如此我謀者偵之迺曩所稱超胡兒那木友滾吉阿不害及火落赤妻妣吉欲過邊臨城而與大酋長會會往西海也於是撫臣復使使者宣諭朝廷恩威及順義王俺荅都督吉能禁令旦日切盡迺從毛卜刺廟兒溝透三條溝分爲二枝切盡走紅羊圈超胡兒從土佛寺過末昌還走塔兒灣並至高古城大河口而會天大雪盡武力錄

晦牛馬大傷聚首寒鴉口三日復從黑土洪水寨透水湖塘出境而入南山切盡迺以書告撫臣大畧稱不敢違太師明禁而走黑山雨雪連旬艱苦萬狀以致馬牛消耗惟太師哀憐爲我許開市敢以火落赤爲比也且有後言言欲索茶篋貢佛撫臣即使周芝曉譬各虜皆受朝廷官爵而撫賞互市具在延寧今誰敢私市且河西不產茶此切盡所知爾宜亟去無貽後悔切盡內深次骨乃益謬爲馴謹誠諸部所過母捨番母犯漢令下卽起營於是從烏鴉口往黑城行未至草古城遺達馬二匹遊擊朱勛使使者追

而予之。而虜部亦焚燬我吳家莊土房椽四間。切盡罰羊四十四匹。套旂一竿。罰羊四足。自是漢虜所損遊。罰治率以爲常。明日爲閏二月朔。切盡往馬啼寺禮佛。畢即使夷使鄉撫臣索車渠數珠。蓮花子數珠。及西番十王經。先是延寧撫臣部光先爲切盡請。勅賞。幸報可。於是齋使者段四匹。羊四隻。果四盤。酒二罈。米麵各一石五斗。番茶三十包。至是建高臺。陳設香筵儀仗。鼓吹傳檄切盡。同伊母并部夷二百餘人叩頭受勅。賞而去。即使夷使同延寧使者。誠後來諸部毋捨略如初。已迺爲書謝撫臣曰。如今活身都

武功錄

卷一四

二四

五

吉矣。切盡迺以書告太師。襄與太師約。約閏二月二十五六出邊。今過期已多。實以馬牛與所部諸男婦。皆布瘡。母亦諸部不義。天降禍于我躬。我令發心願。懺悔。惟太師寬假之。於是烹茶禮佛。而請番僧祈禳。撫臣家逢節。憐切盡好善。迺給番茶七十包。交麵黃米各三石。燒餅四千。切盡叩謝如禮。迺以初六日黎明從新城起營。由加峪關北長城出境。透大草灘。而往回回墓。是月也。切盡媵母滿都虎亦至鎮番。滿都虎親及成妻也。切盡傳檄酋婦。令其邊外行。我塞土犒勞米麵羊酒如切盡。滿都虎乃以其子禿退台吉爲辭。禿退台吉日。吾所走道。視切盡亦由水塘湖出境。語在禿退台吉傳。切盡諸酋雖不下數千人。而所統領動稱數萬。頗聞出寇。无刺各番夷殺死酋長數人。兵馬物故者。亡慮數千人。頃者潛伏加峪關外邊。而與哈密酋長母恨等給歡。而復鳩順義王及河套諸部酋會集。以大捨无刺爲務。庶幾勝則陰獲其利。貳則陽負諸虜以不義之名。而又不難自己出。乃與蓮花會上。口稱彌陀。迺異其爲狡狴不測類如此。是年萬曆癸酉。宣大制置使王崇古錄監市功。上有詔賜切盡黃台吉等絲段二表裏。織金紵絲衣一襲。

武功錄

卷一四

三五

五

然而切盡尚在海上。何以叙之。從延寧督臣戴才。撫臣邵光先議也。於是撫臣張守已以所頒彩幣。召切盡叩領。明年甲戌。督臣石茂華又奏切盡。比年力主貢市功。請於所進。上馬價。每匹加五金。留邊馬匹加十金故事。勅書屬太史幣帛出。內帑仍會戎部。遣通事武職署丞凡三人。齎赴塞上。而以大官治筵宴。遇之不謂不優渥矣。而撫臣張守已又奏切盡侵及延安。出沒之路。何哉。明年乙亥春三月。清水營。法當開市。撫臣朱笈使使者召切盡。切盡令部夷我著太等。并指揮僉事。或收氣黃台吉赴市。而又

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六

四

以馬弱。延引至六月。自二十九至次月初三。又自七月二十五。至次月初三。市畢。秋毫無犯。撫臣羅鳳翔因制置使以聞。丙子春。切盡見西海丙兔。同克臭銀錠。著力兔。大成及松山賓兔。歲在莊浪岔山口。鏢尖墩。小市亦請以爲比。撫臣侯東萊拒之甚嚴。得解免。及大市。則又不至。但諸部皆凜凜奉約束。唯謹。則切盡指示之功也。制置使石茂華請給勅書一道。正賞一分。加賞一分。是年秋八月。還套躬率百騎餘。赴清水營互市。塞上諸將卒以爲曠觀。爭覩厥爲。何如面貌。卽識者亦謂切盡倦于遊。而或有藥弓卧鼓

之意乎。切盡益念諸小部及畜產。俱在肅州邊外。討來川。復欲西行。而以我蘭河靖虜。擊刀斗。堅壁未可。僉倖出。乃以丁丑春。赴西寧。請曰。吾欲往西海。迎活佛。飲長生水。庶幾得保殘軀可乎。關吏戒嚴。又弗許。先是切盡約俺荅携衆西援。以求得志于番夷。俺荅雖口許。而實以春秋踰七十。手足不靈。殊不欲往。而督臣方逢時又遣一箇之使。奉咫尺之書。遮番王。幸母往。俺荅退而唯唯。當是時。俺荅方日夜擁美好妾三娘子。坐帳中爲快樂。而所畏懼者。獨惟有死。以耳。切盡善用奇兵。西捨置勿論。忽從中湏臾起。而以

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七

四

迎佛飲長生聳動之。於是俺荅携三娘子。傾部而往。西海迎佛。燕請開市。鬻茶語在俺荅傳。是年按臣邢玠新得俺荅書。欲爲切盡請給都督金印。則其心喜切盡可知矣。切盡見俺荅迎佛。政墮其術。仰視天而俯視地。自以爲可雪宿耻。戊寅。復聚打兒漢。及賓兔丙兔。並赴紅山清水中衛。扁都口。鏢尖墩。大小市。而使漢關謂我實恭順。頃之。督臣石茂華果奏北虜互市已竣。而不知聯翩住牧。聲勢相倚。意欲何爲乎。己卯庚辰入貢。俱稱龍虎將軍。辛巳春。使夷使撒字戶把都以其書微告我漢關。言東虜決策犯遼陽。有

狀不可不蚤自備之。是年禿退哈漢二酋婦借兵千
切盡。切盡不許。壬午癸未同卜失兔那木木丙兔等
赴市。是年三娘子與恰台吉爭板升。切盡左袒恰台
吉。語在三娘子傳。甲申互市。亦如之。市畢。諸部酋爲
切盡請遷秩。乙酉五月。切盡先進。上馬一十五匹。
卜失兔以請增賞。不至。語在卜失兔傳。市畢。群河套
松山西海諸虜紛紛藉藉。或欲修築瓦刺。或欲寇鈔
西番。督臣部光先使使者風諭切盡及卜失兔。昔年
瓦刺之禍。爾忘之乎。慎勿復往。二酋對使者曰。敢不
如約。迺遣虜騎誠西行諸部。毋輕稱兵。當是時。俺荅
武功錄 卷一四 三十一

恣其虎狼耳。臨死。屬其酋婦妣吉。善自保。部夷尤倦
倦無忘。天恩爲戒。惜哉。其不講于長生之術也。
切盡妣吉者。切盡黃台吉妻也。在涼州邊外住牧。萬
曆庚寅冬。帥虜騎五百往紅山寺。參佛誦經。已廼索
大賞。不可。竟鈔畧回夷馬牛羊及糗糧而去。妣吉歲
時奉其夫龍虎將軍約束。唯謹。豈其旋背之。而有它
賜乎。唯是裨將馬應時妻姪刺麻失加。在胡中爲主
謀。日夜佐老寡婦發難。無從也。於是以應時通虜。請
論如法。是時副觀察使朱正色。新到官視事。得解免。
部使者催景榮。劾奏當路塞裨將楊濟。上有詔。降
俸二級。頃之火落赤阻莽刺捏工以爲亂。而妣吉乃
與卜失兔莊禿賴等偕往。督臣鄭洛嘗曉譬以顯禍
念其自愛。余以爲妣吉必居套中。方思念其夫。不置。
豈期復從海上與三娘子爲刎頸交乎。乃趨勸俺荅
旄。而又不聽。俺荅不聽。密以俺荅與火落赤事告漢關。俺
荅聞而驚曰。妣吉言。良是。曩者龍將軍導我迎佛。飲
長。此水外。所請佛具在。吾且還矣。請嘗試之。尚庶幾
以此不嘗之。願。直上。班率天宮。可乎。自是之後。妣吉
歲。與。黃台吉。互市如初。
本的大者。切盡黃台吉之子也。歲時從父入市積功

勞督臣部光先數以疏叙錄萬曆十五年請襲父秩詔報可

那木太台吉者切盡黃台吉之弟也隆慶壬申與其兄超胡兒妹滾吉阿卜害寇鈔涼州是時切盡黃台吉方在行間約束甚嚴迺移書撫臣寥逢節為那木友等請官爵撫臣謂那木友等不奉漢法不可以請居有頃那木友等從安遠墩過邊臨城曰吾欲往西海漢官何拒之深也已迺從土佛寺黃家泉還走塔兒灣透水塘湖出境於是那木友逐收紅山寺超胡兒逐收昌寧湖明年辛未又逐水草往肅州甲戌遣部酋時吉素赴清水營貢市乙亥亦如之明年遂從切盡西旋春秋入市母乏

滿克素阿不害者切盡黃台吉之姪也授我千戶萬曆四年以來靡歲不入貢撫臣梁問孟加其忠勤請賜勅書一道綵段表裏織金紵絲衣一襲自是著為令令歲為類奏庶虜酋知恭順者受上賞

碑馬兔阿不害者切盡黃台吉部酋也授我千戶萬曆甲戌同部酋苦得素來互市自是歲以為常久之與著力兔打正等欲西搶而會切盡黃台吉物故相與議曰吾等且治喪事遲河凍而後行未晚是歲丙

戊八月也明年冬借切盡黃台吉妻妣吉來清水市督臣部光先奏其條遵漢法安靜無擾請皇賞獎諭之庚寅借母安哈屯來入市當是時或收氣黃台吉女撒木袋丑氣把都兒妻把素捨吉賓兔妹忙速寡婦切盡黃台吉女阿不害皆以恭順雁行清水營亦一時之盛也

阿著兔阿不害者亦切盡黃台吉部夷也萬曆甲戌與切盡黃台吉并市清水營得我賞賚極其愉快而去自是藉以為利母厭庚寅率其妻姐姐比姑來請曰願率酋長之攸行

折谷谷阿不害者亦切盡黃台吉部夷也萬曆甲戌切盡黃台吉與其女阿不害來市折谷谷亦與焉當是時督臣石茂華深嘉切盡部恭順為諸虜倡賞賚獨崇折谷谷等鄉關叩頭呼萬歲歡聲若雷於是阿不害告于父曰吾等當世恪職業無忘此蕩蕩鴻恩也

滾吉阿不害者切盡黃台吉妹也隆慶末切盡黃台吉西行而滾吉與火落赤妻比吉白馬台吉妻成把都兒協眾欲過邊臨城而與大酋長會是時切酋妻妣吉在帳中而切酋語不及之鎮番之役切盡獨慮

阿妹牛馬橐佗乏水草。請開市。則其雅重滾吉可知矣。然而胡中實不服滾吉。清水營市。切盡黃台吉。雖死。而其子本的大具在。乃以妣吉爲政。額額一老寡婦。左那木太而右炒忽兒。雖號爲強。亦奉約束。獨著力兔專好大言。言曰。我得寧夏。爾以橫魔劔數萬。掃蕩花馬池。可乎。妣吉掩其口。無妄言。妄言族矣。先是著力兔母。或受氣黃台吉母。克太阿不害妻。皆以夫若子在。西海。隆萬之間。爲之監市。主計者給大賞。至今稱之。督臣邵光先以爲可以請比矣。於是賢而錄之曰。此龍虎將軍切盡黃台吉之妻。

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一

四十一

四十一

打正台吉。清水市夷也。授我指揮僉事。萬曆甲戌。與切盡黃台吉同市。自是歲春秋。率以爲常。延引至丙戌。打正與著力兔等。謀欲西搶。而會切盡黃台吉物。故打正。方治電安之事。廼大會諸虜。議曰。埃河凍而後起。未晚乎。是年同切盡黃台吉妻。妣曰。并琴賽台吉等市。清水營。自十二月初十至十九日。畢。賞賽金幣。有差。丁亥亦如之。督臣邵光先謂打正條遵漢法。安靜無擾。疏請。皇賞以寵遇之。庚寅。請增賞不許。壬辰。字拜字承恩等。反誘打正。著力兔佐兵。于是打正著力兔。將二千騎。與漢軍合戰。裨將蕭如薰殺字

雷賊氣益衰耗。語在字拜傳。是時切盡妣吉。傳檄招打正著力兔。東旋曰。叱嗟。爾母爲李酋所魚肉也。督臣魏學曾下令。有能斬打正者。予五千金。賜以將軍世襲。俾勿絕。於是打正台吉。懼而還套。

萬曆甲戌。携其妻把素捨吉。市于清水營。明年復至平虜所。索市弗許。丑氣鬱鬱抱憤。居胡中。仰視天而俯畫地。幸天下有變。而欲因以起。癸壬辰夏五月。劉東陽等。據寧夏。反。廼齎使者金錢。并蟒緞白綾各八純。調丑氣把都兒。炒庫兒。拾刺乞漢等兵。切盡妣吉誠勿往。著力兔大言曰。吾得寧夏。俾爾歲食花馬池。可乎。不知劉東陽等兵。已在其頸矣。吾爲丑氣把都計。勿往可也。

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一

四十一

四十一

白馬台吉。亦清水市夷也。隆慶丁卯。與黃台吉刑馬祭天。盜威武邊。深入我安定清澗之間。我師多所斬獲。至萬曆甲戌。始與切盡黃台吉市。清水。自是歲入貢無乏。白馬台吉爲人數反。覆與之言。順卽順。言叛。輒自寒盟。棄去。辛卯夏五月。白馬台吉引衆寇我九壩堡。是時。上命給事李汝華巡邊。因以其狀奏聞。詔大將軍搗巢。白馬台吉懼而東旋。於是卜失兔宰

僧從古城出大成比妓沙赤鬼從永昌出宰本台吉從寧遠出三娘子明愛台吉從水泉出卜失兔宰僧從鎮羌驛出皆鼓掌大笑曰漢兵甚神歸休乎白馬歸休乎白馬吾亦從此逝矣

成把都兒者白馬台吉之妻也隆慶末與切盡黃台吉妹滾吉阿不害火落赤妻比妓西捨瓦刺塞上恐虜衆犯邊兵衛甚嚴切盡黃台吉西行誠為佛廼約束諸部曰無敗乃公事於是成都唯唯否否

苦素阿不害者亦清水市夷也萬曆甲戌來市自六月二十七至七月十七歲以此為期延至庚寅復至

平虜所請市久不報得聞軍馬識者譏焉

脫計阿不害者亦清水市夷也萬曆甲戌與切盡黃

台吉等互市自六月二十九至七月初三又自七月二十五至八月初三督臣石茂華使備禪宣諭朝

廷恩威宴賞悉如禮是時大將軍下令不得以兵器入市母飲酒母喧嘩母爭競敢不如令者罰馬笞

掠之以狗戍子與抄胡兒等棲遲于水塘環兵聯帳庚寅冬引衆至平虜所索開市於是大將軍以軍法

從事計畫將安之乎打喇克漢阿不害者亦清水市夷也授我千戶行事

與脫計同丁亥乞增賞庚寅請增市曩者切盡黃台吉稱貴之彼廼以切盡為非夫也

讚曰

以余而觀九塞控弦之虜亾慮數十萬而切盡黃台吉獨以賢能鳴豈非鐵中之錚錚哉而說者謂其導俺答西行此不能無罪余以為切盡好佛所上表章皆參以佛語非可以黷羯虜比也假令俺答非道之好佛率其好殺之性受禍當如何哉善乎史臣之言曰母為禍首往者錄涼末山丹而西遊者非切盡廼火落赤也顧說者弗察耳臨終而猶率其妻無背

國恩宜其稱之勿絕也

明愛台吉切盡罕同列傳

明愛台吉者。朶兒計之子也。計授我指揮僉事。萬曆癸未。計死。而請以明愛台吉嗣。明愛爲人。慄悍而內深。居恒。顧與卜失兔。莊禿賴爲黨。雖受延綏撫賞。而張掖酒泉之間。亂無寧日。居歲餘。乙酉。明愛乃與莊禿賴約曰。吾與爾請漢關。大索宴賞。爲之醉飽而去。不則。爾起自神木堡。我起自黃甫川。彼烏敢當我乎。於是分道而馳。我關吏備守甚嚴。弗可入。戰敗而遁。語在莊禿賴傳。自是之後。明愛又與卜失兔等橫索燕賞。漢關堅閉如初。已又與威盡從水泉關門闌入。

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六

四十六

吳方四

我內邊。我師生獲忽爛殺大二人。奪馬五十騎。於是撫臣梅友松及按臣連格傳檄虜王大畧言。明莊二酋聚黨以仇瓦刺乘機而掠河西。託貢市之虛名。恣鴛鴦之故態。此漢法所不賁者。爾令其悔禍。蚤自東旋。不則。我以大兵搗巢。吾不爾容也。虜王隨布告。其語。明愛乃詳對使者曰。敬聞命矣。先是阿計大敗于鎮羌堡。被圍。諸部夷多中鳴鏑死。我師奪獲橐它驢馬六十有奇。阿計大求援于明愛。明愛曰。我趨告漢將軍。請還爾馬牛可乎。於是使夷使敖八等來告。關吏好謂夷使曰。誰奪爾馬牛。曩是我所殺獲。今已死

矣。所不死者。殺騎具在。阿酋能改轍當以退還。明愛

聞而媿快可知矣。迺率衆還巢。如約。然而語言實不遜。是時流虜火落赤。方蟻集捏工川。號召明愛曰。爾來。吾爲爾報水泉門之耻。於是與莊禿賴等。因畜隨水草。至河西甘州高臺林舍。是歲庚寅八月也。其九月。從擄力克攻我和政驛。語在擄力克傳。其十月。革明愛市賞。必獻所鹵畧人畜。然後予開。明愛具言曩時甘州之役。夫豈無故。彼迺殺我酋長。畧我馬牛。我不過輕重報之。且塞上業已罰治我九九。今又革我市賞。何爲者。於是退而欲寇鈔我神孤二堡。謀者以

武功錄

卷一百一十七

四十七

吳方四

其狀來告。督臣迺下令。戒兵搗巢。明愛懼而獻所鹵男婦二十二人。橐它馬牛羊四十四隻。并罰治馬牛羊八十有一。曰。謀者言非是。於是督臣給曩所畧部夷五人。令開市賞。曰。所不如令者。吾以頸血滿爾王矣。是年明愛有弟曰禿闕台吉。亦以監市授我百戶秩。後求轉遷。久不報頃之。督臣梅友松又以景古城之傲。告稱明愛聚兵在東堡。異哉。倏往倏來。恐不能保。首領以歸厥後。撫臣賈仁元。使使者偵之。迺信明愛方在套。倘亦名所同乎。不然。明愛且兵在其頸矣。切盡罕同者。明愛台吉母也。住牧神木堡。萬曆乙酉

夏四月。母子受我宴賞。居二月。復至瓜園黃甫川請乞。大言漢不我與。我惟鳴鏑鄉漢關。彎弓而射耳。是時莊禿賴闌入。未與堡盜邊。我發兵奮擊。大破之。撫臣梅友松下令。先革其市賞。然後請語如法。繇此塞上跡莊禿頗亟。莊首懼而匿。切盡罕同親莊首本枝。恐禍且及已。頗怏怏怨悔。將莊首牛羊。殺食幾盡。而莊首亦心忿之。無敢出諸口。於是切盡罕同。幸為我款塞請罪。語在莊禿賴傳。初莊首鑽刀說誓時。切盡罕同俱在。未幾而莊首約槍危刺。切盡罕同唯唯。左右問曰。盟誓在耳。而旋棄之。縱不自愛。柰漢法何。柰神明何。罕同曰。吾所往在海上。今而後。不敢以一矢蹂躪彼漢塞也。

讚曰

以余而觀海上諸流虜。動稱圖危刺。余始為危刺危之。及威正恰為生番射死。然後知危刺未易圖也。明愛母子。得罪于漢關。幾就繫者數矣。而以款塞伏罪。幸得以解免。然而危刺之行。復何為者。毋亦藉口以為辭。慎乎哉。幾再忘其身。悲夫。

莊禿賴孟格台吉蟒素兒拓不能列傳

莊禿賴者。紅山市夷也。授我指揮僉事。居神木孤山間。廣饒水草。月赴清水營。一小市。然而莊禿賴不自憚也。萬曆乙酉秋七月。既望。越堡而來。大言非增宴賞不貢。非比宣大不市。竟帥虜騎千餘。大入邊。還走未與丘家梁。耕夫賀汝仁。辛汝東。中鳴鏑死之。鹵張朝佐等二十二。奪牛六十五隻。驢四十八頭。羊一百五十隻。馬二匹。裨將文登雲。麻濟邦。陳光祖。引兵遮鉤雲之道。而叅將陳愚聞。徐仁威。遊擊張岡。周鎮兵。四面雲翔而至。分左右奮擊。皆彎弓發流矢。中部酋掙罕。墜馬。執之。射死賽汗恰等二人。奪馬牛弓矢。亾筭。於是副觀察使洪忻。請于撫臣梅友松。言狀。乃下令。令先革市賞。然後以大兵搗巢。居五日。莊禿賴聞而惶懼。即同母弟使夷使打郎太等四人。款關席蒙而請罪。總戎賈國忠謝絕。嚴不內。莊禿賴叩頭乞哀。始延引入見。具言襖兒都司小種。依阻神孤之中。既不我容。已而索賞。而又奪我馬牛。繫我部夷。我計窮。無所復之。我是以有未與堡之變。幸太師哀憐。而以所奪獲。俱乞擲下。今誠願罪贖。惟太師輕重布之。先是萬曆十二年。莊禿賴新從海上來。請賞撫臣蟒

其久勞苦。許于孤山木瓜園。清水黃甫川四堡。予賞各十一分。大約歲費一百九十金。今復走神木。索增四十分。當費金一千有奇。撫臣梅友松。以爲許一莊首。而費金如許。有如諸酋圍視而起。後將柰何。乃決策繩之以法。莊禿賴懼而匍匐走高山。匿蜀帳中。自如。令諸酋邏視四維。望見漢兵僕僕來。輒鳥徙若蜚。是時明愛台吉。母切盡罕同。守漢約甚堅。以爲我爲親裔。漢兵誠至。汝去。跡且索我營。我其何辭以對。不若復款塞。以請罰便。於是切盡罕同亦到邊。總戎臧大勳。以爲切盡皆相濟爲惡。法所當並治。切盡大驚。

武功錄

莊禿賴

卷一

四

迺因禿退台吉。請罰如初。督臣部光先。幸許其悔過自新。於是聽莊禿賴。以所鹵掠人畜。獻見塞下。已而定緩書。罰索佗二隻馬。二十一匹。牛五十四隻。羊一百六十七隻。莊首乃鑽刀誓曰。所不如約者。有如此刀。是日卽與開市。而所繫捕罕。先時殺我使者高武。法當死。今亦解免。莊首叩頭謝恩而去。明年丙戌春。莊禿賴約部酋。往西海。聲欲捨瓦刺。其秋。與切盡黃台吉。貢馬。視他部獨先。說者以爲莊首前倨後恭。馴謹可知矣。而不知蚤畢乃公事。政欲往西寧。急也。頃之。果刑白馬祭旗。與著力兔偕行。督臣部光先使

使者傳檄。止之。弗可。而會扯力克請封。令其能約束套虜。勿西犯。然後予。是年莊禿賴使夷使板龍恰問訊活佛。活佛言爾爲我告莊禿賴。慎勿西來。歲月日時。皆不利于攸往。於是案兵暫休舍。明年丁亥秋。莊禿賴翻然與諸虜約曰。賴佛之力。毋蹈迷途。今其可矣。乃從沙樹碛。直奔插地碛。然後東南行。意在略生番。于時紅帽兒番。且令爾加及其弟刺卜兒。陰爲之羽翼。以故諳識險隘。督哱族懼。而奔入漢地。李家莊得免。莊禿賴以爲漢關不宜匿番。引虜騎圍堡。望見我塞上。樵火通于酒泉。懾魂分爲二枝。一枝從紅紫

武功錄

莊禿賴

卷一

四

兒哨。直走燕支川。一枝從沙塘川出塞。走哈喇只溝。及紅崖子溝。已而復攻李家莊。李家莊故無居民。而惟一。二生番竄入其中。我師鼓番奮戰。督哱族速哈隆。斬虜首一級。馬其冲灼族。奔薛爾加。生獲一人。斬首一級。紅帽兒朴及斬首一級。巴咱族奔爾加。斬首一級。奔薛爾加。斬首一級。莊禿賴益抱忿。以爲吾不得志於諸番。漢則使然。顧吾豈肯休哉。於是引虜騎從沙塘川。過白朶腦。搶至小溝堡。畧我馬驢六百二十頭。生獲我男婦二十四人。於是征虜將軍魯光祖及孟孝臣等。重甲循兵。卽邀其歸路。莊禿賴率精騎

而去。神其祐我乎。倘其計果行。市賞又復請罷矣。曩者督臣謂莊酋荒服無常。時降時叛。君子謂彼為格言也。

孟格合吉者。莊禿賴子也。萬曆丁亥冬。套酋卜失兔以孟格合吉及卜打失台吉來請。故事虜酋監市積功勞者。授以官爵。宜大則峇慶台吉等九十餘人。寧夏則苦的大等七人。卜酋引以為比。先是甲申秋。孟格業已疏請侯錄。於是督臣部光先請給冠帶視百戶秩。以為部酋奉法者勸。

武功錄

卷一四

五十四

元三

光先。先錄紅山市酋首三十四人。當是時。卜失兔以都督同知至。炒忽兒。莊禿賴。土昧阿。不害。圪塔台吉。以指揮僉事至。阿拜。戶拓不能。耽戴。拾吉。以百戶至。衣冠雄偉。揚揚甚自得也。而獨麟素拓不能。未授秩。督臣憐其久苦勞。請予勅賞。曰。恪共爾位。我國家不惜百戶爵。以報爾忠順。爾其欽承之。毋怠毋忽。

讚曰

莊禿賴。故我市虜。乞哀于延綬。而稱兵于甘肅。豈不狙詐哉。顧革之未幾。而復者踵至。莊酋乎。莊酋乎。不無易我漢法。余嘗窺其始。微靈于佛。繼申盟于神。行

事所設施。亦非輕率者。槍番盜塞。實明愛卜失兔為禍首。假令如子塔。孟格。麟素。寧不有餘榮哉。曩者制置使不甚督過。而以獸畜之。有以也夫。

武功錄

卷一四

五十四

元三

炒忽兒卜打什台吉列傳

炒忽兒吉能之部酋也。授我指揮僉事秩與切盡黃台吉同。市清水營。萬曆丙戌督臣部光先疏奏炒忽兒誠諸部母擾。明年丁亥督臣石茂華又請勅書獎諭。炒忽兒為人慄悍。陽順而陰叛。歲時所與遊者。左卜失兔而右明愛。絕不聞忠順之訓。是年卜失兔臨市橫索。不遂。棄我筵宴而去。而以部兵屬其弟阿只兔。借炒忽兒聚牧樓瓮山。當是時。小酋黃花成三路台吉。拓不能與喇麻儂。及阿計大反。言亦皆以增賞請。炒忽兒遂烹羊炙酒。大會五部兵馬。而申之以武功錄。

後言曰。漢不我增。我與汝其起榆林神木乎。語在卜失兔傳。明年戊子秋。卜失兔款塞待罪。而炒忽兒亦以吉能法令。令至榆林叩關曰。阿計大之役。吾罪誠當誅。幸為我告太師。我以牛羊贖可乎。寬假我三月。牽馬而至。居有頃。諸酋聚于紅山。請罰。罰炒忽兒三九。從夷法也。於是炒忽兒歸。怨于圪塔台吉。今吾食盡。馬羸人傷。而漢不加哀怜。我等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圪塔台吉曰。爾無我怨。我與汝不妨再舉。是時師婆喇麻為諸酋所敬信。謂今歲不利於出兵。爾等當自愛。慎勿復蹈故轍。炒忽兒始迺悔禍。以為不若具

以實往告太師。祇索重賞而去。先是切盡黃台吉忠實而能文。宣大甘寧諸虜。每一發難。輒請論如法。胡中至今思之不衰。撫臣梅友松引以曉譬。爾能動法。切盡漢亦以切盡遇之。炒忽兒叩首謝曰。敬聞命矣。繕甲聚兵。要求無已。此迺鄉者切盡所羞也。

卜打什台吉者。炒忽兒之子也。與孟格台吉鴈行。萬曆丁亥冬。督臣部光先為卜打失與孟格請官秩。而謂兩酋監市久。春秋積功勞。先臣曾為之紀錄。於是議授百戶。詔報可。當是時。格父莊禿賴以黠鳴。炒忽兒以猾鳴。兩子出入兵間。皆不聞為之。初。曩識者

心竊嘉之。切盡人物。故君子惜其不聞忠順之說也。

讚曰

語曰。利誠亂之始。信哉是言也。炒忽兒始與切盡同市。媿媿無所發明。厥後身為酋長。左卜失兔而右明愛。盜邊要賞。何日忘之乎。其子卜可什。監市著功。督臣為之請爵。賢於阿翁。人言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卜酋幸免之。異哉。

或收氣黃台吉捨刺乞捺通化列傳

或收氣黃台吉。清水市夷也。授指揮僉事。每一臨市。或以母。或以女。或以母舅。速把捨。或以男。莽孩捨吉。俺得箇捨吉。或以部酋。撒木袋反土明。提携老小。繼負而至。萬曆甲戌。督臣石茂華。疏奏官民易虜馬駝。騾牛羊。凡四萬二百八十有三頭。矜矜競競。駭牝如雲。極一時之盛也。賞賚有差。故事。酋長以事出。而代爲監市者。法得與賞。以故妻黨忻忻。皆因而爲利。關吏問或收氣黃台吉安在。諸酋對曰。阿長西捨瓦刺。久未旋。

捨刺乞捺者。或收氣黃台吉之長子也。萬曆辛巳秋。七月。督臣鄭洛。請襲其父指揮僉事。久之。與威正恰。變力奇。青把都。西行。直走延寧。寇鈔番族。虔劉漢人。皆襁兒都司部酋。俄大毛大爲之。於是革其市賞。先是俺荅往西。一時在事諸臣。聽由內地。卒至遺留孽子丙兔。并著力兔等八枝。盤據呼引。督臣部光先。慨然追論之。上有詔。追董世彥。侯東萊。誥命。降王國勳。三級。是時捨刺乞捺。與麥力哥。有隙。督臣使謀者。離其黨。與促之還套。所遺邊外諸小虜。畏大兵。搗巢。款塞待罪。而捨刺乞捺。亦使夷使帖兒拜。請于撫臣。

梁問孟曰。往時寇鈔肅州者。實麥力哥爲之。何迺歸罪于我哉。然亦不敢推諉。悉聽罰治。先是麥力哥服罪。罰索佗一頭。馬八蹄。羊十角。來獻。索擒虜小刺。執虜俄大。俄大者。遊擊范子忠等。建虜也。我塞上榜掠之四十。罰馬十六蹄。索佗八頭。牛四蹄。羊四角。遣歸撫臣。下令曰。吾亦以麥力哥遇爾。亟以毛大來獻。吾其釋爾。請復爾市賞。捨刺乞捺曰。毛大與抄胡兒。西逝矣。於是罰捨刺乞捺。而恕毛大。通化者。捨刺乞捺之姊夫也。萬曆丁亥。與其岳父寇西海。假道由內地出。先是撫臣梁問孟。創置令箭。夷酋往來。必漢使迎送。執之以爲符驗。然後可。通化竟不遵此法。強走甘寧。語在捨刺乞捺傳。戊子春。通化益憤肅州之耻。欲圖報怨。而力又不逮。迺主使莊禿賴反。已而漢欲征莊禿賴。通化轍先自徙去。語在莊禿賴傳。是時亦郎他卜浪。亦捨刺乞捺之姊夫也。兩人相與爲刎頸交。出入必俱。厥後亦郎他卜浪。獨脫身去。倘亦有蚤見之哲乎。

讚曰

余觀或收氣所與出入者。非其族類。則亦戚屬。母乃。硜硜自保者乎。肅州之投。說者謂捨刺乞捺與兩姊。

2094578

S
Z121.5

158



ZW 21101000584848

夫爲之。而不知乞。搽等。不過因人成事者流。余以爲
肅州之役。有著力。兔在也。厥後。又從莊禿。賴反。然旋
反。亦旋降矣。語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或收氣等。父
子。姊夫。相聚自保。率有味哉。率有味哉。



09847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